

舊唐書

第五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舊唐書

第五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城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畒”、“畆”、“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剛)　料(㪷)　觴(醻)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舓)
豺(犲)　轂(轂)　欞(櫺)　疏(疎疏)
躔(躔)　罐(鑵)　騮(駵駠)　搜(掊)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羸)　鎖(鏁)
齜(齜)　齏(虀)　美(媺)　踏(蹋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榛櫜櫜)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辮(辮)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躄(躄)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豋)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署)
斗(鬥)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閪)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鎽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潛(潛)　輿(轝)

籲(龥)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u>太山</u>、<u>泰山</u>,<u>雒</u>、<u>洛</u>,<u>勃海</u>、<u>渤海</u>。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舊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唐代(618—907)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我國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録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舊唐書》原名《唐書》,劉昫等編撰,有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二百卷。本紀和列傳有篇幅較長者,後人刻版時分立子卷,或爲二卷,或爲三卷,以子卷合計則爲二百十四卷。記録了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訖哀帝天祐四年(907),共計二百九十年的歷史。後來,人們爲了區别它與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唐書》,便將劉昫等所著稱爲《舊唐書》,而把歐陽修、宋祁等後修的《唐書》命名爲《新唐書》。

早在後梁時,唐史的纂修就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也是沿襲了新朝給前朝修史的傳統。可是由於唐朝的實録和國史都没有修完,又經唐末戰亂,史館資料頗多損失,因此作爲修史之備,先要徵集資料。到後梁末帝時,史館提出徵集唐代知名人士的“家傳”,還要求抄録武宗以後的公文、奏疏送交史館,這些公文、奏疏就成了纂修武宗以後本紀的重要資料。真正組織纂修唐史,已經到了後晉。後晉天福六年(941)二月,石敬瑭正式下詔:“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寖深,何由尋訪?宜令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一作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舊唐書》的監修,先後調换過3人,即首任趙瑩,次任桑維翰和末任劉昫。除了上述監修之外,參與《舊唐書》纂修工作的,先後有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吕琦、尹拙等。

唐代從太宗開始,在修前朝史的同時,也設置了修本朝史即國史的機構。二百多年間,依靠官府的力量,逐漸形成了兩個關於唐代歷史的基本資料系列,即皇帝實録和本朝國史。五代時修撰《舊唐書》的史料依據,主要就來源於唐代的這些國史、實録等。此外,有關“禮樂刑政”的各種典志、大臣奏議、諸人文集,以及雜史、小説,凡是當時能够蒐集到的史料,《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採摭過。唐朝已經編定的國史到肅宗爲止,實録則從宣宗起就没有修成或根本没修,武宗實録衹殘存一卷,這是纂修《舊唐書》時遇到的最大困難。爲此編修之初趙瑩提出,凡是參加過修纂宣、懿、僖三朝實録的人的子孫,或者他們的門生故吏,以及其他人士,無論誰能把這幾朝的實録找出來進獻,就可以按照他們的才能破格授予官職,即使他們進獻的實録是殘缺不全的也從優獎勵。又因爲昭宗、哀帝時根本未及修史,更需要廣泛收集資料。天福六年(941)四月,趙瑩提出了完整的修史方案,到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僅歷時四年多一點時間,《唐書》(即我們今天所説的《舊唐書》)就全部纂修完

畢了。此時,主持監修工作的趙瑩已出任晉昌軍(即西京長安)節度使,監修工作改由新上任的宰相劉昫擔任。按照慣例,在書成署名時衹寫監修人的名字,所以,就署了劉昫的名字。因此,劉昫不僅很自然地獲此殊榮,成爲獲得繒彩、銀器等賞賜最多的人,而且此後所有《舊唐書》的本子修撰者都題"劉昫等",而真正出了大力的趙瑩却從此不再被人提起,甚至連他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

因爲唐人的國史本來就是按照紀、傳、志來撰寫的,因此這部《唐書》也循例而行,衹修本紀、列傳和志三部份。

本紀二十卷,記載了唐代二十一個皇帝的事跡,其中包括我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的《則天皇后本紀》。唐初,尤其是太宗貞觀(627—649)前期,十分注意以隋爲鑒,不斷探尋國家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個昌明盛世——"貞觀之治"。《舊唐書》盡可能地記述了這一輝煌的歷史時期。《太宗本紀》整整兩卷,不僅突出其創業中的業績和作用,更對其守成中"以隋爲鑒"的言行多所採録。

志三十卷,約佔全部《舊唐書》的四分之一。在十一個志中保存了内容相當豐富的我國科技史的資料。如《曆志》和《天文志》裏,有著名天文曆法家李淳風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曆》和《大衍曆》的比較完整的内容。《禮儀志》七卷,系統描寫了唐朝的禮儀制度。參照《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禪、社稷、宗廟、祫禘、五服等項分卷記述,記玄宗及玄宗以前禮儀頗詳;肅、代宗時的禮儀,約有二十事;德宗至武宗禮儀,約有五十事;宣宗以下,僅有五事。《音樂志》四卷,詳細記録了唐代各種樂舞的樂名、特徵及其不同的用途。《音樂志二》中,詳細記録了西涼樂、高麗樂、百濟樂、扶南樂、天竺樂、驃國樂、高昌樂、龜兹樂、疏勒樂、康國樂、安國樂、北狄樂等周邊各族樂舞的特徵、傳入情況。《職官志》三卷,記録了代宗永泰二年(766)官職情況,並以此爲基礎敍述職官沿革。其中,不少文字直接録自《唐六典》。《食貨志》二卷,記述唐代賦税、貨幣、鹽鐵税、漕運、糧食儲藏,以及茶税、酒税等雜税的制度和沿革,是考察唐代經濟情況的重要資料。《刑法志》一卷,基本是一篇唐代修定刑律的編年記録。

列傳一百五十卷,記載了唐代近三百年間各類人物的事跡。列傳部份記一千八百餘人(包括周邊政權四十五人),諸臣列傳有一百十四卷(不含宗室列傳)記六百餘人,附傳四百餘人。這一部份列傳,對唐代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魏徵、郭子儀、韓愈、柳宗元、李延壽、劉知幾等,均有較詳細的記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平和成就的重要根據。其中,政治人物收入了像太宗時期的名臣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褚遂良,武則天時期的名臣上官儀、許敬宗、李義府,玄宗時的權臣李林甫、楊國忠等人。這一部份内容還保存了不少重要奏疏,亦即政治論文。如貞觀初年曾有分封諸侯之議,李百藥寫了一篇《封建論》,指出分封制於國家有害無利,爲太宗所採納,此文即收於《李百藥傳》中。如《吕才傳》記載了吕才論宅經、禄命、葬書等文;《盧藏用傳》記載其《析滯論》一文;這些都是批判當時流行的物忌迷信的重要論文。而《賈耽傳》記其作《隴右山南圖》,分别作説明六卷及《黄河經界遠近》四卷,又作《海内華夷圖》一幅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皆奏獻於朝,傳中録其奏表,是古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資料。唐朝是我國多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時期。《舊唐書》記述唐代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情況,超過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史料。如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贊干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録,書中都有較多記載。唐朝和日本、朝

鮮、印度的關係記載也較詳細。

《舊唐書》由於史料來源情況不同，造成前後記事詳略不一、文字風格各異的差別。具體説來，代宗以前因爲有韋述等所纂《唐書》一百三十卷爲據，故敍事多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僅存實録，其記事有欠剪裁；宣宗以後衹有蒐訪遺文及耆舊傳説，因而有不少疏漏、牴牾、謬誤。

《舊唐書》成書後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就爲《新唐書》所掩替。從宋仁宗慶曆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爲《舊唐書》蕪雜不精，命宋祁和歐陽修另行編撰唐書。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書(即《新唐書》)寫成，"佈於天下"。由於歐陽修等名氣很大，爲人們所崇信，從此，《新唐書》越來越受重視，而《舊唐書》則幾乎無人問津，流布日稀，以致北宋是否有刻本都記載不一。此後，元刻十七史，明刊南、北監本二十一史，都没有《舊唐書》。明代嘉靖年間，聞人詮想翻刻此書時，已有"苦無善本"之歎。而經他"窮蒐力索"，總算湊成了一部完書。明嘉靖十七年(1538)，經歷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運的《舊唐書》，纔又得到重新刊行。聞人詮此本被稱作"聞本"。乾隆四年(1739)，《舊唐書》被列入"二十四史"，以"聞本"爲底本重刻於武英殿，謂之"殿本"。20 世紀 30 年代，在張元濟先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部名爲"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其中《舊唐書》採"越州本"(南宋紹興刻本)者約三分之一(六十七卷)，其餘則以"聞本"配補。其據以影印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殘宋本即"越州本"，現藏國家圖書館。1975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舊唐書》，所據底本是岑建功的"懼盈齋本"，並參校了殘宋本即"越州本"、明本即"聞本"、殿本、浙江書局本、"廣本"等，擇善而從，整理付印。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版本。

《舊唐書》全譯本是根據百衲本原文翻譯，原文的標點及文字版式等整理參校了中華書局校點本和上海古籍社影印出版的武英殿本。《舊唐書》編修於五代割據混戰的時代，又在短期内倉促修成，所以對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録多而加工少，缺乏剪裁熔鑄之功。另外，由於成於衆手，有不少重復疏漏之處。全譯本主要以譯文準確爲原則，對於史文原文中的疏漏，由於我們水平有限，也爲避免一家之言的偏頗可能帶來以訛傳訛的後果，所以在譯文中一般不爲原文的文意做校改。衹是舊唐曆志中，某些曆算數據的翻譯與原文不一致。這是因爲這部份内容帶有較爲特殊的技術性，同時現在已經有了很準確的結論，所以我們在譯文中遵從了譯者的校勘成果(原文未動)。

《舊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舊唐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八十四

馬燧（子）暢（燧兄）炫 渾瑊（子）鎬 鐬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吴》，倜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

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嘆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該涉群書，尤善兵法。

安禄山反，俾光禄卿賈循守范陽。燧説循曰："禄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禄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决，事泄，禄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脱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逾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

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奏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倔强恣睢，所過或虜掠廪粟，供餽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他的祖先從右扶風遷到這裏。祖父馬珉，官做到左玉鈐衛倉曹。父親馬季龍，曾參加明《孫》《吴》科考試，卓異不凡精通兵法，官做到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

馬燧少年時期，曾與各位兄弟們一起讀書，他放下書卷嘆息説："天下將要發生戰争了，大丈夫應當爲國家建立功勛，以救濟天下，怎能矻矻做一介儒生啊！"馬燧風姿氣度魁偉神異，身高六尺二寸，沉着勇敢有智謀，他博覽群書，尤其精通兵法。

安禄山反叛，朝廷派光禄卿賈循鎮守范陽。馬燧游説賈循説："安禄山辜負恩義首倡叛亂，即使攻陷洛城，也必定應當夷滅。公爲何不建立萬世的功業，誅伐他的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掉他們的根柢，安禄山向西不能入關，便會坐以待擒，天下就可以平定了。"賈循雖然認爲他説得對，却不立即實行這一計策，事情泄露，安禄山果然派遣韓朝陽來召見賈循。韓朝陽到達范陽，與賈循交談，暗中埋伏壯士用弓弦縊殺了賈循。馬燧脱身逃到西山，被隱士徐遇藏了起來。過了一個月，他抄小路回到平原。平原失守，他又逃往魏郡。

寶應年間，澤潞節度使李抱玉上奏推薦馬燧爲趙城尉。這時回紇大軍回國，依仗收復東都的功勞，倔强狂妄，在他們所經過的地方擄掠倉庫的糧食，官府供應的食物稍不如意，他們就肆意

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授燧旗幟爲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左右厮役，小違令，輒殺之。迴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益奇之。燧因説抱玉曰："屬者與迴紇言，燧得其情。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 西山以爲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餽糧以絶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説之，嵩乃絶懷恩從順。署奏左武衛兵曹。

殺人掠物。李抱玉置辦了給養，幕僚屬吏都害怕不敢送去，馬燧自薦請求主管郵驛。等回紇軍來到，馬燧就先賄賂他們的主帥，與他明確約法，回紇主帥便授予馬燧旗幟作爲標識，違令者命馬燧誅殺。馬燧將死罪囚犯作爲左右厮役，稍一違令，立即殺掉他們。回紇軍士相顧失色，虜人路經他的轄境，没人敢殘暴掠奪。李抱玉更加看重他。馬燧趁機勸李抱玉説："近來與回紇軍士交談，我馬燧得到他們的情報。如今僕固懷恩依仗功勞樹立朋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别被授予疆土，都出自僕固懷恩，他的兒子僕固瑒輕佻不義。以我馬燧估計，他們必將會圖謀在太原 西山作亂，公應當深加防備。"不久，僕固懷恩果然與太原都將李竭誠合謀，想要攻取太原，太原將領辛雲京發覺此事，斬殺了李竭誠，鞏固城池自我防守，僕固懷恩派遣兒子僕固瑒率兵圍攻。當初，回紇北歸，派遣將領安恪、石常庭率兵數百以及引誘招募依附者數千人鎮守河陽，東都所擄掠的貴重之物，都蓄積在河陽。這時，僕固懷恩派遣薛嵩從相、衛二州供給糧食以杜絶河渡口。李抱玉命令馬燧到薛嵩那裏游説，薛嵩便拒絶順從僕固懷恩。上奏任命馬燧左武衛兵曹。

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總其户籍，歲一税之，州人以爲便。大曆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

馬燧歷任太子通事舍人，升任著作郎、營田判官。不久，升任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承務郎，升任鄭州刺史。馬燧於是勉勵農耕，彙總户籍，每年交納一次賦税，州裏的人們認爲便利。大曆四年，馬燧改任懷州刺史。在兵亂之後，這年夏天又遭到大旱，人們没有收獲；馬燧致力於推行教化，將吏中父母健在的，馬燧往往訪問他們施行禮敬，收葬暴露的尸骨，減去煩雜的苛税。到了秋天，境内生長野生禾穀，人們都賴以生存。

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

李抱玉移任鳳翔節度，因汧陽地處邊境，上奏任命馬燧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的西面有個通道，寬二百多步，上面連接着險峻的高山，高山與吐蕃相接壤，胡虜每次入侵，都從這裏出入。馬燧便依據險易形勢，立石種樹加以堵塞，山下建立兩個門，設置籬笆望樓，八天完工。正

覲，與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

大曆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絶運路，以邀節制。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悦將兵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勸其還兵，請爲前鋒，擊破田悦，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耀選鋭兵八千，號爲“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承嗣又遣悦將兵二萬救靈耀，破永平軍將杜如江，略曹州，又敗李正己游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破之，田悦匹馬遁去。靈耀知悦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

大曆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爲節度使。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

值李抱玉入京朝見，與馬燧同行。時間長了，代宗知道馬燧的才能，召見他，授任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

大曆十年，河陽三城發生兵亂，驅逐了鎮將常休明，以馬燧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叛，占據州城，斷絶運路，用來邀取節度使的職務。代宗竭力姑息遷就，於是授任李靈耀爲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李靈耀不接受任命，他暗中勾結魏博；田承嗣便派遣兄長的兒子田悦率兵援助李靈耀，打敗永平軍將領劉洽。詔令馬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兵討伐李靈耀。李忠臣懼怕賊軍，焚燒廬舍向西撤走。馬燧勸他調回軍隊，自己要求做先鋒，擊敗田悦，進逼汴州。李忠臣進軍汴南，馬燧領兵到汴北，又在西梁固打敗李靈耀的大將張清。李靈耀挑選八千精鋭士兵，號稱“餓狼軍”；馬燧獨自率軍擊敗了他們，進軍到浚儀。當時，河陽兵馬爲諸軍之冠。田承嗣又派遣田悦率兵二萬援救李靈耀，打敗永平軍將領杜如江，攻占曹州，又打敗李正己游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打到距汴州三十里的地方，擺開方陣進攻。李忠臣會合宋州、淮南、浙西軍隊，與他們交戰失利，請求馬燧援救，馬燧率領四千人作爲奇兵擊敗了叛軍，田悦單身匹馬逃去。李靈耀得知田悦失敗，第二天夜裏帶領一百多騎兵逃走，汴州全部投降，馬燧將功勞讓給李忠臣。李忠臣平時凶惡殘暴，馬燧不想進入汴城，便率領軍隊後退在板橋宿營。李忠臣入城，果然獨占功績，趁集會時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馬燧返回河陽。

大曆十四年六月，馬燧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不久任節度使。太原繼前任鮑防在百井之戰中失敗後，軍隊和武器少而弱，馬燧於是召集全部將吏和牧馬僕役，得到數千人，都補充作爲騎兵，訓練了幾個月，成爲精鋭騎兵。製造甲衣時命令製成長短不同的三等，使士兵穿着合體，以便急趨前進。又製造戰車，蒙上獅子的圖像，在後面排列戟戈，行軍時運載兵器，停止時便成爲營陣，或者在險要處

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

建中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悦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己，詐效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悦果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絶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昭義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嵠口，兵未過險，乃遣持書喻悦，且示之好，悦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悦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悦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悦。明日，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悦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鋭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悦乃分恒州 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悦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悦得過，當斬爾!" 自良等擊却悦。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洺，田悦悉軍復戰。燧自將鋭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决死，悦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悦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

阻攔突襲，器械無不鋭利。他任職一年，陳兵三萬，開拓廣場用來練習戰陣，教練士兵進退坐作之勢。

建中二年六月，馬燧到京城朝見，加任檢校兵部尚書，令他返回太原。當初，田悦剛剛代替田承嗣統兵，恐怕人們不依附自己，假裝效忠順服，馬燧上疏説明田悦必定反叛，應當對他先加以防備。這年，田悦果然與淄青、恒冀通謀，親自率領三萬軍隊圍攻邢州，駐扎在臨洺，修築重城，斷絶内外聯係，以便阻擋援兵。邢州將領李洪、臨洺將領張伾，都堅守不拔。昭義軍告急，便詔令馬燧率領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聯合兵力援救臨洺。馬燧的軍隊從嵠口出發，士兵還未走過險要地帶，他便派使者拿着書信勸諭田悦，并且表示和好，田悦認爲馬燧害怕自己。十一月，軍隊駐扎邯鄲，田悦派遣使者到來，馬燧將他們全部斬殺示衆；派兵擊敗田悦的支軍，射死他的將領成炫之。田悦親自進攻臨洺，派遣大將楊朝光率兵一萬人，在臨洺南雙岡東西設置兩個柵壘抵禦馬燧。馬燧便率領李抱真、李晟進軍，在兩個柵壘之間扎營。這天夜裏，東面柵壘的賊軍逃歸田悦。第二天，馬燧進軍扎營在明山，占取賊軍丟棄的柵壘存放軍用物資。田悦對將吏説："楊朝光堅守柵壘不下一萬人，假如令馬燧等用全部精鋭部隊進攻他，連續幾天，估計也不能攻下，殺傷必然很多。我這次必定攻取臨洺，賞勞軍士并與他們戰鬥，這是必勝的戰術。"田悦便分派恒州 李惟岳援兵五千去幫助楊朝光，馬燧率軍進攻楊朝光，田悦統領一萬餘人援救。馬燧便命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率領騎兵會合神策軍在雙岡抵禦田悦，命令説："如果讓田悦得以通過，必定斬殺你們!"李自良等人擊退田悦。馬燧便命令推出火車焚燒柵壘，斬殺了楊朝光以及大將盧子昌，殺敵五千多人，俘虜八百餘人。過了五天，馬燧進軍到臨洺，田悦率領全軍又戰。馬燧親自率領精兵扼守要衝，一共交戰一百多個回合，士兵都决一死戰，田悦軍隊大敗，殺敵一萬多人，俘虜九百人，獲得穀糧三十萬斛，兵器鎧甲若干。田

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三年正月，田悦求救於淄青、恒冀，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悦，李惟岳亦遣兵三千赴援。悦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艽將兵會之。軍次于漳，悦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鎖絶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悦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悦夾洹水而軍。抱真與李艽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悦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悦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悦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悦。悦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悦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悦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逾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燧出

悦收攏敗兵連夜逃走，邢州的圍困也解除了。馬燧因功加任右僕射。交戰之前，馬燧在軍中起誓，如果戰勝了田悦他願意用自家的錢財進行賞賜，勝利以後，他拿出全部私財用來頒賞將士。德宗嘉獎他，下詔度支出五萬貫錢進行賞賜，歸還馬燧的家財。不久加任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正月，田悦向淄青、恒冀求救，李納派遣大將衛俊率領一萬軍隊援救田悦，李惟岳也派兵三千奔赴救援。田悦收攏散兵二萬餘人，駐扎在洹水，淄青軍在他的東面，恒冀軍在他的西面，首尾相應。馬燧率領諸軍進駐在鄴，上奏請求贈加河陽兵，下詔河陽節度使李艽率領軍隊與他會合。軍隊停駐在漳，田悦派遣王光進帶兵把守長橋，修築月城作爲堅固防守，馬燧的軍隊不能渡過。馬燧便在下游用幾百乘車，繫上鐵鎖鏈，鎖鏈横貫中流，用裝滿土的袋子塞在車上來阻止流水，河水漸漸淺了，各路軍隊都渡過了河。這時軍糧缺少，田悦堅守壁壘不出戰，想要拖垮馬燧軍隊。馬燧命令諸軍帶上十天的糧食，進軍到倉口，與田悦隔着洹水駐軍對峙。李抱真與李艽問道："糧食缺少却要深入敵後，這是爲什麽呢？"馬燧説："糧食缺少有利於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如今田悦與淄青、恒三軍連接着首尾，計劃要用不出戰的辦法，來拖垮我軍；如果分兵進擊他的左右，兵力少未必一定能擊敗他，這時田悦來援救，就會使我軍前後受敵。兵法上所説的攻打敵人必然要營救的地方，敵方一定會來戰鬥的，我馬燧爲諸軍合兵後打敗他。"馬燧便修造三座橋梁越過洹水，每天挑戰，田悦不敢出兵。恒州軍隊因爲兵力少，恐怕被馬燧吞并，帶軍隊與田悦會合。田悦認爲馬燧第二天又會挑戰，便埋伏一萬士兵，想要阻擊馬燧。馬燧於是命令諸軍士兵半夜都吃飽飯，在鷄叫之前擊鼓吹角，暗中派軍隊依傍洹水直趨魏州，下令説："聽説賊軍到來，便停止進軍排列成陣勢。"又命令一百騎兵吹響鼓角，都留在後面，并抱着木柴打着火把，等待軍隊都出發了，停吹鼓角藏在一旁，探看田悦軍都渡過河以後，便焚燒了橋梁。軍隊前進十多里，田悦便率領淄青、

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悦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悦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勝，諸軍還鬥，合擊又大破之。追洹水，悦軍走橋，橋已焚矣。悦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晋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

恒州步騎四萬多人越過橋梁在後面偷襲，他們乘風放火，喧鬧前進。馬燧便親自坐陣，申令不許行動，命令向前除草斬掉榛棘拓寬百步距離作爲陣地；馬燧出陣，招募勇士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等待賊軍到來。田悦軍隊到達時，已經是火滅氣乏，士兵體力衰弱的時候了，馬燧便指揮士兵出擊，田悦軍大敗。這時神策、昭義、河陽軍稍有退却，河東軍既然已經勝利，諸軍返回戰鬥，合擊又大破田悦軍。將他們逼迫到洹水岸邊，田悦軍要過橋，橋已被焚燒了。田悦軍慌亂，趟入水中，被斬殺二萬多人，殺掉大將孫晋卿、安墨啜，俘獲三千多人，淹死的士卒不可勝數。淄青軍幾乎全軍覆没，死者縱横相卧三十多里。

悦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悦。悦既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悦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悦遣符璘、李瑶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璘、瑶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城南流，燧令塞其領口，河流絶，城中益恐。悦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行説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爲一鎮，以康日知爲觀察使，甚爲怨望，且素輕孝忠，耻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悦。悦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田悦收攏敗兵一千多人逃往魏州，到城門下，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很長時間，追兵没有趕到，天明時，他纔接納了田悦。田悦進城後，殺了李長春，環城固守。過了幾天，李再春在博州投降，田悦的哥哥田昂在洺州投降，王光進在長橋投降。田悦派遣符璘、李瑶率領五百騎兵送淄青兵還鎮，符璘、李瑶便來投降馬燧。魏州原先引御河水入城向南流，馬燧命令堵塞河水的入口，河流斷絶，城中更加恐慌。田悦便派遣許士則、侯臧抄小路步行前去游説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這時王武俊已經殺了李惟岳，將他的首級傳送京城，朝廷授任王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當時王武俊的同僚張孝忠已經任易定節度使，惟獨王武俊任防禦使，又分割趙、深二州作爲一鎮，使康日知爲觀察使，王武俊很有怨恨，并且王武俊向來輕視張孝忠，耻於在他之下。當時朱滔討伐李惟岳，拔取深州，請求隸屬幽州未被同意，也有怨恨。因此朱滔、王武俊共同謀劃援救田悦。田悦依仗着燕、趙二軍的援助，又出兵兩萬背城列陣出戰，馬燧又與諸軍擊敗了他。五月，加任馬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悦，至于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

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合兵力五萬來援救田悦，到達城下。諸將領提議退兵，馬燧堅决不同意，德宗派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統率朔方軍步騎一萬五千人奔赴援助馬燧。這月月終，李懷光也

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悦等决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月，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三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悦、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奬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悦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横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驅攘患難。

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乘田悦洹水之敗，并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爲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晋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東，潴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决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樹柳以固堤。尋兼保寧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晋絳慈隰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侍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婿

到達。李懷光有勇無謀，軍隊到達之日，没有休息，堅决請求與朱滔等作戰，官軍失利。田悦等人决水冲灌馬燧等軍，馬燧軍隊困於糧食短缺，七月，馬燧與諸軍退却駐扎在魏縣。這個月，下詔加任馬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三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悦、朱滔、王武俊的軍隊也到達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在魏縣軍中相互推崇鼓勵建立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悦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派遣使者到李納那裏，李納稱齊王。四道共同推舉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都是僞設官號，如同國家初期的行臺制度，而名目却很怪異偏邪，但他們不敢僞稱年號。然而五盜合縱圖謀顛覆國家，兩河鼎沸，寇盜横行；馬燧等雖然立志爲王事盡力，最終不能驅除患難。

四年十月，涇州軍隊進犯京城，皇帝出發去奉天，馬燧率領軍隊返回太原。人們議論説："馬燧如果趁田悦在洹水失敗時，合力攻擊他，當時城中的敗兵不到三、二千人，他們創傷未好，日夜等待着投降；馬燧却與李抱真不和，拖延時間不去進擊賊寇，以致三盜連結，直到今天成爲禍患，責任都在於馬燧。"馬燧回到太原，派遣行軍司馬王權率兵五千奔赴奉天，又派遣兒子馬彙以及大將的兒子一同前來，駐守在中渭橋。等到皇帝到達梁州，王權、馬彙率領軍隊還鎮。馬燧因晋陽是王業興起的地方，估計都城東面低平容易受到攻擊，當時天下騷動，北邊多次出現緊急警報，他便引導晋水架漕汾水灌注城東，積水爲池，賊寇到來時估計可以省去守城軍隊一萬人；又决引汾水環城，形成很多池沼，種植柳樹鞏固河堤。不久馬燧兼任保寧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正月，馬燧加任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返回京城，加任馬燧奉誠軍及晋絳慈隰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令他與侍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共同討伐河中。當初，李懷光占據河中，馬燧派遣使者招諭他，李懷光的妹夫要廷珍鎮守晋州，衙將毛朝敭

要廷珍守晉州，衙將毛朝敭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僞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于絳，分兵收夏縣，略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兟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

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决。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上爲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

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

鎮守隰州，鄭抗鎮守慈州，他們都相繼投降了馬燧。開始，王武俊從魏縣返回軍鎮，雖然除去僞號，但攻圍趙州不停，康日知窘迫，想要放棄趙州，馬燧上奏說："可詔令王武俊與李抱真共同攻擊朱滔，把深、趙兩州隸屬王武俊，請求改任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康日知未到任而三州投降了馬燧，因此又加任馬燧爲晉慈隰節度使。馬燧便上表把三州讓給康日知，并説因歸降而授予他，恐怕以後有功的人相繼成爲慣例。皇上稱贊并允許了。馬燧便派使者迎接康日知，康日知到達後，馬燧登記府庫都交付給他，康日知大喜過望。

九月十五日，馬燧統率步騎三萬駐扎在絳，分兵收復夏縣，攻占稷山，進攻龍門，降服了賊將馮萬興、任象玉。馬燧派兵攻取絳州，十月，拔取外城，這天夜裏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逃走，招降他的部下四千人。又派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收復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服將領辛兟及士兵五千人。谷秀因爲違犯軍令擄掠士女，被斬首示衆。

貞元元年，馬燧的軍隊停駐在寶鼎，在陶城擊敗賊騎兵，前鋒將李黯追擊賊寇，射死賊將徐伯文，斬殺一萬餘人，繳獲戰馬五百匹。這一年，天下遭受蝗災與旱災，物價飛漲，軍隊缺乏糧餉，而京城議事者很多人請求赦免李懷光，皇上猶豫不决。馬燧認爲李懷光叛逆行徑十分嚴重，河中靠近京城地區，他反覆無常不能保證信用，寬免他無法告示天下，擔心皇上被左右所迷惑，并且軍事行動重要的是保密。六月，馬燧便離開軍鎮帶領數百騎兵到京城朝見。等皇帝召見他時，馬燧說："臣雖然没有武略，如果供給我一個月的糧食，就足以平定河中。"皇帝答應了他。

七月，馬燧因入京朝見，便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會合軍隊，駐扎在長春宮。李懷光的將領徐廷光帶兵六千守備宮城，防禦很嚴密。馬燧估計如果攻不下長春宮，就會使李懷光鞏固起來，況且攻戰曠日持久，殺傷必然很多，馬燧便

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禄山以來，首建大勛，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勛力，背君上，爲族滅之計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既絶，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由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悦；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逍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吴冏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吴冏等七人以徇，爲懷光脅虜者皆捨之。

挺身到城下呼喊徐廷光。徐廷光平時畏懼馬燧的威名，便在城上拜見。馬燧估計徐廷光心裏已經屈服，便慢慢對他說："我從朝廷來，你可以面向西邊接受朝命。"徐廷光再拜。馬燧便勸諭他說："你們都是朔方將士，安禄山叛亂以來，你們首先建立大功。四十多年，戰功最高，爲何却要放棄祖先父輩的功勛，背叛君主，做招致族滅之罪的行徑呢！你們服從我，不僅可以免於災禍，還可以謀求富貴。"賊徒都不回答。馬燧又說："你們如果認爲我說得不真誠，現在咱們相距不過幾步，你們可以射殺我！"便拉開衣襟讓他們射。徐廷光感動地俯伏在地上哭泣，軍士們也流出眼淚。前一天，焦籬堡的守將尉珪帶兵二千在城堡投降馬燧；徐廷光東邊的道路已經斷絶，便率軍隊出來投降。馬燧帶着幾個騎兵徑直進入城中，相處毫無疑心，賊軍無不畏服，軍衆大聲呼叫："我們又能成爲王朝的人了！"渾瑊由此佩服馬燧，私下對部下說："我曾經認爲馬公用兵與我不相上下，但很奇怪他能多次打敗田悦；如今觀看他指揮軍隊預料敵情，我遠遠不如他啊！"八月，馬燧軍隊遷移到焦籬堡。這天夜裏，太原堡的賊軍守將吴冏丢棄城堡逃跑，他的部下都投降了。馬燧率領諸軍渡過黄河，共有八萬士兵，在城下列陣。這天，賊將牛名俊斬殺李懷光開城投降。城中守兵還有一萬六千人，斬殺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吴冏等七人示衆，被李懷光脅迫的人全都赦免。

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禄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曰：

> 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咏歌，焕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

馬燧從到京城朝見到返回行營，共二十七天平定了河中。詔書褒獎稱贊，升任他爲光禄大夫兼侍中，還授予他的一個兒子五品正員官。設宴賞賜結束，馬燧返回太原。這次出行，德宗賜給馬燧《宸扆》、《台衡》兩篇銘文。序說：

> 朕每當披覽上古的書，看到唐堯、虞舜的時候，君臣相合，聖賢同時，日夜勤勉，講論大道，或陳述鑒誡，或以歌咏諷勸，燦爛的典章，百代的楷模，從中看到竭誠忠告的事理，治理教化的頭緒，朕心中十分仰慕，而又不能達到。近來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進獻，正言勸誡很多，聊撰《君臣箴》，

多所規諫，聊爲《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來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

《扆扆銘》曰：

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睹，耳難遍聞，睹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奇伎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静以時。毫厘或差，禍

以回答他的意願。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馬燧堅持請求刻石，傳於後人。朕以爲文章既不精緻，意義又不完全，傳於後代，實在慚愧。能抒發我心意的是子夏，因此而撰寫銘文，希望朝夕自我警戒，并且使後代瞭解我朝文武鎮撫邦國的忠臣。

《扆扆銘》說：

天生百姓，本性淳樸，嗜欲相争，利害糾紛。無主便亂，樹立國君，九域茫茫，萬情紛紜。目不全見，耳難遍聞，見之聞之，又有不真。事情失源，大道遥遠，治理得體，風化如神。爲何失源，不正己身，正身之法，先誠心意。不要縱欲，不要虚僞，崇敬道德，遵循仁義。守信如寒暑，無私像天地，感而即通，百思一致。任人之法，各副其才，捨短取長，不能求全。萬事總理，衆才如意，知而必任，任而不疑。以天下之目爲鏡鑒，我的鏡鑒就明亮；以天下之心爲計謀，我的計謀就智慧。求賢要廣，論理要精，逆耳違心，必贊忠誠。迎合曲從，也察其情，斥逐奸滑，保全忠貞。先人創立學説，作爲世代規程，直言者昌，順從者亡，關係興亡，豈不重要。奉天愛民，豈不珍貴，從前賢君，朝夕敬畏。警戒危險，志在救民，神要危害盈滿，天不假藉平安。四海爲家，豈不富有，從前賢君，勤儉鄙陋。土階不飾，露臺停修，疏遠奇伎淫巧，放生珍禽異獸。敬之慎之，天命保佑。有令必行，順應人情，有誠必明，澄清己慮，心無猜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無不三思，喜怒有節，動静有時。差之毫厘，禍害相隨，輕忽開始，後悔莫及。刑不可長，武不可依，揚威逞强，禍端興起。垂旒蔽目，黄綿塞耳，寬宏光大，也是美好。庇護如天，愛憐如子，仁心感人，舉國自理。嘆我寡昧，繼承宏圖，寇戎頻興，德化未信。大業兢兢，怎敢違背，俯察物情，仰遵典章，作此誡言，放在座旁。

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誡斯言，置于坐隅。

《台衡銘》曰：

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敭。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追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剗滅群凶，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兹衆材，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召，入作申、甫，絶維載張，闕衮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説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仇。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遘兹艱屯，夙夜祗栗。

《台衡銘》説：

上天羅列台星，顯示徵兆於人，聖人以天爲法，設置輔佐大臣。護衛輔助，秉持國政，如耳目應合於心，如股肱運動身體，既是同體，誰説不親。陰陽相移，四季成歲，君臣相得，萬邦始安。感應如同風雲，合宜好比符契，以道匡救，諍言進諫，木需繩裁，金要磨礪。帝王之盛，惟有陶唐，聞聽訪求，選拔卑微。傳到有虞，賢士芬芳。等到伊尹，輔助成湯。再生姜牙，誠信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善，君聖臣賢，時運康泰。漢高興邦，蕭、曹顯揚。烈烈我祖，承運而昌，鏟除群凶，平定四方。衛國公與英國公，開闢疆界；房玄齡與杜如晦，治理紀綱；更有魏徵，忠正昂昂。奇偉衆材，是棟是梁，蕩蕩巍巍，國家榮光。可知興廢之道，繫於君主，君之得失，依托宰相。以文爲經，以武爲緯，出爲方叔、召虎，入作申伯、甫侯，恢復斷絶的繩綱，補正帝王的過失。衹依靠德，衹尋求才，人不容易瞭解，德也難以求全。傅説隱遁，管仲射鉤，任用不疑，千載留傳美名，包含大公，没有輕視仇恨。追今賢君，必須依賴良相，而我無德，不善治理。戰争頻繁興起，政刑多有失誤，釀此艱難困苦，朝夕恐懼不安。助我奉我，實爲功臣，内興各種事功，外結十方聯盟，威武年年宣揚，計謀日日傳布。長城壓境，巨艦渡河，同心同德，扶救危亡。我贊你忠誠，你助我治理，衹是天子無道，也是大臣之耻。從前格言，始終謹慎，功勛銘於

翊我戴我，實惟勛賢，内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

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二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德宗以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頻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燧與論頰熱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既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是歲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于平凉，爲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妓樂，奉朝請而已。

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勛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敕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初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歔欷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之，送及於

鐘鼎，道德載於史册。不使伊尹、傅説，獨占如此美名，作鑒刻銘，永世記載。

馬燧到達太原，便將這二銘刻在起義堂西邊，皇帝爲此題額，他受到的崇高寵遇就是如此。

二年冬天，吐蕃大將尚結贊攻陷鹽、夏二州，各留兵防守，結贊大軍屯駐在鳴沙，從冬到春，羊馬死得很多，糧餉接濟不上。德宗使馬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令他與華帥駱元光、邠帥韓遊瓌以及鳳翔諸鎮軍隊在河西會師進攻。馬燧出兵，駐扎在石州。尚結贊聽説後很恐懼，派遣使者請和，還約訂盟會，皇上都不應允。吐蕃又派遣大將論頰熱帶着厚禮用謙卑的辭語向馬燧申述情義請求和好，馬燧多次上表論奏，皇上堅持不答應。三年正月，馬燧回軍太原。四月，馬燧與論頰熱一同入朝，馬燧竭力説明與吐蕃的情義可以保證，請求允許與他們結盟，皇上同意了。馬燧入朝後，尚結贊立即從鳴沙返回吐蕃。這年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吐蕃相尚結贊在平凉結盟，被吐蕃軍劫持，狼狽得僅僅脱身，陷没將吏六十多人，由於是馬燧的錯誤謀略造成的，獲罪削奪他的兵權。六月，使馬燧任司徒，兼任侍中、北平王如舊，并賞賜妓樂，奉朝請而已。

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李晟在延英殿接受皇上召見，皇上贊揚他們建立了大功勛，都在凌煙閣上爲他們畫像，排列在元臣之後。九年七月，馬燧在延英殿與皇上對話。起初，皇上因馬燧的脚有病，不讓他朝謁；這天，馬燧因冬天首次入朝，詔令允許他不跪拜可以坐在一旁。當時太尉李晟剛剛去世，皇帝對馬燧説：“平時卿與太尉李晟一同來，如今衹見到卿，不覺感到悲痛。”皇上哀嘆抽泣了很久。馬燧退下後，因脚有病，

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皋監護喪事，嗣吴王獻爲吊祭贈賵使，册贈太尉，謚曰莊武。

仆倒在地，皇上親自扶起他，送到臺階下，馬燧叩頭哭泣感謝。他多次上表請求退休，推讓侍中，皇帝下詔安慰他却不允許他退休。貞元十一年八月去世，終年七十歲。先前，司天多次奏報火星金星觸犯太微上將星，間隔一個月馬燧去世。皇帝停止朝會四天，下詔京兆尹韓皋監護喪事，嗣吴王李獻爲吊祭贈賵使，册命追贈太尉，謚號莊武。

子彙、暢。

馬燧的兒子馬彙、馬暢。

馬暢

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年，燧討田悦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户，人心甚摇。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爲盗。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畢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温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敕炫就第杖暢三十，上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貲貨甲天下，燧既卒，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爲彙妻所訴，析其産，中貴又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産并盡，身殁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

馬暢以父蔭多次升任做到鴻臚少卿，留在京城。建中三年，馬燧在山東討伐田悦，當年大旱，京城地區搜求統計商户，人心很不穩定。鳳翔留鎮幽州的士兵，很多離散進入南山做盗賊。殿中丞李雲端與他的同黨袁封、畢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馬暢友好，便聚會吃喝，談論時事將有危難；馬暢便派家人温靖給父親送信，詳細陳述利害關係，讓父親班師還鎮。馬燧大怒，拘捕温靖詳細奏報了這一情況，命令兄長馬炫押送馬暢請罪。德宗因馬燧正在討伐叛賊，不追究這事，誅殺了李雲端等十一人，下敕馬炫在宅第杖打馬暢三十下，皇帝於是停止了搜求統計商户的命令。馬燧的家財富甲天下，馬燧死後，馬暢繼承舊有的家業，多次被豪門權貴求取。貞元末年，中尉楊志廉婉言勸説馬暢讓他貢獻田園宅第，順宗又賜還馬暢。當初馬暢被馬彙的妻子起訴，分掉他的家産，宦官又逼迫强取，還指使他施捨給佛寺，馬暢不敢吝惜；晚年財産都没有了，他身死之後，兒子們無房可住，以至於受凍挨餓。如今的奉誠園亭館，就是馬暢的舊宅第。馬暢死時官任少府監，追贈工部尚書。

子繼祖，以祖蔭，四歲爲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兒子馬繼祖，以祖蔭，四歲任太子舍人，多次升任做到殿中少監，三十七歲去世。

馬炫

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

馬炫，字弱翁，是馬燧的二哥，年輕時以儒學在當時聞名，他隱居在蘇門山，不接受應選徵召。至德年間，李光弼鎮守太原，召他爲掌書記、試任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任侍御史。經常參與謀劃，李光弼很器重他，上奏推薦授任比

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爲閬州刺史，入爲大理少卿。建中初，爲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太子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爲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辭，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守汴州，上奏推薦授任他爲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改任連州刺史，召入授任吏部郎中，又出任閬州刺史，召入任大理少卿。建中初年，馬炫任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因他清白上報朝廷，召入授任太子右庶子，升任左散騎常侍。弟弟馬燧任司徒時，因親屬關係授任他爲刑部侍郎，他便以有病爲由辭官，改任兵部尚書退休。貞元七年去世，終年七十九歲。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僞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史臣曰：馬燧英勇頑強，時常事先謀劃然後攻戰，他又善於誓師，準備作戰，親自號令，士兵無不慷慨感動，都能爲朝廷決一死戰，他出兵不曾失敗，謀略得當出兵得勝，智勇雙全爲當時第一。但他有能力活捉田悅而不爭取，接受蕃帥的虛僞求和而保證他們必定結盟；平凉的盟會，大臣幾乎陷没，京城地區動搖，這叫做才能有餘而心未盡到，議論者爲他感到惋惜和遺憾。

渾瑊 渾釋之

渾瑊，皋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爲皋蘭州刺史。曾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爲皋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没於靈武，年四十九。

渾瑊，皋蘭州人，本來是鐵勒九姓部落的渾部。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年間爲皋蘭州刺史。曾祖元慶、祖父大壽、父親釋之，世代都爲皋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任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年時武藝高强，參加朔方軍，在邊塞多次立有戰功，幾次升任做到開府儀同三司、試任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年間，他與吐蕃交戰，死在靈武，終年四十九歲。

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偏師深入葛禄部，經狐媚磧，略特羅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

渾瑊本名進，十幾歲就善於騎馬射箭，跟隨父親打仗，擊破賀魯部，攻下石堡城，收復龍駒島，勇冠諸軍，多次授任折衝果毅。後來節度使安思順派遣渾瑊帶領一部分軍隊深入葛禄部，經過狐媚磧，巡視特羅斯山，大敗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在永清柵、天安軍築城，升任中郎將。

安禄山構逆，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

安禄山叛逆，渾瑊隨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平定很多郡城。賊將李立節，向來稱爲驍勇，與渾

稱驍勇，與瑊格鬥，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既而肅宗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户。

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厢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軍還，盛秋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戰於漠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禄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大夫。

大曆七年，吐蕃大寇邊，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黄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却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瑊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爲邊患。以瑊爲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掎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内别置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内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瑊爲左金吾

瑊格鬥，渾瑊在戰陣上殺了他，升任右驍衛將軍。隨後肅宗在靈武即位，渾瑊統領士兵奔赴皇帝外出臨時居住的地方，到達天德，遇上吐蕃軍入侵，渾瑊擊敗了吐蕃軍。隨從郭子儀收復兩京，討伐安慶緒，在新鄉擊敗賊寇。改任檢校太僕卿，充任武鋒軍使。又隨從僕固懷恩討伐史朝義，前後打了幾十仗。平定史朝義，加任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户。

等到僕固懷恩圖謀叛亂，他命令兒子僕固瑒與渾瑊率軍包圍榆次，朔方軍殺了僕固瑒，渾瑊率領部下歸順郭子儀。正逢渾瑊的父親渾釋之戰死，又在他未服滿喪期時起任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厢兵馬使。隨從郭子儀在邠州討伐吐蕃，因功加任御史中丞。軍隊返回，盛秋時節在邠。正逢吐蕃大肆入侵，到達奉天，渾瑊在漠谷抗戰，大敗吐蕃軍，因功加任太子賓客，又屯駐在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叛，郭子儀奉詔討伐他，命令渾瑊率領騎兵步兵一萬人攻下同州。平定周智光，下詔以邠、寧、慶三州隸屬朔方軍，由郭子儀統領；郭子儀命令渾瑊先率兵到達邠州，便於宜禄縣防秋警衛。一年多後，渾瑊加兼任御史大夫。

大曆七年，吐蕃大舉進攻邊境，渾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合兵力，在黄菩原大敗吐蕃賊軍。從此，每年常在長武城戍守，直到盛秋。十一年，渾瑊任邠州刺史。這年，吐蕃入侵慶州方渠、懷安等鎮，渾瑊擊退吐蕃。十二年，郭子儀入京朝見，命令渾瑊主持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事務。十三年，回紇入侵太原，打敗鮑防軍，向北撤回，成爲邊境的嚴重憂患。任渾瑊爲石嶺關以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領軍隊以掎角之勢驅逐回紇，虜人騎兵退去。這年八月，渾瑊加任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授任太尉，號尚父，將他所統管的地區分别設置三節度，以渾瑊兼任單于大都護，充任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使事務、管内支度營田等使。這一年，又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統領郭子儀舊管地，徵召渾瑊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

衛大將軍，兼左街使。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交通，瑊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匹。時以普王爲荆 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開府幕，以瑊檢校户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爲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 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諜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于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内有草車數乘，瑊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爲匠師，毁佛寺房宇以爲梯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絶，瑊隨機應敵，僅能自固。

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爲便。瑊曰："漠谷險隘，必爲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瑊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柏城，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

建中四年，李希烈派遣間諜僞造渾瑊與李希烈交往的書信，渾瑊奏報了真實情况，皇上特意爲他保證，還賜給渾瑊一匹馬以及鞍轡，錦綵二百匹。當時以普王爲荆 襄等道兵馬元帥討伐李希烈，大開幕府，以渾瑊任檢校户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任中軍都虞候。正值涇原兵亂，德宗到達奉天，三天後，渾瑊率領家人子弟由京城來到奉天，便任命渾瑊爲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 渭北節度觀察使。過了幾天，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從乾陵北邊經過，奔赴醴泉以抵抗朱泚，這時間諜報告朱泚已經出兵，皇帝立即命令追回韓遊瓌軍隊，軍隊剛剛調回奉天，賊軍果然到來。韓遊瓌等人在城東作戰，官軍失利，賊軍便乘勝奔馳衝突，快要進城，官軍與賊軍隔着城門相持，自清晨到中午，殺傷很多。門内有幾輛草車，渾瑊命令推車堵塞城門，焚燒它用來抵禦城外的敵人，又趁着火勢奮力作戰，賊纔退去，但是重圍已經形成。賊軍大修攻城器具，以僧人法堅爲匠師，拆毁佛寺房屋製作梯櫓。當月，賊軍從丁未日到辛未日，四面攻城，白天黑夜射箭拋石不停，渾瑊隨機應變對付敵人，僅僅能够自我固守。

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六千人赴救國難。快到奉天，皇上商議他們的走向，宰相盧杞、白志貞認爲走漠谷道路便利。渾瑊説："漠谷險隘，必定被賊軍所阻截，不如由乾陵北面取道，靠近柏城行進，順便取道城東北雞子堆扎營，與城中呈犄角之勢相呼應，并且分散賊軍勢力，朱泚必定不再從陵寢間往來。"盧杞説："漠谷路近，如果顧慮逆賊阻擊，便出兵接應，如果取道乾陵，恐怕會驚擾陵寢。"渾瑊説："如今朱泚包圍城池，砍伐柏城樹木，夜以繼日，驚動已經很多。如今城中危急，長久盼望救兵，衹有杜希全等率先奔赴國難，安危依賴於此，關係重大，制定的策略不應有失誤。衹要命令杜希全等在雞子堆扎營，固守有利地區，就可以用謀策擊敗逆賊朱泚了。"盧杞等説："陛下以和順討伐叛逆，不可自己驚

"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爲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爲賊挫鋭而退。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圍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絶，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捃拾樵采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城内，身衣黄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閹官，宴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爲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

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上召瑊勉諭之，令齎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别，更不用對來，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胄，瑊但

擾陵寢。"白志貞聽從并贊同這一説法，皇上聽從了盧杞的建議。杜希全等進軍到漠谷，果然被賊軍阻擊，賊軍搶奪占據水口，乘高地用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極多，城中出兵接應援救，也被賊軍挫敗鋭氣而退回。杜希全等各自返回本鎮，賊軍攻城更加緊急，挖壕溝圍繞城池。過了十天，又專攻東北角，箭石紛亂射入城中，晝夜如雨，城中死傷的人很多。重圍之内援救斷絶，乾糧全部用盡，城中趁着賊兵休息，立即派人到城外撿取遺穀打柴割草來供應皇帝。人心憂懼，皇上與渾瑊相對流淚。逆賊朱泚在北面占據乾陵，俯瞰城内，他身穿黄衣，用翟扇遮蔽，前後左右，都是穿戴朱衣紫綬的宦官，宴飲賞賜叩拜舞蹈，紛繁交錯。城中動静，賊軍俯視窺望，用輕蔑的辭語戲侮，以爲在傾刻之間便會攻破城池，不時命令騎將環城招呼公卿、士庶，指責他們不識天命。

十五日，賊軍建造雲橋完成，寬數十丈，用巨輪做脚，推着它前進，蒙上濕氈生牛皮，懸挂許多水囊袋作爲屏障，直接推到城東北角，又在兩旁架木材建成廬舍，用牛皮覆蓋，迴環相連，在它下面背土運草，用來填埋城壕，箭石不能傷害。城中震動恐懼，相顧失色。皇上召見渾瑊并勉諭他，令他帶着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以下官禄的空名告身狀一千多軸，招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抵擋賊軍，兼賜渾瑊御筆一根，每當戰勝時，根據他們的功勞，立即簽署姓名并授予，如果告身狀不够，就用筆寫在那人身上，憑此任命官位。皇上還對渾瑊説："朕便與卿告别，卿再不用前來奏對了，縱使有急切的事情，命令馬承倩留在卿那裏，衹須讓他附帶奏告。"渾瑊俯伏嗚咽，皇上也悲慟不能控制自己，他撫摸着渾瑊的脊背將渾瑊送出。前一天，渾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測雲橋過來的路徑，先鑿地道，深入地下大約一丈多深，上面堆積馬糞，深有五六尺。兩天後，便令燃火，再過一天又放進柴草在夜裏焚燒它，天剛亮，火焰高過城壘。這時，北風正急，賊軍便順風推着雲橋逼近城下，叛賊三千多人相繼登上雲橋。城上的士卒都長期飢寒交迫，又缺

感激誡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噪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沫，格鬥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瑊二子官，餘授將校有差。賊又别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韶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繩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舁韶巡於城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

興元元年正月，以瑊爲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户。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叛逆，二賊連結，寇盗縱横，瑊分布諸軍，以爲翼衛，纔入谷口，而懷光追騎遽至，瑊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 鹽 豐 夏等州、定遠 西城 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 邠寧 振武等道兼永平軍 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瑊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瑊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瑊亦與韓遊瓌、戴休顔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瑊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

少甲胄，渾瑊衹感動鼓勵他們。憑藉飢弱之衆，抵擋强賊之鋒，雖然力戰應敵，人們仍擔憂無濟於事，公卿以下，仰首祈禱上天。賊兵來到地道處，雲橋偏斜陷下，不能前進。不一會兒，風倒吹火焰轉向，雲橋燒成灰燼，燒死賊兵數千人，城中歡聲震地。當時渾瑊被流箭射中，立即自己拔出箭來，鮮血流了一身，還格鬥不止，開始他不説瘡痛，以激勵士兵的鬥志。這一天，皇上先授任渾瑊的兩個兒子官職，其他又授任的將校多少不等。賊軍又另造雲橋，四周用厚鐵圍住，剛造成，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從魏縣行營赴救國難，他先派遣兵馬使張韶入奏。張韶到達奉天，混雜在填埋城壕的賊兵當中，到了城下忽然大呼，對城上喊："我是李懷光的使者，李懷光從河北率領大軍到了。"便拉着繩索登上城墻。城中得到李懷光的表奏，歡聲震動，賊衆猜不到什麽事，於是皇帝讓抬着張韶在城上巡迴。第二天，李懷光大軍駐扎在醴泉，當天夜裏，賊軍解圍退去。

興元元年正月，以渾瑊爲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户。當月，德宗轉移到山南。這時李懷光叛逆，二賊連結，寇盗縱横，渾瑊分布諸軍，作爲翼衛，剛剛進入谷口，而李懷光的騎兵急速追趕來，渾瑊命令侯仲莊率領後軍擊敗了他們。三月，渾瑊加任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 鹽 豐 夏等州、定遠 西城 天德軍節度等使，并充任朔方 邠寧 振武等道兼永平軍 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皇上到殿前授鉞，取用漢高祖拜韓信的故事。當月，渾瑊率領諸軍奔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在武功抵抗官兵，渾瑊與吐蕃將領論莽羅的軍隊在武亭川大破賊軍，斬殺一萬多人。渾瑊便奔赴奉天接應李晟，在京城西面抵抗敵軍。五月，李晟從東渭橋抵達京城進攻賊軍，渾瑊也與韓遊瓌、戴休顔從西面會合諸軍。李晟打敗賊軍那天，渾瑊也進軍收復咸陽。不久聽説朱泚、姚令言敗逃，命令諸軍分道阻擊，賊衆分崩離析，相繼來投降。渾瑊挑選强勁騎兵三千急追朱泚到涇州時，賊將已誅殺了朱泚，傳送首級來進獻。

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

六月，加瑊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户，瑊八百户，韓遊瓌、戴休顔四百户，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户。七月，德宗還宫，以瑊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瑊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天上帝，瑊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

三年，吐蕃入寇，至鳳翔，爲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于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凉，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乃定盟於平凉川。

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

六月，加授渾瑊侍中。論收復京城的功勞，給李晟加實封一千户，渾瑊八百户，韓遊瓌、戴休顔四百户，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户。七月，德宗回宫，以渾瑊守本官，兼任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并充任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給渾瑊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渾瑊進入宅第那天，宰臣、節將都來送他，完全如同李晟進入宅第的儀式。因李懷光未平定，又加授渾瑊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合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定，渾瑊因功加任檢校司空，授予他的一個兒子五品正員官。這年的冬季望日，皇帝親自郊祭昊天上帝，渾瑊入朝陪同祭祀完畢，返回河中軍鎮。

三年，吐蕃入侵，到達鳳翔，被李晟阻截，李晟又襲擊攻破吐蕃的摧沙堡，吐蕃對此深懷怨恨。尚結贊入侵，攻陷我鹽、夏二州，派兵守衛。準備長驅進犯京城地區，却又害怕渾瑊與李晟、馬燧，想要暗中用計策謀取他們。便用謙卑的詞語恭順的禮節轉告馬燧，請求衹要重立盟誓，吐蕃軍就撤走，德宗不允許。馬燧親自入朝談論此事，皇上便命令崔翰到吐蕃那裏告訴結贊，説歸還我鹽、夏二州，就允許結盟。結贊對崔翰説："清水的會盟，參加談判的人少，所以和好的事情纔輕率不成功；如今吐蕃相臣及元帥以下共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都和善守信，境外看重他們，此時必須請他們參預盟會。"崔翰約定在清水會盟，并且要吐蕃先歸還我鹽、夏二州，結贊説："清水不是吉利的地方，請求在原州土梨樹會盟。"又請求會盟完畢歸還二州。崔翰返回，詳細奏告了這件事，神策將馬有麟上奏説："土梨樹地形險要，恐怕吐蕃軍暗中埋伏對我朝不利，不如在平凉，這地方平坦，并且離涇州近，前往便利。"便約定在平凉川會盟。

當初，結贊請求李觀、杜希全參預盟會，打算捉住他們，直接進犯京城地區。皇上下詔答覆

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勛郎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

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游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游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游軍，纔至壇所，爲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瑊判官鄭弇，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 劉延 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瑊判官路泌 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 馬寧、神策將孟日華 李至言 樂演明 范澄 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于賊。尚結贊至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因怒瑊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劫是盟，志在擒瑊。吾已爲金枷待瑊，將獻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爲?”乃放俱文珍、馬寧、馬弇歸朝。

七月，瑊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瑊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

説：“杜希全職責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經改任官職；如今派遣侍中渾瑊充任盟會使。”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下詔授任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勛郎中鄭叔矩爲判官。渾瑊統兵二萬，又詔令華州節度使駱元光帶領本鎮兵馬隨從渾瑊。

閏月十五日，渾瑊與結贊在平涼會盟。起初，約定以士兵三千在壇的東西排列，四百名徒手士兵到盟壇下面，各自派遣游軍相互探察。這時，吐蕃軍精鋭騎兵數萬排列在壇西，吐蕃軍的游軍穿插在我軍當中。渾瑊的將領梁奉貞率領六十名騎兵作爲游軍，剛到達壇所，就被吐蕃拘捕。結贊又對渾瑊説：“請侍中以下穿戴衣冠劍珮。”渾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進入幕帳，坦然没有其他考慮。結贊命令擊鼓三通，他的部下呼喊着衝上來。渾瑊迅速從帳幕後邊出來，偶爾得到一匹别人的馬，騎上就奔跑起來，追趕的騎兵如雲合圍，流矢如雨集中而不能傷害他。恰巧渾瑊的部將辛榮率領數百人據守北邊高地，與賊血戰，追趕的騎兵纔停下來，渾瑊僅獨自脱身，辛榮的士兵全部戰死箭也射光了，力量竭盡衹得投降。宋鳳朝、渾瑊的判官鄭弇，被追兵所殺；崔漢衡、宦官俱文珍 劉延 李清朝、崔漢衡的判官鄭叔矩、渾瑊的判官路泌 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 馬寧、神策將孟日華 李至言 樂演明 范澄 馬弇等六十多人，都陷落於賊手。尚結贊到原州，列坐帳中，召見陷落於吐蕃軍的將吏指責他們，因怨恨渾瑊説：“武功的勝利，是靠吐蕃的力量，當初曾答應以涇州、靈州作爲答謝，竟然食言，深深有負於我，舉國都很怨恨。本來劫持這次盟會，志在活捉渾瑊。我已經準備好金枷等待着渾瑊，準備獻給贊普；既然已經失去他，白白得到你們有什麽用?”便放俱文珍、馬寧、馬弇回朝。

七月，渾瑊由奉天入朝，穿着素服等待問罪，下詔寬釋他然後召見。不久吐蕃入侵京城地區，渾瑊鎮守奉天。十月，回到河中。四年七月，加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授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舊。十五年

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鎮。廢朝五日，群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謚曰忠武，賻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及喪車將至，又爲廢朝。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匹。

瑊忠勤謹慎，功高不伐，在藩方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帝前。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故深爲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

子鍊、鎬、鐬。

十二月二日，渾瑊在軍鎮去世。停止朝會五天，群臣在延英殿恭敬慰問。下詔追贈太師，謚號忠武，贈給辦理喪事的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等喪車將要到來，又爲此停止朝會。凡有關喪事，主管部門按照條例支給費用，命令京兆尹監護。下葬之日，賜絹五百匹。

渾瑊忠勤謹慎，功高不自誇，在藩鎮每年貢奉，必定親自檢閱查看；每次得到頒賜，即使身在遠地，就像在皇帝跟前一樣。官位做到將相，不忘謙遜克制，輿論把他比作金日磾，因此深爲德宗信任，猜疑離間不能介入，君子贊美他。

渾瑊的兒子渾鍊、渾鎬、渾鐬。

渾鎬

鎬，瑊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游。歷延、唐二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爲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威望，然不能覩釁養鋭，以期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師壓賊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代之。楚聞亂，馳入定州。鎬爲亂兵所劫，以至裸露。楚既整戢，於亂兵處率斂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餘萬貫匹，再貶循州刺史。歲餘卒。

渾鎬，是渾瑊的第二子。品性謙謹，多與士大夫交游。歷任延、唐二州刺史，擔任軍政吏職，有可稱道的地方。到元和年間，諸道出兵討伐王承宗，正值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患病不能統軍，認爲渾鎬憑藉父親威名，足以鎮撫平定，於是以渾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任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任檢校工部尚書，代任迪簡爲節度使。渾鎬治理訓練士兵，很有威望，但是不能够尋求時機養精蓄鋭，以期必勝。鎮、定二州相距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天，渾鎬率領全軍迫近賊境駐扎軍隊，距叛賊營壘三十里。渾鎬謀劃不周到，衹炫耀兵力精鋭，不加控制，賊軍便分兵潛入定州境内焚燒搶掠。渾鎬很憤怒，進攻叛賊營壘，交戰後失敗，兵士幾乎喪亡一半，剩餘兵衆回到定州，混亂不能制止，朝廷便任命陳楚代替他。陳楚聽説兵亂，迅速進入定州。渾鎬被亂兵劫持，以至於全身裸露。陳楚整治平息後，在亂兵處收回衣服還給渾鎬，他纔得以回朝，獲罪貶任韶州刺史。後來代州刺史韓重華奏報收得渾鎬貪污供應軍隊的錢絹十多萬貫匹，再次貶爲循州刺史。一年多以後去世。

渾鐬

鐬，瑊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爲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司户，憲宗思咸寧之勛，比例從輕。五

渾鐬，是渾瑊的第三子。以父親的庇蔭出仕任諸衛參軍，歷任諸衛將軍。元和初年，出任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貪贓罪貶任袁州司户，憲宗思念咸寧郡王的功勛，依照條例從輕處置。五

年，徵爲袁王傅，復賜金紫，遷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鐬，勛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鐬常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三年，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軍，卒。

年，召入任袁王傅，又賜給金紫，升任殿中監。開成初年，宰相擬議任他爲壽州刺史，文宗説："渾鐬，是功臣子弟，怎麽可以委任治理百姓的職務。孔子曾説，'不如多給他食邑'，如今我思念他父親的功績，給予他富貴就可以了。"宰相説："渾鐬曾經任職名郡，有治政才能。"皇上便同意了。三年，召入渾鐬任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任諸衛大將軍，去世。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略，渾咸寧之忠藎，各奮節義，爲時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悦；平凉之會，幾陷於吐蕃，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發之辰，宗祀不絶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爲安，則李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勛，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匡君。再隆基構，克殄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史臣曰：馬司徒的策略，渾咸寧的忠誠，各自奮發節義，成爲當時名臣。但是元城的戰役，失策於田悦；平凉的會盟，幾乎陷没於吐蕃，這也是策略有所不周到。追想建中之亂，天下如四海翻騰，叛賊朱泚暗中發難之時，國家命運不絶如綫，如果不是忠臣效命，化危爲安，那麽唐朝政權便傾覆了。

贊曰：北平郡王的功勛，排解紛繁危難。咸寧郡王信守節義，感慨匡救君主。再度興盛基業，消滅昏暗凶氣，回天捧日，確實依賴將軍。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八十五

盧杞（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鎛（弟）鏞

盧杞　盧元輔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爲安祿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

盧杞，字子良，是已故宰相盧懷慎的孫子。父親盧奕，天寶末年任東臺御史中丞；洛城被安祿山攻陷，盧奕守在官署而遇害。

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悦。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

盧杞因家門的庇護出仕任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徵召他爲掌書記、任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因病免去官職。召入補任鴻臚丞，升任殿中侍御史、膳部員外郎，出任忠州刺史。盧杞到荆南，謁見節度使衛伯玉，衛伯玉不喜歡他。盧杞上書稱病辭職返回京城，歷任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郎中。

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耻惡衣糲食，人以爲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辯。出爲虢州刺史。建中初，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盧杞相貌醜陋臉色發藍，人們都把他看作鬼。他不耻於穿破衣吃粗糧，人們認爲他能繼承盧懷慎的高潔節操，也未能識别他的真心。盧杞十分能言善辯。出任虢州刺史。建中初年，徵入任御史中丞。當時尚父郭子儀患病，百官前去慰問時，他都不叫侍妾退下；等聽説盧杞到來，郭子儀叫侍妾都退下，獨自倚着几案接待他。盧杞離去，家裏人詢問其中的緣故，郭子儀説："盧杞相貌醜陋而心底險惡，左右的人見了他必定會笑話。如果這人得到大權，就會使我們宗族没有活着的人了。"

及居糾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妒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

等到盧杞身居彈劾顧問的官位時，論奏符合旨意，升任御史大夫。十天後，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任宰相以後，忌妒賢能，逢人即咬暗中陷害，稍有不順從自己的人，必定要致他於死地，想要藉此樹立威勢，以便長久掌握

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悦，爲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顔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既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爲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爲驩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鎮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顧，爲杞媒孽，貶饒州刺史。

大權。楊炎因盧杞相貌醜陋没有見識，與他共同處在宰相位上，心裏很不高興，便被盧杞所誣陷，貶逐到崖州。德宗到達奉天，崔寧流着眼淚談論時事，盧杞聽説後很厭惡他，向德宗進讒言，説崔寧與朱泚盟誓，以至於遲疑徘徊，崔寧便遭到殺害。他憎惡顔真卿的正直言論，令他奉命出使李希烈那裏，最終死於賊手。當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怨恨，盧杞便提拔嚴郢爲御史大夫以排擠楊炎；楊炎被貶逐死去，盧杞心裏又厭惡嚴郢，圖謀要排擠他。宰相張鎰忠正有才幹，皇上很信任他，盧杞很厭惡他。適逢朱滔、朱泚弟兄不和睦，朱泚的判官蔡廷玉離間朱滔，朱滔論奏，請求殺了他。蔡廷玉被貶後，殿中侍御史鄭詹派遣下吏監送，蔡廷玉投水而死。盧杞因此上奏説："恐怕朱泚要懷疑這事是因爲詔旨的原故，請求三司審訊鄭詹；另外御史的所做所爲，聽從御史大夫命令，一并下令審查嚴郢。"鄭詹與張鎰友好，經常趁着盧杞白天睡覺時，便到張鎰那裏，盧杞知道了這件事。有一天，盧杞假裝睡得很熟，窺探到鄭詹果然來了，正與張鎰交談，盧杞突然來到張鎰的閣中，鄭詹急忙走開躲避盧杞，盧杞立即談論機密事情，張鎰説："殿中侍御史鄭詹在這裏。"盧杞假裝驚愕地説："剛纔我所説的，不是其他人所應當知道的。"當時三司使正審訊鄭詹、嚴郢，案子還没有審理清楚便奏請殺掉鄭詹，貶嚴郢爲驩州刺史。張鎰不久罷免宰相，出任鳳翔節度使。盧杞就是這樣陰險害人。李揆是有德望的故老，盧杞顧慮德宗會重新任用李揆，便派遣他出使西蕃，天下人無不扼腕痛心氣憤，但是没有人敢説。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很受皇帝恩顧，被盧杞陷害構罪，貶爲饒州刺史。

初，上即位，擢崔祐甫爲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内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悦締

當初，皇上即位，升任崔祐甫爲宰相，他很能使道德寬大，以弘揚皇上心意，因此建中初年政績聲譽盛多，天下想望貞觀之治；等到盧杞任宰相，勸説皇上用刑法整治天下。當初，李希烈請求討伐梁崇義，梁崇義被誅殺而李希烈背叛，占據了淮右、襄、鄧的全部州縣。恒州李寶臣死去，他的兒子李惟岳求取節度使的權力，便與

結以抗王師，由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苹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搒棰，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盗。都計富户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僦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供饋。

田悦結盟以對抗官軍，由此河北、河南連年戰爭不息。度支使杜佑估計諸道用兵每月花費一百多萬貫，京城國庫不能支付數月，姑且得到五百萬貫，可以支付半年，都用在增加軍隊的開支上面了。盧杞就以户部侍郎趙贊爲度支，趙贊也無計可施，便與他的同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劃推行搜刮民財，認爲錢貨的積聚，在於富商，聚錢超過萬貫的商人，留下萬貫作爲基業，剩餘的，官府借用供給軍隊，希望得到五百萬貫。皇上允許這麽做，約定停戰後用公錢償還。詔令頒布後，京兆少尹韋禎督察責罰很嚴刻，長安尉薛苹帶枷乘車，搜取民衆的財貨，猜測某人没有實報，立即施行笞擊棰打，人們受不了冤痛，甚至有上吊自殺的人，京城喧鬧如同遭遇了賊盗。他們將富户的田宅奴婢等價值都計算在内，纔達到八十八萬貫。又將僦櫃中寄存積蓄的錢貨粟麥等，一律借四分之一，封閉那些寄付錢物的櫃窖，長安爲此停止交易，百姓相繼有一千萬人在路邊截住宰相訴説。盧杞起初雖然撫慰勸諭，後來無法阻止，便騎馬快奔而歸。統計收取僦櫃寄存的與借商人的，纔二百萬貫。德宗瞭解到下面民衆充滿怨恨，下詔全部罷免，但軍隊駐扎在外，每天必須供給。

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爲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没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物或兩换者，約錢爲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

第二年六月，趙贊又請求收房屋間架税、設立除陌税。凡房屋兩架定爲一間，分爲三等：上等每間收税二千，中等每間收税一千，下等每間收税五百。主管官吏拿着筆和計算用具，進入人們的宅舍計算。凡隱没一間，杖打六十，舉報的人賞錢五十貫文。除陌法規定，天下公私給與買賣，一般一貫錢官府以前留二十，現在增加到留五十，給與物或者兩相交换的，折算成錢來計算。市主人與市場牙儈各給印紙，人們之間有買賣，隨時記録畫押，第二天匯總計算。有自行貿易不經過市場牙儈的，查驗他的私簿，根據他有無私簿而投狀。如果隱瞞一百錢，就没收，隱瞞二千錢打六十，舉報的人賞錢十千，賞錢由隱瞞之家出。此法推行後，市主人市場牙儈得以壟斷買賣權，他們大多隱瞞盗取，公家收入，每一百錢得不到半數，痛怨之聲，喧然遍及天下。到了

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户僦質矣！不税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仇。

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攻圍，李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翃、趙贊曰："懷光累嘆憤，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也。今懷光勛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勛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屯便橋，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德宗方悟爲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爲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遇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悦，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極恣凶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

十月，涇原軍隊進犯宫闕，亂兵在集市上大呼："不奪你們商户的僦櫃納質了，不收你們的間架除陌税錢了！"這時人心愁怨，涇師乘機謀亂，皇帝在奉天流亡轉徙的事情，主要是由於盧杞。因此天下無論賢人還是不賢的人，都把盧杞看作仇人。

德宗在奉天，被朱泚圍攻，李懷光自魏縣趕赴國難。有人對王翃、趙贊説："李懷光多次憤嘆，認爲宰相謀議不當，度支賦斂繁重，京兆尹剋扣軍糧，皇上流亡轉徙這是三個大臣的罪過，現在李懷光功業崇重，皇上必然開誠布公，詢問得失，假如皇上聽取他的議論，難道不危險嗎！"王翃、趙贊告訴給盧杞，盧杞大爲驚恐，從容上奏説："李懷光的功業，是國家的依賴。臣聽説賊徒已經嚇破了膽，他們都無心守衛了。如果趁着李懷光的軍威，可以一舉擊敗賊軍；現在假如准許他朝見皇上，皇上就必然要賜宴，賜宴就要留連拖延，就會使賊軍得到京城，等他們從容休整完備，恐怕就難以謀取了。不如使李懷光乘勝進攻收復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去啊。"皇帝同意他的建議，便詔令李懷光率領兵衆屯駐便橋，限定日期一齊進發。李懷光大怒，於是心懷異志，德宗這纔醒悟是盧杞造成禍亂。輿論喧嘩，人們都歸罪於盧杞，於是貶盧杞爲新州司馬，貶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貶趙贊爲播州司馬。

遇到大赦令，盧杞調任吉州長史。他在貶官之地對人説："我必定會再次召入任宰相。"這天，皇上果然任用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值夜班，承當起草任命盧杞的詔書，於是拿着詔書去謁見宰相盧翰、劉從一説："盧杞做宰相三年，嫁禍誣陷陰毒殘忍，排斥忠良，依附勾結者談吐之間立刻青雲直上，怒目怨忿者轉眼之間已被擠入溝壑。他凶傲違背德義，反逆擾亂天常，皇上流亡轉徙，使天下瘡痍滿目，都是盧杞造成的。他有幸免於誅殺，衹給以貶黜官職，很快又逐漸遷往近地，改授大郡長官，恐怕有失天下人的願望，衹有靠相公堅持奏論，事情還可有救。"盧翰、劉從一不高興，便另外叫舍人起草詔書。第二天詔書頒下，袁高堅持上奏説："盧杞爲政，

之若仇。”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内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逾月不敢奏聞，百僚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爲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内外歡欣；今復用爲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載君者，心也。倘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答。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眷，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棄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今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乃改授澧州别駕。翌日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逮也!”德宗大悦，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

極爲放肆凶惡。三軍將校，想要吃他的肉，公卿大官，嫉恨他就像仇人。”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人遞上疏章説：“我們私下認爲吉州長史盧杞，表面僞裝謙遜，内心包藏奸邪，三年專權，百官失序，他仇恨正直，亂國害人，天地神靈都知道，蠻夷華夏同唾棄。依照以前的制度，凡事都要上奏皇上，但自從盧杞擔任宰相後，要官大臣，往往一個多月不敢上奏，百官惴惴不安，時常恐懼有被顛覆的危險。等到京城傾覆淪陷，皇上流亡在外，陛下豁然覺悟，把他貶放到荒遠的地方，詔書上説：‘忠正之言被堵塞不能上奏，朝野爲之憤怒。’於是忠良激發勉勵，内外歡欣鼓舞；如今又任用他爲饒州刺史，群情失望，都説不適宜。臣聽説君主之所以能治理百姓，用的是政令；百姓之所以能擁戴君主，用的是誠心。倘若加給大奸臣榮寵，必定會失去百姓的誠心，乞求回轉聖上仁慈的心意，立刻停止新命。”疏章奏上没有答覆。諫官又上奏説：“盧杞蒙蔽聖上視聽，毁壞擾亂朝廷典章，導致禍亂危害國家，主要是盧杞造成的，可以説他是公私的大蛀蟲，朝廷内外的唾棄之物。自從聽説要再次將他加以提拔任用，忠良人士痛恨入骨，君子庶民萬分寒心。臣昨日披瀝肝膽奏報皇上，冒着死罪决不恐懼，希望回轉聖上心意，使群情快慰；臣至今懇切等待，却未奉接聖旨，輿論沸騰，路人驚嘆。爲人不良，到此地步。在下乞請陛下依從衆望，永遠棄絶奸臣。有幸免於誅殺，足以明示大恩；對他特别增加榮寵，恐怕釀造禍端。臣等愧爲諫官，今日狂妄奏陳。”給事中袁高堅持不同意給盧杞授任這一官職，便改授盧杞澧州别駕。第二天在延英殿，皇上對宰相説：“朕要授任盧杞一個小州刺史，可以嗎?”李勉回答説：“陛下授任盧杞大州刺史也可以，然而百姓失望怎麽辦?”皇上説：“衆人議論盧杞奸邪，我爲什麽不知道?”李勉説：“盧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惟有陛下不知道，這正是他的奸邪之處!”德宗沉默了很久。散騎常侍李泌又奏對，皇上説：“盧杞的事，我已准許袁高的奏議，怎麽樣?”李泌拜謝後説：“連日來朝外人私下議

論，將陛下比作漢朝的桓帝、靈帝；臣今天親承聖旨，纔知道堯、舜也比不上陛下啊！”德宗非常高興，將他安慰勉勵一番。盧杞不久死在澧州。

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爲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册。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爲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盧杞的兒子盧元輔，字子望，年輕時因爲操行高尚聞名當時。考中進士科，授任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念盧杞不止，便尋求他的後代，特别開恩授任盧元輔左拾遺，兩次升任左司員外郎，歷任杭、常、絳三州刺史。因政績考核最優等，召入任吏部郎中，升任給事中，改任刑部侍郎。盧元輔自兵部侍郎出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又任兵部侍郎。盧元輔自祖父到曾祖父，都以高名大節著稱於史册。盧元輔簡樸正直，能繼承家風，歷任清貴官職，人們也不因他父親的醜惡行爲而責難他，君子庶人對他傾心贊美。大和三年八月去世，終年五十六歲。

白志貞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爲腹心，遂用爲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

白志貞，太原人，本名琇珪。出身小吏，服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謹，經常出謀劃策，李光弼對他深加委任，軍中的事務，都讓白琇珪參預決策。代宗平時知道他，李光弼死後，任用他爲司農少卿，升任太卿，在司農寺任官十多年。德宗曾經召見與他交談，將他作爲心腹，隨之任用他爲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他善於窺探迎逢皇上意圖，他説的話皇上無不聽從。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并嘗爲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摇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闕，詔志貞

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汝州，朝廷命令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當時尚父郭子儀的女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財巨萬，因國家招募緊急，恐懼不能自安，便上表請求使子弟率領奴客參加軍隊，德宗嘉獎他，破格授任五品官。於是白志貞請求命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以及曾經擔任過這些官職的人，各家派出子弟兵馬參加軍隊，也授予他們的子弟官職。這時豪家的不肖子弟對此慶幸，貧困有知識人家的子弟爲此痛苦。從此京城人心動摇，不能保全家室。當時禁軍招募，都委托白志貞，兩軍應命奔赴京城，殺傷幾乎全軍覆没，白志貞不奏報這些情况，選用京城商販之徒來填補空缺，而這些人都分散在市場中。等到涇原軍隊

以神策軍拒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量移閬州别駕。

進犯皇宫，下詔白志貞率領神策軍抗拒賊軍，没有人到軍中來，皇上没有軍隊抵禦敵寇，纔圖謀出幸。當時令狐建率領龍武軍四百人護從皇上到奉天，并以白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白志貞聽説李懷光到來，恐怕揭露他的罪惡，便與盧杞一同阻止李懷光入朝，衆議沸騰，説導致皇上流亡遷徙，是盧杞、白志貞的罪過。因此他與盧杞一同被貶，遇到赦令酌情内調爲閬州别駕。

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凡旬日，方下其詔。貞元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貞元二年，白志貞升任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及諫官上表疏議論，説白志貞與盧杞罪行相等，不適宜進用，堅持不同意，前後十天，纔頒下任命詔書。貞元三年，他升任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這年六月去世。

裴延齡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

裴延齡，河東人。父親裴旭，曾任和州刺史。

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駰所注《史記》之闕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晋辟爲防禦判官，黜陟使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爲相，擢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延齡知東都度支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時李泌爲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佑延齡。叔則坐貶爲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參尋作相，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

裴延齡在乾元末年任汜水縣尉，遭遇賊兵東都淪陷，他便寄居鄂州，撰注緝補裴駰所注《史記》的缺遺，自稱小裴。後來華州刺史董晋徵用他爲防禦判官；黜陟使推薦他有才能，調任太常博士。盧杞任宰相時，提升他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任祠部郎中。崔造做宰相時，改變度支的職務，令裴延齡主管東都度支院。等到韓滉主持度支時，召裴延齡進入京城，依舊任本官，裴延齡不等詔命，即刻到集賢院處理事務。宰相張延賞厭惡他的輕率，出任他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辯是非，攻擊揭發鄭叔則的短處。當時李泌爲宰相，與鄭叔則交情好；中丞竇參依仗恩寵，厭惡李泌而幫助裴延齡。鄭叔則獲罪貶爲永州刺史，裴延齡改任著作郎。竇參不久作宰相，任用他爲太府少卿，改任司農少卿。

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减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

貞元八年，班宏去世，以裴延齡任本官，暫且主管度支。他自知不精通財貨經營事務，便多設機謀，召來度支老吏與他們謀劃，以求得皇上恩顧，他上奏説："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舊相因，通常不少於六、七千萬貫，衹有一個倉庫，錯亂散失，不能得知。請求在左藏庫中分設别

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賸等庫及季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

其年，遷户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京西有汚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曰："厩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牧放。臣近尋訪知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内厩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厩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閲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慚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敕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户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户口減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内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禄俸，以實帑藏。"

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换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栿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税當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

庫：欠、負、耗、賸等庫以及季庫、月庫，收藏各類錢物。"皇上都依從了。并且想要多設名目用來迷惑皇上視聽，其實對於錢物并無增加，衹是白白浪費簿書、人吏罷了。

這年，裴延齡升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用兩税青苗錢買草百萬圍送到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論，認爲："如果買送百萬圍草，即使一府的百姓，從冬到夏，運載不完，各種勞役供應，必須全部停止，又妨礙耽誤農務。請求命令府縣酌量買二、三萬圍，各自貯存在近處，他時需要便立即取用。"京城西面土地低窪潮濕處有個汚池，當時有蘆葦生長，也不過幾畝，裴延齡便上奏説："厩中馬匹到冬季應當在槽櫪飼養，夏季就必須放牧。臣近來尋訪得知長安、咸陽兩縣交界處有池塘幾百頃，請求作爲内厩牧馬的地方；而且距京城十多里，與在苑厩中没有差别。"皇上起初相信他的話，告訴給宰相，宰相回答説："恐怕必定没有這種地方。"皇上便派官員察看，事情全屬虛妄，裴延齡既慚愧又憤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自請求積年和市物價，皇上特别詔令李充折價償還，稱爲"底折錢"。裴延齡曾經藉奏對的機會請求把積年錢帛用來充實庫藏，皇上説："怎樣做可以得到錢物?"裴延齡回奏説："開元、天寶年間，天下户口多至千萬，各部門公務繁多，官員有時還缺員；自從戰亂以來，户口減耗大半，如今一官可以兼領數職。請求從今以後，内外各部門官員如有缺員，不須補充，收回這些缺官的俸禄，用來充實庫藏。"

後來因爲應對政事，皇上對裴延齡説："朕所居住的浴堂院大殿的一根房梁，由於年久的緣故，似乎有蛀蝕損壞，朕想要换掉它却不能。"裴延齡回答説："宗廟的事情極爲重大，殿梁的事情極爲輕小。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使用不完的。"皇上吃驚地説："本分錢是什麽?"回答説："這是有經義證據的，愚儒庸才不能懂得，陛下正應當問臣，衹有臣知道。根據禮經，天下賦税應當分爲三份：一份供給乾豆，一份供給賓

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羸羡甚多。况陛下御膳官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飧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况一栿。"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頷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

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

> 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别庫以爲羡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虚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

客，一分供給君主的庖厨。乾豆是供給宗廟的。如今陛下供奉宗廟，即使極敬極嚴，極豐極厚，也不能動用一分財物，至於如鴻臚寺的禮賓、各國番客的開支，至於買回紇的馬錢，用一份錢物，還有許多盈餘。何况陛下御膳官厨都極爲節儉，所需用以外分賜百官充作俸禄、飧食錢等，還不能用完。由此説來，庖厨開支的剩餘，數量還多，都是陛下的本分錢。用來修葺數十座宫殿也不該有疑慮，何况一根殿梁。"皇上説："經義既是這樣，人們怎麽都不曾説起。"皇上衹是點點頭而已。又因預算建造神龍寺的用料，需要用長五十尺的松木，裴延齡上奏説："臣近日在同州尋找到整個一條山谷的樹木，大約有幾千棵，都是八十尺長的。"皇上説："人們説開元、天寶年間在附近尋求長五、六十尺的樹木，尚且不容易，必須到嵐州、勝州采購，如今爲何近處便有這種大樹木?"裴延齡回答説："臣聽説賢才、珍寶、異物，都處處常有，衹要遇到聖君就出現。如今此木生長在關中京城地區，原本爲了聖君，哪裏是開元、天寶時應該得到的啊!"

當時陸贄執政做宰相，皇上一向禮遇器重，陸贄經常在延英殿極力議論裴延齡荒誕虚妄，不可讓他掌管財賦。德宗以爲陸贄是在排擠裴延齡，對裴延齡更加厚愛。陸贄上書陳述裴延齡的過失説：

> 前年初秋，班宏去世，特下詔裴延齡接替掌管國家賦税。幾天之内，他就矜誇功勞，上奏聲稱："我已查獲隱瞞的賦税，共計二十萬貫錢，請求貯藏到别庫作爲盈餘，供給皇帝所需，永遠没有匱乏。"陛下欣然信任采納，便説委任此人得當。既然有盈餘的財錢依賴，漸漸滋長心中的欲望，興建營造漸廣，宣召索取逐漸多了起來。裴延齡致力於落實先前的話，姑且迎合聖旨，不敢報告有缺，不敢推辭困難。查獲隱瞞的賦税既然是句虚言，無法應付朝命；供辦都承受嚴格約定，苟且求得按期。於是他就搜求市場店鋪，强奪進獻；追捕民伕工匠，逼迫威脅完成工程。以詔令索取爲名，却不付給他們

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絶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脱遺，并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别敕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并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

價值；聲稱是官府出錢雇用勞力，却不付給他們傭金。都城之中，成列的店鋪爲此白天閉門；興起勞役的地方，工匠們如同幽禁的囚徒。許多州郡的百姓聚衆咒駡，阻攔訴苦充滿道路，執政者不敢加以責問，巡察者不敢對此評論。偶然有揭發裴延齡而上奏的，反被説成奸邪私黨憎惡正人君子。天子京城之中，喧囂沸騰，四方各地瞻望，效法什麽準則。使皇上心意奢侈，使萬民積聚怨恨，欺騙上天陷害君主，遠近危懼，這是他最大的罪過。統理國家費用，由度支來主管；支出收納財貨，是太府的職責。凡是太府出納，都稟承度支的文符，太府依據文符而遵照實行，度支依憑案卷而勘察核實，互相牽制，以杜絶奸詐。那些出納的數目，則每十天申奏一次；現存的數目，則每月統計奏報一次。都經過度支審查覆核，又有御史監督臨視，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確猶如指掌，清楚猶如串珠，財貨多少，决不容許隱瞞遺漏。裴延齡致力於實行奸邪諂媚，公然大肆誣陷欺詐，便上奏説：“左藏庫主管多有遺失，近來因爲檢查使設立簿書，竟在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中匹段雜貨又有一百多萬，都是文書帳簿中遺漏的，完全如同已被抛棄的物品。今日所收獲的，就是盈餘，都應移入雜庫，以供另有詔令時支取使用。”當時特别宣召進止，并依准他的奏請施行。太府卿韋少華上書直言，實在不服氣這事，明確聲稱“每月申奏，都是現存數目，請下令推求尋查，可以驗明奸詐”。兩個有關部門既然有議論争執，理應詳細辨清是非，陛下放縱裴延齡的虚妄欺詐，不加查問。以庫存的物品作爲收獲的成績，以平常貢賦的財物作爲盈餘的費用，欺騙皇上不感到畏懼，明示於人不感到慚愧，這又是他極大的罪過。

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内，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别貯

國家府庫，出納有常，裴延齡陰險狡猾兜售奸謀，詭詐多變求媚討好，便在左藏之内，以分建六庫的名義，企圖另外貯藏贏

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憸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

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群凶，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榷算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宫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

餘，以侍奉君主的私欲。豈不知君王的大體，是以天下爲家，國不足便取之於民，民不足便藉助於國家，在國家那裏是官物，在百姓那裏是私財，怎麽稱作贏餘，需要另外貯藏？這一定是取巧欺詐以變换挪移官物，踐踏法律以侵害剥奪私財，捨去這兩條途徑，他將怎樣取得財物？陛下正致力於尊崇信義，如果不加以核查裁斷，苟且致力保持，不曾有過責問。裴延齡以爲能蒙蔽蠱惑，不再有戒懼的顧慮，奸詐之威已阻止於四方，奸邪之態又施行於内府。於是蹂躪官吏，竭盡倒换財貨，把東邊的移到西邊，就是考核成績，將這裏的拿到那裏，便號稱爲盈餘，他愚弄朝廷，如同兒戲。

大凡治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民爲本，以財爲末，根本興盛則末梢自然興起，末梢壯大則根本必定傾倒。從古到今，德義樹立而物質不能豐足，士民安定而財貨不能供給，因此淪喪國家失去權位的，是不曾有過的。因此説："不擔心少而擔心不平均，不擔心貧而擔心不安定。""有德必定有人，有人必定有土，有土必定有財。""百姓富足，哪個君王不富足？"説的就是這種事情。從古到今，德義不樹立而物盡其用，士民不安定而財貨可以保持，因此國家振興在位長久的，不曾有過。因此説："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搜刮的臣子，寧可有盜竊的臣子。"不要侵奪百姓，使百姓怨恨天子。况且陛下剛剛即位，志在剪滅群凶，軍隊頻繁出動，徵求漸漸廣大，利用專賣貨物而侵剥，民不聊生。因而涇原叛徒，乘人怨恨的時機，公然進犯朝廷，都城百姓，安然不驚，反而與賊衆相隨從，肩并肩進入宫殿。雖然叛賊有粗野的本性，使他們無所不爲，但是也由於皇朝德化和恩惠没有施及，却用暴令驅使百姓，以至於釀成這樣的災禍。當時内府的積蓄，還如同山丘，最終却資助了凶徒的首領，以此利誘貪婪的士卒，這些是陛下親眼目睹的啊。

此則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宫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剥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蒼黄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内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飆，冒霜雪，逾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捍寇仇，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

所以失去人心而聚集財貨，又有什麽利益啊！聖上到達奉天以後，逆賊朱泚隨即大肆圍逼，一座小城之内，聖上屯駐其中，窘迫如同乾涸的河流，各種物資空缺。曾經要派一位行走健捷的人出城窺探賊軍，此人懇切以苦寒爲原由，跪奏乞求一件短襖套褲，陛下爲此尋求不到，最終憐憫不語地派遣了他。另外後宫之中，衣食用品曾經缺少，聖上旨意正以戰事爲急務，不忍心加重煩擾百姓，於是剥下親王飾帶上的金飾，賣掉它换成錢以購買物品。當時隨從出行的將吏，奔赴國難的兵士，急遽奔馳而來，都没有冬衣，漸漸到了結冰的季節，又没有柴草，體内飢寒交迫，外受箭石圍逼。白天則執戈振奮迅猛，夜裏則靠着城墻呻吟，凌風飆，冒霜雪，超過四十天而衆人没有離心，最終能驅逐强賊保全危城，陛下難道有嚴刑重賞而使他們這樣做嗎？祇因爲陛下不使自身富裕，不自己蓄藏財貨，能够與衆人同憂患，能够與士卒共有無，纔能使人捐軀獻身而抵禦仇寇，挨餓不離散，受凍不怨恨，臨危而不改變操守，見死而不離開君主，所謂“聖人感動人心而天下和平”，這正是徵驗。

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税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宫外廡之下，别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屬蠢賊内興，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還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内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内者，

等到重圍解除後，諸路稍稍通暢，賦税漸漸送到，貢物相繼運達，便在行宫外廡之下，另設瓊林、大盈機構。未獎賞功勞，便私相贈送玩賞，大大阻礙施行新政的期望，十分背離爲守義而死者的心願，於是輿論興起譴責，而軍士開始怨恨了。財聚人散，不正是這樣嗎！隨後適值蠢賊從内部興起，聖上出巡南方，奉天所積蓄的財貨，全都被亂軍搶光。遷往岷、梁後，每天供給不足，惟獨憑藉天命時運，於是收復京都。可知作爲天子，以得到民衆爲資本，以積蓄德義爲財富；民衆如果歸附，哪裏還擔心没有資本，德義如果樹立，哪裏還憂慮不能富足，難道貯藏在内府的，纔是自己所有的嗎！因此藏在天下的，是天子的財富；藏在境内的，是

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楀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

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聖旨，今若以罪置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

諸侯的財富；藏在糧倉箱櫃的，是農夫、商人的財富。怎能以天子的尊貴，海內的富足，來苟且行使諸侯的棄絕德義，守護農夫商人的鄙陋產業呢！陛下如果認爲多加索取可以弘揚武功，那麼建中年間的索取就沒有成功了；如果認爲多積蓄可以成爲己有，那麼建中年間的積蓄又不存在了；如果認爲曲從欲望不足以損傷治理教化，那麼建中年間的失誤損傷已經很大了；如果認爲聚結怨恨不足以導致危亡，那麼建中年間的禍亂也是極其危險的了！然而迅速能平定滔天之禍，成就中興之功的緣故，實在是因爲陛下有戒慎勉勵的志向，有罪己悔過的言辭，停止索求，崇尚節儉，發布號令，與民更新；所以神靈有感於陛下的真誠，臣民有感於陛下的心意，消恨回心，化危爲安。陛下也應當爲國家朝廷建立牢固的長遠宏圖，爲子孫黎民建立永久的美好事業，懲戒以往曲從欲望的過失，恢復日日更新的盛德之言；怎能再放縱奸邪，又施行殘暴，追悔的事情，哪可再有一次啊！臣又私下憂慮陛下采納他的讒言，落入他的奸計，以爲掠奪攫取，怨恨集於有關部門，積聚豐滿，利益歸於君主，這又是大錯，應當謹慎思慮。凡君主的昏庸與英明，關鍵在於任用的人，咎繇、夔、契之道振興，而虞舜享有睿哲的名聲；皇甫、聚、楀那樣的小人橫行，而周厲王遭到顛覆的禍患。自古何曾有小人掌權，而災患不殃及國家的啊！好比操持兵器去殺人，天下不推罪於兵器而推罪於操持兵器的主人；畜養毒蠱而害物，天下不歸咎於毒蠱而歸咎於畜養毒蠱的人家：理所必然，不可不察。

臣思慮陛下因爲裴延齡的進用，獨出聖上之心，裴延齡的言論，多順從聖上旨意，現在如果以罪正法，就好像是被衆人所排擠，因此要保護扶持，用以顯示堅決果斷。如果這樣，陛下對人自始至終的心意是美善了，却對於改過不惜、去邪不疑之道，就有

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奬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洎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采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内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扆，一紀于兹，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危，睹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毁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聽，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

所不盡完善了。如今迎合旨意自我沉默，逐漸已成爲風氣，奬勵他們講話，還害怕他們不能暢所欲言，假如又加以阻撓壓抑，誰可以貢獻忠誠。或許恐怕不明白我爲什麽要這樣説，請求用一件事做證據。比如裴延齡的凶暴狂妄，流傳散布寰宇，上自公卿近臣，下至輿臺賤吏，議論喧雜，億萬之衆，能上言的，又有幾人？陛下如果令親信博采公衆輿論，參考比較近來所聽到的，足以明察世間情况真假。臣以低賤卑微的身份，官任宰相，已經極爲崇高，又承蒙恩澤。難道不明白觀察時事依附迎合，足以保持從前的恩德，隨着衆人沉浮，免得留下重大譴責。稱病辭官引退，得到預知事情幾微的名聲；依附奸邪苟且容身，没有被嫉忌的憂患。何必急於自找苦吃，獨自與豺狼作對，對上違背歡心，對下招來讒言。實在是因爲自感平庸愚昧，一無所用；久蒙愛重信任，惟有對皇上忠誠。報答殷勤侍奉皇上，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聖上仁慈既以此寬容，愚臣也就以此自負。我隨從陛下經歷流亡遷徙的危險，目睹陛下達到振興恢復的艱難，至今追思，仍然心跳；之所以害怕翻車而驚心，恐懼毁室而悲鳴，原本是情感激發於心中，即使想罷休却不能自甘沉默啊！因事陳請，雖然已經頻頻煩擾，皇上視聽仍然高遠，未能垂示見諒明察，每每誠懇申述，以竭盡愚忠。憂慮深刻因此話語煩多，心意懇切所以言詞激動，認爲微臣自我鞏固地位的計謀就不對，爲陛下憂慮禍患的計策則忠誠。捨命侍奉君上，不敢躲避；沽名釣譽衒賣正直，我也不忍心這樣做。希望回轉聖德，爲國家深思熟慮，社稷依賴於此，哪裏衹是微臣個人的事情。

書奏，德宗不悦，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左遷。

奏書呈上，德宗不高興，對裴延齡更加厚愛。當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因事情與他們相關，都證明裴延齡矯情虚妄。德宗罷免陸贄宰相，任他爲太子賓客；張滂、李充、李銛都被免職貶官。

十一年春暮，上數畋于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群情。"後數日，上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廄馬芻草。上思延齡言，即時迴駕，下詔斥逐贄、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切諫，事遂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爲之詞，云"前後隱没官錢五十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托權勢，充妻常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并依延齡教抑之辭，具於款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冤，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虚，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嘗爲陸贄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錢穀，又無交涉。

十一年春末，皇上多次在苑中游獵，當時久旱，人情憂慮不安，裴延齡就上疏説："陸贄、李充等失去權力，心懷怨恨，如今他們擅自對衆人大講：'天下乾旱，百姓流亡，度支欠缺各軍的糧草很多。'以此激怒衆人的情緒。"過後幾天，皇上又到了苑中，正值神策軍人訴説度支欠缺廄馬草料。皇上想起裴延齡説的話，立即返回，下詔貶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銛等人，朝廷内外驚恐不安。正當裴延齡謀害在朝的正直之士，適逢諫議大夫陽城等伏在閤下懇切勸諫，事情便暫時作罷。陸贄、李充等雖已遭到貶黜，裴延齡仍然仇恨他們不止，竟偷偷捕捉了李充的心腹屬吏張忠，用杖毒打他，叫他寫供詞，説："前後貪污官錢五十餘萬貫，貪污米麥也很多，這些錢物大多用來交結請托有權勢的人，李充的妻子經常在牛車中藏着金寶繒帛送給陸贄的妻子。"張忠忍受不了毒打，全都依從了裴延齡的教唆之辭，口頭招供并簽名畫押。張忠的妻子、母親在光順門投下狀紙訴冤，皇上下詔御史臺審問，一夜便得到實際情狀，事情都是虚假的，便釋放了張忠。裴延齡又奏報京兆府妄自動用錢糧，請求叫比部審查覆核，因爲比部郎中崔元曾被陸贄所貶黜的緣故。等到崔元審查覆核錢糧後，京兆府并没有涉及這樣的事。

延齡既鋭意以苛刻剥下附上爲功，每奏對際，皆恣騁詭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慢駡，毁詆朝臣，班行爲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已，册贈太子少保。

裴延齡既然鋭意以苛刻盤剥下民依附皇上爲功勞，每當奏對之際，都放肆大談詭怪虚妄的事情，别人不敢説的，裴延齡説起來毫不猶豫，也有些是人們所未曾聽説的事情。德宗很清楚他的荒誕虚妄，衹是因爲他敢於説話没有隱諱，并且想要訪求聽説朝外的事情，因此執意任用他。裴延齡依仗這一點，以爲自己必然會得到宰相之位，更加喜好謾駡，詆毁朝臣，同在朝班的官員爲此不敢正視他。等他患病卧床，載運度支官物放到他私人家中，也没有人敢報告。貞元十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裴延齡死去，朝廷内外相互慶賀，惟獨德宗哀傷不止，册命追贈太子少保。

韋渠牟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韋範，在魏

範，魏西陽太守，後周封鄜城公。

渠牟少慧悟，涉覽經史。初爲道士，後爲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秘書郎，累轉四門博士。

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游説，捷口水注；上謂其講耨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秘書郎，奏詩七十韵；旬日，遷右補闕、内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晝漏率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語款狎，往往外聞。渠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

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奸欺多端，甚傷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趨嚮者，門庭塡委。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衒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刓蹄甘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謚曰忠。

任西陽太守，在後周時封鄜城公。

韋渠牟年輕時聰明有悟性，他廣泛閱覽經史。開始爲道士，後來做僧人。興元年間，韓滉任浙西節度使，奏請授任他爲試秘書郎，幾次改任四門博士。

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的誕辰日，皇帝在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韋渠牟及道士萬參成、僧人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韋渠牟以浮詞游説，口若懸河；皇上認爲他講論有素，聽了爲之心動。幾天後，韋渠牟改任秘書郎，奉上所賦詩七十韵；十天後，升任右補闕、内供奉，同僚起初并不看重他。皇帝在延英殿與宰相論事，大多派宦官到官署召韋渠牟到延英殿，同輩開始注視他了。年終，升任右諫議大夫。當時皇上在延英殿與執掌軍政的大臣對話，通常用二、三刻的時間，韋渠牟奏事，通常要用五、六刻的時間，皇上笑語親切，往往傳到外面。韋渠牟形態輕佻浮躁，没有士君子器度，志向不以道德爲根本，衆人知道他不能用正道啓發皇上心意。

陸贄免去宰相以後，皇上親自處理各種政務，不再委托責成宰相，宰相在朝堂衹是湊數和發行文書而已。授任刺史縣令、御史，都由皇帝自己選擇。但是皇上身居深宫，所親近信任的是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以及韋渠牟，他們都是權力超越相府的人。裴延齡、李實，奸詐多端，十分有損國體，王紹没有提出任何良策，而韋渠牟名望向來輕微，很能依仗恩寵來招引趨附向往者，門庭充滿來往的人。茅山處士崔芊徵召到朝廷，鄭隨從隱士再任補闕，馮伉從醴泉令任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都是韋渠牟推薦的。皇上既然偏聽偏信，輕浮不實者都背棄根本而炫耀邪才以求進取，不再蘊藏器度德行，都奔跑請托，磨平馬蹄説盡好話以依附韋渠牟。不久，他升任太府卿，賜金紫，又改任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追贈刑部尚書，并擬議謚號爲忠。

李齊運

李齊運者，蔣王惲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峘辟爲幕府，累轉工部郎中，爲長安縣令，職事修理。歷京兆少尹、陝府長史。

李齊運，是蔣王李惲的孫子。出仕任寧王府東閣祭酒，七次升任做到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峘徵用他爲幕府官員，多次改任工部郎中，任長安縣令，在職位上處理事務完善有條理。歷任京兆少尹、陝府長史。

建中末，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設，軍人皆悦。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而走，除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運擾攘之中，徵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應晟。收復之際，頗有力焉。

建中末年，李齊運改任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當時李懷光自山東率兵奔赴國難，晝夜兼程，等到達河中，體力疲乏，軍隊休息三天，李齊運傾盡全力犒勞，軍人都很高興。李懷光反叛後，驅兵返回退保河中，李齊運不能抵禦，棄城逃走，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當時賊軍占據京城，李晟駐軍在東渭橋，李齊運在混亂之中，徵募工匠，修築城壘，飛快轉運糧草以供應李晟。在收復京城時期，他出力很多。

貞元中，蝗旱方熾，齊運無政術，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廐宫苑使。改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内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其計慮，以决群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而已。薦李錡爲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爲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齊運被疾，歲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决。末以妾衛氏爲正室，身爲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誚。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貞元年間，蝗蟲乾旱正嚴重，李齊運没有治理的辦法，朝廷便以韓洄替代他，李齊運改任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廐宫苑使。改任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不久正式授任禮部尚書，依舊兼殿中監使。在以後十多年間，宰相在内殿奏對後，李齊運時常接着進殿，獻上他的計議，以决定衆人議論。李齊運没有學問，不知大體，衹是用好話取得信任而已。他推薦李錡爲浙西觀察使，接受賄賂數十萬。舉薦李詞爲湖州刺史，隨即本州人告發李詞貪臟，皇上因李齊運的緣故，不加追問而遣退告發的人。李齊運患病，一年多不能朝見，朝廷授任官員，常常派宦官到他的宅第咨詢决定。後來他把小妾衛氏作爲正妻，身爲禮部尚書，穿戴禮服舉行娶妻禮儀，受到有見識人士的譏笑。貞元十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

李實者，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嗣曹王皋辟爲判官，遷蘄州刺史。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爲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皋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

李實，是道王李元慶的玄孫。因門蔭入仕，六次改任做到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嗣曹王李皋徵用他爲判官，升任蘄州刺史。李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任用他爲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李皋去世後，新任節度使未到，李實主持留後事務，他剋扣軍士衣食，軍士怨恨反

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爲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

叛，謀劃殺他，李實夜裏攀援繩索下城墻逃走。返回到京城，授任司農少卿，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

貞元十九年，爲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爲京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决殺。當時言者曰："瞽誦箴諫，取其詼諧以托諷諫，優伶舊事也。設謗木，采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

貞元十九年，李實任京兆尹，司農卿及兼官依舊。不久封嗣道王。李實自從做了京兆尹，依恃恩寵固執任性，不顧法令條文，人們都不敢正眼看他。二十年春夏發生了乾旱，關中大大歉收，李實爲政嚴酷，正致力於聚斂賦税進奉，以鞏固恩寵，百姓的訴苦，他全不介意。因爲入朝奏對，德宗詢問百姓的疾苦，李實上奏説："今年雖然乾旱，穀田却長勢很好。"因此租税都不減免，百姓窮苦無處申告，便拆去房屋上的瓦木，出賣麥苗以交納賦税。優人成輔端爲此編成戲曲唱詞，形容秦民艱苦的狀况説："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像這樣的唱詞共有數十篇。李實聽後很憤怒，説成輔端誹謗國政，德宗立即下令斬殺。當時有人進言説："盲人唱誦規諫，取用他的詼諧以寄托勸誡，這是優伶過去就做的事。設立誹謗的木牌，采訪民間人士的話，本來是要通達民情，留存規勸議論，成輔端不能加罪。"德宗也深爲後悔，京城裏的人没有不咬牙切齒怒恨李實的。

故事，府官避臺官。實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轢公卿百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礬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托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録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

按照舊例，京兆府官員迴避御史臺官員。李實曾在路上遇見侍御史王播，李實不肯迴避，驅導隨從如常。王播詰責他的隨從，李實憤怒，上奏調任王播爲三原令，辭謝那天，李實當庭污辱王播。他欺壓公卿百官，隨他的喜怒，被他誣奏而貶逐的官員相繼不斷，朝中士大夫畏懼他憎恨他。他又誣奏萬年令李衆，將他貶爲虔州司馬，奏請虞部員外郎房啓替代李衆，升黜隨他的心意，倚仗權勢的神色，傲然在眉睫之間。依照舊例，吏部將奏科目，很嚴密，朝官不能通書信詢問，而李實親自到吏部逼迫趙宗儒，并且以權勢恐嚇他。前年，權德輿爲禮部侍郎，李實請托私情推薦士人，未能如願，後來他便寫了二十人的名單逼迫權德輿説："依此讓他們考中上榜，如果你不這樣做，我必定叫你出任外官，那時你就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權德輿雖然没有聽從，但

二十一年，有詔蠲畿内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剥割掊斂，聚錢三十萬貫，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實知之，自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是很害怕被他誣奏。

二十一年，皇上下詔書蠲免京城地區的欠租，李實違反詔書徵租，百姓大爲貧困，官吏大多遭受笞罰，盤剥聚斂，聚錢三十萬貫，小吏有觸犯的，立即審訊。有乞求借貸絲毫的就被處死；没有的，便説"死也不屈"，也用杖打死。京城的人無論貴賤都苦於他的暴虐。順宗守喪期間一個多月，李實在京兆府中打死十多個人，於是議論放逐他，便貶他爲通州長史。詔書發出，市民都在衣袖裏放着瓦石準備投擊他的頭；李實知道後，由月營門自苑西出去，人們相互慶賀。後來他遇到赦令酌情内調到虢州，在途中去世。

韋執誼

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

韋執誼，京兆人。父親韋浼，官位很低。

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爲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宫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南宫郎。德宗時召入禁中。

韋執誼自幼聰明俊秀有才氣，考中進士科，應試制策考爲高等，授任右拾遺，召入翰林院爲學士，年齡纔二十多歲。德宗尤其寵信他，互相唱和詩歌。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宫中，常爲顧問。德宗誕辰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令韋執誼爲畫像寫贊文，皇上叫太子賜給韋執誼縑帛作爲酬勞。韋執誼到東宫謝太子，倉促之間没有什麽話題，太子就説："學士您知道王叔文嗎？他是大才。"韋執誼因此和王叔文交往很密切。不久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起用爲南宫郎。德宗時常將他召入宫中。

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

當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談論政事得以被皇帝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吕洞等因曾經同在一起任官而相互友善，見張正一得以被召見，一同前往祝賀他。有人報告韋執誼説："張正一等人上疏議論你與王叔文的朋黨之事。"韋執誼相信了這話，藉召見應對之際，上奏説："韋成季等人朋黨聚會有非分企圖。"德宗派金吾窺探，查知他們多次相聚吃喝，於是將韋成季等六、七人全部貶逐，當時無人知道其中原因。

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爲宰相，乃自朝

到順宗即位，久病不能勝任朝政，王叔文掌權，就任用韋執誼爲宰相，於是由朝議郎、吏部

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故令執誼爲宰相於外，己自專於內。執誼既爲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曰："不敢負約爲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

及憲宗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并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户。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

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任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并賜金紫。王叔文要獨攬國政，所以使韋執誼任宰相在外，自己在内專權。韋執誼既然被王叔文推薦任用，不敢有負恩情，但迫於公衆的議論，時時提出不同意見，暗中派人向王叔文謝罪説："不敢負約立異，祇是想要共同成就國家大事的緣故。"遭到王叔文怒駡，便結成仇怨；韋執誼既然依靠他得到宰相位，也想要製造矛盾掩蓋這一事實。

到憲宗接受内禪，王伾、王叔文黨徒都被驅逐，又因韋執誼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幾個月後貶爲崖州司户。當初，韋執誼做小官時，常忌諱不要人提起嶺南州縣的名稱。做郎官時，他曾經與同事到職方司觀看地圖，每次看到嶺南州，韋執誼立即命令撤去，閉眼不看。到授任宰相，環顧所坐大堂，見北墻壁上有地圖，没有走近細看，過了七、八天，試着走上前觀看，竟是崖州地圖，他認爲不吉祥，十分厭惡，不敢聲張。等到受王叔文牽連被貶，果然前往崖州，死在貶官地。

王叔文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棋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宫。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宫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藝待詔，粗略知書，好談治理之道。德宗令他侍奉皇太子。太子曾與侍讀官員論説政道，因言及宫市的弊端，太子説："寡人見了皇上，一定極力談論這事。"諸生稱贊他做得對，惟獨王叔文不説話。講讀結束後，太子對王叔文説："剛纔議論宫市，怎麽惟獨你不説話呢？"王叔文説："皇太子服事皇上，視膳問安之外，不適合總是干預外事。陛下在位很多年了，如果小人離間，説殿下收取人情，則如何能自我解釋得清？"太子感激地説："假如没有先生，怎能聽到這番話！"從此看重他，東宫的事，倚靠他裁决。他時常與太子交談，便説："某人可任宰相，某人可爲大將，希望有一天能任用他。"私下交結當代知名人士而且想要僥幸迅速升官的人，與韋執誼、陸質、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多人，定爲生死之交，而凌準、程异，又依靠那些同黨而進用，藩鎮節帥，也有暗中行賄

其黨以進；藩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

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宫中諸黄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于翰林，爲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爲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曄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叔文賤時，每言錢穀爲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户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内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内。"王伾爲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職。叔文始入内廷，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于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矣。"

叔文在省署，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内官兵柄，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

送禮請求交結的。

德宗去世，已宣布遺詔，當時皇上患病很久，不再參預各種政務，深居宫中，設置簾帷，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候在身邊，百官上奏議事，皇上從帷帳中答覆他們的奏請可否。王伾常勸導皇上重視王叔文，宫中各黄門漸漸知道他。一天，將他從右銀臺門召入，居於翰林院，爲學士。王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友好，請求任他爲宰相。王叔文依附王伾，王伾依附李忠言，李忠言依附牛昭容，輾轉相互勾結。政事下達翰林院，王叔文决定可否，宣布給中書省，使韋執誼在外承意奏請。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曄一唱一和，稱作管仲，稱作諸葛亮，稱作伊尹，稱作周公，大凡他們黨徒僩然自得，認爲天下無人。

王叔文任小官時，常説錢穀是國家最大的根本，憑藉它可以盈縮兵賦，可以操縱市士。王叔文剛入翰林院，自蘇州司功任起居郎，不久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職，其實决定在於王叔文。幾個月後，改任尚書户部侍郎，領鹽鐵副使、翰林學士依舊。宦官俱文珍憎惡他玩弄權術，便削去他的翰林學士職位。詔書發出，王叔文大爲驚駭，對人説："我王叔文必須時時到翰林院商量公事，若不擔任這一職務，無法入内。"王伾爲他請求，纔允許他三、五天去一次翰林院，最終削去學士職位。王叔文剛剛進入内廷時，暗中謀劃密令，不露聲色，於是隨口談論他人善惡或進或退。人們没窺探出他的根本，相信他是奇才。到掌握兩使財政大權，在外朝任職，愚人智者都説："城中狐山中鬼，必定夜晚號叫藏居洞窟以加禍或加福於人，這也使人感到神奇而敬畏它；他一旦白天出來在路上奔跑，必定是没有能耐了。"

王叔文在省署，不再做他的本職事務，召引他的黨羽私下談論，謀劃奪取宦官兵權，便以故將范希朝統領京西北各鎮行營兵馬使，韓泰爲副。開始，宦官尚未覺悟，正值邊地諸將各自向中尉呈上狀書辭職，并且説正隸屬於范希朝，宦

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無幾，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劉光奇等。中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來盡心戮力爲國家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曰："羊士諤非毁叔文，欲杖殺之，而韋執誼懦而不遂。叔文生平不識劉闢，乃以韋皋意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已令掃木場，將斬之，韋執誼苦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興利除害，以爲己功。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

宦官纔醒悟到兵權被王叔文所奪，中尉纔阻止各鎮不要交付兵權。范希朝、韓泰已到達奉天，諸將不來會集，他們便返回了。不久，王叔文母親去世。前一天，王叔文在翰林院設置酒席，宴請各位學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劉光奇等。飲酒到一半時，王叔文對大家説："我的母親患病，近來我爲國事盡心盡力，不迴避好惡難易的事情，想要報答皇上的知遇重用。如果一旦失去這一官職，許多誹謗立即到來，誰肯幫助我説一句話，望諸君開誠明察。"又説："羊士諤非難詆毁我，我想要用杖打死他，而韋執誼懦弱不肯。我生平與劉闢不相識，竟因爲韋皋的意思請求統領三川，劉闢推門進來干謁，想要握我的手，難道他不是凶人嗎！我已下令清掃木場，準備斬殺他，韋執誼苦苦堅持不可。每次想到放掉這兩個賊人，令人心中不快。"又自我陳述判度支以來，興利除害，認爲是自己的功績。俱文珍隨即責問他，王叔文無話可答。

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既久疾未平，群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悦；叔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户，明年誅之。

王叔文不想立皇太子。順宗既已久病不愈，群臣内外請立太子，隨後下詔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人都很高興；惟獨王叔文有憂愁神色，而且不敢談論這事，衹是吟誦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的末句説："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爲此歔欷流淚，人們都暗自笑他。皇太子監國，貶他爲渝州司户，第二年誅殺了他。

王伾

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

王伾，杭州人。開始爲翰林侍書待詔，多次升任做到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升任左散騎常侍，依舊任翰林待詔。

伾闒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貌寢陋，吴語，素爲太子之所褻狎；而叔文頗任氣自許，粗知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决斷；韋執誼爲文誥；劉禹錫、陳諫、

王伾是卑賤小人，不如王叔文，衹是招納賄賂，没有大志，他相貌醜陋，説吴語，常爲太子所親昵寵幸；而王叔文很任性自許，粗略知書，喜好論事，順宗漸漸敬重他，但不能像王伾那樣出入無阻。王叔文召入衹在翰林院，而王伾召入到柿林院，能見到李忠言、牛昭容等。但他們各有所主管的事：王伾主管往來傳授；王叔文主管决斷；韋執誼起草文誥；劉禹錫、陳諫、韓曄、

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采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尤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絶。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卧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

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采訪打聽外面的事情。所以王伾與王叔文以及各朋黨的門庭，車馬聚集，而王伾門前尤爲盛多。珍玩賄贈，每個時節不斷。室中做一無門大櫃，衹開一個小孔，足可放進物品，用來收藏金寶，他的妻子有時睡在上面。王伾與王叔文同時被貶逐爲開州司馬。

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吕温。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吕温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爲皇太子侍讀，尋卒。

王叔文最看重的人，是李景儉、吕温。王叔文掌權時，李景儉在東都守喪；吕温出使吐蕃，被扣留半年，王叔文失敗後他纔返回。陸質爲皇太子侍讀，不久去世。

伾、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曄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异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

王伾、王叔文被貶逐後，下詔貶他們的同黨韓曄爲饒州司馬，韓泰爲虔州司馬，陳諫爲台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凌準爲連州司馬，程异爲郴州司馬，韋執誼爲崖州司馬。

韓曄

韓曄，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韋執誼，累遷尚書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刺史，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

韓曄，是宰相韓滉同族兄弟的兒子，有卓越才智，依附韋執誼，多次升任尚書司封郎中。王叔文失敗，韓曄貶爲池州刺史，不久改任饒州司馬，酌情内調爲汀州刺史，又改任永州刺史後去世。

陳諫至叔文敗，已出爲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轉通州卒。

陳諫到王叔文失敗時，已出任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酌情内調爲封州刺史，改任通州刺史後去世。

凌準

凌準，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坐叔文貶連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

凌準，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與凌準以往有交情，任用他爲翰林學士，改任員外郎。因王叔文而獲罪貶到連州。凌準精通史學，崇尚古文，撰寫《邠志》二卷。

韓泰

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户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爲伾、叔文之所重，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

韓泰，貞元年間多次升任做到户部郎中，王叔文任他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韓泰最擅長籌劃，能決策秘密事情，深爲王伾、王叔文所看重，獲罪被貶逐，自虔州司馬酌情内調爲漳州刺史，升任彬州刺史。

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

柳宗元、劉禹錫各自有傳。

程异

程异，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精於吏職，剖判無滯。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爲賓佐。

程异，京兆長安人。曾經侍候父親疾病，在鄉里以孝悌見稱。考中明經科，出仕任揚州海陵主簿。考中《開元禮》科，授任爲華州鄭縣尉。他精通吏員職事，分析判決没有滯留。杜確任同州刺史、河中節度使時，他都跟從爲賓佐。

貞元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子院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徑放利者皆附之，异亦被引用。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馬。元和初，鹽鐵使李巽薦异曉達錢穀，請棄瑕録用，擢爲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税使。异自悔前非，厲己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鐫革。入爲太府少卿、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

貞元末年，提拔授任程异爲監察御史，升任虞部員外郎，充任鹽鐵轉運、揚子院留後。當時王叔文掌權，用不正當手段放利的人都依附他，程异也被推薦任用。王叔文失敗，獲罪貶爲岳州刺史，改任郴州司馬。元和初年，鹽鐵使李巽推薦程异精通錢穀之事，請求不計較他的過失而録用，升任侍御史，再次任揚子留後，多次遷任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税使。程异自悔前非，克己盡忠，江淮錢穀的弊病，多被革除。召入任太府少卿、太卿，改任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任鹽鐵轉運副使。

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剥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爲不可。异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异請自行。議未决，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异性廉約，殁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當時淮西用兵，國家費用不足，程异出使江表以徵調賦税，并且勸説鎮守方面的人將盈餘的財物入貢，他所到之處不盤剥下民，不索取財物，經費充足，人們十分便利。由這時起他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改任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領使。議論者認爲程异從錢穀吏起家，一下子職位在百官之上，人情大爲不滿。程异自知不勝任而占據相位，以謙遜自守。一個多月，不敢掌印執筆。程异知道西北邊防軍政治理不好，建議設置巡邊使，皇上問誰可以擔任使者，程异請求自己去。他的建議朝廷還未决定，程异無病去世，當時是元和十四年四月。追贈左僕射，謚號爲恭。程异品性清廉儉約，死在官邸，家裏没有多餘財産，庶民君子都稱贊他。

皇甫鎛

皇甫鎛，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

皇甫鎛，安定朝那人。祖父皇甫鄰幾，任汝州刺史。父親皇甫愉，任常州刺史。

鎛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游，除詹事府司直。

皇甫鎛在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文學制科，授任監察御史。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因他守喪期間輕薄出游獲罪，授任詹事府司

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奸吏。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户部侍郎。時方討淮西，切於饋運，鎛勾剥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因論之曰：

> 臣日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皋、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况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亂，建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采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睿哲文明，唯天所授，凡所閲視，洞達無

直。改任吏部員外郎、主管南曹，一共任職三年，很能管制奸吏。改任吏部郎中，三次升任司農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不久授任户部侍郎。當時正討伐淮西，急於運輸軍需，皇甫鎛稽查剥奪苛刻緊急，儲備供給充足，更加承受皇上寵遇，加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皇甫鎛與鹽鐵使程异同一天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依舊。皇甫鎛雖然有做官才能，向來没有公望，他衹是以搜刮財貨來取悦於皇上，苛刻盤剥而希求得到恩寵。詔書頒布以後，群情驚異，甚至那些無識的商販，也譏笑他。宰相崔群、裴度把衆人的議論告訴皇上，憲宗憤怒不聽。裴度上疏乞求罷免相位，趁機上奏説：

> 臣昨日在延英殿陳請，敬奉聖旨，未能同意愚臣的奏議。臣私下認爲上古聖明帝王，達到治理興起教化，雖然取決於君主，也在於輔佐的大臣。所以叙述堯、舜之道，便提到后稷、契、皋陶、夔；記録太宗、玄宗的德行，便提到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從古到今，没有不任用輔佐大臣而能獨自治理天下的君主。何况如今的天下，與十年以前不同，正當驅使文武大臣，肅清寇亂，建立升平的事業，已經取得了十之八九。但是華夏的安定與否，關鍵在於朝廷，朝廷的輕重，在於宰相。臣很愚鈍，朝夕恐懼，常常認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加日月的光明，推廣天地的恩德。於是使得每件事都煩勞聖心，所以平賊安民，如此費力，實在是由於臣輩不稱職的原因。正期望陛下博采衆人的議論，廣求符合人們希望的人，召入輔佐，責成他們推行教化；皇上却忽然選取卑微的人，將他列於重要地位，首先使朝廷上的官員，相互驚駭，接着使街坊市場，互相喧呼譏笑。臣估計遠近傳聞，與京城没有不同。爲什麽呢？天子如同殿堂，宰臣如同臺階，臺階高則殿堂高，臺階低則殿堂就不能高了，選用宰相失當，那麽天子就没有尊嚴了。臣認爲陛下智慧文明，惟有上天授受，凡所閲覽，洞察無遺。所以近來

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割剥，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勸誡，或爲奏論，庶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喻，直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擾，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鎛，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圖之。倘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偽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且與亦得。

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足惜，惜

選任宰相，即使德行不能周濟事物，才力不能匡救時事，衆望所歸，都有可取之處。況且皇甫鎛自從掌管財賦以來，衹致力於剥奪，以苛刻爲精明，以煩瑣爲明察。自京北、京西城鎮以及各個官署部門和遠近州府，衹要是仰靠度支的地方，無不切齒痛駡，情願吃他的肉；還依賴臣等常加勸誡，或者上奏議論，各種事務之中，迫使互相調濟。近來淮西各軍的糧草，應支出五成錢，其實衹給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都想叛離。臣到行營，纔暫且安慰曉諭，但他們拖延不前進的原因，是供給軍需漸漸困難，衹要都能前行，必有厚賞，以此約定，然後責成供給軍府，暫且支付九月一日兩成以上錢，都應當努力，纔可以小安，不然必定會出現潰散。如今舊兵都向淄青討伐，忽然聽説皇甫鎛做了宰相，就必然會相互驚擾，以爲又會發生以前的事，又會出現無處上訴的憂慮。雖然侵奪苛刻不少，但遺漏也多，所以停止戰事之後，經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這事還可以。衹因皇甫鎛性情狡詐，言語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他能對上迷惑皇帝視聽，足見他極爲奸邪。程异雖然人品凡俗，但心事平和，處在叢雜的事務中，有時也能得力，但升任他爲宰相，便處在公卿之上，確實也不適宜。像皇甫鎛，天下的人對他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他爲輔佐之臣，列位在宰相班子中，實在恐怕不可以，臣希望陛下反復考慮。如果陛下接納臣的誠懇請求，迅速賜下詔令改换他的官職，以符合天下之望，那麽天下十分慶幸。臣謹聽説李偽患病，也請求入朝，那麽像浙西觀察使職，暫且授任他也合適。

臣知道一言出口，必定冒犯天威，衹要能使建議實行，臣甘心獲罪。今天臣如果不退職，天下人説臣有負恩寵；如今退職既然不被允許，建議又不被聽取，臣如火燒心，如箭穿身。臣自身不足憐惜，衹顧惜陛下今

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蕩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

天的事務。爲什麼這樣説？淮西平定後，河北都安寧了，王承宗拱手割地，程權隻身赴朝，韓弘帶病討賊，這難道是京城的氣力能制服他們聽命，祇是朝廷的處置能使他們心服。如今已經開拓中興，再造華夏，陛下怎能忍心自己破除，使億萬民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所有君子，都想痛哭。况且陛下任命臣子的本意，怎能與常人一樣，臣子侍奉陛下的心思，怎敢與衆人相同？所以臣冒死反復上奏，如不足以鑒戒，臣當伸頸受責。陛下任用一個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對臣又有什麼損失，對陛下實在有所傷害，臣不勝憤慨惶恐到了極點。

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娱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鎛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爲朋黨，竟不省覽。

當時憲宗因爲世道逐漸平定，想要肆意娱樂，池臺館宇，多加裝飾，而程异、皇甫鎛探知皇上旨意，多次上貢盈餘的錢財，以備籌劃建築，因此皇帝獨排衆議任用他們爲宰相，皇帝見了裴度的奏疏，以爲是朋黨之争，最終没有考慮而醒悟。

鎛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内外官俸錢以贍國用；敕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事方罷。時内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鎛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鎛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爲然，由是鎛益無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鎛心嫉之，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群有公望，爲搢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鎛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曰："昨群臣議上徽號，崔群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黜群爲湖南觀察使。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叶爲奸謀，薦引方士柳泌、僧大

皇甫鎛知道公衆議論不贊同他任宰相，更加以諂媚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上奏減少内外官俸錢以贍濟國家費用；詔令發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這事纔停止。當時内庫拿出積壓多年的貨物交付度支估價，這些貨物全都陳腐朽爛，皇甫鎛都用高價買下，用來供給邊軍。羅縠繒綵，一見風就斷裂了，一經手就散壞了，軍士怨怒，把它們都堆積起來焚燒了。裴度奏事，順便説到邊軍焚燒賜物的事，皇甫鎛便伸出他的脚上奏説："我這靴子便是内庫拿出的，臣用二千俸錢買了它，堅韌可以長久穿，士兵所説的不可穿用，都是騙人的。"皇帝信以爲真，於是皇甫鎛更加肆無忌憚。裴度有領兵討伐叛軍的功勞，皇甫鎛心中嫉妒他，便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力排擠裴度出任太原節度使。崔群有衆望，爲士大夫所尊重，他多次談論時政的弊端，皇甫鎛憎惡他，藉議論憲宗尊號的事情，上奏説："昨天群臣商議皇上徽號，崔群對陛下捨不得用'孝德'二字。"憲宗憤怒，貶黜崔群爲湖南觀察使。皇甫鎛又與

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鎛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

金吾將軍李道古狼狽爲奸，引薦方士柳泌、僧人大通，説他們可使皇上長生不老。皇上對中尉吐突承璀的恩寵没人能比，皇甫鎛用重禮賄賂取得他的歡心，因此得到宰相職位。

穆宗在東宫，備聞鎛之奸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皇甫鎛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剥下爲徇公，既鼓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虚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奸人，罪在難捨。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典。"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虚誕，仍便奔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奸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穆宗在東宫爲太子時，詳知皇甫鎛的奸邪，等到守喪期間，處理政事之日，下詔："皇甫鎛器度才識本來凡俗，品性險惡狹隘，行事無所顧忌，文章無一可觀，雖然很早入朝做官，但他一向違背公望。自從他掌管國家財政，正值戰事興起，他以盤剥部下爲公，從而激起衆怒，他以僞裝欺騙爲孤直中立，用以堵塞人言。等到做了宰相，更加敗壞時政，不知治理國家的大體，不考慮安定邊疆的長遠計劃，三軍常有受凍挨餓的憂慮，百姓深受窮困疾病的弊害。事情全都弄虚作假，言詞都是虚妄誣陷，遠近皆知，朝野同怨。而且他又恣意尋求方士，對上迷惑前朝，暗中勾通奸人，罪責難以寬恕，應當放逐殺戮，以刑法論處，使他貶黜荒遠，尚存寬大刑法。"又下詔説："處士柳泌時常心懷邪門旁道，對上迷惑先朝皇帝，本意求取官位，想要疑惑衆人，自知虚妄荒誕，於是便逃跑了。僧人大通醫方不精通，藥術很虚假。已經招致禍害，他們都是奸邪，國家本有制定的刑罰，人神應當共同唾棄，應交付京兆府判決重杖一頓處死。"

柳泌本曰楊仁力，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群仙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爲天台長吏，因以求之。"起徒步爲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潾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采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鎛與李道

柳泌本來叫楊仁力，年輕時學習醫術，説話多荒誕虚妄。李道古奸邪虚僞擅長鑽營，與柳泌密謀求取進升，告訴給皇甫鎛，因此召入宫中。自稱能找到靈藥，説："天台山有很多靈草，是群仙會集的地方，臣曾經知道，而自身的力量不能得到。希望任天台長官，趁此求取靈藥。"柳泌自平民出仕任台州刺史，并賜金紫。諫官論奏説："衆多聖君也有喜愛方士的，也授與官號，却不曾令他執掌政務治理民衆。"憲宗説："煩勞一郡之力而得到神仙長壽，臣子對於君父是多麽愛戴啊！"於是没人再敢提及。裴潾因極力勸説被貶黜。柳泌到天台任職，驅迫役使下吏百姓到山谷間，揚言采藥，急躁鞭打下吏百姓。一年多一無所得，他害怕詐騙敗露獲罪，舉家逃入山谷。浙東觀察使派人追捕，將他押送到京城，皇

古懇保證之，必能可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内官懼非罪見戮，遂爲弒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歲，久得藥力。又有田佐元者，鳳翔虢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金，白衣授虢縣令。初，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矯？"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鎛卒於貶所。

甫鎛與李道古懇切爲他擔保，一定能得到靈藥，便令他待詔翰林院。憲宗服食了柳泌的藥，日益煩躁，喜怒無常，宦官懼怕無罪被殺戮，於是弒殺憲宗。大通自稱年紀已有一百五十歲，是長期得到藥力的原因，又有田佐元，是鳳翔虢人，自稱有奇術，能將瓦礫變成黄金，他從平民授任虢縣令。當初，柳泌被關押在京兆府，獄吏呵叱他説："你何苦要作這樣虚妄的事情？"柳泌説："我本來没有這種心思，是李道古教我的，并且説這樣能活四百歲。"京兆府獄吏防範周密，害怕他隱化，等到解衣處死刑時，他没有一點異常變化，衹不過渾身都是灼燒的瘢痕罷了。皇甫鎛死在貶官之地。

皇甫鏞

鎛弟鏞，端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爲殿中侍御史，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鎛爲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太盛，每弟兄宴語，即極言之，鎛頗不悦。乃求爲分司，除右庶子。及鎛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爲國子祭酒，改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皇甫鎛的弟弟皇甫鏞，是正直之士。他也考中進士科，連續在宣歙、鳳翔節度幕府任從事，召入任殿中侍御史，改任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當時皇甫鎛爲宰相，主管度支，特别受到皇上恩寵。皇甫鏞厭惡他氣勢太盛，每次弟兄飲酒談心，便極力勸説，皇甫鎛很不高興。皇甫鏞便請求在東都任職，授任右庶子。等到皇甫鎛獲罪。朝廷平時知道皇甫鏞有先見之明，不給他加罪，召入任國子祭酒，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年，授任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終年四十九歲。皇甫鏞能寫文章，尤其擅長詩歌，樂於此道用來自娱，輕視世俗事務，當時的名士都與他交往。他有文集十八卷，撰《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而矯誕無忌，妒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不泣下沾衿，其守正效忠，爲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爲人主也，忠良不用，讒慝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斡運六合，斟酌萬

史臣曰：奸邪陷害正直，自古就有；但虚僞荒誕無所忌諱，嫉妒賢能傷害善良，没有像裴延齡、皇甫鎛這樣過分的。臣每次讀陸丞相議論裴延齡的奏疏，没有一次不淚下沾衿，他守正效忠，爲了國家大計，如果不是正人益友，怎能這般激動而冒險！奇怪的是德宗身爲君主，不任用忠良，衹寵信邪惡，以至於身遭流亡國遇艱難，幾乎使大唐王朝覆滅，還獨自相信裴延齡的正確，不覺悟盧杞的罪過，可悲啊！韋執誼、王叔文，利用時勢推行邪僻，還想要掌管天下，統理

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材睿斷，翦削厲階；洎逐群、度而相异、鎛，蓋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鎛害善，爲國蠹蟲。裴、陸獻替，嫉惡如風。天聽匪諶，吾道斯窮。

萬事；劉禹錫、柳宗元各位儒生，追逐市利臭味，何等地狂妄啊！憲宗雄才明斷，剪除禍端，待到貶逐崔群、裴度而任程异、皇甫鎛爲宰相，這也是晚年受到妖邪的蠱惑，又讓人怎麽説呢！

贊曰：貞元年間的風氣，喜好奸邪憎惡忠直。裴延齡、皇甫鎛陷害賢良，是國家的蠹蟲。裴度、陸贄諍言進諫，嫉惡如風。君主不能信任，我道從此窮盡。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八十六

竇參（從子）申（附）　齊映　劉滋（從兄）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參

竇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參貴贈吏部尚書。

竇參，字時中，是工部尚書竇誕的玄孫。父親竇審言，任聞喜尉，因竇參顯貴而追贈他爲吏部尚書。

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强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竇參熟悉法令，通曉政務治理，性情端莊嚴肅，剛强鯁直而且果斷。年輕時因爲門蔭的庇護，幾次升官做到萬年尉。當時同僚中有位在官署值班的人，天色將晚時，他聽説親人病了，請求竇參代替他值班。適逢這天夜裏有獄囚逃亡，京兆尹依照值班名册，將要上奏，竇參立即請求說："他由於來不及寫請假報告，我竇參實際上代替他值班，應當給我處以罪罰。"因此貶竇參爲江夏尉，人們認爲他有義氣。

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凶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參，參不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僚於尚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

竇參多次升任奉先尉。縣裏有個叫曹芬的人，名籍隸屬北軍，曹芬平時凶暴，因爲喝醉酒毆打他的妹妹，他的父親不能解救女兒，便投井而死。竇參拘捕審理曹芬兄弟判處死罪，衆官都請求等待他們守喪期滿再處決，竇參說："兒子因爲父親而生，父親由於兒子而死，如果因守喪而延緩處罪，這是殺父而不獲罪。"於是正法而杖殺他們，全縣畏伏。竇參改任大理司直。巡査江淮案獄，停留在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十分傲慢，不到郊外迎接他，衹是派遣軍吏傳達問候，竇參以嚴正的話語譴責他，陳少游後悔害怕，急忙去見竇參，竇參不等他來到就渡過長江離去了。竇參回朝上奏符合旨意。當時婺州刺史鄧珽因貪贓八千貫獲罪，鄧珽與宰相以往有交情，又適逢大赦，想要免去贓款。皇上下詔百官在尚書

彝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爲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後累佐曹王皋，以正直强幹聞。

省聚議，官員們大多迎合宰相的意見，惟獨竇參堅持依法論處，最終收回了贓款。第二年，竇參授任監察御史，奉命出使審查湖南判官馬彝一案。當時馬彝檢舉屬下縣令貪贓犯罪達一千貫，被犯罪者的兒子通過權貴寵臣上奏誣陷馬彝，竇參最終辨明馬彝無罪。馬彝實際是有才能的官吏，後來他多次輔佐曹王李皋，以正直能幹聞名。

參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參决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識所嗤。尋兼户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參曰："此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泌亦戲答以遣之。

竇參改任殿中侍御史，改任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不久，升任御史中丞，他不避權貴，治理獄案以嚴厲著稱。多次承蒙皇上召見，議論天下大事，又與宰相的看法多有不同，皇上很器重他，有時令他參預決策大事。當時的宰相很忌妒他，對他多加排擠壓抑，也没有辦法傷害他。然而竇參往往任情破壞法規。最初議定百官俸錢，因爲他曾經任大理寺司直，偏向這些官員，因此供給俸錢多於大理寺丞；又制定百官官位的品級，最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因爲他憎恨太子詹事李昇，便調移太子詹事班列退居在各府尹之下，很爲有見識的人所譏笑。不久兼户部侍郎。當時京城地區有户人家的猪生下的小猪是兩個頭四隻脚，有關部門想要奏報，竇參説："這是猪禍，怎麽可以報告皇上！"命令扔掉這頭猪。這時，郊外一頭牛生下有六隻脚的牛犢，太僕卿周皓報告宰相請求上奏，李泌也用戲謔回答打發了他。

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封，參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參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

已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的兒子陳正儀請求世襲封號，竇參在尚書省門上鄭重寫道："陳少游兼有將相的崇高地位，在國家危難之際改變節操，君上含羞忍辱，没有揭發挑明，愚蠢的兒子是什麽用心，却要求取得傳襲。"陳正儀很恐懼，不敢求封而離去。當時神策將軍孟華立有戰功，被大將軍所誣奏，聲稱孟華謀反，又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先前陷落在吐蕃中，很久纔自己逃出來，被部下誣告暗通吐蕃：都論處死罪，他們無法自我辯白，竇參全都審理清楚并釋放他們，由此人們都注視而寄希望於他。

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

第二年，授任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次宰相隔天在延英被皇

延英召對，諸相皆出，參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爲辭，實專大政。參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既憚參，饋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參。竇申又與吴通玄通犯事覺，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參郴州别駕，貞元八年四月也。

上召見應答，各位宰相都退出來了，竇參必定留下很久，以度支事務爲藉口，實際專斷大權。竇參没有學問，衹是多任用親信黨羽，使他們居任要職，作爲耳目，四方藩鎮節帥，都害怕他。李納因爲害怕竇參，常贈送很多財物，外表顯得敬重竇參，實際上暗中離間他。皇上的親信，大多指責詆毁竇參。竇申又與吴通玄狼狽爲奸事情敗露，竇參任性好惡，依仗權勢貪利，不知限度，終於因此失敗。貶任竇參爲郴州别駕，當時是貞元八年四月。

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參宰衡，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竇參在彼，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贄奏曰："臣面承德音，幸奉密旨，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内絶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參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迹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顔，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

竇參到了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贈送竇參五千匹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竇參有隔閡，便詳細把這事上報給朝廷；另外有宦官出使在路上遇到劉士寧的使者，也奏報了這事。德宗大怒，想要斬殺竇參。宰相陸贄説："竇參與臣没有情分，藉事報仇，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臣身爲宰相，應存公道，就竇參的罪行來講，置他於死刑，恐怕使用的刑法太過分了。"於是暫且停止。不久皇上又派宦官對陸贄等人説："卿等人的上奏，對於大局雖好，但竇參交結内外，他的用心難以推測，朕尋思情狀，他的事情很明白。另外竇參在那裏，與各位節度使交結通氣，國家的事情重大，卿等迅速進上文書處理。"陸贄上奏説："臣當面稟承德音，有幸奉接密旨，都以國家爲論，又知根源已經審理清楚，怎敢不與皇上同樣憂憤，内心斷絶疑慮，怎願遲疑徘徊，再留下顧慮。衹是因爲竇參曾經擔當重任，他稱得上是大臣，進退之間，還應有禮，誅殺之時，不可没有名義。劉晏長久主管財貨，當時也招來誹謗，到施加罪名責罰時，事情不分明，叛逆者既可因此爲藉口，衆人也爲他心懷憐憫。用刑模糊不明，傷害連累不輕，前事之例不遠，應當慎重考慮。竇參近來主持國政，過分依仗恩寵，貪受財貨，任用放縱親信朋黨，這是朝廷同議，天下共傳的。至於他暗中心懷反叛，將要興起大惡，迹象既然没有外露，人們無從知曉。臣等親自奉接聖旨，議論施加刑法，衹是聽説他有凶險的意圖，還不清楚勾結的緣由。況且在於衆人的流言傳説，又從什麽地方詳細瞭解呢，忽然對他執行嚴

難定罪名，乞留睿聽，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已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參時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

峻的懲罰，人們必然會説冤枉誣陷，群情震驚，事情也非同小可。如果不交付宫外有關部門審問，就恐怕難定罪名，乞求留待聖明，再稍加詳審思量。竇參對於臣，平時也没有情分，這是陛下本來就知曉的，還有什麽顧念，臣每次都要營救他，確實因爲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希望的是法典刑罰不濫用於清明之時，君主之道免得有損於聖明德行。”於是再次貶任竇參爲驩州司馬。他的兒子竇景伯，發配泉州；女兒尼姑真如，罰爲郴州隸人；他的財物婢妾，用驛車送到京城。竇參當時深爲左右宦官怨怒，誹謗不止，他來到驩州，賜死在邕州武經鎮，終年六十歲。

竇申

竇申者，參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參曰：“臣無强子侄，申雖疏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亦不悛。

竇申，是竇參同族兄弟的兒子。多次升官做到京兆少尹，改任給事中。竇參特别喜歡他，每次擬議授任官員，大多詢問竇申的意見，竇申有時泄露給别人，用來招權受賄。竇申所到之處，人們把他看成喜鵲。德宗聽説了這種事，多次告誡竇參説：“卿日後一定被竇申連累，不如使他出任外官以遮掩衆人的議論。”竇參説：“臣没有親近的子侄，竇申雖然是遠親，臣平時喜愛他，不忍心使他遠出，臣請求保證他不再犯其它事。”皇帝説：“卿雖然自己保證，對衆人的議論怎麽辦？”竇參堅持前邊的説法。竇申也不改正前非。

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吴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争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吴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其毁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則之爲昭州司馬，吴通玄爲泉州司馬，竇申爲道州司馬。不旬日，貶參郴州别駕，即日以陸贄爲宰相。明年，竇參再貶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并細微，不比竇參，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并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

兵部侍郎陸贄與竇參有隔閡。吴通微弟兄與陸贄同在翰林院，一起承蒙德宗眷顧禮遇，也争寵不合。金吾大將軍、嗣虢王李則之與竇申及吴通微、吴通玄友好，便一同排擠陸贄。陸贄主考貢舉，他們説陸贄主考貢舉不實。吴通玄取宗室女子爲外妻，德宗知道他們詆毁陸贄，便令人探察，詳細得知他們爲奸情狀，於是貶李則之爲昭州司馬，吴通玄爲泉州司馬，竇申爲道州司馬。不到十天，貶竇參爲郴州别駕，當天任陸贄爲宰相。第二年，竇參再貶往驩州。德宗對陸贄説：“竇申、竇榮、李則之勾結一同做惡，無所不至，又都細小隱微，不像竇參那樣，請斟酌商量處置，將他們所有親朋密友，都發遣到荒遠的地方。”陸贄上奏説：

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參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疏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并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群。竇參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八九。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并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摇。臣等商量，除與竇參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

竇參犯罪，的確應當誅殺，聖德度量廣大，務在顧全事體，特地放寬嚴刑，俯就赦免餘生。有始有終的恩德，確實足以感動百官；仁愛温暖的慈惠，不止是有幸於人們。所擬議貶官的事，臣已恭謹地在另一奏狀上詳細叙述。竇申、竇榮、李則之等人，既然都是同惡，原本也難以寬容；然而因爲獲罪相同，法律有首犯從犯之分，首犯應當從重，從犯應該從輕。竇參既然承蒙聖恩憐惜而保全了他的性命，竇申等人也應當減罪降刑。另外在黨羽之中，也有善惡的差别，稍微加以區分，足以彰明懲罰勸勉的意義。竇榮與竇參雖然不是近屬，也十分相親，然而在親近密切之中，竇榮都没有做邪惡的事。頻頻聽到激憤之辭，屢屢抒發正直之言，因此漸漸構成猜疑嫌隙，晚年特别被疏遠忌恨。如果論處現有的陰謀事情，那麼還未推究出原由，如果依據近來的行爲，應該不至於是凶險之徒，恐怕需要區别不同，以表示周密公允。臣等人商量，竇榮再貶遠地任官，竇申、李則之一并除名流放，希望允許從輕的法典，以符合好生的恩德。大凡趨附權勢，是時下俗人的常態，如果没有出衆的高尚節操，怎能獨立不群。竇參長久玷辱宰相職位，特别承蒙恩寵，君主所任用的，誰敢不依從。有的人在他門下交結游處，有的人與他拉攏表示有親戚關係，有的人因受他偏愛而被任用，有的人被他屢屢推薦高升，像這樣的人，十有八、九。如果聽從流俗的議論，都稱他們爲黨羽親信，假如不是特别與竇參相互親近的，怎能一概隨從貶官受連累。况且竇參的罷相貶黜，都快要有一年了，凡是私黨近親，當時都已牽連獲罪，人心早已安定，不可再次動摇。臣等人商量，除了參預竇參陰謀邪事的人以外，一律不加追問。

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南。既賜參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皇上下詔同意，由此竇申等人得以發配流放嶺南。賜竇參死後，便用杖打死竇申，各位姓竇的都被貶逐，竇榮得以免死。

齊映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親齊圯，試任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

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脱身歸東都，河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

齊映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授任河南府參軍。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徵用他爲掌書記，多次授任監察御史。令狐彰病重，齊映草擬遺表，趁與令狐彰謀劃後事的時機，齊映勸説令狐彰上表請求朝廷派人代替自己，令兒子令狐建返回京城，令狐彰都聽從他，并把女兒嫁給他。令狐彰去世後士兵變亂，齊映脱身回到東都，河陽三城使馬燧徵用他爲判官，上奏任他爲殿中侍御史。

建中初，盧杞爲宰相，薦之，遷刑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爲判官。映口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緩不曉兵家事，部將有李楚琳者，慓悍凶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

建中初年，盧杞任宰相，推薦齊映，升任刑部員外郎，正值張鎰任鳳翔節度使，上奏推薦他爲判官。齊映有辯論才能，很熟悉軍事，多次因論奏符合旨意，不久轉任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叛賊朱泚逼進鳳翔。張鎰懦弱遲緩不懂得用兵的事，部將中有個叫李楚琳的，慓悍凶暴，軍中都害怕他，乘機要陰謀作亂。先前幾天，齊映與同僚齊抗覺察到他的陰謀，便告訴張鎰，請求提早圖謀。張鎰不聽從齊映的話，竟顯示他的寬大，召來李楚琳對他説："我想要讓你出使在外。"李楚琳恐懼，當天夜裏作亂，殺掉張鎰以響應朱泚；軍中很多人爲齊映指引道路，因此他得以免遭災難。於是他奔赴奉天皇帝臨時出外停留的地方，授任御史中丞。

興元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皙長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

興元初年，齊映跟從皇帝到梁州，每當經過危險地區，齊映常常拉着馬轡。恰遇皇帝所乘的馬突然受驚，奔跳十分厲害，皇帝擔心傷着齊映，叫他扔掉轡繩，齊映堅持緊握了很久，馬纔平静下來。皇帝問他這樣做的原因，他説："馬奔跳起來，不過使臣子受傷；如果扔掉轡繩，萬一冒犯了皇上，即使臣罪該萬死，又怎麽能彌補過失？"皇上嘉獎不止。在梁州，授任給事中。齊映白皙高大，説話聲音嘹亮清朗。皇上從山南回京；常令齊映侍奉在身邊，有時令他作爲前驅，到達城邑州鎮，讓齊映宣布詔令，皇帝更加親近信任他。這年冬天，齊映改任中書舍人。

貞元二年，以本官與左散騎常侍

貞元二年，齊映以原有官職與左散騎常侍劉

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謙和美言悦下，無所是非，政事多决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摇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爲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忤旨，映連請爲左丞、御史大夫。

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爲相，延賞罷相爲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瓶高八尺者以獻。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

劉滋、給事中崔造一同授任平章事。劉滋端莊雅静穩重寡言，齊映謙和美言和悦待人，没有什麽是非，政事多取决於崔造。不久，崔造患病，齊映執掌國政，趁機也敢於談論政事。當時吐蕃多次入侵，人心動摇，并且傳説皇帝要出行躲避戎狄。齊映上奏説："戎狄騷亂華夏，是臣的罪過。如今人情震動恐懼，説陛下整理行裝準備乾糧，臣聽説大的幸運不能兩次降臨，陛下爲何不與臣等縝密謀劃呢?"説完俯伏流涕，皇上也爲之感動。當時給事中袁高違背旨意，齊映接連請求任他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

齊映在東都應考進士科及宏詞科時，張延賞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待齊映很好。等到齊映做了宰相，張延賞罷免宰相爲左僕射，他多次籌劃時事叫齊映實行，并且爲親近的人求取官職，齊映大多不答應。張延賞很憤怒，説齊映不是做宰相的材料。貞元三年正月，貶齊映爲夔州刺史，又改任衡州刺史。七年，授任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齊映常認爲自己不久前做宰相，没有大的過錯却被罷免，希望能再次召入任宰相，便聚斂錢財貢奉，并大造金銀器用來迎合皇帝旨意。先前，銀瓶最高的有五尺多，李兼任江西觀察使，就進呈了六尺高的。到這時，趁皇帝生日端午節，齊映製做八尺高的銀瓶獻上。貞元十一年七月齊映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追贈禮部尚書。

劉滋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説苑》撰《續説苑》一十卷以獻，玄宗嘉之。

滋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爲諫官，拜左補闕，改太常卿，復爲左補闕。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

劉滋，字公茂，是左散騎常侍劉子玄的孫子。父親劉貺，開元初年任左拾遺，父子兩代擔任史官。劉貺依照劉向《説苑》撰寫《續説苑》十卷呈獻，玄宗嘉獎了他。

劉滋年輕時因爲門蔭的庇護，調授太子正字，歷任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推薦劉滋可以勝任諫官，授任他爲左補闕，改任太常卿，再次任左補闕。劉滋辭官侍奉母親回到東都，河南尹李廙上奏推薦他爲功曹參軍。不久，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升任屯田員外郎，改任司勛員外郎，主管南曹，他勤勉職事，孜孜守法。升任司勛郎中，多次授任給事中。隨從皇帝到達奉天，他改

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任太常少卿，主持禮儀。興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洪州主持選官事務。當時京城地區正值寇盜掠奪之後，國內遭受蝗旱災害，穀價飛漲，參加選舉的人不能奔赴京城選調，便命令劉滋在江南主持選官，以便利江、嶺的人，當時稱爲盡職。

貞元二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吏部尚書。竇參以宰相爲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嫉惡，掌選多所發擿更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

貞元二年，劉滋升任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擔任宰相没有什麽創建奏論，衹是一味謙讓，潔身謹慎膽小怯懦而已。三年正月，任原有官職，罷免宰相。四年，劉滋再次任吏部侍郎。六年，升任吏部尚書。竇參以宰相任吏部尚書，劉滋換任刑部尚書。不久，御史臺上奏彈劾劉滋以前任吏部侍郎時選任官吏有頂替，下詔剥奪他的金紫階。劉滋精通經學，善於提出主張，品性廉潔刻苦，嫉恨邪惡，主持選官時揭露冒名頂替者很多，弄虚作假的人尤其害怕他。十年十月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陝州大都督。

劉贊

滋從兄贊，大曆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鄠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劍南還朝，途出於鄠，贊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榛藂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

劉滋的堂兄劉贊，是大曆年間左散騎常侍劉彙的兒子。年輕時因門蔭的庇護補任官職，多次授任鄠縣丞。宰相杜鴻漸從劍南回朝，途中經過鄠縣，劉贊精心置辦儲備供需。杜鴻漸的判官楊炎因劉贊是名儒的兒子，推薦他，多次授任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任宰相，提拔他爲歙州刺史，以勤勉幹練聞名。有位老婦人在草木叢中拾柴時，猛獸將要咬她，幼女呼號着與猛獸搏打相救，母子一起免遭傷害。宣歙觀察使韓滉上表陳述這一特殊事迹，加授劉贊金紫之服，又升任常州刺史。韓滉入朝任宰相，劃分先前統轄的地區爲三道，以劉贊任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劉贊在宣州任職十多年。

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强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劉贊的祖父劉子玄是開元朝的一代名儒，父親劉彙博通經史，惟有劉贊没有學問，衹以强猛樹立威嚴，官吏害怕他，叠足而立不敢輕舉妄動。宣州是國内的富饒地區，劉贊長久任觀察使，大量聚斂財貨，致力於貢奉以企求恩寵。他的子弟都缺少家教，即使小小年紀，便對人輕侮傲慢，人們鄙薄他們。貞元十二年劉贊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吏部尚書。

盧邁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爲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饑，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爲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年輕時以孝順友愛謹慎厚道見稱，深受叔舅崔祐甫的親近器重。以精通兩經考中明經科，歷任太子正字，藍田尉。因書判優異，授任河南主簿，充任集賢校理。朝臣推薦他的文章德行，升任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盧邁因叔父兄弟姊妹都住在長江邊，正值蝗蟲災害饑荒之年，懇求任江南州郡屬官，於是授任他爲滁州刺史。召入任司門郎中，升任右諫議大夫，他多次上表談論時政得失。改任給事中，正遇考核官吏成績，盧邁堅決推讓，認爲授官時間短，没有政績，不敢擔當上等考績，當時人爲此尊重他。升任尚書右丞。

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爲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亘以假寧常式，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誡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由是亘坐罰俸。

將作監元亘承當代理太尉祭祀昭德皇后廟，因爲是元亘的家忌之日他便不受誓誡，被御史上奏彈劾，皇上下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中議論。盧邁上奏說："臣依據《禮記》，大夫、士人將要參加公祭，已經承擔照料洗濯祭器而父母死，仍要奉祭。又依照大唐禮儀，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周親之喪，齋祭中有疾病，就回家不侍奉祭事，却都没有在忌日不受誓誡的條文。即使休假探親條令規定忌日給假一天，而《春秋》的本義，是不因家事推辭王事的。如今元亘以休假探親的常規，而違背代理祭祀的新命，斟酌其輕重，誓誡是祀事中很莊嚴的，比較其禮式，忌日是尋常之制，詳細查尋典章依據，事情關係祭獻，不應該以忌日爲藉口。"於是元亘獲罪被處罰俸禄。

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决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迟，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吊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

盧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年多，升任中書侍郎。當時大政取決於陸贄、趙憬，盧邁謹慎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并且友愛恭敬謙遜。盧邁的堂弟盧迟，爲劍南西川判官，死在成都，到洛陽安葬，靈柩路過京城，盧邁上奏請求到城東哭吊盧迟的靈柩，皇帝允許。近代宰臣大多自以爲尊貴，三服内的親屬，有的不互相往來而親臨吊問；然而盧邁獨自超脱輕薄風俗，請求臨吊堂弟的靈柩，士君子稱贊他。

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

十二年九月，盧邁在政事堂中風，用肩輿抬回家，他上表請求罷官，皇上不允許，詔令宰相

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爲嗣。

到他的宅第探問病情。從這時起他共上表五次，堅決請求退休，皇上下詔說："卿操行正直，器識博大，自從擔任宰相以來，更見忠誠清廉。正當藉助你的謀略，忽然遭遇疾病，歲月長久，表章屢屢奏上，陳述請求再三，謙遜之情難以强奪。暫且完備養賢之禮，應當給予你優閑的官階，你辭官的誠意，雖然極爲懇切，俯從上奏，確實因此茫然。"於是授任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盧邁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太子太傅，官府贈送辦理喪葬用的布帛。盧邁兩次娶妻都没有兒子，以堂弟的兒子盧紀爲嗣子。

崔損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曆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翃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户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於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并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顒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

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宫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宫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爇，摧毁略盡，其宫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宫處修創，冀久遠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議。"議者多云："舊宫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在他的高祖崔行功以後，名位低下。崔損在大曆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詞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兩次授任咸陽尉。岳父王翃爲京兆尹，崔損改任大理評事，幾次升任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升任右諫議大夫。正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去世，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中風患病請求退休，户部尚書裴延齡平時與崔損友好，便把他推薦給德宗。十二年，崔損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一天知政事，并賜金紫。當初，兩宰相的職位因故空缺十多天，朝廷内外企望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擔任，崔損向來没有名望和政績，到詔書下達之日，中外人士失望。他生性局促謹慎，每次在延英殿論事，都不曾提出建議。

十四年秋天，崔損改任門下侍郎平章事。這一年，因昭陵舊宫被野火燒毁，有關部門請求修建貢奉。"昭陵舊宫在山上，修建年代已久，曾經被野火焚燒，幾乎全部摧毁，其宫繼而移到瑶臺寺左側。如今適逢順暢之年，想要擬議修復，衹因供水稍遠，百姓勞累疲弊，如今打算在現住行宫處修建，希望能長久而使人便利。又因爲移改舊制，恐怕在禮意上不周到，應令宰相百官合議。"議論者大多説："舊宫既然已經焚燒，應當移到山下。"皇上意思不想遷移，衹在山上重建，任命崔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建造房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獨建陵依舊，衹是修葺而已。凡

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

涉及陵寢中床蓐帷幄一件以上的，皇帝都親自過目檢驗，然後授命崔損送到陵所。

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爲尼，歿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崔損因爲久病在家，朝廷賜給他二百匹絹做爲醫藥費用。南北兩省的重要職位，崔損都一一擔任過，他在職期間没有值得人們稱道的地方，他身居宰相，母親去世而殯放野外，不提省視墳墓，不提遷棺合葬；他的姐姐爲尼姑，死在附近寺院，直到守喪期滿他也不親臨祭吊，士君子譴責他。加上他過分恭順，皇上接見時他迎逢諂媚，不僅僅是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宰相很少有長久在位的，連年都有獲罪貶黜的；崔損以此符合皇上心意，竊取宰相職位八年。皇上也知道衆人議論鄙薄他保持官位曲從討好，但憐惜而厚待他。貞元十九年崔損去世，追贈太子太傅，官府贈送辦理喪葬用的布帛五百端，米糧四百石。

齊抗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澣之孫。父翺，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

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箋奏。大曆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爲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爲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

齊抗，字遐舉，是天寶年間平陽太守齊澣的孫子。父親齊翺，衹做過一任小官就去世了，因齊抗顯貴，幾次追贈爲國子祭酒。

齊抗年輕時隱居在會稽剡中讀書，作文章最擅長的是奏章。大曆年間，壽州刺史張鎰任用他爲判官，齊抗通曉熟練文吏事務，在文學上很敏捷，張鎰很器重他。建中初年，張鎰爲江西觀察使，齊抗也隨從在幕府。三年，張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任鳳翔節度使，上奏推薦任齊抗爲監察御史，并爲賓佐，幕府中的籌劃，大多出於齊抗。

德宗在奉天，鎰爲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户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

德宗在奉天時，張鎰被李楚琳殺害。齊抗奔赴皇帝外出暫時停留的地方，授任侍御史，十天後改任户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任用齊抗爲判官。德宗回到京城，大亂之後，天下遭受旱蝗災害，國家費用竭盡。鹽鐵轉運使元琇認爲齊抗有才能可以任用，上奏推薦授任他爲倉部郎中，掌管江淮鹽務。貞元初年，齊抗任水陸運副使，督管江淮漕運以供給京城。升任諫議大夫。歷任處州刺史，改任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召入任給事中，又任河南尹，歷任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寖以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

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户部尚書，又賜其家絹二百匹。

史臣曰：竇參朋黨，不顧君上之誡，斯爲悖矣。齊映曲貢希用甚謬，而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污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贊曰：物之同器，貴於弘通。竇阿齊佞，偏詖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平章事。

先前每年吏部對候選人進行試判考核，另外奏請其他官員考核覆查，決定他們的上下等次；考核以後，中書門下又奏請選擇官員覆查核定，逐漸成爲常例。齊抗便上奏說："吏部尚書、侍郎，已經是朝廷精選的，不應另派考官重新覆核。"這年其他官員考核試判完畢，讓吏部侍郎自行核實，一年便廢除考核覆查試判官吏，都是由於齊抗所論奏的。依照舊例，禮部侍郎主持貢舉，他的親戚故友就由考功司長官考核，稱之爲"別頭舉人"，齊抗也奏請廢除。不久又奏請減省各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以及判司中的雙曹者，又減省中書省驅使官及各胥吏。

不久加升任齊抗修國史。齊抗雖然讀書，但是没有遠謀大略，凡爲官處事，必定追求精細，晚年他就更加過分，衆人議論鄙薄他的狹隘苛刻。他患病以後，上表請求罷免宰相職務，改任太子賓客，身體虛弱經受不了朝見拜謝。貞元二十年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户部尚書，又賜給他的家屬二百匹絹。

史臣曰：竇參結黨，不顧君主的勸誡，實在是大逆不道啊。齊映曲意貢奉企求進用十分荒謬，然而他愛護君主忠於職守，往往有恭謹樸實的言論。劉滋、盧邁家風端正嚴謹，治理政務有可以稱道的地方，器度見識雖然狹小，也不失爲君子了。而崔損、齊抗之輩，何足挂齒，就任而玷辱宰相之位，原本是由於當時的君主包容罷了。

贊曰：器物相同，貴在弘大通達，竇參阿諛齊映奸佞，邪僻相同。劉滋、盧邁的行爲，可以掩飾自身。安濟民衆，如何公平執中。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八十七

徐浩　趙涓（子）博宣　劉太真　李紓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渭（子）温恭儉讓　鄭雲逵　李益　李賀

徐浩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

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爲張説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説薦爲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服除，授京兆司録，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録，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禄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

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悦其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詔册，皆浩爲之，參兩宫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除國子祭酒，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别駕。

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親徐嶠，官做到洛州刺史。

徐浩年輕時參加明經科考試，擅長寫草隸，因文學爲張説所器重，調任魯山主簿。張説推薦他爲麗正殿校理，三次升任右拾遺，并爲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上奏將他徵入幕府任職，改任監察御史。爲父親守喪，守喪期滿，授任京兆司録，爲母親守喪辭去官職。幾年後，調任河南司録，歷任河陽令，以善政見稱。授任太子司議郎，升任金部員外郎，歷任憲部郎中，安禄山反叛，徐浩出任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給金紫之服。

肅宗即位，召入徐浩授任中書舍人，當時國家事務繁多，詔令大多出自徐浩之手。徐浩撰寫誥文用詞豐富，又擅長楷隸書法，肅宗欣賞他的才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詔册，都是徐浩撰寫的，他參預兩宫的公文信函，受到皇上的寵信禮遇無人能比。授任國子祭酒，因事獲罪貶任廬州長史。代宗徵入授任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不久升任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任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因妾弟冒名選官，請托侍郎薛邕注擬授任京尉，被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劾，徐浩獲罪貶爲明州别駕。

德宗即位，徵入徐浩授任彭王傅。建中三年，徐浩因疾病去世，終年八十歲，追贈太子少師。當初，徐浩以文雅見稱；等到授任廣州後，

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貶。

他掌管選部，積蓄很多財貨，又寵愛他的妾侯莫陳氏，而她很愛干預政事，爲當時輿論所貶低。

趙涓 趙博宣

趙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鄠城尉，累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縉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爲衢州刺史。

趙涓，冀州人。少年有文學才能。天寶初年，參加進士科考試，補任鄠城尉，多次授任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縉上奏推薦他充任判官，授任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升任給事中、太常少卿，出任衢州刺史。

永泰初，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歷壖囿，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無何，知吏部選，扈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户部尚書。

永泰初年，趙涓爲監察御史。當時宫中失火，燒毀屋室幾十間，着火的地方距東宫較近，代宗深懷疑心，趙涓爲巡使，代宗派他立即查訊。趙涓在宫墻周圍查看，根據痕迹判斷，是值班宦官遺棄的火種所導致的，推問明白審查清楚，十分合乎事實情理。趙涓上奏後，代宗很贊賞。德宗當時在東宫，經常感慨趙涓能推理詳細，等到趙涓任衢州刺史時，年資已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和，韓滉上奏罷免趙涓官職，德宗見了他的名字，對宰相説："這不是永泰初年的御史趙涓嗎?"回答説："是的。"立即授任尚書左丞。不久，他主持吏部選舉，隨從皇帝到梁州。興元元年去世，追贈户部尚書。

子博宣，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爲從事，賓筵之間，多所忽略，環不能容。朝廷方討淮、蔡，環誣奏博宣受吴少誠賂爲反間，又妄説國家休咎，扇惑軍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决杖四十，流於康州，人皆以爲枉。

趙涓的兒子趙博宣，考中進士科，文章俊秀出衆，性格直率喜好飲酒。陳許節度使曲環徵任他爲從事，賓筵之間，多不經心，曲環不能容忍。朝廷正討伐淮、蔡，曲環誣奏趙博宣接受吴少誠賄賂進行反間，又亂説國家吉凶，煽動蠱惑軍心。當時趙博宣暫時主持舞陽縣事務，下詔令曲環將趙博宣决杖四十，流放康州，人們都認爲冤枉。

盧南史

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爲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黄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

先前，侍御史盧南史因事獲罪貶任信州員外司馬，到任以後，依照條例可以配備廳堂吏員一人，每月可以領紙筆錢，前後五年，共計一千貫錢。盧南史因官職閑冗，放廳吏回家，收納他的紙筆錢六十多千。刺史姚驥上奏彈劾盧南史，認爲是貪贓，又彈劾盧南史買鉛燒煉黄丹。德宗派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任三司使，一同前往審查訊問。他們將

按鞫。將行，并召於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冤。"三人將退，裴澥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爲甚，未知燒鉛何如?"澥曰："燒鉛爲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敕，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鉛爲丹。南史違敕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曆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録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録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吴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伾就推。今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須三司并行爲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澥俱坐，謂之曰："朕懵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澥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付宰臣改敕。"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皆此類也。而博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澥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要出發，被皇上一齊召到延英殿，皇上對他們説："卿等必須詳細審查，不要漏掉罪犯或者使無辜者含冤。"三人將要退下，裴澥獨自留下，上奏説："臣查看姚驥的奏狀，説盧南史取廳吏紙筆錢共計贓款六十多貫，雖然違背公法，衡量此事却不算巨蠹。"皇上説："此事也不爲太過，不知燒鉛的事怎麽樣?"裴澥説："燒鉛爲丹，法令不禁止。依準天寶十三載詔令，鉛、銅、錫不允許私人買賣交易，那是爲了防止私自鑄錢，本來也没説禁止燒鉛爲丹。盧南史違反詔令私自買鉛，不能説無罪。臣認爲陛下自從登上寶位，自天寶、大曆以來，不曾派三司使到江南；如今突然爲了這件小事，派三司使前往，不但損耗州縣，也恐怕遠處聽説了這事，會各懷憂懼。臣聽説開元年間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録事參軍控告張九齡犯法，朝廷衹派大理評事前往審問。大曆年間，鄂岳觀察使吴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有爭執，吴仲孺奏告劉長卿貪贓二十萬貫，當時衹派遣監察御史苗伾前往推問。如今姚驥所奏的事情不大，臣能勝任前去辦理，即時請求獨自前往。恐怕不須三司一并前行爲使。"德宗欣然説："卿説得對啊。"於是又召鄭楚相、陳正儀與裴澥都坐下，對他們説："朕不明治道，處事不精，剛纔聽了裴澥的奏論，很符合事宜，也就不用你們三人都去了，但衹須領班一人前去就可以了，你們現在就去告訴宰相改换詔令。"德宗不務大體，以苛察爲精明，都如這一類事情。而趙博宣、盧南史因受到誣陷冤枉被排斥驅逐，依賴裴澥啓發君主，盧南史没有被判重罪，後來得以召還。

劉太真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曆中，爲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遊勳績，擬之桓、文，大招物

劉太真，宣州人。博學，善於作文章，年輕時以師禮侍奉詞人蕭穎士。天寶末年，參加進士科考試。大曆年間，任淮南節度使陳少遊的掌書記，徵入授任起居郎。他歷任臺閣職務，從中書舍人改任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格怯懦詭詐。等到他改任禮部侍郎，主持貢舉時，宰相的親戚，方鎮的子弟，優先録用提升他們。他又曾經論説陳少遊的功勛，將陳少遊比作爲齊桓公、晋文

論。貞元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

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

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兹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群僚，頒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

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誡，良士同斯情。

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内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捨，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

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薦饑，貞元三年以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

公，很招致衆人議論。貞元五年，貶爲信州刺史，他到信州不久就去世了。

劉太真尤其擅長詩句，他每寫出一篇，人們都要誦讀。德宗文思俊秀出衆，每當有御製詩作，就命令朝臣一一唱和。貞元四年九月，德宗在曲江亭賜宴，皇帝作詩，序説：

朕在位將近十年，實在依賴忠賢輔助，而能達到小康。朕因此選擇三令節，賜與這次宴賞，使大夫、卿士得以共同歡樂和睦。共憂患者同喜慶，有良好的開始還貴在堅持到底，感嘆你們群臣，分擔朕的繁忙，歡樂而能節制，能够居安思危，都如同四季的法則，差不多就達到治理了。趁着今天重陽節的宴會，聊表心懷。

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誡，良士同斯情。

皇上因此下詔説："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樂和睦，欣慰很多，情感發於心中，因而撰詩作序。今日賜與卿等人一本詩作，許可中書門下選定文詞之士三、五十人應和，同用'清'字韵，明天之内在延英門進呈。"宰相李泌等雖然奉詔選擇文詞之士，却難以取捨，於是百官全都應和。皇上親自考核他們的詩，以劉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的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的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的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位宰相的詩，不加考定等級。

當初，朱泚、李懷光叛亂，京畿地區連年遭受饑荒，貞元三年以後，連年豐收，人們開始恢復生活的歡樂。德宗下詔説："近來内外卿士，朝夕忙於公務，如今邊境無事，百姓小康，其中正月最後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個節日，應當由文武百官任意選擇名勝之地游覽觀賞。每個節日宰相、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

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制。"

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托度支每個節日前五天支付，成爲永久固定的制度。"

李紓

李紓，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

李紓，字仲舒，是禮部侍郎李希言的兒子。年輕時有文學才能。天寶末年，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初年，吏部侍郎李季卿推薦任他爲左補闕，幾次升任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任中書舍人。不久從虢州刺史徵入授任禮部侍郎。德宗居留奉天時，選他爲同州刺史，不久放棄同州到梁州皇帝外出暫時停留的地方，授任兵部侍郎。收復京城，兼主持選舉事務。李懷光被誅殺，河東節度及各軍會集河中，下詔李紓前往慰勞節度，出使返回，陳述奏進符合旨意，授任禮部侍郎。

紓通達，善詼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爲大官，而佚游佐宴，不嘗自忘。嘗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勛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爲'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

李紓開通明達，愛開玩笑，喜好接納推薦後輩，自我贍養豐厚，車馬華麗，以放縱曠達寬容見稱。雖然位居大官，而任情游賞陪客飲宴，不曾忘却。他曾經議論祭祀武成王不應依照祭祀文宣廟的規制，上奏説："依照開元十九年詔令，建立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享，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任三獻官。又依據《開元禮》祝文説'皇帝派遣某官昭告於齊太公、漢留侯'。到上元年間，下詔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的典禮，又與文宣王相同，有關部門便派太尉充任獻官，兼御署祝板。臣私下認爲太公是周朝的太師，張良是漢代的少傅，本朝將他們列入祀典，已經極爲褒揚崇敬；如今使皇上受屈於這種禮典，對大臣施加崇敬，在情理上很不適當，神怎敢享受。臣私下認爲文宣王留傳教化，百代宗師，三綱五常，没有這樣的訓誡不明，有國有家，没有這樣的制度不立，因此孟軻説'有人類以來，一人而已'。於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音樂使用宮懸，祭獻委派太尉，尊崇師道，十分合乎政治的常則。況且太公的著作衹有《六韜》，勛業顯示一代，怎能與他那些盛德比擬，與他特殊的祭禮均等！祝文請不要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祭於'，'其昭告'請改爲'致祭於留侯'，獻官請準照舊例，差遣太常卿以下官員充任。"皇上下詔百官

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僚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禮教敬，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紓所奏。”紓又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於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進上議論。文武官員上奏，互有不同。皇上下詔說：“帝德廣運，有武有文，文化武功，是皇王的兩個根本，祭禮使人敬仰，國家典章顯明。從今天起應當派上將軍以下充任獻官，其餘依照李紓所奏。”李紓又奉詔作《興元紀功述》以及郊廟樂章，各方面的論著很多。他在官任上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貞元八年，追贈禮部尚書。

邵說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儆謂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托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

邵說，相州安陽人。參加進士考試，任史思明的判官，先後侍奉史思明、史朝義，常主持謀劃軍事。史朝義失敗，邵說在軍陣前投降，郭子儀愛惜他的才能，將他留在幕府中。幾次授任長安令、秘書少監、升任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見稱。議論者有人認爲他能任宰相，金吾將軍裴儆對諫議大夫柳載說：“以鄙人的估計，邵說遭禍不遠了。況且邵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名分，身居高官，掌握兵權，亡命叛亂，前後百戰，在賊廷掠奪名家子女做婢僕的有幾十人，搶劫盜取寶貨，不知終止。他力量窮盡然後投降，朝廷寬免他不處以死罪，他纔得以列官朝班，厚顏無耻，又急切求取錢財，修飾宅第，附托權貴近臣，來求取宰相之位，他不知羞愧恐懼，却有得意之色，這樣他能長久嗎！”

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冤，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于貶所。

建中三年，嚴郢獲罪，邵說與嚴郢交情很深，勸說朱泚上書直言申述嚴郢冤枉，邵說爲朱泚草擬奏章，皇上知道了這事，貶邵說爲歸州刺史，最終他死在貶官之地。

于邵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户部尚書。

于邵，字相門，他的祖先居住在代，如今是京兆萬年人。曾祖于筠，任户部尚書。

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絶，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

于邵在天寶末年考中進士科，書判超絶，授任崇文館校書郎。連續在節度使幕府供職，召入任起居郎，兩次升任比部郎中，近二十次在吏部考核等級，以允當見稱。不久，出任道州刺史，還未上路，改任巴州刺史。當時年景歉收，夷僚數千人相聚在山澤，圍困州府搶掠百姓，于邵整頓州兵抵抗他們。十二天後，他派遣使者以禍福

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盗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册，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爲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别駕，移江州别駕，卒年八十一。

關係勸説，盗賊邀請于邵要當着他的面投降，于邵穿着儒服出城，盗賊羅列下拜而投降，圍困解除。節度使李抱玉將此事上奏，于邵被破格升任梓州刺史，因病没有到任，升任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求留他爲支度副使。不久授任諫議大夫、知制誥，兩次升任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因撰寫上尊號册文，賜階三品，當時的大詔令，都出自于邵之手。不久，他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共同審理左丞薛邕的獄案。于邵認爲薛邕犯罪在赦令之前，上奏將薛邕貶出，有失旨意，貶他爲桂州長史。貞元初年，于邵授任原王傅，後來任太子賓客，他與宰相陸贄不和。八年，出任杭州刺史，因病請求退休，獲罪貶任衢州别駕，調任江州别駕，終年八十一歲。

邵性孝悌，内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升甲科，人稱其當。有集四十卷。

于邵品性孝順友愛，平日居家的操行端正純潔，老年更加篤厚真誠。當初，樊澤曾被推薦參加賢良方正科考試，于邵在京城一見到他就説："你是將相之才啊。"不出十五年，樊澤任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纔被推薦參加進士科考試，于邵感到他的文章奇特，提拔考中甲科，并且説："不出十五年，你肯定執掌詔令。"最後真像他所説的那樣。獨孤授被推薦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吏部考取是乙等，在中書覆核升爲甲科，人們稱贊允當。于邵有文集四十卷。

崔元翰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温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

崔元翰，博陵人。考中進士科，考中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考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次舉試都升入甲等，年齡已經五十多歲。李汧公在滑臺任節度使，徵他爲從事。後來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聽説他的名聲，以禮相待徵召他，他又任馬燧幕府的掌書記。入朝任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任宰相時，任他爲知制誥，他所撰寫的詔令温文爾雅，合乎典章。但他的性格太剛愎傲慢，不能爲時世所容，每次發表言論，决無阿諛曲從，觸犯宰相的旨意，因此執掌制誥兩年，官位不得遷升。最終罷免知制誥，任比部郎中。

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

崔元翰苦心作文章，當時他已經七十多歲，

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游，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于散位。

仍然好學不倦。因爲孤僻耿直，所以很少與人交往，衹是拿着一枝筆，一心用在作文章上。他的對策及奏記、碑志，師法班固、蔡伯喈，而用思精密。他爲時人所排擠，以散官而終。

于公異

于公異者，吴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宫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

于公異，吴人。考中進士科，文章精蘊俊拔，爲當時人稱道。建中末年，他任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復京城，于公異爲李晟撰寫露布進呈到皇帝出外臨時停留的地方，說："臣已肅清宫禁，敬奉陵園，鐘鼓木架没有移動，廟堂面貌依然如舊。"德宗看後，淚流不止，左右爲之嗚咽。過了一會兒德宗問道："不知是誰寫的？"有人回答說："是于公異的文筆。"皇上稱贊了好久。

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悦。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游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升於省闥。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迹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安於棄斥，游學遠方，忘其温凊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睹公異譴逐，懼爲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異竟名位不振，轗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于公異當初應考進士科時，與舉人陸贄不和；到這時陸贄爲翰林學士，聽到皇上稱贊，更加不高興。當時議論者説，于公異小時候不被後母所容，自從他在外做官成名後，不回鄉里；到貞元年間陸贄爲宰相，上奏説于公異没有純正品行，貶黜了他。皇上下詔説："祠部員外郎于公異，近來以才能聞名，升官於宫禁。他少年時，爲父母所不容，應該引咎在自身，他孝行不足，應該匿藏名迹於田野，問候安否於門閭，使他雙親的過錯不張揚，希望用自己的至誠必使父母感動。可他安於棄逐，游學遠方，忘却父母温情的愛戀，竟然到了不知生死的阻隔，做兒子的，能忍心這樣做嗎！應將他放歸故鄉，使他自己反省。其中舉薦于公異做官的尚書左丞盧邁，應剥奪俸禄兩個月。"當時中書舍人高郢推薦監察御史元敦義，等看到于公異被譴逐，懼怕因此受連累，便上疏自我陳告元敦義有損禮教，皇上下詔嘉獎高郢的知道過錯，使元敦義罷歸故鄉。于公異終於名位不能顯達，境遇不順而去世，君子士人惋惜他的才能，憎惡陸贄的器量狹小品性急躁。

呂渭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親呂延之，任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

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

呂渭參加進士科考試，多次授升任婺州永

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辟爲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爲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爲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時都不言；今爲少傅，疑以散慢，乃爲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

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閤遺失請托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

子温、恭、儉、讓。

吕温　吕恭　吕儉　吕讓

温，字化光，貞元末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宫，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温與執誼尤爲叔文所眷，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温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温同游東宫者，皆不次任用，温在蕃中，悲嘆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户部員外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温以奉使免。

温天才俊拔，文彩贍逸，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險詐，

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徵任他爲支使，兩次升任殿中侍御史。李涵自御史大夫改任太子少傅，吕渭上奏説："李涵父親名叫少康，如今李涵任少傅，恐怕違背朝典。"於是特授吕渭司門員外郎。不久被御史臺上奏彈劾："李涵兩次任少卿，當時都不上奏；如今任他爲少傅，懷疑他是因爲散官慢職，纔以爲不可。"因此貶吕渭爲歙州司馬，改任李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

吕渭連續授任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爲母親守喪罷官。服喪期滿，授任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官署有棵柳樹，建中末年枯死，興元元年皇上返回京城以後，這棵樹再次繁榮，人們稱爲瑞柳。吕渭主考進士，取瑞柳爲賦題，皇上聽説後贊揚了他。吕渭又交結依附裴延齡的兒子裴操，裴操考進士科時，文詞不工，吕渭録取使他得以考中，被正直的人所鄙視。吕渭因入閤時遺落了請托的文記，於是被貶出京任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年，政令十分煩瑣。貞元十六年吕渭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陝州大都督。

吕渭的兒子吕温、吕恭、吕儉、吕讓。

吕温，字化光，貞元末年考中進士科，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友善。順宗在東宫時，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當時才智傑出的人物來輔助，吕温與韋執誼尤其爲王叔文所看重，吕温出仕兩次授任左拾遺。二十年冬天，爲工部侍郎入吐蕃使張薦的副使，走到鳳翔時，吕温改任侍御史，賜緋袍牙笏。第二年，德宗逝世，順宗即位，張薦死在青海，吐蕃因中原發生喪禍，扣留吕温一年多。當時王叔文掌權，過去與吕温一同在東宫任職的，都被破格任用，吕温在吐蕃中，爲此悲嘆很久。元和元年，吕温出使回來，改任户部員外郎。當時柳宗元等九人因王叔文獲罪被貶逐，惟獨吕温因爲奉命出使得以幸免。

吕温天才傑出，文采豐富超絶，爲當時名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道。然而他的性情很險詐，

好奇近利，與竇群、羊士諤趣尚相狎。群爲韋夏卿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温欲乘其有間傾之。温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群請爲知雜。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温伺知之，詰旦，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虚，乃貶群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資州刺史，温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群再貶黔南，温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

温文體富艷，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煙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

恭、儉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吉甫再入中書，長慶以後，李德裕黨盛，吕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鄭雲逵

鄭雲逵，滎陽人。大曆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游兩河，以畫干于朱泚，泚悦，乃表爲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逵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逵，奏貶莫州參軍。滔代泚後，請爲判官。滔助田悦爲逆，雲逵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逵奔赴行在，李晟以爲行軍司馬，戎略多以咨之。歷秘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

雲逵初爲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

貪圖眼前利益，與竇群、羊士諤志趣相近親昵。竇群爲韋夏卿所推薦，從處士入仕不幾年就做到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其給他以特殊待遇。三年，李吉甫被宦官憎惡，將出鎮揚州，吕温想要乘這個機會排擠他。吕温自司封員外郎改任刑部郎中，竇群請求任他主管雜事。李吉甫因病在家，召醫生陳登診視，夜晚就住在安邑里宅第。吕温探聽得知這一情況，第二天一早，令吏人拘捕陳登審問他，又上奏彈劾李吉甫交結術士。憲宗很驚異，召陳登當面審訊，事情都不屬實，於是貶任竇群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爲資州刺史，吕温爲均州刺史。朝廷議論認爲處罰太輕，竇群再貶任黔南，吕温貶任道州刺史。五年，改任衡州刺史，任期期滿返回京城，不得志，發病去世。

吕温的文章宏富艷麗，有左丘明、班固的風格，他所著《凌煙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贊》、《移博士書》、特别被文學人士所欣賞，有文集十卷。

吕恭、吕儉都做到侍御史，吕讓做到太子右庶子，他們都有美才。後來李吉甫再次召入中書省任職，長慶以後，李德裕黨派很得勢，吕氏諸子都没有做到高官的。

鄭雲逵，滎陽人。大曆初年，參加進士科考試。他性格果斷敢於講話。客居游歷兩河，以謀策求見朱泚，朱泚很高興，便上表推薦他任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并把弟弟朱滔的女兒嫁給他做妻子。朱泚將要入朝拜見皇帝，先令鄭雲逵入朝奏報；等朱泚到京城後，因事怨怒鄭雲逵，上奏貶他爲莫州參軍。朱滔替代朱泚後，請他任判官。朱滔協助田悦叛逆，鄭雲逵勸諭他不聽從，便拋棄妻子馳歸長安，皇帝嘉獎他的歸來，留在客省，破格授任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鄭雲逵奔赴皇帝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李晟任他爲行軍司馬，軍事謀略多向他咨詢。歷任秘書少監、給事中，不久授任大理卿，升任刑部、兵部二侍郎，升任御史中丞，充任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

鄭雲逵當初任朱泚的判官時，經常觸犯同僚

庭玉；庭玉白泚，黜爲莫州録事參軍。滔復奏爲判官，因深構庭玉於滔；滔爲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玉又輒譭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玉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逵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玉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玉等以悦滔，滔亦終叛。

蔡庭玉；蔡庭玉告訴朱泚，鄭雲逵被貶爲莫州録事參軍。朱滔又上表推薦他任判官，因此他在朱滔面前對蔡庭玉深加誣陷；朱滔爲朱泚的留後事，有事去請示朱泚，蔡庭玉又時常詆毁鄭雲逵。又有判官朱體微，也承蒙朱泚親近信任，他與蔡庭玉經常從容對朱泚説：“朱滔不是謹厚的人，不可以交給他兵權。”朱滔私下知道了這事。後來朱滔南討有功，鄭雲逵多次用這件事來激怒他，朱滔便堅持上表直言論説蔡庭玉等離間骨肉；到朱滔叛亂，皇帝便召見朱泚拿出表奏讓他看，因此歸罪於蔡庭玉等以取悦朱滔，朱滔終於還是反叛了。

三年，雲逵奏：其弟前太僕丞方逵，“受性凶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凶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昈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俯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

三年，鄭雲逵上奏説：他的弟弟前太僕丞鄭方逵，“生性凶逆，不知君親大義，衆惡具備一身，訓導教育無效，他結夥聚集凶惡黨徒，在江中搶劫人。臣亡父先臣鄭昈杖打他一百，最終未能打死。張延賞在揚州任職時，他也曾觸犯張延賞的法令，決殺而又復蘇。至於他平常説話，都直呼臣亡父先臣的名字，親戚們都知道，簡直不可救藥。昨日聽説他在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使及州縣乞丐，現在他在武功縣南，西戎離這裏很近，恐怕有所異謀；臣如不冒死奏報，恐怕必然會傾覆臣的家族。”皇帝下詔京兆府將鄭方逵枷身押送黔州，交付李模在偏遠州役使，不許他流竄亂跑。

雲逵 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鄭雲逵 元和元年授任右金吾衛大將軍，這年年中改任京兆尹。五年五月去世。

李益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爲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爲歌詞。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痴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

李益，是肅宗朝宰相李揆同族兄弟的兒子。考中進士科。擅長寫詩歌。貞元末年，他與同族人李賀齊名。每寫好一篇詩歌，就被教坊樂人用錢買取，唱作供奉歌詞。他的《征人歌》、《早行篇》，被好事者畫成屏障；“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的詩句，天下作爲歌詞。然而他從小有痴病，因此猜忌很多，防備妻妾，過分苛酷，從而在當時有撒灰門前鎖緊門户的笑談流傳，所以當時稱妒痴症爲“李益疾”；因此他長久不被調官，而同流之輩都身居顯位。李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 劉濟徵用他爲從事，他曾

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

給劉濟的詩中有“不上望京樓”的句子。

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爲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憲宗平時聽説他的名聲，從河北召回，任用他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李益自負才能與門第，往往盛氣凌人漫不經意，爲衆人所不容，諫官舉報他在幽州的詩句，降爲散官。不久又任用他爲秘書監，升任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改任右散騎常侍。大和初年，以禮部尚書辭官，去世。

李賀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岩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仿佛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李賀，字叫長吉，是宗室鄭王的後代。父名晉肅，因此不應考進士科，韓愈爲此作《諱辨》，李賀終究不參加考試。下筆敏捷，尤其擅長於歌篇。他的文思體勢，就像崇岩峭壁，萬仞崛起，當時的文士追隨并仿效，没有能相比的。他的樂府詞數十篇，直到雲韶院樂工，没有不唱誦的。補任太常寺協律郎，去世時年紀二十四歲。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聞，邵説以僭侈失，于公異、吕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史臣曰：文學之士，歷代不乏人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稱一時之秀。然而劉太真因膽小怯懦而聞名，邵説因失節奢侈而失德，于公異、吕渭、李益都有小過失，因此可知能有全德的人太少了。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吕、鄭，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後人。

贊曰：名聲因才能而顯揚，才能兼德行而受尊重。徐浩、趙涓、劉太真、李益，名聲遠揚。邵説、于公異、吕渭、鄭雲逵，姓名長存。大半缺乏全德，而有愧於後人。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八十八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趙憬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曾孫。祖誼，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録事參軍。

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玄宗、肅宗梓宫未祔，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寇，天下饑饉，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爲州從事，試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憂，哀毁幾絶。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請爲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歲餘，承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静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别殿。憬多學問，有辭辯，敷奏稱旨，上悦，拜給事中。

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嘆美之。使還，遷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竇參爲宰相，惡其能，請出爲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他是總章年間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的曾孫。祖父趙誼，歷任左司郎中。父親趙道先，任洪州録事參軍。

趙憬年輕時喜好學習，志行純潔，不求顯達。寶應年間，玄宗、肅宗的靈柩没有合葬，有關部門討論山陵制度，當時西蕃入侵，天下饑荒，趙憬以平民身份上疏，認爲應當遵奉節儉制度，受到當時人稱贊。後來他連任州從事，試任江夏尉。幾次升任監察御史，隨選官的文牒任職藩府，歷任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爲母親守喪，因哀痛損傷身體幾乎喪命。服喪期滿，建中初年，趙憬升任水部員外郎，還未上任，正逢湖南觀察使李承請他任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一年多後，李承去世，他便主持留後事務。不久授任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并賜金紫。在任二年，被人替代返回京城，閉門静居，不與人交往。過了很長時間，皇上特令他在别殿召對。趙憬很有學問，喜於辭辯，陳述奏進符合皇上旨意，皇上很高興，授任給事中。

貞元四年，回紇請求和親，下詔使咸安公主下嫁回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任使者，趙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使。前後出使回紇的人，大多私自携帶繒絮，在蕃中買馬回來牟利，趙憬什麽也没購買，人們贊美他。趙憬出使回來，升任尚書左丞，他用法紀統轄省務，清廉勤勉奉守職責。竇參任宰相，憎惡他的能力，請求出任他爲

同州刺史，上不從。

八年四月，竇參罷黜，憬與陸贄并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曰：

臣謬登宰府，四年于兹，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爲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況多疾恙，兼慮闕遺，頃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效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内，臣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覺沉痼，是以勤勤懇懇，切於愚誠也。臣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閒宴時賜省覽。

其大指，議相，則曰："宜博采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

同州刺史，皇上不同意。

八年四月，竇參被罷免宰相，趙憬與陸贄一同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憬深明治理之道，常説："爲政的根本，在於選用賢能，致力於節儉，輕賦薄斂，寬鬆刑罰。"對話宣揚之時，必定把這作爲建議，於是他獻上《審官六議》説：

臣謬登宰相府衙，迄今已經任職四年，恭敬禀承德音，無時不把求賢作爲切要。至於引進推薦，職責在於愚臣，即使擔當代天的職能，尚且缺乏知人的鑒識，歲月漸久，辜負聖明，無補君王的謀劃，有礙進賢的道路。況且臣多疾病，又顧慮闕失遺漏，現在奉上表章，備陳肺腑之言。陛下因臣性格拙直，身患疾病可以憐憫，不嫌棄卑微，還加以委任。自此思量反省，報效尤難，不稱堯帝、舜帝之心，空懷居官食禄而不治理事務的恐懼。陛下法象應期，神聖廣運，行雲施雨，都發於自然，訓令典章，都經聖上披覽。臣所以不敢援引遠古，煩勞皇上視聽，姑且以用人的重要，願意申明鄙見。又考慮到在宫殿階陛叩頭行禮，仰對帝王的威嚴，言語遲頓容易詞窮，慌恐急促難以辯明，理論詳盡則過於龐雜煩瑣，言詞簡略則利害不能宣明。如果沉默不語用來求得容身，苟且竊取官位，縱使因天地仁愛而幸免，而朝廷内外的指責又怎能逃脱，這不是陛下用臣的本意啊。凡所想要説的，都在陛下聖明考慮之内，臣因頂戴恩德再生，不知所爲，身患風毒病，漸覺沉重，所以勤勤懇懇，竭盡忠誠。臣聽説貞觀、開元之際，宰相論事，有很多是上書，所希望的是得以詳盡情理。如今臣斟酌前代的損益，體察當時的變通，恭敬獻上《審官六議》，希望皇上在閑暇安逸時蒙賜鑒察。

《審官六議》的大旨是：議論宰相，就説："應當博采衆賢，任用他們爲宰相。如今朝廷内外知道的那些賢人，希望陛下任用他們，挑選其中的能人任用，要求得全才，恐怕不能得到。"

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效，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一二。文武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材行，閒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閒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大厦永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升，致理之法，無逾於此。臣愚以爲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遍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遍知，又訪於衆人。衆聲囂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兹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盡爲愛憎也，苦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横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采

議論進用百官，就説："不同的議論，是非難辨。由於考核政績難有實效，好惡混雜在人們不同的議論中，所以訪求得越多，得到的越少。選士是古今的難事，選拔十個得到五個，賢愚仍然對半。陛下對臣説：'何必得到五個？十得二三就可以了。'聖主如此思賢，而宰相不能進薦，是臣的罪過。進賢在於擴大任用，辨明優劣，舉發大節，拋開小缺點，根據其人的能力，以職事讓他試任，這是用人的大綱。"議論京城各部門缺官，就説："當今重要官職大多缺員，閑官十無一二。文武任用，按資歷順序遞升，要官本來是以才能任用，閑官多由恩澤進升。朝廷有時將要任用，多擬定要官則人少缺額多，閑官則人多缺額少；顯然應當選拔的轉少，處於寬容的轉多，應當補充缺員，務必培育有用之才。大厦永遠穩固，是靠棟梁榱桷的齊全；聖朝達到治理，也是靠百官群臣的才能。"議論内外考核官員政績，就説："漢朝把多次改换官吏，稱爲弊政。那些有能力治理的人，往往增官秩賜金印，有的八九年、十多年，便入朝做到九卿，有的升任三輔長官，功績卓著，於是做到丞相，其間不隔數官。如今陛下内選百官，外任州府，考核成績爲高等的，不按尋常次序而破格提升，達到治理的方法，没有比這更好的。臣認爲進退姑且確立年限，如果身居要職，不應遷移，就此加授爵位品級。其餘官員的進退，令他們知道褒貶必相應，快慢有常典。如果考核成績在中等，年考到期限，給與平轉，内外官員更替時，歷試他的能力，使他没有馬虎草率之心，又没有滯留不得進升的顧慮。"議論推舉遺漏滯留的人才，就説："官府既然已經擴大，必然委托宰相來推舉；宰相不能遍知，又詢問於百官，百官不能遍知，又訪求於衆人。衆聲喧噪，互有褒貶，十人推舉未必可信，一人詆毁可以懷疑，直到如今，這一弊病未改。其所以這樣，不全是因爲愛憎，是苦於不審定實情而隨聲附和。大凡常人之心，以稱贊人的好處爲清，以攻擊人的過錯爲直，如有授任，就會有許多横加議論。於是宰相每次將要推薦任用，也自然感到困難很大，日往月來，不能

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既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采，無宜久滯。”上優詔答之。

時吏部侍郎杜黄裳爲中貴讒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裴延齡構陷，將加斥逐，憬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儆并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儆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憬每以正道制之。峘、儆密遣人數憬罪狀，毁之於朝。及憬爲相，拔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爲别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纔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裴延齡奸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奸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悦，形於顔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

時宰相賈耽、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耽、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事?”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

符合聖上的旨意。必須采訪聽取時論，以所舉薦的優秀者先任用，如果肯定没有什麽大過錯，都不要放棄。”議論提升任用各使府僚屬，就説：“諸使徵召官吏，各自精意求取，務在得到人才，以此增加使府聲望。經過試用，能否勝任便可以知道，提升其中的賢能，安置到朝班。有人説外使需要人才，本來不可改變。臣知道必定不是這樣。過去使府的客僚屬吏，每當有人入朝做官，節度使特别以此爲榮，爲自己能識别人才而感到高興，并且通過公開選拔得以顯明。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顯達時，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道，想登朝廷，如望霄漢，應當廣博采用人才，不宜長久滯留。”皇上下詔勉勵并答覆了他。

當時吏部侍郎杜黄裳被宦官權貴讒毁涉及其他過失，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都被裴延齡誣陷，將要加以驅逐，趙憬保護解救他們，因此他們多數從輕貶官。當初，趙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儆都任巡屬刺史。令狐峘曾經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崔儆長時間在朝廷做官，所作所爲有時違犯法令，趙憬時常用正道制止他們。令狐峘、崔儆秘密派人列舉趙憬的罪狀，在朝廷上詆毁他。等到趙憬任宰相時，提拔崔儆從大理卿任尚書右丞，令狐峘原先貶官爲别駕，又提升他爲吉州刺史，當時人稱贊趙憬。

趙憬與陸贄共同主持政事，陸贄依仗自己長期在宫廷，特别受到皇上的恩寵垂顧，以國政爲己任，纔一年，改任趙憬爲門下侍郎，趙憬由此非常恨他，多次以眼病請求退休，不怎麽承擔政事，因此兩人不相協和。裴延齡奸詐狂妄，滿朝側目以視，趙憬開始與陸贄約定在皇上面前奏論他；等到在延英殿奏對時，陸贄極力説裴延齡奸邪誑誕的表現，説不能任用他，德宗不高興，表露在臉上，趙憬默然不語，由此罷免陸贄平章事，而趙憬主持國政了。

當時宰相有賈耽、盧邁與趙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賈耽、盧邁都有假，因此趙憬獨自在延英殿奏對。皇上問道：“近日起居注記的什麽事?”趙憬回答説：“古代左史記言，人君舉止，

君動止，有實言隨即記録，起居注是也。國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制敕，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璹請宰相一人記録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既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

憬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爲宰輔，居第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産。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十一。子元亮進憬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卯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奚施。奄然游魂，終當就木，冥冥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孤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廢朝三日，册贈太子太傅，賻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册吊使。

有實際言論便隨時記録，這就是起居注。國朝永徽年間，起居衹能對着儀仗承接旨意，退朝以後朝廷的謀議起居都不能聞知，因此其起居注衹編寫詔令，别無他事。所以長壽年間姚璹主持政事，認爲親自承受德音大計，如果不宣旨於宰相，史官就無從撰寫，姚璹請求宰相一人記録朝廷所議論的軍國政事，稱之爲時政記，每月送到史館。不久時政記又廢除了。”皇上説：“君主的舉動必定要記載，意義在於留下勸誡。既然曾有時政記，宰相可以依照舊例繼續編寫。”不久，趙憬去世，時政記也不實行了。

趙憬特别承受皇上的恩寵垂顧，品性清儉，雖然做了宰相，宅第家僕，與貧窮士大夫之家相同，他所得到的俸禄，先修建私廟，最終也不置辦宅第田産。這年八月，他突然患病，二天後去世，終年六十一歲。他的兒子元亮進上趙憬的遺表草稿説：“臣愧受聖恩，竊居宰相職位，年月很久，功績無聞，小人居君子地位的失敗已經顯明，不勝重任而敗事的咎責不久即將來到。上天給予我疾病，福貴過後産生災禍，自今日卯時以來，更加嚴重，針灸不及，藥餌怎用。奄奄一息的游魂，最終應當進入棺木，晦暗地苟延殘喘，怎忍心辭别上天。號呼流涕，忍息心碎，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能辜負素願。無比感恩嗚咽痛惜之極。”德宗十分哀傷憐惜他，停止朝會三天，册命追贈太子太傅，官府贈送辦喪事用的帛五百端、米糧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任册吊使。

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趙元亮官做到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去世。次子趙全亮，官做到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趙元亮的兄長趙宣亮、弟弟趙承亮，都因門蔭的庇護授任官職。

韋倫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内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棰罰，人

韋倫，是開元、天寶年間朔方節度使韋光乘的兒子。年輕時以門蔭的庇護幾次授任藍田縣尉。因爲他對待吏事勤懇恭謹，楊國忠召他爲鑄錢内作使判官。楊國忠依仗權寵，又邀取名聲，大量徵用各州縣農夫令他們鑄錢，農夫既不是本行工匠，被所在官吏强迫着服勞役，很多人遭受

不聊生。倫白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今抑百姓農人爲之，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爲之。"由是役使减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宫内土木之功無虚日，内作人吏因緣爲奸，倫乃躬親閲視，省費减倍。改大理評事。

捶打處罰，民不聊生。韋倫告訴楊國忠説："鑄錢必須依靠懂行的工匠，如今强迫百姓農夫來做，尤其費力無功，人們還要興起誹謗。希望厚加懸賞估價，招募通曉鑄錢的人製造。"由此役使减少，却增加了鑄錢數目。天寶末年，宫内土木工程連日不停，在宫内做事的人吏趁機爲非作歹，韋倫便親自察視，减省一倍費用。改任大理評事。

會安禄山反，車駕幸蜀，拜倫監察御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員外兼侍御史。時内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爲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毁譖，貶衡州司户。屬東都、河南并陷賊，漕運路絶，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 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爲叛，凶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絶，朝廷旰食。倫乃調發兵甲駐鄧州界，凶黨有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并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爲襄州節度使，徵倫爲衛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

正逢安禄山反叛，皇上到達蜀，授任韋倫監察御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不久改任屯田員外兼侍御史。當時宦官禁軍相繼到蜀，到處殘暴掠奪，被視爲難以治理；韋倫清廉儉樸以身作則感化他們，蜀川全都依賴他的治理。最終韋倫却遭到宦官詆毁，貶爲衡州司户。正值東都、河南都被賊兵攻陷，漕運道路斷絶，度支使第五琦推薦韋倫有治理才能，授任商州刺史，充任荆 襄等道租庸使。正逢襄州副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叛亂，凶黨一萬多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逃走。張嘉延又向南襲擊攻破江陵，漢、沔的運輸遭到阻隔，朝廷糧食緊張。韋倫便調發軍隊駐扎鄧州界，凶黨有來投降的，必定厚加接待。幾天後，康楚元兵衆十分懈怠，韋倫進軍攻擊他們，活捉康楚元獻到朝廷，剩餘的兵衆都逃散了，收取租庸錢物多達二百萬貫，都不曾失落。荆、襄二州被平定，下詔授任崔光遠爲襄州節度使，徵召韋倫爲衛尉卿。十天後，韋倫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不久又兼隴州刺史。

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翽作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 襄 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爲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党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衄，連貶巴州長史、思州 務川

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了節度使史翽叛亂，朝廷便任韋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 襄 鄧等十州節度使。當時李輔國執掌大權，節將的任用，都出自他的私門。韋倫既爲朝廷公用，又不私下謁見李輔國，韋倫接受任命還未出發，又改任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當時吐蕃、党項年年入侵，邊將疲於奔命。韋倫到達秦州，屢次與胡虜交戰，兵少無援，接連遭受挫敗，連續貶爲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

縣尉。

代宗即位，起爲忠州刺史，歷台、饒二州。以中官吕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 連 郴三州都團練使。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户、隨州司户、隨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

德宗即位，選堪使絶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德遠振，蕃人大悦，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爲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欲擢用盧杞爲饒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稱嘆。以年逾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封郢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凶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厠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無信約，專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倫居家孝友，撫弟侄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時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

代宗即位，起用韋倫任忠州刺史，歷任台、饒二州刺史。因宦官吕太一在嶺南詐稱詔令招募軍隊作亂，便任韋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 連 郴三州都團練使。最終遭到吕太一用賄賂所進行的離間，貶爲信州司馬、虔州司户、隨州司户、隨州司馬。遇到皇上的赦令，客居在洪州十多年。

德宗即位，選拔能够勝任出使邊遠地區的人，召入韋倫任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任通和吐蕃使。韋倫到達吐蕃，先宣諭皇恩，再述説國家威德遠振，吐蕃人大爲喜悦，贊普入獻地方特産。韋倫出使回來，升任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第二次進入吐蕃，奉使符合旨意，西蕃敬服。對於朝廷得失，韋倫多次上疏談論。他又被宰相盧杞所憎惡，改任太子少保，幾次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涇原軍叛亂，皇上到達奉天。待到盧杞、白志貞、趙贊等人貶官，關播罷免宰相任刑部尚書，韋倫在朝堂上嗚咽着説："宰相不能輔佐協和竭誠忠告，使天下到了如此地步！還讓他來擔任尚書，天下怎麽能達到治理？"聽到的人敬畏他。韋倫隨從皇上到梁州，返回京城，皇上又要升任盧杞爲饒州刺史，韋倫又上表懇切論説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贊嘆。韋倫因年過七十，上表請求退休，改任太子少師退休，封郢國公。當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任少府監，韋倫上奏説："李楚琳是凶逆之徒，李忠誠是番戎小醜，不應將他們列在清貴的朝班中。"又上表請求建設義倉用來防備水旱，選擇賢良任命在皇上左右。又説吐蕃必無信約，特别需要防備，不可輕視。皇上每每善待他。韋倫在家中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撫養弟侄以慈愛被稱道。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去世，終年八十三歲，追贈揚州都督。

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 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 臨清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 正平尉。從事河東，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

賈耽，字敦詩，滄州 南皮人。以通曉兩經考中明經科，調授貝州 臨清縣尉。他上疏論説時政，授任絳州 正平尉。任河東從事，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檢校禮部

北都副留守。又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爲鴻臚卿，時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耽仍領其使。大曆十四年十一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

建中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爲節度使，而召耽爲工部尚書。耽得牒內懷中，宴飲不改容，及散，召樊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軍爲節度使，耽今即上路。"因告將吏使謁澤。牙將張獻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自圖節鉞，潛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軍中皆不伏，請殺樊澤。"耽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即爲節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尋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

郎中、節度副使。改任汾州刺史，任刺史七年，政績顯著。召入任鴻臚卿，當時左右威遠營隸屬鴻臚，賈耽并領其使職。大曆十四年十一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

建中三年十一月，賈耽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轉移到梁州，興元元年二月，賈耽派行軍司馬樊澤到皇帝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奏事，樊澤完成使命後回報，賈耽正大宴諸將，有緊急牒文送到，令樊澤代賈耽爲節度使，召賈耽爲工部尚書。賈耽得到牒文揣在懷中，依然宴飲不改臉色，等宴會散了，他召見樊澤，把詔書交給他說："下詔使樊行軍爲節度使，我賈耽立即就上路。"他便告訴將吏謁見樊澤。牙將張獻甫說："天子到達山南，賈尚書派樊行軍奉表問候皇帝，但樊行軍膽敢爲自己謀取節度使大權，暗中奪取賈尚書土地，這可以說是對人不忠。軍中都不服氣，請求殺掉樊澤。"賈耽說："你這是什麼話！天子有詔令，他就是節度使了。我賈耽如今奔赴皇帝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便與你一同走。"賈耽當天離開軍鎮，帶着張獻甫隨從自己，軍中便安定下來。不久賈耽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任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這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掉僞王號，外表聽奉朝旨，而內心時常蓄積着并吞的陰謀。李納士兵數千人從行營返回，路過滑州，大將請讓他們住宿在城外，賈耽說："與別人的軍鎮相鄰，怎能讓別人的士兵住在野外？"命令他們住在城內，淄青將士都心服賈耽。賈耽善於射箭喜好打獵，每次出外打獵不超過一百騎兵，他往往打獵到李納境內。李納聽説後，大喜，但心中畏懼他的器量，不敢有別的圖謀。九年，徵入賈耽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賈耽喜好地理學，凡是四夷的使者以及出使四夷返回的人，賈耽必定要與他往來，詢問那裏山川土地的來龍去脉。因此九州的平險，百蠻的土風習俗，區分指劃，全都探究了源流。自吐蕃

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内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黄河經界遠近，聚其説爲書十卷，表獻曰：

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晋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纘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虚微，采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凉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别録》六卷。又黄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并研尋史牒，翦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録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慚悚。

德宗覽之稱善，賜厩馬一匹、銀綵百匹、銀瓶盤各一。

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

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棋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綉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

淪陷隴右多年，國家在内地守禦，過去那裏的鎮戍，就不能再知道了。賈耽便畫隴右、山南地圖，兼黄河流經地界的遠近，集成其學説成書十卷，表奏獻上説：

臣聽説楚國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晋朝司空裴秀創制六體；《九丘》是成賦的古經，六體是製圖的新意。臣雖然愚昧，平時曾經師法學習，多次承蒙提拔，於是愧居相位。雖然歷任官職，實在有許多曠缺，但天下的山川，日夜不忘。大圖外靠近四海，内分爲九州，必須精詳，纔可以摹寫，逐漸聚集，希望續編成功。然而隴右一隅，長久淪陷於吐蕃賊寇，職方官失去圖記，境土難以區分。就除去虚微，采拾衆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私下認爲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凉西部地區，控制北方邊陲。岐路的偵察途徑，軍鎮的防禦要衝，無不專意核實，依稀如真。假如聖恩派遣將士守護邊疆，新書授律，那麽靈、慶的設防險要如在眼前，原、會的封地疆界可以知曉。各州各軍，必須論及里數人員，諸山諸水，必須談到首尾源流。圖上不能詳備寫出，依憑根據必有記注，謹撰寫《别録》六卷。又黄河爲四瀆之源，西戎是群羌之帥，臣都研究探尋史牒，剪棄浮詞，竭盡所聞所知，編爲四卷，連同《别録》共爲十卷。文義淺陋，心中增加慚愧恐懼。

德宗看了之後稱好，賜給賈耽厩馬一匹、銀綵百匹、銀瓶盤各一個。

到十七年，賈耽又撰成《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奏獻上，説：

臣聽説土地因爲博厚承載萬物，萬國如同星羅棋布；海河因爲運送貨物環繞在外，百蠻如錦綉交錯。中原則有五服、九州，不

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毌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絶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説，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晋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逾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越葱山，於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内，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騄，歲充内厩，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沾濡。

同風俗的異邦則有七戎、六狄，普天之下，無處不有王臣。昔日毌丘出師，東面銘刻不耐；甘英奉命出使，西面抵達條支；奄蔡是大澤無邊，罽賓則懸度作險。或者道理迂迴曲遠，或者名號改移，古來博通今古的儒者，很少能全面詳究。臣青年時期，好學方言，入仕之日，留意地理，研究探考，近三十年。與我朝相鄰的邊境，異番的習俗，翻山貢獻珍寶的道路，乘船前來朝拜的使者，都探究他們的源流，訪求他們居住的地方。市場的商賈，戎貊的遺老，無不聞聽他們的談話而采集其中的要點，民間的瑣細言談，風土歌謠的傳説，也收集它真實的地方而去除它虛妄的地方。然而殷 周以來，封疆更加明白，繼承天道的有八家，統一疆域的有五姓，聲威教化所能達到的，衹有唐朝爲大。秦始皇罷封侯置郡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帝擴地開邊，屏障限於鷄鹿；東漢時哀牢請求設置官吏；西晋時裨離車輛不絶；隋朝在卑和海以西設置四郡，在扶南江以北創立三州，遼陽行軍失利，因而放棄它。高祖神堯皇帝承受天命，擁有四方。太宗繼承聖明更加興盛，安撫遠方和睦近鄰，越過大漠通道，北到仙娥，在骨利幹設置玄闕州。高宗繼承大業，能够光大前代功績，派遣單車帶着詔令，西越葱山，在波剌斯建立疾陵府。中宗恢復配天大業，不失舊有河山。睿宗包含先天器量，永圖惟新。玄宗以大孝澄清朝内，以無爲治理朝外，大宛的良馬，每年充滿内厩，這與漢武帝征伐貳師城掠取善馬的窮兵黷武，怎能一樣啊！肅宗掃平不祥的凶氣，給百姓以恩惠。代宗鏟除殘孽，天地人的常道悠久。希望皇帝陛下，以上聖的姿態，承接太平的時運，忠信明義，守信容善，惠養人民，安撫邊遠。因此瀘南貢奉麗水的金子，漠北進獻余吾的良馬，教化洋溢，域内滋潤。

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内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晋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盗，故墟日致堙毁。舊史撰録，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酇侯之圖書，方知厄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

優詔答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瓶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

臣少年時與師友切磋，長大後在皇宫奔走侍候，我自覺愚笨懦弱，愧受榮寵非分占據職位，對於皇上的恩澤無法報答，日夜謹慎戒懼。在興元元年，臣奉詔令，令臣修撰國圖，很快便充任魏州、汴州節度使，出外節鎮東洛、東郡，這期間臣因衆多的事務，不能完成專門研究，功用還有虧欠，憂愧更加深切。近日更加力竭衰病，思量要把全部所見所聞，編繪成圖。恭敬地使工人畫《海内華夷圖》一軸，寬三丈，長三丈三尺，比例以一寸折合成一百里。區别中原與四夷，標出高山與大川；在細絹上縮小四極，在繪圖中劃分百郡。宇宙雖廣，舒展地圖不能充滿庭院；舟車所能通行的地方，觀覽地圖都在眼前。并撰寫《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原地區以《禹貢》開始，外夷地區以《班史》發源，記載郡縣的增減，叙述番落的盛衰。以前地理書將黔州歸屬西陽，如今則改入巴郡；以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如今則改入康居。凡各種疏誤，都加以訂正。隴西、北地，在永初年間放棄；遼東、樂浪，在建安時期淪陷。曹公丢棄陘北，晋氏遷徙江南，邊界幾經侵盗，故地日見毁没。舊史撰録，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多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的水域，以華山爲荆河的鎮守，既有背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的《逸禮》，多聞缺疑，怎敢編集。其中古郡國用墨筆題寫，今州縣用朱筆題寫，今古文字不同，閲覽簡易。臣學有小成，才不廣博。伏波將軍馬援聚米指劃，展示戰争與軍隊形勢；酇侯蕭何收取的地圖書籍，正可以知道險要之地。仰慕前代賢哲，曾經寄托心意，總是竭盡凡庸淺陋，仍慚愧有許多謬誤。

皇帝下詔稱贊并答覆，贈給賈耽錦綵二百匹、袍緞六匹、錦帳二個、銀瓶銀盤各一個、銀榼二個、馬一匹，進封賈耽爵位爲魏國公。

順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群小，耽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耽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册贈太傅，謚曰元靖。

順宗即位，賈耽檢校司空，任左僕射，依舊主持政事。當時王叔文專權，政令出自一群小人，賈耽憎惡他們攪亂政令，多次稱病請求退休，皇帝不應允。賈耽品性謹厚，不喜歡品評人物。自從他身居相位，一共十三年，雖然不能以安危大計對君主竭誠忠告，却時常以檢點自身嚴格行爲來要求別人。每次他從朝堂回到宅第，接待對答賓客，終日不倦，至於家人與親近者，不曾見到他有喜怒之色，古代的淳德君子，不過如此而已！永貞元年十月賈耽去世，終年七十六歲，停止朝會四天，册命追贈太傅，謚號叫元靖。

姜公輔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參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

姜公輔，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考中進士科，任校書郎。應試制策科考中高等，授任左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任職年限已滿應當改官，姜公輔上書自我陳述，因母親年老家境貧寒，而府屬佐吏俸錢供給稍微優厚些，便請求兼京兆尹户曹參軍，特別受到皇上恩遇照顧。姜公輔才高有器識，每次奏對論事，德宗大多依從他。

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黄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群凶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無益。"德宗曰："已無及矣！"從幸至奉天，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隊進犯朝廷，德宗倉皇從苑北便門出走，姜公輔在馬前規勸説："朱泚曾是涇原統帥，很得士心。以前因朱滔叛亂，他被牽連削奪兵權，朱泚時常憂憤不得志。不如派人捕捉他，讓他陪伴皇上，如果他突然被群凶擁立，必然給國家留下禍患。臣近來曾經陳奏，陛下如果不能真誠對待他，就殺了他，養獸自留禍患，後悔也没有用。"德宗説："已經來不及了！"姜公輔隨從皇上到達奉天，授任諫議大夫，不久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壠，宜令造一磚

姜公輔隨從皇上到達山南，皇上到城固縣，唐安公主去世。公主是皇上的長女，昭德皇后所生，公主生性聰慧仁孝，皇上十分喜愛。當初，詔令下嫁韋宥，未能舉行婚禮而遇到流亡；等到公主去世，皇上特别悲傷，詔令有關部門隆重舉辦公主的葬禮。姜公輔規勸説："不久就能收復京城，公主一定要歸葬的，如今在路途上，暫且應節儉薄葬，以便接濟軍士。"德宗憤怒，對翰林學士陸贄説："唐安公主夭亡，朕不想在此建

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

壙壠，應令建造一座磚塔安置，費用很少，不用宰相來議論。姜公輔忽然進奏表章，説的都没道理，衹是想要指責朕的過失，打算自取名聲。朕近來提拔他爲心腹，他却如此辜負朕!”陸贄回答説：“姜公輔的官職是諫議大夫，位居宰相，諍言進諫原本是他的職分。本來設立輔佐之臣，安置在陛下左右，朝夕接受教誨，意在防微杜漸，事情微小就糾正它，這是所應做的。陛下認爲造塔勞役費用微小，不是宰相所應論及的事，衹應問道理是對是錯，怎可論事情是大是小。如果造塔是對的，勞役即使很大而建造它又有什麽傷害；如果造塔是不對的，費用即使很小而議論的人有什麽罪過。”皇帝又説：“卿没有領會朕的意思。朕認爲姜公輔的才能行爲，供職宰相都不恰當，在奉天時已想要罷免他，後來因爲姜公輔辭退相位，朕已當面允許。不久正值李懷光背叛，便暫時因循不變，容許到山南。姜公輔知道朕打算改官，所以堅持論奏造塔之事，賣弄正直邀取名聲。懷有這種用心，哪是善良！朕所惆悵的，衹爲如此。”陸贄再三解救保護，皇帝憤怒不止，便罷免姜公輔宰相任左庶子。不久，他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授任右庶子，長期不得升官。

洎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爲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爲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廷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便以參言爲對。帝怒，貶公輔爲泉州别駕，又遣中使齎詔責竇參。順宗即位，起爲吉州刺史，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尚書。

自從陸贄主持政事，因爲有翰林同僚的舊情，姜公輔多次告請陸贄求官。陸贄悄悄對姜公輔説：“我曾看見郴州竇宰相，進言多次爲公擬議官職了，皇上旨意不允許，有憤恨你的話。”姜公輔恐懼，上疏乞求罷官做道士，長時間没有答覆。後來他又在朝廷上奏，德宗詢問其中原因，姜公輔不敢泄露陸贄所説，便以竇參的話回答。皇帝憤怒，貶姜公輔爲泉州别駕，又派遣宦官拿着詔令責備竇參。順宗即位，姜公輔被起用爲吉州刺史，不久去世。憲宗朝追贈他爲禮部尚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温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獻甫之請，畋李納之郊，則器略可知矣。韋鄖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命矣夫！趙丞相區分檢裁，

史臣曰：賈魏公以藴藉謹厚，位居丞相，他拒絶張獻甫的請求，打獵到李納的郊野，器量謀略便可以知道了。韋鄖公慷慨節義，受困於讒言邪惡，是命中注定的啊！趙丞相區分檢裁，求做

求爲雅士，以争權而陷陸贄，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悟主，驟及台司，一言不合，禮遽疏薄，則加膝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

正人雅士，因争權而陷害陸贄，那麽先前的以德報怨之事，是可以相信的嗎！姜公輔一句話啓悟君主，立即官至宰相，一句話不合旨意，禮遇馬上疏薄，那麽用人的愛憎無常之間，君主之道可以明白了！

贊曰：元靖訏謨，真謂純儒。手調鼎飪，心運地圖。姜躁趙險，并躍天衢。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贊曰：賈元靖有大的謀劃，真可以説是純儒。他手中調理宰相事務，心中運籌地圖。姜公輔急躁趙憬險詐，他們都能躍上通天地位。悲哀啊韋公，最終被讒言惡人所困。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八十九

陸　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

贄少孤，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

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盗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親陸侃，任溧陽令，因陸贄顯貴，追贈禮部尚書。

陸贄小時喪父，有獨立見地與衆不同，對儒學十分用功。十八歲時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詞科，授任華州鄭縣尉。任期滿，東歸故鄉探望母親，路過壽州，刺史張鎰有當代名望，陸贄前往謁見。張鎰剛開始不太以禮相待，留住三天，再次見面與陸贄交談，便大加稱贊賞識，請結爲忘年之交。等到辭别，贈送陸贄一百萬錢，説："希望能備辦太夫人一天的膳食。"陸贄不接受，衹接受一串新茶而已，説："怎敢不承受君的厚意。"又因考中書判拔萃科，選任渭南縣主簿，升任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宫爲太子時，一向知曉陸贄的名氣，於是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改任祠部員外郎。陸贄生性忠誠，位居親近之臣後，感激人主的推重知遇，想着有所報效，所以政治或有闕失，不論大小都必定上奏，由此得到的照顧優待更加深厚。

建中四年，朱泚謀反，陸贄隨從皇帝到奉天。當時天下叛亂，機要事務繁多堆積，徵調指揮，千端萬緒，一天之內，詔書數百。陸贄揮筆起草，文思如泉，起初好像不經過思考，撰成之後，無不深刻詳盡，合乎事物的關鍵，胥吏抄寫應接不暇，同僚都佩服他的才能。改任考功郎中，依舊充任前職。曾啓奏德宗説："現在盗賊遍天下，皇上流轉遷移，陛下應痛心地自我引咎，以感動人心。從前成湯因下詔自責而振興，

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

楚昭王因言論高妙而復國。陛下確實能不吝惜改正過錯，用言辭向天下人道歉，使文書詔令無所忌諱，臣雖然愚笨淺陋，可以仰慕符合聖情，希望使内心不安之徒，洗心改過歸向教化。”德宗贊同。因此在奉天所下達的詔書，即使武夫悍卒，無不揮淚感激，這些詔書大多出自陸贄之手。

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贄曰：“往年群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并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宫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迍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焕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

這年冬季，商議要在新年改元，但占卜禱告之流，都認爲國家運數適逢百六，一切事應當有所變革，以順應時運之數。皇上對陸贄説：“往年群臣請求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如今因有賊寇之難，諸多事情都應更改，衆臣要朕在舊號之中再加一兩個字，這事怎麽樣?”陸贄上奏説：“尊號的興起，原本不是古制。在太平的年代施行，已經連累謙虚的品德；在喪亂的時候襲用，尤其傷害事情的體統。如今皇上流離遷徙，還未收復京城，宗廟社稷震驚，幾乎喪失祭祀，中原多災多難，大的禍亂猶存。這是人情向背之時，天意去留之際，陛下應深深自我懲戒激勵，收攬群心，痛加自責，以此敬謝神靈的斥間，不可淺近依從臣子的議論，重新增加漂亮的名號。”皇帝説：“卿所上奏陳述的，雖然很切合治理之道，但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也不可固執拘泥，卿再思量。”陸贄説：“古代君主稱號，或者稱皇、稱帝，或者稱王，衹是一字而已；到了暴虐的秦朝，纔兼有皇帝二字，後代因襲，以至像昏庸淺薄的君主，竟有聖劉、天元之號。由此可知君主的輕重，不在於自稱，尊崇其號無法彌補良謀，貶損其名不能傷害美德。然而貶損它就會有謙讓稽古的贊美，尊崇它就會受到誇能納諂的譏諷，得失不同，明白可辨。何況如今時運艱難，世事傾危，尤其應該恐懼思慮，以此自責。如果一定要俯察術數，需要有所變更，與其增加美稱而失人心，不如廢除舊號而敬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喜好謙虚，天也佑助順應。陛下確實能自我決斷，焕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表自責，惟有謙虚和順應，一舉而得到二美。”德宗聽從，衹改了興元年號而已。

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

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説，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税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别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凶徒，内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啖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携，懷所

當初，德宗倉皇出逃，府庫中的藏物被丢棄，寒冷結冰的時節，士兵大多受凍，除了身上的基本穿戴以外，没有一尺縑一丈帛；等到叛賊朱泚解除圍困，各藩鎮貢奉的物品相繼送到，於是在奉天行在所的廊下貯存貢物，并題寫叫做瓊林、大盈的兩個庫名。陸贄進諫説：

建立瓊林、大盈二庫，自古以來都没有這種制度，據老年人傳聞，都説是開元年間創始的。大臣貪圖權利，用花言巧語博取皇帝歡心，於是説："州縣上交貢賦的使用，何不區分開來：賦税應當交付有關部門，作爲國家的正常開支；貢獻之物應當歸於天子，供作個人需求。"玄宗高興，新設了這兩個庫，心性放縱欲望增大，都萌芽於此，待到長安失守，終於資助了盜寇。《禮記》上説："財貨不正當地進來，一定不正當地出去。"這難道不是明證嗎！陛下繼位之初，致力於遵守治國之道，切實地實行勤儉節約，摒斥疏遠貪財的人。雖然是内廷私庫的舊藏，没有歸入太府國庫，而各地私獻的財物，也不收進皇宫，清廉之風肅然，天下風氣大變。近來因盜寇叛逆擾亂綱常，皇上出奔到奉天，既然遭逢這憂危的時運，就應增加警戒自勵的誠心。臣昨天奉命出使軍營，從奉天的宫殿經過，忽然看見右邊的廊房下，懸挂牌匾寫着二庫的名字，感到十分吃驚，不知是什麽道理。爲什麽呢？通往京城的道路還阻塞着，戰事正在頻繁進行，悲痛傷心的呻吟之聲，還未得到撫慰；對忠心勤王攻戰守城之功，還未進行賞賜。各地進獻的珍貴之物，迅速藏在皇帝私設的倉庫，被萬衆所矚目，誰能心中容忍？私下揣度軍士的情緒，有的産生了不滿，有的把忿怒表現爲毁謗怨言，有的用歌謡肆意進行醜化詆毁，很是蘊含着作亂的想法，也有後悔不該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世俗之人見識糊塗短淺，不懂得尊卑高下，不能用權力地位去壓制，而能用誠義加以感化。不久前六軍剛到奉天時，什麽儲備也没有，對外抵禦叛軍，

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

在內防守危城，日夜不息，將近五十天，飢寒交迫，死傷之人相枕，同心協力拼命，終於平息了這場大難。確實是因爲陛下不搞特殊化，不顧及自己的私欲，放棄美味而和士兵同甘共苦，省吃簡用而供給有功勞的人。不用嚴酷的制度而士兵無二心，是因爲感懷恩德；没有豐厚的賞賜而士兵不抱怨，是因爲知道皇上本無所有。如今重圍已經解除，衣食已經豐足，但謡言怨謗又起來了，軍心漸漸不穩，難道不是因爲軍人一貫的性情，愛好財貨喜歡誇功，那麽患難的時候已讓他們分擔憂愁，安樂的時候又不同他們共享利益，如果不是恬淡静默的人，怎能没有怨嘆！這是一般的情理，本不值得奇怪。《禮記》上説："財貨散發而民心凝聚。"這難道不是明證嗎！陛下天資英明聖賢，見到好事一定去做，這樣將會化解積怨成爲感恩戴德，改過差錯成爲正確得宜，很快消滅殘餘之敵，永遠流傳大名，聖明的人順應時機，原本不該有一天遲疑。

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

皇上贊賞采納了，下令除去二庫的題名。

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

興元元年，李懷光叛逆之志已經萌發，想要激怒各軍，上表議論各軍糧少衣單，神策軍的衣糧優厚，厚薄不均，難以驅使作戰，意在阻撓進軍。李晟秘密上奏，擔心他有變亂，皇上爲此憂慮，派遣陸贄出使李懷光軍營宣布聖諭。出使返回，陸贄奏事説：

賊泚稽誅，保聚宫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覩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别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

叛賊朱泚拖延時日受誅，聚在宫苑自保，勢盡援絶，苟且偷生。李懷光領着順乎天命的軍隊，乘着克敵制勝的氣勢，擊鼓前進剪滅叛賊，容易得如同摧折枯木，然而却任盜寇奔逃而不追擊，軍隊拖得疲勞而不使用，諸帥每次要進取，李懷光就阻撓他們的計謀。對於這種事情，實在不可理解。陛下意在保全迴護，委曲聽從，觀察他的所作所爲，也不知感謝皇恩。如果不另外進行規劃，漸漸相互操持，衹以姑息求安，最終恐怕變故難測。這實在是事態時機的危迫之時，所以不可用尋常辦法輕易處置。如今李

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强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

晟奏請轉移駐軍，恰巧遇上臣奉命出使宣慰，李懷光偶爾談論起這件事，臣順便泛泛詢問該怎樣辦，李懷光就說：“李晟既然要別行，我也都不强迫。”臣還是擔心有翻覆，便贊美他的軍隊强盛，李懷光大大地自我誇耀，反而有輕視李晟的意思。臣又從容問道：“昨天離開行在所的時候，不知有此商量；今天由這裏返回，或恐皇上問及此事，事情的可行與否，如何决定？”李懷光已經肆意輕言，不能中途改變，就說：“皇上恩准允許離去，事情也没什麽妨害的。”要約再三，并非不詳審，雖然想要追悔，已難找到藉口。希望就把李晟的奏表交付中書省，敕書下達依準奏表，另外賜予李懷光手詔，說明轉移駐軍的事由。這封手詔的大意說：“昨天獲得李晟的奏表，請求轉移軍隊到城東以便分散賊勢。朕因未知利害得失，本來要委托卿商量，恰巧陸贄從那裏宣慰返回，說見到卿叙說軍情，說起這件事，仍說是允許離去，事情也没有什麽妨害的，於是敕令本軍應允他的請求。卿應授予謀略，分路夾攻，務必使齊心協力，平定賊寇。”如此的語意婉轉而直，理由正當而明，雖然懷有異端，有什麽理由興起怨言呢？臣當初奉命出使傳達旨意，原本因糧料不均，偶然碰上轉移駐軍問題，事情相巧合。又幸好李懷光詭詐對答，而且没有阻絶之言，機宜合并，好像有暗中贊助，一失去這個便利機會，以後怎可以追悔，希望聖上明察裁斷！

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并建徽等軍，又奏曰：

德宗起初希望李懷光回心轉意攻打叛賊，所以李晟屢次奏請轉移軍隊不被允許；等到陸贄細細陳述李懷光反叛的情况，纔批准李晟的奏請，於是轉移軍隊到東渭橋。而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陽惠元還在咸陽，陸贄擔憂李懷光吞并李建徽等人軍隊，又上奏說：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

李懷光所管軍隊，足以單獨制服凶寇，逗留不前，或有其他原因。所擔心的是他太强，不依靠從旁幫助。近來又派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使的兵衆依附他的軍

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嘆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托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勛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

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

營，無益於成功，祇憂慮生事。爲什麽？四軍間隔營壘，群帥不同心，論勢力則高低懸殊，據官職則不相統屬。李懷光輕視李晟等兵少位低，而忿恨其節制不能隨心，李晟等懷疑李懷光養息賊寇蓄謀奸計，而抱怨其做事多欺凌自己，平時就互相防備飛言誹謗，戰時就交相恐懼分功，抵觸不和，嫌隙禍患於是産生，使他們同處一起，一定不會兩全。强者罪惡積累而後滅亡，弱者形勢危急而先傾覆，覆亡之禍，翹足可待。舊寇未平定，新患正興起，憂嘆之深，實可傷心。太上消除奸慝於尚未萌芽，其次拯救失誤於徵兆初起，何况事情已經顯露，禍難即將形成，放棄而不謀劃，用什麽制止叛亂？李晟見機應變，先請求向東轉移軍隊，李建徽、陽惠元，勢力趨於孤弱，被李懷光吞并，是必然之理。以後即使有好辦法，也恐怕不能自拔，拯救他們的危急，祇有在這個時候。如今因爲李晟願意前行，便派遣會合軍隊同往，假托説李晟兵力向來很少，擔心被叛賊朱泚所攔截，藉助這兩支軍隊交替成爲掎角之勢，并先明示旨意，悄悄使軍隊整理行裝，詔書到達軍營，當天上路進發，李懷光的心意即使不想這樣，但也無計可施，這就是所説的先於别人而有奪人之心，迅雷不及掩耳。大凡控制軍隊駕馭將帥，貴在知情，離合緩急，各有適宜。應當分離的而合并起來就會召亂，應當合并的而分離開來就會少功，應當快的而慢就失去時機，應當慢而快的就遺漏謀略。得其要領，合其時機，然後舉動没有失敗的謀略，施行没有危險的形勢。而如今屯兵却不肯爲用，聚將却不能同心，自爲凶惡之人，變亂在早晚之間。留下他們不足以相互節制，白白增長禍亂因素，分開他們各自逞能競争，或許可以成就功績。事情必有相應，絶無可疑。

德宗説："卿所意料的極好。但李晟轉移軍隊，李懷光的心裏已經惆悵，如果再派遣李建徽、陽惠元向東，就會使他得到藉口，暫且等待

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

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内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捍難，武臣之效。至如宫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胄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

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録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

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

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

十天時間。"李晟到達東渭橋，不到十天，李懷光果然奪取兩節度使的軍隊，李建徽單人騎馬逃走而幸免，陽惠元在半路上被捕捉，殺死了他。情報傳到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人情大爲恐懼。第二天，皇上轉移到山南。陸贄通曉用兵機宜，大都如此。

二月，隨從皇上到梁州，改任諫議大夫，依舊充任翰林學士。先前，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害節度使張鎰，歸順朱泚；等到奉天解圍，李楚琳派遣使者貢奉，當時皇上正值艱難，不得已，任命李楚林爲鳳翔節度使。但德宗忿恨他弑殺上級官員而叛逆，心裏不能容忍，剛到漢中，準備派渾瑊取代李楚林爲節度使。陸贄進諫説："李楚琳之罪，當然不可不殺，但因皇上未返京城，大奸依然存在，勤王之師，全在京畿以内，急速宣告，分秒必爭。走商嶺則道路迂曲而且遥遠，駱谷又被賊所扼制，僅能通達王命的，衹有褒斜，這條路如果再受阻，南北便成隔絶。以諸鎮疑懼之勢，處在兩個叛賊的誘脅之中，群情紛擾，各懷向背之心。賊勝就去投奔，我勝就又歸來，其間行事的時機，不容許失足跌倒。倘若李楚琳産生怨恨，公然放肆猖狂，南面堵塞要道，東面招引大賊，那麽我們就咽喉受阻而心力分散了，其形勢豈不危險啊！"皇上恍然醒悟，於是善待李楚琳的使者，下詔優待安慰其心。德宗到達梁州，要給在谷口以北隨從的臣子賜號叫"奉天定難功臣"，在谷口以南隨從的人員叫"元從功臣"，不論朝官宦官，依例全部賜予。陸贄上奏説："滅賊除難，是武將的功效。至於像宫庭近侍，朝中僚屬，衹是奔走從行而已，忽然與全副武裝奮力拼命之士，一起號稱功臣，恐怕武將們會憤恨嘆惋。"於是停止。

李晟收復京城後，派宦官宣旨交付翰林院詳細記録先前散失的宫人名字，命令起草詔書賜給渾瑊，派遣到奉天尋訪，限令一定找回，并酌量供給資糧送赴行在所。陸贄未即刻奉行詔旨，進上奏狀議論此事説：

近來因治理之道差錯，禍亂接連而來，

陛下思慮過失懼怕災禍，寬免他人怪罪自

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版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宫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逾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宫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間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

己，屢屢降下大號，發誓要更新政治。天下之人，流淚相賀，懲忿釋怨，育仁戴明，同心協力，共平禍難。在絶崖制止土崩，於横流穩定動蕩，消滅賊寇清掃京城，不失舊物。確實由於陛下的至誠感動天地，深悔感動神人，所以使得百神降下安康，萬民歸向大德。如果不是這樣，自古何曾有捐棄京城，失守宗廟，繼而發生赴難之師的叛逆，再次有流遷受屈的時候，而不過半年，却復興了大業的帝王啊！現在賊首剛平定，大駕將返回，近自城郊地區，遠到遍及天下，百役壓迫的疲勞之民，連年征戰的傷殘之兵，都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聽到德聲，翹起脚跟仰望聖上恩澤。陛下自當感謝上天悔禍的眷顧，感荷列祖垂愛佑助的美好，懷念將士衝鋒陷陣的災殃，憐惜百姓水深火熱的殘酷。以招致盜寇爲戒，以高高在上爲危，以致力於治理爲憂，以恢復宫室爲急。減少又減少，尚且害怕奢侈容易滋生；艱苦又艱苦，還是憂患戒慎難以長久。謀劃開始總是完美，能善的終已很稀少，但開始就不謀劃，哪裏會有善終！大凡對内人稱號，大概是宫中末流，以天子之尊，富有整個宫庭，像這樣的人，原本很多，衹恐怕弊病就在於太多，哪能憂慮不够役使。剪除首惡，還不到十二天，奔走慶賀往來，道路上如穿梭不停，何必自虧君主之德，首先訪尋婦人，又叫資助行裝迅速奔赴行在所。萬人注目，衆口流傳，恐怕不是報答慶幸依賴之心，符合除舊維新之望。大凡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應先行，輕者應緩後。周武王攻克殷商，有未來得及下車就處理的事，有下車後處理的事，大概是贊美他能不失先後時機。自從皇上流轉遷徙，萬民無所依靠，清穆的太廟震驚，春、夏、秋三季缺乏祭祀，當務之急，莫大於此。確實應當迅速派遣大臣，乘驛馬馳騁先往，迎接恢復神主，修整郊祀祭壇，展示祭天之儀，申明告謝之意。然後弔念撫恤爲國捐軀之人，慰勞犒賞有功之

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娱，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内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盗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

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内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兹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説。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追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黄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

士，安慰百姓，優待老者，安定反覆無常之徒，寬免被迫跟從之人，宣暢沉積，褒奬忠直，使失職之士恢復官位，使失業之人恢復生産，這些都應該先做，不可放到後面。至於崇飾服器，修繕殿臺，備耳目之娱樂，選巾櫛之侍女，這都應當在後，不可在先。散失的宫人，已經過了幾個月，既然處在離亂之時，必然被將士所占有。那些人如果稍微有識，不尋求也應當自我進獻；那些人如果非常無知，尋求反而會使她憂慮。自從因爲寇亂喪亡，很有比這更大的事情，一聽説搜索，心懷畏懼必然增加，殘餘的賊寇尚多，群情還未統一，因此而好好撫慰，仍恐怕有驚疑，如果又使他們恐懼，什麽事不會發生。前人之所以寬大斷纓和盗馬者，難道一定是忘掉自己的情愛，大概是知道爲君的體統而這樣做的。因小事而妨害大事，賢明的人不做，天下原本有很多侍奉人的人，何必僅僅在於此。所命令撰賜渾瑊的詔書，未敢順從旨意。

皇帝於是不頒布詔書，衹是派遣使者而已。

德宗返回京城，陸贄改任中書舍人，依舊任翰林學士。當初，陸贄受到張鎰的知遇，得以擔任翰林學士；待到張鎰被盧杞所排擠，陸贄常常憂心恐懼；等到盧杞被貶斥，纔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對陸贄禮遇更深。奉天解圍後，德宗説到背離宗廟之事，嗚咽流淚説："招致賊寇的原由，確實是朕的過失。"陸贄也流淚回答説："臣考慮招致今天的禍患，是群臣的罪過。"陸贄的意思大概是指盧杞、趙贊等人。皇上要掩蓋盧杞的過失，就説："雖然朕的德行薄，招致了這次禍亂，但也是運數先前安排定的，事不由人。"陸贄又極力説了盧杞等人的罪狀，皇上雖然表面聽從，心裏很不高興。吴通微兄弟都在翰林院，也承蒙德宗的寵遇，文章才器不如陸贄，却能交結權貴幸臣，一同在皇上面前説陸贄的壞話。所以劉從一、姜公輔從官品卑微的窘迫之中，都登上相位；而陸贄被朋黨所排擠，同僚妒忌他的才能，加上他言事激切，每每失去皇上的歡心，所

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 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别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内，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贄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贄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奬，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

以長時間不能任宰相。他在議論應對方面，明達事理體統，陳述評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重尊敬。貞元初年，李抱真入朝，從容上奏説："陛下到奉天、山南的時候，赦書傳達到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動哭泣，臣當時見人情如此，知道叛賊不足平定。"

當時陸贄的母親韋氏在江東，皇上派遣宦官迎接到京城，士大夫認爲他很榮耀。不久遭遇母親喪事，東歸洛陽，居住嵩山 豐樂寺。藩鎮所贈的助喪物品以及其他贈送之物，一概不收；和韋皋在未做官時相友好，衹有西川贈送之物，奏明後接受下來。陸贄的父親當初葬在蘇州，到這時要合葬，皇上派遣宦官護送其靈車到達洛陽，他受到的禮遇如同這般。除去喪服，暫且主持兵部侍郎工作，依舊充任翰林學士。在朝中謝恩那天，陸贄伏地哭泣，德宗爲他動容撫慰。恩遇既然隆重，中外人士都期望他任宰相，但宰相竇參一向妒忌陸贄，陸贄也批評竇參的所作所爲，説竇參貪污納賄，由此和竇參不和。七年，罷免學士，正式授任兵部侍郎，主持貢舉事務。當時崔元翰、梁肅的文章才華在當時爲第一，陸贄傾心於梁肅，梁肅和崔元翰推薦飽學之士，升第之日，雖然衆望不滿，但一年選士，衹有十四、五位，數年之内，身居臺省清近官職的有十餘人。

八年四月，竇參獲罪，以陸贄任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陸贄長時間被奸黨所排擠，在困境中得到相位，意在不辜負恩奬，盡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皇上即位之初，任用楊炎、盧杞爲宰相，樹立朋黨，排擠善良，終於招致天下大亂，皇上流亡遷徙。爲懲戒這種失誤，貞元以後，雖然任命了宰相，但至於像小官的授任擬議，皇上必定再三詳問，長時間纔下達。待到陸贄主持政事，奏請准許臺省長官自己舉薦屬官，并擔保所任官員，事情如有荒廢失誤，罰責兼及舉薦者。皇上准許，不久又宣旨説："外議説：'各官署長官所舉薦，大多引用親黨，又通行賄賂，没有得到實才。'這個辦法推行得不利，今後卿等應親自選擇，不要用各官署長官引進推薦者。"陸贄論奏説：

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宫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采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諳諸士，備閲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

臣確實愚頑鄙陋，一無所能，辱蒙任用驅使，愧爲宰相。雖心懷竊取位置之懼，而且缺乏知人之明，自我揣度平庸無能，終究難以上報皇恩。衹知廣開求才之路，使賢人各以連類同進；開啓至公之門，使職務都能自我達到。既然承蒙允許，就應宣布實行。南宫舉人，纔有十幾個，或不是臺省舊吏，就是節帥幕府佐僚，多次經過推薦引用，大都能經歷事務。論他們的資歷名望，已結不愧對在朝班的僚員；考察他們的品行才能，又未聽説有什麽過失。忽然因爲流言，對上煩勞聖上視聽，大道的難以推行，也可由此知道了。陛下盡力尋求治理之道，致力於順從物情，於是認爲舉薦不適宜，又委托宰相選擇官員。這樣作爲推崇任用宰相，廣博采取輿論，可説是聖德盛大了。但對於委任并督責完成的事理，聽其言而察其實的方面，存誠心以杜絶邪惡，還恐怕有闕失。陛下已采納臣的建議而施行，隨即聽到非議而中止，對於臣的謀劃不加督責完成，對於非議不加察實，這樣使謀劃失誤的人得以推脱其罪責，議論不實的人得以放縱其誣言。照此而行，觸類而及，本没有必定之計，也没有屬實之言。計不確定而治理之道難成，言不屬實而小人得志，國家的弊病，常常正是由此産生。從前齊桓公詢問管仲妨害霸業之事，回答説："得到賢人不能任用，是妨害霸業；任用却有始無終，是妨害霸業；和賢人謀劃事情却與小人議論它，是妨害霸業。"所謂小人，不一定完全是心懷奸險，故意顛覆國家。大概因他們心意性情邪僻，志趣意向狹窄，把阻撓謀議視爲出衆，把自我立異視爲不群，趨向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長遠圖謀，追求小信而損傷大道，何况又言行難保，放縱其非常之心啊！臣下認爲宰相，通常規定不過數人，人之所知，本有極限，不能普遍熟悉士子，詳備閲視群才。如果命令全都授任群官，從道理上講必須轉輾詢訪，這樣一來就變公舉爲私薦，改明揚爲暗投。

舉于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

倘若像議論的人所説，所舉薦的大多有舊情故交，舉薦給君上，尚且未斷絶私情，推薦給宰相，怎肯定没有虚詐，失去人才的弊害，一定更加嚴重。所以承前授命官員，很少有不涉及私謗，雖然宰相不一，或許有私自行情，也由於私下訪詢所親近的人，反被其人所賣。這個弊端不遠，聖上鑒察明知。如今又將循從浮言，專由宰相授任官吏，宰相不能普遍熟識，跟前面一樣必須向人詢訪。如果詢訪親朋，那麽就是後悔其覆車，不改變舊轍；如果在朝班詢訪，那麽就是尋求其私薦，更加不如公舉了。二者的利害得失，希望陛下再詳細選擇。恐怕不如委任長官，謹慎選擇僚屬，所選擇的既少，所尋求的也精，得到賢人有明鑒善識的名聲，失實就承當暗昧荒謬的責任。人之常情，無不愛憐自身，何況對臺省長官來説，都是當朝的顯貴，誰肯徇私妄舉。以損傷名節受到責備呢！所謂的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等人。陛下近來擇任宰相，大多也出於這些人當中。今天的宰相，就是昔日的臺省長官，今天的臺省長官，就是將來的宰相，衹是官職名稱暫時不同，原本不是行業頓時不同。哪有任長官的時候不能舉薦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就可以選擇千百僚員，衆議庸俗疑惑更多。大凡求才貴在廣泛，考核貴在精當。求廣在於各人舉薦所賞識的，長吏的推薦選擇是這樣；貴精在於按照名義責求實際，宰相的序録進用是這樣。以前則天太后稱帝臨朝，要收攬人心，尤其致力於提拔任用，擴大委任之意，開啓吸引之門，進用不加懷疑，求訪没有倦意，不但人人可以推薦士人，也允許自己舉薦自己的才能。所推薦的必定任命，所舉薦的往往試用，這樣對於選士之道來講，豈不有傷於容易啊！而考課責成已經嚴格，進升黜退無不迅速，不賢的人立即黜免，有才能的人迅速升遷，所以當代認爲這有知人之明，幾朝都依賴賢士的任用。這就是接近

課責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逾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逭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核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虛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求才貴於廣泛，考核貴於精當的成效。陛下奉天承運統治國家，一心致力於達到太平，雖喜好賢能之心，有過於前代哲人，但所得人才的盛多，未達到以往的時候。大概是由於鑒别賞識惟獨任憑聖上一人，搜求選擇很難於公舉，并且開啓引進的門路，很少施行精細務實的辦法。於是使先進的人漸漸轉向凋敝，後來的人不能接續上來，施行一令就誹謗阻撓互起，任用一人就創傷立即出現。這是失於選才太精，法制不一的後患。則天舉薦任用的方法，傷於容易而得到人；陛下謹慎選擇的規則，太精細而失去士。陛下選任宰相，一定不同於一般官員；精選長官，一定比小官員嚴格。待到宰相獻上規劃，長官推薦士人，陛下即衹聽取非議，不考察開始的謀劃。這樣就受重用的人却輕視他説的話，被輕視的人却重視他做的事，而且又不分辨所受毁謗的虛實，不較量所試用人的長短。人的多嘴指責，何處不有，這樣將使人無處安放其手足，哪裏衹是選官任人之道有失正直而已啊！

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

皇上雖贊許他所陳述的，而長官推薦士人的詔書，到底追回壓下了。

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僞難辨，吏緣爲奸，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贄奏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從乾元以後，正遇上有戰事，或有饑荒之年，於是三年選一次。由此選人停滯擁塞，其人數衆多，文書不斷，真僞難辨，官吏攀援爲奸，注擬除授錯濫，因而有十年不得調任的。陸贄奏請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估計缺員集中人選，每年實行選官，所以銓選部門的弊病，十有七八可以除去，爲天下人稱贊。

贄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

陸贄和賈耽、盧邁、趙憬共同主持政事，百官有所申訴覆審，都相互推讓不言可否。舊例，宰相當班秉筆決事，每十天一换，陸贄奏請依照舊例，令秉筆的人以應答。又因河隴淪陷於吐蕃以來，西北邊地長年用重兵守備，叫做防秋，都是河南、江淮各鎮的軍隊，輪番往來，疲於守衛。陸贄認爲中原之兵，不熟習邊防戰事，待到抵禦虜人攻戰賊軍，多有失敗，又苦於邊將名目

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

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暗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采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

太多，各軍統制不一，緩急無法應敵，於是上疏論述此事說：

臣歷觀前代經史典籍，都說鎮撫四夷，是宰相的責任，臣不揣昏憒，屢屢敢於上言。實因防備邊地抵禦戎人，是國家的要事；整治兵馬充足食糧，是防備抵禦的大經。兵不整治就没有可用之師，食不充足就没有可以鞏固之地；整治兵馬在於制置得法，充足食糧在於收支有方。陛下幸能聽取愚言，先致力於積蓄穀糧，民不加賦，官不費財，輕易招來邊地儲備，數量超過百萬。諸鎮收賣糧食，如今已接近完成，分别貯藏軍城，用來預防艱難危急，即使有敵寇戰争之患，一定没有缺乏斷絶之憂。遵守這種成規，作爲長久制度，常常收取冗費，多多給養邊農，那麽再經過二年，可以積藏十萬人三年的糧食了。充足食糧的根本初具規模，整治兵馬的方法還未精當，大膽議論籌量，希望能供皇上采擇。臣私下認爲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中對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詳細記載在史籍，可以就此談談。大抵尊崇就序者，便説没有德無法教化遠方，曾不知威嚴不樹立，那麽德就不能安撫。喜歡武威者，就説没有武力無法制服凶惡，曾不知德不修養，那麽武力就不可依恃。務力於和親者，就説要結盟可以睦鄰友好，曾不知我們結盟而他們又解約。贊美長城者，就説設置險關可以鞏固國家而抵禦寇賊，曾不知力量不足，軍事不强，那麽險關就不能據有。崇尚征伐者，就説驅逐阻遏可以禁止侵暴而减省徵徭，曾不知兵不鋭利，壘不完善，那麽阻遏他們也不能取勝，驅逐也不能使他們退去。議論邊防的要點，大都在此。雖互相譏評，但各有偏駁。聽取一家之説，那麽例證道理可以徵實；考察歷代所行，那麽成功失敗的效果不同。這是由於執守常理以對付不常之勢，宥於所見而不明白所遇之時。

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

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啖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

大凡中原有盛衰，夷狄有強弱，時機有利害，措施有安危，所以没有一定的規矩，也没有長勝的法則。夏后因安定戎人而教化昌盛，古公亶父因避開狄人而王業振興；周朝築朔方城後獫狁攘退，秦朝築臨洮塞後國家覆亡；漢武帝討伐匈奴而留下後悔，太宗征伐突厥而達到安定；漢文帝、漢景帝約盟和親却不能在當時消除禍患，漢宣帝、漢元帝寬弘撫納却足以在幾世保持安寧。大概因中原的盛衰有不同形勢，夷狄的強弱有不同時期，時機的利害有不同情况，措施的安危有適宜與否。知曉其事而不揣度其時就失敗，附合其時而不失其舉止就成功，形勢變化不同，怎可專一。

大凡因中原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絕了就阻礙他們向往教化，威脅他們就類似於殘殺降人，怎能不撫慰他們，安定他們呢？又如中原強盛，夷狄衰微，而且還要棄信背盟，蔑恩肆毒，曉諭他們而不改變，責備他們而不懲戒，怎能不取亂推亡，安民保境呢？其中有遇上中原喪亡之弊，正當夷狄強盛之時，要謀取而他們的裂痕未萌發，要防禦而我們的力量又不够，怎能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用和親作利誘，緩解交加的災禍？即使不一定守信，也不會有大侵略，雖然不是抵禦戎敵的善策，大概時事也有不得已的。如果夷人與華夏的勢力，強弱正好相同，撫慰他們不能安寧，威懾他們不能平定，力量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能不設置險關而保護軍隊，訓練軍士而等待敵寇，來了就征伐以遏阻他們深入，退了就驅除而警戒遠追？雖不是安邊的良策，大概也是勢力不得不這樣。所以夏朝的順從，周朝的攘退，太宗的剪亂，都是乘其時而善於利用其勢的；古公亶父的避開狄人，漢文帝、漢景帝的和親，高祖的降禮，都是順其時而不失其宜的；秦始皇的長城，漢武帝的窮兵征討，都是知其事而不合其時的。先前如果遇到星火燎原之勢，施行安定

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

順從之方，那麽就受侮而不順從了；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那麽就失去機宜而姑息賊寇了；有攘退之力，用和親之謀，那麽就表示軟弱而徒勞了；正當降屈之時，致力用討伐之略，那麽就召來災禍而危險了。所以說："知曉其事而不合乎其時就失敗，附合其時而不失其宜就成功。因此没有必定的規矩，也没有長勝的方法，得失著效，不是這樣嗎！至於觀察安危的大情，計算成敗的大數，百世不變化者，大概是有的了。其要點在於失去人心放縱欲望就一定跌倒，任用人才順從衆意就一定安全，這是古今相同，而且物理一致的。

國家自禄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

國家自從安禄山叛亂、河隴興兵以來，肅宗中興，撤回邊防來平定中原，藉助外勢來安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隙而入，吞噬無厭，回紇自恃功勞，侵逼也很嚴重。中原無暇振興軍隊，四十多年了。即使傷耗遺民，竭力養蠶紡織，向西輸送賄錢，向北償還馬價，還不能堵塞他們的煩言，滿足他們的驕志；再加上遠徵兵馬，守備邊疆，仍不能遏阻他們奔衝，制止他們侵侮。小的侵入便驅趕虜掠百姓，一旦深入就震驚京城。時時有議論安邊策略的，多致力於困難而忽視容易的，勉力於短淺的而忽略長遠的。於是使容易和長遠的，施行它而要領不精；困難和短淺的，謀劃後而不能成功。憂患未除，正由於此。

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

大凡克敵行軍，必定估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量大而且敵人脆弱，就先去做困難的，這叫奪人之心，暫時勞累而永遠安逸；力量小而且敵人堅強，就先去做容易的，這叫做鞏固國家的根本，觀察機會然後再去行動。近些時候正值國家多有變故，百姓疲勞没有恢復，却要大量調發軍隊，深入進攻賊寇境內，恢復被侵占的土地，攻打

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

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决命尋常之内，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鬥。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

他們的堅固城池，前面有勝負不一定的憂慮，後面有糧運跟不上的隱患。倘若挫折失敗，正好比是啓動戎心而挫傷國威，把這作爲安定邊疆的謀略，可以説是不估量事勢而致力於難以做到的事情了！

上天授予的，有分事，無全功；地上出産的，有物宜，無兼利。所以五方的習俗，長處短處各不相同。有長處的不可超越，有短處的不可企求，勉力於短處而抵擋長處一定危險，利用長處攻其短處一定安全。强者是以水草爲聚居地，以射獵供應飲食，馬多而且特别便於奔馳衝突，看輕生命而不以敗亡爲羞耻，這是戎狄的長處。戎狄的長處，就是中原的短處；却要增加兵力戰車，争鬥驅趕，在原野之間交鋒，在小面積之内拼命，把這作爲抵禦賊寇的辦法，可説是勉力於自己的短處而與敵寇的長處較量！致力於難做到的事情，勉力於自己短處，辛勞耗費一百倍，終於没有成功。即使果真有所成功，不是受到挫折就是荒廢，難道不是因爲超越上天授予而且違背地上出産，虧損時勢而且違反物宜的緣由啊！將要去危就安，減少費用節省開資，在於謹慎守護所容易做到的事情，精確使用自己的長處而已。如果是選擇將官而撫慰安寧衆人，整治紀律以統一訓練軍隊，耀示恩德以佐助武威，親善近處以對遠方懷柔，禁止侵犯抄掠的暴行以彰明我們的信義，抑制進攻謀取的議論以安定戎人的心懷，他們要求和就善待他們而不要與他們結盟，他們來侵犯就嚴加防備而不致力於報復，這是當今所容易做到的事情。輕視用力而重視用智，厭惡殘殺而喜好生命，輕視財利而重視人，忍耐小事而成全大事，平安居住而後動，等待時機而後行。所以修整邊疆，守住要害，深挖壕溝，高壘軍營，仔細禁防，嚴明偵察，務農用來充足糧食，練兵用來蓄養威力，不是萬全不謀劃，不能百勝不戰鬥。賊寇進行小的來犯就張揚聲勢以遏止他們深入，賊寇大舉進犯就用謀智取以

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戌，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

阻截他們歸路，依據險要而伺機攻擊，使用多種方法迷誤敵人。使得他們的勇力無處施加，兵多無處使用，搶掠却無所獲，進攻却不能够，前進有腹背受敵的憂慮，退却有首尾難救的後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能使其軍隊屈服，這是中國的長處。我們的長處，就是戎狄的短處；我們容易做的，就是戎狄難以做的。以長制短，那麽用力少而勝取的功效多；以易敵難，那麽財力不匱乏而事情迅速成就。捨去這些不做，而反爲敵人所利用，這叫倒持戈矛，將把柄交給賊寇啊！如今都做到了，尚且守備邊疆未能鞏固，敵寇進攻未能懲除，其中弊病在於謀略不能堅持到底，衆人無所適從。所任用的不一定有才，有才的不一定任用；所聽到的未必屬實，屬實的未必聽到；所信任的未必忠誠，忠誠的未必信任；所施行的不一定恰當，恰當的不一定施行。所以使處理差誤，賦税失度，由於兵多而財力匱乏，由於將多而力量分散，由於不均而産生怨恨，由於遥控而失去機會。臣願意爲陛下粗略陳述六方面的失誤，希望明主慎聽而熟察：臣聽説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須先使他的工具鋒利；武將要戰勝他的敵人，必須先訓練他的兵士。練兵之中，所用又有不同。用來救急，則姑且以解除危難；用來時抵擋，則延緩以適機宜。所以事情有見機行事，而不拘泥於常規；謀略有不同尋常，而不曲從於衆情。進退生死，祇聽將軍命令，這是所説的攻討之兵；用來駐守邊境，那麽事情的資助可以持久，形勢不同從而權變，不合乎事物的常理不安寧，不是人情所想要的不鞏固。大凡人情，有利則勸勉，習慣則安逸，保親戚則樂意生存，顧家業就忘却死亡，因此可以用理術駕馭，不可用法制驅使，這就是所謂的鎮守之兵。大凡要防備邊疆，抵禦戎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應當選用鎮守之兵加以安置。古時善於選用安置的人，必然根據他們的習性，辨别不同性質的土壤，適宜不

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鬥爲嬉游，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娱，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睹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絶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徼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

同種類生物的生長，觀察他們的技能，知曉他們的好惡。使用他們的能力而不違背他們的習性，統一他們的習俗而不改變他們的事宜，引導他們的善美而不責求他們所不能够做到的，禁止他們非法而不處罰他們所不想要做的事。又要分類排列他們的部曲行伍，安頓他們的家室，然後能使他們樂意居住，堅定人志，奮發氣勢，結下恩情。用恩惠安撫他們，他們就會感激而不驕横，用威令控制他們，他們就會肅整而不抱怨。不監督考核而人人自願出力，鬆馳禁防而萬衆没有貳心。所以出征就會有足够的兵力，居住就會豐衣足食，防守就會牢固，戰鬥就會堅强，這種方法没什麽特别的，對於人情便利而已。如今散征士卒，分别戍守邊地，更替往來，作爲守備。這樣就不是根據習性，就不是辨别土宜，要求他們所不能做到的，勉强他們所不想要做的事。追求擴大數量却不考察作用，想要招致他們的力量却不明察他們的習性，這可以作爲儀仗隊的儀仗，却無益於防禦之實效。爲什麽？荒僻的邊疆地區，千里蕭條，寒風吹裂皮膚，飛沙昏暗遮蔽眼目。與豺狼做鄰居，以戰鬥爲游嬉，白天就負起戈矛去耕種，夜晚就靠着烽火臺來偵察。每天都有被搶劫傷害的憂慮，永遠没有休閑的歡樂，地方惡劣人們勤苦，這是最嚴重的。如果不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習慣於這裏的風俗，幼年時親眼見到，長大後逐漸適應，没有見到過樂土而遷移，那麽很少能安心居住在這裏并與敵人距離很近。關東地區，萬物繁盛，從軍的人，特别受到了優厚給養。他們習慣於温飽的生活，習慣於歡樂安康，與邊疆地區相比，如同有天壤之别。聽説遠塞荒地的窮苦，他們就辛酸動容；聽到强蕃勁虜的名字，他們就驚恐喪氣。又要使他們離開親族，捨棄田園房屋，心甘情願忍受那種辛酸，抵抗自己所懼怕的敵人，將寄希望於他們發揮大的作用，不也太粗疏了嗎！况且又有輪流休息替代的期限，没有統

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摇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户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鋭，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地，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乃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驅。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

帥的駕馭，奉養好似驕子，姑息如同美人，進攻時不要求他們必須成功，臨陣退却又不以嚴肅的法令來處罰。他們到來時都帶有得意之色，他們住下時也没有持久的心願，衹是屈指計算歸回的日期，張嘴等待食物。徼幸的人還憂慮返回的日期緩慢長久，常常想着在充滿戎敵的戰場上，官軍挫敗，便趁着混亂的時機，滿路東逃，情志尚且如此，得到他們又有什麽作爲呢？他們平常居住就耗盡資財儲備物品以供奉虚浮冗濫的兵衆，面臨危險就開拔抛棄城鎮以摇動遠近人心，其中的弊端那裏僅僅是無益啊！原本也有所撓亂。又有觸犯刑法，貶謫流放軍城的人，意思是要增加户口充實邊地，兼令施展效力使他們自己贖罪。既然是不善之類，又加上懷戀故土的恩情，他們幸災樂禍，又比戍邊士兵更加嚴重。恰恰衹能擾亂防衛，實在别指望他們立功出力，雖然前代有時也施行這一做法，絶對不是可以遵守的良策。又有掌握軍權的將帥，自身不到邊疆地區，衹分派一支軍隊，令他們守衛疆界。大凡軍隊中的强壯精鋭士兵，將帥照例挑選出來隨從自己，剩下那些疲勞瘦弱的士兵，纔分配派給各鎮。節帥既然居住在内地，精兵衹聊備紀綱，於是命令防守要害抵禦要衝的，常常是那些寡弱之輩。賊寇每次到來，官軍便勢力不支，退入營壘的僅能閉關抵抗，處在野外戰場的全部遭受劫持，賊寇恣意蹂害，盡情搜索驅趕。待到都府知道消息，賊虜已經獲勝返回。而且安邊的根本，軍隊是最切要的，這樣治軍，可以説是措置失當了。

大凡獎賞用來勸勉，刑罰用來懲戒，勸勉爲了褒美有功，懲戒爲了威震不敬。所以賞罰對於控制兵衆來講，如同墨綫量度曲直，秤錘衡量輕重，銷子能够使車子上的車杠與衡相互鞏固，馬勒和轡頭能够駕馭訓服馬匹。控制兵衆而不使用賞罰，那麽善惡混淆不可區别能與不能；使用賞罰而不符合功過，那麽奸妄得到寵榮而忠實受到排斥壓

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毁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横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虚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産之資，兼有司榷鹽税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抑。如果這樣，好像聰明可以炫耀，律度没有章法，那麽使用與不使用，其中弊病都是一樣的。自從近來權力轉移到下面，朝廷失去權柄，將帥的號令已經很少能在軍中推行，國家的典章又不能對將帥施行，一味地相互遵養姑息，苟且虚度歲月。想要獎賞一個有功的人，反而憂慮無功的人内心不安；想要處罰一個有罪的人，再三擔心同惡的人憂慮不滿。有罪因隱忍而不彰明，立功因嫌疑而不獎賞，姑息之道，竟到了這種地步。因此使那些捨生忘死效忠的人被同僚譏誚，率領兵衆奮勇當先的人受到士卒埋怨，敗軍壞國的人不懷有慚愧畏懼，遲救失期的人自認爲這是智慧能幹的表現。褒美貶斥空缺而不能施行，稱譽毁謗又紛然相互混亂，即使有人想要善，誰爲他説話？何况又有公正忠誠的人自身守正而不願求請於人，反而遭受困厄；敗撓的人行私舞弊而苟且獻媚於大衆，照例獲得優待。這正是義士痛心的緣故，勇夫解體的原因啊。又有遇到敵軍防守不鞏固，陳述謀略没有功效，將帥就用資糧軍需不足作爲藉口，有關部門又用供給的軍餉不缺乏作爲辯解。既然互相争執，按理應該辨明，但朝廷時常爲之含糊，不曾追究曲直。措置有理的人忍聲吞氣而無處控訴，誣陷良善的人欺騙朝廷而不感到慚愧，這樣駕馭兵衆，可以説是課責失度了。考核督察失度，措置不當，將軍不能竭盡他的才能，士卒不能竭盡他的能力，屯集兵衆雖然很多，戰鬥中却没有勇往向前的。虜人時常越過邊境横行霸道，如同走在無人之地，官軍交相推委觀望，没有誰敢攔截，虚張賊軍的聲勢上報，就説兵力太少不能抵擋。朝廷不能省察，惟有致力於徵發增加軍士，無益於防守抵禦的功效，重新增加了供給的弊害。鄉村日益耗損，徵求日益頻繁，把編户農民傾家蕩産的物資，加上有關部門榷鹽税酒的利潤，總計這些收入，有一半供給了邊軍，這樣制用，可説是財政因增加軍隊而匱乏了。

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内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静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污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

如今四夷中最强盛成爲中原大患的，莫過於吐蕃，吐蕃全國能當兵的人，祇相當中原的十幾個大郡而已。它的内憂外患，也和中原没多大差異，他們能用來侵犯邊地的軍隊，數量原本很少。而且他們的武器不鋭利，盔甲不堅實，武略不能精通，技藝缺乏矯捷。一動就使中原畏懼他們兵衆盛多而不敢抵抗，一静就使中原害怕他們强大而不敢侵逼，這是什麽道理呢？實在是因爲中原的節制多門，吐蕃的統帥專一的原故。大凡統帥專一而人心不分散，人心不分散則號令統一，號令統一則進退可以一致，進退可以一致則快慢如意，快慢如意則不會錯過機會，不錯過機會則氣勢自然雄壯。這就是以少爲多，以弱爲强，變化開合，在於反掌之内。這就像胳臂驅使手指，内心控制外體，如果任用的人很能勝任職務，那麽有什麽樣的敵人不能戰勝！節制多門則人心不統一，人心不統一則號令不能推行，號令不能推行則進退難於一定，進退難於一定則快慢失宜，快慢失宜則抓不住機會，抓不住機會則氣勢自然衰落。這就是廢棄勇敢成爲怯懦，衆心離散成爲疲弱，逗留阻撓分崩離析，充分表現在戰陣之前。這就像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想要整齊嚴肅，可以做到嗎？開元、天寶之間，爲了控制西北兩蕃，祇設有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還擔心權勢分散，有時派人兼領節度。中興以來，没有時間向外討伐，把四鎮僑寄於安定，把隴右暫時依附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也祇有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徵調來了就隸屬它們。雖然委任的人不是全都能够稱職，但措置還留存依據了典章制度。近來自從逆賊朱泚引誘涇、隴的兵衆反叛，李懷光玷污朔方的軍隊，割裂誅殺，所剩餘的軍隊没多少；却又分割朔方地區，建立軍府擁立節度的，一共有三位節度使。其它鎮軍，數量將近四十，都承受特詔委寄，各派出宦官監軍，各個節度之間人人可以抗衡，

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核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虚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儕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

不能統屬。每到邊地軍書告急，這纔命令盤算用兵，既然没有軍法下臨，衹是以客禮相待。這是從容拯救落水的人，作揖禮讓救火，希望没有危險，原本也是困難的啊！軍隊，是講求利用氣勢的，氣聚就盛，氣散就消；勢合就威，勢離就弱。如今邊防守備的軍隊，勢弱氣消，這樣組建軍隊，可以説是軍隊的力量由於將帥太多而分散了。

治軍的關鍵，最在於均等，因此軍法没有貴賤的差别，軍餉没有多的區别，這是要使他們的志向相同而竭盡自己的能力。如果要誘導他們的意志，勉勵發揮他們的藝能，則應當檢視他們的才能，顯示他們的勇氣，核量他們的勞逸，揣度他們的安危，明確申示精細務實優劣的科别，作爲衣食等級的制度。使能者企望達到，不能者安下心來，雖然有薄厚待遇的不同，却没有怨恨的嫌隙。大概所謂日省月試，生活物資平均分配，如同用秤衡量物品一樣無情，萬人没有不安分而十分佩服這樣做很公平。如今荒僻邊疆地區，長期鎮守的士兵，都是在身經百戰受到創傷之後，終年付出巨大的勤苦，角試他們的能力則練習，揣度他們的處境則孤危，考察他們的服役則勞苦，觀察他們臨敵則勇敢；但供給他們的衣食，僅够自身取用，但他們照例要分給妻子兒女一部分來養家糊口，因此常有挨凍受飢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交替，不安心於危城，不習慣於軍備，應敵怯懦，懈怠服役勞苦；但供給他們的衣食，優厚超過幾個等級，接着還有茶藥的饋贈，增加了蔬醬的錢資。豐富和簡約相比，懸殊是這樣的巨大。又有向來不屬於禁軍，原本就是邊軍，將校以詭詐作爲獻媚的言詞，請托遥隸神策軍，不離開舊地，衹改虚名，這樣對於賜給軍餉的富饒，就有了三倍的增加。正因這樣使得同輩忿恨，忠良憂嘆，疲民流亡，經費因此十分匱乏。大凡事業没有差别，而給養却有不同，這是人情所

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慍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吴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不樂意接受的，何況虚假奸佞行爲能獲得豐厚的軍餉，没有功勞才能低劣而衣食優良，如果没有忘懷，誰能没有愠怒。不作戰亂的禍首，就已經值得嘉獎了，却要使他們同心協力，排除寇難，即使有韓信、白起、孫武、吴起這樣的大將，臣知道他也一定無能爲力。這樣給養軍士，可説是怨恨産生於不均等啊。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决，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

大凡想要選任將帥，必須先考察他們的品行才能，然後指令給所授任管轄的地區，交待所委托的事，讓他自己揣度是否可以勝任，自己陳述規制。需要怎樣的武器，藉助什麽人來做參佐，要多少士兵馬匹，用多少物資糧食，在某處安置軍隊，某時取得成績，自始至終的要領是什麽，全部籌劃出來，這時觀察他的計謀，審核他説的與實際情况是否一致。如果認爲他的才能不可取，他的建議不可實行，就應當在最初就退回他不加任用，而不應遺留憂慮到最後；如果認爲他的志氣可以勝任，方略可以施行，就應當留任到底，不應在他在職期間留連牽制。這樣以來，那麽懷疑的不使用，使用的不懷疑，在選才上勞神，在委任上端身拱手。既然委托給他事務，既然滿足了他的要求，然後可以考核他成績的好壞，實行對他的賞罰。受賞的人不以爲濫，當罰的人不能推脱，交付授予的權柄既然專一，苟且之心自然會停息。所以古代派遣將帥時，君主親自推薦人才命令他説："自京城以外的事，由將軍全權裁决。"又賜給斧鉞，表示令他專斷。所以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帥在軍中，君主的命令有所不受。確實可以説是機宜不可以長遠裁决，號令不可以不專一，委任將帥不使他專權，却希望他能戰勝敵人取得成功是從來没有的事。近來邊軍去留，裁斷大多出自皇上，選擇任用武臣，首先求得容易控制，多設置部下用來分散他的力量，減輕責任用來削弱他的雄心，雖然有所懲戒，也有所損失。於是使得委任將帥統兵

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凶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

在外督責完成任務的意義廢除，敗軍當死承擔黑暗過的意志衰微，一是聽從命令，二還是聽從命令，對軍情有差錯也聽從命令，違背事宜也聽從命令。如果所安置任用將帥，一定要取任於承順不違背的人，那麼像這樣就可以了；如果有意平定凶難，那麼不可以。大凡兩境相鄰接，兩軍相對持，事機的到來，刻不容緩，事先謀劃而等待，還恐怕失去，臨時纔開始謀劃，本來已經太粗疏了。何况千里之遠，皇宫之深，陳述的難以明白，聽到看到的不一樣，想要把事情做得没有失算，即使是聖明的人也有所不能啊。假使謀劃思慮能周到，奈何權變跟不上！戎虜奔馳衝突，快速如狂風，官軍從驛道送軍書上報，一個月纔答覆。守衛疆土的人因兵少不敢抗敵，擔任節度使的人因没有詔書不肯出軍，逗留之間，賊寇已經奔逼，托辭説援救未到，各自苟且關閉營壘自我保全。牧馬屯羊，都被屠宰，農夫樵婦，全都作了俘囚。皇帝雖然下詔諸鎮發兵，他們祇用虛聲應援，互相瞻顧，没人敢遮攔阻擊敵人，賊寇已經放縱搶掠退回，這裏纔陳功告捷。軍中有敗死的就減一百而爲一，軍中捉獲了賊寇就誇張一百而成一千。將帥既然幸賴於總制權在朝廷，便不擔心獲罪；陛下又認爲大權出於自己，不追究事情。這樣用兵，可説是機宜失於遥控了。

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瘳，而唯啖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治兵而措置失當，控制將帥而賞罰失度，制用而財政匱乏，建兵而力量分散，養士而産生怨恨，用兵而丢失機宜，這六個方面，是疆界上的大害，是軍隊中的絶症。不除掉莊稼的大害蟲，却祇用糞水滋養，不治療絶症，却祇用美味供養，恰恰足以培養弊害，加速災難，想要求得莊稼豐收，表面充美，當然不能。

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

臣愚笨地認爲應該停止諸道將士輪换防秋的制度，大概依據舊數而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委托本道節度使招募少壯願意住在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内、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

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并停罷。其三帥部内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户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奸濫虚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

邊城的使他們遷徙；其中一部分則本道祇供給衣食，委托關内、河東諸軍州招募蕃、漢子弟願意依附邊軍的以供給他們；又一部分也令本道祇出衣食，加給應募的人，以資助新遷來的人。又令度支官員分散在諸道收買耕牛，兼召雇工匠，前往諸軍城修繕製造器具。招募的人到來，每家供給一頭耕牛，又供給田農水火器具，一切都使他們得到充實齊備。剛到達的那年，給家口倆人的糧食，并賜予種子，勸他們播種，待到經過一年，便使他們自給自足。如果有餘糧，官府收買，各付一倍的價錢，務必奬勵經營田地。這樣既停息了更替徵發的煩勞，而且又没有幸災苟免的弊端。賊寇到來便人自爲戰，時節到來便家自務農。這樣就使兵不能不强，食不能不足，與那種忽然來到忽然離去，豈可同等而論啊！

臣又認爲應選擇文武能臣一人擔任隴右元帥，凡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使管轄内的兵馬，全部統屬於他；又選擇一人擔任朔方元帥，凡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使管轄内的兵馬，全部統屬於他；又選擇一人擔任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使管轄内的兵馬，全部統屬於他。三帥各自挑選臨近邊地要會之州作爲治所，現任節度使有不重要的，隨所近便而合并。祇有元帥可以設置統軍，其它一并停止。其中三帥轄境内太原、鳳翔等府以及諸州户口略多的，謹慎選用良吏作爲府尹刺史，外供奉軍隊，内督促農桑，使他們供給軍糧，以加强軍府。治兵的機宜已經恰當，選帥的授任已經明確，然後減省奸濫虚浮的費用以豐富財物，規定衣食等級的規制以團結兵衆，擴大委任之道以顯示人盡其用，高懸賞罰的法令以考核成績。而且又慎守中原的所長，謹慎推行當今所容易做到的事情，那麽八利可以達到，六失可以除去，如果這樣而戎狄不能威德并用，邊疆不能安寧静謐，是絶不可能

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奬之。

的；諸侯遵循法制，各類人服從，如果這樣而教令不能推行，天下不能治理，也是没有的事。以陛下的明鑒，民心的思安，四方的小康，兩寇的剛剛平靜，加上連年豐收，到處積糧，這都是上天贊助國家，可以成爲立制垂統的時期啊。時機不會長久存在，事宜不常兼有，已經過去而再追，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作爲明主，不因言定罪，不因人廢言，臣盡力陳述狂妄愚見，希望陛下有所省察選擇。

德宗深深地稱贊他并采納了他的建議，下詔褒揚獎賞他。

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悦。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贄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戹。

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摇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爲忠州别駕。

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

陸贄在中書省，政令有不便利於時事的，多所條陳上奏，德宗雖不能都認可，但心裏很看重。當初，竇參已貶到郴州，節度使劉士寧贈送竇參數千匹絹，湖南觀察使李巽和竇參有矛盾，把這事詳細奏報，德宗不高興。恰巧右庶子姜公輔在皇上面前上奏，稱“竇參曾對臣説陛下怒恨臣不止”，德宗發怒，再次貶斥竇參，最後殺了他。當時議論説姜公輔奏告竇參的話是由陸贄那裏得到的，説竇參的死，和陸贄有很大關係。又向來憎恨于公異、于邵，任宰相後把他們貶逐了，談起這事的人感到憤怒。

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行事爲非作歹，天下人嫉恨他如同仇敵，因得到天子寵幸，没有敢説話的，惟獨陸贄以身擔當，多次在延英殿當面陳奏裴延齡不可用，連續上疏極力議論他的弊端。裴延齡每天加以詆毁。十年十二月，授任太子賓客，停止主持政事。陸贄性情膽小謹慎，等到罷免宰相退居家裏，除朝謁之外，不見賓客，無所交往。十一年春，天旱，邊軍糧草供不上，把這事上報訴説；裴延齡説陸贄和張滂、李充等人動摇軍情，話語在《裴延齡傳》中。德宗憤怒，將要誅殺陸贄等四人，正值諫議大夫陽城等人極言論奏，纔貶陸贄爲忠州别駕。

陸贄當初入翰林院，特别承蒙德宗不同尋常的眷顧，詩歌戲狎，朝夕陪游。待到出逃在艱難之中，雖有宰相，但謀劃參議決策，多出自陸

贄，故當時目爲"内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顔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吴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决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乂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贄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

贄，所以當時人看作"内相"。隨從來到山南，道路艱險，扈從没能及時，和皇帝失散，一夜不能趕到，皇上告訴軍士説："找到陸贄的人賞給千金。"第二天陸贄來謁見，皇上的喜悦從臉上表現出來，對陸贄的寵愛就是這樣。與吴通微、吴通玄兄弟二人不合協後，漸漸加以讒言詆毁，受到恩情禮遇逐漸減弱；待到吴通玄敗事，皇上知道是誣陷冤枉，於是又被任用。陸贄因受到人主的特殊待遇，不敢愛惜自身，事情有不可以做的，極力上言不加隱諱。朋友規勸他，認爲太剛直，陸贄説："我對上不辜負天子，對下不辜負我所學，顧不上其它。"精於吏事，斟酌决斷，不失毫厘。曾認爲"文詔所出，是中書舍人的職責，戰事興起之時，急促應付事務，暫且使翰林學士代替，朝野平安後，應歸還職分，其中任命將相制詔，退下交付中書省行遣"。又説"翰林學士是私臣，玄宗當初使待詔，僅僅在於唱和文章而已"。輿論認爲説得對。德宗認爲陸贄指斥吴通微、吴通玄，所以不認可他的奏請。

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静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贄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贄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贄憂，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衔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贄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贄初猶慚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皋累上表請以贄代己。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陸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門静處，人們不認識他的面目，又迴避謗言而不寫書，家住瘴氣之鄉，人們多患癘疫，於是抄撮醫方書，撰成《陸氏集驗方》五十卷流行於世。當初，陸贄任宰相，貶逐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爲忠州刺史，陸贄在忠州，和李吉甫相遇，兄弟、門生都替陸贄擔憂，但李吉甫很高興地以厚禮相待，全不懷恨先前的事，用宰相之禮侍奉他，還怕他未相信而不安，每天和陸贄相親近，好像平生友好似的。陸贄開始還慚愧憂懼，後來纔建立深交。當時議論認爲李吉甫是長者。後來有位叫薛延的人，取代李吉甫任刺史，薛延在朝辭别那天，德宗使他宣旨慰安陸贄。而韋皋多次上奏請求讓陸贄替代自己。順宗即位，和陽城、鄭餘慶同一詔書徵回。詔書未到達而陸贄去世，終年五十二歲，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叫宣。

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陸贄的兒子陸簡禮，考中進士科，多次召到節帥幕府任職。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

史臣曰：近代議論陸宣公，將他比爲漢代的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

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説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嘆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携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仇。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激切仗義之心，開始蒙受天子深深的知遇，最後淪落困頓，都是相似的；但賈誼僅做到中大夫，陸贄做到宰相，不可説是不遇時了。從前公孫鞅挾三策游説秦王，淳于髡用隱語進見齊君，從古以來，正言不容易，過去周昭警戒急切的議論，正爲了這一點。陸贄居侍從之列，宰相之位，要用片心除去衆多弊端，以獨手遏止一群邪臣，君主不能體諒他的忠誠，群小共同攻擊他的短處，想要不被放逐，哪可能啊！《詩經》説“大概是哲人，告之以善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這都是賢人君子嘆息不被任用。所以堯咨禹拜，千年一時，携手提耳，難道容易嗎！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善謀。多邪僻的君主，爲善不能到底。忠言拯救失誤，竭誠開導視爲怨仇。莫留天問，蒼天悠悠。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九十

韋皋 劉闢(附) 張建封 盧群

韋皋

韋皋，字城武，京兆人。大曆初，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參軍，累授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奏皋爲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

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爲鳳翔節度使，既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既以逆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皋爲帥，將謀亂，擒皋以赴泚。皋將翟曄伺知之，白皋爲備，雲光知事泄，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于皋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韋皋爲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皋若承命，即爲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旆疾趨隴州。皋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皋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

韋皋，字城武，京兆人。大曆初年，以建陵挽郎調任華州參軍，逐漸升遷而至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上奏請讓韋皋任營田判官，得以任爲殿中侍御史，掌管隴州行營留後事務。

建中四年，涇原軍侵犯京師，德宗巡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歸附朱泚，隴州刺史郝通投奔李楚琳。這之前，朱泚從范陽進京朝觀，用甲士作自己的隨從；後來朱泚任鳳翔節度使，去職以後，留下范陽五百人駐守隴州，由朱泚舊將牛雲光統領。此時朱泚已經率叛軍包圍了奉天，牛雲光因此稱病，請韋皋任節帥，欲陰謀作亂，準備擒韋皋投奔朱泚。韋皋手下將領翟曄探知此事，告訴韋皋作好準備，牛雲光知道事情泄露，於是率領手下的親兵投奔朱泚。走到汧陽，遇到朱泚的家僮蘇玉正要出使到韋皋處，蘇玉對牛雲光說："太尉已登帝位，派我持詔書前去任命韋皋爲御史中丞，你可帶兵回隴州去。韋皋如果接受任命，就成了我們的人；若不接受詔命，他是個書生，可以設法對付，事無不成。"於是牛雲光回師急行回隴州。韋皋迎接慰勞了他們，先接待蘇玉，接受了僞命，又問牛雲光道："當初不告而去，現在又回來了，爲什麼呢?"牛雲光說："以前不知公的心思，所以逃走；得知公接受新的任命，纔又回來。願與公合力建立功業，同生共死。"韋皋說："好。"又對牛雲光說："大使假若不是心懷欺詐，請收起

城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皋，且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皋既受之，乃内其兵。明日，皋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皋爲鳳翔節度使，皋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皋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皋遣從兄平及弇繼入奉天城，城中聞皋有備，士氣增倍。

兵器甲冑，使城中之人不致懷疑恐慌，纔可以進城。”牛雲光把韋皋看成書生，而且認爲確實如此，於是交出了全部弓箭戈甲，韋皋接受之後，纔讓他所帶的士兵入城。第二天，韋皋在郡署設宴犒勞蘇玉、牛雲光的兵卒，在兩廊埋伏下士兵，吃過酒後，伏兵出動，全部誅殺了他們，斬牛雲光、蘇玉首級以示衆。朱泚又派家僮劉海廣去任命韋皋爲鳳翔節度使，韋皋殺劉海廣和三個隨從，放走一人讓他回去通報朱泚。皇帝於是下詔任命韋皋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設奉義軍節度使來表彰他。韋皋派堂兄韋平和韋弇相繼進入奉天城，城中人聽説韋皋早有準備，士氣倍增。

皋乃築壇于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吊，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盗據宫闈。而李楚琳亦扇凶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皋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群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順除凶，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决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軍。

韋皋於是在庭院中築壇，殺牲取血爲祭，與將士共盟道：“上天不憫，國家多難，逆臣乘機盗據皇宫。而李楚琳也起來煽動凶徒，攻陷城邑，施行暴虐，連及本使，既然都不能侍奉主上，又怎能撫恤下民。韋皋因此憤慨不平，不得安寧，與衆人盟誓，孝忠王室。凡與我同盟的，一心竭力，憑藉正義鏟除凶黨，先祖英靈，定會暗中相助。言辭誠懇纔能志同道合，正義感召下人心則齊，粉身碎骨，决不顧惜。有違此志，神靈殺之，至於子孫，也不放過。皇天后土，當證此言。”又派使者去吐蕃求援。十一月，朝廷加任他爲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返京，徵召他入朝任左金吾衛將軍，不久遷任大將軍。

貞元元年，拜檢校户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皋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説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絶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巂州陷没，臣屬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

貞元元年，拜任檢校户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取代張延賞。韋皋認爲雲南蠻有數十萬人與吐蕃和好，吐蕃入侵，必讓雲南蠻做前鋒。四年，韋皋派判官崔佐時去南詔蠻，勸説他們歸順朝廷，來除掉吐蕃的幫手。崔佐時到南詔蠻國中的羊咀咩城，國王異牟尋高興地接待了他，答應斷絶和吐蕃的往來，派使節入京朝貢。當年，便派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繼進京朝貢。南蠻自從巂州失陷以後，臣屬吐蕃，斷絶朝貢已二十多年，至此纔又恢復通好朝貢。

五年，皋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

五年，韋皋派大將王有道挑選精鋭士兵攻入

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巂州 臺登 北谷大破吐蕃 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蕃之驍將也，久爲邊患，自擒遮遮，城栅無不降，數年之内，終復巂州，以功加吏部尚書。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皋出兵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 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栅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皋又招撫西山羌 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水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巂州城。十六年，皋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黎、巂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閲，築壘造舟，欲謀入寇，皋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禀其成算；至是，自以捍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

吐蕃境内，與東蠻在故巂州 臺登 北谷大敗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中投懸崖山谷死的不可勝數。吐蕃將領乞臧遮遮，本是吐蕃的猛將，長期以來是邊疆大患，自從生擒乞臧遮遮，城堡營栅無不投降，幾年之内，終於收復巂州，韋皋因功加授吏部尚書。九年，朝廷構築鹽州城，擔心被吐蕃偷襲，詔令韋皋出兵牽制他們。又派大將董勔、張芬從西山和南道出擊，攻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兵增援，又被擊敗，殺傷數千人，燒毁定廉城。共平定堡栅五十多所，因功晋升檢校右僕射。韋皋又招撫西山羌 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水等八國酋長，入貢朝廷。十一年九月，加任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等。十二年二月，又加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巂州城。十六年，韋皋派將出兵，在黎、巂兩州多次打敗吐蕃。吐蕃憤怒，於是大規模檢閲兵力，構築城堡修造船隻，想要入侵，都被韋皋挫敗。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和八十七員大將率部落來降。馬定德有謀略，熟習兵法以及當地山川地形，吐蕃每次派兵，馬定德常坐在馬車上籌劃大事，吐蕃諸將都禀承他制定的謀略行事；至此，他自以爲守邊失策，怕獲罪而歸順了朝廷。

十七年，吐蕃 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户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皋出兵深入蕃界。皋乃令鎮静軍使陳泊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 石門路南，維 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 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 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等四千趨吐蕃 棲鷄、老翁城，都將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

十七年，吐蕃 昆明城管轄下的磨些蠻一千多户又來投降。贊普看到他的部落不斷向外逃散，於是北侵靈州、朔州，攻陷麟州。德宗派使節來到成都府，命韋皋出兵深入吐蕃境内。韋皋於是命令鎮静軍使陳泊等領兵萬人從三奇路出擊，威戎軍使崔堯臣領兵千人從龍溪 石門路南出擊，維 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 霸二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直趨吐蕃 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等率四千人直趨吐蕃 棲鷄、老翁城，都將高倜、王英俊領兵二千直趨故松州，隴東兵馬使元膺領兵八千人從南道 雅、邛、黎、巂路出擊。

南道雅、邛、黎、巂路。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巂州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噪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于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皋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又命鎮南軍使韋良金率兵一千三百隨後進兵，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率兵三千直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領兵二千人渡過大渡河，深入吐蕃境内，巂州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同磨些蠻、東蠻兩部落酋長苴那時等領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從八月出兵一齊深入，至十月殲滅吐蕃十六萬人，攻占城池七座、軍鎮五所、得到百姓三千户，生擒六千人，斬首一萬餘級，於是進攻維州。此時援兵又到，轉戰千里，吐蕃軍接連失敗。於是吐蕃入侵靈、朔的軍隊撤退發兵南下，贊普派遣論莽熱爲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群牧大使，率其他異族軍隊十萬人來解維州之圍。當時蜀軍一萬人占據險要地勢設下埋伏等待着他們，然後先派出一千人挑戰。論莽熱見我軍很少，出動全部人馬追來。一時伏兵四起乘其不備突然出擊，鼓聲雷動，吐蕃兵不戰自潰，生擒論莽熱，吐蕃十萬軍隊，被殲滅一半。當年十月，韋皋派使節將論莽熱獻到朝廷，德宗歷數其罪後釋放了他，在崇仁里賜給他一處府第。韋皋則因功加任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晋爵南康郡王。

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棋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皋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乃私去。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山陵未祔，哀毁逾制，心勞萬幾，伏計旬月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

順宗繼承皇位，加授韋皋檢校太尉。順宗長期有病，不能臨朝處理國事，宦官李忠言、侍棋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嚴重干預國政，一切都由自己决定。韋皋於是派支度副使劉闢出使京師，劉闢私下拜見王叔文説："太尉讓我向足下表達自己的誠心，如果能讓自己統領劍南三川，一定有所酬報；假如不精心此事，也會有所回報的。"王叔文大怒，要殺劉闢示衆，韋執誼竭力制止住，劉闢於是私自回去。韋皋知道在朝中人心不服王叔文，又知道王叔文和韋執誼有隔閡，自認爲大臣可以參議國家大事，於是上表請求皇太子監國，説："臣聽説國君對上承續宗廟，對下鎮撫黎民，要想使國家穩固永久無盡，首要的莫過於皇儲問題。臣又聽説聖主因先皇、先后陵寢尚未合葬，悲哀過度，且操勞紛繁的政務，臣估計短期之内，不會痊愈。皇太子已經年長，美好的名聲日益顯赫，天下人心，的確

庶政，以俟聖躬痊平，一日萬幾，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箋曰：

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皋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獎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願上答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托偶失於善人，而參決多虧於公政。今群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聽。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墻。國賦散於權門，王税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叙，先聖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令忠臣隕涕，正人結舌，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賢良，慺慺血誠，輸寫於此。

太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箋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伾、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廢朝五日。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爲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泄

有所仰賴。臣希望暫且讓皇太子處理政務，等待皇上身體康復，以免使每天紛繁的事務堆積滯留。”又上皇太子箋説道：

殿下體現着重黎的盛德，身擔儲君的重任，所以能使國家昌盛，萬方穩固，天下的安危，全都依靠殿下了。韋皋位居將相，志在輔佐朝廷，先皇對臣曾知遇獎勵，因此很早就受到過恩寵照顧。人臣的職責，在於知無不爲，希望能報答皇上的眷顧與偏愛，竭盡心力。臣以爲皇上承繼大業，神聖英明，效法先皇，志在以孝治國。居喪期間，纔委任大臣處理政務，但偶然未能托付得人，從而使參謀決斷有悖於公正。現在衆小人得志，擾亂破壞綱常，官職憑勢力升遷，政事隨感情更改，朋黨交結，迷惑皇上的視聽。安插心腹，遍布朝中高官重位；私下結交皇上左右之人，禍起蕭墻。國家的財賦被當權者瓜分，王者的税收無法納入府庫，輕浮散漫無所顧忌，處理事務隨心所欲。賄賂之事時有傳聞，官吏任免失去常規，先皇罷免犯有貪污罪一類的人，反而都被提拔到中樞高位。致使忠臣落淚，正直的人不敢説話，遠近的人痛心不已，人們都知道這樣不行。臣害怕野心家乘此機會，而圖謀叛亂，危害殿下的邦國，顛覆太宗所創建的帝業。想當年太宗櫛風沐雨，經營帝業，將近二百年了，本想千秋萬代延續下去，却一時間被王叔文奸詐巧媚之流，肆意把持朝政，隨心所欲，眼看要導致傾覆。臣每想到這些，則痛心疾首。臣希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賢人，臣恭敬竭誠，書寫到此。

太子作書贊美并答覆了他。裴均、嚴綬的箋表也相繼奏上，因此朝政轉歸太子，王伾、王叔文之黨全被放逐。這年，韋皋得急病死去，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師，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五天。

韋皋在蜀二十一年，加重賦税用來每月向朝廷進奉，最終使川蜀財力空虛，受到時論的批評。隨從他做事者職位稍高，就上奏朝廷任命爲屬郡刺史，或者又安排在幕府中，多不讓回朝，

所爲於闕下故也。故劉闢因皋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厲階之作，蓋有由然。皋兄聿時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據西川叛，皋侄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既收行式，以其妻没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司以行式妻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

因爲不想讓他們在朝中泄露他的所作所爲。所以劉闢因襲韋皋故技，圖謀反叛以求領有三川，禍端之起，都是有來由的。韋皋兄韋聿當時爲國子司業，劉闢和盧文若占據西川反叛，韋皋的侄兒韋行式，先前娶盧文若妹，韋聿没有奏明。等到拘捕韋行式，把他的妻子收做官奴，詔令御史臺審查韋聿，韋聿被逮捕入獄。有關部門認爲韋行式的妻子在遠方，和哥哥并不一心，不應受牽連而獲罪，詔命放回韋行式的妻子并釋放韋聿。

劉闢

劉闢者，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韋皋辟爲從事，累遷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皋卒，闢自爲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闢不奉詔。時憲宗初即位，以無事息人爲務，遂授闢檢校工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闢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爲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黄裳奏："劉闢一狂蹶書生耳，王師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掎角相應以討之，仍許其自新。

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祖玄元之誡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弘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

劉闢，貞元年間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詞科，韋皋召他爲從事，多次升任到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皋死，劉闢自任西川節度留後，率領成都將校上表請求授予他節度使的符節和斧鉞，朝廷不允許，任命他爲給事中，命他立即回京，劉闢不聽命。當時憲宗剛繼承皇位，以息事寧人爲宗旨，於是任劉闢爲檢校工部尚書，充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劉闢更加猖狂，口出叛逆言辭，要求都統三川，和同僚盧文若友好，想讓盧文若任東川節度使，於是領兵包圍梓州。憲宗對派兵一事感到爲難，宰相杜黄裳上奏説："劉闢不過是一個狂妄書生，官軍進兵就可俘虜他，刀槍都不會見紅。臣知道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猛可以任用，前去一定成功。"憲宗過了幾天之後纔同意，於是派高崇文、李元奕率領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繼進發，與嚴礪、李康以掎角之勢相互策應來討伐劉闢，但仍允許他悔過自新。

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出兵。三月，收復東川。於是憲宗下詔説："朕聽過皇祖玄元皇帝的訓誡説：'兵刃是凶器，萬不得已纔使用。'朕考慮先聖的訓導，常感敬服。衹是由於文誥有時傳達不周，誠信未能遍行，原本衹求安撫人心，因此纔能忍受耻辱，朕的這一意願，也可證明。先前德宗皇帝提出懷柔的政策，任用傑出的宰臣，弘揚我朝制勝之計，所以收復巴、庸，使南詔朝貢，吐蕃之患平息。功業剛剛深入，功臣就亡故了，劉闢藉助此機發動事變，因而索要節度使符節。朕認爲滿足狂妄的要求雖然有悖於常理，考

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乖卿士之謀，遂允倖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弘矣。曾不知恩，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凶；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絶劍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爲人司牧，字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

慮到權宜之計還是希望國家安寧，最終違逆了卿士的良謀，還是滿足了僥幸邀官者的意願，朕對劉闢，恩德已經够大了。他却還不知恩，仗有牛羊般蠢力，吃飽就更加凶惡；懷梟獍貪婪之心，順從了他反而更加狂妄。煽惑兵士，圍逼梓州；誘騙戎臣，截斷劍南路。軍隊所到之處，燒殺搶劫毫不保留，觸犯法紀這樣的罪行，拔髮難數。朕爲國人之主，撫育黎民，像劉闢這樣的罪惡，朕實在不敢放過，應剥奪現任官爵。"

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後縋石投江，失其尸。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當死。及至京西臨皋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是！"或紿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士族，敢蓄梟心，驅劫蜀人，拒捍王命。肆其狂逆，詿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郎等九人，并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馘，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于市，即日戮於子城西南隅。

六月，高崇文攻陷鹿頭關，進軍且收復漢州。九月，高崇文收復成都府。劉闢率領幾十名騎兵逃走，投河未死，騎兵將領酈定進跳入水中在成都府西洋灌田擒獲劉闢。盧文若先親手殺死他的妻子兒女，然後繫石投江，没找到尸體。劉闢被囚送到京師，路上照常吃喝，他自認爲不會被處死。等到了京西臨皋驛，左右神策軍士兵上前去，用巾帛綁住劉闢的頭和手脚，拖進去，纔驚恐地問道："怎麽會到這一地步！"有人欺騙他説："國法規定應當如此，不用擔心。"這天，皇帝下詔説道："劉闢生於士族，竟敢包藏叛逆之心，逼迫蜀兵，抗拒王命。肆意行虐，連累一州，使我黎民，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一同作惡互相煽惑，死不悔改，因此都應伏法，肅正刑律。劉闢子劉超郎等九人，一并處死。"劉闢來到京城，皇上親臨興安樓接受獻俘，命宦官在樓下責問劉闢反叛罪狀，劉闢説："臣不敢造反，五院子弟作惡，臣無法控制。"又派人責問他説："朕派中使送去旌節文誥，爲什麽不接受？"劉闢纔認罪。令帶到太廟，郊外社壇行獻俘之儀，示衆於市，當天在子城西南角處死。

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當初，劉闢曾經患病，看到前來探病的人，全都是把手放在地上，倒行進爬入劉闢口中，劉闢因而撕裂吞食，衹有盧文若來時，還像平常一樣，所以與盧文若交情最深，最終因一同作惡全被滅族。不也很奇怪嗎！

張建封　張愔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贈鄭州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祖父張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年追贈鄭州刺史。父親張

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游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秘書監。

玠，少年豪爽俠義，輕視錢財敬重人才。安祿山反叛，派僞將李庭偉率領蕃國兵馬協助攻城，進到魯郡，太守韓擇木按禮節到郊外迎接，安排在郵館中，張玠率領鄉中豪傑張貴、孫邑、段絳等人糾集兵將想殺掉他們。韓擇木怯懦，非常恐懼；衹有員外司兵張孚贊同這個計策，於是殺死李庭偉和同黨數十人。韓擇木纔派使者上奏朝廷。韓擇木、張孚都受到朝廷獎賞，張玠因爲游蕩江南，未報其功，靠張建封顯貴，追贈秘書監。

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己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説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并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晋，辟爲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悦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

張建封年少時喜愛寫作，愛談論，慷慨有志，以立功揚名作爲自己的目標。寶應年間，李光弼坐鎮河南，當時蘇、常等州草寇侵擾郡邑，代宗派宦官馬日新與李光弼帶領兵馬一同討伐。張建封於是拜見馬日新，自願請求勸説賊徒，馬日新同意了他，於是進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中，用利害禍福來勸説他們。衹用一晚上，賊黨數千人一同到馬日新處請求投降，於是將他們全部釋放回鄉。大曆初年，道州刺史裴虬向觀察使韋之晋推薦張建封，任命他爲參謀，又上奏朝廷任命爲左清道兵曹，張建封不喜歡官府中繁雜的公務故辭去官職。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聽到了他的名聲，徵召他；令狐彰一直未曾去朝廷朝覲過，張建封心裏對他不滿，於是寄書信給轉運使劉晏，説明自己的志向，不願在令狐彰手下任職。劉晏上奏皇帝任命他爲試大理評事，處理軍務；一年左右，又停職離去。

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曆十年，燧爲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悦掎角，同爲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及燧爲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爲岳州刺史。

張建封平時和馬燧關係密切，大曆十年，馬燧任河陽三城鎮遏使，召張建封任判官，奏明皇上授任他爲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在梁、宋之間造反，和田悦形成掎角之勢，一同叛逆，馬燧與李忠臣討伐平叛，軍中事務多向張建封詢問。等到馬燧任河東節度使，又上奏朝廷任命張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年，馬燧把他推薦給朝廷，楊炎準備任用他爲度支郎中，盧杞嫌棄他，派他出任岳州刺史。

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

這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着消滅梁崇義的勢頭，漸漸驕横跋扈，壽州刺史崔昭和他多次書信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明這件事，皇上立即

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日蒼黄，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劉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内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齎僞赦書二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僞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黄等州，又爲伊慎所挫衄。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悦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凶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克獲而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

初，建中年李洧以徐州歸附，洧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悦。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

命宰相另選壽州刺史。盧杞本來就討厭張建封，這天匆忙之中，便推薦張建封代替崔昭統管壽陽。李希烈舉兵，攻陷汝州，生擒李元平，趕走劉德信、唐漢臣等人，又在襄城攻破哥舒曜軍，接連攻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逃。涇原軍又發動内亂，皇上駕臨奉天，叛賊勢力更强，淮南陳少遊暗中勾通李希烈。不久李希烈僞稱帝號，更改年號，派將領楊豐帶二份僞赦書，送給陳少遊和張建封。來到壽州，張建封把楊豐捆上在軍中示衆，正趕上從皇帝駐地出發和出使江南返回的宦官使者一同到來，張建封聚集衆人面對宦官使者在街上處决斬殺了楊豐，封好僞赦書送到皇帝臨時住所，遠近震驚。陳少遊聽説後，又氣又怕。張建封又詳細奏明陳少遊與李希烈交往的情况。李希烈又非法任用他的同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命他先平定壽州，直取江都，張建封命部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衛霍丘秋柵。杜少誠最終没能奪取壽州，於是向南侵擾蘄、黄等州，又被伊慎挫敗。不久皇上加授張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德宗車駕回京，陳少遊憂憤而死。興元元年十二月，又加兼御史大夫，充任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從此大規模修葺城池，全力安撫民心，遠近悦服歸順，從這以後張建封威望更高。李希烈挑選精悍的幫凶率領精壯兵士來進攻張建封，曠日持久，毫無收獲而去。等到平定李希烈，晋升官階爵位，賜一個兒子爲正員官。

當初，建中年間李洧獻徐州歸順朝廷，不久李洧死了，以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任刺史，受到賊的侵擾，窮困不能度日；又地處咽喉要道，占據江淮轉運路口，朝廷考慮想挑選重臣鎮守那裏已經很久了。貞元四年，任命張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創建軍隊以後，張建封事必躬親，性情寬厚，能包容他人的過失，處理事情衹依據法律，不隨意歪曲法律寬赦他人，每次宣布事情，都以忠義來打動且激發下屬，人人畏服。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任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進京師朝覲，德宗破格以禮接待，特

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

時宦者主宫中市買，謂之宫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閲人所賣物，但稱宫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宫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驢送柴至内。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宫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吴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户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宫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决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

别在雙日於延英殿召見問話，又讓他在上朝參議時站在大夫行列，以顯示受到特殊恩寵。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獻上，德宗賞賜名馬貴重物品，非常豐厚。

當時宦官主持宫中購物，叫做宫市，壓價購買市人的東西，所給價錢都不够東西本身的價值。末年不再使用文書，在兩市和熱鬧坊巷安排幾十成百個無身份證明的采辦人員，搜尋市民所賣的東西，衹説宫市，就得拱手送去，真假不能分辨，没有人敢問他們從何而來也不敢和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大都衹用值百錢的東西交易他人值數千錢的物品，還索要進奉門户錢和運送的脚價銀。人把東西拿到市上，甚至有空手回去的，名叫宫市，實爲搶奪。曾有一個農夫用驢馱柴，宦官買下木柴，衹給了幾尺絹，又馬上索要進奉門户錢，還要他趕着驢把柴送入宫中。農夫哭喊着，把所得到的絹還給宦官，宦官不要，説："必須要你這頭驢。"農夫説："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兒女，靠它纔能吃上飯；今天把柴給了你，不要錢便回去，你還不答應，我衹有一死了之。"於是毆打宦官。街使抓住他上報，於是罷斥宦官，賞給農夫十匹絹。但宫市并未因此改變，諫官御史上疏談到此事，都不被采納。吴湊因爲是皇親國戚而做了京兆尹，痛切地談了它的弊病。張建封入朝觀見，詳細上奏了這件事，德宗非常贊賞地接受了；但户部侍郎、判度支蘇弁迎合宦官的意思，在入朝奏事時，皇上問起這件事，蘇弁回答道："京城游手好閑失業者有成千上萬家，在當地没有固定的謀生手段，依賴宫市供給生存。"皇上相信了他的話，凡是談到宫市的建議都不采納。衹下詔書寬免百姓所欠各種雜税，皇上詢問張建封，張建封回答説："凡是拖欠的租税，都是成年累月，無處徵收的，即使承蒙陛下體恤，百姓還是没有得到什麽好處。"當時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都患了中風，嘴不能説話，腿不能行走，衹信任左右下屬官吏處理事務，張建封將這些全都上奏皇上，皇上非常贊賞并采納了。金吾大將軍李翰喜歡暗中探知城中瑣事，一并上奏皇帝，希望能得到寵幸，人們既懼

曾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通。自今以後，金吾不須聞。”

怕又厭惡他。張建封也上奏了這件事，於是下詔書説：“近來朝廷官員有人在城中各處交往，金吾大將軍都曾上奏。其中像那些平時就是親戚故人，或者曾是同事朋友的，伏日臘月歲時年節，常有往來，也是常禮，是人情往來。從今以後，金吾不必奏聞。”

十四年春上巳，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又令高品中使齎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

十四年春上巳日，賜宰相百官在曲江亭會宴，特别讓張建封與宰相同座共食。貞元以後，藩鎮將領入京朝見以及返回本鎮的，像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曲環這樣有功的顯貴，也没有得到過御製詩爲之送行。張建封將回藩鎮時，皇上特賜詩寫道：“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又命顯貴的宦官取來皇帝平時使用的馬鞭賜給他，説：“以卿的忠貞氣節，危難不變，這馬鞭朕用了很久了，所以纔賜給卿，表彰卿的忠誠節操。”張建封又獻上一篇詩作，用以自省勉勵。

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游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册贈司徒。

張建封在彭城共十年，軍州得以治理。他還能禮賢下士，無論有才或無才的人，來往於他的門下，他都能以禮相待，天下名士仰慕且敬重他，投靠他有如歸家之感。貞元年間，文人像許孟容、韓愈這些人，都做過他的從事官。十六年，張建封患病，接連上表請求馬上派人取代他，皇上纔派韋夏卿做徐泗行軍司馬，没到張建封就去世了，時年六十六歲，死後追贈司徒。

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還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泄，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旄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

張建封的兒子張愔。張愔因父親功勛被授任爲虢州參軍。起初，張建封死，判官鄭通誠暫時主持留後事務，鄭通誠害怕兵士密謀作亂，正趕上浙西兵换防，鄭通誠想把他們領入城中做後備。事情泄露，三軍憤慨，五六千人砍開兵器庫取出兵甲，手持兵器披帶甲胄包圍了府衙，請張愔任留後，又殺掉鄭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人。士兵向朝廷請求，乞望授予張愔節度使符節，皇上起初不答應，又

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埇橋，與徐軍接戰，伾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伾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爲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爲武寧軍節度代愔，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爲亂，而愔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群

盧群，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群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嗣曹王皋奏爲判官。曹王移鎮江陵、襄陽，群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直聞。

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群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中。

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奉詔。令群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大渠，大利於人。"群曰："爲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

把濠、泗二州劃歸淮南，加授杜佑爲同平章事來討伐徐州軍。不久泗州刺史張伾率兵攻埇橋，與徐州軍作戰，張伾大敗而回。朝廷不得已，纔授任張愔命他帶喪起任爲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主持徐州留後事務；仍任命泗州刺史張伾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任濠州留後。正式授任張愔爲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得病，上表請求派人代替自己，召入朝任兵部尚書，派東都留守王紹任武寧軍節度使取代張愔，重將濠、泗二州歸屬徐州。徐州軍因又得到二州而高興，不敢再叛亂，張愔於是前往京城，没出境就死去了。張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贊他善於治理，下詔追贈爲右僕射。

盧群，字載初，范陽人。少年喜愛讀書。起初在太安山學習，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聽到他的名聲，召爲從事。建中末年，推薦給朝廷，正逢李希烈反叛，詔命衆將討伐，任命盧群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嗣曹王李皋上奏任命他爲判官。曹王改任鎮守江陵、襄陽，盧群一直都跟隨他，幕府中的事務，委托他處理決斷，因正直出名。

貞元六年，入朝拜授爲侍御史。有人誣告已故尚父郭子儀寵妾張氏住宅裏有寶玉，張氏兄弟與尚父家子孫又交相上訴，皇上下詔命人馬上處理這一案件。盧群上奏說："張氏是在郭子儀健在時分得的財産，子弟不應再爭奪。張氏住宅和郭子儀後代在親仁坊的住宅，都屬郭子儀家中之事。郭子儀有大功，臣希望陛下特别赦免不審，使得他們自己私下退讓。"德宗聽從了他的建議，當時人都贊賞他識大體。多次轉任到左司、職方、兵部三司員外郎中。

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自開鑿司、洧等水漕運灌田，朝廷派宦官使者加以制止，吳少誠不聽命。又派盧群出使蔡州責問他，吳少誠說："開鑿大渠，對百姓有更大的好處。"盧群說："爲臣之道，不應該專斷，雖說方便百姓，也必須等候

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爲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即責下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諭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義，少誠乃從命，即停工役。群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聳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常蒙隔在恩外，群於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虎十萬一身。江、河潜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悦。群以奉使稱旨，俄遷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貞元十六年四月，節度姚南仲歸朝，拜群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論稱美。尋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賵賻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横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凜凜，聳動群醜，舂盗之喉，折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賊闢之奸説，欲兼巴、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三子之賢，不可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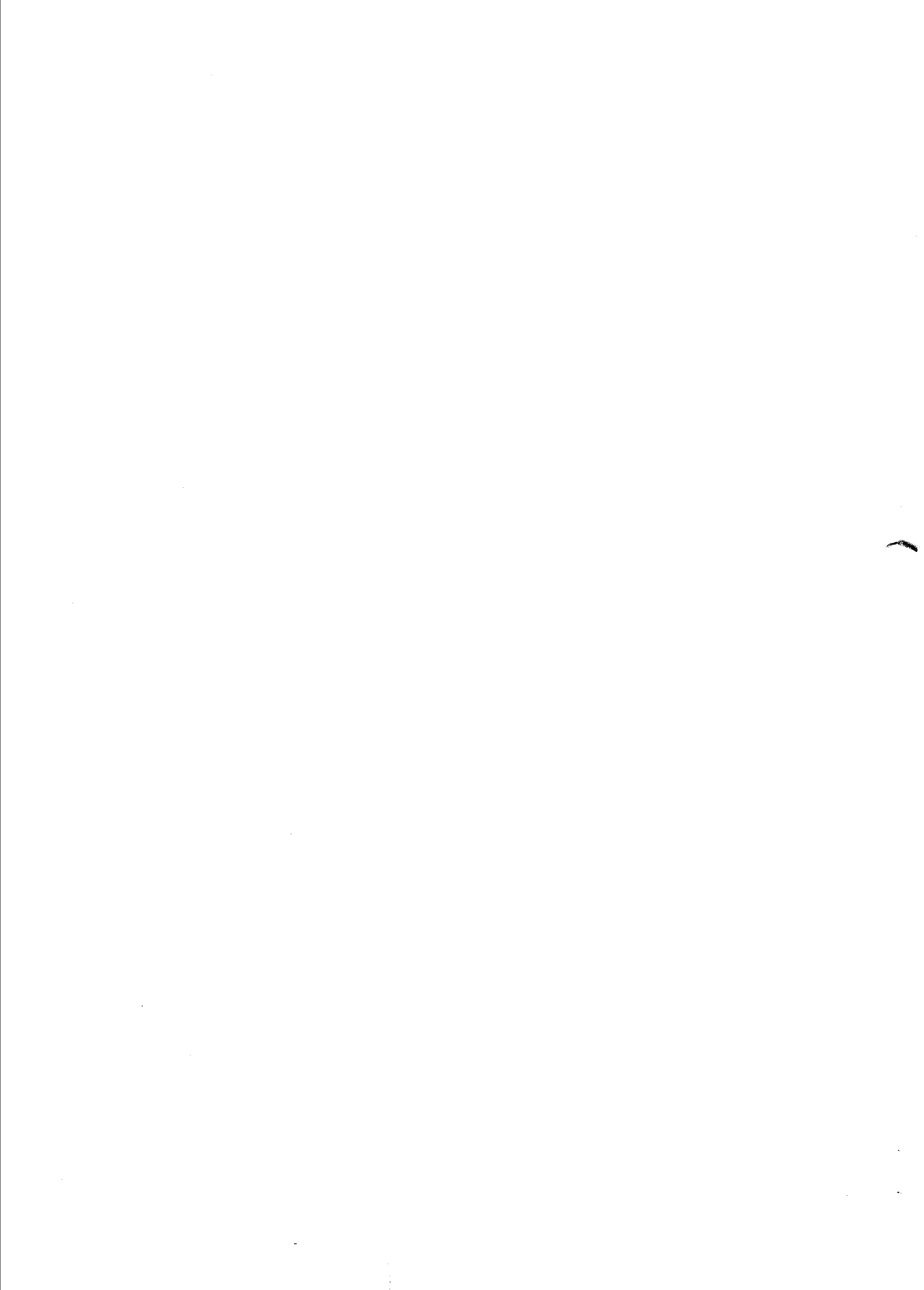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皇帝的詔命。况且臣下應以恭敬謹慎爲己任，如果侍奉君主做不到恭敬謹慎，反而要求下屬官員恭敬謹慎，這確實也很難。”爲他講論數以千言，給他講君臣名分，忠順之義，吴少誠於是聽從了詔命，馬上停工。盧群涉獵很廣，能言善辯，愛談論，與吴少誠談古今成敗的道理，無不震動其心。又和他寫詩唱和，少誠訴説自己因違抗朝命，常常感到被隔絶於皇恩之外，盧群在筵席上醉後唱道：“吉祥不靠鳳凰、麒麟，太平須有守邊將領、忠誠輔臣。衛青、霍去病真誠事奉主上，勇將一人超過十萬大軍。長江、黄河暗流可以平息大浪，蠻貊歸附邊境無警。衹要得到百官師長歸心，不需要給三軍羅綺金銀。”吴少誠非常感激佩服。盧群因出使符合皇帝旨意，不久升任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貞元十六年四月，節度使姚南仲回朝，任命盧群爲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等使。起初居住鄭州時，收有典當良田幾頃；等到擔任節度使到鎮所以後，把各地地契文書，分别交付所在地區縣令縣長，讓他們召回還給原來的地主，受到當時人的贊美。不久得病，當年十月死，享年五十九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工部尚書，給予助葬布帛、米粟不等。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在地位低下的人中努力奮進，在國家動蕩之際挺身而出，奮力扶持衰敗的國運，意氣風發謀劃宏偉，凜然正氣，震驚群醜，扼住盗賊的咽喉，摧折盗賊的犄角，可以稱得上忠！但韋公晚年，被劉闢的邪説所迷惑，想兼并巴、益，可見人心難以度量。張徐州覲見，有很多規諫的言辭，正是所謂用道理扶助君王者，能够自始至終保持名節。盧載初用道理説服吴少誠，歸還地契，是君子啊！這三人賢明之處，確實不可多得。

贊曰：南康英勇威壯，力扶淪喪國運。張侯節義壯烈，志在平定亂迹。見危難則能救扶，求利却不遭誹謗。韋皋德行不能貫徹始終，張侯的心志可以光照後世。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侄）悦（子）緒（緒子）季安　田弘正（子）布　牟（布子）在宥
張孝忠（子）茂昭（茂昭子）克勤（弟）茂宗　茂和　陳楚（附）

田承嗣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爲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

田承嗣，平州人，祖上世代在盧龍軍做偏將。祖父田璟、父親田守義，因强横負氣愛打抱不平，在遼、碣一帶聞名。

承嗣，開元末爲軍使安禄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禄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爲前鋒，陷河洛。禄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爲前導，僞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凶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爲安、史詿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爲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户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在開元末年任軍使安禄山的前鋒兵馬使，因俘獲斬殺奚、契丹屢立戰功，補授左清道府率，升任武衛將軍。安禄山反叛以後，田承嗣和張忠志等人任前鋒，攻陷河洛。安禄山失敗，史朝義再度攻陷洛陽，田承嗣又爲前鋒，授任僞魏州刺史。代宗派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帶領回紇軍討伐平定河朔。皇帝考慮到安、史二凶相繼作亂，郡縣殘破，一心要除去暴虐止息兵禍，多次實行赦免，凡是受到安、史牽連誤入歧途的人，全都不予追究。這時僕固懷恩暗中圖謀不軌，擔心亂賊平定以後自己失寵，企圖保留賊將作爲外援，就奏請朝廷讓田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别統領河北各郡，朝廷就任命田承嗣爲檢校户部尚書、鄭州刺史。不久升任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没過多久，又授任魏博節度使。

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税率，修繕兵甲，計户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强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於天府，税賦不入於朝

田承嗣不明禮教，陰險猜忌好逞强争雄，雖然表面上接受朝廷的政令，而私下却圖謀割據自守。加重租税，修繕武器裝備，統計户口數目，讓年老體弱的人從事耕作，年輕力壯的人從軍作戰，因此在幾年之内，兵力達到十萬。他還挑選其中魁梧有力氣的一萬人用來自衛，稱作衙兵。郡縣的官吏，都自行任用，户籍不送呈中央，租

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賜實封千户。及升魏州爲大都督府，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慰安，言詞不遜。

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崿欲邀旄節；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崿，崿率衆歸於承嗣。十年，薛崿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古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洺州，楊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古令巡磁、相二州，諷其大將割耳剺面，請承嗣爲帥，知古不能詰。四月，詔曰：

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參戎秩，效用無聞，嘗輔凶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久罹兵革。自禄山召禍，瀛、博流離；思明繼釁，趙、魏堙厄；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款誠，寄之爲理。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效。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臺閣之華；妻妾僕媵，并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

税不輸入朝廷，雖説是藩臣，實際上并不遵循爲臣的法度。代宗鑒於百姓長期遭受戰亂，一味姑息寬容，多次加授他爲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賜給實封一千户。到魏州升爲大都督府時，又任命田承嗣爲長史，并讓他的兒子田華娶永樂公主爲妻，希望以此來籠絡使他對朝廷忠心不二，期待他能自行改悔；但是他生於河朔僻壤，本性凶逆，每次朝廷使者前去慰問安撫，他都出言不遜。

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去世，其弟薛崿想要求取節度使職位；朝廷任命李承昭接替薛嵩以後，衙將裴志清叛亂驅逐了薛崿，薛崿率領部衆投奔田承嗣。十年，薛崿歸順朝廷，田承嗣指使親黨煽動相州的將吏作亂，他乘機帶兵襲擊，謊稱是前往救援。代宗派宦官使者孫知古到魏州宣傳政令安撫百姓，命他們各守本境。田承嗣不聽從詔命，派大將盧子期進攻洺州，楊光朝進攻衛州，殺死刺史薛雄，還强迫孫知古前去磁、相二州巡視，他指使那裏的大將割耳剺面，向朝廷提出要求任田承嗣爲節度使，弄得孫知古没有辦法駁回。四月，朝廷下詔説道：

田承嗣出身軍旅，任職邊軍，早年做過軍官，并無戰功，曾經幫助賊首，長期爲之奔走效勞。直到再次平定河朔，纔到軍前投降。朝廷顧念百姓，久遭兵災。自從安禄山挑起禍亂，便使瀛、博百姓離散；史思明繼續爲仇，趙、魏爲之荒廢困苦；以致農桑村莊，不得安寧，骨肉家室，不能相保。思念百姓生業凋敝，朝廷想要予以安撫，又由於田承嗣已先表示忠誠，所以暫時委托你治理那裏。因而授予你節度使的重任，加給掌管一方的榮耀，期待你感恩戴德，望能主動爲國效力。高官厚賞，冠絶朝廷，封爲異姓之王，享有上公之禮。子弟孩童，都享受臺閣品官的榮華；妻妾寵姬，全授予國邑的封號。人臣的恩寵，全都集中於一門；將相所擁有的權力，兼而掌之。身爲宰相，就是要盡忠朝廷，而你却占據國家的土地，憑藉國家的軍隊，統轄國家的百姓，徵收國家的租

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内包凶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略，所管素殊，而逼脅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迹暴彰，奸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爲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既云相州騷擾，鄰境救災，旋又更取磁州，重行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既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洺州，實爲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横加凌虐，一門盡屠，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孑遺。其爲蓋在無赦，欲行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於典憲，務在慰安。乃遣知古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兹麾下，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逡巡磁、相，仍劫知古偕行，先令侄悦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喧嘩，請歸承嗣。論其奸狀，足以爲憑，此而可容，何者爲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犄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

税。擁有資財，仰仗竊取的寵恩，内心包藏凶邪，表面裝作歸順。况且相、衛之地，平時并非歸己管轄，却脅迫軍人，致使内部崩潰。乘其驚亂，立即進軍，事實已明，邪惡可見。若非如此，怎能崔志清叛亂，轉瞬之間，盧子期、楊光朝，短期内就出兵會合。足以表明事先有約，按期而來，這是無視國家刑典，擅自挑起戰事。既然聲稱相州騷亂，前往鄰境救災，馬上又攻占磁州，加重暴虐。這實在是自相矛盾，前後不一。衛相磁三州空虚以後，遠近驚懼失陷，調動兵馬，又赴洺州，實在是暴虐邪惡不仁不義，殘忍至極。薛雄是衛州刺史，本不是自己的下屬，因恨他不歸附自己，任意凌辱，殺害全家，無一幸存，慘烈難以用語言描述，人神同聲叫冤。還在這四州之地，都設置屯營，長史屬下官職，隨意補授。精良武器，良馬强兵，全都充實自己的部隊，儲藏的糧食，盡行收歸魏府，毫無存留。其所作所爲難以寬免，本想討伐問罪，以正刑典。但仍然要表示寬容，希望他棄惡從善，抑制朝典懲罰，衹求寬慰安撫。於是派遣孫知古遠奉詔書，曉以大義，又命李承昭去其手下爲副，安撫他原來的轄地。李承昭又派親將劉渾先傳遞詔書。田承嗣徘徊於磁、相兩州之間，并劫持孫知古同行，先派侄兒田悦煽惑軍吏，致使他們用刀割面，而讓他們强辭争辯，當衆喧嘩，要求歸附田承嗣。説到他的罪狀，已有足够的證據，此可容忍，還有什麽爲罪？田承嗣應當貶爲永州刺史，并准許小兒女一人隨行，立即啓程赴任。委任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使田神玉等，相互策應一起進軍。如果田承嗣不按時赴任，各軍就近討伐，按照軍法處置。

在加討，按軍法處分。

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携貳，倉黄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侄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

詔書頒下之後，田承嗣懼怕，而部下大將，也多懷有異心，他驚慌失措，於是派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求投案入朝。代宗不願興師動衆，特意降詔准許，侄田悅等人也都官復原職，并下詔書讓他不必入京朝見。

十一年，汴將李靈曜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曜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爲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魏、衛、相、磁、洺等七州，復爲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

十一年，汴州將領李靈曜占據州城叛亂，朝廷下詔命令鄰近節鎮出兵征討。李靈曜向魏州求援，田承嗣派田悅率五千人馬前去，受到馬燧、李忠臣的迎擊而戰敗，田悅隻身幸免，死亡的士兵達到十分之七八，又下詔誅討田承嗣。十二年，田承嗣又上表章請罪，朝廷再次赦免了他，恢復了他的官爵。田承嗣占有貝、博、魏、衛、相、磁、洺等七州，又任七州的節度使，同時田承嗣弟田廷琳及侄子田悅、田承嗣的兒子田綰、田緒等都官復原職，并派給事中杜亞前去宣諭，賜給鐵券。十三年九月，田承嗣去世，時年七十五歲。

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爲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

田承嗣有子十一人：田維、田朝、田華、田繹、田綸、田綰、田緒、田繪、田純、田紳、田縉等。田維任魏州刺史；田朝任神武將軍；田華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娶永樂公主爲妻，又娶新都公主；其餘兒子都還年幼。田悅勇冠軍中，田承嗣愛惜他的才幹，到臨死時，命田悅知軍事，而讓自己的兒子們輔佐他。

田悅

悅初爲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爲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曆末，悅尚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亦順命，即依符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既爲黜陟使所罷，如何

田悅起初任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田承嗣去世，朝廷任用田悅做節度留後。他作戰勇猛人也强壯有力氣，秉性殘忍喜好作亂，外表上却能裝作仁愛仗義，傾盡錢財施捨他人，人多歸附他，所以能够掌握兵權。不久任爲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任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曆末年，田悅尚且恭敬服順。建中初年，黜陟使洪經綸到河北，纔得知田悅擁有七萬軍隊。洪經綸一向做事舉措失宜，他一到就先拿出兵符裁撤田悅的四萬軍隊，命令他們各自回鄉務農。田悅假裝服從命令，就按兵符遣散他們，隨即又集合所有被裁撤的將士，用言語激怒他們説："你們這些人長期在軍

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悦乃盡出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

隊中，各自都有父母妻兒，被黜陟使解散以後，怎能獲得衣食自給?"衆人於是大哭。田悦就把家中的錢財衣物全部拿出分給他們，命他們各自返回本部隊中，從此魏博兵將感激田悦而怨恨朝廷。

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己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遣使說悦，同爲拒命。悦乃與正己、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蕚、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恒州，悦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寨，絶昭義糧餉之路，悦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洺將張伾爲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討悦。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寨，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悦衆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帥距悦軍三十里爲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悦。

過了不久，有人謊稱皇上將到泰山封禪，而李勉又在擴建汴州城。李正己聽説後猜疑恐懼，派一萬兵士駐守曹州，又派使者勸説田悦，一同抗拒朝命。田悦於是與李正己、梁崇義等密謀各自擁兵，將判官王侑、扈蕚、許士則作爲心腹，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作爲幫凶。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去世，兒子李惟岳要求承襲節度使，没多久，淄青李正己去世，兒子李納也要求做節度使，朝廷都没有批准，田悦於是與李惟岳、李納一同密謀叛逆朝廷。當時朝廷派張孝忠等人討伐恒州，田悦部將孟希祐率領五千人馬增援他們。又派部將康愔率領八千人馬包圍邢州，楊朝光率五千人馬去邯鄲西北盧家寨扎營，截斷向昭義軍運送糧餉的道路，田悦又親自率領數萬人馬隨後跟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洺將領張伾受到賊軍的進攻，守軍的儲備快要用盡了，朝廷下詔命令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一同討伐田悦。七月三日，軍隊從壺關東下，收復賊軍的盧家寨，在雙岡大敗賊兵，邢州解圍，田悦的軍隊逃跑了，拒守洹水。馬燧等三帥在離田悦軍隊三十里處修築營壘，李納派遣八千人馬增援田悦。

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悦昵於扈蕚，以曹俊爲貝州刺史。及悦拒官軍於臨洺，大爲王師所破，悦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則攻，尚書以逆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崞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爲尚書有矣。今於臨洺、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己，咸譖毁，悦復令守貝州。

魏博軍將邢曹俊，是田承嗣的舊部下，老謀深算，深通兵法，田悦親近扈蕚，派邢曹俊做貝州刺史。等到田悦在臨洺抗拒官軍，被官軍打得大敗，田悦纔召來邢曹俊詢問對策，邢曹俊説："兵法中講過十倍於敵纔能進攻，尚書你以逆犯順，兵勢又不能相敵。應在崞口派駐一萬人馬阻擊西面軍隊，那樣河北二十四州就全部歸尚書所有了。如今在臨洺、武安采取攻城的戰略，糧竭兵盡，凶險即至，未必行得通。"孟希祐等人因他的意見與自己不同，都詆毁他，田悦又派他去守衛貝州去了。

悦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洹水，

田悦與淄青三萬人馬在洹水列陣，馬燧等三

馬燧等三帥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悦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悦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内，以俟官軍。三帥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内之。悦持佩刀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悦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事，今既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悦所以堅拒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爲悦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悦既不能報效，以至興師。今軍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悦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剄，公等當斬悦首以取功勳，無爲俱死也！”乃自馬投地，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悦曰：“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悦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悦喪敗，猶願同心，悦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悦乃自割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自斷其髻，結爲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瑶、悦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爲悦所害。悦觀城内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爲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既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

帥與神策軍將李晟等人前來進攻，田悦軍隊再次戰敗，死傷二萬人。田悦收集起殘餘士兵逃奔魏州，到達南城外，大將李長春拒守城門不讓田悦進城，等待官軍到來。但三帥雖然進兵，却屯兵於魏州城南平邑佛寺前，都滯留不前，李長春於是開城門接納了田悦。田悦手持佩刀立於軍前，對士兵百姓説：“田悦憑藉伯父的餘業，與你們長期共事，現在既然接連戰敗，不敢奢求保全性命。而我田悦之所以抗拒朝廷的誅罰，主要是因爲淄青、恒冀兩鎮的二位大人在世時，曾向先朝保薦田悦，纔獲准繼任。今天二帥已經去世，子弟請求繼任，田悦既然無法報答，衹好起兵相助。現在軍隊戰敗，百姓塗炭，這些都是我田悦的罪過。因母親尚在的緣故，不能自刎，你們可以砍下我的頭顱去領取功名，不要與我一起去赴死！”於是從馬上摔在地上，衆人都憐憫他。有人上前扶起田悦安慰他説：“長期蒙受田公的恩惠，不忍聽您這樣説！現在這些百姓士兵，還可以用來一決勝負，無論生死都願跟您前往。”田悦擦去眼淚説道：“諸公不因我田悦戰敗，還願同心協力，我田悦縱然身死，在地下又豈能忘記衆人的深情厚意呢！”田悦就親手割下一個髮髻，要與衆人立誓，於是將士也各自割下髮髻，結爲兄弟，誓同生死。部將符璘、李再春、李瑶、田悦從兄田昂，相繼獻出郡縣歸順朝廷。符璘等人家在魏州的，無論老少都被田悦殺害。田悦看到城内兵器用盡，士兵減少，十分惶恐，便又召回邢曹俊和他計議。邢曹俊來到以後，整頓軍隊，修繕營壁，人心又堅定起來。過了十多天，馬燧等人纔進逼城下。先前假使馬燧等人早些乘勝長驅直入，攻其不備，那麽魏州城早已被攻下了，有識之士都爲此深感惋惜。

會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悦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則使於北軍，説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

正在這時王武俊殺死了李惟岳，朱滔攻下了深州，朝廷任命王武俊做恒州刺史，又委任李寶臣的舊將康日知做深趙二州觀察使。爲此王武俊不滿獎賞排在康日知之下，朱滔怨恨没有得到深州，二將都對朝廷産生不滿情緒。田悦瞭解到可以乘機離間，就派遣判官王侑、許士則出使到北軍中，勸朱滔説：“前些日子司徒您奉詔命率

趨賊境，旬朔之内，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凶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恤患，《春秋》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鄰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欣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郅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説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説張孝忠同援悦，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惿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

軍征伐，直趨賊境，十多天内，占束鹿，克深州，使李惟岳陷於困境，所以王大夫纔得以消滅了罪魁禍首，這都是藉了司徒的勝勢。又聽説司徒離開幽州時，有詔命説如果得到李惟岳所管的郡縣，就可以歸屬自己鎮中，現在朝廷却把深州劃分給了康日知，這是國家失信於天下。况且當今皇上英武專斷，有秦始皇、漢武帝的才略，誅討消滅豪傑，打算掃平河朔，不讓他們的子孫繼任。再看朝臣中立功於事業者像劉晏等人，都被處死了；前不久打敗梁崇義，殺害了三百多人口，投入漢江，這是司徒全都知道的。如果馬燧、李抱真等人打敗魏博以後，朝廷定會另派有德儒臣前來鎮守，那麼燕、趙的危急就指日可待了。如果魏博能够保全，那麼燕、趙則不會有憂患，田尚書定會以死報答您的恩義。合縱連横，救災解難，這是《春秋》大義啊。春秋時諸侯有危難，齊桓公不能救助都感到耻辱。現在司徒聲震寰宇，才略著稱世間，解救近鄰危急，不僅可以樹立大義，而且有利於己。今天田尚書把貝州送給司徒，命我將開列的條目送給您，衹希望司徒仔細考慮這件事。”朱滔對朝廷已有異心，就欣然同意了，於是派判官王郅與許士則同往恒州勸説王武俊，并答應將深州歸還王武俊。王武俊喜出望外，馬上讓判官王巨源回覆朱滔，并叫他主持深州州務。王武俊又勸説張孝忠一同援救田悦，張孝忠不聽，王武俊怕成爲後患，就派小校鄭惿在北方交界處修築堡壘，以便抵禦張孝忠；并命兒子王士真做恒、冀、深三州留後，派兵包圍趙州。

三年五月，悦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晋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鋭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横擊懷光陣，滔

三年五月，田悦因感到救兵將到，率領部衆出城，在御河岸邊與官軍交戰，結果大敗而回。四月，朱滔、王武俊在寧晋縣閲軍，共有步兵、騎兵四萬人。五月十四日，發兵南下，停駐在宗城，朱滔的判官鄭雲逵及弟弟鄭方逵背棄朱滔歸順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朱滔、王武俊的軍隊到達魏州，這時神策軍將李懷光也率軍趕到。李懷光鋭氣不可阻擋，堅决要與賊軍决戰，就直逼朱滔陣前，殺死一千多人。王武俊和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兵從側翼衝擊李懷光軍陣，朱滔軍

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尸於河三十里，河水爲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絶。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勝負未决。

悦感朱滔救助，欲推爲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并建國號爲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冀王，悦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悦、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爲范陽府，恒州爲真定府，魏州爲大名府，鄆州爲東平府，皆以長子爲元帥。僞册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户曹韋稔爲《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

四年十月，涇師犯闕，諸帥各還本鎮。悦、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悦亦致書於抱真，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正月，加悦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并如故，

隊隨後而進，禁軍大敗，士兵自相踐踏，死尸投到河中達三十里，河水爲此不流。馬燧等人收兵固守營壘。這天夜晚，王武俊決開河水引入王莽故河，想隔斷官軍，水深已達三尺，運糧的道路被切斷。官軍無計可施，馬燧就派人通報朱滔説："老夫太不自量，與諸公交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從長計議，放老夫回鎮，定當奏報朝廷，將河北之事交給五郎處置。"當時王武俊打了勝仗，朱滔内心忌妒，就説："大夫二兄打敗官軍，馬司徒如此謙卑，不應再逼人於險地。"王武俊説："馬燧等人集結了十萬人馬，都是國家名臣，一戰而敗，使國家蒙受耻辱，不知這些人還有何面目再見天子！但我還是把他放回，衹是走不到五十里外，就會轉而與我對抗。"馬燧等人行至魏縣，駐軍河西，王武俊等三將在河東扎營，兩軍相持，從七月到十月，不分勝負。

田悦感激朱滔救援，想要推舉他做盟主。朱滔的判官李子牟、王武俊的判官鄭儒等人商議説："古有戰國時代諸侯連衡立誓結盟來對抗秦國，請按周末七雄的舊例，都建立國號變成諸侯，采用朝廷的曆法，現在的年號不能改變。"於是朱滔稱冀王，田悦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在魏縣縣中築壇，祭告上天接受天命。朱滔做盟主，自稱孤；王武俊、田悦、李納自稱寡人。朱滔將幽州改爲范陽府，恒州改爲真定府，魏州改爲大名府，鄆州改爲東平府，全都任命長子爲元帥。非法册命之日，軍營上空有雲略顯不同，馬燧等人望着笑道："這雲實在無知，爲賊呈祥。"另外，他們營地前的土地三年增高了三尺多，魏州户曹韋稔作《土長頌》説："這是增加疆土的兆頭。"

四年十月，涇原軍進犯京城，各節帥率部都返回本鎮。田悦、朱滔、王武俊相互猜疑，各自去掉王號，派遣使者歸順朝廷，田悦又寫信給李抱真，李抱真派人奏報朝廷。興元元年正月，加授田悦檢校尚書右僕射，封爲濟陽王，節度使等

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悦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愎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不舞忭。悦方宴巢父，爲其從弟緒所殺。

職不變，并派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前往魏州宣諭安撫。此時田悦已擁兵四年，雖然自身作戰勇猛，但性情固執没有謀略，因此頻頻戰敗，兵士戰死的達十分之七八。魏州百姓苦於戰事，渴望擺脱負擔，聽説孔巢父到來，莫不歡呼跳躍。田悦在宴請孔巢父的時候，被他的堂弟田緒殺死。

田緒

緒，承嗣第六子。大曆末，授京兆府參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悦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爲帥守。及緒年長，悦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主衙軍。緒凶險多過，悦不忍，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俟釁隙。會興元元年，朝廷宥悦，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悦既順命，門階徹警。悦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殺悦腹心蔡濟、扈萼、許士則等，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悦方沉醉，緒手刃悦并悦妻高氏，又入別院殺悦母馬氏。自河北諸盗殘害骨肉，無酷於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遥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明日，歸罪於扈萼，以其首徇，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爲亂兵所殺，遂以緒爲留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禄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户。改封雁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户。尋加同平章事。

田緒，是田承嗣第六子。大曆末年，任京兆府參軍。田承嗣死時，田緒尚年幼。田承嗣擔心衆兒子難以承擔軍務，而侄兒田悦長於騎射，性情詭詐，所以任用他，讓他接替自己代理節帥。田緒長大後，田悦因田承嗣待自己恩情深厚，對田緒等人也毫無猜忌，派他統領衙兵。田緒爲人凶險常犯過失，田悦無法忍受，曾經鞭笞甚至拘禁他，田緒内心特别怨恨田悦，時時等待可乘之機。時逢興元元年，朝廷寬赦田悦，并派孔巢父前往安撫。田悦歸順之後，撤去了門前的警衛。田悦宴請孔巢父後夜晚回府，田緒率領左右隨從幾十人先殺死田悦的心腹蔡濟、扈萼、許士則等人，拔劍衝入。他的兩個弟弟阻止他，田緒斬殺了阻止的人，於是徑直闖入堂中。田悦此時大醉，田緒親手殺死田悦和他的妻子高氏，又衝入另外一個院落殺死田悦的母親馬氏。自從河北各方盗賊起事以來骨肉相殘的，没有比田緒更殘酷的。田緒怕衆人不歸附自己，逃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人帶着數百名隨從追趕上他，遠遠喊道："節度使必須由郎君來做，其他人全都不行。"於是帶着田緒回到府衙，推舉爲留後。第二天，將殺害田悦等人的罪過加在了扈萼頭上，將他斬首示衆，然後稟告孔巢父，派使節奏明朝廷。當時田緒之兄田綸年長，被亂兵殺死，因此就讓田緒做了留後。朝廷授任田緒爲銀青光禄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這時朱滔率領本部兵馬并引導回紇兵南下進犯，田緒派兵援助王武俊、李抱真，在涇城打得朱滔大敗，因功授任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將嘉誠公主嫁給田緒，加任駙馬都尉。不久升任檢校左僕射，封爲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户。改封

雁門郡王，享有實封五百户。不久加授同平章事。

初，田悦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足。緒既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賚加等。

起初，田悦性格節儉吝嗇，衣服飲食，都有節制，而田緒兄弟，總感到不滿足。田緒得志以後，放縱奢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突然死亡，時年三十三歲，追贈司空，加倍賞賜喪葬費用。

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爲澶州刺史；季直爲衙將；季安最幼，爲嫡嗣。

田緒有兒子三人：田季和、田季直、田季安。田季和任澶州刺史；田季直爲衙將；田季安最小，是嫡子承襲職位。

田季安

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爲己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胄曹參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禄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襲封雁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禄大夫，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田季安，字夔。生母出身低賤，嘉誠公主收養爲自己的兒子，所以受到的寵愛超過了各兄長。衹有幾歲時，就授任爲左衛胄曹參軍，又改任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任魏博節度副大使；多次加官到試光禄少卿、兼御史大夫。田緒死時，田季安纔十五歲。軍衆推立他爲留後，朝廷就叫他不必服滿喪期而起任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正式服喪期滿，任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襲封爲雁門郡王。没過多久，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無他才能，亦粗修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色之娱。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皆不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宗命吐突承璀爲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師還，加太子太保。

田季安幼年時繼承父親遺業，懼怕嘉誠公主的嚴格管束，雖然没有其他才能，也還粗習禮儀；到公主去世以後，就頗爲放縱，擊鞠、縱情享受於游獵和女色的歡娱中。軍中事務，大多隨心所欲地處置，門客僚佐將校所提的建議都不采納。爲公主除去喪服後，加檢校司徒。元和年間，王承宗擅自繼任藩鎮節帥，憲宗任命吐突承璀爲招撫使，調集各路兵馬前去討伐。田季安也派大將率領人馬前往會合，并自供軍糧。回師以後，加授太子太保。

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争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凶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

田季安性情殘忍酷暴，無所畏懼。有一個叫丘絳的進士，曾任田緒的從事，田季安做了節帥以後，丘絳與同僚侯臧不和，相互争權。田季安氣惱了，把丘絳貶到下縣做縣尉，又派人把他召回，先在路旁挖了個土坑，到了土坑跟前，將他推進土坑裏活埋，田季安做事凶狠殘暴就像這

三十二，贈太尉。

子懷諫、懷禮、懷詢、懷讓。

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决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將田興爲留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田興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弘正　田廷玠

田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惲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曆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别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横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洺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嵩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侄悦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凶逆，慮廷玠不從，召爲節度副使。悦奸謀頗露，廷玠謂悦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自兵亂已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悦過其第而謝之，

樣。元和七年去世，時年三十二歲，追贈太尉。

田季安的兒子田懷諫、田懷禮、田懷詢、田懷讓。

田懷諫的母親，是元誼的女兒。田季安死後，元氏召集衆將要立田懷諫，衆將全部順從。田懷諫年幼，不能處理政事，軍政無論大小事情都由閹人蔣士則處理，多次因自己的好惡任免將校。激怒了衙軍，找來前臨清鎮將田興做留後，把田懷諫遣送回家，殺死蔣士則等十多人。田興安葬了田季安以後，將田懷諫送到京城，於是不等守喪期滿就起任爲右監門衛將軍，賜給一處府第，供給十分豐厚。田氏自田承嗣占據魏州傳到田懷諫，四代相傳延續了四十九年，被田興取代。

田弘正，本名田興。祖父田延惲，是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叔父，死時官任安東都護府司馬。田延惲生田廷玠，田廷玠幼年時淳厚儒雅，不喜歡擔任軍職，開始做官爲平舒縣丞，升任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縣令，任職之處有良吏的名聲。大曆年間，多次做官到太府卿、滄州别駕，升任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任横海軍使。田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寶臣不和，田承嗣派田廷玠駐守滄州之後，李寶臣、朱滔曾聯合攻擊，想兼并那塊土地。田廷玠據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糧竭，百姓交换子女而作爲食物，始終無人背叛，終於保全了城池。朝廷嘉奬他，升任洺州刺史，又改任相州刺史。到薛嵩叛亂時，田承嗣侵吞薛嵩所轄地區；田廷玠堅持大義安撫百姓，并不因爲是同一宗族而徇私情變節。建中初年，同族侄兒田悦接替田承嗣掌管軍政，圖謀叛逆，擔心田廷玠不服從，召爲節度副使。田悦的陰謀明顯暴露，田廷玠對田悦説："你憑藉伯父的遺業，盡可恪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和恒、鄆一同做叛臣？從藩鎮叛亂以來，陰謀背叛國家的，可以依次數出，很少有能保全家族的。你要狂妄不改，可以先殺掉我，不要讓我見到田氏被滅族。"就此稱病不出門。田悦到他的府上去道歉，田廷玠閉門不見，將吏都

廷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

請求他接待。建中三年，憂憤而死。

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當季安之世，爲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恤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痹請告，灸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爲。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呆，乃召弘正署其舊職。

田弘正，是田廷玠的第二子。年少時學習儒家經典，精通兵法，擅長騎馬射箭，勇敢而守禮度，伯父田承嗣很喜愛且器重他。在田季安任節度使時，他爲衙內兵馬使。田季安一心追求奢侈，不理軍務，多次施行殺戮刑罰，田弘正時常婉言勸諫。軍中將吏很信賴他。田季安因看到人心歸附於他，就派他出任臨清鎮將，想尋找過失謀害他。田弘正藉口患風痹病請求告假，全身上下都被燒灼，田季安認爲他再無所作爲了。等到田季安病重，他的兒子田懷諫年幼無知，於是召回田弘正官復舊職。

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悦，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爲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請，興拒關不出，衆呼噪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

田季安死後，田懷諫任用家僮蔣士則隨意改變軍政制度，人心不滿，都説："都知兵馬使田興可以做我們的節帥。"衙兵數千人到田興私宅述説請求，田興閉門不出，衆人呼喊不止。田興出來後，衆人環繞跪拜，請他前去府衙。田興僕倒在地上，過了很長時間，思量最終難以推托，就對軍士説："三軍不因田興没有德才，讓我主持軍政，我想與各位事先定約，你們能否聽命?"衆人都説："一定聽命。"田興説："我要遵守天子的法度，將六州土地户口交付朝廷請朝廷任命官員，不許侵擾副大使，可以嗎?"衆人都説："可以。"當天，進入節度使府處理政事，衹殺掉蔣士則等十多人。晚上從府衙回家，兄長田融責備他説："你最終還是没能使自己隱而不顯，這是自招禍患的根由啊。"第二天，向朝廷禀告事實，受到憲宗贊賞，加授田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任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并賜名弘正。又派中書舍人裴度出使魏州宣諭撫慰，賞賜魏博三軍一百五十萬貫錢。

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

田弘正接受節鉞後，上表説："臣聽説君臣父子，稱爲大倫，於是設立綱紀，以正上下。有些人子不像子，臣不像臣，天地不能容忍，人神應當共殺。臣家本在邊塞，歷代都是唐人，從我的祖父、父親以來，接受列聖子孫的教化。臣僥

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睹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靦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奥壤，悉化戎墟。外撫車馬，内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擣虚，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

幸因此宗族，很早就做了偏將，奔波於戎馬之鄉，未能親睹朝廷禮儀。衹有忠孝，是上天賜予臣的心志，我常想奮不顧身，以身殉國，無緣上達朝廷，私下常常感傷。豈料命運偶然昌隆，因爲危難，鋒刃之下，錯被推崇。天子的慈惠遽然降臨，免於追究我的罪過，朝廷恩典一再降臨，并委任我爲節度使。賜予藩鎮的全部封疆，官職榮列八座之位，君父的恩德已達到極限，却没有絲毫的報效之功，衹是慚愧感到冒昧羞耻，反覆思考内心不安。我深知博取顯赫的榮耀，定要等到動蕩之時；而加予我的寵遇，却在清平之日。安守并思量本分，寵遇變成了憂慮。自從天寶以來，幽州動亂，山東之地，都遭兵禍淪爲廢墟。藩帥表面上表示恭順，實際上包藏禍心，官職封爵世代承襲，賞賜刑罰獨斷專行，國家忍辱含耻，已達六十年。臣每想到這些事情，就會對着飯菜難以下咽。假如上天能稍稍延長我的壽命，得以奉行朝廷的大計，兼并弱小討伐昏暗，攻敵要害乘虚而入，盡犬馬之力，展滅敵之爲，弘揚正氣，洗刷僞風，然後歸隱田園，爲賢能讓路。臣胸懷此志，陛下明察。"朝廷下詔美言褒獎。

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爲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館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撤毁之，以正廳大侈不居，乃視事于采訪使廳。賓僚參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

田弘正喜歡瞭解前代忠臣孝子建功立業的事迹，在府舍裏建了一座書樓，聚藏了上萬卷書籍，辦理公務的空閑時間，就同賓客僚佐談論古往今來正反面的言行。現在河朔還流傳有《沂公史例》十卷，是田弘正的賓客爲他寫作的。魏州自田承嗣以來，館閣殿宇器物珍玩超逾規制的，田弘正全部命人拆除毁掉，因正廳過於豪華而不使用，在采訪使廳辦事。賓客僚佐下吏，都請朝廷任命。非常愛讀儒家書籍，尤其通曉史書，《左傳》、《國史》，都知道大概。

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説，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體，詞説雄辯，弘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吴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弘正效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

自從田弘正歸順朝廷，幽、恒、鄆、蔡有唇亡齒寒的恐懼，多次派遣説客前去離間，多方勸誘阻撓，而田弘正始終不改變節操。裴度明達事理，言詞雄辯，田弘正聽他談話，一夜都不感到疲倦，就與他交往親密，由此尊奉朝廷的意志更加堅定。元和十年，朝廷派兵討伐吴元濟，田弘正派兒子田布率領三千人馬進攻，多次立功。李師道因田弘正效忠朝廷，又在背後構成威脅，因

元濟，故絶其掎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

此不敢公然幫助吴元濟，就斷絶了與吴元濟的相互策應，官軍得以順利進攻。不久王承宗叛亂，朝廷下詔命令田弘正派出全部人馬進逼，王承宗感到害怕，派使者向田弘正求救，於是田弘正上表朝廷奏明此事，王承宗又送上二個兒子做人質，將德、棣二州獻歸朝廷以求解脱。

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横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顔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三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參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户。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弘至朝，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誠可尚，然魏土樂卿之政，鄰境服卿之威，爲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侄，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

十三年，官軍對鄆州用兵，朝廷下詔命田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横海等五鎮軍隊會合齊進。十一月，田弘正親率全軍從楊劉渡黄河構築營壘，距離鄆州衹有四十里。李師道派大將劉悟率重兵來對抗田弘正，兩軍營壘相望。前後交戰，魏軍大獲全勝，而李愬、李光顔又三面進攻，賊兵都被挫敗，形勢危急。十四年三月，劉悟率領守衛在黄河岸邊的軍隊倒戈攻入鄆州，斬下李師道首級，到田弘正處請降。淄青十二州被平定。論功加授田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年八月，田弘正入京朝見，憲宗接待他的禮節異常隆重，在麟德殿與之交談，部下僚佐將校二百多人都有賞賜，加授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户。并任命他的兄長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田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田弘正前後三次上奏章，要求留在京城，憲宗安慰他説："先前韓弘前來朝見，稱病懇請辭去軍務，朕不得不答應。如今卿又請求留在京城，誠意固然可嘉，但魏州軍民願意卿來管束，相鄰各州懾服卿的聲威，卿如同我的長城，不要推辭了。應立即回鎮。"田弘正時常憂慮一旦發生變故，父子兄弟承襲的風氣不能革除，因而兄弟子侄，全都在朝中任職，憲宗將他們都升入朝官班列，朱紫滿堂，當時人都認爲很榮耀。

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爲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喧騰以爲言。弘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爲紀綱之僕，

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死，穆宗任命田弘正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任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田弘正因新近與鎮人交戰，有殺父殺兄之仇，就用二千名魏兵作爲隨從衛兵。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達鎮州，當時朝廷賞賜鎮州三軍一百萬貫賞錢，没有按時送到，士兵以此爲藉口喧嘩鬧事。田弘正親自撫慰解釋，人心纔稍微安定，他并上表朝廷請求留下魏州士兵維護軍紀，以便穩定衆心，

以持衆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倰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參佐、將吏等三百餘口并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册贈太尉，賵賻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侄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

他們的糧餉請求有關部門供給。當時度支使崔倰不識大體，堅决阻止他的請求，他先後四次上表章都没有得到答覆。第二年七月，將隨從士卒遣回魏州，當月二十八日夜晚士兵叛亂，田弘正及家屬、僚佐、將吏等三百多人一起遇害，穆宗聽説後震驚悲痛，追贈爲太尉，助葬用品加倍撥給。田弘正孝敬父母愛護兄弟關心晚輩，骨肉恩情非常深厚。兄弟子侄在兩都的有幾十人，他們競相誇耀豪華，每天約耗費二十萬錢，運載魏州、鎮州的財貨，裝載的車輛在道路上絡繹不絶。河北的將士心中不平，所以不能完全改變那裏的風俗，最終因此招致禍亂。

弘正子布、群、牟。

田弘正的兒子田布、田群、田牟。

田布　田在宥

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爲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栅，下郾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時裴度爲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遽至，布以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布爲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田布，是田弘正第三子。當初，田弘正做田季安的偏將，鎮守臨清時，田布尚且年幼，他知道田季安前途凶險，暗中向他父親建議率領本部兵衆歸順朝廷，田弘正很驚奇。田弘正任魏博節帥以後，田布掌管親兵，朝廷討伐淮、蔡，田布率領一支人馬作爲策應部隊隸屬於嚴綬，駐扎在唐州，授任他爲檢校秘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打了十八仗，攻破凌雲栅，奪占郾城，田布都立有戰功，升任爲御史中丞。當時裴度爲宣撫使，曾在沱口察看軍情，賊將董重質率勇猛騎兵突然來到，田布率二百騎兵從溝中衝出攻擊，不久各路軍隊紛紛來到，賊兵方纔撤退。淮西平定，拜授爲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爲母親守喪，喪期不滿而起用恢復原職。十五年冬，田弘正改任成德軍節度使，并任用田布做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都做節度使，同日受命。當時韓弘也與兒子韓公武一起被任命爲節度使，但人們多贊美田氏忠誠勤謹。

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爲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湊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爲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旌節導從之

長慶元年春，田布改任涇原節度使。這年秋天，鎮州軍隊叛亂，殺害田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做了留後。當時魏博節度使李愬有病無法指揮軍隊，也無法抗禦王廷湊叛亂，又因魏軍是田氏舊部，朝廷急忙下詔命田布趕到，喪期不滿而起用爲魏博節度使，并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命田布從驛路前往鎮所。田布身穿喪服住在守喪的房

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己麾下，謂必能輸誠報效，用爲先鋒兵馬使，精鋭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討之，結壘於南宫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栅。時朱克融囚張弘靖，據幽州，與廷凑掎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鬥志，憲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顔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爲憲誠所有，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决烈，得燕、趙之古風焉。

穆宗聞之駭嘆，廢朝三日，詔曰：

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

中，撤去旗幟符節前導隨從等裝飾；等進入魏州，居喪處理政務，行爲都符合禮制。田布的俸禄每月有百萬，一無所取，又統計魏州中的家産，總共有十多萬貫錢，都拿出分發給軍士。牙將史憲誠本出自自己部下，田布認爲此人一定能竭誠報效，任命爲先鋒兵馬使，把全部精鋭都交給他。當時朝廷屢有急詔催促進軍。十月，田布派三萬七千魏軍討伐，在南宫縣南面構築營壘。十二月，進兵，攻下賊兵二座營栅。此時朱克融囚禁張弘靖，占據幽州，與王廷凑相互策應對抗朝廷。河朔三鎮，一向互相勾結，史憲誠暗中懷有叛逆之心。而魏軍驕縱奢侈，懼怕交戰，又逢下雪天寒，軍糧供應不上，因此更無鬥志，史憲誠乘機煽動離間。不久又有詔書將田布軍隊分出一部與李光顔會合，向東救援深州，部衆自行潰散，大多歸史憲誠所有，田布衹得到其中八千人馬。當月十日，返回魏州。十一日，召集諸將再次商議出兵，兵將更加驕横，都説："尚書如能實行往日河朔割據稱雄的做法，我們則無論生死追隨左右；如果讓我們再戰，都不能聽命了。"田布看到由於衆人受到史憲誠的離間，思量他們終究不會聽命，嘆息道："無法成就功業了！"當天，秘密上表陳述軍情，并稱遺表，大略説道："臣觀衆將的心意，終究要辜負國恩，臣既然無功，也不敢忘死。臣願陛下速救李光顔、牛元翼，否則，忠臣義士，都將受到河朔叛軍殺害。"他手捧表疏號哭不止，跪拜交給從事李石，然後入内啓告父親亡靈，拔刀自殺，説："上以向君父謝罪，下以向三軍示忠。"説完死去。當時的輿論認爲田布才幹雖然不足，但能够以死報效國家，意志剛烈，是繼承了燕、趙古風。

穆宗聽説後震驚感嘆，爲他停止朝會三天，下詔説：

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朕以薄德暗昧之身，統治天下，威刑不能制止冒犯法度之人，教化不能馴服邪惡之俗，致使重臣遭難，田氏含冤。於是整頓軍隊前往征討，時常終日不食

氏銜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終食而浩嘆，自茲吊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皆協力；而俟時覬釁，未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决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置於肝心，鴻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晋稱卞氏之門，漢表尸鄉之節，比方於布，今古爲鄰。况其臨命須臾，處之不撓，載形章表，益深衷悃。問使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睹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端拱崇名，職垂彝典，據斯以報，聊攄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

而感慨長嘆，自從這次出兵討伐，幾度經歷寒暑。雖然良將鋭兵，都能通力合作；但一直等候時機，没有迅速發動總攻。哀嘆我忠臣，滿懷悲哀憤慨，用遷延之過來責備自己，奮貞烈之志來謝罪君親。用利刃自殺身亡，視生死輕如鴻毛，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晋人稱贊卞壺的全家，漢代表彰尸鄉的節操，用田布相比，古今相同。况且他臨死的瞬間，處之泰然，書諸表章，深表忠誠。詢問使者打開信緘，痛心疾首。隨先臣於地下，你問心無愧；在麟閣中看到遺像，我怎能忍受。恭敬地將高名，記載在典籍中，以此報答，聊以抒發永久的懷念。可追贈爲尚書右僕射。

布子在宥，大中年爲安南都護，頗立邊功。

田布的兒子田在宥，大中年間任安南都護，在邊疆多次立功。

群，大和八年爲少府少監，充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

田群，大和八年任少府少監，充任入吐蕃使，歷任棣州刺史、安南都護。

田牟

牟，會昌初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爲兗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藩鎮，以忠義爲談者所稱。

田牟，會昌初年任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任武寧軍節度使，大中年間任兗海節度使，又改任天平軍節度使。各子都因在邊塞立有戰功，屢在藩鎮任職，由於忠義受到時論的稱道。

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父謐，開元中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户部尚書。

張孝忠，原本出身於奚人種族。曾祖名靖、祖名遜，世代爲乙失活部落的首領。父名謐，開元年間率領部衆歸順朝廷，授任鴻臚卿同正，因張孝忠顯貴，追贈爲户部尚書。

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没諾干，二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没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内供奉。安禄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果毅折衝。禄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爲其前鋒。史朝義

張孝忠因勇猛在燕、趙一帶著稱。當時人稱張阿勞、王没諾干，二人齊名。阿勞是張孝忠的本名；没諾干，是王武俊的本名。張孝忠身材魁偉，高六尺多，性格寬厚，奉事父母恭敬孝順。天寶末年，因擅長射箭授官内供奉。安禄山上奏朝廷任用他爲偏將，攻破九姓突厥，他衝鋒陷陣，因功授任果毅折衝。安禄山、史思明相繼攻陷河洛，張孝忠都是作爲前鋒。史朝義失敗，張

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

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嗣見其整肅，嘆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於瓦橋，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爲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使捍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既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無患。

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討之。滔以孝忠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撓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悦，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即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效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又遣易州録事參軍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令與滔合兵攻惟

孝忠歸入李寶臣的部下。上元年間，李寶臣上奏朝廷任他爲左領軍郎將，多次加官到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并賜名孝忠，歷任飛狐、高陽二軍使。李寶臣由於張孝忠謹慎穩重勇猛善戰，很信任他，將妻妹昧谷氏嫁給他，還將易州各鎮全部兵馬讓他統轄。在城鎮先後任職十多年，聲威惠政都十分聞名。

田承嗣進犯冀州時，李寶臣令張孝忠率精鋭騎兵數千人抵禦。田承嗣見張孝忠的軍隊陣容嚴整，感嘆道："張阿勞在，冀州不易謀取。"就燒毁營寨連夜逃去。李寶臣與朱滔在瓦橋交戰以後，常怕朱滔前來進攻，因而派張孝忠任易州刺史，挑選精鋭騎兵七千人撥給他，讓他護衛幽州。上奏朝廷授任他爲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爲范陽郡王。後來李寶臣猜忌大將，殺死李獻誠等四五人，派人召回張孝忠，張孝忠害怕不敢前往。李寶臣派張孝忠的弟弟張孝節去召他，張孝忠讓張孝節復命説："諸將有罪，接連被殺，張孝忠怕死不敢前去，也不敢反叛，就像公不進京朝見，怕招來禍患一樣罷了，没有其他意圖。"張孝節哭着説："哥哥不去，我回去就死定了。"張孝忠説："同去就得一起死，我留下就不會出事。"張孝節於是回去，果然没事。

没多久，李寶臣死去，兒子李惟岳擁兵不接受朝命，朝廷下詔命幽州節度使討伐他。朱滔因張孝忠是久經沙場的戰將善於用兵，在易州擁有精兵八千人，恐怕起兵以後張孝忠從背後騷擾，於是派判官蔡雄勸張孝忠説："李惟岳小子位尊傲慢，不懂人事，時常抗拒朝命。朱滔我奉命討伐罪人，使君何必幫助叛逆，不爲自己求取富貴！現在昭義、河東攻破田悦，淮西李僕射收復襄陽，梁崇義投井而死，兵臨漢江消滅五千人，就是河南軍也要指日北上，趙、魏的滅亡爲時不久了。使君如真能離棄叛臣歸順朝廷，定會受到重用，并有率先歸國的功勞。"張孝忠贊同他的意見，就派衙官跟隨蔡雄回報朱滔，又派遣易州録事參軍董稹入朝。德宗對他加以褒獎，授任張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成德軍節度使，就命令他與朱滔集合兵

岳，仍賜實封二百户。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爲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喻。"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鬥，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既而朱滔屯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

力攻打李惟岳，并賜實封二百户。張孝忠的弟弟張孝義以及三個嫁在恒州的女兒，都被李惟岳殺害。張孝忠很感激朱滔的保薦，爲兒子張茂和娶朱滔的女兒，同盟關係更加緊密，於是合兵在束鹿打敗李惟岳的軍隊，李惟岳逃回恒州。朱滔請他乘勝追擊，張孝忠却率軍轉向西北，回到義豐扎營，朱滔大爲震驚。張孝忠的將佐説："尚書既然已向朱司徒表示誠意，就完全應該互相信賴。現在逆寇已經崩潰，却不乘勝追擊一舉成功，我們實在不明白。"張孝忠説："本來就衹求打敗叛賊，現在叛賊已經被打敗了。但恒州還有許多久經戰陣的將領，過分逼迫則會作困獸之鬥，減輕壓力他們必然會翻然悔過。再説朱滔好説大話而見識淺薄，可以與他謀劃創始，難以與他共守成功。我在義豐堅守，坐待李惟岳的滅亡。"此後朱滔駐扎在束鹿，不敢進軍。一個多月以後，王武俊果然斬殺李惟岳，將首級獻給朝廷，正如張孝忠所料。後來定州刺史楊政義獻本州投降，張孝忠於是據有易、定兩州土地。這時既已殺掉李惟岳，將其地分成四州分别設置觀察使，王武俊得到恒州，康日知得到深、趙二州，張孝忠得到易州。因成德軍的名分隸屬於恒州，張孝忠收降了楊政義後，朝廷就在定州設置義武軍，任命張孝忠爲檢校兵部尚書，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等。

及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悦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遣蔡雄往説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爲忠臣。孝忠性直，業已效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啖以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凶之間，四面受敵，孝忠修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凶之熒惑，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户。後孝忠爲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

朱滔、王武俊謀反以後，準備到魏州救援田悦，擔心張孝忠從背後襲擊，朱滔軍隊將要出發，又派蔡雄前去勸説他。張孝忠説："李惟岳背棄朝廷叛逆，我張孝忠歸順了朝廷，現在我是忠臣。我張孝忠性情耿直，既已效忠，不會再幫助叛臣了。過去我和王武俊共事，并與王武俊都出身蕃人，從小關係親密，深知他心術不正，反覆無常，請轉告司徒，應記住我的話，突然有了變故，就會想到我當初所説的了！"朱滔用金帛引誘他，他始終拒絶不聽。易定位居二凶中間，四面受敵，張孝忠深挖壕溝、高築墻壘，激勵將士，最終也没有受二凶的誘惑，受到時論的贊美。又加授檢校左僕射、實封加到三百户。後來張孝忠受到朱滔的進迫威逼，朝廷下詔命神策兵

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鋭卒六百從晟入關赴難，收京城，榮國有功。

馬使李晟、宦官竇文場率兵救援。張孝忠將女兒嫁給李晟的兒子李憑爲妻，與李晟同心協力，訓練士兵，終於保全了易定，使賊兵不敢深入。到皇上駕幸奉天，張孝忠派大將楊榮國指揮精鋭士兵六百人隨從李晟入關救援，收復京城，楊榮國立有戰功。

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既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賑恤，乃稛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已誅之矣，押牙且知州務。"孝忠即令攝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稱僞國，華與孝忠阻絶，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横海軍使，仍改名日華，令每歲以滄州税錢十二萬貫供義武軍。

興元元年正月，詔命張孝忠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原本隸屬成德軍，改歸義武軍後，原滄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岳的妻兄，請求返回恒州。這年，張孝忠派牙將程華前往滄州移交點檢府庫的儲藏。李固烈帶着幾十車輜重上路，滄州兵士喊道："士兵滿面菜色，刺史不予以救濟，却滿載而歸，官物不能讓他帶走！"於是殺死了李固烈搶走財物。程華聽説兵變，從墻洞逃走，將士追上他，對他説："李固烈貪婪凶暴，已經被殺了，請押牙暫且主持州中事務。"張孝忠就命他代理刺史事務。到朱滔、王武俊非法稱王建國，程華與張孝忠隔絶，不能互相援助。程華據城抗敵，一州得以保全，朝廷褒奬他，於是任命程華爲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横海軍使，并改名日華，命每年用滄州税錢十二萬貫供給義武軍。

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䴷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年七月，爲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削檢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册贈太師，謚曰貞武。

貞元二年，河北發生蝗害旱災，一斗米價一千五百文錢，又經戰爭之後，百姓没有儲蓄，餓死者遍布各處。張孝忠的食物，衹有豆瓣而已，部下都甘心吃粗米飯，人們都很佩服他的勤儉，張孝忠堪稱一代賢將。三年，加授檢校司空，并讓他的兒子張茂宗娶義章公主爲妻。張孝忠派他的妻子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奉行親自迎親的禮儀，皇上贊賞他，賞賜非常豐厚。五年七月，受到將佐的煽惑，派兵侵入蔚州；不久朝廷下詔命他返回本鎮，并因他擅自起兵削去檢校司空的職銜。七年三月去世，時年六十二歲，朝廷停止朝會三天，追封爲上谷郡王，追贈太傅，再次追贈魏州大都督，册贈太師，謚號爲貞武。

子茂昭、茂宗、茂和。

張孝忠的兒子張茂昭、張茂宗、張茂和。

張茂昭 張克勤

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

張茂昭，本名昇雲。少年時有志氣，喜歡讀儒家書籍，因父親功績多次升任爲檢校工部尚

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賜名茂昭。九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晋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晡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錫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

書。貞元七年，張孝忠去世，德宗任命邕王李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任命張昇雲爲定州刺史，喪期未滿而起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充任節度觀察留後，并賜名茂昭。九年正月，授任節度使，幾次提升任爲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京朝見，多次上奏陳述河北及西北邊境的軍情，言詞忠懇直率，德宗鄭重聽受，感嘆道："衹恨見卿太晚！"在麟德殿賜宴，賞賜良馬、良宅、器物、珍寶錢財十分豐厚，并讓他的第三子張克禮娶晋康郡主爲妻。德宗還打算把邊境禦敵之事交付給他，第二年德宗逝世，張茂昭進入太極殿哭吊，每天早飯時就加入吊喪的行列，哭聲哀切，人們都誇獎他忠誠。順宗開始執掌朝政，加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并命他返回本鎮，賞賜二名女樂，他三次上表推讓，等到宦官使者用牛車載着女樂送到他的府宅，張茂昭當即對宦官使者說："女樂出於宫中，不是臣下所應欣賞的。過去汾陽郡王郭子儀、咸寧郡王渾瑊、西平郡王李晟、北平郡王馬燧曾接受這種賞賜，不加推讓理所當然。我張茂昭没有這四位賢臣的功績，入朝述職，是臣下的常禮，怎能承當這樣優厚的賞賜！以後再有立功的大臣，陛下如何再增加賞賜？"順宗聽後，對他更加禮敬，批准了他的辭讓。又在安仁里賞賜給他一座府第，他也堅决推辭拒不接受。元和二年，又請求入京朝見，五次上表言詞懇切，憲宗允許了。冬十月，到達京城，停留了幾個月，憲宗下詔命他返回藩鎮。張茂昭希望留在京城任朝官，没有准許，加授太子太保，再次命他返回本鎮。

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廪厩，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并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冑，

四年，王承宗叛亂，朝廷下詔命河東、河中、振武三鎮軍隊，會同義武軍，用作恒州北道招討。張茂昭建起糧倉、馬棚，開通道路，等待西路軍隊。適值正月十五夜晚，軍吏請求說："按照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禁止行人，不關閉坊門；而現在外道的軍隊正在集結，請照軍令實行戒嚴。"張茂昭說："三鎮的兵馬，都是官軍，怎能説是外道！放燈還同往年一樣。"派長子張克讓與各道軍隊分路并進。張克讓渡過木刀溝，與賊兵交戰屢戰屢勝。張茂昭親自披上鎧

爲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自安、史之亂，兩河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藩累遣游客間說，茂昭志意堅決，拜表求代者數四。上乃命左庶子任迪簡爲其行軍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迪簡，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就路，將行，誡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孫不爲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于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日，册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石，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謚曰獻武。

憲宗念其忠藎，諸昆仲子侄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

小男克勤，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己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倘涉賣官，實爲亂法。雖援近日赦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爲定例。

甲，做諸軍先鋒，捷報頻傳，幾乎消滅了王承宗。正在此時朝廷又爲王承宗昭雪，於是下詔命令撤軍，加授張茂昭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兩河藩鎮節帥時時對抗朝命據地自守，父死子繼；祇有張茂昭上表請求全家回京，相鄰的藩鎮屢次派説客私下游説，張茂昭意志堅定，多次上表請求派人接替自己。皇上於是任命左庶子任迪簡擔任他的行軍司馬，從驛路趕往。張茂昭把兩州的簿籍文書、鑰匙、符印都交給任迪簡，讓他的妻子季氏、兒子張克讓、張克恭等先上路，臨行前，告誡兒子説："我讓你們奉侍着母親一同離開易州，是希望以後的子孫不要受到這種風氣的熏染，這樣我就没有遺憾了。"當時是元和五年的冬天。走到晉州，被任命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任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等。十二月十二日，到達京城。按照舊例逢雙日皇上不坐朝，這天皇上專門開延英殿接見張茂昭與他交談，過了五刻纔結束。他又上表章請求將祖父和父親的墳墓遷回京兆府。在京師共兩個月，没有前往本鎮。六年二月，頭部毒瘡發作，去世，時年五十歲。皇上爲他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師，賜給喪葬用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石，喪事所需之物都由官府供給，詔命京兆尹負責喪事，謚號爲獻武。

憲宗感念他的忠誠，讓他的兄弟子侄們都擔任官職，并下詔命每年給予絹二千匹，春秋兩季分别發給。張克讓、張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

小兒子張克勤，長慶年間任左武衛大將軍。根據當時的赦文允許他的一個兒子爲五品官，張克勤因爲兒子年幼，請求依照近例回授外甥。書狀呈送中書省，交給吏部員外郎决定可否，裴夷直判定道："授一子爲官，是追念功勛而給予的恩惠，重在獎賞；假如所授之人自己没有兒子，允許授給同門的子侄。現在張克勤自己有兒子，還妄加奏請，改授外甥，將朝廷恩賞轉到他族，又怎知外族的人是怎樣的人，假如此事屬於賣官，就完全是違犯法紀。雖然依據近日赦書先例，也難以打破已定的格文，國家典章勢在必行，官職恐難亂授外甥。文狀上交中書門下，張

克勤的奏請，希望不予批准。”於是成爲定制。

張茂宗

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勳，即日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爲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

張茂宗因父親功績多次升遷做到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皇上恩准他娶公主爲妻，拜授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因公主年幼待年長迎娶。十三年，適值張茂宗母親亡故，臨終上表請求完成迎娶大事。德宗顧念張茂昭的功勛，當天就授任他爲雲麾將軍，不必守喪而起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人辯駁説：“自古以來，没聽説有駙馬喪期不滿而起任官職迎娶公主的。”皇上説：“卿所説的，是古禮；如今的人家時常有在服喪期間藉吉婚嫁的，卿又何苦要固執古禮?”蔣乂等人又上奏説：“臣聽説最近有一些不太懂禮教的人家，有的女兒在爲父母服喪期間，家中貧乏，又没有富貴的近親至親，纔有在喪期内嫁人的。至於男子在喪期内娶親，從古至今没聽説過，現在突然命駙馬不守喪制任官成親，恐怕實在駭人聽聞。何况公主年幼，再等一年出嫁，既不失時，而且合於禮制。”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説：“臣看到駙馬都尉張茂宗還在爲母服喪，聖恩顧念其母親遺表的請求，允許公主下嫁，并命張茂宗喪期内完婚。臣認爲夫婦之義，是人倫中重要的方面，所以《關雎》作爲《詩經》的第一篇，在君王教化中居於首位。直系血親，以孝順爲本，齊衰斬衰之所以作爲五服中的重禮，正體現了人道情感的親厚。聖人知道這二者是教化人倫的根本，不能改變，所以制定婚禮，上以承繼宗廟，下以延續後代。至於身着黑色喪服而不讓守喪，是因爲發生戰爭。如果讓張茂宗脱去喪服而穿上娶親的禮服，離開守喪的小屋而去迎親，雖説因娶親而停止服喪，這也是用凶喪褻瀆吉慶。臣希望棄置張茂宗亡母的請求，重視典章不可更改的大義，等他服喪完畢，然後賜婚。”德宗不聽，最終還是讓義章公主下嫁張茂宗。從此因皇親原故，很受恩寵。

元和中，爲閑廄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

元和年間，張茂宗任閑廄使。朝廷從貞觀年間到麟德年間，在河、隴之間擁有四十萬匹官馬。開元年間尚有二十七萬匹，再加上牛羊雜畜，不止一百萬，設置八使四十八監，占有隴

占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爲會計都領。岐、隴間善水草及腴田，皆屬七馬坊。至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廄使。寶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牧賦給貧民爲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别敕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廄，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舉舊事，并以監牧地租歸閑廄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廄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爲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廄，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

茂宗俄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兖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大和五年，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

張茂和

茂和，元和中爲左武衛將軍。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用兵討吴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爲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憲宗曰："予以其家門

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從長安到隴右，設置七處馬坊，掌管用度及負責管理。岐、隴之間優良的水草及肥沃的土地，都屬七馬坊。至德年間以後，吐藩攻陷隴右，官馬全都散失，監牧使與七馬坊的名稱全都廢除，其地的收益全歸屬了閑廄使。寶應年間，鳳翔節度使請求將監牧的土地分給貧苦百姓作爲生業，當地百姓父子相傳，已經十幾年了。此外又有敕書賜給各個寺觀共一千多頃。到張茂宗掌管閑廄司時，他與中尉吐突承璀友好，於是倚仗皇上恩寵執行從前的做法，將監牧地租都歸入閑廄司。張茂宗又上奏説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原圖所記應有土地方圓三百四十頃，皇上下制書讓閑廄司核查收回。百姓紛紛上訴，節度使李惟簡詳細奏明此事，朝廷下詔命監察御史孫革前去查問。孫革返回後上奏道："天興縣東面五里處有隋朝的原岐陽馬坊，牧地就在它的旁邊，是因岐陽監而得名，與今天的岐陽所指的百姓侵占之處不相連接，都有明證。"張茂宗惱怒，依仗宫内有靠山，誣告孫革所奏不是事實。皇上又命侍御史范傳式覆查，他依附張茂宗，全部推翻以前孫革的上奏，於是奪走居民田産，全都歸屬了閑廄司，還罷免了孫革的官職。長慶初年，岐地百姓不停上訴，朝廷下詔命御史核查明白，纔又將那裏的土地交還百姓，將范傳式貶職。

張茂宗不久授任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兖海沂節度等使，加授檢校兵部尚書。大和五年，召入朝廷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充任左衛使，改任左龍武統軍。去世。

張茂和，元和年間任左武衛將軍。裴度任淮西行營處置，派兵討伐吴元濟，建立中軍牙旗前往行營，上奏任用張茂和任都押衙。過去張茂和曾向相府自誇有膽量才略，所以裴度上奏朝廷任用了他。而此時張茂和顧慮裴度不能取勝，淮、蔡不可能平定，就推説有病不去赴任。裴度大怒，上奏請求殺張茂和來激勵出征者，憲宗説：

忠順，爲卿遠貶。"後復用爲諸衛將軍，卒。

陳楚

陳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爲義勇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悦，軍卒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亟立戰功，入爲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群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爲盜穴，諸田凶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國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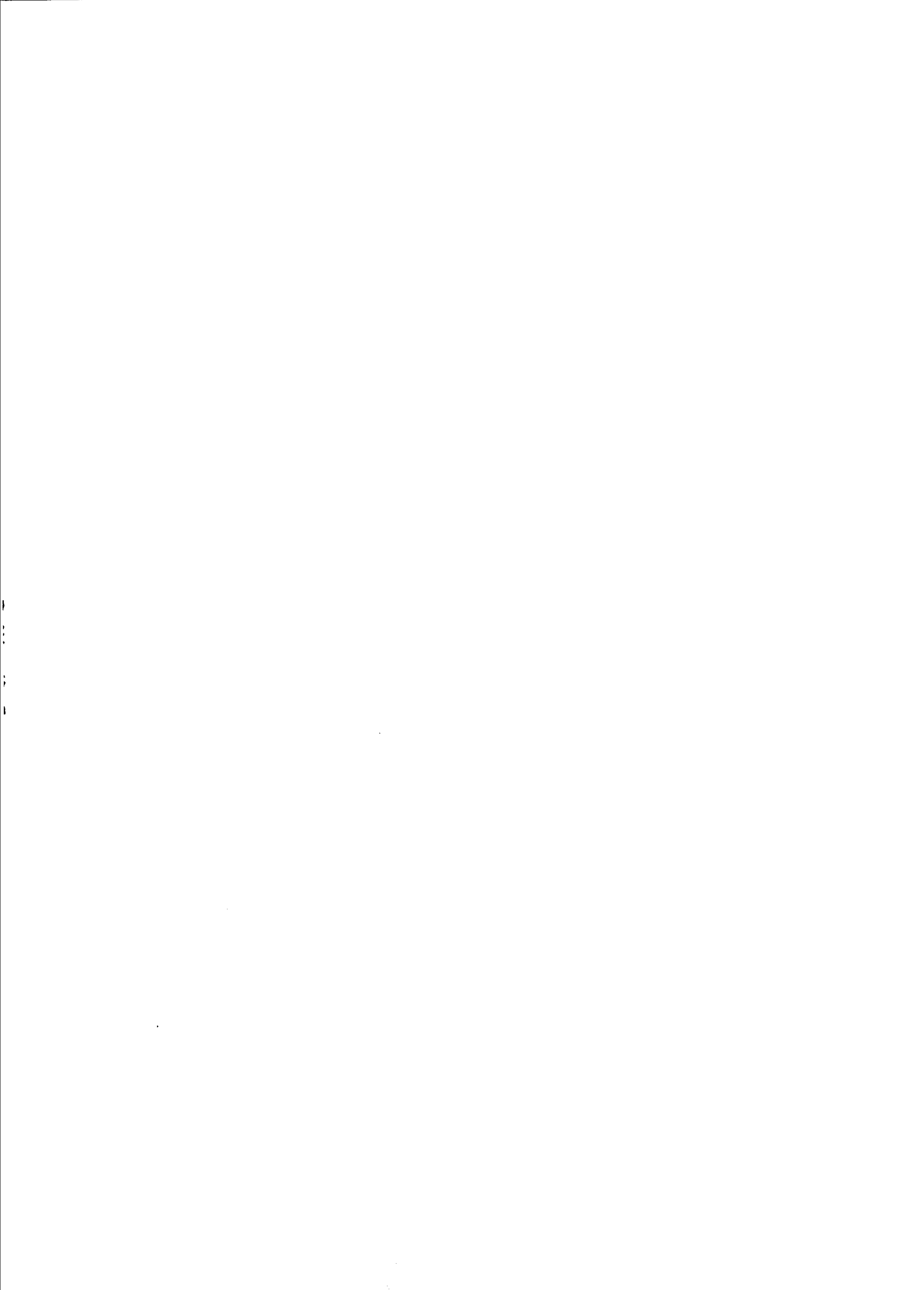
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我因他們一家忠順，爲卿把他貶到邊遠之處。"後來又起用爲諸衛將軍，去世。

陳楚，定州人，是張茂昭的外甥。年少時就有軍事才幹，爲義勇牙將，奉事張茂昭，每次征戰，定讓他統領精鋭士卒。隨張茂昭入朝，授任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兵敗，定州發生兵亂，朝廷於是任命陳楚爲易定節度使，命他從驛路兼程前往就任。此時兵亂還没有平定，陳楚在夜晚趕入州城。陳楚家世代久居定州，軍中將校都是陳楚的舊部下，人心大悦，士兵服順。改任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多次立下戰功，後召入朝任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去世。

史臣曰：朝廷的治亂，不過在於法制的適當與否，權勢是得是失罷了。秦人反叛，是因爲喪失了法制；漢朝興起，是得到了權勢。臣觀察開元年間政事清明，不動干戈而制服百蠻；天寶時法制衰弱，於是天下淪喪。一旦玄宗失去權勢，天下如泛濫的江河無法挽救，疆土被群盜瓜分，自身流離到九夷。河朔二十餘州，最終都成爲盜賊的巢穴，田氏諸人凶險，不近人情。但田弘正、張孝忠，却很懂得人臣的節義，沂國公田弘正極力從善却無善報，難道上天的意旨就是喜亂厭治嗎！張茂昭忠誠梗直又懂禮法，深曉禍福大義，是近代的賢侯。

贊曰：田氏不善，禍患却無報應。説是上天贊助仁人，爲何却殘害田弘正。張茂昭知曉進退，最終以善良取勝。誰引發禍端，是主上喪失權勢。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 (子)惟岳 惟誠 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則 (士真子)承宗 承元
王廷湊 (子)元逵 (元逵子)紹鼎 紹懿 (紹鼎子)景崇 (景崇子)鎔

李寶臣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鎖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爲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玄宗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録爲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楊光翽。忠志挾光翽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内王師。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實封二百户，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恒州爲成德軍，賜姓名曰李寶臣。

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

李寶臣，是范陽城旁的奚族人。又是范陽將領張鎖高的義子，所以姓張，名忠志。年幼時就擅長騎馬射箭，節度使安祿山選他做了射生官。天寶年間，跟隨安祿山入朝，玄宗將他留下做了射生子弟，出入宫中。等到安祿山叛亂，張忠志逃回范陽，安祿山非常高興，收爲義子，改姓安，常在牙帳中供職。安祿山的軍隊快打到京城時，派張忠志率領八千精鋭騎兵侵入太原，劫持太原尹楊光翽。張忠志挾持楊光翽離開太原，一萬大軍在後追趕却没人敢靠近。安祿山命他督統精兵，把守井陘路，駐守土門。安慶緒下僞命授他爲恒州刺史。九節度使的軍隊將安慶緒包圍在相州，張忠志害怕了，獻上章疏歸順朝廷，肅宗因此任他爲恒州刺史。等到史思明再次打過黄河，下僞命任張忠志爲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率三萬軍隊駐守常山。史思明失敗後，他不再接受史朝義的命令，打開土門路迎接官軍。河朔平定，張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自獻出所轄地區歸順朝廷，朝廷都賜予鐵券，立誓不處他們死刑。於是授張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享有實封二百户，依舊任節度使。朝廷也因此在恒州設成德軍，賜名爲李寶臣。

此時李寶臣擁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土地，後來又得到滄州五萬步兵、五千匹馬，

馬五千匹，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毁之，而恒州獨存，由是賞封百户。

在當時勇冠河朔諸節度使。李寶臣拿七州財物供養本部，軍用富足，招集亡命之徒，修繕檢視兵器，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人互通婚姻，相互策應，打算把土地傳給子孫，不遵奉朝廷旨意，自行補任官吏，不給朝廷繳納賦税。起初，在天寶年間，天下州郡都用銅爲玄宗鑄像，依照佛像形式。安、史之亂以後，被叛賊占領的地區，將他們全都熔化銷毁了，衹有恒州還保留着，爲此又賞賜李寶臣享受實際封户百户。

初，寶臣、正己皆爲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縶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

起初，李寶臣、李正己都曾受到田承嗣的輕視怠慢。李寶臣的弟弟李寶正娶田承嗣的女兒爲妻，在魏州與田承嗣的兒子田維擊鞠，李寶正的馬受驚狂奔，撞死了田維，田承嗣大怒，拘捕李寶正向李寶臣告狀。李寶臣以自己管教不嚴向田承嗣謝罪，送上加封的木杖讓田承嗣親自來責罰他，田承嗣於是將李寶正鞭打致死，兩人關係因此惡化。

大曆十年，寶臣、正己更言承嗣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正己與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己會軍于棗強，椎牛釃酒，犒勞將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己軍賞薄。既罷會，正己軍中咄咄有辭，正己聞之，懼有變，即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悦于陳留，正己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

大曆十年，李寶臣、李正己相繼上奏控告田承嗣的罪狀，請求討伐，代宗也想利用他們的内部矛盾削弱對方，就批准了他們的請求。當時幽州節度留後朱滔剛歸順朝廷，朝廷詔命朱滔與李寶臣軍隊及太原的軍隊攻打田承嗣的北面，李正己軍與滑亳、河陽、江淮的軍隊進攻他的南面。李寶臣、李正己在棗強會師，殺牛備酒，犒勞將士，并且發放厚賞。李寶臣軍隊賞賜豐厚，李正己軍隊賞賜微薄。犒賞大會結束後，李正己軍中將士喧嚷不平，李正己聽到後，害怕發生變亂，馬上帶兵退回。因此李寶臣、朱滔共同攻打田承嗣所轄的滄州，連年攻戰未能攻下。這時田承嗣派心腹大將盧子期攻打邢州，城池即將被攻陷時，李寶臣派精鋭士兵趕來救援，打敗敵軍，抓獲盧子期獻往朝廷。河南衆將又在陳留大敗田悦軍，李正己收復田承嗣管轄的德州，派重兵進逼到他的邊境，待期進軍討伐。田承嗣非常恐懼，便向李寶臣請求和解，李寶臣不答應。

初，正己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内户口兵糧之數，悉以奉

當初，李正己將要出兵時，派出使者到達魏州，被田承嗣囚禁了起來；到這時，田承嗣便奉上厚禮將使者送回，并派出使者與他一同來見李

正己，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己子不令，悦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己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

正己，詳細列出境内户口軍隊糧食的數額，全部送給李正己，并告訴他説："田承嗣老了，今年八十六歲，身體衰弱，没有多少日子了。自己的兒子又不成器，田悦也很懦弱，不能保全自己身後的基業。現在擁有的一切，不過爲公守護罷了，何必煩勞李公的軍隊親征呢！"他讓使者站在廷中，面向南方，自己跪拜然後呈遞上書函；又畫了一幅李正己的畫像，焚香禮拜，事之如神，對人説："這是真正的聖人啊！"李正己聽説後，虚榮心暫時得到滿足，就停止了進軍，其他各路軍隊也不敢再前進。

承嗣止正己，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爲讖，密瘞寶臣境内，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王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取范陽以自效。公將騎爲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其釁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内有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慚怒而退。

田承嗣穩住李正己，解除了南面的憂患。又知道范陽是李寶臣的故鄉，李寶臣生長在那裏，心裏一直想得到它，就在石頭上刻下讖語，偷偷埋在李寶臣的境内，讓望氣的人説："這裏有王氣。"李寶臣挖地得到刻石，上面的文字寫道："二帝同心協力可以保全勢力萬無一失，與田氏作爲夥伴纔能共同進入幽、燕。"二帝，指李寶臣、李正己。田承嗣又派説客婉言勸説："公與朱滔共事，想奪取我的滄州，即使得到，也要還給朝廷，不屬公所有。如果能饒恕我田承嗣的罪過，我願意將滄州獻給您，公可不動用軍隊便得到滄州，同時我願爲你奪取范陽來立功贖罪。公可率騎兵作爲前鋒，我田承嗣率步兵跟隨，這是萬全之計。"李寶臣很高興，認爲這樣正合符讖所示的天命，就和田承嗣合謀，田承嗣割讓滄州給了他。李寶臣轉而密謀奪取范陽，田承嗣也在邊境上陳列了兵力以示援助。李寶臣對朱滔的使者説："我聽説朱公外貌如神，怎樣纔能看到他呢？希望能借畫像看看，可以嗎？"朱滔就畫了一幅自己的像給他看。李寶臣將畫像懸挂在射堂，讓衆將仔細觀看，説道："朱公確實是神人啊！"過了一段時間，朱滔出兵，李寶臣偷偷挑選精鋭士兵準備劫持他，告訴手下將領説："抓住那個相貌與射堂所懸挂的畫像一樣的人。"當時，二軍還没料到相互之間會有變故，朱滔與李寶臣在瓦橋交鋒，正好朱滔换了其他衣服，因没被認出而幸免。田承嗣聽説李寶臣與朱滔交戰，嫌隙已經形成，便撤回軍隊，派人告訴李寶臣

說："河內有緊急警報，沒有時間隨公出戰了。石頭上的讖文，是我開玩笑作的！"李寶臣羞怒退兵。

遷左僕射，封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僞爲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爲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匜、玉斝，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僞刻玉爲印，金填文字，告境內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置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

李寶臣升任左僕射，封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繼位，又拜授爲司空，兼太子太傅。李寶臣名位既已崇高，又自行割據一方，心中一味懷有異志。興風作浪的人又僞造讖語，說李寶臣最終會登帝位。李寶臣於是僞造祥瑞符書以及靈芝朱草，製作朱書符。在密室裏齋戒築壇，壇上陳放金匜、玉斝，說"甘露神酒自會生出"。又用玉篆刻僞印章，用黃金填寫文字，對境內人說："上天降下靈瑞，并非我的祈求，是不求自到的。"將吏沒人敢提出異議。那些妖妄之人怕他們的騙術敗露，就說："相公必須喝下甘露湯，天神纔會降臨。"李寶臣同意了。妖人將毒堇放入湯中，李寶臣喝下，三天後便死了。

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没入，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册贈太保。

子惟岳、惟誠、惟簡。

李寶臣晚年，猜忌之心越發嚴重，因李惟岳昏昧懦弱，衆將不服，就殺死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多人，家人都被抄家淪落入官户，從此衆將離心。建中二年春死，時年六十四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保。

兒子李惟岳、李惟誠、李惟簡。

李惟岳

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悦上章保薦，請賜旄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悦、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爲不可。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爲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奸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爲事。

李寶臣死時，李惟岳任行軍司馬，三軍推立爲留後，并派使者上表朝廷請求繼任父職，朝廷沒有批准。魏博節度使田悦上表章保薦他，請朝廷賜給他節度使的符節，朝廷還是不批准。李惟岳就與田悦、李正己合謀對抗朝廷，判官邵真哭着勸諫，認爲不能這樣做。李惟岳昏庸懦弱，起初雖然聽從了邵真的勸諫，最終還是被左右煽惑而沒有采納。而參與爲他謀劃的，都是些奸詐小吏，如胡震、家人王他奴之流，他們一味勸他抗拒王命反叛朝廷。

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略，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

李惟岳的舅父谷從政，足智多謀，受到李寶臣的猜忌，托病閉門不出；到這時得知了李惟岳的陰謀，擔心招來滅族之禍，就出來勸李惟岳說："現在國家無事，邊遠地方都來朝貢，主上

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討，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仇，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禄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洺、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悦凶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况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群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

英明神武，必然能够達到天下太平。如詔書下達而不聽從，一定會加兵境上。即使大夫的恩德遍及三軍，萬一不勝，誰又能爲大夫拼命呢？况且先朝相公與幽州節帥不和，現在國家討伐，必然命令朱滔做主帥。他對先帥曾切齒痛恨，現在得以復仇，怎能不令人擔心呢！再說先前相公殺死軍中將校，他們活着的子弟，嘴裏即便不說，心中難道没有怨恨嗎？用兵就像玩火，不撲滅它就將自焚。過去田承嗣輔佐安禄山、史思明謀劃擾亂天下，千征百戰；直到近年又侵犯洺、相等州，被官軍打敗，將貶到永州，仰天哭泣。仰仗先相公幫忙擔保援救，纔獲得寬免，假如天子不收回雷霆之怒，田承嗣哪還有生存的可能！如今田悦雖説猖狂凶險，又怎能比得上田承嗣的名望？僥幸坐享富貴，却想不到會招致破家滅族的禍患。更何况今天的將校，很少再有節義之心，乘機圖利，必然相互傾軋。我爲大夫謀劃長久之計，不如讓李惟誠暫任留後，大夫自己趕快進京朝見。朝廷追念先相公的功勞，又見大夫順服朝命，要求什麽而不能得到呢？今天和衆叛臣謀議危害自身的計策，不是保全家族的做法。”李惟岳平時也很忌恨谷從政，所以一概不聽，最終與魏、齊合謀叛亂了。

既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束鹿以抗之，田悦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束鹿，惟岳燒營而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既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

不久李惟岳手下大將張孝忠率本郡歸順朝廷，朝廷任命張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并下詔命朱滔與張孝忠合力討伐李惟岳。李惟岳派精兵屯駐束鹿進行抵抗，田悦派大將孟佑率五千人援助李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張孝忠在束鹿大敗恒州軍隊，李惟岳燒毁營寨逃走了。李惟岳手下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率本郡歸順朝廷，李惟岳就命衙將衛常寧率領五千士兵，兵馬使王武俊率領八百騎兵共同討伐康日知。王武俊離開恒州以後，對衛常寧説：“我王武俊忠心奉事本節度使，而大夫聽信讒言，非常猜忌我，正是所説的朝不保夕，哪兒找得到活路！而對趙州用兵，勝與不勝，我王武俊都不能再回恒州了！妻子兒女任憑他殺戮，姑且以此殘生去定州事奉張尚書，怎能伸着脖子等死！”衛常寧説：“中丞認爲不能奉事大夫，眼前就有詔書説，斬大夫首級者，可以將

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况大夫暗昧，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恒，武俊子士真應於内。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候任越劫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

大夫的官爵授予他。自從大夫對抗朝廷以來，張尚書率易州人馬歸順朝廷得到了節度使職位。現在聽説康日知也已得到官爵。看大夫目前的形勢，終將被朱滔消滅。此時轉禍爲福，不如倒戈攻入節度使府，殺死大夫來換取富貴。况且大夫昏昧，左右人欺詐煽惑，其實容易圖謀。如果事情不成，歸順張尚書也不晚。”王武俊同意了。三年閏正月，王武俊與衛常寧從趙州回軍，天明到達恒州，王武俊的兒子王士真在裏面接應。王武俊率兵衝進節帥府署，派虞候任越擒獲李惟岳，在戟門外勒死；又殺死李惟岳的岳父鄭華以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多人，將首級送到京師。

李惟誠

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爲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户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歷兖、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東平。

李惟誠，是李惟岳的異母哥哥，藉助父親功勛被任爲殿中丞，多次升任爲檢校户部員外郎。喜愛儒書及治理之道，李寶臣很喜歡他，委以軍事重任；他秉性謙虚寬厚，因李惟岳是嫡長子，讓位不受。同母妹妹嫁給李正己的兒子李納，李寶臣因看到李納是同姓，就請李惟誠恢復本姓，又讓他到鄆州做官，做李納的營田副使。歷任兖、淄、濟、淮四州刺史，最後客死東平。

李惟簡　李元本

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户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李惟簡，是李寶臣的第三個兒子，起初，王武俊殺了李惟岳以後，又給李惟簡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師，德宗將他囚禁在客省，防衛很嚴。朱泚叛亂，李惟簡殺出關門逃走，趕赴奉天，德宗表彰了他，任做禁軍將領。跟隨渾瑊率兵討伐叛賊，屢戰屢勝，加御史中丞。隨皇上到山南，獲得“元從功臣”的稱號，封武安郡王。後來授任左神威大將軍，轉任天威統軍。元和初年，檢校户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任街使，不久拜授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死去，追贈尚書右僕射。

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游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俱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之

李惟簡的兒子李元本，生在顯貴之族，爲人輕薄品行不端。開始，張茂昭的兒子張克禮娶襄陽公主爲妻。長慶年間，公主行事多放縱不守禮法，經常在街市游蕩。士族子弟薛樞、薛渾，都得到了襄陽公主的寵愛。公主尤其喜歡薛渾，每

禮。有吏誰何者，即以厚賂啖之。渾與元本皆少年，遂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上表陳聞，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

次到薛渾家中，見到薛渾的母親便行拜見婆婆之禮。如有官吏稽查責問，就送厚禮賄賂收買。薛渾與李元本都是年輕人，就互相誘勸援引，李元本也得到了公主的寵愛，出入公主府第。張克禮氣憤不過，上表陳述，皇上將公主召入宮中囚禁起來。因李元本是功臣的後代，得以免死，處以杖刑六十，流放象州。薛樞、薛渾因李元本的緣故，也從輕處以杖刑八十，流放到遥遠的崖州。

王武俊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干，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

武俊初號没諾干，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鋭師遠鬥，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

大曆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戰于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屏間，獨武俊佩刀立于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竪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

王武俊，是契丹怒皆部落人。祖父名可訥干，父親路俱。開元年間，饒樂府都督李詩率領本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歸順了朝廷，皇帝下詔贊揚，移居到薊。

王武俊原名没諾干，十五歲就能騎馬射箭。上元年間，做了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的偏將。寶應元年，官軍進入井陘，快要平定河朔時，王武俊對李寶臣説："以寡敵衆，以曲對直，攻戰定將離心，防守必將崩潰，鋭師遠征，怎麽能抵擋得住呢?"李寶臣於是撤除警備，率恒、定、深、趙、易五州歸順朝廷，與官軍合力，向東追擊殘寇。李寶臣任恒、定等州節度使，因王武俊爲自己出謀劃策，上奏朝廷任他兼御史中丞，充任本軍先鋒兵馬使。

大曆十年，田承嗣乘薛嵩死去之機，兼并了相、衛、磁、邢、洺五州。田承嗣派大將盧子期侵犯磁州，朝廷詔命李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分别出兵進行討伐。各路兵馬與盧子期在清水會戰，大敗盧子期，李寶臣的部將有節生擒盧子期進獻朝廷，代宗表彰了他的功勞，派顯貴的宦官馬承倩携帶皇帝詔書前往宣諭慰勞。馬承倩快要返回時，住在驛館，李寶臣親自送給他一百匹布帛。馬承倩却開口大駡，把布扔到路上，李寶臣環顧左右面有愧色。回來後在府中休息，衆將散去，李寶臣暗中瞟了一眼屏障中間，衹有王武俊佩刀站在門下。召他進來，於是他解下佩刀與李寶臣談話，李寶臣問道："看見剛纔的那個混小子没有?"王武俊説："如今閣下立了功勞尚且如此，寇盗平定以後，天子衹需一紙詔書將您召入京城，那時

以爲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仇爲父子，咳唾間。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鋭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脱。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爲援，皆武俊萌之。

您也不過是一個匹夫罷了，這樣下去可以嗎？”李寶臣説：“那該怎麽辦呢？”王武俊答道：“不如玩忽朝命放過田承嗣，作爲自己要挾朝廷的資本。”李寶臣説：“現在與田承嗣已經有了隔閡，怎能再推心置腹呢？”王武俊説：“處境相同禍患相當，變仇敵爲父子，也衹是瞬間之事。若衹説些空話，那是無濟於事的。現在大宦官劉清譚正在驛館，將他斬首送給田承嗣，馬上就可以將其妻兒爲人質。”李寶臣答道：“恐怕不能這樣做吧。”王武俊説：“朱滔爲朝廷駐軍滄州，請您擒住他送給田承嗣以换取信任。”李寶臣同意了。當即挑選精鋭士兵二千人，全部騎上駿馬，一夜奔馳三百里，早晨到達朱滔軍營，乘其不備發動進攻。朱滔軍隊出來迎戰，被打得大敗，李寶臣軍擒住一個貌似朱滔的人，朱滔本人因此幸免。從此李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相互支援，這些都起於王武俊。

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爲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悦爲援，前歲悦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州所間，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黪心。朱僕射强兵宿境内，張尚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己

李寶臣死後，他的兒子李惟岳圖謀繼任父職。李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獻本州歸順朝廷，於是朝廷任命張孝忠接替李寶臣，命李惟岳護送靈柩回京，李惟岳不接受命令。建中三年正月，朝廷詔命朱滔、張孝忠合軍征討李惟岳。李惟岳與王武俊又統率軍隊一萬多人在束鹿迎戰，王武俊統領三千騎兵率先進軍，被朱滔打敗，李惟岳逃走。趙州刺史康日知又獻本州歸順朝廷，李惟岳命王武俊帶兵前去攻打康日知。康日知派人勸説王武俊道：“李惟岳爲人懦弱没有遠慮，怎麽值得你與他一同造反！我這裏城池堅固軍民一心，短期内恐怕難以攻下。况且李惟岳依仗田悦爲援，去年田悦的精壯軍兵在邢州城下被殺得尸横遍地，還是未能攻克邢州，何况這座城呢！”又用假的皇帝手詔招降王武俊，王武俊信以爲真，就揮師倒戈攻入恒州，率領數百名騎兵闖入衙門，派人對李惟岳説：“大夫舉兵與魏、齊一同作惡，現在田尚書已經失敗，李尚書被趙州阻隔，軍士自從束鹿之戰，已經士氣大傷。朱僕射强兵已攻入境内，張尚書又被授任定州節帥，三軍將士都怕亡家喪命。聽説有詔書徵召大夫，您應馬上聽命前往，不然，大禍就要臨頭了。”李

者十數人，遂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户，以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

惟岳害怕了，當下仰視王武俊不知所措。王武俊的兒子王士真殺死李惟岳，提着首級走出。王武俊殺死十幾個與自己不同心的人，於是平定了恒州。他將李惟岳的首級送到朝廷，朝廷任王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户，任命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

時惟岳僞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鎮之。朝廷既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田悦。時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方討田悦，敗悦於洹水，後連歲暴兵，然悦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悦勢益張。

此時李惟岳的僞定州刺史楊政義獻本州歸順了朝廷，深州刺史楊榮國也投降了，朱滔分別派兵駐守。但朝廷已將定州劃歸張孝忠，深州劃歸康日知，王武俊惱怒失去趙、定二州，加上名位又不能滿足他的欲望，朱滔則氣惱失掉深州，因此誘勸王武俊謀反，指斥朝廷，於是兩人又聯合率領精兵救援田悦。當時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正在討伐田悦，在洹水打敗田悦，以後連年用兵，田悦的勢力已很窘迫；至此王武俊、朱滔的援救又使他恢復元氣，田悦的氣勢再次振作起來。

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恒州爲真定府，僞命官秩。朱滔、田悦、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既爲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

十一月，王武俊派大將張鍾葵侵犯趙州，康日知將他打敗，斬首獻給朝廷。這天，王武俊越位建立國號，自稱趙王，改恒州爲真定府，授任僞官爵。朱滔、田悦、李納一同越位建國，各自占據本部，分別派出使者誘勸蔡州李希烈一同越位建國。四年三月，由於周曾的策劃李希烈的內部發生混亂，有人傳説李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大軍聽説後，歡聲雷動。

六月，李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説，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

六月，李抱真派説客賈林詐降王武俊。賈林來到王武俊的軍營説："我是來宣布詔命的，并非投降。"王武俊臉色一變，問他爲什麽這樣説，賈林説道："天子瞭解大夫一向忠誠，到登壇建國的時候，大夫還拍着胸口對左右説：'我本來忠心耿耿，天子不瞭解。'在這之後各路大軍曾一同上表爲大夫申訴。天子閲表後爲之感動，對使者説：'朕先前錯怪他了，追悔莫及。朋友之間的誤會還可道歉，朕是天下之主，細微之誤怎能念念不忘呢！'"王武俊説："我是敵虜將領，尚且知道撫恤百姓，天子根本不能衹用殺人去平定天下。現在山東會集了五鎮的大軍，等到戰

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己。朝廷能降恩滌蕩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

勝，人們都將暴尸荒野，雖然取勝又爲誰來守衛？現在我不怕歸順朝廷，衹是因爲與各方鎮定下盟約，虜人性直，不願使自己對不起他人。朝廷若能降下恩旨免除我們的罪過，我就率先倡議歸順，如有人不服從，我就以此爲由發兵討伐，這樣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虧朋友。此計施行之後，河朔不出五十天就可平定。”

十月，涇原兵犯闕，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還潞澤，田悦説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説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鋭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悦約。賈林復説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强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并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即爲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真，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己，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僞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邪郡王。

十月，涇原軍進犯京師，皇上駕到奉天。京城的消息傳到，諸將撤兵。李抱真準備返回潞澤，田悦勸王武俊與朱滔發兵襲擊。賈林又勸王武俊説：“現在李抱真撤退的軍隊輜重在前，精兵在後，上下齊心，不可圖謀。况且獲勝後奪得土地，好處則歸魏博；假如失敗，則是成德大受損失。大夫本來擁有易、定、滄、趙四州，爲何不先收復故地？”王武俊就調軍北上，背棄了與田悦的盟約。賈林又勸王武俊説：“大夫是冀地的豪族，不應圖謀占有中原。况且朱滔内心陰險，朝廷强大他就依賴大夫作爲後援，朝廷衰弱他則衹想并吞大夫。何况河朔地區本來没有冀國，衹有趙、魏、燕而已。現在朱滔稱冀王，就是窺伺大夫的冀州，徵兆已經很明顯了。如果朱滔控制了山東，大夫就必須以臣下之禮小心地奉事他，如果不聽從，就要遭到他的攻擊進而奪走土地，到那時您能臣服朱滔嗎？”王武俊一甩袖子厲聲説道：“二百年的宗廟社稷，我尚且不能臣服，誰能臣服鄉巴佬！”因此意决，於是南邊與李抱真和好，西方與馬燧聯盟。適值興元元年德宗下詔自責，大赦反叛者。二月，王武俊集合三軍，除去僞國號。朝廷下詔命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宦官使者王進傑，從皇帝行在來到恒州宣布詔命，任王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邪郡王。

時朱泚僞册滔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絶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

這時朱泚册封朱滔爲僞皇太弟，朱滔率領幽、檀勇猛兵士，引誘來回紇二千騎兵，已經將貝州包圍了幾十天，準備截斷白馬津，向南進犯洛都，與朱泚會合。當時李懷光也已造反占據了河中，李希烈已攻陷大梁，向南進逼江、漢，李納仍在齊地造反，田緒不受朝廷指揮，李晟孤軍

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内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説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悦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勛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既交，滔震恐。抱真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户，餘如故。

車駕還京，寵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上念舊勛，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群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册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石。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謚忠烈。"

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嗣。

王士真

士真，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

駐守在渭水岸邊，天子號令所能控制的地方，衹占天下的十分之二三，海内動蕩，人心無歸。賈林又勸王武俊與李抱真合軍，共救魏博，他向王武俊陳述利害説："朱滔此次出兵，想先平定魏博，恰逢田悦被害，魏博鎮人心不安，十日内援兵不到，魏、貝必被攻克，這樣會使朱滔增加數萬人馬。張孝忠見魏、貝已被攻下，定會臣服朱滔。三鎮連爲一體，加上統率回紇軍，長驅至此，家族還能幸免於難嗎？常山失守，昭義軍衹能退保山西，河朔之地盡入朱滔之手。現在乘魏、貝還没被攻下，張孝忠没有歸附朱滔，公與昭義合軍進攻，就像拾取遺物一樣容易！此計成功，就可聲震關中，京城可坐而收復，皇上復位全憑公的力量，那麽功業再無第二人可比了。"王武俊高興地接受了。兩軍商定，選擇日期一同進軍。五月，王武俊、李抱真在鉅鹿東會師。兩軍交戰以後，朱滔既震驚又恐懼。李抱真列成方陣，王武俊派出奇兵，朱滔傾巢出動，王武俊没披鎧甲就騎馬衝出，朱滔軍隊望風而逃，自相踐踏，死傷十分之四五，收繳輜重、武器、鎧甲、馬牛不計其數，朱滔連夜逃回幽州。王武俊撤軍，上表辭讓幽州盧龍節度使，朝廷批准。於是將恒州升爲大都督府，任命王武俊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户，其他官職依舊。

皇上車駕返回京城，對他的恩寵更加豐厚，兒子娶公主爲妻，年幼的子弟，都賜給官位。不久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又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取消喪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皇上感念他的舊功，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王武俊去世，時年六十七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五天，大臣奉旨到延英門慰問，如同渾瑊的先例。下詔命左庶子上公帶符節册贈他爲太師，賜給喪葬用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石。太常擬謚號爲威烈，德宗説："王武俊竭盡忠心報效朝廷，應賜謚號爲忠烈。"

子王士真、王士清、王士平、王士則，王士真繼嗣。

王士真，是王武俊的長子。年輕時勇猛强

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爲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爲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略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

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既兵敗束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即令將兵攻趙州。士真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真爲副大使。

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真爲司空、真定府留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真爲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即位，進位檢校司空。

士真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爲進奉者，亦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悍，勇冠軍中，深沉機智有主見。在李寶臣手下做帳中親將，李寶臣還將女兒嫁給他。李寶臣晚年，擔心自己死後兒子們昏庸懦弱，權位會被手下將領們篡奪，屢次進行殺戮，弄得衆將離心。王武俊官位雖低，但有勇氣膽略過人，李寶臣愛惜他的才幹，不忍殺他，王士真則暗中結交李寶臣左右的人，保護父親，因此幸免。

李惟岳之時，更加得到重用，王武俊也盡心輔佐。束鹿兵敗以後，張孝忠、康日知獻出所轄之地歸順朝廷，受到封官獎賞，李惟岳漸漸生出防範猜忌之心，王武俊爲圖保全而自加貶抑，出入時隨行的不過三兩人。左右人對李惟岳說："先相公任用王武俊，留給大夫，還有遺言。現在竭盡忠誠爲大夫效力的人，衹有王武俊，再說王士真是大夫的妹婿，可以保證没有異心。現在局勢危急，若不坦誠以待，如果再像康日知那樣，大事就糟了。"李惟岳說："我對王武俊本身就很好，不光是遵照先公的遺願。"因此不再懷疑他，命他率兵前去進攻趙州。王士真則在府衙過夜，與同僚謀議起事。王武俊反正歸順後，王士真等數人將李惟岳抓出府衙，勒死了他。王武俊充任節度使，任命王士真做副大使。

建中年間，王武俊在魏縣僭越稱趙王，任命王士真爲司空、真定府留守，任元帥。王武俊打敗朱滔歸順朝廷以後，朝廷又任命王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并任命王士真爲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返回京都，王士真進位檢校兵部尚書，任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爲清河郡王。十七年，王武俊死去，喪期未滿又授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任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不久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繼位，升爲檢校司空。

王士真輔佐父親立下功勛，備受艱辛，得到官爵以後，恬淡行善，雖然自行選補下屬官吏，財賦不上交朝廷，但年年進供財物，以進奉爲名的，也有數十萬，與幽、魏二鎮相比，最爲恭順。元和元年，又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

四年三月卒。

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

士清，以父勳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爲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王士平

士平，以父勳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選尚義陽公主，加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争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户。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游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綱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及盗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庭奏盗主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

王士則

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爲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于京師，用爲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盗殺宰相，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冀携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

三月死。

王士真的兒子王承宗、王承元、王承通、王承迪、王承榮。

王士清，因父親功勋多次加官到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年，任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逝。

王士平，因父親功勛補授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被選中娶義陽公主爲妻，加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和年間，多次升任至安州刺史。當時公主放縱不法，王士平與她争鬧，憲宗惱怒，將公主囚禁在宫中，王士平囚禁在家中，不讓他出入。後來放出，出任安州刺史。因與大宦官交往獲罪，貶任賀州司户。當時品行輕浮的文人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公主作歌詞，名《團雪》、《散雪》等曲，描述她到處游蕩與駙馬離異之事，時常在酒席上歌唱。憲宗聽後感到厭惡，甚至想因此廢除進士科，命有關部門設法捉拿，抓到蔡南、獨孤申叔將二人放逐了，從此流言纔逐漸平息。等到盗賊殺害宰相武元衡事件發生以後，十天没有抓獲盗賊，王士平與哥哥王士則在朝廷上奏明盗賊是受王承宗主使的，抓獲張晏等人處死之後，便任命王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王承宗被削去官爵以後，便下令王士平承襲父親的實封。

王士則，是王士平的異母哥哥。王承宗繼任節度使之後，容不下衆位叔父，王士則逃到京城，被任命爲神策大將軍。王承宗叛逆以後，暗殺宰相，王士則請求將自己的籍貫改到京兆府。各鎮兵馬討伐王承宗，裴度提出王士則是王武俊的兒子，軍隊中肯定有人懷戀他，於是任命王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伐叛賊，希望能以此分化王承宗的黨羽，并且許諾授予他節度使重職。王士則以此爲依靠，根本不受郗士美的管制，出入帶兵自衛，雖然拜見郗士美，但衛兵依舊。官吏呵止衛兵，王士則感到憤憤不平，在言談神氣中表現出來。郗士美覺得厭惡，暗中將情況奏明皇上，就任命張

遵接替他而讓他回去了。

王承宗

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承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

元和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爲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苫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勛，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效，用以曲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勛賢於列位。況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鄰，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奸，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

王承宗，是王士真的長子。河朔三鎮自行任命副大使，都用嫡長子任此職。王承宗因曾多次奏請朝廷被任爲鎮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任都知兵馬使、副大使。

元和四年三月，王士真死，三軍推立王承宗爲留後，朝廷想等待他們內部變亂，數月不置可否。王承宗害怕了，多次上表陳情謝罪。到了八月，皇上命京兆少尹裴武前去曉諭，王承宗接受詔命態度十分恭敬，并且說："三軍逼迫，沒能等待朝廷命令，現在請割出德、棣二州獻上，以表達我的忠誠。"由此喪期未滿起授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爲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薛昌朝，是故昭義節度使薛嵩的兒子，與王氏通婚，在成德軍中做官，因此任刺史。王承宗獻出二州以後，朝廷不準備另派將帥，所以暫時授予了他的親將。保信軍節度使的旌節還沒有送到德州，王承宗就派出數百名騎兵迅速趕到德州，抓住薛昌朝帶回真定府監禁起來。朝廷又加任棣州刺史田渙任本州團練守捉使，希望以此能逐漸離間他們。同時派出宦官使者景忠信前去曉諭，命王承宗送薛昌朝回鎮，王承宗不肯奉詔。憲宗生氣了，下詔令說："王承宗先前守喪期間，就暗中覬覦藩鎮節度使之職，而朝廷內外都認爲依照奉事君主的禮法，叛逆就要處死，根據分封土地的法規，專擅就是有罪。朕追念他先祖曾立大功，因私恩而寬免了他，壓制了衆人的意見。使臣絡繹前去曉諭，孽子拜伏而陳述誠心，願意獻出兩州，保證沒有二心。朕想觀其後效，因而委曲求全，授他爲原鎮節度使，叙父輩的功業拜任各種官職。况且德、棣本來就不屬成德管轄，薛昌朝與王承宗又是至親，讓他統轄鄰近藩鎮，這實在是深厚的恩德，外表上雖說是兩鎮，實際上本是一家。而王承宗貌似恭順而內懷奸詐，表面敬服却暗藏禍心，得到官

獍之性，養之而益凶。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略，期于無刑；恭行天誅，示於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軍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璀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衄。都將酈定進前擒劉闢有功，號爲驍將，又陷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效忠赤，戰賊屢捷。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憲宗密詔承璀擒之，送于京師。

位之後欺凌裴武，接受朝命之時又囚禁薛昌朝。心如豺狼，滿足後却更貪得無厭；性如梟獍，喂養以後則越發凶狂。加之表疏當中，言辭傲慢十分無禮。但求平息叛亂，最好不施刑罰；恭行上天的懲處，用以顯示制度。可削除王承宗現任官爵。”詔命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會合各道軍隊進兵討伐。神策兵馬使趙萬敵，是王武俊的騎將，因勇猛强悍在燕、趙之間十分有名，詳細進言聲稱征討一定能够取勝。吐突承璀因此獲得兵權，與趙萬敵同行。吐突承璀到達行營後，不能令行禁止，禁軍屢受挫敗。都將酈定進先前因擒獲劉闢立功，號稱勇將，又被叛賊捉去。衹有范陽節度使劉濟、易定節度使張茂昭盡力效忠，屢戰屢勝。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則反覆無常難以控制，暗中勾結叛賊，憲宗秘密下詔讓吐突承璀擒住他，送到了京師。

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陳首，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略曰：“臣頃在苦廬，綿歷時序，恭守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久絶，白刃之下，難避國刑；殷憂之中，轉積釁隙。中由盧從史首爲亂階，興天下之兵，生海内之亂，既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聞父之喪，已變爲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矯情徒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胸臆。今構禍者已就擒獲，抱冤者實冀辯明。况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横被從史離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爲心，弘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效，特開湯網，使樂堯年。”時朝廷以承璀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使

五年七月，王承宗派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求自首，并且將罪過推到盧從史身上，大略説道：“臣先前爲父守喪，延度時日，謹守朝命，不敢違背。又接到詔命，令獻出州郡，迫於三軍的壓力，不能隨順孤臣的心意。現在官軍四至，朝命久斷，刀刃之下，難以逃避朝廷刑典；憂慮之中，反而更增猜疑仇恨。其中是由於盧從史首先挑起禍端，使天下興兵，在海内生亂，既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他聽到父親喪亡時，就改變了爲臣的節操，脅迫皇上的使臣，攪亂朝廷綱紀。而又利用臣正守喪，害臣以求利，上竟敢欺騙聖主，下則不顧死去的至親，表章中明顯露出虚情假意，内心裏早已醖釀着邪惡與狂妄。現在製造動亂者已被抓獲，含冤抱屈者實在渴望辯明。况且臣的軍隊，一貫恪守忠義，却横遭盧從史從中離間我們君臣關係，悲哀地在轅門外號哭，傷痛自己被隔離於皇恩之外。希望陛下能以天地厚德，包容爲懷，發揚好生的仁愛，允許臣走自新之路。順應陽氣調和而普施恩澤，因承雷電雨露而廣降德惠，望追念祖父的舊功，俯察臣子的後效，放開商湯的刑網，使臣樂享堯年盛世。”當時朝廷因吐突承璀長期用兵没有結果，

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

朝廷威信日漸受損，非常憂慮；適值王承宗使臣到達，宰相商議，請求實行赦免政策，就將六郡全部交給他。王承宗送薛昌朝進京，授任右武衛將軍。

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史奸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討吴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爲元濟游説。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奸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盗燒河陰倉。六月，遣盗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爲之旰食。是時，承宗、師道之盗，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宫，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鄰道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方淮西用兵，國用虚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宗懼，不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并力淮西。

王承宗因看到朝廷用兵没有取勝，誣陷盧從史的奸計又得逞，因此雖然送上表章表示謙恭，但内心却肆無忌憚。十年，官軍討伐吴元濟，王承宗與李師道相繼獻上表章，請求寬赦吴元濟。他的牙將尹少卿前來奏事，藉機爲吴元濟游説。尹少卿來到中書省，拜見宰相争論此事，出言不遜，武元衡大怒，將他呵叱出去，王承宗更加不恭順。從此與李師道合謀奸計百出，目的衹想阻止朝廷用兵。四月，派盗賊燒毁河陰倉。六月，派盗賊埋伏在靖安里，暗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驚，大規模搜索了十天，天子爲此忙得不能按時進食。這時，王承宗、李師道派出的盗賊，在各處鬧事，燒毁襄州佛寺，砍斷建陵門戟，焚燒獻陵寢殿，打算埋伏士兵在洛陽進行屠殺。憲宗震怒，命令田弘正出兵進逼敵軍邊境，聯合鄰近各道六節度軍隊共同討伐他們。當時正對淮西用兵，國家開支空虚，河北各軍大多觀望不前。衹有昭義節度使郗士美率精鋭逼近叛賊營壘，打算尋找時機奪取，軍威十分强勁，王承宗害怕了，不敢再作惡。不久朝廷下詔命暫停對河北用兵，全力對付淮西。

十二年十月，誅吴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内租税，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

十二年十月，殺吴元濟，王承宗這纔感到害怕，向田弘正求救。十三年三月，田弘正派人將王承宗的兒子王知感、王知信和牙將石汎等人送到京城請示朝命，朝廷命將他們安排在客館；王承宗又獻上德、棣二州的圖籍印信，并請求將所轄地區的租税上繳朝廷，由朝廷任命官吏。皇上因田弘正表疏不斷，難以違背他的意思，就下詔書説：

帝者承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訪于典謨，亦尚斯道。朕祇符前訓，纘嗣丕圖，底寧方隅，蕩滌氛祲。

皇上順應天意養育百姓，統治下方萬國。視天覆地載而施政，時常務求委曲求全；使用仁德與刑罰并用的治理方法，每每先行寬貸。叛亂必伐，順服免罪，在前世經典中尋求依據，也是崇尚這一原則。朕恭順前代典訓，繼承大業，平定四方，滌蕩妖

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誠之可矜，則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鄰封；後領藩城，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非我絶。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競請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豈願然。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爲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無慘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于甲令，銘在景鐘；雖再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囷奉粟，并竈貢鹽，地願帥於職方，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兹舊服，將表爾誠，諒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既克翦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地臨鑒。況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而遷善，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朕志；復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

氣。上以伸張祖宗的舊恨，下以達到黎民的安康，一心想使百姓安居樂業，刻意除去刑殺。至於特定時候容忍奸惡，屈法施恩，往往考慮的是如果確屬忠誠之心可恤，那麼寬免過失則不論大小。王承宗先前服喪期間，受鄰境迷惑而反叛朝廷；後來統領藩鎮，製造混亂而受到朝野猜疑。朝廷恩德雖大，而法律不能容忍；災禍實屬自釀，并非我的恩寵情絶。百官大臣，在朝廷上紛紛建議；各地藩鎮，快奏滿箱，競相請求討伐，爭先出兵。朕仍然遍告各方實行招撫，一心包容，至於興師動衆，此事豈是我的初衷。進兵則可憐雙方將士遭受殺戮，撤軍則被認爲害怕他的軍隊，拯救受困和落水之人，怎能不令人哀傷感嘆。因爲他的先祖王武俊，對國家立有大功，已寫進國家典册，銘刻在鐘鼎之上；雖然再派軍隊，順應人意，而寬免十代的恩典，朕仍時常銘記在心。近來由於朝廷內外同聲慶賀，恩澤廣布八方，廣施大恩，許其自新。而王承宗果然能幡然悔改，坦露忠心，遠送二子，進奉表章，將印信封存上繳，獻出德、棣二州百姓和部隊名籍，打開倉庫上交糧食，統一鹽場繳納鹽税，土地願歸屬中央管理，財物請交給有關部門。況且天子統治的區域，沒有一塊不爲君王所有，分割所部舊地，以表示你的忠誠，這些確實可見效順之心，也完全表現出了獻忠之志，如果衹是懲治而不安撫，何以表現寬厚之心。朕念及此地百姓，也是一方赤子，一人不得平安，朕即寢食不安，怎忍心驅使安居樂業之人，竟去拋尸荒原慘遭殺戮！既已消除暴亂，時常想停止爭戰，我的這一心願，天地可鑒。況且常山軍隊，原有功勛，將改過以自新，誓報恩而從善，鑒於他們的精誠都是十分真切的，使朝廷的恩命再度廣布。寬大不究你的罪行，這一決斷實出朕之肺腑；給予如此殊恩，應當永遠圖報。王承宗可依舊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任成德軍節

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充横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州，每州置録事參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

子知感、知信在朝。

王承元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

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凉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效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决之參佐。密疏請帥，天子嘉之，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鄰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柏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哭喧嘩。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

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

并任命右丞崔從前去鎮州宣諭安撫。王承宗身穿素服等候朝命，於是又任命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充任横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使等。第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這一年，李師道被平定，王承宗更加謹慎守法，請求所轄四州内，每州設置録事參軍一名、判司三名，每縣設置縣令一名、主簿一名，官吏的任免都聽從朝廷命令。十五年十一月死，追贈侍中。

王承宗兒子王知感、王知信，在朝中任職。

王承元，是王士真的第二個兒子。哥哥王承宗繼任以後，上奏朝廷任命王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僅十六歲。他勸王承宗派二千名騎兵協助官軍平定李師道叛亂，王承宗不肯采納他的建議。

元和十五年冬，王承宗死，軍中隱瞞不公布死訊，大將籌劃在其他州中挑選節帥。當時參謀崔燧暗中和掌握兵權的人商議，用王承元祖母凉國夫人的名義，通告親兵與諸將，讓他們拜王承元爲節帥。王承元跪拜哭泣不肯接受。諸將不停請求，王承元説："天子派大宦官監督軍隊，有事爲何不先與他商議。"等監軍到後，也順從諸將的意志贊同此事。王承元對諸將説："諸公不忘先人恩德，不因我王承元年幼，想讓我管事。我王承元打算效忠國家，以便尊奉先人遺志，諸公能聽從嗎?"各將領都答應了。於是他在衙門都將的地方處理政務，告誡左右不能稱自己爲留後，事無大小，都與參謀僚佐商議决斷。秘密上表章請朝廷任命節帥，天子很贊賞他，授任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鄰鎮用兩河近年的舊例勸阻他，王承元不聽，衆將也後悔了。等到起居舍人柏耆帶詔書前來宣布將他調任滑州的命令時，兵士有的跪下有的哭泣。王承元與柏耆在驛館中召集將領們好言安慰，衆將哭喊喧叫。王承元責備他們説："諸公因先祖的緣故，不想讓我王承元失去此地，情誼深厚，但接奉詔命之後拖延不

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爲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内官筵待，錫賚甚厚。

動身，罪過就大了！先前李師道没失敗時，朝廷商議赦免他的罪行，當時李師道想聽命離鎮，被諸將阻止，過後殺死李師道的，也是諸將。現在希望諸位不要做像對付李師道一樣的事，拜謝衆位了。"就揖拜諸將，哭泣流淚不能自抑。王承元就將家財全部拿出，按人數散發給他們，選擇做事勤勉的將領加以提拔。牙將李寂等十幾人堅决挽留王承元，王承元就將李寂等人處死，軍中纔安定下來。王承元離開鎮州，時年十八歲，隨從將吏，有人携帶器用和財物，王承元命令他們統統留下。王承元兄弟及堂兄弟，授任郡守官職的有四人，入朝爲官的四人，從事將校有功勞的，也都被提拔任用。祖母涼國夫人進京朝見，穆宗命令在宫内設宴接待賞賜非常豐厚。

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嘗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自是兗、鄆諸鎮，皆稟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制，所理稱治。大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册贈司徒。

不久王廷湊殺害田弘正，占據鎮州反叛。王承元改任鄜坊丹延節度使，順路請求進見，穆宗很器重他，多次召見他詢問政事。不久，改任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鄰接涇原，没有險要山谷，吐蕃由此可徑直入侵。王承元在要道修築堡壘，分派一千士兵守衛，皇上賜名稱臨汧城。詔命王承元襲封岐國公，多次加任到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是客商集中的地方，居民經常因戰事受到驚擾，王承元上奏要求加高城壘來護衛這裏。鎮守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改任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當時均輸鹽法在兩河一帶没有實行，王承元首先請求推行鹽法，利税上交朝廷主管部門，從此兗、鄆各鎮，都執行均輸法。王承元政寬惠民又有所節制，任職之地被稱爲治理得當。大和七年十二月，在平盧去世，時年三十三，册贈司徒。

王廷湊　王元逵

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爲假子，驍果善鬥，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尚書。皆以廷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爲王氏騎將，累遷右職。

王廷湊，本屬回鶻阿布思部落，世代隸屬安東都護府。曾祖父名五哥之，奉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收養他爲義子，驍勇善戰，王武俊很喜歡他。因戰功多次授任爲左武衛將軍同正，追贈爲越州都督。祖父名末怛活，追贈左散騎常侍。父親名升朝，追贈禮部尚書。都是因王廷湊顯貴而加贈的官職。祖父父親一生都爲王氏的騎將，累任要職。

廷凑沉勇寡言，雄猜有斷，爲王承元衙内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旨，田弘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悦。廷凑每抉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爲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凑乃結衙兵噪於府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凑自稱留後、知兵馬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凑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鄰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爲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凑。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廷凑事泄，坐死者二千餘人。

王廷凑深沉勇猛，言語不多，心懷大志但愛猜疑，極有主見，做王承元的衙内兵馬使。起初，王承元聽從了朝廷的命令，由田弘正接任成德軍節度使，朝廷賞賜一百萬貫錢，度支没有按時送到，軍心不滿。王廷凑時常藉一些小事，來激怒衆人。當時田弘正帶來二千魏兵做衙兵，左右有所防備不能得手。長慶元年六月，魏州兵返回原鎮。七月二十八日夜晚，王廷凑集結衙兵在衙府鬧事，天明，將田弘正與手下將吏家屬三百多人全部殺害。王廷凑自稱留後、代理兵馬使，將吏逼迫監軍宋惟澄向朝廷上表請求任王廷凑爲節度使。穆宗大怒，下詔命徵調鄰近各鎮軍隊，并任命河東節度使裴度任幽、鎮二道招撫使，還任命田弘正的兒子涇原節度使田布代替李愬爲魏博節度使，命令他率領魏州軍隊進兵討伐。又任命王承宗舊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成德軍節度使，下詔書誅殺王廷凑者有賞。當月，鎮州大將王位等人謀殺王廷凑事情敗露，被連累而死的達二千多人。

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凑殺弘正，合從構逆，謀拒王命。兩鎮并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

> 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縶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釁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决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諸屬城，以

此時朱克融囚禁張弘靖，王廷凑殺害田弘正，聯合叛逆，圖謀對抗王命。由於兩鎮聯合，皇上擔心征討之事難以付諸實施，下詔命朝中大臣商議可否出兵。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策説：

> 幽、鎮兩州，違反并擾亂朝廷紀綱，不知朝廷撫育的深厚恩德，放縱狼虎凶惡之心。囚禁重臣，殘害主帥，毒害流布州郡，禍患波及賓僚。但凡有情，誰不痛恨？臣認爲國家以文德化育，以武功繼立，遠方無不歸服，近地無不安定，而這兩鎮，竟敢違犯天理。臣私下預測詔書早晨發下，各鎮晚上就會出兵，用貔貅雄師前往問罪，討伐猖狂失節的賊寇，猶如傾山壓卵，决海滅焰，力量的懸殊差别，不是問題。但常山、薊郡，猶如春秋時虞國與虢國唇齒相依，同時用兵，恐怕耗費財力。罪行有輕有重，事情有先有後，譬如進攻堅固的堡壘，應從容易的着手。聽説范陽製造動亂，衹是出於一時，并非早有謀劃，事實也可證實這點；而鎮州策劃禍患，確非出於偶然，煽動屬下各州，

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可資先討。况廷湊闒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仇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德，掎角而進，實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鬥，先扼其喉。今瀛鄚、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

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閉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辭日，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爲賊所敗，衆皆陷没，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裴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顔軍。

國家自憲宗誅除群盗，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萬餘，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顔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略。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强奪，而懸軍深鬥

派兵在邊界抗拒官軍。這樣看來對幽薊的兵衆，可以施行寬大處治；而對鎮冀的軍隊，可以先行討伐。況且王廷湊出身卑賤，没有父祖的恩勛庇護；成德叛離，又多是被逼迫威脅的結果。現在用魏博立志復仇的軍隊，昭義願意滅敵的師旅，加上晉陽，助以滄德，遥相呼應同時進軍，實在是高屋建瓴之勢。滅掉全城，然後北上進兵燕道，對於朝廷來説没有失信，對於軍隊來説正合時宜，臣的愚誠，正在於此。臣還聽説用兵猶如二人相鬥，要先扼住對方的咽喉。現在瀛鄚、易定，正是二賊的咽喉。確應暫時授予他們大權，派重兵駐守，使二鎮之間相互無法通氣，間諜無法來往；而派大軍先進攻冀、趙，再進逼井陘，這是萬無一失的戰略。

於是命令易定節度使封鎖邊界對抗朱克融，各路軍從三面進行討伐。起初，派滄德烏重胤獨擋一面，烏重胤是老將，知道形勢不利於進攻，行動非常遲緩，就另派杜叔良取代烏重胤。杜叔良有宦官作靠山，在朝廷辭行那一天，説大話道："打敗叛賊不費吹灰之力。"當時王廷湊聯合了幽薊軍隊包圍深州，使用雲梯與衝車從四面攻打，牛元翼環城固守。十一月，杜叔良被叛賊打敗，全軍覆滅，他一人隻身逃脱，朝廷又命德州王日簡代替他。裴度率軍駐守在承天軍，諸將受挫失利，深州危急，於是任命鳳翔節度使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兼任深冀節度使，救援深州，并任用宦官楊永和做李光顔軍監軍。

朝廷從憲宗用兵誅討群盗以來，國庫空虚，穆宗即位後，賞賜過多，等到幽、鎮一齊起兵，百般徵調，財力耗盡。這時各鎮軍隊有十五萬多，纔出自己的邊界，就仰賴度支供給，爲此設置了南北供軍院。他們深入叛賊境内之後，運輸更加艱難，糧草接續不上，各路軍多輪番采伐柴草。不久度支派出的運輸車六百輛，全被王廷湊截擊搶走，兵糧更加困難。叛賊重重包圍深州，雖然李光顔善戰，也無從施展謀略，而供軍院徵集賜軍的布帛衣物，時常是不等送到院中，途中就被各路軍强行奪走，那些孤軍深入實地争戰

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即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

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銜命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并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廷。

大和初，滄州李全略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兗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款於廷湊及幽州李載義。時載義初代克融，輸誠效順，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兗之師進討。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絶廷湊進奉。既魏博將亓志沼以行營兵叛，倒戈攻魏州，諸軍擊志沼，廷湊

的，大都無處領取供應。加上每軍還另派一名宦官監軍，他們全都挑選勇猛強健的士兵自衛，而老弱的士兵却被派去作戰，因此屢屢失敗潰逃。王廷湊、朱克融的軍隊，不過萬餘人，却能够對抗官軍十五萬人，實因官軍指揮不一，消極抗敵而求利的緣故。宰相崔祐甫不懂軍事，拘泥於常規，以至於再失河朔。既然無可奈何，便商議停戰寬赦王廷湊。

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騙手下兵士圖謀叛亂，田布制止不了，部衆在南宮自行潰散。二月，下詔寬赦王廷湊，仍然任他爲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使等，任命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派遣兵部侍郎韓愈到鎮州宣諭慰撫，又派宦官使者帶命進入深州，督促牛元翼赴任。王廷湊雖然接受朝廷命令，但并不解除對深州的包圍。招撫使裴度給幽、鎮兩州致書，用國家大義來責備他們，朱克融纔解圍而去，王廷湊也退了兵。朝廷想讓他們聽命，并加任朱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領十幾名騎兵突圍出深州趕赴朝廷，深州將校臧平獻出州城投降，王廷湊怪罪他們固守城池，殺害將吏一百八十多人。五月，朝廷派宦官使者楊再昌到達鎮州，接牛元翼家族和田弘正遺體，王廷湊説："田弘正的遺體，不知在哪裏；牛元翼家族，請求到秋天送往京城。"不久牛元翼去世，王廷湊便將他的家人全部殺害，他殘酷惡毒竟到如此地步。自從獲得寬赦，就與朱克融、史憲誠聯合互相接應，設法對抗朝廷。

大和初年，滄州李全略死，他的兒子李同捷想效法河朔的先例，請求朝廷繼承父任。文宗任他爲兗海節度使，李同捷不聽命，占據州城造反，送去珍玩財物妓女子弟與王廷湊和幽州的李載義通好。當時李載義剛接替朱克融，向朝廷效忠歸順，將李同捷所送的東西全部送到京城，朝廷下詔徵發幽、魏、徐、兗軍隊進軍討伐李同捷。王廷湊出兵騷擾魏州北部邊界，以支援李同捷。二年，朝廷下詔書拒絶王廷湊的進奉。之後魏博將領亓志沼又率行營中士兵反叛，倒戈進攻

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沼奔於廷湊。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湊遣使詣闕請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

魏州，諸軍攻打丌志沼，王廷湊出兵接應他。史憲誠危急，朝廷下詔命義武軍節度使李聽出兵將他打敗，丌志沼逃到王廷湊處。三年六月，殺死李同捷。不久何進滔又殺害史憲誠，占據魏州。朝廷厭戰，討伐又没有結果，就授任何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八月，王廷湊派使者到朝廷請罪，朝廷因此寬赦了他，依舊授任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

鎮冀自李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鄰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凶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廷湊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八年十一月卒，册贈太尉，累贈至太師。

鎮冀自李寶臣以來，雖然李惟岳、王承宗相繼叛亂，但依然親近鄰鎮畏懼國法，期望能走自新之路；而凶狠惡毒惟恐不亂，目無國君不仁不義，没有比王廷湊更過分的。後又加授太子太傅、封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八年十一月死去，追贈太尉，連續追贈到太師。

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廷湊卒，三軍推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款，歲時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妝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逵，王釗、安玉降何弘敬，并拔三郡。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大中十一年二月卒，册贈太師，謚曰忠。

王廷湊的兒子王元逵，任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王廷湊死後，三軍推立他主持軍事，請求朝廷任命，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多次升任爲檢校左僕射。王元逵一向心懷忠順，一改父親的作風。到接任藩帥，對朝廷非常忠誠，年節貢奉，運輸車馬在道路上絡繹不絶，文宗表揚了他。開成二年，皇帝下詔書命將壽安公主下嫁給他，加駙馬都尉。王元逵派段氏姑姑進京納聘禮。段氏進奉食物二千盤，還有御衣戰馬、公主梳妝的鏡匣以及閹人奴僕婢女等，隨從如雲，朝野上下都認爲很榮耀。會昌年間，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去世，他的兒子劉稹擅自統管軍務，武宗生氣，要誅殺他，命令鄰近藩鎮分路進軍進行討伐，任命王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命下達之日，王元逵出兵進駐趙州，與魏博何弘敬一同收復山東三州。王元逵進一步攻打邢州，不久叛賊將領裴問、高元武投降了王元逵，王釗、安玉投降了何弘敬，他們一起攻下三郡。王元逵多次升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打敗劉稹的功勞，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享受實封二百户。大中十一年二月去世，册贈太師，謚號爲忠。

子紹鼎、紹懿。

王元逵的兒子王紹鼎、王紹懿。

王紹鼎　王紹懿

紹鼎，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

王紹鼎，當時任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

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胤、景崇、景譽；景崇爲嫡，時年幼。

紹鼎卒，宣宗以昭王汭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以紹鼎弟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官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

景胤，初爲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爲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

王景崇　王鎔

景崇於季父紹懿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托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惙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起徐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

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用任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使等，多次加授爲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這年七月去世，追贈司空，朝廷賜給助喪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多次追贈到司徒、太尉，又追贈太傅。兒子王景胤、王景崇、王景譽；王景崇爲嫡子，當時年紀很小。

王紹鼎死後，宣宗任命昭王李汭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任命王紹鼎的弟弟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以本官任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并賜紫金魚袋。不久正式授任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多次加任爲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又加檢校司空。死後，追贈司徒。

王景胤，起初任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王紹鼎死後，出任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當本州團練守捉使。

王景崇在叔父王紹懿任節帥時任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王紹鼎死後，三軍推立王紹懿。幾月以後，王紹懿病重，召來王景崇對他説："亡兄將軍政大事托付給我，準備等待你長大成人。現在我病情如此嚴重，恐怕無法救治了。你雖年少，勉勵自己承擔重任，對下禮敬鄰藩，上則聽命朝廷，使我兄長的家業不致破敗，衹能靠你的才幹了。"説完便死去了。當時監軍在場，奏報了他的遺命，皇上贊揚了他，詔命王景崇起任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任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并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不久正式授任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咸通年間，王景崇由於是公主的嫡孫，受到特别恩遇。末年，盜賊在徐方起事，官軍進兵征討，王景崇派出大將隨從各路軍隊討賊。徐州盜賊被平定後，因功授任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

户。祖母章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二百户，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黄巢犯闕，駕幸劍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鄰，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

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爲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幽州，幽帥李匡威率衆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衆數萬來援。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爲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下伏甲劫鎔；鎔抱持之，鎔曰："公誠止人勿倉卒！吾爲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即并轡歸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修好而退。

男，食邑三百户。祖母章惠長公主去世，王景崇依禮服喪非常得體，受到朝野稱贊。起復任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正，進官檢校司空。第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多次加授爲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户，享受實封二百户，不久進封常山王。爲母親秦國夫人守喪，起復任原職。乾符末年，盗賊在河南起事，黄巢進犯京城，皇上逃到了劍南，王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向鄰近藩鎮快騎傳遞文告，并派軍隊跟隨王處存進入關中討伐叛賊，自己前往皇帝停駐地問安。貢獻物品相繼運去。關輔平定，因功真拜爲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去世。

王景崇的兒子王鎔，當時十歲，三軍推立他爲留後，朝廷因此授任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當時天子流離失所，天下大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正想陰謀吞并，王鎔贈送厚禮與他結交，以通和好。晉軍在邢州討伐孟方立，王鎔經常供給他們糧草。等到孟方立被平定，晉州將領李存孝入侵王鎔的南部，王鎔向幽州求援，幽州節帥李匡威率領三萬軍隊趕到，李存孝撤走。景福元年，王鎔乘李存孝受到節帥的猜忌，便派兵進攻堯山。晉帥派大將李存質前來救援，在堯山將鎮州軍打得大敗，死者數以萬計。晉軍乘勝攻打趙州，王鎔又向燕求援。二年，李匡威率領數萬軍隊前來救援。適值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叛節帥據城自守，李存孝單人騎馬進入鎮州，與王鎔會面相互訂立盟約。不久李克用親自統領全軍攻打李存孝，當時李匡威離開本鎮後，他的弟弟李匡籌篡奪了他的職位，李匡威後退無路。王鎔感激他的援助之恩，就將他迎入府城，修築宅第讓他居住，像對待父親一樣事奉他，李匡威也盡心輔佐，軍隊中的事務，全都爲他指導。這年五月，王鎔到李匡威府中拜訪，李匡威暗中指派部下埋伏士兵劫持王鎔；王鎔抱住李匡威，王鎔説："公勸止部下不要倉促動手！我被晉人圍困，全靠公相救，你就像是我的父親，軍中政務就請公來主持。"立即與他并肩騎馬回到衙署，然而鎮州軍隊拒絶接受他的管理，最終殺掉了李匡威。晉軍知道李匡威已死，李克用親自率軍攻到

城下，王鎔拿出二十萬絲練犒勞軍隊，講和約好後退去。

及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鄆、青三鎮，兵强天下，遣將葛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洺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説耳，請見梁帥圖之。"式即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王令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敝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乃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爲王令計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即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從昭祚入宦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

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有鄆、青三鎮以後，兵力稱雄天下，派大將葛從周、張存敬攻陷邢、洺二州，乘勝北上侵犯燕、趙。不久朱全忠率領親兵逼近城下，王鎔倉卒之間没有防備，對賓佐説："形勢危急了，用什麽辦法對付？"判官周式，搶先回答説："敵人逼迫我們，軍隊無法抵抗，這衹能用道理説服他，請派我去見梁州節帥朱全忠設法解決。"周式立即去見朱全忠，朱全忠反而對周式説："你不必多説。王令依附勾結并汾，違背盟約不守信義，我的大軍已經來到這裏，還不想放棄！"周式説："公説得太過分了。公就像唐朝的齊桓公、晉文公一樣，應以禮義成就霸業；却想窮兵黷武，把人威逼到如此險惡境地，天下人該怎樣看待公呢！"朱全忠很高興，拉着周式的衣袖安慰他説："剛纔是開玩笑罷了！且看君如何爲王令謀劃？"周式説："衹想訂盟和好。"當即回城面見王鎔，請他拿出牛酒財物來犒勞汴州軍隊，并讓王鎔的兒子王昭祚和牙將梁公儒、李弘規的兒子各一人，一同跟隨王昭祚到大梁做官，朱全忠把女兒嫁給王昭祚。

及全忠僭號，天下無主，鎔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千户，食實封一千户，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户。僞梁加尚書令，及唐室中興，去僞尚書令之號。天祐七年，母魏國太夫人何氏卒，起復本官。十八年，爲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等到朱全忠越分稱帝建立國號，天下無主，王鎔不得已，使用了他的年號。王鎔多次升爲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并賜號"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千户，享受實封一千户，又繼承實封二百五十户。僞梁爲他加尚書令，到後唐中興，除去僞尚書令的封號。天祐七年，母親魏國太夫人何氏死，喪期未滿又起任原官職。十八年，被手下大將王德明殺害，全族被殺。他後來的事迹見於唐中興之史。

史臣曰：土運中微，群盗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爲國蟊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爲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

史臣曰：唐朝中道衰微，群盗猖獗。李寶臣依附安禄山、史思明，爲害中原，終於竊取了一方土地，成爲國中害蟲。加之王武俊凶狠狡猾，做他的心腹，時而叛離時而臣服，見利忘義，如毒蛇或吞或吐，前後近二百年。可悲啊，王政綱紀不整，以至於此。假使明皇開元之治毫不鬆

政，姚崇久握於阿衡，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況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爲太息。

贊曰：鵂鶹爲怪，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爲盗啓門。牙旂金鉞，虎子狼孫。茫茫黔首，於何叫閽？

懈，姚崇久握輔弼之權，怎至於如安禄山柳城一胡，敢於窺伺輔臣之位，更何況下面的人呢！看到這些無視君主行爲，實在令人嘆息。

贊曰：猫頭鷹作怪，必在昏暗之時。國君政治混亂，就爲盗賊打開了大門。藩鎮節帥，都是虎狼子孫。芸芸衆生，何處訴冤？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九十三

李懷仙 朱希彩(附) 朱滔 劉怦 (子)濟 澭 (濟子)總
程日華 (子)懷直 (懷直子)權 李全略 (子)同捷

李懷仙 朱希彩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禄山之叛，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有智數。朝義時，僞授爲燕京留守、范陽尹。寶應元年，元帥雍王統迴紇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元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群凶瓦解，國威方振，賊黨聞懷恩至，望風納款。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擒之，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乃保薦懷仙可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既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曆三年爲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

李懷仙，是柳城胡人。世代爲契丹做事，是歸降將領，駐守在營州。安禄山叛亂以後，李懷仙作爲偏將跟隨他一起攻占了河洛。安慶緒失敗，又爲史思明做事。他擅長騎馬射箭，有謀略。史朝義時，任他爲僞燕京留守、范陽尹。寶應元年，雍王元帥統率回紇各部兵馬收復東都，史朝義渡過黄河向北逃竄，於是朝廷命令副元帥僕固懷恩率兵馬繼續追擊。當時群凶瓦解，國威正興，叛賊同黨聽説僕固懷恩到來，聽到風聲馬上歸順。史朝義率殘餘人馬數千人逃奔范陽，李懷仙誘騙并生擒了史朝義，斬首獻給朝廷。此時僕固懷恩正想爲自己培植黨羽用來鞏固兵權，就保薦説李懷仙可以任用；代宗又任他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與叛賊將領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人把河朔地區分而治之。不久僕固懷恩反叛，西蕃又入侵，朝廷多有變故，李懷仙等四將乘機招集餘部，打造兵器修繕城邑，四將部下各有數萬强兵，文武將吏，擅自任用安置，賦税不上交朝廷，雖然名義上稱爲守藩大臣，事實上完全不能算做國家的臣子。朝廷剛剛獲得安寧，一味姑息安撫，因此對他們更加無法控制。大曆三年李懷仙被他部下兵馬使朱希彩殺害。

希彩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衆討之，爲希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

朱希彩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因與李懷仙是世交，見李懷仙全家無辜被殺，就派出將領率軍討伐朱希彩，被朱希彩打敗，朝廷不得

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爲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横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使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已，寬赦了他，任命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爲幽州節度使，任朱希彩爲御史中丞，充任幽州節度副使，暫時主持軍州事務。詔命王縉趕去幽州。朱希彩聽説王縉來到，練兵選士，箭拔弩張，以此來威懾王縉。王縉安然無恙樹起符節旌旗，而朱希彩還是非常恭順地拜迎王縉。王縉明白最終還是無法控制他，慰勞軍隊十天之後返回朝廷。不久加授朱希彩御史大夫，充任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授朱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爵高密郡王。朱希彩得到權位以後，暴虐驕橫爲所欲爲，對朝廷傲慢無禮。七年，孔目官李瑗利用衆人的怨怒，找機會殺掉了他，軍兵擁戴兵馬使朱泚任留後。朱泚本人自有傳記載。

朱滔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爲幽州節度，以滔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爲節度使，遂使滔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禄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强不庭。泚首效臣節，代宗喜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師勞還，未有兵還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于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顔，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此不及臣。"代宗愈喜。

朱滔，是叛賊朱泚之弟。平州刺史朱希彩任幽州節度使時，因朱滔與他同姓，很喜歡他，經常讓他統領心腹親兵。朱泚做節度使以後，就派朱滔率領三千精鋭士兵趕到京城，請求先於各路軍前去防禦邊塞。安禄山造反以後，山東范陽各節度使，表面雖表示歸順，實際上全都桀驁不馴。朱泚率先遵行臣節，代宗非常高興，命朱滔統率軍隊從長安東面通化門進城，再從西面開遠門出城，慰勞出征凱旋，從没有軍隊回到京城中的先例，現在准許他這樣做，是爲了顯示對他的特殊待遇。皇上召來朱滔并在三殿接見他，代宗親到殿前慰問，之後説："卿與朱泚相比誰的才幹更强?"朱滔説："各有長短。統率并指揮軍衆，謀略高明，臣趕不上朱泚；臣今年二十八歲，就能拜見龍顔，朱泚比臣年長五歲，還没到過朝廷朝見，這點趕不上臣。"代宗更加高興。

大曆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己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悦援兵

大曆九年，朱泚朝拜皇上，請求西征吐蕃。朝廷任命朱滔試殿中監，暫時任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田承嗣造反以後，朱滔與李寶臣、李正己等人一起解了磁州之圍。建中二年，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圖謀繼承父任。朱滔與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征討他，在束鹿大敗李惟岳。朱滔派偏師駐守束鹿，而發兵包圍深州，李惟岳則率領一萬多軍兵以及田悦的援軍包圍了束

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王武俊爲恒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己反。馬燧圍田悅于魏州，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敗李懷光於愜山。三年十一月，滔僭稱大冀王，僞署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并稱王，南結李希烈。興元初，田悅、王武俊以朱泚據京師，滔兵强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朱滔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

鹿。李惟岳手下將領王武俊率三千名騎兵列成方陣横向前進。朱滔在帛上畫上狻猊的形象，讓一百名勇猛士兵蒙上它，擊鼓吶喊着猛衝過去，叛賊因此驚駭騷亂，朱滔率軍隨後奮擊，大敗叛賊，李惟岳燒毁營寨逃跑了。朱滔因功加授檢校司徒，任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將德、棣兩州也劃歸給他。朝廷又任命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王武俊任恒冀二州團練使。朱滔因失掉深州而怨怒，王武俊則因没有得到李寶臣原有的轄地而怨怒，朱滔煽動王武俊和自己一同造反。當時馬燧將田悅圍困在魏州，田悅告急，朱滔與王武俊於是聯合出兵救援田悅，在愜山打敗李懷光。三年十一月，朱滔越分稱大冀王，設置僞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一起稱王，南面又與李希烈結盟。興元初年，田悅、王武俊看到朱泚占據京城，朱滔兵力强盛，遥相呼應，田悅經常對王武俊説："朱滔心地險惡，不能不提防。"於是他們相繼歸順了朝廷。

泚既僭號，立滔爲皇太弟，仍令以重賂招誘迴紇，南攻魏、貝，即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驅率燕、薊之衆及迴紇雜虜號五萬，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逼魏州，營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凶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經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迴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虔休掎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噪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迴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

朱泚冒用帝王尊號以後，立朱滔爲皇太弟，并命他用重金收買招誘來回紇軍，準備向南進攻魏、貝兩州，之後再從西面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朱滔驅使燕、薊軍隊以及回紇等異族號稱五萬人馬，進駐南河，圍攻貝州。三月，田緒殺死了田悅，魏州發生内亂。朱滔又命令大將馬寔分兵進逼魏州，在王莽河旁扎營。德宗在山南，擔心二凶合兵，派使臣授任王武俊平章事，命他與李抱真合力進攻朱滔。四月，恒、潞兩軍都進駐到經城北面，行營相距十里，李抱真帶領二百名騎兵徑直來到王武俊軍中，當面向他申明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到距離貝州三十里處駐扎。第二天，朱滔命令大將馬寔、盧南史率領回紇、契丹人馬前來挑戰，王武俊派騎將趙珍統領精鋭騎兵三百人前來抵擋他們，李抱真部將王虔休策應待敵。王武俊與其子王士清親自迎擊回紇、契丹部落。兩軍交戰後，戰鼓聲喊叫聲震動天地，回紇倚仗勝勢，從王武俊軍陣中穿行而過。王武俊乘坐馬上勒繮不動，等回紇退兵時，乘機追逼，回紇兵的退勢不可遏止。王武俊父子驅馬急速攻擊，俘獲回紇三百名騎兵。朱滔軍陣

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楊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

大亂，向東逃去，此時分布兩翼的軍隊乘機追殺，俘虜及斬首人數以萬計。時逢夜晚，於是兩軍夾逼朱滔營壘而駐軍。當夜，朱滔率一千多名殘兵逃奔德州，丢棄的兵器鎧甲堆積如山。朱滔到達瀛州，殺掉騎將蔡雄、楊布，因爲他們作爲前鋒而最先失敗；又殺掉擅弄陰陽的尹少伯，這是因他説過舉兵一定能够獲勝。

六月，李晟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爲武俊所攻，僅不能軍，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款疏，深效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嘆！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迹克彰，朕當掩釁録勛，與之昭雪。"貞元元年，尋卒於位，時年四十，贈司徒。

六月，李晟收復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朱滔返回幽州，受到王武俊的攻擊，幾乎無法整軍應戰，上表章等待處治。九月，朝廷下詔説："朱滔多次獻疏服罪，深表誠心，觀之令人感傷，實在可憐可嘆！現應讓王武俊、李抱真申明信義，深加勸導，如果誠心更加堅定，善行顯明，朕定不計前嫌論列功勞，爲他昭雪。"貞元元年，死在任上，時年四十歲，追贈司徒。

劉怦

劉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嘗爲廣邊大斗軍使。

劉怦，是幽州昌平人。父名貢，曾任廣邊大斗軍使。

怦即朱滔姑之子，積軍功爲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稍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怦領留府事，以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説，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滔脱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怦設方略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

劉怦是朱滔姑姑的兒子，屢立戰功做到雄武軍使，在任時擴大屯田，節約用度，以善於治邊著稱。逐漸升任到涿州刺史。過了幾年，趕上朱滔率兵討伐田承嗣，上奏朝廷任命劉怦領留府事，因施政寬鬆深得人心。當時李寶臣受到田承嗣的挑唆利誘，與他勾結。田承嗣又將滄州送給李寶臣，於是李寶臣派兵在瓦橋關劫持朱滔，朱滔脱險逃走，李寶臣乘勝企圖奪取幽州。靠劉怦設計鎮撫，李寶臣纔不敢進軍，因功加授御史中丞。

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悦。怦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

李寶臣死後，其子李惟岳抗拒朝命，德宗命朱滔與張孝忠合力討伐李惟岳。平定李惟岳之後，朱滔怨恨朝廷違背前約不給他深州，内心怨怒不止。此時王武俊也正怨恨朝廷割出深州、趙州未歸他所有，因而相互密謀叛亂，打算援救田悦。劉怦當時知幽州留後事，派人送信對朱滔説："司徒位高於太尉，尊爲宰相，恩遇冠於各藩臣之上，榮寵恩遇已到極限。現在您的故鄉昌平，朝廷已改爲太尉鄉、司徒里，這也是大夫不朽的名號。現在您衹要忠順自守，那麼事情没有

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怦總留後事。及僭稱大冀王，僞署怦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召滔南河，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怦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嘉怦忠義。

貞元元年，滔卒，三軍推怦權撫軍府事，怦爲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怦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位三月，以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賜布帛有差。

子濟繼爲幽州節度使。

劉濟　劉源

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産，既産，侍者初見濟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本管州縣牧宰。及怦爲節度使，以濟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

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率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

不能成功的。我私下思量近年來，一味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不顧成敗，致使身死家滅的，安禄山、史思明已是前例。暴亂易致敗亡，他們如今還有什麽？劉怦身爲近親，世蒙恩德，沉默而不稟告，這是辜負知遇之恩。望司徒仔細考慮，不要留下後悔。”朱滔雖然没有采納他的忠告，也贊賞他知無不言，對他始終没有猜疑。凡出征討伐，一定任用劉怦總管留後事。等到越分稱大冀王後，又任命劉怦爲僞右僕射、范陽留守。朱泚占據京城後，徵召朱滔抵達南河，進至貝州，後因戰敗逃回，軍隊瓦解武器幾乎丢盡。劉怦聽説朱滔將到，整頓范陽全部人馬，夾道排列二十餘里，迎接朱滔回到府中，人們都稱贊劉怦忠義。

貞元元年，朱滔死，三軍推舉劉怦暫時管理軍府事務，劉怦因得到衆人的敬服，最終擁有了幽州之地。朝廷因此授任劉怦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在位三個月，於貞元元年九月去世，時年五十九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兵部尚書，賞賜布帛不等。

兒子劉濟繼任幽州節度使。

劉濟，是劉怦的長子。起初，母親生他時難産，生下後，侍奉的人初見劉濟是一條大蛇，黑氣騰騰，没有不被嚇跑的。等到長大以後，和普通兒童也大不相同。他所住的房子起火，人們急忙撲救，劉濟却從房裏從容走出，衆人都感到驚異。他歷任幽州下轄的州縣刺史縣令。劉怦任節度使後，任命劉濟兼御史中丞，充任行軍司馬。劉怦去世，軍士依照河朔舊例，請劉濟代父任節帥，朝廷一味姑息衹求安定，因此同意了。多次加授到檢校兵部尚書。

貞元五年，升任左僕射，充任幽州節度使。當時烏桓、鮮卑多次侵擾邊境，都被劉濟率軍將他們打退，深入其境一千多里，俘獲不可勝計，東北得以安定。貞元年間，朝廷對於藩鎮更加姑息縱容，兩河擅自繼任襲封的節帥，尤其傲慢且不遵法紀。衹有劉濟最爲恭順，朝貢進獻不斷，

宗亦以恩禮接之。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檢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又爲詩四韵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四人。未幾，有疾，會赦承宗，録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年，雖輸忠款，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澭，澭歸國爲信臣。及濟疾，次子總與濟親吏唐弘實通謀鴆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五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謚曰莊武。

德宗也用優厚的禮節對待他。不久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次遷任爲檢校司徒。元和初年，加授兼任侍中。朝廷下詔討伐王承宗時，各軍還未進發，劉濟却率先進兵打敗了王承宗，生擒三百多人，斬首一千多人，將叛將獻到朝廷，下詔贊揚了他。他又作了四首詩獻給皇上，以表示忠誠奮發的志向。第二年春天，他又率大軍駐扎瀛州，接連進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多次獻上大批俘虜及繳獲之物。因功賞賜非常豐厚，并賜子孫四人爲六品官。没多久，得病，適值赦免王承宗，朝廷論功又授他兼中書令。劉濟居於藩鎮二十多年，雖然表示忠心，但始終没有進京朝見。暗中還想殺害他的弟弟劉澭，劉澭回到朝廷成爲受信任的大臣。劉濟患病以後，次子劉總與劉濟的親吏唐弘實勾結密謀用藥酒毒死了劉濟，過了多日，纔發喪。劉濟死時五十四歲，朝廷下詔追贈他爲太師，并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賞賜喪葬用品很多，謚號莊武。

弟源，貞元十六年八月，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軍。初，爲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漠州參軍，復不受詔。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擒源至幽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

弟名源，貞元十六年八月，任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軍。最初，劉源任涿州刺史，不聽兄長的教令，劉濟奏明朝廷，朝廷貶降他爲漠州參軍，他又拒不接受詔命。劉濟率領軍隊來到涿州，劉源出兵對抗，還没交鋒就自行敗潰了。劉濟生擒劉源并將他帶回幽州，上奏朝廷請求讓他入朝覲見，因此朝廷徵召給了他官職。

劉澭

澭，濟之異母弟也。喜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陳逆順之理。後怦爲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澭在父側，即以父命召兄濟自漠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澭奉己，澭爲瀛州刺史，亦許以澭代己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爲副大使。澭既怒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爲理所。

劉澭，是劉濟的異母弟。喜歡讀書，精通武術，輕視錢財愛護士兵，能讓别人主動爲他效命。事奉朱滔，經常向他陳述一些逆與順的道理。後來劉怦任盧龍軍節度使，病重快死時，劉澭正在父親身旁，他以父命將長兄劉濟從漠州召回，後來得以授任節度使。劉濟非常感激劉澭擁立自己，劉澭任瀛州刺史時，他許諾讓劉澭接替自己的職位，此後劉濟又任命他的兒子爲副大使。劉澭因此怨恨劉濟，然後就請求率部下到西方守衛隴塞，實際上率領手下士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一萬多人直趨京城，路途上没有一人敢違犯軍令。受到德宗的恩遇，特别授任他爲秦州刺史，將普潤縣作爲治所。

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澭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澭立命繫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澭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録功，賜其額曰保義。其軍蕃戎畏之，不敢爲寇。常有復河湟之志，義者壯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

順宗傳位，自稱太上皇。有個山人羅令則到劉澭處説了數百句奇談怪論，都是有關廢立君主的事情，劉澭馬上命令將他捆起。羅令則又聲稱他的同黨很多，相約在德宗入葬時伺機行動。劉澭給羅令則帶上刑具押送京城，用杖刑打死。以後記功，賜給他軍名保義。蕃戎因害怕他的軍隊，不敢進犯。他時時抱有收復河湟的志向，評論者都稱贊他的壯志。元和二年十二月，去世。

劉總

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爲副使，領留務。時總爲瀛州刺史，濟署爲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内小將爲謀，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爲，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置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鉞，累遷至檢校司空。

劉總，是劉濟的第二個兒子，爲人陰險詭詐。元和五年，劉濟遵奉詔命討伐王承宗，讓長子劉緄暫任副使，領留後事務。當時劉總任瀛州刺史，劉濟任命他爲行營都兵馬使，屯駐饒陽，他出兵很長時間没有戰功。後來劉總暗中窺察找到機會，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以及帳内小將密謀，讓他們謊稱自己從京城而來，説："朝廷因相公逗留不前，已授任副大使爲節度使了。"第二天，又派人説："朝廷頒授副大使的旌節已到達太原。"又派人跑來呼喊道："旌節已過代州了。"當時全軍驚恐。劉濟驚惶憤怒，不知所措，於是殺掉領兵大將數十人以及平日與劉緄關係密切的人，又追召劉緄，任命張玘之兄張皋代任知留務。劉濟從早晨一直到日落時還没吃飯，口渴要水喝，劉總乘機放進毒藥遞上。劉濟死，劉緄正走到涿州，劉總詐稱父親命令，用杖刑將他打死，劉總因此掌管了軍中事務，朝廷不知這件事，因此授給他節度使之職，多次升任到檢校司空。

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强縣，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吴元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既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初，總弑逆後，每見父兄爲祟，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憩于道場，若入他室，則怐惕不敢

王承宗再次對抗朝廷的時候，劉總派兵攻取了叛賊的武强縣，就地駐軍逗留不進，以便撈取朝廷供應賞賜之利。當時吴元濟還未敗亡，又是王承宗跋扈之時，易定孤立危險，憲宗暫時一意姑息，加授劉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到吴元濟被擒，李師道斬首，王承宗憂鬱而死，田弘正進入鎮州，劉總已失去同黨援助，心中畏懼，時常籌劃保全自身的計策。當初，劉總殺害父兄以後，時常見到父兄作祟，非常陰慘恐怖，就在官署後面養了數百名僧人，供給豐厚的衣物食糧，命他們晝夜爲他乞求恩德請求贖罪。每當辦公完

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爲僧，冀以脱禍，乃以判官張皐爲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天平軍節度使，既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册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

畢，就在道場内休息，如果進入其他房間，就恐怖得不敢入睡。晚年驚悸尤爲厲害，因此請求削髮爲僧，希望能免去禍患，於是任用判官張皐爲留後。劉總就此剃髮，上表請求入朝，穆宗授任他爲天平軍節度使，聽説他已落髮，就賜予紫服，賜號大覺師。劉總走到易州界内，突然死亡。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尉，擇定日期備辦禮儀給予册命，賜給喪葬所用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

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不克成功。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疏求入覲，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漠州爲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嬀、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奬，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久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果爲叛亂。

此前在元和初年，王承宗擁兵抗命，劉總的父親劉濟就曾詳細陳述過征討的策略，請求朝廷派自己率先出征。出兵以後，接連攻克城邑，但没多久就得了病，未獲成功。劉總繼任父職後，願意繼承先父遺志，并想盡改河朔舊習。長慶初年，多次上疏請求朝覲，同時請求分割所轄土地，之後自己回朝。他計劃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張弘靖管理；瀛州、漠州爲一道，請盧士玫管理；平、薊、嬀、檀爲一道，請薛平管理。并登記自己軍中老將的名籍，將他們全部推薦到朝中，希望朝廷提拔奬賞他們，使幽薊之人因此都有羨慕爵位官禄之心。表疏奏上以後，穆宗想儘快得到范陽，宰相崔植、杜元穎又不考慮長久大計，衹想升高對張弘靖所授的官職，却不能明白他的精心安排，衹同意在瀛、漠二州設置觀察使，其他郡縣全命張弘靖統領。當時劉總所推薦的將校，又都在京城旅館之中，長期無人過問。像朱克融這些人，以至於借衣討飯，天天到中書省求官，困苦不堪。等到授任張弘靖以後，又命令他們全返回原軍中。朱克融這些人雖然得以返回，但都深懷怨恨，以後果然叛亂。

總既以土地歸國，授其弟約及男等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衛者六人。

劉總將封土獻歸朝廷以後，朝廷將他的弟弟劉約以及兒子十一人都授任了官職，擔任刺史加穿命服的五人，升任朝官班列及宿衛的六人。

程日華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禄山爲帳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爲定州刺史。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原來單名叫華。父親程元皓，爲安禄山做事任帳下將領，跟隨他攻下兩京，因勇猛有力頗受稱道，史思明時任定州刺史。

華少事本軍，爲張孝忠牙將。

程華年輕時就在本軍做事，是張孝忠的牙

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鄰，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爲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

將。起初，李寶臣被授任恒州節度使，他通過削奪并吞鄰近藩鎮，占有了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李寶臣死後，李惟岳對抗朝命，圖謀繼任父職。李寶臣部將張孝忠獻出定州歸順了朝廷，被朝廷授爲成德軍節度使，且命他與朱滔一起討伐李惟岳。李惟岳被殺以後，朝廷將恒、冀二州授予王武俊，深、趙兩州授予康日知，易、定、滄三州授予張孝忠，分爲三鎮。當時李惟岳的部將李固烈駐守滄州，張孝忠命令程華到李固烈處辦理移交郡事。李固烈將回真定，走前將滄州府中庫藏全部取出，裝了許多車帶回。軍中士兵非常憤怒，殺死了李固烈，奪走了他的全部財物，一起來到程華處説："李使君因卑鄙貪財而死，請押牙暫時管理軍州事務。"不得已，衹好同意他們的意見。張孝忠因此授任程華知滄州事。

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盗遂欲取滄州，多遣人游説，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録事參軍李宇爲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爲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爲使。"華即遣之。宇入闕，備陳華當二盗之間，疲於矢石。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横海軍，以華爲使。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日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别爲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

没有多久，朱滔聯合王武俊陰謀叛亂，因滄、定兩州的阻隔使他們來往受阻，二盗就想取得滄州，多方派人勸説拉攏，又增加兵力進行圍攻，程華全不聽從，登城自守。時間久了，録事參軍李宇爲程華出謀劃策説："使君被圍連年，張尚書不能派兵救援，而論功報捷，都須經過中山，這正是所謂勞而無功。我請求爲足下前往京城，以一州自立爲使。"程華立即派他前去。李宇入朝，詳細陳奏程華正處兩個盗賊中間，已疲於對付進攻之敵。德宗對他深加贊揚，任命程華爲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又設置横海軍，任命程華爲節度使。不久加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日華，每年仍然向義武軍交納數萬糧餉。從此另爲一使，張孝忠衹據有易、定二州了。

武俊遣人説華歸己，華曰："相公欲敝邑仍舊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爲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即遣所留馬還武俊，别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

王武俊派人勸程華歸屬於他，程華説："相公要讓我方仍舊歸屬恒州，暫且借給我二百名騎兵抗擊叛賊，等道路打通以後再聽從您的命令。"王武俊非常高興，就派二百名騎兵幫助他。程華於是留下馬匹，將人員全部遣回。王武俊怨恨他違背前約，可是正受朱滔圍攻，怕被攻占不得不作罷。等到王武俊歸順朝廷，河朔安定，程日華就將所留下的馬匹送還了王武俊，另外還獻上珍寶及錢財來謝罪，王武俊因高興而捐棄前嫌。貞

子懷直。

程懷直　程權

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爲節度，以懷直爲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爲屬郡。累加至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内，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賜安業里甲第、妓女一人。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

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滄州衙門樓額悉帖“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侄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　李同捷

李全略者，本姓王，名日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中，節度使王承宗没，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殺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日簡嘗爲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

元四年去世。追贈兵部尚書。

子名懷直。

程懷直依照河朔舊例，父親死後，自知留後事。朝廷贊賞他父親的忠心，喪期未滿便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爲節度，任命程懷直爲留後。又在弓高縣設置景州，管轄東光、景城二縣，作爲本軍的屬郡。多次加授到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服喪期未滿正式授任節度觀察使。程懷直沉湎於打獵，往往數天纔回，不理軍政，士兵不堪忍受凍餓。他帳下的將領堂兄程懷信藉衆人憤怒情緒而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入，程懷直因此前來朝見。這是貞元九年的事。德宗寬容了他，依舊任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在安業里賜給他一處良宅，一名妓女。不久程懷信死，程懷直的兒子程執恭知留後事，於是送程懷直返回滄州。十六年死，時年四十九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爲揚州大都督。

程執恭繼承父任，朝廷就勢任用了他。元和六年入朝，憲宗以禮接待然後派回，加授尚書左僕射。他曾夢見滄州衙門的門樓之上全貼着“權”字，就上奏朝廷請求改名權。十三年，淮西叛賊被平定，各藩鎮都膽戰心驚，程權覺得自己也像河朔三鎮的慣例一樣是父子世襲，心中不安，於是請求入朝。十三年，到京城，上表要求辭去節帥，朝廷因此命華州刺史鄭權接替他，因靖安里私宅狹窄，憲宗又賜給他二十畝地，讓他擴大宅院。不久升任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去世，追贈司徒。程權兄弟子侄官列朝班及宿衛的有三十多人。

李全略，本姓王，名日簡。是鎮州小將，爲王武俊做事。元和年間，節度使王承宗死，軍心不安，他主動率部歸順朝廷，被朝廷授爲代州刺史。長慶初年，鎮州發生兵亂，亂軍殺害了田弘正，穆宗爲此事操勞得廢寢忘食，考慮到王日簡曾做過鎮州軍將，特召見他詢問計策。王日簡於是在皇上面前直言利害，并表示自願效力，因此被任爲德州刺史，籌劃處理這件事。第二年，升

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未幾，令子同捷入侍，兼進錢千萬。逾歲，同捷歸覲，乃奏請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初不之許，後慮其有奇策，將副經略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略乃陰結軍士，潛爲久計，外示忠順，内蓄奸謀。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殺之，仍孥戮其屬。凡所爲事，大率類此。寶曆二年四月卒。

任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全略，以此來表示對他的尊崇并樹立他的聲望。没多久，他命兒子李同捷入朝侍衛，并進獻一千萬錢。過了一年，李同捷進京，李全略上奏請求授任李同捷爲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最初没有當即批准，後來考慮到他有奇計，打算讓他協助實現朝旨，於是批准了他的請求。到批准以後，李全略就暗中交結軍士，私下做長久的打算，表面忠順，内心包藏奸謀。棣州刺史王稷善於安撫兵衆，并且很得人心，李全略因忌恨將他殺掉，還殺害了他手下的一些人和這些人的家眷。他的所作所爲，大都類此。寶曆二年四月死去。

子同捷，初爲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重賂藩鄰以求纘襲，朝廷知其所爲，經年不問。屬昭愍晏駕，文宗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即令母弟同志、同巽入朝，令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懇誠，請從朝旨。詔授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兖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托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徐帥王智興、滑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等四面進攻。

子名同捷，起初任副大使，服喪期間，擅領留後事，并以重禮賄賂鄰藩以求自己襲任，朝廷知道他的所作所爲，一年没有過問。到昭愍皇帝去世，文宗即位，李同捷覬覦换了皇帝之後，能大行恩貸，就命令同母弟李同志、李同巽入朝，命掌書記崔長奉表疏，備述誠心，表示願意聽從朝旨。文宗下詔授任李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兖海節度使，任命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來接替他。詔命已經下達，李同捷却假托三軍乞求他留任，抗拒朝命。朝廷於是命烏重胤率領鄆、齊軍隊進行討伐。又命徐州節帥王智興、滑州節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等人從四面進攻。

同捷世行奸詐，自以嘗在成德軍爲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爲城社，乃以玉帛子女賂河北三鎮，以求旌鉞。李載義初受朝命，堅於效順，乃囚同捷侄及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又表朝廷加載義左僕射、王廷凑司徒，以悦其心事。廷凑本蓄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

李同捷慣於奸詐行事，自認爲曾在成德軍做將校，燕、趙軍隊，可以結爲同黨，就用玉帛珍寶女子賄賂河北三鎮，以求取節度使。李載義剛剛接受朝廷命令，堅决表示效忠，就囚禁了李同捷的侄兒將他與李同捷所送的珍寶玉帛妓女四十七人一并送到朝廷。李同捷上表朝廷請求加授李載義爲左僕射，王廷凑爲司徒，以此來討好他們。王廷凑本來就包藏虎狼之心，想吞并橫海，於是出兵邊境援救李同捷。

王智興師次棣州，詔曰："李同捷幸襲舊勛，不思纘緒，斬麻未幾，私行墨縗。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逭常刑。朕以頃在先朝，

王智興軍隊駐扎在棣州，詔令説："李同捷有幸承襲前代功業，不思發揚光大，斬麻重喪未服多久，就私自改變喪服。毒殺忠臣，煽惑將校，稽考國家法典，難逃既定的刑罰。朕因此事

已稽中旨，實遵成命，未議改圖。乃由留務之權，授以戎帥，拔負海之陋，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懷迷執，閉境練兵，大詬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怨，中外驚嗟，叛命既彰，大義當絶，事非獲已，良用憮然。其同捷在身官爵，并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卒，授神策節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智興平章事，充行營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亓志沼與子唐帥兵二萬五千攻德州。大和二年九月，智興收棣州，因割隸淄青。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寖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賚，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

出在前朝，已有旨命决斷，實應遵奉成命，没有再議改變。於是從執掌留守事務之權，進一步授任節帥，使其調離偏陋的海邊，改居中原。廣布恩德寬宏包容，是仁至義盡了。但李同捷更加執迷不悟，閉境練兵，大駡鄰鎮，拒絶中使，遠近怨憤，朝廷内外既感震驚又爲之嘆息，叛逆的形迹既已暴露，大義也應斷絶，事出不得已，實在無奈。李同捷現任官爵，應一并削除，命令各軍進兵討伐。”不久烏重胤去世，授任神策節度使李寰接替烏重胤出兵，未立戰功召回，於是加授王智興平章事，充任行營招撫使。史憲誠派遣大將亓志沼與子史唐率二萬五千軍隊進攻德州。大和二年九月，王智興收復棣州，就勢割讓給淄青。當時諸軍都在野外，朝廷專門設置供軍糧料使，費用日漸增多。兩河各節帥每有小勝，就虛報俘虜及斬獲首級，要求賞賜，實際上是想使朝廷疲困而緩解敵人，繒帛以及征戰所用馬匹，賞賜不計其數。

同捷既窘，王廷凑援之不及，乃令人誘亓志沼，俾倒戈攻憲誠，許以代爲魏博節度，志沼信其言而叛。憲誠告難，詔李聽以諸道兵攻之。志沼敗，奔于鎮州。李寰赴闕，又以李祐代爲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諫議大夫柏耆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諜言廷凑兵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同捷母孫、妻崔、兒元達等既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

李同捷既已窘迫，王廷凑救援不及，就派人引誘亓志沼，讓他倒戈進攻史憲誠，暗中達成協議許諾他取代史憲誠任魏博節度使，亓志沼相信了他的話而反叛。史憲誠告急，朝廷命李聽率各道兵馬進攻。亓志沼失敗，逃到鎮州。李寰回朝，朝廷又任命李祐接替他任橫海節度使。三年三月，詔命諫議大夫柏耆到軍中慰問。四月，李祐收復德州。李同捷向李祐請求投降，李祐懷疑他有詐，柏耆請求帶三百騎兵進入滄州，李祐同意。柏耆徑直進入滄州，帶走李同捷與他的家屬前去京城。當月二十六日，走到德州地界，諜報王廷凑派兵前來劫持，柏耆於是將李同捷斬首，傳送朝廷報捷，百官祝賀。將李同捷的母親孫氏、妻崔氏、兒子李元達等人獻上以後，詔命將他們全部寬免，流放到湖南安置。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授則干戈勃起。若懷仙之輩，習亂河朔，志深狡蠹，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暴亂爲事業，以專殺爲雄豪，或父子弟

史臣曰：國家推重建立藩鎮以做屏護，捍衛山河，用人得當則天下安寧，授官失當則戰爭迭起。像李懷仙這類人，長期禍亂河朔，深懷狡詐，忠義之談，從未聽聞，以暴亂爲事業，以擅殺爲雄豪，或是父子兄弟，或是將帥士兵，交相

兄，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風俗。斯乃王道寖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貯臣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鬌髮而避禍，未旋踵而暴卒他境，斯謂報應之驗與！

屠殺，成爲風氣。如此使王道衰微，教化不行，痛惜百姓，落入虎口！其中劉總，粗懷臣忠，然而殺害父兄以求榮華，剃去鬌髮而求免禍，還没來得及悔改就暴死他鄉，這可説是報應靈驗啊！

贊曰：國法不網，賊臣鴟張。雖曰父子，凶如虎狼。惡稔族滅，身屠地亡。蠢茲伏莽，污我彝章。

贊曰：國法不嚴，賊臣囂張，雖稱父子，凶如虎狼。惡貫滿盈滅族，身死封土丢失。這些愚蠢的草莽，玷污了我朝的典章。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九十四

尚可孤　李觀　戴休顔　陽惠元　李元諒　韓遊瓌　賈隱林
杜希全　尉遲勝　邢君牙　楊朝晟　張敬則

尚可孤

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别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范陽節度安禄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同正，充神策大將，以前後功改試太常卿，仍賜實封一百五十户。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于扶風縣，後移武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軍邑安之。朝恩死，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名尚可孤，以所統之衆赴山南，累有戰功。

尚可孤，是東部鮮卑宇文部的另一支氏族人，世代居住在松、漠之間。天寶末年投歸朝廷，隸屬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後來奉事史思明。上元年間歸順朝廷，多次加授任到左、右威衛二大將軍同正，充任神策大將，因先後立功改任試太常卿，并賜予實封一百五十户。魚朝恩統領禁軍時，喜愛他勇猛，很器重并優待他，收做養子，奏明朝廷讓他改姓魚氏，名智德，派給他三千禁軍鎮守在扶風縣，後來移守武功。尚可孤駐守扶風、武功共十多年，軍容整齊嚴肅，軍鎮安定。魚朝恩死後，賜尚可孤改姓李，名嘉勳。適值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授任兼御史中丞、荆襄應援淮西使，并恢復原姓名尚可孤，率領所統轄的部隊趕到山南，多次立下戰功。

及涇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藍田，賊衆方盛，遂營於七盤，修城栅而居之。賊將仇敬等來寇，可孤頻擊破之，因收藍田縣。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又來寇，可孤率兵急擊，擒仇敬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决策攻討。五月，晟率可孤及駱元光之軍收京城，可孤之師爲先鋒。京師平，以功升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

到涇原軍隊叛亂時，詔命徵發尚可孤軍隊到藍田，叛賊兵勢正盛，於是駐營在七盤，修築城栅駐守。叛賊將領仇敬等人前來進犯，尚可孤屢次擊敗他們，乘勢收復藍田縣。興元元年三月，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兼任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又來進犯，尚可孤立即率軍迎擊，擒獲并斬殺仇敬，於是進軍與副元帥李晟定計繼續進攻討伐。五月，李晟率領尚可孤和駱元光的軍隊收復京城，尚可孤的軍隊爲先鋒。京城平定，因功升任檢校右僕射，封爲馮翊郡王，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達八百户，實

前八百户，實封二百户。

可孤性謹愿沉毅，既有勛績，衆會之中，未嘗言功。賊平之後，營於白花亭，御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及李懷光以河中叛，詔可孤帥師與諸軍進討，次於沙苑，遇疾，卒于軍。贈司徒，賻布帛米粟加等，喪葬所須，并令官給。

封二百户。

尚可孤性格誠實深沉剛毅，建立功勛以後，在衆人當中，從不言功。叛賊平定之後，在白花亭駐扎軍隊，統御部衆公正無私，號令嚴格整齊劃一，受到當時人稱贊，李晟非常信任器重他。李懷光占據河中反叛以後，詔命尚可孤率軍與各路軍一同進兵討伐，駐扎在沙苑，患病，逝於軍中。追贈爲司徒，破格增加賜給助喪布帛米粟，喪葬所須之物，一律命令官府供給。

李觀

李觀，洛陽人，其先自趙郡徙焉，秋官員外郎敬仁侄孫也。少習武藝，沉厚寡言，有將帥識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伷，充防遏使，尋以憂免，居盩厔别業。廣德初，吐蕃入寇，鑾駕之陝，觀於盩厔率鄉里子弟千餘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會嶺南節度楊慎微將之鎮，以觀權謀，奏充偏將，俾總軍政。及徐浩、李勉繼領廣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悉委之。平馮崇道、朱濟時有功，累遷大將。李勉移鎮滑州，累奏授試殿中監，加開府儀同三司。追赴闕，授右龍武將軍。

李觀，洛陽人，祖先從趙郡遷來，他是秋官員外郎李敬仁的侄孫。小時候學習武術，沉默寡言非常忠厚，具有將帥的見識與器度。乾元年間，向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進獻計策并且自薦，得到郭子儀的賞識，命他輔佐坊州刺史吴伷，充任防遏使，不久遇喪離職，居住在盩厔别墅。廣德初年，吐蕃入侵，皇帝鑾駕到達陝州，李觀在盩厔率領同鄉子弟千餘人駐守在黑水西岸，吐蕃人不敢靠近。時逢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將要前往鎮所，認爲李觀善於隨機應變且有謀略，上奏皇帝讓他充任偏將，讓他總領軍中事務。徐浩、李勉相繼領廣州節帥以後，更加信任他，手下軍隊全部交給他。李觀在平定馮崇道、朱濟時時立有戰功，多次升遷做到大將。李勉改鎮滑州，多次上奏授任他爲試殿中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傳命召他進京，授任右龍武將軍。

建中末，涇師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二千餘衆，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内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賜封二百户，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靮，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衛。

建中末年，涇原軍叛亂，李觀當時正趕上當班值勤，率領一千多名衛兵隨從并保護皇上來到奉天。詔命他來負責巡警訓練各軍的守兵，三天多的時間，增召二千多人，排列在街道中，整肅戰鼓，城内因此士氣振作。德宗特别倚賴他，賜予封户二百户，二子李宏、李寓，授任八品京官。到皇上離開奉天時，他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都隨從左右，歷盡艱險，都立有功勞。皇上回到京城，詔命他來總領後軍禁衛。

興元元年閏十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在鎮四年，雖無拓境之績，勵卒儲糧，訓整寧輯。及平凉之師會，渾瑊既無

興元元年閏十月，授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在鎮所四年，雖然没有擴大邊境的功績，但能勸勉士卒儲備糧食，整頓軍隊安定百姓。到平凉會盟時，渾瑊毫無戒備，

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帝優賞，賜賚甚厚，特詔褒美。其年，朝京師，除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以疾終。貞元四年，贈太子少傅。

李觀窺察到敵方的狡猾陰謀，暗中挑選五千精兵埋伏在險要路途；渾瑊逃回時，完全依仗李觀的游軍和李元諒的軍隊內外呼應纔幸免於難。皇上厚加獎賞他，賜予非常豐厚，專門下詔書表揚了他們。這一年，他到京城朝見，任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後因病去世。貞元四年，追贈太子少傅。

戴休顏

戴休顏，夏州人。在軍伍以膽略稱。大曆中，爲郭子儀部將，以戰功累遷至鹽州刺史。奉天之難，倍道以所部蕃漢三千人號泣赴難，德宗嘉之，賜實封二百户。與渾瑊、杜希全、韓遊瓌等捍禦有功。車駕再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李晟收京師，乃與渾瑊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宫闕，休顏與瑊等率兵赴岐陽邀擊泚餘衆。及策勛，加檢校右僕射，封至六百户。七月，扈駕至京，特賜女樂、甲第以褒功伐，尋拜左龍武將軍。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賻有差。

戴休顏，夏州人。在軍隊中以有膽識富才略而著稱。大曆年間，他做郭子儀部中的將領，因立有戰功多次升任到鹽州刺史。德宗奉天蒙難，戴休顏率部下蕃漢三千人哭着趕來救援國難，受到德宗贊美，賜予實封二百户。他與渾瑊、杜希全、韓遊瓌等人抵禦叛軍立有功勛。皇帝第二次去梁、洋，戴休顏留守奉天。李懷光占據咸陽叛亂時，曾派人前去引誘戴休顏，戴休顏召集三軍斬殺掉李懷光的使者，環城固守。李懷光非常震驚，於是從涇陽連夜逃走了。這一月，授任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李晟收復京城，與渾瑊打敗朱泚的一支非主力部隊，斬首三千級，戴休顏追擊叛賊直到中渭橋。李晟掃清京城餘寇以後，戴休顏與渾瑊等人率軍趕到岐陽阻擊朱泚的餘部。等到論功時，加授他爲檢校右僕射，食封到六百户。七月，隨從皇上回京，皇上特地賜予他女樂人、好住宅用來褒獎他的戰功，不久授任左龍武將軍。貞元元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贈給他各種隨葬物品多少不等。

陽惠元

陽惠元，平州人。以材力從軍，隸平盧節度劉正臣。後與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繼泛海至青、齊間，忠勇多權略，稱爲名將。又以兵隸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

初，大曆中，兩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恒、易、深、趙、滄、冀、定七

陽惠元，平州人。因有勇力而參軍，隸屬於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後來與田神功、李忠臣等人相繼渡海來到青、齊之間，忠誠勇猛富於謀略，當時人稱他爲名將。他又率軍隊隸屬於神策軍，充任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守奉天。

起初，大曆年間，兩河平定，朝廷遇事多采取姑息政策。李正己據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鄆十五州土地，擁兵十萬；李寶臣據有恒、易、深、趙、滄、冀、定七州土地，擁兵五萬；田承嗣據

州之地，有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其衆二萬。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土宇，雖泛稟朝旨，而威刑爵賞，生殺自專，盤根結固，相爲表裏。朝廷常示大信，不爲拘限，緩之則嫌釁自作，急之則合謀。或聞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辭，則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内治兵繕壘以自固。凡歷三朝，殆二十年，國家不敢興拳石撮土之役。

代宗性寬柔無怒，一切從之。凡河朔諸道健步奏計者，必獲賜賚。及德宗即位，嚴察神斷，自誅劉文喜之後，知朝法不可犯，四盜俱不自安。奏計者空還，無所賞賜，歸者多怨。或傳說飛語，云帝欲東封，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城郭。李正己聞之，移兵萬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之，曰："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唯爾將校群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胄不解，瘡痍未平，今載用爾分鎮于周、鄭之郊，敬聽明命。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越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品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如焚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士卒多泣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勛，建大名。凱旋

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土地，擁兵五萬；梁崇義據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土地，擁兵二萬。都是開始叛亂後來纔得到官爵，各自稱霸一方，雖然表面遵奉朝廷意旨，但用刑處罰官爵賞賜全部出於己意，生殺自決，盤根錯節，互爲表裏。朝廷經常爲顯示信義，對他們不加約束，而他們放鬆了就自生禍亂，嚴控就合謀抵制。一旦聽到詔命要增修一城，挖掘一壕，他們定都怨恨有辭，爲此拒絶工役，而在各自境内却訓練軍隊修築堡壘來加强防守。一共經歷三朝，近二十年，國家不敢動工興建任何微小的工程。

代宗秉性寬柔不愛發怒，一切聽任他們。衹要河朔各道積極前來向朝廷報告，定會獲得賞賜。等到德宗即位，嚴察明斷，自從誅殺劉文喜之後，他們已知道朝廷法律不能違犯，河朔四盜都感到不安。前來朝廷報告的人空手而回，没有賞賜，回去的多有怨怒。又有謡言流傳，説皇上要到泰山封禪，汴州上奏説城池狹小，要擴修城垣。李正己聽説後，調集一萬軍兵屯駐曹州，田悦也在黄河邊上增加兵力，河南騷動，軍情文書告急。於是德宗下詔徵調京西兵馬一萬二千人來守備關東，皇上親臨望春樓誓師送行，説道："啊！東部的告急，事不得已。衹有你們這些將校士兵，各自以忠義節操，爲國事盡力，南赴蜀地，西平涇敵，不解甲胄，創傷未平，今天又派你們分别鎮守在周、鄭郊外，恭候命令。帝王的軍隊，衹有征討没有戰争，歸於治道，匡正邦國。應磨光你們的武器，保護城池，以德和人，用義制事。防備敵人的侵襲，不必越境進攻，按兵不動後發制人，可以稱得上堂堂正正。如今外夷來朝，正是春天植物生發，萬物復蘇，農桑合時。却使你們這些將士，投入荒野，我心傷痛，五内俱焚。希望你們衆人，體察我的情懷。"士兵聽後多流下眼淚。等到賜宴時，衆位將領全都列坐，酒上來以後，神策軍將士都不喝，皇上派人詢問。陽惠元當時是都將，回答説："臣當初從奉天出發時，本軍帥張巨濟與我們相約道：'這次戰役，我們要立大功，顯揚聲望。凱旋的

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餽於道路，他軍無孑遺，唯惠元一軍瓶罍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

時候，應一起歡慶；如果沒有取得大捷，都不能喝酒。'所以臣等人不敢違背前約而喝酒。"出發以後，有關官府在路上用酒飯爲他們餞行，其他各軍一無所剩，衹有陽惠元一軍酒罏不開。皇上感嘆稱贊了好久。頒發璽書慰勞他們。

及田悅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戰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令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與懷光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叛逆，惠元義不受汚，脫身奔竄奉天。會乘輿南幸，懷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將冉宗以百餘騎追及於好畤縣。惠元計窮，父子三人并投人家井中，冉宗并出而害之。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賻絹百匹。惠元男尚食奉御晟贈殿中監，左衛兵曹參軍暠贈邠州刺史，褒死難也。

田悅反叛以後，詔命陽惠元率三千名禁軍會同諸將討伐，御河之戰，奪取三橋，都是陽惠元的功勞。不久加任檢校工部尚書，代理貝州刺史，命他率兵馬隸屬於李懷光。建中四年冬，從河朔會同李懷光共同趕救國難，解除奉天的包圍。第二年二月，李懷光背叛朝廷造反，陽惠元堅持節義不同流合汚，脫身逃到奉天。正值皇上南行，李懷光恨陽惠元逃跑，命部將冉宗率百餘名騎兵追到好畤縣。陽惠元無法，父子三人都跳進人家的井裏，冉宗拉出他們一并殺害。興元元年，追贈右僕射，并贈喪葬用絹一百匹。陽惠元的兒子尚食奉御陽晟追贈殿中監，左衛兵曹參軍陽暠追贈爲邠州刺史，用來嘉獎爲國死難者。

李元諒

李元諒，本駱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爲宦官駱奉先所養，冒姓駱氏。元諒長大美鬚，勇敢多計。少從軍，備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署奏鎮國軍副使，俾領州事。元諒嘗在潼關領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

李元諒，原名駱元光，姓安氏，祖先是安息人。小時候被宦官駱奉先收養，改姓駱氏。李元諒身材高大鬍鬚濃密，勇敢而富有計謀。年輕時參軍，充當宮廷警衛，累積功勞升任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奏請朝廷任他爲鎮國軍副使，讓他兼管州中事務。李元諒曾在潼關領兵，累計十餘年，軍中士兵都畏服他。

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晋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絶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仍令義兵因其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犄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

德宗停駐在奉天，叛賊朱泚派僞將領何望之率輕騎兵襲擊華州，刺史董晋放棄州城逃走，何望之於是占據華州，企圖聚集兵馬阻斷東部道路。李元諒從潼關率領部衆趕來，傳令義兵，乘叛軍還沒有設防，徑直進攻何望之，於是攻下華州，何望之逃回。李元諒因此修築城防器械，招募沒有幾天，就得到新兵一萬餘人，兵力大增，因功加授御史中丞。叛賊朱泚多次派兵來犯，都被打退。這時，尚可孤駐守藍田，與李元諒相互策應，致使叛賊向東不能越過渭南，這其中李元諒的功勞居多。没多久，升任華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不久加授檢

校工部尚書。

興元元年五月，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滻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壞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帝還宫，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户，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

興元元年五月，皇上詔命李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兵收復京城。當時李元諒的軍隊駐扎在滻水西岸，叛賊全軍進攻，李元諒身先士卒奮勇進擊，大敗叛軍。進軍到禁苑東面，與李晟并力奮戰，打破苑墻衝入，叛賊連戰連敗，進而收復京師。李元諒將功勞讓給李晟，出兵屯駐在章敬佛寺。皇上回宫後，加授他檢校尚書右僕射，享受實封七百户，賜予好住宅、女樂人，并賜給他的一個兒子六品正員官。

李懷光反於河中，絶河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之。時賊將徐庭光以鋭兵守長春宫，元諒遣使招之。庭光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辱元諒先祖，元諒深以爲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詔以庭光爲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劫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宗以元諒專殺，慮有章疏，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李懷光在河中反叛，截斷黄河渡口，詔命李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共同討伐。當時賊將徐庭光率精鋭士卒駐守長春宫，李元諒派使者招降他。徐庭光一向輕視李元諒，因而謾罵他，又讓胡中樂人在城上演戲，侮辱李元諒的先祖，李元諒因此深感耻辱。等到馬燧率河東軍隊到達，徐庭光投降了馬燧，下詔任命徐庭光爲試殿中監、兼任御史大夫。河中平定後，馬燧更加禮遇徐庭光。李元諒在軍門前遇到徐庭光，命令左右人劫持了徐庭光把他殺掉，然後拜見馬燧伏地請罪。馬燧非常憤怒，要殺李元諒，過了一段時間，因他功高纔作罷。德宗因李元諒擅行殺戮，擔心會有人上疏，就事先讓宰相指示諫官不要論諫此事。

貞元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原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倘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爲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栅深固。及瑊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瑊單馬奔還，群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

貞元三年，詔命李元諒率本部軍隊隨同渾瑊與吐蕃在平涼會盟。李元諒對渾瑊説：“本來奉詔令駐營在潘原堡，以便接應和援助侍中。我私下考慮潘原距離平涼六七十里，蕃人性情多詐，倘或遇有緊急變故，如何前去接應？請允許我靠近侍中設營。”渾瑊認爲這樣違反詔令，堅決制止。李元諒最終還是與渾瑊一同進軍，渾瑊軍營距離盟所二十里，李元諒的軍營緊挨着他的軍營，壕塹深挖栅欄堅固。等到渾瑊前去會盟，他就立刻戒嚴部隊，在營中布陣。這天，吐蕃人果然埋伏了士兵，乘渾瑊没有防備突然行動。當時官員都身穿朝服被俘，軍士被殺死十分之七八。渾瑊單人騎馬逃回，吐蕃軍兵追趕，渾瑊營中將領李朝彩無法整頓軍隊，士兵大多已經逃散，渾瑊到時，衹剩空營。全憑李元諒的軍隊嚴密固

乃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勛勞，又賜姓李氏，改名元諒。

守，渾瑊回營之後，吐蕃軍兵纔全部散去。這天若無李元諒的軍隊，渾瑊幾乎不能幸免。李元諒於是整頓軍隊，先運走軍用物資，然後與渾瑊一起申明軍令，嚴整部隊而回，當時人稱李元諒有將帥風度。德宗嘉奬他，賜給好馬十匹，金銀器物、錦綵絲綢等非常豐厚。爲母親守喪加授右金吾衛上將軍。服喪未滿便起用再任原來官職。皇上念及他的功勞，又賜他姓李氏，改名元諒。

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移鎮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荆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生植之業，陶冶必備。仍距城築臺，上彀車弩，爲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由是乂安，虜深憚之。以疾，貞元九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四年春，加授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改鎮良原。良原古城很多已被毀損，是隴東要地，敵虜軍隊入侵，常在這裏放牧軍馬休整軍隊。李元諒在遠處設置烽火臺，修補城墻，親自率領士兵，與他們同甘共苦，伐木除草，披荆斬棘，等到草木乾後，全部燒掉，周圍數十里，都變成了良田。勉勵軍士種田，每年收穫數十萬斛粟菽，生植産業，燒陶冶煉應有盡有。還在城上修築高臺，設置車弩，使城中守備更加堅固。没多久，又修築新城，占據有利地形。虜軍每次入侵搶掠，都被擊退，涇、隴因此安定，敵虜非常畏懼他。貞元九年十一月，因病在良原去世，時年六十二歲。皇上深感痛惜，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空，贈予喪葬所用布帛米粟不等。

韓遊瓌

韓遊瓌，河西靈武人。仕本軍，累歷偏裨，積功至邠寧節度使。德宗出幸奉天，衛兵未集，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人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軍伍。纔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門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會暝方解。自是賊日攻城，遊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息，赴難之功，遊瓌首焉。

韓遊瓌，河西靈武人。在本軍中任職，歷任偏裨將校，屢建軍功做到邠寧節度使。德宗前往奉天，衛兵尚未集結，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會合三千人馬前去救難，從乾陵向北趕到醴泉抵禦朱泚。正逢有人從京城前來，説叛賊兩天後就會來到，皇上立即下令追回韓遊瓌等人的軍隊。他們纔進入城裏，朱泚的黨羽果然就到了，於是出來到城下作戰，稍稍失利，便退回了城中。叛賊急忙奪取城門，韓遊瓌與叛賊隔門血戰，直到天黑方纔停戰。從此叛賊連日攻城，韓遊瓌、論惟明登城拒敵防守，親自抵擋叛賊的箭石，顧不上休息，趕救國難的功勞，韓遊瓌最大。

李懷光反，從駕山南。德宗以禁軍無職局，六軍特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以遊瓌、惟明、賈隱林等分典

李懷光反叛，韓遊瓌隨從皇上前去山南。德宗因禁軍没有官職，特意在六軍各設置一名統軍，品級爲從二品，任命韓遊瓌、論惟明、賈隱

從駕禁兵。李晟移軍東渭橋，與駱元光、尚可孤分扼京東要路，渾瑊與遊瓌、戴休顔分典京西要路，掎角進攻。興元元年，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例授"奉天定難功臣"。李晟收京城，遊瓌三將亦破賊於咸陽。德宗自興元還京，渾瑊與遊瓌、休顔三將從，李晟、尚可孤、駱元光三將奉迎，論功行封，與瑊等相次，還鎮邠寧。

三年，以子欽緒與妖賊李廣弘同謀不軌。時遊瓌鎮長武城，事將發，欽緒奔于邠州，邠州將吏械送京師。遊瓌以子大逆，請代歸，固欲詣闕，詔不許。遊瓌鎖繫欽緒二子送京師，請從坐，上亦宥之。十二月，遊瓌入朝，素服待罪，入朝堂，遽命釋之，勞遇如故，復令還鎮。初，遊瓌入覲，邠州將吏以其子謀叛，又御軍無政，謂必受代，餞送之禮甚薄。及遊瓌見上，盛論邊事，請築豐義城以備蕃寇，上以特達，委用如初。及還鎮，軍中懼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遊瓌畏其逼己，將因事誅之。希朝懼，出奔鳳翔，上素知名，召入宿衛。及遊瓌遣五百人築豐義城，兩板而潰。又寧州戍卒數百人，縱掠而叛。其無方略，失士心，皆此類也。自寧州卒叛，吐蕃入寇，遊瓌自率衆戍寧州。

四年七月，除將軍張獻甫代，遊瓌不俟獻甫至，又不告衆知，乃輕騎夜出歸朝。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掠，且圍監軍楊明義第，請奏范希朝爲帥。都虞候楊朝

林等人分别掌管隨從皇上的禁軍。李晟移軍到東渭橋，與駱元光、尚可孤分别扼守京東要路，渾瑊與韓遊瓌、戴休顔分别控制京西要路，夾擊進攻。興元元年，授任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按照規定授予"奉天定難功臣"。李晟收復京城，韓遊瓌等三位將領也在咸陽打敗了敵軍。德宗從興元返回京城，渾瑊與韓遊瓌、戴休顔三將隨從，李晟、尚可孤、駱元光三將迎接，論功行賞，與渾瑊等人功勞相等。之後返回原鎮邠寧。

三年，因兒子韓欽緒與妖賊李廣弘同謀不軌，當時韓遊瓌鎮守長武城，事情將要敗露，韓欽緒逃到邠州，邠州將吏將他押送到京城。韓遊瓌因兒子犯叛逆之罪，請求派人接任自己，然後投案，堅決請求前往京城，詔命不批准。韓遊瓌扣押韓欽緒的二個兒子送到京城，請求按同黨連帶獲罪處治，皇上也予以寬赦了。十二月，韓遊瓌進京朝見，身穿素服等候處置，進入朝堂，皇帝馬上命令將他釋放，慰勞他，待遇如同以往，又命他返回鎮所。起初，韓遊瓌進京朝見，邠州將吏因他的兒子謀反，他又治軍没有政績，認爲一定會被取代，送行的禮節很輕薄。等到韓遊瓌見到皇上，詳盡陳論邊防事宜，請求修築豐義城來防備吐蕃入侵，皇上認爲他的建議十分深刻，對他任用如初。等到返回鎮所，軍中人恐懼不安。大將范希朝擅長統軍，在軍中很有名，韓遊瓌怕他威脅自己，想找事殺掉他。范希朝害怕了，出逃到鳳翔，皇上素知他的名聲，將他召入京城負責警衛宫廷。後來韓遊瓌派出五百人修築豐義城，到兩板高時崩塌了。同時寧州戍守士兵數百人，大肆搶奪并叛亂。他治軍没有謀略，失去軍中人心，盡是這類事情。自從寧州守軍叛亂以後，吐蕃又入侵，韓遊瓌親自率領兵衆守衛寧州。

四年七月，任命將軍張獻甫取代他，韓遊瓌不等張獻甫到任，又不告知衆人，就輕騎連夜回朝。將士一向驕縱，聽説張獻甫治軍嚴厲，於是乘没有節帥之機，放縱軍兵大肆搶奪，并包圍監軍楊明義的府第，請求上奏朝廷任范希朝爲節

晟初逃難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復入城，與軍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將密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來，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叛，皆當死。吾不盡殺，誰爲賊首，各言之，以罪歸之，餘悉不問。"於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軍城方定。上聞軍情欲希朝，乃授寧州刺史，爲獻甫邠寧之副。遊瓌至京，授右龍武統軍。十四年卒。

帥。都虞候楊朝晟起初逃到郊外避難，第二天聽說請求任命范希朝，就又進城，對軍士說："你們的請求很恰當，我來祝賀。"叛亂兵士纔稍稍安定下來。楊朝晟於是與諸將密謀，天明時率士兵出城，召來叛兵通告說："先前的請求没有被批准，張尚書來到了，昨天已進入邠州。你們這些人陰謀叛亂，都應處死。我不會全部殺掉你們，誰是叛亂賊首，各自說出，歸罪叛首，其餘的人全都不再追究。"在衆人中供出二百餘人，立即斬殺，軍城方纔安定。皇上聽說軍中士兵希望范希朝爲帥，於是授任他爲寧州刺史，任張獻甫爲邠寧的副使。韓遊瓌回到京中，授任右龍武統軍。十四年去世。

李廣弘者，或云宗室親王之胤。落髮爲僧，自云見五岳、四瀆神，己當爲人主。貞元三年，自邠州至京師，有市人董昌者，通導廣弘，舍于資敬寺尼智因之室。智因本宫人。董昌以酒食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霞，神策將魏修、李傪，前越州參軍劉昉、陸緩、陸絳、陸充、徐綱等，同謀爲逆。廣弘言岳瀆神言，可以十月十日舉事，必捷。自欽緒已下，皆有署置爲宰相，以智因尼爲后。謀於舉事日夜令欽緒擊鼓於淩霄門，焚飛龍厩舍草積；又令珍霞盜擊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諫、修、傪等領射生、神策兵内應；事克，縱剽五日，朝官悉殺之。事未發，魏修、李傪上變，令内官王希遷等捕其黨與斬之，德宗因禁止諸色人不得輒入寺觀。

李廣弘，有人說他是宗室親王的後代。剃髮做了僧人，自稱曾見到五岳、四瀆神，說自己應該做君主。貞元三年，從邠州來到京城，有一個市民董昌，交結李廣弘，帶他住在資敬寺尼姑智因房中。智因本是宫女。董昌用酒食來結交殿前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霞，神策將軍魏修、李傪，前越州參軍劉昉、陸緩、陸絳、陸充、徐綱等人，同謀叛亂。李廣弘說岳瀆神說，可在十月十日起事，定能成功。自韓欽緒以下，都安排任宰相，立智因尼爲皇后。密謀在起事那天夜裏命韓欽緒在淩霄門擊鼓，點燃飛龍厩舍的草垛；還命令南珍霞偷着敲響街鼓，集合城中的人；又命令李政諫、魏修、李傪等人率領射生手、神策軍做内應；事成後，搶掠五天，將朝官全部殺掉。叛亂還没發動，魏修、李傪就秘密上告了謀反事件，朝廷命宦官王希遷等人收捕黨羽斬殺了他們，德宗因此下令禁止各種人不得隨意進入寺觀。

賈隱林

賈隱林者，滑州牙將也。建中初，爲本軍兵馬使，令率兵宿衛。朱泚之亂，諸軍未集，隱林率衆扈從。性質朴，在奉天，賊急攻城，隱林與侯仲莊逐急救應，難險備至。既而懷光軍至，逆賊解圍，從臣稱慶，隱林

賈隱林，是滑州牙將。建中初年，任本軍兵馬使，皇上命令他率軍隊入京警衛。朱泚叛亂，各路軍尚未集結，賈隱林率領部衆隨從皇帝護衛。他生性質樸，在奉天時，叛賊猛烈攻城，賈隱林與侯仲莊都是隨時趕往危急之處救援，歷盡艱險。隨後李懷光軍到，叛賊解圍，隨從大臣稱

抃舞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累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將幸山南而卒，贈左僕射，賜其家實封三百户，賻絹百匹、米百石，喪葬官給。

賀，賈隱林叩拜祝賀完畢，上奏説："叛賊朱泚逃跑，臣下大舉慶賀，這都是國家無限的喜慶。但陛下性情太急躁，不能容忍，若本性不改，叛賊雖然逃走，臣下我恐怕憂患并未從此止息。"皇上不認爲他違逆自己，還大加贊賞他。多次授任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爲武威郡王。皇上正準備去山南時，他却去世了，追贈左僕射，賜給他家實封三百户，賜予喪葬所用絹百匹、米百石，喪葬所需由官府供給。

杜希全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從軍，嘗爲郭尚父子儀裨將，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軍令嚴肅，士卒皆悦服。初，德宗居奉天，希全首將所部與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赴難。軍已次漠谷，爲賊泚邀擊，乘高縱礌，又以大弩射之，傷者衆。德宗令出兵援之，不得進，希全退次邠州。以赴難功，加檢校户部尚書、行在都知兵馬使。從幸梁州。帝還京師，遷太子少師、檢校右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遠城天德軍靈鹽豐夏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餘姚郡王。

希全將赴靈州，嘗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辭曰：

>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鑒，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諛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

杜希全，是京兆醴泉人。年輕時參軍，曾任尚父郭子儀的偏將，屢立軍功做到朔方軍節度使，軍令嚴肅，士兵都很愛戴他并樂於服從他。起初，德宗避居奉天，杜希全首先率部下與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聯合兵力趕救國難。軍隊到達漠谷後，受到叛賊朱泚的阻擊，叛賊憑藉高處投擲木石，又用大弩發射，傷亡很多。德宗命令出兵救援，但無法前進，杜希全退守邠州。因救難立功，加授檢校户部尚書、行在都知兵馬使。隨從皇上去梁州。皇上返回京城以後，升任他爲太子少師、檢校右僕射，兼任靈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遠城天德軍靈鹽豐夏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封爲餘姚郡王。

杜希全將去靈州，獻上《體要》八章，有許多勸諫言詞，德宗大爲贊許并且采納，又撰寫《君臣箴》賜給他，辭中寫道：

> 有德纔能仁愛百姓，天子雖恭奉天命，聽從勸諫纔能達到聖明，共同治理國家祇能依靠賢能人士。王政本有準則，天命不可改變，總理萬機達到大治，劃一天下消除紛爭。一心無法明察，一目不能遍視，廣求聖哲，各安其位。唉！國君任用大臣，必求同心同德；臣下事奉君主，都要不偏不曲。爲何啓發開導的理想境界，從古至今都沒有達到？況且由於正直的言辭逆耳，獻媚者陪侍左右，因此下情還未上達，而皇上的視聽已被蒙蔽，致使忠賢的人，敗在凶惡陰險者手中。就像那輕舟，要靠衆人駕駛；又如美味

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在宮，聲聞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負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鄰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殿于大邦。戀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慮，備于八章，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或誡以辭，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于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慎厥終，汝其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俗，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的羹湯，要由厨師烹調。誰能説治理國家，不是依靠百官的輔佐，前車之鑒，我將作爲教訓。高是由低而上升的，和睦來自樂於納受，國君不好，也是臣下的罪過。聽説辛毗，曾牽住魏后的裙角，又有禽息，盡忠薦賢不惜撞碎頭顱，勤思直言進諫，以調整得失。不要以爲小事不會損傷大局，從微小到明顯，不要覺得能有什麽害處，積小成大，事情做得再隱秘也會暴露，命令既已發出又怎能反悔。鐘鼓響在宮中，聲音傳到宮外，我現在如同渡越茫茫大水，還没有將國家治理安定，在位就要虛心，期望盡誠而納受教誨。遠的有稷、契，確能匡扶舜、禹；近的有魏徵，輔弼文祖，君臣同心同德，統一寰宇。以我淺陋之才，得以繼承大業，親近大臣，靠你們羽翼輔弼。深秋蕭索，揚我威武，停止你們禁衛之職，鎮守一方重鎮。你們還如此關切朝廷，提出了良好的主張，這些規諫，都是金玉良言。言辭高深道理重要，合於道義明達方略，總括你的千思萬慮，備載於八章之中，孔子曾經説過，能啓發我的就是商瞿。殷有商湯傳下的盤銘，周有置於座右的欹器，或以言辭訓誡，或以前事警告。遍覽圖籍闡明大義，抒發了你的肺腑之言，它將與金鏡一樣高挂，同座右銘置於一處。開始人人都保有善良的本性，而很少能够慎守始終，你則晝夜不懈，一心保全朕身。不要認爲你身在外地，你的忠誠就不能上達，一言回聲，千里相同。開化遠方的民風，上達於我的視聽，華夏與蠻夷都仰慕德化，這是你的一世之功。又來又往，思念賢臣感傷不止，你唱我和，以表真情。

尋兼本管及夏綏節度都統，加太子少師。希全以鹽州地當要害，自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後，州城陷虜，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通鄜坊，甚爲邊患，朝議是之。九年，詔曰：

設險守國，《易象》垂文；

不久兼本管及夏綏節度都統，加授太子少師。杜希全認爲鹽州地處要害，自貞元三年西蕃襲擊會盟以後，州城陷入吐蕃之中，從此塞外失去屏障，靈武地處交通阻隔之處，向西可達鄜坊，構成嚴重邊患，朝廷商議認爲的確如此。九年，下詔説：

據險守國，是《易象》中最精辟的論

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銀夏節度使韓潭、鄜坊節度使王栖曜、振武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練將士，令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神策將軍張昌宜權知鹽州事，應板築雜役，取六千人充。其鹽州防秋將士，率三年滿更代，仍委杜彥先具名奏聞，悉與改轉。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命，陳力忘憂，勉茂功勳，永安疆埸。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志。

凡役六千人，二旬而畢。時將板築，仍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牽制之，由是板築之時，虜不及犯塞。城畢，中外稱賀。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稍安，虜不敢深入。

斷；有備無患，是先王確定的法令典章，況且修復舊制，鞏固邊疆，休兵養民，實有賴此。鹽州地處軍事與交通的要道，遠在北疆，向東可達銀夏，西邊靠近靈武，近連延慶，捍衛京郊。從前因城池失守，防禦失去屏障，千里堡壘哨所，烽燧不接，三邊要害之處，頻繁徵發戍守。如果不采取動用軍隊，修繕堡壘，布設攻守的器械，致力於屯田備戰的方略，那麼就會使境内多難，中原頻頻告警，從内到外，都無法安居。考慮到國家長久之計，我整日寢食不安。顧念朕以微薄的德行，致使教化未能遠達，已經不能恢復以前古人的太平盛世，達到四夷安守邊境，現在與其遇到事變而大受騷擾，不如事先防備而與民休息。因此采取長遠的策略，修復五原的營壘，使邊城有守備之處，中原得以安定。如果没有暫時的勞苦，怎能達到長久的安寧？可命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銀夏節度使韓潭、鄜坊節度使王栖曜、振武節度使范希朝，各在本部中選練將士，調三萬五千人一同前往鹽州。神策將軍張昌可暫且主持鹽州事務，所有築墻雜役，派六千人擔當。鹽州用來防禦敵方秋季進攻的將士，凡三年期滿應該替换的人，一并交由杜彥先開列姓名奏報朝廷，全部予以調换。朕并非出於自身的私欲，意在安定百姓。你們這些將相大臣，忠良之士，竭盡忠誠聽從命令，奮力不倦，努力建立功勛，永遠安定邊疆。定要成就這種軍事，實在出於衆心，希望各自努力，以實現朕的心志。

這一工程一共用了六千人，二十天完成。當時要築城時，又詔命涇原、劍南、山南各路軍深入敵境進行征討吐蕃以便牽制他們，因此築城的時候，虜兵不能進犯邊塞。築城完畢，朝廷内外慶賀。因此靈武、銀夏、河西逐漸安定，虜軍不敢深入進犯騷擾邊疆。

希全久鎮河西，晚節倚邊多恣橫，帝嘗寬之。豐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己，乃誣奏景略，德宗不得已爲貶之。素病風眩，暴戾益甚。判官監察御史李起頗忤之，希全又誣奏殺之。將吏皆重足脅息。貞元十年正月卒，廢朝三日，贈司空。

杜希全長期鎮守河西，晚年依仗任官邊地時常爲所欲爲，皇上多次寬容了他。豐州刺史李景略威名超過了他，杜希全十分忌恨，猜疑且懼怕他取代自己，於是上奏誣告李景略，德宗不得已爲他將李景略降職。平時有風眩病，更加粗暴。判官監察御史李起時常冒犯他，杜希全也上奏皇上進行誣告將他殺掉。將吏都戰戰兢兢。貞元十年正月死去，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空。

尉遲勝

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名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還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同擊破薩毗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改光禄卿，皆同正。

尉遲勝，本是于闐王尉遲珪的長子，年少繼位。天寶年間前來朝貢，進獻名馬、美玉。玄宗贊賞他，將宗室女兒嫁給他，任他爲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後來回國。他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一同擊敗薩毗播仙，因功加任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改任光禄卿，都與正員官同等待遇。

至德初，聞安禄山反，勝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留勝，以少女爲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毗沙府都督、于闐王，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百户。勝請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勝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

至德初年，得知安禄山反叛，尉遲勝於是命弟弟尉遲曜主持國事，親自率領五千人馬趕救國難。國中人挽留尉遲勝，於是將小女兒留做人質然後出發。肅宗很器重并優待他，授任特進，兼任殿中監。廣德年間，授任驃騎大將軍、毗沙府都督、于闐王，命他回國。尉遲勝堅決請求留做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武都王，實封一百户。尉遲勝請求將本國國王授予尉遲曜，詔命同意。尉遲勝就在京城修行里修建園林，接待賓客，好事的人時常拜訪他。

建中末，從幸奉天，爲兼御史中丞。駕在興元，勝爲右領軍將軍，俄遷右威衛大將軍，歷睦王傅。

建中末年，隨從皇上去奉天，兼任御史中丞。皇上在興元，尉遲勝任右領軍將軍，不久升任右威衛大將軍，任睦王傅。

貞元初，曜遣使上疏，稱："有國以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鋭。"上乃以鋭爲檢校光禄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固辭，且言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悦服。鋭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韶王諮議。兄弟讓國，人多稱之。府除，以勝爲原王傅。卒時年六十四。貞元十年，贈涼州都督。子鋭嗣。

貞元初年，尉遲曜派使臣上疏，稱道："建國以來，世代以嫡長子繼位，兄長尉遲勝既已讓位，請求傳位給尉遲勝的兒子尉遲鋭。"皇上於是任命尉遲鋭爲檢校光禄卿兼毗沙府長史送他回國，他堅決推辭，并説道："尉遲曜長期主持國事，百姓都誠心服從。尉遲鋭生長在京城，不熟悉國中習俗，不可以派往。"因之授任他韶王諮議。兄弟推讓國王，許多人都稱贊他們。韶王府撤銷，任命尉遲勝爲原王傅，六十四歲時去世。

貞元十年，追贈涼州都督。子尉遲鋭繼任。

邢君牙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也。少從軍於幽薊、平盧，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充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田神功之討劉展，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將軍、試光祿卿。神功既爲兗鄆節度使，令君牙領防秋兵入鎮好畤。屬吐蕃陵犯，代宗幸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後又以戰功加鴻臚卿，累封河間郡公。

建中初，河北諸節帥叛，李晟率禁軍助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爲都虞候，累於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清豐討賊有功，君牙擒生斬級居多。屬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收復宫闕，驟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既而晟爲鳳翔、涇原元帥，數出軍巡邊，常令君牙掌知留後，軍府安悦。貞元三年，晟以太尉、中書令歸朝，君牙代爲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尋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邢君牙，是瀛州樂壽人。年輕時在幽薊、平盧參軍，因立戰功任果毅折衝郎將，充任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叛，跟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渡海，來到青、徐之間。田神功討伐劉展時，邢君牙又跟隨田神功攻戰立功，歷任將軍、試光祿卿。田神功任兗鄆節度使以後，命邢君牙率領派駐邊境預防敵方秋季進攻的防秋兵去鎮守好畤。正值吐蕃侵犯，代宗逃往陝，邢君牙隸屬於禁軍隨從皇帝。以後又因立戰功加任鴻臚卿，多次受封爲河間郡公。

建中初年，河北各節度使叛亂，李晟率領禁軍協助馬燧等人征討。李晟任用邢君牙爲都虞候，多次在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清豐討伐叛賊立有戰功，邢君牙俘獲斬殺居多。時逢德宗前往奉天，李晟率邢君牙統領的本部軍隊，兼程前進，趕救國難。在咸陽駐軍，移駐渭橋，軍中事務，李晟衹與邢君牙商議，其他人都不得參預。收復了京城，馬上加授他御史大夫、檢校常侍。不久李晟任鳳翔、涇原節帥，多次率兵巡視邊防，經常命邢君牙掌管留後事務，軍府人心安定，心悦誠服。貞元三年，李晟以太尉、中書令身份回朝，邢君牙代任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不久升任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吐蕃連年入侵邊境，邢君牙邊耕作邊應戰，以此守備，西戎最終不能構成大的禍患。不久加授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去世，時年七十一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司空，贈給喪葬所需布帛米粟不等。

楊朝晟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初，在朔方爲部軍前鋒，常有功，授甘泉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擒生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遷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常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起初，在朔方做部軍前鋒，經常立功，授任甘泉果毅。建中初年，隨從李懷光到涇州討伐劉文喜，斬殺俘獲很多，授任驃騎大將軍，逐漸升任右先鋒兵馬使。後來李納禍亂徐州，跟隨唐朝臣征討，常爲各軍前鋒，因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

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爲右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户。及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時朝晟父懷賓爲遊瓌將，夜後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遊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授遊瓌邠寧節度使。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于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宫，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用爲遊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榮於軍中。

皇上避居奉天，李懷光從山東趕往救難，任命楊朝晟爲右廂兵馬使，率千餘人攻打咸陽，挫敗朱泚，加授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户。到李懷光在河中造反時，楊朝晟被脅持在軍中。皇上逃到梁、洋，韓遊瓌退到邠寧，李懷光因曾在邠寧，脅迫并制約那裏如同屬下的城池，任命賊黨張昕在邠州總管留後事務。張昕害怕發生變亂，於是大肆搜索軍用物資，徵集兵馬，約定在天亮暗中出發，投歸李懷光。當時楊朝晟的父親楊懷賓是韓遊瓌的部將，夜深以後派數十名騎兵斬殺張昕以及同謀者。韓遊瓌當天就命楊懷賓送表奏報，皇上召見并慰勞了他，授任兼御史中丞，正式授任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間諜回到河中，楊朝晟聽説了這件事，哭着禀告李懷光説："父親已經爲國立功，兒子應該被殺掉，不能再帶兵了。"李懷光於是將他拘捕起來。到各路軍隊進兵圍困河中時，韓遊瓌在長春宫屯駐，楊懷賓親自攻戰討伐。到李懷光被平定後，皇上念及他的忠誠，讓副元帥渾瑊特别寬免楊朝晟，用做韓遊瓌的都虞候。當時父子同在一軍，都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在軍中很榮耀。

後詔徵遊瓌宿衛，以張獻甫代之。獻甫在道，軍中有裴滿者，扇亂劫朝晟，朝晟陽許之，密計斬三百餘人。獻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堡。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軍，番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番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旬而功畢，番人始知，已無奈何。"

後來詔命徵召韓遊瓌入京宿衛，派張獻甫接任。張獻甫還在途中，軍中有一個叫裴滿的人，煽動叛亂劫持楊朝晟，楊朝晟假裝答應，秘密用計斬殺三百多人。張獻甫來到後，楊朝晟改任御史大夫。九年，築鹽州城，調集軍隊在境外護衛，楊朝晟統領一路兵馬鎮守木波堡。張獻甫去世，詔命楊朝晟代替他。這年，爲母守喪，服喪未滿就起任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十三年春，楊朝晟上奏説："方渠、合道、木波，都是賊兵必經之路，請允許在這些地方築城防備。"皇上下詔問道："需要多少士兵？"楊朝晟上奏説："臣自己部下士兵就可以完成，不須煩勞他人協助。"皇上又問："先前修築鹽州城，一共動用七萬軍隊，現在怎麽這麽容易？"楊朝晟説："鹽州工程，調集各路軍，番戎全部知曉。現在臣的邊界已接近番虜，若大規模動用兵力，番戎會立刻趕來入侵，番虜來到就要開戰，一打仗就没有時間築城了。現在我請求暗中

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旅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渟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防秋移軍寧州，遘疾，旬餘而卒。

派兵，不到十天就可到邊塞，不用十天就可完成全部工程，等到番人知曉，已無可奈何了。”皇上同意了。完工後，軍隊回到馬嶺，吐蕃纔來，數日後退去了。起初，軍隊駐扎在方渠，没有水，士兵惶恐不安。立刻有一條青蛇從高處下來，順着蛇爬過的地方看去，水隨迹而來，楊朝晟命人築堤環繞，於是成爲一池清泉。士兵依靠此潭得以充足供水，他將此潭畫圖上奏皇上，皇上詔命設置祠堂祭祀。守喪期滿加任檢校工部尚書。這年夏天，因去邊防防備敵兵秋季進攻而移駐寧州，患病，十多天後去世。

張敬則

張敬則者，不知何許人，本名昌，後賜名敬則。初助劉玄佐，累有軍功，官至鳳翔節度使。常有復河湟之志，遣大將野詩良輔發鋭卒至隴西，番戎大駭。元和二年六月卒。

張敬則，不知是何處人，原名昌，後來賜名敬則。起初輔助劉玄佐，多次立有戰功，官職做到鳳翔節度使。一直有收復河湟的志向，派大將野詩良輔率精鋭士兵到隴西，番戎非常震驚。元和二年六月去世。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興，天王窘以蒙塵，諸侯忠而赴難。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懷效命之風；功冠貔貅，屹爾有不矜之色。李觀文儒之胄，樂習兵戎，戴聖主著定難之勛，救渾瑊於會盟之變。休顔斬使嬰城，懷光股栗；惠元窮蹙自致，天子軫悼。元諒退兵章敬，力戰讓功，雅有器度；及不忍小忿，專殺庭光，請罪軍門，壯哉烈士！其下諸將，鬱有勞能。勝生異域，推位讓國，堅留宿衛，顒慕華風，居中土者，豈不思廉讓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業，貽厥孫謀，不徒虚語。

贊曰：建中失國，嘯聚氛慝。景命載延，群雄畢力。歌鐘甲第，珪組繁錫。凡百人臣，忠爲令德。

史臣曰：唐朝中衰，叛逆興起，天子困迫蒙受風塵，諸侯忠貞趕救國難。尚可孤生長在沙漠地帶，挺身而出懷有效命的忠志；功勞在群雄中首屈一指，巋然而毫無矜誇的神色。李觀是文儒的後代，願學軍事，擁戴聖主立有平定叛亂的功勞，在會盟事變之中救出渾瑊。戴休顔殺叛敵使節環城固守，使李懷光戰栗；陽惠元計窮而獻身，天子痛悼。李元諒退兵章敬寺，力戰而讓功，器度非凡；但不能克制小忿，擅殺徐庭光，軍門前請罪，悲壯啊烈士！以下各將，也有很大的功勞才幹。尉遲勝生於異域，推讓王位，决意留作宿衛，仰慕華夏風化，居住在中原的人們，怎能不想着清廉謙讓呢！這是高祖奠基，太宗創業，子孫謀劃，并非空話。

贊曰：建中年間喪失國柄，盜賊紛起。天命延年，群雄盡力。歌舞樂人優美田宅，官禄封爵不斷賞賜。凡爲群臣，忠心纔是美德。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九十五

劉玄佐 (子)士寧 士幹 李萬榮(附) 董晋 陸長源 劉全諒
李忠臣 李希烈 吳少誠 (弟)少陽 (少陽子)元濟(附)

劉玄佐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吏，違法，爲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潁節度等使。

李正己死，子納匿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援洧，與賊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轉輸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其將楊令暉，分兵挾之，徇濮陽，降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遷尚書，累封四百户，兼曹濮觀察使，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却。興元初，進加檢校左僕射，加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堅守不下。希烈攻陳州，洽遣劉昌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其將翟崇暉。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詔加汴宋節度。無幾，授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玄佐。是歲來朝，又拜涇原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益

劉玄佐，原名洽，滑州匡城人。年輕時灑脱不拘小節，不經營産業，做縣捕賊的小吏，犯了法，受到縣令鞭打，差點死掉，就逃走參加了軍隊。大曆年間，任永平軍的衙將。李靈曜占據汴州，劉洽率兵乘他没有防備，徑直奪取宋州，於是詔命把宋州劃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上奏任用他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授兼任御史中丞、亳潁節度等使。

李正己死後，兒子李納不報喪而謀反，李洧獻出徐州歸順朝廷，李納派兵包圍了他。皇帝下詔命令劉洽會合各軍援救李洧，和叛賊交戰，將叛軍打得大敗，斬首一萬多級，從此運輸的道路暢通無阻，因此加授御史大夫。又收復了濮州，降服叛賊將領楊令暉，又分兵夾攻叛軍，奪取濮陽，降服叛賊將領高彥昭，打通了通向濮陽津的道路。升任尚書，多次受封到四百户，兼任曹濮觀察使，不久加授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授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進攻汴州，德宗正在奉天，連續作戰，叛賊漸漸退却。興元初年，進升并加授檢校左僕射，加授平章事。李希烈圍攻寧陵，劉洽手下大將劉昌堅守城池未被攻克。李希烈又進攻陳州，劉洽派劉昌會同諸軍前往救援，大敗叛賊黨羽，俘獲叛賊將領翟崇暉。李希烈放棄汴州城，劉洽率領軍隊收復汴州，皇帝詔命加授劉洽汴宋節度使。不久，授任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爲玄佐。就在這年劉玄佐前來朝

封八百户。

玄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剽劫。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財物巨萬。士朝通玄佐嬖妾。玄佐在鎮，李納每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游娱，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爲備，故納憚其心計。貞元八年三月，薨于位，年五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傅。將佐初匿喪，稱疾俟代，帝亦爲隱，數日乃發喪。

子士寧、士幹。

見，又任他爲涇原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增加封户到八百户。

劉玄佐秉性豪爽奢侈，輕視錢財而注重信義，對戰士賞賜豐厚，因此百姓更加困苦。汴州的士兵，從李忠臣開始，直到劉玄佐，日益驕横放縱，經常驅逐殺害將帥，以便搶劫。又寵信小吏張士南和自己的養子樂士朝，財物多以數萬計。樂士朝與劉玄佐的寵妾私通。劉玄佐在鎮時，李納每次派來使者，他定要贈送厚禮，着意將美女名樂人梳妝打扮起來，陪伴使者游玩宴樂，因此從他們嘴裏探知很多李納的私事，經常事先做好防備，因此李納畏懼他有心計。貞元八年三月死在任上，時年五十八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他爲太傅。將佐起初隱瞞他的死訊，稱病等待替代，皇上也爲他遮掩，幾天後纔發喪。

兒子名士寧、士幹。

劉士寧　李萬榮

初，將佐匿喪，既發，帝遣問所欲立：“吴凑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皆曰“便”。及凑次汜水，柩將遷，請備儀，瑗不許，又令留什物俟新使，將士大怒。玄佐子婿及親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軍，明晨，衛兵皆甲胄，擁士寧登重榻，衣以墨縗，呼爲留後。軍士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等皆請吴凑者!”遂臠之，唯盧瑗獲免。士寧乃以財物分賜將士，請之爲帥，孟介以聞。帝召宰臣問計，竇參曰：“今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懼合於納。”遂從之，授士寧起復金吾衛將軍同正、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士寧位未定時，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

起初，將佐隱瞞劉玄佐的死訊，發喪以後，皇上派人詢問打算擁立何人：“吴凑可以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都説“可以”。等到吴凑到達汜水，正準備遷走劉玄佐的棺木，軍士請求準備儀仗，盧瑗不准，又命令將雜物留下等候新任節度使處置，將士非常氣憤。劉玄佐的兒子女婿以及親兵就在三月晦日夜晚激怒三軍，第二天早晨，軍中士兵都穿上鎧甲，簇擁劉士寧登上雙層坐具，改穿黑色喪服，稱做留後。軍中士兵抓住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説：“你們這些都是請立吴凑的人!”於是將他們剁成肉醬，祇有盧瑗幸免。劉士寧於是把財物分别賜予將士，請他們擁立自己爲節帥，孟介上報朝廷。皇上召來宰相大臣詢問對策，竇參説：“現在汴州人擁立李納要求任命，如果不答應劉士寧的要求，恐怕他們和李納聯合起來對抗朝廷。”皇上就同意了，劉士寧喪期未滿便被授任爲金吾衛將軍同正、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劉士寧官職還没確定時，派使者聯係王武俊、劉濟、田緒，但他們因劉士寧還没有接受朝廷詔書任命，都扣留了使者。

士寧初授節制，諸將多不悦服。性忍暴淫亂，或彎弓挺刃，手殺人於杯案間，悉烝父之妓妾，又强取人之婦女，好倮觀婦人。每出畋獵，數日方還，軍府苦之。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閈，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將伺其隙逐之。十年正月，士寧以衆二萬畋於城南，兵既出，萬榮晨入士寧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餘人，矯謂之曰："有詔徵大夫入朝，俾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千貫，無他憂也。"兵士皆拜。萬榮既約親兵於内，又召各營兵於外，以是言令之，軍士皆聽命。萬榮乃分兵閉城門，馳使白士寧曰："詔徵大夫，宜速即路；若遷延不行，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計無所出，乃將五百騎走歸京師。比至中牟，亡走大半；至東都，所餘僮隸婢妾數十人而已。既至京師，詔令歸第服喪，禁絶出入。萬榮乃斬士寧所親之將辛液、白英賢以令於軍，凡賞軍士錢二十萬貫，詔令籍没士寧家財以分賞焉，遂授萬榮宣武軍兵馬留後。

劉士寧剛被授任節度使時，衆將大多不服。他殘忍荒淫，有時拉弓持刀在酒席間親手殺人，其父所有妓妾全被他淫亂，還强奪别人的婦女，喜歡看裸體婦人。每次出去游玩打獵，都要好多天，幕府深受其害。手下大將李萬榮和他的父親劉玄佐是同鄉，從小就很要好，爲人寬厚很得人心，劉士寧疑忌他，削奪了他的兵權，令他暫時代管汴州事務。李萬榮心裏特别恨他，想找機會趕走他。十年正月，劉士寧帶領二萬士兵在城南游玩打獵，軍隊出發以後，一大早李萬榮就進入到劉士寧的官署中，叫來他所留下的心腹士兵一千餘人，謊稱道："有詔命徵召大夫去朝中任職，讓我執掌留後事務，賜給你們這些人每人三千貫錢，不要有其他顧慮。"兵士全都拜謝了。李萬榮在内部與親兵約定好以後，又叫來在外的各營兵士，也用這樣的話命令他們，軍兵全都聽從他的命令了。李萬榮於是分派軍兵關閉城門，派使者前去通告劉士寧説："現有詔命徵召大夫，你應馬上上路；假如拖延不走，我就要將你斬殺并將首級傳送京城。"劉士寧知道軍隊已不再聽從自己的命令，無計可施，就帶上五百名騎兵逃回了京城。等到中牟時，部下大部分都逃走了；到東都時，衹剩下僮僕婢妾數十人了。到達京城以後，皇帝下詔命他回府宅服喪，禁止出入。李萬榮於是殺掉了劉士寧的親信將領辛液、白英賢號令全軍。一共賞給兵士二十萬貫錢，朝廷下詔命令没收劉士寧的家財分賞部衆。於是授任李萬榮爲宣武軍兵馬留後。

初，萬榮遣兵三千備秋於京西，有親兵三百前爲劉士寧所驕者日益横，萬榮惡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萬榮。大將韓惟清、張彦琳請將往，不許，萬榮令其子迺將之，未發。惟清、彦琳不得志，因親兵銜怨，乃作亂，共攻萬榮。萬榮分兵擊之，叛卒兵械少，戰不勝，乃劫轉運財貨及居人而潰，殺傷千餘人。叛兵四出，多投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韓惟清走鄭州，張彦琳走東都，

起初，李萬榮準備派出三千士兵到京西防備敵方秋季進攻，其中有三百名以前受劉士寧縱容而現在日益驕横的軍兵，李萬榮很厭惡他們，把他們全部編排在出發的名籍中，因此他們特别恨李萬榮。大將韓惟清、張彦琳請求率隊前往，没有獲准，此時李萬榮已經命令他的兒子李迺來統領他們，衹是還未出發。韓惟清、張彦琳因不得意，就利用親兵内心的怨怒，乘機叛亂，一齊進攻李萬榮，李萬榮分兵反擊他們，叛軍兵器少，没有辦法取勝，於是搶劫了運輸中的財物以及周圍居民之後四散逃竄了，死傷一千多人。叛軍四

以束身歸罪，宥以不死，并流竄焉。萬榮悉捕逃叛將卒妻孥數千人，皆誅之。萬榮誅叛卒之後，人心恟恟不安，軍卒數人呼於市曰："今夜大兵四面至，城當破。"衆驚駭，萬榮悉捕得，或云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聞，遂以士寧廢處郴州。十一年五月，授萬榮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八月，萬榮病，遂署其子迺爲司馬。乃勒大將李湛、伊婁涚、張伾往外鎮，尋皆令殺之。涚、伾皆已死，惟李湛至尉氏，尉氏鎮將郝忠節不肯殺湛。是夜軍士逐出李迺，遂執送京師。萬榮以其日病卒。迺至京師，付京兆府杖殺。

散，大多投奔了宋州，刺史劉逸準安撫他們給予豐厚的待遇。韓惟清逃到鄭州，張彦琳逃到東都，都自己請求治罪，朝廷寬免了他們未被處死，一并流放。李萬榮收捕到逃亡叛軍將領士兵及其妻子兒女數千人，全部殺掉。李萬榮殺死叛兵以後，人心惶恐不安，有幾名兵士在市上喊道："今天夜裏將有大兵從四面而來，城池肯定會被攻破。"衆人驚慌恐懼人心不安。李萬榮將他們全都抓獲，有的人説是受劉士寧教唆指使，李萬榮殺掉了他們將此事上報朝廷，於是將劉士寧又遠貶安置在郴州。十一年五月，授任李萬榮爲宣武軍節度使。這年八月，李萬榮得了病，就任用兒子李迺做司馬。又强令大將李湛、伊婁涚、張伾到其他節鎮，不久又下令將他們全部殺掉。伊婁涚、張伾都被殺死，衹有李湛到尉氏，尉氏鎮將郝忠節不肯殺害李湛。這天晚上兵士將李迺趕下臺，於是被抓獲押送到京城。李萬榮也在這一天病死。李迺被送到京城以後，交給京兆府處以杖刑打死。

劉士幹

劉士幹，玄佐養子，前爲太府少卿。有樂士朝者，亦爲玄佐養子，因冒劉姓，與士幹有隙。及玄佐卒，或云爲士朝所鴆。士幹知之，及至京師，遣奴持刀於喪位，語士朝曰："有吊客至。"因誘殺之。賜士幹死。

劉士幹，是劉玄佐的養子，從前任太府少卿。有個叫樂士朝的人，也是劉玄佐的養子，於是假冒劉姓。他與劉士幹有隔閡，等到劉玄佐死後，有人説是被樂士朝毒死的，這話被劉士幹聽到了，等到了京城，他就派了奴僕手裏拿着刀站在靈位前，對樂士朝説："有吊喪的賓客來到。"於是誘騙而殺掉了他。皇帝下詔將劉士幹賜死。

董晋

董晋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明經及第。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晋上書謁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再轉衛尉丞，出爲汾州司馬。未幾，刺史崔圓改淮南節度，奏晋以本官攝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尋歸臺，授本官，遷侍御史、主客員外郎、祠部郎中。大曆中，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迴紇，奏晋爲判官，使還，拜司勳郎中。歷秘書太府太常少卿監、左金吾將軍。旬日，德宗嗣位，

董晋，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考中明經科。至德初年，肅宗從靈武來到彭原，董晋上書拜見，任校書郎、翰林待制，二次改任做到衛尉丞，出任汾州司馬。不久，刺史崔圓改任淮南節度使，上奏朝廷任命董晋以本官代管殿中侍御史，充任判官。不久又回原臺省，恢復原職，升任侍御史、主客員外郎、祠部郎中。大曆年間，兵部侍郎李涵護送崇徽公主出使回紇，上奏朝廷任命董晋爲判官，出使回來後，授任司勳郎中。歷任秘書、太府、太常少卿監、左金吾將軍。十天後，德宗即位，改任董晋爲太常卿，升任右散

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以清勤謹慎，故驟遷右職。尋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久之，加兼御史大夫。朱泚僭逆於京師，使凶黨仇敬、何望之侵逼華州，晋奔遁赴行在，授國子祭酒，尋令往恒州宣慰。從車駕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領度支使，爲韓滉所擠貶黜，晋嫉之，見宰相極言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

騎常侍，兼任御史中丞知臺事。因清正勤勉做事謹慎，所以很快升任要職。不久任華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過了一段時間，加授兼任御史大夫。朱泚在京師叛亂并越分稱帝，派出幫凶同黨仇敬、何望之進逼華州，董晋逃奔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授任國子祭酒，不久命他前去恒州宣布皇帝的詔命進行慰問。隨從皇帝返回京城後，升任左金吾衛大將軍，改任尚書左丞。當時右丞元琇領度支使，受到韓滉排擠降了職，董晋爲此事深感不滿，拜見宰相極力陳説元琇没有過錯，朝廷官員全都稱贊他。又拜授太常卿。

五年，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政事决在竇參，晋但奉詔書，頷然諾而已。金吾衛將軍沈房有弟喪，公除，衣慘服入閣，上問宰相，對曰："準式，朝官有周年已下喪者，諸絁縵，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安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問晋冠冕之制，對曰："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節步也。《禮》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禮，進趨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綾袍袱，五品已上金玉帶，取其文彩畫飾，以奉上也。是以禹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含香，老萊彩服，皆此義也。服絁縵，非制也。"上深然之，遂詔曰："常參官入閣，不得趨走；周期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又令服本品綾袍金玉帶。晋明於禮學如此。

五年，升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當時朝廷大事由竇參决定，董晋衹是奉行詔命，點頭照辦而已。金吾衛將軍沈房時逢弟弟去世，因公免穿喪服，衹穿淺色衣服入閣朝見，皇上詢問宰相，答道："按照法式的規定，服一年以下喪期的朝官，穿無紋飾的粗綢，不應穿淺色衣服。"皇上説："南面班列中怎麽有人穿呢？"回答説："因循舊規罷了。"又詢問董晋冠冕制度，回答説："古人之所以戴冠冕，是爲了行動有佩玉的響聲，用來調節脚步。《禮》上講'在堂上要細步徐行，在堂下要小步疾走'，表示極其恭敬，小步疾走有常規，是在國君面前的禮節，指小步前進罷了。現在有人往往奔跑以至跌倒，這都不符合恭敬謹慎的規範。按照法式的規定，朝官都身穿綾袍袱，五品以上佩金玉帶，選用這種文彩進行裝飾，是爲了表示尊敬君上。所以禹的衣食十分簡陋而黻冕却要盡可能華美，君親相同。過去尚書郎要口含鷄舌香對君奏事，老萊子身穿五彩衣奉養父母，都是同一道理。穿無紋飾的粗綢，是不合禮制的。"皇上認爲很對，於是下詔書説："常參官入閣朝見時，不能疾步快走；爲親屬服一年以下喪者，禁止穿淺色喪服參加朝會。"又命令百官上朝都穿本品級的綾袍佩帶金玉帶。董晋就是這樣精通禮學。

竇參驕滿既甚，帝漸惡之。八年，參諷晋奏其侄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

竇參過於驕傲自滿，皇上漸漸討厭他。八年，竇參暗示董晋奏請皇帝任命他的侄子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皇上嚴厲地説："莫不是竇參

奏也?”晋不敢隱。因問參過失,晋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晋憂懼,累上表辭位。九年夏,改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

讓你奏請的?”董晋不敢隱瞞。於是向董晋詢問有關竇參的過失,董晋一一上奏。十天後,竇參被降職,董晋既擔憂又害怕,多次上書辭去相位。九年夏,改任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

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迺爲亂,以晋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晋既受命,唯將幕官傔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晋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晋云:“鄧惟恭承萬榮疾病之甚,遂總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即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晋曰:“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即合準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晋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晋俾其不下馬。既入,乃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晋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

時逢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重,他的兒子李迺叛亂,朝廷任命董晋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董晋接到命令以後,祇帶走幕府中的官吏隨從等十多人,也不召集兵馬。到了鄭州以後,宣武軍將吏没人前來迎接。董晋身邊的人以及鄭州的官吏都害怕了,一起勸董晋説:“鄧惟恭得知李萬榮病重,就總管了軍州中的全部事務。現在相公您都已經到了這裏,他都不派人迎接,那裏的情況怎能預料得到,眼下恐怕需要暫緩前進,以便觀察形勢變化。”董晋説:“我遵從皇帝的詔命來做汴州節度使,就應按皇帝詔命前往赴任,怎麽可以隨便逗留不前!”人們都擔心他會遭遇不測,董晋却泰然自若。距離汴州還有十幾里,鄧惟恭纔來迎接,董晋讓他不要下馬。進城後,將軍政事務全部交給鄧惟恭管理,衆人都佩服董晋明曉事理善於隨機應變,但都揣摩不透他的真實打算。

初,萬榮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李迺將爲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迺,送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晋心,冀其不敢進;不意晋之速至,晋已近,方遽出迎之。然心常怏怏,竟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

起初,李萬榮趕走了劉士寧,代任節度使,將兵權交給了鄧惟恭,因爲他們是同鄉。等到自己病重,李迺準備叛亂,鄧惟恭就同監軍商議拘捕了李迺,將他送回朝廷。鄧惟恭自認爲理應接替此任,所以纔不派官員迎接,以此來讓董晋産生疑惑内心害怕,希望他不敢前來;却不想董晋那麽迅速來到,等到董晋已經臨近,纔趕忙出城迎接。但心裏時常不滿,最終因驕慢放縱無視法令,暗中圖謀不軌,被流放到嶺南去了。

朝廷恐晋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晋行軍司馬。晋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故亂兵粗安。長源好更張云爲,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晋初皆然之,及案牘已成,晋乃命且罷。又委錢穀支計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皆惡之。晋十

朝廷擔心董晋懦弱,不久任命汝州刺史陸長源做董晋的行軍司馬。董晋謙恭儉樸,遇事多數都因循舊例點頭認可,因此亂軍稍稍安定下來。陸長源喜歡改弦更張,多次請求改變舊例,一味苛責。董晋開始都表示同意,等到正式文書形成以後,董晋就又命令暫且放下。還將錢糧支取權力委派給判官孟叔度,孟叔度秉性輕狂,老愛慢

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賜布帛有差。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待士兵，士兵都很厭惡他。董晋於十五年二月去世，時年七十六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爲太傅，賜與布帛多少不等。死後不到十天，汴州大亂，陸長源、孟叔度等人被殺。

陸長源

陸長源，字泳之，開元、天寶中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之孫，西河太守璪之子。

陸長源，字泳之，是開元、天寶年間任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陸餘慶的孫子，西河太守陸璪的兒子。

長源淑書史。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爲昭義軍節度薛嵩從事，久之，歷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兼領江、淮轉運，奏長源檢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州刺史。

陸長源熟悉典籍。乾元年間，身陷河北各路叛賊之中，又做了昭義軍節度使薛嵩的從事，過了一段時間，歷任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兼管江、淮轉運使，奏請任命陸長源爲檢校郎中、兼任中丞，充任轉運副使。免去原職後又任都官郎中，改任萬年縣令，出任汝州刺史。

貞元十二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汴州政事，皆决斷之。性輕佻，言論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惡之。及至汴州，欲以峻法繩驕兵，而董晋判官楊凝、孟叔度亦縱恣淫湎，衆情共怒。晋性寬緩，事務因循，以收士心。長源每事守法，晋或苟且，長源輒執而正之。

貞元十二年，授任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汴州的政事，都由他決定。生性輕佻，言論無所顧忌，恃才傲物，所到之處人多畏懼且厭惡他。等到了汴州，想要用嚴刑厲法來懲治驕兵，而董晋的判官楊凝、孟叔度也都非常放肆沉溺於酒色，人情共憤。董晋秉性寬容，遇事祇求因循舊例，以此來收服軍心。陸長源遇事遵守法度，董晋有時得過且過，陸長源則堅決加以糾正。

及晋卒，令長源知留後事。長源揚言曰："將士多弛慢，不守憲章，當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加以叔度苛刻，多縱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皆薄之。舊例，使長薨，放散布帛於三軍制服。至是，人請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長源等議給其布直；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爲布直，每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乃執長源及叔度等臠而食之，斯須骨肉糜散。長源死之日，詔下以爲節度使，及聞其死，中外惜之，贈尚書右僕

等到董晋去世，命令陸長源主管留後事務。陸長源揚言說："將士大多鬆懈怠慢，不守章法，應該用法令來懲辦他們。"因此人人恐懼。加上孟叔度很苛刻，縱情聲色，多次到樂營和那些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人都看不起他。按照舊例，節度使去世，要給三軍發放布帛製作衣服。這次軍士來要衣服，陸長源起初堅決不答應，軍兵索要不止，陸長源等人商議發給他們布錢；孟叔度抬高鹽價而壓低布價，每人不過得到二三斤鹽，軍心大亂。有人勸說陸長源，按舊例如發生大的變動，都要犒賞三軍，三軍纔會安定。陸長源說："不能讓我們這些人等同於河北叛賊，用錢收買健兒以此來獲取節度使的職位。"士兵更加怨恨，於是拘捕了陸長源和孟叔度等人把他們剁碎吃掉，片刻之間骨肉散盡。陸長源死的那天，正好皇帝下詔書任命他爲節度使，死訊傳

射。

劉全諒 劉客奴

劉全諒，懷州武陟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恃驍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自白身授左驍衛將軍，充游奕使，自是數有戰功。性忠謹，爲軍人所信。天寶末，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爲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祿山遂署知誨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取知誨殺之，仍遣與安東將王玄志遥相應援，馳以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又以王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正臣仍領兵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王玄志所鴆而卒。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

全諒本名逸準，以父勛授别駕、長史。建中初，劉玄佐爲宋亳節度使，召署爲牙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姓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玄佐卒，子士寧代爲節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陽言出巡，至宋州，遽以逸準代良佐爲刺史。及董晋卒，兵亂，

來，朝廷内外的人都感到非常痛惜，追贈他爲尚書右僕射。

劉全諒是懷州武陟人。父親名叫客奴，由於出征隨軍遷居到幽州的昌平。年輕時有武藝，在平盧軍參軍。開元年間，有個室韋的首領叫段普恪，依仗自己勇猛，多次騷擾邊境；節度使薛楚玉因看到劉客奴有膽略，命他抗擊段普恪。劉客奴隻身騎馬襲擊了段普恪，斬下首級獻上，從一個百姓授任爲左驍衛將軍，充任游奕使，從此多次立下戰功。他秉性忠厚謹慎，被士兵信賴。天寶末年，安禄山造反，朝廷下詔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使，任命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爲平盧節度使，任命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使。安禄山在東都非分稱帝以後，派遣心腹韓朝陽等人誘降吕知誨，吕知誨於是接受了僞官職，利用誘騙的手段殺害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安禄山於是任用吕知誨做平盧節度使。劉客奴同平盧軍衆將領共同商議，把吕知誨捉住殺掉了，同時派人與安東將領王玄志聯絡遥相呼應互相救援，派人騎快馬飛奔奏報朝廷。十五年四月，授任劉客奴爲柳城郡太守，代理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并賜名正臣。又任王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代理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劉正臣又率領平盧軍士兵來襲擊范陽，還未到，被叛賊將領史思明等人打得大敗。劉正臣逃回，被王玄志毒死。叛賊任用徐歸道爲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與平盧將領侯希逸等人又殺掉徐歸道。大曆九年，追贈劉正臣爲工部尚書。

劉全諒，原名逸準，因父親的功勞被授任别駕、長史。建中初年，劉玄佐任宋亳節度使，徵召并任用他做牙將，因勇猛且擅長騎馬射箭聞名。劉玄佐因他是自己的同姓待他很好，多次任用他做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劉玄佐去世以後，兒子劉士寧接任節度使，懷疑宋州刺史翟良佐與自己不是一條心，假説外出巡視，來到宋州，馬上任命劉逸準爲刺史來取代翟

殺陸長源，監軍俱文珍與大將密召逸準赴汴州，令知留後；朝廷因授以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諒。貞元十五年二月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良佐。等到董晋去世後，發生兵亂，殺死陸長源，監軍俱文珍與大將秘密召回劉逸準趕到汴州，命他知留後；朝廷於是授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并賜名全諒。貞元十五年二月去世，時年四十九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右僕射。

李忠臣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于幽州薊縣。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祖玄獎，安東都護府録事參軍；父神嶠，河内府折衝。

忠臣少從軍，在卒伍之中，材力冠異。事幽州節度薛楚玉、張守珪、安禄山等，頻委征討，積勞至折衝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

及禄山反，與其倫輩密議，殺僞節度吕知誨，立劉正臣爲節度，以忠臣爲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忠臣功多。又從正臣破漁陽，逆將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來拒戰，約數十合，并摧破之。無何，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奚王阿篤孤初以衆與正臣合，後詐言請以萬餘騎同收范陽，至后城南，中夜反攻，忠臣與戰，遂至温泉山，破之，擒大首領阿布離，斬以祭纛釁鼓。正臣卒，又與衆議以安東都護王玄志爲節度使。

至德二載正月，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爲筆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承洽來拒，忠臣與董竭忠退之，轉戰累日，遂收魯城、河間、景城等，大獲資糧，以赴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僞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忠臣爲德州刺史。屬史思明歸順，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以兵赴鄆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是平盧人，世代居住在幽州薊縣。自稱曾祖文昱，是棣州刺史；祖父名玄奬，任安東都護府録事參軍；父親名叫神嶠，是河内府折衝。

李忠臣少年從軍，在部隊之中，勇力過人。奉事幽州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禄山等人，多次委派他討伐征戰，屢立戰功升到折衝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

安禄山造反以後，李忠臣與他的同夥秘密商議，殺死僞節度使吕知誨，擁立劉正臣爲節度使，安排李忠臣做兵馬使。進攻長楊，攻打獨山，襲擊榆關、北平，殺死叛賊將領申子貢、榮先欽，擒獲周釗送往京城，其中李忠臣的功勞居多。又跟隨劉正臣攻破漁陽，叛將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人前來抵抗，交戰大約數十個回合，將他們全部打敗。没多久，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軍隊撤退，李忠臣於是率軍北撤。奚王阿篤孤起初率衆和劉正臣合兵，後來欺騙他説請求獨率一萬多騎兵來和他一同收復范陽，走到后城南面，半夜奚兵反戈攻打，李忠臣與奚兵交戰，進到温泉山，打敗他們，擒獲大首領阿布離，將他斬首祭祀旗鼓。劉正臣去世後，他又同衆人商議讓安東都護王玄志做節度使。

至德二年正月，王玄志命令李忠臣率領三千名步兵製作竹筆筏子從雍奴渡海，叛賊將領石帝庭、烏承洽前來對抗，李忠臣與董竭忠打退他們，轉戰多日，又收復了魯城、河間、景城等地，繳獲大量軍資食糧，返回本部軍中。又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伐平原、樂安郡，攻克那裏，擒獲僞刺史臧瑜等人，防河招討使李銑以朝廷的名義任用李忠臣爲德州刺史。到史思明歸順朝廷以後，河南節度使張鎬又命李忠臣領兵趕到鄆州，

州，與諸軍使收河南州縣。又與裨將陽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于舒舍口，肅宗累下詔慰諭，仍令鎮濮州，尋移韋城。

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禄卿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二月，諸軍潰歸，忠臣亦退。至滎陽，賊將敬釭來襲官船，忠臣大破之，獲米二百餘艘，以資汴州軍士。尋拜濮州刺史、緣河守捉使，移鎮杏園渡。及史思明陷汴州，節度使許叔冀與忠臣并力屈降賊，思明撫忠臣背曰："吾比祗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營，突圍歸，李光弼以聞，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殿中監同正，賜實封二百户。召至京師，賜姓李氏，名忠臣，封隴西郡公，賜良馬、莊宅、銀器、綵物等。

時陝西、神策兩節度郭英乂、衛伯玉鎮陝州，以忠臣爲兩軍節度兵馬使。魚朝恩亦在陝，俾忠臣與賊將李歸仁、李感義等戰於永寧、莎栅，前後數十陣，皆摧破之。會淮西節度王仲昇爲賊所擒，寶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節度；尋加安州刺史，仍鎮蔡州。其年，令忠臣會元帥諸軍收復東都。二年六月，就加御史大夫。時迴紇可汗既歸其國，留判官安恪、石帝庭於河陽守禦財物，因此招聚亡命爲寇，道路壅隔，詔忠臣討平之。

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諸道多不時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即令整師飾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吉日。"忠臣奮臂於衆曰："焉有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即日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

同各軍節度使一同收復河南州縣。又與偏將陽惠元在舒舍口將叛賊將領王福德打得大敗，肅宗多次下詔書慰問他們，并命他鎮守濮州，不久遷到韋城。

乾元元年九月，改任光禄卿同正。這年，他與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將安慶緒包圍在相州。第二年二月，各路軍潰敗逃回，李忠臣也退了兵。到達滎陽，叛將敬釭來襲奪官船，李忠臣將叛賊打得大敗，繳獲米二百餘船，用來資助汴州軍隊。不久朝廷任命他爲濮州刺史、緣河守捉使，改鎮杏園渡。等到史思明攻陷汴州，節度使許叔冀與李忠臣兩部力不能敵都投降了叛賊，史思明拍着李忠臣的脊背說："我從前衹有左手，今天得到您，就又有右手了。"與他一起入侵河陽。過了幾天，李忠臣找了個夜晚率五百人偷襲史思明的軍營，突圍而回，李光弼報告了朝廷，詔命加授他開府儀同三司、殿中監同正，賜給實封二百户。召回京城，賜姓李氏，名忠臣，封爵隴西郡公，賜給他好馬、莊宅、銀器、絲綢等物品。

這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鎮守陝州，朝廷任命李忠臣爲兩軍節度兵馬使。魚朝恩也在陝州，派李忠臣與賊將李歸仁、李感義等人在永寧、莎栅交戰，前後數十次交戰，都摧垮并打敗了叛賊。正趕上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被叛賊擒獲，於是在寶應元年七月，朝廷授任李忠臣爲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節度使；不久加授安州刺史，仍鎮守在蔡州。這一年，命令李忠臣會合元帥諸軍收復東都。二年六月，又加御史大夫。當時回紇可汗回國以後，留下判官安恪、石帝庭在河陽守護財物，二人因此召集亡命之徒搶奪爲患，道路阻隔，詔命李忠臣討伐并平定寇盗。

永泰元年，吐蕃進犯西部邊境，爲此京師都已戒嚴，代宗命派出的宦官徵發軍隊，各道多不按時前往救難；中使到達淮西，李忠臣正會同衆人擊鞠，立刻命令整頓軍隊裝備車騎。監軍大將都堅決請求說："軍隊出征要選擇吉祥的日子。"李忠臣揮手對衆人說道："哪有父母遇到盗寇威脅，還等待選擇好日子纔去救難的！"當天就出

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神策將李太清等討平之。大曆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實封通前三百户。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田承嗣使侄悦援之，忠臣與諸軍大破悦等，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

發了。從此但遇邊境有警報，李忠臣都一定提前趕去。因此代宗特别贊賞他忠誠的品格，加任本道觀察使，受到褒獎賜予豐厚。等到同華節度使周智光領兵造反，又詔命李忠臣與神策將李太清等人討伐并平定了他。大曆三年，加任檢校工部尚書，實封加上以前的共三百户。五年，加授蔡州刺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叛亂，田承嗣派侄兒田悦救援他，李忠臣與各路軍將田悦等人打得大敗，汴州被平定。十一年十二月，加授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

忠臣性貪殘好色，將吏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又軍無紀綱，所至縱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張惠光爲衙將，恃勢凶虐，軍中苦之，數有言於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爲節度副使，令惠光子爲衙將，陵横甚於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素善騎射，群情所伏，因衆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與少將丁曷、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以脅逐忠臣。單騎赴京師，朝廷方寵武臣，不之責也，依前檢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

李忠臣秉性貪婪殘暴喜愛美色，將吏的妻子女兒很多被誘逼奸淫。軍隊又没有紀律約束，所到之處肆意暴虐，百姓不堪忍受。又任用妹婿張惠光做衙將，他仰仗自己有權有勢放任凶殘，軍中士兵深受其害，多次有人告訴李忠臣，他不相信。不久又任命張惠光爲節度副使，又任命張惠光的兒子做衙將，蠻横程度過於他的父親。李忠臣所信任的大將李希烈，平日擅長騎馬射箭，深受衆人敬佩，他利用軍心怨恨，在十四年三月，與少將丁曷、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人領兵斬殺了張惠光父子，以此威逼并趕走了李忠臣。李忠臣一個人騎馬逃到京城，朝廷當時正優待武將，没有責怪他，依舊爲檢校司空、平章事，留在京城定期參加朝會。

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説之。時常侍張涉承恩用事，坐受財賄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涉即帝在春宫時侍講也。忠臣奏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京杲殺人當死，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憫

建中初年，在一次奏對時，德宗對他説："你耳朵很大，真是貴人。"李忠臣回答説："臣下我聽説驢耳朵很大，龍的耳朵却很小，臣下我的耳朵雖然很大，是驢耳朵罷了。"皇上很高興。當時常侍張涉仰仗受寵把持朝政，因收受賄賂事情敗露，皇上打算繩之以法，張涉是皇上在做太子時的侍講先生。李忠臣上奏説："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因缺乏錢財觸犯法律，在愚臣看來，不是先生的過錯。"皇上怒意消解，衹把他遣歸鄉間。前任湖南觀察使辛京杲曾因怒打死手下親兵，主管部門彈劾上奏説辛京杲殺人應當處死，皇上同意了。李忠臣上奏説："辛京杲早就應該死了。"皇上問他，回答説："他的伯叔某人在某處戰死，兄弟某人在某處戰死，他曾經隨從皇上征戰，却惟獨没死，由此知道他早就應該死了。"

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已。

忠臣木强率直，不識書，不喜儒生，及罷兵權，官位崇重，常鬱鬱不得志。及朱泚反，以爲僞司空、兼侍中。泚率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敗，忠臣走樊川别業，李晟下將士擒忠臣至，繫之有司。興元元年，并其子并誅斬之，時年六十九，籍没其家。

皇上因此憐惜他，不讓治罪，改授王傅而已。

李忠臣質樸倔强言詞直率，不識字，不喜歡儒生，解除兵權以後，雖官位尊崇顯要，却時常感到鬱悶不得意。朱泚造反時，任命他爲僞司空、兼侍中。朱泚率軍進逼奉天，任命李忠臣爲京城留守。朱泚失敗，李忠臣逃到樊川别業，李晟手下將士擒獲了李忠臣送回朝廷，囚禁在主管部門。興元元年，與他兒子一起處斬，時年六十九歲，抄没了他的家産。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父大定。希烈少從平盧軍，後隨李忠臣過海至河南。寶應初，忠臣爲淮西節度，署希烈爲偏裨，累授將軍、試光禄卿、殿中監。忠臣兼領汴州，希烈爲左厢都虞候，加開府儀同三司。大曆末，忠臣軍政不修，事多委妹婿張惠光，爲押衙，弄權縱恣，人怨。與少將丁暠等斬惠光父子，忠臣奔赴朝廷。詔以忻王爲淮西節度副大使，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節度留後，令滑亳節度李勉兼領汴州。

德宗即位後月餘，加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又改淮西節度淮寧軍以寵之。建中元年，又加檢校禮部尚書。會山南東道節度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軍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兵馬招撫處置使。希烈破崇義衆，遂討平之。録希烈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户。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謀不軌，三年秋，加希烈檢校司空，兼淄青兖鄆登萊齊等州節度支度營田、新羅渤海兩蕃使，令討襲正己。希烈遂率所部三萬人移居許州，聲言遣使往青州招諭李納，其實潛與交通，又移牒汴州令備供擬，將與納同爲亂。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陳留，乃除

李希烈，遼西人。父親李大定。李希烈年輕時在平盧軍參軍，後來跟隨李忠臣渡海來到河南。寶應初年，李忠臣任淮西節度，任用李希烈做偏將，歷任將軍、試光禄卿、殿中監。李忠臣兼管汴州，李希烈任左厢都虞候，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大曆末年，李忠臣不理軍政，軍中事務多交給妹婿張惠光，張惠光任押衙，專權放縱，人多怨恨。李希烈與少將丁暠等人殺掉了張惠光父子，李忠臣逃回朝廷。皇帝下詔任命忻王爲淮西節度副大使，授任李希烈爲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節度留後，命滑亳節度使李勉兼管汴州。

德宗即位後一個多月，加授李希烈御史大夫，充任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又將淮西節度改爲淮寧軍以示對他的恩寵。建中元年，又加授檢校禮部尚書。正值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對抗朝廷命令，脅迫使節，二年六月，詔命各路軍節度使率軍討伐，加封李希烈爲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兵馬招撫處置使。李希烈打敗了梁崇義軍，進而平定了梁崇義的叛亂。朝廷爲李希烈論功，加授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户。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又圖謀不軌，三年秋，加授李希烈檢校司空，兼淄青兖鄆登萊齊等州節度支度營田、新羅渤海兩蕃使，命令他進擊并討伐李正己。李希烈於是率領部下三萬人移駐許州，聲稱派使者去青州安撫勸説李納，實際上是暗中與他勾結，又送去文書命令汴州做好準備供應軍需，打算與李納一同作亂。李勉認爲他進兵道路本應經過陳留，於是修治道路準備酒食來等

道具饌以待之，希烈不從，乃大慢罵。自是志意縱肆，言多悖慢，日遣使交通河北諸賊帥等。是歲長至日，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納各僭稱王，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

四年，希烈遣其將襲陷汝州，執李元平而去，東都大擾亂。朝廷猶爲含容，遣太子太師顔真卿往宣慰。真卿發後數日，以龍武將軍哥舒曜爲東都兼汝州行營兵馬節度。希烈既見真卿，但肆凶言，令左右慢罵，指斥朝廷。又遣逆黨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暉等四人伺外，侵抄州縣，官軍皆爲其所敗，荆南節度張伯儀全軍覆没。又令周曾、王玢、姚憺、吕從賁、康琳等來襲曜，曾、玢、憺等謀廻軍據蔡州襲討希烈，事泄，并遇害。神策軍使白志貞又獻策謀，令嘗爲節度、都團練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馬，令劉德信總之討希烈。尋詔李勉爲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副。至四月，曜率衆屯襄城，頻與賊戰，皆不勝。八月，希烈率衆二萬圍襄城，李勉又令將唐漢臣率兵與劉德信同爲曜之影援，皆望風敗衄。希烈凶逆既甚，帝乃命舒王爲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大開幕府，文武僚屬之盛，前後出師，未有其比。又令涇原諸道出兵，皆赴襄城。軍未發，會涇州兵亂，車駕幸奉天。其日，希烈大破曜軍於襄城，曜遁歸東都，賊因乘勝攻陷汴州，李勉奔歸宋州。

希烈性慘毒酷，每對戰陣殺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飲饌自若，以此人畏而服從其教令，盡其死力。其攻汴州，驅百姓，令運木土築壘道，又怒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濕梢。既

待他，李希烈不答應，於是大肆謾罵。從此爲所欲爲，言辭多傲慢不遜，經常派使者勾結河北各地叛賊節帥。這年冬至那天，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納分别越位稱王與朝廷對立，朱滔派使者到李希烈處，李希烈也越位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

四年，李希烈派手下將領攻陷了汝州，俘虜李元平後撤去，東都民心恐慌。朝廷仍寬容了他，派太子太師顔真卿前去宣布詔諭進行安慰。顔真卿出發幾天後，任命龍武將軍哥舒曜爲東都兼汝州行營兵馬節度使。李希烈見到顔真卿後，仍然一味口出狂言，命左右的人謾罵，指責朝廷。又派叛賊同夥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暉等四人在外窺視動静，襲擊搶掠州縣，官軍都被他打敗，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全軍覆没。又命周曾、王玢、姚憺、吕從賁、康琳等人前去襲擊哥舒曜，周曾、王玢、姚憺等人密謀回師，占據蔡州以便偷襲李希烈，事情泄露，全部遇害。神策軍使白志貞又獻計，命令曾任節度、都團練使的人各派家中僮僕親兵一名和馬一匹，命劉德信總領用來討伐李希烈。不久皇帝下詔任命李勉爲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副。到了四月，哥舒曜率軍屯駐襄城，接連與叛軍交戰，都没能取勝。八月，李希烈率二萬軍隊包圍襄城，李勉又派將領唐漢臣率兵馬與劉德信共同援助哥舒曜，結果全都望風而敗。李希烈作惡多端，皇帝於是任命舒王爲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大舉擴充軍府，文武官屬之多，在此前後出師過程中，没人可比。又命令涇原各道出兵，都趕赴襄城。軍隊尚未出發，正趕上涇州軍隊叛亂，皇帝逃往奉天。這天，李希烈在襄城大敗哥舒曜的軍隊，哥舒曜逃回東都，叛賊於是乘勝攻克汴州，李勉逃回宋州。

李希烈秉性殘忍刻毒，每次兩軍對陣交戰時殺死了人，流血布滿前身，他却談笑吃喝自如，因此人們大多畏懼而服從他的命令，爲他效命。他進攻汴州，驅趕百姓，命令他們運輸土木石頭修築堡壘和道路，後來又因没有按時完成而大發

入汴州，於是僭號曰武成，以孫廣、鄭賁、李綬、李元平爲宰相，以汴州爲大梁府，李清虛爲尹，署百官。遣兵東討，至寧陵，竟爲劉洽所拒，不得前。又遣將翟暉率精卒襲陳州，爲劉洽、李納大破之，生擒暉以獻。諸軍乘勝進攻汴州，希烈遁歸蔡州，擒其僞署將相鄭賁、劉敬宗等。李皋、樊澤、曲環、張建封又四面討襲之，累拔其郡縣，希烈敗衄。貞元二年三月，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陳仙甫置藥以毒之而死。妻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并誅之。初，希烈於唐州得象一頭，以爲瑞應，又上蔡、襄城獲其珍寶，乃是爛車釭及滑石僞印也。

陳仙奇者，起於行間，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節度，頗竭誠節。未幾，爲別將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喪事官給。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潞縣人。父爲魏博節度都虞候。

少誠以父勛授一子官，釋褐王府户曹。後至荆南，節度使庾準奇之，留爲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遵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略，將自陳於闕下。屬李希烈初授節制，鋭意立功，見少誠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録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爲前鋒。崇義平，賜實封五十户。後希烈叛，少誠頗爲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朝廷已命仙奇，尋爲少誠所殺，衆推少誠知留務。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尋正授節度。

雷霆，結果驅趕着百姓將他們全部活埋了，稱此爲濕梢。侵入汴州以後，在此越位號稱武成，任命孫廣、鄭賁、李綬、李元平爲宰相，將汴州改稱大梁府，李清虛爲尹，設置百官。派兵東進，到達寧陵，始終受到劉洽的阻擊，無法前進。又派將領翟暉率精鋭士兵襲擊陳州，被劉洽、李納打得大敗，生擒翟暉進獻朝廷。各軍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逃回蔡州，朝廷官軍擒獲他任命的僞將相鄭賁、劉敬宗等人。李皋、樊澤、曲環、張建封又從四面進軍襲擊李希烈，不斷占領他所占據的郡縣。李希烈戰敗。貞元二年三月，因吃牛肉患病，手下將領陳仙奇命醫生陳仙甫在藥中下毒將他毒死。妻子兒女兄弟共十七人，全被殺掉。起初，李希烈在唐州得到一頭大象，以爲是吉祥的兆頭，又在上蔡、襄城繳獲了他的珍寶，然而是爛車釭和滑石製作的僞印章。

陳仙奇，軍人出身，秉性忠厚勇敢。自從李希烈死後，朝廷授任他爲淮西節度使，非常忠誠恪盡操守。没多久，被偏將吳少誠殺害。追贈太子太保，賜給喪葬所用布帛、米粟不等，喪事所需一切由官府供給。

吳少誠，幽州潞縣人。父親任魏博節度都虞候。

吳少誠因父親立有戰功可以授任一個兒子官職，出仕任王府户曹。後來來到荆南，節度使庾準很賞識他，留下任衙門將。庾準進京朝見，他跟隨到襄漢，見梁崇義不遵守綱紀，知道他有異心，吳少誠秘密籌劃捉拿他的計策，準備親自上奏朝廷。當時李希烈剛被授任節度使，一心想着立功，見到吳少誠的計策，就將吳少誠的見識記述下來上奏了皇上，皇上下詔書予以慰勞，破格封他爲通義郡王。没多久，梁崇義背叛朝廷，李希烈受命全權征討，任命吳少誠爲先鋒。梁崇義被平定以後，給吳少誠賜實封五十户。後來李希烈反叛，吳少誠特別受到重用。李希烈死後，吳少誠等人起初推舉陳仙奇統管軍中事務。陳仙奇被朝廷任命以後，不久又被吳少誠殺害，衆人推舉吳少誠主管留後事務。朝廷於是又授任他爲申

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不久正式授任他爲節度使。

少誠善爲治，勤儉無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貞元三年，判官鄭常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試校書郎劉涉假爲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欲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使，常、冀等遂謀舉事，臨發，爲人所告，常、冀先遇害。其將李嘉節等各持假詔請罪，少誠悉宥之。其大將宋旻、曹濟奔歸京師。

十五年，陳許節度曲環卒，少誠擅出兵攻掠臨潁縣，節度留後上官涚遣兵赴救，臨潁鎮使韋清與少誠通，救兵三千餘人，悉擒縛而去。九月，遂圍許州。尋下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十二月，官軍敗衄於小溵河。明年正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北路行營諸軍將士并取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充副使。五月，全義與少誠將吴秀、吴少陽等戰於溵水南，官軍復敗。七月，全義頓軍於五樓行營，爲賊所乘，大潰，全義與都監軍使賈秀英、賈國良等夜遁，遂城守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趣陳州，列營四面。少誠兵逼溵水五、六里下營，韓全義諸軍又退保陳州。其汴州、河陽等兵各私歸本道，陳許將孟元陽與神策兵各率所部留軍溵水。全義斬昭義、滑州、河陽、河中都將凡四人，然竟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累加檢校僕射。順宗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初，遷檢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司徒。

吴少誠擅長治理軍政事務，勤儉無私，終日祇是加强城守積聚糧食，不聽從朝廷命令。貞元三年，判官鄭常以及大將楊冀密謀趕走吴少誠聽命朝廷，試校書郎劉涉僞造數十份手詔，暗中發給大將，打算藉吴少誠外出的機會，關閉城門拒絶他。當吴少誠準備出城爲宦官使者餞行時，鄭常、楊冀等人謀劃着準備行動，臨近起事，被人告發，鄭常、楊冀首先遇害。手下將領李嘉節等人各帶假詔書請求處罰，吴少誠全部寬免了他們。手下大將宋旻、曹濟逃回京城。

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曲環死去，吴少誠擅自出兵進攻臨潁縣進行搶掠，節度留後上官涚派兵前去救援，臨潁鎮節度使韋清與吴少誠相互勾結，救兵三千餘人，全部被他們生擒捆綁而去。九月，又圍困了許州。不久皇上發下詔命削除吴少誠的官爵，分派十六道兵馬進擊討伐。十二月，官軍在小溵河戰敗。第二年正月，命夏州節度使韓全義任淮蔡招討處置使，北路行營各軍將士全部聽從韓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充任副使。五月，韓全義與吴少誠部將吴秀、吴少陽等人在溵水以南大戰。官軍又戰敗。七月，韓全義在五樓行營駐軍，受到叛軍偷襲，被打得大敗，韓全義與都監軍使賈秀英、賈國良等人連夜逃跑，退駐到溵水築城守備。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趨陳州，四面布列營寨。吴少誠軍隊在靠近溵水五六里處扎下軍營，韓全義各軍又退守陳州。其中汴州、河陽等部兵馬又私自撤回了本道，陳許將領孟元陽與神策軍各率本部留駐溵水。韓全義斬殺了昭義、滑州、河陽、河中的四員都將，但最終都未能整頓好軍隊進而交戰，官軍却接連受挫敗潰。吴少誠不久率軍退回蔡州。朝廷於是下詔書爲他昭雪，恢復他的官爵，多次加授爲檢校僕射。順宗即位後，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初年，升任檢校司空，依舊爲平章事。元和四年十一月去世，時年六十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徒。

吴少陽

吴少陽，本滄州清池人。初，吴少誠父翔在魏博軍中，與少陽相愛，及少誠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陽至，則名以堂弟，署爲軍職，累奏官爵，出入少誠家，情旨甚暱。少陽度少誠猜忍，懼爲所害，乃請出外以任防捍之任，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陽頗寬易，而少誠之衆悦附焉。及少誠病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僞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僞署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爲軍職，兼御史中丞，少陽密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爲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真，不受詔，憲宗怒，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河，乃詔遂王宥遥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以少陽爲留後，遂授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汝南多廣野大澤，得豢馬畜，時奪掠壽州茶山之利，内則數匿亡命，以富實其軍。又屢以牧馬來獻，詔因善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贈右僕射。

吴少陽，原是滄州清池人。起初，吴少誠的父親吴翔在魏博軍中，與吴少陽關係密切，等到吴少誠任淮西留守，就拿出豐厚的金帛將吴少陽要來，稱他爲自己的堂弟，任用做軍官，多次上奏朝廷封官加爵，出入吴少誠家中，感情非常親密。吴少陽擔心吴少誠生性多疑做事殘暴，怕被他殺害，就請求外出擔任防衛之職，吴少誠於是上表任命他爲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一共做了五年。吴少陽待人非常寬厚，因此吴少誠的部衆樂於服從他。等到吴少誠病危，有個家僮叫單于熊兒，假稱吴少誠的意思召回吴少陽，當時吴少誠已不認識人了，於是僞命吴少陽代理副使、主管軍州事務。吴少誠的兒子吴元慶，時年二十餘歲，原先擔任軍職，兼任御史中丞，吴少陽暗害了他。等吴少誠死後，吴少陽自任留後。當時王承宗請求繼承王士真的職位，不接受朝廷的詔命，憲宗大爲惱怒，派兵討伐王承宗，考慮到不想使兩河兵連禍結，就發下詔書任命遂王李宥遥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任命吴少陽爲留後，於是授任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吴少陽占據蔡州共有五年時間，不入京朝見。汝南多曠野大湖，他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養育馬匹牲畜，時常掠奪壽州茶山的茶利，境内又不斷隱藏亡命之徒，來充實加强他的軍隊。還多次將牧馬獻給朝廷，因此皇帝下詔書贊揚他。元和九年九月去世，追贈右僕射。

吴元濟

吴元濟，少陽長子也。初爲試協律郎、兼監察御史、攝蔡州刺史。及父死，不發喪，以病聞，因假爲少陽表，請元濟主兵務。帝遣醫工候之，即稱少陽疾愈，不見而還。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爲少陽畫朝覲計；及元濟自領軍，凶狠無義，唯暱軍中凶悍之徒。素不便兆，縊殺之，歸其尸於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時朝廷誤聞惟清已死，贈兵部尚書，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

吴元濟，是吴少陽的長子。起初爲試協律郎、兼監察御史、代理蔡州刺史。等到父親死後，他不公布死訊，上奏皇上稱他的父親有病，并僞造吴少陽的表疏，請求讓吴元濟主持軍中事務。皇上派醫生前來探望，立刻又稱吴少陽病已痊愈，醫生没有見到吴少陽衹好返回。先前，吴少陽的判官蘇兆、楊元卿以及部將侯惟清曾共同爲吴少陽籌劃入京朝見的計劃；等到吴元濟自己統領軍隊以後，凶狠無情不講情義，一味親近軍中凶惡之人。與蘇兆一向不和，便將他勒死，把尸體送回他家中。給侯惟清也戴上刑具囚禁了起

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始，少陽以病聞，元卿請凡淮西使在道路者，所在留止之。及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將加兵於外以待。其邸吏無何妄傳董重質已殺元濟，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請對拜賀，乃輟朝。數日，知元濟尚在。時賊陰計已成，群衆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及陽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間，爲其殺傷驅剽者千里，關東大恐。

來。當時朝廷聽到誤傳以爲侯惟清已死，追贈兵部尚書，追贈蘇兆爲右僕射。楊元卿因先去京城奏事，得以向宰相李吉甫詳細陳述謀取淮西的策略。開始，朝廷接到奏報説吴少陽患病，楊元卿請求將凡正在途中的淮西使者，由所在之處扣留。等到吴少陽死後，一共四十天，都没爲他停止朝會，衹是在外部調將增兵等待時機。淮西在京的出使小吏又妄加宣傳董重質已殺死吴元濟，并殺了他的全家，李吉甫馬上請求朝廷慶賀，於是爲吴元濟停止朝會。幾天後，得知吴元濟還在。這時叛賊陰謀已經得逞，群賊四面出擊，狂妄凶悍不可遏止，在舞陽城大肆屠殺，焚毁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以及陽翟的百姓大多逃避到山谷叢林之中，受到他殺傷剽掠的地區方圓千里，關東爲此震動驚恐。

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令内常侍崔潭峻監綬軍。十年正月，綬軍臨賊西境。詔曰："吴元濟逆絶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喪，擅領軍政。諭以詔旨，曾無謙恭，熒惑一方之人，迫脅三軍之衆。以少陽嘗經任使，爲之軫悼，命申吊祭，臨遣使臣。陵虐封疆，遂致稽阻，絶朝廷之理，忘父子之恩。旋又掩寇舞陽，傷殘吏卒，焚燒葉縣，騷擾閭閻，恣行奪攘，無所畏忌。朕念賞延之義，重傷藩帥之門，尚欲納於忠順之途，處在顯榮之地。未能飭怒，猶爲包荒，再降詔書，俾申招撫。而毒螫滋甚，奸心靡悛，壽春西南，又陷鎮栅，窮凶稔惡，縱暴延災。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良非獲已，致此興戎。吴元濟在身官爵，并宜令削奪。令宣武、大寧、淮南、宣歙等道兵馬合勢，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劍南東川兵馬與鄂岳計會，東都防禦使與懷鄭汝節度及義成兵馬掎角相

十月，朝廷任命陳州刺史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又任命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充任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并命令内常侍崔潭峻擔任嚴綬軍的監軍。十年正月，嚴綬軍隊逼近叛賊西部邊境。朝廷下詔説："吴元濟滅絶人性，違背倫常，不爲父服喪，擅自總領軍政事務。詔旨曉諭，却無一絲謙恭，煽惑一方民衆，脅迫三軍士兵。因吴少陽曾經擔任軍中節度使，朝廷爲他發哀痛悼，命人申明祭典，派遣使臣前去。而吴元濟在轄境之内却施行暴虐，導致使臣受阻，拒絶朝廷的恩義，忘却父子恩情。隨即又襲擊舞陽，使官吏士兵受傷致殘，焚毁葉縣，騷擾百姓，恣意掠奪，肆無忌憚。朕念及賞賜惠及子孫之義，哀傷藩鎮節帥之家，仍想使他歸向忠順之途，居於顯榮之位。没有動怒懲治，仍然爲他包涵，又一次頒下詔書，申明招撫的意思。但是他毒害更重，賊心不改，在壽春西南，又攻陷營栅，窮凶極惡，縱暴爲禍。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棄，實在出於不得已，導致這次出兵。吴元濟現任官爵，應一并削除。命令宣武、大寧、淮南、宣歙等道兵馬會合兵力，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劍南東川兵馬與鄂岳一同會師計議，東都防禦使與懷鄭汝節度以及義成兵馬相互策應，同時進兵討伐。"

應，同期進討。"

二月，綬兵爲賊所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四月，光顏破賊黨，元濟遣人求援于鎮州王承宗、淄鄆李師道，二帥上表于朝廷，請赦元濟之罪，朝旨不從。自是兩河賊帥所在竊發，冀以沮撓王師。五月，承宗、師道遣盜燒河陰倉，詔御史中丞裴度於軍前宣喻，觀用兵形勢。度還奏曰："臣觀諸將，唯光顏勇義盡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悦。翌日，光顏奏大破賊於時曲，上曰："度知光顏，可謂至矣。"乃以度兼刑部侍郎。自是中外相賀，决不赦賊，徵天下兵環申、蔡之郊，大小十餘鎮。六月，承宗、師道遣盜伏於京城，殺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衡先死，度重傷而免。憲宗特怒，即命度爲宰相，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七月，李師道遣嵩山僧圓净結山賊與留邸兵，欲焚燒東都，先事敗而禍弭。嚴綬退罷，乃以汴州節度使韓弘爲淮右行營兵馬都統，以高霞寓有名，用爲唐鄧節度。

十一年春，諸軍雲合，惟李光顏、懷汝節度烏重胤心無顧望，旦夕血戰，繼獻戎捷。六月，高霞寓爲賊所擊，敗于鐵城，退保新興柵。時諸軍勝負皆不實聞，多虚稱克捷，及霞寓敗，中外恟恟。宰相諫官屢以罷兵爲請，唯裴度堅於破賊。尋以袁滋代霞寓爲唐鄧帥，滋柔懦不能軍。十二年正月，袁滋復貶，閑厩使李愬表請軍前自效，乃用愬爲唐鄧帥以代滋。愬軍壓境，拔賊文城柵，擒柵將吳秀琳，又獲賊將李祐；李光顏亦拔賊郾城。元濟始懼，盡發左右及守城卒，屬董重質以抗光顏、重胤。

二月，嚴綬的軍隊受到叛賊襲擊，在磁丘戰敗，退守唐州。四月，李光顏打敗叛賊同黨，吳元濟派人向鎮州王承宗、淄鄆李師道求援，這二位節帥向朝廷上表，請求寬赦吳元濟的罪過，朝廷下令不予批准。從此兩河叛賊藩帥在本處暗中行動，希望以此阻撓官軍。五月，王承宗、李師道派盜賊燒毁河陰倉，皇帝下詔令御史中丞裴度到軍前宣布曉諭，觀察進兵的形勢。裴度返回後上奏説："臣下我觀察各位將領，祇有李光顏義氣奮勇盡心盡力，定會取得成效。"皇上很高興。第二天，李光顏上奏在時曲大敗叛賊，皇上説："裴度瞭解李光顏，可説已達到了頂點。"於是任命裴度兼任刑部侍郎。自此内外相慶，堅決不寬赦叛賊，徵調天下兵馬包圍申、蔡郊外，大小有十多個鎮。六月，王承宗、李師道派遣盜賊潛伏到京城，刺殺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武元衡先死，裴度重傷幸免於死。憲宗大爲惱怒，立刻任命裴度爲宰相，淮右用兵的事宜，全都交給他辦理。七月，李師道派遣嵩山僧人圓净勾結山中寇賊以及留守州中官府旅店的士兵，企圖焚燒東都，由於事先敗露禍事得以平息。嚴綬回來被免官，而任命汴州節度使韓弘爲淮右行營兵馬都統，因高霞寓有名望，任用爲唐鄧節度使。

十一年春，各軍會合，祇有李光顏、懷汝節度烏重胤絲毫不存觀望之心，日夜血戰，捷報頻傳。六月，高霞寓受到叛賊的攻擊，在鐵城失敗，退守新興柵。當時各軍都不真實上報勝負情況，多虚報戰果，等到聽説高霞寓失敗，朝廷内外全都惶恐不安。宰相諫官屢次請求停止用兵，祇有裴度堅決要求打敗敵人。不久任命袁滋接替高霞寓爲唐鄧節帥，袁滋柔懦不擅長軍事指揮。十二年正月，袁滋又被免職，閑厩使李愬上表請求派他到軍前效力，於是任用李愬爲唐鄧節帥來取代袁滋。李愬軍隊壓境，攻克叛賊文城柵，生擒營中將領吳秀琳，又俘獲叛將李祐；李光顏也攻克叛賊郾城。此時吳元濟纔開始害怕起來，調發身邊所有的親兵以及守城士兵，交給董重質來抵抗李光顏、烏重胤。

六月，元濟乞降，爲群賊所制，不能自拔。上以元凶已蹙，兵未臨於賊城，輓饋日殫，因延英問計於宰相，裴度曰："賊力已困，但群帥不一，故未能决降。"上曰："卿决能行乎?"曰："臣誓不與賊偕全。"七月，詔以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八月，度至郾城，激勵士衆，軍士喜度至，以賞罰必行，皆願輸罄，每出勞，軍士有流涕者。

六月，吴元濟乞求投降，受到群賊的制約，不能自拔。皇上因罪魁禍首已陷於困境，官軍尚没有逼近叛賊的城池，糧食運輸日益困難趨於空虚，因此在延英殿向宰相詢問計策，裴度説："叛賊軍力已經困難，衹是群賊首領意見不統一，因此無法决定是戰是降。"皇上問道："以您的意思看能否進軍?"裴度説："臣發誓不與叛賊同生。"七月，下詔任命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蔡州臨時州治，作爲節度使治所。八月，裴度到達郾城，激勵將士，裴度的到來使軍中士兵非常振奮，軍隊中賞罰必行，故士兵都願意盡力，裴度每次出去慰勞軍隊，都有士兵爲之流淚。

時李愬營文城栅，既得吴秀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無疑，日夜與計事於帳中。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以乘虚掩襲，直抵懸瓠，比賊將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咨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率勁騎三千爲前鋒，田進誠三千爲後軍，愬自率三千爲中軍。其月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坎墻而畢登，賊不之覺。十一日，攻衙城，擒元濟并其家屬以聞。

當時李愬駐扎在文城栅，捉到吴秀琳、李祐以後，知道可以利用他們，對他們信任無疑，日夜同他們在營帳中商議大事。李祐説："吴元濟的精鋭部隊，多在洄曲西邊防衛，而守護蔡州的都是市民和老弱軍兵，可以乘虚偷襲蔡州，直抵懸瓠，等到叛賊軍將知道以後，吴元濟就已經被捉了。"李愬認爲這個主意很好，詢問裴度，裴度説："打仗不出奇兵不能取勝，常侍的意見實在是太好了。"十一月，李愬乘夜晚出兵，命李祐率三千精鋭騎兵做前鋒，田進誠率三千軍兵爲後軍，李愬自己率三千人馬爲中軍。當月十日夜，來到蔡州城下，挖開城墻全軍登上城去，叛賊絲毫没有發覺。十一日，進攻衙城，活捉了吴元濟及其家屬并奏報朝廷。

初，元濟之叛，恃其凶狠，然治軍無紀綱。其將趙昌洪、凌朝江、董重質等各權兵外寇。李師道鄆州之鹽，城往來寧陵、雍丘之間，韓弘知而不禁。淮右自少誠阻兵已來，三十餘年，王師加討，未嘗及其城下，嘗走韓全義，敗于頔，故驕悍無所顧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陂浸阻迴，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克者一縣而已。及黜高霞寓、李遜、袁滋，諸軍始進。又得陰山府沙陀驍騎、邯鄲勇卒，光顔、重胤之奮命，及丞相臨

起初，吴元濟叛逆時，衹是依仗着凶殘狠毒，管理軍隊毫無紀律約束。部將趙昌洪、凌朝江、董重質等人各自領兵在外搶掠。李師道鄆州的鹽，往來運送於寧陵、雍丘之間，韓弘雖心裏知道但并不禁止。淮右自吴少誠擁兵割據以來，三十多年，官軍雖加以討伐，但從未曾接近到城下，他們曾擊退韓全義，打敗于頔，因此狂妄驕横無所顧忌。并且自恃城池堅固，有湖澤阻隔，因此調用了天下軍隊圍攻三年，所攻克的衹有一縣而已。等到罷免了高霞寓、李遜、袁滋，各軍方纔進兵。又得到陰山府沙陀的驍騎、邯鄲的精兵，李光顔、烏重胤奮力，到丞相統兵臨

統，破諸將首尾之計，方擒元惡。

申、蔡之始，人劫於希烈、少誠之虐法，而忘其所歸。數十年之後，長者衰喪，而壯者安於毒暴而恬於搏噬。地既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爲雷公星文以爲厭勝，而少誠能以奸謀固衆心。初，韓全義敗於溵水，蔡兵于全義帳中得公卿間問訊書，少誠束而諭衆曰："朝廷公卿以此書托全義，收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以爲婢妾。"以此激怒其衆，絶其歸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者，故堅爲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于夷貊，乃至搜閲天下豪鋭，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

陣，打消諸將猶豫觀望的心理，纔抓住了元凶。

申、蔡開始反叛時，人們迫於李希烈、吴少誠的酷法，竟然忘却了他們所應歸附之處。數十年以後，年長的死的死老的老了，而青壯年却安然接受他們的殘暴刻剥。本地缺少馬匹，就大量養騾，訓練乘騎征戰，稱爲騾子軍，尤其强悍，而鎧甲旗幟上則全部畫上雷公星文作爲制勝圖咒，吴少誠又慣於用奸計來穩固衆人之心。起初，韓全義在溵水戰敗，蔡州軍在韓全義軍隊營帳中得到了公卿之間的問候書信，吴少誠收起這些書信告訴衆人説："朝廷公卿以此托付韓全義，希望收復蔡州之時，以蔡州將士的妻子女兒爲其婢妾。"以此激怒軍衆，斷絶他們歸順朝廷的心思。因此蔡州有人直至老死都没有聽説過天子寬宥的恩命，因此情願被賊利用。土地雖處中原，人心比蠻夷都要野蠻，以至朝廷調動天下强兵勁旅，三年之後方纔征服，吴元濟并非具有大將的才能，那裏也不是兵力富足，衹不過是當時的形勢驅使習慣如此罷了，軍民不懂得理教信義而造成的。

元濟至京，憲宗御興安門受俘，百僚樓前稱賀，乃獻廟社，徇于兩市，斬之於獨柳，時年三十五。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流於江陵誅之；判官劉協庶七人皆斬。光、蔡等州平，始復爲王土矣。

吴元濟被送到京城，憲宗親臨興安門接受獻俘，百官在樓前向皇帝道賀，於是把吴元濟獻祭宗廟社稷，在兩市示衆後，於獨柳斬殺，時年三十五歲。當天夜晚他的首級就丢失了。妻子沈氏，被抄没入後宫；弟弟二人、兒子三人，流放到江陵後殺掉；判官劉協庶七人全部處斬。光、蔡等州平定，又成爲國家的土地。

史臣曰：治亂勢也，勢亂不能卒治。長源以法繩驕軍，禍不旋踵，則董公之寬柔不無謂。古之名將，以陰謀怨望，鮮全其族者。董秦始奮忠義，多長者言，宜其顯赫，及失意挾邪，俄被淮陰之戮，惜哉！吴少誠爲希烈之亂胎，雖謀奪其軍，及嗣而滅。而元濟效希烈之狂悖，謂無天地，人之凶險，一至於斯！是知王者御治之道，其可忽諸！

史臣曰：治亂憑藉時勢，形勢混亂不能急於治理。陸長源采用嚴法約束驕兵，災禍接踵而至，可見董晋的寬柔政策不能説不足稱道。古代的名將，因玩弄陰謀或心存不滿者，很少能保全家族的。董秦開始盡忠盡義，多是長者之言，理所應當顯赫一時，到失意後就心懷邪念，不久身遭淮陰侯韓信一樣被殺的下場，可惜啊！吴少誠是李希烈叛亂的禍胎，雖然謀奪了他的軍隊，但也衹傳到他的兒子就被消滅了。而吴元濟又效法李希烈狂妄叛逆，不知天高地厚，人性的險惡，都到了這樣！由此可知君王統治之道，怎可

疏忽！

贊曰：聖哲之君，慎名與器。不軌之臣，得寵則戾。董怨而族，吴悖而菹。好亂樂禍，可監前車。

贊曰：聖明的君主，要慎重爵禄的賜予。不軌的臣子，得到恩寵就變得張狂。董秦因不滿而被滅族，吴氏由叛逆而遭殺戮。喜好製造禍亂者，可以此作爲前車之鑒。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九十六

薛播　鮑防　李自良　李説　嚴綬
蕭昕　杜亞　王緯　李若初　于頎　盧徵
楊憑　鄭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薛播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令，以播贈工部郎中。

播，天寶中舉進士，補校書郎，累授萬年縣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温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衮、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輔政，用爲中書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尋除晉州刺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遇疾，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

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時人多諷咏之。元曖卒後，其子彦輔、彦國、彦偉、彦雲及播兄據、摠并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彦輔、據等七人并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薛播，河中寶鼎人，是中書舍人薛文思的曾孫。父親薛元暉，爲什邡縣令，因爲薛播被追贈工部郎中。

薛播，天寶年間考中進士科，補授校書郎，多次加授萬年縣丞、武功縣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縣令。薛播温和聰慧，善於與人交往，李栖筠、常衮、崔祐甫都曾引薦提升過他。崔祐甫輔佐朝政時，又任用他爲中書舍人。又出任汝州刺史，因公事被貶做泉州刺史。不久又任晉州刺史，河南尹，遷任尚書左丞，改任禮部侍郎。得了重病，貞元三年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起初，薛播的伯父薛元曖死於隰城丞任上，他的妻子濟南林氏，是丹陽太守林洋的妹妹，具有爲人之母的典型美德，曾廣泛涉獵《五經》，擅長寫作詩文，所寫的詩文，多被當時人所吟誦。薛元曖逝世後，他的兒子薛彦輔、薛彦國、薛彦偉、薛彦雲還有薛播的兄弟薛據、薛摠都從小就淪爲孤兒，他們全都由林氏來教導，直到成才，在文學方面全都享有盛名。開元、天寶時的二十年間，薛彦輔、薛據等七人全都考上了進士，接連中榜，士大夫都爲他們感到榮耀。

鮑防

鮑防，襄州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舉進士，爲浙東

鮑防，是襄州人。幼年喪父生活貧困，但專心致志一心學習，善作詩文。天寶末年考中進士

觀察使薛兼訓從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爲職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正拜節度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徵拜左散騎常侍。扈從奉天，除禮部侍郎，尋遷工部尚書致仕。

防歷洪、福、京兆，皆有政聲，唯總戎非所宜，而謬執兵柄。以太原革車胡騎雄雜，而迴鶻深入寇，防出拒戰，爲虜所敗。

爲禮部侍郎時，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導騎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遽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爲俗吏所擠，竟以憤終。衆頗憫防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

科，任浙東觀察使薛兼訓的從事，多次提升到殿中侍御史。入朝任職方員外郎，後改任太原少尹，正式任命爲節度使。入朝任御史大夫，歷任福建、江西觀察使，徵入朝任左散騎常侍。隨從皇帝到奉天，授任爲禮部侍郎，不久升任工部尚書直到退休。

鮑防歷任洪、福、京兆等地方官，爲官名聲很好，祇是統率軍隊非他所長，却錯掌了兵權。因太原兵車胡騎强盛且混雜，回鶻又深入境内侵擾，鮑防出兵對抗，被回鶻軍隊打敗。

鮑防任禮部侍郎時，有一次在大街上與知雜侍御史竇參相遇，引導的騎兵没有及時退避，僕人受到竇參的鞭打，等到竇參執政後，立刻命他退休。鮑防對親友説道："我和蕭昕的兒子同齡，却與蕭昕同一天退休，并非由於年邁的原因，而是因一點怨恨被罷免。"鮑防是文學上的前輩，歷任朝廷内外官職，不是因爲犯有罪過，却被一個平庸的官吏所排擠，最終因憤恨而死。衆人都非常憐惜鮑防而歸罪於竇參，因此竇參没過多久就失勢了，這并非是他的不幸啊。

李自良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初，禄山之亂，自良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功累授右衛率。後從袁傪討袁晁陳莊賊，積功至試殿中監，隸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行，授河東軍節度押衙。兼訓卒，鮑防代，又事防爲牙將。會迴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謂防曰："迴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阨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等逆戰，遇虜於百井，伯瑜等大敗而還，由是稍知名。

馬燧代防爲帥，署奏自良代州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起初，安禄山叛亂，李自良跟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因戰功多次加授直到右衛率。後來跟隨袁傪討伐袁晁陳莊等叛賊，屢建軍功做到試殿中監，隸屬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薛兼訓改任去鎮守太原，李自良隨行，授任河東軍節度押衙。薛兼訓死後，鮑防接替他，李自良又侍奉鮑防做了牙將。當時正趕上回鶻入侵，鮑防命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率兵迎擊。李自良對鮑防説："回鶻遠道而來尋求交戰，我們不能與它爭高下。祇需在他們回去的路上修築二座堡壘，派兵駐守，堅守不動，回鶻軍求戰不得，軍隊疲憊必然自行撤退。等它撤軍，我們再出兵襲擊，即使不會大勝，虜兵也一定會狼狽不堪。目前設置二處堡壘切斷他們的歸路，這是上策。"鮑防不聽，催促焦伯瑜等人迎戰，在百井與回鶻軍隊遭遇，焦伯瑜等人大敗而回，李自良却因此逐漸出名。

馬燧取代鮑防任節帥，上奏朝廷任用李自良

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爲軍候。自良勤恪有謀，燧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悦叛，燧與抱真東討，自良常爲河東大將，摧鋒陷陣，破田悦。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良專河東軍都將，前後戰績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協輔之力也。

爲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兼任軍候。李自良勤勉謹慎有謀略，馬燧非常信任他。建中年間，田悦反叛，馬燧與李抱真出兵東征，李自良經常作爲河東大將，衝鋒陷陣，打敗田悦。在前去河中討伐李懷光時，李自良專任河東軍都將，前後所立戰功最多。馬燧建立功名，都是由於李自良輔助的結果。

貞元三年，從燧入朝，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德宗以河東密邇胡戎，難於擇帥，翌日，自良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寄，無易於卿。”即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悦。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略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賻布帛米粟有差。

貞元三年，李自良隨從馬燧入朝，朝廷解除了馬燧的兵權，德宗想用李自良代替馬燧，李自良用侍奉馬燧已久的理由誠懇推辭，不願接替他做軍帥，受到輿論的贊美，於是任爲右龍武大將軍。德宗因爲河東接近胡戎，挑選合適的人任節帥很困難，第二天，李自良前來謝恩，皇上對他説：“卿爲馬燧保持軍中名分，確實符合禮節；但作爲北方門户的保障，没人能够替代得了你。”當天任命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所九年，因爲簡約勤儉恪守職責，軍民悦服。李自良雖然是軍人出身，行動都遵循法規，一般不對人施加暴虐。十一年五月，死在軍中，時年六十三歲，皇上感到非常痛惜，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爲左僕射，賜給喪葬布帛米粟不等。

李説

李説，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爲御史中丞。

李説，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後代。父親李遇，天寶年間任御史中丞。

説以門蔭歷仕，累佐使幕。馬燧爲河陽三城、太原節度，皆辟爲從事。累轉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爲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復奏爲太原少尹、檢校庶子、兼中丞。

李説因父輩功績做官，多次在方鎮幕府中任職。馬燧任河陽三城、太原節度使，都徵召他任從事。多次改任爲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任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又奏請任命他爲太原少尹、檢校庶子、兼中丞。

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喪，陽言病甚，數日發喪。先是，都虞候張瑶久在軍，素得士心，嘗請假遷葬，自良未許。至是，説與監軍王定遠謀，乃給瑶假，以大將毛朝陽代瑶，然後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國珍自雲、朔使還，過太原，聞自良病，中使遲留信宿。自

貞元十一年五月，李自良得病，過了六天死去，軍中隱瞞他的死訊，謊稱病重，幾天後纔發喪。在這以前，都虞候張瑶因長期在軍隊中，一向在士兵中很得人心，有一次準備請假遷墳改葬，李自良没有批准。到此時，李説與監軍王定遠商議，就准許了張瑶請假，任用大將毛朝陽代替張瑶，然後派使者奏報朝廷説李自良病重。宦官使者第五國珍出使雲、朔回來，經過太原，聽

良卒，國珍急馳至京，先説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領河東節度大使，以説爲行軍司馬，充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仍令國珍齎説官告及軍府將吏部内刺史等敕書三十餘通往太原宣賜，軍中始定。

説李自良病重，宦官使者停留了兩夜。李自良死，第五國珍迅速趕回京城，比李説的使者先到。朝廷於是下制任命通王遥兼河東節度大使，任命李説爲行軍司馬，充任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并命第五國珍携帶李説的任命文告及軍府將吏所轄地區刺史等的敕書三十多份前去太原宣布，軍中纔安定下來。

定遠恃立説之功，頗恣縱横，軍政皆自專决，仍請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輒自補授，説寖不歡，遂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田宏爲列將，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揚言曰："超補列將，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遠聞而含怒，召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不與，三軍皆怨。説具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説奏聞，趨府謀殺説，升堂未坐，抽刀刺説，説走而獲免。定遠馳至府門，召集將吏，於箱中陳敕牒官告二十餘軸，示諸將曰："有敕，令李景略知留後，遣説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諸將方拜抃，大將馬良輔呼而麾衆曰："箱中皆監軍舊官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備急變爾。"定遠知事敗，走登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大將高迪等同其謀，説皆斬之。尋正拜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

王定遠依仗擁立李説有功，非常蠻横放縱，軍中政事都擅自决斷，還請求朝廷賜予印信。監軍持有印信，就是從王定遠開始的。王定遠得到印信以後，更加横暴，將領官吏常常自行補任，李説漸漸感到不快，於是有了矛盾。這年七月，王定遠任用虞候田宏爲列將，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服，揚言説："破格補任列將，没有功勞不行，田宏有什麽功勞，敢取代我的位置！"王定遠聽後惱羞成怒，召來彭令茵斬殺了他，埋在馬糞當中，家中人來要尸首，他不給，三軍都很憤怒。李説詳細奏明這件事。德宗因王定遠有奉天隨從的功勞，處以免死停職。當皇上制書還没發到時，王定遠因對李説上奏皇上一事十分憤恨，趕到府中陰謀殺死李説，升堂還未坐定，就抽出刀來直刺李説，李説逃跑幸免於難。王定遠趕到府門，召集將吏，打開箱子展示敕書文牒官命二十多幅，給諸將看并説："朝廷有敕書，任命李景略主持留後事務，命李説回京，你們這些人都有任命。"手指箱中給他們看，諸將剛要跪拜歡慶，大將馬良輔就呼喊着指揮衆人説："箱中都是監軍的舊任命書，不是朝廷恩命，不能接受，那些衹是爲應付緊急事變準備的。"王定遠知道事情敗露，逃到乾陽樓上，召集自己部下的軍兵，但大多不響應。當天夜晚，王定遠跌到城下樹叢中，受傷了却没有死。不久朝廷頒下詔書削除了他的官爵，流放到遥遠的崖州。大將高迪等人與他同謀，李説將他們全部斬殺了。不久正式任命李説爲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

説在鎮六年，初勤心吏職，後遇疾，言語行步蹇澀，不能録軍府之政，悉監軍主之。又爲孔目吏宋季等欺誑，軍政事多隳紊，如此累年。十

李説在鎮所六年，起初勤於職守，後來患病，言語行動不便，不能管理軍府政事，全由監軍主管。又被孔目官宋季等人所欺瞞，軍政事務大多紊亂荒廢，這樣持續了多年。十六年十月死

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北都留守。在任不期年而卒。

嚴綬

嚴綬，蜀人。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符離尉。父丹，殿中侍御史。

綬，大曆中登進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深爲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贊卒，綬掌宣歙留務，傾府藏以進獻，由是有恩，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自綬始也。

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説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既而説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物故即用行軍司馬爲帥，冀軍情厭伏。儋既爲帥，德宗選朝士可以代儋爲行軍司馬者，因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和元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於成都，綬表請出師討伐。綬悉選精甲，付牙將李光顏兄弟，光顏累立戰功。蜀、夏平，加綬檢校尚書左僕射，尋拜司空，進階金紫，封扶風郡公。綬在鎮九年，以寬惠爲政，士馬蕃息，境内稱治。

四年，入拜尚書右僕射。綬雖名家子，爲吏有方略，然鋭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嘗預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居

去，享年六十一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左僕射。

當月，朝廷任命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北都留守。在任不到一年死去。

嚴綬，蜀人。曾祖父嚴方約，爲利州司功。祖父嚴挹之，爲符離尉。父親嚴丹，爲殿中侍御史。

嚴綬，大曆年間考中進士科，多次在方鎮幕府中任職。貞元年間，由侍御史充任宣歙團練副使，很受團練使劉贊的重用，府中政事經常詢問他。十二年，劉贊死，嚴綬執掌宣歙留後事務，用盡府庫所藏的財物進獻皇上，因此受到恩寵，召入朝擔任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的賓佐進獻，就是從嚴綬開始的。

不久，河東節度使李説患病，政事大多耽誤廢弛，行軍司馬鄭儋代他統管軍政；之後李説病逝，於是授任鄭儋爲河東節度使。此時朝廷姑息各地藩鎮，不曾特意任命節帥，李説逝世以後就用行軍司馬爲節帥，希望軍心安服。鄭儋任節帥以後，德宗又挑選可以接替鄭儋做行軍司馬的朝官，因爲嚴綬以前經常進獻，皇上印象很深，因此任命他爲檢校司封郎中，充任河東行軍司馬。不到一年，鄭儋死，升任嚴綬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充任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使等。元和元年，楊惠琳在夏州反叛，劉闢在成都反叛，嚴綬上表請求出兵討伐。之後嚴綬又挑選出全部精鋭，交給牙將李光顏兄弟統領，李光顏多次立有戰功。蜀、夏平定，加任嚴綬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不久正式任命爲司空，進官階爲金紫，封扶風郡公。嚴綬在鎮所共九年，執政寬厚仁愛，兵馬增多，境内得到治理。

大曆四年，召入朝任尚書右僕射。嚴綬雖然是名家子弟，做官有辦法，但一心追求權勢利益，不在意名節，士人因此而鄙視他。曾經參預百官的例行廊下會食，皇上命令宦官使者馬江朝

兩班之首，在方鎮時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是日，爲御史所劾，綬待罪于朝，命釋之。翌日，責江朝，降官一等。尋出鎮荆南，進封鄭國公。有漵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

九年，吴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歸。尋檢校司空。久之，進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户。長慶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七，詔贈太保。

綬材器不逾常品，事兄嫂過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睹爲將相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

蕭昕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禄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爲副元帥哥舒翰掌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

賜他櫻桃。嚴綬官居兩班之首，在方鎮時認識馬江朝，交談之間，不覺屈膝跪拜，御史大夫高郢也跟隨下跪。當天，受到御史彈劾，嚴綬在朝廷等待治罪，皇上命令赦免了他。第二天，責怪馬江朝，降職一等。不久出京鎮守荆南，進封鄭國公。有個漵州蠻首領叫張伯靖，殺害長史，占據辰、錦等州，聯絡九洞蠻人擁兵自守，朝廷下詔命嚴綬出兵討伐。嚴綬派部將李忠烈帶着文書前去勸説，將他們全部招降。

大曆九年，吴元濟反叛，朝廷商議用兵，因爲人稱嚴綬寬宏忠厚，可以交給他兵權，於是授任他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不久加任淮西招撫使。嚴綬親自率兵進逼到叛賊地界，但他缺乏對付敵寇的聲威與謀略，到達軍中那天，立即散發官府庫藏來賞賜士兵，多年積蓄，一日用盡；又用大量財物賄賂顯貴宦官求作聲援。軍隊一萬多人，堅壁固守而已，一年都没有取得絲毫功績。裴度拜見皇上，多次説嚴綬不具備將帥的才幹，不能交付他管軍事，於是任命他爲太子少保交卸職務回京。不久加任檢校司空。過了一段時間，加官爲太傅，食封到三千户。長慶二年五月死去，享年七十七歲，詔命追贈他爲太保。

嚴綬才幹并不超過常人，侍奉兄嫂十分恭謹，受到時人的稱頌。經常保持寬厚仁和，位居上公，活到高壽，前後統領三鎮，都是大藩，他所徵用的人士親眼見到任將相的共有九人，他就是這樣富貴高壽。

蕭昕，河南人。年少時補爲崇文館進士。開元十九年，第一次考中博學宏辭科，授任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年，再次考中博學宏辭科，授任壽安尉，二次升官任爲左拾遺。蕭昕曾與平民張鎬關係密切，讓他做自己的賓客并非常尊重他，上表推薦他説："像張鎬這樣的人，任用他足可以成爲君王的老師，不用他就衹能成爲山間的一個老翁了。"玄宗提拔張鎬做拾遺，没幾年，出將入相。等到安禄山造反時，蕭昕舉薦贊善大夫來瑱可以擔任將帥，平定史思明叛亂，來瑱建立很多功勞。蕭昕多次升任爲憲部員外郎，任副元帥

中。尋兼安陸長史，爲河南等道都統判官。遷中書舍人，兼揚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秘書監。代宗幸陝，昕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

哥舒翰的掌書記。潼關戰敗，他從小道入蜀，升任司門郎中。不久兼安陸長史，任河南等道都統判官。升任中書舍人，兼揚府司馬，仍舊輔助管理軍政，後召入朝廷又任原職，多次升任爲秘書監。代宗到陝，蕭昕出武關趕到皇上臨時住所，改任國子祭酒。

大曆初，持節吊迴鶻。時迴鶻恃功，廷詰昕曰："禄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難，賞功無絲毫之遺，况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爲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迴紇悔懼，啓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迴紇自絶，非我失信。"迴紇慚退，加禮以歸，爲常侍。十二年，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五年，致仕。七年，卒于家，年九十，廢朝，謚曰懿。

大曆初年，持節前去回鶻吊喪。當時回鶻仰仗對唐朝有功，在廷上責問蕭昕説："安禄山、史思明叛亂，没有我你們不能平定，唐國與我交易馬匹爲何失信，不按時付還我們馬價?"衆人都大驚失色，蕭昕回答説："國家自從平定叛亂，賞賜功臣没有絲毫的遺漏，何况是鄰國呢！然而僕固懷恩，是我國的叛臣，以前你助他作亂，聯絡西戎侵犯京郊；等到吐蕃敗逃，回紇後悔畏懼，跪拜乞求和好。假如不是大唐念及舊功，那麼一匹馬也休想帶出邊塞。這是回紇自與我們斷絶交好，不是我們失信。"回紇慚愧退下，以禮相待放回他，回朝後被任命爲常侍。十二年，朱泚叛亂，他步行出城，朱泚急忙找他，他逃到山谷中。抵達奉天後，改任太子少傅。貞元初年，兼任禮部尚書，不久又掌管貢舉。五年，退休。七年，死在家中，時年九十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謚號稱懿。

杜亞

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爲河西節度，辟爲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後入朝，歷工、户、兵、吏四員外郎。永泰末，劍南叛亂，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并爲判官。使還，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炎爲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亞自以才用合當柄任，雖爲諫議大夫，而心不悦。李栖筠承恩，衆望必爲宰相，亞厚結之。元載得罪，亞與劉晏、李涵等七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翌日，亞遷給事中、河北宣慰使。宰

杜亞，字次公，自稱是京兆人。小時涉獵學問，擅長談論事物常理和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年，在靈武進獻機密奏章，議論政事，被授任爲校書郎。這年，杜鴻漸任河西節度使，徵用他爲從事，多次授任評事、御史。後來召入朝廷，歷任工、户、兵、吏四部員外郎。永泰末年，劍南叛亂，杜鴻漸以宰相出任山、劍副元帥，任命杜亞和楊炎一同任判官。出使返回後，又授任吏部郎中、諫議大夫；楊炎任禮部郎中、掌管制誥、中書舍人。杜亞自認爲才幹可以擔當重任，雖爲諫議大夫，而心裏不滿足。李栖筠受到恩寵，時論認爲他一定會做宰相，杜亞加緊結交他。元載獲罪，杜亞與劉晏、李涵等七人一同審訊他。元載死去的第二天，杜亞升任給事中、河北宣慰使。宰相常衮也不喜歡杜亞，一年多後，杜亞出

相常衮亦不悦亞，歲餘，出爲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

任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

德宗初嗣位，勵精求賢，令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見徵，乃促程而進，累路與人言議，語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諮祈，亞皆納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悦，又奏對辭旨疏闊，出爲陝州觀察使兼轉運使。尋遷河中、晋、绛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作相，劉晏得罪，亞坐貶睦州刺史。

德宗剛繼位，積極招攬人才，命宦官使者召回杜亞。杜亞自己揣度一定是被召回任宰相，於是兼程前進，在路上多次與人談論，談到擔任宰相的事情，地方上有人拿公事求他幫助，杜亞一一答應。到達以後，皇上略有所聞，感到不快，另外上奏答對辭意簡略不嚴密，將他外任爲陝州觀察使兼轉運使。不久升任河中、晋、绛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做宰相，劉晏獲罪，杜亞受牽連獲罪被貶爲睦州刺史。

興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爲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承陳少遊征税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剗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疏啓，公私悦賴，而盛爲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并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

興元初年，召入朝任刑部侍郎。出任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當時正值陳少遊徵收繁重賦税，奢侈揮霍之後，再加上新近遭受王紹的亂軍搶掠，淮南百姓，盼望杜亞到來，革除舊弊，期望能够恢復安寧。杜亞自認爲他的才幹應當成爲三公輔相的人選，而接連出任外官，心裏非常不滿，政事多交給參謀僚佐，衹是招納賓客，一味談論而已。揚州官河淤積，漕運阻塞，加之僑居的士大夫和工商多侵占交通要路修建住宅，過路客商擁擠集聚。杜亞於是開拓疏浚，官府私人受益於此，然而他還是過分奢侈。江南風俗，春天有競渡的游戲，方舟齊進，以前進迅速先到達者爲勝利。杜亞於是命令用漆塗在船底，他衹是看重船的速度快；又用羅綺做成衣服，上面塗上油，命令船夫穿上，入水不濕。杜亞本來是個書生，竟如此奢侈，朝廷不久就聽説了。

貞元五年，以户部侍郎竇覦爲淮南節度代亞。亞猶以舊望，竇覦甚畏之。改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都防禦使。既病風，尚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内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映。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

貞元五年，任命户部侍郎竇覦爲淮南節度使取代杜亞。杜亞還藉助過去有名望，竇覦非常怕他。不久改任杜亞爲檢校吏部尚書，兼管東都尚書省事，充任東都留守、都防禦使。患風痹病以後，仍建議收利來鞏固自己的恩寵，奏請開墾苑内土地作爲營田，來供應軍糧，用以減少度支每年的供應，皇上同意了。但杜亞不親自安排，衹交給判官張薦、楊映。起初，奏請用荒地做營田，苑中土地可以耕種的，在此之前都被東都留司的宦官以及軍人開墾完畢。杜亞着急了，就拿

錢舉息與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税，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自此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不果。帝漸知虚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晋代爲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既風疾漸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謁。貞元十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

軍中的雜錢計息貸給近郊的百姓，每當收穫的時候，命軍人多派牛車分散進入鄉村，收斂百姓收穫的菽粟運回軍中。百姓家中大都被收光，無糧用來交税，甚至家中没有食物，因此大批流亡。於是又用厚禮賄賂宦官，讓他們上奏稱河南尹没有政績，杜亞於是又謀求兼任河南尹，事情没有成功。皇帝漸漸知道他弄虚作假，就任命禮部尚書董晋代替他任東都留守，召杜亞返回京師。此後風疾漸重，又得了脚膝疾病，不能上朝。貞元十四年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四歲，追贈爲太子少傅。

王緯

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賁、之涣皆善屬文。之咸以緯貴故累贈刺史。

王緯，字文卿，是太原人。祖父王景，爲司門員外、萊州刺史。父親王之咸，爲長安尉，與兄弟王之賁、王之涣都擅長詩文。王之咸因王緯顯貴所以多次追贈爲刺史。

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爲金部員外郎、劍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節度營田副使。初，大曆中，路嗣恭爲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將誅之，緯亦爲路嗣恭判官，説諭救解，獲免。貞元三年，泌爲相，擢授緯給事中；未數日，又擢爲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三歲加檢校工部尚書。緯性勤儉，歷官清潔，而傷於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屬，人不聊生。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太子少保。

王緯考中明經科，又考中書判拔萃科，歷任長安尉，出任方鎮幕府僚佐，授任御史郎官，召入朝中任金部員外郎、劍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節度營田副使。起初，大曆年間，路嗣恭任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準備殺害他，王緯也任路嗣恭的判官，勸説解救，李泌獲免。貞元三年，李泌任宰相，升任王緯爲給事中；没過幾天，又升任爲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年，加授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後加授檢校工部尚書。王緯秉性勤儉，任職清廉，但過於苛刻瑣碎，任用的多是刻薄官吏，督察巡視，搞得民不聊生。貞元十四年死去，時年七十一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子少保。

李若初

李若初，趙郡人。貞觀中并州長史、工部侍郎弘節之曾孫也。祖道謙，太府卿。

李若初，趙郡人。爲貞觀年間的并州長史、工部侍郎李弘節的曾孫。祖父李道謙，是太府卿。

若初少孤貧，初爲轉運使劉晏下微冗散職，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幹，以女妻之。歷陳州太康令，刺史李芃

李若初少年喪父家境貧寒，開始出仕時任轉運使劉晏手下低微的閑散職，劉晏的判官包佶看重他的勤勉幹練，將女兒嫁給他。任他爲陳州

初莅官，若初獻計，請收斂羨餘錢物，交結權貴，芃厚遇之。累歲，芃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爲從事，軍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檢校郎中、兼中丞、懷州刺史。轉虢州刺史，坐公事爲觀察使劾奏，免歸。久之，出爲衢州刺史，遷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尋遷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緯爲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善於吏道，性嚴强力，束斂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鹽法，頗有次敘。貞元十五年，遇疾卒，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

太康令，刺史李芃剛到任，李若初進獻計策，請他增收雜税羨餘錢物，結交權貴，李芃待他很厚。幾年後，李芃升任河陽三城使，上奏朝廷任李若初爲從事，軍中的事務，大多交予他處置。多次加授到檢校郎中、兼中丞、懷州刺史。改任虢州刺史，因公事獲罪被觀察使上奏彈劾，免官回家。過了一段時間，又出任衢州刺史，升任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不久又升任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接替王緯任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精通治理之術，性情嚴厲剛强，約束下屬嚴格，人們都很敬畏他。當時他整頓鹽法，很有條理。貞元十五年，得病去世，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爲禮部尚書。

于頎

于頎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謂，濟王府倉曹，累贈尚書左僕射。

頎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爲尹史翽所賞重。翽出鎮襄、漢，奏爲御史，充判官。翽爲亂兵所殺，頎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琦署爲河東租庸使，累授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糧料鹽鐵等使。頎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爲諸道營田使，又署爲郎官，令於東都、汝州開置屯田。歷户部侍郎、秘書少監、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濟爲京兆尹。

及爲大官，好任機數，專候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親昵之。而爲政苛細無大體，丁所生母憂罷。及載得罪後，出爲鄭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時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爲廉使畏懼。宰相盧杞恐暹爲御史大夫，虧沮己之所見，遽稱薦頎爲御史大夫，以其柔佞

于頎，字休明，是河南人。父親于庭謂，是濟王府的倉曹，多次追贈爲尚書左僕射。

于頎年輕時就因善於處理政事聞名，多次加授爲京兆府士曹，受到京兆尹史翽的賞識器重。史翽出京鎮守襄、漢，上奏任命他爲御史，充任判官。史翽被亂兵殺害，于頎挺身而出收殮埋葬了他的遺骨，當時的人都認爲他很仗義。度支使第五琦任用他爲河東租庸使，多次加授爲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糧料鹽鐵等使。于頎因此上奏將轉運汴州院移到河陰，因汴州屢遭兵變，失散錢帛的原故。元載任諸道營田使，又任用他爲郎官，命他在東都、汝州開墾屯田。歷任户部侍郎、秘書少監、京兆尹、太府卿，接替杜濟任京兆尹。

等到做了大官，喜歡玩弄權術，專意奉承權貴，没有勢力的朝官，他則根本不放在眼中。曲意事奉元載，親近討好他。而處理事務過於苛刻繁瑣不注重大局，爲生母守喪辭去官職。到元載獲罪以後，他出任鄭州刺史，又升任河南尹，由於没有政績而被取代回朝。這時朝廷徵召汾州刺史劉暹，劉暹爲人剛直忿恨邪惡，曾連續掌管數州，廉使都很怕他。宰相盧杞擔心劉暹任御史大夫，阻撓自己的意見，趕忙推薦于頎爲御史大

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左散騎常侍，歷左千牛上將軍，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仆地，爲金吾仗衛掖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七十四。

夫，是因他温順諂媚容易控制。于頔後跟隨皇上駕臨奉天，改任左散騎常侍，任左千牛上將軍，改任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跌倒在地，被金吾仗衛扶起，改任太子少師退休。貞元十五年死去，享年七十四歲。

盧徵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牟。少涉獵書記。永泰中，江淮轉運使劉晏辟爲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户。元琇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爲户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爲京兆司録、度支員外。琇得罪，坐貶爲信州長史。遷信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驟遷給事中。户部侍郎竇參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闕，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參腹心也。數歲，轉華州刺史。徵冀復入用，深結托中貴，厚遺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進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時年六十四。

盧徵，是范陽人，居住在鄭的中牟。少年時涉獵書籍。永泰年間，被江淮轉運使劉晏徵用爲從事，作爲心腹委以重任，多次加授爲殿中侍御史。劉晏獲罪，盧徵被貶降爲珍州司户。元琇也是劉晏的門人，興元年間任户部侍郎、主管度支，舉薦盧徵任京兆司録、度支員外。元琇獲罪，盧徵受牽連獲罪貶爲信州長史。後升任信州刺史。入朝任右司郎中，很快又升任給事中。户部侍郎竇參待他很厚，正倚重他以接替自己的職位。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空缺，竇參請求用尚書左丞趙憬補任，而皇帝特意下詔任用盧徵，意在離間竇參的心腹。幾年後，改任華州刺史。盧徵希圖能再次入朝任職，加緊結交顯貴宦官，饋贈厚禮。依照舊例，同、華兩州因爲是靠近京城的地方百姓貧困，每當正月初一、冬至、夏至、端午、皇帝生日，所貢獻的禮品都很微薄；盧徵於是竭盡財賦，每當要進獻時，就比平常的數目有所增加，百姓都無法承受。後來他得病卧床數年，貞元十六年死去，時年六十四歲。

楊憑

楊憑，字虚受，弘農人。舉進士，累佐使府。徵爲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

楊憑，字虚受，弘農人。考中進士科，多次在方鎮幕府中任職。徵用爲監察御史，不願受到此職約束，於是請求免官。多次升任爲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召入朝任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楊憑善於寫詩作文，年輕時仗義有氣節，與同母弟弟楊凝、楊凌相互友愛，三人在當時都很有名。喜愛交往，崇尚信守諾言，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是朋友，因此當時人稱爲楊、穆、許、李之友，王仲舒因是後進仰慕他們而加入其中。楊憑性格傲慢，不能善待下人，因此人們大都怨恨他。歷任二鎮使職，特别奢侈。

元和四年，拜京兆尹，爲御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敕付御史臺覆按，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復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顗同推鞫之。詔曰："楊憑頃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愍惻。宜從遐譴，以誡百僚，可守賀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驛發遣。"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疏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并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爲言。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以來居方鎮者，爲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元和四年，朝廷任命他爲京兆尹，受到御史中丞李夷簡的彈劾上奏說楊憑在任江西觀察使時犯有貪贓罪以及其他不法之事，皇帝下敕命交付御史臺覆查，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同時在御史臺審問。又抓獲楊憑任職江西時的判官、監察御史楊瑗囚禁在御史臺中，又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顗一同追查審訊。下詔說："楊憑從前在先朝時，委以藩鎮重任，屢次經過調選重用，位居大官。最近憲司上奏彈劾，揭露從前的事情，共計有錢財數萬，從未上報奏聞，蒙蔽的罪過，如何能逃脱？又修建居室，超過限度，奢侈之風，損害國家節儉的風氣。因爲他擔任過京兆尹，深受衆人愛戴，本應依照刑律處置，又加以憐憫。應將他流放邊遠地方，以便告誡百官，可以任爲賀州臨賀縣尉同正員，并命令從驛路日夜兼程遣送。"這以前楊憑在江西，李夷簡以御史的身份出朝，行使巡察下屬的職責，楊憑十分放肆怠慢，也不關心接待他，李夷簡經常痛恨他。等到楊憑入朝，在永寧里修築宅第，大興土木，又在永樂里的別墅大量蓄養妓妾，時人議論紛紛。李夷簡藉着衆人議論，檢舉揭發以前的事，并且説營建超越規格，打算殺死他。等到將他抓入獄中，對質幾天後，没有證實這件事，李夷簡逼問更緊，皇上聽説後，暫且貶職，追問他以前的從事官查驗落實。從貞元以來在方鎮任職者，受到德宗的姑息，因此窮奢極欲，無所顧忌。等到憲宗即位，用法制控制下臣，李夷簡率先揭發楊憑的罪過，因此當時評論認爲應該；但審訊過於嚴厲，輿論又批評他的苛刻嚴峻。

鄭元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爲節度使，入拜尚書左丞。元和二年，轉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

鄭元，考中進士科，多次升任爲御史中丞。貞元年間任河中節度使杜確的行軍司馬。杜確死後，就繼任爲節度使，後召入朝任命爲尚書左丞。元和二年，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主管度支。元和三年春，升任刑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再次主管度支，依舊任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鄭元性格嚴厲剛强，威嚴果斷，相繼擔任重任，當時人稱贊他有才能。元和四年，因

元和四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

病辭職，保留原官職，過了一個多月去世。

杜兼

杜兼，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累辟諸府從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上聞，乃恣凶威。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兗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嘆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于官。

杜兼，京兆人，是貞觀年間宰相杜正倫的第五代孫。考中進士科，多次徵用在各方鎮幕府中任從事，正式任命爲濠州刺史。杜兼秉性輕浮險詐，奢侈驕縱。正值貞元年間德宗厭倦戰爭，姑息藩鎮，致使軍鎮刺史，更難於更替。杜兼探知皇上的態度，於是訓練士兵修習武備，招募勁兵三千人上報朝廷，於是恣意耀武揚威。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都因恪守職責爭論公事時觸怒了杜兼，杜兼暗中誣告二人勾結，煽動軍心。一天朝廷制使忽然到來，杜兼率官吏到驛站去迎接，在制使前叫出韋賞、陸楚，宣布朝廷制命以杖刑打死他們。韋賞曾考中進士科，陸楚是兗公陸象先的孫子，都是名家，在士大夫中享有聲譽，一時無罪被殺，郡中人震驚，天下人都認爲冤屈而嘆息。另外誣告李藩，也想殺害他，記載在李藩傳中。因此杜兼所到之處，人們都側目而視。元和初年，召入朝任刑部、吏部郎中，又任命爲給事中，任金商防禦使，隨即授任河南少尹、主管府事，不久正式授任河南尹，都是因爲當時杜佑正任宰相對他加以袒護的結果。元和四年，死在官任上。

裴玢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爲京兆人。

玢初爲金吾將軍論惟明傔，德宗幸奉天，以戰功封忠義郡王。惟明鎮鄜坊，累署玢爲都虞候。後節度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匿身不救火，遲明而擒朝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崔輅，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節度使，以玢爲坊州長史、兼侍御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濟卒，拜玢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

裴玢，京兆人。他的五代祖是疏勒國王裴綽，武德年間前來朝見，授任鷹揚大將軍，封爵天山郡公，於是留在京中，就成爲京兆人。

裴玢起初做金吾將軍論惟明的隨從，德宗駕臨奉天，因戰功被封爲忠義郡王。論惟明鎮守鄜坊，多次任用裴玢爲都虞候。後來節度使王栖曜去世，中軍將何朝宗陰謀叛亂，半夜放火，裴玢藏起來不去救火，天明抓住何朝宗。德宗派三司使審問，最後殺了何朝宗和行軍司馬崔輅，任命同州刺史劉公濟爲節度使，任用裴玢爲坊州長史、兼侍御史，充任行軍司馬。第二年，劉公濟去世，任命裴玢爲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任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等。

使。

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爲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敝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近代將帥無比焉。及綿疾辭位，請歸長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裴玢歷任二鎮，注重以公正清廉勤苦節儉處理政事，不結交權貴，不追求貢獻，吃素食，穿破衣，居住之處衹能躲避風雨，但官府倉庫豐實，三軍百姓安居樂業，近代將帥没有可與他相比的。疾病纏身後辭職，請求返回長安。元和七年去世，時年六十五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稱節。

薛伾

薛伾，勝州刺史渙之子。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著名於諸將間。左僕射李揆使西蕃，伾爲將從役。時賊泚之難，昆夷赴義，伾馳騎鄉導，至于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使絶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將作監，出爲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贈潞州大都督。

薛伾，是勝州刺史薛渙的兒子。尚父汾陽王將他召到帳下，在諸將中有名望。左僕射李揆出使西蕃，薛伾作爲將領隨從前去。當時叛賊朱泚叛亂，昆夷趕來解救國難，薛伾騎馬充當嚮導，到達武功，升任爲左威衛將軍。前後多次出使到極遠的地域，多次升任到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將作監，出任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死在任上，追贈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温敏有文，鮑防董戎無術。李、嚴太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剛嚴。于頎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厚斂貨賄，結托中人。楊憑好奢，鄭元有斷。杜兼殺戮端士，怙亂邀君；裴玢發奸謀，安民和衆。而玢敝衣糲食，不交權倖，帑庾咸實，郡邑以寧。若夫君子無求備於人，捨短從長，彰善癉惡，則裴玢之善，抑之更揚；杜兼之惡，欲蓋而彰耳。

史臣曰：薛播温和聰慧有文采，鮑防治軍無方。李自良、嚴綬在太原的政績，可説是很好了。蕭昕具有知人的見識，杜亞心存非分的欲望。王緯清廉但弊病在於過於苛刻瑣碎，李若初善於理政又性格剛毅嚴峻。于頎喜歡玩弄權術，趨炎附勢；盧徵大肆搜刮并用財物賄賂，結交宦官。楊憑喜歡奢侈，鄭元做事果斷。杜兼殺害正直之士，乘亂要挾君主；裴玢揭露奸臣陰謀，安撫百姓平息衆人。而裴玢又穿破衣裳吃粗糧，不結交權貴，庫藏豐實，郡縣安寧。假如君子不求全於他人，捨短取長，揚善憎惡，則裴玢的優點長處，越壓抑就越顯明了；杜兼的罪惡，則是欲蓋彌彰了。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九十七

杜黄裳　高郢（子）定
杜佑（子）式方 從郁（式方子）悰（從郁子）牧

杜黄裳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爲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黄裳主留務于朔方。邠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爲僞詔書，欲誅大將温儒雅等。黄裳立辨其僞，以詰懷光，懷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黄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亂不作。後入爲臺省官，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黄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婿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尋拜平章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黄裳奏罷之。劉闢作亂，議者以劍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又奏請不以中官爲監軍，祇委高崇文爲使。黄裳自經營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無不懸合。崇文素憚劉澭，黄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當以劉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黄裳曰：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考中進士、博學宏辭科，杜鴻漸很器重他。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從事，郭子儀入朝時，命杜黄裳在朔方主持留後事務。邠州大將李懷光與監軍一起陰謀取代郭子儀，就僞造詔書，企圖殺掉大將温儒雅等人。杜黄裳當即辨明其中的僞詐，以此責問李懷光，李懷光流汗認罪。對於難以控制的軍將，杜黄裳就假藉郭子儀之命而將他們全都派往外地，數月當中没有叛亂發生。後來他入京任臺省官員，受到裴延齡嫉妒，十年没能升遷。貞元末年，任太常卿。王叔文竊取權位，杜黄裳始終不登門拜見他。還曾對自己的女婿韋執誼説，讓他率領百官請求皇太子監國，韋執誼馬上説道："岳父纔得到一個官位，怎麽還議論宫中的事呢！"杜黄裳大怒説："我杜黄裳蒙受三朝恩遇，難道用一個官位就可以收買嗎！"隨即拂衣而去。

不久授平章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擔當討伐重任，没有立功，杜黄裳奏請朝廷罷免他。劉闢叛亂，參議的人認爲劍南險固，不應生事；祇有杜黄裳堅持請求討伐，憲宗同意了。又奏請皇上不派宦官監軍，祇委派高崇文爲使。杜黄裳自從籌劃伐蜀事務，直至成功，指揮高崇文，無不切合實際。高崇文一向懼怕劉澭，杜黄裳就派人對高崇文説："如果不奮力，就用劉澭取代你。"因此高崇文得以拼死效力。平定劉闢以後，宰相大臣入朝慶賀，皇上看着杜黄裳説："這是卿的

"此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黄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由是用兵誅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克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黄裳啓其衷也。黄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三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謚曰宣。

黄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始爲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爲執誼所稱；及執誼譴逐，黄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誤進其藥，疾甚而不怒。然爲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時論惜之。

黄裳殁後，賄賂事發。八年四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吴憑爲僧鑒虚受托與故司空杜黄裳，於故州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萬五千貫，并付黄裳男載，按問引伏。"敕曰："吴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惜身，豈得爲人通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兹貨財，不能拒絶，已令按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取錢物，并宜矜免，杜載等并釋放。"

功勞。"後來與憲宗談到方鎮節帥的任免，杜黄裳奏道："德宗自從遭遇艱難以後，對此事多采取姑息政策。貞元年間，每次藩帥死亡，一定先讓宦官使者觀察軍中動態，軍中負有衆望的副職，都加倍賄賂近臣來求得進用，皇上則肯定根據他所稱贊的人加以任命，以此因循，藩鎮中很少有皇上專門任命的節帥。陛下應仔細考慮貞元舊事，逐漸用法度整肅藩鎮，那麽天下何愁不能治理！"憲宗贊同他的看法。因此派兵誅討蜀、夏以後，不容藩鎮傲慢無禮，收復兩河，朝廷聲威再次振興，這都是由杜黄裳的提醒纔堅定了憲宗的决心。杜黄裳有經營籌劃的才能，精通權術，但在約束自身方面，缺少廉潔的聲譽，因此身居相位時間不長。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三年九月，死在河中，這年七十一歲，追贈司徒，謚號爲宣。

杜黄裳性情淡泊寬容待人，内心雖然很有主見，對話時却從不頂撞他人。黄裳始任卿士時，女兒嫁給韋執誼，但韋執誼却很不尊敬他；韋執誼被流放以後，杜黄裳却始終保護着他，直到死在嶺表，他還請求朝廷將其靈柩送回，爲他舉辦喪事。後來杜黄裳得病，醫生給他用錯了藥，病情加重而他却没有發怒。然而作爲宰相，任免不分等級，有的官員因賄賂而升官，當時評論者都爲他感到惋惜。

杜黄裳死後，受賄的事敗露。八年四月，御史臺上奏説："前永樂令吴憑受僧人鑒虚之托，在故州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以四萬五千貫錢賄賂杜黄裳，一并交給了杜黄裳的兒子杜載，經審問已認罪。"敕命説："吴憑在節度使幕府中任職，身居朝官，本應畏懼法度愛惜自己，怎能爲人疏通賄賂！事情涉及到違犯法紀，理應受到懲罰，應發配到昭州。他交給杜載的錢物，由於當時杜黄裳在宰輔任上，深受寵信，送給他這些錢財，無法拒絶，已令人審問，全部可以收取，對他有保全始終的恩遇，使寬大的典令得以弘揚。他所收取的錢物，一并免予追回，杜載等人全部釋放。"

載爲太子僕，長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

載弟勝，登進士第，大中朝位給事中。勝子庭堅，亦進士擢第。

高郢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爲好畤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後舉進士擢第，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郭子儀節制朔方，辟爲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郢極言爭救，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爲從事，累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群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絶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璀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吕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慚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慚沮而止。德宗還京，命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太保，而懷光怒，激其親兵詬詈，殺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於地，

杜載任太子僕，長慶年間，升任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任入吐蕃使。

杜載的弟弟杜勝，考中進士科，大中朝任給事中。杜勝兒子杜庭堅，也考中進士科。

高郢，字公楚，他的祖先是渤海蓨人。他九歲精通《春秋》，能寫文章。天寶末年，盜賊占據京城，父親高伯祥最初任好畤尉，觸犯了盜賊的禁令，將被處以極刑。高郢當時纔十五歲，披頭散髮衣裳不整，請求代替他父親伏刑，盜賊們敬重他的義節，就將他們父子全都放了。後來應試進士科考中，又應考制舉，考中茂才異行科，授任華陰尉。他曾認爲魯地不應采用天子的禮樂，於是引用《公羊傳》撰寫《魯議》，被當時人稱贊，因此授任咸陽尉。

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徵用他任掌書記。郭子儀曾恨其從事張曇，想殺掉他，高郢直言營救，冒犯了郭子儀的意志，郭子儀上奏把他貶爲猗氏縣丞。李懷光任邠寧節度使，奏請任命他爲從事，多次轉爲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李懷光背叛朝廷後，準備返回河中，高郢説道："西去迎候皇上大駕，難道不是忠臣嗎！"李懷光忿怒不聽。等到返回原鎮，又準備率全軍西進，當時渾瑊孤軍防守，衆節帥尚未會集，高郢與李鄘誓死駐軍不進。李懷光的長子李璀等候高郢，高郢於是用逆順的道理勸説他道："人臣本來就應該忠順報效。况且從天寶以來擁兵自重者，現在誰還存在？何况國家自有天命，不光靠人爲。現在要仰仗人多勢衆而向西進軍，自絶於天，而十户之城，定有忠義之人，怎能知道三軍没有逃散的呢？"李璀震驚畏懼，流淚哭得氣都喘不上來。第二年春天，高郢與都知兵馬使吕鳴岳、都虞候張延英一同商議從小道進京上表朝廷；等到接受了密詔，事情却敗露了，二將立刻被害。李懷光於是大規模調集軍隊，庭中布滿刀劍，帶來高郢責問。高郢昂然直言，毫不悔恨隱瞞，慷慨激昂，觀者落淚，李懷光慚愧沮喪作罷。德宗回京，命令諫議大夫孔巢父、宦官啖守盈前去河中宣諭慰問李懷光，授任太保，而李懷光却非常

郢就而撫之。及懷光被誅，馬燧辟郢爲掌書記。

惱怒，慫恿親兵辱駡使者，殺害啖守盈和孔巢父。孔巢父被砍中後，倒在地上，高郢上前撫尸哀悼。李懷光被殺以後，馬燧徵召高郢任掌書記。

未幾，徵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宴集，罕肄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絶請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轉刑部尚書，爲韋執誼等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明年，出鎮華州。

没多久，召入朝廷拜授主客員外郎，升任刑部郎中，改任中書舍人，在任九年，拜授禮部侍郎。當時應考進士科的士子，大多一味追求朋比交往，追逐名聲；每年冬天，州府推薦選送以後，他們衹是一心追求宴請聚飲，很少修習學業。高郢性格剛正，特别憎惡這種風氣，任職以後，拒絶請托，即使很熟的同僚，都没人敢説情。他注重經書技藝，嚴格考核程試。先後掌管科舉三年，選拔被埋没的出衆人才，壓抑輕浮無能之流，使朋比混亂之風，很快大變。拜授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升任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轉任刑部尚書，韋執誼等人敬畏他。不久罷免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務。第二年，出京鎮守華州。

元和元年冬，復拜太常卿，尋除御史大夫。數月，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常期，詎爲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身舉。臣郢不才，久辱高位，無任由衷瀝懇之至。"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元和元年冬，重新拜授太常卿，不久授任御史大夫。幾個月後，轉任兵部尚書。過了一個月，二次上表請求退休，未獲批准。又上奏説："臣聽説一生辛勞老年則應享樂，天理自然，飛鳥爬蟲，天黑都要休息。假如不是像貢禹的恪守經義古訓，趙喜的守正不懈，韓暨的志節高尚，山濤的道德楷模，即使超過規定期限，豈能稱爲貪圖名利。倘有當仁不讓之事，自應急公好義，即使没有君命，自身就應該投身報效。臣高郢没有才能，長期愧居高位，臣衷心懇請不勝誠意。"於是授任尚書右僕射退休。六年七月去世，這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爲貞。

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與鄭珣瑜并命拜相，未幾，德宗升遐。時同在相位，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由朋黨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户部侍郎，充度支副使。

高郢秉性恭謹廉潔，很少與人交往，爲官奉公守法勤勉謹慎，執掌制誥多年，家中没有制誥草稿。有人對他説："以前的人都保留制集，公爲何燒掉？"他説："帝王之言不能存放私家。"當時人都很佩服他的慎密。與鄭珣瑜一同拜授宰相，不久，德宗去世。當時同居相位的人中，杜佑因是老臣居上位，而韋執誼則因朋黨專權。順宗患風痹病重，朝廷中樞不宣示詔命，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户部侍郎，充任度支副使。當時政

是時政事，王叔文謀議，王伾通導，李忠言宣下，韋執誼奉行。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至是以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發，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爲優劣焉。

事，都由王叔文謀劃，王伾傳告，李忠言宣布，韋執誼執行。鄭珣瑜自從接受任命，便憂形於色，到此時因看到大勢已不可改變，於是稱病不出；高郢則衹是因循，始終無所表示，直至罷相。當時評論都用此來判定兩人優劣高下。

子定嗣。

兒子高定繼嗣。

高定

定幼聰警絶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仕至京兆參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爲《易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高定幼年時就聰穎絶倫，七歲時讀到《尚書·湯誓》，問高郢說："爲什麽臣能伐君主?"高郢說："順應天理人心，不算不符合道義。"又問道："服從命令就於祖廟裏行賞，不服從命令就在社壇前處死，這是順應人意嗎?"父親不能回答。官至京兆參軍。小名董二，人們因他年幼聰慧，多稱呼他的小名。尤其精通《王氏易》，曾作《易圖》，在八個方向畫出八卦，上圓而底方，重合時就是八卦的重卦，轉動時就演變，轉動七次則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全都齊備。著有《易外傳》二十二卷。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荊、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祖愨，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歷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杜行敏，是荊、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祖父杜愨，任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親杜希望，歷任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追贈右僕射。

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爲司法參軍。元甫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入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户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

杜佑憑祖輩的功績做官，補授濟南郡參軍、剡縣丞。當時的潤州刺史韋元甫曾經得到過杜希望的恩惠，杜佑上門拜見，韋元甫不瞭解他，衹當做故人的兒子對待他。有一天，韋元甫處理公務，有一個疑案不能決斷，杜佑當時正在旁邊，韋元甫試着詢問杜佑，杜佑隨口對答，都説中要害，韋元甫十分贊嘆他的才能，於是上奏朝廷任命他爲司法參軍。韋元甫任浙西觀察使、淮南節度使，都徵用他爲從事，深受信任。多次任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召入朝任工部郎中，充任江西青苗使，轉任撫州刺史。改任御史中丞，充任容管經略使。楊炎入朝任宰相，召他入朝，歷任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任水陸轉運使，改任度支郎中，兼和糴使等。當時正值用兵作戰，運輸糧餉的事務，全都交由杜佑辦理，後升任户部侍

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俄换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脱；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

郎、判度支。由於受到盧杞的嫉恨，出任蘇州刺史。杜佑母親尚在，盧杞以蘇州刺史官位空缺而任命杜佑，杜佑不去，不久改任饒州刺史。没多久，兼任御史大夫，充任嶺南節度使。當時德宗正在興元，朝廷先前的措施，執政者往往有所遺漏；過去嶺南節度使經常兼任五管經略使，惟獨杜佑没有兼任。從此五管不再隸屬嶺南，是從杜佑開始的。

貞元三年，徵爲尚書左丞，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乃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宫僔、李亞、鄭元均争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并竄於嶺外。

貞元三年，召入朝任用爲尚書左丞，又出任陝州觀察使，升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任淮南節度使。爲母親守喪，皇帝特别下詔命在喪期未滿便重新起用，多次轉任爲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死，其子張愔被三軍擁立，詔命杜佑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任徐泗節度使，委派他進行討伐。杜佑於是大量準備舟艦，派大將孟準作爲先鋒。由於孟準搶渡淮河戰敗，杜佑對他處以杖刑，因此固守本土不敢再進軍。到朝廷下詔將徐州節度使授任張愔時，又加授杜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布設三十多座營壘，軍隊得以修整，但他在賓僚中間曲意迎合没有約束，判官南宫僔、李亞、鄭元均争權，擾亂軍政，德宗知道後，將他們一并流放到嶺外。

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爲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叔文敗，又奏李巽爲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

十九年召入朝廷，拜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任太清宫使。德宗逝世，杜佑攝冢宰，不久進位檢校司徒，充任度支鹽鐵使等，依舊同平章事。不久又加授他爲弘文館大學士。當時王叔文爲副使，雖然由杜佑總管，但實權却歸王叔文。王叔文事敗，他又上奏任命李巽任副使，頗有建樹。順宗逝世，杜佑又代任冢宰，不久讓出度支鹽鐵事務，引薦李巽取代自己。最初，度支因吝惜費用支出，逐漸剥奪各部門的權力，任命很多官員，繁雜難以管理；此時杜佑纔開始上奏朝廷請求將營繕事務歸入將作監，木炭事務歸入司農司，染練事務歸入少府監，條理劃一，受到公論的贊賞，朝廷也批准了他的建議。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此時河西党項暗中引來吐蕃入侵，邊境將領求功，極力請求出擊。杜佑上疏評論道：

疏論之曰：

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静，白徒競起，海内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户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静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在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内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于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悦，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争逐發兵，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强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與二，坐望榮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

臣私見党項與西戎暗中勾結，屢有投降的人報告指出這事情，而公卿在朝廷的公議，認爲實在應該慎重兵事，防備突襲，增調軍隊，阻截敵寇。這是不曉事體，匹夫的常談。蠻夷擾亂華夏，唐堯虞舜時代已經如此。周朝宣王中興，獫狁爲害，也衹是任命南仲前去朔方修築城防，追擊到太原，到邊境就停止了，這完全是因爲不想使中原疲敝而激怒遠方蠻夷。秦國滅亡六國，依仗兵力，北築長城，以抗匈奴，西逐諸羌，趕出塞外。損傷國力騷擾百姓，結下怨怒成爲禍端，中原不再平静，草民紛紛起義，海内紛亂如雲，這全都出自貶謫征戍之人。漢武帝憑藉文、景時的富足，派將興師，以至於户口減半，最終不得不降下哀痛詔書，取消在輪臺屯田。前代史籍記載此事，尚且贊賞他先前執迷而後醒悟。所以聖明君主治理天下，衹求安定黎民，西到流沙，東達海濱，從南到北，也不過保存聲名教化罷了。不將遠方之物視爲珍寶，不追求遠處的貢物，難道内部疲敝而能求得安定外部，最終將是得到的少失去的多。因此前代效忠之臣，都有匡扶君主的建議。淮南王請求停止對閩越用兵，賈捐之希望放棄珠崖的土地，安危利害，明確書寫在前代史籍之中。過去馮奉世假稱漢宣帝的詔命，襲擊莎車，將其國王的首級傳送京城。威震西域，宣帝非常高興，建議爲他加封爵位分封土地進行賞賜。惟獨蕭望之認爲假藉皇上制命違反朝令，雖有功勞，不可效法，衹怕以後奉行使命的人争相發兵，給國家生事，道理陳述得非常明白，他的建議於是被采用。我朝自從天后以來，突厥默啜兵强勢盛，屢次侵擾邊境城邑，爲害很大。開元初年，邊將郝靈佺親自俘獲并斬殺了他，將首級傳送京城，自認爲有功，當代没有第二人可比，坐等榮耀。宋璟任宰相，擔心武將求功，給國家生事，衹授任他爲郎將。因此整個開元盛世，没有人再

外夷亦静。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强，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誡之完葺，使保誠信，絶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革其奸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慚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閲，芻蕘上陳，有瀆旒扆，伏深惶悚。

提擴展疆土的建議，中原因此安寧，外夷也很平静。這些成敗事例都可驗證，鑒戒尚且不遠。況且党項人少，雜居在中原境内，本來仰慕我朝德化，朝廷也應該表示安撫。近來邊將貪婪，一再有所侵奪，或貪圖他們的好馬，或搶奪他們的子女，索取土產，徵發徭役。勞苦太多，因此出現叛逃，有的與北狄通使交好，有的與西戎一同入侵邊塞，事出有因，必須加以懲治革除。《左傳》説："遠方的人不順服，就修治文德招來他們。"《管子》説："國家不要用勇猛者守衛邊境。"這實在是聖明的人因小知大的遠大謀略。現在戎醜强盛，邊防尚不充實，實在應該慎重選擇良將，告誡他們完善守備，使他們保持誠意與信用，斷絶他們求取功利之心，以示安撫籠絡之意。來歸者小心駕馭，離去者謹慎防備，他們自然歸心，破除他們的陰謀，何必馬上就要動用軍隊，無故致使勞頓耗費。陛下是上聖明君，撫育黎民，舉動都要效法古人，謀劃無不盡善盡美。臣希望永保長治久安，刀槍入庫，天下幸運之極。臣不明經典，學問不够廣博，處在宰輔高位，是朝廷的老臣，恩德之深無與倫比，誠心報效，好壞留待皇上親自覽閲，草野狂夫所見，褻瀆皇上聖聽，臣深感惶恐不安。

上深嘉納。

皇上深表贊許并接受。

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宴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

一年多後，請求退休，皇帝下詔不予批准。衹是讓他三五天去一次中書省，商討政事。每次入内奏事，憲宗都以優厚禮遇接待他，不稱名字，經常稱他司徒。杜佑在城南樊川有一處優美的園林，花木幽深，杜佑經常與公卿在園中宴飲聚會，豢養了很多歌妓樂工。衆兒子都位居朝官，當時富貴榮盛，没人可比。元和七年，得病，六月，再次請求退休，前後四次上表，情辭懇切至極，憲宗不得已批准了。下詔説：

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彌

致力匡時救世，是爲臣的美德；辭去榮華告老還鄉，是律己的高風。況且位重宰輔，佐弼義深，尚懷有謙讓的心志，堅定如金石般至誠。朕已殷切勸諭，而本人心意更

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

爲堅决，因此應滿足他的誠意，給予崇高的名位，尊重老臣優遇賢人，這是王化的根本。

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户杜佑，岩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温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强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册，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兹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户杜佑，是朝廷的人才，爲國家的棟梁，懷有博通的見識，體現温和寬厚的操行，寬和基於性情，謀略光大事業。博聞强學，懂得歷代沿革的得失；執政愛民，詳察百姓利害的大體。因此一再掌管國家財政，多次任職藩鎮，外出則總領軍事，入朝則擔任宰輔。肩負重托，歷事先朝，輔佐朕本人，日夜不懈怠。詔册加以委命，位居冢宰之位，肅然恭立朝廷，鬢髮斑白尚且身着命服。這真稱得上國家元老，人人敬仰之人。

朕纘承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琯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

朕繼承大業，一心弘揚教化，挑選勤勉之人求助舊臣，希望能達到政通人和，因此纔强調引導輔弼的制度，馬上駁回其引退的要求。但又以年高有病堅决辭職，乞求休養，反反覆覆，斗轉星移，不可阻止，實在懇切。遵循古代聖哲君王遺訓，君臣之間，臣下有年老乞求退休者，君王則可特别賜予來滿足他的心意，於是終止像鄧禹那樣廣布教化的勞苦，仍然增給如王祥輔佐時一樣的官爵，使之頤養浩然正氣，安心處於悠閑之鄉，以期達到怡神葆和，永享富貴。仍加官階品級，來加深寵遇，可任光禄大夫、守太保退休，還應在朔望之日朝見。

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三日，册贈太傅，謚曰安簡。

這天，皇上派宦官使者到杜佑府中賜予絹五百匹、錢五百貫。當年十一月去世，享年七十八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傅，謚號爲安簡。

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初開元

杜佑秉性敦厚强幹，尤其精於爲官之術，雖然外表寬容和善，但做人很有權謀。執政寬宏簡易，不尚明察，掌握財政管理黎民，簡便而有成效，統率軍隊應變不測，則不是他的長處。生性好學，博涉古今，將富國安民之政看作是自己的

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曰：

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游藝，才不逮人，徒懷自强，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册，亦粗研尋。自頃纘修，年逾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實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疏，固不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貳百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

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

責任。當初在開元末年，劉秩采集經史百家的言論，選取《周禮》六官的職官，分門别類撰成三十五卷書，稱爲《政典》，當時賢達人士大加稱頌，房琯認爲他的才華超過劉向。杜佑見到他的書，研究他的主旨，認爲條目不够完備，於是依據原書加以擴展它，增加《開元禮》、《樂》的内容，寫成二百卷，稱爲《通典》。貞元十七年，從淮南派人進京獻給皇上，説：

臣聽説上等聖人樹立大德，恩澤無法估量；次等者是建立功業，於是在當代施行；再次等是創立學説，對後學者顯明心志。因此先哲們相繼師法前人加以陳説，理政中加以施行，用以安定國家。臣本靠父母功績，年紀輕輕便任官職，仕宦不是憑着學識，才能也不及他人，衹是抱有自强的信念，頗爲用心於典籍。雖然經歷還算幸運，但有時職位重要任務繁多，我私下愛惜光陰，未曾輕易荒廢。《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講述的都是君臣父子的重要道理，十倫五教的大綱，如日月普照，是天地的大德，百王恪守，古來遵循。但多記録言論，很少保存法制，以愚臣管見，不能洞悉其中精深，時常不着邊際，衹是妄加推測。每每感到困惑，不能深究政典，大略查看一下歷代賢臣的論著，大多陳述失政的弊端，而缺少拯救的方略。臣既平庸淺陋，怎能詳知是增是減，不可考究源始，無從盡察終局。所幸有周朝的典禮，秦始皇焚書没能毁盡，雖説繁雜，可暫用爲準繩。至於以往的是非，可以用作後來的借鑒，記在書册，也粗略鑽研。從開始修撰，時間已過三年，見識淺薄文思遲鈍，用心愚陋辭章蕪雜。卷帙實在太多，門類不少，撰寫完畢，錯謬粗疏深感慚愧不安。固然不足以發揮大謀，衹是竭盡思慮而已。此書一共分爲九門，共計貳百卷，不敢不全部獻上，以表明我的志向所在，褻瀆了皇上的聖明，恐惶無措。

下詔贊美了他，命令收藏在書府。他的書在當時非常流行，禮樂刑政的源流，千年上下瞭如

掌，大爲士君子所稱。

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誤，亦能質正。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升嬖妾李氏爲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少卿。

指掌，士人君子大加贊頌。

杜佑秉性勤奮不知疲倦，雖然位極將相，手不釋卷；白天處理政務，接待賓客，夜晚則在燈下讀書，孜孜不倦。與賓客僚屬談論，人人都畏懼他的雄辯而佩服他的淵博，若有疑誤，也能糾止。言行始終如一，無所缺陷，衹在淮南的時候，妻梁氏死後，升寵妾李氏爲正妻，封爲密國夫人，親戚家族中的兄弟子侄勸説他都不聽，受到時論指責。

三個兒子，杜師損繼嗣，官位一直做到司農少卿。

杜式方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參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察使王緯辟爲從事，入爲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爲高郢所賞。時父作鎮揚州，家財巨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游從，樂而有節。既而佑入中書，出爲昭應令。丁父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正議大夫、太僕卿。時少子悰選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視事。久之，穆宗即位，轉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月，卒於位，贈禮部尚書。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

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子惲、憓、悰、恂。惲嗣，富平尉；憓，興平尉。

杜式方，字考元。因祖上功績得以授任揚府參軍，轉任常州晉陵尉。浙西觀察使王緯徵用他做從事，召入朝任太子通事舍人，改任太常寺主簿。精通音律，有所考定，深受高郢的賞識。當時父親鎮守揚州，家財巨萬，府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冠。弟兄都在朝廷，與當時賢士游樂，既盡情歡娱又有節制。不久杜佑入中書省，他出任昭應縣令。爲父親守喪，到服喪期滿，升任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授正議大夫、太僕卿。當時他的小兒子杜悰娶公主爲妻，杜式方因是皇上的貴戚稱病告假不過問政事。過了一段時間，穆宗即位，轉兼御史中丞，充任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月，死在任上，朝廷追贈他爲禮部尚書。杜式方秉性孝順友愛，弟兄之間尤其和睦。

三弟杜從郁，小時就多病，杜式方經常親自煎調藥劑，藥飯飲水，不經杜式方之手，不能進入他的口中。杜從郁夭折以後，終年哭泣，痛不欲生，受到士人朋友的贊賞。

杜式方的兒子杜惲、杜憓、杜悰、杜恂。杜惲繼嗣，任富平尉；杜憓，任興平尉。

杜悰

悰，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于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

杜悰，因祖上功績三次升任到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入選娶公主爲妻，在麟德殿被召見。不久娶岐陽公主，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公主是憲宗的長女，郭妃所生。以前擇婿，多在貴戚或者武將節度使子弟中

武臣節將之家。于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婿，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内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嘆德輿有佳婿，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悰願焉。累遷至司農卿。太和六年，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丁内艱，八年，起復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開成初，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對曰："近日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半爲此也。杜悰未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制服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爲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周，永爲通制。"三年，改户部尚書，兼判户部度支事。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

大中初，出鎮西川，降先没吐蕃維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俄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藩。至是

挑選。此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是權德輿的女婿，當時權德輿做宰相，獨孤郁避嫌辭去内職。皇上很重視學士，不得已同意他，并且感嘆權德輿有一個好女婿，就命宰輔在卿士家中挑選可居清要職位的文雅之士來娶公主。最初在文學後生之中選擇，都推辭有病不接受，衹有杜悰情願。多次升任到司農卿。太和六年，轉任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任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爲母親守喪，八年，喪期未滿而起用授任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又加授兵部尚書。開成初年，召入朝任工部尚書、判度支。時逢岐陽公主去世，好久没去謝恩。文宗感到很奇怪，問左右的人。户部侍郎李珏回答説："近來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之喪，士族之家不願做國戚的原因，大半爲此。杜悰没來謝恩，就是因爲受此服喪制度的約束。"皇上驚愕地説："我起初不知道。"於是下詔書説："服喪制度的輕重，一定要遵循禮制。聽説先前駙馬爲公主服喪三年，這是出於情感，確非舊制，違背經典的規定，今天朕纔聽説。應令服杖周之喪，以後作爲永久定制。"三年，改任户部尚書，兼判户部度支事。會昌年間，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加授左僕射。

大中初年，出京鎮守西川，收復原先淪陷吐蕃的維州。維州即古代西戎之地，其地南面與江陽接界，西有岷山峰巒連綿，不知極限，向北眺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如在井底。土地傍依石紐山，就是夏禹出生的石紐山。州城在岷山的孤峰上面，三面臨江。天寶以後，河、隴相繼陷落，衹有這個州還在。吐蕃因其地勢險要利於戰守，二十年間，設計取得，於是占據了州城，并稱作無憂城，吐蕃因此不再擔憂邛、蜀的軍隊。從前，李德裕鎮守西川，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獻城投降，李德裕上奏，執政的人與李德裕不和，隨即命令將此城歸還吐蕃。至此再次收復，也没有利用軍隊，是人心所向。不久皇上又召他入朝任宰相，加授司空，繼而加授司徒，多次鎮守重要藩鎮。至此加太傅、邠國公。杜悰没

加太傅、邠國公。悰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有其他才能，經常接待引薦貧寒士人，飽食終日竊取名位而已。

杜從郁

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群、韋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爲諫官，乃降授左拾遺。群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爲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

杜從郁，因父祖功績貞元末年二次升官任太子司議郎。元和初年，轉任左補闕，諫官崔群、韋貫之、獨孤郁等人因杜從郁是宰相之子，不應任諫官，就降職授任他爲左拾遺。崔群等人又堅持說："拾遺與補闕相比，雖然資品有所不同，但都位列諫官。父親任宰相，兒子爲諫官，如果政治上有所失當，不能讓兒子批評父親。"就改任秘書丞，死時官任駕部員外郎。

子牧、顗，俱登進士第。顗後病目而卒。

兒子杜牧、杜顗，都考中進士科。杜顗後來得眼病而死。

杜牧

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顗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并兼史職。出牧黄、池、睦三郡，復遷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

杜牧，字牧之，考中進士科以後，又應考制舉考中乙第，出仕任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任江西宣州觀察使，徵召杜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任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任掌書記。不久正式拜授監察御史，在東都任職，因弟杜顗患眼病辭官回家。授任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後升任左補闕、史館修撰，轉任膳部、比部員外郎，并兼任史官。又出任黄、池、睦三州刺史，後升任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任吏部員外郎。又因弟病免職回家。授任湖州刺史，召入朝拜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年中又升任中書舍人。杜牧喜歡讀書，工於詩文，常常自負有經營天下的才略。武宗朝討伐昆夷、鮮卑，杜牧上書宰相論用兵之事，説"胡戎入侵，多在秋冬之交，盛夏時他們没有防備，應在五六月中攻擊胡人較爲便利"。李德裕稱贊這一建議。注曹操所定的《孫武十三篇》流行當代。

牧從兄悰隆盛于時，牧居下位，心常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逾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

杜牧的從兄杜悰在當時十分顯赫，杜牧官居下位，心中時常不快。快到四十歲時，得病，自寫墓志、祭文。又曾夢到有人告訴他説："你應改名叫畢。"過了一個月，奴僕從家裏趕來，告訴他説："飯快熟時飯鍋突然破裂了。"杜牧説："都是不祥之兆。"没多久又夢見有一行字寫在紙

谷。”寤寢而嘆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宫，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

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黄裳以道致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闢之凶，舉無遺算；葬執誼之柩，豈曰不仁。郢天縱之性，總丱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藝文之士，盡搜幽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高避世利，退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皆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寳像紊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牧之文章，悰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

贊曰：貞公壯節，臨難奮發。言行無玷，斯爲明哲。戡亂阜俗，時泰位隆。國之名臣，邠公、岐公。

上，寫道：“潔白的馬駒，在那空曠的山谷。”醒來嘆道：“這是説白駒過隙時光易逝啊。在星象顯示中我出生在角宿的分野，又召回到角宿的分野，是在第八宫，我的大難臨頭了。我從湖州刺史升任中書舍人，由木星分野回到角宿分野，已知足了。”這年因病逝於安仁里，時年五十歲。有文集二十卷，名爲《杜氏樊川集》，流行於世。

兒子杜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杜黄裳用治道效力君主，以忠心奉事君主，辨明李懷光的騙局，罷免韓全義征討之職。討伐凶險的叛賊劉闢，神機妙算毫無遺漏；安葬韋執誼的棺槨，怎能説不仁義。高郢稟承上天所賦予的德才，幼小年齡，在父親臨刑前願代受刑，這是孝順；李懷光叛亂，朝廷使臣被殺，在叛賊庭前撫孔巢父尸哀悼，這是仁義；制止浮華混濫的風氣，考核選取才學之士，埋没滯留的人才網羅無遺，大大地改變了一時風氣，這是剛正；保持知足而退的名節，辭去榮寵的仕途，遠避世間名利，讓路給昔日的賢臣，這是有見識。忠孝兩全，仁智完備。這二位人物，都是面對大節而不改變志向之人。杜佑仰仗祖上功績做官，審議案件受到重用，博通古今，盡忠效力，位居極品，榮耀布及子孫，是他的節操修養的回報，不也是很適當的嗎！至於他手下吏員違法亂紀，寵妾加授封號，事情重在因循，很難用正誤來説。杜牧的文章，杜悰的寬厚，才能不同，官位相異，這是命啊！

贊曰：高貞公壯烈守節，面臨危難奮起。言行無污，可稱得上是聖明哲人。而平定叛亂安撫黎民，使時世安寧職位顯貴。杜邠公、杜岐公堪稱國家名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九十八

裴垍　李吉甫　李藩　權德輿(子)璩

裴垍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垍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垍考詞判，垍守正不受請托，考核皆務才實。

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出涕，謂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稱。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户部侍郎。然憲宗知垍好直，信任彌厚。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是垂拱年間宰相裴居道的第七代孫。裴垍二十歲時考中進士科。貞元年間，制舉賢良極諫，對策得第一，因此任爲美原縣尉。任職期滿後，藩鎮幕府交相徵召他，他全都未去就任。正式任命爲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當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裴垍主持考核詞判，裴垍堅守正道不受請托，考核時都力求取有真才實學者。

元和初年，召入翰林院任學士，又改任考功郎中、知制誥，不久升任中書舍人。李吉甫從翰林承旨正式任命爲平章事，詔命將要下發的那天晚上，他感動得流下眼淚，對裴垍說："李吉甫從尚書郎流放到遠方，十多年纔得以回來，立刻就被召入到禁署任職，現在剛滿一年，後來選進的人物，很少接觸認識。宰相的職責，就應選任賢良優秀者，現在我却茫然不知可否。卿長於鑒别，現在的傑出人才，爲我説説。"裴垍取筆列出姓名，共列三十多人；幾個月之内，大都被選用，當時人們紛紛稱贊李吉甫知人善任。元和三年，皇帝詔命考試賢良科，當時有個叫皇甫湜的應對策問，言詞激烈率直，牛僧孺、李宗閔也極力指斥時政。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將三人的對策都升爲上等，裴垍在中間覆審，没有提出異議。但被貴幸之人在皇上面前哭訴以後，又請皇上處罰，憲宗不得已，命楊於陵、韋貫之出京外任，罷免裴垍翰林學士，改任户部侍郎。但憲宗知道裴垍秉性正直，更加信任他。

其年秋，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垍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并爲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停。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并爲修撰；非登朝官，并爲直史館。仍永爲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問，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明年，改太子賓客。卒，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

這年秋天，李吉甫出外鎮守淮南，於是皇上任命裴垍接替他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第二年，加任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裴垍上奏道："集賢御書院，請按《六典》規定，任用五品以上登朝官爲學士，六品以下者爲直學士；不是登朝官，不論品級，一律充任校理；其他名目都全部勒令取消。史館請入的登朝官，一律任修撰；不是登朝官，一律任直史館。一并定爲永久制度。"皇上都批准了。元和五年，患中風病。憲宗深爲感慨，宦官使者紛紛前去探望。至於藥物、飯食的進用，皇上都命寫明奏上。但病情日益嚴重，罷相後任兵部尚書，并進官階銀青。第二年，改任太子賓客，去世，朝廷爲他停止朝會，贈給助喪葬的物品及禮儀加等，追贈太子少傅。

初，垍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吴、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垍，垍小心敬慎，甚稱中旨。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別淑慝，杜絶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理，皆蒙垂意聽納。吐突承璀自春宫侍憲宗，恩顧莫二。承璀承間欲有所關說，憲宗憚垍，誡勿復言，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慢官，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請以李鄘代之。

起初，裴垍任翰林承旨，當時憲宗剛剛平定吴、蜀，勵精圖治，機要事務，全部交付裴垍處置，裴垍小心恭敬謹慎從事，非常符合皇上旨意。等到任宰相以後，懇請甄别善惡，杜絶僥幸，統一法紀，考核吏治，都被皇上欣然采納。吐突承璀在憲宗爲太子時就隨侍左右，受到的恩遇無人可比。吐突承璀打算藉此關係有所進言，憲宗畏懼裴垍，告誡他不要再説，在宫中常稱裴垍的官名而不直呼姓名。楊於陵任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許遂振誣告楊於陵，憲宗下詔將他改授閑散官職，裴垍説："因許遂振的緣故懲罰一方藩臣，是不可以的。"請任他爲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政事完全由監軍李輔光處理，嚴綬終日無所事事而已，裴垍詳細奏明此事，請求任用李鄘替代他。

王士真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爲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蕩寇孽，謂其地可取。吐突承璀恃恩，謀撓垍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盧從史陰苞逆節，内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垍一一陳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逗留半歲，憲

王士真死，他兒子王承宗按河北舊例請求接替父親任節帥。憲宗一心想儘快達到安寧，況且多次掃蕩敵寇，以爲那裏也可以謀取。吐突承璀仰仗皇帝恩寵，圖謀削弱裴垍的權力，遂探明皇上的意圖，請求前去征討。盧從史暗藏叛逆之心，暗中與王承宗相互結盟，表面上又請求用兵，用以求取厚利。裴垍一一陳述了不可用兵的道理，并説："王武俊對朝廷立有大功，在此前曾授官於李師道而後又削奪王承宗的官職，這是

宗不决，承璀之策竟行。及師臨賊境，從史果携貳，承璀數督戰，從史益驕倨反覆，官軍病之。時王師久暴露無功，上意亦怠。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翊元入奏，垍延與語，微動其心，且喻以爲臣之節，翊元因吐誠言從史惡稔可圖之狀。垍遣再往，比復還，遂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因從容啓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心。今聞其視承璀如嬰孩，往來神策壁壘間，益自恃不嚴，是天亡之時也。若不因其機而致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然，熟思其計，方許之。垍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後承璀竟擒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垍以"承璀首唱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承璀兵柄。

賞罰不一致，無法向天下藩鎮顯示阻止與勉勵的標準。"拖延半年，憲宗猶豫不决，吐突承璀的建議最終得以施行。等到官軍臨近叛賊邊境，盧從史果然離心，吐突承璀多次督促他出戰，盧從史反而更加傲慢反反覆覆，官軍受困。此時官軍長期暴露野外而没有戰功，皇上也倦怠了。後來盧從史派他手下衙門將領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垍請他來與之交談，逐漸感動了他，并且用做臣下的節操來規勸他，王翊元纔吐露真言説出盧從史的罪惡及可以謀取的情况。裴垍派他再次回去，等到再返回時，就已得到他手下大將烏重胤等重要人物。裴垍於是委婉陳奏道："盧從史暴虐强横，有無視君主的心志。現在聽説他將吐突承璀視爲嬰兒，往來於神策軍營壘之間，更加自恃兵威而不嚴加防備，是天意消滅他的時候，如果不藉機抓住他，以後即使用兵，不知何年何月可以破敵。"憲宗起初很驚愕，仔細考慮他的計策，纔批准他。裴垍於是請求皇上嚴守機密，憲宗説："此計衹有李絳、梁守謙知道。"當時李絳任翰林承旨，梁守謙掌管機密。後來吐突承璀終於生擒盧從史，平定上黨，這年秋天撤軍。裴垍稱"吐突承璀最先提議用兵，現在無功而回，陛下縱然念及他過去的功勞，不能處以重罰，也請求加以貶謫來向天下人交待"。於是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兵權。

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税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垍爲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爲上供，故江淮稍息肩。

先前，天下百姓將賦税交到州府：一叫上供，二叫送使，三叫留州。建中年間初次制定兩税法時，物貴而錢輕；這之後物賤而錢重，百姓的支出，就已經比剛開始徵收時增加了一倍。而其中留州、送使的部分，各地的官長吏員又壓低官定的物價而改用實際物價徵收，以此來中飽私囊而對百姓加重賦税。等到裴垍任宰相時，上奏請求皇上説："天下留州、送使的財物，所有一切都命令依照官定物價徵收。各地觀察使，還是使用他所在之州的租賦來供給自己，如果不够，然後再向所管轄的下屬其他州徵收。"各州送使的份額，全部改成上供，所以江淮負擔略有减輕。

垍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

裴垍雖然年少，迅速躍居相位，而器度却嚴

整，有法度，雖大僚前輩，其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舉職。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垍在翰林，舉李絳、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迹。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垍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爲，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寖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公論惜之。

峻莊重，有法度，即使大官前輩，前來見他都不敢用私事求他。諫官談論時政得失，舊例，掌權的多不喜歡提升他們的官職。裴垍在中書省時，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從拾遺改任補闕，他們朝見謝恩的時候，裴垍在廷上對他們說："獨孤郁與李二補闕，進言不倦，今天的升轉，可以稱得上是無愧於朝廷的酬勞。嚴補闕的業績，與他們有所不同，前日擬定進級時，不能說沒有遲疑。"嚴休復惶恐慚愧退下。裴垍在翰林院，推薦李絳、崔群一同掌管機密決策，等到位居宰相，又任用韋貫之、裴度主管制誥，升任李夷簡爲御史中丞，以後幾人相繼入朝爲相，都很有聲望建樹。其餘的量材授予官職，都很得人心，選拔任用官員恰如其分，這一點在他前後無人可比。評論的人認爲裴垍任宰相，才幹機遇相輔相成，知無不爲，當時朝廷沒有寵幸之人，百業治理，可他纔任二年就患病了，以至於辭職休養，公論都覺得很惋惜。

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棲筠，代宗朝爲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有傳。

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爲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宰臣李泌、竇參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爲相，出爲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到部，與贄甚歡，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尋授郴州刺史，遷饒州。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剪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親李棲筠，代宗朝任御史大夫，在當時名氣很大，國史中有傳記。

李吉甫小時候很好學，能寫文章。二十七歲，任太常博士，博學多識，尤其精熟本朝舊事，叙述沿革合乎史實，當時人多稱贊他。升任屯田員外郎，依舊任太常博士，後改任駕部員外。宰相李泌、竇參推崇并看重他的才幹，對他禮遇很厚。陸贄任宰相以後，他出任明州員外長史，過了一段時間遇到大赦，又起任忠州刺史。當時陸贄已經被貶在忠州，議論的人都認爲李吉甫定會報復陸贄，羅織并加重他的罪狀；等到李吉甫到任，與陸贄相處非常融洽，從不把宿怨放在心上。六年沒有升官，因病罷免。不久又任郴州刺史，升任饒州刺史。此前，州府因連續死掉四位刺史，廢棄無人居住，怪物作祟，郡中人深信那兒很靈驗；李吉甫來到以後，打開府門的鎖，清除雜草灌木住進府中，以後人心纔安定。

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爲學士，

憲宗繼位，將李吉甫召入朝正式任命爲考功郎中、知制誥，進京以後，不久召入翰林院任學

轉中書舍人，賜紫。憲宗初即位，中書小吏滑涣與知樞密中使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劉闢反，帝命誅討之，計未决，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由是甚見親信。二年春，杜黄裳出鎮，擢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疾苦。及是爲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叙進群材，甚有美稱。

三年秋，裴均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摇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奬羊士諤，擢爲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吕温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群亦與羊、吕善，群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爲侍御史，温爲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群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奸狀。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垍代己，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縣築堤爲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

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

士，改任中書舍人，賜紫。憲宗初即位，中書小吏滑涣與知樞密宦官使者劉光琦關係親密，竊取朝政大權，李吉甫請求罷除他們。劉闢造反，皇上下令討伐，計議未决，李吉甫暗中贊成此計，同時請求大舉徵調江淮的軍隊，由三峽路進軍，來分散蜀中敵寇的兵力。他的建議都被采納，因此很受皇帝信賴。二年春，杜黄裳外出到方鎮任職，升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秉性聰明機敏，處事練達，從員外郎出朝爲官，滯留在江淮十五年多，詳知民間疾苦。等到這時擔任宰相，深知方鎮貪縱的禍害，於是上疏皇帝請求允許各方鎮下屬州郡刺史可以各自爲政。進用衆多人才，獲得很高的贊譽。

三年秋，裴均任僕射、判度支，結交權貴，想謀求宰相職位。此前，朝廷科舉以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人諷刺朝政，觸犯了權貴，因此裴均同黨揚言這些都是出於執政者的教唆，企圖藉此動摇李吉甫的權位，多虧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秘密上疏陳奏，皇上方纔回心轉意。李吉甫早年曾提拔羊士諤，升任爲監察御史；另外司封員外郎吕温擅長詞賦，李吉甫也垂愛禮遇他。竇群也和羊士諤、吕温友好，當初竇群正式任命爲御史中丞時，曾奏請任命羊士諤爲侍御史，吕温任郎中、知雜事。李吉甫惱怒他們未先禀告自己，而提出的請求又屬破格提拔，扣壓多日未能通過，因此産生嫌隙。於是竇群伺察得知術士陳克明出入李吉甫家中，暗中拘捕了他上奏，憲宗審問他，没有發現邪惡不正的罪狀。李吉甫覺得裴垍在翰林院很久了，憲宗親近信任他，定受重用，於是暗中推薦裴垍取代自己，自己想藉機外出到方鎮任職。這年九月，朝廷正式任命他爲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任淮南節度使，皇上親自到通化門城樓爲他餞行。在揚州，每遇朝廷得失，軍國利害，他都秘密上疏指出。又在高郵縣修築堤壩圍成水塘，灌溉良田數千頃，百姓得到很大好處。

五年冬，裴垍因病免官。第二年正月，任命李吉甫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等到

柱國、趙國公。及再入相，請減省職員并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時以爲當。京城諸僧有以莊磑免税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普潤軍於涇原。

他再次入朝爲相，請求減少職官以及各種出身的胥吏，并重新核定内外官員的薪俸，當時人認爲正確。京城的僧徒中有人占有田莊碾磑而享受免税，李吉甫上奏説："徵收錢米，歷來都有固定數額，寬免富餘僧侶的租税，加到貧苦而求告無門的百姓身上，一定不能批准。"憲宗方纔作罷。他又請求將普潤軍劃歸涇原。

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準禮令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咸於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萬；及永昌之制，上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况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衷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守奉。"翌日，上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事，深惬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覽卿所陳，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當揀官户委之。"吉甫拜賀。上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耶！卿但勤匡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七年，京兆尹元義方上奏："按禮令準備爲永昌公主修建祠堂，請示所建祠堂的規模標準。"當初貞元年間，在義陽、義章兩公主墓地修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耗費數萬錢；到這時確定永昌公主祠堂的建造標準，皇上命元義方比照過去的規模減一半。李吉甫上奏説："臣認爲永昌公主，年幼夭亡，舉國同悲，况且在皇上心中，當然深受懷念。但陛下還是減去往者修造規模的一半，以示折衷之法，向衆人表示節儉，確實超越古人。臣以爲設置祠堂，禮儀之典中并無明文記載，德宗皇帝出於一時恩寵，因襲舊有習俗，當時民間不無私下議論。過去漢章帝的時候，打算爲光武帝的原陵、明帝的顯節陵分别修築邑屋，東平王劉蒼上疏認爲不可。東平王是光武帝的愛子，明帝的愛弟。賢王的心中，難道會對父兄憐惜錢財！實在是認爲不符合禮制的舉措，是國君所應慎重施行的。今天，比照義陽公主爲永昌公主修建祠堂，臣認爲不如酌情安置守墓民户，充實守護侍奉的需要。"第二天，皇上對李吉甫説："卿昨天所奏請的停罷修築祠堂之事，很合朕心。朕起初疑慮此事花費過大，由於不知先例，因此酌量減省。看到卿的陳述，纔知没有依據。但朕不想支派二十户百姓，應挑選官户派給此差。"李吉甫拜賀。皇上説："卿，這怎能算作難事。它關係到朕本人，不便在當時施行的事，朕如果聽説了就要改正，這難道還值得贊美嗎！卿儘管勤勉匡正，不要認爲朕不能實行。"

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顧謂吉甫曰："朕近日畋游悉廢，唯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録》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誡。向後見卿先人事迹，深可嘉嘆。"吉甫降階

七年七月，皇上親臨延英殿，對李吉甫説："朕近來打獵游玩全都捨棄，衹愛讀書。昨日在《代宗實録》中，看到當時綱紀不振，朝廷多生事端，也有所鑒戒。後來看到卿先人的事迹，實在值得贊嘆。"李吉甫退下臺階跪奏説："臣先父

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盡節，迫於流運，不待聖時，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悦文史，聽覽日新，見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録，今日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泉，如睹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諭之。

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爲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絶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爲名，領諸降户。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

事奉代宗，盡心盡節，迫於時運，没等到聖世，以臣的赤誠，時常有所追恨。陛下愛好文史，每日聽一些看一些新的東西，看到臣先父忠於前朝，記載在實録之中，今天特意賜言贊揚，先父雖在九泉之下，如同見到天日。"因此俯伏流淚，皇上安慰勸諭了他。

八年十月，皇上到延英殿，詢問時政記記載何事。當時李吉甫監修國史，首先回答説："是宰相記録天子之事用以授給史官的實録。古代左史記言，就是今天的起居舍人；右史記事，就是今天的起居郎。永徽年間，宰相姚璹監修國史，考慮到皇帝與臣下促膝密談，有些得不到記録，就請求讓起居郎隨奏對在仗下記録，授給史官，今天的時政記就是這樣記録下來的。"皇上説："偶爾有時不記，爲什麽?"李吉甫説："當面聽奉聖明教誨，没來得及施行，總稱作機密，因此不能寫下送給史官；其中有出自臣下的謀議，又不能自己寫下交付史官；至於已施行的，制令已寫得很明白，天下人都能得知，也就是史官的記載，不必等到起居郎寫下以後授給史官了。況且臣看時政記，姚璹在長壽年間修撰，等到姚璹罷相以後此事便廢置了；賈耽、齊抗在貞元年間修撰，等到賈耽、齊抗罷相此事就又停廢了。如此則事關時政教化，能不虛美，不隱惡，就可稱作好的史臣了。"

這月，回紇部落南下越過沙漠，取道西城柳谷一路征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疏送到，朝廷大爲恐慌，認爲回紇聲稱討伐吐蕃，實際意在入侵。李吉甫上奏説："如果回紇入侵，按理應當逐漸斷絶交好，不應馬上就來侵犯邊境，祇需設防，不必擔憂。"就請求從夏州到天德，將廢棄的驛館十一所重新建起來，用來傳報緊急情況。又請求調發夏州騎兵五百人，駐扎在經略故城，接應驛站使者，同時保護党項。九年，他又請求在經略故城設置宥州。六胡州因在靈、鹽兩州界内，因此開元年間廢除六州。他説："國家過去設置宥州，是取寬宥之意作爲名稱，統轄那些歸降依附者。天寶末年，宥州寄於經略軍管理，是因經略軍地處中間，可以總領番

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遥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詔曰：“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來，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爲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爲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

淮西節度使吴少陽卒，其子元濟請襲父位。吉甫以爲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爲守禦，宜因時而取之。頗叶上旨，始爲經度淮西之謀。

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吊，常贈之外，内出絹五百匹以恤其家，再贈司空。吉甫初爲相，頗洽時情，及淮南再徵，中外延望風采。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時負公望者慮爲吉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潜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協；而絳性剛訐，於上前互有争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其不悦者，亦無所傷。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産，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有司謚曰“敬憲”，及會議，度支郎中張仲方駁之，以爲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吉甫謚曰忠懿。

吉甫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録東漢、魏、晋、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爲《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録當時户賦

部，北可接應天德，南可援助夏州。現在經略遥屬靈武，又不設置軍鎮，不合舊制。”憲宗同意了他的奏請，重新設置宥州，下詔道：“天寶年間宥州寄托於經略軍管理，寶應以來，因循漸廢。因此昆夷屢有侵擾，党項無所依靠，蕃部之民，得不到安撫。朕正欲弘揚遠略，打算恢復舊州，應在經略軍設置宥州，并爲上州，在城下設置延恩縣，爲上縣，隸屬於夏綏銀觀察使。”

淮西節度使吴少陽死，兒子吴元濟請求繼承父位。李吉甫認爲淮西地處内地，不同於河朔，况且四鄰没有同黨相援，國家常駐數十萬軍隊用作守衛，應乘機奪取。很符合皇上意旨，開始做經略淮西的打算。

元和九年冬，李吉甫突然得病死亡，時年五十七歲。憲宗悲痛了很長時間，派宦官使者前去吊祭，按常規贈予之外，又從内庫取出絹五百匹來撫恤家人，兩次追贈爲司空。李吉甫最初任宰相，處理政務很合時情，等到從淮南再次被召回，中外延頸望其風采。執政以後，時常蒙蔽皇上視聽，人們心裏都疑忌畏懼他。當時享有衆望的人怕被李吉甫所忌恨，多畏懼遠避。憲宗私下得知了這一情况，不到一年，就升任李絳，他與李絳非常不和；而李絳性格剛直，兩人在皇上面前互有争論，人們多認爲李絳有理。然而李吉甫生性小心謹慎，即使對自己不喜歡的人，也無所傷害。平時衣服器物飲食，定要極盡珍美，但不添置財産，除京城中一所住宅之外，没有其他宅第别墅，公論以此而推重他。主管部門爲他定謚號叫“敬憲”，等到衆人討論時，度支郎中張仲方反駁，認爲定得太好。憲宗發怒，貶降張仲方，賜李吉甫謚號爲忠懿。

李吉甫曾經討論《易象》的異義，附在一行的集注之下；還編録東漢、魏、晋、周、隋舊事，以及成敗損益的大要，名爲《六代略》，共三十卷；劃分天下諸藩鎮，記録山川險要舊事，分别繪製地圖置於篇首，共五十四卷，稱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人記録當時的户口兵籍，稱作《國計簿》，共十卷；編纂《六典》中各職

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爲《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

子德脩、德裕。

李藩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爲天官侍郎，不詣昭德謝恩，時昭德怒，奏黜爲壁州刺史。祖畬，開元時爲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死。至遠、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爲湖南觀察使，亦有名。

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爲從事。洛中盜發，有誣牙將令狐運者，亞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爭之不從，遂辭出。後獲真盜宋瞿曇，藩益知名。

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杜兼爲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陰有冀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摇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

官作《百司舉要》一卷。都進奏獻上，在當時很流行。

兒子李德脩、李德裕。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李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舉薦他任天官侍郎，他未到李昭德處謝恩，當時李昭德很生氣，上奏貶他爲壁州刺史。祖父李畬，開元年間任考功郎中，事奉母親孝順恭敬，母親死後，悲痛過度而死。李至遠、李畬都因志向與操守而名重一時。父親李承，任湖南觀察使，也很有名。

李藩年輕時恬淡修身，舉止文雅，好學。父親死後，家中財産富足，家族中親屬前來吊祭，有人隨手拿走東西而他却從不加禁止，反而更愛散施，没過幾年家境就貧窮了。四十多歲没有出仕做官，在揚州讀書，用度困難，妻子兒女怨恨他，他却泰然自若。杜亞任東都留守，因他是故人之子而任用他爲從事。洛中發生盜竊事件，有人誣告是牙將令狐運，杜亞相信，拷打之後定了罪；李藩知道此事冤枉了令狐運，争辯而杜亞不聽，於是辭職而去。後來抓獲了真正的盜賊宋瞿曇，李藩更加有名。

張建封在徐州，徵用他爲從事，居於幕府之中，待人謙遜從不考慮細節。杜兼任濠州刺史，帶有節度使職銜，張建封病重，杜兼急忙趕到府中，暗中有所企圖。李藩與同僚探視張建封，出來之後哭着對杜兼説："僕射公病重如此，公應在州中鎮守，現在放棄本州之事來到這裏，想要做什麽？應立即離開！否則我一定會上奏皇上。"杜兼倉促驚懼没有料到，於是徑直回去。張建封死，杜兼後悔自己的企圖没有得逞，非常怨恨李藩。返回揚州以後，杜兼就誣告李藩在張建封死時煽動軍心。德宗大怒，暗中下詔書命杜佑殺掉他。杜佑一向器重李藩，接到詔書十多天不忍執行，就叫來李藩談論佛教，説："因果報應的事，確實有嗎？"李藩説："確實有。"説："果真如此，君遇到禍事應無所恐懼。"就拿出詔書。李藩看後，不動聲色，説："我與杜兼確實是報

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

應。”杜佑說：“千萬不要說出，我已經秘密爲你辯解，用家族百口爲你擔保了。”德宗看到杜佑的解釋，怒氣未消立刻追召李藩入京。等到召見時，看到他的長相，說：“這怎能是做惡事的人呢?”就放下心來，任他做秘書郎。

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即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吕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遷主客員外郎，尋換右司。時順宗册廣陵王淳爲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改名紹，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宫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諂也。如純輩豈爲以禮事上耶！”藩謂人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即位，憲宗是也。宰相改郡縣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貫之，議者嘉之。

王紹掌權，邀請李藩約定衹要相見就重用他，李藩最終没有前去。王仲舒、韋成季、吕洞之輩任郎官，朋比結黨地位顯赫，每天聚會飲酒，仰慕李藩的名聲，强邀他同聚，李藩不得已去了一次。王仲舒這些人愛傳謡言表演把戲，以後又邀李藩，他都堅決不去，說：“我與王仲舒這些人在一起呆了一天，都不知與他們說些什麽。”後來他們果然失勢了。李藩升任主客員外郎，不久改任右司。此時順宗册封廣陵王李淳爲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求改名爲紹，當時議論的人都批評他，都說：“皇太子也是臣子，東宫的大臣改名尚可，不是他的下屬而改名，是諂媚。像王純這些人豈能算得上按禮制事奉皇上！”李藩對人說：“歷代舊制，都是由於那些不識大體的臣子而喪失掉的，因此到現在都不能修正，不足爲怪。”等到皇太子即位，就是憲宗。宰相改郡縣名稱而避諱皇上的名字，衹有監察御史韋淳不改。過了一段時間有詔書任命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韋淳不得已改名貫之，評論的人都很贊賞他。

藩尋改吏部員外郎。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蔽，濫用官闕，黜爲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連白紙。”藩曰：“别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藎，事無不言，上重之，以爲無隱。

李藩不久改任吏部員外郎。元和初年，升任吏部郎中，掌管本曹事務，因被吏員蒙蔽，濫加任用缺官，降爲著作郎。改任國子司業，後升任給事中。制敕上有他不同意之處，李藩直接就在黄敕之後批寫，下屬吏員說：“應另外連綴白紙。”李藩說：“附一張白紙，是文狀，怎能叫批敕呢！”裴垍告訴皇上，認爲他有宰相的器度，時逢鄭絪罷相，遂任命李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秉性忠誠，事無不言，皇上很器重他，認爲他忠誠可信。

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

元和四年冬，皇帝詢問宰臣說：“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有的能使百姓家給人足，有的却導致國貧民困，這是什麽緣故?”李藩回答說：“古人說：‘節儉能使用度豐足。’因此財物豐足實是取

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爲非艱，保之爲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務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

决於節儉。假使國君不以珠玉爲貴，祇致力於農桑耕稼，那麽百姓不追求奇巧珍寶，民風自然重視農業，等到百姓豐足以後，國君怎能不富足，自然國庫充溢，五穀豐登。如果國君耗盡民力，愛好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漸奢侈，捨本逐末，衣食日益匱乏，那麽百姓就不會富足，國君又怎能富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機而起。如今陛下以古人爲永久的借鑒，一心想着使國家達到富庶，自身則崇尚勤儉，自然會達到大治。我真誠地希望陛下能把知道這一點看作一件并不困難的事，當務之急在於保持，宮室車馬，衣服玩器，務求减省又减省，向人們顯示要改變舊俗，那麽天下的人幸運之極。”皇帝説：“節儉的事，是我的誠意；貧富的原由，正如卿所説。祇求上下互相勉勵，保持這一風尚，若有奢濫越制，直言規諫，這確實有賴於卿等了。”李藩等人拜賀退下。

帝又問曰：“禳災祈福之説，其事信否？”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己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若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爲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望陛下

皇帝又問道：“驅除災禍祈求福佑的説法，這種事可信嗎？”李藩回答説：“臣私下察看自古以來的聖明賢達的人，他們都不祈神求福。因此楚昭王有病，卜者認爲是黄河作怪，楚昭王認爲黄河不在楚國，不是黄河降罪，孔子認爲他明曉天道。孔仲尼有病，子路請求爲他祈神求福，孔仲尼認爲神靈佑助正道，完全取决於自身的行爲，自己既然德行完善，自然無愧於人。因此回答子路説：‘孔丘祈福已經很久了。’《尚書》説：‘惠迪吉，從逆凶。’説的是順應正道則吉利，隨從作惡則凶險。《詩經》説：‘自身纔能求得多福。’所以禍福的降臨，全應驗於做事，假如做事違背常理，那麽什麽福可以求得？因此漢文帝每遇祭祀，祇派有關部門恭敬致祭而不祈福，見識超群，可以稱作大德。假使神靈無知，那麽怎能降下福來；肯定神靈有知，那麽自私求媚的事，君子尚且不喜歡，何况明神！由此而言，履行信義求得和順，上天自會庇祐，如果不是這樣，實在難以招來福運。因此堯、舜的德行，祇在於修身來使百姓安寧。管仲説：‘對人行義者合乎神道。’這是把人作爲神靈的主人，因此祇求安撫百姓就可以了。虢公求神，導致危亡，王

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爲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莽安加祈求，加速漢軍的到來，古今明鑒，都記於書傳。臣希望陛下能將漢文帝、孔子的見解作爲準繩，那麽百福俱到。"皇上深加贊許。

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别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寢。李吉甫自揚州再入相，數日，罷藩爲詹事。後數月，上思藩，召對，復有所論列。元和六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户部尚書。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當時河東節度使王鍔花數千萬錢賄賂權貴寵臣，請求兼任宰相。李藩與權德輿都在中書省，有密旨説："王鍔可以兼任宰相，應立即草擬詔命報來。"李藩於是用筆塗掉"兼相"兩字，反而上奏道："不可。"權德輿大驚失色道："縱然不可以，也應另外寫奏章，怎能用筆塗改詔書呢！"他説："形勢緊急了！過了今天，就無法制止。天又晚了，哪有時間另寫奏章！"此事果然壓下。李吉甫從揚州再次入朝任相，幾天以後，罷免李藩改任詹事。幾個月以後，皇上想到李藩，又將他召入問對，又有所論奏。元和六年，出任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没有赴任就死去。時年五十八歲，追贈户部尚書。李藩任宰相才能不如裴垍，孤傲嚴刻又居韋貫之之後，但人品清正規範，也屬一類人物。

權德輿　權皋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皋，字士繇，後秦尚書翼之後。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禄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爲薊縣尉，署從事。皋陰察禄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禄山使皋獻戎俘，自京師廻，過福昌。福昌尉仲謩，皋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謩，謩至，皋示已喑，瞪謩而瞑。謩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禄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迹，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禄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采訪使高適表皋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皋懼見迫，又變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親權皋，字士繇，是後秦尚書權翼的後人。年輕時考中進士補任貝州臨清縣尉。安禄山以幽州長史的身份充任河北按察使，藉重他的才華聲望，上表推薦他爲薊縣尉，安排做從事。權皋看出安禄山有叛逆的意圖，害怕他猜忌殘害自己，無法潔身引退，想暗中離去，又怕老母受害。天寶十四年，安禄山派權皋到朝廷獻俘，從京城回來，經過福昌。福昌尉仲謩，是權皋的妹婿，與他暗中定計相約。等他到達河陽，謊稱有病立即去叫仲謩，仲謩來到，權皋示意仲謩自己已説不出話，瞪着仲謩而死。仲謩於是强作悲哀而哭泣，親手爲他含玉穿衣，然後放走權皋埋葬空棺，無人知道。隨從官吏帶着詔書返回，權皋的母親起初不知内情，聽説權皋死了，痛哭得使行路之人都爲她感到悲傷。安禄山也没有懷疑他假裝死亡，允許他的母親回去。權皋此時則改變裝束隱匿踪迹，在淇門等候着母親，等見到母親以後，就侍奉着母親日夜兼程南下，等到渡過長江，安禄山已經造反了。他因此而聞名天下。淮南采訪使高適上表

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絶，或逾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遘爲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皋白其事，皋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遘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顔真卿表皋爲行軍司馬，詔徵爲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奏皋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大曆三年，卒於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謚曰貞孝。初，皋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李華爲其墓表，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秘書監，至是因子德輿爲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

推薦權皋試任大理評事，充任判官。等到永王李璘叛亂，脅迫很多士大夫跟隨自己，權皋怕他逼迫自己，又改變姓名更換衣裝得以脱身。玄宗在蜀地，聽説此事後贊揚了他，任命他爲監察御史。適值母親去世，於是定居洪州。當時南北隔絶，有時一年都聽不到詔命。有個宦官使者奉命到洪州，很長時間還不回朝，索取無厭，州縣感到困苦不堪。當時有個名叫王遘的人任南昌縣令，準備拘禁那個宦官使者問罪，就拜見權皋説明了這件事，權皋没有作聲，過了好一陣兒，流淚説道："如今怎能使一名敕使前來，而突然説出這種話來。"因此掩面哭泣，王遘馬上下拜道歉。浙西節度使顔真卿上表奏請權皋任行軍司馬，詔命徵他入朝任起居舍人，他又稱有病推辭。權皋曾説："我本來衹想保全自己的志節，豈能蒙受這樣的名聲呢！"李季卿任江淮黜陟使，奏明權皋的氣節品行，改任他爲著作郎，他還是不赴任。兩京受到胡騎蹂躪，士大夫多帶全家渡江來到江東，知名人士像李華、柳識兄弟，他們都仰慕權皋的德行并與他關係友好。大曆三年，權皋在家中去世，時年四十六歲。元和年間定謚號貞孝。起初，權皋去世，韓洄、王定都爲他服朋友之喪，李華爲他寫碑文，認爲能區分出天下的善惡，衹此一人而已。起初追贈他爲秘書監，至此因兒子權德輿任宰相，立家廟。到元和十二年，又追贈他爲太子太保。

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爲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八年，關東大水，上疏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人使。

權德輿四歲便能寫詩，七歲爲父守喪，因盡孝出名，十五歲寫作數百篇文章，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益顯揚。韓洄任河南黜陟使，徵用他任從事，試任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年，又任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二次升任到監察御史。使府撤除後，杜佑、裴胄都上奏朝廷請求徵用他，二表同一天送到京城。德宗平素也聽説過他的名聲，因此將他徵入朝中任太常博士，改任左補闕。八年，關東發生洪澇，他上疏請求皇帝發下詔書進行撫恤，於是朝廷命奚陟等四人出使關東。

裴延齡以巧佞判度支，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户部侍郎，仍判度支。德

裴延齡因諂媚得寵而判度支，九年，又從司農少卿升任户部侍郎，仍判度支。權德輿上疏

輿上疏曰：

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逮今間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群情衆口，喧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略舉所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爲剩利，以爲己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已來，并不支糧。伏以疆埸之事，所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爲時所抑，醜正有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爲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舉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齡受任已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爲國惜費，自宜更示優奬，以洗群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采群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爲黨，共有仇嫉。陛下亦宜稍迴聖鑒，俯察群心。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十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勛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

說：

臣認爲朝廷賞賜官爵，應當與衆臣共議，况且管理經費的部門，關係到國家安危。裴延齡剛剛代職一年，不稱職的名聲，更甚於當初。群情衆口，朝廷市井議論紛紛，我不敢一一奏報，煩擾聖上耳目，今天衹略舉我所聽聞。人們多説他將常賦正式份額没有用完的，都作爲餘利，當成自己的功勞。又大肆破費官錢購買常平倉原先收買的雜物，又用重估的物價，來充作貯存別庫的利錢。他又説邊境各路軍隊都嚴重缺額，從今年春天以來，一律不支給糧餉。臣認爲邊境的事，憂患不少，謀略確實是聖上事先裁定，但具體事務最終則取决於有關官員。陛下如果認爲裴延齡高潔出衆，受到時人的壓抑，群醜結黨，製造這些流言，爲何不拿新收上來的餘利，追查一下它的來龍去脉，作爲大臣分析列舉上奏的依據？再選擇朝廷賢德誠實的大臣，與一名宦官使者一起巡視守邊軍隊，察看他們的儲備虛實有無。倘若裴延齡受命以來，精心盡力，遇事儉省，另外獲得羨餘，與正數各自區分清楚，邊軍儲蓄，確實尚足支用，自身遭來怨恨，爲國節省開支，自應更加從優奬勵，來澄清衆人的疑慮，明確記下他的功勞，公布於天下。如若談論者没有説錯，確實有許多欺君之事，怎能將國家重任，交給不可靠的人呢。臣職位在諫官之列，應該采納衆人意見，裴延齡正式任命以來，至今已有十天，路人議論紛紛，全都關於此事。難道能説京城衆多士人庶民，有愚有智，聚集而結黨，所嫉恨的全都一致。陛下也應稍稍回轉聖察，俯察衆人之心。况且臣下事奉君主，如同兒子事奉父親，現在正處在皇上英明無需避諱的年代，如果還顧惜自身隱情不報，這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披肝瀝膽，伏待刑罰。

十年，升任起居舍人，年中，兼主持制誥。改任駕部員外郎、司勛郎中，其他職務依舊。升任中書舍人。此時，德宗親自處理政務，重視緊

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轉户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侍郎，遷太常卿。

要官職的任命，凡是由朝廷任命，多由皇上御札補定。開始時，權德輿主持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過了幾年，徐岱死，高郢主持禮部貢舉，衹有權德輿在禁中值宿，幾十天纔回。曾經上疏請求任命兩省官員，德宗說："并非不知道卿的辛苦，禁中官職清要，必須有像卿這樣的人纔能擔當，所以長期難於選中人員。"權德輿任職中書省共八年之久，中間有幾年都是由他獨自掌管。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主持禮部貢舉，第二年，正式任命爲侍郎，執掌科舉取士三年，至今號稱選用得當。轉任户部侍郎。元和初年，歷任兵部、吏部侍郎，因手下郎吏誤用官缺受牽連獲罪，改任太子賓客，又任兵部侍郎，升任太常卿。

五年冬，宰相裴垍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

五年冬，宰相裴垍病重，權德輿正式任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一同做宰相。河中節度使王鍔前來朝覲，顯貴寵臣有許多人贊揚王鍔，皇上想給他加授平章事，李藩堅持認爲不行。權德輿隨後上奏說："平章事，不是按順序進升就能得到的，本朝方鎮兼帶宰相名銜的，都是立有大功忠心耿耿之人。大曆以來，又有一些跋扈難以控制的，不得已授與他。如今王鍔没有大功勳，又不是處在姑息之時，想要暫授這個名號，恐怕實在不行。"皇上同意他的意見。

運糧使董溪、于皋謨盗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疏略。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

運糧使董溪、于皋謨偷用官錢，詔命流放嶺南，走到湖外，秘密下令派宦官使者將二人都殺掉。過了幾天，權德輿上疏說："臣私下以爲董溪等人，在陛下憂慮山東用兵之時，兼管供軍糧料的重任，皇上委任托付不比尋常，竟敢辜負皇上的恩顧，恣意貪贓犯法，即使處以萬死，都不足以償罪。陛下推行寬大的刑典，覺得處以流放實在判得太輕，陛下應該更改其罪名，并責難臣等粗疏。衹是詔令已經發下，四方知道，不寫明刑罰，却又這樣處治，臣觀察衆人之心，都有所不明白。自從陛下執政以來，每事都示以誠信，實在是與天地之德相合，與四時時運相符，八方百姓，沐浴皇恩。至於像于皋謨、董溪所犯之罪，理應止於刑典，明確降下詔書，與衆共棄，使人人畏懼法律，人人謹慎守身。臣確實明白他

過之事，不合論辯，上煩聖聰。伏以陛下聖德聖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賀。況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疏，察臣丹懇。"

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又是已經過去的事情，不應再作論辯，以此來煩擾皇上的明察。臣以爲陛下聖德睿姿，超越往古，前者所發下的每一道詔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符合治政的根本，都能順應人心。臣怕以後再有此類事情發生，衹要有關部門盡力審理，確定罪名，或者處以極刑，或者使之自盡，罰一勸百，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重大，臣每當到延英殿奏對，回來以後回憶陛下求治的話語，生逢盛明之世，常感激流淚慶幸自己。況且臣愚昧拙樸，是皇上所知道的，衹求寬恕臣的迂腐，明察臣的忠誠。"

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後拜太常卿，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删定格敕，孟容等尋改他官，乂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

等到李吉甫從淮南被詔命召回，不到一年，皇上又接着任用李絳。當時皇上正求治心切，軍國政事無論大小，一并交付中書省。李吉甫、李絳議政時常有分歧，有時在皇上面前争論政事，怒形於色；其中有的意見符合治道，權德輿也未能說明，當時人因此而譏諷他。最終因沉默無言而免職，又再任本官。不久以檢校吏部尚書任東都留守，後來正式任命爲太常卿，改任刑部尚書。此前，許孟容、蔣乂等人奉命删定律令中的格敕，許孟容等人不久改任其他官職，蔣乂獨自完成三十卷，上表進獻，留中不發。權德輿請求交付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人考定，又編成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又以檢校吏部尚書出京鎮守興元。十三年八月，得病，皇帝下詔批准他回京，死於途中，時年六十歲。追贈左僕射，謚號文。

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殁，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景暫倦，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

權德輿自貞元到元和三十年間，輔佐朝政，秉性正直誠實寬容，行動言語，毫無隱晦，含蓄而有風度，被時人所稱賞。著述極豐富，《六經》百家，深入鑽研融會貫通，他的文章雅正而廣博，從王侯將相到當時的名人去世時，請他作碑銘的十有八九，當時人將他視爲宗師。尤喜讀書，没有片刻倦怠，有文集五十卷，在當代很流行。

子璩，中書舍人。

兒子權璩，爲中書舍人。

史臣曰：裴垍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啓沃帝心，弼諧王道。如崔群、

史臣曰：裴垍精於鑒别人物，薦用賢能，啓發皇帝聽聞，輔弼朝政。像崔群、裴度、韋貫之

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皆垍之薦達。立言立事，知無不爲。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仗裴垍之抽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垍之能別髦彥，垍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批制敕有夕郎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髫齔有聞，疏延齡恣行巧佞，論皋謨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行，實皋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緯之臣，又何慚於王佐矣！

贊曰：二李秉鈞，信爲名臣。甫柔而黨，藩俊而純。裴公鑒裁，朝無屈人。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等人，全都位居將相，皆是由裴垍推薦得以任用。提出建議處理政事，知無不爲。李吉甫精通經典，熟悉舊制，仰仗裴垍的引薦，使朝廷上下有序。李吉甫知道裴垍擅長鑒別優秀人才，裴垍則知道李吉甫善於任用賢良，相輔相成，不互相忌妒不互相傷害。李叔翰注意自身修養，立志繼承家風，批制敕有門下侍郎的風範，塗御書可見宰相的器度，而他輕財散施，期待天佑，順其自然的想法值得贊美啊！權德輿孝順勤學，年幼有名，上疏指出裴延齡恣意諂諛取寵，論述處死于皋謨没有明頒敕書，三十年輔佐朝政，實在是權皋的餘福所庇護的結果。這四個人，是所說的治國之臣，又何愧於帝王輔佐之職？

贊曰：二李秉政，確爲名臣。李吉甫柔順黨附，李藩優異純正。裴公擅長鑒別人物，使朝廷没有感到委屈之人。權德輿文思華美，文質彬彬。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九十九

于休烈（子）肅（肅子）敖（敖子）琮　令狐峘　歸崇敬（子）登（登子）融
奚陟　張薦（子）又新 希復（希復子）讀　蔣乂（子）係 伸
柳登（弟）冕（子）璟　沈傳師（子）詢

于休烈　于肅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寧，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

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又應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正字。累遷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郎中。楊國忠輔政，排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

值禄山構難，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録》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興慶宫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録》，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并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别

于休烈，河南人。高祖名志寧，貞觀年間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父名默成，爲沛縣令，早逝。

于休烈性情純厚謹慎，機敏聰明。從小好學，善於寫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是文章之友，當時齊名。考中進士科，又應考制策得中，授任秘書省正字。多次升官任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改任比部員外郎，郎中。楊國忠輔佐朝政，排擠不依附自己的人，于休烈出任爲中部郡太守。

正值安禄山叛亂，肅宗即位，于休烈從中部趕赴皇帝臨時住所，升任爲給事中。改任太常少卿，掌管禮儀事務，兼修國史。肅宗從鳳翔返回京城，特别注重聽取臣下建議，曾對于休烈説："國君的任何舉動都要記録下來，這纔是良史。朕有過失，卿是否記下了？"他回答説："夏禹、商湯檢討自己，他們開國立業也十分盛大。有德之君，不忘糾正過錯，臣不勝慶賀。"當時中原凋殘，典章幾乎散盡，没有史籍可供查尋。于休烈上奏説："《國史》一百零六卷，《開元實録》四十七卷，起居注連同其它書籍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都保存在興慶宫史館。京城被叛賊攻陷以後，全被焚毁。而且《國史》、《實録》是聖朝大典，修撰多年，如今都没有保存下來。希望交付御史臺審問勘查史館的有關官員，令府縣招致訪

收得《國史》、《實録》，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内，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肅宗以太常鐘磬，自隋已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乾元初謂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懸樂，宫商不備，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内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别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群臣稱慶。

休烈尋轉工部侍郎、修國史，獻《五代帝王論》，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賢，以休烈修國史與己齊列，嫉之，奏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舊儀，元正冬至，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奏曰："《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顯慶已來，則天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與百官雜處，殊爲失禮。"肅宗詔停之。

代宗即位，甄别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尋加禮儀使。遷工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書，累封東海郡公，加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儋石之蓄。恭儉温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顔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篤好

求。有人另外收存《國史》、《實録》的，若送到官府，重金購回并從優獎賞。如果是史官收存，就赦免他的罪責。保存一部破格授與官吏資格，保存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間，衹得到一兩卷。前任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身陷賊中，此時進入東京，至此將他家收藏的《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到官府。

肅宗因太常寺的鐘磬樂器，是從隋朝以來，流傳下來的五音，有的不合音律，乾元初年對于休烈説："古代聖人創制音樂，是爲了順應天地之和，用以調合陰陽之序，這樣人們就不會遭疾病夭折，萬物也不會受災疫侵害。而且金石絲竹，是奏樂的器材。近來朕親自祭祀郊廟，經常聽到懸樂之聲，宫商二音不太完備，有的鐘磬也失調了。現在可將鐘磬全部取來，朕當在宫内親自調定。"太常寺招集樂工考校數日，審定差錯，然後命人另外鑄造磨刻。等到事情結束，皇上登殿親自試着擊打，都合五音，群臣稱賀。

于休烈不久改任工部侍郎、修國史，獻上《五代帝王論》，皇上非常贊賞。宰相李揆自負才能嫉妒賢人，因于休烈修國史與自己同列，嫉妒他，奏請任他爲國子祭酒，暫留史館修撰以此來壓制他。于休烈安然自處，毫不介意。以往的禮儀，元旦冬至，百官不在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舉行這種禮儀。于休烈上奏説："《周禮》規定有封爵的男子朝賀君王，有封號的婦人朝賀王后。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開始舉行這一禮儀。元旦冬至這天，有封號的婦人又到光順門朝賀，與百官混雜一起，非常有失禮儀。"肅宗下詔停止。

代宗即位，鑒别官員的名望品德，于休烈受到宰相元載稱贊，於是被授爲右散騎常侍，依舊兼修國史，不久加授禮儀使。升任工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事，正式授任工部尚書，多次進封爲東海郡公，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在朝中共三十多年，歷任清貴顯職，家中没有一石的積蓄。恭謹儉樸温和仁義，從不將喜怒之情表現在臉上。而禮賢下士，扶持後進，雖位尊年高，從無倦怠之色。酷好書籍，手不釋卷，

墳籍，手不釋卷，以至于終。大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於代。

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

是歲春，休烈妻韋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聞，特詔贈韋氏國夫人，葬日給鹵簿鼓吹。及聞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贈尚書左僕射，賻絹百匹、布五十端，遣謁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榮，少有其比。

肅官至給事中。

于敖

肅子敖。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爲時彦所稱，志行修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湖南觀察使楊憑辟爲從事，府罷，鳳翔節度使李鄘、鄂岳觀察使吕元膺相繼辟召。自協律郎、大理評事試監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倉部司勛二員外、萬年令，拜右司郎中，出爲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入爲吏部郎中。其年，遷給事中。

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而逢吉由是奬之。尋轉工部侍郎，遷刑部，出爲宣歙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敖温裕長者，與物無忤，居官亦未嘗有立。周踐臺閣，三爲列曹侍郎，謹順自容而已。大和四年八月

直到臨終。大曆七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撰有文集十卷在當時很流行。

兒子于益繼嗣，次子名肅，相繼任翰林學士。

這年春天，于休烈的妻子韋氏去世。皇上因于休烈父子儒行著名，特意下詔追贈韋氏爲國夫人，安葬之日賜給儀仗鼓樂。等到聽説于休烈去世，追懷悼念了很長時間，褒獎追贈尚書左僕射，賜給助喪用絹一百匹、布五十端，派謁者内常侍吴承倩到他家中宣旨慰問。儒士的榮耀，很少有人能與他相比的。

于肅官做到給事中。

于肅的兒子名敖。于敖，字蹈中，因出身文史世家享有盛名，年輕時受到當時賢俊名流的稱贊，志向高潔操守端正。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湖南觀察使楊憑徵用他爲從事，使府取消，鳳翔節度使李鄘、鄂岳觀察使吕元膺相繼徵召他。從協律郎、大理評事試任監察御史。元和六年，正式任命爲監察御史。後改任殿中，歷任倉部司勛二員外、萬年令，授任右司郎中，出任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召入朝任吏部郎中。當年，升任給事中。

昭愍皇帝剛繼位，李逢吉掌權，與翰林學士李紳平素不和，便誣告李紳有不可測度之罪，把他放逐到嶺外。李紳的同僚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因與李紳爲同黨受牽連獲罪，貶任信、汀等州刺史。貶黜的詔書下達以後，于敖封還詔書。當時人以爲他與龐嚴關係親密，爲龐嚴申訴無罪，都説："于給事觸犯宰相的怒顔，爲龐嚴、蔣防伸冤，不也很仁義嗎？"等到駁回的奏章送出後，人們纔知道原來是議論龐嚴貶黜得太輕，朝廷内外無不大加譏笑，而李逢吉却因此奬賞他。不久改任工部侍郎，又改任刑部侍郎，出任宣歙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于敖是個温和寬厚的長者，與人無争，做官也没有什麽建樹。遍歷臺閣，三次任列曹侍郎，衹是謹慎恭順保全自己而已。大和四年八月去

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四子：球、珪、瓌、琮，皆登進士第。

于琮

琮落拓有大志，雖以門資爲吏，久不見用。大中朝，駙馬都尉鄭顥，以琮世故，獨以器度奇之。會有詔於士族中選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顥謂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護細行，爲世譽所抑，久而不調，能應此命乎?"琮然之。會李潘知貢舉，顥托之登第，其年遂升諫列，尚廣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踐臺閣，揚歷藩府。乾符中同平章事。

黄寇犯京師，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既僭號，起琮爲相。琮以疾辭，迫脅不已，琮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親姻，義不受命，死即甘心。"竟爲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廣德閨門有禮，咸通、乾符中譽在人口。于族内外冠婚喪祭，主必自預行禮，諸婦班而見之，尊卑答勞，咸有儀法，爲時所稱。

珪、球皆至清顯。

令狐峘

令狐峘，德棻之玄孫。登進士第。禄山之亂，隱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楊綰未仕時，避亂南山。止於峘舍。峘博學，貫通群書，有口辯，綰甚稱之。及綰爲禮部侍郎，修國史，乃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右拾遺，累遷起居舍人，皆兼史職，修《玄宗實録》一百卷、《代宗實録》四十卷。著述雖勤，屬大亂

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禮部尚書。

四個兒子：于球、于珪、于瓌、于琮，都考中了進士科。

于琮放浪不羈胸懷大志，雖藉助祖上功勛做了小吏，但長期不被重用。大中朝，駙馬都尉鄭顥與于琮是世交，特别欣賞他奇特的才能和風度。恰巧皇帝下詔令在士族中挑選有才幹的人娶公主，士大夫大多迴避。鄭顥對于琮説："你人品才能都很出衆，衹是不拘小節，受到輿論的指責，長期不得調任，能應承這一詔命嗎?"于琮同意了。適逢李潘主持貢舉，鄭顥托他讓于琮考中進士，當年便升入諫官行列，娶廣德公主，授任駙馬都尉。多次任職臺閣，歷任藩府。乾符年間任同平章事。

黄巢賊軍進犯京師，僖宗出逃，于琮患病不能隨從。黄巢越分稱帝號後，起用于琮爲宰相。于琮藉口有病推辭，黄巢不停逼迫，于琮説："我的病情已經很重，死在旦夕。加上是唐室的姻親，從道義上講决不能接受僞命，死也甘心。"最終被賊寇殺害，而赦免了公主。公主看到于琮受害，就對賊寇説："妾是李氏之女，義不能獨活，情願與于公同死。"賊寇不允許，公主回到房中自縊而死。廣德公主很守閨門之禮，咸通、乾符年間衆口稱譽。于氏家族内外冠婚喪祭大事，公主總是親自參加履行禮儀，各位婦人依次拜見她，公主對尊卑之人答禮問候，都符合禮法，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贊。

于珪、于球都做到清貴顯官。

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玄孫。進士及第。安禄山之亂，他隱居在南山豹林谷，谷中有令狐峘的别墅。司徒楊綰未出仕時，避亂南山，住在令狐峘的别墅中。令狐峘博學，精通群書，能言善辯，楊綰非常贊賞他。等到楊綰任禮部侍郎，修國史，就引薦令狐峘進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授右拾遺，多次升任爲起居舍人，都兼史職，撰修《玄宗實録》一百卷、《代宗實録》四十卷。著述雖然勤奮，但適逢大亂之後，起居注遺失，令狐

之後，起居注亡失，峘纂開元、天寶事，雖得諸家文集，編其詔策，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落處多，不稱良史。大曆八年，改刑部員外郎。

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

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參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誡，良史稱嘆，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丘壠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文公始爲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爲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估，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己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

峘編纂開元、天寶年間的史事，雖然得到各家的文集，編定詔書對策，名臣傳記十不存三四，後人因疏漏之處過多，不稱他做良史。大曆八年，改任刑部員外郎。

德宗即位，準備從厚供奉元陵，令狐峘上疏規勸說：

臣聽說《傳》說"近臣要竭力規諫"，《禮記》說"侍奉君主衹有犯顏直諫而不能有所隱晦"。臣幸遇盛世，愧居近臣，因此纔敢竭盡狂妄愚昧，希望有絲毫補益，希望陛下詳察。臣讀《漢書·劉向傳》，看到談論君王山陵制度的告誡，良史贊嘆，萬古芬芳。這是什麽原因？聖賢之心，致力勤儉，必求符合規制，不作無益之事。因此舜葬於蒼梧，不變山川田畝的形貌；禹葬在會稽，不改樹木百物的排列。周武王葬在畢陌，不見墳墓所在；漢文帝葬在霸陵，憑藉山谷建墓。禹并非不忠，啓并非不順，周公并非不仁愛，漢景帝并非不孝，他們侍奉君親，都務求微薄。過去宋文公最開始追求厚葬，使用蚌殼燃過之灰，增加車馬陪葬，他的臣子華元、樂舉，在《春秋》中被寫爲不忠之臣。秦始皇葬在驪山，用魚脂做燈燭，用水銀爲江海，所藏珍寶，不可勝數，受到千古指責。宋桓魋做石製棺椁，孔夫子說"不如迅速腐爛"。子游詢問喪葬物品，孔夫子說"視家中情况而定"。張釋之對孝文帝說："假如墓中没有可以引起人們貪欲的東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麽可擔憂的呢？"漢文帝霸陵全用瓦器陪葬，不用金銀做裝飾。由此看來，有德的人葬制越發儉薄，無德的人葬制越發奢侈，這是顯而易見的啊。陛下自從治理天下，聖明政治日新月異。進用忠賢摒除邪惡，減省膳食節儉費用，不在意雲物的祥瑞，不接近鷹犬的娛樂。有關部門供給物品，都依照原價，以利於百姓。遠方進貢之物，衹供祭祀使用，而對自己苛薄。因此澤州上奏說出現祥雲，下詔說"以四時和順爲吉祥"；邕州上奏發現金坑，下詔說：

詔曰"以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踪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悦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爲飾。"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伏惟陛下遠覽虞、夏、周、漢之制，深惟夫子、張釋之之誡，虔奉先旨，俯遵禮經，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已頒行，諸條尚猶未出，此時奉遺制，敷聖理，固未晚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明主擇焉。況臣忝職史官，親逢睿德，耻同華元、樂舉之爲不臣也，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抵犯聖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

"以不貪爲珍寶"。敬思聖上所慮，無不是真理。而惟獨六月一日制書節文所說的"應根據山陵制度，務求優厚，要竭盡國庫所能，以供給費用"，這確實是仁孝之德，符合皇帝的心意。臣私下認爲尊敬君親的意義，貴在合乎禮制。陛下每次下達明詔，發布寬赦德音，都要追隨堯、舜，超越周、漢。豈能取悦凡俗耳目，違背賢哲之心，與喪失德行的君主競比奢侈呢？臣又拜讀遺詔說："其喪葬儀制，務求節約，不能用金銀錦綵作爲裝飾。"陛下恭敬地遵從先王之志，一舉一動都没有違背。如果葬制優厚，難道是臨終遺命的本意嗎？陛下遠觀虞、夏、周、漢的制度，深思孔夫子、張釋之的告誡，虔誠奉行先王意旨，恭順地遵從禮經，爲萬代楷模，天下就會萬分慶幸。如今赦書雖已頒布，具體條例尚未頒發，此時遵從遺命，施行聖治，本來也還不晚。希望迅速詔令有關部門，一概依從古代禮法。臣聽説愚夫之言，明主從中選擇。何况臣位居史官，親逢聖德，耻於像華元、樂舉那樣成爲不忠之臣，希望用舜、禹的治績記録聖上的英明。晝夜懇切，不敢不言，觸犯聖明，實在害怕聖上怪罪責罰，假如建議得到采納而身遭貶黜，雖死猶生。

優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

皇上下詔稱贊并説："朕先前議論山陵制度，心裹正感到迷惑，忘記遵從先皇旨意，於是頒下葬制從優的詔書。卿見聞博通，見識高遠，深知這麽做不好，呈上懇切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禮經，不但切中朕的過失，而且成全了朕的德行。使朕避免背上不肖之子的名聲，都是卿的功勞啊。怎敢聞聽大義而不改過，先失後得，奉行始終，朕真心希望没有過失。由此來看古代的正直君子，如何能超過你呢！"

初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峘判吏部南曹事。峘荷晏之舉，每分闕，必擇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

起初大曆年間，劉晏任吏部尚書，楊炎任侍郎，劉晏任用令狐峘暫判吏部南曹事。令狐峘感戴劉晏的推舉，每當分配缺官，必定挑選美差送給劉晏，不好的送給楊炎，楊炎因此心中不平。

中初，峘爲禮部侍郎，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托封於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賣，即署名托封。峘以炎所署奏論，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問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别駕。遷衡州刺史。

等到建中初年，令狐峘任禮部侍郎，楊炎任宰相，不計較舊事。有一個叫杜封的士子，是故相杜鴻漸的兒子，請求補授弘文生。楊炎曾出自杜氏門下，將杜封托付給令狐峘。令狐峘對來人説："相公果真憐愛杜封，想成全他一個功名，請在杜封名下簽字，令狐峘纔好記下他。"楊炎没想到令狐峘會出賣自己，就簽名托付杜封。令狐峘就楊炎簽名囑托一事上奏，説宰相以私事逼臣，臣若聽從他，就是辜負陛下，如不聽從那麽楊炎一定會迫害臣。德宗拿出奏疏責問楊炎，楊炎詳述事情經過，德宗極爲惱怒，説道："如此奸人，竟無可奈何嗎。"準備處以杖刑然後流放，楊炎苦苦解救，將他貶爲衡州别駕。後升任衡州刺史。

貞元中，李泌輔政，召拜右庶子、史館修撰。性既僻異，動失人和。在史館，與同職孔述睿等争忿細故，數侵述睿。述睿長者，讓而不争。無何，泌卒，竇參秉政，惡其爲人，貶吉州别駕。久之，授吉州刺史。

貞元年間，李泌輔佐朝政，召入令狐峘授任右庶子、史館修撰。令狐峘性格本身就怪僻，動輒與人失和。在史館，與同僚孔述睿等人因小事忿争，多次欺凌孔述睿。孔述睿有長者之風，退讓而不與他争執。不久，李泌去世，竇參執政，厭惡他的人品，貶爲吉州别駕。很久以後，纔又升任吉州刺史。

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爲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耻抹首趨庭。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爲憾。映至州，奏峘糾前政過失，鞫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貶衢州别駕。衢州刺史田敦，峘知舉時進士門生也。初峘當貢部，放榜日貶逐，與敦不相面。敦聞峘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峘。峘在衢州殆十年。順宗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既至而卒。

齊映任江西觀察使，巡視考察屬地經過吉州。舊例，刺史初次拜見觀察使，都要身穿軍服快步走到庭前致禮。齊映雖然曾做過宰相，却是近來顯達的後輩，令狐峘自恃是前輩，資歷超過齊映，不想穿軍服拜見。回家告訴他的妻子韋氏，耻於束額巾快步入庭參見。韋氏對令狐峘説："卿將自己看做什麽人，白頭老者快步走到小生面前行禮，卿假如能不用此禮拜見齊映，即使被貶而死，我也無恨。"令狐峘説"對"，就用接待客人的禮節會見齊映。齊映雖然没説什麽，却深爲不滿。齊映到州府，上奏令狐峘揭發前任的過失，經審察没有證據，不適宜再擔任刺史治理民衆，令狐峘因此被貶爲衢州别駕。衢州刺史田敦，是令狐峘主持貢舉時的進士科門生。起初令狐峘主持貢部，放榜那天被貶官流放，與田敦没見過面。田敦聽説令狐峘來了，高興地説："纔見到座主。"迎接拜見，禮節十分隆重，田敦每月分出一半俸禄送給令狐峘。令狐峘在衢州將

元和三年，峘子太僕寺丞丕，始獻峘所撰《代宗實録》四十卷。初峘坐李泌貶，監修國史奏峘所撰實録一分，請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吴郡人也。曾祖奥，以崇敬故，追贈秘書監。祖樂，贈房州刺史。父待聘，亦贈秘書監。

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遭喪哀毁，以孝聞，調授四門助教。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左拾遺，改秘書郎。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修撰，又加集賢殿校理。以家貧求爲外職，歷同州、潤州長史，會玄宗、肅宗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又兼史館修撰，改膳部郎中。

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并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已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

近十年。順宗即位，徵召他任秘書少監，到京城後去世。

元和三年，令狐峘的兒子太僕寺丞令狐丕，纔獻出令狐峘撰寫的《代宗實録》四十卷。起初令狐峘因受李泌牽連而貶官，監修國史的人上奏令狐峘所撰的一份實録，請求讓他在貶官之地完成。至此纔上奏進上，因功追贈工部尚書。

歸崇敬，字正禮，是蘇州吴郡人。曾祖名奥，因歸崇敬的緣故，追贈秘書監。祖父名樂，追贈房州刺史。父名待聘，也追贈秘書監。

歸崇敬年輕時勤奮學習，以經學考中科舉。遇家中有喪事悲哀而傷身，因孝敬聞名，調任四門助教。天寶末年，對策考中高等，授任左拾遺，改任秘書郎。升任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修撰，又加授集賢殿校理。因家貧求任外官，歷任同州、潤州長史，適逢玄宗、肅宗二帝入葬山陵，參預主持禮儀，升任主客員外郎。又兼史館修撰，改任膳部郎中。

歸崇敬因看到百官朔望日朝見時身穿褲褶不合古禮，上疏説："依照三代典禮，兩漢史籍，都没有穿褲褶的制度，也不詳其起因。隋代以來，纔有穿褲褶的。這事不是傳自古禮，懇請停止。"皇帝依從。又進諫："東都太廟，不應設立木製神位。謹遵照典禮，虞祭時所立的神主牌位用桑木，練祭時所立的神主牌位用栗木，用桑木神位則將栗木神位埋入土中，用栗木神位則將桑木神位埋入土中，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地無二王。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建造的，用來安置武氏神主牌位。中宗撤去神位而留下太廟，是爲了備作行幸遷都而留置的。况且殷人屢次遷都，前有八次後有五次，那麽前後遷都十三次，不可能每次遷都都另立神主牌位。討論這事的人有的説：'東都的神位已經虔誠敬奉而按時禮祭，怎可以一旦廢棄呢?'然而虞祭則設立桑木神位并虔誠祭祀，練祭則設立栗木神位而埋桑木神位，難道是桑木神位没有被虔誠地祭祀而竟埋入地裏了嗎?再者所缺神主，何須另作?製作而不

文宣王，祝板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爲禮太重。謹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請準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按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候之文，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又議祭五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即爲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於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人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臭，皆備五數，以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別有尊崇也。”又請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已具《禮儀志》。自是國典大禮，崇敬常參議焉。

大曆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吊祭、册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爲害。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携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絶之，東夷稱重其德。使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與諸儒官同修

能合時宜，恐怕不合禮儀。”他又議論說：“每年春秋二季祭奠文宣王，皇帝簽署祝文之板以後，面朝北拜揖，臣認爲行禮太重。謹依照《大戴禮》，師尚父授給周武王丹書，武王面東而立。現在簽署祝板，請求按武王面東而立的禮儀，禮節輕重大體適中。”當時有位叫巨彭祖的術士上疏說：“大唐是土德，合於千年符命，請求每年四季在郊外祭祀天地。”詔命禮官和儒者商議。歸崇敬議論說：“按舊禮，立春那天，在東郊迎春，祭祀青帝。立夏那天，在南郊迎夏，祭祀赤帝。立秋之前十八日，在中地迎奉黃靈，祭祀黃帝。秋、冬各有方位。黃帝在五行中爲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因此在火的祭祀之後再祭祀它，其他三季則不然。漢、魏、周、隋，都遵行此禮。國家以土德應運，也以每年六月土王之日在南郊祭祀黃帝，用后土配祭，這就是所說的合於禮制。現在巨彭祖請求四季都來祭祀，大多是憑藉讖緯之文，并且依據陰陽之說。事屬不經之談，恐怕難以施行。”又議論祭祀五位人帝而不稱臣時他說：“太昊五帝，是人帝，對國家來説衹有前後之禮，没有君臣之義。如果對人帝稱臣，那麽對天帝又如何稱呼呢？討論這事的人有的説：‘五位人帝列在《月令》之中，分別配祭五時。’那麽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臭，都具備五的數目，是爲了滿足當時事物的種數，并不是説另外還有尊崇。”又請求以太祖景皇帝配祭天帝，事情都已詳細記載在《禮儀志》中。從此以後國典大禮，歸崇敬經常參預議論。

大曆初年，因爲新羅王死，授任歸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任吊祭、册立新羅使。船行到大海中央，波濤洶涌，舟船損壞漏水，衆人都驚慌害怕。船夫請求用小艇載着歸崇敬避難，歸崇敬說：“船上共有幾十上百人，我怎能獨自避難？”不一會兒，波濤漸漸平息，最終免於遇難。舊例，出使新羅的人，到海東以後索取很多，有的携帶錢帛前去，交換貨物，營求利益；歸崇敬全部杜絶這一惡習，東夷之人尊重并稱贊他的品德。出使返回，授任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和各位儒官一同纂修《通志》，歸

《通志》，崇敬知《禮儀志》，衆稱允當。

時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

《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環之，圓如璧形。以義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爲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聲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獨闕，伏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省。

又以：

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爲太師氏，位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栒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

崇敬負責《禮儀志》，衆人都稱贊修得公允恰當。

當時皇太子打算在仲秋之月，在國學中舉行與公卿之子排叙年齡之禮。歸崇敬認爲國學及官名不相稱，請求更改國學制度，并更改名稱，他說：

《禮記·王制》說：天子之學叫辟雍。另外《五經通義》說：辟雍，是養老教學之處。按形制而言，雍，即壅，辟，是璧，壅水環繞，圓如璧形。按義理而言，辟，是明，雍，是和，說的是用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也稱之爲澤宮。《射義》稱，天子準備祭祀，定要先在澤宮練習射箭。因此前代文士，也稱之爲璧池，又稱之爲璧沼，還稱之爲學省。後漢光武帝設立明堂、辟雍、靈臺，稱之爲三雍宮。到漢明帝時又在這裏親行養老之禮。晉武帝也設立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舉行送業成之子薦升的鄉飲酒之禮。又另設立國子學，以區別士人與庶民。永嘉南遷，衹有國子學，不設立辟雍。北齊設立國子寺，隋初也是這樣。到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爲國子監。現在國家富足擁有四海，聲教文明及禮樂典章都很隆盛，衹是缺少辟雍，請求將國子監改爲辟雍省。

又認爲：

祭酒的名稱，不適合學官。依據《周禮》："師氏的職責是以美善之道詔示君主，教導國子。"請求將祭酒改爲太師氏，品級爲正三品。另外司業，含義在《禮記》中，說"樂正司業"。正，即長，意爲樂官之長，主管樂事。《爾雅》說："大板叫做業。"依據《詩經·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那麽業就是懸挂鐘磬的横木與直木。現在太學既然不教授音樂，那麽司業的含義就一無所取，請求改司業一名左師，一名右師，品級爲正四品上。

師，位正四品上。

又以：

《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已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受義絶。今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形規範，可爲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及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至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腒脩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依經辨理，略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説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檟楚扑之。國子不率教者，則申禮部，

又認爲：

《五經》六籍，是古代哲王達到治理天下的準則。國家創業，制訂選取賢能的法規，設立明經科，在衆學之中闡發微言大義，除去邪僻增益美善，選賢任能。自國家艱難以來，選取人才非常草率，考試不重視文義，録取人才先根據帖經，於是使專門學業荒廢，無從請教，老師之禮欠缺，傳受之義斷絶。現在請求將《禮記》、《左傳》作爲大經，《周禮》、《儀禮》、《毛詩》作爲中經，《尚書》、《周易》作爲小經，分别設置博士一人。其中《公羊》、《穀梁》文字疏少，請一并按照一門中經，都設博士一人。選擇的博士，必須是兼通《孝經》、《論語》，依據章疏，講解分明，注解徵引廣博，問十知九，加上德行純潔，文章雅正，儀表規範，可以爲人師表的，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各自舉薦所知之人。在外地的給予驛馬，七十歲以上的賜給蒲車。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分别設立五經博士，品級高低，學生人數，各有差别。那些原有的博士、助教、直講、經直以及律館、算館助教，請求全部撤銷。教學的方法，學生到國子監，拜見本學業的老師。學生拿的拜師禮物爲，肉脯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顔色與老師的服色相同。老師從中門走出，延請入座，割乾肉斟清酒，敬酒三次而止。於是打開匣篋拿出經書，提衣上前請教。老師依照經義爲他講解，略舉一個方面，然後入室。每天早、晚這二時請教，老師也在這兩個時辰來到講堂，解釋道義，闡明大體，并教授文章德行和忠信之道，告知孝悌睦友之義。十天一檢查每月一測試，每季一考核每年一應舉。看學生考中多少，來定博士考核成績的優劣。其中有不遵奉教義的，就用檟木荆條鞭打他。國子不遵奉教義的，就申報禮部，移送太學。在太學還不改的，移送四門。四門中仍不改的，送回本州學府。州學中不改的，

移爲太學。太學之不變者，移之四門。四門之不變者，歸本州之學。州學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爲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爲一通。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二爲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觀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并以明經爲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禮讓興，則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而來者也。

恢復本來身份，終身不能做官。雖然遵奉教義但九年不能學成的，也送回州學。禮部考試的方法，請求不用帖經，衹在所學的經文中提問二十條大義，答對十八條爲精通，加上《論語》、《孝經》各提問十條答對八條，并誦讀所問之文的注解和義疏，定要全部熟悉的爲一通。又在本經之内問三道時務策，能解通兩道爲考中。其中有些在鄉里因孝敬聞名的，在舉薦解送時要在所學專業下詳細說明。省試之日，考察他的實際情況，詢問大義時少答兩道，也請求兼收。那些各地鄉貢舉人，也請照此辦理。學業考試，都以明經爲名。考中者，授官的資格與進士相同。如此，則教義日漸深化，而禮讓興盛；禮讓興盛，則强不欺弱，衆不凌寡。這都是由太學而來的。

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以爲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

詔令交付尚書省會集百官議定上奏。參議之人認爲省者就是禁，是宫内之稱，不是外朝機構適宜的名稱。《周禮》稱世代擔任的職務叫氏，國學并非世襲官職，不宜稱太師氏。其餘的大多因循舊俗已久，很難更改，這一建議没有施行。

會國學胥吏以餐錢差舛，御史臺按問，坐貶饒州司馬。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尋選爲翰林學士，遷左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尋兼普王元帥參謀，累加光禄大夫。以兩河叛换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稱旨。及還，上表請歸拜墓，許之，賜以繒帛，儒者榮之。尋加特進、檢校户部尚書，遷工部尚書，并依前翰林學士，充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八十，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適逢國學的文書小吏因餐錢出現差錯，御史臺審問，歸崇敬因此受牽連貶爲饒州司馬。建中初年，又授任國子司業。不久選任翰林學士，升任左散騎常侍，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不久兼任普王元帥參謀，多次加授爲光禄大夫。因兩河跋扈之徒剛剛稟受朝命，命歸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命出使符合旨意。等到回朝，上表請求回鄉掃墓拜祭，皇上准許，賜給繒帛，儒者認爲榮耀。不久加授特進、檢校户部尚書，升任工部尚書，并依舊任翰林學士，充任皇太子侍讀。多次上表辭官，因年老請求退休，改任兵部尚書退休。貞元十五年去世，終年八十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左僕射。

子登嗣。

兒子歸登繼嗣。

歸登

登，字沖之。雅實弘厚，事繼母以孝稱。大曆七年，舉孝廉高第，補四門助教。貞元初，復登賢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遺。時裴延齡以奸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充皇子侍讀，尋加史館修撰。

歸登，字沖之。文雅樸實爲人寬厚，奉事繼母以孝敬受到稱贊。大曆七年，應試孝廉考中優等，補任四門助教。貞元初年，又考中賢良科，從美原尉正式任命爲右拾遺。當時裴延齡因奸邪諂媚得寵，皇上想任他做宰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奏論言辭尖鋭直率，德宗震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人也因直言觸怒旨意。起初熊執易草擬好疏奏，讓歸登看，歸登正色説道："希望署上我的名字。雷霆盛怒之下，怎忍讓足下獨自擔當。"從此同僚直言極諫，歸登每次都聯名上奏，無所迴避，受到時人的看重稱道。改任右補闕、起居舍人，這三任前後達十五年。同事中有的品階曾比他低，大多因奔走鑽營而做到大官，而歸登與右拾遺蔣武謙讓自守，不在意進升遲緩與迅速。後來升任兵部員外郎，充任皇太子侍讀，接着加授史館修撰。

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旋賜金紫，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受詔同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遷工部尚書。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

順宗初年，因東宫舊恩，破格拜任他爲給事中，不久賜金紫，并賜給衫笏。升任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一起接受詔命共同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任東宫及諸王侍讀，獻上《龍樓箴》進行規勸。很久以後，改任左散騎常侍。因爲入朝拜謝，憲宗問他時政最緊要的問題，歸登回答爲納諫，受到當時輿論的贊美。改任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升任工部尚書。元和十五年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子少保。

登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踶，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他人爲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亦以爲近之。

歸登精通文學，擅長草隸書法。心胸寬廣大度能容。曾讓僮僕喂馬，馬胡蹦亂跳，僮僕生氣打斷了馬脚，歸登知道後没有責備他。晚年十分喜好服食養生靈藥，有人饋送他金石之藥，并説已經先嘗過了，歸登毫不懷疑便服食下去。藥物毒性發作幾乎喪命，這纔詢問得知那人根本不曾嘗過，其他人都爲此感到憤怒，歸登看着他臉上却没有怒色。常仰慕陸象先的爲人，説起他的人也認爲兩人相似。

子融嗣。

兒子歸融繼嗣。

歸融

融，進士擢第，自監察拾遺入

歸融，考中進士科，自監察拾遺進入尚書

省，拜工部員外郎，遷考功員外。六年，轉工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轉户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敕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設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姑徇私誠。入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爲名，因緣刻剥，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列藩。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税。"詔周仁所進於河陰院收貯，以備水旱。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賂三千餘貫，半是擬贓。上問融曰："韓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輕。"乃貶梧州司户。

尋遷京兆尹。時府司物力不充，特敕賜錢五萬貫，府司以所賜之半還司農寺菜錢，融因對言之。上以融學家，因問："'蔬糲'字有賴音，何也？'糲'是飯之極粗者耶？"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悦融，罷尹。月餘，授秘書監。俄而固言罷，楊嗣復輔政，以融權知兵部侍郎。一年内拜吏部，三年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融子仁晦、仁翰、仁憲、仁召、仁澤，皆登進士第。咸通中并至達官。

省，拜任工部員外郎，升任考功員外郎。六年，改任工部郎中，充任翰林學士。八年，正式任命爲中書舍人。九年，改任户部侍郎。開成元年，又兼任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背敕令進奉羨餘雜税錢十萬貫。歸融上奏説："天下一家，何處不是王土？内外財賦，都在陛下府庫。盧周仁輕獻小利，妄設名目，説南方火災，恐怕燒成灰燼，進獻給朝廷，藉以表現自己的忠誠。進獻財貨而企求恩寵。看待朝廷是何等淺薄。臣恐怕天下效仿，以羨餘雜税爲藉口，由此苛刻剥削，生民受害。請對盧周仁執行重罰，以儆戒諸藩鎮。他所進獻的錢，請歸還湖南，代替貧下户百姓的租税。"詔命將盧周仁所進獻的錢收貯在河陰院，以防備水旱。金部員外郎韓益暫判度支案，子弟接受他人賄賂三千多貫，一半是許諾但還未得到的贓款。皇上問歸融説："韓益所犯的罪行與盧元中、姚康誰重？"他回答説："盧元中與姚康浪費官府三萬餘貫錢，韓益是因子弟受賄而獲罪，比二人要輕得多。"於是貶爲梧州司户。

不久升任京兆尹。當時府署中財力不足，特敕賜錢五萬貫，府署將所賜錢的一半歸還司農寺充做菜錢，歸融藉問對時提到此事。皇上因歸融是學家，就詢問："'蔬糲'字有賴的讀音，爲什麽？'糲'是飯中特别粗的嗎？"歸融以意思相近回答。當時兩公主下嫁，京兆府供設帷帳事務繁雜，又接近上巳節，奏請將曲江賜宴改日。皇上説："去年重陽節，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今年可改爲十三日。"不久李固言任宰相，他一向不喜歡歸融，罷免歸融的京兆尹。一個多月後，他又被授任秘書監。不久李固言被罷免，楊嗣復輔佐朝政，命歸融代任兵部侍郎。一年内又任爲吏部侍郎，三年任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

歸融的兒子歸仁晦、歸仁翰、歸仁憲、歸仁召、歸仁澤，都考中進士科。咸通年間都做到大官。

奚陟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祖乾繹，天寶中弋陽郡太守。

陟少好讀書，登進士第，又登制舉文詞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尋拜大理評事。佐入吐蕃使，不行，授左拾遺。丁父母憂，哀毁過禮，親朋愍之。車駕幸興元，召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辭以疾病，久不赴職，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郎、左司郎中，彌綸省闥。又累奉使，皆稱旨。

貞元八年，擢拜中書舍人。是歲，江南、淮西大雨爲災，令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悦之。中書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處之。先是右省雜給，率分等第，皆據職田頃畝，即主書所受與右史等。陟乃約以料錢爲率，自是主書所得減拾遺。時中書令李晟所請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之，他日便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人自携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内官。又躬親庶務，下至園蔬，皆悉自點閱，人以爲難，陟處之無倦。

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决以立威，時論喧然。陟乃躬自閲視府案，具得其實，奏言："據度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税及已前諸色羡餘錢，共六十八萬餘貫，李充并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貫已來是諸縣供館驛加破，及在諸色人户腹

奚陟，字殷卿，是亳州人。祖父名乾繹，天寶年間任弋陽郡太守。

奚陟年輕時喜愛讀書，考中進士科，又應試制舉考中文詞清麗科，授任弘文館校書，不久正式任命爲大理評事。輔佐入吐蕃使節，没有出行，授任左拾遺。爲父母守喪，因悲哀超過禮制而傷身，親戚朋友都很憐憫他。皇上出行到興元，召入他任爲起居郎、翰林學士。以有病推辭不受，很長時間没有到任，改任太子司議郎。又歷任金部、吏部員外郎、左司郎中，任職遍及各臺省。又多次奉使，都符合旨意。

貞元八年，升任中書舍人。這年，江南、淮西大雨成災，皇上命奚陟前去巡視慰問，所到之處百姓安定喜悦。中書省舊例，對文書小吏往往姑息遷就，因爲他們常在宰相身邊的緣故，而奚陟却都按制度對待他們。起先右省的雜物供給，一律分爲等級，都根據職田的數目而定，即主書所得與右史相等。奚陟却規定拿俸料錢作爲標準，自此主書所得少於拾遺。當時中書令李晟所請求的紙筆雜物，實際上都没有接受，衹是告知了雜事舍人，令他暫且貯存起來，過後便全部送給了雜事舍人。舊例，雜事舍人可以據爲私有，奚陟却將所得平均分配給省内官員。又親自處理各種事務，下至田園蔬菜，都全部親自檢查，人們認爲很難，奚陟對此却不覺厭倦。

升任刑部侍郎。當時裴延齡嫉妒京兆尹李充爲政很有能力，一意陷害他，上奏誣告李充勾結陸贄，多次以金帛賄賂陸贄。李充被貶官後，又上奏説李充過去妄自大量耗費京兆府的錢穀，請求令比部審查，用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害李充，因爲崔元翰也怨恨陸贄。皇帝下詔批准。崔元翰曲意依附裴延齡，彈劾整治府史。府史來到者，即使没犯過失，都予以笞打以顯示威嚴，當時輿論嘩然。奚陟於是親自察閲京兆府一案，得到全部實情，上奏説："根據度支上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税以及以前各種雜税羡餘錢，共六十八萬多貫，李充全都妄自破費使用。如今審查的結果是，一千二百貫以内是各縣供給驛站館舍而加耗

内合收其斛斗共三十二萬石，唯三百餘石諸色輸納所由欠折，其餘并是準敕及度支符牒給用已盡。”陟之寬平守法，多如此類。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

陟尋以本官知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時以爲稱職。貞元十五年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的，以及在各種人户名下應予徵糧共三十二萬石，祇有三百多石各種貢輸繳納是被主管官吏虧欠，其餘都是遵照敕令以及度支符牒供給使用已盡。”奚陟的寬平守法，大多如此。崔元翰因爲不能如願，因此怨怒而死。

奚陟不久以本官掌管吏部選事，銓選綜理公平允當，有能幹之名，升任吏部侍郎。所任之官，被當時人認爲稱職。貞元十五年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

張薦 張鷟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聰警絶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開元初，澄正風俗，鷟爲御史李全交所糾，言鷟語多譏刺時，坐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奏論，乃追敕移於近處。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卒。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父名鷟，字文成，聰明機敏無比，書籍無所不讀。兒童時，夢見紫色大鳥，五彩花紋，落在庭院。他的祖父對他説：“五色赤紋，是鳳；紫紋，是鸑鷟，是鳳的輔佐，我兒定能因文章揚名於聖朝”，因此用鷟爲名用文成爲字。起初考中進士科，對策特别精妙，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贊賞他説：“這樣的考生，天下無雙啊！”調任岐王府參軍。又應考下筆成章以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張鷟共應考八科，都考中甲等。再次授官任長安尉，遷任鴻臚丞。共四次參加銓選，判策爲吏部第一。員外郎員半千對人説：“張子的文章如同青錢，萬選萬中，没有聽説有退回的時候。”時人推重他，稱爲“青錢學士”。但性情狹隘急躁，不能恪守士大夫的操行，尤其被正人君子所嫌惡，姚崇很看不起他。開元初年，澄清改正風俗，張鷟受到御史李全交的彈劾，説張鷟説話經常譏刺時政，因此獲罪貶到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又論奏此事，於是追回敕命將他移放近處。開元年間，召入朝任司門員外郎去世。張鷟下筆敏捷，著述很多，言語十分詼諧。當時天下知名，無論好人壞人，都背誦他的文章。天后朝時，宦官馬仙童落入默啜手中，默啜對馬仙童説：“張文成在不在？”他回答説：“最近因御史彈劾貶官。”默啜説道：“國家有這樣的人才而不加任用，唐室不會有什麽作爲的。”新羅、日本東夷各蕃國，尤其看重他的文章，每次派使者入朝，必定出重金購買他的文章，他的才名就是如此遠揚。

薦少精史傳，顔真卿一見嘆賞之。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當史任，乃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既至闕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邵舉前事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遁先生傳》。德宗還宫，擢拜左拾遺。貞元元年冬，上親郊。時初克復，簿籍多失，禮文錯亂，乃以薦爲太常博士，參典禮儀。四年，迴紇和親，以檢校右僕射、刑部尚書關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薦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使還，轉工部員外郎，改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諫議大夫，仍充史館修撰。

張薦年輕時精通史傳，顔真卿一見到他就非常贊賞。大曆年間，浙西觀察使李涵上表推薦他説他的才能可以擔當史職，於是皇帝下詔任他爲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到朝中以後，因母親年老有病，最終未接受詔命。爲母親服喪期滿，禮部侍郎于邵提出以前的事上奏，召入朝充任史館修撰，兼陽翟尉。朱泚叛亂，他改换姓名隱藏在城中，爲此撰寫《史遁先生傳》。德宗回宫，升任他爲左拾遺。貞元元年冬，皇上親自舉行郊祭。當時剛剛收復京城，文簿書籍散失很多，禮儀錯亂，於是任命張薦爲太常博士，參掌禮儀。四年，回紇和親，命檢校右僕射、刑部尚書關播充任使者，送咸安公主入蕃，任命張薦爲判官，改任殿中侍御史。出使返回，改任工部員外郎，又改任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任諫議大夫，仍充任史館修撰。

時裴延齡恃寵，譖毁士大夫。薦欲上書論之，屢揚言未果。延齡聞之怒，奏曰："諫官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則領史職者不宜兼諫議。"德宗以爲然。薦爲諫議月餘，改秘書少監。延齡排擯不已，會差使册迴紇毗伽懷信可汗及吊祭，乃命薦兼御史中丞，入迴紇。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餘里，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即位，凶問至，詔贈禮部尚書。

當時裴延齡依仗恩寵，詆毁士大夫。張薦想上書論奏他，多次揚言尚未行動。裴延齡聽説後大怒，上奏説："諫官議論朝政得失，史官記録君主善惡，那麼已任史官的人不應兼任諫議大夫。"德宗認爲對。張薦任諫議大夫纔一月有餘，又改任秘書少監。裴延齡仍然不斷排擠他，適逢派使者册封回紇毗伽懷信可汗及吊祭，便命張薦兼御史中丞，前往回紇。二十年，吐蕃贊普去世，任張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任入吐蕃吊祭使。跋涉吐蕃境内二千多里，到赤嶺東得病，死在紇壁驛，吐蕃送回他的靈柩。順宗即位，死訊傳到，下詔追贈他爲禮部尚書。

薦自拾遺至侍郎，僅二十年，皆兼史館修撰。三使絶域，皆兼憲職。以博洽多能，敏於占對被選。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圖》、《宰輔略》、《靈怪集》、《江左寓居録》等，并傳于時。

張薦從拾遺做到侍郎，前後達二十年，一直都兼任史館修撰。三次出使絶域，都兼任御史。以博學多才，對答機敏被授官。撰有文集三十卷和《五服圖》、《宰輔略》、《靈怪集》、《江左寓居録》等書，都流傳於當時。

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

兒子張又新、張希復，都進士及第。

張又新

又新幼工文，善於傅會。長慶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學士李紳

張又新年幼時擅長做文章，善解人意。長慶年間，宰相李逢吉當權，翰林學士李紳深受穆宗

深爲穆宗所寵，逢吉惡之，求朝臣中凶險敢言者掎摭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又新與拾遺李續之、劉棲楚尤蒙逢吉眷待，指爲鷹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内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十六子"。

寵幸，李逢吉厭惡李紳，尋找朝臣當中凶險敢言的人指摘李紳的隱秘之事，命他們在士大夫中間傳揚。張又新與拾遺李續之、劉棲楚特别受李逢吉看重，指使爲鷹犬。穆宗去世，昭愍皇帝剛即位，張又新等誣陷李紳，貶李紳爲端州司馬，朝臣上表祝賀新帝，又到中書省祝賀宰相。來到門前，守門人制止道："請稍等片刻，因張補闕在書房與相公談話。"不一會兒張又新揮汗而出，與群臣相互作揖説："李紳貶官端溪之事，我張又新不敢多謙讓。"人們都驚退害怕他。與李續之等七人，當時號稱"八關十六子"。

寶曆三年，逢吉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爲副使，李續之爲行軍司馬。逢吉爲宰相時，用門下省主事田伾，伾犯贓亡命，逢吉保之于外。及罷相，裴度發其事，逢吉坐罰俸。又詔曰："朕在億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者，法也。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田伾常挂亡命之章，偷請養賢之禄，迹在捜捕，公行人間，而更冒選吏曹，顯擬郡佐。及黄樞覆驗，烏府追擒，證逮皆明，奸狀盡得。三移憲牒，一無申陳。衆狀滿前，群議溢耳，終則步健不至，琅璫空來。蔑視紀綱，頗同侮謔，顧兹參畫，負我上台。閲視連名，伊爾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續之可涪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二子爲尚書郎。訓敗，復貶而卒。

寶歷三年，李逢吉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張又新任副使，李續之任行軍司馬。李逢吉任宰相時，引用門下省主事田伾，田伾因貪贓逃亡，李逢吉爲他擔保出任外職。等到他被罷免宰相，裴度揭發此事，李逢吉因此被罰掉俸錢。又下詔説："朕身居億萬人之上，不用命令而民衆教化，不用教導而民衆誠信，這是依靠法律的結果。法律順利執行則君主重，法律廢弛則朝廷輕。田伾曾挂名於逃亡之册，却暗中領取養賢的俸禄，行迹在捜捕之列，却公然在人間横行，而又冒名補選吏曹，公開注擬郡佐。等到門下省復審，御史臺追究，證據都已確鑿，罪狀全部獲得。御史臺三次移送牒文，一次也没有申述。許多文狀積滿案前，衆人議論充溢於耳，最終步卒拘捕不來，囚車空載而回。蔑視朝綱，全同戲謔，顧此謀劃，誤我三公。閲覽連署之名，是此二子，張又新可任汀州刺史，李續之可任涪州刺史。"等到李逢吉退休，李訓當權，又召入二人任尚書郎。李訓敗亡，再次被貶而死。

張讀

希復子讀，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

張希復的兒子名讀，考中進士科，才華出衆。多次升官做到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主持貢舉，時人稱贊他所舉得人。官位終於尚書左丞。

蔣乂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也。祖瓌，太子洗馬，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累遷至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代爲

蔣乂，字德源，是常州義興人。祖父名瓌，任太子洗馬，開元年間任弘文館學士。父名將明，多次升任到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世代爲名儒。

名儒。

而乂史官吴兢之外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强力聞於親黨間。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長。其父在集賢時，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携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張鎰見而奇之，乃署爲集賢小職。乂編次逾年，於亂中勒成部帙，得二萬餘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轉右拾遺，充史館修撰。

十三年，以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弟光禄少卿同正茂宗尚義章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雲麾將軍成禮。詔下，乂上疏諫曰："墨縗之禮，本緣金革。從古已來，未有駙馬起復尚主者。既乖典禮，且違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諭云："茂宗母臨亡有請，重違其心。"乂又拜疏，辭逾激切。德宗於延英特召入對，上曰："卿所言古禮也。朕聞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對曰："臣聞里俗有不甚知禮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内，家既貧匱，旁無至親，即有借吉以就禮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嘗聞之。况陛下臨御已來，每事憲章典禮。建中年郡縣主出降，皆詔有司依禮，不用俗儀，天下慶戴。忽今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臣或聞公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實天下幸甚。"上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韋彤、裴堪諫疏繼入，上不悦，促令奉行前詔，然上心頗重乂。

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頽剥，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録之以

而蔣乂是史官吴兢的外孫，因外祖家中收藏史書豐富，自幼便記誦閲覽不倦。七歲時，背庾信的《哀江南賦》，幾遍就倒背如流，因聰穎記憶力强聞名於鄉親之間。二十歲時博覽并貫通群書，而尤以史才見長。他的父親在集賢院時，因爲兵亂以後，圖書史籍混雜，便報告執政者，請求帶蔣乂入院，命他整理編排圖書。宰相張鎰見到他十分驚奇，就署任他爲集賢院的小官。蔣乂編次一年多，將雜亂的書籍分部編成卷册，得到二萬餘卷，再次升官任王屋尉，充任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改任右拾遺，充任史館修撰。

十三年，因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的弟弟光禄少卿同正張茂宗娶義章公主，而張茂宗此時正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下詔起授雲麾將軍并完婚。詔書下達，蔣乂上疏進諫説："改穿黑色喪服守喪的禮制，本是起於戰争。自古以來，没有駙馬喪期未滿便起授官職娶公主的。既違背典禮，又違背人情，恐怕很不合適。"皇上命宦官使者宣詔説："張茂宗母親臨死前有這個請求，難以違背她的心願。"蔣乂又叩拜上疏，言辭更加激切。德宗在延英殿特意召他來問對，皇上説："卿所説的是古代的禮制。朕聽説如今人家，時常有在喪期内免喪借吉舉行婚嫁的，卿何苦固執?"他回答説："臣聽説鄉里民俗有不太懂得禮法的人，有的女兒正在爲父母服喪期間，家境已經貧困，周圍没有至親，就有借吉而成婚禮的。男子藉吉而娶，臣從未聽説過。况且陛下即位以來，事事遵循憲章典禮。建中年間郡主縣主出嫁，都詔令有關部門依照禮法，不采用民間禮儀，天下人慶幸感戴。忽然今天駙馬喪期未滿便起授官職完成婚禮，恐怕確實駭人聽聞。臣間或聽説公主年齡還很小，即使再等一年出嫁，既不超過年齡，而且符合禮典，實在是天下十分慶幸的事。"皇上説："卿的話很好，等再商量商量。"不久韋彤、裴堪諫疏相繼遞上，皇上很不高興，催促命令執行前詔，但皇上内心很看重蔣乂。

皇上曾登凌煙閣，見左面墻壁剥落破敗，文字殘缺，每行僅存三五個字，命人録下詢問宰

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勛員外郎，皆兼史職。時集賢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乂。乂徵引根源，事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相對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代爲學士，儒者榮之。時順宗祔廟，將行祧遷之禮，詔公卿議。咸云："中宗中興之主，不當遷。"乂建議云："中宗既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奪，五王翼戴，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爲中興。"群議紛然，竟依乂所執。

元和二年，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等受詔删定制敕，成三十卷，奏行用。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尋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同修《德宗實録》。五年，書成奏御，以功拜右諫議大夫。明年監修國史裴垍罷相，李吉甫再入，以乂垍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

乂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輒數歲不遷官。在朝垂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訪。乂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滯。而好學不倦，老而彌篤，雖甚寒暑，手不釋卷。旁通百家，尤精歷代沿革。家藏書一萬五千卷。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群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乂。"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乂亦因此諷諭耳。乂居史任二

相。宰相倉促接受宣召，無言以對，就命人召蔣乂來，他回答說："這是聖曆年間的《侍臣圖贊》，臣全都記得。"就在皇帝面前隨口背誦，補充殘缺，一字不漏。皇上嘆道，"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也不能超過你啊。"十八年，升任起居舍人，改任司勛員外郎，仍然兼任史官。當時集賢學士很多，正趕上皇上下詔詢問神策軍建置的緣由。相府討論并尋求，不知所出，諸學士都回答不出，於是詢問蔣乂。蔣乂徵引根源，事情來龍去脉説得非常詳盡，宰相高郢、鄭珣瑜相對説："集賢院有人了。"第二天，下詔任他兼管集賢院事。父子兩代爲學士，被儒者視爲榮耀。當時奉遷順宗神主牌位入太廟，準備舉行遷出先帝神主牌位的禮儀，詔命公卿討論。都説："中宗是中興之主，不應遷去。"蔣乂建議説："中宗先已在高宗靈柩前即位，後來受到母后篡奪，由五王輔助擁戴，纔恢復大業。這是由我而失，因人而得，衹能同於反正，不得稱爲中興。"衆人議論紛紛，最終依從了蔣乂的建議。

元和二年，升任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等接受詔命删定制敕，編成三十卷，上奏頒用。改任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不久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一同纂修《德宗實録》。五年，實録修成奏呈皇上，因功授任右諫議大夫。第二年監修國史裴垍罷免宰相，李吉甫再次入朝任宰相，因蔣乂是裴垍的修撰，改授太常少卿。很久以後，纔升任秘書監。

蔣乂秉性質樸耿直，不能屈己待人，有時遇到權臣專政，往往多年不得升官。在朝將近三十年，前後每當有大的政事、大的議論，宰相無法裁决時，必定召他來咨詢。蔣乂援引典故，來參議時政，大多符合時宜，然而也因此使自己仕途受阻。但他好學不倦，老而更勤，雖嚴寒酷暑，手不釋卷。旁通百家，尤其精通歷代沿革。家中藏書一萬五千卷。本名武，因憲宗召入問對，上奏説："陛下已經消滅群寇，停息武功修明文德，臣的名字與這一意義不符，請求改名爲乂。"皇上欣然同意了。當時皇帝正對兩河用兵，蔣乂也是藉此勸諭罷了。蔣乂身居史職二十年，所著

十年，所著《大唐宰輔録》七十卷、《淩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長慶元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大唐宰輔録》七十卷、《淩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長慶元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爲懿。

子係、伸、偕、仙、佶。

兒子蔣係、蔣伸、蔣偕、蔣仙、蔣佶。

蔣係

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典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受詔撰《憲宗實録》。四年，書成奏御，轉尚書工部員外，遷本司郎中，仍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爲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亦減死，時論稱之。開成中，轉諫議大夫。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惡李漢，以係與漢僚婿，出爲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宣宗即位，徵拜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改左丞。出爲興元節度使，入爲刑部尚書。俄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充鳳翔隴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以弟伸爲丞相，懇辭朝秩，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户。

蔣係，大和初年授昭應尉，在史館工作。二年，授任右拾遺、史館修撰，典雅樸實有父親遺風，與同任史職的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接受詔命撰修《憲宗實録》。四年，書成進奏呈上，改任尚書工部員外，升任本司郎中，仍兼史職。宰相宋申錫遭北軍誣陷，罪罰難以預料，蔣係與諫官崔玄亮在玉階之下哭諫，宋申錫因此減免死罪，受到當時輿論的稱贊。開成年間，改任諫議大夫。武宗朝，李德裕執政，厭惡李漢，因蔣係與李漢是連襟，派他出任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宣宗即位，徵入朝授任給事中、集賢殿學士、主管院中事務。改任吏部侍郎，改任左丞。出任興元節度使，後召入朝任刑部尚書。不久任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充任鳳翔隴節度使，又召入朝任兵部尚書。因爲弟弟蔣伸任丞相，懇切辭去朝官，任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縣開國公，享受封邑五百户。

蔣伸

伸，登進士第，歷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修撰，轉中書舍人，召入翰林爲學士。自員外郎中至户部侍郎、學士承旨，轉兵部侍郎。大中末，中書侍郎、平章事。

蔣伸，考中進士科，多次在方鎮幕府任職。大中初年入朝，任右補闕、史館修撰，改任中書舍人，召入翰林院爲學士。從員外郎中升到户部侍郎、學士承旨，改任兵部侍郎。大中末年，任中書侍郎、平章事。

仙、佶皆至刺史。

蔣仙、蔣佶都做到刺史。

偕有史才，以父任歷官左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咸通中，與同職盧耽、牛叢等受詔修《文宗實録》。

蔣偕有史學之才，因父親功勛歷任左拾遺、史館修撰，改任補闕。咸通年間，與同任史職的盧耽、牛叢等接受詔命纂修《文宗實録》。

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爲事，唯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録，時推良史，京

蔣氏世代以儒學史官著稱，不重視文采，衹有蔣伸和蔣係的兒子蔣兆文才出衆，考中進士科，但不受文士稱贊。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纂修國史實録，被當時推奉爲良史，京城所説的

師云《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

《蔣氏日曆》，士族之家無不收藏。

柳登

柳登，字成伯，河東人。父芳，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吴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絶無倫類，取捨非工，不爲史氏所稱。然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説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别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芳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終右司郎中、集賢學士。

柳登，字成伯，河東人。父名芳，爲肅宗朝史官，與同任史職的韋述接受詔命增修吴兢所撰的《國史》，書成尚未定稿而韋述去世，柳芳撰述凡例，編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至乾元，而敘述天寶以後之事，毫無條理，取捨不精，不被史家稱道。但柳芳勤於記注，下筆不倦。正值安、史叛亂，國史散落，編集所聞，多有缺漏。上元年間因事獲罪徙往黔中，逢宦官高力士也貶在巫州，在途中相遇。柳芳將所疑惑的宫中之事，向高力士詢問。高力士講述開元、天寶年間當時政事，柳芳據他所講隨筆記下。又因《國史》業已修成，已經奏呈皇上，不能再改，於是另外編撰《唐曆》四十卷，將高力士所説之事，記在年曆之下。柳芳從永寧尉、直史館，到改任拾遺、補闕、員外郎，都擔任史職，官位做到右司郎中、集賢學士。

登少嗜學，與弟冕咸以該博著稱。登年六十餘，方從宦游，累遷至膳部郎中。元和初，爲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孟容等七人，奉詔删定開元已後敕格。再遷右庶子，以衰病改秘書監，不拜，授右散騎常侍致仕。長慶二年卒，時九十餘，輟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柳登年輕時酷愛學習，與弟弟柳冕全都以博聞多識著稱。柳登六十多歲，纔出仕做官，多次升任到膳部郎中。元和初年，任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孟容等七人，奉詔删定開元以後敕格律文。再次升任爲右庶子，因衰老有病改任秘書監，没有接受，又授任右散騎常侍退休。長慶二年去世，終年九十多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工部尚書。

弟冕。

柳登弟弟名冕。

柳冕 柳璟

冕，文史兼該，長於吏職。貞元初，爲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論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禮周期而除，冕與同職張薦等奏議曰：

柳冕，文史兼通，擅任吏職。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去世，議論皇太子的喪服規格。左補闕穆質請求依照禮制穿喪服服滿一年然後脱去喪服，柳冕與同任史職的張薦等人上奏議論説：

> 準《開元禮》，子爲母齊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皇太子爲皇后喪服，國禮無聞。昔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者天子

> 依據《開元禮》，子女爲母親服粗麻齊邊的齊衰喪服三年，這是王公以下的服喪禮制。皇太子爲皇后服喪，在國家禮制中還没有聽説。從前晉武帝元皇后去世，當時也對太子如何服喪感到疑惑。杜元凱上奏議論

三年之喪，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爲節。故天子諸侯之禮嘗已具矣，惡其害己而削去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禮》一篇，戴聖之記錯雜其内，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至尊，與國爲體，固宜卒哭而除服。"於是山濤、魏舒并同其議，晋朝從之。歷代遵行，垂之不朽。臣謹按實録，文德皇后以貞觀十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晋王治爲并州都督。晋王即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嘗已除之義也。今請皇太子依魏、晋故事，爲大行皇后喪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

說："古代天子服喪三年，安葬以後便脱去喪服。魏氏革命，也以安葬後作爲脱去喪服的時間規定。因此天子諸侯的禮制曾經業已具備，後因厭惡此制妨礙自己而削去了内容。今天保存下來的僅有《士喪禮》一篇，戴聖的《禮記》其中記載錯誤雜亂的地方很多，也難以取法。皇太子配位至尊，與國同體，過了朝夕一哭的祭制後便可脱去喪服。"於是山濤、魏舒都同意他的奏議，晋朝依從此議。歷代遵行，垂之不朽。臣謹按實録，文德皇后在貞觀十年九月去世，十一月下葬，至十一年正月，授任晋王李治爲并州都督。晋王即高宗在藩國時的封號，是文德皇后的小兒子，根據晋王任官情况來説，此時應當是遵行已脱去喪服的禮儀。如今請求皇太子依照魏、晋舊例，爲大行皇后服喪，安葬後執行迎魂安於殯宫的虞祭，虞祭後行朝夕一哭之祭，之後脱去喪服，在心中悼念直到喪制結束，就可以符合父在母亡減服一年的厭降之禮。

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曰："《語》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於既葬乎？準令，群臣齊衰，給假三十日即公除。約於此制，更審議之。"張薦曰："請依宋、齊間皇后爲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爲皇太子喪服之節。"薦以既公除，詣於正内，則服墨慘，歸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質曰："杜元凱既葬除服之論，不足爲法。臣愚以爲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變太輕，唯行古之道，以周年爲定。"詔宰臣與禮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質所奏問博士，冕對曰："準《禮》，三年喪，無貴賤一也。豈有以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脱齊衰，《開元禮》皇后爲父母服十三月，其稟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爲外祖父母服五月，其

此事下達中書省，宰相召問禮官說："《論語》説，'孔子在死了親屬的人旁邊吃飯，從未吃飽過'。現在難道可以讓皇太子身穿喪服侍奉皇上膳食，直到安葬過後嗎？按照令的規定，群臣在穿粗麻齊邊喪服服齊衰喪時，給假三十日即因公脱去喪服。比照這個規制，再加審議。"張薦說："請依照宋、齊時期皇后爲父母服喪三十日即因公脱去喪服之例，作爲皇太子喪服的規制。"張薦認爲既已因公脱去喪服，來到正室，則穿黑色墨慘喪服，回到本院，仍舊穿衰麻喪服。穆質說："杜元凱關於安葬以後脱去喪服的議論，不值得效法。愚臣以爲遵照三年之制則太重，依從三十日的變通則太輕，衹有遵行古代的禮制，以周年作爲限定。"詔命宰相與禮官商定可否。宰相拿穆質的論奏詢問博士，柳冕回答說："按照《禮》，服喪三年，無論貴賤都是一樣。怎能因父母貴賤而減降喪服的節制呢？况且《禮》有規定進入官府要脱去粗麻齊邊的齊衰之服，《開元禮》規定皇后爲父母服喪十三個月，

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脱衰，義亦在此，豈皆爲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慘朝覲，歸至本院，依舊衰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以冕議爲是。而穆質堅執前義，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衰於内也。宰臣齊映、劉滋參酌群議，請依叔則之議，制從之。及董晋爲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横論之。今熟計之，即禮官請依魏、晋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喪，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釋衰麻，以及新正稱慶。有司皆論不可，乃止。

禀承朝旨，十三天而脱去粗麻喪服；皇太子爲外祖父母服喪五個月，依從朝旨，則五天而脱去喪服。所以如此，是恐怕穿喪服侍奉天子，有傷至尊之意。因此依從權宜之制，明確寫在國家典章，進入官府中要脱去衰服，意義也在於此，哪裏都是因爲戰爭呢？皇太子如今若要節制悲哀因公脱去喪服，身穿黑色的墨慘喪服朝見，回到本院，依舊穿衰麻喪服，酌情變通，也許可以傳繼。”宰臣贊同他的建議，於是命太常卿鄭叔則草擬奏章，以柳冕的建議爲準。而穆質堅持前義，請求依據古禮，不妨太子在宫内穿墨衰喪服。宰臣齊映、劉滋參考斟酌衆議，請求依從鄭叔則的建議，皇帝下制同意。等到董晋任太常卿，德宗對他説：“皇太子所服周年喪制，不是朕的本意，有的諫官横加議論。現在仔細考慮，是禮官請求依照魏、晋的舊例，這實在是折衷的辦法。”第二年冬，皇上因太子長期服喪，本應到正月晦日接受吉服，因此打算在這年十一月讓他脱去衰麻喪服，能趕在新年正月稱慶道賀。有關部門都論奏説不行，於是作罷。

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爲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郎中張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初，詔以皇太子亞獻，親王終獻，上令問柳冕當受誓戒否，冕對曰：“準《開元禮》有之，然誓詞云‘不供其職，國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請改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上又問升郊廟去劍履及象劍尺寸之度，祝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聞奏，上甚嘉之。

六年十一月，皇上親自舉行郊祭。皇上十分重視祀典，凡事都要依照禮制。當時柳冕任吏部郎中，兼任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郎中張薦，都代任禮官，共同修定郊祀儀注，以備顧問。起初，下詔以皇太子爲第二次獻祭的亞獻，親王爲最後一次獻祭的終獻，皇上命令詢問柳冕是否應接受誓詞告誡，柳冕回答説：“依照《開元禮》有此規定，但誓詞説‘不任其職，國有常刑處罰’，現在太子接受誓詞，請改稱‘各舉其職，敬奉常規的法度’。”皇上又詢問登上郊廟除去劍履以及象劍尺寸限度等事宜，祝文輕重之宜，柳冕根據禮經沿革奏上，皇上非常贊賞他。

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馬五千七百四、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爲監牧之資。

柳冕談論事情非常直率，執政者覺得有他在辦事不便，出任他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任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柳冕在福州奏請在泉州境内設置萬安監牧，設置群牧五處，將境内的馬五千七百四、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全部徵集，作爲監牧的資本。百姓情緒

人情大擾，期年無所滋息，詔罷之。以政無狀，詔以閻濟美代歸而卒。

受到很大騷擾，一年後未見增殖，下詔廢止。因治理没有成績，下詔任命閻濟美替代他回來而去世。

子璟，登進士第，亦以著述知名。璟，寶曆初登進士第，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璟時監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敕，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敕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勒吏部準開元、元和敕例差官。"從之。再遷度支員外郎，轉吏部。開成初，换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兒子名璟，考中進士科，也因著述知名。柳璟，寶曆初年考中進士科，三次升官任監察御史。當時郊廟告祭，命代理三公行事，常用雜品官員，柳璟當時任監察御史，上奏説："依照開元二十三年敕令，宗廟大祭，應派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參預。又二十五年敕令，太廟五享，派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同攝，其他官員不在差遣之列。又元和四年敕令，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任，攝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充任，其他官員不在差遣之列。近來吏部因循守舊，不恪守前後敕文，用人品階太輕。請從今年冬季，勒令吏部依照開元、元和敕令之例差遣官員。"准許。再次升官任度支員外郎，改任吏部。開成初年，改任庫部員外郎、主管制誥，不久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

初，璟祖芳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璟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爲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爲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德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仍詔户部供紙筆厨料。五年，拜中書舍人充職。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司貢籍，時號得人。子韜亦以進士擢第。

當初，柳璟祖父柳芳精通譜牒之學，永泰年間他查檢宗正譜牒，從武德以來宗族分支長幼相承，撰成皇室譜二十卷，名爲《永泰新譜》，此後無人續修。柳璟藉召入問對的機會，談到圖譜之事，文宗説："卿的祖父曾撰皇家圖譜，朕過去觀覽，非常詳細完備。卿查檢永泰以後的譜牒試着續修。"柳璟依照柳芳的舊例，續修了德宗以後的宗族情况，修成十卷，把它附在先前的譜牒之後，并詔令户部供給紙筆厨料。五年，授任中書舍人充職。武宗朝，改任禮部侍郎，再次主持貢舉，當時稱爲得人。兒子柳韜也考中進士。

沈傳師　沈既濟

沈傳師，字子言，吴人。父既濟，博通群籍，史筆尤工，吏部侍郎楊炎見而稱之。建中初，炎爲宰相，薦既濟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吴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曰：

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

沈傳師，字子言，吴人。父名既濟，博通群書，尤爲擅長寫史，吏部侍郎楊炎見到後稱贊他。建中初年，楊炎任宰相，推薦沈既濟的才能可以勝任史官，召入授任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因爲吴兢撰寫的《國史》，將武則天的事立爲本紀，上奏批評説：

史官的撰述，原本在於懲惡勸善，以端

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仿佛，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内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横絶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弱減，不爲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强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

正君臣，以維係國家。開端於千古以前，約束於萬代之後，使其生時不敢犯過，死後不忘畏懼。劃一人倫而治理世道，成爲百代君王的準則，不僅僅是連綴字句排比事類，按照日月相續而已。因此善惡之道，在於勸誡，勸誡的根本，在於褒貶。所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的升降，細微類似，即使一字二字，必有隱微的旨意存在其中。何況帝位大名，怎可以疏略呢？我私下認爲則天皇后，起初因聰明睿哲，在内輔佐時政，她的功勞是很大的了。等到弘道年間，孝和皇帝以長君繼位，而太后却專制臨朝，不久又廢掉皇帝，或是幽禁或是遷徙。之後又手持圖讖口稱符籙，篡國改名，母鷄報曉燕啄皇孫的行徑，難以盡述。此後五王謀劃大計，皇運復興，討論名號之際，并無降低減損。當時定要因親情而隱晦大義，禮制順從國諱，如果不能降低，也應按照常規，怎能凌駕典章，越居帝王譜録之中？過去孔子説過，一定要辨正名分，因此夏、殷二代帝君相傳三十代，而周人一律稱他們爲王，吴、楚、越的國君稱王一百多年，而《春秋》將他們寫爲子。這是因爲高低出於他們，而是非由我而定。過分者加以貶抑，不及者加以補足，不因爲是弱者而減損，不因爲是越分篡逆而奪改。公平持中，不偏不倚，使其求之而不可得，欲蓋而不能掩，這就是古代君子謹慎名分的原因。武則天身爲皇后，位居帝王，以柔馭剛，顛倒綱常，進位時以强權占有，退位時没有以德謙讓。現在史臣追述，應稱她爲太后，不應稱"上"。孝和皇帝雖迫於母后之命，降位爲藩王，却體法天地之德繼承統治之位，本是我朝的君主，史臣追述，應稱爲"皇帝"，不應叫"廬陵王"。睿宗在景龍以前，天命未臨，虚稟武后之制，暫時居於帝位，不合秩序，按義無皇帝名分，史臣記述，應稱"相王"，不應稱"帝"。如果因爲得失已成往事，因循而不改，那麽是非褒貶，怎能辨正，持筆記事，該稱作什麽呢？

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并未爲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吕，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吕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閡，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并《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宫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别纂録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

武則天廢掉國家曆數，改用武周正朔，廢棄國家太廟，另立武周七廟。帝位革除了，徽號改變了，旗裳服色，已經不同了，現在怎能將周氏年曆列入《唐書》的帝紀中呢？徵考於禮經，這叫亂名。况且孝和皇帝承繼天命而登基，在太后之前，而按照年份記叙本紀，却在太后之下，比之於升僖公廟坐在閔公之上，這叫不智，詳考今古，都不可以。有人說：班固、司馬遷是良史，叙述編寫漢朝王事，立高后來接續帝王紀年，難道有人非難嗎？回答說：過去高后稱制，是因爲繼嗣空缺，衹是封王給諸吕，有負於漢朝約法，却没有改朝换代的極端之事。况且那時孝惠帝已死，孝文帝在外地，宫中二子，不是劉氏的後代，不紀吕后，將紀誰呢？雖説這樣，議論這事的人還認爲不可，何况改朝换代的人呢？有人説：如果天后不立本紀，帝王之緒就斷缺了，那麽二十二年的行事，如何連接呢？回答説：孝和皇帝以青年登上帝位，在晚年恢復舊業，雖然中間被奪去尊號，而天命未改，足以開始，足以表年，有什麽束縛阻礙，而分爲二紀？過去魯昭王出奔在外，《春秋》每年記録他行居之地，説"公在乾侯"。這是國君尚在即使失位，也不敢廢止。如今請將《天后紀》合并到《孝和紀》中，在每年的年初，必須記述孝和皇帝所在之處作爲總領，寫作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做了某件事，改某制等等。那麽本紀稱孝和皇帝，而史事則記述太后，使名分不失去正統，而禮制不違背常規，名分禮制兼得，人們就没有猜嫌了。則天皇后的姓氏名諱，入宫原由，前後歷位，才藝智謀，喪葬年月，另外編録進《皇后傳》中，列在廢后王庶人以下，爲其篇章題名叫"則天順聖武后"。

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德宗初即位，銳於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韜鈐法度之深者爲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論以爲兩省皆名侍臣，足備顧問，無勞別置冗員。既濟上疏論之曰：

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户，或許其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産，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期緝熙，必藉裁減。今四方形勢，兵罷未得，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

此事雖然没有施行，却受到史家稱道。

德宗剛即位，銳意求治。建中二年夏，敕令中書、門下兩省，分别設置待詔官三十人，在現任官前任官及同正員試官代任官九品已上之中，挑選精通文學治道、謀略法度的人擔任，分别按品階發給俸錢，廩食、奴僕、什器、館宇等，用公錢作爲本錢，收取利息以供使用。輿論認爲兩省官都名列侍臣，足够備作顧問，無需煩勞再設置冗員。沈既濟上疏議論此事説：

臣認爲陛下今日的治理，憂患在官員煩多，不患官員太少；憂患在不去顧問，不患無人顧問。而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共四十員，以及按時入朝待制的官員，每天有兩人，都可備作顧問，也不少了。其中有二十一員，尚人數不足，其他部門的缺職，超過這個數字幾倍。陛下如果認爲現任官員没有才幹，不足以與他們議事，就應該選求有才能的人，來代替這些人。如果想致力於擴大視聽，盡收沉抑於下而不得升進的官員，就應挑選其中可以勝任的人，先補充缺員。那麽朝中就不再有空員，俸禄就不再白白耗費。而且設置公錢收取利息，是有關部門的權宜之計，并非陛下治理之法。如今設置官員三十人，都發給俸錢，奴僕以及厨廩、什器、建造廳宇，估計一月不少於百萬，用其他部門收息條例爲準，應當用錢二千萬作爲本錢，纔能獲得百萬利息。如果將這個本錢平均地配給民户，就要蠲免二百户的賦税，或者允許他們入流。反復計議此事，耗費太多。當今關輔一帶最大的弊病，都是因爲各部門計本收利，害民破産，累積於府縣。確實需要改革，來正本清源。另外臣曾計算過耗費天下財賦最多的事情，衹有兩種，最多的是軍費，其次是官俸。其他雜費，十種不抵這兩種的一種。所以百姓深受困苦，機杼仍無餘帛。正當期待光明，必須藉助裁減。現在四方形勢，罷兵不成，軍費之多，實不得已。陛下

約，節用愛人，豈俾閑官，復爲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請重難慎擇，遷延寢罷。

親自帶頭節儉，簡省用度愛護人民，怎能使那些閑官，再成爲吃白食之人？登記舊有官員而設置，尚且可以减省，如何又要增加呢？陛下一定要因爲制書一出不可更改，請求從難慎重地選擇，拖延一陣再停止。

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楊炎譴逐，既濟坐貶處州司户。後復入朝，位終禮部員外郎。

此事最終不得實行。不久楊炎被貶逐，沈既濟因罪貶爲處州司户。以後又入朝，官位終於禮部員外郎。

傳師，擢進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并兼史職。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司勛、兵部郎中，遷中書舍人。性恬退無競，時翰林未有承旨，次當傳師爲之，固稱疾，宣召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職。俄兼御史中丞，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入爲尚書右丞。出爲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吏部尚書。

沈傳師，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制科乙第，授任太子校書郎、鄠縣尉，在史館工作，改任左拾遺、左補闕，都兼史職。升任司門員外郎、主管制誥，召入充任翰林學士。歷任司勛、兵部郎中，升任中書舍人。秉性恬淡謙讓與世無争，當時翰林院没有承旨學士，按次序應由沈傳師擔任，堅持稱病，宣召而不肯接受，請求以本官兼史職。不久兼御史中丞，出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召入任尚書右丞。出任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改任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召入任吏部侍郎。大和元年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吏部尚書。

初傳師父既濟撰《建中實録》十卷，爲時所稱。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録》未成，廉察湖南，特詔齎一分史稿，成於理所。

起初沈傳師的父親沈既濟修撰《建中實録》十卷，受到時人稱贊。沈傳師在史館，參預修撰《憲宗實録》尚未完成，出任湖南觀察使，專門下詔令他帶上一部分史稿，撰述在治所完成。

有子樞、詢，皆登進士第。

有兒子沈樞、沈詢，都考中進士科。

沈詢

詢歷清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咸通中，檢校户部尚書、潞州長史、昭義節度使。爲政簡易，性本恬和。奴歸秦者通詢侍者，詢將戮之未果，奴結牙將爲亂，夜攻府第，詢舉家遇害。

沈詢歷任清要顯官，曾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咸通年間，任檢校户部尚書、潞州長史、昭義節度使。爲政簡略而便易，本性恬淡温和。家奴歸秦與沈詢的侍女通奸，沈詢準備殺掉他還没有動手，家奴勾結牙將作亂，乘夜攻擊府第，沈詢全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爲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繫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峘、薦坎壈於仕塗，

史臣曰：前代治史學的人，往往不合時俗，多遭放逐，原因何在呢？確實因爲褒貶是非握在手中，賢愚輕重繫於言辭，君子之道衰微，世俗忌諱很多，一句話觸犯自身，就嫉恨得如同仇敵。所以令狐峘、張薦在仕途上遭遇坎坷，沈傳

沈、柳不登於顯貫，後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爲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藉其餘祐，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

師、柳登不能做到顯貴大官，後代執筆記事的史官，可以爲他們感到痛心。大道存在必能伸張，事物是非不會始終顛倒，子孫憑藉他們積善的餘福，很多人做到公卿之位，這大概是有天道存在吧。

贊曰：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

贊曰：用言辭進行褒貶，孔子的做法就是楷模。用筆墨誅伐禍亂，也有董狐可爲榜樣。對於國家大典，班固、司馬遷有何過錯？懲惡勸善，史書不能缺少。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誼　通王諶　虔王諒　肅王詳　文敬太子謜
資王謙　代王諲　昭王誡　欽王諤　珍王諴　郯王經　均王緯
漵王縱　莒王紓　密王綢　郇王綜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緗
冀王絿　和王綺　衡王絢　欽王績　會王纁　福王綰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桂王綸　翼王綽　蘄王緝

德宗諸子

德宗皇帝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皇帝；舒王誼，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順宗之子；諸妃生通王已下八王，本録不載母氏。

德宗皇帝有十一個兒子：昭德皇后王氏生有順宗皇帝；舒王李誼，是昭靖太子的兒子；文敬太子，是順宗的兒子；各位妃子生有通王以下八王，本篇不記載母親姓氏。

舒王李誼

舒王誼，本名謨，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憐之，命之爲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與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詔所司，其開府俸料，逐月進内，尋以軍興罷支。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刺史孟皞爲節度留後。以誼愛弟之子，諸王之長，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

舒王李誼，原名李謨，是代宗第三個兒子昭靖太子李邈的兒子。因爲他最小，德宗憐愛他，就讓他做了自己的兒子。大曆十四年六月，把他封爲舒王，正式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和通王、虔王在同一天受封。并詔命有關部門，把他的開府俸禄錢，按月送進宫内，不久因戰事而停止支付。建中元年，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刺史孟皞爲節度留後。因爲李誼是皇上愛弟的兒子，在衆王中年齡最大，軍國大事，打算讓他經歷一番，所以一定要交他試任。

明年，尚父郭子儀病篤，上御紫宸，命誼持制書省之。誼冠遠游冠，絳紗袍，乘象輅，駕駟馬，飛龍騎士三百人隨之。國府之官，皆袴褶騎而導前，鹵簿備，引而不樂，在遏密故也。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

第二年，尚父郭子儀病重，皇上親御紫宸殿，讓李誼帶着制書前去探望他。李誼頭戴諸王所佩的遠游冠，身穿絳紅色的紗袍，乘坐象車，四馬駕車，三百名飛龍騎士跟隨。王府的官員，都身着褲褶，騎馬在前面做先導，儀仗隊很齊備，作奏樂之狀而并不奏樂，因爲是在代宗喪期

答拜。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王解冠珮，以常服傳詔勞問之。

三年，蔡帥李希烈叛，詔哥舒曜討之。八月，希烈自帥衆三萬，圍哥舒曜于襄城，又詔河南都統李勉援之。勉捨襄城，令大將唐漢臣等選勁兵，徑襲許州以解圍。漢臣未至許，上遣中使追之，責以違詔，亟旋師，爲賊所乘，漢臣之衆大敗。勉恐東都危急，乃分兵數千赴洛，又爲賊所隔。賊衆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聳，乃詔誼爲揚州大都督，持節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誼。又以哥舒翰聲近，士卒竊議，改封普王，令統攝諸軍，進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蕭復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觀察使孔巢父爲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軍左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澤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爲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韋儹爲工部郎中、兼中丞，并充元帥府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爲本司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以右金吾大將軍渾瑊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爲前軍兵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爲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馬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後軍兵馬使。以左神武軍使王价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前司農少卿郭曙檢校左庶子，前秘書省著作郎常愿爲秘書少監，并充元帥府押衙。制下未行，涇原兵亂

内的緣故。到了門前，郭氏子弟到外面迎接拜見，舒王没有回拜。郭子儀躺在床上起不來，衹能用手叩頭謝恩而已。舒王摘掉帽子解下珮飾，穿着平常的衣服宣詔慰問他。

三年，蔡州節帥李希烈反叛，朝廷詔命哥舒曜討伐他。八月，李希烈親自率領三萬軍隊，將哥舒曜包圍在襄城，朝廷又詔命河南都統李勉前去援救他。李勉放棄襄城，命令大將唐漢臣等人挑選精兵，直搗許州來解圍。唐漢臣還未到達許州，皇上就派中使追上他，責備他違背詔命，立即回師，叛賊乘機進攻，唐漢臣的軍隊大敗。李勉擔心東都危急，就分兵數千直接奔赴洛陽，又被叛賊阻截。叛軍猛攻汴、滑兩州，李勉逃到宋州，朝廷大受震動，於是詔命李誼任揚州大都督，持節任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爲李誼。又因舒王與哥舒翰名字近似，士兵私下有議論，改封爲普王，命他統領諸軍，進攻李希烈。并任命兵部侍郎蕭復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因蕭復的父親名衡，專門加以更改。又任命新任的潭州觀察使孔巢父爲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任行軍左司馬；任命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澤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爲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韋儹爲工部郎中、兼中丞，一同充任元帥府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爲本司郎中，充任元帥府掌書記。任命右金吾大將軍渾瑊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任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李皋爲前軍兵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爲副職。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馬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任後軍兵馬使。任命左神武軍使王价爲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謙任檢校太子詹事，前司農少卿郭曙爲檢校左庶子，前秘書省著作郎常愿爲秘書少監，一同充任元帥府押衙。皇帝制書頒下尚未施行，恰逢涇原兵士叛亂而停止。

而止。

德宗初聞兵士出怨言，不得賞設，乃令誼與翰林學士姜公輔傳詔安撫，許以厚賞。行及内門，兵已陣於闕前，誼狼狽而還，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僅不解帶者月餘。從車駕還宫，復封舒王、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如故。永貞元年十月薨，廢朝三日。

德宗起初聽説士兵口出怨言，没有得到犒賞，就命李誼與翰林學士姜公輔傳示詔命安撫士兵，答應將給予他們厚賞。剛走到内門，士兵已經在宫門前列好陣勢，李誼狼狽逃回，於是侍奉德宗皇帝出幸奉天。叛賊攻城時，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僅不解衣帶便有一個多月。隨從車駕回到宫中，重新封爲舒王、開府儀同三司，依舊任揚州大都督。永貞元年十月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三天。

通王李諶

通王諶，德宗第三子也。大曆十四年封，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支度營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爲留後，王不出閤。十一年，河東帥李自良卒，以諶爲河東節度大使，以行軍司馬李説知府事，充留後，亦不出閤。

通王李諶，是德宗第三個兒子。大曆十四年封王，皇帝下制書任命他爲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十月，任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支度營田等使，任命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爲留後，但没有出朝到任。十一年，河東節帥李自良死，任命李諶爲河東節度大使，任命行軍司馬李説暫時主持府中事務，充任留後，也没有出朝到任。

虔王李諒

虔王諒，德宗第四子。大曆十四年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以大將吴少誠爲留後。十年，領朔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以朔方行軍司馬李欒爲靈府左司馬，知府事，朔方留後。十一年九月，横海大將程懷信逐其帥懷直。十月，以諒領横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以都知兵馬使程懷信爲留後，王不出閤。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封子愔爲留後。

虔王李諒，是德宗第四個兒子。大曆十四年封王，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遥兼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任命大將吴少誠爲留後。十年，遥兼朔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任命朔方行軍司馬李欒爲靈府左司馬，主持府中事務，任朔方留後。十一年九月，横海大將程懷信驅逐節帥程懷直。十月，任命李諒遥任横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任命都知兵馬使程懷信爲留後，虔王没有出朝到任。十六年，徐州節帥張建封去世，徐州軍士叛亂，又任用李諒遥任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任命張建封的兒子張愔爲留後。

肅王李詳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性聰惠，上尤憐之，追念無已，不令起

肅王李詳，是德宗的第五個兒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王。建中三年十月去世，時年四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揚州大都督。因秉性聰慧，皇上非常憐愛他，懷念不已，不讓修造

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磚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磚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册，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墳墓，詔令按照西域葬法，商議砌磚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進言説："墳墓的儀制，經典上有常規，從古到今，没聽説過有不同的制度。砌磚造塔，始於天竺，名叫'浮圖'，在中華施行，臣私下認爲恐怕不合禮制。況且肅王是皇上近親，名位尊貴，喪葬的儀制，簡册上有明確記載。舉動不合法度，留下的教訓不輕。臣請求依照禮制起造墳墓，望能遵行典禮。"下詔同意。

文敬太子李謜

文敬太子謜，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爲子。貞元四年，封邕王，授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定州張孝忠卒，以謜領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張茂昭爲留後。十年六月，潞帥李抱真卒，又以謜領昭義節度大使、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以潞將王虔休爲潞府司馬、知留後。十五年十月薨，時年十八，廢朝三日，贈文敬太子，所司備禮册命。其年十二月，葬於昭應，有陵無號。發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寒甚，近歲未有。詔置陵署令丞。

文敬太子李謜，是順宗的兒子。德宗喜歡他，命他做了自己的兒子。貞元四年，封爲邕王，任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定州張孝忠去世，任命李謜遥兼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等使，任命定州刺史張茂昭爲留後。十年六月，潞州節帥李抱真去世，又任命李謜遥兼昭義節度大使、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任命潞州大將王虔休爲潞府司馬、主持留後事務。十五年十月去世，時年十八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文敬太子。有關部門準備好禮儀爲他册封。這年十二月，葬在昭應，稱陵但没有陵號。出葬當天，百官送到通化門外，依次排列哀哭送别。那天風雪很大，十分寒冷，近年不曾有過。詔命設置陵署令丞。

資王李謙

資王謙，德宗第七子。大曆十四年封。

資王李謙，是德宗第七個兒子。大曆十四年封王。

代王李諲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縉雲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代王。

代王李諲，是德宗第八個兒子。原先封縉雲郡王，早逝。建中二年，追封代王。

昭王李誠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昭王李誠，是德宗第九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封王。

欽王李諤

欽王諤，德宗第十子。順宗即位，詔曰："王者之制，子弟畢封，所以固藩輔而重社稷，古今之通義也。第十弟諤等，寬簡忠厚，生知孝

欽王李諤，是德宗第十個兒子。順宗即位，下詔説："按照君王的規制，子弟全部都應受封，用以鞏固藩屏而推重社稷，這是古今的通理。第十弟李諤等人，寬容忠厚，生性孝敬，舉止都遵

敬，行皆由禮，志不違仁。樂善本於性情，好賢宗於師傅。纘修六藝，達人倫風化之源；博習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溫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聞，宜封土宇。諤可封欽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循禮儀，志操不違背仁義。樂於從善出於本性，喜愛賢才宗法師傅。傳承學習六藝，通曉人倫風化的淵源；博覽諸家言論，懂得寬厚和諧敦睦親友的道理。朝夕一貫溫順恭敬，真正具備好的品德，確實享有美好的名聲，應該封授疆土。李諤可以封爲欽王。第十一弟可封爲珍王。"

珍王李諴

珍王諴，德宗第十一子，與欽王同制封。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公主、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堯降嬪，帝乙歸妹。迨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禮教陵夷，公郡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今縣主有行，將俟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以抑浮華。其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縣主出降、覿見之文儀以聞。"

初，開元中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兵興已來，廢而不修，故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至有華髮而猶丱者，雖居內館，而不獲覲見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棄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沒不齒録，無異匹庶。及德宗即位，敘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將謁太廟，始與公、郡、縣主相見於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歔欷哭泣之聲聞於朝，公卿陪列者爲之凄然。每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齋次。及岳陽、信寧、宜芳、永順、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十一縣主同月出

珍王李諴，是德宗第十一個兒子，與欽王在同一制書上受封。

德宗仁義孝順，舉動遵循法度，即使是子弟姑妹這樣的親屬，也從不寬容。建中初年，詔命帶有開府職銜的親王子弟，必須出朝到本班就位。又因公主、郡縣主出嫁，與公婆行對等之禮，而下詔道："冠禮婚禮之義，是人倫的大道。從前唐堯嫁女，帝乙嫁妹。直到漢代，仍同宗主持婚嫁。而到了近代，禮教衰落，公主郡主出嫁的法度，越格違禮極爲嚴重。姻親之家缺少長幼之義，公婆有拜見晚輩之禮，由治家而看治國，非常愧對古人。現在縣主將要出嫁，正等待着喜慶的詔命，使她親自拿着棗栗來拜見公婆，恭敬地遵奉宗子之妻的禮儀，放下架子履行家人的禮節。藉助變革此事之機，抑制浮華之風。命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簡選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細制定公主、郡縣主出嫁、拜見的禮儀奏上。"

起初，開元年間在崇仁里設置禮會院。自從戰爭暴發以來，停廢不設，因此公主、郡主、縣主不能及時婚嫁，將近三十年，甚至有頭髮花白依然待字閨中的。雖然住在內館，而不能拜見皇上已十六年了。凡是皇家子弟，都散落摒棄一邊毫無官職，有的流落外縣，埋沒不得録用，與平民百姓無異。等到德宗即位，録用宗屬，按時婚嫁，皇族老幼，無不悲傷感激。他剛即位時，準備拜祭太廟，纔與公主、郡主、縣主在大帳篷中相見，他對年長者表示恭敬，對年幼者申明慈愛，哭泣哽咽之聲傳到朝班，陪祭的公卿都爲此感到悲傷。每當將舉行大禮之時，他定與衆位父輩和兄弟同至齋所。到岳陽、信寧、宜芳、永順、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十一縣主同月出嫁之時，又敕令有關部門大

降，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纚、笄、總，皆經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使中官主之，以買田業，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飾，使内司計造，不在此數。是時所司度人用一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費太廣，即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帝謂主等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賜之，以備他用。

舊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婦不答。及是，制下禮官定制曰："既成婚於禮會院，明晨，舅坐於堂東階西向，姑南向，婦執笄，盛以棗栗，升自西階，再拜，跪奠於舅席前。退降受笄，盛以腶修。升，北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降，東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謝恩於光順門，婿之親族亦隨之，然後會宴於十六宅。"是日，縣主皆如其制。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見之，方屐而靴，召王、韋二美人出拜。敕崔氏坐受勿答。故戚屬之間，罔不憚其敬，不肅而遵禮法焉。

小用具，一定要供應周全。至於使用的梳子、束髮巾、簪子、髮帶，都着意留心，分别給她們三百萬錢，讓宦官主管，用來購買田産，不能浪費。衣服裝飾，讓内司酌量製作，不在此錢數中。當時有關部門預計一人用一籠花，總計用錢七十萬。皇上説："籠花首飾，是婦人禮節上不可缺少的，但花費太大，就是無用了。應該一減再減。"到三萬錢爲止。皇上對縣主等人説："我并非吝嗇，衹是不願作無益的花費。"所餘六十萬錢分别賜給她們，留作其他費用。

依照舊例，皇女下嫁，公婆回拜而新婦不回禮。至此，下制令禮官定制道："在禮會院成婚以後，第二天早晨，公公坐在正堂東階向西，婆婆向南，新婦持笄，内盛棗栗，從西階上，拜兩拜，跪下進獻到公公席前。退下接笄，盛上乾肉。上前，面向北拜兩拜，跪下進獻到婆婆席前。下階，面朝東拜見夫婿的伯叔兄弟姊妹。之後到光順門謝恩，女婿的親屬家族也跟隨前去，然後在十六宅宴會。"這天，縣主都遵照這一制度執行。起初，贈司徒沈易良的妻子崔氏，是太后小叔父的母親，皇上每次見到她，她都靴襪齊整，召王氏、韋氏二美人出來拜見。敕令崔氏坐着受禮不必回拜。因此親屬之間，無人不害怕他的恭敬多禮，因此雖不嚴厲而人人遵守禮法。

順宗諸子

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郯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郇王綜；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本録不載母氏。

順宗皇帝有二十三個皇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有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郯王李經；趙昭儀生宋王李結；王昭儀生郇王李綜；王昭訓生衡王李絢；其餘十八王，此處不記其母親姓氏。

郯王李經

郯王經，本名涣，順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郯王李經，原名李涣，是順宗第二個兒子。初封建康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郯王。大和八年去世。

均王李緯

均王緯，本名泘，順宗第三子。始封洋川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均王李緯，原名李泘，是順宗第三個兒子。初封洋川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均王。

溆王李縱

溆王縱，本名洵，順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監，封臨淮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溆王李縱，原名李洵，是順宗第四個兒子。初任殿中監，封爲臨淮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溆王。

莒王李紓

莒王紓，本名逸，順宗第五子。初授秘書監，封弘農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莒王李紓，原名李逸，是順宗第五個兒子。初任秘書監，封爲弘農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莒王。大和八年去世。

密王李綢

密王綢，本名泳，順宗第六子。始封漢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密王李綢，原名李泳，是順宗第六個兒子。初封漢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密王。元和二年九月去世。

郇王李綜

郇王綜，本名湜，順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監，封晋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郇王李綜，原名李湜，是順宗第七個兒子。初任少府監，封爲晋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郇王。元和三年四月去世。

邵王李約

邵王約，本名溆，順宗第八子。初授國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邵王李約，原名李溆，是順宗第八個兒子。初任國子祭酒，封爲高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邵王。

宋王李結

宋王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始封雲安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長慶二年薨。

宋王李結，原名李滋，是順宗第九個兒子。初封雲安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宋王。長慶二年去世。

集王李緗

集王緗，貞元二十一年封。長慶二年薨。

集王李緗，貞元二十一年受封。長慶二年去世。

冀王李絿

冀王絿，本名淮，順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九年薨。

冀王李絿，原名李淮，是順宗第十個兒子。初任太常卿，封爲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冀王。大和九年去世。

和王李綺

和王綺，本名湑，順宗第十一子。始封德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七年薨。

和王李綺，原名李湑，是順宗第十一個兒子。初封德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和王。大和七年去世。

衡王李絢

衡王絢，順宗第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寶曆二年薨。

衡王李絢，是順宗第十二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寶曆二年去世。

欽王李繢

欽王繢，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李繢，是順宗第十三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

會王李纁

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會王李纁，是順宗第十四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元和五年十一月去世。

福王李綰

福王綰，本名浥，順宗第十五子。母莊憲王皇后，憲宗同出。初授光祿卿，封河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咸通元年，特册拜司空。明年薨。

福王李綰，原名李浥，是順宗第十五個兒子。母親是莊憲王皇后，與憲宗同母。起初任爲光祿卿，封爲河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福王。咸通元年，特令拜任爲司空。第二年去世。

珍王李繕

珍王繕，本名況，順宗第十六子。初授衛尉卿，封洛交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珍王李繕，原名李況，是順宗第十六個兒子。起初授爲衛尉卿，封爲洛交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珍王。

撫王李紘

撫王紘，順宗第十七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册拜司空。五年，册司徒。乾符三年，册太尉。其年薨。

撫王李紘，是順宗第十七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咸通四年，特令册任司空。五年，册任司徒。乾符三年，册任太尉。同年去世。

岳王李緄

岳王緄，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二年薨。

岳王李緄，是順宗第十八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大和二年去世。

袁王李紳

袁王紳，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十四年薨。

袁王李紳，是順宗第十九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大和十四年去世。

桂王李綸

桂王綸，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九年薨。

桂王李綸，是順宗第二十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大和九年去世。

翼王李緯

翼王緯，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翼王李緯，是順宗第二十一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受封。咸通二年去世。

蘄王李緝

蘄王緝，順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薨。

蘄王李緝，是順宗第二十二個兒子。咸通八年去世。

史臣曰：夫聖人君臨宇縣，肇啓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籙。自

史臣曰：聖人統治天下，開創基業，没有不是受命於天，名合上天帝籙的。從太昊以下，五

太昊已降，五運相推，迄于殷湯，曆數綿永。但設均平之化，未聞封建之名。洎乎周、漢，始以子弟建侯樹屏，以作維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亂。唐室自艱難已後，兩河兵革屢興，諸王雖封，竟不出閤。夫帝王居寰宇之尊，撫億兆之衆，但能平一理道，夙夜嚴恭，任賢使能，設官分職，自然四海樂推。天命所祐，縱無封建，亦鴻基永固，安俟嬰孺鎮重哉？

贊曰：孝文秉禮，道弘藩邸。睦族展親，儀刑戚里。自閤臨藩，所謂周爰。無如惡鳥，終懷籠樊。

運相推，直到殷湯，曆數不斷。祇是施行均平的風教，没有聽到封邦建國的記載。到了周、漢，纔封子弟爲諸侯，建立屏障，以便連城衛國。等到王室衰微，就出現了王莽、董卓篡權的禍亂。唐朝自從國運艱難以後，兩河戰事不斷，諸王雖有封授，最終不出朝就職。其實帝王身居天下之尊，撫育億萬百姓，祇要能够太平治理，日夜恭謹，任用賢能，設置官位分派職守，自然四海願意推奉。祇要上天保佑，即使不用封邦建國，也會大業永固，何用兒孫孺子鎮守重地呢？

贊曰：孝文皇帝秉承儀禮，道義廣推藩王。敦睦撫愛族親，爲戚屬樹立典範。從宫内而至藩邸，可謂顧及各方。無奈外有凶禽，諸王終留籠中。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一

高崇文（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鍔（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高崇文　高承簡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五年夏，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戰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過半。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御史中丞。十四年，爲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

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黄裳以爲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却劍門之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爲東川節度使。先是，劉闢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

高崇文祖籍渤海。高崇文生在幽州，質樸忠厚寡言少語，年輕時加入平盧軍。貞元年間，跟隨韓全義鎮守長武城，治軍有名。五年夏，吐蕃三萬人進犯寧州，高崇文率領三千軍隊救援，在佛堂原大戰，大敗吐蕃，死者過半。韓全義入朝覲見，高崇文主持行營節度留後事務，升兼御史中丞。十四年，任長武城使，在任期間積蓄糧食訓練士兵，使軍隊聲威大振。

永貞元年冬天，劉闢擁兵對抗朝命，朝廷商議出兵討伐，宰相杜黄裳認爲全權任用高崇文，可以取得成功。元和元年春，正式任命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任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領左右神策、奉天麟游各鎮軍隊前去討伐劉闢。當時專統一方的老將很多，人人都自以爲能够當選，等到詔命發出他們都非常驚訝。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兵五千人，常備不懈如同敵軍隨時到來一樣。至此，宦官使者到達長武城，卯時宣布命令，辰時他就派出五千軍隊，武器裝備毫不缺少。軍隊到達興元，軍中有人折斷了旅舍中的湯匙筷子，高崇文將此人處斬示衆。繼續西進從閬中入蜀，隨即擊退了劍門的軍隊，解除了梓潼的圍困，叛賊將領邢泚逃回。屯兵梓州，於是任命高崇文爲東川節度使。此前，劉闢攻陷東川，生擒節度使李康，等到高崇文攻克梓州，他就送回李康請求爲自己洗刷罪責，高崇文因李康戰敗失守，於是斬殺了他。

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掎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堆在鹿頭之東，使驍將高霞寓親鼓，士攀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搖心矣。

成都以北一百五十里處有鹿頭山，控制兩川的要害，劉闢築城堅守，又建立八處營柵相互連接，形成相互呼應之勢對抗官軍。當天，高崇文在鹿頭城下打敗賊軍二萬，大雨如注，因無法登城而休兵。第二天，又在萬勝堆破敵。萬勝堆在鹿頭城的東面，他命猛將高霞寓親自擊鼓，士兵登攀而上，箭石如雨，又命令敢死隊接連攀登，終於奪取了萬勝堆，燒毁營柵，營柵中叛賊全被殲滅。占據萬勝堆於是向下俯瞰鹿頭城，城中人物歷歷可見。先後八次大戰全部勝利，使得叛賊軍心動摇。

八月，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文悦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之男方叔、子婿蘇强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闢大懼，以親兵及逆黨盧文若齎重寶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啓之。崇文遣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闢自投岷江，擒於涌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闢送京師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軍令嚴肅，珍寶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

八月，阿跌光顏與高崇文約定好前來會合，而來到行營却誤期一天，他害怕被殺，就率軍深入以求贖罪，因而駐扎在鹿頭城西的大河口處，截斷了叛賊的糧道，叛賊大爲震驚。這天，叛賊綿江柵將領李文悦率領三千軍人前來歸順，接着鹿頭城將領仇良輔獻城投降共有兵衆二萬。劉闢之子劉方叔、女婿蘇强原先在仇良輔軍中任監軍，當天被帶上刑具押送到京城去了，降兵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者連綿十多里，於是長驅而進直逼成都。當時德陽等縣城都有重兵鎮守，望見朝廷旌旗無不相繼歸順，軍隊没有停頓。劉闢非常恐懼，率親兵和逆黨盧文若携帶貴重珍寶西逃吐蕃。吐蕃一向受他賄賂，準備接納他。高崇文派高霞寓、酈定進兼程追趕他們，到羊灌田追上。劉闢自己投入岷江，在激流中被捉住。西蜀平定，於是用囚車將劉闢押送到京城伏法。盧文若投水而死。官軍進入成都，兵士駐屯在大道上，軍令嚴肅，珍寶堆積如山，市井一切照常，軍士却秋毫無犯。

先是，賊將邢泚以兵二萬爲鹿頭之援，既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户，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

這之前，賊將邢泚曾帶兵二萬作爲鹿頭山的後援。投降朝廷以後再次反叛，高崇文斬殺了他以示衆。士大夫身陷叛賊中者，都跪在衙門前請求處罰，高崇文上奏全部保全了他們的性命。皇帝下制任命高崇文爲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等。改封南平郡王，享受實封三百户，下詔在鹿頭山下刻石記功。

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捍邊戍，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都一罄。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居三年，大修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三日，贈司徒，謚曰威武，配享憲宗廟庭。

高崇文不識文字，討厭大府中文書啓稟頭緒紛繁之事，并因處於優裕富饒之地，無從效力，乞請改任塞上守衛邊防，多次懇切上疏。二年冬，皇帝下制加任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使等，并充任京西都統。此時高崇文依仗自己曾立有大功而奢侈之心大起，將豐富的庫藏，百工的奇巧製作，全部隨身帶走，蜀都爲之一空。他因不熟悉朝廷禮儀，害怕入朝覲見，皇帝下詔贊美并命他從近路赴鎮。居鎮三年，大修軍備。元和四年去世，時年六十四歲，朝廷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徒，謚號稱威武，配祭憲宗廟中。

子承簡，少爲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爲溵州，治郾城，用承簡爲刺史。尋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户出其租。

子名承簡，高承簡年輕時任忠武軍部將，後來進入神策軍。因父親征討劉闢，任命他爲嘉王傅。裴度討伐淮、蔡，上奏任高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充任其軍都押衙。淮西平定以後，皇帝詔命將郾城、上蔡、遂平三縣設置爲溵州，治所在郾城，任用高承簡爲刺史。不久改任邢州刺史，適值觀察使催收當年的賦税緊逼得很，高承簡代替幾百户百姓繳納了租税。

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岕行帥事。岕遣其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者，輒繫之，一日并出斬于軍門之外，威震郡中。及岕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岕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兖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改任宋州刺史，當時汴州驅逐了原節帥，擁立本部將領李岕代行節帥事務。李岕派遣將領索取宋州的公私財物，高承簡拘捕并囚禁來人。從此汴州使者一到，他就囚禁起來，集中在一天全部拉到軍門外處斬，威震郡中。等到李岕大軍到來時，宋州總共三座城，已陷落了南面的一座，高承簡據守北面兩城抵抗，先後十多次交戰。正趕上徐州的救兵到來，李岕被汴州將領李質俘虜，傳送到京城，包圍宋州的敵兵隨即逃去。因此任高承簡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兖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等。

俄遷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隨表詣闕。大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

不久升任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使等。就原官加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後召入朝任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任右街使。又出任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等。此前，羌虜多在秋季侵犯西部邊境，高承簡請求駐軍寧州來防備他們。後因病上奏乞請入朝覲見，於是隨表到京。大和元年八月，走到永壽縣館驛去世，追贈司空。

贈司空。

崇文孫駢，歷位崇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高崇文孫名駢，高駢歷任顯赫高位，官位終於淮南節度使，自己有傳。

伊慎

伊慎，兗州人。善騎射，始爲果毅。喪母，將習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記驗。

伊慎，兗州人。擅長騎馬射箭，最初爲果毅將軍。遇母喪，他準備將父母合葬，找不到父親的墳墓。日夜號哭，不到十天，睡夢中有人指點他。於是掘開墳墓，果然找到了過去的標記。

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慎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于闕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

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伐嶺南哥舒晃的叛亂，任命伊慎爲先鋒，他常常直逼賊營，力戰而攻克，斬首三千級，因此收復了始興之地。不久，又與諸將追趕到泔溪斬殺了哥舒晃，將其首級裝在匣内獻到朝廷。路嗣恭上表爲伊慎報功，朝廷任他爲連州長史，暫代理當州團練副使，三次升任到江州别駕。

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從李希烈，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既平，希烈愛慎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爲曹王所任，遺慎七屬之甲，詐爲慎書行間焉。上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破蔡山栅，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黄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

討伐梁崇義那年，伊慎身爲江西牙將跟隨李希烈出征，衝鋒陷陣，戰功又數他居多。江漢平定以後，李希烈愛惜伊慎的才幹，多次贈送給他好馬，想要籠絡他，伊慎設計逃脱，返回本道。第二年，李希烈果然反叛。嗣曹王李皋剛到鍾陵，大規模調集將吏，得到伊慎大加贊賞。大規模聚集兵將，整頓訓練水軍。李希烈害怕伊慎會受到曹王的重用，送給伊慎一件七層的鎧甲，僞造伊慎的書信，使用反間計。皇上派宦官使者到軍中來追查此事，曹王就上疏直言爲他辯白澄清。上奏的奏章還没有回覆，正趕上賊兵泝江來犯，曹王於是召來伊慎勉勵他命他出戰，大敗敵軍三千多人，朝廷這纔相信他没有二心。多次打敗蔡山栅的敵軍，攻取蘄州，收降敵將李良。又進攻黄梅縣，殺死叛賊將領韓霜露，斬首千餘級。皇上下詔贊美褒獎。授任他爲試太子詹事，封爲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任節度都知兵馬使。

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獻，次于蘄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黄梅，以絶江道。慎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慎列樹三栅，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栅聲鼓，三栅

建中末年，皇上在梁、洋，鹽鐵使包佶運送金錢財物逆江而上準備進獻朝廷，停駐蘄口。當時叛賊已經屠滅汴州城，派猛將杜少誠帶步兵騎兵一萬多人來進犯黄梅，企圖截斷長江通道。伊慎率兵七千，與杜少誠在永安戍相遇，伊慎建起三座營栅，相距數里，偃旗息鼓。然後他在中間

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脱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栅，進兵圍安州。賊阻㵐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虚將騎八千來援，慎分兵迎擊，戰于應山，擒戒虚，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户。希烈又遣將援隋州，慎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李惠登爲賊守隋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詔授隋州刺史。

營栅中擊鼓，三座營栅全軍出擊，叛賊軍隊大亂，杜少誠脱身逃走，斬獲首級不可勝數，長江通道終於通暢了。又攻破苟莽栅，進軍包圍安州。叛賊憑藉㵐水，伊慎攻打而未能攻下。李希烈派他的外甥劉戒虚率八千騎兵前來救援，伊慎分兵迎戰，在應山交戰，生擒劉戒虚，綁到城下示衆，叛賊於是打開城門請求處罰。因功任命爲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并賜實封一百户。李希烈又派將領增援隋州，伊慎在厲鄉攻擊他們，打退康叔夜，斬首五千級。李希烈死，李惠登爲叛賊守衛隋州，伊慎送去快信曉諭招撫，於是李惠登獻城投降。伊慎順勢秘密上奏稱李惠登可以任用，下詔任他爲隋州刺史。

貞元十五年，以慎爲安 黄等州節度、管内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吴少誠阻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 湖南 江西三道兵，當其一面。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 黄置奉義軍額，以爲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真拜右僕射。元和二年，轉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賂第五從直求鎮河中，爲從直所奏，貶右衛將軍。數月，復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

貞元十五年，任命伊慎爲安 黄等州節度使、管内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吴少誠對抗朝命，下詔命他率本道步兵騎兵五千人，并統荆南 湖南 江西三道兵馬，獨當一面。伊慎在申州城南先後打敗數千叛賊，依例加任檢校刑部尚書。二十一年，在安 黄設置軍鎮名爲奉義軍，任命他爲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將他召入朝廷正式任命爲右僕射。元和二年，改任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因賄賂第五從直請求鎮守河中，被第五從直奏報，降爲右衛將軍。幾個月之後，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去世，時年六十八歲，追贈太子太保。

朱忠亮

朱忠亮，本名士明，汴州 浚儀人。初事薛嵩爲將。大曆中，詔鎮普潤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爲“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爲虜騎所獲，繫於長安。賊平，李晟釋之，薦於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寀卒，遂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 四鎮節度使，仍賜名。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

朱忠亮，本名朱士明，汴州 浚儀人。起初事奉薛嵩爲他的部將。大曆年間，下詔命他鎮守普潤縣，掌管屯田。朱泚叛亂，他率部下四十名騎兵直奔奉天。德宗表彰了他，封爲東陽郡王，爲“奉天定難功臣”。等到皇帝大駕南巡，他被敵虜騎兵俘獲，囚禁在長安。叛賊被平定，李晟釋放了他，將他推薦給渾瑊，任用爲定平鎮都虞候。定平鎮使李朝寀死，他就接替了他的職位。憲宗即位，加授御史大夫。因修築臨涇城有功，特别加任檢校工部尚書、涇原 四鎮節度使，并賜名朱忠亮。涇原舊俗多出賣親子，朱忠亮用俸

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贈右僕射。

錢贖回并歸還其親人的約有二百人。元和八年去世。追贈右僕射。

劉昌裔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游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洺州刺史，以昌裔爲從事，琳死乃去。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年輕時游歷三蜀，楊琳叛亂，劉昌裔勸他歸順。等到楊琳被任爲洺州刺史，任命劉昌裔爲從事，楊琳死後他纔離去。

曲環將幽隴兵收濮州也，辟爲判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貞元十五年，環鎮許州，卒，詔上官涚知節度留後。吴少誠攻許州，涚領事，欲棄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涚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栅以待，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栅於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泄，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脱。十六年，以全陳許功，以涚爲節度使，昌裔爲陳州刺史。

曲環率幽隴軍隊收復濮州，徵用他任判官。下詔授任監察御史，多次加官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任營田副使。貞元十五年，曲環鎮守許州，去世，皇帝詔命上官涚主持節度留後。吴少誠進攻許州，上官涚管事，準備棄城逃走。劉昌裔追上制止他説："留後既已接受詔命，應誓死守城。况且城中人馬足以打敗叛賊，衹要堅壁不戰，不過五到七天，叛賊氣勢一定衰落，我以伏兵取勝即可。"上官涚認爲對。叛賊日夜急攻，城垛毁壞無法修復，劉昌裔命人另造戰棚木栅備用，招募壯士攻破敵營，得到突擊將士千餘人，打通城墻分别出擊，大破敵軍，藉機在城上設置戰棚木栅，城池因此没有陷落。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涚不和，密謀反叛獻城投降，事情敗露，劉昌裔秘密設計斬殺了他。并立即召來他部下千餘人送給他們飯食，每人賞賜二匹縑，同時在各個要道埋伏下士兵，命令將拿縑的人全部斬殺，没有一人逃脱。十六年，因保全陳許的功勞，任命上官涚爲節度使，劉昌裔爲陳州刺史。

韓全義之敗溵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而從千騎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嘆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年，涚卒，詔昌裔爲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

韓全義在溵水失敗以後，與各道兵馬全都退守到陳州，請求劉昌裔爲他們提供住處，劉昌裔登上城對他們説："天子命公討伐蔡州，現在却來到陳州，按理不敢接納，請您住在城外。"而親率千名騎兵進入韓全義營中，用牛酒犒勞軍隊。韓全義出乎意料，驚喜嘆服。十八年，改任陳許行軍司馬。第二年，上官涚死，下詔命劉昌裔爲許州刺史，充任陳許節度使，又加授檢校右僕射。

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初，昌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

元和八年五月，許州發生水災，毁壞房舍，淹没居民。六月，皇上徵召劉昌裔入朝加授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起初，劉昌裔因年老有病軍府不得治理，於是乘水災冲毁軍府之機，皇

乃促令韓皋代之。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風眩，請歸私第，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上立即命韓皋取代他。劉昌裔赴召，走到長樂驛，聽説了有這一命令，就上疏説他患有風眩病，請求回家，皇上批准。當年去世，追贈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爲邠寧虞候，戎政修舉，事節度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己，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置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間，任邠寧虞候，軍政完備，奉事節度使韓遊瓌。等到德宗駕幸奉天，范希朝戰守有功，多次加官到兼中丞，任寧州刺史。韓遊瓌入朝覲見，從奉天返回邠州，他因見范希朝一向治軍整齊嚴肅很有聲望，怕他威脅到自己，於是搜求他的過失準備殺害他。范希朝恐懼，逃奔鳳翔。德宗聽説此事，立即召他到京師，安排在左神策軍中。韓遊瓌死後，邠州諸將聯名上奏請求范希朝出任節度使，德宗同意，范希朝讓給張獻甫，説："臣開始是被逼而來，最終還是取代了他的職位，這不是用以防範覬覦者安定反覆無常者的策略。"皇帝下詔贊美他，任命張獻甫統管邠寧。幾天後，授任范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原職加授檢校禮部尚書。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横。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元末，累表請修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悦。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軍。

振武有党項、室韋，雜居山川之間，侵犯爲盜，常常天黑時乘機而動，稱爲"刮城門"。居民恐懼，很少有安寧的日子。范希朝瞭解到周圍要害之地，設置堡壘營柵，警戒嚴密，百姓纔得到安寧。異番即使做些小的鼠竊狗盜之事，他也定殺不赦，戎虜非常怕他，説："有個叫張光晟的害得我們很長時間了，現在聽説此人更改姓名又來了。"他被人畏懼若此。番中部落風俗，有長帥到來，定獻名馬奇駝，即使廉潔的人都説應從俗，以博得他們的歡心，范希朝却一無所受，前後十四年，他都祇是守衛邊塞而不做横行之事。單于城中過去很少栽種樹木，范希朝在其他地方買來柳樹種子，命士兵種植，不久成林，居民仰賴它。貞元末年，多次上表請求入朝覲見。當時節度使不找藉口主動請求入朝報告治績的，祇有范希朝一人，德宗非常高興。到京以後，任命他爲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軍。

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授韓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爲

順宗時，王叔文一黨執政，準備把兵權交給韓泰，認爲范希朝年老有病便於控制，就任命他

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奉天，而以泰爲副，欲因代之，叔文敗而罷。憲宗即位，復以檢校僕射爲右金吾，出拜檢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使。

爲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守奉天，而任命韓泰爲副使，想乘機取代他，王叔文身敗後此事纔作罷。憲宗即位，再次以檢校僕射任右金吾，出任檢校司空，充任朔方靈鹽節度使。

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

突厥的另一支有個沙陀部，北方公認其勇悍强勁，范希朝招引他們投順歸降，他們從甘州全族歸附，將近萬人。此後用他們討伐叛賊，所到之處全都立有戰功，升任河東節度使。率軍征討鎮州，没有取勝。年老而多病，不能料理軍政，因此授任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退休。元和九年去世，追贈太子太師。

希朝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承宗，幾覆，希朝玩寇不前，物議罪之。

范希朝在近代號稱名將，人們多將他比作趙充國。後來張茂昭進擊王承宗，幾乎全軍覆滅，范希朝輕敵不進，當時的輿論都將此次失敗歸罪於他。

王鍔　王稷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道州司馬，鍔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皋爲團練使，擢任鍔，頗便之。使招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爲邵州刺史。及皋改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請鍔以勁兵三千鎮尋陽。後皋自以全軍臨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鍔爲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鍔從。小心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巨細畢以白皋。皋亦推心委之，雖家宴妻女之會，鍔或在焉。鍔感皋之知，事無所避。

王鍔，字昆吾，自稱是太原人。本是湖南團練營將。起初，楊炎被貶爲道州司馬，王鍔在路上等候着楊炎，楊炎與他言談十分贊賞他。後來嗣曹王李皋任團練使，提升王鍔，十分稱心。後派他去招降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立有功勞，上表推薦他爲邵州刺史。等到李皋改任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李皋請王鍔率精兵三千鎮守尋陽。後來李皋親率全軍進抵九江，襲取蘄州以後，率全軍渡江，於是表薦王鍔爲江州刺史、兼中丞，充任都虞候，讓王鍔隨從自己左右。王鍔小心行事，善於打探軍府中的情況，至於下屬的言語動静，大小事務全都報告李皋。李皋也推心置腹任用他，即使家宴及妻女的聚會，王鍔有時都在左右。王鍔感激李皋的知遇，遇事毫無迴避。

後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請皋使至城中以約降，皋使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皋以其衆入。伊慎以賊恟懼，由其圍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及皋爲荆南節度使，表鍔爲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彝、

後來李皋進攻安州，派伊慎率大軍包圍那裏，叛賊畏懼，請李皋派使者到城中來商約投降事宜，李皋派王鍔孤身進城。約定以後，殺掉不聽命的人然後出城。第二天城門大開，李皋率軍進入。伊慎認爲賊軍驚恐不安，是因爲有他的包圍，不服王鍔，王鍔稱病迴避他。等到李皋任荆南節度使，又表薦王鍔爲江陵少尹、兼中丞，想

裴泰鄙鍔請去，乃復以爲都虞候。

把他列爲副職。因馬彝、裴泰鄙視王鍔請求離去，纔又任命他爲都虞候。

明年，從皋至京師，皋稱鍔於德宗曰："鍔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少卿。尋除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榷其利，所得與兩税相埒。鍔以兩税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絶，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度使杜佑屢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鍔始見佑，以趨拜悦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杜佑以鍔代之。

第二年，跟隨李皋來到京城，李皋在德宗面前稱贊王鍔説："王鍔雖然文才稍有不足，其他職務都可以試用。"於是任命他爲鴻臚少卿。不久授任容管經略使，任職前後八年，溪洞安定。升任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州人與外夷雜居相處，土地税的收入很少而徵斂的大部分是多種川澤交易税賦。王鍔却能統計居民的産業而徵收税利，所得到的與兩税大致相等。王鍔將兩税錢除用作上供臨時進御以及供奉之外，其餘部分歸入自己。西南大海中各國船隻到達，他就將其利潤全部没收，因此王鍔家中財産比官府庫藏都要豐裕。每天派出十餘艘船隻，滿載犀角象牙珍珠幣貝，稱作商貨從境内出發。一年到頭，往返不絶，前後八年，京師權貴中許多人是藉助王鍔的財物而致富的。拜授刑部尚書。當時淮南節度使杜佑屢次請求朝廷派人替换自己，於是任命王鍔爲檢校兵部尚書，充任淮南副節度使。王鍔剛見到杜佑，用趨拜之禮來取悦杜佑，退出後則坐在司馬廳中辦事。幾天之後，朝廷下詔正式任命王鍔接替了杜佑。

鍔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奸，鍔畢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固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鍔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爲用。掾曹簾壞，吏以新簾易之，鍔察知，以故者付舡坊以替箬，其他率如此。每有饗宴，輒録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鍔錢流衍天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

王鍔特别熟悉官府文書之事，很善於用小聰明來控制下吏，下吏有時行奸謀，王鍔都能窮究查出。有一次處理公務，有人送上匿名信，左右取來送給王鍔，王鍔放在靴中，靴中原來還有其他信件與之相混。等到吏員退下，王鍔取出其他書信燒掉，人們都相信他將匿名信已燒掉。回去之後纔又查看被告的人，過了幾天就用其他小事連及被告的人，徹底追查審理用來詐唬人，下吏認爲他聖明如神。王鍔擅長部署管理，作工建造很有法度，軍州所用的竹木，剩餘的碎屑一無所棄，都再作别用。下屬官吏辦公之處的竹簾壞了，下吏用新簾换下來，王鍔察知此事，把舊門簾交給舡坊用來代替箬竹使用，其他事也大都如此。每遇有宴饗，就收回剩飯剩菜來留作後用，有人説被他賣掉了，收利全歸自己，因此王鍔的錢流遍天下。在鎮中四年，多次升任到司空。

元和二年來朝，真拜左僕射，未

元和二年入京朝見，正式任爲左僕射，不久

幾除檢校司徒、河中節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鎮太原。時方討鎮州，鍔緝綏訓練，軍府稱理。鍔受符節居方面凡二十餘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尉。鍔將卒，約束後事甚明，如知其死日。

又授任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兼太子太傅，改鎮太原。當時正討伐鎮州，王鍔安撫民衆訓練軍隊，軍府有整肅的稱譽。王鍔受符節任節帥鎮守一方共二十多年。九年，加任同平章事。十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追贈太尉。王鍔快要死時，安排後事非常明確，像已知死期一樣。

鍔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婚閥自炫，翃子弟多附鍔以致名宦。又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王鍔依附太原王翃做他的養子，因與士族聯姻而自我炫耀，王翃的子弟多依附王鍔得以成爲名宦。又自以曾讀過《春秋左氏傳》，自稱儒士，人們都譏笑他。

子稷，歷官鴻臚少卿。鍔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權要，視官高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嘗奏請藉坊以益之，作複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清品，溺其賞宴而游，不憚清議。及父卒，爲奴所告稷换鍔遺表，隱没所進錢物。上令鞠其奴於内仗，又發中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殺奴。稷長慶二年爲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爲全略所虜，以妓媵處之。

王鍔子王稷，歷任鴻臚少卿。王鍔在藩鎮時，王稷曾留在京城，他用家財奉送權貴要人，根據官位高低而行賄，不等告訴他的父親就自行决定。在京城大舉動工修建住宅，曾上奏請求借坊地來擴大住宅，修造夾壁洞穴，將金錢藏在中間。清要高官，沉溺於他的宴請游玩而與他交往，不怕清議。等到父死，被奴僕上告説王稷改换王鍔的遺表，隱瞞吞没了所進獻的錢財。皇上命人在禁内仗衛處審問奴僕，又派宦官使者到東都查驗他的家産。宰相裴度極力諫止，於是停派使者而殺掉奴僕。王稷長慶二年任德州刺史，帶着大量金銀寶物僕妾赴任。節度使李全略貪圖他的財物并且設法謀取，有意策動本州軍隊叛亂，殺掉王稷，他的女兒被李全略奪去，被作爲妓媵對待。

稷子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度使劉約上言："王稷爲李全略所殺，家無遺類。稷男叔泰，時年五歲，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臣獎其義，忠獻已補職，叔泰津送以聞。"文宗詔曰："王鍔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軀，須録孤遺，微申憫念。王叔泰委吏部與九品官，令奉祭。"

王稷子王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度使劉約上奏説："王稷被李全略殺害，家人無一幸免。王稷子王叔泰，當時年僅五歲，郡中人宋忠獻隱藏他得以幸免，又收養了他。現在已經長大。臣獎勵他的節義，宋忠獻已補授官職，王叔泰帶送京城奏報皇上。"文宗下詔説："王鍔效力多朝，王稷一旦捐軀，應録用遺孤，略表憐憫之心。王叔泰交吏部授與九品官，命他敬奉祭祀先祖。"

閻巨源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希朝入覲，遂代爲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代理振武行軍司馬。時逢范希朝入朝覲見，就代爲接任節度使。因有勇力進升官職，没有其他智略才能。起

知書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多摭其談説以爲戲，然以寬厚爲將卒所懷。後爲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年卒。

初不識字但喜歡咬文嚼字，所以總出錯誤，當時許多人挑出他的言談做爲笑柄，但因寬厚受到將吏愛戴。後來任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年死。

孟元陽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爲節度，元陽已爲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環卒，吴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傅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率部留軍溵水，破賊二千餘人。兵罷，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檢校尚書。五年，拜右僕射、昭義節度，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左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都督。

孟元陽，陳許軍人出身，治軍整肅，勤於公務，善於部署。曲環任節度使時，孟元陽已做大將，曲環派他督察西華屯田。孟元陽盛夏時節穿着草鞋立於稻田之中，等到服勞役的人都回去以後他纔回住處，因此他的屯田年年豐收，軍中糧食充足。曲環去世後，吴少誠進犯許州，孟元陽守城，外無救兵，敵軍又圍攻得很緊，但始終無法登城，賊軍於是停止了進攻。韓全義在五樓戰敗，各路軍隊多私自撤回，孟元陽和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率本部留駐在溵水，打敗賊兵二千多人。停戰之後，加授御史大夫。元和初年，任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尚書。五年，任右僕射、昭義節度使，入朝任右羽林統軍，封爲趙國公。不久又任左金吾大將軍，又授任統軍。元和九年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

趙昌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

李承昭爲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爲虔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爲夷獠所逐，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爲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爲都護，南人相賀。

憲宗即位，加檢校工部尚書，尋轉户部尚書，充嶺南節度。元和三年，遷鎮荆南，徵爲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名不器，父名居貞，當時都很有名。

李承昭任昭義節度使，將趙昌徵召到幕府。貞元七年，任虔州刺史。又逢安南都護被僚夷驅逐，於是朝廷任命趙昌爲安南都護，夷僚相率歸化。十年，因屋壞砸傷小腿，上疏懇請回朝，朝廷於是任命檢校兵部郎中裴泰接替，趙昌入朝爲國子祭酒。後來裴泰被僚夷首領驅逐，德宗下詔向趙昌詢問情況。趙昌當時七十二歲，但精神健朗猶如少年，德宗賞嘆稱奇，再次任命他爲都護，南人相互慶賀。

憲宗即位，加授檢校工部尚書，不久轉户部尚書，充任嶺南節度使。元和三年，改鎮荆南，後徵召爲太子賓客。等到召見，又命爲工部尚書、兼大理卿。一年多以後，辭大理卿衹任原官。六年，授任華州刺史，到麟德殿辭行。當時已八十多歲，趨進叩拜舉止輕捷，回答詳明，皇

召對詳明，上退而嘆異，宣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爲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上退朝後贊嘆驚異，指示宰相暗中探訪他保養的方法奏上。在郡共三年，入朝任太子少保。九年去世，時年八十五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爲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遽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巨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鍔明可照奸，忠能奉主，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曾無棄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爲也。如賤收貴出，務積珠金，唯利是求，多財爲累，則與夫清白遺子孫者遠矣。凡百在位，得不鑒之。

贊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慎之忠，見乎南服。朱、劉、范、閻，各有其目。元陽、趙昌，不無遺躅。惟彼太原，戰勛可録。累在多財，子孫不禄。

史臣曰：高崇文以法律治軍，勤勉處理軍政，統率軍隊直指蜀中，旋即立下奇功，可稱得上近代的良將。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巨源、孟元陽、趙昌等人，各自建功立業，也是一時的名臣。王鍔明察足以鑒别奸惡，忠心能够奉侍君主，這些都可垂名後世。至於竹頭木屑，一無所棄，作事有章法，節儉而足用，則正是士人君子的行爲。而賤買貴賣，一意聚積珠寶，惟利是求，財多招禍，則與那些衹將清白留給子孫的人相比就差得太遠了。凡是在位百官，怎能不以此爲戒。

贊曰：高崇文的戰功，顯赫於西蜀。伊慎的忠心，明見於南方。朱、劉、范、閻，各有名目。孟元陽、趙昌，都留有事迹。惟有太原王鍔，功勛可録。多財招禍，子孫薄命。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子）茂元　劉昌（子）士涇　李景略

張萬福　高固　郝玭　段佐　史敬奉 野詩良輔（附）

馬璘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

馬璘，扶風人。祖名正會，任右威衛將軍。父名晟，任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

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嘆曰："豈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劍從戎，自效於安西。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

馬璘幼年喪父，放浪不羈不經營産業。二十多歲時，讀《馬援傳》到"大丈夫應死在邊疆荒野，用馬革包裹尸體而回"，非常感慨地嘆道："我怎麼能讓祖先的功業淪落地下呢！"開元末年，帶劍從軍，主動到安西去效力。因先後立下奇功，多次升任到左金吾衛將軍同正。

至德初，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效。嘗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

至德初年，正是朝廷多災多難之時，馬璘統領三千士兵，從二庭趕赴鳳翔。肅宗見到他感到驚奇，委予他東討的重任。在陝郊外滅敵，到河陽破賊，幾次作戰都立有奇功。曾隨李光弼到洛陽進擊叛賊，史朝義親自率領精鋭部隊，在北邙對抗官軍，營壘如山，旗甲耀日，官軍衆將看到都震驚得不敢再動。馬璘獨自率領部下持兵器出擊，多次衝入叛賊軍陣之中，叛賊因此驚慌潰敗。副元帥李光弼稱贊他，説："我用兵三十年，没見過以少擊衆，雄健快捷像馬將軍這樣的。"升任試太常卿。

明年，蕃賊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鬥戎虜間，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

第二年，吐蕃賊衆入侵邊境，下詔命馬璘趕去援救河西。廣德初年，僕固懷恩不順從朝廷，引誘吐蕃入侵，代宗逃到陝州避亂。馬璘當天就從河右出兵轉戰敵虜之間，來到鳳翔。當時吐蕃軍隊聚集如雲，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正要關閉城門據城自守，馬璘却對着外面拉弓搭箭，衝入懸

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授兼御史中丞。

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尚書。以犬戎浸驕，歲犯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 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隸之。璘詞氣慷慨，以破虜爲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在涇州令寬而肅，人皆樂爲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敢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僚於尚書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

璘雖生於士族，少無學術，忠而能勇，武幹絶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中興之猛將也。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廢朝，贈司徒。

璘久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爲屏翰。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爲宏侈。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 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厩矣。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内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争往赴吊者數十百

門，没等解開鎧甲，就又出城交戰，吐蕃潰敗逃走。馬璘率領强勁的騎兵追擊，俘獲斬殺數以千計，血流遍野，因此英名更加遠揚。代宗回宫，召見并慰勞他，授兼御史中丞。

永泰初年，拜授四鎮行營節度使，兼南道和蕃使，將禁軍也交他統轄，讓他清除殘敵。不久遷任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接着加檢校工部尚書。當時因犬戎日漸驕縱，年年進犯邊境，涇州與戎虜相距最近，於是下詔命馬璘改任鎮守涇州，暫代任鳳翔 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使、涇州刺史，依舊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又將鄭、滑二州隸屬於他。馬璘言詞慷慨，將破敵視爲己任。到涇州以後，在各地修建營堡，整修戰守用具，屢敗吐蕃，將他們的奴隸俘虜首級獻給朝廷，前後打敗吐蕃約有三萬餘人。在涇州政令寬大而整肅，軍兵都樂於聽從他的指揮。鎮守那裏共八年，雖無擴展邊境的功勞，但城堡得以保全，敵虜不敢進犯，加檢校右僕射。皇上非常器重他，遷任檢校左僕射知省事，下詔命宰相百官到尚書省送他上任，進封扶風郡王。

馬璘雖然出身士族，年少時没有好好學習，忠義英勇，軍事才幹没人比得上，在國運艱難時，忠心盡節立有奇功，是中興的猛將。享年五十六歲，於大曆十二年去世，德宗哀悼他，爲他停止朝會，追贈司徒。

馬璘長期統率邊軍，當時西蕃侵擾，國家倚賴他作爲屏障。前後所受賜予無法統計，所積累的家財，不可計數。在京師建造府第，尤其壯麗奢侈。天寶年間，貴戚功臣家中，已經多方追求奢侈，而房屋垣墻還保存舊制。但衛公 李靖的家廟，已成爲寵臣楊氏的馬舍了。等到安、史之亂以後，法度破壞，内臣軍帥，競相追求奢侈豪華，亭館府第的建造，竭盡財力方能罷休，當時稱作"木妖"。馬璘的府第，開始營建中堂，就用錢二十萬貫，其他屋室所差無幾。等到馬璘逝於軍中，子弟護靈回到京師，士族平民爲了能觀看到他的中堂，有的謊稱是馬璘的故吏，争相前

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内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

去吊祭的達數十上百人。德宗做太子時，早已聽說這件事，等到即位，分條列項提出法令制度，宅第不能超越規制，并下詔毁掉馬璘的中堂和宦官劉忠翼的府第，馬璘的家園，交歸官府。此後賜宴公卿，多在馬璘的園林中。子女都没有品行，家財不久全被敗盡。

郝廷玉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鬥，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粮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掎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凶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决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壖，廷玉擒賊將徐璜而還。由是賊解中潬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

郝廷玉，勇猛且擅長格鬥，跟隨太尉李光弼做事，是李光弼營中的愛將。乾元年間，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陽，李光弼調用東都軍隊守衛河陽。當時三城營壘殘缺不全，糧草尚不够支付十天，賊將安太清等人率領數萬軍隊，四面急攻。李光弼擔心賊軍向西進犯河、潼，因此極力守衛孟津從敵後進行牽制，日夜環城固守，血戰不止，將士死傷慘重。當時李光弼召來衆將詢問說："叛賊軍隊哪面最難抵擋?"有人回答說："西北角敵兵最爲强勁。"於是急召郝廷玉對他說："進攻西北角的敵兵凶頑難以抵擋，你去爲我取勝而回。"郝廷玉說："我所率部下，都是步兵，希望您能派給我五百名騎兵。"李光弼把三百名精鋭騎兵交給他。李光弼治軍法令非常嚴厲，當天作戰不能取勝而回的，不等除去鎧甲就要被殺掉。郝廷玉奮不顧身率先出戰，流箭如雨點般密集，他因馬匹受傷不能上陣而退回。李光弼登上城墻看到以後，驚駭地說："郝廷玉敗回，我軍敗了!"立刻命令左右取來郝廷玉的首級。郝廷玉見到使者後說："是馬匹中了毒箭，并不是戰敗了。"李光弼命人爲他换馬再戰，他驅馬直衝叛賊軍陣，多次殺入，不久賊軍在河邊大敗，郝廷玉活捉了叛賊將領徐璜後撤回。叛賊因此解除了對中潬的圍攻，過了二夜後退走。郝廷玉則因戰功前後多次加授到開府儀同三司，任太常卿，封爲安邊郡王。隨從李光弼鎮守徐州。李光弼去世後，代宗任郝廷玉爲神策將軍。

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内列部伍，鳴鼓角而

永泰初年，僕固懷恩引誘吐蕃、回紇軍隊進犯京郊，朝廷派遣衆將分别守在要害之處，郝廷玉同馬璘一起率領五千人屯駐在渭橋西的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因郝廷玉擅長排兵布陣，想觀看他訓練檢閲軍隊。郝廷玉就在營中排列好隊伍，

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嘆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凄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

王縉爲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爲其都知兵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曆八年卒，追録舊勛，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游鄉學。天寶末，安禄山叛，尚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爲牙將。下兖、鄆諸縣，軍威稍振。進爲衙前總管。初，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及衡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游奕使。隨衡入朝，授試金吾衛將軍。

上元元年，王璵爲浙東節度使，奏爲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栖曜與李長爲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别駕、浙西都知兵馬使。

時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游奕近郊，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

李靈曜叛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

擊鼓鳴角出軍，分列爲陣，伸張舒展，或離或合，行止進退，衆兵如一。魚朝恩嘆道："我在軍中十餘年，這纔得見郝將軍訓練軍隊啊。如此治軍，面前怎會再有强敵呢？"郝廷玉傷感地謙謝説："這并不是小將我所擅長之事，是臨淮王李光弼的遺法。太尉擅長統兵，功過賞罰恰如其分。每當將帥揮旗操演軍陣之日，軍隊兵士稍不遵命，一定斬殺示衆，因此，人們都主動效命，而赴湯蹈火馳騁奔突，那情景真令人有心破膽裂之感。太尉去世以後，不再有將帥揮旗操演軍陣之事，這些實在不值得被軍容使贊賞。"

王縉任河南副元帥，皇帝下詔任郝廷玉爲他的都知兵馬使，郝廷玉被多次加授升到秦州刺史。大曆八年去世，追録舊功，追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早年在鄉學中就學。天寶末年，安禄山反叛，尚衡起義兵進行討伐，任命王栖曜做牙將。攻克兖、鄆各縣，軍威漸振。晋升爲衙前總管。起初，叛將邢超然占據曹州，王栖曜進攻。邢超然上城指揮，王栖曜説："這人可以拿下！"一箭射死，城中軍兵被震懾氣餒，於是奪下曹州。到尚衡任節度使，授他爲右威衛將軍、先鋒游奕使。跟隨尚衡入朝，授試金吾衛將軍。

上元元年，王璵任浙東節度使，奏請任他爲馬軍兵馬使。廣德年間，草賊袁晁在台州叛亂，連結郡縣，聚集二十萬兵衆，占據浙江全境。御史中丞袁傪東征，奏請任王栖曜與李長爲偏將，連日十多次作戰，終於活捉了袁晁，收復了十六個郡縣，授任王栖曜爲常州别駕、浙西都知兵馬使。

當時江左發生兵亂，皇帝下詔命内常侍馬日新率汴滑軍隊五千人前去鎮壓。馬日新貪婪暴虐，賊人蕭庭蘭乘人心怨憤，驅逐了他并劫奪了他的軍隊。當時王栖曜正在近郊巡視，受到叛賊的脅迫，進圍蘇州。王栖曜乘他們鬆懈時，挺身而出登上城墻，率領城中士兵又反過來攻擊叛賊，賊軍大敗。遷任試金吾大將軍。

李靈曜在汴州反叛，浙西觀察使李涵讓王栖

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掎角。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邱，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强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去。

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

子茂元。

曜率四千軍隊到河南夾擊叛軍。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多次加授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攻陷汴州以後，乘勝東侵，接連攻陷陳留、雍邱，屯駐在寧陵，準備襲擊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王栖曜率强弩手數千人，乘夜進入寧陵。李希烈没有察覺，早晨，弓箭都射到了李希烈的帳營寢室之中，李希烈驚道："這是江、淮弩手進來了！"於是不敢再東進。

貞元初年，任王栖曜爲左龍武大將軍，隨即授任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任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逝於任上。

兒子名茂元。

王茂元

茂元幼有勇略，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爲右神策將軍。大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巨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爲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王茂元年幼時就非常勇敢且有謀略，隨父征討而知名。元和年間任右神策將軍。大和年間任檢校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撫蠻人部落時，留下了特别善於管理的名聲。南方奇異物品非常多，王茂元積累的家財以巨萬計。李訓失敗以後，中官貪圖他的錢財，指摘他的事，説王茂元是依靠王涯、鄭注而被重用的。王茂元害怕了，用盡家財賄賂兩軍，因此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觀察使。會昌年間，任河陽節度使。這時河北各軍討伐劉稹，王茂元也率本部屯駐在天井，叛賊還没平定他就去世了。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禄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數千斤麯，可以屑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畏服。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軍人出身，年輕時學習騎馬射箭。安禄山反叛時，劉昌開始跟隨河南節度使張介然，授任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派遣大將包圍宋州的時候，劉昌處在包圍之中，連月不能解圍，城中糧盡，賊兵馬上就要攻陷城池了。刺史李岑再也無計可施，劉昌爲他謀劃説："如今河陽有李光弼已克敵取勝，況且江、淮兵力充足，本城倉庫中尚有數千斤酒麯，可以弄碎食用。估計援兵不到二十天就應到達。東南角的敵兵，大家都認爲最爲危險，我劉昌請求把守那裏。"劉昌於是披甲持盾登城，向他們陳述逆順的道理來曉諭賊兵，賊軍畏服。過了十五天，副元帥李光弼救兵到來，叛賊於是乘

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令歸宋州爲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

夜晚潰散逃走了。李光弼聽說了他的計謀，召到軍中，破格暫用爲左金吾衛郎將。李光弼去世後，宰相王縉命他返回宋州任牙門將。轉任太僕卿，兼許州別駕。

李靈曜據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説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劉玄佐爲刺史，乃復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加駕。玄佐尋爲宋亳潁宣武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爲左廂兵馬使。

李靈曜占據汴州叛亂，刺史李僧惠將受李靈曜的操縱，劉昌暗中派遣曾神表勸説李僧惠。李僧惠召來劉昌詢問計策，劉昌哭着陳述逆順的道理，李僧惠被感動了，就派曾神表帶表疏到朝中，請求討伐李靈曜，於是剪除了李靈曜的左翼。汴州平定以後，李忠臣嫉恨李僧惠的功勞，就想殺掉劉昌，劉昌暗中逃走。到劉玄佐做刺史時，纔又恢復了他的官職。又轉任太常卿，兼華州別駕。劉玄佐不久任宋亳潁宣武軍節度使，劉昌從下級軍官而升任到左廂兵馬使。

李納反，以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率五萬衆陣于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昌從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左散騎常侍。隨玄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通前二百户。丁母憂，起復加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夫人。

李納反叛，劉昌率軍收復考城，充任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任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第二年，劉玄佐進圍濮州，劉昌代理濮州刺史。李希烈攻陷汴州以後，劉玄佐派遣將領高翼率五千精兵前去支援守衛襄邑，城池陷落，高翼投水而死。從宋到江、淮，人心震撼驚恐不安。當時劉昌率三千人守衛寧陵，李希烈率五萬軍隊在城下列陣，劉昌深挖溝塹來防止敵軍利用地道，共四十五天，不解甲冑，親自激勵士兵，大敗李希烈。李希烈解圍進攻陳州，刺史李公廉束手無策，劉昌跟隨劉玄佐率領三萬浙西兵馬救援陳州。到陳州西五十里處與賊軍相遇，劉昌清晨進逼敵陣，没等敵軍排好陣列，就大敗他們，活捉敵將翟曜。李希烈退守蔡州，從此不再侵襲。下詔加授劉昌檢校左散騎常侍。跟隨劉玄佐收復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加實封連同以前的共二百户。恰逢母親去世，服喪未滿便又加授金吾衛大將軍，追贈他母親爲梁國夫人。

貞元三年，玄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沮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

貞元三年，劉玄佐到京師朝見，皇上因此將宣武軍隊八千人委派給劉昌北出五原。軍中有人退縮且阻礙軍隊行動，劉昌相繼斬殺了三百人，於是前進。不久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一年多，授涇州刺史，充任四鎮、北庭行營，兼任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劉昌親率士兵，勤苦耕作三年，軍糧豐足，聲名傳聞朝中。又修築連雲

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鄙，加檢校右僕射。

堡，皇帝下詔命他修築平涼城，以便控制彈箏峽口。劉昌命夫役動工，十天左右就完成了。又在平涼西邊另築胡谷堡，命名爲彰信。平涼地處四面交會的孔道，位居北方的要衝，劉昌分兵援守，把守住交通要道，於是因安定邊疆，加任檢校右僕射。

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愧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櫕衣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將士曰"懷忠冢"。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别立二石堆，題以冢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劉昌初到平涼吐蕃毀盟之地，收集戰亡將士的遺骨挖坑下葬，亡靈因此感激托夢給劉昌，有愧謝的意思。劉昌上奏皇上，德宗下詔深加自責，派秘書少監孔述睿和中使帶皇帝御饌、宫内製作的衣物數百套，命劉昌收集那些遺骸，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分别穿衣裝棺，葬在淺水原。修建兩個墓冢，大將的稱"旌義冢"，將士的叫"懷忠冢"。下詔命翰林學士爲他們撰寫墓志銘和祭文。劉昌在墓地隆重陳兵列將，備辦牛羊祭品祭祀。劉昌和大將都穿素服哭吊，焚燒掉衣服紙錢，另立二個石堆，題上墓名。各道兵將，無不感動哭泣。

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强本節用，軍儲豐羨。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醫，未發而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

劉昌在西部邊地待了十五年，强本節用，軍儲富裕。到他患病，訂下日期赴京求醫，没有動身就去世了，時年六十四歲。皇帝爲他停止朝會一日，追贈爲司空。

子士涇。

劉昌的兒子名士涇。

劉士涇

士涇，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於財。結托中貴，交通權倖。憲宗朝，遷太府卿。制下，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言士涇不合居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弘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宜下。"弘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游權倖之門，以此爲之助，時論鄙之。

劉士涇，在德宗朝娶公主爲妻，官至少卿達十餘年，家中富有錢財。結托顯要宦官，與皇帝寵信的權臣交往。憲宗朝，升任太府卿。制書下達後，給事中韋弘景等人封還制書，説劉士涇不應做九卿，言詞激烈。憲宗對韋弘景説："劉士涇的父親對國家有功勞，又是皇親，制書應下發。"韋弘景纔遵從詔命。劉士涇善奏胡琴，常交游於權貴門下，以此技爲自己助力，當時輿論很鄙視他。

李景略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伯父名楷固。父名承悦，爲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景略以門蔭補幽州功曹。大曆

李景略因父祖的功勛而得以補授幽州功曹。

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略時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略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家。

大曆末年，寄居河中，閉門讀書。李懷光任朔方節度使，招他到幕府中。五原有個偏將叫張光，挾私殺妻，始終不能結案。張光富有財産，獄吏不敢揭發。李景略審問出實情，張光最終伏法。不久一天中午有一女鬼披頭散髮渾身是血，跪地膝行上前道謝而去。他左右有認識張光妻子的人，說：“那是張光的妻子啊。”因此授任他爲大理司直，升任監察御史。等到李懷光屯駐咸陽時，造反的迹象開始顯露，李景略時常勸說李懷光請他收復京城，奉迎皇帝大駕，李懷光不聽。李景略離開軍門大哭道：“誰料這支軍隊一時陷於不義的境地。”軍兵相視都非常佩服他，他因此退歸家中。

尋爲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録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録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録曰：“知可汗初没，欲申吊禮。”乃登高壠位以待之。梅録俯僂前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爲左羽林將軍，對于延英殿，奏對衎衎，有大臣風彩。

不久被靈武節度使杜希全徵用在幕府中，轉任殿中侍御史，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向北控扼回紇，回紇使節到中原來，豐州是其必經之地。以前做刺史的多懦弱，虜使到來都以對等的禮節平起平坐。此時回紇又派遣梅録將軍隨宦官薛盈珍入朝，李景略想用氣勢震服他。郊外迎接時，傳下話說想先見宦使，梅録起初没有明白他的用意。李景略見到薛盈珍以後，就讓他對梅録說：“得知可汗剛剛逝去，我想以禮吊祭。”於是登上高土堆來等待他。梅録在他面前伏地而哭，李景略因此撫慰他說：“可汗離開人世，我以此禮助你追慕祭吊之情。”回紇使節的驕容氣勢，喪失得一乾二净，於是用父輩稱呼來稱李景略。從此回紇使節見到李景略，都在庭下拜見，李景略也因此樹立下威名。杜希全嫉恨他，上表誣告他，貶爲袁州司馬。杜希全死後，李景略被徵用爲左羽林將軍，在延英殿召問對策，對答從容不迫，有大臣風度。

時河東李説有疾，詔以景略爲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换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略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録將軍入朝，説置宴會，梅録争上下坐，説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録，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略

當時河東李説有病，下詔任命李景略爲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當時方鎮節度使很少有徵入朝中替换的，都是死後纔任命，行軍司馬全都由皇上挑選，受命之日，人心已有歸向。李景略居於可能取代節帥的地位，處境本已艱難。又逢回紇使臣梅録將軍入朝，李説設宴招待他，梅録争座次上下，李説無法制止，李景略叱責他。梅録，就是過去經過豐州的人，辨出李景略的語

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 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略，悉加嚴憚。説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略，使爲内應。

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略在邊時事。上方軫慮，文場在旁，言景略堪爲邊任，乃以景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 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略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略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音，急忙上前拜見説："莫非是豐州 李端公嗎？好久没有拜會麾下了，怎麽這樣瘦弱。"梅録再次拜見，李景略就命他坐在次座。將士賓客顧望李景略，更加敬畏他，李説心裏不平，用重禮賄賂中尉竇文場，想除去李景略，讓他做内應。

一年多後，傳説回紇將要南下陰山，豐州應得到適當人選。皇上一向知道李景略在邊地時的作爲。皇上正爲此事焦慮，竇文場在旁，説李景略能勝任邊職，就任命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 西受降城都防禦使。接近邊塞氣候嚴寒，土地貧瘠，民貧難處。李景略節約用度約束自身，與將士同甘共苦，使將士安下心來。興修咸應、永清兩渠，灌溉農田數百頃，官民獲利。倉儲充實，器械完備，政令嚴肅，智略英明。二年以後，軍隊聲勢雄冠北疆，回紇畏懼，世人都惋惜李景略在這裏任職没有發揮全部才能。貞元二十年，逝於鎮所，時年五十五歲，追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 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爲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攝舒 廬 壽三州刺史、舒 廬 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盗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

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爲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

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

張萬福，魏州 元城人。從曾祖到父親都是明經科出身，衹做到縣令州佐。張萬福因父祖學習儒術都没能顯貴通達，就不喜歡做書生，而學習武藝。十七八歲，在遼東從軍立功，做了將軍而還鄉，多次代理舒 廬 壽三州刺史、舒 廬 壽三州都團練使。州中送租税去京師，到潁州地界被盗賊搶劫奪走，張萬福率輕兵趕到潁州地界進行討伐。盗賊没料到張萬福到來，倉促之中無法應戰，張萬福將他們全部抓住殺掉，丢失的財物全部奪回，并得到前後所搶奪的百姓的妻子兒女、財物、牛馬等數以萬計，全部歸還原主；自己無力回去的，張萬福提供車船來送他們。

不久正式授爲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被節度使崔圓忌恨，罷免刺史，改任鴻臚卿，以節度副使之職率千人鎮守壽州，張萬福不以此爲遺憾。

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身份率兵三千人駐扎濠州不肯離開，有窺視淮南的意思。崔圓令張萬福代理濠州刺史。許杲聽説後立刻起兵離去，停駐在當塗。陳莊盗賊攻陷舒州，崔圓又任命張萬福

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

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久之，詔以本鎮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

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舡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舡，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舡繼進。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餉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

做舒州刺史，監視并防範淮河南岸的盜賊，接連打敗盜賊。

大曆三年，把他召到京師，代宗對他說："久聞卿的大名，很想見面認識您，并將許杲的事煩您解决。"張萬福拜謝，并上前奏道："陛下衹爲一個許杲召臣下我，如果河北各將反叛，將要交給何人？"代宗笑着對他說："暫爲我了却許杲的事，纔能重用你。"任命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監督并防範淮河南岸的盜賊。到州中，許杲畏懼，移駐上元。不久許杲又到楚州大肆搶掠，節度使韋元甫命張萬福追擊討伐。還没到淮陰，許杲已被部將康自勸趕走了。康自勸聚集兵衆繼續掠奪，沿淮河向東而去，張萬福兼程追趕并斬殺了他，逃脱的有十分之二三，所搶掠的金寶婦女等全部奪回，都送歸原主。韋元甫要重賞將士，張萬福説："官軍經常空費衣糧，無所事事，現在衹是依靠他們做了一點點小事，不足以過分獎賞，請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代宗發布詔書來慰勞他，賜給衣物一套、宮錦十雙。

過了很久，下詔命他率領本鎮士兵一千五百人到西京防備敵方秋季進攻。張萬福到揚州以後交還所領士兵，適值韋元甫死，諸將都願意讓張萬福做節帥，監軍使米重耀也請張萬福執掌節度事務。張萬福説："我并非僥幸苟且之人，不要這樣對我。"就離去了。兼任利州刺史職務鎮守咸陽，因此留作宿衛。

李正己反叛以後，想切斷江、淮運輸道路，命士兵把守埇橋、渦口。江、淮向朝廷進獻的船千餘隻，停泊在渦口不敢通過。德宗任命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并對他説："先帝將您的名字改做'正'，是用它來褒獎您。朕認爲江、淮草木都會知道您的威名，如果使用先帝所改的字，恐怕叛賊不知是您。"又賜名張萬福。張萬福趕到渦口，立馬岸上，發出進獻船隻，淄青兵馬緊臨河岸上觀看却不敢行動，各道船隻相繼前進。改任泗州刺史。魏州饑荒，父子相賣，路上餓死的人比比皆是。張萬福説："魏州是我的家鄉，怎能不救？"命親侄帶着一百車米送去。又派人來到汴口，凡遇到魏州自賣的人，都給予車牛贖

車牛贖而遣之。

回送歸。

爲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閤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閤前遍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

張萬福遭到杜亞的忌恨，徵入任右金吾將軍。召見他時，德宗驚訝地説："杜亞説您年老昏憒，您却如此健朗！"下詔繪製圖像安放在凌煙閣，多次賜給他酒食衣服，并下詔書給度支命他們統計他家中人口牲畜供給費用。後來陽城等人在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在閤門前不離開。德宗大怒，結局不可測度。張萬福却揚言説："國家有忠直的臣子，天下就太平了。張萬福已八十歲，方纔見到如此盛事。"在閤門前給陽城等人一一施禮，天下人更敬重他的人品與聲譽。

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禄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由是爲人所稱。

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之職退休。這年五月去世，時年九十歲。張萬福從開始從軍到去世，任職七十多年，未曾病一天，管理九郡都施恩惠於百姓。在泗州時，遇上德宗巡幸奉天，李希烈反叛，陳少遊命屬下所有刺史都將妻子兒女送到揚州做人質，惟獨張萬福不送，對使者説："替我告訴陳相公，張萬福妻子又老又醜，不足以麻煩陳相公關照。"始終没有送去，因此受到人們稱贊。

高固

高固，高祖侃，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東都護，事具前録。

高固，高祖名侃，永徽年間爲北庭安撫使，曾經活捉車鼻可汗立有功勞，官至安東都護，事迹都見前録。

固生微賤，爲叔父所賣，展轉爲渾瑊家奴，號曰黄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

高固出身低賤，被叔父賣掉，輾轉成爲渾瑊的家奴，稱作黄芩。秉性敏捷聰明，體力强健，擅長騎馬射箭，愛讀《左氏春秋》。渾瑊特别喜愛他，撫養他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將乳母的女兒嫁他爲妻，就用固字爲名，取自《左氏傳》高固的名字。

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闉，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 漢。懷光發迹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

高固年輕時跟隨渾瑊在朔方從軍，德宗巡視到奉天，高固還是渾瑊部下。這時賊兵已經衝入東壅門，高固帶領兵士揮動長刀亂砍一氣，連砍數名賊兵，拖來車堵住城門，以一當百，賊兵於是退去。衆人都稱贊他勇敢。因功封爲渤海郡王。李懷光反叛以後，德宗再次巡視到梁 漢。李懷光是在邠寧發迹的，至此，讓留後張昕派將士一萬餘人來援助河中。高固當時在軍中，於是伺機衝入張昕營帳，將他斬首示衆。拜授檢校右

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爲帥，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爲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陝州大都督。

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節度使楊朝晟死，軍中將士請求高固做節帥，德宗念及高固的功勞，就授任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又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位檢校右僕射。數年後被替换，入朝做統軍，轉任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去世，追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

郝玼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詔玼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

郝玼，是涇原的鎮守將領。貞元年間，做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廷。郝玼因臨涇地處險要地帶，位置處於敵虜的咽喉要衝，對節帥説："臨涇草木豐美茂盛，適合放牧，西蕃入侵，常屯駐這裏，我請求修築城堡增加兵力來挫敗敵虜的入侵。"前任節帥不聽。等到段佐做涇原節度使，對他的計策大爲贊賞。元和三年，段佐請求修築臨涇城，朝廷同意，并將這裏作爲行涼州，下詔命郝玼任刺史守衛這裏。從此西蕃入侵，無法越過臨涇。

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刳剔而歸其尸，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凉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綢紀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郝玼出身軍旅，軍前從無强敵。在邊地三十年，每次作戰抓獲的西蕃俘虜，都要剖割處死後歸還尸體，西蕃人畏懼他如敬畏神一樣。贊普給國中人下命令説："有活捉郝玼的，賞給和他身體等高的黄金。"西蕃中有嬰兒啼哭的，都用郝玼的名字來嚇唬他。十三年，郝玼任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涇原行營節度使、平凉鎮遏都知兵馬使，封爲保定郡王。吐蕃畏懼他的威名，策劃想要除掉他，朝廷怕失掉猛將，改授慶州刺史，最後老死家中。

段佐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爲牙將，從征邊朔，績效居多。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爲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段佐，也因勇敢知名，年輕時事奉汾陽王郭子儀做牙將，從征北方邊塞，功勞居多。貞元末年，任涇原節度使，練兵保邊，也使西蕃人畏懼。多次升遷到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死。

史敬奉　野詩良輔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户。先是西戎頻

史敬奉，靈武人，年輕時在本軍做事爲牙將。元和十四年，史敬奉在鹽州城下大敗吐蕃，賜實封五十户。此前西戎連年侵擾邊疆，史敬奉

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

向節度使杜叔良禀告并請他撥給自己三千士兵、準備一個月的糧草，深入吐蕃境内，杜叔良交給他二千五百人。史敬奉走了十多天以後，人們不知他的去向，都説大概已被吐蕃全部殺死了。而他從其他通道深入，突然出現在吐蕃軍背後。吐蕃軍隊驚慌潰敗，史敬奉率領兵衆大敗敵軍，斬殺不可計數，將敵餘部驅趕到蘆河，繳獲羊馬駝牛數以萬計。

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侄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

史敬奉身材很瘦小，穿衣裳好像都挺不起來。但是在野外奔跑，則能抓住飛奔的戰馬，親手抓繮繩，順着馬鞍跳躍而上，然後繫帶，手持長矛弓箭，前無强敵。甥侄和僮僕衹有二百人，常帶他們跟隨自己，臨入敵境，則將他們分做四五隊，隨水草之地前進，常數天相互都不知道情況，等到相遇，都已經有所俘獲了。

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與鳳翔將領野詩良輔、涇原將領郝玼各自都以威名著稱邊塞。吐蕃曾對漢使者説："唐國已與吐蕃和好，這都是胡言亂語！"問道："這怎麽講？"説："若不是胡言亂語，爲何派野詩良輔做隴州刺史？"他們畏懼得竟到如此地步。

史臣曰：自盗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奮命，欲吞虜于胸中；郝、史驍雄，斬將搴旗，將申威于塞外。而竟不能北逾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運使時然，亦將略有所未至。栖曜、萬福之節概，景略之負氣，壯哉！

史臣曰：自盗賊在中原興起，河、隴淪陷，犬戎侵擾，屢次進犯京郊。謀臣竭盡精誠來籌劃，武士持戈没有閑暇。像馬璘、劉昌的勇力，奮起效命，恨不能將敵虜吞進腹中；郝玼、史敬奉驍勇，斬將拔旗，定要到塞外展示威嚴。而最終不能北逾白道，西出蕭關，使十九郡黎民，竟淪落異族手中，僅能自保，功績有什麽可取！雖説是氣數造成時勢如此，也是將略有所不達。王栖曜、張萬福的節操氣概，李景略的威武氣勢，多麽豪壯！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捍獯虜，終慚衛、霍。萬福義勇，景略氣豪。爲人所忌，慷慨徒勞。

贊曰：馬、劉、史、郝，稱雄北方。力拒邊患，終究不如衛青、霍去病。張萬福義勇，李景略氣豪。爲人所忌，慷慨徒勞。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

姚南仲　劉迺（子）伯芻（孫）寬夫 端夫（曾孫）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子）廷老（廷老子）保遜（保遜子）昭緯　盧坦

姚南仲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曆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爲陵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

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爲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眷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今則西臨宫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宫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視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爲此也。今若起陵目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年，考中由皇帝主持考試的制科，被授任爲太子校書，歷任高陵、昭應、萬年三縣縣尉。後升任右拾遺，轉任右補闕。大曆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去世，代宗痛惜不已，下令在京城附近修建陵墓，希望早晚到跟前臨視看望。姚南仲上疏勸諫說：

聽說如今要在京城東章敬寺北面爲貞懿皇后修建陵廟，臣不知道是有關官員的請求，或是陛下的意思，還是陰陽家之流在迎合旨意？愚臣以爲這不合適。我恭敬地上疏陳述議論，希望陛下暫時保留懷念之情進而明察。臣聽說人臣的住所在家，君主的住所在國。長安城是陛下您的皇城所在地，怎可隨意穿鑿興動，而在它旁邊修建陵墓呢？這是一不合適。葬的意思是藏，目的是使人看不見。所以古代帝王安葬后妃，沒有不是靠着丘原，并且遠離城區的。如今却要在西面臨近皇宫，南面連接康莊大道的地方修建陵廟，假若近了就能見到，死後能够復生，就是放在西宫侍奉着也可以。如果骨肉埋入土中，靈魂仍没有安息，那在章敬寺的北面，終究有什麽好處？這在億萬平民看來，則顯示的是您的溺愛；若流傳萬世，就會有損於聖上的明德。這是二不合適。大凡爲帝王者，處於高處明處，可以光照幽暗之地。先

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起歌，動鐘于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扆，久俟蓍龜。始諡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

皇帝之所以在龍首原建望春宮，原來就爲了這個緣故。如今若在眼前建起陵墓，會時常引起陛下的懷念，天子的心中一悲傷，那數日就不能平靜。況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聖上不樂，人臣難道能高興嗎？還有節假日歌唱娱樂，城内的鐘鼓聲響，此地都能聽得到。這是三不合適。以貞懿皇后的婦德合乎上天，母儀仁慈施及下人，所以陛下深切地懷念她，用蓍草和龜甲占卜來選擇安葬的日期和地點。開始給她贈謚號貞懿，最終以狎近對待，臣感到疑惑不解，這不是稱述皇后的大德，而使其光照九泉之下的良策。如今京城的人都説："貞懿皇后的陵墓近在京城的原因，是皇帝要天天時時看望。"這有損於聖上的明德，對貞懿皇后也没有益處。本意是想讓她榮耀，反而叫她受辱。這是四不合適。凡此數事，實在是玷污了治國大道，天下人都知道這點，請陛下深思後取其所長。陛下正在停息武備安定百姓，一旦在這上面失誤，那損失就太大了。臣擔心君子的是與非，史官將有所褒貶地記載，使光明突然受到掩蓋，至德反而落在堯、舜之後，豈不是太可惜了！今天距安葬的日期還早，更改墓地有什麼害處呢？請皇上抑制特别眷念之情，來成全貞懿這個謚號的美名吧。

疏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

疏奏遞上，皇帝特别贊賞，賜給他緋魚袋，還特地加授他五品官階，宣諭交付史館進行記述。

與宰相常衮善，衮貶官，南仲坐出爲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觀察使韓滉辟爲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支使。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州刺史、陜虢觀察使。

姚南仲和宰相常衮關係友善，常衮因事被貶官，姚南仲受牽累而出外任海鹽縣令。浙江東道、浙江西道觀察使韓滉徵他到幕府任推官，上奏舉薦他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任支使。不久召回朝廷，歷任左司兵部員外郎，轉任郎中，升任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州刺史、陜虢觀察使。

貞元十五年，代李復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爲盈珍讒毁，德宗頗疑之。十六年，

貞元十五年，姚南仲代替李復任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倚仗權勢而獨斷軍政大權，姚南仲多次被薛盈珍讒言詆毁，德宗也十分疑惑。十

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厠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七月，終于位，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六年，薛盈珍派遣小使程務盈乘驛馬前往京城奉送奏表，誣陷姚南仲有隱秘的事情。恰好姚南仲的副將曹文洽也要到京城上奏事情，探測得知薛盈珍奏表中的內容。曹文洽滿腔憤恨，於是日夜兼程追趕程務盈，到長樂驛趕上後，和程務盈同住一舍，於半夜殺死了程務盈，將薛盈珍的奏表丟入茅厠，然後曹文洽也自殺了。第二天時間已晚，驛站的胥吏打開他們住房門，衹見血流一地，旁邊有曹文洽所寫的兩封信，一封是給姚南仲的，另一封是上奏朝廷爲姚南仲伸冤的，并且陳述了殺死程務盈的原因。皇上得知此事後，很是震驚。姚南仲考慮到和薛盈珍的裂痕太深，便請求入京朝見。德宗問姚南仲："薛盈珍干擾軍政嗎?"姚南仲回答說："不是薛盈珍干擾軍政，是臣私自毁壞陛下的法令罷了。像薛盈珍之輩到處都有，即使很有政績的羊祜、杜預復活，再來安撫百姓，統率三軍，也一定不能形成和樂平易的父母之政，有紀律而善於戰鬥的軍隊之制。"皇上沉默了良久。後來姚南仲被授爲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七月，姚南仲死在官任上，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貞。

劉迺

劉迺，字永夷，洺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即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昫山丞，以迺貴贈民部郎中。

迺少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爲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爲盡善，遂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

《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昔在禹、稷、皋陶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

劉迺，字永夷，洺州廣平人。高祖劉武幹，武德初年任侍中，是中書侍郎劉林甫同曾祖堂兄的兒子。父親劉如璠，做過昫山丞，因劉迺顯貴而死後追贈爲民部郎中。

劉迺幼年時就聰明好學，默讀背誦《六經》，一日達數千言。等到長大成人，文章寫得清麗高雅，被當時人所推重。天寶年間，考中進士科，不久爲父親守喪，守喪期間以孝聞名。服喪期滿後，就被調入掌管選才授官的部門任職。劉迺常常認爲吏部選取人才不能盡善盡美，於是寫信給主持選才授官事務的舍人宋昱說：

《虞書》上說："能辨別人就顯得明智，能任用人就受人愛戴。"巍巍的唐堯、虞舜，都認爲選才授官是難事。而如今的吏部，從選拔人才開始，到授官任用終結，就是《虞書》上說的辨别人與任用人，所以責任重大。昔日禹、稷、皋陶等大聖人，還說要選

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韵，語有定規爲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爲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椓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庬鴻深沉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户矣。

取有九種品德的人，并看其九年的政績。而近代掌管考試授官的部門，將重任惟獨委托給一兩個小小的冢宰之官，從一幅判詞中考察其主張，從一個拱手禮中觀察其舉止，古今選人快慢繁簡不同，爲什麽相差如此之遠！至於判詞者，因言詞狹窄和用韵短少，語句受規定限制，就像用一個小東西要鑄造幾種器皿一樣，雖想做成鼎做成鏞，這不可能做到。所以説判詞文章，是最狹隘的了。而被選中授予官職之人，一定都是崇尚文明禮教之人，若因賢能而被舉薦，這又爲士人所輕視，君子所不齒。如果引文公、尼父進入考場，那麽即使作出圖書《易象》一類大作，而用判詞的體例來衡量，還是比不上徐陵、庾信。即使某人有最高的德行，但以喋喋不休爲選取標準，也不如一個農夫。唉！那些直衝雲霄遮蔽天日的，確實是大樹，但要是求取一尺一寸的小材，必然不如小木條。龍吟虎嘯，確實是少有之聲，如果要推尚能説會道者，必然不如小蛙黽。認真觀察體會這些，還能不悲傷嗎！若管事之人的計劃慮謀超過占卜，文章合乎《詩經》中的“雅”和《尚書》中的“誥”，難道也要拘泥於瑣瑣舊例，不折不扣地因循嗎？如果能先用政事問答，其次考驗文學，退而觀察他治理家庭的能力，進而考察他面對節操的表現，那麽就是廣大深遠之事，也可以窺知其門户了。

其載，補剡縣尉。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爲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民部郎中，并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

這一年，劉迺被補授爲剡縣尉。後改任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上奏推薦他任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上表舉薦，因而接連被授任爲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上奏朝廷叫他巡行察訪江西，他免除了百姓的許多租賦徭役。改任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郎、民部郎中，并充任浙西留後。劉迺幫助劉晏徵税，特别有成就，劉晏對他很信任。

大曆十二年，元載既誅，以迺久在職，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

大曆十二年，元載被誅殺後，因劉迺長期擔任一個官職而没有改變，被召入授任爲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任宰相，他一貫和劉迺關係

尚父，以册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册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嘆賞久之。數日，擢爲給事中，尋遷權知兵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

友善。適逢朝廷要加郭子儀尚父頭銜，由於册封禮儀廢除已久，到這時纔恢復施行。崔祐甫叫中書省和門下省官員撰寫册封之文，沒有稱心如意的，於是召劉迺到官署中起草册封之文，劉迺一會兒就寫成了。詞語義理文雅得當，崔祐甫贊嘆不已。數日後，劉迺被提拔爲給事中，不久代理兵部侍郎事。等到楊炎、盧杞任宰相，一心想着嫉害正直之士，因而他五年不曾升官。建中四年夏，衹正式拜授兵部侍郎而已。

其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卧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托喑疾，灸灼遍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乃嘆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膻腥，復欲污穢賢哲乎？"歔欷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於床，搏膺呼天，因是危惙，絶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書。

這年冬天，駐守在涇的軍隊叛亂，德宗逃到奉天，此時劉迺卧病家中，叛賊朱泚派人用甜言蜜語誘降他，劉迺稱自己病重而没有聽從。朱泚又派僞宰相蔣鎮親自出馬前來招撫誘降，劉迺又以有病不能説話來推辭，并用火艾灼遍全身。蔣鎮再次來勸降，知道不可能脅迫他，於是嘆息道："我蔣鎮也曾在各部各司任職，苟且偷生而不能爲保全節操而死，以至於此，怎可用自己所受的膻腥之辱，再來玷污賢哲之人呢？"然後歔欷着返回了。等到聽説皇上又去了梁州，劉迺自投於床，捶胸呼天，因而病情加重，絶食數日後去世，終年六十歲。德宗回到京城，聽説了劉迺的忠烈事迹，下令追贈他爲禮部尚書。

子伯芻。

劉迺的兒子劉伯芻。

劉伯芻　劉寬夫　劉端夫

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爲從事，府罷，屏居吴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噱，爲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爲考功員外郎。裴垍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垍罷相，爲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垍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垍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爲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

劉伯芻，字素芝，進士及第，志向與操行謹慎而恪守禮法。淮南杜佑任用他爲從事，杜佑被免去淮南節度使，劉伯芻便隱居在吴中。好久以後，徵入朝廷授任右補闕、升任主客員外郎。劉伯芻和友人歡聚宴飲和娛樂，被韋執誼秘密奏告，因而降職爲虔州掾曹，後又任考功員外郎。裴垍欣賞他應對敏捷，提升他任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改任給事中。裴垍被免去宰相，任太子賓客，不久去世。李吉甫再次入朝任宰相，和裴垍有舊怨，不給裴垍追贈官職，劉伯芻上疏議論此事，朝廷這纔追贈裴垍爲太子少傅。劉伯芻的妻子，是裴垍的表姨。有人在李吉甫面前讒言毁害他，并以這事爲由上奏議論。劉伯芻害怕了，屢次請求要到不重要的地方任職，因此出任虢州刺史。李吉甫去世後，裴度提拔劉伯芻任刑部侍

芻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

郎，不久又主持吏部的選才授官事務。元和十年，劉伯芻以左常侍退休，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工部尚書。劉伯芻風姿古雅，學識淵博，喜歡談笑，但往往愛附和時勢，所以議論的人稍稍鄙視他。

子寬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曆中，入爲監察御史。嘗上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攝之。"俄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劉伯芻的兒子劉寬夫，進士及第，曾在許多藩鎮幕府擔任過從事。寶曆年間，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劉寬夫曾上書論事說："近來大多是派遣王府的官僚主持祭祀，不僅地位名望較輕，而且還缺少威嚴莊重。請求今後以太尉代理，或者派遣尚書省三品以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員代理祭祀之事；如果人少，就令丞郎一類官員來代理。"不久改任左補闕。副職陳岵進獻佛教的《維摩經》，被任命爲濠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僚們在一起，相互談論事情時提到此事，説陳岵通過事奉僧人進獻佛經來謀取刺史之職。敬宗生氣地對宰相說："陳岵不是因爲僧人而做了刺史，掌管諫諍的官員怎能有這種言詞，必須查出領頭議論這事的人來。"劉寬夫上奏說："昨天議論陳岵一事的時候，没記下發言人的先後順序，祇有握筆起草奏狀之人，這個人就是小臣我。如今論事不恰當，臣應該受到處罰。如果再要繼續追究推尋，恐怕會有傷大體。"敬宗誇獎他能承認錯誤，高興地寬免了他。

寬夫弟端夫，爲太常博士，駁韋綬謚議知名。

劉寬夫的弟弟劉端夫，任太常博士時，因駁回韋綬的謚號而名聲遠揚。

劉允章

寬夫子允章、焕章。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爲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黄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劉寬夫的兒子劉允章、劉焕章。劉允章進士及第，多次遷官做到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主持科舉考試一事，出任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來升任東都留守。黄巢進犯洛陽，劉允章未能抵抗成功，賊兵也没有加害他，因此被廢置在家。後因病而去世。

袁高

袁高，字公頤，恕己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爲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

袁高，字公頤，是袁恕己的孫子。袁高年輕時慷慨激昂，仰慕名聲與節操。進士及第，多次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有贊佐裨益的美稱。代宗即位，將他徵入朝中，多次升官做到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被提升爲京畿觀察使。因

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爲給事中。

議論事情不合皇上旨意，貶爲韶州長史，後來再次擔任給事中。

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令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爲政，窮極凶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仇。"遺補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上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奸臣，常懷詭詐，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奸臣作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參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采聽於衆。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官爭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袁高

貞元元年，德宗再次任用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并下令叫袁高起草詔書。袁高拿着詞頭去見宰相盧翰、劉從一說："盧杞做了三年宰相，虛僞奸詐陰險狠毒，排擠和逐斥忠良之人。與他相互勾結的人說話之間就直上青雲，和他有仇有怨的人轉眼之間就被擠入深壑。對明德之士倨傲凶狠，結果是違背天性常理，使天子流亡，百姓遭難，這一切都是盧杞所造成的。免去了他的死罪，雖然予以貶黜，但不久又漸漸移到近處任職，如果再授任他大州刺史，恐怕會使天下人大失所望。衹有你們宰相堅持上奏此事，事情或許還可以補救。"盧翰、劉從一不高興，重新讓中書舍人起草詔書。詔書發出，袁高拿着不下發，又上奏說："盧杞做宰相時，窮凶極惡。三軍將校，憤怒地想吃他的肉；各級官吏，憎恨他如憎恨仇人一樣。"拾遺和補闕官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人都上疏論奏。第二天，袁高再次上疏。袁高還在朝廷的正殿上奏說："陛下用盧杞獨掌國政大權，前後三年時間，而盧杞排擠逐斥忠良，欺下瞞上，使陛下離開京城流亡他處，這全是盧杞的罪過。況且漢時日月星三光的順序失常，雨澇乾旱頻頻發生，都要求宰相自認罪過，罪輕的免去官職，罪重的處以死刑。盧杞所犯的罪過應當處死，但由於陛下好生惡殺，赦免了盧杞的該死之罪，衹貶爲新州司馬而已，隨即又進行了内調。如今又授任他爲刺史，這會使天下人大失所望。懇請聖上慎重裁決。"皇上對袁高說："盧杞有不稱職之處，這是朕的過失所致。"袁高又上奏說："盧杞是個奸臣，時常懷有詭詐，不衹是爲官不稱職。"皇上說："朕已將他赦免過了。"袁高說："赦免是赦免他的罪過，但不應當授任他刺史。況且赦文最應當優待百姓，如今饒州是個大州，若使奸臣擔任刺史，那將是讓一州百姓，惟獨遭受他的危害。請陛下召見日常參朝的官吏進行詢問，并挑選謹慎忠厚的宦官，讓他們去向衆人打聽盧杞的所作所爲。如果億萬百姓說的和臣下我說的不

所奏至當，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

同，那我罪該萬死。”就在這時，掌管諫諍的官員也在皇上面前争論這事，過了好長時間，皇上説：“如果認爲給盧杞刺史這個職務太優厚了，那讓他做個上佐可以嗎?”掌管諫諍的官員們回答説：“可以!”於是追回授任饒州刺史的詔書。第二天，皇帝派遣使者宣慰袁高説：“朕認爲你的話懇切理直，應當依照你所論奏的。”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人上奏説：“袁高所奏論的事很得當，袁高是陛下的一個良臣，希望對他特加優待。”

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禄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揀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户，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嘆惜。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貞元二年，皇上因關中及三輔地區自安禄山叛亂以來，百姓貧窮困乏，田地荒蕪，下詔叫諸道進獻耕牛，等諸道觀察使各自選揀耕牛進獻上來後，皇上又委托京兆府勸導農户耕地種田，并核對清楚有田地而無耕牛的百姓，再根據田地的多少，平均分配耕牛給耕户。其中田地在五十畝以下的人，不在分配耕牛的範圍内。袁高上疏議論説：“聖上所擔憂的，首先應該是貧窮農户。而田地不滿五十畝的大多數是貧民，請酌情按兩家或三家合給一頭耕牛，以幫助貧民耕田種地。”疏奏遞上，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不久袁高死在官任上，終年六十歲，朝内朝外之人都感嘆惋惜。憲宗朝，宰相李吉甫曾經説到袁高忠誠耿直的事迹，因而憲宗下詔追贈他爲禮部尚書。

段平仲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爲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廪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當奉使，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是隋朝民部尚書段達的六世孫。段平仲考中進士科，杜佑、李復相繼節鎮淮南，皆上表推薦他任掌書記。李復改任而鎮守華州、滑州，仍然讓他任從事。召入朝任監察御史。段平仲光明磊落而且崇尚氣節，嗜好飲酒并高傲多言。當時德宗年事已高，但仍經常親自處理政事，因而各種政務壅塞，政事也多有不能治理者，朝廷内外之人都畏懼德宗的嚴察，没有敢説話的人。段平仲曾對人説：“當今皇上聰明神武，臣下太畏懼了不敢説話，自然是緘默無語而已。如果我段平仲有朝一日得到召見，一定會盡力議論進行勸諫的。”貞元十四年，京城地區乾旱，德宗下詔選擇御史、郎官各一人，讓他們主持開倉救濟災民工作。段平仲和考

仲意有所蓄，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上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黄，又誤趨御障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功員外郎陳歸當奉詔出使，因辭别得以到朝廷應對，於是進入宫内接受皇帝的召見，粗略陳述賑濟一事。德宗覺察段平仲有話藏着，但由於陳歸在旁邊而不説。等到奏對結束退下時，段平仲惟獨不退，想有所奏啓，德宗於是留下陳歸而對段平仲進行詢問，聲音與臉色都很嚴肅，并且加雜了些别的話語。段平仲倉促間感到驚愕，竟連話都不會説了，因此錯報了自己的名字。德宗非常生氣，大聲呵斥他出去。段平仲慌慌張張，又錯走到皇帝用的屏風後面去了，幸虧陳歸走下臺階連聲呼喊，他這纔得以走了出來。由於此事段平仲被廢置了七年，但也正是因此而名聲遠揚。

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内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吕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後來段平仲被授任爲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多次拜授爲右司郎中。元和初年，升任諫議大夫。宦官吐突承璀充任招討使，率兵征討鎮州，無功而歸，段平仲和吕元膺堅持議論，請求對吐突承璀加以貶黜斥責。轉任給事中。段平仲自認爲身居要職近臣之位，祇要朝廷的政令有過失，没有他不上書論奏的，當時人稱贊他本分耿直。轉任尚書左丞，因有病改任太子左庶子，去世。

薛存誠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爲時所稱。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親薛勝會寫文章，曾作了篇《拔河賦》，文詞清楚明朗，被當時人所稱頌。

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爲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爲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垍作相，用爲起居郎，轉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奸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悦，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

薛存誠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召入朝廷後任監察御史，主持館驛事務。元和初年，官軍討伐劉闢，轉運官物和傳送文書的事務繁重，皇上特意命令宦官出任館驛使。薛存誠秘密上表議論此事，認爲這有損公事體統。恰巧掌管諫諍的官員也上表議論這事，皇上這纔收回了命令。薛存誠轉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度支員外郎。裴垍任宰相時，起用他爲起居郎，轉任司勳員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并主管御史臺雜事，改任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上報的工徒數目很大，薛存誠認爲這是奸人竄改名字想藉此逃避賦税徭役，所以没有批准該報表。咸陽縣尉袁儋和軍鎮發生争執，軍人本身理虧，却又隨意迫害誣陷，結果是袁儋反而受到處罰。有關

丞。

這兩件事的敕令相繼來到，薛存誠皆扣留着不下發。皇上知道這事後很高興，命令宦官前去嘉獎安慰他，還因此被提升爲御史中丞。

僧鑒虚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頔、杜黄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虚下獄。存誠案鞫得奸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虚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虚竟笞死。洪州監軍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内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

有個僧人名叫鑒虚，從貞元年間就結交有權有勢的皇帝寵信的人，并廣收賄賂和饋贈，因有宦官這座靠山，官吏不敢將他繩之以法。恰巧于頔、杜黄裳因自家私事發案，牽連到鑒虚而被逮捕入獄。薛存誠審訊并查獲鑒虚因奸詐而受賄數十萬，罪狀成立，當處以死刑。朝廷内外權臣要官，輪番在皇上面前保護并解救鑒虚，皇上宣旨將其釋放，薛存誠不執行皇帝的旨意。第二天，皇上又命令宦官到御史臺宣旨説："朕召此僧是要當面審訊，不是赦免他。"薛存誠使宦官捎回奏章説："鑒虚罪狀已經齊備，陛下若要召去而赦免他，那請先殺掉臣下我，然後纔能帶走此僧。不然的話，小臣我不能奉命。"皇上贊揚他守法，并下令聽從他的建議，鑒虚終於被用笞打死。洪州監軍高重昌上奏誣陷信州刺史李位謀反，李位被押送到京城。皇上下令將李位交給宫禁中的宦官審訊。薛存誠一天三次上表，請求將李位交給御史臺審訊。等到核實後没有罪狀，李位最終得以昭雪。

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效，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爲御史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

不久，薛存誠被再次授任爲給事中。幾個月後，御史中丞缺員，皇上想到薛存誠以前的成績，對宰相説執法官員誰也無法替换薛存誠，於是又授他爲御史中丞。還未上任治事，突然去世。憲宗深爲痛惜，追贈他爲刑部侍郎。薛存誠性情平易温和，對人無所不容，等到爲官處事，則堅强不可動摇，士人和朋友都因此推重他。

子廷老。

薛存誠的兒子薛廷老。

薛廷老　薛保遜

廷老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鋭。寶曆中爲右拾遺。敬宗荒恣，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黄白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閤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奸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宫中修造太多。"

薛廷老恭謹正直有父親遺風，而且天性博識敏鋭。寶曆年間任右拾遺。敬宗荒淫放肆，在宫中修建清思院新殿，耗費銅鏡三千片、黄白金薄十萬片。薛廷老和同僚進入朝堂上奏議論此事説："臣下見近日授任官員，往往不由中書省奏呈和擬議，幾乎全是以制書的形式委托任命的。臣擔心綱紀會漸漸毁壞，奸邪之人日益横行。"敬宗厲聲説："還要諫諍什麽事嗎？"舒元褒回答

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絶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尋加史館修撰。

說："近日宫中的修建工程太多。"敬宗臉色一變說："在何處修建什麽了?"舒元褒答不上來。薛廷老進而勸諫説："臣等身爲諫諍之官，凡是聽到的，就應當上奏議論。雖不知在什麽地方修建和修建什麽，但看到在大量運輸磚瓦和木材，就知道是有用場的。懇請陛下不要因上奏而降罪臣下。"敬宗説："所奏之事朕已知道了。"不久加授他史館修撰。

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爲臨晋縣令。

當時李逢吉任宰相，憎恨薛廷老言論太切直。鄭權依靠鄭注的幫助得到了廣州節度使的職務，鄭權到方鎮後，竭力把公家的金銀財寶送到京城來酬謝恩人。薛廷老上疏請求審查鄭權的罪狀，宦官因此更憎恨他了。薛廷老又上奏議論李逢吉的同黨張權輿、程昔範不適宜在諫官位上，李逢吉很是生氣。薛廷老休假滿百天後，李逢吉派薛廷老出任臨晋縣令。

文宗即位，入爲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職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内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悦。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虚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

文宗即位，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薛廷老和同僚李讓夷關係友善，薛廷老能進入内廷官署，是李讓夷舉薦提携的結果。薛廷老性情豪放而且嗜好飲酒，不受限制和約束，終日喝得酣醉，文宗得知後不高興。五年，免去他的翰林學士職務，但仍守本官，李讓夷也因薛廷老事而被免去翰林學士，衹任職方員外郎而已。薛廷老不久任刑部員外郎，轉任郎中，升任給事中。開成三年去世。薛廷老做官任職，不追求虚假的名聲，在高官之間也剛直氣壯，很有正直之人的威望。被追贈爲刑部侍郎。

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

薛廷老的兒子薛保遜，進士及第，官也做到給事中。

薛昭緯

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爲磎州刺史，卒。

薛保遜的兒子薛昭緯，乾寧年間任禮部侍郎，主持科舉選拔了許多人才，文章也寫得漂亮。因爲崔胤厭惡他，所以被外任爲磎州刺史，去世。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州刺史。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從他的先輩開始就自范陽遷居到了這裏。父親盧巒，死後追贈鄭州刺史。

坦嘗爲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喪歸東都。

盧坦曾任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病重，監軍使薛盈珍擔心會發生兵變，便迅速封閉官府的倉庫，并派自己的部下五百人進入節度使的官署，軍中的將士紛擾不安，盧坦悄悄勸薛盈珍趕快追回士卒。等到李復去世，盧坦護送李復的靈柩返回東都。

後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户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常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賜神通墓五户，以備灑掃。及武元衡爲宰相，以坦爲中丞，李元素爲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爲僕射，在班逾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爲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爲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改户部侍郎、判度支。

後來盧坦任壽安令。當時河南尹規定的徵收賦税的期限已滿，而壽安縣境内百姓上訴説所織的布帛還没完成，盧坦請求延長十天，河南府不答應。盧坦讓百姓織成後再繳納，不要顧慮限期，并説拖延期限也不過是罰没縣令的俸錢罷了。百姓將布帛織成後繳納了，盧坦也因超過期限而受到懲罰，從此他的名聲爲人所知。多次升任做到庫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并主管御史臺雜事。適逢李錡造反，有關官員請求毁掉李錡祖先的宗廟陵墓。盧坦曾做過李錡的從事，於是上奏説："淮安王李神通在亂世時立過功。况且古代的父子兄弟，一人有罪不互相牽連，更何况是由於李錡的緣故而連累五代祖上呢?"於是朝廷没有毁李錡祖先的宗廟陵墓，還賜給李神通五户守陵，以備掃墓祭奠。等到武元衡任宰相，朝廷下令叫盧坦任御史中丞，李元素任御史大夫，還叫盧坦以御史中丞在東都任職，時間不長又返回御史臺。裴均爲僕射，在排列時超越位次，盧坦請他退後，裴均不接受他的建議。盧坦説："姚南仲任僕射時，照例如此。"裴均説："姚南仲是什麽人?"盧坦説："姚南仲是剛直而不結交權幸的人。"不久被免去御史中丞而任右庶子，當時人都歸咎於裴均。滿一月，出任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召入朝任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改任户部侍郎、主管財政支出。

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爲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叶議，以爲："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美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枕山，與河絶

元和八年，西受降城因黄河改道被淹没毁壞，宰相李吉甫請求把駐守西受降城的士卒移到天德故城。盧坦和李絳一起商議，同時認爲："西城是張仁愿時修築的，是控制匈奴的上策。此城正當沙漠邊緣，處於北夷的交通要道，水美草豐，對邊防有利。如今黄河决流，不過退後二三里而已，怎能捨棄萬代永安的上策，而曲求一時節省費用的計謀呢?况且天德故城地處偏僻而

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竟不行。未幾，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元和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

貧瘠，北面靠山，和黃河相距太遠，烽火巡邏各種警備，也没有相互統一連接。即使北夷横衝直撞，情况也無法知道，這是無故而減少國土二百里，没有什麽益處。"等到西受降城的城使周懷義上奏陳述利害，也和盧坦議論相同。遷城之事到底没有施行。時間不長，盧坦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在方鎮多年，後來請求徵收閏月的軍吏糧料，來資助軍隊的打仗開支，因此而遭到多數人的非議。元和十二年九月盧坦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虚，有古人之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糾其謬歟？文洽奪章，以攄府憤；永夷絶食，不飲盗泉，節義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盧坦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數子，道爲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史臣曰：古代的諫諍之臣，有爲上書論事而死的。其次，是拉着衣襟進行勸諫，始終不改變其節操，這也是很難得的。袁高上奏叫抑制盧杞，薛存誠上書叫誅殺鑒虚，都有古人的遺風。段平仲有冒犯聖上的勇氣，但糾正過錯了嗎？曹文洽奪去誣陷他人的奏章，藉此發泄了胸中義憤；劉永夷寧願斷絶飲食，也不喝盗泉之水，他們都是有節操和義行的人。姚南仲有勸諫葬地的議論，盧坦有關於西城利害得失的陳述，都是很有分量的。像這些人都是正直之人，傳説當時無君子，那是最大的誣蔑。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屈軼。寬夫雀躍，廷老鴻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贊曰：靈異之草能够指識佞人，諫諍之臣可以匡正過失。衹有袁高和薛存誠，纔像是人中的能够識佞人的屈軼草。劉寬夫勇於任事，薛廷老博大高深。姚南仲、盧坦的奏論，當屬君子之言。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

孔巢父（從子）戡 戣 戢　許孟容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柏耆

孔巢父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户參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親孔如珪，生前做過海州司户參軍，由於後來孔巢父位尊而追贈工部郎中。

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

孔巢父早年就在文史上用功，年輕時和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居在徂來山，當時號稱竹溪六逸。

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爲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曆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爲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表巢父試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澧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以巢父爲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

永王李璘在江淮起兵，聽說孔巢父賢能，打算徵用他爲從事。孔巢父知道李璘肯定會失敗，便不敢在原地安身而逃到别處隱居下來，因此而名聲遠揚。廣德年間，李季卿任江淮宣撫使，向朝廷舉薦了孔巢父，被授任爲左衛兵曹參軍。大曆初年，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請他爲幕僚，多次授官做到監察御史，轉任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任歸州刺史。建中初年，涇原節度留後孟皞上表請求使孔巢父試任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不久拜授汾州刺史，召入朝廷任諫議大夫，出任澧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還没有赴任，恰好普王任荆襄副元帥，而讓孔巢父充任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

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悦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睹王化。"及就宴，悦酒酣，自矜其

不久遇上駐涇軍隊騷亂，他便隨從德宗來到奉天，升任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孔巢父多次向朝廷建議破賊的計策，德宗很賞識他。不久兼任御史大夫，充任魏博宣慰使。孔巢父雄辯多謀，面對田悦的衆多士卒，他陳説逆順利害和君臣道義，士卒們驚喜地鼓掌説："没想到今日重新看到了君王的教化。"到宴會時，田

騎射之藝、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爲一好賊耳。"悦曰："爲賊既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悦起謝焉。悦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摇動，遂構謀殺悦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悦飲酒到興頭上，自誇他的騎射技藝、勇力謀略，并誇口説："如果我能被任用，準能無堅不摧。"孔巢父對田悦説："如果像您自己所説的那樣而不早日歸順朝廷，那衹是個好賊罷了。"田悦説："爲賊既然是個好賊，爲臣的話肯定是個功臣。"孔巢父説："國家現在有難，正等着你去平息呢！"田悦站起來向他致謝。田悦背叛朝廷已久，他的部下厭惡戰亂，同時又都因孔巢父的到來而高興。没過幾天，田承嗣的兒子田緒因失去官職而心懷不滿，他利用人心動摇的機會，就設計殺死了田悦而和大將邢曹俊等人一起請命於孔巢父。孔巢父順從衆人的意思，使田緒暫時主持軍務，藉此先來平息禍患。

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悦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無官矣！"方宣詔，讙噪，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并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

興元元年，李懷光在河中擁兵自重專擅事權，七月，朝廷又使孔巢父兼任御史大夫，充任宣慰使。詔書傳達後，李懷光因爲孔巢父曾經出使魏博，田悦死在軍中的帳下，害怕禍事殃及自身。加上朔方蕃、渾軍幾千士卒，都在李懷光的軍隊裏，他們平常就十分驕横不守紀律。他們聽説要罷免李懷光的兵權，而在這時李懷光又身穿日常的便服等待詔命，對此孔巢父也没有勸李懷光别這樣，士卒們就憤怒地呼喊道："太尉的官職全没有了！"孔巢父正在宣布詔書時，士卒們大聲喧鬧，李懷光也不出面制止，孔巢父、啖守盈終被他們殺害。皇上聽到消息後既震驚又悲痛，追贈孔巢父爲尚書左僕射，并下詔説待收復河中以後，用周備的禮儀在孔巢父墓前祭祀，并賜給他家豐厚的布帛米粟，還授任他的一個兒子正員官。

從子戣、戮、戢。

孔巢父的侄子孔戣、孔戮、孔戢。

孔戣

戣，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寖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戣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戣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

孔戣，是孔巢父之兄孔岑父的兒子，孔戣方正嚴肅有家法，并且看重信用，崇尚忠義。盧從史節鎮澤潞時，徵用他爲書記。盧從史日益驕横，和王承宗、田緒暗中勾結，打算仿效河朔的舊例來鞏固他的地位。孔戣每當執筆寫到一些圖謀不軌的話語時，都極力規勸盧從史不能這樣做，盧從史對此很生氣。一年多後孔戣以有病爲藉口回到洛陽。李吉甫鎮守揚州，召他前來充當

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給事中吕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

幕僚。盧從史得知此事後，上疏議論，請朝廷下令對孔戡進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任孔戡衛尉丞，分管洛陽。當初，貞元中藩鎮節帥上奏誣陷手下的官員，朝廷根本就不驗證審理，便給予貶退廢黜。等到貶逐孔戡的制書下到門下省時，給事中吕元膺拿着不向下發，皇上派宦官曉諭吕元膺之後，貶逐孔戡的制書這纔發下。未等調任孔戡就去世了，被追贈爲駕部員外郎。

孔戣

戣，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群辟爲從事。群卒，命戣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戣無所屈降。入爲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内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璹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爲淮南監軍。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棄。戣爲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於光順門，戣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爲陝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爲危之。

孔戣，字君嚴，進士及第，鄭滑節度使盧群徵用他爲從事。盧群去世後，朝廷任命孔戣掌管留後事務，監軍使仗勢欺凌他，但他始終不屈服。召入朝廷授任侍御史，多次轉任爲尚書郎。元和初年，改任諫議大夫。孔戣耿直忠正，有直言規勸之臣的氣質。他上了四條議論時政的奏章，皇帝都贊許并采納了。六年十月，宦官劉希光接受了將軍孫璹賄賂的二十萬貫錢而替孫璹求藩鎮節帥之職，事情敗露後，劉希光奉皇帝之命而自殺。當時吐突承璀因率兵出征没有戰功，被諫官上奏議論，接着因受劉希光事牽連出任淮南監軍。試任太子通事舍人一職的李涉知道皇上對吐突承璀的恩義并無變化，打算投書於朝堂中的銅匭裏，論説吐突承璀有功，劉希光没有受賄之事，而他們都是長期被皇上委爲心腹的人，不應當馬上棄之不用。當時孔戣擔任匭使職務，得到李涉所上疏奏的副本後，他不但不受理，還當面對李涉進行責問。李涉於是到光順門上書，而孔戣極力論述李涉與宦官相互勾結，言辭非常激切，皇帝下詔貶李涉爲陝州司倉。受皇帝寵愛的臣子聽説此事後又畏懼又憤恨，人們都爲孔戣擔心。

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爲州將韋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戣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内仗。"乃出付御史臺，戣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黄老道，

孔戣位居高官行列，因正直嚴肅使人覺得恐懼。不久兼任太子侍讀，升任吏部侍郎，轉任左丞。九年，信州州將韋岳在監軍使高重謙面前讒言誣陷本州刺史李位，説李位聚集和結交術士，圖謀不軌。朝廷把李位召回京城，羈押在宫禁中進行審訊。孔戣上奏説："刺史犯罪，應當歸司法部門審問，不應放在内宫中審訊。"於是李位被轉到御史臺受訊，孔戣和三司官員經過審訊并

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煉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戣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愈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

弄清了實情。原來李位愛好黃老之道，時常研修道教經典和秘文，同道士王恭合煉藥物，根本没有謀逆的事實。結果韋岳誣告罪成立，被處以死刑；李位也被貶爲建州司馬。當時若不是孔戣議論和諍諫，李位將有不測之禍，因此士人都稱頌他。但宦官對他更加憎恨了，不久出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後召入任大理卿，又改任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去世，三軍請求朝廷委任節帥，宰相上奏擬議的人選都不合旨意。在宰臣入朝答對時，皇上對裴度說："曾經上疏議論南海進獻蚶菜的那個人，他的言辭很忠正，此人在哪裏，你打聽一下。"裴度退朝後就進行查訪，有人説國子祭酒孔戣曾議論過此事，裴度便上疏推薦他，當天就被授任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

戣剛正清儉，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托買南人爲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絕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時桂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至嶺表累歲用兵。唯戣以清儉爲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穆宗即位，召爲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三。

孔戣剛正清廉，在南海任官時，請求刺史在俸料錢以外，不要再接受其他錢財。以前一旦有人出任南海節帥，許多京都的權貴顯要之人就托他們購買南方人來充當奴婢。孔戣不但不接受委托，而且到任以後，下令禁止買賣婦女。先前依照詔書要求要祭祀南海神，大多都由從事官代替節帥去祭祀。孔戣每次接到詔書，便親自冒着大風波濤前去祭祀。韓愈在潮州時，曾作詩贊美他。當時桂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人擾亂生蠻一類少數民族，以求出兵討伐而立功，弄得嶺表多年不斷用兵。孔戣用清廉儉樸來治理，從不求取功名，交州、廣州也平安無事。穆宗即位，召入任吏部侍郎。長慶年間，有人狀告孔戣在南海時他的家人曾收受賄賂，皇上也没過問此事，後改任右散騎常侍。二年，轉任尚書左丞。因年老多次上書請求退休，皇帝下詔叫他以禮部尚書退休，并下詔褒揚贊美他，還叫有關部門每年發給他羊和酒，就像漢代禮待徵士的舊例一樣。長慶四年正月孔戣去世，終年七十三歲。

子遵孺、溫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已後，迭居顯職。溫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自有傳。

孔戣的兒子孔遵孺、孔溫裕，孔遵孺和孔溫裕都考中進士科。大中以後，相繼擔任顯要官職。孔溫裕任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孔遵孺的兒子孔緯，孔緯自己有傳。

孔戢

戢，字方舉，戣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授。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節度判官徐玟，以狡慝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既得罪，孟元陽爲昭義節度，復欲用玟爲賓佐，戢遂牒澤潞收玟以俟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玟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朱泚署彭偃爲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爲鄜坊從事，或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爲僞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鳥竄獸伏，乃違道以干譽，子盍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

孔戢，字方舉，是孔戣的同母弟弟。由於孔戢的叔父孔巢父因公而死，德宗爲了嘉獎孔巢父的忠誠，曾下詔授給他的一個兒子正員官，所以授任孔戢爲修武尉。他因長兄孔戡未出仕，堅決請求把這一官職回授給孔戡。孔戢考中明經科，考試判文而被録入高等，授任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召入拜授監察御史，轉任殿中侍御史，以殿中侍御史在東都任職。當時昭義節度判官徐玟，以狡邪來幫助盧從史作惡。盧從史獲罪後，孟元陽任昭義節度使，又打算任用徐玟爲幕賓佐吏，孔戢就寫信給澤潞節度使叫他抓住徐玟等待朝廷命令，然後羅列罪狀進行上報，徐玟終於被流配播州。孔戢轉任侍御史、庫部員外郎。當初駐涇軍隊叛亂，朱泚署任彭偃爲舍人。到這時彭偃的兒子彭充符任鄜坊從事，有人引薦説彭充符有才能，宰相將他召到京城。孔戢對京兆尹裴武説："朱泚在他的僞詔中指責皇帝，那都是彭偃替他起草的。叛逆者的兒子，還不像鳥獸一樣或竄或伏，却違背常理而求取名譽，你何不效法季孫行父驅逐莒僕的先例，來激勵事奉君主的人。"裴武便當天驅逐了彭充符。

遷京兆尹，出爲汝州刺史，大理卿，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爲嶺南，兄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爲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悦，詔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

孔戢後來升任京兆尹，出任汝州刺史，歷任大理卿，又出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當時孔戢的兄長孔戣在嶺南任官，兄弟都身居藩鎮節帥，朝內朝外的人都非常羨慕他們。召入任右散騎常侍，拜授京兆尹。這時接連幾月乾旱無雨，皇帝深感憂慮。孔戢親自前往曲池祈雨，當天晚上就降下一場大雨。文宗大喜，下詔讓他兼任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孔戢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子温業，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温業子晦。

孔戢的兒子孔温業，孔温業進士及第。大中以後，歷任顯官要職。孔温業的兒子孔晦。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父親許鳴謙，精通《易象》，官做到撫州刺史，死後追贈禮部尚書。

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

許孟容年輕時以文學知名，考中進士科甲等，後來研究《王氏易》，登科後授任秘書省校

校書郎。趙贊爲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爲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爲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

書郎。趙贊任荆襄等道黜陟使，上表推薦他任判官。貞元初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徵召他爲從事，四次升遷任侍御史。李納屯兵於該州境上，揚言要進犯徐州。張建封幾次派將吏前去曉論，李納都不聽。於是張建封又派許孟容單人驅車前往李納處，給李納陳述逆順禍福的利弊，李納當天就打發使者追回軍隊，還請求與張建封和好。因此張建封上表推薦許孟容任濠州刺史。没過多久，德宗知道許孟容有才能，徵入朝授任禮部員外郎。

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畤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敕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敕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時總爲肅剥下進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群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敕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敕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録，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

有位公主的兒子，請求補爲弘文館、崇文館學生，許孟容舉出令式的規定不予准許。公主向皇上訴説了這事，皇上派宦官前去查問原因。許孟容上奏堅持己見并終於獲勝，於是升任禮部郎中。德宗生日那天，親臨麟德殿，叫許孟容等升至座中，和釋、老之徒講經論道。十四年，許孟容轉任兵部郎中。不到一年，升任給事中。十七年夏天，好畤縣遭遇大風冰雹損傷麥田，皇上叫宦官前去查看，宦官回來後上奏説好畤縣上報的情況不實，皇帝下詔處罰自京兆尹顧少連以下的官吏。詔敕已發出，許孟容堅持上奏説："府縣上報情況不實，衹處以没收俸料錢和停職，就寬恕這點而言，已算是特别恩惠了。但陛下使宦官查看後，應該再選派一個掌管刑憲典章的官員，叫他前去重新驗證審查，經過反復查看後，隱瞞欺詐就更加明白。這樣做在人們看起來就比較合適，做法也符合法度。臣接受官職入朝謝恩時，曾請求説詔敕有需要詳細審議的，就請停留片刻，使臣下儘量都上奏陳述建議。這個詔敕既不急於宣布，可以稍稍停留一下。"皇帝的詔書雖没有答應他的請求，但公衆議論認爲他這樣做是對的。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去世，朝廷派代理副使的齊總任衢州刺史。當時齊總替裴肅盤剥百姓來向朝廷進獻財物以求恩寵，又很快被授任大州的刺史之職，因而輿論嘩然。詔書發出，許孟容上奏説："陛下前些時候因用兵之地，有時不得已而破格授任官職。如今衢州没有戰事，齊總也没有特殊功績，忽然破格授任他衢州刺史，所以衆人都非常驚駭。齊總是浙東判官，

之，使退邇不甘，凶悪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

如今詔敕稱他爲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但從前可没有詔敕任命他這一官職。如果就用這個詔敕的話，恐怕不合適吧。假若齊總有功可以録用，陛下必須酬勞他。應當寫清楚考核優等，超越一兩等級次第給予更改。如今滿朝之人，不知道齊總的功績才能，而衢州是浙東的一個大州，齊總由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任衢州刺史，遠近的人既不會甘心，而且爲凶作惡也有了藉口。如果臣下説得不對，請陛下暫時停發此詔敕，暗地派人去察問，一定會聽到慶賀聖朝不徇私情的贊美聲。現將任命齊總的詔敕緘封退還謹隨奏狀一起進上。”接着又有諫官上書，於是任命齊總的詔敕留中不發。德宗召許孟容入延英殿，并對許孟容説：“假如百官都像你一樣，朕還有什麽可憂愁的啊！”自從給事中袁高議論盧杞奸邪之後，諫諍之官再未有過什麽可以或不可以一類議論，等到聽了許孟容的論奏，天下之人都爲皇上能納諫而感動，贊揚許孟容是稱職的諫官。

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

臣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爲兆庶心疲，又敕有司，走於群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祈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强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税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溜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期在斯須。户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

十九年夏季乾旱無雨，許孟容上疏説：

臣聽説陛下幾個月以來，睡不穩吃不下，爲百姓勞心，又下詔敕給有關部門，叫他們走訪山川，祭祀百神，但老天仍是烏雲密布而不下雨，最先需要播種的不能下種。難道是酹酒祭奠有闕失，祈禱不心誠，或是陰陽偶然如此，是豐收是歉收已有前定，爲什麽聖意至精至誠，上天仍然不以甘雨來酬答呢？臣縱觀自古以來發生的天人感應的事情，没有不是由於百姓利病之所急切需求的，國家教令之影響深遠重大的。京城是天下之人會集的地方，强幹弱枝，這是自古以來的常規。首先，當年的税錢及地租，出入達一百萬貫。臣請求陛下即日下令，全部予以免除；退一步講，也得三分免去二分。這樣做可使乾旱之時，避免更多的人口流亡。如果播種没有希望，而徵收的賦税與田租依舊不變，那百姓肯定會愁怨而遷徙，也不可能顧及祖宗的墳墓了。愚臣以爲這種富有恩惠的詔書一經發布，甘雨自會立即降下，而變災爲福的好事也就近在眼前。户部所徵收

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

和掌管的錢財，度支部門不是按年度計算收支的，本來就是預備緩急別用的。眼下如此大旱，應當支付一百多萬貫錢，來代替京兆百姓一年的賦稅和差役，這樣纔確實是陛下的巍巍睿謀，天下人也會爲此歡欣鼓舞的啊！其次再檢查過去的衆多政令，是否有流放遠地或遠行屯守邊疆的人，應當返回而未返回的；犯徒刑囚禁的人，應當釋放而未釋放的；拖欠的人，應當減免而未減免的；沉滯鬱抑的人，應當伸張而未伸張的。有一項屬這種情況的，都要特意下達命令，叫有關部門列舉出來，三天之內上奏到朝廷。其中應當召回、應當釋放、應當減免、應當伸張的，於下詔的當日，所在地即日施行。愚臣以爲如此而神靈不會不監臨，莊稼不會不豐收，自古以來没有過這種情況。

事雖不行，物議嘉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移者。

許孟容建議的事雖然未施行，但輿論都稱頌他。貞元末年，因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言誣陷而被流放貶官的，動輒十多年没有酌情内調，所以藉着乾旱歉收，許孟容上這奏章來婉言勸說。但整個貞元年間，他們那些人還是很少有内遷調任的。

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横，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

許孟容因勸諫的話語太正直，改任太常少卿。元和初年，升任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授京兆尹，并賜紫色朝服。神策吏李昱借貸長安富人八千貫錢，已滿三年仍不償還。許孟容派屬吏逮捕拘繫李昱，責令他限期歸還，并說："不按期歸還定當處死。"自從興元以後，禁軍立有戰功，再加上宦官又是特别受恩寵的人，纔能做到護軍一級，所以禁軍士卒一天比一天驕横，而府縣却不敢制止他們。許孟容剛正不怕事，依法對他們進行糾治，禁軍都很震驚，在皇上面前訴說冤屈。皇上立即令宦官宣布旨意，讓把李昱送回禁軍，而許孟容就是拘繫着不送。宦官再次來到時，許孟容仍執著地上奏說："臣知道不奉詔當誅，但臣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任職，當爲陛下抑制豪强。借的錢不還完，李昱不能回去。"皇上因爲他忠於職守，同意了他的做法。從此豪强有所收斂，許孟容的威望大震。改任兵

亦有威名。俄知禮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

部侍郎。不久以本官代理主持禮部科舉考試，許孟容頗能抑制浮華，選擇有才藝之人。出任河南尹，像以前一樣也有威名。不久主持禮部選事，徵入拜授吏部侍郎。

會十年六月，盗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凶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盗賊竊發，人情甚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奸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爲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度果爲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爲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 陳許 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

就在元和十年的六月，發生了盗賊刺殺宰相武元衡一事，還刺傷了擅長建議的大臣裴度。當時淮夷抗拒朝廷命令，而且凶威正盛，官軍出兵征伐，未能取得成功。掌管諫諍的官員們便相繼上奏請求罷兵。就在這時又發生了盗賊刺殺武元衡一事，所以人心更加不安，惟獨許孟容來到中書省并擦着眼淚説："從前漢朝的朝廷裏有個汲黯，奸臣尚且爲之打消陰謀。如今皇上英明，朝廷没有過失，而狂賊竟敢如此妄行，難道説國家没有人了嗎？然而變禍爲福的機遇，就在這個時候。不如向皇上奏説，起用裴中丞爲宰相，使他掌管兵權，大肆搜捕賊黨，追究奸人作惡的根源。"過了幾日，裴度果真被任命爲宰相，皇上還下詔要誅殺賊黨。當時許孟容議論人物的優劣，有大臣風采。由太常卿任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 陳許 河陽行營諸軍，不久拜授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許孟容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憲。

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許孟容剛正不屈，擅長文學。他取正禮法詳考訓典特别堅定正直，受到輿論的稱贊。而且樂於善於推薦人才，提拔士人，所以士人多歸附他。

吕元膺

吕元膺，字景夫，鄆州 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秘書監。

吕元膺，字景夫，鄆州 東平人。曾祖吕紹宗，做過右拾遺。祖父吕霈，做過殿中侍御史。父親吕長卿，生前做過右衛倉曹參軍，由於後來吕元膺位尊的緣故而追贈秘書監。

元膺質度瑰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 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聞其名，辟爲長春宫判官。屬蒲賊侵軼，鐈失所，元膺遂潛迹不務進取。

吕元膺氣質風度非凡，有高官位顯之人的器識。建中初年，應試賢良對問科及第，授任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聞知他的美名，徵用爲長春宫判官。適值蒲賊侵犯，侯鐈失守，吕元膺便隱姓埋名不求進取。

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

貞元初年，論惟明任渭北節度使，聘請吕元膺爲幕賓，從此名聲上達朝廷。論惟明去世，王栖曜代理渭北節度使事。德宗令王栖曜留下吕元

職，咨以軍政。累轉殿中侍御史，徵入真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閲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脱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盗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内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論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還。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

膺在幕府任職，以便向他咨詢軍政。多次轉任爲殿中侍御史，後徵入朝廷正式拜授殿中侍御史，又轉任侍御史。爲繼母守喪，服喪期滿後，授任右司員外郎，出任蘄州刺史，吕元膺非常看重恩德信義。曾在年終視察該州獄囚時，有囚徒自己申訴説："我的父母親健在，明天是大年初一也不能與他們相見。"因而傷心流淚。吕元膺憐憫他們，便叫人解下他們的刑具而放他們各自回家，并和他們約定好回來的期限。看守監獄的胥吏説："不能放囚徒們回家。"吕元膺説："我這是用忠信對待他們。"到了約定的期限，没有一個遲回來的，群盗也爲吕元膺的義舉所感動，都離開了蘄州。元和初年，徵入朝拜授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升任諫議大夫、給事中。既上書規勸又上書辯駁，極爲稱職。等到鎮州王承宗叛亂，憲宗打算叫吐突承璀任招討處置使，吕元膺和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上奏堅持認爲不可以，并且説："吐突承璀雖然顯貴而受寵信，但他是個宦官。如果讓他統率軍隊，恐怕諸將不服。"由於説理明白真切，憲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更改了吐突承璀的使號，但仍掌管兵權，結果吐突承璀無功而回。吕元膺出任同州刺史，等到入朝謝恩，皇上問他時政得失，吕元膺上奏議論，言辭激烈直率，皇上贊美他。第二天皇上對宰相説："吕元膺有正氣能直言，應當留在朕的身邊，使他議論政事的得失，你們認爲怎樣?"李藩、裴垍慶賀道："陛下納諫，超居百王之上，這是宗廟社稷運祚久長的好兆象。臣等不能廣求正直之人，又不能多進忠言，辜負了聖心，實在是罪過。請留下吕元膺在朝廷供職吧。"不久兼任皇太子侍讀，還賜給金魚帶和紫朝服。

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入爲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户。元

接着吕元膺被拜授爲御史中丞，時間不長，授任鄂岳觀察使，召入朝廷任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和太府卿王遂互相上奏攻擊，潘孟陽被授任爲散騎常侍，而王遂被外任爲鄧州刺史，但在詔書上對他們却都説了好話。吕元膺緘封退還詔書，請求明示他們二人的是非曲直。江西觀察使裴堪上奏説虔州刺史李將順有貪污受賄情節，朝

膺曰："廉使奏刺史賦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爲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并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

廷未經核查，立即將李將順貶爲道州司户。吕元膺説："觀察使奏説刺史貪污受賄，朝廷不核實就貶官，即使裴堪的話可信，也不能作爲天下的法則。"又緘封退還詔書，請打發御史去審問，宰相也未能改變他的做法。吕元膺替代權德輿任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按照舊例，留守要賜給旌旗和甲胄，與方鎮的待遇相同。到吕元膺接受任命時朝廷没有賜給他，朝廷議論認爲淮西用兵，特意起用吕元膺鎮守洛陽，不應該減損這種禮儀制度，降低威望，掌管諫諍的官員上奏議論，援引華、汝、壽三州爲例。皇上説："這幾處都不應賜給。"留守不賜旌旗和甲胄，是從吕元膺開始的。

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諜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吴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宫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遇，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净，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錘之不折。圓净罵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嘆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

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在東都邸院埋伏武裝的士卒陰謀作亂。當初，李師道在東都設置邸院，士卒和間諜交錯往來，官吏也不敢盤問他們。由於吴元濟北犯，東都郊外一帶危急，而防禦東都的士兵全部到伊闕去戍守了。李師道在邸院埋伏武裝士卒一百多人，準備焚燒宫室，大肆殺掠。已經殺牛做菜犒賞過兵衆了，準備第二天就行動。正在這時小將李再興告發了此事，吕元膺把伊闕的士兵調回來包圍邸院，包圍了半天，没有敢進攻的，防禦判官王茂元殺死一人後進攻。有人毁壞院墻進入邸院，賊兵趁機衝出，包圍的士兵驚慌逃散。於是賊兵團結起來，帶着妻子兒女一同行動，從長夏門出城，轉向郊外農舍去搶掠，强奪牛馬，東渡伊水，朝有山的地方逃去。吕元膺告誡邊境上的士兵，抓住賊兵的重賞。過了幾個月，有游蕩的山民到市上賣鹿，正好有賊兵經過，游蕩的山民便召集同夥，引着官兵包圍了山谷，賊衆全部被抓獲。追問他們誰是首領，結果是中岳寺僧人圓净，他八十多歲，曾做過史思明的將領，高大勇悍超過常人。剛抓住圓净時，吕元膺叫折斷他的腿，有人用錘打也打不折。圓净駡道："連脚都不懂得怎麽折，還叫什麽勇士！"説罷便自己把脚放好教人家怎麽折斷。臨刑時嘆息道："誤了我的事情，没有使洛城流血！"同圓净一起被處死的還有幾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士卒五人，甘水驛士卒三

者潛部分之，以屬圓净，以師道錢千萬僞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宫城，從之。盗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

人，他們都在暗地接受圓净的官職而充當耳目，從開始謀劃到失敗没有人察覺。當初，李師道在伊闕、陸渾之間購買了好多田地，共有十幾處，以此作爲游蕩山民的衣食住行開支，又派訾嘉珍、門察在暗中安排他們，使他們都隸屬於圓净，李師道還拿出一千萬錢佯裝修治佛寺，約定在發事時由訾嘉珍在山中放火，聚集二縣游蕩的山民作亂。到吕元膺窮加審究時，訾嘉珍、門察都自稱是殺害武元衡的凶手。吕元膺以此奏聞，并押送他們到京城，朝廷獎賞給告發者楊進、李再興彩色絲織品三百匹、住宅一區，授任他們爲郎將。吕元膺又奏請招募山河一帶的子弟來衛戍宫城，皇上聽從了。在亂事發生那天，都城震驚恐懼，留守軍隊既少又弱不能倚靠，而吕元膺坐鎮皇城門，指揮部署，鎮静自若，因此居民很安定。

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數年後，吕元膺改任河中尹，充任河中節度等使。當時的人對方鎮大多采取姑息政策，惟獨吕元膺以堅定正直爲人處事，監軍使和往來的宦官，對他都是既敬重又害怕。召入拜授吏部侍郎，他因病堅决辭讓，更改任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吕元膺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

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游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己，始終無缺云。

吕元膺學識淵博，處事得體，在朝内任官端莊嚴肅，有宰相的聲望。他起初游歷京師時，前任宰相齊映就對人説："我没趕得上認識婁師德、郝處俊，大概就像是這位吕元膺吧！"吕元膺爲官行事，始終没有什麽闕失。

劉栖楚

劉栖楚，出於寒微。爲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爲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爲鷹犬之用，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

劉栖楚，出身貧賤而家世低微。他在鎮州爲胥吏時，王承宗就很器重他。後來有人把他推薦給李逢吉，便從鄧州佐助小吏提升爲拾遺。劉栖楚性情果斷勇敢，李逢吉把他當作鷹犬，打算讓他來中傷裴度并殺掉李紳。

敬宗即位，畋游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宫

敬宗即位，頻繁出游打獵，常常很晚纔坐朝聽政，劉栖楚從行列中走出，在朝堂中的臺階上叩頭直至出血，苦苦勸諫説："臣縱觀以前帝王的即位之初，没有不勤於政務，坐以待旦的。但陛下即位以來，縱情肆志而貪睡晚起，喜愛女色

闈，日晏方起。西宫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擅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爲之動容。

而無憂無愁，安卧在後宫之中，日出很高纔起身。西宫離得很近，先皇帝還未安葬，而鼓吹之聲，整天喧嘩於外。憲宗皇帝、大行皇帝都是年長的君主，處理政務恭謹勤懇，四方尚且有叛亂發生。陛下是位年輕的國君，即位時間不長，已是惡德傳聞，臣怕國運不會長久。臣愧居諫官之位，使陛下有如此名聲，請碎裂頭顱來謝罪！"説罷便用頭叩擊朝堂的臺階，而且長時間不停止。宰相李逢吉出面宣詔説："劉栖楚不要叩頭了，聽候聖旨吧。"劉栖楚雙手抱頭，繼續陳説建議，當時鮮血從抱頭的兩手中流出，皇上爲之感動，不斷揮動着衣袖示意他出去。劉栖楚又説："不答應臣的奏章，臣就碎裂頭顱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又傳令讓他出去，敬宗爲之感動。

無何，遷起居郎，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韋處厚，遂出爲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大和元年九月。

不久，劉栖楚升任起居郎，一直做到諫議大夫之職。很快又被皇帝下制書直接委任爲刑部侍郎，皇帝下制書直接委任丞郎，是從未有過的現象。改任京兆尹，他打擊和抑制豪强，很有一套辦法，人們多把他和西漢的趙廣漢相比。後來他也仗着權勢和恩寵，時常用言詞欺凌宰相韋處厚，於是被外任爲桂州觀察使。過了一年，死在桂州觀察使任上，時間是大和元年九月。

張宿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宫，宿時入謁，辨譎敢言。洎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爲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爲之。宿細人，不足以污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即可。"上不悦。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爲劍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

張宿，是個平民百姓。憲宗爲廣陵王時，通過軍使張茂宗的舉薦，他得以出入王邸。到憲宗在東宫做了太子，張宿便時常進宫謁見，而且詭詐敢言。到憲宗臨時代行皇帝的職權以後，張宿很快被提拔重用，授任爲左拾遺。張宿憑着與憲宗昔日的恩情多次被召入後宫中回答問題，由於泄露機密，貶爲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後徵入朝中，歷任贊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厭惡他，多次在皇上面前説他狡猾詭詐，堅决不能信任，於是被外任爲濠州刺史。制書發下，張宿自己上奏懇求留下，皇上便下令收回制書。皇上打算讓他做諫議大夫，李逢吉上奏説："諫議大夫的職位很重要，應當任用能議論朝政得失的人。張宿出身卑微，不能因爲他而玷污了這個重要的職位。陛下一定要用張宿的話，那就請先罷免臣纔行。"皇上不高興。由於李逢吉與

而内使宣授。

裴度主張不同，皇上將委任裴度帶兵討伐，就將李逢吉外任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隨後讓張宿代理諫議大夫事，不久還是以宦官宣布制書的形式而委任的。

初，宰相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群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即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翻恐以身爲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擠己，頗加讒毁。依附皇甫鎛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

起初，宰相崔群、王涯就任命張宿爲諫議大夫一事上奏説："諫議大夫的職位以前也有拔自隱居山林的百姓、起於卒伍的士兵的情況，但例子很少，要用也都有緣由。有的是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有的是隱居之人中的卓異者，出類拔萃。以此標準選擇搜求，合乎公衆的議論。有的事迹并不顯著，但由於一時受寵信，雖有被破格提升的先例，然而議論并不滿意。張宿本來也不是憑文辭進用的，威望和實力都稍輕。突然加授他不尋常的榮禄，反而害怕他會本身受累。臣等因此多次議論勸諫。依據他的資歷姑且給個郎中，祇是希望事情做得適當些，不是與他本人交情有什麽厚薄，請授任他爲職方郎中。"皇上下令叫照原來的辦，崔群等便請改爲暫時掌管諫議大夫事，不久皇帝又有制書直接委任。張宿怨恨宰相排擠自己，對他們大加讒言詆毁。他依附皇甫鎛等人，中傷陷害清廉正直之士，暗地結交有權有勢的宦官，圖謀進取。

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贈秘書監。

十三年正月，張宿充任淄青宣慰使，走到東都，突然病死，於是正直之人相互慶賀。皇帝下詔追贈他爲秘書監。

熊望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憸險。有口辯，往往得游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抉時政。既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爲伺密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游之隙，學爲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别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采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爲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熊望，進士及第。略知文詞，但生性奸邪險惡。熊望很有口才，時常往來於高官重臣之間，多數時候是用誇大的言辭或詭詐的言辭，來指斥時政得失。他既然用這種手段登進士第，所以又不停地再用這種手段來求得進用。由於京兆尹劉栖楚被破格提拔而突然之間位居清貴的官職，他廣樹朋黨，門庭中不管是白晝還是黑夜，人都川流不息。熊望出入於劉栖楚的家中，替劉栖楚窺探機密，暗裏還幫着他策劃，人們都不知道這個事實。昭愍敬宗皇帝游樂玩笑之餘，要學着作詩。因翰林學士地位崇高，不能輕慢，就議論另外設置東頭學士，以備宫中宴會時賦詩之用，令從低級官吏中選擇有文才而可做學士的人充任。

劉栖楚把熊望的姓名舉薦上去，事情没有實行而昭愍敬宗皇帝便去世了。

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奸黨，既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冀熒幸。嘗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遏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涌，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户。"

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批清除奸黨，驅逐了劉栖楚以後，文宗又下詔說："孔門高懸百行，極恭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置百官，走正途者其位必能顯達。前鄉貢進士熊望，由於小伎的緣故，僥幸竊得寵幸。圖謀朝中的要職，以此來擾亂朝綱；在下面大造聲勢，藉機依附奸邪之人。導致公衆的議論沸沸揚揚，幾個月來不能安寧，有關部門進行核驗，幾個月來多達四次，考查核實其謬妄，也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朕開啓康莊大道，意在順乎人情，使用貶謫遠處規則，意在端正方向。熊望可任漳州司户。"

柏耆

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横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書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説，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元和十五年，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耆至，令承元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

柏耆，是將軍柏良器的兒子，他一貫都有志向抱負，學習縱横家言詞謀略。適逢王承宗據常山叛亂，朝廷厭倦用兵，想用恩惠來招撫王承宗。柏耆當時在蔡州行營而以書畫干謁裴度，請奉行朝旨出使鎮州，於是由處士授任左拾遺。他見到王承宗後，陳説大義，王承宗感動得流下眼淚，願意用兩個兒子做人質，再獻出兩個州，柏耆由此知名。元和十五年，王承元歸順朝廷，改任而鎮守滑州，朝廷賞賜成德軍一百萬貫錢，叫諫議大夫鄭覃前去宣布命令并慰勞軍人，賞錢還未到，全軍交口議論。穆宗下詔派柏耆前往曉諭旨意。柏耆到後，叫王承元集合三軍，宣布皇上旨意，衆心這纔安定下來。轉任兵部郎中。

大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宿師於野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既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户，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内官馬國亮又奏耆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大和初年，柏耆升任諫議大夫。不久李同捷反叛，兩河藩帥出兵攻打滄、德，軍隊連年駐扎在野外，李同捷非常窘迫而請求投降。柏耆宣諭完畢，和節度使李祐商量，由自己帶領幾百騎兵進入滄州，結果抓住李同捷送到京城，滄、德二州平定。諸將帥嫉妒柏耆求取功勞，爭着上表議論，文宗不得已，把柏耆貶爲循州司户，判官沈亞之貶爲虔州南康尉。宦官馬國亮又上表奏説柏耆在李同捷處帶走了九個婢女，皇上再次下令將他長期流放在愛州，不久又下令讓他自殺。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顔匡政，

史臣曰：人臣侍奉君主，應當犯顔匡救政

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爲徇名，臣惡其訐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爲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宿之徒，鷹犬下材，爲人鳴吠，誠可醜也。柏耆恃縱横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陷虎吻。而戣、戡諸子，世載忠貞，大中之後，鬱爲昌族。爲善之利，豈虛言哉！

事，不怕被誅殺身亡。議者以爲他們是爲名，我則嫌其直言無隱而犯上。如許京兆的檢舉揭發軍吏，呂尚書的緘封退還詔書，言詞義理都達到較高程度，能够感動人的視聽，若認爲是矯情沽名，傷害善良就太過分了！而劉栖楚、張宿之流，本來就是鷹犬一類下等之才，替别人鳴號吠叫，實在是令人憎惡。柏耆依仗縱横家的謀略，想俯拾高官重臣之位，忘身而蹈利，旋踵之間被誅殺，這是應該的啊！孔巢父不辱使命，志在輔助君主，自身遭遇喪亂，終於陷入虎口。而他的侄子孔戣、孔戡，世世代代忠誠正直，大中以後，家族更爲昌盛。積善就能獲利，難道是虛妄之言嗎！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耆誅，其道即異。許、呂封駁，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贊曰：君子看重道義，小人看重私利。孔巢父遇害而柏耆被誅，其道本來就不相同。許孟容、呂元膺緘封退還并對詔書之不當加以駁正，其光彩照耀着重要官署之門。如果可以死而復生，我將與誰爲伍？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

穆寧（子）贊 質 員 賞　崔邠（弟）鄯 郾 鄲
竇群（兄）常 牟（弟）庠 鞏　李遜（弟）建　薛戎（弟）放

穆寧

穆寧，懷州河内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

寧清慎剛正，重交游，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禄山始叛，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説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采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禄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采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

穆寧，懷州河内人。父親穆元休，以文學著名，撰有《洪範外傳》十篇，開元年間進獻給朝廷，玄宗賞賜布帛給他，并授任偃師縣丞、安陽令。

穆寧清廉慎重剛强正直，看重結交朋友，以氣節自任。年輕時因考中明經科而遷調授任鹽山尉。這時，安禄山開始叛亂，僞政權委任劉道玄爲景城守。穆寧首倡大義起兵進行對抗，將劉道玄予以斬首，并傳遞檄文給各州縣，當時響應的人很多。賊將史思明前來侵犯穆寧所在的州縣，穆寧便以代理東光令身份率兵抵抗。史思明派遣使者勸説誘降，穆寧當即殺了那使者。當地人害怕叛賊怨恨太深再派大部隊侵犯，就解除了穆寧的兵權及代理東光縣令的職務。起初，穆寧隨行采訪使到各地考察，曾經路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在私下交談中估計安禄山會叛亂。到這時，顏真卿也倡導大義，發動平原士卒來抵抗安禄山。正巧穆寧暗中派使者送書信給顏真卿説："夫子爲衛君嗎?"再没有寫别的話語。顏真卿接到信後大喜，因而上奏薦任他爲大理評事、河北采訪支使。穆寧將長子托付給同母弟説："任你帶我這兒子到哪裏去，衹要不斷絶後嗣就行，我没有什麽可牽挂的了。"接着來到平原對顏真卿説："祖先已經有繼嗣的人了！古代人所説的死有輕於鴻毛者，我穆寧就是，希望能幫助您平定危難。"顏真卿鄭重地答應了。在這以後，因穆寧

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有的謀劃未能付諸實施，顏真卿被迫匆忙放棄平原郡城，夜裏渡過河水而向南走，到鳳翔去拜見肅宗。肅宗皇帝詢問抵抗叛賊的情況，顏真卿說："臣没有采納穆寧的建議，導致功業未能完成。"肅宗驚奇這話，就派人乘驛馬快召穆寧入朝，打算委任他重要的職務。恰巧顏真卿因直言上奏違犯皇帝的旨意，委任穆寧事便停了下來。

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爲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爲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户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爲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税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絶。與寧夾淮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别駕薛彦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

上元二年，穆寧多次任官做到殿中侍御史，輔佐鹽鐵轉運使處理事務。副元帥李光弼正因軍糧跟不上發愁，有憎恨穆寧的人在李光弼面前誣陷説這與穆寧有關，李光弼便揚言要殺掉穆寧。穆寧直接抵達徐州進見李光弼，以大義來曉諭，始終也不屈服。李光弼很器重他，穆寧得以繼續擔任其職。寶應初年，轉任侍御史，出任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第二年，升任户部員外郎。時間不長，晋升官位兼御史中丞，任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年，加授庫部郎中。這時河水運受阻，運輸糧餉要由漢水、沔水經商山再抵達京城。朝廷選擇鎮守夏口的人，下詔讓穆寧任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并賜給金魚帶紫朝服。當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財横暴不守法規，設置防守士卒來徵收商人税錢，又放縱士卒搶劫掠奪，導致來往行人幾乎斷絶。李忠臣的轄地和穆寧祇有一條淮河相隔，由於他害怕穆寧的威名，搶劫掠奪之事也停止了。沔州别駕薛彦偉因事違犯了皇上的旨意，他便用杖責打薛彦偉而致其死亡。穆寧因此獲罪貶爲虔州司馬，再貶爲昭州平集尉。

大曆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户，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户。寧子贊，守闕三年告冤，詔遣御史按覆，而人户增倍，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强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

大曆四年，朝廷起用穆寧任監察御史，使他主持淄青一帶的轉運留後事務。隔了一年，改任檢校司封郎中、兼任侍御史，主持江西一帶的轉運留後事務。第二年，拜授檢校秘書少監，兼任和州刺史，他在和州有好的治理政績。没過多長時間，被罷免官職。代替穆寧而任和州刺史的人用天寶時的户口册與現存的户口數進行對比，以逃户太多來誣告他，因此又被貶任爲泉州司户。穆寧的兒子穆贊，在京城住了三年爲父親申訴冤情，皇帝下詔叫御史審查核實，發現户口没有減少反而是倍增，於是下詔召穆寧入朝任太子右諭

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强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

德。穆寧性情剛毅不能事奉權貴，掌權的人認爲他不依附自己，而且害怕他難於制服，所以將他安置在閑散的官位上。穆寧因不得志而緘口不說話，他認爲："時世不容我，我也不曲從時世，這不是我進取的時候，就此退隱吧！"隨後以有病爲藉口居住家中，請了好幾次假而且都長達近百天。親戚朋友强勸他，這纔又參加了一次朝會。皇上在奉天，穆寧到行在所，被拜授爲秘書少監。興元初年，改任太子右庶子。德宗返回京城，穆寧說："可以實行我的志向了。"於是上書稱病請求免去官職返回東都。貞元六年，他以秘書監退休。

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慎無爲諂，吾之志也。"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

穆寧喜好學習，善於教育諸子，治家以嚴著稱。事奉寡姊以孝悌聞名。他爲人通達能體察天命，有病不曾服用藥物。每每告誡諸子說："我聽說君子事奉親人，修養志趣爲大，就是要行正直之道。千萬不要做巴結奉承之事，這是我所希望的。"貞元十年十月穆寧去世，終年七十九歲。

四子：贊、質、員、賞。

穆寧有四個兒子：穆贊、穆質、穆員、穆賞。

穆贊　穆質　穆員　穆賞

贊，字相明，釋褐爲濟源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户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

穆贊，字相明，出仕任濟源主簿。當時父親穆寧任和州刺史，因剛强正直不屈服於觀察處置使，遂遭讒言誣陷，被貶任爲泉州司户參軍。穆贊奔赴京城，哭着申訴冤情，皇帝下詔叫御史審查核實，穆寧終於得以昭雪。皇帝的詔書說："好兒子爲父親申冤，御史奉行君命稱職，楚劍不會衝到牛斗星，秦臺自會洗其塵埃。"穆贊也因此而知名。後屢經升遷任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任侍御史，以侍御史在東都任職。

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參、佋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

當時陝州觀察使盧岳之妾裴氏，她也生有兒子，盧岳的妻子没給裴氏所生的兒子分財産，裴氏狀告到官府，穆贊審訊這事。御史中丞盧佋協助他辦理此案，叫給裴氏治以重罪，穆贊主持公道不答應。宰相竇參和盧佋關係友好，竇參、盧佋都有權勢，憎恨穆贊因小事而不聽指使，就把穆贊投入獄中。侍御史杜倫迎合竇參、盧佋的意圖，誣告説穆贊接受了裴氏的金錢，又用屈打成招的辦法促成冤獄，形勢非常危急。穆贊的弟弟

參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奸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穆賞，快馬趕到京城，敲響登聞鼓來訴冤。皇帝下詔叫三司使重新審理，結果没有憑證，穆贊被外任爲郴州刺史。竇參失敗，徵穆贊入朝授任刑部郎中。因按次序回答提問，德宗賞識他的才能，提拔他爲御史中丞。此時裴延齡掌管度支事務，以奸詐欺騙而倍受恩寵。他部下有個貪污受賄的屬吏，穆贊審理時那屬吏承認自己有罪，裴延齡請他枉法放出那屬吏，穆贊再三堅持決不答應，并列舉那屬吏的罪狀奏報朝廷。裴延齡誣諂説穆贊不公平，因而被貶爲饒州别駕。他後來爲母親守喪，二次轉任爲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授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宣歙觀察使，他所到之處都有治理聲譽。永貞元年十一月穆贊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工部尚書。

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孝謹。

穆贊與弟弟穆質、穆員、穆賞以守家法有品行和才能而爲士大夫所仰慕。穆贊官位顯達時，父母還都在世，家法清峻嚴整。穆贊兄弟聽從父母的使唤，若有違失和家僮奴僕一樣受到笞打責罰，穆贊最爲孝敬。

質强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户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决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决。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内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閤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悦，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未幾卒。

穆質剛强正直，應試制策科被録入第三等，他所逐條對答的言辭，至今仍在流傳。穆質從任補闕到任給事中，對朝廷政令的得與失，没有不率先論奏和勸諫的。元和初年，掌賦使院多次擅自拘禁百姓，而且有用笞責打百姓直到打死的情况。穆質於是上奏説鹽鐵轉運司要處决因私營鹽而被拘禁的囚犯，必須和所在州府長官一起監督執行。從此刑罰和罪名整齊一致。憲宗因王承宗叛亂，任用宦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穆質帶領同僚低首曲背站在朝堂上奏議論，并説自古以來没有以宦官爲將帥的事情。皇上雖改换了吐突承璀的任職名稱，但心裹很不高興，不久改任穆質爲太子左庶子。五年，因他和楊憑友好而受到牽連，出任開州刺史，時間不長便去世了。

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

穆員擅長文辭，崇尚節義，杜亞任東都留守時，徵用他到幕府任從事、檢校員外郎。穆員早年去世，有文集十卷。

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

穆質兄弟都有好名聲而且平和純樸，世人用“滋味”品評他們：穆贊俗雅但很得體如乳製的酪，穆質美好而且深厚如酥，穆員如醍醐一類美

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酒，穆賞如乳腐一類食品。近代士大夫談論家法的，認爲穆氏最值得稱道。

崔邠

崔邠，字處仁，清河 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

崔邠，字處仁，清河 武城人。祖父崔結，父親崔倕，官位都很低微。

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爲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爲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

崔邠早早中了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貞元年間授任渭南尉。後升任拾遺、補闕。崔邠曾上疏議論裴延齡，因而被當時的人所器重。他由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職升遷到中書舍人，前後經歷了七年時間。後又代理吏部選事。第二年，任禮部侍郎，轉任吏部侍郎，賜給金魚帶紫朝服。

邠温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爲相，病難於承答，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逢者回騎避之，衢路以爲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

崔邠温和寬宏深沉穩重，尤其看重清廉節儉，皇上也器重他。裴垍打算引薦他爲宰相，因有病難於承旨對答，此事最終没成。崔邠兄弟同時參加朝會的有四人，他們特别以孝敬和睦聞名。後來崔邠改任太常卿，主持吏部尚書銓選事務。舊例，太常卿初上任，要在官署檢閱四部樂，任憑人們觀賞。崔邠從自家宅第脱去帽子親自引導着母親的車子，高官重臣與他相遇的都引開車子避到路邊，沿路上的人都非常羡慕。爲母親守喪，一年多後崔邠去世，時間是元和十年三月，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文簡。

弟鄯、郾、鄲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彦融，皆登進士第，歷位臺閣。

崔邠有弟弟崔鄯、崔郾、崔鄲等共六人。兒子崔璀、崔璜，及崔璀的兒子崔彦融，都是進士及第，在中樞機構擔任官職。

崔鄯

鄯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閥望，爲時名德。鄯大和九年冬，爲左金吾大將軍，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

崔鄯年輕時有文學，進士及第。元和年間，歷任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由太子詹事一職拜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崔鄯兄弟六人，出仕而官都做到三品。崔邠、崔郾、崔鄲三人，先後都主持過科舉考試，掌管選才授官事務。崔氏一家有豪門世族的名望，是當時的德高望重者。崔鄯於大和九年冬，擔任左金吾大將軍，没有病而突然死亡。不到十天便發生了李訓、鄭注之亂，這次叛亂是從負責皇帝大臣警衛和安全的武官開始的，君子這纔知道崔鄯的死亡，是對崔氏長期積德行善的回報。崔鄯被追贈爲禮部尚書。

子瑄。

崔鄯的兒子崔瑄。

崔鄲

鄲，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爲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資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静默耳。居内憂，釋服爲吏部員外。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爲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爲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鄲爲詳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鄲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游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

崔鄲，字廣略，登進士第，書判考核合格，授任集賢殿校書郎。皇帝三次下詔讓他入朝，授任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崔鄲天資俊秀奇偉，神情深沉文雅，瞭解他的人非常喜歡他，始終都不想與他分開，但不瞭解他的人以爲他高傲拘謹罷了。爲母親守喪，期滿後除去喪服任吏部員外郎。在任時奸邪之吏不敢欺騙他，孤寒無援的人也不曾有滯留的，選才授官公允，爲當時人所稱頌。後經二次升遷任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任禮儀詳定使，挑選當時精通禮學的人一起共事，崔鄲被選中任詳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升任諫議大夫。穆宗即位，沉溺於打獵飲酒之中，經常很晚纔臨朝聽政。崔鄲與同僚鄭覃等在延英殿直言勸諫，穆宗很贊賞他，打獵活動也逐漸減少。長慶年間，崔鄲轉任給事中。

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鄲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慚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釴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鄲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

敬宗即位，崔鄲被選爲侍講學士，轉任中書舍人。進入思政殿謝恩時，崔鄲上奏説："陛下任用臣爲侍講學士，半年多來，不曾問過臣一句經文的意思。如今蒙恩轉任改職，確實爲尸位素餐而慚愧，也有愧於陛下您的厚恩。"敬宗説："朕在軍政大事稍閑時，即當請教。"高釴説："陛下本意雖樂於請教，既然不曾接待儒士，天下的人們，又怎知陛下您尊師重道呢?"皇帝深感内疚，并賜給他彩色的絲織品。崔鄲退下後和同僚高重摘録《六經》中的精言要義，按事分門别類，共十卷，取名叫《諸經纂要》，希望便於皇帝閲覽。皇上贊揚他們，賜給他們彩色的絲織品二百匹、銀質器具等物品。

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閲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爲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爲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鄲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黄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所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常

這一年，崔鄲轉任禮部侍郎，在東都考試舉人。他前後掌管考試舉人兩年，公平用心閲試，鑒賞提拔有才能的人，所選拔的人没有不是名士的，到大中、咸通的時代，他們當中成爲宰相和名臣的有十多人。出任陝州觀察使。舊時弊政之一就是在上交朝廷的賦税不足時，削減官吏的俸禄來補足數額，一年多達八十萬錢，崔鄲則用觀察使的日常費用替代不足的數額。任職二年，政績傳到朝廷，升任鄂岳安黄等州觀察使。又過了五年，升任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所到之處他

貫一死罪。江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德。

都是施用寬惠政令來安定疲乏的百姓。等到在鄂渚任官，則用嚴法重刑進行治理，不曾赦免一個死罪。江湖之間，强盗賊人聚集，而且製造蒙衝小戰艦，在上下千里的水面上横行，崔郾上任一個月後將群盗全部捕獲。他前後三次任節帥，遵守成規清廉少事，財物有餘，百姓安寧。開成元年崔郾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德。

郾與兄邠、弟鄲等皆有令譽。而郾疏財恢廓，昆仲所不及。

崔郾和哥哥崔邠、弟弟崔鄲等都有好名聲。而崔郾的輕財寬容，是兄弟們所不及的。

子瑶、瓌、瑾、珮、璆。瑶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爲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璆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

崔郾的兒子崔瑶、崔瓌、崔瑾、崔珮、崔璆。崔瑶在大和三年考中進士，出仕而在藩鎮幕府任職，召入朝廷任職後，屢經升遷官做到中書舍人。大中六年，主持科舉考試事務，隨後拜授禮部侍郎，出任浙西觀察使。後又升任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死在官任上。崔瓌、崔珮、崔璆官也做到郎官、給事中和諫議大夫一類職位。崔瑾在大中十年登進士第，多次在藩鎮幕府任職，歷任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主持科舉考試事務，選才授官頗爲得人。不久拜授禮部侍郎，出任湖南觀察使。

崔鄲

鄲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

崔鄲登進士第，多次升遷任監察御史，三次遷任爲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轉任中書舍人。六年，被免去翰林學士職務。八年，任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又暫時掌管禮部事務，後正式拜授兵部侍郎，并以本官主持吏部在東都的選才授官事務。

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摭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别?"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鄲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爲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

文宗勤於政事，時常憎恨選才授官機關有訛詐弊端，在延英殿對宰相説："吏部選拔人才很不精當，怎樣纔能選取真才實學并不再有濫入者，是否能改革改革呢?"李石答道："令和録一級官吏可以商量，其他官暫且應當遵循舊例。"皇上説："遵循舊例就像分配官職一樣，賢與不賢怎麽區别呢?"皇帝將掌管文武官吏選授考課的吏部和兵部尚書、侍郎召來并對他們説："你們近來選取令、録一級官吏，是如何擬定官職的?"崔鄲回答説："資歷次第相當的，詢問他們的治理之術，然後根據可否進行擬定。"皇帝説：

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按照資歷應當得到，但才能低下的怎樣授官?"回答說："授予邊遠地方閑散的官職。"皇帝說："若用不才之人治理邊遠地方的百姓，那麼百姓的疾苦就可想而知了。朝廷要求治理整個天下，地方遠近都須有適當的人才。如果他們没有才能，百姓就要受到傷害了。"

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爲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禄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鄲弟兄素善。鄲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

不久崔鄲被授任爲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任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召入任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加授中書侍郎、銀青光禄大夫。會昌初年，李德裕掌權，他和崔鄲弟兄們一直關係很好。崔鄲擔任宰相多年，又歷任藩鎮節帥、太子師保，後來去世。

竇群 竇常

竇群，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

竇群，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父竇亶，做過同昌郡司馬。父親竇叔向，以擅長寫詩著稱，代宗朝，官做到左拾遺。

群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唯群獨爲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爲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群。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秘書監張薦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爲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爲侍御史。

竇群的哥哥竇常、竇牟，弟弟竇鞏，都登進士第，惟獨竇群一人未做過官，隱居在毗陵，以氣節操守聞名。等到母親去世，他咬掉自己一根手指放在棺材裏，而且還在墓旁築小屋居住直到服喪期滿。後來崔群跟着啖助的門人盧庇學習《春秋》，著書三十四卷，書名叫《史記名臣疏》。貞元年間，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科舉薦他應試制科，并獻上他所撰著的書，朝廷没有答覆。等到韋夏卿入朝任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入朝謝恩那天，趁着對答又推薦竇群。竇群這纔被徵入朝廷拜授左拾遺，升任侍御史，充任入蕃使秘書監張薦的判官。竇群藉入朝答對之機，上奏說："陛下即位二十年，臣自平民纔提拔爲拾遺，這是多麼艱難的晋升。如今陛下以二十年艱難晋升之臣，委任爲和蕃判官，這又是何等容易啊?"德宗驚奇他這樣説，便將他留在朝廷，再次授任他爲侍御史。

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群，群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群官，韋執誼止之。群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群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

王叔文的同黨柳宗元、劉禹錫都輕視竇群，竇群也不附和他們。王叔文一夥中有人議論要降竇群的官職，被韋執誼給制止了。竇群曾去謁見王叔文，王叔文命令手下人撤掉榻座後讓他進來，竇群拱手對王叔文說："凡事有不可預知

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

的。”王叔文說：“怎麼說?”竇群說：“去年李實靠着恩寵依仗權貴，威震一時，那時您也徘徊路旁，衹是江南一個小吏罷了。如今您已處在李實當年那樣的興盛之勢上，又怎能不考慮路旁還有和您當年一樣的人呢?”王叔文雖驚奇竇群的話，但到底還是不重用他。

憲宗即位，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既謁見，群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爲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群代己爲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羊、吕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

憲宗即位，竇群轉任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并掌管御史臺雜事，出任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一直知道他的名聲，謁見以後，竇群言辭激切，于頔很高興，上奏讓他留下來充任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給紫衣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都親近器重他，召他入朝授任吏部郎中。武元衡任宰相，推薦竇群代替自己任御史中丞。竇群上奏舉薦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諤任御史，李吉甫認爲羊士諤、吕温輕薄浮躁，壓下任命之事好多天不下達，竇群等因此而憤怒并且怨恨李吉甫。

三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僞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面訊之，立辯其僞。憲宗怒，將誅群等，吉甫救之，出爲湖南觀察使。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險作亂，群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

三年八月，李吉甫被免去宰相職位，出京鎮守淮南，竇群等想趁着李吉甫失去恩寵之機而排擠他。李吉甫曾召引術士陳登并讓他住宿在自己的安邑里宅第，第二天，竇群便命令屬吏拘捕陳登而且進行拷問審訊，僞言編造説李吉甫有不可告人的陰謀，還秘密報告給皇帝。皇帝召陳登前來并當面審問，馬上辨明其中有假。憲宗發怒，要誅殺竇群等人，李吉甫出面救了他們，竇群被外任爲湖南觀察使。幾天後，改任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任官時遇上大水冲壞城郭，他重新修築黔州城，在修築中徵調并督促溪洞諸蠻參加，由於期限催得太急，於是，辰、錦生蠻依據險地作亂，竇群出兵討伐而未能平定。六年九月，被貶任爲開州刺史。竇群在開州停了二年，後又改任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

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群性狠戾，頗復恩仇，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云欲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

九年，皇帝下詔讓他回朝，走到衡州病逝，終年五十歲。竇群性情凶狠狂暴，特能計較恩仇，遇事不顧生死，這次被徵入朝，傳説是要重用他，因此人們都很恐懼，聽説他死了這纔安下心來。

二子：謙餘、審餘。

竇群有兩個兒子：竇謙餘、竇審餘。

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

竇群的哥哥竇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

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爲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爲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爲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爲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爲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爲國子祭酒，求致仕。寶曆元年卒，時年七十。

子弘餘，會昌中爲黄州刺史。

竇牟

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爲留守判官。入爲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

子周餘，大中年秘書監。

竇庠

牟弟庠，字冑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皋出鎮武昌，辟爲推官。皋移鎮浙西，奏庠爲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爲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

子繇、載。

竇鞏

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爲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 薛平又辟爲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勛員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爲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稹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爲時所賞重。性温雅，多不

士第，居住在廣陵的柳楊。他構築廬舍種植樹木，不求苟且進取，以講學著書爲事業，前後二十年不出仕做官。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聽説他賢能，派人前去致意聘請，徵用他爲掌書記，他没有就任。這一年，杜佑鎮守淮南，上奏舉薦授任他校書郎，任節度使幕府參謀。元和六年，竇常由湖南判官召入朝廷授任侍御史，轉任水部員外郎。出任朗州刺史，歷任固陵、潯陽、臨川三處刺史。召入朝廷授任國子祭酒，後上書請求退休。寶曆元年竇常去世，終年七十歲。

竇常的兒子竇弘餘，會昌年間任黄州刺史。

竇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後歷任河陽、昭義節度使幕府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紅色朝服，再次出任東都留守判官。召入朝廷授任都官郎中，出任澤州刺史，召入朝授任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竇牟的兒子竇周餘，大中年間任秘書監。

竇牟的弟弟竇庠，字冑卿，出仕任國子監主簿。吏部侍郎韓皋出京鎮守武昌，徵用他爲推官。韓皋遷任而鎮守浙西，上奏舉薦竇庠任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改任澤州刺史。又任宣歙觀察副使，後朝廷授任他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任信、婺二州刺史。竇庠去世時六十三歲。

竇庠的兒子竇繇、竇載。

竇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守滑州，徵用他爲幕府從事。袁滋遷到荆、襄二藩鎮任節帥，他都跟隨着袁滋在幕府擔任掌書記之職。平盧 薛平又徵用他爲副使。召入朝廷，拜授侍御史，歷任司勛員外郎、刑部郎中。元稹爲浙東觀察使時，上奏舉薦他任觀察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給金魚帶和紫朝服。元稹遷任而鎮守武昌，竇鞏又隨從他一起前往。竇鞏能作五言詩，在兄弟之中，和竇牟的詩都被

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爲“囁嚅翁”。終于鄂渚，時年六十。

當時人所賞識推重。竇鞏性情温和文雅，時常不愛發表自己的主張，士大夫及友人談話或議論的時候，他唇舌在動却不發言，白居易等人稱他是“囁嚅翁”。竇鞏後來死在鄂渚，終年六十歲。

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

竇鞏有六個兒子，竇景餘、竇師裕最知名。

李遜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别駕。世寓於荆州之石首。

李遜，字友道，是後魏申公李發的後代，對於趙郡李姓一族來講是申公的一支。曾祖李進德，做過太子中允。祖父李珍玉，做過昌明令。父親李震，做過雅州别駕。李家世代寄居在荆州的石首。

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旨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

李遜進士及第，被徵用到襄陽幕府任掌書記，又在湖南幕府任從事，主持留後事務而行使節帥職權時，很有聲望政績，多次授任爲池、濠二州刺史。先前，濠州的都將楊騰苛刻士卒，濠州士卒三千人謀劃準備殺死楊騰。楊騰知道這消息後，逃到揚州，但他的家屬全部遇害。濠州士卒還不能自行收斂，因而到處掠奪搶劫。等李遜到濠州任刺史時，餘亂還未平息，他一步一步地來到亂兵中間，爲他們陳述逆順利害的形勢，結果衆士卒都放下武器請罪，濠州這纔安寧下來。觀察使要求在固定的限額外徵發徭役，他一概不聽從。召入拜授虞部郎中。

元和初，出爲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吴詵，政以所鎮實壓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强爲己任，故所至稱理。

元和初年，李遜出任衢州刺史。因爲政績突出，升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前，貞元初年，皇甫政鎮守浙東。當時福建發生兵變，驅逐觀察使吴詵，皇甫政認爲自己所鎮守的地方緊靠着閩境，上奏請求暫時增兵三千，等到叛賊平定後遣散。叛賊平定已近三十年了，但當年所增之兵依舊還在。李遜上任幾天後，列舉此事并上奏請求遣散所增之兵。李遜爲政以平均貧富、扶弱抑强爲己任，所以所到之處都有好的聲望。

九年，入爲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群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群臣敷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顔、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户部侍

九年，李遜被召入朝授任給事中。他因舊時規定單日爲皇上親自治事對答群臣的時間，因而上奏議論説：“事奉君主的道義，是有違犯也不隱瞞。陳述真誠忠言，不必選擇時辰。如今群臣陳述建議或上奏，一定得等到單日纔行，這樣臣下看到皇帝、進獻對事物的判斷和建議一年能有

郎。

多少次?”憲宗稱贊他的建議，并答應不用再選擇時日上奏對答了。不久升任户部侍郎。

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吴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隸唐州，三郡别爲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時遜代嚴綬鎮襄陽，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既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霞寓代綬將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隸于霞寓。軍士家口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多捨霞寓亡歸。既而霞寓爲賊所敗，乃移過于遜，言供饋不時。霞寓本出禁軍，内官皆佐之。既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霞寓軍，所以致敗。上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爲恩王傅。

元和十年，李遜被授任爲襄州刺史，充任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以前管轄八個州，唐州、鄧州、隋州也在其管轄之中。這時正討伐吴元濟，朝廷議論認爲唐州、蔡州彼此相連，於是使鄧州隸屬唐州，而在這三個州另立節度使，讓高霞寓任節度使管理這裏，專門等着攻打和討伐吴元濟。李遜以其他五州的賦税作爲高霞寓的軍糧。當時李遜代替嚴綬鎮守襄陽，嚴綬帶領八州士卒在唐州討伐叛賊。隨後嚴綬因無功被免去兵權，朝廷命令高霞寓代替嚴綬在唐州領兵，那些襄陽士卒便隸屬高霞寓。軍中士卒的家人在襄州的，李遜從厚撫慰，所以士卒大多離開高霞寓而逃回。隨後高霞寓被叛賊打敗，他竟歸罪於李遜，説是軍糧供應不及時。高霞寓本來出自禁軍，所以宦官都幫他説話。高霞寓被貶官後，宦官都説李遜阻撓高霞寓的軍政，所以造成交戰失敗。皇上令宦官到襄州探聽審察誰是誰非，宦官上奏説李遜不對，於是被降職并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後來再降職爲恩王傅。

十三年，李師道效順，命遜爲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詔意動，即請效順，旋爲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新罹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悦。

十三年，李師道想歸順朝廷，朝廷叫李遜任左散騎常侍，快馬兼程趕赴東平傳朝廷旨意給李師道。李師道接到詔書後心動了，馬上請求歸順，隨即又被他的部下所迷惑而中止了。李遜返回朝廷，没過多久，被授任爲京兆尹，後改任國子祭酒。十四年，拜授許州刺史，充任忠武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這時候，剛剛經歷了戰亂，要迅速恢復安寧還有一定難度。等到李遜上任，召集全軍并和他們約法三章，還向他們表示要賞罰必信，并建立了數百言的號令，士卒都感動喜悦。

長慶元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改刑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長慶元年，幽州、鎮州相繼叛亂，李遜請求親自率兵討伐叛賊，朝廷没有允許，衹命令他率領一萬士卒，前往行營會合。李遜接到詔書，當天就率兵出發，所以比其他軍先到行營，由於這個緣故進位檢校吏部尚書。不久改任鳳翔節度使，走到京城，因病上書請求退休，改任刑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李遜去世，終年六十三歲，穆

宗下令停止朝會一天，追贈他爲右僕射。

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并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爲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謚曰恭肅。造早卒。

李遜自幼喪親，寄居在江陵，和弟弟李建，都安於貧苦，靠節衣縮食度日，但講論研習不知疲倦。李遜的哥哥李造，知道兩個弟弟賢能，整天爲他們謀求資助，以成就他們的志向事業。李建比李遜早一年去世。兄弟二人一起到達顯貴之位，士人君子贊美他們。李遜的謚號叫恭肅。李造早年去世。

李建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爲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爲御史大夫，奏爲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爲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托，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爲刑部。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

李建，字杓直，家中向來清貧，没有舊業。李建和哥哥李造、李遜在荆南靠從事農業生産來自我養活，并且嗜學好文。李建進士及第，被授任爲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聽説他的名聲，任用他爲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因事故被免去翰林學士，降職爲詹事府司直。高郢任御史大夫，上奏舉薦他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兵部郎中、參與起草詔令。李建自認爲起草詔書構思遲鈍，不願擔任文翰一類官職，因而改任京兆尹。他與宰相韋貫之關係友好，韋貫之被免去宰相後，李建也出京任澧州刺史。後徵入朝拜授太常少卿，不久以本官主持禮部的科舉考試事務。李建在任時取捨人才不當，又惑於請托，所以這一年所選的士人不精，因此被朝廷處分而罰没俸料錢。第二年，授任禮部侍郎，最終因人們對他有不滿情緒，改任刑部侍郎。李建名聲地位雖顯貴，但仍以清廉儉約自處，居家不修理房舍，士人朋友都推重他。長慶二年二月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子：訥、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李建有三個兒子：李訥、李恪、李朴。李訥最知名，官做到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中 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爲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留署職，府罷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爲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

薛戎，字元夫，河中 寶鼎人。薛戎年輕時有學術，不求聞達，居住在毗陵的陽羨山，直到四十多歲，也不改變這種節操。江西觀察使李衡徵召他到幕府任從事，使者往返三次他纔答應下來。前任宰相齊映替代李衡後，又留他在幕府任職，齊映離職後他又返回山中隱居。福建觀察使柳冕上表舉薦他任從事，數月後，轉任殿中侍御史。

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

恰巧泉州刺史位置空缺，柳冕署任薛戎暫時

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總以其道直爲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别駕。冕附會權勢，欲構成總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總無辜，不從冕意，别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厢從容而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總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摇。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

代理泉州事務。當時，姚南仲任鄭滑節度使，從事馬總因行事正直被監軍使上奏誣陷，貶爲泉州别駕。柳冕附和權勢，想捏造出馬總的罪狀，便讓薛戎審問而枉法編織罪名。薛戎認爲馬總無罪，不曲從柳冕的旨意，還另外上書説明事實。薛戎從泉州回來，柳冕在衙門怒氣衝衝地接見賓客。薛戎於是由東厢房從容進入衙門。柳冕估計不能使薛戎屈服，於是慢慢起身相見，一個拱手禮後便退下了。柳冕又編造事實并上報説薛戎有罪，并把薛戎拘禁在佛寺中，還派士兵將佛寺圍住，任憑他們去肆意凌辱薛戎，如此持續了數月之久，引誘和命令薛戎給馬總編造罪狀。薛戎的心志始終如一，直到末了也不動摇。杜佑鎮守淮南，得知薛戎被冤枉，於是將薛戎的奏章遞給朝廷，并寫信曉諭柳冕，薛戎這纔從危難中解脱出來，隨後便辭去官職寄居在江湖間。

後閻濟美爲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員外郎。出爲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虚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

後來閻濟美任福建觀察使，得知薛戎的全部事情後，上奏請他充任觀察副使。後來他又跟隨閻濟美遷任而鎮守浙東，改任侍御史，召入拜授刑部員外郎。出任河南令，多次改任爲衢、湖、常三州刺史，升任浙東觀察使。所到之處都因有政績而聞名。過了數年，因病辭去官職。長慶元年十月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薛戎謹言慎行崇尚儉約，不追求虚名。俸禄收入的多餘部分，全分發給宗族之人。身亡之後，没有人非議他。薛戎兄弟五人，小弟薛放最知名。

薛放

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縈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

薛放進士及第，性情端莊嚴肅少言語，對於是非之言不太在意。他多次在節帥幕府任職，處事幹練敏捷，官做到試大理評事，後被提拔爲右拾遺，轉任補闕，歷任水部、兵部二員外郎，升任兵部郎中。

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爲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

恰逢憲宗因皇太子好讀書，尋求正直之士輔導經義，薛放被選中而充任皇太子侍讀。等到穆宗繼嗣帝位，還未臨朝聽政時，薛放時常在其身邊，秘密參預機要政令。穆宗曾對薛放説："我剛繼承皇位，害怕不能勝任，先生您應當擔任宰相，以便匡正不當之處。"薛放叩頭説："臣確實平庸不才，獲寵而侍奉皇上，萬萬不敢玷污宰相

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部侍郎，職如故。

之位。輔佐之職，自有賢能來充任。"他的話語没有故意造作，都像這類言辭。穆宗很贊賞他的誠實，因而召他到思政殿對答，賜給金紫一類服飾，轉任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然没給他任命很高的官職，但恩寵顧遇更隆重了。後轉任刑部侍郎，依舊爲集賢學士。

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不可爲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判院事。

穆宗曾對侍臣說："朕要學習經史，先學什麽？"薛放回答說："經書，是先聖的至理之言，孔子所發明，都是天人的最高造詣，確實是萬代不可修改的經典。史書是記載前代成敗得失之事的，那些興亡的經驗教訓也足以借鑒，然而得失參半，没有固定的是非標準，所以不能與經書相比。"穆宗說："《六經》所崇尚的也不一致，立志學業的人士，頭髮都白了也未能全部精通，怎樣纔能得到其中的精髓？"薛放回答說："《論語》是《六經》的精華，《孝經》是人倫的根本，深究義理尋得精髓，真可說是聖人的至理之言了。所以漢朝首先設列《論語》學官，光武帝命令勇猛之士都學習《孝經》，玄宗又親自給《孝經》作注釋，都使得當時天下大治，四海安寧。原因在於人們知道孝敬仁慈，受此和睦氣氛的感化就能達到治理。"穆宗說："聖人把孝作爲最高的道德要義，確實是這樣啊！"薛放後來轉任兵部侍郎、禮部尚書，主持集賢院事務。

放閨門之内，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貧每不給贍，常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惟用清潔爲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曆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廢朝一日。

薛放在家門之内，尤其推崇孝敬和睦，薛家孤兒寡母一百口人，因財物貧乏往往不能供給生活所需，常常苦於俸禄微薄。薛放藉召入對答之機，懇求出京外任。當時正好節度使位置没有空缺，於是授任他爲觀察使。等到他以觀察使身份鎮守江西，衹用公正清廉來治理，當地的百姓，直至今天還懷念他。寶曆元年，薛放死在江西觀察使任上，皇帝下令停止朝會一天。

史臣曰：穆秘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岩，千丈勁節。而竇容州之敢決，如鷙鳥逐雀，英氣動人，岩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爲。如塤如篪，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

史臣曰：穆秘監的剛正不屈，如同寒松倚仗高岩，有千丈强勁的枝節。而竇容州的果敢決斷，如同鷙鳥捕捉小雀，有英武豪邁的氣概，隱居的處士之流，很少能如此。但是過分的奇異偏激違逆常情，君子是不會這樣做的。如同吹奏塤篪之類樂器一樣和諧，既很通達又不依附，這

戎、放之道義，元和已來，稱爲令族，宜哉！

種完美的士人品行，崔氏兄弟們都具有。李建、李遜的正直，薛戎、薛放的道義，元和以來，被人們稱頌爲有名望的家族，這是合適的啊！

贊曰：穆之贊、質，竇之常、群，迹參時傑，氣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贊曰：穆家的穆贊、穆質，竇家的竇常、竇群，他們的事迹可當作時代俊傑看待，爲人處事有豪邁的氣概。李遜、李建二人悠閑和諧，崔邠、崔鄯、崔郾、崔鄲四人濟濟成材。薛氏三門，是同甘共苦的兄弟。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六

于頔　韓弘（子）公武（弘弟）充 李質(附)　王智興（子）晏平 晏宰

于頔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爲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旨，時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

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粳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槥，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浚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爲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决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迹。掾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是周太師燕文公于謹的後代。于頔起初是靠父輩的功績而補任千牛，後調任華陰尉，黜陟使劉灣徵召他爲判官。後來又以櫟陽主簿代理監察御史，充任入蕃使判官。二次升任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任入西蕃計會使，奉行詔命能符合旨意，當時輿論認爲他有出使邊疆交涉應對的才能。

于頔歷任長安縣令、駕部郎中。還出任湖州刺史。因巡視境内屬縣而來到長城的方山，方山的下面有水叫西湖，是南朝時開鑿的，能澆灌田地三千頃，但淤塞荒廢已久。于頔下令叫人們興修堤塘來恢復灌溉，每年獲得種稻養魚之利，百姓賴此得以富足。湖州境内陸地狹窄，那些爲死者辦理喪事的人往往不掩埋死者的棺材，于頔在任時埋葬朽骨共十多處。改任蘇州刺史，他又疏通溝渠，整修道路，人們至今還依賴着它。吴地風俗是喜歡事奉鬼神，于頔憎恨不合禮制的祭祀荒廢生産，把那些不合禮制的神廟全部拆除，祇留下吴太伯、伍員等幾個廟。他雖然爲官治理有成績，但非常驕横殘暴，因怨恨以前的湖州舊尉，便授意别人施計謀用杖强行對其責打。觀察使王緯上奏議論此事，德宗没有追究。到後來于頔多次升遷，於是給王緯寫信説："一次蒙受不好的議論，反而三次改任官職。"于頔由大理卿升任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更加放肆地行威施虐。他對官吏每天都加以處罰，使大家恐懼得不敢稍稍移動一步。掾吏姚峴忍受不了他的虐

待，和他的弟弟在一起乘船來到河中，於是自己投水而死。

貞元十四年，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僩然專有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府比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頔事狀，亦無可奈何，但允順而已。頔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鄧州刺史元洪，頔誣以贓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爲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頔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頔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及敕下，頔怒已解，復奏請爲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頔以兵圍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頔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廷幾爲之旰食。

貞元十四年，于頔任襄州刺史，充任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襄州和蔡州相接，吳少誠叛亂，于頔率兵趕赴唐州，收復吳房、朗山縣，又在濯神溝打敗叛賊。於是擴大軍籍，招募戰士，武器盔甲堅固鋭利，便窺視漢南之地并企圖占有它。稍不合他意的人，都以軍法處治。他還上表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使大都督府的一切建置和鄆、魏相等。當時德宗正在姑息方鎮，聞知于頔的情況後，也無可奈何，衹是允許順從而已。于頔上奏請求的朝廷没有不順從的，於是他又公開聚斂，肆意殘暴殺戮，專門以欺上壓下爲務。當時元洪在鄧州任刺史，于頔上奏誣陷説他犯有貪污罪，朝廷不得已便把元洪流配到端州，并令宦官押送元洪前往配流地。元洪到隋州棗陽縣，于頔命令部將帶領數百士卒把元洪劫持到襄州，并將元洪拘留起來。奉命押送元洪的那位宦官逃回京城，德宗發怒，笞打宦官數十下。于頔又上表説朝廷對元洪的處罰太重，朝廷又派宦官景忠信宣旨慰諭，於是授任元洪吉州長史，元洪這纔獲得釋放而前往貶謫之地。于頔又憎恨判官薛正倫，奏請貶他爲峽州長史。等到貶謫薛正倫的敕令下達後，于頔又不生氣了，反而再次奏請以薛正倫爲判官，德宗全都順從了他的建議。薛正倫去世，尸體還没有埋葬，于頔便派兵包圍薛正倫的宅第，讓他的妾所生之子强娶薛正倫的正妻所生之女爲妻。于頔多次升官做到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不久在没有任何詔令旨意的情況下，擅自出兵占據南陽，朝廷幾乎爲此不得安寧。

及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册拜司空、平章事。

等到憲宗即位，威嚴整肅四方，于頔漸漸警戒恐懼。他讓第四子于季友請求娶公主爲妻，憲宗把長女永昌公主下嫁給了于季友。他的第二子于方多次規勸他回朝，于頔入京朝見，被册拜爲司空、平章事。

元和中，内官梁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厚，頔子敏與之游

元和年間，宦官梁守謙掌管樞密事務，很是招引權利之人。有個叫梁正言的人，勇於逐利，自己聲稱和梁守謙爲同宗而關係友好，于頔之子

處。正言取頔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效，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壁、家僮十餘人於内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爲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頔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南，負墻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没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并停見任。孔目官沈壁决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决殺。敏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虚并付京兆府决殺。

于敏與梁正言游玩往來。梁正言拿了于頔的錢財，説是要去賄賂梁守謙，替他謀求藩鎮節帥之任；長時間後没有結果，于敏便向梁正言索要錢財，於是引誘梁正言的僮僕出來，支解後扔到厠所。八年春天，于敏的家奴王再榮到銀臺門告發了此事，當天于頔的孔目官沈壁、家奴僮僕十多人被抓入内侍獄接受審訊。不久這些人被交付御史臺監獄看管，皇帝下詔叫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任三司使審問查辦此案，還令人到他家搜查死奴的尸體，結果罪證俱全。于頔領着兒子贊善大夫于正、駙馬都尉于季友，穿着日常便服并單人騎馬，準備前往皇帝所在的宫殿，在建福門等待處分。守門之吏不讓他們進去，他們後退到街南，背墻而立，又派人進獻奏表。閤門使以没有人引導爲由不予接受，太陽已落他們這纔返回。第二天，他們又在建福門等待處分，宰相傳令讓他們返回宅第，貶于頔爲恩王傅。于敏被長期流放雷州，并身帶刑具前往流放地。殿中少監、駙馬都尉于季友被削掉兩任官階，命令他在家反省。左贊善大夫于正、秘書丞于方都停止現任官。孔目官沈壁被責打四十下，流放封州。家奴犀牛和劉幹一起聯手殺人，應交給京兆府處死。于敏走到商山又被賜死，梁正言、僧人鑒虚一起交給京兆府處决。

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頔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右丞張正甫封敕請還本謚。右補闕高釴上疏論之曰：

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

于頔，於這一年十月，改任太子賓客。十年，官軍討伐淮、蔡，各藩鎮貢獻財物資助官軍，于頔進獻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條，皇帝下詔不予接受，又退還給了他。十三年，于頔上表請求退休，宰相擬議任他爲太子少保，皇帝親筆改爲太子賓客。這一年八月去世，追贈太保，謚號“厲”。于頔的兒子于季友隨穆宗在苑中打獵，向穆宗訴説了不滿之情，穆宗便賜給他謚號“思”。右丞張正甫緘封退還敕書請求恢復原來的謚號。右補闕高釴上疏議論此事説：

謚號，是用來懲惡勸善，斥惡獎善的，讓忠臣義士知道努力，亂臣賊子知道害怕。雖然在世時竊取官位，但死後追加惡的謚號，目的是懲戒殘暴酷虐，表示要除惡揚善的。孔子修撰《春秋》，亂臣賊子恐懼，就

蓋爲此也。垂範如此而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李愬勛臣節將，陛下寵其勳勞，賜其爵禄、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凶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徼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之"繆厲"，以沮凶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則是于頔生爲奸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爲"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

是因爲這一點。留有這樣的示範還不能挽救，更何況又毁壞典章禮法呢？臣聽説這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的。李愬是有功的節帥，陛下尊重他的功勛勞績，賜給他官爵俸禄、車馬服飾、宅第這都可以，但若因他而擾亂朝廷典章禮法，那將用什麽懲惡揚善呢？孔子説：祇有等級稱號和車服儀制，不可以隨意借給别人。等級稱號和車服儀制，是君主所掌管的，如果將此隨意借給别人，那政權就讓給别人了，政權没有了那國家跟着就滅亡了。于頔近來鎮守襄、漢，殺戮無罪之人，恣意横行凶惡殘暴。他出兵襄、鄧，威脅朝廷，擅自留下被朝廷下令貶逐的官吏，攔截皇帝所派的使者。當先朝皇帝即位之初，着重要使不忠順之人安心，以此來安定天下，他便避免了懲罰和誅殺，得以保全軀體而死，確實應當追加謚號"繆厲"，以懲戒凶邪；怎能枉法給他加上美名，把恩惠施給爲非作歹的人？如果這樣，那麽就是于頔活着時爲奸臣，死後享有美好的謚號，臣私下恐怕天下有識之士，説是聖朝没有人了，纔有這種是非顛倒。請求趕快追回先前的詔書，就依照太常寺所擬謚號叫"厲"，使朝廷典章不受損壞，國家章法完美無缺。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疏曰：

古之聖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寵逾紱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頔頃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爲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爲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爲"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大啓徼倖。且如頔之不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上疏説：

古代聖王創立謚法，目的在於彰明善惡、垂示勸誡。使一字之褒，其賞高於高官顯位；一字之貶，其辱超過暴尸街頭。這是國家的典章禮法，也是陛下勸善懲惡的大柄。于頔近來擁有節帥之權，肆意横行暴虐，人和神共同憤怒，法令也不能容忍。他擅自出動全軍，越分妄爲而胡亂出兵征討，欺凌侮辱朝廷派的使者，擅自留下皇上制書所定的囚犯，殺戮無辜之人，徵收没有限度，所以臣給他定謚號爲厲。如今陛下不忍心，改賜謚號爲"思"，雖然是出於聖上恩慈之意，但事實上對聖上的政令有害。私下以爲陛下自從臨朝聽政，勉勵人們建立功勛，聽到善言趕緊順從，采納諫諍不知疲

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頔者衆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例，則甫之爲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頔况之，恐非倫類。如以頔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覲，兩使絶域，可以贖論。夫傷物害人，剥下奉上，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憊征，瘡痏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程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僥倖路絶，則天下幸甚。

倦。何况現在纔是統治天下的開始，這時應以慎重執法來建立名聲，一旦對不法之人留有恩惠，那就會使僥幸之人大興。况且如于頔這樣的不法之徒，若陛下不忍心懲罰他，臣害怕以後像于頔這樣的不逞之徒多起來，死後援引于頔爲例，陛下將怎麽處理？這樣前面有恩寵曲從，而後面就有弊端産生。如果説有李吉甫改賜謚號的先例，那麽李吉甫爲宰相，他有犯上殺人之罪嗎？把于頔和李吉甫相比，恐怕是不倫不類。如果認爲于頔曾進獻財物資助國家，改正過失前來入京朝見，兩次出使邊遠地方，可以以贖罪論處。但他傷物害人，盤剥下民供奉上面，運用賄賂以求寵幸，這些可是尤其不能助長的。自從兩河駐兵以來，至今已有七十年，官軍奉命出征，創傷還未恢復。等到張茂昭帶着易定入京朝見，程權以滄景歸順朝廷，因而恩惠禮遇特厚，目的是勉勵前來歸順的人。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重要之地，而且强行違犯命令，不得已而入京朝見，怎能和張茂昭相比啊！即使有進獻財物出使邊遠的功勞，哪能掩住他的惡迹。請求陛下施恩情由義决斷，施澤惠以禮成就，使褒貶之道長存，僥幸之路斷絶，那麽天下就很幸運了。

疏奏不報，竟謚爲思。

疏奏遞上没有答覆，最終謚號爲思。

長慶中，以戚里勛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王傅，家富於財，方交結游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群盜，方以策畫干稹。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鞠無狀，而方竟坐誅。

長慶年間，由於有功勛的皇親國戚及諸權貴的引薦徵召，于方又官至和王傅，因爲有豐厚的家産，于方便交結游俠，一心想着迅速進用。元稹爲宰相，打算用謀略平定河朔群盜，于方謁見元稹并陳述自己的籌謀計劃。而李逢吉之黨要排擠裴度，於是使人告發元稹結交刺客刺殺裴度。此事轉到執法部門，審訊的結果是没有證據，但于方因受牽連還是被處以死刑。

韓弘　韓公武　韓充

韓弘，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劉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爲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佐卒，子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爲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

韓弘，是潁川人。他的祖輩、父輩不爲人知，世代居住在滑州的匡城。韓弘小時喪親，依附於母親家的親族，劉玄佐就是他的舅舅。韓弘跟着劉玄佐做事而任州掾，劉玄佐多次奏薦他試任大理評事。劉玄佐去世，他的兒子劉士寧被驅

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懷玄佐之惠，又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汴潁觀察等使。

逐，韓弘便離開汴州，擔任宋州南城將，劉全諒當時任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劉全諒去世，汴州士卒懷念劉玄佐的恩惠，又因韓弘是個謹厚長者，一起請求韓弘爲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務，并圍着監軍使請他上表説明這事，朝廷也因爲劉玄佐的緣故答應了士卒們的請求。因此韓弘由試大理評事升任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并掌管節度使事、宋亳汴潁觀察等使。

時吴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鍔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鍔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耻在王鍔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鍔上。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顔、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顔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吴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

當時吴少誠派遣使者來到汴州，秘密和劉全諒謀劃，欲趁曲環去世之機襲擊陳許。恰巧劉全諒去世了，而吴少誠所派的那個使者還在驛館客舍，韓弘高興自己獲得節帥之權，當即斬殺那使者後上報朝廷。接着又馬上出兵三千，協助禁軍共同討伐吴少誠。汴州自從劉士寧以後，士卒更加驕横放縱，等到陸長源遇害，就更加輕視主帥。其中作亂首領人物有數十百人，韓弘處理軍務政事數月後，都知道他們是誰。有個叫劉鍔的部將，是凶惡士卒的領頭人。韓弘打算大振威望，一天，招引持短兵器的士兵守衛衙門，又將劉鍔及其同黨三百人叫來，列舉他們的罪行，將其全部斬殺示衆，當時血流了一路，而韓弘和賓客僚佐談笑自如。從此以後直到韓弘入朝，二十多年，十萬軍衆，没有敢仗勢作亂的。韓弘經多次授爲檢校左僕射、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授他同平章事頭銜。當時王鍔任檢校司空、平章事。韓弘便寫信給宰相武元衡，以自己位次在王鍔之下爲耻。憲宗正想利用他所處的軍事地勢來進兵淮西，於是授任他爲司徒、平章事，位次在王鍔之上。等到朝廷任用嚴綬爲招討使，官軍被叛賊打敗，韓弘當時正鎮守汴州，正當兩河叛賊的要衝之地，朝廷害怕他有叛變的意圖，打算授予他兵權，而命令李光顔、烏重胤實際上擔當着指揮。於是朝廷授任韓弘爲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并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前去宣布任命和賜給任官文書。韓弘實際上未離開治所，衹是命令兒子韓公武率領三千士卒隸屬李光顔軍。韓弘雖然位居都統之任，但常常不想使諸軍立功，還在暗地裏施行逗留阻撓之計。每次聽到勝利的捷

報，就好幾天不高興，他就是這樣趁着國家危難而求取功名的。吴元濟被誅殺後，他因任都統而有統帥之功加授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并免去行營都統一職。

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携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册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

十四年，官軍誅殺李師道，收復了河南二州，韓弘非常恐懼。這一年七月，他率領汴州全部牙校一千餘人入京朝見，在别殿答對，在行跪拜和舞蹈禮節的時候，因爲他脚上有病，皇上叫宦官攙扶着他。皇上對他設宴招待也超過常人，并令他參預册徽號大禮。韓弘進獻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給朝廷，三次上表章堅持要辭去軍務，希望留在京城按期朝見。皇帝下詔説：

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于懷，久虚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户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蕴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略，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濆濯征，命統群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惟乃有略地之效。既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蕃于宣，諒切於注

貢獻忠心，樹立好的政績，這是臣子都應具有的大節；賜給殊榮，晋升高官，這是國家對待有功之臣的獎賞。而且國家教化大行，各項制度完備，百官重視法條，四方都來效法。永遠記在心中，長期虚位等待，記録宣揚已發布的命令，衆人都説很好。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掌管節度使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户韓弘，是神靈降下的特出之才，積德深厚很有作爲，内有廣深宏大的度量，外有標致威嚴的風姿。有救國濟世的雄心，而且竭誠盡忠不炫耀自己；有剪除凶惡禁止横暴的謀略，主持正義更加顯明堅決。自從鎮守浚郊，二十多年來，士卒們承受教誨而都很整肅，屬吏們奉守法條而更加明智。民風非常和協安定，百姓生活富足，威望名聲之重，像突起的大山高峰。近時，在淮水邊掃蕩和征討罪惡之人，他奉命統率諸軍，消滅凶惡餘孽，立下指揮謀劃的功勞。等到齊境興起妖孽，他又派軍隊進行征討，殺掉作惡首領，立下巡視邊境的功效。隨後聽説官軍班師，他又請求執珪入京朝見，陳述對朝廷的深深忠誠，永遠承繼韓侯的志向，謁見天帝有慶賀，接近皇帝就陳述。又上奏章，堅持要辭去軍務，朝廷再三

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升之以贊萬務。玄衮赤舄，備于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

加以敦勸開導，他的志向更加堅決。捍衛國家宣恩四方，確確實實都很盡心；我的輔弼我的輔佐，不能違背他的衷心懇求。順從他良好的心願，使他兼任要職高官。說起來也很榮耀，因爲可以與掌管各種政令的人等齊；作爲中樞的長官，入朝可以贊助機務。身着禮服脚穿禮鞋，恩寵榮耀全都擁有，不是他這樣的人，誰還能擔當此任呢？韓弘可任司徒、兼中書令。

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

於是朝廷使吏部尚書張弘靖兼任平章事，取代韓弘鎮守宣武。

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絶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憲宗逝世，朝廷下令叫韓弘代理冢宰一職。十五年六月，他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觀察等使。當時韓弘的弟弟韓充擔任鄭滑節度使，兒子韓公武擔任鄜坊節度使。他們父子兄弟，都掌有節帥之權，作爲人臣的榮耀，在當時無人能比得上他們。二年，因年老請求免去節帥之任，三次上表後朝廷聽從了。依照先前仍任司徒、中書令。這一年十二月韓弘病逝，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太尉，并賞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以助喪事。

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己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謀勇斷，鄰封如吴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已卒，弘孫紹宗嗣。

當初，韓弘鎮守大梁二十多年，所轄四個州的税賦都據爲己有，不曾上供給朝廷，因而積蓄有私錢一百萬貫、粟米三百萬斛、馬七千匹，擁有的兵器也與此相當。他又擅自聚斂財物積蓄粟米，用嚴法樹立威望，但由於他莊重寡言，深沉有謀而勇於决斷，所以鄰境節帥如吴少誠、李師道之輩都畏懼他。使者奉詔前往他那裹宣諭，韓弘大多是傲慢對待。等到齊、蔡叛賊被平息，他爲形勢所迫而入京朝見，憲宗、穆宗兩朝對他的恩寵禮待也超過常人，他還自始至終有名號地位，這都是他的幸運。當時韓公武已去世，韓弘的孫子韓紹宗繼嗣。

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

韓公武以宣武馬步都虞候率兵討伐蔡州，叛賊平定，被授任爲檢校右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等州節度使。韓公武爲生母守喪，喪期未滿而起用爲金吾將軍，仍兼任以前的官職。十四年，父親韓弘入京朝見，韓公武乞求免去節度使，召入朝授任右金吾將軍。隨後韓弘出京鎮守

宣武，公武嘆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户部尚書。

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昭義牙將，及兄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由是遍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

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二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侄公武爲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岕爲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悦附，命充爲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岕。會岕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岕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 李光顔亦奉詔討岕，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衆徑至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踊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空。詔割潁州隸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

河中，叔父韓充升任宣武節度使，韓公武感嘆説："二位父輩同時位居重要方鎮，我以晚輩身份也擔當金吾將軍，家門太盛了，恐怕不能最後善終。"堅决辭去宿衛重任，改任右驍衛將軍。韓公武性情恭順謙遜，不以富貴自居。韓弘被免去河中節度使後，居住在永崇里的宅第，韓公武居住在宣陽里的北門，前去探望父親，没有病突然去世，朝廷下令追贈他爲户部尚書。

韓充跟隨舅舅劉玄佐幹事，歷任河陽、昭義牙將，等到哥哥韓弘任宣武節度使，召他到身邊主管親兵，上奏舉薦他任御史大夫。韓弘極其嚴酷殘暴，人人不能自保。韓充却謙遜恭順而恪守禮法，不曾鬆懈怠慢過，所以普遍得到好評。然而因他所親近的人權勢太重，所以常常不能自安。

元和六年，韓充趁在近郊打獵之機，單人騎馬回到洛陽。當時朝廷正姑息韓弘，但也憐愛韓充没有别的意圖，於是提拔他爲右金吾衛將軍。十二月，改任大將軍，歷任少府監。十五年，代替侄子韓公武任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長慶二年，幽、鎮、魏再次叛亂，朝廷認爲王承元有數千冀州士卒在滑州，害怕兩鎮疆界連接，又互相引誘，命令韓充和王承元更换鎮守之地，授任韓充爲檢校左僕射。這一年，汴州節度使李愿被三軍將士驅逐，三軍將士擁立都將李岕爲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務。朝廷因韓充長期在汴州任官，衆人又樂於依附他，便令韓充任宣武節度使，兼統率義成的軍隊前去討伐李岕。恰巧李岕頭上生了毒瘡，把兵權委托給了紀綱李質。李質用計謀誅殺了首先叛亂的人，并將李岕押送到京城，韓充於是不戰而進入大梁。當時陳許 李光顔也奉詔討伐李岕，軍隊就駐扎在尉氏，一心想率先收復汴州，因而大肆擄掠來充實軍需。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也想招撫許下的軍隊。韓充在中牟得知這一計策，率衆兵徑直來到汴州城下，汴州人一貫懷念韓充，韓充到來，人們高興地相互慶賀，不再因猜忌而滋生異心。皇帝下詔加授他檢校司空。同時詔令分割潁州而隸屬滑州。韓充安居以後，悄悄在軍隊士卒中間察訪，獲得曾經

戴。

作惡的千餘人。有一天他傳下命令，將作惡之人連同父母妻子兒女一起立即驅逐出境，敢在境内逗留的斬首。從此軍政大治，汴州人無不愛戴他。

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内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决策，動無遺悔，善將者多之。

四年八月，依例韓充被加授司徒。詔書還未送到，突然得病去世，這時的年齡是五十五歲，追贈司徒，謚號肅。韓充雖内外親戚都是將帥出身，但他做事却從不豪華奢侈，時常以簡約要求自己，面對時機做出決策，總無遺憾後悔的，善於領兵的人都稱贊他。

李質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岕既爲留後，倚質爲心腹。及朝廷以岕爲郡守，志邀節鉞，質勸喻不從。會岕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岕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爲金吾將軍，長慶三年四月卒。

李質是汴州的牙將。李岕做了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權以後，把李質視爲自己的心腹。等到朝廷叫李岕任刺史，而李岕志在求取節帥職權，所以對李質的規勸曉諭不予采納。恰巧李岕頭上生了毒瘡，李質便和監軍使姚文壽商量，斬下李岕的首級送到京城。皇帝下詔讓韓充節鎮汴地，韓充還未到達汴地，李質暫時主持汴州軍中事務，節度使衙署有牙兵二千人，每天官府得供給他們酒食，公家的財力因此減損竭盡。韓充快到時，李質對人説："如果韓公一到，立即取消這二千人每天的酒食，人心肯定會大大離散；如果不取消這二千人每天的酒食，以後當然没有財力相繼。不能將這個弊端留給我們的節帥。"於是吩咐手下停止每天的酒食供應而隨後去迎接韓充。召入朝授任金吾將軍，長慶三年四月李質去世。

王智興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 温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瓌，右金吾衛將軍。父縉，太子詹事。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 温縣人。曾祖王靖，做過左武衛將軍。祖父王瓌，做過右金吾衛將軍。父親王縉，做過太子詹事。

智興少驍鋭，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賫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徐將。

王智興年輕時驍勇猛鋭，爲徐州衙卒，事奉刺史李洧。等到李納陰謀叛亂，要加害李洧，李洧於是以徐州歸順朝廷。李納發怒，迅速派兵攻打徐州。王智興善於快走，不到四五天就將請求救兵的奏表送到京城。德宗派遣朔方軍士卒五千人隨王智興前往，淄青的圍困得以解除。從此，王智興常常帶領徐州軍抵抗李納，歷任滕、豐、沛、狄四鎮將帥。從此二十多年一直是徐州將帥。

元和中，王師誅吴元濟，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争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

元和年間，官軍誅討吴元濟，李師道和蔡賊圖謀阻撓官軍，頻頻出兵侵犯徐州，徐帥李愿將所統管的步兵騎兵全部委托給王智興使他率兵抵抗叛賊。鄆將王朝晏帶兵攻打沛，王智興打敗了王朝晏。叛賊又命令姚海率領二萬勁兵包圍豐，并迅速攻打該城，王智興又打敗了姚海。在叛賊軍營中抓獲到美女，王智興怕軍中士卒争奪她們，就説："軍隊中有女子，怎能不失敗呢？這些人雖然没有罪，但是違犯了軍法。"當即將她們斬首示衆。多次任官做到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官軍誅討李師道，王智興帶領徐軍八千士卒會合諸道軍隊進擊，和陳許軍在金鄉打敗叛賊并獲得重大勝利，攻占魚臺，俘獲斬首數以萬計，因立有戰功升任御史中丞。叛賊平定，他被授任爲沂州刺史。

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群慮其旋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凑，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群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誡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己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群曰："此軍情也。"群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群家屬。至埇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税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

長慶初年，河朔再次叛亂，朝廷徵集士卒進行討伐。穆宗平常知道王智興善於領兵，就下令讓他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任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開始，朝廷叫王智興率領徐軍三千士卒渡過黄河，徐之强兵勁卒都在部下。節度使崔群擔心王智興回到軍鎮後難以控制，暗中上表請求催王智興趕赴京城，授任他别的官職。此事還没實行，適逢皇帝降詔赦免王廷凑，諸道的軍隊也跟着班師了。王智興提前進入徐州境内，崔群很憂慮，命令幕府僚佐迎接慰勞，并且告誡説："士卒全部把兵器放在城外，副使帶領十個騎兵進入城内。"王智興既爲賓客僚佐之首，得知此事後心頭震動，率領回來的軍隊斬關入城，殺掉軍中十多個與自己不一條心的人，然後到府衙向崔群道歉説："這是軍情使然。"崔群整裝趕赴京城，王智興派遣士卒幫助護送崔群的家屬。他們走到埇橋，便搶掠了鹽鐵院的税錢及汴路進奉朝廷的財物，商賈行人的財物，也大都十取七八。他們又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結果侯弘度棄城而逃。朝廷因爲剛停止用兵，無力加以征討，於是授任王智興爲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使。從此王智興致力於積蓄財物，以此來賄賂有權有勢之人，謀求聲望名譽，

所需的費用不够，就在泗口增加税錢用來補充，多次加官後做到檢校僕射、司空。

大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雁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大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

大和初年，李同捷占據滄德叛亂，王智興上奏表給朝廷，請求親自督促和率領士卒討伐叛賊，朝廷批准了他的請求。於是他發動全軍三萬將士，自己準備五個月糧餉，朝廷嘉獎他，加授他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任滄德行營招撫使。起初，李同捷狂妄凶暴并且違犯朝廷命令，又有王廷湊從中幫助，所以官軍征討了一年也没有獲勝。等到王智興攻占棣州，叛賊很恐懼，諸軍漸漸敢出兵進攻了。因王智興立有頭功，被就地加授爲太傅，封雁門郡王。叛賊平定後王智興入京朝見，皇上在麟德殿設宴款待他，賞賜給他珍玩名馬，又晉升侍中職位，改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大和七年，改任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王智興又藉機入京朝見。九年五月，改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

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皋、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開成元年七月王智興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追贈太尉，文宗下令停止朝會三天。王智興被安葬在洛陽榆林的北原，武寧、忠武、河中、宣武四鎮將校前來送葬的有千人。王智興有九個兒子：王晏平、王晏宰、王晏皋、王晏實、王晏恭、王晏逸、王晏深、王晏斌、王晏韜，而王晏平、王晏宰最爲知名。

王晏平

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爲憲司所糾。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温、薛廷老、盧弘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户。韋温又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

王晏平自幼跟隨父親征戰討伐，因討伐李同捷有功被授任爲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爲父親守喪，直接回到洛陽。王晏平任官時貪取財貨，離開方鎮的時候，擅自帶走四百多匹戰馬和七千手持兵器的士卒充當自衛，此事被御史臺官員揭發彈劾。他雖被減免死罪，但仍長期流放康州。因正爲父親守喪，没有前往流放之地，他便向河北三鎮求告，河北三鎮節帥上表解救，請求朝廷對他進行昭雪，朝廷下令改任他爲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温、薛廷老、盧弘宣緘封退還制書，結果改任永州司户。韋温還是扣留制書不下發，文宗命令宦官宣旨曉諭這纔下發了。

王晏宰

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捍迴鶻、党項，屢立邊功。

晏皋仕至左威衛將軍。

王晏宰在兄弟中間最能稱得上是堪任大事的人才，大中以後，歷任上黨、太原節度使。他率軍抵禦回鶻、党項，屢屢在邊疆立功。

王晏皋官做到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擾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爲，末塗淪躓，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鵂鶹幸夜，爵禄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慚色。

史臣曰：燕國公于頔作爲儒家的後代，遭遇混亂時代，不守儒士風範，既不爲俠者又不爲義士，有雄才大略的人不做這事，而他晚年陷入困境，自然是該當的了。韓弘、王智興二位節帥，趁危險之時求取私利，冒犯聖上目無君主，就像豺狼吞食人一樣，又如同猫頭鷹喜歡黑夜一般，爵位俸禄已超過了本分，他們能就此滿足嗎？說他們是功臣，恐怕多有羞愧之色吧。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彝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劍披攘。摶肉之倫，爪距摧藏。

贊曰：于頔高邁不羈，輕意冒犯正常的典章制度。韓弘暴虐而王智興强悍，在一方專横放肆。元和時代顯赫盛大，揮劍斬除而使叛賊屈服。嚼咬肉食的一類猛禽野獸，爪子或脚都會在撕咬中受挫傷。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

王翃（兄）翊　郗士美　李鄘（子）柱（柱子）磎
辛祕　馬總　韋弘景　王彥威

王翃　王翊

王翃，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目爲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

王翃，太原晉陽人。哥哥王翊，乾元年間多次任官做到京兆少尹。王翊性情謙遜溫和，淡於名利，自商州刺史升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召入朝廷，充任北蕃宣慰使，因他爲官稱職，所以代宗一直都推重他。等到代宗即位，把他看作是精純忠實之臣，提拔他任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他在御史臺任職時雖不能振興朝綱和完善法制，但仍以謹慎穩重知名。王翊大曆二年去世。

翊爲侍郎時，翃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

王翊任刑部侍郎時，王翃自折衝一職授任辰州刺史，後遷任到朗州。王翃有威望和智謀，所到之處都有好名聲。

大曆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炅軍。炅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爲亂，其首領梁崇牽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璓、李抗、侯令儀、耿愼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

大曆五年王翃升任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祿山、史思明叛亂以後，皇帝頻繁下詔徵用和調發嶺南招募來的士卒，使其隸屬於南陽魯炅軍。魯炅與賊軍在葉縣交戰，損失慘重，殘留者也各奔東西了。嶺南溪洞夷僚趁這一機會而相互恫嚇作亂，他們的首領梁崇牽自己號稱"平南十道大都統"，和他們的同黨覃問等，引誘西原賊軍張侯、夏永攻陷城池，占據容州。前後擔任經略使的陳仁璓、李抗、侯令儀、耿愼惑、元結、長孫全緒等人，雖爲容州刺史，但都將處理容州事務的機構設在藤州，或者是設在梧州。

及翃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爲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

等到王翃來到藤州，他對衆人說："我是容州刺史，不能老把處理容州事務的機構設在其他州城吧！"於是拿出自家的財物來招募精兵强將，

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爲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群獠方强，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翃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冀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翃復募三千餘人同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翃用兵，翃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翃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

并許諾爲他們奏請好的官爵，因此人人各盡其力。没過幾個月，王翃就斬掉了賊軍的魁首歐陽珪。後來王翃又兼程趕到廣州，拜見節度使李勉，請求他出兵援助。李勉説："容州被賊攻占已久，而群僚又正處强盛之時，我們一下子還難以得手。若一門心思地快速攻取，祇能自取失敗罷了，而容州也不可能收復。"王翃請求説："大夫您若没有時間和精力出兵援助，那就煩您給各州轉發公函，揚言已派出一千士卒援助我了，我想用聲勢來實現這祇有萬分之一的成功希望。"李勉答應了他的請求。王翃於是拿着李勉的親筆信曉諭義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庭等人，相約結盟討伐賊軍。王翃又招募三千多人一起努力作戰，有時一天就交戰數次。節度使發下公函制止王翃的行動，王翃害怕將士疑惑，把公函藏起來，并鼓勵士卒奮勇殺敵，結果打敗數萬賊兵，活捉賊帥梁崇牽，賊軍也退逃到數百里以外，容州的舊地全部收復。王翃派遣使者到朝廷上報情况，并奏請設置順州，以此遏制餘寇騷擾。他和賊軍前後交戰大小百餘次，活捉賊帥并進獻給朝廷的就有七十多人。屢經加授任銀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充任招討處置使。

翃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實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内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嶺南復亂，翃遣大將李實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翃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

王翃又命令他的部將張利用、李實等分别帶兵襲擊西原，於是收復了鬱林各州，他所管轄的境内也漸漸安定了。後來因哥舒晃殺了節度使吕崇賁，導致嶺南再次叛亂，王翃派遣大將李實率領所統管的全部兵馬前去援救廣州。西原賊帥覃問趁機再度招集夷僚説："容州的兵馬全都去了廣州，我們再去占領它吧。"隨後便帶領所有人馬前來突襲。王翃估計賊軍要來，事先就埋伏兵馬防禦他們，因而活捉了覃問，其部下也大敗而逃。代宗得知此事後極力稱贊他，并派遣宦官前去慰勞，還加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

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翃爲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將凌正者，横暴擾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乂安。

當時西蕃入侵，河中元帥郭子儀率領兵馬防禦西蕃，於是徵召王翃爲河中少尹，充任節度留後，主持郭子儀軍的軍務。有個悍將叫凌正，强横凶惡擾亂軍政，與其黨羽約定在夜裏某一時刻喧鬧破關驅逐王翃。有人向王翃告發了這事，王翃把夜裏計時的漏壺縮短數刻，使得約定的時間

有了差錯，賊人驚恐而逃，最終誅殺了凌正，全城人馬這纔安定了。

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滻水，翃備供頓，肉敗糧臭，衆怒以叛。翃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晋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斤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吴少誠阻命，翃賦車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後來王翃歷任汾州刺史、京兆尹。適逢調發涇原兵討伐李希烈，當時軍隊停駐在滻水邊，王翃是張羅供應的官員，由於肉食變質乾糧腐臭，士卒們發怒而叛亂。王翃跑到奉天，加授御史大夫，改任將作監，隨皇上到了山南。皇上返回京城，他升任大理卿。出任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召入朝授任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授任檢校禮部尚書，代替董晋任東都留守，主管尚書省事務、并擔任東畿汝防禦使。他開闢并創設屯田二十多處，購買好革好鐵製造兵器，還精選訓練士卒，軍政也整治得很好。没過多久，吴少誠違抗王命，因王翃有現成的軍餉和武器、所以很快就作好了戰備，東畿人的安全也有了保障。貞元十八年王翃去世，終年七十餘歲，追贈禮部尚書。

郗士美　郗純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顔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銀臺門毁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嘆，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父親郗純，字高卿，李邕、張九齡等人對他很賞識。郗純尤其以文學知名，和顔真卿、蕭穎士、李華都非常友好。郗純先應試進士科，後來又應試書判制策等科，三次都考中并被録入高等，出仕在朝廷而歷任拾遺、補闕、員外郎、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因他處事剛正不屈，受到元載的忌恨。魚朝恩署任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李琮凶暴驕横，在銀臺門詆毁侮辱京兆尹崔昭。郗純到元載那裏去説理，認爲這是國家的奇耻大辱，請求趕快上奏議論，元載不聽他的建議，他便以有病爲由辭去官職。郗純在東洛隱居了十年，自號伊川田父，他的清名高節，爲天下人所稱頌。等到德宗即位，崔祐甫任宰相，又把他召入朝廷并授任左庶子、集賢學士。郗純來到京城後，又以年老請求退休，三次遞上奏表，終以太子詹事退休，東向返回洛陽。德宗召見他時，屢屢加以褒揚稱贊，并賜給金魚帶、紫朝服。高官重臣都到京城之外賦詩爲他餞行，一般士大夫也以此爲美談。郗純有文集六十卷流傳於世。

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顔真

郗士美年輕時好學，擅長記誦閱覽，父親的

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爲從事，雅有參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之。

朋友顏真卿、蕭穎士輩曾與他討論經傳文義，他應對如流，所以大家相互說："我們以後要交往在二郗之間了。"他不到二十歲，就當上了陽翟丞。李抱真鎮守潞州，徵用他爲從事，他經常有參謀贊助的功勞。潞州以後更換了兩任節帥，他們都把郗士美召爲佐僚。

由坊州刺史爲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略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京兆尹。每別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爲鄂州觀察使。

郗士美由坊州刺史升任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當時溪州賊帥向子琪勾結夷僚，控制占據山洞，其衆號稱七八千，郗士美出奇制勝地討伐并平定了他們。皇帝頒發詔書慰勞，加授他爲檢校右散騎常侍，封贈高平郡公，二次升遷任京兆尹。皇帝每次在別殿接見問對時，都要向他咨詢訪問政事。後出任鄂州觀察使。

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托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籃，即日遣之。

貞元十八年，因伊慎有功，皇帝特意下詔授任他安黃節度使。二十年，伊慎前來京城朝見，讓他兒子伊宥主持留後事務以行使節度使職權，朝廷未能免去他的節帥。恰巧伊宥的母親在京城去世，伊慎爲了利於掌握軍權，沒有及時發喪。郗士美命令手下的從事以別的事爲藉口而路過安黃境，伊宥果真出來迎接他，從事便把母親去世的事告訴了伊宥，并預先準備好行裝，當日打發伊宥前去奔喪。

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

元和五年，郗士美被授任爲河南尹。第二年三月，授任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任昭義節度使。前任官員有許多額外支出，他到任後一一減少，號令嚴明整肅。

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先鋒。獻凶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等到朝廷討伐王承宗，郗士美派遣兵馬使王獻率領一萬勁兵爲先鋒。王獻趁亂橫行，逗留觀望不前進，郗士美便快速下令將他召回，并列舉罪狀將他斬殺了。然後又下令說："敢後退的斬首！"郗士美親自擊鼓督戰。雙方軍隊交戰，而賊軍大敗，郗士美接連攻下三個營寨，進而包圍柏鄉，而且屢屢有捷報傳聞。皇上高興地說："我本來就知道郗士美能爲我幹事。"這時候四面有七八個藩鎮的兵力共十多萬人，都在圍攻鎮州、冀州，但沒有率先立功的，并多有違法行爲。郗士美的軍隊勇猛守法，享有威武美名，王承宗特別恐懼，而官軍獲勝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這時皇帝下詔叫他班師回朝，直到今天兩河一帶仍稱頌郗士美。

十二年，以疾徵爲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至鎮逾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十二年，因郗士美有病而徵入朝授任工部尚書，病情稍好些，又拜授他爲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他到方鎮一個多月後，卧病不起，於元和十四年九月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景。郗士美喜歡與人交往，許諾之際豁達從容，當時聲望很高。

李鄘　李柱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侄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是北海太守李邕的侄孫。父親李暄，官做到起居舍人。

鄘大曆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秘書正字。爲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鄘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僞白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鄘皆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鄘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鄘詰責。鄘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爲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致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爲吏部員外郎。

李鄘在大曆年間登進士第，又因考試時書法遒美、文理優長被選爲高等而授任秘書正字。後被李懷光徵召任用，屢經升遷任監察御史。等到李懷光占據蒲津發動叛亂，李鄘與母親妻子都陷入叛賊手中，他害怕親人受累受害，因而欺騙李懷光說："兄長有病在洛陽，請讓我母親前去探視他吧。"李懷光答應了，但是告誡他說妻子不能跟着一起去，而李鄘把母親和妻子都送走了。後來李懷光知道了實情，并就此事責問他，他回答說："我李鄘的名字隸屬於軍籍中，不能隨行而侍奉老母親，怎能不讓妻子隨婆婆同行。"李懷光没有理由對他進行治罪。當時他和前任相高郢都在叛賊手下做事，於是秘密向朝廷奏報賊軍的虛實情况以及如何攻取的策略，德宗賜給親筆詔書來慰勞他。後來事情泄露，李懷光把高郢與李鄘帶到整頓好的士卒前審訊責問。李鄘的言詞激烈氣勢雄壯，三軍將士都稱頌他有義節，李懷光不敢殺他，衹將他囚禁在獄中。李懷光死後，馬燧到獄中看望他，上表推薦他任河東從事，由於馬燧的建議未被采用，他便返回洛中休養。襄州節度使嗣曹王李臯以禮聘請并徵用他，署任他爲從事，并奏請兼任殿中侍御史。召入朝授任吏部員外郎。

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爲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凶黨

徐州張建封死後，他的兒子張愔被將校所逼迫，出面統領軍務。皇帝下詔選擇臨危不懼的人到徐州軍中去曉諭勸説，於是任命李鄘爲徐州宣慰使。李鄘直接抵達徐州軍中，召集將士，傳達朝廷旨意，陳説禍害利弊，并解下監軍使所帶

不敢犯。及愃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爲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受其表。遷吏部郎中。

的刑具，使其恢復職位，而凶黨不敢冒犯他。等到張愃上表自稱兵馬留後時，李鄘認爲這不是詔令所加授的，不應稱此頭銜，便立即使其削去，然後纔接下張愃所遞的表章。後又升任吏部郎中。

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遷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爲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鄘既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爲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鄘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

順宗登上皇帝之位，李鄘被授爲御史中丞，升任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年，因爲京城盜賊泛濫，他又被授任京兆尹，他擒拿奸人禁止凶暴，威名聲望都很出衆。不久，拜授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在任命節帥時這個藩鎮承襲前例，大多起用武將，并有"神策行營"的稱號，而且剛一接受任命，就得到神策軍中行禮拜謁。李鄘接受任命後，上表陳述以前的做法是不對的，皇帝便下詔書叫削去"神策行營"字樣，衹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時間不長，他又换任去鎮守太原，召入朝授任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天，出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李鄘以前在兩個藩鎮任職時，都用嚴厲的手段約束部下，這時突然改變原來的做法，人心惶惶不安，所以時間不長就改任離去。在淮南的幾年，被就地加授檢校左僕射，由於他在任時法令嚴明政務井井有條，因而官府的倉庫中糧食充實有餘。

及王師征淮夷，鄆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鄘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驛諭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鄘以境内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鄘爲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

等到官軍征討淮夷，而鄆寇李師道又和淮夷内外勾結。李鄘調發楚、壽等州二萬多士卒，分路逼近賊境，雖然每天的開支很大，但他不曾向有關部門要過一點。當時憲宗因戰事頻繁，國家費用不足，命令鹽鐵副使程异乘驛馬曉諭江淮各道，使其出錢出糧援助軍需。李鄘因境内富足充實，於是徹底清查府庫中的財物，除留够一年的費用外，全部貢獻給朝廷。各道因爲李鄘率先倡議并付諸行動，也都搜集府庫中的財物拿出來進獻，從此官軍不再有軍需匱乏的擔憂。

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稍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下

先前朝廷任命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使，他的顯貴和所受到的寵信没有人能比得上，而李鄘也以剛直嚴峻著稱，他倆相互既敬重又害怕，所以不曾有一點摩擦。吐突承璀回朝後，引薦李鄘任宰相。十二年，徵入拜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鄘出入朝廷都擔任的是重要職務，但從不以宰

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户部尚書。俄换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

相之位自誇炫耀，再加上年歲漸長權勢已重，所以更安心於外鎮之任。在送別宴會上，他聽見樂聲便流着淚說：“宰相之任，不是我的長項。”因而在返回朝廷的路上行進緩慢，到了京城後，又藉口有病直接回到家中。他既不入朝謁見，又不掌管政事，最終以有病推掉了宰相之任，改任户部尚書。不久改爲檢校左僕射，兼任太子賓客，并以此官在東都任職。隨後以太子少傅退休。元和十五年八月李鄘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肅。

鄘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鄘當官嚴重，爲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參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

李鄘爲人剛直不加掩飾，和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關係友好，而且都任氣自負。然而李鄘爲官嚴厲端莊，爲吏又以峻法樹立威望，所到之處有治理的好名聲，但他的剛毅果斷極少恩惠也是出了名的。鎮守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所有捕捉奸人揭發陰私生殺予奪之權，一概委托軍吏去做，參佐們無事可幹，而軍吏又違法陷害了很多人，輿論也因此批評他。

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

李鄘的兒子李柱，官做到浙東觀察使。

李磎

柱子磎，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絶。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爲從事。入爲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僞襄王詔命，磎皆不從。

李柱的兒子李磎，字景望，特别博學通達，文章也秀美超群。大中十三年，一次應舉就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守大梁，穆仁裕鎮守河陽，都相繼向朝廷奏請讓他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的官銜任從事。召入授任尚書水部員外郎，多次升遷任吏部郎中，兼任史館修撰，又被拜授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年間，李磎以原有之官在洛下任職，遭遇黄巢、尚讓之亂後，逃到了河橋。光啓年間他在淮海躲避戰亂時，面對僞襄王的各種詔命，堅決一概不從。

王鐸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拜户部侍郎，遷禮部尚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并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爲相。”時宰臣崔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

王鐸鎮守滑臺時，扶着拐杖步行去見李磎，還上表向朝廷推薦了他，昭宗向來器重他，再次召他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拜授户部侍郎，升任禮部尚書。景福二年十月，他和韋昭度一起被任命爲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布制書那天，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搶過任命李磎爲宰相的詔書大哭，并且還上奏說：“李磎是奸邪之人，憑着依附權貴幸臣，當上了翰林學士，他不適合擔任宰相。”當時宰相崔昭緯與韋昭度以及李磎一直關

磎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爲相。數月，與昭度同爲王行瑜等所殺。

係不好，便暗地裏使劉崇魯阻止李磎出任宰相，於是李磎被降職爲太子少師。李磎因而連上十表及《納諫論》三篇自我辯白，并且列舉了劉崇魯的罪惡。議論的人推重他的才能但鄙視他辯白的這種行爲。昭宗一貫喜愛他的才能，而且也急於重用他。到乾寧初年，李磎又第十一次上表，於是昭宗下令又任命他爲宰相。幾個月後，他和韋昭度同時被王行瑜一夥殺掉。

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謚曰文。

李磎自從在臺省任職開始，就注意收藏書籍，而且手不釋卷，當時人稱他"李書樓"。他撰寫的文章及注解書傳的闕疑，多達一百餘卷，經過戰亂全部遺失了。王行瑜死後，皇上特地下詔給他昭雪，并追贈他爲司徒，謚號文。

子沇，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李磎的兒子李沇，字東濟，有卓越的才智，和父親同一天遇害，皇帝下詔追贈他爲禮部員外郎。

辛祕

辛祕，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原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爲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爲判官。當時推其達禮。

辛祕，隴西人。年輕時嗜好學習，貞元年間，曾考中五經、開元禮科，經過選定授任華原尉，應試卷因書法遒美、文理優長而被録入高等，調遷補任長安尉。高郢任太常卿時，贊賞他通曉禮學，上奏舉薦他任太常博士。升任祠部員外郎、兵部員外郎，仍兼任太常博士。山陵禮儀使和郊丘禮儀使都把他署任爲判官。當時人推崇他通達禮學。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阻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祕儒者，甚易之。祕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祕材堪將帥。

元和初年，辛祕被授任爲湖州刺史。没過多久，適逢李錡阻抗王命，準備攻取周圍相鄰的州縣，於是朝廷令他以大將軍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的刺史，或戰敗，或被拘禁；賊黨認爲辛祕是個儒士，所以很輕視他。辛祕暗地裏派遣衙門將丘知二帶領數百士卒，時刻監視賊將的行動，丘知二伺機迎戰并打敗賊軍。丘知二身中流箭從馬上掉了下來，爬起來繼續作戰，斬殺賊將，放火焚燒叛賊軍營，一州得以安定。叛賊平定，因有功賜給金魚帶和紫朝服，從此大家認爲辛祕有將帥之才。

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祕爲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爲汝州刺

等到太原節度使范希朝率領全軍前去討伐王承宗，朝廷徵召辛祕出任河東行軍司馬，還把留後事務委托給他掌管。不久召入朝拜授左司郎

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還爲河南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

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郗士美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洺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壓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祕。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餱糧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産，爲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中，出任汝州刺史。九年，徵入朝授任諫議大夫，改任常州刺史，又被選任爲河南尹。辛祕在任時政令簡明，有值得稱道的地方。

十二年，辛祕被拜授爲檢校工部尚書，代替郗士美任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任昭義軍節度使、澤潞磁洺邢等州觀察使。當時因朝廷再次討伐王承宗，而澤潞與賊境直接相連，所以損傷特別嚴重。朝廷議論認爲戰亂以後，需要有能力的人恢復戰争所造成的破壞，於是將此職授任給了辛祕。他在任前後四年，府庫積錢七十萬貫，儲備的糧食和器械也相當可觀。等到返回朝廷，途中突然發病，他預先替自己寫好了墓志。在他將要死時，又寫了封信，還令人封好口放在桌子上。他的家人打開他遺留的信，上面寫的是關於喪葬應遵循儉樸的訓誡。辛祕長期歷任重要官位，但家中没有豐厚的財産，當時人稱頌他廉潔。元和十五年十二月辛祕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左僕射，謚號昭。

馬總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游。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别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從事穆贊鞫總，贊稱無罪，總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爲制置副使。吴元濟誅，度留總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幼時孤苦貧窮，愛好學習，馬總性情剛强正直，不隨便結交朋友。貞元年間，姚南仲鎮守滑臺，徵召他爲從事。姚南仲和監軍使有矛盾，監軍使上奏誣陷姚南仲不守法度。等到姚南仲被罷免官職，馬總也受到牽連被貶任泉州别駕，而該監軍使又入朝執掌樞密事務。福建觀察使柳冕迎合樞密旨意要殺馬總，從事穆贊主持審問馬總的事情，堅持説他没有罪過，馬總這纔幸免一死。後來酌情内調爲恩王傅。元和初年，升任虔州刺史。四年，兼任御史中丞，充任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馬總篤信儒學，擅長治理，在南海任官多年，清廉正直不屈，夷僚安寧。夷僚之人還在漢人樹立銅柱的地方，花費一千五百斤銅特意鑄造了兩根柱子，刻字記叙唐朝的恩德，以此來繼續馬伏波的遺迹。因他安撫夷蠻有功，被就地加賜金魚帶、紫朝服。八年，轉任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召入朝授任刑部侍郎。裴度爲淮西宣慰使，奏請他出任制置副使。吴元濟被誅殺後，裴度將馬總留在蔡州，主持彰義軍留後事務。不久授任檢校工

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蕩。

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淮西節度使。馬總認爲申、光、蔡等州長期淪陷在賊寇的統治之下，人們不遵守法令，他便用嚴厲的刑法來勸諭引導，使人們全都歸順朝廷。他奏請將彰義軍改叫淮西，叛賊僭僞的痕迹，便全部消除乾净了。

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户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

十三年，馬總轉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第二年，改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升任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還被就地加授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召入朝授任户部尚書。長慶三年馬總去世，追贈右僕射。

總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馬總一直擅長治理，在軍政的空暇，公務的閑餘，都是手不釋卷地讀書。他撰著的《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多達一百多卷，而且流傳在世。

韋弘景

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逍遥公敻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户。父堯，終洋州興道令。

韋弘景，京兆人，是後周逍遥公韋敻的後代。祖父韋嗣立，官位終於宣州司户。父親韋堯官位終於洋州興道令。

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爲汴州、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闕，尋召入翰林爲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敘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謚，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爲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爲副使，賜以金紫。入爲京兆少尹，遷給事中。

韋弘景，貞元年間初次應舉就進士及第，任汴州、浙東藩鎮幕府的從事。元和三年，拜授左拾遺，充任集賢殿學士，轉任左補闕，不久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任涇原節度使時，韋弘景奉命起草詔書，忘了叙述蘇光榮的功勞，因而被免去翰林學士，改任司門員外郎，轉任吏部員外、左司郎中，後又改任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非議朝廷對李吉甫的謚號，皇上發怒，下令將張仲方貶逐出朝。韋弘景因與張仲方友好而獲罪，被外任爲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京鎮守淮南，上奏舉薦他任節度副使，賜給金魚帶、紫朝服。召入京任京兆少尹，升任給事中。

劉士涇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涇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

劉士涇以駙馬身份與奸邪的寵臣交往勾結，被穆宗任命爲太僕卿，韋弘景和給事中薛存慶封緘退還詔書，上奏議論劉士涇説："臣下以爲司僕正卿，位居九卿之列。在周朝擔任此職的，是伯冏這個人，所以有惟月膺名的尊崇，象河稱重

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敕，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景曰："士涇父昌有邊功，士涇爲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的高貴。漢朝也因爲石慶的謹慎樸實，陳萬年的操行廉潔，也都擔任過此職，被稱爲是高官大官。如今劉士涇作爲一般外戚，原來衹是個官位閑散而無一定職守的官職，就是因爲父親做過將帥，家中有豐厚的財産而得到提升任用，他名聲威望不在士人之中，品行道義在朝廷内外也無人聞知，突然被委任爲卿寺長官，這是在褻瀆任官常理。以外戚論劉士涇的品貌風度并不賢達，以勛臣論劉士涇的榮寵待遇也是一般，如今藉着别人的光得任顯要之職，確實可以説是謬官了。《傳》上説：'衹有等級稱號和車服儀制，不能隨意借給别人。'原來就説的是劉士涇這樣的事。臣等職責是駁正違失之事，就要真正地恪守其職。新近這授任劉士涇太僕寺卿的敕書，我們没敢往下發。"穆宗派遣宰相前去宣讀諭旨，韋弘景等仍堅持如初。宰相不得已，改任劉士涇任衛尉少卿。穆宗再次派人曉諭韋弘景説："劉士涇的父親劉昌在邊疆立功，劉士涇任了十多年少卿職位，又娶雲安公主爲妻，理應給他加官進爵。朕這樣做爲的是獎賞功勞和睦親戚，因此纔始終堅持要任用他爲太僕卿。"穆宗對韋弘景的表現極爲生氣，於是命令韋弘景出使安南、邕、容宣慰安撫，然而當時輿論却極力贊揚他。

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陝虢觀察使。歲滿，徵拜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爲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儔附之，弘景素所不悦，時已請告在第，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敕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

當時蕭俛因清廉正直擔當重任，韋弘景的議論常得到他的支持，因而韋弘景被升任刑部侍郎，轉任吏部侍郎，他選授官職公平精當，弄權作惡的人害怕他的嚴厲勁直，不敢用不合正道之事來向他請托干謁。主管考試任官二年後，改任陝虢觀察使。滿一年後，徵入朝廷拜授尚書左丞，他又上奏駁議吏部所授任的官員六十人不得當。韋弘景向來以鯁直著稱，等到居任綱轄一類重要地位，郎吏們也望風修整。適逢吏部員外郎楊虞卿因公事被屬吏毁謗，由於案情尚未弄清，皇帝便下詔叫韋弘景和御史臺官員在尚書省對此案進行詳審。楊虞卿的朋友故舊很多，所以很多人偏向并附和楊虞卿，韋弘景一貫不喜歡楊虞卿，當時韋弘景已經請假在家，等到他接到命令可將楊虞卿召到自己宅第審訊時，楊虞卿便穿着官服前來謁見。韋弘景對楊虞卿説："我是奉敕

令來審問你的。"楊虞卿臉面失色自退。轉任禮部尚書，充任東都留守，主持東都尚書省事務。他在東都任上修繕完整宮室，時至今日朝廷還依賴着他。

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爲倚賴。自長慶已來，目爲名卿。

大和五年五月韋弘景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尚書左僕射。韋弘景居官行事，自始至終以直道自立，不管是議論反對還是堅持，從不阿諛附和，當時的風俗教化，都特別依賴他的支持。自長慶以來，被人們看作是名臣的就有韋弘景。

王彥威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游京師，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王彥威，太原人。世代儒家出身，王彥威年少時孤苦貧窮，刻苦學習，尤其精通《三禮》。他因没有途徑自我進取，便於元和年間游歷京城，想謀求個太常寺散吏的職位。太常卿知道他是個書生，就將他補充爲檢討官。王彥威在尚書省掇拾自隋以來有關朝廷的禮制沿革、吉凶等五禮的規定儀式，分類彙集資料，編成三十卷而獻給朝廷，書名叫《元和新禮》，王彥威也因此知名，被特地授任爲太常博士。

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穆宗下禮官議。彥威奏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 魏 晋，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始祖已下并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爲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升平；玄宗掃清内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返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

憲宗逝世後，謚號還未擬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認爲憲宗比以前皇帝的功勞都大，應當特殊一些而稱祖，穆宗下詔讓禮官議論。王彥威上奏説："依據禮經，三代的制度規定，凡創始的君主，稱之爲太祖。太祖以下，又是以有功爲祖而以有德爲宗，所以夏后氏以顓頊爲祖而以禹爲宗，殷人以契爲祖而以湯爲宗，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以文王爲祖而以武王爲宗。自東漢 魏 晋以後，就漸漸地違犯了禮經本意，沿革也不盡相同，子孫們以受人推崇的爲先，自創始之祖以下又有封立爲祖的制度。這原本不合典章制度，是不能效法的。本朝祖先的神主牌位制度，依據的是《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以神堯爲祖而以太宗爲宗。從高宗以後，衹稱爲宗。既然認爲這是尊名敬稱，也就成了制度。若不是這樣，那麼太宗創建天下，治理達到升平；玄宗清除内難，翊衛擁戴聖父；肅宗在靈武即位，收復兩京，這都有應天意順民情，撥亂反正的大功德，至於廟號，也衹稱爲宗而已。恭謹地依據經義，祖的意思是始，宗的意思是尊，所以《傳》上説

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晋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從之。

‘始封必爲祖’，《書》上説‘德高可以爲宗，所以廟號高宗’。如今應當按照三代固定的制度，廢除魏、晋以來的亂法，堅持貞觀、開元的典章制度，來擬議廟號大名，并作爲以後的示範。先帝的廟號，應當稱爲宗。”穆宗下制書説聽從王彦威的建議。

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于太極殿。時憲宗祔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禮畢于太極殿。彦威執議以爲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爲睿宗。執政銜其强，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彦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彦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彦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税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爲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

先例，祔祭後死者於先祖之廟的禮儀制度是，先告於太極殿，然後侍奉神主前往太廟。行完祔祭後死者於先祖之廟的禮儀，不用再次告於太極殿。此時把憲宗的神主送入宗廟祔祭的禮儀進行完畢以後，宰相詳審舊典，又令有關部門再到太極殿報告祔享禮結束。王彦威堅持上奏議論認爲這不可以，宰相發怒。恰好宗正寺進獻祭祀的文板，誤把憲宗寫作睿宗。宰相怨恨王彦威强硬，上奏説祭祀的文板出現差錯，是博士的過失，王彦威因此獲罪被削掉一階官爵，罰没兩季俸料錢。但王彦威到底還是不低頭退縮，每次議論禮儀之事時，仍然堅持公正不阿諛附和，君子都稱贊他。多次轉任爲司封員外郎、司封郎中。弘文館舊時不設置學士，文宗特意設置一員學士用來禮待王彦威。不久出使魏博宣慰安撫，皇帝還特意賜給他金魚帶、紫朝服。五年，升任諫議大夫。朝廷自從誅殺李師道後，收復了淄青等十二州，但這十二州都没有確定户籍，於是命令王彦威充任十二州勘定兩税使。他在任時不僅使朝廷的法令得到振興，而且人們也不覺得煩勞。後以本官兼任史館修撰。

彦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爲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彦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册官，并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并是册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群官比肩事主。《禮》

王彦威精通熟知典故，老成博學之人都佩服他。當時因爲僕射接受任命正式就職的典章制度，曾前後提過但還未能確定，中丞李漢奏論應該制定，朝廷議論却認爲那不太合適。中書門下奏請按照元和七年以前的典章制度來辦，左右僕射於每月初一上朝這天，請接受各有關部門四品六品丞郎以下官員的叩拜。王彦威上奏議論説：“臣嚴格地按照《開元禮》：凡接受册封的官員，一起和地位卑微的官員答禮回拜。本朝官品令規定，三師三公爲正一品，尚書令爲正二品，都是册封拜授之官。在每月初一上朝這天，也没有接受朝官再次叩拜的明文規定。僕射班次與三公相

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同，又是輔佐尚書令的職官，雖也位貴如宰相，與百官有所不同，但他們也和百官一樣是并肩事奉君主的官員。《禮記》上説：'非其臣即答禮回拜之。'又説：'大夫之臣不稽首。'不是不尊崇府中屬臣，而是爲了迴避君主。而僕射於每月初一上朝這天接受日常參朝官員的叩拜，事情很不合乎儀禮。況且元和七年已經上奏議論過了，斟酌後而作爲定制，編在國家的典章中。近年每月初一上朝這天的儀式中，僕射又有接受叩拜的禮節，明文規定的禮儀突然變化，輿論肯定要有非議，請按照元和七年的敕文執行。"當時李程擔任左僕射，宰相很難對制度進行改革，雖然未聽從王彥威的建議，但議論的人都稱頌他。

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彥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

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酒醉殺人而潛逃在外，官吏將上官興的父親逮捕入獄，上官興前來自首請求治罪，目的是放出他的父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認爲上官興用自首認罪來求得釋放父親，有助於光大孝義，請減免死罪而處以流刑。王彥威和諫官進言説："殺人者死，是歷代君王共守的原則。若允許殺人者不死，就是教人殺人。上官興的行爲雖能使父親免遭痛苦，但不應當減免他的死罪。"最後皇帝下詔對上官興責打後流放。王彥威到中書省與宰相當面議論，言辭切直而且氣勢很盛，宰相發怒，降授他爲河南少尹。時間不長，改任司農卿。李宗閔器重他，擔任宰相後，授任他爲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

開成元年，召拜户部侍郎，尋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厘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永貞、元和之初，天下有

開成元年，王彥威被召入朝拜授户部侍郎，不久主管度支事務。王彥威雖在儒學方面特別出色，也能用功治理，但就掌管錢財而言，一直不是他的長項，然而他天性格外剛强，又自認爲有能力。曾經在紫宸殿當面上奏説："臣自從主持財會和管理錢穀的文簿以來，都是量入而制出，使收支都能滿足，没有一點結餘。況且百口之家，還要有一年的積蓄，而軍需的錢物，和其他一樣也要統一收支，都按種類和數量估計上報而定，年終支出撥給，没有毫厘的誤差。倘或臣下一旦迷惘，要自己行欺盜竊，也是不可能的事。"王彥威所説的這種方法叫《度支占額圖》。不久

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掎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户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户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

他又進獻了《供軍圖》，并且說：“從至德、乾元時開始，到永貞、元和初年爲止，天下有十位觀察使，二十九位節度使，四位防禦使，三位經略使。這些就像相互牽制的部隊，犬牙交錯相互制約，大都通邑，没有没軍隊的地方，總計中外兵員已達到八十餘萬。長慶時有户口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員約九十九萬，平均三户就得供養一個兵員。現在計算一下天下的租税賦税，一年的收入，總數也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給朝廷的就占三分之一。三分當中，有二分就用於衣服和賞賜了。除去留州留使及士兵的衣服和賞賜以外，其餘的四十萬，全靠度支部門供給。私下認爲目前國家形勢非常好，這是皇帝聖明的結果，然而戰事不可能從此就消除，糧食問題也會影響時局。爲政要考慮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軍隊的糧食供給。臣無才而主持度支事務，謹慎地執行着朝廷的規劃，同時編纂了這《供軍圖》，希望能對聖上的閲覽有所幫助。”他還把從開國到貞元這一時期歷代功臣的事迹彙集在一起，仿照《左氏傳》的體例編成册子，名叫《唐典》，進獻給了朝廷。

彦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内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托。至是，彦威大結私恩，凡内官請托，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羡餘，殆無虚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令擒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彦威略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

王彦威掌管財權以後，心中又想着要當宰相。當時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在宫禁中當權。以前左右神策軍大多把朝廷賞賜的衣物拿到度支這裏估價，而主管估價的人往往曲意迎合宦官，所以價錢就估得很高。開成初年，皇帝下詔禁止這樣做，但好利的人仍迎合宦官的意思并順從他們的請托。到這時，王彦威爲了最大限度滿足私人的恩惠，凡是宦官請托的，没有不讓其如意而歸的，輿論鄙視他這種急於求進的行爲。他還學習王播當年的做法，以賦税盈餘的名義向朝廷貢獻進奉財物，幾乎没有一天不進奉。恰巧邊防軍人上告説衣服和賞賜不及時，并且朽敗陳舊。宰相贈恨他的所作所爲，下令拘捕度支的屬吏并交付御史臺推問審訊。王彦威毫不在意，照樣進入官署處理事務。等到屬吏受到處罰，他也被降職爲衛尉卿，停止掌管度支事務，到這時他纔返回家中。

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

三年七月，朝廷授任王彦威檢校禮部尚書，

侑爲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觀察等使。會昌中，入爲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謚曰靖。

代替殷侑任許州刺史，充任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觀察等使。會昌年間，召入任兵部侍郎，歷任藩鎮節帥，又任檢校兵部尚書。後去世，追贈僕射，謚號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决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翃、郗士美釋逢掖之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效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彦威欲爲巧宦，不亦疏乎？

史臣曰：歷代認爲治理軍隊，需要的是既處事果斷又隨機應變的人，這些都不是儒士所能有的本事。而王翃、郗士美脱下儒士穿的寬袖單衣，拿起將軍指揮軍隊的旗鼓，使士兵赴湯蹈火，結果威震四方，這又是何等的壯勇。正像人們所説的不是秦没有人，是我的智謀正好没被采納。王翃、郗士美二人遇上了英明的君主，真正發揮出了他們的才能，這是理所當然啊！李建侯在賊庭始終不屈節，馬會元受冤枉而得到昭雪，他們面臨危懼而操行不變，可以説是堅貞之臣，得到將相這樣的職位，當然是很合適的。辛祕的通達禮學，韋弘景的威嚴正直，王彦威的果斷勇敢，都是當時堪任大事的人才。如果他們能用正道自我進取，不爲福禄而折腰，那就是賢能之臣了。王彦威想靠鑽營求得高官要職，這不能不説是他的過失啊？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離，駁正黄扉。貪名喪道，狂哉彦威。

贊曰：在危難關頭勇於獻身，臨危不懼。郗士美、李建侯，既有德行又很勇敢。韋弘景像塊美玉，敢於批駁糾正皇帝的詔書。貪圖名利而喪失正道者，是非常狂妄的王彦威。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

武元衡（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子）澣（澣子）允謨 茂休 處誨 從讜
韋貫之（兄）綬（弟）纁（子）澳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

武元衡，字伯蒼，是河南緱氏人。曾祖武載德，是則天皇后叔父的堂弟，官做到湖州刺史。祖父武平一，擅長寫文章，官位終於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迹記載在《逸人傳》中。父親武就，做過殿中侍御史，因武元衡顯貴，死後被追贈爲吏部侍郎。

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武元衡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做到監察御史。後來任華原縣令。當時京城地區的鎮軍督將中有依仗恩寵炫耀武功的人，屢屢騷擾地方官吏百姓，武元衡爲此而苦惱，聲稱有病而辭去官職。他任情而不受世事約束，好長時間都沉浸在宴飲酬唱的生活中。德宗知道他有才能，召入朝廷授比部員外郎。一年後，升任左司郎中。當時他以安詳嚴整被人們稱贊推重。貞元二十年，遷任御史中丞。曾在延英殿答對完後，德宗以目送之，并指給左右的人說："武元衡真是宰相之才。"

順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册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户部侍

順宗即位，因病不能親理政事。王叔文等人指使其同黨用權利引誘武元衡，武元衡拒絕了。當時奉守德宗陵墓，武元衡任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是王叔文的同黨，要求充任儀仗判官，武元衡不答應，王叔文的黨羽更加不高興。幾天後，武元衡就被降任太子右庶子。憲宗即位，由於當初憲宗被册封爲皇太子時，武元衡擔任贊引，因而憲宗認識他，等到這時登帝位，便再次任命他爲御史中丞。武元衡公平無私，振舉法

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户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

令，很受人們稱贊推重。不久升任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皇帝下令授任他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賜給金紫，兼理户部事務。皇上爲太子時，知道他進退堅守正道，到這時任用爲宰相，很受禮遇信任。

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兹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當初，浙西節度使李錡請求入朝覲見，於是皇帝下令授任他爲右僕射，叫他入朝，但李錡隨後又聲稱有病，請求延遲到年終再覲見。皇上詢問宰相這事如何是好，鄭絪説就按照李錡所上奏的，武元衡却説："不能這樣。況且李錡自己請求入朝，下詔允許他入朝後，他又聲稱有病，這是朝見與否都由李錡。如今陛下剛剛即皇帝位，天下人都在傾聽注目着一切，若使奸臣得以隨心所欲，那麽威嚴法令從此就失去作用了。"皇上認爲的確是這樣，便下令催促李錡趕快入朝，李錡果然無計可施而反叛。

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先前，高崇文平定蜀地，朝廷便由此而任他爲節度使。高崇文治理軍隊有辦法，但不通曉州縣的政務，皇上難以選出替代之人，於是使武元衡取代高崇文，讓武元衡任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就在武元衡要赴任時，皇上親臨安福門慰問送行。高崇文自成都出發時，載着軍鎮所有的物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一起上路。武元衡到任後，一切事情從簡，目的是使人方便。三年後，公家私人漸漸富裕。武元衡安撫蠻夷，法令嚴明，不隨意生事。武元衡謹慎穩重，雖然淡於結交士人，但府署中選用的屬僚都是當時的傑出人才。八年，皇帝下令召他回朝。走到駱谷，被再次授任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吴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静安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呵之，賊射之

當時李吉甫、李絳不和，各自在皇上面前奏説事理曲直。武元衡端居中間，對誰也不冒犯不依附，皇上稱贊他是謹厚長者。等到李吉甫去世，皇上正全身心地討伐淮、蔡，便把全部機要政務委托給他。這時王承宗派遣使者到京城上奏事情，請求赦免吴元濟。王承宗的使者請示宰相時，言辭禮節傲慢不恭，武元衡大聲呵斥了使者，王承宗因而飛馬遞上奏章詆毁武元衡，仇視怨恨非常之深。武元衡的宅第在静安里，九年六

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册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輟朝五日，謚曰忠愍。

月三日，他準備入朝，出了靜安里東門，有人在暗處指使吹滅蠟燭，前導騎士又斥責那人，這時賊人射中了武元衡的肩膀。又有藏在樹後的人突然跑出來，用棍棒擊打武元衡的左腿。而他的隨從也被賊人打得四處亂逃，賊人於是牽着武元衡騎的馬，向東南走了十多步後將武元衡殺害，并割下顱骨拿走了。等到衆人呼喊着一起來到出事地點，舉起火把照看，衹見武元衡已僵仆在血泊中，地方就在武元衡宅第東北角的圍墻外面。此時天還没亮，街道上多是騎馬入朝的官員及隨從和行人，緝捕差役的呼聲連連長達十多里，都喊着説賊人殺了宰相，呼喊聲傳到朝堂，百官紛擾不安，不知死者是誰。過了一會兒，武元衡的馬跑了過來，遇到的人認出來是武元衡的馬。天明後，皇上來到紫宸門，有關官員報告了武元衡遇害的事，皇上非常震驚，退朝後坐在延英殿，召見宰相。而且嘆惜了好久，爲此一再吃不下飯。後皇上下詔册贈武元衡司徒，并贈給他家布帛五百匹、糧食四百石以助喪事，停止朝會五天，謚號忠愍。

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

武元衡擅長寫五言詩，喜愛的人傳誦他的詩歌，常常譜上樂曲演唱。

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謡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

當初，即元和八年時，武元衡從蜀地入朝再次任宰相，這時太白星衝撞上相星，越過執法星。占卜的人説：“如今的三個宰相都不吉利，開始的宰相災輕而最末的宰相災重。”一個多月後，李絳因脚病被罷免宰相。第二年十月，李吉甫因突然發病去世。到這時，武元衡被盜賊殺害，年齡纔五十八歲。當初武元衡與李吉甫同科登第，他倆又同一天任宰相。等到出京任方鎮節帥，他倆又分别統領揚、益。等到李吉甫再次入朝，武元衡也返回京城。李吉甫先一年在武元衡出生的那個月去世，而武元衡又後一年在李吉甫出生的那個月去世。吉凶的定數，好像符契一樣相合。先前長安流傳歌謡説“打麥麥打三三三”，接着揮舞衣袖説“舞了也”。解釋的人説：所謂“打麥”，説的是打麥的時候；所謂“麥打”，説的是暗中突然襲擊；所謂“三三三”，説的是六月三日；所謂“舞了也”，説的是武元衡死了。

執訊之。

從此京城的人恐懼不安，城門增加了衛兵，檢查出入行人，進行訪探偵察。那些體形高大衣服怪異、操燕 趙口音的人，大都要被抓來審訊一番。

武儒衡

元衡從父弟儒衡。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横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户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鎛不復敢言。

武元衡的堂弟叫武儒衡。武儒衡，字庭碩，才能出衆，爲人正直相貌端莊，不妄發言論，與人交友，始終不渝。宰相鄭餘慶不愛華麗整潔，後輩中拜訪他的人大都穿着帶垢的破爛衣服，以此希求得到他的知遇。而武儒衡前去謁見時，未曾隨意改變自己的愛好，衹和鄭餘慶正言直論，鄭餘慶因而也推重他。憲宗因武元衡爲國事而慘死，曾經爲之嘆惜，所以對待武儒衡很優厚。多次升遷任户部郎中。十二年，暫時掌管諫議大夫事，不久兼任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搜括下面來討好上面，没人敢陳述他的罪狀。武儒衡上奏議論，皇甫鎛暗地向皇上訴説此事，皇上説："不要因爲武儒衡上奏議論過你，你就進行報怨啊！"皇甫鎛不敢再説了。

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絶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

武儒衡氣質高雅，談論事情有風度，一些不正派的人憎恨他，尤其被宰相令狐楚妒忌。元和末年，憲宗準備重用武儒衡，令狐楚害怕他的明智俊異，便想方設法阻撓，以離間皇帝對他的寵信。有個叫狄兼謨的人，是梁公 狄仁傑的後代，這時在襄陽任從事。令狐楚就擅自起草制詔，召狄兼謨入朝任拾遺，制詔説："朕處理政務空閑時，親自閲覽本朝史書，懂得了奸臣專權的原因，看到武則天竊取朝政的事情，國家的皇帝寶位，將要傳給他人之手。蒼天博大，明鑒而降福於皇儲，誕生了狄仁傑，讓他保佑中宗，使斷了的綱紀再次伸張，明君於是得以恢復。應當福佑他的後代，使其與國家同命運而直到永遠。"等到任命狄兼謨的制詔發出，武儒衡在皇帝面前哭訴不已，説自己的祖父武平一在天后朝因年老而辭官退隱，當時也没受到牽連。憲宗再三安慰他，從此開始鄙視令狐楚的爲人。但武儒衡守正道而不改變，過分嫉惡如仇，所以最終也没有被重用。不久正式拜授爲中書舍人。這時元稹依靠宦官的支持，得到知制誥一職，武儒衡特别鄙視他。恰巧在官署吃瓜，有蒼蠅爬在瓜上面，武儒

卒，年五十六。

衡用扇子驅趕着蒼蠅說："剛從什麽地方來，却急忙聚集在這裏?"在座的同僚驚慌變色，武儒衡却神態自如。後改任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去世，終年五十六歲。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父鄭長裕，官做到國子司業，死在潁川太守任上。鄭長裕的弟弟鄭少微，做過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二人在當時都有名聲。父親鄭慈，和元德秀很要好，官做到太子舍人。

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凑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述胥吏，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

鄭餘慶年輕時很勤學，擅長寫文章。大曆年間考中進士科。建中末年，被山南節度使嚴震徵用爲從事，屢經升遷後爲殿中侍御史，由於爲父親守喪而罷官。貞元初年入朝，歷任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被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升任工部侍郎，主持吏部銓選事務。當時玄法寺的僧人們控告本寺和尚法凑，萬年縣尉盧伯達判決法凑還俗，後來法凑再次出家爲僧，盧伯達上表議論此事。德宗下詔叫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和功德使判官諸葛述一同進行審訊。這時議論認爲諸葛述是個胥吏，不應當和司法大臣等一同入臺省審查案件，鄭餘慶就此事上書議論，當時輿論稱贊并推重他。

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泄，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

十四年，鄭餘慶被授任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他精通《六經》的深層含義，上奏和對答的時候，多用古人的議論來陳述。鄭餘慶和度支使于頔一向關係友善，每次上奏事情他都要和于頔商議可否。時間不長，于頔因犯罪被貶官。這時又逢乾旱不雨而百姓饑荒，德宗和宰相商議，準備發救濟物品給禁衛六軍。事情還没做，就被中書省的屬吏給泄露出去了，鄭餘慶因此被貶爲郴州司馬，他在郴州前後六年。順宗即位，徵入朝中拜授尚書左丞。

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

憲宗繼位的那個月，鄭餘慶又被提升爲守本官平章事。時間不長，適逢夏州鎮將楊惠琳不聽王命，宰相們上疏論奏，大都主張出兵討伐。鄭餘慶又用古人的議論進言，説夏州軍士都依賴朝廷，又用了"介馬萬蹄"的話語。當時輿論認爲

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上浸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

鄭餘慶雖好古博雅但不合時宜。有位名叫滑渙的主書，長期管理中書省的簿籍，他和主管樞密的宦官劉光琦情意相通。宰相議論事情，凡和劉光琦主張不一致的，劉光琦便派滑渙轉達意思，結果没有不隨合心意的。宰相杜佑、鄭絪都姑息滑渙，議論的人説杜佑私下呼滑渙爲滑八，當時四方的書信禮物財寶，源源不斷地送到他家，弟弟滑泳也因他而升任刺史。等到鄭餘慶再次入中書省任官，和同僚一起議論事情時，滑渙指手畫脚陳説是非，鄭餘慶憎恨他越職，大聲呵斥他。不久鄭餘慶被免去宰相，任太子賓客。當年八月，滑渙因貪贓被告發，憲宗下令讓滑渙自殺；後憲宗漸漸得知鄭餘慶怒斥滑渙的事，很器重他，於是改任國子祭酒。不久拜授河南尹。三年，授任檢校兵部尚書，兼任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式拜授兵部尚書。

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户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勛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只據勛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由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

鄭餘慶兩次任宰相，而兩次被罷免也都不是因爲有什麽大的過錯，尤其以清廉儉樸被當時稱揚。他在朝中朝外都任過職，鬱鬱成爲有德長者，每每議論朝廷得失，一出言就成爲準則。當時京兆尹元義方、户部侍郎判度支盧坦，都因在勛官以前已達到三品，依據令式規定符合樹立門戟，因此各自奏請在門前樹立門戟。這時元義方用加授的上柱國、盧坦用以前曾任宣州觀察使來請求樹立門戟。由於近代樹立門戟的人，大都有銀青光禄大夫官階，而元義方衹依據勛官，有關部門不詳細審查就給予批准了，但議論的人認爲這不妥當，御史臺要彈劾却没有辦成。恰巧鄭餘慶從東都回朝，發表言論極力認爲不可。因此，御史臺轉送公文追問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郎崔備都被罰扣俸錢，并取消了元義方、盧坦的門戟。

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辭甚工。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黄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授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

鄭餘慶奉命撰寫《惠昭太子哀册》文，文辭特别精巧。有個叫崔環的醫工，從淮南小將升任爲黄州司馬。敕書傳到尚書省，鄭餘慶看完後緘封退還，認爲諸道没有固定職守的小將無故而被授任正員五品官，這是大開僥幸之門，况且也没有缺額可以供職。有人説他這樣是管得過細，因此漸漸觸犯了當時的權貴，改任太子少傅，兼理

官，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

太常卿事。當初德宗從山南返回皇宫，關中地區有李懷光、吐蕃軍的擾亂，京城裏的人震驚憂慮，於是德宗下詔叫太常寺在集會奏樂時不要用大鼓。這時，鄭餘慶開始奏請恢復使用大鼓。

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叙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緑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

九年，鄭餘慶被授任爲檢校右僕射，兼任興元尹，充任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年後被人替代。十二年，朝廷授任他爲太子少師。不久因年齡已到七十歲，請求退休，皇帝不予批准。當時接連有降恩赦免和叙録官階的恩詔；加上天子親自拜謁郊廟，參預其事的官員也都因恩禮之故授予三品五品官，不再進行考核；還有那些節帥幕府的賓僚屬吏，十有八九也因有軍功仗着有皇帝賞賜的官服然後入朝任官。這樣一來，朝廷中穿緑色官服的很少，郎官諫官也有穿紫色官服垂挂金魚袋的。又有些丞郎入朝謝恩以及郎官奉命出使，大多被賜以章服，來表示格外恩信，因而恩賜章服尤其泛濫，導致當時不認爲穿章服就是尊貴，於是皇帝下詔讓鄭餘慶依據格令規定認真建立制度，分條上奏。

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并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

十三年，鄭餘慶被授任爲尚書左僕射。自從戰事興起以來，在尚書省左右僕射官位上的多非其人，等到鄭餘慶以名臣授任此官，人心大快。憲宗因鄭餘慶熟悉典章禮儀，并針對當時朝廷禮樂制度有的與先例不一致的情況，特意委托鄭餘慶參考斟酌施行，於是任命他爲詳定使。鄭餘慶又上奏推薦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任詳定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一起充任詳定判官。他們對朝廷禮儀制度、吉凶五禮，都進行了增補删減。後鄭餘慶改任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

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

十四年，鄭餘慶兼任太子少師、檢校司空，還被朝廷下令封爲滎陽郡公，并兼理國子祭酒事。他認爲太學荒廢的時間長了，出自太學的生徒也不多，所以奏請按比例收取文官的俸禄來修繕兩京國子監。

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禄大夫、

等到穆宗即位，他因有師傅的舊情，升任檢校司徒，還受到優厚的禮遇。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去世，皇帝下詔説："已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

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逾。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賵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

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餘慶，初時因熟悉衣冠禮樂，聞名於山東，以閑餘之力作文章，終於成就了志向和學問。出朝入朝皆任清貴親近的官位，超過五十年。兩次擔任宰相，多次分管軍鎮。凡是重要職位，没有他没擔任過的。鄭餘慶貴而能貧，賤以自守。以正直敢言而聞名朝廷，用温柔和睦來教化閨門。接受命令具有正考父的恭順，對待士人可比公孫弘的寬厚。焚餘之書散逸之禮，他全都能説得清楚；古代史書舊有典章，他也發揮得非常好。朕正要咨詢稟聽，希望不致處事糊塗。老天奪走了我的良臣，我怎麼哀悼他也不管用！乞求已經是太晚了，衹是喪葬禮物應當優厚，可追贈他爲太保。”鄭餘慶終年七十五歲，謚號貞。

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禄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宫，以來學者。雖行己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褒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

鄭餘慶磨練節操，不失儒者的風範，他清廉儉樸直率，始終不渝。在德宗、順宗、憲宗、穆宗四朝居將相之位，前後出入朝廷共五十年，俸禄和賞賜所得，都分給親友共享，所以他家仍很清貧。自從至德以後，朝廷每每授任方鎮節帥，都要派遣宦官拿着旌節，前往節帥家中宣布賜授，節帥都要贈送給該宦官豐厚的金銀布帛。而想討好宦官的人惟恐數量不大，所以皇帝所派的宦官做一次這事，有的就會得到數百萬錢。鄭餘慶每次被授予方鎮節帥之任，天子一定要告誡前去傳令的使者説：“鄭餘慶家貧窮，你不能胡亂向他索要。”鄭餘慶一心想着振興儒教，後生謁見時他都以經學來規勸，并且救濟其所急所需。他治家立身，極其儉樸，等到任官爲政，却喜歡豐厚待人。鎮守岐下一年，雖軍務極爲繁忙，但還是創立儒宫，用來接待學者。雖然他的品行值得學習，但是往往近乎矯情求譽，所以當時議論的人不認爲他有十全美德。皇上因他家向來清貧，無力治辦喪事，下令有關部門特意發給一個月的俸禄作爲贈賻以助喪事，并且以此表示贊揚推崇。鄭餘慶有文集、表疏、碑志、詩賦共五十卷，流傳在世。

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 懷 鄭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

鄭餘慶的哥哥鄭承慶，官位不顯貴；弟弟鄭膺甫，官做到主客員外郎中、楚 懷 鄭三州刺史。次弟鄭具瞻、鄭羽客、鄭時然，官都衹做到

賓佐。

縣令賓佐。

鄭澣　鄭允謨

餘慶子澣。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澣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换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内艱，終制，退居氾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

鄭餘慶的兒子鄭澣。鄭澣本名涵，因和文宗做藩王時的名字相同，所以改名爲澣。鄭澣貞元十年考中進士科，由於父親當時被貶官，所以他多年没有被任用。以後自秘書省校書郎升任洛陽尉，充任集賢院修撰，改任長安尉、集賢校理。又轉任太常寺主簿，操辦的事務還和從前一樣。後升任太常博士，改任右補闕。鄭澣的奏章言辭切直，因而人們都替他擔心。等到鄭餘慶入朝時，憲宗對鄭餘慶説："你的好兒子，是朕的正直之臣，值得共同慶賀。"於是升任他爲起居舍人，改任考功員外郎。有刺史驅使屬吏和百姓向朝廷報告自己的政績，請刻石記載自己的德政。鄭澣探察得知其中真情，分條責備有關廉使，奸巧終於暴露，人們佩服他機敏有見識。當時鄭餘慶任僕射，他請求更改現任的尚書省郎官，於是换任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後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被授任爲考功郎中。又爲家人守喪，服喪期滿，隱居氾上。長慶年間，被徵入朝廷任司封郎中、史館修撰，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

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録》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户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宫，開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户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於世。

文宗即位，鄭澣被提升爲翰林侍講學士。皇上命他撰寫二十卷《經史要録》，書成以後，皇上喜愛此書博大精深，因而從他所呈上的書中摘録辭條，并且親自提問，鄭澣應對如流，皇上賜給他金紫。大和二年，他升任禮部侍郎，主持貢舉二年，選拔優秀賢能之人，時人稱頌他選人得當。轉任兵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出任河南尹，都以能幹出名。後被召入朝授任尚書左丞，隨即又被授任爲刑部尚書，兼理尚書左丞事務。出朝任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被授爲檢校户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鄭餘慶鎮守興元時，創立儒宫，開設學館，等到鄭澣到任以後，又繼承父親先前所做的美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朝廷以户部尚書徵他入朝。詔書下達那天，他在興元逝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右僕射，謚號宣。鄭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流傳在世。

澣四子：允謨、茂諶、處誨、從

鄭澣有四個兒子：鄭允謨、鄭茂諶、鄭處

讜。

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晋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

鄭茂休

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秘書監。

鄭處誨

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黄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黄土也。"四坐感嘆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録》三篇，行於世。

鄭從讜

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

誨、鄭從讜。

鄭允謨因門蔭在臺省任職，歷任蜀、彭、濠、晋四州刺史，官位終於太子右庶子。

鄭茂諶避皇帝名諱改叫茂休，開成二年考中進士科，四次遷任爲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官位終於秘書監。

鄭處誨，字延美，在兄弟輩中文章寫得最優秀，早早就被士人和朋友所推重。大和八年考中進士科，出仕就在秘書監任職，歷任監察御史、拾遺、尚書郎、給事中。多次升任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出任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後死在汴州。鄭處誨有個叫鄭朗的同族叔父。當初鄭朗任定州節度使時，鄭處誨任工部侍郎，因清晨要入朝便在準備朝拜的待漏院和衣而睡，忽然夢見自己被外任爲浙東觀察使，路經汴州，當時鄭朗在汴州任節帥，鄭朗不忍他離去而設酒餞行，他仰頭看了看房屋的棟梁，全是用黄土塗飾的，而左右的賓僚侍從也都認識。第二年，鄭朗果真從定州到宣武任節帥，徵用韋重爲掌書記。韋重將要出發時，鄭處誨告訴了自己所夢見的事。第二年，鄭處誨轉任刑部侍郎。這年秋，又被授任爲浙東觀察使。鄭處誨走到潼關，鄭朗便派遣從事迎接慰勞，還送上一封親筆信，叫他先寫下當年所夢之事。等鄭處誨到了汴州，鄭朗在清暑亭宴請他，賓客僚佐和夢中的全部相符。鄭朗仰頭看着房屋棟梁説："這也是黄土顔色的啊。"在座的人感嘆了好長時間。五年後，鄭朗去世，鄭處誨繼任汴州節度使，於是賦詩一首，刻在辦公的廳堂上，以表明對鄭朗的深切思念。鄭處誨博雅好古，并且勤奮著述，編纂了很多著作。在他任校書郎時，撰成了三卷《明皇雜録》，并流傳在世。

鄭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歷任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已故宰相令狐綯、魏扶，都是他父親主

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托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逾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期年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持貢舉時的門生，由於他倆替他播揚名聲，所以不久他就升任中書舍人。咸通三年，鄭從讜主持貢舉事務，被授任爲禮部侍郎，轉任刑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他主持銓選事務公平允當，當時没有被屈才的人。在他即將出任宰相時，因不答應有權勢之人的請托，便被改任爲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過了一年，他請求回朝而未獲批准，改任爲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他在汴州幹滿一年上報政績時，有好的名聲流傳。當權的人害怕他被重用，因而改任他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棼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捍城，皆得其效。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咏，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

南詔蠻騷擾五管地區，朝廷徵集天下兵馬準備討伐，這時正巧發生了龐勛叛亂，因而顧不上再派兵馬到這裏了。鄭從讜鎮守着這裏，由於北方去的士卒少而弱，而蠻夷又紛擾不止，於是他選擇當地土豪，授給他們重要的職位，來防禦敵人捍衛城鎮，并且都收到了良效。雖然州縣城池多有失陷，但交、廣一帶平安無事。不久懿宗逝世，鄭從讜因長期在番禺，不喜歡此地的風土，一心想着返回朝廷，這種思念之情表現在詩文裏，所以屢屢遞上奏章請求回朝任個分司或閑散之職。僖宗下令召他回朝，任命他爲刑部尚書，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

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陁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强，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陁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侃、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爲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爲嘯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陁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

乾符年間，叛賊從河南興起，天下動蕩不安。陰山府沙陁都督李國昌部族正處在强盛時期，如虎一樣窺視着北面的邊境。適值靈州防禦使段文楚的軍需跟不上，該州的士兵缺乏糧食，於是悄悄勾引沙陁部攻城，殺死段文楚，隨後李國昌便占領了振武軍的雲、朔等州。李國昌還派兒子李克章、李克用盡力集合諸部，向南侵犯忻、代。前任節帥竇瀚、李侃、李蔚相繼以重臣身份鎮守并部，但都未能遏制得住沙陁部的侵犯。不久康傳圭被三軍殺害，軍士更加驕横，依仗有功而要求賞賜，動輒就聚集喧閙。加上河南、河北七道的兵將，如雲一樣會集京城，民不聊生，沙陁又連連攻占城邑，朝廷在選擇節帥上也顯得很難。僖宗主張派宰相前去整治，因而下詔説："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朕以北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凶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參佐。乃奏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

充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從讜，自從任宰相以來，屢屢引來世間賢能之人，才能高超善於應變，舉措必能審察機宜。朕認爲北門是本朝振興的舊地，而你以前在此地任職時也曾實施過惠政教化，對此人們一直還念念不忘。正當用武之時，暫停你的宰相職務，希望能消滅凶人醜敵，解除我的憂愁困惑。可任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兼行營招討等使。”皇帝的制詔發下，還允許他親自選擇參謀和佐僚。於是他上奏舉薦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任推官，前任左拾遺李渥充任掌書記，前任長安尉崔澤充任支使。他的幕府人員很精幹，爲當時之冠。此時朝中之人都很仰慕，稱太原爲“小朝廷”，意思是説聚集了很多名人。

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剽，無日無之。從讜貌温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凶謀盜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群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彦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略，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當時軍隊叛亂剛剛結束，殺掠搶劫之事，真是無日不有。鄭從讜面貌温和而内心剛强，沉着機智善於决斷，奸人没有能逃脱的。凡是凶惡謀亂的人和事，没有不落入他的法網，因此群盜豪强極其恐懼。張彦球是舊府城都虞候，前任節帥派他帶領三千人馬把沙陁從百井趕出去，他却中途返回，放縱士卒破門而入，殺死前任節帥康傳圭。等鄭從讜上任後，搜索捕捉其中爲首者并予以處死，當得知張彦球本意是好的，又有謀略時，便將他召來勸説開導，不僅坦然處之而且没有疑意，還把全部軍權委托給他。

廣明初，李鈞、李涿繼率本道之師出雁門，爲沙陁所敗。十二月，黄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卿志安封域，權總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黄巢奔衝，十六日，駐蹕梁、漢。上慚九廟，下愧萬方。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宜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

廣明初年，李鈞、李涿相繼率領本道軍隊出兵雁門，都被沙陁打敗了。十二月，黄巢侵犯長安，僖宗離京出走，并傳詔書對鄭從讜説：“你立志安邊，統領軍隊，夷人和中原人都很敬仰，國家全憑你了。本月五日，草賊黄巢突然冒犯，十六日，朕停駐在梁、漢。朕上愧對祖宗，下愧對萬民。節帥一聽到消息，也都痛恨萬分。現在專門派遣供奉官劉全及前往你處宣諭慰勞。你應選派本道士兵，估量好多少，交給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使他帶領人馬入關援救。”鄭從讜擦去眼淚接下詔書，團結將士，派遣牙將論安、後院

後院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

軍使朱玫率領步兵騎兵五千人，跟隨諸葛爽入關急赴國難。當時是中和元年五月。

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廪餼犒勞，信宿不發，克用傅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群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勛，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棨。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陁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場，并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

論安軍駐扎在離石。這一月，沙陁李克用軍忽然來到，扎營在汾東，聲稱是奉詔入關奔赴國難的。鄭從讜備辦食物犒勞，連宿兩夜他們仍不離去。進而李克用靠近州城大聲呼喊說："我軍將要南下，要和宰相當面交談。"鄭從讜登上城墻對李克用說："你們僕射父子，咸通以來英勇忠義，爲國流血作戰，天下的人因而受惠。老夫我事奉幾朝皇上，官位愧居將相，今天叛賊擾亂，皇上四處流亡，天下動蕩不安，我不能手持戈劍討伐叛賊，來報答聖上對我的獎拔，這是老夫我的罪過。但是多難之時可以謀取功勛，這是僕射你立功建業的時候啊。所遺憾的是我奉命守邊，不敢怠慢君命，無法奉陪大軍前往。若僕射你始終想着皇上，打敗叛賊以後，皇上回到宮中，我也能返回京城向你陪罪，這是我所希望的。請僕射你自愛吧。"李克用拜謝後離去。但雜虜仍不收斂，肆意搶掠城郊，鄭從讜派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兵追擊。第二天，契苾部救兵趕到，沙陁大敗而歸。當初論安帶兵入關，走到陰地時，又率領數百士卒擅自返回，鄭從讜將各部將校召集到球場并當着他們的面斬殺論安，還把士卒交給朱玫帶領着繼續奔赴國難。這時鄭畋也以宰相身份鎮守鳳翔，他和鄭從讜是同宗之人，又同年考中進士科，此時鄭畋也從岐下出兵，來阻止叛賊黃巢的侵擾。廣明年間他倆率先倡導正義，截斷賊兵的首尾，被叛逆之徒稱爲"二鄭"。國威得以再次振興，這兩個儒士出身的節帥是有功勞的。

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沙陁部，許討賊自贖。由是沙陁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叙別。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尊在雁門，且還覲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讜承

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免沙陁部，叫他們討伐叛賊而自我贖罪，因此沙陁五部數萬人馬南下。他們不敢經過鄭從讜的轄境，就從嵐、石沿黃河往南行進，惟獨李克用帶領數百騎兵親臨城下叙別。鄭從讜贈送給他名馬、器物後分手。三年，李克用在打敗叛賊中立功，被朝廷授任爲河東節度使而替代鄭從讜，李克用北回走到榆次，派使者去向鄭從讜表達敬意，并轉告鄭從讜說："我父親還在雁門，因而暫且回家

詔，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

探望。相公您慢慢整理行裝，不要急於上路。"鄭從讜接到詔書，當天簽發公文給監軍使周從寓讓他主持兵馬留後事，讓書記劉崇魯主持觀察留後事，并告誡他們說："等着面見李公，按照簿籍交清手續後再返回。"

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

五月十五日，鄭從讜離開太原。這時京城雖然收復，但皇上還沒有回宮，沿路仍有寇賊出没。鄭從讜走到絳州，唐彥謙當時在此任刺史，他便留駐了數月。這年冬天，皇帝下詔催他趕赴行在所，因而再次出任宰相，歷任司空、司徒，正式拜授侍中。光啓末年，他堅決辭掉機要政務，帶病回家。鄭從讜去世後，有關部門給他定謚號爲文忠。

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强桀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效也，累奏爲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扆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殁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鄭從讜知人善任，從來不驕傲自負，因而所到之處都有聲望和政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强横凶狠特難控制，以前的節帥因有猜疑留下了隔閡，所以軍隊也不安寧。等到鄭從讜安撫邊疆四年，知道張彥球有才能可以委用，便真心實意地對待張彥球，而張彥球也能拼命效力。所以抵抗强虜保全城池，大多是張彥球的功勞，他也多次上奏舉薦，張彥球任行軍司馬。等到他再次任宰相，又任用張彥球爲金吾將軍，并讓其多次出任州刺史。鄭從讜在絳州時，唐彥謙的判官陸扆好學有才氣，由於他寄住在州刺史的府第，便整天和陸扆喝酒談天，不僅無間隔無先後地平起平坐，還把陸扆舉薦給朝廷，後來陸扆官位也清貴顯要。鄭從讜在汴州時，因哥哥鄭處誨曾任本鎮節帥，後來又死在了汴州，所以他從上任到任期滿被人替代，都不曾在公署奏樂，他的友愛知禮，品德操行就是這樣。國家的名臣中，文忠就是一位。

韋貫之 韋綬 韋纁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夐，仕周，號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

韋貫之本名純，因避憲宗名諱，所以以字行世。八代祖韋夐，在周朝做過官，號稱逍遥公。父親韋肇，官做到吏部侍郎，在當時很有名聲。

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

韋貫之是韋肇的第二個兒子。年輕時就考中進士科，貞元初年，考中賢良科，被授任爲校書郎。任職期滿後，隨着調選判官進入等第，再轉

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

任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的權勢超過宰相，他說可以或不可以，必在幾天後由皇帝下詔照辦。有人把韋貫之推薦給李實，李實回答說："是那個和我住在同一坊里的韋貫之，多次聽說他賢能，衹是我得見過他面後纔能推薦給皇上。"然後拿起記事的手板對游說的人說："我已記下他的姓名了。"游說的人大喜，急忙把李實的話告訴給韋貫之，并且說："您今天到李實那裏一去而明天就能受到慶賀了。"韋貫之唯諾而已，但幾年中始終不肯前往，這事之後他的官位沒有升遷。

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群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秘書丞。

到了永貞年間，韋貫之纔被授任爲監察御史。他上書舉薦小弟韋纁代替自己任監察御史，當時議論不認爲這是徇私枉法。於是轉任右補闕，而韋纁代替他任監察御史。元和元年，杜從郁任左補闕，韋貫之和崔群上奏議論，不久杜從郁被降爲左拾遺。他又上奏說拾遺、補闕雖然品級不同，但都是諫官。父親任宰相，兒子任諫官，如果政事有得失，做兒子的不可能去議論父親。於是杜從郁改任秘書丞。

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户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逾年，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

後來韋貫之和中書舍人張弘靖考試制策科，選録上榜的有十八人，以後大多都以能文著稱。轉任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因投機取巧進用，官做到少府監，他的兒子以門蔭當上了弘文、崇文兩館生徒，韋貫之扣住他的册籍不下發，并說："工商家出身的子弟不應當做官。"金忠義用藝能來交結權貴寵臣，替他說情的人不衹一兩個，而韋貫之更是堅持己見。他接着上疏陳述金忠義不應當玷污朝廷官吏的名册，詞理懇切，金忠義的官職終於被免去。後韋貫之改任吏部員外郎。三年，朝廷再次策試賢良之士，又命韋貫之和户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一同任考策官。韋貫之上奏録入上等的三人，都是言論真正切中時弊之人，他們的言辭沒有忌諱，即使參預考策的官員，都爲他們的言詞切直而犯難，韋貫之獨自署名上奏，於是被外任爲果州刺史，途中又貶爲巴州刺史。不久又被徵入朝廷授任都官郎中、知制誥。過了一年，拜授中書舍人，改任禮部侍郎。他在禮部侍郎任上

前後共二年，選録士人的主導思想是抑制浮華，看重實際，因此急於進取的風氣漸漸有所收斂。轉任尚書右丞，入朝謝恩時皇帝當面賜給他金紫。

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盗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爲相，二寇并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弘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顔合兵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鋭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帥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從，四年而始克蔡。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爲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

第二年，韋貫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後，鎮州盗賊在京城作案，殺死宰相武元衡，刺傷了御史中丞裴度。等到裴度任宰相，主張同時出兵討伐鎮州、蔡州二寇，議論的人認爲物力人力達不到。韋貫之奏請先放下鎮州以便積蓄力量，集中精力對付蔡州。皇上急着要看到天下太平，所以没有批准他的建議。韋貫之上奏説："陛下難道不知道建中年間的事情嗎？當時天下的戰事，開始時是蔡危急而魏接應，齊與趙一同作惡。德宗徵集天下兵馬，命令李抱真、馬燧加緊進攻，物力人力用完了，於是朱泚趁機作亂，而朱滔隨後侵犯朝廷，致使梁、漢成爲朝廷所在地，皇上有出走奉天之行，這都是陛下知道的啊。當時不是因爲别的，就是因爲不能暫時忍一下而各個出擊，急於要一下全部擊破的緣故。陛下爲何不能放寬時間，等攻下蔡州後再謀取鎮州呢？"皇上從内心同意他的建議，但討伐鎮州的詔書已經發出去了。後來官軍攻下蔡州而鎮州自動屈服，正如韋貫之所獻之策那樣。當初，官軍討伐蔡州，使汴之節帥韓弘爲都統，又命汝之節帥烏重胤、許之節帥李光顔會合兵力後進攻。韋貫之認爲諸位節帥從四面征討叛賊，各自會迅速進攻，如今假若設置都統督戰，又令兩個節帥聯營，那麽他們會慎重行事而保存各自的力量，攻克的日期也就難以估計了。由於韋貫之的建議未被采納，所以用了四年功夫官軍纔攻下蔡州。不久韋貫之升任中書侍郎。同僚準備將張仲素、段文昌提拔爲學士，韋貫之阻止這種做法，認爲他們二位的行爲舉止不端正，不適合在内廷任職。

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

韋貫之任宰相時，用嚴格要求自己來約束下屬，并以有名望清高的士人爲先，所以他的門下没有不純正的賓客。有個叫張宿的人，很有口才，受到憲宗的寵信，被提升爲左補闕。張宿將出使淄青，宰相裴度要替他請求章服，韋貫之

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掊拾進獻。貫之謂兩税外不忍横賦加人，所獻未滿异意，遂率屬内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說："此人已備受皇帝的信任，爲何還要再給他優遇寵幸呢?"於是這事便停了下來。張宿因此對他懷恨在心，便胡亂編造罪名，并用朋黨之罪來誣陷他，最終被免去宰相而任吏部侍郎。不到十天，又外任爲湖南觀察使。任虢州刺史的弟弟韋纁，也被貶到了邊遠州郡。當時兩河仍有戰事，國家的費用不够，就命令鹽鐵副使程异到諸道督促徵收財貨賦税。程异所到方鎮，皆婉言勸説節帥使其搜集財物進獻。韋貫之認爲兩税以外不能再强加賦税給百姓，因而所進獻的財物未能滿足程异的要求，隨後他又把所轄境内六個州的留州所用之錢也進獻了，因此被降任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上即位，擢爲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僞詞以悦人，身殁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

穆宗即位，下詔提升韋貫之爲河南尹，徵入朝任工部尚書。還没上路，就於長慶元年在東都去世，終年六十二歲，皇帝下詔追贈他爲尚書右僕射。韋貫之從平民升到宰相，居住的房屋没有改變。他歷任重要官職二十年，那些用美玉財寶行賄的人，没有敢到他門前的。他生性深沉少語，與人交往，從不應酬，也從不用假話巧言來取悦於人，去世以後，家裏没有多餘的錢財。韋貫之有文集三十卷。

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决於内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

韋貫之的長兄韋綬，德宗朝任翰林學士。貞元時的政事，大多他都在内廷參議裁决過。他所議論的一切事情，往往都合乎中允之道，但謹小慎微導致了他愛過分思慮，晚年患上心臟病，所以未能得到重用。

纁有精識奥學，爲士林所器。閨門之内，名教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

韋纁有淵博的學識，深受士人的器重。即使在家門之内，他也嚴格遵守禮教。所以韋氏兄弟的美名，當時很受推重。韋纁屢經升遷官做到太常少卿。

韋澳

貫之子澳、潾。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弘詞登科。性貞退寡欲，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

韋貫之的兒子韋澳、韋潾。韋澳，字子斐，大和六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弘詞科。韋澳生性清静寡欲，科舉考試被録取了十年也不出仕。他的長兄韋温和御史中丞高元裕關係友好。韋温請高元裕署任韋澳爲御史，并對韋澳説："高二十九主持御史臺事，想和你見一面，你肯定能得到御史職務。"韋澳没有回答。韋温又説：

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高君是正直之士，你不能小看他呀。"韋澳說："恐怕没有自薦的御史吧。"最終也未登高元裕之門。

周墀鎮鄭滑，辟爲從事。墀輔政，以澳爲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群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户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爲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出爲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讋憚。

周墀鎮守鄭滑，徵用韋澳爲從事。周墀任宰相，使韋澳任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周墀剛任宰相時，私下對韋澳說："才能小而責任重，可用什麼辦法來補救？"韋澳說："承蒙您能如此信任我，依我看衹要您不掌權就行。"周墀非常驚訝，不明白這話的用意何在，韋澳說："爵賞刑罰，您不要自己一人全都掌管着，希望不要以自己的喜怒愛憎來行事。衹要讓各部門的官吏各行其職，那麼您就是端坐在朝堂之上，天下也會自然治理的，還要什麼權呢？"周墀認爲確是這樣。不到一年，韋澳以本官知制誥，不久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多次升任爲户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學士承旨。韋澳和同僚蕭寘很受宣宗賞識，每當他二人一同值夜班時，宣宗没有不召見的，而且還要詢問當時的政事。每次國家有刑法政令一類大事，皆由宦官口頭宣布大概旨意，若韋澳要有議論或勸諫，就說："這件事情，要等皇上親筆詔書傳下來，然後纔敢施行。"拖延到天明，他就一定要奏論其是否可行，而大部分都被皇上采納了。後韋澳出任京兆尹，不避權貴豪强，京城地區的人都畏懼他。

會判户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户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户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玭知其對，謂澳曰："舅之奬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内殿，上

適值判户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當時韋澳在延英答對。皇上說"户部缺判使"，而韋澳以京兆府的事情來答覆，皇上連續三次說"户部缺判使"，又說："卿意下如何？"韋澳回答說："臣近年來心力減退，承受不了繁重事務，曾多次請求到方鎮任職，聖上一直没有憐憫而答應我。"皇上沉默不語，而且不樂意他這樣的奏對。韋澳的外甥柳玭得知韋澳所奏對的内容，對韋澳說："舅舅您的被奬拔知遇，特别承蒙了聖上賞識，您在延英的奏對，恐怕不合皇上的心意。"韋澳說："我不被現任宰相所信任，忽然有皇上的親口聖旨，授任我判使之職，那一定會有人認爲我是走了别的門路而得到的，那我將用什麼來自我表明呢？我的用意没有錯。你要知道世事越來越壞，都是我們這些人貪圖爵位造成的，你應記住

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

這點!"大中十二年，韋澳任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任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他到内殿辭別時，皇上說："是卿自己爲了方便省心，可不是我叫卿離開的啊。"韋澳在河陽多年，宦官王居方出使魏州時，皇上讓王居方傳旨意給韋澳說："久別無恙，得知你信奉道術，得到了什麽藥方，可告訴王居方口頭奏上。"韋澳順便讓宦官帶上奏章以表感謝，又說："方士的話特別不能信，金石有毒，千萬不要服食。"皇帝稱贊他忠誠，準備召他入朝，事未行而皇帝去世了。

懿宗即位，遷檢校户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爲户部侍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托，爲執政所惡，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悦於澳，會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奸，坐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云："莫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聞於京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許之。逾年，復授户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户部尚書，謚曰貞。

懿宗即位，韋澳升任檢校户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後被召入朝授任户部侍郎，轉任吏部侍郎，他選官任人公平允當，從不接受請托，因而宰相憎恨他，又被外任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向來不喜歡韋澳，恰巧吏部舉發韋澳任職時的簿籍，屬吏也藉機爲奸，由於此事獲罪而免去節度使，以秘書監身份在東都分司任職。韋澳曾開玩笑吟詩說："莫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這一詩句傳到京城，權貴寵臣更加憎恨他了。韋澳上書請求退休，宰相懷疑他有怨恨，就授任他爲河南尹。任命河南尹的制詔發出後，他多次上表說有病并請求辭官，由於他家的祖墳在秦川，因而請求回歸樊川別業，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過了一年，朝廷再次下令授任他爲户部侍郎，因有病没有接受任命就去世了。追贈户部尚書，謚號貞。

潾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潾子庾、庠、序、雍、郊。

韋潾也考中進士科，没做官就去世了。韋潾的兒子叫韋庾、韋庠、韋序、韋雍、韋郊。

韋庾

庾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爲御史，累遷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户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

韋庾考中進士科，多次在節帥幕府任職，入朝擔任御史，屢經升遷任兵部郎中、諫議大夫。跟隨僖宗巡幸蜀地，改任中書舍人，多次拜授爲刑部侍郎，署理户部事務。僖宗返回京城時，韋庾充任頓遞使，走到鳳翔病逝。

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

韋序、韋雍、韋郊都考中進士科。韋序、韋雍官做到尚書郎。韋郊文學特别出衆，歷任清貴顯要官職，從禮部員外郎到知制誥，後正式拜任

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中書舍人。昭宗末年，被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屢經升遷任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去世。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纁忠懿，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代謚貞，考行無愧。

史臣曰：武元衡、武儒衡見識超群，爲當時的表率，武元衡因過分嫉惡如仇，所以最終遭遇不幸，被刺身亡，實在是可哀可痛啊！令狐楚造謠中傷武儒衡，爲害更甚，君子的言行，難道能是這樣嗎？鄭餘慶博雅好古，是一代儒士的宗師。鄭文忠一心爲了君主，無愧於列祖列宗，士大夫家族繁榮昌盛的，在近代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韋氏三兄弟的宗族中，世代都有才能卓越之人。韋純、韋纁忠貞善行，議論前事作爲當時的借鑒，擔任宰相談論兵事，建議也都能爲國家着想。韋澳光明正大，没有丢失祖先的遺風。三代都謚號貞，考其品行真是無愧於此名。

贊曰：后族峥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公，繼以文忠。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贊曰：在武后家族興盛時，武平一便主動辭官退隱。高風亮節流傳，全反映在了武元衡、武儒衡身上。鄭貞公值得贊嘆，接着的是鄭文忠。韋純、韋纁温和知禮，足有父輩遺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

衛次公（子）洙　鄭絪（子）秖德（秖德子）顥　韋處厚　崔群　路隨（父）泌

衛次公　衛洙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韵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爲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弦。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衛次公器量風度温和文雅，二十歲前就考中進士科，禮部侍郎潘炎認爲他是具有治國才能的人，於是在録取時將他提拔入上等行列，使他參與官員的選授遷調。吏部侍郎盧翰稱贊他的才能，補授他爲崇文館校書郎，改任渭南尉。衛次公擅長彈琴，京兆尹李齊運讓兒子和衛次公往來歡聚，目的是要衛次公傳授他彈琴技藝，衛次公拒絶了這事，并從此終身不再彈琴。

嚴震之鎮興元，辟爲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爲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時東宫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絪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

嚴震鎮守興元，徵用衛次公爲從事，授任監察御史，轉任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被徵入朝任左補闕，不久兼任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逝世。當時太子病得正厲害，匆忙召翰林學士鄭絪等人到金鑾殿議事。宦官中有人説："裏面正在商量，立誰還未確定。"衆人還未回答，衛次公急忙説："皇太子雖然有病，但他是嫡長子，朝廷内外的人都心向着他。萬不得已時，應當立廣陵王。若有其他圖謀的話，那禍難將會没完没了。"鄭絪等人也跟着附和衛次公，各種議論這纔平息下來。

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内廷，多所匡正。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爲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摇。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

等到順宗爲先皇帝守喪時，外有王叔文一夥以權拉幫結黨，破壞國家制度，而衛次公和鄭絪都在内廷任職，對很多地方進行了扶正。後轉任司勳員外郎。好久以後，又以本官知制誥，被賜給紫衣金魚袋，依然任翰林學士，暫時掌管中書舍人事。不久衛次公主持禮部貢舉，斥退虚浮不實，引進正直實才，不爲當時有權有勢之人所動

還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絪善，會鄭絪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户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聞于朝。徵爲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勛在王府，豈限常格？"并優秩而遣之。

擢。後來正式拜授中書舍人，并且充任史館修撰，升任兵部侍郎、知制誥，再次兼任翰林學士。衛次公和鄭絪關係友好，恰巧鄭絪被免去宰相，衛次公也被降任太子賓客，改任尚書右丞，兼理户部事務，拜授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他請求朝廷減免這裏三百萬賦税錢，百姓因此得以休養生息，政績也傳到了朝廷。徵入朝授任兵部侍郎。李勣、徐有功裔孫的名字被擯棄在選人以外，衛次公召見他們説："你們的祖先，爲國家立下了功勛，你們怎能局限於固定的選授格式呢？"結果全部授予優越官位後叫他們離去。

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僚，節操趨尚，始終如一，爲衆推重。

衛次公改任尚書左丞後，皇上對他的關心照顧非常優厚，并準備任命他爲宰相，而且已經令翰林學士王涯起草詔書了，當時朝廷對淮夷用兵的日子已經很久，衛次公多次上疏請求停止用兵。正好這時有前綫的捷報傳來，而任命衛次公爲宰相的詔書又剛剛發出，憲宗便下令追回那詔書，於是他被外任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衛次公接受替代後回朝，途中病逝，追贈太子少保，終年六十六歲，謚號敬。衛次公自年輕時入仕，到歷任高官，志節操守和喜好崇尚，始終都没有改變，因此受到衆人的推重。

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衛次公的兒子衛洙，考中進士科，娶憲宗的女兒臨真公主爲妻。屢經升遷官做到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絪　鄭祗德

鄭絪，字文明。父羡，池州刺史。

鄭絪，字文明。父親鄭羡，做過池州刺史。

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衮，皆相知重。絪擢進士第，登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勛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内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鄭絪年輕時有大志，愛好學習，擅長寫文章。大曆年間，負有儒學盛名的人，像張參、蔣乂、楊綰、常衮，都賞識推重他。鄭絪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宏詞科，被授任爲秘書省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鎮守西川，徵用他爲書記，後被召入朝授任補闕、起居郎，兼任史館職務。時間不長，提升爲翰林學士，轉任司勛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在位時，鄭絪在内廷任職十三年，處處小心謹慎，德宗對他也很器重。

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

貞元末年，德宗去世，順宗剛剛即位，德宗

位，遺詔不時宣下，絪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絪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决，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爲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爲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旋爲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

所擬的遺詔臨時宣下，鄭絪和同僚衛次公暗中一再申明要堅持正統，宦官也不敢違背。等到王伾、王叔文朋黨專權的時候，鄭絪又能篤守正道而保持中立。憲宗監理朝政，鄭絪升任中書舍人，依舊爲翰林學士，不久拜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兼任集賢殿大學士，轉任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憲宗在位之初，勵精圖治，鄭絪和杜黃裳一同掌管國家大權。杜黃裳多次參預議事，第一個建議就是誅殺惠琳、斬除劉闢以及其他建立的制度。鄭絪謙遜沉默不大理事，因此被降任爲太子賓客。出任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他在嶺南任職期間以廉政著稱。後鄭絪任工部尚書，轉任太常卿，又任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任東都留守。後被召入朝任兵部尚書，隨即又出任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又被召入朝授任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任太子少保。

絪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悦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

子秪德。

鄭絪因有文才而被進用，他性情恬淡，歷任尊貴顯達官位，出入朝中朝外達四十多年。他任職時雖無赫赫政聲，但堅守正道敦厚誠實，喜愛各種書籍，和當時博聞好古之士，在一起游學和講論事物道理，時人也敬仰他的年長德高。等到文宗即位，他因年老力衰，多次上表請求辭官退隱，於是以太子太傅退休。三年十月鄭絪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司空，謚號宣。

鄭絪的兒子鄭秪德。

鄭顥

秪德子顥，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内供奉，詔授銀青光禄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顥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

鄭秪德的兒子鄭顥，鄭顥考中進士科，出仕任弘文館校書。升任右拾遺、内供奉，皇帝下詔授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升任起居郎。鄭顥娶宣宗的女兒萬壽公主爲妻，被拜授駙馬都尉。後歷任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他主持策試貢士二年，選拔起用滯留的人才，至今被人們稱頌。改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任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鄭顥身爲貴戚，有才能風度。大中年間，宣宗皇帝對他的知遇獨一無二。等到宣宗去世，鄭顥追念感慨宣宗對他的恩德和知遇，曾作詩序說："去年的壽昌節，我前往麟德殿賀壽，返回

夢與十數人納凉於别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爲數聯，同游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官車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韵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争集，凉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爐虚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絶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顥亦卒。

時休息在長興里的宅第。在大白天竟不知不覺睡着了，夢見我和十幾個人在一别墅乘凉。那館宇明亮清爽，大家一起連句作詩。我作了幾句詩後，同游的人很是稱贊。醒來以後，記不得全部詩句了，衹記得其中的十個字‘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於是便題寫在柱子上。我暗自感到這話不吉祥，也不敢對别人説。没過幾天，宣宗有病，停止了朝會，等到宣宗逝世後，我纔明白那詩句的真正含義。追念宣宗對我的知遇，接續‘石門’詩句而爲十韵：‘前年先帝生日我去賀壽，結束後出宫而返回自家。快樂地奔走於夏日當中，竟瀟瀟灑灑進入夢境裏。夢中的境地好像從未到過，那高大莊重昔日也未曾見過。太陽光下鳥兒收攏翅膀，風在吹着鶴的羽毛飄飛。奇特的苑囿中衆人聚集，清凉的臺榭裏吟咏不斷。石門前是一片白色霧露，玉殿上是一片黑色青苔。如果不是災禍先前預兆，爲何會在昏睡之中出現。御用的香爐没有官吏看守，帝王的傘蓋依仗着云亭。在大白天裏不幸地死去，收藏櫃中隱藏有長壽的秘訣。小臣我哀痛不已放下手中的筆，握着青萍劍在湖上哭泣。’”過了不久，鄭顥也去世了。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爲荆南節度參謀。

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游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垍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并兼史職。修《德宗實録》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爲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入拜户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親韋萬，做過監察御史，是荆南節度使的參謀。

韋處厚本名淳，避憲宗名諱，改名處厚。韋處厚幼時性情純厚，事奉繼母以孝順聞名。爲父母守喪期間，在墓旁築廬居住。服喪期滿後，他離家游歷長安。韋處厚精通《五經》，博覽史籍，而作文的思路非常開闊。元和初年，他考中進士科，又應試賢良方正科，被選拔録入優等行列，授任秘書省校書郎。裴垍以宰相身份監修國史，上奏推薦他以本有的官職充任直館，後改任咸陽縣尉，升任右拾遺，都兼任史館職務。他撰成《德宗實録》五十卷呈送給皇上，當時人稱贊是部記事翔實的史籍。轉任左補闕、禮部和考功二員外郎。韋處厚早年就受到宰相韋貫之的器重，這時韋貫之因議論兵事不合皇帝的旨意而被外任，他也因與韋貫之關係友好受到牽連，被出任

學士，换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

爲開州刺史。後被召入授任户部郎中，不久以本來擔任的官職知制誥。穆宗認爲他有學問能爲人師，遂召入翰林院，授任侍講學士，後來他升任諫議大夫，改任中書舍人，仍舊任侍講學士之職。

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户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强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返害，爲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

當時張平叔靠阿諛奉迎戲謔逗趣，從歪門邪道迅速進升，自京兆少尹授任鴻臚卿、判度支，没過幾個月，皇帝用制書形式授任他爲户部侍郎。張平叔用廣開財路來迎合穆宗的旨意，目的是謀取宰相之位。他認爲奉行多年的榷鹽舊法弊病太多，要是由官府對鹽實行專賣，那就可以富國强兵，勸興農業而積蓄財貨，并上奏章就其利與害陳述了十八條。皇帝詔令將他的奏章發下，讓公卿們進行議論。韋處厚堅持説這樣不行，認爲張平叔的奏章不周密，籌劃考慮也不成熟，在他看起來是利的反而是害，在他看起來是簡便的反而是繁雜，於是針對他奏章中最不可行的條目，提出了十條疑難進行詰問。這時張平叔依靠狡詐深得恩寵，自認爲他所説的不會不被應允。等到韋處厚逐條列舉并予以駁斥後，穆宗也稱贊韋處厚説的在理，讓張平叔作出答覆，張平叔理屈詞窮無法回答，這事也就停了下來。

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録》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録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

韋處厚認爲皇上年幼懶惰放任，不親自處理政務，而自己既然處在進納教誨的職位上，那就有責任來啓發引導年幼皇上的性情，於是選擇經書中的正確之言，以類相從，分爲二十卷，稱作《六經法言》，進獻給皇上。皇上不但賞給他繒帛銀器一類財寶，還賜給他金紫。當時因《憲宗實録》尚未撰成，皇帝便下詔讓韋處厚和路隨都兼任史館修撰，在實録未成之前，允許他二人輪流着入朝處事，而日常定期的入朝時間也可如此。韋處厚不久又代理兵部侍郎。

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

敬宗繼嗣帝位後，李逢吉掌權，他一向憎恨李紳，於是編造事實來給李紳定罪，李紳將有不測之禍。韋處厚和李紳都是因爲非常出色而進用，又是同年進士，所以從心裏替李紳難過，於是上疏説：

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

臣私下聽到朋黨的議論，認爲對李紳的貶責太輕。臣下我深受聖上的恩惠，又處在

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奬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嘆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爲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仇，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

顧問的職位上，這事情關係到聖上的毀譽，所以我不能不説。李紳是先朝皇帝賞識任用的，并提升進入翰林院，既没有什麼過失可言，也没有什麼罪行可殺。如今朋黨得志，大興讒言嫉妒之事。我詢訪了一下人們的反應，對此都很驚駭慨嘆。《詩經》上説："好花紋啊色澤新，織成五彩貝紋錦。那些進讒言的壞人，羅織成罪太狠心。"又説："讒言哪裏有好話，衹把四國來攪渾。"自古以來的帝王，從來没有靠遠離君子、親近小人而使天下太平的。古人説："三年不改變父親的做法，可以稱爲孝子。"李紳是前朝所委任起用的人，即使有什麼罪過，也應當讓他洗罪改過，如此的追念舊情而不記過失，目的在於成就做個孝子的美名。如今李逢吉的門下故吏，遍布朝廷内外，毀謗加上誣陷，什麼言詞能没有呢？都這樣貶責了，怎麼還認爲太輕呢。我們應該牢記古時曾參的母親聽到曾參殺人的傳聞而扔下手中的織具以表示疑問、孔子看見顔淵用手抓取甑中的飯菜而誤認爲是偷吃以表示警戒的教訓。期望陛下親自裁斷，不要再受奸邪之人的迷惑，那麼天下人就會特别高興了！建中初年，山東歸順過朝廷，衹因宰相中有朋黨之争，結果山東又和朝廷作對了。楊炎爲元載復仇，盧杞替劉晏報怨，導致戰事不停而災禍不斷，使天下動蕩不安。懇請皇上明斷，體察臣之愚忠和懇切的心情。

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

皇帝明白了這事，李紳得以免除死罪，貶任端州司馬。

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宫，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

韋處厚被正式授任兵部侍郎後，到思政殿去向皇帝表示感謝之意。當時昭愍皇帝狂暴任性，屢屢出外游玩打獵，每月臨朝聽政的時間加起來也不到三四天，韋處厚乘向聖上表示感謝之機從容上奏説："臣下我有大罪，懇請當面自首。"昭愍皇帝問："是什麼事？"韋處厚回答説："臣下以前任諫官時，不能在先朝皇帝面前以死諫諍，導致先朝皇帝更加喜好打獵和女色，以至於壽命不長，臣下應當受到誅殺的懲罰。然而臣下爲什

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麽不以死諫諍，那是因爲陛下當時是太子，而且已經十五歲了。如今陛下的皇子纔一歲，臣下怎能再次迴避誅殺之罪呢?"皇上對韋處厚說的話深有感悟，因而賞賜給他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件。

寶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號，御殿受册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内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爲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册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仇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倘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并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沾恩例。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愜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鷂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綿，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帝皆可其奏。

寶曆元年四月，百官爲皇帝上尊號，皇帝親臨大殿接受尊號并下詔大赦天下。李逢吉因李紳的緣故，在所撰寫的赦文裏衹説被降職到州郡的官員以前已經遇赦移近的再予以移近安排，而不説以前未經遇赦移近而被降職到州郡的官員該怎樣，目的是要李紳不在受到皇上恩惠之列。韋處厚上疏説："臣見赦文的條款當中，被降職到州郡的官員有不能受到皇上恩惠者。就寬免赦罪的赦文體例而言，還没有達到廣博弘大。臣聽輿論都説李逢吉害怕李紳遇赦移近，所以纔在赦文中有此條款。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將是近年來被降職到邊遠州郡的官員，因李紳一人而都得不到移近安排。事關重大，臣怎敢不説呢?李紳是先朝皇帝信任的人，曾在内廷任職，自從被降職到州郡以來，未曾受過皇恩的赦免。古人説：'帝王當記住臣子的功勞，忘掉臣子的過失。'管仲還在拘禁中，齊桓公就提拔他爲一國之相；公冶長還在牢獄中，孔子也挑選他做親密之人。有罪者還可以洗除罪名，無辜者怎能終生受連累呢?何况這次是百官上尊號，屬於册禮中儀式最隆重者，有天上地下的衆神鑒察光臨，有四面八方的百姓敬仰感戴，若恩澤不廣，那實在是不合適。臣和李逢吉向來没有怨仇，與李紳也不是什麽親黨，然而臣之所以議論也是爲了國家，之所以陳述也是爲了更加公正。懇請聖上仁慈并且體察臣的良苦用心，倘或承蒙允許，還是期望聖上降旨讓宰相在撰赦文時，應將近年來被降職到州郡的官員，也一起編入赦免條款之中，使他們能按照舊例，得以遇赦移到近處。"皇帝看完韋處厚的奏章後，也深深地醒悟過來，於是下詔追改赦文，李紳這纔進入受到皇上恩惠之列。韋處厚任翰林承旨學士時，每每站立着代皇帝起草制書，并且都很符合聖上旨意。皇帝曾下急令讓他到宣州徵集鷹鷂、到楊、益和兩浙徵收帶有奇異花紋

的綾錦，他不但上疏直言而且不奉接命令，還援引以前的赦令條文來證明這不可行，皇帝全都聽從了他的論奏。

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内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葉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禄大夫，進爵靈昌郡公。

寶曆末年，宫中突然發生了禍亂，文宗平定内部禍亂後，準備下詔予以處治，但主意還没定下來，韋處厚得知宫中發生禍亂後直奔朝廷，直言不諱地説："《春秋》上説，大義滅親，國内的惡事一定要記載，目的是用來彰明逆順之理。辨正名分討伐有罪，面對義理有什麽嫌疑？怎能遲疑不决，有所避諱呢！"於是文宗以藩王身份發布教令。當天晚上，就得備好詔命制置及皇上即位的禮儀，這一切都來不及責成有關部門去完成了，因此都出自韋處厚的議定。等到文宗即位的禮儀舉行以後，全部與舊規章相符合。韋處厚因有輔佐皇帝即位的功勞，隨即被授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禄大夫，進爵靈昌郡公。

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爲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别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别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儲采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别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

韋處厚在宰相位上，致力於匡時救世，從不爲自身打算。朝内朝外官吏的補任選授，都各得其所。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請裁減冗員，廢除各州别駕，那些在京城各個部門的官員應當入别駕一類官職的，大多數都處在朝官行列。元和以來，兩河用兵，偏將副將立功的人，往往也被提升到朝官行列，大都補授爲太子東宫和王府的官員，全穿着高貴的衣服趨拜於朝堂，穿朱紫顔色的官員到處都是。滯留當進升的以及被替代閑居的，常常有數十人之多，他們前往中書省及宰相私宅，排着隊等候謁見，不停歇地説些應酬辭令。等到韋處厚任宰相，又奏請設立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别駕來安置他們，結果清流不雜，朝政清正嚴明。

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横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勛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

文宗勤奮地處理着朝政，但是缺少决斷，宰相所奏請的事已經准許以後，又往往中途改變。韋處厚曾獨自上奏議論説："陛下不認爲臣等不賢，任用爲宰相，參預議論重大政事。臣等的奏請，起初承蒙聽從采納，不久態度又變了。如果這是出自聖上的主意，那就表明臣等出爾反爾；如果這是出自他人的恣意亂議，臣等又以什麽名目處在宰相之位上呢？况且裴度是年老德高的元

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并宜啓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勛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議。

勛，曾輔佐四朝皇帝，勤勉盡忠，又是衆望所歸，陛下本應親近重用他。竇易直善良厚道，忠心事奉先朝皇帝，陛下也本當信任他。小臣我才德淺薄，初次承蒙陛下提拔任用，并不是出自其他歪門邪道，我説的話既然不被采納，也應當早些讓出宰相之位纔好。"隨即快步走下臺階連連叩拜。皇上震驚地説："何至於此啊！你的志向業績，朕全都知道，選用爲宰相後，衆多的事情得以振興。縱使朕有什麽過失，你怎麽能够匆忙辭讓，從而顯示朕的薄德呢？"韋處厚拜謝後離去，已經走出延英門，皇帝又下令將他召回，并對他説："凡是你要説的，那就全都説出來吧。"韋處厚因而上奏説要將獎善除惡一類事，納入法制軌道，共有數百言之多；又説裴度功勛卓著威望很高，爲人竭盡忠心而且正直，應當長期擔任宰相，這樣可以壯大國威。他的建議皇帝都聽從采納了。從此宰相陳述奏論，人們不敢再恣意亂議。

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晋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刳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不久滄州李同捷叛亂，朝廷派兵征討。魏博史憲誠三心二意，裴度以年老德高自任，對待史憲誠堅信不疑。史憲誠曾派遣親近屬吏到中書省請示事情，韋處厚對來人説："裴晋公用自家百口人的性命在皇上面前保舉你的主人史憲誠，我韋處厚就不同了，衹仰首等待你的主人史憲誠的作爲，然後再按朝廷法令辦事。"史憲誠聽到這話後特别害怕，從此盡力表現忠誠，終於在滄州戰事上立下功勞。韋處厚還認爲治理財政制定用度是立國的根本，所以撰成《大和國計》二十卷進獻朝廷。李載義連連打敗滄、鎮兩軍，士卒每次抓回的俘虜，大多都被支解掉了，韋處厚寫信開導李載義不要這樣，李載義從心中贊同了，從此所抓獲的滄、鎮俘虜，都流配到邊遠地方，前後經他保全而活命的有數百上千人。

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貌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

韋處厚在家隨和平易，好像不能勝任治理之任。但他在朝廷諫諍和啓奏，以及駕馭手下胥吏，剛直嚴峻不可改變。韋處厚外貌并不魁偉，好像很懦弱的樣子，但僚官屬吏請示事情時，都畏懼地看着他，雖和他長時間交談，也不敢以私事請托。他急於選用人才，又酷愛文學，常常不

材，往往棄瑕録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逾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録》，未絶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滿前代那種因一些没根據的議論就廢棄不用某個人的做法，所以選擇人才時，往往丢開小毛病而予以録取任用，這點也被當時輿論所批評。他崇信釋氏的因果論，晚年更是嚴重。他的藏書超過萬卷，大多都是經他親筆校勘過的。韋處厚奉詔修撰《元和實録》，雖没有寫完，但該書的體例和材料取捨，都是由他一手創立發起的。大和二年十二月，百官在延英依次奏對，輪到韋處厚奏對時，他突然奏説"臣病發作"，説完便急忙退下。文宗讓宦官攙扶他出去并送回家中，第二天便去世了，終年五十六歲，追贈司空。韋處厚任宰相整二年，他那開誠忠告的善謀，深受當時人贊譽，説到他的死大家都覺得惋惜。

崔群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群在内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并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群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崔氏是山東大姓。崔群十九歲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制策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屢經升遷任右補闕。元和初年，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歷任中書舍人。崔群在内廷任職，因經常有直言正論而聞名當時。憲宗贊賞他，降下詔書説："自今以後學士進呈奏狀，都要有崔群的署名，然後纔能進呈上來。"崔群認爲宫禁中的一些事情，動不動就形成規章制度，如果翰林學士中有嫉恨正人直言之人，那麽以後的學士就無法進呈直言了。因此崔群堅决不奉接詔令，經他三次上疏議論這纔獲准。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内助，將建儲貳，命群與澧王作讓表，群上言曰："大凡己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己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宫。"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群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户部侍郎。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逝世，穆宗當時爲遂王，憲宗認爲澧王年長，宫中幫忙的人又多，所以準備立太子時，便命令崔群替澧王作辭讓表，崔群上奏説："大凡自己應當得到的，纔有陳表辭讓的禮儀；自己本來不應得到，爲什麽突然要有辭讓的表章呢？如今遂王爲嫡長之子，正適合做太子。"憲宗最後聽從了他的論奏。當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獻絹布五千匹，説是資助修建開業寺的。崔群認爲事出無名，這種做法尤其不可行，奏請讓田季安停止進獻。崔群前後所論奏的大多都切合旨意，所以皇帝没有不聽從采納的。後崔群升任禮部侍郎，録取提拔有才能有品行的人，大家也認爲他公允恰當。轉任户部侍郎。

十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

十二年七月，崔群被授任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凶。其妻近屬，倘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没掖廷，并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决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論。如待正敕，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

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朝廷誅殺了李師道，皇上徵詢宰相意見說："李師古雖承襲祖父之位，但朝廷始終寬待他。他的妻子和李師道爲叔嫂關係，雖說與叛亂者爲同一家族，但若衡量罪行輕重，應減罪一等。另外李宗奭雖觸犯法令，但其情節和叛逆相比也有所不同。李師古的妻子爲士族，現在和子女都被没入皇宫後庭中，從刑罰上講似乎重了些。你們注意到了没有？"崔群回答說："聖上仁慈富有同情心，治罪的衹是主犯。他的妻子爲近屬，倘若能獲得寬免，確實符合寬弘和樂之道。"於是李師古的妻子裴氏、女兒李宜娘，都被皇帝下詔從皇宫後庭中放出安置在鄧州。李宗奭的妻子韋氏及兒女先前没入皇宫後庭的，一起予以釋放，他家的奴婢、財物也都歸還給他家了。又有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因犯貪贓罪，皇帝下詔交付京兆府處决，權長孺的老母劉氏在宰相面前乞求予以哀憐，崔群因而在奏對時議論這事。憲宗憐憫權長孺之母年老，就說："朕將違法赦免權長孺怎麽樣？"崔群回答說："陛下如果憐憫他那就赦免他吧，不過得儘快派宦官宣旨説明。若等到正式敕令發下，那可就來不及了。"權長孺最終被免除死刑而處以永遠流放。崔群的疏奏平和寬恕，大多如此。

時憲宗急於蕩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

當時憲宗急於消滅賊寇，所以格外獎拔聚財徵斂之臣，而藩鎮的節帥們爲了迎合旨意，處處搜刮，稱作是進奉。處州刺史苗稷以賦稅盈餘的名義進獻錢七千貫，崔群上奏議論説這是違犯詔令，如果朝廷接受了就會失信於天下，請退還處州，以代替貧下人户的租稅。當時輿論贊美他。

度支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

度支使皇甫鎛暗地勾結有權勢而得到皇帝寵愛的奸佞之人，以謀求宰相之位，崔群接連上書陳述他的奸邪。曾經在奏對時當着衆人之面議論，話語涉及天寶、開元年間的事情，崔群說："是安是危在於朝廷發出的政令，是存是亡關係到朝廷所任用的人。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就使國家治理，任用李林甫、楊國忠就使國家大亂。人們都認爲天寶十五年安禄山從范陽起兵，是治與亂的分界綫，臣認爲開元二十年罷免賢能宰相張九齡，一心一意

切，左右爲之感動，鎛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爲鎛所構，憲宗不樂，出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

任用奸臣李林甫，從這時起治與亂已經明確了。用人的得失，關係很大。”他言辭激切，左右的人爲之震動，皇甫鎛非常憎恨他，但憲宗到底還是任用皇甫鎛爲宰相。不久，群臣商議爲憲宗上尊號，皇甫鎛要加上“孝德”兩個字，崔群說：“有睿聖而孝德就包含在其中了。”最終崔群還是被皇甫鎛誣陷，憲宗不高興，使他出京任湖南觀察都團練使。

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群曰：“我升儲位，知卿爲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内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爲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逾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册贈司空。

穆宗即位，崔群被徵入朝拜授吏部侍郎，穆宗在別殿召見崔群時對他說：“我能升爲太子，我知道是你輔助的結果。”崔群回答說：“先帝的意思，本來就在陛下您。當初授任陛下您爲淮西節度使時，臣奉命起草制詔，并且說：‘如同漢明帝那樣能够辨别南陽郡的奏牘，完全符應像東海王的尊貴。’若不知道先帝的旨意，臣怎敢隨便這樣説呢？”數日後，又拜授他爲御史中丞。十天後，授任檢校兵部尚書，兼任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當初，幽、鎮對抗王命，皇帝下詔使沂州刺史王智興任武寧軍節度副使，率領徐州兵進軍討伐。崔群認爲王智興早已贏得士心，所以上表請求順勢授任王智興爲節帥，但奏表終被壓下而没有答覆。王智興從河北掉轉槍頭，而城内的人都是他所帶兵士的父母兄弟，他們打開城門迎接王智興入城，結果崔群被王智興驅逐出城了。朝廷因崔群有失守之罪，任他爲秘書監，在東都分司任職。時間不長，改任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又改任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後徵入朝授任兵部尚書。好久以後，改任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過了一年，改任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授檢校左僕射，兼任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崔群去世，終年六十一歲，册贈司空。

群有冲識精裁，爲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崔群性情謙和而善於鑒别，是當時的賢能宰相，公正的評論認爲他有清儉樸素的節操，但後期不如初始好。崔群不到二十歲考中進士科，陸贄主持貢舉時，詢問梁肅，讓他評議被録取者中有才能和品行的人，梁肅說：“崔群雖然年輕，但以後一定能做到宰相。”果然如梁肅所說。

群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崔群的弟弟崔于，考中進士科，官做到宿衛官一級，有好的名聲。崔群的兒子崔充，也因文學進用，曾在三個官署中任職，官位終於東都留守。

路隨　路泌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爲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爲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説渾瑊，瑊深重之，辟爲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爲副元帥判官、檢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絶域累年，栖心於釋氏之教，爲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

路隨，字南式，他的祖先是陽平人。高祖路節，高宗朝任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路惟恕，官做到睦州刺史。祖父路俊之，官位終於太子通事舍人。父親路泌，字安期，年輕時喜歡學習，精通《五經》，尤其酷愛《詩》、《易》、《左氏春秋》，能背誦其中的一些章句，而且還能探究深意。路泌廣泛閲覽古代歷史方面的書籍，擅長寫五言詩。他生性端正寡言，在宗族中以孝悌聞名。建中末年，路泌以長安尉參預調遷，和李益、韋綬等一同應試書判科而被選入高等行列，被授任城門郎。適值德宗在奉天避難，路泌當時在京城，丢下妻子兒女偷偷來到德宗皇帝駐地。後又跟隨皇帝到梁州，他排開敗軍後衝出，連連被流箭射中，雖破裂的衣服上沾滿了鮮血，但還是用策略游説渾瑊，渾瑊很器重他，徵用他爲從事。渾瑊討伐李懷光，多次上表舉薦他任副元帥判官、檢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定，路泌跟隨渾瑊到平涼和吐蕃會盟，由於盟會時被劫持而淪陷吐蕃。路泌在極遠的異地停留多年，專心於佛教，被吐蕃的贊普所看重，受到賓客之禮的待遇，最終死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

貞元十九年，吐蕃遣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録至，朝野傷嘆。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

貞元十九年，吐蕃送書信給邊將要求與朝廷和好，路隨非常傷感地呈上奏章，希望朝廷答應吐蕃的請求，因他曾三次上表説明情況，德宗便命令宦官宣諭旨意。朝廷鑒於吐蕃以往的欺詐，要再等以後的求和書信再作決定，過了數年吐蕃没有答覆。元和年間，吐蕃使者又提出與朝廷和好之事，路隨又五次進上奏章，請求與吐蕃重新和好。他還上書給宰相訴説哀情，結果裴垍、李藩也一起陳述奏請。憲宗答應了他們的建議，命令祠部郎中徐復回訪，并且特意在詔書中説明了在平涼落陷吐蕃之人的姓名，希望將他們歸還中原。吐蕃藉着徐復等返回之機，也派遣使者前來入朝，於是把路泌和鄭叔矩的靈柩和銘文以及遺

保。

書送回朝廷，朝内朝外的人都非常悲傷。憲宗哀憐路泌，追贈爲絳州刺史，并賜給他家絹布二百匹，到葬埋那天，又委托所在地方官員辦理好喪事。路泌多次追贈到太子少保。

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爲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爲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訃至，隨居喪，益以孝聞。服闋，擢拜左補闕。

路泌淪落於吐蕃的那年，路隨還是個襁褓中的幼兒，待後來漸漸長大成人，知道父親還在吐蕃，於是便日夜哭泣，不管是坐還是卧都一定要面向西方，也不吃帶肉的食物，母親説他形體相貌酷似父親，因而他終身不照鏡子。後來路隨因精通經書調任潤州參軍，而李錡想使他難堪，派他主管集市事務，但路隨神情自然地坐在集市中，一點兒也不介意。韋夏卿任東都留守，聽説他的事後徵用了他，從此名聲一天天遠揚。元和五年，邊地的官吏送來了父親的死訊，路隨爲父親守喪，更加以孝聞名。服喪期滿，被升任爲左補闕。

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勛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勛員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勛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爲侍講學士，采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録》，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爲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爲相，拜中書侍郎，加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説禁中事頗切直，内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録》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

恰好李絳勸皇上納諫，憲宗皇帝説："諫官路隨、韋處厚相繼上有奏章，朕也深深地信服他們的話。"從此有才識的人都很敬重佩服路隨。不久被升任爲起居郎，轉任司勛員外郎。路隨從補闕到司勛員外郎，都充任史館修撰。穆宗即位，升任司勛郎中，賜給緋魚袋，他和韋處厚一同入翰林院任侍講學士時，搜集三代皇王興與衰的經驗教訓，著成《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上，被拜授爲諫議大夫，依舊爲侍講學士。當時朝廷準備修撰《憲宗實録》，又命他兼任史館職務。敬宗即皇帝位，拜授他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人拿着金帛來感謝他撰寫了授任官職的制誥，他不僅呵斥來人而且拒收金帛説："我能因爲公事而接收私財嗎?"始終都不接受。文宗即位，韋處厚升任宰相，路隨取代他任翰林承旨，轉任兵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韋處厚逝世，路隨代任宰相，拜中書侍郎，任監修國史。當初，韓愈所撰的《順宗實録》，記載宫禁中的事情非常切直，宦官憎恨這樣，常常在皇上面前説書中記載的事不真實，幾朝都曾下詔修改。等到路隨進呈《憲宗實録》以後，文宗又下令修改永貞時的事情，路隨上奏説：

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

臣昨天當面奉接聖旨，聖旨認爲《順宗

録》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册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虚載。聖旨以前件《實録》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盗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公之説，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宫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

實録》記事很不詳盡真實，委托臣等人重新加以刊正，結束時再上奏報告。臣自從奉接聖旨後，取來那史册準備加以修改。但近日看到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人各自遞上奏章，詳細陳述修改不大合適的原因。又聽説朝中臣僚這樣議論的也很多。臣私下認爲史書的述作，在於勸善誡惡，史事當記的記，理應符合真實。一般人的好與壞尚不可隨意記載，君主的得與失更不許胡亂記載。聖旨認爲原本《順宗實録》記載貞元末年的數件事情，稍稍有些不真實，大概是出自傳聞，審查後覺得有差錯，所以就下令刊正。近來在臨朝聽政之時，聖上屢屢説起這事，統計前後，已有多次。臣以及李宗閔、牛僧孺也以爲從永貞到現在，時間極近，宫禁中的事情，在外確實很難詳知。陛下所説的，也都是從别人那裏聽來的。傳聞本身也有荒謬背理的，這事也可以追述到古代，援引前代如直不疑私通嫂子之言，以及第五倫撾打岳父之説，大都是屬於此類，很難全部照實記載。希望聖上認真分辨所聽到的話，謹慎地對待深宫中的事情。如果能這樣分析對比，那在上視聽靈敏，在下明察事理，就能稍稍寬恕先前的謬誤了。因而近日降下聖旨，讓對其予以修改。

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録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删深誤，亦固盡存諸説。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

臣等認爲自貞觀以來，各朝的實録有經過重新修撰的，所以不敢堅持推辭，但要粗粗删除大誤，那將是完全保存着各種説法。臣下和李宗閔、牛僧孺一同商量，認爲此書是韓愈寫成的，如今的史官李漢、蔣係都是韓愈的女婿，若使他們參加修改，或許會有私情嫌疑。既然臣下充任監修國史一職，還是覺得詳細刊正爲好，等到奏請獲准以後，事情將會順利施行。如今百官争着進言，不知本來起因，表章交替奏上，似乎還有别的懷疑。臣即使極其愚昧，也不得不親自請示。既然迫於各種議論，還不如冒死上報此事。即使臣果真修改成功，也擔憂最終會成

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録》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慚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

爲牽累。况且韓愈所記述的，也不是出自他個人的偏見偏聽，元和以後，已經是這樣相互因循了。縱使他們是密親，又怎能損害公理呢？使百官各守本職，實在可以説是名正言順。希望指出《順宗實録》原來記載錯誤最大的地方，然後降旨交付史官，委托他們修定。那麽期望能留下聖祖的美德，永遠無愧地流傳下去。下臣没有依據，那將或多或少越犯職守。如果能顯揚清明朝廷立政的方略，表彰公正無私的大義，那流言就會自滅，輿論也會認爲恰當。

詔曰："其《實録》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册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録》。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爲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大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册贈太保，謚曰貞。

文宗下詔説："韓愈《順宗實録》中所記載的德宗、順宗朝宫禁裏的事情，尋根問底，原來起自錯誤的傳聞，確實不是記事翔實的史籍。應交史官審察改正并删去錯誤，其他不必重新修改。其餘的就按照所奏論的辦。"大和四年，路隨轉任門下侍郎，加授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任太子太師，按照禮儀册拜。後來路隨又上表進呈史官所修撰的《憲宗實録》、《穆宗實録》。八年，路隨因有病要求辭去宰相職位，未被獲准。正好李德裕這時被接連貶官後任袁州長史，因路隨未在奏狀上署名，開始被鄭注忌恨。九年四月，他被拜授任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大和九年七月，在赴任途中發病，到揚子江江心時逝世，終年六十歲，册贈太保，謚號貞。

隨有學行大度，爲諫官能直言，在内廷匡益。自寶曆初爲承旨學士，即參大政矣。後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路隨有學問操行而且心胸開闊，擔任諫官能直言得失，在内廷任職能匡正補益。自從寶曆初年任翰林承旨學士，就已經參預國家大事了。以後五年在宰相職位上，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交替興起，而路隨挺身獨立於他們中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緊接着在朋黨之後興風作浪，而路隨藏才不露，高下一致，可以稱得上是得君子中庸之道而長期穩居之人。

史臣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群、路隨等，皆以文學飾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讜，垂名簡書，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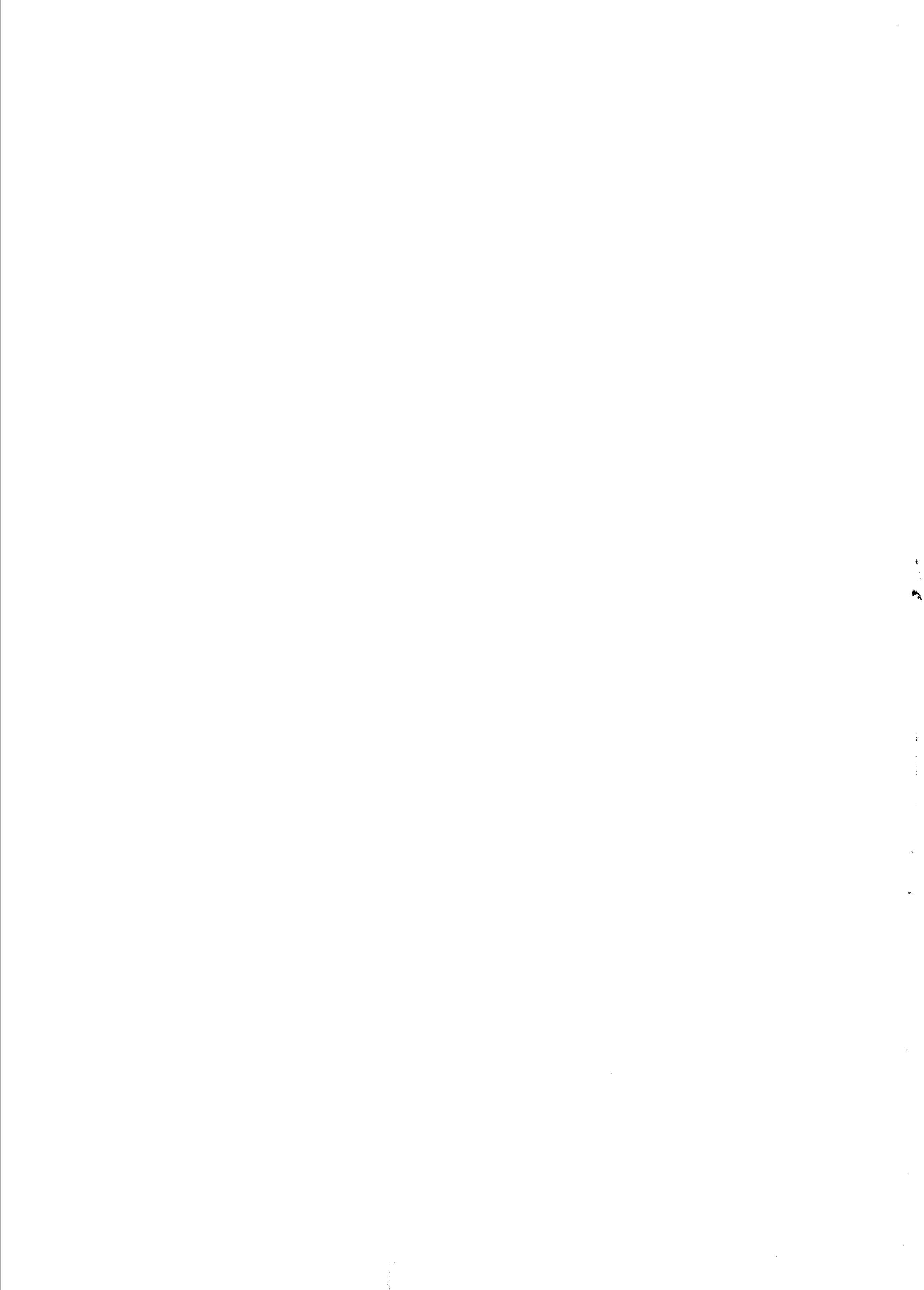
史臣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群、路隨等人，都以文學陶冶身心，結果達到了最高地位。他們兼有忠直之言，所以名垂史册，這確實

實有足多也。絪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值得稱贊。鄭絪有地位，也遇上了好時機，却心懷獨善自身之謀，不擅長救濟大衆之道，所以被貶低官職并非不幸。衛次公因爲一份前方傳來的獻捷之報，已草成的任命詔書停止不用，這也是天命。韋處厚直言議論，解救朋友的危急，稱贊同僚的好處，確實是個君子！

贊曰：衛、鄭、韋、路，兼之博陵。文學政事，爲時所稱。

贊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路隨，加上博陵 崔群。他們的文學才華和政治才能，都被當時人稱頌。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一百十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翺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晋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宫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親韓仲卿，没有什麽名聲地位。

韓愈三歲時喪父，寄養在堂兄家中。他自認爲是個孤兒，所以從小就刻苦學習儒業，不需要别人去獎勵督促。大曆、貞元年間，文字大多崇尚古文之學，效法楊雄、董仲舒的著述，而以獨孤及、梁肅最稱深奥，儒士們都推重他們。韓愈跟隨他們游學，精心鑽研模仿，想在這一代獨自出名。等到應舉進士科，文章投送到公卿中間，前任宰相鄭餘慶很是爲他宣揚美名，由此在當代知名。

隨即韓愈考中進士科。宰相董晋出京鎮守大梁，徵召他到幕府任巡官。董晋幕府廢除後，徐州張建封又請他到自己幕府充當賓客佐僚。韓愈説話直率，無所迴避，操行直正，不擅長應付世務。後調任四門博士，轉任監察御史。德宗晚年，一些部門隨意發布政令，宰相不能獨立掌管機務，宫中的宦官到民間市場上强買物品的弊端，諫官議論過而德宗不聽。韓愈也曾遞上數千字的章疏極力勸諫，德宗不但不聽從，還發怒將他貶爲連州陽山令，後來改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年，韓愈被召入任國子博士，升任都官員外郎。當時華州刺史閻濟美因公事停止了華陰令柳澗對該縣政務的處理權，使他暫時擔任掾曹之職。過了幾個月，閻濟美被罷免了刺史，出入公館的時候，柳澗便暗中煽動百姓攔路索要前

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

年的軍頓役直錢。後任刺史趙昌查明柳澗的罪證上報，柳澗被貶爲房州司馬。韓愈因出使經過華州，瞭解得知實情，認爲這是刺史相互袒護，上奏章替柳澗申辯，皇帝將奏章留放宫中未作答覆，下詔令監察御史李宗奭審查這事，審查獲得柳澗貪贓罪狀，所以再次貶柳澗爲封溪尉。韓愈因妄加奏論，又降任爲國子博士。韓愈自認爲才華出衆，而又多次遭受排擠貶黜，作《進學解》來自己開導自己説：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

國子監的先生早晨來到太學，召集諸生站在學館的臺階下，教誨他們説："學業精進在於勤奮，學業荒廢則由於嬉游；德行成就在於思慮，德行毁敗則由於隨便。如今聖君賢臣相逢，法律政令健全，清除凶惡邪僻的壞人，提拔德才兼備的賢士。衹要有一點美德的人大都被録用，有一技之長的人也没有不被任用的。雖經梳爬搜羅選拔，刮除污垢磨光造就，也許有的人因僥幸而獲選，但誰又能説是因人才太多而傑出之士會被埋没呢？諸生擔心的該是學業不能精進，而不要害怕有關官員没有知人之明；擔心的該是德行不能成就，而不要害怕有關官員不公平。"先生的話還没説完，就有人在隊列中笑出聲説："先生您這是在欺騙我們吧！弟子跟隨先生您學習，到現在也有些年頭了。先生您口中不停地誦讀六經文章，手中不停地翻閲諸子百家著作。對記事的著作一定要歸納出其要點，對於理論著作一定要探索其精義。貪求多讀務在多得，不論大小問題都不忽略。點着油燈夜以繼日，如此勤奮而長年堅持。先生您在學業上，可稱得上勤勉了。抵制排斥異端學説，排斥佛教及道家，來修補儒學欠缺的地方，張揚廣大其幽奥深微的道理。爲了尋覓將要失傳的儒家道統，便獨自四處搜求并且追源繼承；好像要堵住百川而使都向東流，再把已傾瀉的狂奔波濤全部挽回。先生您在儒學方面，也可以説是有功勞了。沉浸在濃厚馥香的儒家典籍中，細細玩味其中的精華，寫成著作，這樣的著作堆滿

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宲，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由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屋中。向上效法姚的《虞書》、姒的《夏書》，内容博深廣大。《周誥》、《殷盤》，文字艱澀難讀。《春秋》用字嚴謹，《左傳》用辭浮誇。《周易》變化奇妙而有規則，《詩經》思想純正而文辭華美。向下效法《莊子》、《離騷》，還有太史公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至於揚子雲、司馬相如，雖風格不同却一樣的工美精妙。先生您在文章方面，也可以説是内容博深而文筆奔放流暢了。少年時代剛懂得學習的時候，就勇於鑽研；年長以後通曉事理，能够恰當地處理各種事情。先生您在爲人方面，也可以説是成熟練達了。然而在政事公務中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在個人生活上得不到朋友的幫助，進退兩難，動輒得咎。剛做監察御史不久，就被貶謫到南方邊遠之地。三次擔任國子博士，因職位閑散而不能表現出治理才能。命運注定要和仇敵打交道，所以一次次經受着挫折。冬季天氣還暖和但兒女凍得哭號，糧食豐收之年但妻子餓得啼哭。先生您頭髮脱落牙齒殘缺，就這樣一直到死又能有什麽益處？竟不知道考慮自己的處境和遭遇，反倒來教訓别人幹嘛！”先生回答説：“咳！你站到前邊來吧。大凡都是大木做屋梁，小木做椽子，還有斗栱和短木柱、門樞門檻門閂及門框，各自都得到合適的用場，最終造成房屋，這是木匠的本事。玉屑朱砂、赤箭青芝一類名貴藥材，牛溲馬勃、破舊鼓皮一類普通藥材，統統兼收并蓄，以備到時應用而没有扔掉的，這是醫生的高明。選拔人才準確公正，巧的拙的都加以録用，爲人厚重謹慎的爲良士，性格豪放有鋒芒的爲俊傑，比較各種人才的短處和長處，根據其才能加以任用，這是宰相治國的方法。從前，孟軻喜歡辯論，孔子的學説得以發明，他乘着車子漫游天下，最終老死於途中。荀卿恪守正統，發揚光大儒家的思想，爲了躲避讒言來到楚國，後來被免職而死在了蘭陵。這兩位儒士，發出的言論成爲經典，做出的行動成爲

規範，他們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儒士，進入到聖人的境地，他們在世上的境遇又如何呢？現在先生我學業雖然勤勉，但未能遵循儒家道統；言論雖然很多，但没有抓住根本；文章雖然寫得奇妙，但没有什麽實用；品行雖然有修養，但没有超出一般的人。尚且還每月從官府領取俸錢，家中每年的耗費也全靠的是禄米，所以我的兒子不懂耕田，妻子不會紡織，我也是外出時有車馬和僕從，輕輕鬆鬆地吃飯度日，小心謹慎地遵循着世俗之道，著作也是沿襲古書舊説而没有創見。然而聖明君主也没懲罰我，宰相也不罷免我，這難道不是我的幸運嗎？一幹事就遭到毁謗，所以名聲也跟着受損。將我安置在國子博士這個閑散的位置上，可以説是理所應當的。至於計較財貨利禄的多少，計較官位品秩的高低，而忘記了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稱，一味地去指責上司的過失，這就像責怪木匠爲什麽不用短木做柱子，而指責醫生用菖蒲藥來延年益壽，却要進用猪苓藥來代替一樣。”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逾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宰相看了他的文章後同情他，認爲他有修史才能，便改任他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過了一年，轉任考功郎中、知制誥，拜授中書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吴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不久有不喜歡韓愈的人，搜集他過去的事情，説他以前降職任江陵掾曹時，荆南節度使裴均待他很優厚，裴均的兒子裴鍔平庸粗鄙，近來裴鍔回家探望親人，韓愈寫序爲裴鍔餞行，還親切地稱呼他的字。這一議論在朝臣中喧嚷開了，因此被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處置使，兼任彰義軍節度使，他上奏請韓愈任行軍司馬，并賜給金紫。淮、蔡平定，十二月韓愈隨同裴度返回朝廷，因立功授任刑部侍郎，憲宗還下詔叫韓愈撰寫《平淮西碑》，韓愈在碑文中較多記述了裴度的事迹。而就當時首先進入蔡州活捉吴元濟一事而言，李愬的功勞爲第一，所以李愬對碑文不服。李愬的妻子經常出入宫中，藉機訴説碑文失實，憲宗便下詔叫人磨掉韓愈的碑文，并命令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

寫碑文刊刻碑上。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産、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

鳳翔法門寺有個護國真身塔，塔内藏有釋迦文佛一節手指骨，傳授佛法的書本裏寫着，三十年打開一次，打開就會五穀豐收百姓安泰。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派宦官杜英奇押領三十名宫人，手持香花，前往臨皋驛迎接佛骨。所迎接的佛骨從光順門進入皇宫，在宫中留放三天，再送回原寺廟。王公士大夫平民，奔走施捨，祇怕落在後面。百姓有廢業破産、用火燒灼頭頂手臂而求供養佛骨的。韓愈從來不信佛，上疏勸諫説：

臣以爲佛這種東西，是夷狄的一種道術而已。從後漢時開始流傳到中原，在中原的上古時候是不曾有過的。從前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和禹也都活了一百歲。這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長壽，然而中原并没有佛。以後殷湯也活了一百歲。湯的子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古書古史没有説他們的年壽，但從在位的年數來推測，大概也都不少於一百歲。周文王活了九十七歲，武王活了九十三歲，穆王在位一百年。這時佛法也還没有流入中原，由此看來并不是因爲事奉了佛而能如此。漢明帝時，開始有了佛法，而明帝在位祇有十八年而已。在此以後變亂覆亡的事情連續出現，國運皇位都不久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奉佛可以説是越來越虔誠，但統治天下的年代更爲短促。惟獨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曾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就連宗廟祭祀，也不用牛、羊、猪一類牲畜，白天祇吃一餐，吃的也祇是些菜果，但他後來竟爲侯景所逼，餓死在臺城，國家也不久就滅亡了，事奉佛本想求福，結果反而得禍。由此看來，佛不足信奉，也應很明白了。高祖開始受隋禪位，就商議除掉它。祇因當時臣子們學問見識不廣，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來貫徹

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别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

高祖聖明的主張，挽救這個積弊，所以事情終於中止。臣常爲之惋惜！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没有誰能比擬。剛剛即位，就不許人剃度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另建佛寺道觀。臣當時以爲高祖的遺志，在陛下手裏一定會見諸實施。如今縱使不能立即實施，又怎能放縱它反使它熾盛起來呢！最近知道陛下叫群僧去鳳翔迎來佛骨，并親自登樓觀看，抬進宫後，還命令諸寺廟依次奉迎供養。臣即使愚蠢到頂，也很清楚陛下不會是由於被佛迷惑，因而作出這些崇奉舉動，來祈求福祥。不過是由於年穀豐登百姓安樂，曲從人們的要求，給京城士人平民安排點奇異的景觀、戲玩的東西而已。哪有如此聖明却肯相信這等事情的道理？然而百姓愚昧，易受迷惑而難於曉諭，如果見到陛下這些舉動，將會認爲是真心信佛。都説天子是大聖人，尚且一心虔誠信奉，百姓低微卑賤，怎好再顧惜身家性命？所以他們焚灼頭頂燒去手指，成千上百地擁到一起，脱衣散錢去供養，從早到晚，輾轉仿效，惟恐落在後面了，年老的年輕的都忙碌奔走，并且丢下了自己的職業。對此若不立即禁止，讓佛骨再經歷各個寺院，就必然會出現斬斷手臂切割身子來充供養的人，如此傷風敗俗，貽笑四方，可真不是小事。佛本是夷狄之人，和中原言語不通，衣服也不一樣，嘴裏不講先王的禮法之言，身上不穿先王的禮法之服，也不懂得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若他本人至今還在世，奉了他的國王之命，前來京城朝見，陛下包容而予以接待，也不過在宣政殿見上一次面，在禮賓院設上一桌筵席，再賞賜一套衣服，然後就護送他出境，不讓他惑亂人心。何況其人身死已久，祇有根枯朽的指骨，這等凶穢的殘留物，難道也能讓它進入宫禁？孔子説過："對鬼神要敬而遠離。"古代的諸侯，在國内吊喪，尚且叫巫祝先用桃枝掃帚打掃過，來祓除不祥，然後進行祭吊。如今無故取來朽穢的東西，

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陛下親自去觀看，巫祝不先出動，桃枝掃帚也都不用，群臣不説不對，御史也不指出錯誤，臣真引以爲耻。爲此請把這佛骨投進水裏火裏，從根本上把它消滅，使天下不再受它迷惑，使後世不再受它迷惑，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大聖人的所作所爲高出尋常人萬萬。這豈非一大好事！豈非一大快事！佛如果真有靈，能够降禍作祟，那一切災殃，都該落到臣身上。老天有眼，臣决不抱怨悔恨。

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内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

表疏奏上，憲宗很惱恨，過了一天，把表疏拿出來給宰相看，準備對韓愈處以死刑。裴度、崔群上奏説："韓愈冒犯了皇上，確實應該獲罪，然而如果不是由於内心忠誠，不迴避罷黜斥責，又怎能如此呢？請求對他稍微賜予寬容，以引來諫諍的人。"皇上説："韓愈説我信奉佛太過分，我還可以寬容。至於説東漢信奉佛以後，帝王的壽命都短促，怎麽能説得這樣乖謬呢。韓愈作爲人臣，竟敢如此狂妄，决不能赦免。"這時人們都震驚惋惜，就連國戚權貴也都認爲對韓愈的懲處太重了，由於人們依順事理求情，這纔貶爲潮州刺史。

愈至潮陽，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逾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

韓愈到了潮陽，上表章説：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被授任潮州刺史，當天便從驛道兼程趕路赴任。經過嶺海，水陸路程有萬里之遥。臣所管轄的州縣，在廣府的最東面，離廣府雖説是二千里，但來回往往都要超過一個月的時間。經過内河連接大海的地方，通過險惡的水域，浪大流急而凶猛，很難估計行程和到達的期限，又有颶風鰐魚，禍患不可預測。潮州南面接近邊界處，洶涌的海水與天相接，毒霧瘴氣，日夜發作。臣從小多病，年齡纔五十，但頭髮花白牙齒脱落，按理不會活得很久。加上犯的罪很重，所處的地方又極其遥遠險惡，憂慮惶恐害怕，所以離死期不會有多久了。我孤身一人，就是遇上聚會也没有親戚朋友，獨自居住蠻夷之地，和山妖鬼怪同在一處。如果没有陛下哀憐而想起我，誰

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迹，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綱。孽臣奸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還會爲臣説句話呢。臣天性愚陋，對世事不大精通，惟獨酷愛讀書作文章，不曾有一天間隔，確實爲當代同輩推崇贊許。臣爲適應時勢作的文章，也没有什麽超過人的地方，至於論述陛下的功德，可以和《詩》、《書》互爲表裏，寫成的詩歌，能用作祭祀天地和宗廟，記述泰山封禪，可以刻鏤在白玉册牒上，能用作誇張天的大業美德，以宣揚前所未有的偉大業績，就是將其編在《詩》、《書》的簡策中也無慚愧，安放在天地之間也無虧色。即使古人復活，臣也不肯過多地謙讓。從大唐承受天命而有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像臣妾一樣服貼的，東西南北，縱横各有萬里。自從天寶以後，政事稍稍鬆懈，文治不協調了，武功不强勁了。一些忤逆奸邪之人，外表順服而内心悖逆，父親死後兒子代任，從祖父到孫子，如同古時的諸侯，自己獨占其地，不朝拜不進貢，已有六七十年了。期間四位皇帝依次傳授，直到陛下，親自臨朝聽政，干戈所指向的地方，没有不順從的。確實應當制定樂章，來向神明禱告，到東面的泰山封禪，向皇天報功，以保佑我們的江山永葆萬年，并繼續從事我們已成的功業。當此之時，正是人們所説的千載難逢的最好時機，但臣因有罪過，自身被拘禁在海島，憂懼嘆息，一天天接近死期，但不能在從官之内、奴僕之間進上自己的微薄技能，以竭盡精力和思慮，來贖以前的罪過。我内心的痛苦比天都大，就是死了也不能閉上眼睛！仰望北極星，靈魂亦隨之而去。皇帝陛下，就是天地父母，請哀憐而同情我吧。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疏，且

憲宗對宰相們説："昨日接到韓愈到潮州的謝恩表，因而想起他諫諍迎佛骨之事，他是很愛護我啊，我難道不知道？衹是韓愈作爲臣子，不該説君主事奉佛就短壽。因此我討厭他説話輕率。"皇上打算重新起用韓愈，所以先説到這事，看看宰相怎樣回答。而皇甫鎛憎恨韓愈耿直，害怕他被重新起用，所以搶先回答説："韓愈畢竟

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太狂妄，還是應調任外郡。”於是授任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鰐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曰：

當初，韓愈到了潮陽，一開始處理政務，就詢問官吏有關百姓的疾苦，都說：“州城西面的水潭裏有鰐魚，產卵而後化育，長成後有數丈長，百姓的家畜都快被它吃光了，因此百姓非常貧困。”過了幾天，韓愈前往水潭觀察，叫判官秦濟烤好一頭猪和一隻羊，投進水潭裏，然後祝咒鰐魚說：

>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鰐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鰐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鰐魚睅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鰐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鰐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鰐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鰐魚從事矣！

> 前代德行淺薄的君主，丢棄了楚、越之地，那麽鰐魚隱藏在此地的水中還尚可。如今天子聖明，四海之外，都因受撫慰而歸順了。何況揚州這個地方，是刺史縣令的治所所在地，要獻出貢賦來供給祭祀天地和宗廟，鰐魚怎能和刺史混雜一起而同處此地呢？刺史是承受天子之命，前來守護此地的，而鰐魚却睁着大眼在水潭裏不安寧，靠吃掉百姓畜養的熊鹿獐豕，來養肥其身，繁殖其卵，而和刺史爭着做長官。刺史即使軟弱無能，怎肯給鰐魚低頭而甘居其下呢？如今潮州南面有大海，巨大的鯨魚鵬鳥，細小的蝦蟆螃蟹，没有不容納的，鰐魚早晨從此出發而晚上就能到達那裏。今天和鰐魚約定，限三天至七天離去，若還是頑固地停着不移走，一定要做害人的事情，那麽刺史就要挑選有射擊技能的壯夫，拿上有力的大弓和毒箭，和鰐魚一戰到底！

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鰐患。

就在祝咒完鰐魚的當天晚上，有猛烈的風和雷從這水潭興起。幾天後，水潭裏的水完全乾涸，遷移到原水潭西面六十里的地方去了。從此潮州人再没有鰐魚的禍患。

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逾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

袁州有這樣一種風俗，爲了借錢把子女抵押在出借錢的人家服役，過期無力贖回就被没入出借錢的人家永遠成爲奴隸。韓愈到任後，想辦法贖出被没收爲奴隸的子女，送還給他們的父母，還廢除這種習俗法規，不准許蓄養奴隸。

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凑畏重之。

十五年，韓愈被召入朝授任國子祭酒，轉任兵部侍郎。適逢鎮州殺掉了田弘正，擁立王廷凑，朝廷命令韓愈前往鎮州宣諭。韓愈到達後，召集軍民，陳述叛逆和歸順的道理，言辭懇切，

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王廷湊因畏懼而敬重他。後改任吏部侍郎。又轉任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他因爲沒有參謁御史臺的官員，被御史中丞李紳所彈劾。韓愈不服，援引敕文説朝廷准許不參謁御史臺的官員。李紳、韓愈的氣量都很小，責難申辯的書札不斷往來，你來我去互不相讓，於是朝廷使李紳出京任浙西觀察使，韓愈也被免去京兆尹，任兵部侍郎。等到李紳當面辭别皇上要去軍鎮就任時，又是哭泣又是訴説，穆宗憐惜李紳，於是更改制書使李紳任兵部侍郎，韓愈再次任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韓愈逝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禄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宴，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晋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晋，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録》，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别撰《順宗實録》三卷。有文集四十卷，

韓愈性情弘通，和别人交往，無論人家榮辱沉浮他都不改變態度。年輕時和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關係友好。孟郊、張籍名聲和地位還不顯達時，韓愈不避寒暑，在公卿間稱贊推薦他們，結果張籍終於考中進士科，仕宦之途順利。後來韓愈雖然顯貴，但每遇公事之暇，就和他們交談會餐，論文賦詩，和昔日一樣。然而他對待諸權門豪士，就像對待奴僕一樣，瞪着眼睛不予理睬。他還頗能獎掖鼓勵後輩，招入家中的十有六七人，即使連自己的早飯都供不上了，也和顔悦色地不在意。他總是把振興名教和弘獎仁義作爲自己的職責。經他資助出嫁的内外親戚及朋友的孤女多達十人。韓愈常認爲從魏、晋以來，做文章的人拘泥於偶句對仗，而經誥的要旨，司馬遷、揚雄的氣質風格，不再那麽興盛了。因此他所作的文章，力求一反近世的體式，以表達意思建立學説，形成獨自一家的新語言。後輩學士們，將他的文章拿來學習效法。當時作這種文章的人很多，但没有超過他的，所以當時有“韓文”之稱。然而他時常自恃才學而隨心所欲，有時也會背離孔、孟的主張。例如南方人亂説柳宗元死後成爲羅池神，而韓愈則撰寫碑文加以證實；李賀的父親名晋，李賀避諱不應考進士科，而韓愈爲李賀寫了《諱辨》一文，鼓勵他去考進士科；又寫有《毛穎傳》，譏刺嘲弄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這些是他文章中最紕繆的。當時人説韓愈有修史才能，等他撰寫的《順宗實録》完成

李漢爲之序。

後，因繁簡失當，叙事拙於取捨，頗受當時人們的非議。穆宗、文宗曾下詔史官對其進行增改，這時韓愈的女婿李漢、蔣係都在顯要位置上，史官們難於處理。而韋處厚乾脆另外撰寫了三卷《順宗實録》。韓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他的文集寫了序。

子昶，亦登進士第。

韓愈的兒子韓昶，也考中進士科。

張籍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游，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張籍，貞元年間考中進士科。他性情偏激，能寫古體詩，有精煉扼要而含義深切動人的詩句，被傳頌於當代。後被遷調補任太常寺太祝，轉任國子助教、秘書郎。因他寫的詩馳名當代，有高官厚禄的如裴度、令狐楚，有才華名聲的如白居易、元稹，都和他交游往來，而韓愈尤其推重他。屢經升遷後任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任水部郎中，逝世。當代人稱他張水部。

孟郊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翺分司洛中，與之游，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孟郊，年輕時隱居於嵩山，自稱處士。李翺在洛中分司任職時，和他往來交游，并將他推薦給留守鄭餘慶，被鄭餘慶徵用爲幕賓佐僚。孟郊性情孤僻寡合，韓愈一見就與他成了不拘形迹的知心朋友，常稱呼他的字東野，還和他在文章上酒席間一唱一和。鄭餘慶鎮守興元，又上奏舉薦他任從事，徵用的文書發出後他去世了。鄭餘慶送給數萬錢作喪葬費，還供養他的妻子兒女好多年。

唐衢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别，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嘗客游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

唐衢，應考進士科，好多次都未考中。他能寫詩，而詩大多是有感而發。看到别人的文章中有傷心慨嘆之處，讀完肯定會哭一場，而且眼淚鼻涕不能一下子就止住。每每和人談論，互相告别後，便發聲長嘆，聲調非常傷感，聽到的人没有不凄然淚下的。唐衢曾客游太原，適值鎮帥在軍中設宴，唐衢得以參加宴會。大家酒喝到興頭上談論事情，他放聲痛哭，滿席人都不高興，爲此也終止了宴會，所以世人説唐衢愛哭。左拾遺白居易贈送他一首詩説：“賈誼爲時事而哭，阮籍因路岐而哭。唐生如今也哭了，異代同樣有悲傷。唐生是個什麼人？五十依然飢寒交迫。不悲

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凶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傷口中無食，他不悲傷身上無衣。所悲傷的是忠與義，過分悲傷就會痛哭。遇上太尉擊打賊人，聽説尚書怒斥盜賊。得知大夫死於凶寇，獲悉諫議被謫蠻夷。每每見到如此之事，嘆聲涕淚就會相隨。我也和他是同類，悶悶不樂何所爲？雖不能放聲痛哭，轉作樂府辭來傾訴。"他就是如此被名人稱頌敬重。但一直到死也没考中進士科。

李翺

李翺，字習之，凉 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

翺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録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礿、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宫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大祠。翺奏議曰：

> 《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托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并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

李翺，字習之，是西凉 武昭王的後代。父親李楚金，做過貝州司法參軍。

李翺幼時在儒學上就很下功夫，博雅好古，作文崇尚清峻慷慨的風格。貞元十四年考中進士科，授任校書郎。三次升遷做到京兆府司録參軍。元和初年，轉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求取消朔日望日在太廟獻食的禮儀，皇帝下詔叫百官商議。議論的人依據《開元禮》，認爲太廟每年衹有礿、祠、蒸、嘗、臘禮，共五次祭祀。天寶末年，玄宗命令掌管膳食的尚食局在每月朔日望日備好平常食物，又命令宫闈令到太廟去進獻食物，以後這便成爲常制。從此朔日望日皇帝不臨朝聽政，和大型祭祠一樣。李翺上奏議論説：

> 《國語》上説，王者一日一祭祀。《禮記》上説，王者建立七廟，全部一月一祭祀。《周禮》上説一季一祭祀，分爲禴、祠、蒸、嘗禮。漢代綜合前代之禮兼而用之。大概是遭遇秦朝焚書以後，《詩》、《書》、《禮經》被焚毁，殘缺不全，漢朝纔開始重新搜求。先儒們穿鑿附會，各抒己見，都假托古代聖賢的名字，而來證實他的説法正確，因此所記各不相同。古代宗廟裏有稱作寢廟後殿而不在墳墓處祭祀，秦、漢時開始在園陵中建立寢廟，進而進獻食物祭祀。本朝沿襲而没有更改。《貞觀禮》、《開元禮》都没有宗廟日祭和月祭的禮儀，這是因爲日祭和月祭，已經在陵園中進行過了，所以在太廟中，每年衹實行五饗六告一類祭禮而已。不然的話，房玄齡、魏徵都是一代名臣，特別精通經學史學，怎能不知道《國語》、《禮

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并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

記》中有日祭和月祭的記載呢？這就能足以說明了。臣私下認爲太廟中的祭獻，祭器用籩和豆而牲畜用猪、牛、羊，這是三代的通禮，意在表現人們的真誠。在園陵中的祭奠，改用平常食物，是秦朝、漢朝臨時制訂的措施，這不過是食味之道而已。如今朔日望日在太廟進獻食物，豈不也是用平常食物而重視多品嗎？况且不符合《禮》上所説“極爲崇敬不是饗味而是貴在氣味”的意思。《傳》上稱：屈到愛吃菱角，有了病後，召來自家主持禮樂的家臣叮嚀説：“祭祀我一定要用菱角。”等到家臣進獻菱角祭奠屈到時，屈到的兒子抗拒遺命用羊、籩和豆、佐酒的菜肴來祭奠而取消了菱角，君子認爲這種做法很對。這説明服事先人之義，應當以禮爲重，不應當用他們生前所愛好的作爲進獻的食物，很清楚原來就不是食味。那麽若進獻常用食物於太廟，不是和用菱角相同了嗎？而且也不是三代聖王所施行的。况且祭器不陳列俎豆，主祭官員不任命三公，主持祭祀的人衹有宮闈令和宗正卿而已。這衹能叫作獻上食品，怎能認爲是祭祀呢？并且每季在太廟祭獻時，有關官員代理祭祀之事，祭祀的文辭説：“孝曾孫皇帝臣某，恭敬派遣太尉臣某，冒昧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 竇氏。現在是春季的第一個月，永恒的懷念無窮無盡。謹將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所有祭品一起獻上，恭敬地做好每季的祭獻，來表示追念思慕。”這衹是祝辭。而且在祭獻的前七天天剛亮時，太尉在尚書省告誡百官説：“某月某日時在太廟祭獻，各人恪守自己的職責，不能恪守自己職責的，國家有規定將予以處罰。”凡是奉命陪着去祭獻的官員，不御不樂不吊四天，清心潔身三天，然後纔可以前去祭祀。宗廟的禮儀，不敢擅自議論，即使有懂得的，誰敢談論？所以六十多年來，始終奉行着這一套。如今朝廷因戰争停止，而將禮樂作爲大事，所以命令百官，

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

可以詳細議論。臣等認爲《貞觀禮》、《開元禮》都没有在太廟獻食的條文，依據禮法而斷絶情感，廢除它是可以的。至於像在陵墓的宫殿寢廟獻食，采用《國語》、《禮記》日祭和月祭的記載，依據秦朝、漢朝的禮制，修改後保存它，以廣大孝道是可以的。這樣，既有經義可作依據，而且先例也不廢棄。大禮明確後，争論將會永遠平息，這樣既可以繼承二帝三王的傳統，又可以成爲以後萬代之法。與其違犯禮制僭越古人之禮，還不如看重因循而少作改革，免得如同天和地一樣而相差極遠。

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

懂得禮制的人認爲李翱的議論是對的，但這種禮節到底没有實行。

翱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虚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虚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并兼史職。

李翱性情剛烈，議論事情無所迴避。宰相雖推重他的學識，但厭惡他的偏激直言，因而他也長時間得不到升遷。李翱認爲史官記載史事不真實，上奏狀説："臣雖無才却在史館執筆，其職責是記録皇帝的言行。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録本朝的功德，叙述忠賢之人的事業，記載奸臣的醜行，使其留傳萬世，這是史官的責任。一個人的事迹，若不是大善大惡，人們就不可能知道，都是向旁人詢訪，根據謚法成例作傳。如今撰寫行狀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門生故吏，所以没有不虚加仁義禮智，編造忠肅惠和的。這不衹是居心不實，而且還有對自己的恩人亂加贊美的成分。而那些撰寫行狀的人，又不能和子游、子夏、司馬遷、揚雄相比，他們華而不實，爲文而棄其理。所以作的文章已失去《六經》的古風，而紀事也不像司馬遷的如實記録。臣現在希望作行狀的人，衹記録事實，并如實記載功業。比如説作《魏徵傳》，衹記他的諫諍言辭，這就足能説明他的正直；《段秀實傳》衹記他盗用司農的印鑒來追回叛兵，用象牙製的手板擊打朱泚，這就足能説明他的忠烈。如果掌管考核官吏的考功郎在察看行狀時，對未按要求撰寫的就不要接受。對合乎要求的由考功郎發送給太常寺，再通報史館，然後議定謚號。請求把臣這個奏章發給主管考核官吏的部門備案。"皇帝聽從了他的建

議。不久暫時掌管職方員外郎事。十五年六月，被授任爲考功員外郎，并且兼任史館修撰。

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翱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

李翱和李景儉關係友好。當初，李景儉被拜授爲諫議大夫，舉薦李翱代替自己。到這時，李景儉遭貶黜，七月李翱也被外任爲朗州刺史。不久李景儉又任諫議大夫，李翱也被召入朝廷授任禮部郎中。李翱自認爲有文學才華，覺得應該擔任知制詔一職，因長期不能如願，所以悶悶不樂，於是在入中書省謁見宰相時，當面列舉了李逢吉的過失，但李逢吉没和他計較。李翱自己心中感到不安，於是請求休假。休假時間已滿一百天，有關部門按照先例停了他的官職，而李逢吉又上奏舉薦授任他爲廬州刺史。大和初年，被召入任諫議大夫，不久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又拜授中書舍人。

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翱嘗贊成此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户部侍郎。七月，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當初，諫議大夫柏耆在即將出使滄州并到軍前宣諭時，李翱對此行也表示贊成。不久柏耆因擅自進入滄州而獲罪，而李翱也因錯誤舉薦受到牽連，降任少府少監。不久又被外任爲鄭州刺史。五年，出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入任刑部侍郎。九年，轉任户部侍郎。七月，又被授任爲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年間，死在方鎮任上，謚號文。

宇文籍

宇文籍，字夏龜。父滔，官卑。

宇文籍，字夏龜。父親宇文滔，官位很低。

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群自處士徵爲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録》，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賓客中有爲誤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與表狎。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户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

宇文籍從小好學，尤其精通《春秋》。竇群以處士身份被徵入任右拾遺，他上表舉薦宇文籍代替自己，由此知名。宇文籍考中進士科，宰相武元衡出京鎮守西蜀，上奏推薦他任從事。後以咸陽尉在史館上班，和韓愈一同修撰《順宗實録》，升任監察御史。王承宗反叛，皇帝下詔逮捕王承宗的弟弟駙馬都尉王承系，其賓客中有被錯認的。又有蘇表帶着破淮西策書干謁宰相武元衡，武元衡没有用他，武元衡因宇文籍以前任過從事，就讓他將蘇表召來詢問，宇文籍因此而和蘇表關係親密。武元衡生氣了，於是將宇文籍貶爲江陵府户曹參軍。到任後，節度使孫簡很器重

當以君命升。假榮偷奬，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修《憲宗實録》。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部郎中。大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

他，打算使他兼任幕府職事。宇文籍推辭說：“我宇文籍是被皇帝詔令貶黜的人，也應當通過皇帝詔令來升遷。憑藉聲譽而在地方上獲得提拔，這不是我所希望的。”户曹參軍一職任滿後，接連被徵用到軍鎮幕府任職。後宇文籍被召入朝授任侍御史，轉任著作郎，升任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和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共同修撰《憲宗實録》。不久以本官知制誥，轉任庫部郎中。大和年間，升任諫議大夫，專門掌管纂修史書一事，被免去了知制誥之職。宇文籍天性簡淡寡合，專心研習經學史學，擅長著書立說，而且名譽聲望一直很高，爲當代人推崇尊重。大和二年正月逝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工部侍郎。

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宇文籍的兒子宇文臨，大中初年考中進士科。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潊，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父劉雲，父親劉潊，出仕歷任縣令州佐，世代以儒學著稱。

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

劉禹錫貞元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劉禹錫精通古文，擅長寫五言詩，他寫的今體文章也多有文采。他在淮南節度使杜佑的幕府中任從事時，主管記室事務，尤其受到上司的尊敬。跟隨杜佑入朝，被授任爲監察御史。劉禹錫和吏部郎中韋執誼關係友好。

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宫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奬，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罷官。韓皋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

貞元末年，王叔文在太子身邊做事，後輩中追求進取的人，大都依附他，劉禹錫尤其受王叔文的賞識提拔，被認爲有宰相才能而受到優待。順宗即位，長期有病不能處理政事，朝廷中的文誥，都出自王叔文之手，而王叔文引薦劉禹錫和柳宗元進入宫中，與他們一起商量議論，他們所說的王叔文没有不聽從的。轉任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任崇陵使判官。劉禹錫特別依賴威勢權利，來中傷正直之士。柳宗元從來不喜歡武元衡，當時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於是被降任爲右庶子。侍御史竇群上奏說劉禹錫心懷邪惡擾亂朝政，不適合在朝廷任官，竇群當日被免去官職。韓皋自認爲門第顯貴，不依附王叔文一夥，

時號二王、劉、柳。

也被外任爲湖南觀察使。他們憑喜怒來欺凌他人，京城中的士人對他們不敢指名道姓，祇在路上用眼睛示意，當時號稱二王、劉、柳。

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後來王叔文失敗，劉禹錫也受到牽連貶任連州刺史，走到中途，再貶爲朗州司馬。朗州地處西南夷，地方偏僻民風粗陋，抬眼所見者全是不同內地的風俗，没有可以和他一起説話的人。劉禹錫在朗州十年，主要是寫文作詩，以此來陶冶情操性格。蠻地風俗喜好巫術，常常在不合典禮的祠廟中擊鼓起舞，還要用方言俗語歌唱一番。劉禹錫有時跟他們一起活動，於是依照詩人的做法，創作新辭用來教授巫祝。所以武陵溪洞間的夷人歌，大多是劉禹錫的文辭。

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皋及禹錫等爲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

當初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的行爲引起了衆人的憤怒，也引起憲宗的憤怒，所以接連兩次被貶任。而且在皇帝的制書上還有“遇到大赦也不得赦免”的規定。但宰相憐惜他們的才能，打算在他們洗滌過失後，逐步進用他們。恰巧程异又掌管轉運事務，皇帝便下詔使韓皋及劉禹錫等人任邊遠州郡的刺史。這時正好武元衡在中書省任職，加上十多位諫官的議論，都説不能重新任用因而又中止了。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内職牧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祉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

劉禹錫多年在湘、澧一帶生活，情緒低沉悶悶不樂，因而在研讀《張九齡文集》時，陳述自己的見解説：“世人稱張曲江任宰相時，建議放逐之臣不應安置在好的地方，所以大多放逐之臣被安置到了五谿的不毛之地。如今讀他的文章，由供職禁中的朝廷重臣遷到始安任官時，有對瘴癘的慨嘆；由宰相職位降下來遷到荆州任官時，有被拘禁的悲感。而且寄托諷喻於禽鳥，寄寓辭意於草木，其憂悶和所有失意之人是一樣的。唉，自身來自邊遠的角落，一失意就不能忍受，何況是華人士族出身的人呢，爲什麽非要把放逐之臣安置到貧瘠荒遠之地，然後纔稱心快意呢！議論的人認爲張曲江是賢良之臣，能預知安禄山小時就有造反的相貌，耻與平庸之人作同僚，秘密呈上奏章諍諫，即使是古代賢人也比不上他，而且輔佐之臣也没有和他相似的，但最終却成了餓鬼游魂。難道是猜忌心太大而喪失了寬恕之

道，所以陰世譴責也最大，即使有兩種美德也不能贖取吧？不然的話，爲什麽袁安一言辯明楚王英的案情而能福及四代。有這種對比可以作爲借鑒，還敢欺騙神靈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别，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

元和十年，劉禹錫被從武陵召回朝廷，宰相又打算任命他作郎官。這時劉禹錫作了首《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詩中有些諷刺朝政的意思，宰相不高興了，所以他又被外任播州刺史。詔書發下後，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說：“劉禹錫有母親健在，但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如今播州在西南極遠處，是猿狖居住之地，人迹罕至。劉禹錫確實應當受罰貶到那裏，可是他的老母親肯定不能前往，那麽和兒子當是生死永别，臣害怕這樣做會損傷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原則。請求寬免一下他，稍稍將他遷移近處安置。”憲宗說：“作爲兒子，做每件事尤其需要謹慎，經常想着不要給親人帶來憂慮。現在劉禹錫所犯的罪過，就更比别人嚴重了，你怎可以這爲理由來建議寬免他呢？”裴度無話可說。過了一會兒，憲宗改變臉色後說：“朕所説的，是責求作爲兒子的事情，但最終還是不想傷害他親人的心。”於是改授連州刺史。劉禹錫又離開京城十多年時間，接連在幾個州任刺史。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爍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游兹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摇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游。”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

大和二年，劉禹錫由和州刺史任上召入朝廷，拜授主客郎中。劉禹錫心裏仍然想着以前的事，又作《遊玄都觀詩序》說：“我貞元二十一年任尚書屯田員外郎，當時玄都觀中没有花草樹木，這年我被外任爲連州刺史，緊接着再貶爲朗州司馬。過了十年，召回京城任職，人人都説道士親手栽種的紅桃開滿了玄都觀，燦爛如朝霞，於是我便賦詩來表現當時的盛况。隨即又被外任爲州刺史，到現在已有十四年了，纔得以任主客郎中。重游這個玄都觀，樹木已經蕩然無存，衹有兔葵燕麥一類雜草，在春風中摇動着，因而再次題寫了二十八字，來等待以後的游者。”前面一首詩中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的句子，後面一首詩中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的句子，人們誇獎他的才華但鄙視他的行爲。劉禹錫特别憎恨武元衡、李

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悦。累轉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中，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逢吉，而裴度則比較器重劉禹錫。大和年間，裴度在中書任職，打算讓劉禹錫擔任知制誥，這時宰相又聽到《玄都觀詩序》一事，於是更加不高興了。後屢經轉任爲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裴度被免去宰相後，劉禹錫請求到東都分司任職。他終究因恃才而且心底狹窄，不能長期在朝廷任職。六月，被授任爲蘇州刺史，并就地賜金紫。任職期滿入朝，又被授任爲汝州刺史，升任太子賓客，在東都分司任職。

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争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侄龜兒編録，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吴、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 夢得 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 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爲《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

劉禹錫晚年和太子少傅白居易關係友好，詩歌文章，當時没有在他們之上的。白居易常與劉禹錫有詩詞酬答和往來，還順便將劉禹錫的詩收集在一起并作序説："彭城 劉夢得，是位詩中豪傑。其詩鋒芒外露，很少有人能抵擋。我不自量力，常常冒犯他。大凡互相配合的聲氣相同，互相争論的力量相當。一來一往，欲罷不能。因此每寫一首詩，都要先請對方指正草稿，指正完而詩興大發，詩興大發而詩就作成了。一二年來，每天在筆硯之間尋求樂趣，共同用詩詞贈答，不知不覺中詩篇越積越多。大和三年春季以前，動筆記録在紙上的，共一百三十八首，其他在興頭上在酒醉時隨便出口的詩不在此數内。我順便叫小侄白龜兒將這編録好，裝成兩卷軸。我還抄寫了兩本，一本給了白龜兒，一本給了劉夢得的小兒子劉崙郎，使他們各自收藏，附入兩家各自的文集中。我近來和元微之詩詞酬答頻繁，有的詩已被人們口口相傳。我曾和元微之開玩笑説：'我和足下二十年來一直是文友詩敵，這是幸運的，又是不幸運的。我們一塊兒吟咏情意，播揚名聲，得意時忘了形迹，歡樂時忘了年老，這是很幸運的。但江南貴族婦女談論才子時，大多説元微之、白居易，因爲您的缘故，使我不能獨領風騷於吴、越之間，這又是不幸運的。現在將近老年又遇上劉夢得，豈不是更加不幸運嗎?' 劉夢得啊劉夢得，其文章之神妙，尚不如其詩。論其神妙，在我之上? 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一類詩句，真可説是既神又妙了。所以處處在在，應有神靈鬼物保護，哪衹是兩家

南文士稱爲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僚多與之交。

子弟謹秘收藏而已！”他就是這樣被當時名流贊許的。劉夢得還作有《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被江南文人稱爲佳作，雖然他官位不顯貴，但許多高位大官都和他交往。

開成初，復爲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户部尚書。

開成初年，劉禹錫又任太子賓客而在東都分司任職，不久被授任爲同州刺史。任官期滿後，任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而在東都分司任職。會昌二年七月逝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户部尚書。

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劉禹錫的兒子劉承雍，考中進士科，也有才思文采。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是後魏侍中濟陰公的遠世子孫。曾伯祖柳奭，高宗朝任宰相。父親柳鎮，做過太常博士，官位終於侍御史。

宗元少聰警絶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

柳宗元從小就聰明超群，尤其精通西漢之文和《詩》《騷》。柳宗元詩詞文章的構思，可和古人相提并論。既精當又細緻，璨爛像珠貝一般。當時同輩都推崇他。柳宗元考中進士科，又應試博學宏辭科，被授任爲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柳宗元擔任監察御史。

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吕温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凄惻。

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掌權，二人尤其器重禮遇柳宗元，并把他和監察御史吕温秘密召入宫禁中，和他們一起商量大事。後柳宗元轉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王叔文準備重用他，但是在位時間不長，王叔文便失敗了，他和同輩七人一起被貶黜。柳宗元被貶任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貶爲永州司馬。柳宗元遭受貶逐後，經歷蠻地的瘴癘之苦，加上道路崎嶇艱險，這更激起了失意之人的抑鬱悲憤，他寫情叙事，把一切都寄寓在詩文中。寫成了十多篇騷體文，讀者都覺得很傷感。

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西南絶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

元和十年，按慣例柳宗元被内移爲柳州刺史。當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到播州刺史的任命，制書發下後，柳宗元對要好的人説：“劉禹錫的母親健在但年事已高，如今他又要到蠻地做刺史，那裏是西南邊陲，來回有萬里行程，不可能和母親一道同行。如果母子各處一方，就是永遠

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

的訣别。我和劉禹錫是知心好友，怎忍心看他落到這種地步呢?”隨即起草奏章，請求將柳州授給劉禹錫，自己前往播州。恰巧裴度也上奏説這事，劉禹錫終於被改爲連州刺史。

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没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柳州當地有種風俗，借錢時用子女作抵押，過期還不上錢的就被債主没爲奴婢，柳宗元革除了這種土法規。那些已經被債主没爲奴婢的，他便拿出自己的錢將其贖出，送還他們的父母。江嶺之間想考進士的人，不遠千里都跟隨柳宗元學習；凡是在他門下學習的，最終都成了名士。柳宗元的著述特别多，名聲影響在當時就很大，并且擁有柳州的稱號。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柳宗元逝世，終年四十七歲。兒子柳周六、柳周七，纔三四歲而已。觀察使裴行立替他辦理喪事并護送他的靈柩和妻子返回京城，當時人稱贊裴行立仗義。

韋辭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翃，官至侍御史。

韋辭，字踐之。祖父韋召卿，做過洛陽丞。父親韋翃，官做到侍御史。

辭少以兩經擢第，判入等，爲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參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户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糴使。尋爲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中書舍人。

韋辭年輕時考中兩經科，判詞文理優長被選入等第行列，授任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年，東都留守韋夏卿徵用他爲從事。後來多次在藩鎮幕府任職，并都能參預策劃稱職。元和九年，韋辭自藍田令召入拜授侍御史，因事故牽連出任朗州刺史，接着又貶爲江州司馬。長慶初年，韋處厚、路隨因有聲望而居顯要官職，他倆早就知道韋辭有文學和治理才能，所以多次在皇上面前稱贊舉薦他，被提升爲户部員外郎，轉任刑部郎中，充任京西北和糴使。不久授任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任鹽鐵副使，轉任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韋處厚任宰相，也把抑制浮華、選用真才實學當作己任，因而韋辭和李翱同時被授任爲中書舍人。

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翱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疏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用，頗不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

韋辭一直没有清麗的文辭，文章也不過是個中才罷了，但處事正直樸實，爲官不拉幫結派。他和李翱關係特别友好，都在文學上享有名望。韋辭粗疏放達自以爲是，不注重約束操行。當韋處厚突然重用了他後，輿論對他很不服氣，正好他也厭倦於修飾，苦苦請求外任，於是出任潭州

鎮二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群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犧鷄斷尾，害馬敗群。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軍鎮二年，官吏百姓都稱贊他治理有方。大和四年韋辭逝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年間，因文學而側身於士大夫行列的，衹有柳宗元、劉禹錫二人。他們知識淵博，既能作文章又能幹事情，確實爲一代大才。若讓他們歌頌帝王的事業，以華麗的辭藻修飾君王的言論，那足可以和古代的聖賢等齊，并能傾倒當時的同輩。但由於他們履行道義不謹慎，又親近小人，不但給自己帶來流離之苦，而且還毀壞了平生的事業。所以君子合群而不結黨，獨處時也謹慎不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韓愈、李翺二位文公雖生活在衰落的末世，但仍爲仁義而奔忙，立志要扶正社會風尚，要用詩書禮樂來教化人們，然而這種道統未能實現。至於抑制楊朱、墨子，排斥佛教、道教，雖對道統來說未能弘揚，但也竭盡了正直之士的用心。

贊曰：天地間一切籌劃治理，都比不上文章出名。韓愈、李翺揮筆著書立說，語意非常貼切經典。像用作祭祀的雄鷄自斷其尾，一匹壞馬也會敗壞一群。踏上邪道衹能是自己害自己，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就是如此。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一

李光進（弟）光顔　烏重胤　王沛（子）逢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子）延宗　劉悟（子）從諫（孫）稹　劉沔　石雄

李光進　李光顔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

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户。上元初，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以軍討大同、横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爲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内士庶，觀者如堵。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勛，賜姓李氏；其弟光顔除洺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嘆異。八年，遷靈武節

李光進，本屬河曲部落稽阿跌氏族。父親李良臣，世襲雞田州刺史，隸屬於朔方軍。李光進的姐姐嫁給舍利葛旃爲妻，舍利葛旃殺死僕固瑒而事奉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李光進兄弟小時就跟着舍利葛旃，因此居住在太原。

李光進勇敢果斷，他的武藝和用兵謀略稍差於舍利葛旃。肅宗在靈武起兵後，李光進隨從郭子儀打敗賊軍，收復兩京，在戰鬥中多次立功。至德年間，李光進被授任爲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享有食邑二百户。上元初年，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率領軍隊討伐大同、横野、清夷、范陽以及河北的殘餘寇賊，任用李光進爲都知兵馬使。不久升任渭北節度使。永泰初年，進封武威郡王。大曆四年，任檢校户部尚書，主持尚書省事務。不久，又轉任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這年冬季十月，李光進在京城南原安葬母親，將相前來祭奠的共搭起四十四座祭幄，非常奢靡，城中的百姓，來觀看的人擠滿了周圍。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叛，范希朝率兵救援易定，上表舉薦李光進任步都虞候，雙方在木刀溝交戰，李光進立下戰功。六年，被拜授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任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皇帝下詔認爲李光進一貫有忠誠節操，克敵制勝功勛卓著，所以賜他姓李氏；其弟李光顔授任洺州刺史，充任本州團練使。兄弟二人同時受到恩寵，人們都贊嘆説這是罕有的事情。八

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顔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爲大大夫，光顔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

年，李光進升任靈武節度使。他曾跟隨馬燧救援臨洺，攻打洹水，收復河中，都立下了戰功。軍中的所有職務，李光進全都任過，中丞、大夫他也都曾兼任過。先前救援在易定的官軍時，李光進、李光顔都在軍中，所以軍中稱李光進爲大大夫，李光顔爲小大夫。元和十年七月李光進去世。

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顔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顔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顔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李光進兄弟年輕時就因孝敬友愛在軍中受到推崇，在爲母親守喪時，前後三年不回寢室居住。李光顔先娶妻子，所以母親把家事交給李光顔的妻子料理。母親死後，李光進纔娶了妻子，李光顔便讓自己的妻子把鑰匙、家賬、財物等都交給嫂嫂。李光進讓把這些拿回去，并對李光顔説："弟媳婦趕上事奉母親，母親曾命她主持家事，這不能更改。"因而二人相對哭了好久，家事就仍如當初由李光顔的妻子掌管。李光進去世時六十五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光顔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顔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搴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已來，歷授代、洺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逾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李光顔和哥哥李光進因舍利葛旃擅長騎馬射箭，二人自小也就跟着學習，舍利葛旃衹是贊許李光顔的勇猛剛健，認爲連自己也比不上。等到李光顔長大成人，效力河東軍時任副將，在討伐李懷光、楊惠琳的戰事中都立下了戰功。後來他跟隨高崇文平定蜀地，拔敵旗斬敵將，出入如神，因此漸漸有了名聲。自憲宗元和以後，李光顔歷任代、洺二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九年，朝廷準備討伐淮、蔡，九月，升任他爲陳州刺史，充任忠武軍都知兵馬使。過了一個月，升任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吴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顔於是引兵臨溵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壓光顔之壘而陣，光顔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顔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猬。其子攬光顔馬鞅，止其深入。光顔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争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

當時朝廷徵集天下兵馬，包圍申、蔡而討伐吴元濟，下詔讓李光顔帶領他的忠武軍獨當一面。於是李光顔率軍兵臨溵水，在洄曲和賊軍對抗。第二年五月，在時曲打敗了吴元濟的軍隊。當初，賊軍清晨逼近李光顔軍營而列陣，李光顔無法出兵，衹得拆毁本軍兵營左右的營栅，令騎兵出擊來突破包圍。李光顔帶領幾個騎兵頂着敵軍的頑强抵抗而衝殺，反復多次出入，賊軍都認識了他，敵箭紛紛射來密如猬毛。他兒子拉住他坐騎的繮繩，阻攔他深入敵陣。李光顔舉起刀大聲呵斥，兒子衹好退下。於是士兵奮勇争先，賊

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顔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

軍大敗，被殺死的有數千人。勝利的捷報傳到京城，人們互相慶賀。當時征討蔡賊的軍隊，大小共十餘鎮的兵力，裴度出使回朝後，惟獨上奏説李光顔勇猛而知大義，最終没有辜負王命。到這時，果然立下戰功。

是歲十一月，光顔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溵河，平其栅。初，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顔。光顔以小溵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顔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顔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穎及朝隱。弘及光顔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顔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悦。十一年，光顔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栅，憲宗大悦，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

這年十一月，李光顔又和懷汝節度使烏重胤協同在小溵河打敗了吴元濟的軍隊，摧毁了敵軍營栅。當初，都統韓弘命令各軍同時攻打賊城，而賊軍又直攻烏重胤的軍營。烏重胤抵抗賊軍，身中數槍，便火速請求李光顔救援。李光顔認爲小溵橋是賊軍的中軍營堡，便乘其没有防備，派田穎、宋朝隱突然襲擊而拿下了它，於是賊城被摧毁，烏重胤因此得救。韓弘認爲李光顔違犯軍令，將田穎及宋朝隱抓來準備處死。田穎和宋朝隱勇敢而有才能，全軍上下都爲他們惋惜。李光顔畏懼韓弘而不敢留下田穎和宋朝隱。正逢宦官景忠信來到，他得知實情後，便謊稱詔命讓本軍給二人帶上刑具拘禁起來。同時又快馬入朝去見皇帝，詳細奏報了事情的前後經過。憲宗赦免了景忠信的謊稱詔命之罪，并命令他當即前往釋放田穎和宋朝隱。韓弘與李光顔先後上奏争論此事。憲宗對韓弘派來的使者説："田穎等人違犯都統的命令，本來應處死刑。但李光顔認爲他們突襲叛賊有功，也有理由可以赦免。軍中雖有三令五申，但應寬免這次以收後效。"等到皇帝下詔告諭韓弘，韓弘很不高興。十一年，李光顔接連打敗吴元濟的軍隊，攻占賊軍的凌雲栅，憲宗大喜，賞賜前來報告勝利捷報的使者奴婢和銀器錦帛。李光顔也被升任爲檢校尚書左僕射。

十二年四月，光顔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顔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絶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齡。昌齡母素誡其子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款于光顔，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

十二年四月，李光顔在郾城打敗吴元濟三萬軍隊，賊將張伯良逃到蔡州，這次戰鬥殺傷賊軍十分之二三，繳獲戰馬千匹，兵器甲胄三萬副，所繳獲的器物上面都畫着雷公符，并題寫有字："速破城北軍。"接着郾城守將鄧懷金請求帶領全城投降，李光顔答應了他的請求，因而收復郾城。開始，鄧懷金因官軍包圍青陵城，斷絶了自己的歸路，内心非常恐懼，便和郾城令董昌齡商量對策。董昌齡的母親當時始終都規勸兒子向官軍投降，董昌齡因此勸鄧懷金向李光顔求和歸

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顔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内，光顔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

順，并且對李光顔説：“郾城裏的人，妻兒老小都在蔡州作人質，如果我們未與你們交戰就投降，那麽家人就會全被殺害。若官軍前來攻城，我們點燃烽火求救，等援救的軍隊快到時，官軍迎擊必能打敗援軍，這時我們再率城投降。”李光顔聽從了董昌齡的建議，前來增援的賊軍果然潰敗而逃。於是董昌齡拿着官印，帶領官員屬吏在城門外列隊迎接，而鄧懷金和諸將穿着平常的衣服倒拿着兵器，亦在城門内列隊恭候，李光顔接受了他們的投降，於是進入羅城中，郾城城墻除本來破損了五十餘步外全都完好無缺。

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顔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顔，冀一見悦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顔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顔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顔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顔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廻，謂使者曰：“爲光顔多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

當時韓弘爲汴州節帥，做事驕縱倔强，常常仗着賊軍的勢力而受到朝廷姑息，他心中憎恨李光顔盡力作戰，因而暗中企圖阻撓，但又無計可施。於是在全大梁城求得一美女，既教其唱歌跳舞、彈琴、六博一類娱樂技能，又用珠翠金玉衣服來妝飾她，共花費了數百萬錢，然後令使者將那美女送給李光顔，希望李光顔一見就迷上她而怠慢軍政大事。韓弘還派使者先送書信到李光顔軍營説：“本使令公感激您的厚愛，憂慮您居住在外，打算進獻一美女，來撫慰您征戰的情思，我們恭候回命。”李光顔説：“今天時間已晚，明天早上你把她送來。”第二天早晨，李光顔便大宴軍士，三軍將士都聚在一起後，他命令使者進獻美女。美女來到了，衹見她舉止端莊而服裝華麗，幾乎不是人間所能有的，在座的人都爲之震驚。李光顔坐在座位上對前來的使者説：“令公憐憫我李光顔離開家室已久，割愛而將美女贈送給我，確實應該感謝他的大德。然而我李光顔受國家厚恩，誓死不和逆賊同生在一個日月之下。如今這數萬戰士，都遠離妻子兒女，投身於刀槍交鋒的戰場，我李光顔怎能以女色爲樂呢？”話剛説完，已泣不成聲。庭堂下面的數萬士卒，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於是李光顔送給使者豐厚的縑帛作爲酬謝，使他領着那美女從席前而回，并對使者説：“替我李光顔多謝令公。我李光顔事奉君主爲國效命的心意，至死也不會改變。”從此廣大將士的信心，更加受到激勵。

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

等到裴度來到軍營，帶領賓僚隨從在方城

沱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决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引兵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

沱口觀察築城時，五溝的賊軍突然出現，劍拔弩張，眼下的形勢肯定會傷及裴度，李光顏當即在前面力戰而將賊軍打退。當時李光顏預計到賊軍會來，就派田布帶二百騎兵埋伏在溝中，趁賊軍不備出擊交戰，裴度這纔得以幸免於死。而田布又事先扼住溝中的退路，賊軍大多丢下戰馬跨越深溝，接連掉入溝中被壓死的有千餘人。如果這天没有李光顏的援救，裴度差點陷入賊手。從這一月起，叛賊知道了李光顏勇冠諸將，於是用全部兵力抵擋李光顏的軍隊。這時李愬乘其不備，迅速帶兵襲擊蔡州，并拿下蔡州，活捉了吴元濟。董重質也丢下洄曲守軍，進入蔡州城向李愬投降。李光顏得知這個消息後，躍馬進入賊營，大聲呼喊投降，賊軍萬餘人，都解下甲胄放下武器請求投降。叛賊平定，朝廷加授他檢校司空。

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内，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

元和十三年春，憲宗派宦官到李光顏府上設宴款待李光顏，賜給他米和喂牲口的草料二十餘車。憲宗還親臨麟德殿召見了他，并賜給金帶錦綵。朝廷東征李師道，授任李光顏爲義成軍節度使。李光顏一到節鎮治所，緊接着就趕赴軍營。數十天中，在濮陽連連打敗賊軍，斬殺敵軍數千人，繼續率軍深入。

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毁，命李文悦爲刺史，令光顏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項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邊將郝玼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喧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士心，曲爲陳説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欣然即路，擊賊退之。

元和十四年，西蕃進犯，李光顏轉任邠寧節度使。當時鹽州城已被吐蕃摧毁，朝廷任命李文悦爲鹽州刺史，使李光顏充任勾當修築鹽州城使，并允許他帶領陳許六千人與他一起趕赴邠寧。這一年，吐蕃侵犯涇原。自從田縉鎮守夏州，因貪婪而侵擾党項羌，於是党項羌領着吐蕃進犯。等到蕃軍攻打涇州，邊將郝玼浴血奮戰纔打退蕃軍。開始，李光顏得知賊軍攻打涇州，整訓軍隊前往援救，而邠軍喧嘩説："每人給五十貫而不知道作戰，他們是什麽人！正常的糧餉得不到而冒着刀槍向前，我們是什麽人！"氣勢洶洶不可阻止。李光顏一向能得士心，他耐心給大家陳述大義，哭着説着，三軍爲之感動，也紛紛流下眼淚，於是心悦誠服地當即上路，終於把賊軍打退了。

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

穆宗即位，就地加授李光顏爲特進，還賜給他的一個兒子四品正員官。不久穆宗下詔讓他入

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顔功冠諸將，故召赴闕，宴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勛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顔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别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顔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顔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顔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

京，賜給開化里宅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認爲李光顔功冠諸將，所以召他入京，并賜宴優待。後來他兼帶平章事一職又回到方鎮，這是朝廷對功勛之臣的報答。長慶初年，李光顔升任鳳翔節度使，像從前一樣仍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年年底，又被授任爲許州節度使。朝廷認爲李光顔曾經鎮守過陳許，而且頗得士心，因爲要討伐鎮、冀，所以有了這一授任。李光顔奔赴節鎮那天，宰相百官按舊例到章敬寺送别，穆宗也親臨通化門爲他送行，并賞賜給他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品。二年，朝廷下令討伐王廷湊，任命李光顔兼任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李光顔接受命令進而出發，由於孤軍討伐叛賊，軍隊的供給艱難，朝廷又使滄、景、德、棣等州歸他兼管，因爲這些州和賊境相接，可以快速運送軍需。但李光顔認爲朝廷如此處置不甚妥當，因爲賊帥連結，不可能在短期平定，事情若有失誤，就會前功盡棄，於是懇請辭掉兼管的各州。不久李光顔因病發作，上表請求返回軍鎮治所。結果朝廷征討没有成功而赦免了王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式拜授李光顔爲司徒。

汴州李夵逐其帥叛，詔光顔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誅夵。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衙受册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

汴州李夵驅逐節帥而叛亂，皇帝下詔叫李光顔率領陳許軍討伐李夵。李光顔駐軍尉氏，不久就殺掉了李夵。升任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還在皇宫正殿受册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李光顔去世，終年六十六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尉，謚號忠。

烏重胤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顔犄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

烏重胤，是潞州牙將。元和年間，王承宗叛亂，官軍奉命征討。潞州節帥盧從史雖然出兵了，但暗中却和叛賊相互勾結。當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盧從史軍相距較近，於是吐突承璀同烏重胤合謀，在軍帳中活捉了盧從史。當天，烏重胤防備嚴密，潞州士卒没有敢動的。憲宗稱揚他有功，授任他爲潞府左司馬，升任懷州刺史，兼任河陽三城節度使。當時官軍討伐淮、蔡，朝廷使烏重胤軍逼近賊境，并割汝州隸屬河陽。在官軍征討淮西的三年中，烏重胤始終和李光顔相互策應，經歷了大小百餘次戰事，一直到吴元濟被

射，轉司空。蔡將有李端者，過溵河降重胤，其妻爲賊束縛於樹，臠食至死，將絶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

誅殺爲止。因此烏重胤被就地加授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後轉任司空。蔡將有個叫李端的，渡過溵河投奔了烏重胤，他的妻子被叛賊綁在樹上，一刀一刀地殘割直到最後，就在她將要斷氣時還喊着對丈夫説："好好事奉烏僕射。"烏重胤就是如此深得人心。

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爲横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禄山、思明之奸，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并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元和十三年，烏重胤代替鄭權任横海軍節度使。他到節鎮後，上書給皇帝説："臣認爲河朔能拒抗朝廷命令，其中原因大概可以知道。這就是刺史失掉職權，反使節度使掌管兵權。如果刺史各自守其職分，又有節鎮的兵權，那麽節帥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一類奸人，怎敢占據一州而叛亂呢？河朔六十年來之所以抗拒朝廷命令，就是因爲剥奪了刺史、縣令的職權，而自己作威作福的緣故。臣所管轄的德、棣、景三州，已下發了公文，歸還各刺史的職權，應當在各州的士卒，全部交給刺史收管。又景州本來是弓高縣，請廢州爲縣，歸化縣本來是集鎮，請廢除歸化縣依舊隸屬德州。"皇帝下詔全都聽從。由是法制建立，各自守着名分。

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賊方憑凌，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兖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太尉。

等到駐守深州，烏重胤認爲朝廷處置失當，由於賊軍正在逼近，不敢輕意進取，所以觀望了幾個月。穆宗急於誅殺叛賊，於是用杜叔良代替烏重胤，使烏重胤任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來將他召到京城，又以本官任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占據滄州，請求繼承父親之位，朝廷不允許，議論的人認爲狡童拒抗王命，應該用重臣去代替，於是烏重胤被改任到兖海，加授太子太師、平章事，并且兼任滄景節度使，依舊割齊州隸屬滄景，朝廷這樣是希望不勞駕官軍而達到平定叛賊的目的。制詔發出的第十天，烏重胤去世了，追贈太尉。

重胤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酹，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

烏重胤出身行伍，等到做了長官統帥，又忠心事奉皇上，并和士兵同甘共苦，所到之處都立下了戰功，但不曾自我誇耀過。而且善待賓客僚屬，禮節也一樣周到，當時的名士，都情願依附他。烏重胤逝世那天，有二十多位將士，都割下大腿上的肉來作爲祭奠，即使古代的名將，也没

有超過他的。

子漢弘嗣，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

兒子烏漢弘繼嗣，喪期未滿而起用授任左領軍衛將軍。烏漢弘上表乞求要等到服喪期滿，文宗下詔特意允許。服喪期滿，纔被授任官職。

王沛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涚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爲牙門將。及涚卒，子婿田偁迫脅涚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涚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衹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爲不足。卿速歸，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馹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

王沛，許州人。他十八歲時，勇敢果斷。許州節度使上官涚器重他有才能，便把女兒嫁給他，并任用他爲牙門將。等到上官涚去世後，女婿田偁威脅上官涚的兒子，叫其提出繼位之事，但又害怕監軍使不依從，準備暗地埋伏士卒來謀取監軍使。王沛私下知道了這個計謀，并趁機告訴了監軍使，因而在埋伏之地將田偁黨羽全部抓獲。監軍使范日用上報了此事，德宗於是使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許州軍，又賜給王沛親筆詔書，命令他護送上官涚的兒子趕赴上都。王沛到了以後，德宗不僅予以接見，并且對他說："按照你的忠義，恩寵應當加倍。但劉昌裔所上奏章中，衹請求加授監察御史，朕知道這實在不够。你趕快回去，我這就傳令給劉昌裔，讓他重新呈上奏章來。"於是王沛乘驛馬而返回，還未到許州，又被拜授爲開府儀同三司、兼任御史中丞，而本職仍與以前一樣。

吴元濟反，李光顔受命攻討，奇沛節概，署行營兵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溵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溵河合流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掎角進攻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顔入朝，光顔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

吴元濟反叛，李光顔奉命討伐，李光顔賞識王沛的節操氣概，任用他爲行營兵馬使，讓他獨自統率勁兵駐守在近郊。等到雙方交戰，王沛連連打敗蔡賊。皇帝頻繁下詔要求進軍，但諸將都在觀望，没有敢率先渡過溵河的。王沛帶領五千士卒，夜間從合流口渡過溵河，直接扼住叛賊的咽喉要道而破其城。此後，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相繼渡河，進而相互策應進攻郾城。王沛第一個建起軍營和叛賊對峙，於是賊將鄧懷金兩手反綁率衆前來投降。蔡賊平定後，王沛跟隨李光顔入朝，李光顔詳細地陳述了王沛的功勞，朝廷下令加授他御史大夫。

既還鎮，光顔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李夵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夵。夵平，加檢

返回軍鎮後，李光顔奉詔討伐鄆賊。等到李師道被誅殺，皇帝下詔讓許州分出士卒去戍守邠地，任命王沛爲都將。王沛率兵援救鹽州，打退了吐蕃的進攻，因立下戰功加授寧州刺史。後升任陳州刺史。李夵反叛，皇帝下詔叫王沛兼任忠

校右散騎常侍，遷兗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驁，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期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

子逢。

王逢

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决，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無功而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武節度副使，率領軍隊討伐李齐。李齐被平定後，加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升任兗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這個藩鎮是新設立的，人情橫暴，王沛便嚴明法令，整頓軍政，一年功夫就治理得很好了。第二年，改任檢校工部尚書，充任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王沛後來死在節帥任上，追贈右僕射。

王沛的兒子王逢。

王逢年輕時深沉果敢，跟隨父親征戰討伐立有戰功，被任命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年間，被召入朝廷充當宿衛，歷任諸衛將軍。曾跟隨石雄、劉沔在天德打敗回紇。王逢性情果斷，用法嚴峻。當時有二千士卒未曾上陣，官府的賞賜和給養物品，王逢便都不發給他們。有人提出責難，王逢說："是健兒就要冒死向前，如果無功而得賞，將怎樣面對那些冒死向前衝的人呢?"王宰攻打劉稹，王逢率領陳許七千兵馬駐守翼城，代替田令昭行事。叛賊平定後，王逢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屢經升遷做到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爲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爲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爲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爲帥，乃依虔休，累爲昭義大將。吐突承璀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以與從史厚善，竟出爲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爲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珙，出身於山東世家，世代與世家聯姻，但到了李珙，不喜歡讀書，衹把騎馬射箭當作事務來做。李珙身高六尺有餘，身材魁偉。曾到澤潞謁見李抱真，李抱真覺得他與衆不同，準備選用爲衙門將，後來因他酒醉使氣，又打算不要他了。都將王虔休對李抱真說："這個李珙，是位奇士，如果你不能任用，那不如殺掉他，决不能讓別人得到了。"李抱真死後，王虔休任節帥，於是他便跟隨王虔休，屢經遷任爲昭義大將。吐突承璀活捉盧從史，烏重胤確實參預了這一計謀，而李珙開始不知道，打算援救盧從史。當他得知烏重胤是奉朝廷的旨意時，就觀望着不向前進，烏重胤因此感戴他。後來烏重胤統管河陽，就把他安置在麾下。但朝廷認爲他和盧從史關係友善，最終讓他出任北邊一校。元和十年，朝廷下令征討淮西，烏重胤誠懇地上表舉薦他任諸道行營都虞候，皇帝特意下詔聽從，不久因爲母親

守喪而辭去官職。服喪期滿，被授任爲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去世，終年六十四歲，停止朝會一天。

李祐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吴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爲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爲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怨，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

李祐，最初是蔡州牙將，事奉吴元濟時，驍勇善戰。自從官軍討伐淮西，李祐擔任吴元濟的行營將，每每抵抗官軍，官軍都畏懼他。元和十二年，李祐被李愬活捉。李愬知道李祐有膽識謀略，免了他的死罪，并以厚禮待他，開誠布公，同吃同住，常常在帳中秘密交談，通宵不睡。有人將耳貼在帳外傾聽，衹是屢屢聽到李祐感激的哭泣聲。但由於以前軍中被李祐殺傷的人太多，所以軍營裏的士卒在一起議論時，都怨恨没殺掉李祐。李愬知道大家都怨恨李祐，害怕萬一不能保住李祐的性命，因而把李祐送到了京城，同時又上表替他説情。憲宗特意予以寬恕，而且派遣李祐前去賞賜李愬。李愬大喜，就把三千精兵交給李祐。李祐所建議的，李愬没有一點懷疑，最終李愬依靠李祐打敗蔡賊，活捉了吴元濟。李祐因立有戰功被授任爲神武將軍，升任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

寶曆初，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爲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大和初，討李同捷，遷檢校户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

寶曆初年，李祐被召入朝授任右金吾大將軍。不久因吐蕃進犯，出任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大和初年，討伐李同捷，他升任檢校户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去世。

董重質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吴少誠之子婿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郾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虚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恤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

董重質，最初是淮西牙將，爲吴少誠的女婿。董重質本性勇敢强悍，懂得軍機，擅長用兵。等到吴元濟抗拒王命，董重質又爲謀主，帶領大軍抵擋官軍，吴元濟多年不敗，都是因爲用了董重質的謀略。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在淮西督戰，走到郾城，吴元濟便出動身邊所有的人及守城士卒，并委托董重質抵抗裴度。這時李愬乘虚進入蔡州，活捉了吴元濟，而董重質的家在蔡州，李愬便安慰救濟他的家屬，還使董重質的兒子拿着書信去召董重質。董重質見到兒子，得知蔡州城已失陷，以及吴元濟被囚的情況，於是當

愬揖登階，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户參軍。

即單身騎馬歸降李愬，以平民身份叩首伏地表示謝罪，李愬拱手登上臺階，用賓客之禮款待他吃飯。憲宗打算殺掉董重質，李愬上奏説因許諾不殺董重質纔前來投降的，請求免去他死罪，并且請求留在本軍使用。於是，貶任春州司户參軍。

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和四年，又轉夏 綏 銀 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第二年，董重質轉任太子少詹事，朝廷委托武寧軍對他進行收管和使用，還給他加了金魚袋及紫衣。十五年，徵還入朝，授任左神武軍將軍，主持軍事，兼任御史中丞，并賜給金帛，和有功的人同樣對待。不久授任鹽州刺史，又升任左右神策及諸道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和四年，又轉任夏 綏 銀 宥節度使。五年，就地加授檢校工部尚書。董重質訓練軍隊建立法度，羌戎因畏懼而屈服。八年八月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

楊元卿　楊廷宗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 安陵縣丞。父寓，申州 鍾山縣令。

楊元卿，祖父楊子華，做過德州 安陵縣丞。父親楊寓，做過申州 鍾山縣令。

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 嶺之表，縱游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吴少誠專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爲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内耗少陽之事。

楊元卿小時喪親，慷慨有才略。直到二十歲時，還在江 嶺一帶漂泊，任意游玩高談，人們稱他爲狂生。當時吴少誠横行蔡州，朝廷一意姑息他。楊元卿以平民身份謁見，吴少誠便讓他在一大縣任官，隨即徵用他到幕府任從事，并上奏舉薦他任試大理評事。楊元卿又事奉吴少陽，後來吴少陽上表推薦他任監察裏行。楊元卿因事到朝廷上奏，宰相李吉甫深表嘉獎，因而一年中多次因有事上奏來到京城。楊元卿每次和吴少陽交談，都申明道義原則，於是被凶黨誣陷，全靠節度判官蘇肇保護，這纔幸免一死。楊元卿暗中奉行朝廷之命，從内部瓦解吴少陽的勢力。

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説曰："先尚書性吝，諸將皆飢寒。今須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群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虚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

等到吴少陽死去，吴少陽的兒子吴元濟繼位，楊元卿對吴元濟説："先尚書本性吝嗇，所以衆將帥個個飢寒。如今需要廣施恩惠來加强實力。庫中有没有財物，我楊元卿都知道，何不分散給諸道，言辭謙虚禮物豐厚，再用長輩稱呼衆將帥，也許可以得到幫助，而衆將帥也大有收穫。我楊元卿願意上報這留後表，朝廷怎能不聽從呢?"吴元濟答應了，楊元卿當日離開蔡州，分條上奏陳説了吴元濟的强弱情況，又暗中請皇

四男并爲元濟所殺，同圬一射垛。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 岳王府司馬，尋遷太子僕射。

帝下詔諸道拘留吴元濟所派的使者。等到吴元濟發覺這是圈套，楊元卿的妻子陳氏和四個兒子便一起被吴元濟殺害，并弄成一個箭靶。蘇肇因保護過楊元卿，也同天遇害。皇帝下詔授任楊元卿岳王府司馬，不久升任太子僕射。

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敕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非我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徵爲左金吾衛將軍。

元和十三年，朝廷授任楊元卿 蔡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還未赴任，改任光禄少卿。當初，朝廷接連命令楊元卿和李愬一起商議，在唐州東境選擇重要方便的地方，暫時設行蔡州。凡是百姓和士兵中有情願歸順的人，便按照敕令從厚救濟，一定使他們全部活着。皇帝召見以後，楊元卿當即奏請借用度支錢，而且所説的事情很多不合皇帝旨意。宰相裴度也認爲諸將討伐叛賊已三年，成功是朝夕的事情，如果又分土地給楊元卿，害怕會侵犯生事，因而免去對他的前一任命而改任光禄少卿。這一年，平定淮西，楊元卿上奏説："淮西有許多財寶和犀帶，臣知道這情况，前去拿取一定能得到。"皇上説："朕本來討伐叛賊，是爲百姓除害，如今叛賊平定而百姓安寧，那麽我所需要的就得到了。財寶和犀帶，不是我所需求的，不要再説這話了。"這一月，憲宗下詔任楊元卿左金吾衛將軍。時間不長，改任汾州刺史，後又召入任左金吾衛將軍。

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并具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 原 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充四鎮 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墻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尚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爲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禄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 宋 亳觀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并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

長慶初年，朝廷更换鎮、魏守將，楊元卿到宰相處備述利害，并且上表議論這事。後來穆宗省悟了，賜給他白色玉帶，隨即授任他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 原 渭節度觀察等使，并兼充四鎮 北庭行軍。於是楊元卿上奏建造屯田五千頃，每屯築立數仞高的圍墻，門閂牢固防備嚴密，即使敵寇突然來襲，也完全可以保守。加授檢校工部尚書。他營造屯田成功後，又被加授使號。楊元卿在任六年，涇人上奏議論，請求爲他立德政碑。後改任懷州刺史，充任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地加授檢校司空，進階光禄大夫，由於他上繳了從屯田收納的二十萬石粟米，用作補充朝廷經費的不足而被加官進階。同年，升任汴 宋 亳觀察等使。凡是他所廢除或設立的，都很有益，因而皇帝下詔全部采納。七十歲時，卧病不起，回到洛陽，皇帝下詔

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效順，累授方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

授任他爲太子太保。同年八月去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徒。楊元卿因效力朝廷而家破人亡，所以多次被授任方鎮節帥。但他生性愛逢迎弄巧，所到之處喜好聚斂，善於結交，能得到涇人的厚愛，也是因爲這個緣故。

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爲其黨所告，臺司推鞫得實，誅之。

楊元卿的兒子楊延宗，開成年間任磁州刺史，因陰謀驅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被同黨告發，御史臺審訊結果屬實，被朝廷處以死刑。

劉悟　劉從諫　劉稹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禄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僞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

劉悟，是劉正臣的孫子。劉正臣本來叫劉客奴，天實末年，安禄山叛亂，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接受叛賊的僞職，劉客奴當時在其牙門任職，出其不意地殺死了柳知晦，又日夜兼程上奏報告情況，因而被朝廷授任平盧軍節度使，并賜名劉正臣。

悟少有勇力，叔逸準爲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扃鐍，悉盜用之。既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球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

劉悟年輕時勇敢有力，叔父劉逸準任汴節帥時，在洛中積蓄了數百萬錢財，劉悟便撬門扭鎖，全部盜走用掉。後來害怕被發覺，便逃到了李師古處。開始劉悟并不知名，後來因打球迅猛撞倒了李師古的馬，李師古十分生氣，準備殺掉他。劉悟厲聲頂撞李師古，李師古覺得少見而寬免了，還使他主管壯士，帶領後軍，多次讓他在衙門擔任重要職務，并上奏薦任爲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任監察御史。

元和末，憲宗既平淮西，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己，乃僞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劫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强，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爲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内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并

元和末年，憲宗平定淮西以後，下詔誅伐李師道，李師道派遣劉悟率兵抵抗魏博軍，而且多次督促劉悟與魏博軍交戰。劉悟還没來得及進軍，李師道又迅速派使者召他返回。劉悟估計使者到來必定殺掉自己，於是假裝有病而不露面，命令都虞候前去迎接使者。使者果然也將實情告訴都虞候説："我是奉命前來殺掉劉悟并代替劉悟的。"都虞候當時先一步回來，劉悟劫持都虞候後得知實情，於是召集衆將帥商量説："魏博田弘正勢力强大，我們出戰一定失敗，不出戰也得殺頭。如今天子所要誅殺的，司空李師道一人而已，我劉悟和你們都是被李師道所脅迫的。我們面臨的都是死，還不如殺掉所來使者，整頓軍隊并攻取鄆地，建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衆將帥齊聲説："好，我們服從都將您的指揮！"劉

斬其首以獻。擢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户，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

悟於是立即斬殺那個使者，率兵攻取鄆地，包圍鄆的内城，并且用火攻打城門。没多長時間，便活捉了李師道和他的兩個兒子，并斬下其首級進獻朝廷。朝廷因而提升劉悟任檢校工部尚書、兼任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并賞賜實封五百户，錢二萬貫，田莊、宅第各一處。十五年正月劉悟入朝觀見，又被加授檢校兵部尚書，其他官職依舊。

穆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恣，欲效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内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

穆宗即位，按照條例劉悟升任檢校尚書右僕射。這年十月，改任澤潞節度使，隨即以原來的官職兼任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亂，囚禁其節帥張弘靖，朝廷尋求名將鎮守漁陽，於是加授劉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充任盧龍軍節度使。劉悟認爲幽州正在叛亂，不能進軍討伐，奏請先授任幽州叛將節度使職，再慢慢謀取，於是朝廷又使劉悟任澤潞節度使，拜授檢校司徒，兼任太子太傅，和從前一樣仍然兼任平章事。當時監軍使劉承偕仗着皇上恩寵和手中的權勢，常常當着衆人面侮辱劉悟，還縱容手下人違法，爲此劉悟憤憤不平。其後有宦官來，劉承偕設宴款待那宦官，也請劉悟參加，劉悟打算前往。劉悟左右的人都説："去了一定會被劉承偕圍困侮辱的。"衆士卒趁機作亂，劉悟也不制止他們，於是亂軍把劉承偕抓入牙門，殺掉了他的兩個僕人，而且還要殺掉劉承偕，由於劉悟救護劉承偕纔幸免一死。朝廷不得已，貶斥了劉承偕。從此劉悟更加放肆，打算仿效河朔三鎮。在朝廷中失意和不得志的人，大多跑到潞州來請求援助。劉悟常常上奏議論事情，但又往往出言不遜。寶曆元年九月劉悟病死，追贈太尉。劉悟在遺書中奏請朝廷讓兒子劉從諫繼承他統率軍隊。敬宗下令讓大臣議論，僕射李絳認爲澤潞位居内地，和河朔三鎮情況不同，不能答應劉悟的請求。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收了劉悟的賄賂，所以婉轉地替他上奏。

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

劉從諫原先任將作監主簿，喪期未滿而起用任雲麾將軍，又任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任昭義節度副大使，掌管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被加授爲金吾上將

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授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爲太后弟。從諫深知内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僞以亂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執疏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喧然國都，追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洪是真，蕭本是僞。臣傍聽衆論，遍察群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洪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兹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榷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真僞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於

軍、檢校工部尚書，充任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升任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朝觀見，七年春返回藩鎮，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情敗露，宰相王涯等四人遭到禍害。當時王涯兼帶掌管國家財政，雖和李訓不是同謀，但也未能和他們毫無牽連，王涯既然死非其罪，劉從諫又從來感戴王涯的恩德，因而心中很不平静，四次上奏詢問王涯等人的罪名，仇士良一夥很是害怕。這時宦官特别驕横，連天子對他們也無法控制，朝廷大臣整天怕有滅族之災，幸虧劉從諫上書議論因而鄭覃、李石纔能略掌朝政。

先前有個叫蕭洪的人，詐稱是太后的弟弟，因爲仇士良擔保而任官，所以蕭洪答應送給仇士良厚禮。等到蕭洪多次被授任藩鎮之職，所送的財物却未能滿足仇士良的要求，仇士良很是生氣，便指使人上書説蕭洪不是太后之弟，并且説蕭本纔是太后之弟。劉從諫深知宫禁中的事情，於是從潞府飛遞奏章議論這事説："臣聽説有造僞亂真的事情，一個人知道了尚且不好，更何况是天下人都知道呢？以疏爲親，這在匹夫家尚且不可以，更何况是在大國朝廷呢？臣受着國家的厚恩，一心爲公，知道有此失誤，怎敢不説呢？皇帝陛下對待四方仁慈，用孝順和睦感化天下人，而且公心無黨，惟理爲是。所以小臣這纔敢無所迴避地上奏，從内心深處議論這事。聽説金吾將軍蕭本自稱是太后的親弟弟，纔得到了榮耀的官位。如今都城的人喧嘩開了，而且傳到了藩鎮幕府，自上及下，異口同聲，都説蕭洪是真的，蕭本是假的。臣在一旁傾聽公衆的議論，觀察大家的表情，總想有所發現，以證明真假。今年二月，那個蕭洪來到臣處，請求臣上報他，還自稱道：近來福建觀察使唐扶和監軍劉行立都明知根源，已經上書論奏過了。當時朝廷認爲蕭本是外戚，又出自左軍，因而御史臺不敢追究，皇帝便下令將蕭洪放回鄉里，從此以後的議論，反而更加强烈了。臣也派人暗中詢問過左軍，曾大體商榷討論過，而仇士良説他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這個蕭本自知孤立，没有靠山而未敢申辯。臣私下認爲名居國舅，位列朝官之人，而

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洪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僞。”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托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卒。

真假不明，這是朝廷上下的耻辱。考慮到皇太后受此欺騙，對該人已經有了恩情，但若包容一時，最終會爲千古取笑。臣伏請皇上下令蕭洪趕赴朝廷，和蕭本當面對質，然後再仔細查驗，一定能辨明真假。”因而皇帝詔令三司使推究查驗。皇帝因二蕭雖有欺詐行爲，但托名是太后的宗親，所以不想殺他們，都衹流放到嶺表而已。後劉從諫進升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去世。

大將郭誼等匿喪，用其侄稹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奸回，奏請劉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説令三鎮加兵討稹，乃削奪稹官，命徐 許 滑 孟 魏 鎮 幽 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稹，傳首京師。

大將郭誼等人秘不發喪，并使劉從諫的侄子劉稹暫時主管軍務。當時宰相李德裕掌權，他向來憎恨劉從諫邪惡，因而上奏請求劉稹護送劉從諫靈柩回洛，等待朝廷的安排。劉稹終於叛亂。李德裕讓中丞李回奉朝廷之命出使河朔三鎮，游説三鎮出兵討伐劉稹，朝廷下令削奪劉稹官職，命令徐 許 滑 孟 魏 鎮 幽 并八鎮軍隊，從四面圍攻劉稹。四年，郭誼殺死劉稹，并傳遞首級到京城。

從諫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托，故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稹死，裴亦以此極刑。稹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從諫的妻子是裴氏。當初，劉稹拒抗王命，裴氏召集大將的妻子一起宴飲，舉杯祝壽時，淚水却止不住地流下。諸婦人問她有什麼指示，裴氏説：“新婦各自給你們的丈夫寫封信，説不要忘記先相公對他們的提拔，不要仿效李丕忘恩負義，歸順到朝廷那邊去了。我們母子全靠你們了，想到這我就悲傷不已。”諸婦人也流下了淚水，因此潞將反叛之志更堅。劉稹死後，裴氏也因此被處以死刑。劉稹家族有兄弟九人，也都被誅殺。

劉沔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顔，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顔討吴元濟，常用沔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軍”，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鋭善騎射，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顔入朝，憲宗留宿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效。

劉沔，是許州牙將。年輕時事奉李光顔，擔任帳中親將。元和末年，李光顔討伐吴元濟，常常讓劉沔充當前鋒。蔡將有個叫董重質的，在駐守洄曲時，他的部下騎着騾子作戰，號稱“騾子軍”，這騾子軍特别强悍，連官軍也經常防備着他們。劉沔勇猛果敢而且擅長騎馬射箭，每次和騾子軍交戰，都是冒險攻堅，殲滅敵軍後返回，所以忠武一軍，破賊數他爲第一。淮、蔡平定後，劉沔跟隨李光顔入朝，憲宗將他留在宫禁值宿警衛，還曾三次擔任將軍。後歷任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界多次建立奇功。

大和末，河西党項羌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户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漠南求食。過杷頭峰，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宫。以功進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

大和末年，河西党項羌叛亂，劉沔帶領天德軍屢次誅討党項羌的首領。改授振武節度使，任檢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年間，党項雜虜大肆侵擾河西，劉沔率領吐渾、契苾、沙陀三個部落各族共一萬人、三千匹馬，直接來到銀、夏而出其不意地發兵討伐，打敗党項雜虜，俘獲敵人數以萬計，大獲全勝而歸。劉沔也因功加授檢校户部尚書。會昌初年，回紇部遭遇饑荒，烏介可汗奉陪太和公主到漠南求食。路過杷頭峰時，侵犯了雲、朔和北川。朝廷認爲太原爲重要之地，肩負有控制和扼阻諸戎的任務，於是劉沔被改任爲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皇帝下詔叫他和幽州張仲武齊心協力招撫回鶻，最終打敗了虜寇的侵略，迎接公主回宫。因功劉沔被進升檢校司空，不久改任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

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稹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旌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李彦佐等充潞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充潞府北面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爲鄭滑節度使，進位檢校司徒。既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

四年，潞州節帥劉從諫死去，侄子劉稹秘不發喪，并擅自行使節度使職務，還向朝廷邀取節度使的頭銜。武宗發怒，命令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使李彦佐等人充任潞府西南面招撫使，還再次授任劉沔爲太原節度使，充任潞府北面招討使。劉沔和張仲武不和，這時張仲武需要在幽州徵兵，於是朝廷讓劉沔改任鄭滑節度使，進位檢校司徒。後來因病請求返回洛陽，授任太子太保，後去世。

初，沔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爲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當初，劉沔任忠武小校，跟隨李光顔討伐淮西時，任捉生將。他前後多次和賊軍激戰，被尖刀刺傷後，有四次差點死去。劉沔有次受重傷卧在草中，黑夜中不認識返回的道路，昏昏然睡着了，睡夢裏有人送給他一對蠟燭，并説："您當大貴，這次出行没什麽憂患，拿着它就能返回。"劉沔醒來上路以後，果然有一對火光在前照亮。從此破賊遇到危難，衹要上路行走就常有此光伴隨。等到免去方鎮節帥後，那對火光便不見了。五年，李德裕出京任藩鎮節帥，而劉沔被免去節帥任太子太保。第二年，以太子太保退休，後去世。

石雄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

石雄，是徐州的牙校。王智興討伐李同捷

李同捷，以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時，使石雄任右廂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善戰，氣蓋三軍。自從王智興兵臨叛賊轄境，率先收復棣州以後，石雄也率先渡過黄河，在他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堅陣。徐人佩服石雄的安撫善待之策，憎恨王智興的暴虐，一心想驅逐王智興而擁立石雄。王智興因軍隊尚在叛賊轄境中，害怕發生變故，就藉石雄立有戰功之機，請求朝廷授任石雄爲一州刺史的職位。朝廷將石雄徵召到京城，授任他爲壁州刺史。接着王智興殺害了和石雄素來友好的諸多將士一百餘人，并上奏説石雄動摇軍心，請予以誅殺。文宗素來知道石雄的才能，所以憐惜他，衹是將他長期流放白州而已。

大和中，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爲裨將，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群舊將，素嘉之。

大和年間，河西党項擾亂，朝廷挑選和尋求武士，於是將石雄召回，隸屬於振武劉沔軍并任副將，他在破羌戰役中累立戰功。文宗因王智興的緣故，對石雄没有太大的提拔，而李紳、李德裕認爲他是崔群的舊將，却時常稱贊他。

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爲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爲，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内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幟炬火，乃於

會昌初年，回鶻侵犯天德，皇帝下詔讓劉沔任招撫回鶻使。三年，回鶻大肆搶掠雲、朔的北邊地域，還在五原建立了牙帳。劉沔命令太原士卒屯駐雲州，并且對石雄説："狡猾的虜寇離析分散，不足以我們驅除，國家因爲公主的緣故，不想迅速攻取。現在看看他們的所作所爲，確實是在欺凌我們。如果按照朝廷的旨意行事，可能會因爲有顧慮而猶豫不决。我們的職責是捍衛邊疆，衹要能根除禍患，獨自作主也是可以的。您可選擇驍勇健將，乘其不意，直趨虜寇軍營，他們因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來不及抗拒，必定會丢下公主而逃跑。事情如果不成，我就親自繼續進擊，也没什麽可擔憂的。"石雄接受教令後，親自挑選强悍的騎兵，得到沙陀李國昌三部落，還有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兵協助，趁月暗夜黑從馬邑出發，直奔烏介牙帳。當時虜寇的牙帳靠近振武，石雄來到振武城後，登城墻觀察敵情，看見氈車數十輛，侍從的人都穿着紅色緑色的衣服，和華人服飾相同。石雄派間諜去打聽："那是哪位大人？"虜人説："那是公主住的幕帳。"石雄使那人到公主那裏曉諭説："國家發兵是要取得可汗。公主到此，就是國家的一員，須商量

諸門縱其牛畜，鼓噪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噪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

好返回的道路纔是，待雙方交手時不要驚動幕帳。"石雄於是帶着城内的牛馬雜畜及大鼓，夜裏在城墻上挖了十多個門洞。天將明時，在城上樹起旗幟點燃火炬，還從各門洞中放出牛畜，伴隨鼓聲，直逼烏介牙帳。這時火光照天，鼓聲震地，可汗驚惶失措，率領騎兵逃竄。石雄帶領勁騎追到殺胡山，經過一番猛烈攻擊，斬首萬級，活捉五千，可汗丢下羊馬車帳而逃去。於是石雄迎接公主返回太原。因功加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

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并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 晋 絳節度使。

石雄深沉果敢而信守大義，面對財物很是廉潔。每次破賊立功，朝廷特意賜給他的東西，他都不拿回自己家，而是放在軍府門前，自己先取走一份，其餘全部分給士卒，因此士卒感激他仗義疏財，都想着竭力奮發。屢經升遷任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 晋 絳節度使。

俄而昭義 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彦佐爲潞府西南面招撫使，以晋州刺史李丕爲副。時王宰在萬善栅，劉沔在石會，相顧未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寨，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悦，謂侍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既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洺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稹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斬稹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稹之叛，郭誼爲謀主。今請斬稹，即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

不久昭義 劉從諫去世，他的侄子劉稹擅自主持軍務，朝廷議論問罪之事，命令徐州節帥李彦佐任潞府西南面招撫使，并使晋州刺史李丕任副使。當時王宰在萬善栅，劉沔在石會，他們相互觀望却都不進軍。而石雄在接到命令的第二天，就越過烏嶺，攻占了叛賊的五個營壘，斬獲兵衆數以千計。武宗得到勝利的捷報大喜，對侍臣們説："當今既有義而又有勇者，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石雄。"石雄率先打敗叛賊後，不到十天，王宰收復了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也收復了磁、洺等州。先前潞州有個瘋人在街市上彎着腰對人説："石雄帶領着七千人到了。"劉從諫捉到那人後殺了。等到劉稹危急時，大將郭誼又暗中與官軍議和并請求殺掉劉稹來歸順朝廷，軍中懷疑郭誼有詐。石雄却揚言説："賊人劉稹叛亂，郭誼是謀主。如今請求斬殺劉稹，也是郭誼爲自己打算，還有什麽懷疑的呢?"武宗也因爲瘋人的話，下詔讓石雄率領七千人前去接受投降。石雄隨即徑直奔向潞州收降郭誼，并全部生擒了他的黨羽。叛賊平定，石雄進升爲檢校司空。

王宰，智興之子，於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之。及李德裕罷

王宰，是王智興的兒子，他對石雄頗爲不滿，但石雄却因他是將門子弟而對他格外善待禮遇。然而在征討潞州的戰役中，石雄自始至終都

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立有戰功，因而王宰在心中忌恨石雄。等到李德裕被免去宰相，王宰一夥就排擠石雄，并罷免了他的節帥之職。不久石雄得知李德裕被貶黜，便發病而死。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奸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效也。重胤忠於事上，仁於撫下，淮、蔡之役，勳亞光顔，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婿，李祐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爲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爲。而劉悟自恃太尤，世邀纘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知己，不爲無義，美哉！

史臣曰：古代之名將，不一定就是衝鋒陷陣四肢强壯之人，或者有打虎搏熊的勇力，而應當是始終恪守大義，擅長謀略而爭取成功者。而李光進 李光顔兄弟二人，氣蓋陰山，舉止大多合乎法度，把家事讓給婦人掌管，拒絶賊人送來的美女，章武恢復的功勞，可爲義師取法。烏重胤忠心事奉皇上，仁慈對待部下，在對淮、蔡的戰役中，功勛僅次於李光顔，在鎮守一邦的人臣中，確實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王沛活捉同僚女婿，李祐抓獲賊軍首領，都是因事而建立功勛，轉禍爲福，雖稱得上是有智，但仁者是不會這樣做的。而劉悟自恃格外出衆，因此而希求世襲，落了個誅族之罪，反悔也爲時已晚了！石雄、劉沔鎮守邊城，名聲馳揚沙漠，奉命迎接公主，打敗了昆戎的侵犯，也是非常雄壯的！石雄能感於知己，不做不義之事，很是值得稱贊！

贊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毁義棄忠，必殄爾宗。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贊曰：淮、鄆被平定，義勇之將表達出了忠誠。二凶被擒，自食其果。毁仁義而棄忠誠者，肯定會遭到滅族之災。誰能稱得上是好將領呢？惟有劉沔、石雄而已。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二

潘孟陽　李翛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子）毅夫（毅夫子）禕

潘孟陽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爲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

潘孟陽，是禮部侍郎潘炎的兒子。潘孟陽因父親的功勞而得到任用，他考中博學宏辭科，屢經升遷任殿中侍御史，後降任司議郎。潘孟陽的母親，是劉晏的女兒，由於大官們多是潘孟陽父親的朋友和外祖父的賓客隨從，所以他得到了薦舉任用，多次升遷做到兵部郎中。

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户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内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爲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至鹽鐵轉運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爲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爲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户部侍郎。

德宗末年，王紹深受皇上寵信，他屢次稱揚潘孟陽的才能，潘孟陽由此暫代户部侍郎，那年他還不到四十歲。順宗即位，永貞時傳位於皇太子，王叔文被責罰，杜佑開始獨自掌管判度支事，他請求讓潘孟陽代替王叔文做副職。這時憲宗剛即位，就命令潘孟陽巡行江淮察看財賦，還加授他鹽鐵轉運副使，并且督察東南各軍鎮的政治。當時潘孟陽因爲氣勢盛權力重，帶領隨從三、四百人，所經過軍鎮州府，衹是游玩觀賞，并和婦女整夜宴飲。到了鹽鐵轉運院後，也衹廣泛收取財物賄賂，補充官吏而已。等到返回，大失衆人的期望，被免去原職授任大理卿。三年，出任華州刺史，升任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和武元衡有交情，武元衡做了宰相，又召他入朝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并兼任京北五城營田使，他讓和糴使韓重華擔任營田副使。太府卿王遂與潘孟陽不和，王遂認爲屯田不適宜，雙方相持不下，潘孟陽憤怒的心情表現在了言辭上。他們二人都請求對答，皇上發怒而未予允許，於是罷免潘孟陽原職授任左散騎常侍。第二

年，再次拜授户部侍郎。

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游，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潘孟陽崇尚豪華美麗，爲人不拘小節。居住的宅第特别華麗高大，憲宗便裝出行來到樂遊原，看見有處宅第宏大寬敞，工程還在進行，詢問這是誰家，左右侍從回答是潘孟陽的，潘孟陽害怕了這纔停止修建。潘孟陽本性喜好宴飲娱樂，朝廷的大官多和他游玩，當時遭他手指與怒視的不一而足。不久潘孟陽因患中風病而遲鈍不能行走，改任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去世，追贈兵部尚書。憲宗事事勵精圖治，經常派出宣慰使巡視江淮，左司郎中鄭敬曾奉命出使，在辭别時，憲宗告誡他説："朕宫中的各項開支，一匹以上都有賬簿登記，衹有救濟貧民的支出，不加任何計算。你通曉經術而且修養德行，今前往江淮傳布命令，應當體切我的心意，不要學潘孟陽，奉命出使所到之處，衹是暢飲、游玩山林寺院而已。"潘孟陽就是這樣被皇上看不起！

李翛

李翛，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婿，元和已來驟階仕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厨傳以奉往來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莅事，粗有政能。上以爲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

李翛，不知是什麽地方人氏。他本來出身低微，因爲是莊憲皇后妹妹的丈夫，元和以來纔突然升官，并憑藉恩寵做到了坊州刺史、絳州刺史。李翛没有什麽才能，但生性機巧會奉迎。任刺史時經常整修驛舍用來接待來往宦官及禁軍中尉一類賓客，藉此得到了好的聲譽。他爲官治理百姓，略有政治才能。皇上認爲李翛有才，召入朝廷授任司農卿，升任京兆尹。

十年，莊憲太后崩，翛爲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翛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輼輬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翛懼，誣奏輼輬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翛官。上以用兵務集財賦，以翛前後進奉，不之

十年，莊憲太后去世，李翛任山陵橋道置頓使。他自負才能而吝惜財物，每件事都力求減省。太后的靈車到達灞橋頓，隨從官員大多没有飯吃。等到了渭城北門，城門突然壞了。先前，主管橋梁道路的部門奏請改造渭城北門，估計得花費三萬錢，李翛認爲是浪費未能聽從，下令深鑿軌道而使靈車通過。因掘土太深，城門旁邊的柱子都懸在空中，這時突然塌陷，距離靈車纔數步而已。起初李翛打算毁掉渭城東北面的圍墻，使靈車經過，宦官們不答應，於是停住靈車，搬走塌陷的土塊和木頭而後通行。李翛害怕了，上奏撒謊説是因靈車軸折斷纔延誤了時間。山陵使李逢吉讓御史封住靈車的車軸，從陵墓返回後，

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毁，義士爲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爲殷阜，乃以錡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

上奏請求罷免李錡的官職。皇上認爲用兵需要聚集財賦，由於李錡前後多次向朝廷進獻財物，所以没給他治罪，衹是罰没俸錢而已。李逢吉極力説李錡有罪，這纔削除了他的銀青品階。第二天，又賜給金紫。從此，朝廷中正直之士，大多遭受誣陷，但正義之士鄙視他。當時官軍駐野外，糧餉運輸跟不上。浙西是個重鎮，號稱殷實富有，於是朝廷派李錡任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讓他設法聚集錢財貨物以供軍餉。朝廷對淮西用兵，主要是看中了那裏的賦税。十四年，李錡因病請求返回京城，還没入朝拜謁就去世了。

王遂

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鋭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遂私憾，互有争論。遂爲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爲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爲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贓，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爲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强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禄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禄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王遂，是宰相王方慶的孫子。因有治理才能而聞名當時，他尤其擅長於徵集財貨。王遂專心一意控制下面，政令特别嚴厲殘酷。屢經升遷做到鄧州刺史。因他通曉錢穀一類財務，被召入朝廷授任太府卿。潘孟陽署理度支事，和王遂有私人怨恨，相互間多有争執。王遂任西北供軍使，上奏説屯田不適宜，與潘孟陽互相議論非難，各自請求奏對。皇上發怒，一個都不接見，還使王遂外任柳州刺史。王遂的親信屬吏韋行素、柳季常請求兩池務職掌發放禄料，適逢王遂被免去使務之職，柳季常等人也被部下誣陷，各責罰笞打四十。王遂任柳州刺史的制詔發出後，左丞呂元膺扣下制詔上奏説："王遂的親信屬吏犯貪贓罪，依法他應當一同治罪。這授任官職的制詔上説他'清能業官'，但根據王遂所犯罪狀，不應有'清'字。柳州是個大州，出任該州刺史等於優待。恭敬緘封退還制書。"皇上使人解説後，制詔這纔發下。多年來，由於出兵淮西，天子依靠懂錢穀財物的官吏來徵集財賦，知道王遂辦事幹練，於是任用爲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定，官軍向東征討，召他入朝任光禄卿，充任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因光禄卿的職責是祭祀，所以又改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百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乃以遂爲沂州刺史、沂兖海等

當初，官軍出征，一年士卒的食用支出共計得三百萬石，等到鄆州叛賊誅滅後，王遂還以賦税盈餘的名義向朝廷進獻了一百萬石，因而皇上認爲他有才能。這時朝廷分李師道所占據的十二

州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獷戾，而遂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噪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遇害。及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

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逾常制。遂既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誡廉使。

州爲三個藩鎮，於是使王遂任沂州刺史、沂兖海等州觀察使。王遂性情急躁易怒，不識大體。而本鎮各州的百姓官吏，長期以來沾染惡俗，大多粗獷暴戾，而王遂屢屢因爲公事大駡將士爲"反虜"，將士非常忿怒。牙將王弁利用人們的怨恨忿怒，於十四年七月，在王遂集會宴飲時，大聲喧鬧并招集同黨，將王遂殺死在宴席上，判官張實、李甫等人也一同遇害。等到曹華代替王遂來到藩鎮，全部活捉王弁等亂黨并殺掉他們。

王遂才能不大，偏愛聚斂錢財，而且不具備安撫的才能，衹是用嚴刑峻法，來整治壞風俗。他所製作的刑杖，大大超過正常規定。王遂死後，監軍使把那刑杖緘封好進呈到朝廷，皇上下令在朝堂展示，以此告誡節帥不得亂來。

曹華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爲牙校。貞元末，吴少誠叛，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算，用爲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行而吴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爲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鄰於鄆，賊屢侵逼，華招募群盗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爲三鎮，王遂爲沂兖海觀察使。褊刻不能馭衆，爲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兖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群校既集，華喻之曰："吾受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北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右，州兵處左，冀易以區别。"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者，

曹華是宋州楚丘人，出仕任宣武軍牙校。貞元末年，吴少誠叛亂，宣武軍因曹華勇猛有智謀，任用他爲襄城戍將。蔡州叛賊攻打襄城，曹華屢屢擊敗叛賊，德宗特地賜給他旌旗甲衣。元和九年，因立有戰功授任寧州刺史，還未上路而吴元濟叛亂，朝廷命令河陽節帥烏重胤討伐叛賊。烏重胤奏請曹華任懷汝節度行營副使。曹華前後與叛賊交戰數十次，在青陵城大敗叛賊。叛賊平定，被授任爲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州和鄆州接壤，叛賊屢屢侵入棣境，曹華招募群盗中强悍之人，補充爲軍士，分别扼守交通要道。打這以後，叛賊來到都被打敗，鄆州人也不敢向北侵犯了。等到李師道被誅殺，朝廷分李師道管轄的十二州爲三個藩鎮，王遂任沂兖海觀察使。王遂器量狹小而刻薄不能駕馭士卒，結果被牙將王弁殺害，朝廷於是授任曹華爲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兖觀察使。曹華來到方鎮，處理事務的第三天，設宴款待將士，并在帳幕後埋伏千名甲士。衆多將校到齊後，曹華對大家説："我接受任命爲節帥，奉皇上旨意，將鄆州將士分别派往三處，因而有長途轉移的辛勞。今日有賞賜發給大家，北州兵稍優厚些。鄆州士卒站在右邊，本州士卒站在左邊，希望容易加以區别。"區分定後，曹華又令本州士卒出去站到

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一千二百人，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栗，無敢爲盗者。

外面。待本州士卒出去後關上門，他便對鄆州士卒說：“天子深深知道鄆人的辛勞，但以前殺害主帥的人，還是不能免除罪責的。”這時埋伏的甲士從帳幕後跑出來，從四面圍住鄆州士卒，鄆州士卒共一千二百人，一下子全被斬殺在庭中，血流成渠。這一天，門與對着門的小墻之間，赤色霧氣高達一丈多，很久纔散去。從此海、沂之人，叠足站立而戰栗，没有敢再胡作非爲了。

華惡沂之地褊，請移理於兖，許之。初，李正己盗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驁，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

曹華厭惡沂州地方偏僻，奏請遷移藩鎮治所到兖州，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當初，李正己竊取青、鄆十二州，四代世襲統治此地，前後持續了五十年，民俗頑劣傲慢，不知道禮義教化。曹華對將官說：“鄒、魯是儒士的故鄉，不應當忘掉禮義。”於是他親自以禮對待儒士，學習俎豆祭祀的儀容，春秋二季在孔子廟獻禮祭奠，設立學校講論經義，因而儒士從四方趕來這裏。他拿出自家財物供給他們生活所需，使成名者入仕，那些前往的人如同回家一樣。

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升兖海爲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㝁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㝁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亳不從㝁亂。㝁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

等到鎮州軍叛亂，殺死田弘正，曹華上表請求帶領本鎮軍隊前去討伐，朝廷就加授曹華爲檢校工部尚書，并下令升兖海觀察使爲武寧節度使，還賜給符節斧鉞。李㝁在大梁叛亂，曹華不等朝廷下令就前去征討。當時李㝁派遣三千士卒攻取宋州，曹華迎頭痛擊打敗他們。因此，宋、亳没有跟着李㝁作亂。李㝁平定，他因立有戰功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河朔抗拒王命，朝廷升任曹華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死在節帥任上，終年六十九歲。

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贈司空。

曹華雖出自軍伍，但舉動必從禮儀，尤其器重士大夫，他不曾因富貴而對人傲慢無禮，就連手下供役使的奴僕，也都用誠信來對待，人們認爲難得。死後追贈司空。

韋綬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爲長安縣尉，遭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頔鎮襄陽，辟爲賓佐。嘗因言政，面刺頔之縱恣。入朝爲工部員外，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韋綬小時就有純厚的性情，父親去世後，他刺手指出血抄寫佛經。初出仕時任長安縣尉，逢朱泚之亂，改換服裝騎驢趕赴奉天。于頔鎮守襄陽，徵用他到幕府任職。曾因談論政事，當面指責于頔的放縱恣意。後被召入朝任工部員外郎，轉任屯田郎中。元和

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宫，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嘲誚悦之。嘗密齎家所造食，入宫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家，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説戲言以取悦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悦，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爲虔州刺史。

十年，改任職方郎中，充任太子諸王侍讀，兩次升遷任諫議大夫。當時穆宗爲太子，年幼好戲耍，韋綬講書的空隙，愛用玩笑譏誚來取悦太子，還曾偷偷把自家做的食物，帶入宫中給太子吃。憲宗曾召他回答有關問題，韋綬上奏説："太子學寫字，寫到'依'字時，往往去掉'人'字旁。臣問太子這是爲什麽，太子説：'君父用此字來答應天下人的奏事，所以臣子不應全筆畫書寫它。'"皇上更加贊揚太子的賢能，并賜給韋綬錦綵。韋綬没有威嚴的儀表，時常用民間鄙説笑話來取悦太子。太子被召入侍奉憲宗時，學説了些韋綬的話，憲宗因而不高興，對侍臣説："大凡充當侍讀一職的人，應當用經義輔導太子，這是法度準則所規定的，而韋綬説這種話，我還能指望他什麽呢?"於是免去韋綬的侍讀，調出京任虔州刺史。

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敕出，人不敢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别爲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

穆宗即位，因韋綬有師友之恩，被召入任尚書右丞，兼任集賢院學士，還特别受到恩寵照顧，可以隨時出入宫禁之中。韋綬因七月六日是穆宗的生日，奏請百官在這一天到光順門恭賀太后，然後爲皇帝祝壽。當時施政方略邪僻，皇帝的敕令發出後，人們不敢議論。過了好久，宰相上奏説古代没有在皇帝生日這天賀壽的禮儀，這事纔算停止了。韋綬在集賢院任職時，遇上了重陽節，皇上賜宰相百官在曲江宴飲，而韋綬奏請和集賢學士在另一處相聚，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長慶元年三月，韋綬轉任禮部尚書，署理集賢院事。

帝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穆宗曾問："禳除災禍祈求福佑，這一定能靈驗嗎?"韋綬回答説："昔日宋景公因一句好話而使主管懲罰的法星退避三舍，這是用美德禳除災禍。漢文帝廢除祈祝之官，每次在祭祀時，衹是尊敬而已，言辭中没有祈禱，以此表明福佑不能靠祈求得到。然而這二位君主最終能改變已經突發的災禍，享受自己招來的福祐，這都記載在史書裏，其中的道理是明擺着的。如果没有德行而祈求災禍消除，靠討好神靈而祈求福佑到來，神靈假使有知，當會藉機給予譴責，這可不是祈求福佑禳除災禍之道。"當時皇帝没有德行，韋

綬通過這來進行勸導。

二年十月，檢校户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泊臨戎鎮，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謚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琯上言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謚爲“繆”，竟不施行。

二年十月，韋綬被任命爲檢校户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向皇上辭行那天，他請求朝廷給他十二門戟，自己帶着前去方鎮；又訴說家中貧窮，請求賞賜二百萬錢；還當面乞求授給兒子韋元弼官職。對韋綬的這些請求皇上全答應了。韋綬處事無方，到親自治理軍鎮時，各種政務隳廢而紊亂。二年八月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奏請給他謚號“通”，殿中侍御史孟琯上書認爲這不恰當。博士權安又奏請給他謚號“繆”，到底也没有施行。

鄭權

鄭權，滎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厭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爲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年，代李遜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

鄭權，滎陽開封人。考中進士科，出仕任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病重，請求入朝覲見，但估計自己走後軍中會發生動亂，又認爲鄭權寬厚能容人，便使他代理節度使職務。等到劉昌符上路，士卒果然叛亂，鄭權獨自來到亂兵中，說明逆順的道理，隨即斬殺了其中幾個首亂分子，因而三軍畏懼屈服。德宗得知此事後稱贊鄭權。當時德宗厭惡兵事，藩鎮將帥能得軍心的，大多都被破格授任官爵。鄭權也從試衛佐升任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召入朝廷任倉部郎中，屢經升遷做到河南尹。十一年，替代李遜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十三年，升任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

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兵留己，上言懼亂，未敢離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共逐宗奭，宗奭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弟宗爽，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奭之冤，爲權誣奏，權降授原王傅，尋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

當時朝廷派兵討伐李師道，鄭權帶領德、棣士卒進壓敵境。他奏請在平原、安德二縣之間設置歸化縣，用來招集歸降的百姓。滄州刺史李宗奭與鄭權不和，每每有事他則大多違背，而且不聽鄭權的指揮。鄭權上奏陳說此事，皇上派宦官催李宗奭回朝。李宗奭暗示滄州兵挽留自己，又上奏說害怕出亂子，不敢離開滄州，於是朝廷派烏重胤鎮守橫海，代替鄭權而使鄭權返回朝廷。滄州將帥恐懼了，一起驅逐李宗奭，李宗奭這纔逃回京城。皇帝下詔認爲李宗奭有狂悖傲慢之罪，斬殺在獨柳之下；李宗奭的弟弟李宗爽，長期流放汀州。授鄭權爲邠寧節度使。正巧天德軍使遞上奏章論說李宗奭冤枉，還說他是被鄭權誣

陷的，因而鄭權被降任爲原王傅，不久升任右金吾衛大將軍，充任左街使。

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偉，有辭辯。既至虜廷，與虜主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爲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爲鎮守。旬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穆宗即位，鄭權改任左散騎常侍，充任入回鶻告哀使。鄭權害怕路遠辛苦，以脚有病來推辭，還是未能獲免，被人抬着前往。鄭權器度魁偉，口才很好。到虜廷後，與虜主爭論是非曲直，言辭激昂雄壯，可汗很敬重他。長慶元年出使返回，被出任爲河南尹，召入拜授工部侍郎，後升任工部尚書。他因家中人口太多，俸禄收入不能滿足，請求出任節帥。一個月後，任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這次鄭權出任方鎮節帥，有宦官從中幫助，南海出産珍寶奇貨，鄭權便大肆積聚并用來贈送宦官，因此深被朝廷官員所譏笑。四年十月鄭權去世。

盧士玫

盧士玫，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無競，雅有令聞。始爲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己，復請析瀛、莫兩州，用士玫爲帥，朝廷一皆從之。士玫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莫兩州都防禦觀察使。

盧士玫，出身山東大族，因知書能文被朝廷任用。盧士玫性情正直純厚，與世無爭，一直都有好名聲。起初任吏部員外郎，爲官稱職，後轉任吏部郎中、京兆少尹。他侍奉憲宗陵寢，刑罰簡省而辦事效率高，當時輿論推崇他有才能，因此朝廷讓他暫時行使京兆尹職權。恰巧幽州劉總情願解除兵權入朝，請求任用張弘靖代替自己，又請求割出瀛、莫兩州，任用盧士玫爲節帥，朝廷對劉總的請求全都答應了。於是盧士玫被授任爲檢校右常侍，充任瀛、莫兩州都防禦觀察使。

無何，幽州亂，害賓佐，縶弘靖，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莫。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玫檢校工部尚書，充瀛莫節度使。士玫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不至，又瀛莫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爲其下陰導克融之兵以潰。士玫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工部尚書。

不久，幽州士卒叛亂，殺死節帥的賓幕僚佐，還拘禁了張弘靖，推選副將朱克融主持軍務，并且出兵襲擊瀛、莫二州。朝廷擔心盧士玫以都防禦觀察使之名不能抵抗凶逆，於發事當天授任盧士玫檢校工部尚書，充任瀛莫節度使。盧士玫也竭盡家産來資助軍用，堅持抵抗叛賊長達數月之久。終因援救的官軍未能趕到，加上瀛莫士卒的家眷大多都在幽州，最終被他的部下偷偷引導朱克融士兵所擊敗。盧士玫以及從事都被拘禁，送到幽州，囚禁在旅館中。等到朝廷赦免了朱克融的罪行，盧士玫纔得以返回東洛。不久被授任爲太子賓客，留在洛中任職，隨即又被授任爲虢州刺史，再次任太子賓客。寶曆元年七月

逝世，追贈工部尚書。

韓全義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爲中尉，用全義爲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噪爲亂，全義逾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韓全義，出身行伍，年輕時就在禁軍中做事，事奉宦官竇文場。等到竇文場做了禁軍中尉，便任用韓全義爲帳中偏將，主管在長武城的禁軍。貞元十三年，德宗叫韓全義任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替代韓潭任夏綏銀宥節度使，還下詔讓他帶領長武士卒趕赴節鎮。韓全義貪婪而無勇，没有安撫控制部下的能力。任命他的制詔還未發下，軍中士卒就知道了情況，并互相商量説："夏州是沙漠之地，没有耕種紡織一類生計。盛夏季節叫我們遷移，這我們可做不到。"當天夜晚，戍卒喧嘩作亂，韓全義越城逃跑而幸免一死，但是他的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人遇害了。多虧都虞候高崇文誅殺了作亂首領把局面穩定下來，韓全義這纔得以趕赴節鎮。

明年，吴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内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爲賊所敗于小溵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争論莫决。蔡賊聞之，屢求决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溵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爲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溵水縣。賊距溵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溵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之，由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爲，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

第二年，吴少誠抗拒朝廷命令，皇帝下詔徵集十七鎮的兵力討伐吴少誠。當時官軍不設統帥，軍隊不管多少，都由宦官監督，軍隊的進退不由主將决定。十五年冬，官軍在小溵河被叛賊打敗。德宗因竇文場一直善待韓全義，於是任用他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并使陳許節度使上官涚任招討副使。各方鎮軍隊組成的官軍，都由韓全義節制調度。韓全義没什麽才能和謀略，衹會用巧佞與財物交結宦官權貴，以此被推薦任用。等到官軍直壓賊境，又受監軍控制，每每議論出兵，一個營帳中，宦官有十數人，紛紛争論而不能裁定。蔡州叛賊聽到這事，多次要求决戰。十六年五月，官軍在溵水南廣利城和叛賊相遇。雙方還没有交戰，諸鎮軍隊便潰散了，而叛賊乘機追擊，韓全義退守五樓，叛賊便與其對壘相望。潰散的士卒還没集中，韓全義就和監軍使賈英秀、賈國良等人又後退到溵水縣固守。叛賊在距溵水五六里處扎營，韓全義害怕叛賊突襲，又退守陳州。這時候汴宋、河北的軍隊，紛紛逃回本鎮，惟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堅守溵水。韓全義誘騙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人并將其殺掉，由此軍情漸漸穩定。吴少誠知道官軍已無能

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等奏，即下制洗滌，加其爵秩。

爲力，便送書信和禮物給監軍使要求講和，希望得到朝廷的寬大。德宗召集大臣商議，宰相賈耽說："過去韓全義從五樓撤軍，叛賊不追襲的原因，就是在盼望國家開恩寬免。臣下認爲還是應留下一條生路。"德宗覺得也對。此時朝廷又接到監軍使等人的奏章，就下制詔讓韓全義改正過錯，還給他加官進爵。

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武臣，不達朝儀，托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爲招討使，招得吴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爲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十七年，韓全義從陳州班師，由於宦官掩蓋了他潰敗的迹象，所以皇上待他還和當初一樣。韓全義是位武臣，不懂得朝廷禮儀，藉口脚有病，不堪入朝朝見。韓全義的部下司馬崔放入朝對答，德宗慰勞詢問，崔放自己承認有罪，并説招撫無功。德宗説："韓全義爲招討使，招得吴少誠歸順朝廷，他的功勞很大了。爲什麽一定要殺人纔算是立功啊！"接着命令韓全義返回方鎮，還派宦官前往他府上賜宴款待，賞賜也很豐厚。從他回到京城直到離開京城返回藩鎮，始終都未入朝朝見。議論的人認爲如此毀壞法制，從古以來，没有像貞元時這麽嚴重的。憲宗爲藩王時，常常憎恨這件事，等到即位，韓全義害怕了，請求入京朝見，憲宗下詔叫他以太子太保退休。這年七月便去世了。

高霞寓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

高霞寓，范陽人。祖父高仙，父親高栖鶴，都以孝順聞名。高家上下五代人同吃同住。德宗朝，采訪使洪經綸奏請在鄉里表彰高家，鄉里也都稱贊這事情。

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吴《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概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悦、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

高霞寓年輕時讀《左傳》及孫、吴《兵法》，好説大話，特别愛以志節氣概自誇。貞元年間，他步行去拜訪長武城使高崇文，高崇文以兄弟之子的名分對待他，提拔并授予軍職，還多次把他推薦給憲宗，因此也深得憲宗的信任。元和初年，憲宗下詔授任他御史大夫，讓其跟隨高崇文帶兵攻打劉闢，他連戰連勝，攻下鹿頭城，降服李文悦、仇良輔。蜀地平定，因立有戰功拜授彭州刺史，不久繼高崇文出任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高霞寓以左威衛將軍跟隨吐突承璀襲擊王承宗，又被加授左散騎常侍。第二年，改任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次升遷做

書。

元和十年，朝廷討吴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爲唐鄧隋節度使。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蕭陂，與賊决戰。既小勝，又進至文城栅。賊軍僞敗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爲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例，徵爲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爲振武節度使，入爲左武衛大將軍。長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

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霞寓頗懷憂恐，捨私第爲佛寺，上言請額爲“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奸妄凶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時。

到檢校工部尚書。

元和十年，朝廷討伐吴元濟，因高霞寓是員老將，於是把山南東道分爲兩個藩鎮，叫高霞寓任唐鄧隋節度使。高霞寓雖稱得上勇敢，但一貫不懂機略，至於統兵節制，尤其不是他的長項。他一到所轄地，就率兵急赴蕭陂，去和叛賊决戰。取得小勝後，又進軍到文城栅。賊軍假裝失敗而後退，而高霞寓却追趕不止，因而被伏兵襲擊，官軍大敗，高霞寓僅自身逃脱而已。因此獲罪貶任歸州刺史。後來依據朝廷頒布的條例，徵入任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任振武節度使，後召入任左武衛大將軍。長慶元年，授任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地加授檢校右僕射。四年，又加授檢校司空，再加授司徒。寶曆二年，高霞寓頭上生了毒瘡，不能處理藩鎮事務，請求返回京城。這年夏，召入授任右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徒，回京途中停駐奉天時逝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太保。

高霞寓是個行伍中的常才，起初依靠宦官得到任用，後來官位達到節鎮將帥。他地位聲望增高後，出言多有不遜。朝廷知道後，商議準備對他遷任或罷免，高霞寓心中特别恐懼，捨出私家宅第作爲佛寺，并上奏請求爲佛寺取名“懷恩”，用這來給皇帝祈求福佑，他大體上就是這樣的奸詐虚妄、凶惡狡猾。他還詆毁朝廷官員，侮慢同僚屬吏，滿口的鄙辭俚語，在當時天天都有傳聞。

高瑀

高瑀，渤海蓨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

高瑀，渤海蓨人。年輕時好談論兵法，出仕任右金吾胄曹，曾被多個節帥幕府徵用爲從事，歷任陳、蔡二州刺史，召入任太僕卿。大和初年，忠武節度使王沛逝世，輿論認爲陳許軍四面征戰有功，肯定會自己選擇節帥，或者是朝廷派禁軍將領出任。宰相裴度、韋處厚私下認爲高瑀深沉大方而又文雅，曾任陳、蔡二州刺史，人們懷念他的善政，而他又熟悉忠武軍情，打算奏請任用高瑀爲忠武節度使。二位宰相商議的事還未上報，陳許的奏表送到了，果然奏請以高瑀爲節帥，於是授任高瑀爲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

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帥的授任，大多都由禁軍中尉決定。大凡要當一個節帥，都得大量獻進錢財。禁軍將校想爲節帥的，自家没有錢財，就向别人去借貸，得到節帥之任後，再搜刮貧困百姓的血汗錢來償還。等到高瑀被授任爲忠武節度使，符合朝内朝外的輿論，所以士大夫相互慶賀説："韋公爲宰相，負債的節帥少了！"

三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比年水旱，人民薦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徵爲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性寬和，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論者美之。

三年，朝廷就地加授他爲檢校工部尚書。由於連年水澇乾旱，百姓一再遭受饑荒。高瑀召集本州百姓，圍繞城郭建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水泄洪均匀後，百姓没有荒年了。加授檢校右僕射。六年，改任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輿論認爲徐泗自王智興以後，士卒驕横，應當派强悍的節帥去鎮守那裏，於是朝廷派太府卿崔珙替代高瑀，而徵高瑀入朝任刑部尚書。高瑀因有病請求在分司任職，被授任爲太子少傅。這一月，又授任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去世，追贈司空。高瑀性情寬厚温和，有氣量，爲官雖然没有赫赫聲譽，但所到之處都得到治理，尤其能贏得人心，因而輿論贊美他。

崔戎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暐，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

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田主簿，爲藩鎮名公交辟。裴度領太原，署爲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爲劍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寇之後，戎既宣撫，兼再定征税，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爲當時所稱。改華州刺史，遷兖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斷鐙者。理兖一年，大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崔玄暐，神龍初年立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父崔嬰，做過郢州刺史。父親崔貞固，是太原榆次尉。

崔戎考中兩經科，授任太子校書，隨着調選判官而進入等第，授任藍田主簿，後被有名的藩鎮節帥交替徵召任用。裴度統管太原，任用崔戎爲參謀。當時王承宗依據鎮州叛亂，裴度叫崔戎單人乘車前往曉諭大義，王承宗感動流淚而接受教導。崔戎因此被召入朝廷授任殿中侍御史，多次拜授爲吏部郎中，升任諫議大夫。不久任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宣慰使。劍南西川各州被蠻夷侵犯之後，崔戎一上任既宣慰安撫，又重新確定徵税額，不論是撤銷還是設立都各得其所，公家和個人也都便利。後返回朝廷，授任給事中，他駁議奏事深受當時人稱贊。改任華州刺史，又升任兖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崔戎將要出發，華州百姓戀戀不捨擋住道路，甚至有用解靴斷鐙的方法來强留他。崔戎治理兖地一年，於大和八年

五月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陸亘

陸亘，字景山，吴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

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預，亘笞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其後入爲户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兖、蔡、虢、蘇四郡，遷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亘强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兖州，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壖，常陷寇境，集官吏廪禄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亘按舉贓罪，表請郡守以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陸亘，字景山，吴郡人。祖父陸元明，做過睦州司馬。父親陸持詮，做過惠陵臺令。

陸亘因應試書判被録入等第行列授任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試制舉科而考中，授任萬年縣丞。後由京兆府兵曹參軍拜授太常博士。太常寺有個叫孟真的禮生長期參預禮儀事務，凡是吉凶一類禮儀，禮官不能知曉的，大都詢問孟真，而孟真也因此得到姑息遷就。元和七年，册立皇太子，準備訂立禮節儀式，孟真也要參預，陸亘用杖打他，從此朝廷禮儀不再由胥吏專斷。陸亘自虞部員外郎出任鄧州刺史。此後又被召入任户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任兖、蔡、虢、蘇四州刺史，升任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改任宣歙觀察使，後加授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陸亘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

陸亘强幹精明而且嚴正剛毅，所到之處有政績。還未去兖州上任時，他在延英殿當面上奏説："凡節度使掌握的士兵而分屯到所屬各州的，該州刺史不能控制，這就成爲一州的弊政，應當有所處置。"皇帝因而下詔叫天下兵士被分屯到所屬各州的，隸屬於該州刺史。越地的永嘉郡，城池築在海邊，時常淪陷爲賊寇之地，長官就徵集官吏俸禄的一半，用來代替這裏的正常賦税，如此相繼因循，下吏反把這當作好事。陸亘審問并揭發下吏的貪污罪狀，上表請求刺史以下，增加發給他們俸禄，人們都得到實惠。

張正甫　張毅夫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沘，蘇州司馬。

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頔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中侍御史，遷户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户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父張大禮，做過坊州刺史。祖父張紹貞，做過尚書右丞。父親張沘，做過蘇州司馬。

張正甫考中進士科，跟隨樊澤而任襄陽從事，多次轉任爲監察御史。于頔取代樊澤後，徵召并留用張正甫。張正甫堅決推辭，於是于頔上奏誣陷他而被貶任郴州長史。後來由邕府徵入朝授任殿中侍御史，升任户部員外郎，轉任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後升任户部郎中，改任河

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莅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稱理。大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累贈太師。

子毅夫。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大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户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群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南尹。由尚書右丞授任同州刺史，又召入朝授任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任工部尚書。五年，任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第二年，以吏部尚書退休。張正甫仁慈正直，爲官清廉勉力。在任地方官時，所到之處有政績。大和八年九月去世，終年八十三歲，多次追贈太師。

張正甫的兒子張毅夫。張毅夫考中進士科。當初張正甫的哥哥張式，於大曆年間考中進士科，接着是張正甫又考中進士科，張式的兒子張元夫、張傑夫、張徵夫也相繼考中進士科。大和年間，他們都以文章出名，當代人都稱贊他們。張元夫，大和初年任兵部郎中、知制誥，升任中書舍人，出任汝州刺史。張毅夫官做到户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張毅夫的子侄輩應試科舉而考中的有多人，以張毅夫的兒子張禕最有名。

張禕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户部判官，入爲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浙西，劉鄴鎮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黄巢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户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還兵部尚書。禕苦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托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司詳罪。禕上章申理，言覃父子并命於賊廷，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張禕，字冠章，初出仕任汴州從事、户部判官，後召入朝任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守浙西，劉鄴鎮守淮南時，都徵用他到幕府任職。後召入朝任監察御史，升任左補闕。乾符年間，張禕奉詔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屢經升遷做到中書舍人。黄巢侵犯京城時，他跟隨僖宗到蜀地，被授任爲工部侍郎，署理户部事。奉命出使江淮回朝，因與掌權的人不和，改任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轉任吏部侍郎，歷任刑部、兵部尚書。張禕隨從昭宗在華州時被韓建誣陷，貶任衡州司馬。昭宗返回京城，徵入授任禮部尚書、太常卿，充任禮儀使，升任兵部尚書。張禕用心寫作文章，年老而更加勤奮。他任刑部尚書時，劉鄴的兒子劉覃，當黄巢侵犯京城時避禍躲住在金吾將軍張直方的家中，後來也遇害了。僖宗回到京城，而那些憎恨劉覃的人説劉覃依附逆黨，不是因正義而死，皇帝下詔讓三司審查劉覃的罪行。張禕上奏爲劉覃申辯，説劉覃父子一齊死在賊廷，難道是依附逆賊嗎？劉覃家最終獲得昭雪，劉覃也被追贈官爵。張禕躬行仁義自始至終，都像這樣。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爲俗吏。蹈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耻也。權、瑀長者，末塗喪真，雖牽於食貧，純則僞矣。

史臣曰：潘孟陽、王遂是文人雅士之輩，論才能有可以稱道的地方，但是他們用錢財來逢迎當代君主，最終也落入才智凡庸之流。信守道義的言論，可以不畏懼嗎！韓全義因爲鑽營被重用，高霞寓由士卒升爲高官，他們的勇敢堅毅不能率先開路，他們的謀略遠慮不能够應付變化，失敗逃跑而受羞辱，不也是應當的嗎？朝廷没有責罰將帥的威刑，本在將帥自取羞耻而已。鄭權、高瑀是性情謹厚者，到頭來也喪失節操，雖是由於衣食貧乏，但説是純厚之人那就不實了。

贊曰：藴仁則哲，藴利則狂。播紳之胤，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贊曰：藴積仁義就明智，藴積錢財就放蕩。士大夫的子孫，不要效法潘孟陽、王遂。韓全義逃避了責罰，這是貞元時的失策。高霞寓用刑輕緩，而元和時得到振興。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三

孟簡　胡証　崔元略（子）鉉（鉉子）沆（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杜元穎　崔弘禮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兄）簡能（弟）弘正 簡求（簡能子）知猷（簡求子）嗣業 汝弼

孟簡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户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内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是天后時同州刺史孟詵的孫子。孟簡以擅長寫詩知名，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多次升遷做到倉部員外郎。户部侍郎王叔文盗用權柄，孟簡是他的下司屬官，常常不依附他，他雖對孟簡特别憎恨，但還没有排擠斥逐。不久孟簡升任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被破格授任爲諫議大夫，主管匭院臣民投書的處理事務。孟簡通曉佛經，六年，奉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一同在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而孟簡對其中的教義有獨特的理解。

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禄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户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户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户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承宗叛亂，皇帝下詔叫吐突承璀任招討使，孟簡上書争論此事，因直言無諱獲罪，被外任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地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孟簡初到常州，疏通古孟瀆，長達四十一里，灌溉良田四千餘頃，被觀察使上報爲有政績，所以有了就地加授金紫光禄大夫的任命。這一年，召入朝廷授任給事中。九年，出任越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繼李遜壓制士族、任意放縱編入户籍的平民之後，到孟簡爲官治理却全部一反過去，而農户商人大多吃了苦頭，當時以爲兩者都不可取。十二年，召入任户部侍郎。十三年，替代崔元略任御史中丞，仍然兼任户部侍郎。這一年，出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四年，敕於穀城縣置群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

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恤，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十四年，皇帝降敕令在穀城縣設置牧場，命名爲臨漢監，叫孟簡充任使職。孟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任穀城縣縣令。御史臺奏論認爲這有損法典制度，罰没孟簡一個月俸料錢。這一年，改任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十五年，穆宗即位，孟簡被貶任爲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當初，孟簡在襄陽時，讓心腹屬吏陸翰主持上都的進奏事務，并委派他打通關節結交宦官權貴。由於陸翰掌握孟簡的陰私秘事，所以慢慢地不大接受孟簡的控制，孟簡憤怒了，催他返回本州，用盛土的袋子將他殺死，而且要殺害其他知情的人。陸翰的子弟來到朝廷，進獻狀子訴説冤情，還揭發孟簡貪污行賄的罪狀。御史臺審理查驗，查獲孟簡賄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實清楚，所以孟簡被接連貶任。長慶元年穆宗頒布大赦令，孟簡被酌情内調爲睦州刺史。二年，内調爲常州刺史。三年，召入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同年十二月去世。

孟簡俊秀出衆而且崇尚道義，早年結交的朋友中先去世的，他照顧他們的遺孤，經常給予豐厚的救濟，議論的人認爲他有前輩的遺風。但由於他沉迷於佛教，因而受到儒士們的責備。

胡証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玫，登進士第。

証，貞元中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

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親胡瑱，伯父胡玫，都考中進士科。

胡証，貞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連連考中，被咸寧王渾瑊徵用爲河中從事。後自殿中侍御史授任韶州刺史，他認爲母親年事已高自己不能遠走，所以被改任爲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奏請他爲掌書記，授任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任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户部郎中。田弘正率領魏博歸附朝廷，請求朝廷任命一副職，於是朝廷讓胡証兼任御史中丞，充任魏博節度副使，依舊兼任太子左庶子。後召入升任左諫議大夫。

九年，由於党項侵犯邊境，因胡証有安撫邊地的才略，便被授任爲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節度使没有駕馭士卒的才能，邊事荒廢，所以朝廷特意任命胡証前來鎮守。十

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

三年，徵入任金吾大將軍，依舊兼任御史大夫。十四年，朝廷讓胡証充任京西、京北巡邊使，詢訪利弊得失予以上報。

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覿之禮，官不能給，召富家子納貲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革，儉受省費，以絶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變革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

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嫁回紇，穆宗下詔讓胡証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任和親使。舊時規定，使者出使境外，出使的人可以以個人名義送禮物給對方國君，官府不能提供禮品，但允許出使的人召富家子弟交納錢財後委任他們官職。等到胡証將要出使，首先請求厘正改革，節約費用，進而杜絶賣官之門路。胡証一行走到大漠南後，騎馬的虜人相繼到來，他們狼心狗態，一日中千姿百狀，既要求身着漢人服裝的使者換上夷狄的服裝，又要求公主從小路快行。胡証剛正不屈，堅守漢人禮儀，廢除夷人禮法，到底不辱君命。完成使命回朝，授任工部侍郎。

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户部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户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效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敬宗剛即位時，胡証任檢校户部尚書，行使京兆尹職權。數月後，升任左散騎常侍。寶曆初年，授任户部尚書、署理度支事務，他上表乞求免去此職，希望到藩鎮效命。二年，被授任爲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任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因有病上表請求返回京城。這年十月在嶺南逝世，終年七十一歲，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左僕射。

廣州有海舶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絶，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財并盡。軍人執溵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溵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緑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溵凶問至，而湘獲免。

廣州有航海之利，所以貨物寶貝不斷地運到。胡証善於積蓄錢財，追求豪華奢侈，而且自我奉養也非常優厚，童子奴僕有數百人之衆，又在京城的修行里修建宅第，占地達幾個閭巷。嶺表的奇珍異貨，一路運送不斷，京城的人推認他是富豪。胡証一貫和賈餗相好，等到李訓事敗，禁軍貪圖他家的錢財，聲稱胡証的兒子胡溵匿藏了賈餗，於是破門進入他家。一天之内，家産全被搶光。禁軍還把胡溵抓到左軍中，仇士良下令將其斬首示衆。當時胡溵之弟胡湘在太原任從事，忽然白天看見穿緑色官服的人没了頭，血流滿地，進入室内，胡湘厭惡這事。第二天，胡溵的死訊傳到，而胡湘獲免。

崔元略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儆，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

崔元略，博陵人。祖父崔渾之。父親崔儆，貞元年間官做到尚書左丞。

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

崔元略考中進士科，多次在節度使幕府任職。元和八年，拜授殿中侍御史。十二年，升任刑部郎中并主持御史臺雜事，後被提升爲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因李夷簡從西川徵入拜授御史大夫，於是命令崔元略留在東都御史臺任職。不久授任京兆少尹，主持京兆府工作，仍加金紫。數月後，正式拜授京兆尹。第二年，升任左散騎常侍。

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己，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閤，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逾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

穆宗即位，命令崔元略出使党項宣諭安撫，他推辭有病不去，被外任爲黔南觀察使、兼任御史中丞。當初，朝廷命令崔元略出使党項，他猜測是宰相因私憤排斥自己，發了許多怨言。宰相崔植上奏說："近來聖上的旨意是要安撫党項，於是派遣崔元略出使前往，任命下達之後，他怕辛苦不樂意去，言辭很不合乎去留之理。哪有自身倍受重恩，而不想着報效的。如果對自己不利，就不肯前往，對這種人必須給予小的懲罰，以此來警告各位做官的人，請將崔元略外任爲黔中觀察使。"起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崔元略任刑部郎中并主持御史臺雜事，當時御史中丞改任京兆尹，輿論認爲崔植有執法嚴正的聲望。崔元略因事入宫，狂妄地宣稱崔植有失儀態，命令御史彈劾崔植。當時他們二人都被定爲御史中丞的候選人，結果皇上的旨意是任命崔元略，而崔植便深深懷恨這事。等到崔植爲宰相，朝廷讓崔元略以左散騎常侍出使党項，崔元略猜測是崔植在排斥自己，便推辭有病不去，所以被外任爲黔南觀察使。過了一年，轉任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召入任大理卿。

敬宗即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誤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七千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元年，遷户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内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

敬宗即位，崔元略再次任京兆尹，不久兼任御史大夫。因誤徵京畿地區經過赦免放還的緡錢一萬七千貫，被侍御史蕭澈彈劾。敬宗下詔讓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任三司使核查審理。因崔元略有宦官幫助，衹削去了兼任的御史大夫而已。開始，崔元略有宰相的聲望，等到發生了這事，聲望便日益減退。寶曆元年，升任户部侍郎。議論説崔元略被授任掌管户籍之職，是由皇帝下詔直接授任的。當時掌諫諍的官員也有奏章議論，指說内常侍崔潭峻正有

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宫之重位，列左户之清班，豈臣庸虚，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説。"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曆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虚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敕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對，又多游裴度門，栖楚恐礙己，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污之。

權勢恩寵，而崔元略像對待父輩一樣侍奉他，因此雖被彈劾，但又迅速升任顯官要職。崔元略也遞上奏章爲自己辯解，并且説："前些天一經府縣分條陳奏，御史臺便列舉罪過而彈劾，我孤立無援，結果誹謗之言更加凶猛，他們認爲詔書對我的處置不是聖上您决定的，而我受到恩澤是有其他的原因。處在尚書省的重要位置上，列在居左的户部清貴官班中，豈是我這位學識淺薄者，膽敢自己希求冒得的。事實上是聖上自己的選擇，我雖驚喜得到特别進升之恩，但衆人之口交相非議，却招來了有其他緣故的説法。"皇帝下詔答覆説："朕所任命的官員，難道不是公正選擇？衹要你爲官稱職，爲何要憂慮人們的議論！"但崔元略到底未能擺脱像父輩似的服事崔潭峻的議論。寶曆二年四月，京兆府因崔元略以前任京兆尹時充任橋道使，在建造東渭橋的時候，這一工程的主管官鄭位、判官鄭復虚報物價，抬高估算的費用，既不發給工人和工匠工錢，還隨意收斂工匠的耗費，共計貪污二萬一千七百零九貫。皇帝下敕説："崔元略不能約束部下，涉嫌輕忽官職，罰没他一個月俸料錢。"當時劉栖楚自從做了京兆尹後，就有覬覦宰相位置的心意。崔元略此時在答對皇帝提問的行列，又經常來往於裴度門下，劉栖楚害怕妨礙自己，設法用計謀挫敗他，於是藉審查修建陵園錢物來誣衊他。

大和三年，轉户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

子鉉。

大和三年，崔元略轉任户部尚書。四年，署理度支事。五年，授任檢校吏部尚書。出任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這一年，又升任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去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尚書左僕射。

崔元略的兒子崔鉉。

崔鉉

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荆南、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拾遺，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户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

崔鉉，字台碩，考中進士科，三次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曾在荆南、西蜀做過書記。會昌初年，召入朝廷任左拾遺，兩次升遷爲員外郎，知制誥，後被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後屢經升遷任户部侍郎承旨。會昌末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被同僚李德裕妒忌，免去宰相，出任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崔鉉升任

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户。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瑑、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

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封博陵縣開國子，享有食邑五百户。大中三年，召入拜授御史大夫，不久加授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多次升遷爲金紫光禄大夫，擔任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進封爲博陵縣開國公，食邑也增到二千户。七年，他帶領弘文館學士崔瑑、薛逢等人撰成《續會要》四十卷，并進獻皇上。九年，任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再進封爲魏國公，充任淮南節度使。宣宗在太液亭設宴賦詩爲他餞行，有"七載秉鈞調四序"的詩句，儒士認爲這很榮耀。

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鉉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逾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

咸通初年，崔鉉遷任到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從桂管擅自返回，沿途搶劫掠奪。崔鉉當時任荆南節度使，聽説徐州軍到達湖南，便率領所轄全部州兵，又招募丁壯，分别扼守江、湘交通要道，打算全部活捉他們。徐寇得知這事後，越過嶺地從江西、淮右向北而渡過江水，朝廷議論稱贊崔鉉。後在江陵逝世。

子沆、汀、潭、沂。

崔鉉的兒子崔沆、崔汀、崔潭、崔沂。

崔沆

沆，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户。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盗據，從駕不及而卒。

崔沆，考中進士科，官做到員外郎，知制誥，被拜授爲中書舍人。後因事貶任循州司户。乾符初年，再次拜授中書舍人，不久升任禮部侍郎，主持貢舉事務。崔沆前後選拔名士十數人，他們大多都做到執政大臣。乾符末年，崔沆以本官同平章事。碰上盜賊占據京城，没來得及隨皇帝出走就去世了。

沂後官亦隆顯。

崔沂後來官位也很顯要。

崔元受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皋謨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岵、薛巽、王湘等皆爲皋謨判官，分督供饋。既罷兵，或以皋謨隱没贓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竟坎壈不達而卒。子鈞、鉶、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崔元略的弟弟崔元受、崔元式、崔元儒。崔元受考中進士科，任高陵尉，在史館任職。元和初年，于皋謨任河北行營糧料使，崔元受和韋岵、薛巽、王湘等人都擔任于皋謨的判官，分頭督促轉運糧餉。戰事停息後，有人指責于皋謨有貪污受賄的罪行，因而被除去官籍并命令他自殺。崔元受等也受到牽連，全部被放逐嶺表，崔元受終因遭遇坎坷官位不達而去世。崔元受的兒子崔鈞、崔鉶、崔銖相繼考中進士科，皆被徵用

到藩鎮幕府任職。

崔元式　崔元儒

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 晋 絳觀察使。四年，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宣宗朝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崔元式，於會昌三年授任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 晋 絳觀察使。四年，任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召入任刑部尚書。宣宗朝崔元式掌管度支事，并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

崔元儒，元和五年考中進士科。

元式子鍇，仕至京兆尹。

崔元式的兒子崔鍇，官位到京兆尹。

杜元穎

杜元穎，萊公 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爲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吴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户部侍郎承旨。長慶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

杜元穎，是萊國公 杜如晦的後裔。父親杜佐做過小官。杜元穎，貞元末年考中進士科，兩次被徵用到節度使幕府任職。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右補闕，又被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杜元穎作文章時構思敏捷，連憲宗皇帝也稱贊他。吴元濟平定後，他因撰寫詔令勞苦，而被賜給緋魚袋，轉任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召他到思政殿回答問題，賜給金紫，破格授任中書舍人。這年冬天，拜授户部侍郎承旨。長慶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授上柱國、建安男。杜元穎自從穆宗即皇帝位，由補闕升任侍郎，不到一年時間而位居宰相。文學侍從之臣如此迅速得志顯貴者，没有能比得上杜元穎的。

三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童心多僻，務爲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箕斂刻削，工作無虚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大和三年，南詔蠻攻陷戎、巂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别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凄。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

三年冬，杜元穎兼帶平章事一職出京鎮守蜀川，穆宗親自到安福門爲他餞行。敬宗即位，童心多邪僻，竭力追求奢侈，而杜元穎搜求蜀中珍異和玩好物品，接連不斷地進貢奉獻，并以此來保持恩寵。由於這個緣故而加緊聚斂刻剥民財，工匠整天製作從來也無空閑的日子，軍民怨恨之聲，流傳到朝廷。大和三年，南詔蠻攻占戎、巂等州，直接侵犯成都。已是兵臨城下，而杜元穎却没有一點準備，衹好率領身邊的人堅守牙城而已。蠻兵便大肆掠奪蜀地玉器布帛、男女人口、精緻美妙的器物後離去。這時蠻兵分三路而來，東路進攻梓州，由於郭釗的抵禦使其退却。當時杜元穎差點落入蠻軍之手，幸虧郭釗擊敗蠻兵，他們得以返回。蠻兵把蜀人驅趕到大渡河，并對他們説："從這裏往南是我們的區域，任憑你們

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箬顛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遽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爲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馬，紇干㮚郢州長史，盧并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湖州刺史。

哭泣而告別故鄉。"數萬成年男女，一齊失聲慟哭，天氣和周圍的一切也因此而顯得凄慘。哭過之後，有千餘人投入水中被淹死，那怨憤之聲，此後多年不息。蠻人首領箬顛又派人遞上奏章說："蠻軍近來遵守本分貢獻物品，哪敢突然侵犯邊境？衹是杜元穎不顧惜三軍，使他們進入我們蠻人境内作賊，他們轉送公文控告他，但又都不被相信，所以蜀地的軍人，相繼爲我們做嚮導，本來是蜀人怨恨太深，請求我們出兵，目的在於誅殺暴虐的節帥。我們誅殺未能成功，也就未能安慰蜀人之心，希望陛下誅殺那杜元穎。"監軍小使張士謙回朝，訴說了杜元穎的全部過錯，杜元穎因此獲罪貶任循州司馬，而判官崔璜貶任連州司馬，紇干㮚貶任郢州長史，盧并貶任唐州司馬，都是因爲輔佐杜元穎無成績的緣故。六年，杜元穎死在貶任之所。臨終時，他上表乞求死後贈官，於是追贈湖州刺史。

元穎弟元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審權，位至宰相，自有傳。

杜元穎的弟弟杜元絳，官位終於太子賓客。杜元絳的兒子杜審權，職位達到宰相，自己有傳。

崔弘禮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是北齊崔懷遠的七世孫。祖父崔育，做過常州江陰令。父親崔孚，做過湖州長城令。

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吕元膺爲東都留守，以弘禮爲從事。時淮西吴少陽初死，吴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

崔弘禮容貌魁偉，光明磊落而有大志。考中進士科，多次在藩鎮幕府任職，官職升到侍御史。元和年間，吕元膺爲東都留守，引用崔弘禮任從事。當時淮西吴少陽剛死去，吴元濟便興兵抗拒朝廷命令，而山東的反覆無常之徒，也在爲他聲援，并且東面勾結李師道企圖突襲東洛，以此來威脅朝廷。崔弘禮替吕元膺出謀劃策，部署軍隊，進而鞏固東都，所以最終也没形成禍患。崔弘禮曾歷任汾州刺史、棣州刺史。恰巧田弘正請求入京朝見，請朝廷任命副使，於是朝廷授任崔弘禮衛州刺史，充任魏博節度副使。後來歷任鄭州刺史。

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

長慶元年，劉總入京朝見，張弘靖遷任到范陽，朝廷又加授崔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任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還未到幽州境内，幽、鎮

幽、鎮兵亂，改爲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㝏反，急詔追弘禮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㝏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三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户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爲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

士卒叛亂，又改任絳州刺史。第二年，汴州李㝏反叛，皇帝緊急下詔催崔弘禮任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李㝏平定後，崔弘禮升任河陽節度使。他在河陽訓練軍隊，加强戰備。又上表奏請在秦渠下游開墾荒田三百頃，每年可收穫粟米二萬斛，皇帝下詔全部聽從。後因有病接連上表請求替代，數年後，拜授檢校户部尚書、華州刺史。當時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去世，朝廷正在爲天平軍節度使的人選而發愁，就以崔弘禮任天平軍節度使，并要求他在接到詔書當日乘驛馬趕赴方鎮。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

文宗即位，就地加授崔弘禮檢校左僕射。崔弘禮治理鄆州三年，改任東都留守，又升任刑部尚書。文宗下詔讓他趕赴京城，因有病而未到。大和四年十月，朝廷又授任他爲東都留守。這一年十二月崔弘禮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司空。

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崔弘禮年輕時，專以豪爽意氣自任，而且通覽兵書，留心軍旅大事，因此接連被朝廷選用，歷任藩鎮節帥。他任官時没有可以推崇的政績，雖整治完好有素，但喜好經營家業并蓄積財物，所以輿論還是輕視他。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咏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韵正之，請以起姓爲韵。”端即襞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父李震，做過大理丞。父親李端，考中進士科，擅長寫詩。大曆年間，李端和韓翃、錢起、盧綸等人以詩文酬答，名聲遠揚京城，號稱“大曆十才子”。當時尚父郭子儀的小兒子郭曖娶代宗女昇平公主爲妻，而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其喜歡詩人，因而李端等十人，大多都出入郭曖的門下。每次他們飲酒賦詩，公主都坐在簾幕後觀看，詩作得精美的，便賞給縑帛一百匹。郭曖曾因授任官職，設宴款待十才子說：“先作好詩的人有獎賞。”當時李端先獻上詩作，有警句説：“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公主當即把一百匹縑帛賞給了他。錢起説：“李端確實有才，這首詩是以前構思好的。希望再作一首來證明，請以我錢起的姓爲韵吧。”李端當即摺紙題寫詩句説：“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

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

馬，舊賜銅山許鑄錢。"郭曖說："這首詩更加精巧啊。"錢起等人這纔嘆服。李端在校書郎位上因病而移居江南，被授任爲杭州司馬後去世。

虞仲亦工詩。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李虞仲也擅長寫詩。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又因應試制策科而考中，被授任爲弘文校書。李虞仲先在荆南任從事，後被召入任太常博士，升任兵部員外郎、司勛郎中。寶曆年間，考試制策科格外精心，因而轉任兵部郎中，知制誥，拜授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任華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後被召入授任左散騎常侍，兼任秘書監。八年，轉任尚書右丞。九年，任兵部侍郎，不久改任吏部侍郎。開成元年四月去世，終年六十五歲。李虞仲淡泊寡欲，正直文雅，世代爲文學之士，貴而不驕，被士林所推重。

王質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户。怡生潛，揚州天長丞。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世祖王通，字仲淹，是隋朝末年的大儒士，號文中子。王通生王福祚，王福祚官位終於上蔡主簿。王福祚生王勉，王勉考中進士科，應試制策科而考中，官位終於寶鼎令。王勉生王怡，王怡官位終於渝州司户。王怡生王潛，王潛做過揚州天長丞。

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事，門人受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强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闒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遷侍御史、户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充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户部郎中，遷諫議大夫。

王質是王潛的第五個兒子。年輕時有志向操守，因家族中人世代擔任小官，所以想立名於世間，藉此來弘大家族門第。王質寄居在壽春時，靠親自農耕來奉養母親，還專門以講學爲事業，生徒接受學業的大量聚集在他的門下。直到四十歲，他仍不求聞達，親友規勸他説："以你王華卿的才能，取得名位就像俯身撿拾地上的小草一樣，怎能自處卑賤之間而受苦呢？宣揚名聲顯耀親族，不是耕種所能達到的。"王質把這話告訴了母親，請求前去參加州縣舉行的科舉考試。元和六年，考中進士甲科。出仕任嶺南管記，還先後在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個幕府任職，多次被節度使上奏舉薦任職後兼任監察御史。召入朝任殿中御史，升任侍御史、户部員外郎。後被舊時幕府節帥援引舉薦，因而任檢校司封郎中，賜給金紫，充任興元節度副使。召入朝廷任户部郎中，升任諫議大夫。

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及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决，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

大和年間，王守澄編造罪名陷害宰相宋申錫，文宗發怒，準備將宋申錫處死。王質和常侍崔玄亮淚流如雨地直言争諫，并請求把宋申錫交給司法部門審問，宋申錫這纔得以從輕處罰。由於王質被宦官所憎恨，所以宰相使他外任虢州刺史。王質在射策應對時，深得李吉甫的賞識，等到李德裕任宰相，特别敬重他，有事必先徵求他的意思後决斷，不久召入任給事中、河南尹。八年，出任宣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王質在這一任上做了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好好的突然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左散騎常侍，謚號定。

質清廉方雅，爲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珦、劉蕡、裴夷直、趙晳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

王質生性清廉正直文雅，爲官治理有聲望。雖然權貴之臣待他優厚，但他自己却操行有素，所以不曾牽涉朋黨的非議。在宣城任官時徵用崔珦、劉蕡、裴夷直、趙晳爲從事，他們都成爲一代名流。因而凡是王質所稱譽的，人們也都推重。

子曰慶存。

王質的兒子王慶存。

盧簡辭　盧綸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久之，調陕府户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爲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中，吉中孚爲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來遷到蒲地居住。祖父盧翰。父親盧綸，天寶末年應試進士科，遭遇戰亂未能登第，便侍奉親人避難來到鄱陽，和同鄉人吉中孚爲隱居朋友。大曆初年，盧綸返回京城，宰相王縉上奏薦任他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以詩聞名當時，王縉做到重要官職後，凡他所引薦徵用的，都是辭人名士，因盧綸能作詩，所以禮遇更加優厚。適值王縉獲罪，盧綸因而受到牽連。好久以後，盧綸纔調任陕府户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年，被授任爲昭應令。朱泚叛亂，咸寧王渾瑊充任京城西面副元帥，於是提拔盧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年間，吉中孚任翰林學士、户部侍郎，掌管國家賦税，他向朝廷引薦了盧綸。當時盧綸正居家守喪，而吉中孚也不幸去世。太府卿韋渠牟深得德宗寵信，盧綸是韋渠牟的外甥，因爲韋渠牟多次稱贊盧綸的才能，所以德宗便召盧綸到内殿，讓他酬答自己所作之詩，被破格拜授爲户部郎中。朝廷正打算委任他掌管制誥，没過

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爲《懷舊詩》五十韵，叙其事曰："吾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風塵追游，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之際，暢當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韵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韵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員外真貴儒，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拂藝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醖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賭墅鬼神變，屬辭鸞鳳驚。差肩曳長裾，總轡奉和鈴。共賦瑶臺雪，同觀金谷笙。倚天方比劍，沉水忽如瓶。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獻，優詔嘉之。

多長時間，他就去世了。

當初，大曆年間，詩人李端、錢起、韓翃等人能寫五言詩，而且辭語情調明快華麗，盧綸的詩作尤其精妙。到貞元末年時，錢起、李端諸公已離開人世，盧綸寫下《懷舊詩》五十韵，叙述當時情況説："我和吉中孚侍郎、司空曙郎中、苗發員外郎、崔峒補闕、耿湋拾遺、李端校書，在世間一起沉浮交游，前後達三十年之久。諸公在當時都負有盛名，富貴顯耀不長時間後，又都命歸黄泉了。在我悲傷悼念之際，暢當博士追念感嘆以前的事情，并賦詩五十韵給我寄來。因而纔有這酬答，以此來抒發對故友的哀思，并兼寄夏侯審侍御史。"其中叙述諸公説："吉中孚侍郎爲文章宗主，是出自淮、楚的英傑人才。作賦寫詩如同吹簫演奏，發言論事好像高屋建瓴。司空曙郎中積善有餘慶，韵律雅正而且琴聲幽清。鬱鬱葱葱如雪松般旺盛，蕭蕭像鴻雁一樣高飛。苗發員外是位顯貴的儒生，年輕時便穿戴着官員的服裝。文章像月桂一樣的精美，詩賦像鐘乳一樣的美妙。崔峒補闕才思敏捷才華横溢，巾舞和拂舞也非常出色。像彩蝶在花中上下飛舞，如瑞雲在山間滋生萌發。耿湋拾遺歌咏無人能比，格調是空前的超脱世俗。像重釀的美酒格外潔純，如世間的三花越寒越馨。李端校書才思智慧出衆，姿態美好真是舉世無雙。臨危不懼可使鬼神變色，賦詩作文能讓鸞鳳震驚。他們是并駕齊驅的朋友，始終像車鈴一樣同行同動。一起在瑶臺吟咏那雪景，共同在金谷觀賞吹笙聲。倚天而立如高而直的劍，没入水中像忽然落下的瓶。君寄來精美如玉的書札，寫出了我滿腔的思念之情。讀完詩札已是淚流滿面，發誓要向前與他們看齊。"盧綸的才思，都像這樣。文宗愛好文學，尤其推重盧綸的詩，曾問侍臣説："《盧綸集》有幾卷？他是否有子弟？"李德裕回答説："盧綸有四個兒子，都考中了進士科，當今的員外郎盧簡能、侍御史盧簡辭就是盧綸的兒子。"隨即文宗派遣宦官到盧氏家，叫他們進獻盧綸的文集。盧簡能將所收集的五百篇詩文全部進獻了，文宗下詔特別嘉獎了他。

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中，故京兆尹黎幹男煟詣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簡辭曰："幹坐魚朝恩黨誅，田産籍没。大曆已來，多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幹節文？况其田産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煟恃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通，準大曆元年敕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按之，於其家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宫中所無，而盧昂爲吏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大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爲衢州刺史。會昌中，入爲刑部侍郎，轉户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盧簡辭，元和六年考中進士科，曾三次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長慶末年，召入任監察御史，轉任侍御史。他於藝文禮樂之外，尤其精通法律，歷朝的簿籍，没有他不閲覽的。寶曆年間，已故京兆尹黎幹的兒子黎煟到御史臺來辦理父親在葉縣的産業，而御史臺官員都不知道這事的始末。盧簡辭説："黎幹因是魚朝恩的同黨獲罪被誅，他的田産也被没收了。大曆以來，頒布過多少次赦免令，哪有昭雪魚朝恩、黎幹的文字？何况那些田産分給百姓，都快一百年了，這是黎煟依仗宦官幫助在胡言亂語呢！"於是移送公文給汝州刺史裴通，請他依照大曆元年的敕令將没收的田産分給了百姓。又有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因貪污三十萬錢財入獄，盧簡辭審查此案，并在盧昂家中查獲金製的床、大如斗的瑟瑟枕頭。敬宗看到這些東西後説："這些是宫中都没有的，這盧昂的爲官情况由此可知！"不久轉任考功員外郎，升任考功郎中。大和年間，因事牽連自太僕卿出任衢州刺史。會昌年間，召入任刑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大中初年，改任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後升任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去世。

盧簡能

簡辭兄簡能。簡能，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爲監察御史。大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以爲賓佐。簡能與蕭俛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爲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爲監軍使所害。

盧簡辭的哥哥盧簡能。盧簡能，字子拙，考中進士科後兩次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召入任監察御史。大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任鳳翔節度判官。當時鄭注深得皇帝寵信，李訓和鄭注謀劃誅殺宦官，讓鄭注鎮守鳳翔，并且精心選擇當時才能卓越的人作爲幕賓佐僚。盧簡能與蕭俛的弟弟蕭傑、錢起的兒子錢可復，都被李訓選中，聽從鄭注的指揮。等到李訓失敗，鄭注被誅殺，盧簡能、蕭傑等四人也都被監軍使殺害。

盧弘正

簡辭弟弘正、簡求。弘正，字子强，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記。入朝爲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員外盧允

盧簡辭的弟弟盧弘正、盧簡求。盧弘正，字子强，元和末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節度使幕府任掌書記。召入任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年間，華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員外郎盧允中因

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贓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

貪污受賄獲罪，盧弘正審理此案。文宗發怒，準備殺掉宇文鼎，盧弘正上奏説："宇文鼎多次掌管法紀，做過依法糾正錯誤的官職，如今擔任京城地區的州刺史，因貪污受賄聞名，處以死刑是順理成章的。但收受財物的主犯，是那個盧允中，按監察之責，宇文鼎應當同樣受罰。"文宗的怒氣消解，宇文鼎纔減去死罪。三次升遷任兵部郎中、給事中。

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邢、洺、磁三郡。宰臣奏議曰："山東三郡以賊稹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爲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即命爲邢 洺 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誅，乃令弘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

會昌末年，官軍討伐劉稹。當時皇帝下詔讓河北三鎮的節帥率兵收復山東各州，不久何弘敬、王元逵取得邢、洺、磁三州。宰相上奏章議論説："收復的山東三州在叛賊劉稹没有誅殺的情况下，應當暫且設立留後來行使節度使的職權。如果何弘敬、王元逵要有什麽奏請，那麽朝廷難説同意或反對。"皇上説："是的，誰能勝任呢？"李德裕説："給事中盧弘正曾任昭義判官，性情通達又敏捷，提拔任用他正合適。"當即被朝廷任命爲邢 洺 磁團練觀察留後。未出發而劉稹被誅殺，於是叫盧弘正代表朝廷去宣諭河北三鎮。出使返回，拜授工部侍郎。

大中初，轉户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爲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户部尚書，出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 泗 濠觀察等使。徐方自智興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期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旅無嘩。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 亳 潁觀察等使，卒于鎮。

大中初年，盧弘正轉任户部侍郎，充任鹽鐵轉運使。先前，安邑、解縣兩池有關鹽務的法令弊端重重，所以徵收到的税錢很有限。盧弘正派判官司空輿前往兩池認真檢察，還特别建立新的法令，并上奏舉薦司空輿任兩池使。大中三年，徵收到的税錢比先前增加了一倍，這種新的法令至今還在使用。後盧弘正任檢校户部尚書，出任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 泗 濠觀察等使。徐州一帶自從王智興任節度使以來，軍中的士卒驕横傲慢，尤其是王智興所建的衙兵銀刀都經常受到姑息遷就，所以他們前後多次驅逐主帥。盧弘正在徐州一年，全部除去作惡頭領，還爲士卒講明忠義的道理。一直到他離任，軍中没有發生嘩變的事。盧弘正鎮守徐州四年，後升任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 亳 潁觀察等使，死在了藩鎮。

盧簡求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 王仲舒從事。又從元

盧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江西 王仲舒的從事。又跟隨元稹而任浙東、

稹爲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厘洛都，皆辟爲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爲記室。入爲殿中，賜緋。牛僧孺鎮襄漢，辟爲觀察判官。入爲水部、户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稹，詔以許帥李彦佐爲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略，乃以簡求爲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爲吏部員外，轉本司郎中，求爲蘇州刺史。

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爲侍郎，領使務，昆仲皆居顯列，時人榮之。既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罷簡求爲左庶子分司。數年，出爲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州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爲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簡求辭翰縱横，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爲盜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三部之人，欣然聽命。咸通初，以疾辭，表章懇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林别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咏，竟日忘歸，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江夏二幕府掌書記。裴度鎮守襄陽，治理并安定洛都，都任用他爲幕賓僚佐，上奏舉薦他任殿中侍御史。召入朝廷，拜授監察御史。裴度鎮守太原，又上奏舉薦他任記室。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并受賜緋。牛僧孺鎮守襄漢，使他任觀察判官。召入任水部、户部二員外郎。會昌末年，討伐劉稹，皇帝下詔叫許帥李彦佐任招討使。朝廷認爲盧簡求多次在節帥幕府任職，善於謀劃富有策略，於是盧簡求被任命爲忠武節度副使而行使節度使職權、本道供軍使。召入任吏部員外郎，轉任吏部郎中，後來自己請求出任蘇州刺史。

當時盧簡辭鎮守漢南，盧弘正任侍郎，掌管轉運使職務，兄弟都在顯要的位置上，當時人都很羡慕他們。隨後他們與宰相不和，盧弘正出京到藩鎮任節帥，盧簡求也被免去原來的官職而以左庶子在分司任職。數年後，又出任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亂，朝廷使盧簡求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州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十一年，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盧簡求任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替代裴休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充任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盧簡求文辭奔放無拘束，善於應變，歷任四鎮節帥，都是守衛邊陲，雜虜侵擾哪裏的邊界，緊接着他就被授任爲哪裏的節帥，所到之處安撫駕馭有方，邊界一帶平安無事。太原軍一直都管轄着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有時安撫不到，所以多次造成邊患。以前節帥有的邀請他們盟誓，把他們的子弟作爲人質，但他們還是不斷地侵擾。盧簡求誠心誠意地安撫他們，并用恩惠信任接待他們，凡是作爲人質的子弟，全部遣送回去。所以退渾等三部之人，都樂意聽從盧簡求的命令。咸通初年，盧簡求因病辭職，奏章中的言語極爲誠懇，皇帝下制叫他以太子太師的官職退休，返回東都。盧簡求在都城有園林别墅，一年中隨着季節的不同行歡作樂，子弟在身邊侍奉，

宴席上有大官相陪，飲酒賦詩賞玩酬答，竟然有忘記回家的時候，像這樣的日子過了多年。於咸通五年十月逝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盧知猷

簡能子知猷。知猷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陵、成都，辟爲兩府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修撰，轉員外郎。出爲饒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爲商州刺史。徵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部侍郎，轉户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太常卿，工部、户部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下。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措翰，人争模仿。子文度，位亦至丞郎。

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入繼。貽殷終光禄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正子虔灌，有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爲時所稱。位終秘書監。

盧簡能的兒子盧知猷。盧知猷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正字。宰相蕭鄴鎮守江陵和成都時，徵用他到兩處幕府任記室。召入朝拜授左拾遺，改任右補闕、史館修撰，轉任員外郎。出任饒州刺史。入朝拜授兵部郎中，并賜給緋魚，改任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任商州刺史。徵入授任給事中，轉任中書舍人。僖宗離開京城到山南，襄王建立僞政權，盧知猷躲避到金州去了。僖宗回到京城，他被徵入授任工部侍郎，轉任户部侍郎，署理史館事務，升任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任太常卿，工部尚書、户部尚書，再次掌管太常卿事。昭宗在華下，加授他檢校右僕射，擔任太子少師。後升任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後來死在了華下。盧知猷器度寬厚，文辭美麗。尤其擅長書法，凡他落筆書寫的文字，人們都争着模仿。兒子盧文度，官也做到丞郎。

盧簡辭没有兒子，把盧簡求的兒子盧貽殷、盧玄禧作爲繼嗣。盧貽殷官位終於光禄少卿。盧玄禧考中進士科，官位終於國子博士。盧弘正的兒子盧虔灌，有卓越的才能，考中進士科。他所寫的文章，被當時人稱頌。官位終於秘書監。

盧嗣業　盧汝弼

簡求十子，而嗣業、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游上黨。遇潞府爲太原所攻，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爲節度副使，累奏户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

盧簡求有十個兒子，而以盧嗣業、盧汝弼最知名。盧嗣業考中進士科，曾多次被徵用到節帥幕府任職。廣明初年，以長安尉的身份在昭文館任職，任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復兩京，任用他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去世。

盧汝弼考中進士科，屢經升遷做到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後隨從昭宗來到洛地。當時柳璨黨依附賊臣，誣陷士族，盧汝弼害怕了，藉口有病而退職居家，旅居在上黨。他在上黨時遇上潞府遭太原攻擊，節度使丁會歸降，他便跟隨丁會到了太原，李克用上奏舉薦他任節度副使，還多次上奏舉薦他任户部侍郎。太原節度使的衙門中有

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宴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俯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個龍泉亭，盧簡求任節度使時曾親筆書寫過一首詩，就刻在龍泉亭的西墻壁上。盧汝弼又在這裏任節度副使，每次在龍泉亭中宴會，從不在賓客位上就座，衹是面向西低着頭而已，人們因此贊美他。盧氏兩代都高貴顯赫，相繼擔任六卿及方鎮節帥，但没有任宰相的。中興以後，盧嗣業的兒子盧文紀，官做到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亡。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之才，任不逾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爲鼎門，非德積慶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史臣曰：孟簡的高潔節操，胡証的剛正不屈，最終因爲結交權貴幸臣而毁敗，積蓄錢財而滅家。一個人的真面目，原來是難以知道的。崔元略、崔植用權勢地位來相互傾軋，杜元穎用進獻奇珍異寶來討好皇帝，因爲遇上當時世事非常邪僻，所以官位也達到了尊貴顯要，表面上看是正派的人，但實際上是個邪惡的人，而崔元略侍奉宦官像侍奉父輩一樣，又怎麽能逃避譴責呢？以李端、盧綸的才能，職位也衹是個低級官吏，而盧簡辭兄弟，像鵬鳥衝擊長空，成爲繁榮昌盛的家族，不是積下了厚德，怎能達到這樣的程度？文人的後代，不也是很完善啊！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重利。孟簡遭譴責而胡証身亡，積蓄的家產全部完了。用聲威權勢相互傾軋，“二崔”、杜元穎落了個醜惡的名聲。李端、盧綸諸位先生，將世世代代光榮。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四

王播（子）式（弟）炎 起（起子）龜（龜子）蕘（炎子）鐸
李絳 楊於陵

王播 王式 王炎

王播，字明敭。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

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横，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

王播，字明敭。曾祖王璡，做過嘉州司馬。祖父王昇，做過咸陽令。父親王恕，做過揚府參軍。

王播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方正制科，授任集賢校理，二次升遷任監察御史，轉任殿中御史，歷任侍御史。貞元末年，受皇帝寵信的李實出任京兆尹，他依仗恩寵特別驕横，曾和王播在路上相遇，不避路讓道。先例規定，京兆尹當爲御史臺官員避路讓道。王播發公文斥責李實，李實生氣，後來上奏使王播任三原令，目的是要挫傷他。王播接到三原令的任命後，急赴京兆府晋見拜謝京兆尹，盡了作爲府下屬縣官員的禮儀。等到上任，政治修明，對依仗權勢的豪門，也不曾寬免。年終考核政績，在京畿地區的縣中他屬優等。李實因爲王播有治理才能，特别器重他，頻頻在皇上面前推薦他。德宗因他的才能出衆，打算破格提拔任用，正巧這時他的母親去世。

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

順宗即位，王播被授任爲駕部郎中，改任長安令。這年當中，升任工部郎中，主管御史臺雜事務，他振舉法紀，爲人們所稱揚。轉任考功郎中，出任虢州刺史。李巽掌管鹽鐵事務，上奏舉薦他任鹽鐵副使、兵部郎中。

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

元和五年，王播代替李夷簡任御史中丞，完善朝廷的種種規章，百官各盡其職。十月，代替許孟容任京兆尹。當時禁軍諸鎮將士布列在京畿之内，軍人出入，携弓佩劍，京畿地區時常有劫

發，難以擒奸。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奸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决，疾速如神。當時屬僚，嘆服不暇。

掠事件發生，但很難抓獲作案的人。而王播奏請京畿内的軍鎮將士，出入不能挾帶武器，諸王和駙馬有權勢之家，不能在京畿内拿縱放鷹犬及打獵的用具。憲宗下詔依從，從此劫掠事件便没有了。六年三月，轉任刑部侍郎，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播擅長治理之術，雖然各種文書既多又雜，但他分辨處理快如流水，對於狡猾下吏的欺詐，没有不揭明暴露的。當時天下多事故，掌管刑獄的官署量刑定罪，法令條規特別繁雜。王播列舉出所有有關的格令條文，放在跟前，凡是要審理判决的，都能快速結案。當時的屬官，對他嘆服不已。

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爲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吴元濟，令异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鎛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异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户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元和十年四月，王播改任禮部尚書，仍舊掌管諸道鹽鐵轉運使事務。以前，李巽使程异擔任江淮院官，程异非常精通財貨的管理，等到王播掌管諸道鹽鐵轉運使事務，又上奏舉薦程异任副使。當時官軍討伐吴元濟，他叫程异乘驛馬前往江淮管理財貨，軍隊的費用充足，直到平息叛賊也不缺乏，因而程异也立下了功勞。等到皇甫鎛掌權，害怕王播被重用，於是奏請程异掌管諸道鹽鐵轉運使事務，王播衹擔任原來的官職而已。十三年，授任檢校户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穆宗即位，皇甫鎛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内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銅鹽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携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

穆宗即位，皇甫鎛被貶降，王播多次上表請求返回京城。長慶元年七月，召回京城，授任刑部尚書，再次掌管鹽鐵轉運等使事務。十月，兼任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舊掌管鹽鐵轉運使事務。長慶年間，朝内朝外的權臣，大多都是藉别人的力量而被提拔任用的。王播依靠錢財升任宰相之位，專門以奉承迎合别人爲本事，而有關國家安危的忠告，一句也没有。當時河北再次叛亂，朝廷出兵征討。恰巧裴度從太原入京朝見，朝廷内外都在議論，説裴度不應當居外任官。第二年三月，皇帝留下裴度再次授任宰相，使王播代替裴度出任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依舊兼鹽鐵轉運使。王播請求携帶鹽鐵官印前往節鎮，而上都院的官印，請另外賜給，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王播到淮南任官後，當地連年乾旱歉收，人相啖食，賦税任務完成不了，他便設法聚斂。

所以家家怨恨不已。

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内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閒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奸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内，巧爲賦斂，以事月進，名爲羡餘，其實正額，務希奬擢，不恤人言。

敬宗即位，就地加授王播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免去他的鹽鐵轉運使職務。當時神策中尉王守澄掌權，王播自從失落財貨職權後，便大肆搜求奇珍異寶，派心腹屬吏暗中交結王守澄，想讓他出面爲自己説情。王守澄乘機啓奏，説王播有才能，皇上在延英也説要重用王播。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人，請求到延英當面奏論王播的奸邪，揭發他交結受皇帝寵信之人，希望再次得到重用的野心。當時天子年幼，未能采納他們的建議。從此以後，輿論紛紛揚揚。第二年正月，王播又一次掌管鹽鐵轉運使事務。王播得到原來的官職後，就利用職務之便一門心思地搜刮錢財，用投機取巧來聚斂財賦，以求每月有進獻，名義上叫羡餘，其實爲正常賦税的數額，爲了求得奬勵提拔，他根本不顧及人們的議論。

時揚州城内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

當時揚州城内的官河水淺，遇上天旱船隻就擱淺而不能航行，於是王播奏請從城南閶門西七里港向東開挖河道，曲折後經禪智寺橋而與舊官河接通，由於開鑿得比較深，所以易於船隻通行，開挖河道長達十九里，其中所需人力物力，不曾破費中央政府的錢財，全是由當地官府自備的，結果水路運輸不再受阻。後來在此地爲官的人也都依賴它。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宫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

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奸邪進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决，簿書堆案盈幾，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爲適。

文宗即位，就地加授王播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王播自淮南入京朝見，進獻大小銀碗三千四百件、綾絹二十萬匹。六月，被授任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依舊掌管鹽鐵轉運使事務。二年，進封太原公，任太清宫使。四年正月，因患喉腫病突然去世，終年七十二歲。文宗下令停止朝會三天，追贈他爲太尉。

王播出自孤寒之家，依靠自己的文學有所建樹，登上了顯貴地位，負有才能盛名。但他隨時勢的高低而浮沉，不保持士人的操行，用歪門邪道來進取，君子所以瞧不起他。王播生來擅長處理事務，任轉運使時事務繁多，滿廷胥吏都等着他的裁决，簿籍文書堆滿了桌子，别人好似受不

了的，而王播却因此感到適宜。

播子式，弟炎、起。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鐐。

王播的兒子王式，弟弟王炎、王起。王炎貞元十五年考中進士科，多次遷官做到太常博士，早年去世。王炎的兒子是王鐸、王鐐。

王起

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爲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王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集賢校理，考中皇帝親自提問的直言極諫科，授任藍田尉。宰相李吉甫任淮南節度使，王起以監察御史身份充任掌書記。召入朝授任殿中侍御史，升任起居郎、司勳員外郎，在史館任職。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職參與起草詔令。穆宗即位，王起被授任爲中書舍人。

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托，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閲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入爲吏部侍郎。

長慶元年，王起升任禮部侍郎。這一年，錢徽主管考試薦舉的人才，因他接受在朝官員的請托，所以人們認爲被録取的人嚴重失實。穆宗下詔叫王起和同僚白居易復試，復試後那些被録取的人大多落榜。錢徽被貶官，王起於是代替錢徽任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二年，選拔的士子尤其精良。先前，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多而濫，權勢豪門的子弟，靠互相交往應酬被録取選中，而寒門中學識造詣很深的人，十人中有六七個被棄而不用。等到元稹、李紳在翰林任職，特别憎恨這事，因而纔有這次的復試。等到王起考試薦舉的人才，上奏説凡是被本部門選拔爲進士的，本部門將其所考試的雜文，先送中書省，使宰相閲覽決定可否，然後下發到本部門放榜。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議論的人認爲王起雖避免了是非，但又喪失了考試薦舉人才的職權，所以被外任爲河南尹。後召入朝授任吏部侍郎。

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爲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爲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毁過禮，友悌尤至。遷户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

文宗即位，王起被加授爲集賢學士、并署理本院事務。因哥哥王播任僕射而輔佐朝政，不想掌管考試任官之事，改任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任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召入拜授尚書左丞。在王播的喪期中，他哀痛得超過禮制，充分體現了兄弟之情。升任户部尚書、判度支。由於西北邊防的需要，每年官府要在民間議價購物供給軍用，還得煩勞百姓運輸，王起奏請在靈武、邠寧建造屯田。六年，王起任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當時正值蝗

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由是民獲濟焉。

旱災害，粟米價錢暴漲，有糧的豪門不出售糧食，在等待着更高的價錢。王起嚴令有儲蓄之家，拿出粟米在市上出售，敢隱藏的依法論處，因此百姓得到了接濟。

七年，入爲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爲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禄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爲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户部事。

七年，召入朝授任兵部尚書。八年，任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江、漢一帶是水田，前任官吏擾亂法令，致使水塘堤堰毁壞。王起一到任，就令從事李業巡行境内州縣，檢查闕失而增補修繕，還特地訂立了用水法令，百姓因而不再有荒年了。九年，就地加授銀青光禄大夫。當時李訓掌權，他是王起主持科舉考試時録取的門生，打算援引王起爲宰相。八月，皇帝下詔拜授王起兵部侍郎，署理户部事務。這年冬，李訓失敗，因王起是具有儒士品德的長者，人們認爲他不應受到牽連，衹免去了他署理户部事務一職而已。

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

文宗愛好文學，尤其崇尚古學。鄭覃有經義的特長，王起有知識廣博的特長，一起被召入翰林院，講論經史。王起特别好學，即使官位尊貴時，仍專心研習而不厭倦，早晚孜孜不倦，幾乎忘記睡覺吃飯，凡是書籍没有他不閲覽的，而且還過目不忘。轉任兵部尚書。因莊恪太子剛立爲太子，需要有儒士教授經義，於是皇上叫王起兼任太子侍讀，署理太常卿事，充任禮儀詳定使，王起創立禮神用九種玉的方法，上奏議論説：

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烟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烟，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

國家的禮儀中，祭祀是大事；議論確定用珪璧，這在以前的經書上有規定。謹慎按照《周禮》："敬禮天地四方之神，用蒼璧來敬禮天神，用黄琮來敬禮地神，用青珪來敬禮東方蒼精之帝，用赤璋來敬禮南方赤精之帝，用白琥來敬禮西方白精之帝，用黑璜來敬禮北方黑精之帝。"又説："中圓而四面有尖端像圭一樣伸出的玉器而用作祭天"，"中圓而兩面有尖端像圭一樣伸出的玉器而用作祭地"，"圭璧用作祭日月星辰"。這九種玉器，都是祭祀神靈的美玉。又説："用禋祀來祭昊天上帝。"鄭玄解釋説："禋，即烟，是玉幣，祭祀完焚燒而上升成烟，是用來報陽的。"和如今《開元禮》的意思一樣，這

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

就是焚玉的憑據。又依《周禮》"凡王國所有的玉鎮大寶器都收藏在祖廟的府庫裏，如果有大的祭祀那就拿出來陳設，事畢以後再把它們收藏起來"，這就是收藏玉的憑據。梁代崔靈恩著的《三禮義宗》說："凡祭祀天神，都有兩種玉，其中一種玉用來敬禮神，另一種玉則焚燒掉。敬禮神的玉，事完後收藏起來。祭祀神的玉，和祭祀用的家畜一同焚燒掉。"崔靈恩的意思，是符合禮經的。如今國家在郊外祭祀天神地神，祭祀神的玉爲通常所用，是遵守經義依據古禮的，而敬禮神的玉就没有。臣等請求聖上向有關部門下令，讓他們精心搜求良玉，製造蒼璧、黃琮等九種玉器，祭祀完就收藏起來。其中焚燒的玉就依照舊時的規定。

從之。爲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册文，辭情婉麗。

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王起又增補《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進獻給太子。三年，以本官充任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逝世後，皇帝下詔叫王起撰寫哀册文，他寫的哀册文話語和文辭都非常婉轉華美。

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耻之。

四年，王起升任太子少師，署理兵部事務，仍舊爲侍講學士。由於他家貧困，皇帝特意下詔每月撥出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加給他。王起擅長文學，但治家無方，俸料錢拿回家，就被僕人侍妾據爲己有。皇帝因爲與他有師友之情，所以特意增加俸料錢予以接濟，議論的人認爲他與優伶樂官共分給養，并以此爲耻。

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

武宗即位，八月，王起充任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害怕被誅殺，想藉助山陵士卒陰謀廢掉武宗而重立皇帝。王起和山陵使知道他們的陰謀，秘密上奏，劉弘逸等都被處死。不久王起被授任爲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署理東都尚書省事務。

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

會昌元年，徵入朝拜授吏部尚書，署理太常卿事務。三年，暫時掌管禮部貢舉。第二年，正式拜授左僕射，再次主持貢舉。王起前後四次主持貢舉事務，所選拔的都是當代有文辭特長的人，在當時富有名聲，人們都贊賞他既善於鑒別又恪守公道。這年秋，出任興元尹，兼同平章

南西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内外，朕有闕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事，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前往方鎮那天，在延英辭别，皇帝對他説：“你是國家尊重的老者，宰相没有内外之分，朕的政令有闕失，你就快馬遞上表章告知我。”設宴犒賞特别豐厚。王起在方鎮二年，因年老有病請求替代，朝廷没有答應。大中元年，死在方鎮，終年八十八歲。皇帝下令停止朝會三天，追贈他爲太尉，謚號文懿。王起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王起任侍講學士時，皇上遇上生僻字疑義事，就派宦官口頭傳問，王起隨即用榜子對答，所以題名《寫宣》。兒子王龜繼嗣。

王龜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栖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疏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禄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

王龜，字大年，性情簡淡瀟灑，不樂於做官，年輕時以詩酒琴書自得其樂，不參加科舉考試。京城光福里有處宅第，王起兄弟一同居住，這宅第高大寬敞。王龜意在世外，厭倦於接待朋友舊交，於是在永達里的園林幽深偏僻處建造了一個書齋，并吟咏其間，稱作半隱亭。等到他隨從父親王起來到河中，又在中條山的山谷中建起草堂，和山人道士往來交游，於每月初一和十五各回家一次，後來人稱此山谷爲“郎君谷”。後來王起任東都留守，王龜又在龍門西谷構造松齋，隱居往來於其間，放寬胸懷於世外。王起鎮守興元，他又在漢陽的龍山建立隱居的房舍，每次浮舟前往，他就是這樣閑適逸情。武宗賞識他，以左拾遺的官職徵他入朝，長時間後，他纔到朝廷一謝，并陳訴衷情説：“臣才識疏淺，對當世没有什麼作用，加上身患疾病，不能勝任職官。臣的父親年近九十，在邊遠的方鎮做節度使，在這可喜又可憂的高齡時，身邊也得有個人照顧侍奉。臣懇請免去現在的官職，而早晚侍養父親。”武宗下詔答應并褒美嘉獎了他。第二年，王龜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被徵入朝中任右補闕，後升任侍御史、尚書郎。

大中末，出爲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璵貳宣歙，及璵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

大中末年，王龜出任宣歙團練觀察副使，并受賜緋色服。召入朝授任祠部郎中、史館修撰。他以前隨從崔璵出任宣歙團練觀察副使，等到崔璵任河中節度使，又上奏舉薦他任副使。召入任兵部郎中，受賜金紫，不久參預起草詔令。咸通

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末年，因弟弟王鐸在中書省任職，不願意同在內廷任職，改任太常少卿，不久任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有個叫白約的牙將，經常爲奸作惡，前後防禦使不能制服。王龜藉其他事揭發白約的罪狀，打死他并且示衆，人們畏威而自覺效力。十四年，轉任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前，王龜的哥哥王式在此任官，有仁惠的政績，百姓聽説王龜又要來，跳舞鼓掌歡迎他。當時正值徐、泗叛亂，江淮盜賊興起，山越人作亂，在攻打越州城時，他被賊軍殺害，追贈工部尚書。

子蕘。

王龜的兒子王蕘。

王蕘

蕘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皆辟爲從事。蕭遘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渥奏爲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

王蕘刻苦好學，擅長寫文章。因爲叔父任宰相，他避嫌不參加科舉考試。乾符初年，崔瑾任湖南觀察使，崔涓鎮守江陵，都徵用他爲從事。蕭遘做宰相時，上奏舉薦他任藍田尉，在史館任職，升任左拾遺、右補闕，御史中丞盧渥上奏舉薦他任侍御史。後跟隨僖宗來到了山南，被授任爲右司員外郎，去世。王蕘的兒子王權，唐王朝中興後官做到兵部尚書。

式以門蔭，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爲中丞歸融所劾，出爲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爲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爲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

王式因祖先的功勛而出仕任官，屢經升遷任監察御史，轉任殿中侍御史，王式做官也善於鑽營。大和年間，他依附鄭注，拜謁王守澄，被御史中丞歸融彈劾，外任爲江陵少尹。大中以後，在中央官署任職。咸通初年，任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占據明州叛亂，率兵前來攻打會稽，王式討伐并平定他。王式有威勢和謀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亂，朝廷叫王式任徐州節度使。王式到徐州後，將銀刀等七軍全部殺掉，徐州這纔安定下來，天子非常贊揚他。後來他多次出任方鎮節帥，去世。

王鐸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爲監察御史。咸通初，由駕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

王鐸，字昭範。會昌初年考中進士科，兩次被徵到藩鎮幕府任職。大中初年，召入朝授任監察御史。咸通初年，以駕部郎中的官職參與起草詔令，拜授中書舍人。五年，轉任禮部侍郎，主

歲，時稱得人。七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爲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内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温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蕩滌群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期年之間，武備嚴整。

時兖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世將才，奏用爲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黄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略，微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爲筏，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係甲兵五萬，皆爲賊所殺，投尸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爲都統。

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

持科舉考試兩年，人們稱贊他善於選拔人才。七年，由户部侍郎、判度支升任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當時宰相韋保衡因王鐸對自己曾有提拔之恩，事奉王鐸尤其恭敬，多次讓王鐸兼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僖宗即位，又加授右僕射。韋保衡犯罪後，朝廷以王鐸爲檢校右僕射，出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王鐸有治理世事的大志，并以安定天下爲己任，士人朋友都很推崇他。乾符二年，河南、江左賊寇相繼結集作亂，宦官田令孜平時就聽説王鐸的名聲因而舉薦，於是朝廷又召王鐸入朝，拜授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寇攻陷江陵，楊知温失守，宋威攻打賊寇而失策戰敗。朝廷議論統帥人選，宰相盧攜稱揚高駢多次立有戰功，應當把軍權交給他，但輿論認爲不合適。王鐸在朝堂上奏説："臣愧居宰相之位，在朝中不能替陛下分擔什麽憂愁。臣願意親自率領諸軍，掃清鏟除群盜。"朝廷議論認爲可以。五年，朝廷任命王鐸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任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任諸道行營兵馬都統。王鐸來到方鎮後，安慰招撫流散人口，整頓軍隊，一年的功夫，軍隊嚴明整齊。

當時任兖州節度使的李係，是西平王李晟的孫子，因他家世代出將才，所以王鐸上奏任用他爲都統都押衙，兼任湘南團練使。這時黄巢還在嶺南，王鐸把全部精兵交給李係，讓他分兵扼守嶺地各路。李係没有將兵謀略，祇有口才，軍政未能得到治理。廣明初年，賊寇自嶺南侵犯湖南諸州，李係堅守城池以自固，不敢出城迎戰。賊寇編木爲筏，沿湘江而下，加緊攻打潭州，并攻占了潭州。李係手下五萬披鎧甲執兵器的將士，全被賊寇殺死，并投尸江中。王鐸得知李係失敗，命令部將董漢宏守衛江陵，自己親自率一萬多士兵與襄陽的軍隊會合。結果江陵被賊寇占領，天子也没怪罪他。免去了他的宰相之職，仍任太子太師。宰相盧攜掌權，終於使淮南高駢代替王鐸爲都統。

這年秋，賊寇焚燒搶劫淮南，高駢受挫失敗。等到賊寇攻占兩京，盧攜獲罪，天子任用鄭

鄭畋爲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爲侍中、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盩厔東，進屯靈感寺。

畋爲兵馬都統。第二年，鄭畋因病返回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朝廷議論的結果是再叫王鐸任侍中、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充任諸道行營都統，率領禁軍、山南、東蜀軍隊共三萬兵馬，在盩厔東建起營壘迎戰，這時王鐸就駐扎在靈感寺。

明年春，兗、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尚讓爲宰相，傳僞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群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陀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知也。

第二年春，兗、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等十鎮軍隊全都聚集在關內。這時賊寇已經越分自稱皇帝名號，任命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尚讓爲宰相，傳布僞朝命令。天下藩鎮的節帥，大多懷有兩種打算。得知王鐸向四方傳遞征討賊寇的檄文後，各藩鎮纔轉變態度而相繼依附他。賊寇的號令，東西不超過岐、華一帶，南北衹是在山、河之間。而强兵勇將，每天都在京城下奔馳衝突，群賊因此也離心了。這年秋，賊將朱溫投降朝廷，收復了同州。十一月，戍守華州的七千賊兵前來投降。三年二月，沙陀軍趕到，朝廷又收復了華州。四月，在良田坡打敗賊兵，於是收復京城。王鐸被朝廷封爲晉國公，并加授中書令。王鐸按照收復京城的諸將人名，衡量他們的功勞大小，按照皇帝制詔的規定對他們封官進爵後上報。這時國家命運危急得像快要斷了的綴連在旌旗上的飄帶，天子流亡到蠻地，而且大勢已經去了。若不是鄭畋的奮發，王鐸的忠義，那麼國家命運的盛衰興廢，真是不可預知了。

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兗州，王敬武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己。既逐賊出關，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

自黄巢、尚讓作亂以後，關東各藩鎮的牙將，都驅逐主帥，自稱藩鎮節帥。時溥占據徐州，朱瑄占據鄆州，朱瑾占據兗州，王敬武占據青州，周岌占據許州，王重榮占據河中，諸葛爽占據河陽，他們都獨自專斷一鎮，不向朝廷交納賦税，賞罰也由自己決定。而把賊寇驅逐出關後，更加恃功誇耀，朝廷對他們姑息不暇。黄巢率餘衆從關東逃出後，又和蔡州節帥秦宗權聯合。時溥在徐州舉兵，請求親自率先討賊，於是朝廷纔有授任時溥爲都統的任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因宦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兵的功勞，更因爲他忌妒儒臣建立功業，所以纔有對時溥的任命。

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

當初，王鐸出兵時，兼任着鄭滑節度使，這是爲了方便軍需的供給運輸。到這時，朝廷下令

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己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

免去王鐸的都統之職，讓他持節返回藩鎮。王鐸認爲自己對朱全忠有恩，所以依靠他而把他當作藩籬屏蔽。起初，朱全忠言辭禮儀恭敬順從，隨後朱全忠的軍隊漸漸聚集，他的神色也漸漸傲慢了。王鐸知道朱全忠不可依靠，便上表請求返回朝廷。

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節度使。時楊全玫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 樂彥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臺元老，功蓋群后，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凶戾無行，竊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泊。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中和四年十二月也。

這年冬，僖宗準備從蜀地返回京城，於是叫王鐸任滄景節度使。當時楊全玫在滄州，聽說王鐸到來，就向魏州 樂彥貞報告了。王鐸奉命趕赴方鎮，到魏州十天，樂彥貞出迎拜見，設宴慰勞很周到。王鐸憑藉自己是三公元老，功勛蓋過衆多方鎮節帥，出行便乘坐着人力抬扛的肩輿，妓女圍繞侍奉，賓客僚佐的服飾車駕，全都盡一時之美。樂彥貞的兒子樂從訓，凶暴而無德行，私下非常羡慕王鐸這樣，便派甘陵的士卒數百人，埋伏在漳南的高雞泊。等王鐸行李到達後，全部掠奪一空，王鐸和賓客十多人，也都遇害身亡，時間是中和四年十二月。

鐸弟鐐，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王鐸的弟弟王鐐，屢經升遷做到汝州刺史。王仙芝攻陷汝州城，王鐐遇害身亡。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 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録事參軍。

李絳，字深之，趙郡 贊皇人。曾祖李貞簡。祖父李剛，官位終於縣令。父親李元善，做過襄州録事參軍。

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逾年，轉司勛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内職，孜孜以匡諫爲己任。

李絳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任職期滿，被補任爲渭南尉。貞元末年，拜授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原來的官職充任翰林學士。時間不長，改任尚書主客員外郎。過了一年，轉任司勛員外郎。五年，升任司勛郎中、掌管起草制誥。李絳始終未脱離在内廷的官職，他勤勉不怠并把補正諫勸作爲己任。

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其所没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凶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剥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并賜本道，代貧下户今年租税，則萬姓欣

憲宗即位，叛臣李錡在浙右起兵抗拒朝廷。李錡被處死後，朝廷打算把没收的財産運回京城，李絳上奏説："李錡凶惡狡猾背叛朝廷，超越禮法大肆搜刮，苛剥所轄六州的百姓，造成浙右百姓受苦受難。聖上您本來是因他叛亂而討伐，目的是讓一方百姓休養生息。如今又要運回錢財布帛，這消息一旦傳遍天下，人們會認爲這不是所説的阻止惡人擾亂掠奪，安撫窮困百姓。

戴，四海歌咏矣。”憲宗嘉之。

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并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罘、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况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叙載游觀崇飾之事，述游觀且乖理要，叙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

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

希望聖上以慈悲爲懷，把没收的財産賜給浙右，以代替貧下户今年的賦税，那麽百姓高興擁護，四海之人也會歌頌咏唱了。”憲宗稱贊他這建議好。

當時宦官吐突承璀因是憲宗爲藩王時的舊人而倍受恩寵，擔任神策護軍中尉，他在安國佛寺樹立聖政碑，又大興土木建造，還請翰林學士爲聖政碑撰文。李絳上奏説：

陛下宣布維新之政，鏟除積習弊端，四海百姓伸長脖子，天天盼望降詔賜恩。如今忽然樹立聖政碑，未能把恩惠廣泛地施及天下。《易》上説：大人與天地同德，與日月同輝。聖上遵奉着垂衣拱手的無爲之策，勵精圖治，哪能用文字來説盡聖上的德行，用碑表來説完聖上的謀略？如果能够用碑表叙述，也是有局限的，也會虧損盛德，又怎能成爲宣揚名聲的最佳方法呢？所以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并没有建碑之事。至秦始皇好大喜功，政令煩苛，纔有罘、嶧之碑，宣揚誅伐之功，記載經歷的踪迹，這恰恰又被衆君王所耻笑，世世代代所譏刺，至今秦始皇被稱爲失道亡國的君主，怎可與他一樣來做這事呢？陛下繼承高祖、太宗的事業，振舉貞觀、開元的政治，思考治理没時間吃飯，聽從諫勸如水向下流，本來可以和堯、舜、禹、湯、文、武并駕齊驅，又怎能去追尋秦始皇暴虐不經的事情而自我虧損聖德呢？前些日子，閻巨源請建立記聖功碑，陛下知道其中的情况，都没有答應。如今忽然允許立聖功碑，和以前的做法很不一致。况且聖功碑既然立在安國寺，就不得不叙述游逛觀覽和誇飾太平一類事情，叙述游逛觀覽將違背治理的根本，叙述誇飾太平又不符合政令的規定，確實不是明哲之王所應施行的。這聖功碑，懇請聖上您特令停止。

憲宗也深信是這樣，建立聖功碑的事便停止了。

李絳後來藉在浴堂北廊奏對之機，透徹地論

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嘆，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衹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

述了宦官縱恣、方鎮進獻財物一類事情，憲宗發怒，用嚴厲的聲音說："你所奏説的，爲何這樣過分呢?"李絳一直奏説不止，并說："臣所諫勸議論的，對臣没有利，但對國家有利。陛下不因爲臣愚笨，使臣處在腹心一樣的重要職位，怎敢見行事有虧損聖德，招致損害太平盛世，却爲了愛惜自身而不説，臣私下苦思冥想，覺得這是臣辜負陛下了。如果臣不顧慮災禍，竭盡忠誠奏論，抵觸了左右的幸臣，也冒犯了聖上您，臣也因此而獲罪，那可是陛下有負臣了。況且臣和宦官，既素不相識，又無怨無仇，衹是他們威福太盛，其作爲有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奏論罷了。使臣閉口不説，并非國家之福啊。"憲宗看他態度確實誠懇，改變臉色安慰和曉諭他説："你對朕竭盡忠節，别人所不説的，你全部説了，使朕聽到了從未聽到過的話，真是忠正誠實之臣。以後爲宰相時，一定也要這樣。"李絳謝恩後退下。憲宗立即傳令給宰臣，叫給李絳改换官職，於是授任中書舍人，依舊爲翰林學士。第二天，憲宗親自賜給他金紫，還親自爲李絳選擇了優質笏板并賜給他。

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奸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户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户部錢獻入内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爲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争論，人多直絳。

前後在朝任職的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人，有的因受狡詐之人的排擠陷害，被特别加以貶謫責罰，李絳常常上密疏爲他們申辯，結果他們都得到了寬免。等到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去，朝廷打算發兵討伐清除，李絳極力陳述這樣做不行。李絳既能盡心匡正補益，皇帝每每咨詢訪問，他也多能協和事情機宜。六年，還是因爲宦官的原故，被免去翰林學士一職，任户部侍郎，署理户部事務。曾藉依次對答之機，憲宗問李絳："户部連年來都有進獻，到你惟獨没有了，是什麽原因?"李絳説："把户部的錢物進獻到宫中而藏入内庫，是用公家的財物爲私人帶來恩惠。"憲宗非常震驚，更加稱贊他正直。吐突承璀深受皇帝寵信而且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這一年，憲宗將要任用李絳爲宰相，頭一天，下令叫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監軍，第二天，發下制詔，使李絳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僚李吉甫阿諛諂媚，善於逢迎皇上旨意，而李絳鯁直，

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多有規勸諫諍，因而和李吉甫不和。當時議論的人認爲李吉甫與吐突承璀有勾結，所以李絳尤其厭惡李吉甫。李絳性情剛直，每次和李吉甫争論，人們多贊同李絳。憲宗深知李絳忠正自立，因而對李絳上奏議論之事，大多都答應了。

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决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决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皇上曾問李絳："占卜這種事情，學習的人很少能精通它，所以有的靈驗有的不靈驗。近日的風俗，則更加崇尚占卜，這是爲什麽呢？"李絳回答説："臣聽説古代賢明的君主畏懼天命，爲了表示不敢獨專，國家有大事可疑的，因而先和卿士平民商議，其次是看占卜的結果，二者意向相合就施行。後來風俗虚浮不實，希望以此來求福。好人用它是憂慮有危難，奸人用它是覬覦能平安，在人遲疑困惑之時，就認爲占卜一類術數能解决問題。而愚夫愚婦假托吉日鬼神行事，目的是用欺詐來騙取錢財，他們參雜所見所聞，再來刺探影射近期發生的小事情，顯得神秘奇異。近來，風俗崇尚巫術，這確實是弊俗。聖上旨意所涉及的，是要分辨奸邪的根源。讓它存在而不加論説，弊俗自然會被淘汰的。"

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録》，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

有一天在延英，皇上説："朕讀《玄宗實録》，見開元達到盛世時，就有了天寶大亂的預兆。一樣的事情出在同一朝，治和亂則剛剛相反，這是爲什麽呢？"李絳對答説：

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説以興利，武夫説以開邊。天下騷動，奸盗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

臣聽説治理生於心存戒懼，禍亂生於放縱情志。玄宗從天后朝出任藩王，曾莅臨地方官，在外面結交了當時的名賢，知道人事的艱難。在他統治天下的初期，任用姚崇、宋璟，這二人，都是忠誠鯁直的上等賢能之人，每每以獻身君主爲志向。明皇藉着人們渴望治理的時機，也勵精圖治聽納諫諍，因此當時名賢在位，前後左右的人，都崇尚忠誠正直。所以君臣關係融洽，天下安寧平静。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掌權，專門引用柔順奉迎之人，使分别占居重要職位，他們苟且諂媚於皇上，而皇上聽不到正直的言論。嗜好與欲望越來越熾，而國家的經費不足，奸臣用興利游説，武夫用開邊游説。天下騷動混亂，奸猾大盗乘機而

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賾，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

起，招致兩都覆没，四海沸騰，皇上流亡，幾乎到了難以恢復的程度。這都是小人啓發誘導，縱逸生驕所造成的。直到今天朝廷還派兵駐守兩河，西部的疆界削去已盡，農户凋敝減少，國庫空虚，都是因爲天寶大亂，而導致如此慘景。治亂安危，確實與當時君主的行爲密切相關。陛下思路開闊天資聰慧，親自閲覽國史，并認真留意，以治亂變化的根源爲借鑒，天下真是太幸運了。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爲慮也!”

皇上又説：“凡人做事，經常擔心的是不明白常理，已經有了過失，後悔也來不及了。古人在遇到這種情况時，又是否有辦法?”李絳回答説：“做事有過失差錯，即使是聖人也都在所難免，所以天子要招來諍臣使他匡正自己的過失。人主居内用心治理，臣子居外用言論來補正，控制與治理於未亂的時候，消除禍患於萌芽之中。人主有錯的舉措，臣子就諫勸使改正，因此上下同體，如同手脚對於心膂的關係，交相爲用，來達到整體的安寧。這是常理，也不是什麽難遵循的事情。但如果自以爲是袒護自己的過失，那就會被常情所遮蔽。古人看重不惜改正過失者，并且從諫如流，實在也都是爲了這。臣等徒占宰相之位，無所建樹，衹要陛下不廢棄一般人的言論，那麽端正名賢之臣，一定會自己效力的。”皇帝説：“朕提拔任用你們，就是期望直言進諫。你們各自應當盡心而不要迴避，來匡正朕的過失。不要擔心朕會袒護過失!”

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

這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去世，他的兒子田懷諫年幼弱小，軍中的士卒擁立其大將田興，使他主持軍事，田興終於以所轄六州之地歸順朝廷。這事從開始謀劃到最後成功，都是李絳的計策。

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

當時管理宫廷音樂的教坊忽然聲稱接到密旨，説是要選取良家女子和士大夫的别宅妓人入宫，京城的人爲此而憂愁。李絳對同僚説：“這事太損傷聖德了，一定要有奏論諫勸。”有人説：“這是嗜好與欲望中的事，自然會有諫官上奏議論。”李絳説：“宰相平時恨諫官論事，這種難事就推給諫官可以嗎?”於是上書直言得失。第二

"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并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天在延英，憲宗用手指着李絳說："昨天看到你的奏狀議論選取女子一事，若不是你對朕竭盡忠心，怎麽能會是這樣？朕都不知道外面的事情，這是教坊的罪過，他們不理解朕的意思，以至於這樣。朕因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没有侍奉的人，朕下令在樂工和民間情願的人中選擇女子，并從厚給其錢財布帛，祇選取四個人，四個王各給一人。他們不領會朕的意思，便這樣惹事生非。朕已下令依法對他們進行處罰，那些被選取的女子，也都從宫中放出而送回家了。若不是你上奏論説，朕哪能知道這一過失？"

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户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鎛惡絳，祇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

八年，李絳被封爲高邑縣男。李絳因脚部有病，上奏章請求免去相位。九年，被免去知政事，授任禮部尚書。十年，授任檢校户部尚書，出任華州刺史。時間不長，召入任兵部尚書。後爲母親守喪。十四年，任檢校吏部尚書，出任河中觀察使。河中原先是節度使，皇甫鎛憎恨李絳，祇任命他爲觀察使。十五年，皇甫鎛獲罪，李絳再次任兵部尚書。

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游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兖州刺史、兖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

穆宗即位，李絳改任御史大夫。穆宗忙於出外打獵游賞，李絳在延英直言諫諍，穆宗不采納。李絳便藉口有病辭掉御史大夫之職，再一次任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任吏部尚書。這一年，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署理東都尚書省事務，充任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改任檢校本官、兖州刺史、兖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再次任東都留守。四年，就地加授檢校司空。

寶曆初，入爲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

寶曆初年，李絳被召入朝授任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去世，他在遺留的表章中奏請朝廷讓兒子劉從諫繼嗣襲位，也派了將吏到京城奏論請求。李絳秘密上奏請朝廷迅速授任鄰近澤潞的任何方鎮將帥一人，使他充任昭義節度使，并叫他日夜兼程趕赴昭義，讓劉從諫來不及抗拒朝廷命令，而新節度使已經到任了，即所謂的"迅雷不及掩耳"。這樣潞州軍心，自然會有所寄托。劉從諫没有職位，用什麽名義來發號施令。當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經接受了劉從諫的賄賂，一起奏請讓劉從諫任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權，李絳的建議没有被采納。

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不爲之避，絳奏論事體，敕命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李絳依靠正直賢能之道來進退，當時人們對他很欽佩。但他剛腸嫉惡，愛憎過於分明，因此被不正之徒所忌恨。又曾和御史中丞王播在路上相遇，王播不給他避道，李絳便上奏議論事理，皇帝命令兩省就此事進行詳細議論，大家都認爲李絳的論奏是對的。李逢吉偏袒王播而憎恨李絳，於是朝廷下令免去李絳僕射一職，改授太子少師，他在東都任職。

文宗即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噪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

文宗即位，李絳被徵入朝任太常卿。二年，授任檢校司空，出任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侵犯西蜀，皇帝下詔招募兵士前往增援。李絳在山南西道募兵千人趕赴蜀地，走到半路上，蠻軍已經撤退，所招募之兵便返回興元。興元兵員數額從來有規定，於是朝廷下令將招募的士卒全部遣送回家。四年二月十日，李絳早晨起來處理事務，把募來的士卒召集在一起，向他們傳達了朝廷的旨意進而遣散他們，并發放了糧餉，他們怏怏不樂地退去。監軍使楊叔元貪圖財物并且仗着皇帝的寵信，怨恨李絳不尊敬自己，就以招募士卒的犒賞微薄爲藉口，并在那些人告辭之際，用話來激怒他們，希望他們作亂，以便發泄自己的怨恨。招募的士卒因爲聽了監軍使的話，憤怒之氣更加厲害，於是喧鬧着一起奔向官署，强取庫中的兵器後進入節度使官衙。李絳正在和賓客幕僚宴飲，來不及指揮軍士設防。聽説亂兵來了他便逃到城墻上，衙將王景延奮力作戰抵抗亂兵。兵器折了箭用完了，王景延戰死，李絳於是被亂兵殺害，這一年他六十七歲。起初李絳剛登上城墻時，身邊的人請求李絳拉着繩子吊下城去，可以避免一死，李絳不聽，於是和從事趙存約、薛齊一起被亂兵殺害。

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廟算，出總師干。方當寵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興嘆，搢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

文宗聽到消息後既震驚又悲痛，下制説："朝廷有正直之人，當時稱贊這是美德，入朝參與朝廷謀略，出京統率軍隊防禦。正當被信任重用之時，突然遭遇不幸而慘死。極度悲痛發生感嘆，士大夫都有同感。已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李絳，神靈授予他聰明智慧，上天賦予他正

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臺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群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沉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石。

直廉潔。抱守仁義以求達到古代賢人，樹立標準以便示範後來之人。隨着時勢進退，官位達到宰相。輔佐我的祖先，感動了皇天。執斧鉞宣傳教化，連連居安樂之地，乘坐車子佩玉鳴響，已達到清貴官位。一發聲就能使輿論全都歸向，不相約就能使群情自然稱許。漢中是有名的大州，從來都隨順安穩。却想不到起了突變，發生了没有預兆的災禍。喪失賢良已很悲痛，聽到訃告更加憂傷。因而殯葬追悼要隆重，并且要用隆重的典禮。三公的官職，品級很高，是用來表示特殊之恩的，也可用來表達沉痛之情。可以追贈他爲司徒。而且有關部門，要選擇日期按照禮儀册命。"朝廷并贈給他家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石以助喪事。

子璋、頊。

李絳的兒子李璋、李頊。

李璋

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爲從事。大中末，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出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李璋，考中進士科。盧鈞鎮守太原，徵用他爲從事。大中末年，入朝任監察御史，轉任侍御史。後來曾在兩個州任刺史，官位終於宣歙觀察使。兒子李德林。

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爲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是漢朝太尉楊震第五個兒子楊奉的後裔。曾祖楊珪，做過辰州掾曹。祖父楊冠俗，做過奉先尉。父親楊太清，做過宋州單父尉。

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禄山亂，其父殁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爲鄂岳、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

楊於陵，天寶末年寄居在河朔。安禄山叛亂，父親楊太清死於賊手，當時楊於陵纔六歲。等到長大成人，客居在江南。楊於陵好學，有大志。很年輕就考中進士科，出仕任潤州句容主簿。當時韓滉在金陵任節帥，而且性情剛毅嚴正，很少推許他人。等到楊於陵以屬吏晋見拜謝，韓滉特别器重他，對妻子柳氏説："夫人常要選擇佳婿，我見的人多了，没有能比得上楊主簿的。"後來終於把女兒嫁給他爲妻。任職期滿，改任鄂岳、江西二鎮幕府從事，屢經升遷做到侍御史。

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

韓滉從江南入朝，總領將相和財賦的大權，很受皇上眷顧禮遇，權勢壓倒朝廷内外。楊於陵從江西幕府離任，因岳父權勢和寵信正盛，不想

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殁，貞元八年，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爲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户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户，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强，復知所畏。再遷户部侍郎。

進取，就在建昌擇地建屋，以讀書游山玩水爲樂。韓滉去世後，貞元八年，他纔入朝，任膳部員外郎，歷任考功、吏部等員外郎，署理吏部事務。當時宰相有近密的親戚調遷成功者，文書不符合程式，楊於陵對其進行了駁斥，深受輿論贊揚。升任右司郎中，又轉任吏部郎中，改任京兆少尹。出任絳州刺史。德宗早就聽説楊於陵的名聲，在他將要辭别赴絳州上任時，下詔將他留下，授任中書舍人。這時李實任京兆尹，倍受皇上恩遇寵信，楊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就是不依附，因而被李實誣陷，許孟容改任太常少卿，楊於陵改任秘書少監。貞元末年，李實等失敗，楊於陵升任華州刺史，充任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時間不長，再升任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他治理一方的政績聲譽傳開，被召入授任户部侍郎，再次任京兆尹。先前，禁軍中隱藏有編入户籍的平民，無法區别。自從楊於陵請歸還隱藏上報的人户開始，每户有五個丁男的，可使兩個丁男入軍，有四個丁男、三個丁男的，各按照規定辦理。從此京城中的豪强，又知道有所畏懼的了。又一次任户部侍郎。

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己，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垍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

元和初年，因爲在主持考試時録取了應試直言極諫科的牛僧孺等人，被宰相所憎恨，出任嶺南節度使。適逢監軍使許遂振凶暴貪婪放縱，干擾軍政，而楊於陵又奉公守法，許遂振無可奈何，於是上奏時用謠言惡語中傷他。憲宗看了許遂振的奏狀後既震驚又疑惑，多虧宰相裴垍替楊於陵申辯，憲宗纔省悟過來。五年，召入任吏部侍郎。許遂振最終自己獲罪。

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監察奸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别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顗、屯田員外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爲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内公事。考官秖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秖計員闕幾何，定其

楊於陵在吏部任職，前後共四年之久，監察狡猾之吏，對官員的遷調補任公平允當，當時人稱贊他。起初，吏部考試判詞，另外差遣考判官三人評定其好壞優劣，元和初年已廢除了這種做法。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因有病請求退休，於是又設置了考判官，使兵部員外郎韋顗、屯田員外郎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人任考判官。楊於陵從東都回朝，上奏説："吏部考試判詞，自然應當出於公心。以其他官職充當考判官，不熟悉吏部的業務。考判官祇評論判詞的好壞優劣，不

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顗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曆年深朽斷，吏緣爲奸，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曆，令本司郎官監換。

考慮是否缺員，而吏部却要計算缺員的多少，決定他們的留或放。設置考判官不方便。”宰相因爲已安排了韋顗等人，就下令説考判官衹考試應試人的科目，其餘正常的遷調授任，委托吏部自己考試。楊於陵又認爲甲子記載歲時的日曆年久朽斷，屬吏因而藉機爲奸，上奏更换庫房中大曆七年到貞元二十年的日曆，還提出要由本部門的郎官監督更换。

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干於陵，請爲己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户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

九年，妖人楊叔高從廣州來干謁楊於陵，請求做楊於陵的輔佐，楊於陵抓住并上奏後殺了他。改任兵部侍郎、署理度支事務。這時朝廷對淮西用兵，楊於陵讓所親近的人任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由於軍需的供給有缺額，發送公文給掌管財政的度支部門，楊於陵也没有因此而變更數額，所以其缺額依舊。高霞寓的軍隊一次次打敗仗，皇帝下詔書督促責備他，高霞寓便上奏説是由於度支的供給跟不上。憲宗發怒，十一年，貶楊於陵爲桂陽郡守，再酌情内調爲原王傅。後來又一次升任户部侍郎，主持吏部銓選事務。適值朝廷誅殺了李師道，分其轄地爲三鎮，而且朝廷還想有所制置，就使楊於陵兼御史大夫，充任淄、青十二州宣慰使，出使回朝後上奏符合旨意。

穆宗即位，遷户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

穆宗即位，楊於陵升任户部尚書。長慶初年，拜授太常卿，充任東都留守。他因年事已高，上表要求辭退官職。寶曆二年，被授任爲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不久以左僕射退休，穆宗還下詔叫有關部門發給他全額俸禄，他堅決辭讓不予接受。

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册贈司空，謚貞孝。

楊於陵有器量而且大方文雅，行爲舉止有常規。在朝廷三十多年，歷任内外官職，始終不失其正直本色。爲官忠於職守，也有好的品行志節，當時人都仰慕他的風範。大和四年十月逝世，終年七十八歲，册贈司空，謚號貞孝。

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

楊於陵有四個兒子：楊景復、楊嗣復、楊紹復、楊師復。

嗣復自有傳。

楊嗣復自己有傳。

景復位終同州刺史。

楊景復官位終於同州刺史。

紹復進士擢第，弘辭登科，位終

楊紹復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弘辭科，官

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

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嗣復子授、技、拭、撝，紹復子擢、拯、據、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位終於中書舍人。

楊師復官位終於大理卿。

大中以後，楊氏諸子考中進士科的有十人：他們是楊嗣復的兒子楊授、楊技、楊拭、楊撝，楊紹復的兒子楊擢、楊拯、楊據、楊揆，楊師復的兒子楊拙、楊振等。楊擢官位終於給事中。楊拯官位終於司封員外郎。楊據官位終於右補闕。楊揆官位終於左諫議大夫。楊拙官位終於左庶子。楊振官位終於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驤首矯翼，淩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訏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爲。糜軀將壇，没有餘裕。楊僕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行己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史臣曰：王氏家族有兩位英才，王播、王起官職貴爲將相，并且善始善終。而王炎薄福短命，美事全集在王鐸身上了，他能够昂首振翼，順應時勢一直往前，掌管兵權參與政治，用力支撑衰敗的國家。上天爲什麽懲罰好人，使他遭遇搶劫而身亡，太悲慘了！李趙公出入於宫禁中的翰林院，謀劃於宰相理事的官署，上好言進忠告，不爲自身着想。最後身死在節帥任上，家中竟没有多餘的財物。楊僕射迴避岳父的權勢不入朝做官，遭驕傲而恃恩弄權的京兆尹誣諂，一直能堅持正直之道，結果是平安地壽終止寢，行己始終如一，人們認爲難得，太完美了！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贊曰：王氏爲儒者的宗師，一門出了三個宰相。李趙公雖受排斥，但言辭依然正直。干將劍即使折斷，但不能改變它的剛硬。楊君的品行像《韶》、《夏》贊揚的那樣盛美。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五

韋夏卿　王正雅（族孫）凝
柳公綽（子）仲郢（孫）璧 玭（弟）公權（伯父）子華（子華子）公度
崔玄亮　温造（子）璋　郭承嘏　殷侑（孫）盈孫　徐晦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親韋迢，曾任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

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爲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群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爲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爲軍人立爲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爲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

韋夏卿刻苦好學，大曆年間和弟弟韋正卿一起應考由皇帝主持考試的制舉科，同時參加對答而他被録入高等，被授任爲高陵主簿。多次升遷任刑部員外郎。當時旱蝗之災持續已久，皇帝下詔讓在郎官中選擇京畿地區的縣令，於是改任奉天縣縣令。因考核成績居第一，轉任長安令。後改任吏部員外郎，轉任吏部郎中，拜授給事中。出任常州刺史。韋夏卿精通儒學，所到之處招引并禮遇通曉經學之人。當時處士竇群寄居在常州境内，韋夏卿將竇群所撰著的史學論文，推薦給了朝廷，於是竇群成了他的門人。韋夏卿又改任蘇州刺史。貞元末年，徐州張建封去世，朝廷起初叫韋夏卿任徐州行軍司馬，不久改任徐泗濠節度使。韋夏卿還未到任，張建封的兒子張愔就被軍人擁立爲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權，朝廷便順勢授任張愔爲節帥，進而召韋夏卿入朝任吏部侍郎，轉任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後升任太子少保。韋夏卿逝世時六十四歲，追贈左僕射。

夏卿有風韵，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撫孤侄，恩逾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

韋夏卿有風度，善於談笑，就是和人相處一整年，喜怒之色從不表現在臉上。他撫育孤侄，恩情超過自己的兒子，這點很早就被當時人稱

佐，皆一時名士。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彦，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贊。凡他所交游的朋友和徵用的賓客僚屬，都是一時的名士。韋夏卿爲政致力於通達適宜，不喜歡頻繁變更。當初他在東都時，傾心於徵召士人，頗得有才有德之人，那些人以後大多官至卿相，世人評論他能識别人的好壞。

王正雅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人，東都留守翃之子。伯父翃，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謚曰忠惠。

王正雅，字光謙，他的祖先爲太原人，是東都留守王翃的兒子。伯父王翃，代宗朝任御史大夫，以誠實耿直有名於當代，死後謚號忠惠。

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爲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强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户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爲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

王正雅年輕的時候，以孝敬父母行事謹慎聞名。元和初年，應試進士科，被録入甲等行列，禮部侍郎崔邠很賞識他，所以後來他多次在節帥幕府任職。元和十一年，拜授監察御史，三次升遷任萬年縣縣令。當穆宗在位的時候，京城一帶被認爲是很難治理的地方，王正雅抑制豪强而扶持貧弱，很有政績聲譽。恰巧柳公綽任京兆尹，在皇上面前褒揚稱贊王正雅，穆宗下令讓他穿着紅色的官服并佩戴銀質魚符，前往萬年縣宣布命令進行賞賜。後升任户部郎中，不久加授掌管御史臺雜事一職，二次升遷任太常少卿，出任汝州刺史，充任汝州防禦使。有宦官在汝州充任監軍，依仗權勢干擾政事，王正雅不能忍受，於是藉口有病而請求免去官職。

入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内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琯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别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

王正雅後被召入朝授任大理卿。適逢宋申錫事件發生，争訟由宫内傳出，但始終找不到定罪的證據。這時王守澄的權威，鄭注的寵勢，即使是宰相和其他重臣，也都没有敢評説這件事的。祇有王正雅和京兆尹崔琯上疏，請求指出造成這場事端的人，以便交付外朝考查驗證這件事，再分别陳述案情而上報。從此發自宫中的訟案漸漸減少下來，宋申錫也衹受到貶官的處罰，朝中朝外之人因此都推重王正雅。大和五年十一月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正雅從弟重，翃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衆仲子凝。

王正雅的堂弟王重，是王翃的兒子，官位終於河東令。王重的兒子王衆仲，王衆仲考中進士科，歷任衡州刺史。王衆仲的兒子叫王凝。

王凝

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

王凝，字致平，小時喪親，王凝是宰相鄭肅

甥，少依舅氏。年十五，兩經擢第。嘗著《京城六崗銘》，爲文士所稱。再登進士甲科。崔瑑領鹽鐵，辟爲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龜從奏爲鄠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换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爲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逾年，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托不行，爲其所怒，出爲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爲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

的外甥，所以自小跟隨舅舅鄭肅生活。十五歲那年，考中兩經科。曾寫有《京城六崗銘》，被文人所稱頌。又考中進士甲科。崔瑑主管鹽鐵事務，徵用他爲巡官。王凝還曾在梓潼、宣歙等藩鎮幕府任職。宰相崔龜從上奏舉薦他任鄠縣尉、集賢校理，升任監察御史，轉任殿中侍御史。宰相崔鉉出京鎮守揚州，上奏舉薦他爲節度副使。召入任起居郎，歷任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郎，升任司封郎中、長安令。御史中丞鄭處誨上奏舉薦他掌管御史臺雜事，改任考功郎中，遷任中書舍人。王凝與當時掌權者不和，因而被外任爲同州刺史，賜金紫。晚年，他上表稱病而居住在華州敷水別墅。過了一年，徵入朝授任禮部侍郎。王凝性情剛强正直，主持科舉考試和録取人才時，提拔那些貧窮而有才之士，對權貴豪强的請托從不允諾，因而被他們所憎恨，出任商州刺史。第二年，被授任爲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召入朝授任兵部侍郎，主管鹽鐵轉運使事務。後來還是因爲不奉迎權貴近臣，而被改任爲秘書監。出任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王凝於咸通時曾兩次在宣城節帥幕府任職，對百姓所喜愛的和所憎恨的非常瞭解，所以在任時清除積弊，使得人民生活富足康樂。

逾歲，黄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援之。儔犯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别將烏顥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鋭意請行，凝即閲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凶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退去，時乾符五年

過了一年，黄巢從嶺表出發向北回歸，大肆掠奪淮南，圍攻和州。王凝命令牙將樊儔率兵占據采石以增援和州。樊儔違犯軍令，王凝當即將其斬首示衆，并命令别將烏顥代替樊儔前去增援，終於解除了歷陽之圍。叛賊憤怒不已，帶領衆兵攻打宣城。大將王涓請求出兵迎戰，王凝説："叛賊忿怒而來，我們應以穩重固守來對待他們。他們衆多而我們寡少，萬一不能獲勝，那麽州城就危險了！"王涓一門心思地請求行動，王凝就檢閲并挑選丁壯，使他們分别把守要害之地，還在城上設防戒備，王涓果然戰死。賊軍乘勝追來，而守兵早有防備了。賊軍製作雲梯衝車一類攻城器械，緊急攻打幾個月之久，抵抗與防守之力竭盡，官吏百姓請求説："賊軍的凶勢不可阻擋，希望尚書您同他們講和使他們慢慢退

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郡，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 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温，丹州刺史。

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尚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别，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

元和初，憲宗頗出游畋，鋭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太醫箴》一篇，其辭曰：

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净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

去，否則真擔心尚書您的家族會被他們覆滅。”王凝説：“人人都有家有族，怎能惟獨保全我的家族呢？我誓死也要與此城共存亡！”隨後賊軍退却離去，時間是乾符五年。這年夏天，王凝病得非常厲害，有顆大星正好墜落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八月他死在了宣州城，終年五十八歲。王凝没有兒子，便把弟弟的兒子王鑣作爲繼嗣。王鑣的哥哥王鉅，官位終於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 華原人。祖父柳正禮，做過邠州士曹參軍。父親柳子温，做過丹州刺史。

柳公綽幼時聰慧靈敏。十八歲時，應試由皇帝主持考試的制舉科，考中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時間是貞元元年。貞元四年，他再次應試由皇帝主持考試的制舉科，又考中賢良方正科，這年他二十一歲。皇帝發出制詔，授任他渭南尉。

柳公綽生性謹慎穩重，一舉一動遵循禮法。遇上饑荒年月，他家的糧食雖然還充裕，但他每頓飯仍不超過一碗，直到豐收之年這纔恢復如初。柳公綽家很貧窮，但有書千卷，他從不讀非聖人之書，賦詩作文不崇尚浮華。慈隰觀察使姚齊梧上奏舉薦他任判官，被授任爲殿中侍御史。同年冬，又被舉薦授任開州刺史。召入朝授任侍御史，經二次升遷任吏部員外郎。武元衡被免去宰相而出京鎮守西蜀，他和裴度一同任武元衡幕府判官，而且關係特别要好。柳公綽比裴度先入朝任吏部郎中，裴度賦詩爲他餞行，其中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的詩句。

元和初年，憲宗很愛出游打獵，而且極爲迫切地要堅决用兵，柳公綽打算藉助事物來婉言勸諫，五年十一月，他進獻了一篇《太醫箴》給憲宗，其辭爲：

天氣分爲寒和暑，對每個人都一樣而没有偏愛。品類既然一樣，那崇尚高大亦是相同的。惟有謹慎對待愛好，纔能保養其身。清潔乾净没有斑點，光輝纔能如同新的。寒暑充滿於天地之間，能從外面滋潤人的肌

清潔爲堤，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絶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静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膚；愛好溢流於耳目之前，能從裏面引誘人的心智。清潔是座堤防，奔流也會使它潰敗，而氣隨處可到，不在乎縫隙的大小。聖明者的資質，那是清明超出世俗，心底公正而没有邪念，志向高大而清心寡欲。説天空高闊，霧氣濃厚會使它昏暗。説大地深厚，洪水泛濫會使它毁壞。聖德超脱而勤勉，那天下人就有了依賴。飲食是爲了有助於身體，過度而會使人生病；穿衣是爲了有助於美觀，奢侈而會使人怠慢。惟有過度和奢侈，人心一定能隨從它，氣與心是相通的，疾病也就等候着這一時機。聖心若不迷惑，什麼能使其改變呢？打獵出游肆意玩樂，心放浪而志游蕩，馳騁則疲勞形體，咤叱則損傷元氣。天下的重任，就會因追逐禽獸而受連累。不休養自身的外形，這是前賢所忌諱的。聖心不這樣，誰敢犯顔直説呢？人乘氣而生長，嗜好與欲望也跟着萌發，氣離散人就有病患，氣凝聚人就會健壯。巧技必喪失其真實，機智必誘引其情思，去掉那些煩惱憂慮，關鍵在於誠實開明。最高明的醫生，治病於未發病之時，這是因爲憂患居於思慮之後，防備處於事情之先。心静而樂行，體和而道全，然後能够施德萬物，以享受長壽。聖人在上治理，應各有所處纔是。各種政務由官處理，各種才藝有所任用。臣掌管太醫事務，冒昧告訴皇上您這些話。

憲宗深嘉之。翌日，降中使奬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逾月，拜御史中丞。

憲宗特别贊賞柳公綽這篇文章。第二天，派宦官嘉奬并慰勞他説："你所進獻的文章説：'氣隨處可到，不在乎縫隙的大小。'對朕的擔憂是何等深切啊。"一個月後，拜授他爲御史中丞。

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柳公綽向來和裴垍關係深厚，李吉甫被外任爲淮南節度使後，他非常怨恨裴垍。六年，李吉甫又入朝任宰相，便使柳公綽出任潭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充任湖南觀察使。湖南一帶地勢低下潮濕，柳公綽因母親在京城久了，不適宜迎去侍奉，就寫信給宰相，請求在洛陽分司任職，以便奉養母親，但長時間没有得到回音。八年，改任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這纔將母親迎接到了

江夏。

九年，吴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溳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 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 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廪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九年，吴元濟占據蔡州叛亂，官軍討伐，皇帝下詔讓柳公綽派鄂岳五千士卒隸屬於安州刺史李聽，由李聽率領着趕赴行營。柳公綽說："朝廷認爲我是儒生不懂得打仗吧?"於是當日上奏，請求親自出征，皇帝批准了他的請求。柳公綽自鄂渡過溳江，直接抵達安州，李聽以觀察使的禮儀侍奉他。柳公綽對李聽說："你所以身穿軍裝而手拿弓箭，難道不是爲了戰事嗎? 如果脱掉身上的軍裝放下手中的兵器，穿上做官的禮服，你我不過是兩個州的刺史罷了，怎麼會有統管的關係呢? 因爲你是名家之子并且通曉兵法，如果我不值得指揮，自當直奔京城而回朝另任别的官職。不然的話，我將簽署職名，使用兵法軍令處置了。"李聽說："遵從您的命令。"於是署任李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并將三個授官的文書交給了李聽。同時還挑選了六千士卒隸屬於李聽，并且告誡各位部下將校說："行營中的事情，全部由都將一人决定。"李聽既感激他的恩德又畏懼他的威嚴，如同出於他的部下一般。柳公綽掌握時機控制變化，很受當時人稱贊。鄂軍去了行營以後，柳公綽隨時命令左右的人探望問候他們的家屬，若遇上患疾病、生育、喪葬一類事情，一定會送去豐厚的錢糧。那些士卒的妻子有打扮妖艷而不安分的，就將其扔到江裏。在行營的士卒都感激地說："柳中丞爲我們料理家事，我們拿什麼來報效他呢?"因而鄂人每次出戰都能獲勝。

十一年，入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十一年，柳公綽被召入朝授任給事中。李師道歸順朝廷，朝廷派遣柳公綽前往鄆州宣布命令。出使返回，拜授京兆尹，後因爲母親守喪而被免去官職。十四年，喪期未滿而起用爲刑部侍郎，掌管鹽鐵轉運使。轉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仍舊掌管鹽鐵轉運使事。長慶元年，免去鹽鐵轉運使一職，再次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并，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

當時河朔再次叛亂，朝廷興兵攻打河朔，補任行營諸將時，常常是朝令夕改，驛道上的快馬使者一路不斷。柳公綽上奏說："自從對幽、鎮用兵以來，奉命出使的人繁多，而驛站傳遞乏

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緑者不下十四、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絶。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

人，鞍馬也缺得很多。又因奉敕使者的行李人數，全都没有限制。其中穿紅色紫色衣服的需馬二十、三十匹，穿黄色緑色衣服的也不下十匹、五匹。驛站官吏不敢驗看他們的券牒，隨使者口説來供給。驛馬用完後，就奪路上行人的鞍馬充數。士大夫和平民，因受驚擾而怨嘆，遠近喧鬧沸騰，來往行人幾乎斷絶。希望聖上以慈悲爲懷，姑且爲此規定個限額。”於是皇帝下詔讓中書省分條規定人數。從此下吏不再上告説辛勞了。而柳公綽因言語切直爲宦官所憎惡，不久轉任吏部侍郎。

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僚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

二年九月，柳公綽升任御史大夫。韓弘有病，從河中入朝。朝廷讓韓弘任司徒、中書令，皇帝下詔叫百官前去問候韓弘的疾病，但韓弘祇打發兒子向來人表達謝意，説自己不能親自接見。柳公綽對韓弘的兒子説：“聖上因令父官位尊貴，下令讓百官探望問候，這是特殊之禮。令父應如同拜謝君主的賞賜一樣，勉强支撑病體并以禮相見。怎麽能卧床不起祇叫兒子出來傳話呢?”韓弘聽了這話有些恐懼，就讓人攙扶着出來接見來者，人們也都爲之震驚。

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才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煉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縣

三年，柳公綽改任尚書左丞，又被授任爲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巡視轄境到鄧縣，鄧縣有兩個屬吏犯法，一個是貪贓受賄，一個是舞文弄法。縣令認爲柳公綽奉公守法，一定會殺掉貪贓受賄之吏。結案定罪，柳公綽的判文説：“貪贓受賄之吏犯法，但法令還在；奸猾之吏毁壞法令，法令就完了。處死舞文弄法之吏。”柳公綽的馬傷害了養馬人，他下令殺掉那馬。賓客進言説：“可惜了良馬，怪養馬人自己防備不周。”柳公綽説：“哪有良馬傷害人的呢?”當即下令殺掉。牛僧孺被免去宰相一職出京鎮守江夏，柳公綽身着軍裝手持兵器，在驛站迎候牛僧孺。軍中的屬吏自認爲山南東道軍鎮地位高於鄂地軍鎮，而柳公綽對牛僧孺的禮節太重了。柳公綽却説：“牛奇章纔離開宰相職位，方鎮節帥尊重宰相，就是尊重朝廷。”到底還是身着軍裝手持兵器前去拜見。有位道士進獻丹藥，試驗後確有效果，他問道士丹藥是從

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

哪裏得到的，道士回答說："這丹藥是在薊門煉的。"當時朱克融正在薊門叛亂，柳公綽立即對道士說："可惜，好藥出自逆賊的境内，雖有效果又有什麽益處！"於是將那丹藥扔入江水之中，而且還趕走了道士。鄧縣人鄭懷政有瘋狂病，妄稱天子，柳公綽捉住後殺了他。

敬宗即位，加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爲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鬥，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敬宗即位，柳公綽被加授爲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召入任刑部尚書。二年，授任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在他所統轄的境内有神策軍諸鎮，他們駐守着重要地點，承襲先例不受節度使節制調度，於是造成北虜深入。柳公綽上疏議論這事，皇帝因而下詔讓神策軍諸鎮全部接受邠寧節度使節制調度。三年，召入朝授任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公婆鞭打兒媳致死一案，京兆府的判决是公婆償命。柳公綽議論説："尊者毆打卑者不是相互鬥毆，况且這位公婆的兒子還在，因爲妻子而殺掉他的母親，這可不符合教化之道。"結果减免了公婆的死罪。

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禄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托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大和四年，柳公綽再次任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這一年，北虜派遣梅禄將軍李暢帶着一萬匹馬來貿易，假托説是入貢。李暢一行人所經過的州府，刺史節帥對他們既有禮分，而又嚴整軍隊防備。他們停住驛館當地就派兵在外戒備，害怕他們侵襲掠奪。依照太原先例，是派士卒前去迎接。李暢到了邊界上，柳公綽便派牙將祖孝恭單人騎馬前去慰勞問候，并以和好之意接待他們。李暢被柳公綽的正義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因而慢慢地在正路上行進，從不胡亂奔馳游獵。等他們到了州府，柳公綽打開牙門，命令翻譯官引他們進來謁見，還用常禮宴請他們。等李暢賣完馬而返回時，一路上也没敢侵犯。陘北有個沙陀部落，所有九姓、六州都因畏懼而躲避它。柳公綽到方鎮後，將沙陀酋長朱耶執宜召來，使其直接抵達雲、朔塞下，整治廢棄的營寨十一所，又招募三千士兵交付他，使留駐在邊界上，用來防禦匈奴。沙陀中有妻子母親來太原的，他就讓梁國夫人設酒食宴請問候她們。沙陀人因此而感激，很能爲他效力。

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

大和六年，因病請求朝廷派人替代。三月，

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遣甚於己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

授任兵部尚書，召回京城。四月逝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成。柳公綽天性仁慈孝順，當初爲生母崔夫人守喪，三年不曾洗過澡。事奉繼母薛氏三十年，連姻戚也都不知道柳公綽不是薛氏的親生兒子。柳公綽的表兄薛宫早年去世，留下一個孤女，婚配給了張毅夫，他資助贈送的錢財遠遠超過給自己兒女的數目。柳公綽性情耿直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很是深厚。他先後六次開設幕府，得到的人才尤其衆多。錢徽掌管貢舉的那一年，鄭朗再次落榜，當時柳公綽將前往襄陽，首先徵用了鄭朗，後來鄭朗終於成爲著名宰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也都做到公卿一類高官。柳公綽任吏部侍郎時，和擔任左丞的舅舅崔從同處尚書省中，人們非常羨慕他。

子仲郢，弟公權、公諒。

柳公綽的兒子柳仲郢，弟弟柳公權、柳公諒。

柳仲郢

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江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爲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柏，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决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决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决，望别降敕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决，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

柳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守江夏，徵用他爲從事。柳仲郢有父親遺風，行爲舉止遵循禮法，牛僧孺感嘆地説："不是長期形成的禮教習慣，怎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召入朝授任監察御史。五年，升任侍御史。富平縣有個叫李秀才的人，他的姓名登記在禁軍中，誣陷同鄉人砍伐了他父親墳墓上的柏樹，便將那人用箭射死，執法部門判决李秀才是專斷殺人罪。文宗因宦官庇護李秀才，衹以杖刑流放論處。右補闕蔣係上疏議論此事，文宗没有省悟。柳仲郢堅持上奏説："聖王立法，有殺人償命的律令；聖明在上，任官者没有敢毁壞法條律令的。如今李秀才觸犯了殺人的法條，愚臣居監察判决之任，不處死此人，是破壞法令。愚臣的官位雖極其低微，但怎敢曠廢職責呢？對李秀才的這個判决我不能執行，希望重新下敕處分。"於是皇帝下詔讓御史蕭傑監督執行，而蕭傑也堅持上奏説不可以。於是皇帝下詔叫京兆府執行判决，不需用監督，然而朝廷上下贊揚柳仲郢能秉公執法。

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

會昌年間，三次升遷任吏部郎中，李德裕很

頗知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外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耶？"倖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爲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吴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爲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爲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爲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爲僧人取之爲像設鐘磬。紇干㬊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爲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爲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銓事。

器重他。武宗頒詔削減冗官，吏部奉命分條陳列情况，準備下發公文給天下府州要求上報正額以外的官員數目，柳仲郢説："各州每年冬季都要申報缺額，何必煩勞再下發公文呢？"權貴之門頓時給塞住了。柳仲郢按規定整理了十天，减省掉一千二百員冗官，當時議論認爲滿意。升任諫議大夫。五年，淮南上奏吴湘訟案，御史崔元藻因復審此案而獲罪，柳仲郢上疏爲他申訴，人們都爲他擔驚受怕。李德裕知道他公正無私，便更加器重他了。武宗修建望仙臺，柳仲郢多次上疏直言勸諫，皇帝召見并曉諭他説："姑且是利用舊址增修，但也愧對你的一片忠心。"李德裕上奏舉薦他任京兆尹，入朝謝恩那天，他對李德裕説："下官没想到太尉您這樣開恩奬拔，我希望能回報您的厚德，但也不敢不入牛奇章的門館。"李德裕也没因此對他産生惡感。當時朝廷下令廢除佛教，用佛家的銅像來鑄造錢幣。柳仲郢這時任京畿鑄錢使，鑄錢工匠要在模具上加"新"字，柳仲郢制止這樣做，惟獨淮南鑄的錢上加有"新"字，那些錢最終還是被僧人拿去造像設鐘磬了。紇干㬊控訴外甥劉詡毆打母親，而劉詡是禁軍小校，柳仲郢不等所上的奏章批覆下來，便用杖打死了劉詡。因而被北軍宦官誣陷，改任右散騎常侍，暫時掌管吏部尚書銓選事務。

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爲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内大理，甚奬之，俄而墀入輔政，遷爲河南尹。莅事逾月，召拜户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

宣宗即位，李德裕被免去宰相，柳仲郢出任鄭州刺史。周墀從江西遷到滑臺任節帥，周墀經過鄭州時，看到鄭州境内治理得非常好，就特别誇奬柳仲郢，不久周墀入朝任宰相，柳仲郢也升任河南尹。他到任一個月後，又被召入朝廷拜授户部侍郎。在此任時間不長，周墀被免去宰相之職。同僚中有人懷疑柳仲郢和周墀友好，所以又降職爲秘書監。數月以後，再次出任河南尹。柳仲郢的施政方針是寬厚恩惠，議論的人認爲這與他任京兆尹時的施政方針大不一樣。柳仲郢説："京城之下，應以制服爲先；治理郡邑，而要以施惠休養爲本。爲什麽要一模一樣呢？"

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决

大中年間，柳仲郢轉任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有個孔目吏邊章簡，用錢財結交皇帝寵信的人，前後節帥對他都没辦法。柳仲郢因事處

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户。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乂以輕罪决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誡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乂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决贓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逾年，爲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盗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

决了他，所轄境内秩序良好，不待推行嚴法就自己太平了。在方鎮五年，政績美名流傳，召入授任吏部侍郎。入朝還未謝恩，又改爲兵部侍郎，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免去諸道鹽鐵轉運使，任刑部尚書。咸通初年，轉任兵部尚書，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封贈河東男、享有食邑三百户。不久出任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乂因輕罪而責打境内百姓，數日後此人死了，其妻提出訴訟，還牽連到其他胥吏，被拘押的人犯填滿了監獄。柳仲郢把死者之妻召來并對她説："刺史判輕罪意在警戒人們，但本來不是死刑，雖未超出刑律規定的保辜之限，但事實上是病死的。"柳仲郢罰没盧方乂一百錢後，將拘押的人全部釋放，本州人也很感激他。後因對貪贓胥吏量罪過當，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過了一年，任虢州刺史。數月以後，任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有盜賊挖掘他祖先的墳墓，於是棄官返回華原。朝廷授他華州刺史，他没有接受。數月以後，以本官任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朝廷派人到華原别墅授予他符節斧鉞，後死在方鎮任上。

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當初，柳仲郢自從拜授諫議大夫以後，每次升官前，都有群烏聚集在昇平里宅第，庭院的樹上和戟架上到處都是，五天後自動散去。待皇帝任命他的制詔發下來，群烏也就不再聚集了，家人認爲這是群烏在等候消息，惟獨授任天平節度使前，群烏没來。

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禄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禄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悦。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吴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絶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嘆，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内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厩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

柳仲郢嚴守禮法，崇尚義氣。他常常感激李德裕的知遇之恩，大中朝，李氏一族没有拿俸禄做官的人，柳仲郢在主持鹽鐵轉運使事務時，徵用李德裕兄長之子李從質任推官，主持蘇州院事，使他用俸禄贍養李氏一家。當時令狐綯任宰相，對這事很不滿意。柳仲郢給令狐綯寫信説明，内容大概是："任安雖然没有去，却又常常覺得愧對於從前的人；吴詠雖然自殺，但又留下什麽給活着的人了？李太尉受處罰的時間已久，他的家中已經没有財産，連祭祀要用的財物都没了，確實使人非常悲傷。"令狐綯深爲感嘆，不久授給了李從質正員官。柳仲郢以禮法要求自

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晋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

己，在自己家裏的舉動也没有不合禮儀的，即使在内室也是衣帽整齊非常地端莊。他前後三次任節帥，但馬棚中没有名馬，衣服也不曾薰香。一旦公事空閑他就看書學習，從不分白天還是黑夜。《九經》、《三史》抄過一遍，魏、晋以來南北朝史抄過兩遍，又有親自分門别類抄録的三十卷書，取名叫《柳氏自備》。柳仲郢還精通佛教經典，《瑜伽》、《智度大論》都抄過兩遍，其他佛教書籍，也大多親筆記下要義。而且全都是用小楷抄寫得認真工整，没有一個字是隨便寫成的。他撰著的《尚書二十四司箴》，深受韓愈、柳宗元的贊賞。柳仲郢有文集二十卷。

子珪、璧、玭。

柳仲郢的兒子柳珪、柳璧、柳玭。

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柳珪，字鎮方，大中五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到節帥幕府任職，早早就去世。

柳璧

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柳璧，大中九年考中進士科，文風格調高雅。曾作有《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對其極爲贊賞。馬植鎮守陳許，徵用他爲掌書記，後又隨馬植到汴州。李瓚鎮守桂管，上奏舉薦他任觀察判官。李瓚處理軍政不妥，柳璧直言勸諫而未被采納，於是便拂衣而去。桂府不久叛亂，朝廷召柳璧入朝任右補闕。僖宗出京到了蜀地，召他充任翰林學士，多次升遷任諫議大夫，依舊充任翰林學士。

柳玭

玭應兩經舉，釋褐秘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爲度支推官。逾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爲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爲副使。入爲刑部員外。湜爲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玭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嘆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黄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玭脱禍。召爲起居郎。賊陷長安，爲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

柳玭考中兩經科，出仕任秘書正字。後來他又考中書判拔萃科，高湜徵用他爲度支推官。過了一年，拜授右補闕。高湜出京鎮守澤潞，上奏舉薦他任節度副使。召入朝授任殿中侍御史。李蔚鎮守襄陽，徵用他爲掌書記。高湜再次鎮守澤潞，柳玭也再次出任節度副使。召入朝授任刑部員外郎。高湜被亂將驅逐後，被貶任高要尉，柳玭再三上疏爲他申辯。高湜看見他上的奏章後嘆息説："即使我自己上書辯解分析，也達不到這樣的地步。"不久出任廣州節度副使。第二年，黄巢攻占廣州，廣州人鄧承勳用小船載運柳玭脱離危險。召入朝授任起居郎。賊軍攻占長安，他被刀劍砍傷，出逃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他後

來歷任諫議大夫和給事中，官做到御史大夫。

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

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氣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吝與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廪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并。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强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

柳玭曾寫信告誡他的子弟們說：

門第地位高貴，是可畏的而不是可依仗的。所謂可畏者，是指立身行己，有一事違犯了祖先的訓誡，那麼罪責會比其他人大。即使活着可以苟且偷取名譽地位，但死後拿什麼去見祖先於地下呢？所謂不可依仗者，是指門第高貴就會自我驕傲，家族興盛就會使人嫉妒。確實有才能善行，但人們未必相信，一旦有細小缺點微小牽累，那十個手指都争着指斥了。所以承襲世家的人，自己修養不能不勤懇，進行學習不能不堅實。人生在世，自己没有才能而希望他人任用，自己没有善行而希望他人愛戴，本是缺少任用愛戴的根據，却説“我生不逢時，而時世也不急於求賢”。這就好比農夫鹵莽而下種，却埋怨天澤不潤，雖想着要有飯吃，怎能做得到呢！我自幼就聽過祖先的訓誡，并且時常講論家法。立身要以孝悌爲基礎，以恭順沉默爲根本，以謹慎小心爲前提，以勤勞節儉爲原則，并視交結爲細小之事，任氣爲凶惡之人。要富强家族就得用容忍和順，要保持交往就得簡明恭敬。各種品行具備，仍懷疑自己做得不周到；已是三思而行，還擔心言論或有過失。雖想廣記但要像不能達到，雖想求名但要像無意得來。除去吝嗇和驕傲，或許還能減免災禍。任官先要自己廉潔并勤理政事，而後纔可以談論守法，守法而後纔可以談論教養百姓。剛直不接近災禍，清廉不邀取名譽。俸禄雖然微薄，但不可輕視百姓的膏脂血汗；榎和楚一類刑具雖然能用，但不可放縱自己的私心任意使用。憂患和福佑不會同在，廉潔和富貴不會并存。近來見有門第地位之家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公正爲官，耿直獨立，不畏强暴；到子孫却衰落了，惟獨喜好冒犯君上，再無别的才能。他們的祖先謙遜恭順處世，温柔順和保身，因此而遠離罪過；到子孫却衰落了，衹有愚昧劣弱，不知道該遵循什麼。這種很細微的

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悦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麯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兹五不是，甚於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炯戒，方册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采。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

事，不是賢明之人就不能達到。凡是敗壞名聲損害自己，羞辱祖先毁滅家族者，其中最大的失誤有五點，應牢牢記住。其一，自己追求安逸，不願淡泊，苟且有利自己，不顧惜别人的議論。其二，不懂得儒學，不喜歡古人之道，不明前世經訓却不以爲耻，談論當世却開懷歡笑，自己既然無知，又恨别人有學問。其三，對超過自己的就厭惡，討好自己的就喜歡，惟獨樂意游戲玩笑，不思考古人之道，聽説别人有優點就嫉妒，聽説别人有缺點就宣揚，漸漸地偏邪不正，慢慢地銷蝕德義，顯貴衹是表面存在，實際上與奴僕没有區别。其四，崇尚浪蕩喜愛遨游，特别嗜好飲酒，以飲酒爲高雅，以勤於政事爲俗氣，習慣這一套了那就容易荒廢，即使覺悟了也很難悔改。其五，急於追求名位宦達，主動去親暱權貴，一資半級，或許是得到了，但衆人憤怒猜疑，那就少有存下的。這五種毛病，比癰瘡還要嚴重。癰瘡能用石針可以刺治救好，而有了這五種毛病就是巫師醫生也毫無辦法。前世賢人的諄諄告誡，典籍上有記載，近代翻車的，也不斷能聽到和看到。中智的人以下，修飾自己努力學習的，却急於進取而患得患失，一心想着施展他的才能；慎審自身知道進退的，却學業荒廢而文辭雜亂，結果没有一樣可以藉取。惟有上智的人能提高他的謀慮，廣博他的見聞，堅持他的學習，精通他的事業，任用他就出仕，排擠他就隱居。假若自己的做法與這些人不同，哪能算是君子呢？

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誡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當初柳公綽治家很嚴，子孫也能禀承誡訓，人們一談論起家法，都異口同聲地稱頌柳氏。

柳公權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

柳公權，字誠懸。幼年愛好學習，十二歲就能寫作辭賦。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守夏州，徵用他爲掌書記。穆宗即位，柳公權入朝上奏事情，皇帝召見時，對柳公權説："我在佛寺看到你的筆迹，已經想念很久了。"當日授任他右拾遺，充任翰林侍書

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耻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

學士，升任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不務政事，曾經問柳公權怎樣用筆纔能寫好字，柳公權回答說：“用筆的根本在於用心，心正而後筆正。”皇上臉色一變，知道他這是在用筆法的道理來進行勸諫。柳公權經歷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都在宮中任翰林侍書學士。柳公綽在太原時，寫信給宰相李宗閔說：“家弟在辭藝上費盡心思，先朝任用他爲侍書學士，很像是專職祈禱的工祝之官，內心確實以此爲耻，懇請給他改換一個閑散官職。”於是升任右司郎中，屢經更改任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

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賞久之。

文宗思念他，再次召入朝授任侍書學士，升任諫議大夫。不久改任中書舍人，充任翰林書詔學士。文宗每次在浴堂召見柳公權回答時，接續的蠟燭已露出殘餘部分，但話還没說完，因不想更換蠟燭，宮人便把燭淚揉進紙裏繼續點燃。跟隨皇帝來到未央宮苑中，皇帝停下輦車對柳公權說：“我有一件喜事，頒賜給邊防士卒的衣服，長期以來不及時，但今年纔二月份而賜給的春衣已經發過了。”柳公權上前恭喜祝賀，皇上說：“衹口頭恭賀不行，你可以寫詩來恭賀我。”宮人催促他隨口賦詩進上，柳公權應聲說：“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皇上大喜，對此事贊揚了好久。

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咏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

皇帝在便殿對答六學士時，說到漢文帝恭謹儉約，舉起衣袖說：“這件衣服都洗滌過三次了。”學士都稱贊皇帝的節儉美德，惟獨柳公權没說話，皇帝留住他詢問原因，他回答說：“人主應當進用賢良，貶退不賢之人，采納諫諍，嚴明賞罰。穿洗滌過的衣服，這是小節。”當時周墀一同答對，也在爲他擔心害怕，但柳公權語氣始終不變。皇帝對他說：“以前衹覺得中書舍人不適合諫議之職，没想到你論事亦有諍臣的風采，回頭就授你諫議大夫之職。”第二天皇帝降下制詔，讓柳公權以諫議大夫掌管制誥的起草，仍舊爲翰林學士。

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

開成三年，柳公權轉任工部侍郎，仍充任翰林學士。曾經入朝答對，皇上問他：“近日外面在議論些什麽？”柳公權回答說：“自從郭旼被授

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勛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旼進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

任邠寧節度使以來，輿論頗有褒貶之辭。”皇帝説：“郭旼是尚父郭子儀的侄子，太皇太后的叔父，爲官時没有過失，由金吾大將授任邠寧小鎮的節帥，還有什麽事情可議論的呢？”柳公權説：“憑郭旼的功德，授任節帥是應當的。但人們的議論，是説郭旼進獻二女入宫，纔得到這一官職，這是事實嗎？”皇帝説：“那二女入宫是參拜太后，不是進獻的。”柳公權説：“這種瓜田李下的嫌疑，怎能使人人都知曉呢？”因而援引王珪勸諫太宗放出廬江王妃的先例來説明，皇帝立即命令南内使張日華把二女送回郭旼家。柳公權忠言匡正補益，都類似這等情况。

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内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

後來柳公權屢經遷任爲學士承旨。武宗即位，免去他的學士承旨，授任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用他爲集賢學士、并主持院事。李德裕一貫對待柳公權很深厚，等到柳公權被崔珙上奏引薦，他極不高興，於是柳公權被降職爲太子詹事，改任太子賓客。多次升遷任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又任左常侍、國子祭酒。歷任工部尚書。咸通初年，改任太子少傅，换任太子少師，前後居三品、二品官班達三十年之久。咸通六年柳公權去世，追贈太子太師，終年八十八歲。

公權初學王書，遍閲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柳公權最初學習王羲之書法，而且還遍閲了近代人的筆法，因此結構和氣勢挺拔秀麗，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碣上所刻的志傳文字，若不是柳公權親手書寫的，人們會認爲是晚輩不孝。外夷之人入貢時，都另外帶些專用錢財，説這是用來購買柳公權書法作品的。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同時具備鍾繇、王羲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和陸氏的書體，因此尤其得意。文宗夏天和翰林學士們以詩酬答。文宗説：“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接續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當時丁、袁等五位翰林學士都相繼跟着賦詩接續，皇帝惟獨背誦柳公權作的兩句，并説：“他這詩句文辭清麗而且意思很深，是不可多得的佳句。”於是命令柳公權將佳句題寫在大殿的墻壁上，柳公權題寫的字方圓五寸大小，皇帝看着它嘆息説：“即使鍾繇、王

羲之復活，也不可能超過啊！"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大中初年，柳公權轉任太子少師，入朝謝恩時，宣宗召他登上殿堂，讓他當着自己的面書寫三張紙，叫軍容使西門季玄給他捧硯，樞密使崔巨源給他過筆。柳公權在一張紙上書寫了十個楷體字，是"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張紙上書寫了十一個行體字，是"永禪師真草《千文字》得家法"；一張紙上書寫了八個草體字，是"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宣宗賞賜給他彩色絲織品和瓶、盤等一類銀器，還叫他親自書寫謝恩表狀，無論楷書行書都行，宣宗對這尤其珍惜。

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勛戚家碑板，問遺歲時巨萬，多爲主藏竪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柳公權專心致志地研究書學，不會經管家業，他給勛戚家書寫碑碣傳文，所得酬謝和贈物每年多達一萬錢，但大多都被掌管儲藏的奴僕海鷗、龍安偷走了。柳公權還收藏了一竹器的酒器杯盂，封口的封緘還是原樣，但其中的器物都不見了。他追問海鷗，海鷗回答説："没想到它們會不見了。"柳公權譏笑着説："銀杯成仙了吧。"除此之外不再説什麽了。他所珍視的惟有筆硯圖畫，還親自鎖好它。他曾品評硯石，認爲青州的石墨是第一等的，用它研的墨容易冷凝，絳州的石墨是第二等的。柳公權尤其精通《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講説一義，必能抒發數頁紙。他還天性通曉音律，但不愛好奏樂，常常説："聽音樂會使人驕傲懈怠。"

柳子華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爲嚴武西蜀判官，奏爲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爲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爲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爲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

柳公綽的伯父柳子華，永泰初年，爲嚴武鎮守西蜀之判官，又被嚴武上奏舉薦任成都令。多次升遷爲池州刺史，召入京城授任昭應令，主持京兆府東面十三縣的捕賊事務，不久授任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打算引用他爲京兆尹，還没拜授就去世了。柳子華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近，還預先寫好了墓志。柳子華有知人之明，柳公綽生下三天，他看過柳公綽後，對弟弟柳子温説："保護愛惜好這個兒子，他的福運我們兄弟都比不上。能振興我們家門的，衹有這個兒子了。"因而以起之作爲柳公綽的字。

子華二子：公器、公度。

柳子華有兩個兒子：柳公器、柳公度。

柳公度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止光祿少卿。

柳公度擅長養生，八十餘歲時，仍步履輕便。有人詢問其中的秘訣，他回答説："我一直也沒有什麼秘訣，衹是未曾以元氣佐助喜怒，氣海常常溫和罷了!"柳公度官做到光祿少卿。

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柳公器的兒子柳遵，柳遵的兒子柳璨，柳璨官做到宰相，自己有傳。

崔玄亮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淡，好道術，不樂趨競，久游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爲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崔玄亮於貞元十一年考中進士科，擔任藩鎮幕府從事。崔玄亮性情雅淡，愛好道術，不喜歡趨利争逐，長期游蕩在江湖上。直到元和初年，纔由知己的人引薦入朝。二次升遷任監察御史，轉任侍御史。出任密、湖、曹三州刺史。每一次更换官職時，他那謙讓的神色總是顯露在神情上。大和初年，召入任太常少卿。四年，拜授諫議大夫，入朝謝恩那天，皇帝當面賜給他金紫。朝廷推重他的名望，因而升任他爲右散騎常侍。

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内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置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置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嘆惜。

第二年，宰相宋申錫被鄭注誣陷，官司自宫内發起，京城之人震驚恐懼。崔玄亮首先率領諫官十四人，到延英請求答對，和文宗反復對答了數百句。文宗起初不明白他的諫諍，堅持要依法處治宋申錫，崔玄亮哭泣着上奏説："孟軻説過：衆人都説殺掉，這是不可以殺的；卿大夫都説殺掉，還是不可以殺的；天下人都説殺掉，然後審察驗證，纔能依法處治。如今是最聖明的時代，殺一平民百姓，尚且要符合法律條文，更何况是無辜殺掉一個宰相呢？臣是在爲陛下愛惜天下法令，確實不是爲了那宋申錫。"他話一説完，便低頭曲背嗚咽不止，文宗因有所感而覺悟了，崔玄亮也因此在當時名聲大震。七年，因有病請求外任，宰相認爲弘農適合他的請求，於是授任他爲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這年七月，死在虢州治所，朝中朝外之人士無不嘆惜。

始玄亮登第，弟純亮、寅亮相次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當初崔玄亮考中進士科時，弟弟崔純亮、崔寅亮也相繼考中進士科，藩鎮幕府徵用他們擔任職務，而以崔玄亮最顯達。崔玄亮的孫子崔貽孫，官做到侍郎一類官職。

温造

温造，字簡輿，河内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

温造，字簡輿，河内人。祖父温景倩，做過南鄭令。父親温輔國，做過太常丞。

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遥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静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

温造幼時愛好學習，不喜歡應試做胥吏，以節操氣概自負，很少屈降志節，他隱居在王屋，以釣魚安閑自得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聽説他後寫信送禮招納，温造欣然地對所親近的人説："這是令我滿意的人。"於是舉家遷徙依從張建封。張建封的一舉一動都向他咨詢可否，但不敢用職任來束縛他。後來張建封到彭門擔任節帥，温造就又返回下邳，并有了隱居以求出仕的心思。張建封害怕萬一失去温造，於是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了温造。

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鄰，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摇，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藎。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

當時李希烈正在叛亂，侵犯與他相鄰的藩鎮，并屢屢攻占州縣。天下各城鎮擁有兵權的，也都動摇不定，大多驅逐主帥，自行擁立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權，進而求取節帥之權。德宗憂慮此事，正好這時范陽劉濟剛剛獻忠歸順，但還没有能够完全達到依順朝廷的地步，於是秘密下詔讓張建封挑選既明達事理又有見識謀略的人前往曉諭。於是張建封强行任用温造爲節度參謀，讓他去出使幽州。温造和劉濟的談話還未完，劉濟便低頭曲背流着眼淚説："我劉濟在邊遠的偏僻之地，不知道天子處事聖明，臣子竭盡忠心，我願意爲各藩鎮帶個頭，首先誓死效力守節。"温造出使返回後，張建封把温造的名字上報到朝廷。德宗喜愛他的才能，將他召到京城，問他："你是誰家之子？多大年齡了？"温造回答説："臣下的五代祖是温大雅，外五代祖是李勣，臣下的年齡爲三十二歲。"德宗器重他，想引用爲諫官，終因話語泄露而中止。

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録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論

長慶元年，温造被授任爲京兆府司録參軍。後來他奉命出使河朔并且符合皇帝旨意，升任殿中侍御史。這時幽州劉總請把所轄境内的九個州獻給朝廷以表示聽從旨意，穆宗挑選可以出使的人，有人推薦温造，穆宗召見時對他説："朕因劉總獻納忠心，下個詔書雖然簡便，但不能完全表達朕的深意。由於你一貫能辦事，這次就再替朕前往一回。"温造回答説："臣是受府縣驅使

旨。"帝曰："我在東宫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絶，及約以行期，即喑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横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

的小吏，剛剛接受殿中侍御史之職不久，聲望輕而事體重，恐怕會玷辱國家命令，不敢輕意去宣布聖旨。"穆宗説："我在東宫做太子時，就聽説劉總請求朝見，到我即位以後，他又連年不斷上書請求朝見，等到要約定出行日期時，却又閉口沉默不予答覆了。你有隨機應變的才略，還是前往曉諭我的意思吧，就不要再推辭了。"於是拜授他爲起居舍人，并賜給緋魚袋，充任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温造剛到范陽，劉總便携帶箭櫜弓鞬在郊外迎接，於是宣布聖旨，以禍患福佑明示於衆人。劉總低着頭流着汗，好像是兵器放在脖子上似的。等到温造出使返回，劉總也帶領全家老小入京朝見，朝廷就派張弘靖代替了劉總。等到朱克融驅逐張弘靖，鎮州殺了田弘正，朝廷决定出兵，都先使温造奉朝廷之命到河東、魏博、澤潞、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説明軍隊會合和討伐日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符合皇帝的旨意。

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逾蔡州城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

不久他因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在史館飲酒，而李景儉在酒醉時去謁見丞相，温造也因此受到牽連被外任爲朗州刺史。他在朗州任上開挖後鄉渠九十七里，灌溉田地二千頃，本州人獲得利益，於是又爲後鄉渠起名右史渠。任刺史四年後，召入拜授侍御史。温造奏請恢復在廊外擺設彈劾奏事用的朱衣、豸冠，因大臣們阻撓而没有施行。李祐自夏州召入授任金吾官職，他違犯制度進獻了一百五十匹馬，温造在正衙上奏彈劾李祐，李祐嚇得發抖流汗。李祐私下對人説："我黑夜越過蔡州城活捉吴元濟，心也不曾動過，今日可是被温御史唬破膽了。唉，實在可怕啊！"温造後升任左司郎中，再次掌管御史臺雜事。不久拜授御史中丞。

大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宫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爲奸，追集人吏堤防，所以至朝

大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失火。昭德寺在宣政殿東隔壁，火勢即將蔓延到宣政殿，而宰相、兩省官員、京兆尹、中尉、樞密，都聚集在日華門外面，指揮神策軍士卒救火，黄昏以後大火漸漸平息。這一天，惟獨御史臺官員没有來，温造上奏解釋説："昨天宫中失火，因爲御史臺中有在押囚犯，恐怕有人趁機搞破壞，便召集衆

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敕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即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

屬吏予以防備，所以到達朝堂的時間晚了，臣請求自罰三十錢。其他兩巡使崔蠡、姚合是大火熄滅後纔來到的，請求另外酌情責罰。”皇帝下敕說：“事情是出於非常，御史臺中有在押囚犯，官員曹吏警戒防備，也是周密的考慮，但也應當在朝堂待罪，聽候處置再看是該進還是該退。自己酌情責罰自己，那事情就涉及到違背法令的問題。温造、姚合、崔蠡各罰没一個月俸料錢。”

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既祗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

温造性情剛强褊急，衹要有人激怒或冒犯他，他也不管是什麽權貴，全都盛氣侵凌。他曾在街道中和左補闕李虞相遇，憎恨李虞不避道，就抓來其辦雜務的衙役責打脊背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議論說：“本朝先例規定，供奉官行走在街中，除宰相以外，其餘不需要迴避。温造蔑視朝廷典章禮法，侮辱陛下的侍臣，放縱逞行胸臆，無所畏懼，此事雖小却關係職分事理，那就不可以有差錯。職分事理一旦出了差錯，那禍亂便會由此而生。拾遺、補闕官職雖卑微，却是陛下的侍臣；御史中丞官職雖高貴，却是執法的官吏。侍臣受侮辱，這是恭敬之禮還未推廣；執法的官吏破壞法令，又拿什麽去執法呢？前些時日中書舍人李虞仲和温造在路上相逢，温造就因没避路拉走了爲李虞仲牽馬的隨從。知制誥崔咸和温造在路上相逢，温造又因没避路抓捕了崔咸的隨從人員。因爲當時没有上報，所以使他屢犯不止而且更加厲害。臣聽說元和、長慶年間，御史中丞的前導後從人員不超過半個街坊，如今竟長達兩個街坊，稱爲‘籠街喝道’。衹管想着尊崇自大，不考慮有超越禮法本分的嫌疑。如果不檢舉并予以懲處，確實會更加毁壞正常的法令。”皇帝下敕說：“御史臺之責，在於指摘邪佞，不在於隨從之多；侍臣之責，在於進言諫勸，不在於以身處禁中而自高。相同班列相同位次，應當知道各自的名分，如此聽到喧鬧競争，也已經是多回了，這既招致人們的議論，又太損害朝廷的體統。御史臺官員和供奉官同向行在道路上時，依先後而行，在道路上相遇時衹行拱手禮就行了，那些隨從人員就各自跟在本官之後，以减少相互排擠避讓，不要再說衝突與不衝突了。又聽

曹吏李賨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

說近日以來，應有前導後從的官員，行走在街道之中時，前導後從人員太過分。從今以後，官員的前後傳呼人員，不能超過三百步。”然而温造的檢舉奏論，還是無所畏懼迴避。朝廷官員有喪事不按照禮制、婚配不是同類相當的，他都要彈劾。并查明僞官王果等九十多人用杖打死，南曹屬吏李賨等六人被處死在市中。升任尚書右丞，加授大中大夫，封贈祁縣開國子，賜金紫。

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温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

四年，興元軍叛亂，殺死節度使李絳，文宗因爲温造氣度豪邁而憎恨凶暴，於是授任他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温造告辭後趕赴節鎮，將興元叛亂的情況奏報朝廷，文宗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允許他隨機行事。文宗憂慮用兵的花費，温造上奏說：“臣估計諸道征伐蠻人的士卒已經返回，待臣行進到褒縣，希望賜給臣密詔，使他們接受臣的指揮。等臣到了興元，諸軍也相繼到了，臣率領這些兵馬就足够了。”於是文宗授予温造親筆詔書四篇，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温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人，全都接受温造的調遣。

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

温造到達褒城時，恰好興元都將衛志忠征伐蠻人也回到褒城，他前去謁見温造，温造就將他留下充當護衛，并暗中和衛志忠商量，又召引副將張丕、李少直前來各自傳達皇帝的旨意。温造一行自褒城出發，使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進入興元府後又分别守護各門。温造一到任就擺設宴席，有關官員也在處理公事的廳堂陳設帷帳等用具準備設宴聚會，温造說：“這地方太狹窄了，不够作犒賞士卒之地，還是移到牙門吧。”坐席安定，將士羅列叩拜，衛志忠帶兵環繞圍住他們，温造說：“我要詢問新軍士卒去留的意向，全都向前來些，舊軍士卒不要錯雜於其中。”慰勞問候完畢後，傳話讓都坐下，有些人還没有到，他便令人抬着酒巡行敬酒。等到行酒一周後，没有到的都到了，這時牙兵的包圍也合攏了，坐着的士卒尚未醒悟，但宴席上有人先覺察到了有情況，命坐着的士卒起來，温造傳話大聲呵斥那人，因而大家都静悄悄地不敢亂動。這時他詢問坐着的士卒，追究殺害李絳的情況。衛

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并斬首。内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并投尸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志忠、張丕在臺階兩面立着，突然拔出刀劍大喊說“殺”。闈兵一齊奮起，罪魁禍首教練使丘鑄等人還有士卒千人，都被斬首而頭顱落地，鮮血向四處流去。監軍使楊叔元當時在座，急忙起身乞求哀憐，并抱着温造的靴子來請求饒命，温造派兵護送他出去，等待朝廷的命令。皇帝下敕將楊叔元流放到康州。而親手殺死李絳的人被砍成一百截，發號施令的人被砍成三截，其他的人一律斬首。温造用其中的一百個頭祭奠李絳，三十個頭祭奠王景延、趙存約等人，并將其尸體投入江水之中。因有功就地加授檢校禮部尚書。

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户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内膏腴，民户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

五年四月，温造被召入朝授任兵部侍郎，後因患耳病請求退休。七月，授任檢校户部尚書、東都留守，主管東都尚書省事務、任東畿汝防禦使。温造到了洛中，九月，皇帝下制讓他改任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温造認爲河内土地肥沃，而百姓凋敝，奏請開挖疏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於是動用民工四萬進行開挖，終使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五千多頃田地得到了灌溉。七年十一月，召入朝授任御史大夫。温造當初前往漢中鎮守時，遇上天下大雨，平地水深一尺多，於是禱告雞翁山而祈求天晴，一會兒大風驅散烏雲，即刻雲開天晴。文宗曾經聽説這事，恰巧温造入朝對答説到這事，於是文宗下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温造轉任禮部尚書。這一年六月病逝，終年七十歲，追贈右僕射。温造有文集八十卷。温造在晚年聚積錢財貨物，一概不散發施捨，因此當時人都非議他。兒子温璋繼嗣。

温璋

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横。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嘆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温璋是因祖上的功勛而得到官位的，多次在節帥幕府任職，歷任三州刺史。咸通末年，任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兵的稱號是銀刀軍，特别驕縱專横。温璋到任後，誅殺其中凶暴者五百餘人，從此軍中士卒懼怕犯法。召入任京兆尹，由於他執法嚴厲，所以有錢有勢的豪門大户個個收斂惡迹。恰巧同昌公主去世，懿宗發怒，不僅處死了醫官，而且醫官的家屬宗枝被抓入獄中的達三百人之多。温璋上疏直言勸諫，認爲刑罰太重，懿宗因此生氣了，貶温璋爲振州司馬。制詔發出，

温璋嘆息說："生不逢時，死有什麼可憐惜的？"當天夜裏自縊而死。

郭承嘏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

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張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

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

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户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搢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是尚父汾陽王。祖父郭晞，做過禁軍諸衛的將軍。父親郭鈞。

郭承嘏生來便優秀出衆，幼小的時候，就愛好筆硯。等長成兒童，能通曉《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張弘靖賞識他的才能，提拔録入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節帥幕府任職。歷任渭南尉。入朝任監察御史，升任起居舍人。爲母親守喪，以孝聞名，服喪期滿後任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郎，兵部郎中。大和六年，被拜授爲諫議大夫。郭承嘏頻頻上疏，議論時政的得失。文宗使鄭注任太僕卿，郭承嘏論諫激烈切直，鄭注很怕他。後郭承嘏以本官掌管臣民投書的處理事務。九年，轉任給事中。

開成元年，郭承嘏出任華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詔書下後發，尚書門下兩省官員輪流到中書省，探求郭承嘏出任刺史的原由，給事中盧載緘封退還詔書，并上奏說："郭承嘏自從任給事中以來，連續有緘封退還和駁正之舉，能奉守其職責，應當留在朝中任官。至於刺史的人選，還是重新推舉選擇吧。"文宗對宰相說："郭承嘏長期在門下省，我打算增加他的俸禄，就暫時使他擔任近京地區的刺史。而諫官又上奏章，贊揚他稱職，這是件好事情。"於是再次授任給事中。

文宗因爲淮南諸道連年大旱，租賦徵收不到，國家的開支多有缺乏。到這時，想讓宰相分别兼任度支、户部的職務。郭承嘏議論此事說："宰相的職責，是對上調和陰陽，對下安定百姓，致力使君主成爲像堯、舜一樣的聖明君主，致力使當時的天下更清平。讓他們閱覽簿籍文書，計算錢糧布帛，是很不合適的。"文宗很贊成郭承嘏的建議。升任刑部侍郎。當時他在初一、十五兩日，以刑部法官的身份得以對答，文宗從容顧視問訊，恩禮特别優厚。未等到重用，於二年二月逝世。郭承嘏身亡以後，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喪祭所需費用，都是親友共同出力備辦的，對此士大夫之流，無不悲傷憐惜。追贈吏部尚

書。

殷侑

殷侑，陳郡人。父懌。

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産。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娱。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概，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

殷侑，陳郡人。父親殷懌。

殷侑年幼時，立志努力學習，不過問家裏的資産。等到長大成人，通曉經書，以講習自娱。貞元末年，考中《五經》科，他精通歷代禮制沿革。元和年間，多次升任太常博士。此時回紇請求和親，朝廷估計需要五百萬緡的開支。當時朝廷正在出兵討伐叛亂，開支項目特别多，所以打算延緩和親時間，於是命令宗正少卿李孝誠奉命出使宣布朝廷的命令，又叫殷侑任副職。殷侑謹慎穩重，有節操氣概，并且遇事能言善辯。到達虜廷後，可汗起初接待殷侑一行漢使者時，到處都有手持兵器的士卒，還要漢使者向他稱臣而且他也不予答拜。殷侑站立着不動，直到宣布命令完畢，可汗責備他傲慢，揚言要扣留他而不許回朝。同行的人都很恐懼，殷侑對虜人的使者説："可汗是我們漢家的女婿，要坐着接受漢使臣的拜禮，是可汗失禮，而不是我們使臣傲慢。"可汗畏懼他的直言，最後也不敢脅迫了。出使返回，拜授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皇帝派遣殷侑奉命招撫曉諭王承宗。王承宗隨即接受朝廷旨意，獻出德、棣二州，并派遣二子入京朝見。後殷侑升任諫議大夫。凡是有關朝廷的得失，他都陳述論奏，前後上奏章八十四篇，終因言語激烈切直，而被外任爲桂管觀察使。

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鋭於破賊，宰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凶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

寶曆元年，殷侑任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任江西觀察使。他所到之處以廉潔著稱。召入任衛尉卿。文宗即位不久，滄州李同捷叛亂，而王廷湊也幫助叛逆者，打算派兵攻打鎮州，文宗下詔叫五品以上官員到都省共同商議對策。當時皇上專心一意地要打敗叛賊，宰相不敢有異議，惟獨殷侑認爲王廷湊在河朔再次叛亂，但還是需要對他進行招撫，雖然他依附凶惡之徒，但仍没有明顯的表露，朝廷應暫且容忍，專一討伐李同捷。殷侑還在疏奏的末尾説："臣下希望以國家的安危爲大計，以善於攻心爲上策，以安撫百姓爲長遠之計，以嚴刑峻法爲戒以表示至誠。"文宗雖未采納殷侑的建議，但是還很贊

賞他。

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烟。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户口滋饒，倉廪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悦，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内。

滄景平定，朝廷因殷侑曾任過滄州行軍司馬，便於大和四年，加授他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當時大的戰亂之後，滿目荆棘，遺骸遍野，寂無人烟。殷侑赴任時未帶妻子兒女一同前去，剛到任上，衹有一座空城而已。殷侑艱苦自勵，和士卒同勞共苦。一年以後，流民們背負襁褓而返回。殷侑上表請求借貸耕牛三萬，以此供給流民，於是皇帝下詔度支讓賜給他綾絹五萬匹，用來購買耕牛供給流民。數年之後，這一帶户口增長，糧食還有了盈餘，人們也都不再逃亡了。當初這裏有州兵三萬，全部靠中央的度支部門供應給養。殷侑治理一年而賦税的收入就能自我滿足其中一半，兩年後給養費用全部自給自足，并請求再也不要度支供給賜予了。殷侑還多方面鼓勵百姓耕地種田，百姓和胥吏都很高興，上表請求爲他樹立德政碑。因功加授檢校吏部尚書。殷侑認爲清池縣治所在滄州城的子城北面，不大方便，奏請移到南外城之内。

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税、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已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嘆！"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庾承宣代還。

六年，殷侑被召入授任刑部尚書，不久又任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從元和末年以來，朝廷收復了李師道十二州又將其分爲三個藩鎮。因朝廷致力於安定反覆無常的人，所以將賦税的收入，全都留在地方用於贍養其軍，連一貫錢一尺帛，也不交給朝廷。殷侑認爲除軍需之外財物有多餘，還是不上交賦税，那就是非法行爲，於是上表請自大和七年起，每年向上交納兩税、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米五萬石。皇帝下詔説："鄆、曹、濮等州，元和以來，土地本來殷實，自從分爲三個藩鎮，有十五餘年了，雖下發過詔書，但始終未交納賦税。殷侑任節度使是在戰亂以後，而且正當歉收乾旱之際，他勤奮努力一心爲公，以身作則嚴格守法，纔到一年，已使其地富足平安，而他又體察國家并竭盡忠誠，率先進獻貢物，實現三軍敬奉上面的志向，陳述全境百姓樂意繳納的心意。連續不斷上有表章，確實令人欽佩！"不久就地加授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彈劾殷侑不按制詔旨意辦事，增加

監軍的俸錢，而向百姓徵收賦税。皇上對此不予追問，衹是派庾承宣替代他而讓他返回而已。

其年，濮州録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匹。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衹以中私馬爲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决杖配流。獄未决，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并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决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

這一年，濮州録事參軍崔元武，在所轄五縣中聚斂百姓胥吏的財物及縣官的俸料錢，還將私馬抬價賣給官府，三項共計得絹一百二十匹。大理寺判决認爲三罪同犯，應當以重罪論處，而以其中將私馬抬價賣給官府罪爲重，依據法令衹削奪三任官而已。但刑部審察後上奏認爲，要處以杖刑并且流放遠地。獄案還未斷决，殷侑上奏説："法官不通曉法律，三種犯罪不相同，纔應以其中的重罪來量刑定罪。崔元武所犯的三種罪，都是枉法取受財物，按照律條，枉法收取財物十五匹以上處以絞刑。《律疏》上説：以貪贓獲罪後，若多次違犯的一同加起來量刑定罪。根據崔元武所犯的罪，應當判處絞刑罪。"殷侑雖然上疏章議論了，但朝廷對崔元武的處罰仍依照刑部的判决執行，即責打六十下，流放賀州。於是授任殷侑刑部尚書。八月，任檢校右僕射，再次出任天平軍節度使。這是皇上認爲温造奏論時援引法律條文苛細嚴峻的緣故。

開成元年，復召爲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爲忠武節度、陳 許 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覩風撫俗，所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减於往時。

開成元年，殷侑又被召入朝授任刑部尚書。當時剛經歷了李訓之亂，皇上詢問他治理天下和安寧四方的方法。殷侑極力説委任官吏時要督責其完成使命，在朝的官員應是年長有德者，新進用的年輕後生，不應當輕易任用。皇帝很贊成他的説法，賜給他彩色絲織品三百匹。等到他入朝謝恩，皇帝又命令宦官到他府上賞賜給他金十斤。這一年七月，授任檢校左僕射，出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因有病請求替代，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十一月，又任檢校右僕射，出任忠武節度、陳 許 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死在方鎮任上，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司空。殷侑以通曉經書入仕，擅長觀察風俗體恤民情，所到之處有治理聲望。但晚年急於被重用，漸漸與權貴幸臣交往，聲望比先前有所降低。

子羽。羽 大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

殷侑的兒子殷羽。殷羽 大和五年考中進士科，被徵用到藩鎮幕府任職，直到最後也未能通達顯赫。

子盈孫。

殷羽的兒子殷盈孫。

殷盈孫

盈孫，乾符末爲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爲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爲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宫，共緣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鄠縣并被盜剽奪。皇帝還宫，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爲復別有商量。"敕付禮院詳議。

殷盈孫，乾符末年任成都掾。皇帝在西川時，任用爲太常博士，殷盈孫在禮學方面有祖父遺風。光啓二年冬，隨皇帝從成都返回。三年二月，停駐在鳳翔。這時宗廟已被叛賊焚燒掉了，皇帝回到京城，連個告享祭祀的地方都没有。四月，殷盈孫對宰相説："太廟十一室，加上祧廟八室，以及三太后的三室，由於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出宫時，這些室中的法物和神主，本部門也運載着出行，到鄠縣一同被强盜掠奪去了。皇帝回到宫中，應照先例製造纔是。"宰相鄭延昌上奏説："太廟的大殿有二十二間，工程特别大，估計材料費用也不會太少，加上宗廟制度，減損增益困難重重，如今若不慎重依照制度修建，造成後又得重新商量。"皇帝下敕交付禮院詳細商議。

時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逾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虚，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别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内正衙外，别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十一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即於監内西南，别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别議遷祔。"敕旨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

當時有太常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惟獨殷盈孫提議説："太廟制度，歷代參酌詳審，都符合典章制度，很難議論其減損增益。謹慎按照舊時制度，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墻壁高寬的尺度，堂室深淺的規格，階陛等級的差别，棟宇高低的準則，都依照以前所謂氣派不能奢侈，節儉不能過分的原則吧。如今因爲朝廷的國庫還很空虚，而花費的開支又很大，憑着這點也得變换禮儀制度，衹能致力遵從合適的原則了，根本上還不能改變前聖的規模，削減大朝的制度，應當依據典章和實例，另有參酌詳議。謹慎按照至德二年的先例，由於當時正在修建太廟，新作神主，就先在長安殿安置，既便於舉行饗告之禮，又如同宗廟的禮儀一樣，等待廟建成了，纔進行遷祔神主。當時的議論，没有是非之争。臣私下知道如今京城除大内正衙外，没有别的殿宇了。聽説皇上已先下詔旨，尚且以少府監大廳暫時充作太廟。私下以爲將十一室的法物和神主容在五間之中，陳設起來肯定非常擁擠，懇請接續少府監大廳的兩端，造成十一室，以便進獻祭品。三太后的廟室，就在少府監内西南，另取三間房屋，暫且充作廟室。等太廟修建完畢時，另外議論遷祔

博洽。

神主事宜。”皇帝下敕旨采納他的建議。那些神主、法物、樂懸等用於祭祀的器物，都是殷盈孫上奏重新修建製造的，懂得禮學的人稱贊他知識淵博。

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圜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宫，見中尉、樞密内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内官朝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曆，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内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秘書少監，卒。

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在郊外的圜丘上祭祀天地，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等宦官，都請求穿戴朝服。殷盈孫上疏説：“臣昨日前往齋宫，見到中尉、樞密諸位宦官，都穿戴着朝服。臣尋究前代及本朝典章命令，没有宦官穿戴朝服的制度。私下以爲陛下承受天命統治天下，國運中興，恭敬拜謁宗廟，能够陳獻大禮，都應稟受高祖、太宗的成制，必定遵循虞、夏、商、周的舊禮。所以車乘和禮冠服飾，都要遵循常典。若宦官要穿戴朝服，那就使他們依照所守官的品級來穿戴相應的朝服。事情雖没有依據，但大體上還是可以行得通的。臣愧居掌管禮儀的部門，應該詳細地加以陳奏。”當時得寵的宦官都和宰相大臣穿戴的禮服一樣，所以殷盈孫議論此事。皇帝雖没聽從他的建議，但稱贊他能忠於職守，轉任秘書少監，去世。

徐晦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别。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兹流播，争忍無言而别？如他日相公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别？”德輿嘉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徐晦，考中進士科，又考中直言極諫制科，授任櫟陽尉，這一切都是由楊憑所舉薦的。等到楊憑獲罪，貶爲臨賀尉，以往與楊憑結交親近之人没有敢餞别送行的，惟獨徐晦送到藍田，并和楊憑話别。當時前任宰相權德輿和楊憑交情最深，得知徐晦的舉動後，便對徐晦説：“今日你送楊憑去臨賀，確實是重情義了，不過是會受連累的啊！”徐晦説：“我自平民開始就受楊公的眷顧，現在正值他流離遷徙，怎忍心無言而别呢？如果日後相公您被奸邪陷害，失意而出京外任，我徐晦怎能和相公您輕易告别呢？”權德輿贊賞他真誠忠懇，在朝廷大加稱揚。没有幾天，御史中丞李夷簡推薦他任監察御史，徐晦對李夷簡説：“我平生不踏入您的家門，您怎麽能這樣堅信而奬勵提拔我呀？”李夷簡説：“聽説你爲楊臨賀送行，從不顧慮自身遭難，能辜負國家嗎？”徐晦由此知名。

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爲晋

徐晦歷任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任晋州刺

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曆元年，出爲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爲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强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召入朝拜授中書舍人。寶曆元年，出任福建觀察使。二年，召入朝授任工部侍郎，出任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入拜授兵部侍郎。五年，授任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徐晦性情剛强正直，不隨合世俗，居官爲政遵守正道，惟獨嗜好飲酒而且還很過分，晚年雙目失明，以至於久病不愈而不能做事。後徐晦以禮部尚書退休。開成三年三月逝世，追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温、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爲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讜言，鬱爲佳士。如數君者，實爲令人。

史臣曰：温造、柳公綽二位人士，用文章與德行修飾自身，磨礪鍛煉操守和品行，當官爲政遵守法度，剛强正直有大臣的氣節，但到底未登三公一類的高位，衹做到次些的正卿職位而已。由此可知三公輔相的器量，關鍵在於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懼汲黯而以公孫弘爲相，唐太宗推重魏徵而委任房玄齡，其中的旨意非常深遠。韋夏卿、崔玄亮是有名的士人，舉薦賢良輔佐君主，多有古代遺風。殷司空能治理百姓，是個奉職守法的官吏，而且有忠言規勸的大節，直到晚年也不衰減。徐晦、郭承嘏言論正直，蘊積成爲德才兼優的士人。像這幾位君子，確實都是品德出衆的好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概。搏擊爲優，彌綸則隘。夏卿奬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贊曰：柳氏遵守禮法，有公平忠實的節概。彈劾抨擊的本事特別出色，但縫合補救的能力還欠缺些。韋夏卿好獎勵提拔士人，崔晦叔能匡正扶助君主。徐晦、郭承嘏的言論，如金似玉清越洪亮。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六

元稹 龐嚴(附)　白居易 (弟)行簡 敏中(附)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是元稹的十代祖先。兵部尚書、昌平公元巖，是元稹的六代祖先。曾祖延景任岐州參軍。祖父元悱任南頓丞。父元寬，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因元稹顯貴，死後追贈左僕射。

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爲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

元稹八歲喪父。他的母親鄭夫人，是位善良開明的婦人，家裏貧窮，就自己教元稹讀書、寫字。元稹九歲就能寫文章。十五歲考中兩經科。二十四歲應試調判考入第四等，拜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歲應考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十八人考中，元稹名列第一，當時是元和元年四月。制書下達，授右拾遺。

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

元稹生性鋒芒畢露語言犀利，辦事雷厲風行。做了諫官後，不想碌碌無爲給人留下話柄，事無不言，上任當天就上疏議論諫官的職責。又因以前王叔文、王伾待詔時做事卑鄙，靠蒙騙皇太子受到寵幸，永貞年間，大肆干擾朝政。因此認爲教導太子的東宮官員，應該選用正人君子，於是進獻《教本書》說：

>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冑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冑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

> 臣看到陛下頒布英明的詔令，修建廢棄的學校，增加國子監的學生，選任教導人員。偉大啊！這是堯做君王的時候，叫伯夷掌管禮，夔教育學生的深刻用意。然而像這樣的事還很多，臣冒昧地不避死罪斗膽進言。臣聽賈誼說過："三代的君主，仁而且在位時間長久，這是教導的結果。"這話說

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閲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庸佞違道之説，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藴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藴也。今夫成王所藴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

得很對。那個周成王，是個有中等才能的人，親近管叔、蔡叔就聽信讒言，任用周公、召公就德義彰聞，難道能説這是天生就聰慧英明嗎？然而能自始至終堅守道義，能不説這是教導的結果嗎？讓伯禽、唐叔和他交游，教他學習《禮》、《樂》、《詩》、《書》，眼睛不能看花枝招展妖冶迷人的女人，耳朵不能聽調笑戲鬧亂七八糟的聲音，嘴巴不能念專制武斷你攻我打的書籍，居住不能接近陽奉陰違奸詐邪惡的小人，游獵不能過度享受追禽逐獸的樂趣，玩賞不能擁有世人罕見的珍寶。凡這幾項，不是説都放在他的面前而禁止他去做，而是根本就不讓他見到。等他長大做了君主，性情已經穩定，習慣已經形成，即使每天都有使自己愉悦的事擺在眼前，也不能改變已經形成的習慣和穩定的性情了。而那些忠誠正直符合道德的話，本來就經常聽説習以爲常，陳述的人很容易被理解；那些庸俗奸巧違背道德的話，本來就不願聽説敬而遠之，獻媚的人容易被識破。人的本性，没有人不想炫耀自己的才能而偏袒身邊的人，如果有機會，就能暢快淋灕地發揮自己的優勢。萬物的本性也是一樣，所以魚有了水纔能暢游，放開繮繩，馬纔能奔跑，有了風鳥纔能高飛，有了柴火纔能燃燒，這都是萬物在暢快淋灕地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今周成王所藴含的是道德，所親近的是聖賢。因此選用他親近的人，所以周公主管東部而召公主管西部，封伯禽於魯而封太公於齊；發揮他們的優勢，就是振興禮樂而朝會諸侯，放棄刑罰而注重教化。教導的結果，能不説真是如此嗎！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了。取消先王設置的學校，説是爲了讓天下的人愚昧無知；廢除太師太保的職位，説是爲了區别君臣的身份。胡亥出生後，不能誦讀《詩》、《書》，不能接近聖賢。那個叫趙高的，是個奸詐該殺的宦官，教胡亥如何殘忍殺人，還説横行天下纔算富貴，不讓人們看到纔算尊貴。結果天下的人還没有都變

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于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僚，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令醫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兵興已來，兹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缙紳耻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爲之師乎？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

成傻瓜，而胡亥已經分不清什麼是馬什麼是鹿了。趙高的權勢震懾天下，而胡亥已經自己將自己關閉在深宮裏了。那個叫李斯的，是秦朝一位受寵幸的丞相，還因讒言含冤而死，没有辦法爲自己辯解清楚，更何况那些被疏遠的大臣和平民呢？如此這般，秦的滅亡是有原因可尋的。接着漢高祖用武力平定天下，漢文帝廉潔謹慎經營祖業，始終没能恢復古訓。多虧景、武、昭、宣四位皇帝，天資很好，纔得以免除禍亂，但是到哀帝、平帝的時候，就不能防止篡權弑逆了。即使當奸臣企圖廢掉晉惠帝的時候，還能依靠身邊的正人君子戰勝邪惡。從此以後擁有天下的君王，談到教化的時候，没有人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中心，却不知教化的不行是從上層貴族開始的。忽略上層貴族，教育平民百姓，這不是近於本末倒置嗎？到我朝太宗文皇帝做藩王，以及做太子的時候，高祖爲他選擇了十八個正人君子和他一起游歷學習。即位之後，即使在吃喝玩樂的時候，和那十八個人一樣的正人君子也都和他在一起。皇上的過失没有不指出的，下面的情况没有不上報的，不到三、四年而名聲大噪超過古人，這難道是一天兩天而能達到的嗎？是長期與正人君子交游學習耳濡目染的結果。貞觀以來，訓導太子的師傅都由宰相兼任，東宮裏的其他僚屬，也很重視人員的選拔。馬周因爲身居高位却不能在東宫做一個小小的司議郎而懷恨在心，就是證明。太宗文皇帝以後，東宫僚屬的地位逐漸下降。到母后當朝處理政事的時候，鏟除王室後代。在中宗、睿宗二帝淪於苦難的時候，雖然有正直敢言的人，但他們連侍奉飲食起居保衛安全的官都做不上，始終無法説一句扶佐的話，致使醫匠安金藏剖腹表明心迹，這難道不是太可悲了嗎？用兵以來，這個弊端尤其嚴重。擔任教育輔導太子的官吏，不是由年高體弱的人擔任，就是由不知詩書的退休將帥擔任。至於作爲與太子一起交游讀書

上古之甚也！近制，宫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逐之，越月逾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脱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宫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宫僚，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娱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晋、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虚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晋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的朋友，委靡不振自由散漫的人太多，士大夫耻於和他們在一起。那些愛護兒子的普通人，還要尋求明智慈愛的老師來教育他，尋求正直誠實見多識廣的朋友來完善他，難道天下的太子，却可以讓年高體弱不知詩書的人爲師嗎？讓委靡不振自由散漫不能選用的人爲友嗎？這實在是太不瞭解上古時代了！近代的制度，除東宫僚屬以外，還常常選用死氣沉沉孤陋寡聞的老儒生，充任侍直、侍讀，就這還要疏遠驅逐他們，有時隔了很長時間，也没人召見，他們又怎麼能幫助太子培養美德保養身體呢？臣認爲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弊端，難道不是因爲上天保佑，賜福我大唐王朝，使子承父業，傳到陛下已經十一代了，都是生下來就無所不知，長大後仁愛聖明，認爲這衹是瑣碎的習慣禮儀而不予考慮。臣却認爲衹做幾代皇帝有這樣的想法是可以的，而要把帝位傳給子孫後代就不行了。倘若萬世之後，出個像周成王那樣有中等才能的人，而又生長在皇城深宫優伶笑語之間，又没有周公、召公保護輔助的教育，就會無法知道喜怒哀樂是怎樣産生的，更何况播種收穫的艱難呢？如今陛下天資聰穎特别聖明，開始統治天下，正是天下人側耳傾聽極爲關注的時候。特别希望陛下考慮周成王接受教育輔導所取得的功效，回憶太宗文皇帝與十八學士交游學習所受到的熏陶，選拔重用師保，謹慎選擇東宫僚屬，全部選用學識淵博誠實厚重，而又明白事理的儒生擔任。輪流進見，不離左右。并令皇太子聚集諸生，制定依年齡大小入學授業的規矩，舉行尊敬老師答疑解惑的禮儀，用至德要道來培養他，用不給吃飯記録過失來警誡他。性情没有形成，就去掉禽獸女色的娱樂讓他安心學習；聖人的資質已經具備，就藉助交游學習的機會來弘揚他的美德。這就是所謂的"太子仁德，民風純正"的教化。難道僅僅靠修建廢棄的學校，選任教導人員，就能够達到這樣的盛况嗎？再説到諸子百王，小

時候在一起學習，長大後在一塊練武，懂得君臣之道是命中注定，知曉兄弟之别是自然形成的，然後選擇其中比較賢良的，封爲藩王。在朝中則有晋、鄭、魯、衛的昌盛，在朝外則有東牟、朱虚的强大，這就是所謂的宗子封地相連保衛國家，地界交錯固若磐石的形勢，又怎麽能和魏、晋以來，囚禁輕視自己的兄弟而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同日而語呢?

憲宗覽之甚悅。

憲宗看了很高興。

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爲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没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内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紹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并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内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户，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棰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

又議論西北邊防，都是朝政中的大事。憲宗召元稹議事，詢問治國之道，受到宰相的嫉妒，出任河南縣尉。爲母親守喪，期滿除去喪服後，拜授監察御史。四年，奉命出使東蜀，上奏彈劾前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反規定擅自徵税，并没收塗山甫等八十八户官民的田宅一百一十一處、奴婢二十七人、草一千五百束、錢七千貫。當時嚴礪已經死了，七個州的刺史都受到處罰。元稹雖然稱職，但和嚴礪關係好的宰相厭惡他。元稹出使回朝，受命在東都御史臺任職。浙西觀察使韓皋下令杖打湖州安吉令孫澥，四天内死去。徐州監軍使孟昇去世，節度使王紹用驛站的車馬護送孟昇的靈柩回京，發給憑證讓他們乘坐驛車，并在郵舍裏安放靈柩。元稹都依法上奏彈劾。河南尹房式幹了違法的事，元稹打算追捕他，擅自令他停止工作。隨即派人火速奏報皇上，朝廷處罰房式一個月的俸禄，并召元稹回京。途中在敷水驛休息，宦官劉士元隨後也來到這裏休息，兩人争住正廳，劉士元發怒，踹開廳門，元稹衹穿着襪子躲到廳後。劉士元追他，後來用鞭子打傷了元稹的臉。宰相認爲元稹是少年後輩，却作威作福，貶他爲江陵府士曹參軍。

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咏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

元稹聰明機警無人能比，小時候人們就知道他有才氣，和太原白居易關係很好。擅長寫詩，善於描寫花鳥草木吟咏世態人情，當時寫詩吟詩的人稱他倆爲元、白。從權臣貴族，到平民百姓，都傳抄吟誦，號稱元和體。衹因才華出衆、性格豪爽不爲當朝者所容，被流放到荆蠻幾乎長達十年之久。不久白居易也被貶爲江州司馬，酌

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叙曰：

>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慚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韵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韵，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韵，别創新辭，名爲次韵相酬，蓋欲以難相挑。

情内調元稹爲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兩地距離遥遠，而兩人書信來往互相贈詩，所作的詩，有三十韵、五十韵乃至一百韵的。江南人士，傳抄吟誦，輾轉流傳到京城，大街小巷都有人相互傳抄，紙張都漲價了。人們從詩中看出了他們遭受流放貶逐的失意之情，無不爲之傷感嘆息。

十四年，從虢州長史任上召回，任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是當時的文壇宗主，很欣賞元稹寫的詩，對元稹説："我曾經看過足下的作品，所恨看得不多，你我相識得太晚了。請拿出你所有的詩，讓我一飽眼福。"元稹因此獻上他的詩作，自叙説：

> 元稹我起初并不愛好文學，衹因没有别的路可以讓我步入仕途，衹好强迫自己走科舉考試這條路。後來獲罪被貶逐以後，自以爲被人廢棄不用，從此以后蹉跎失意，不會再有人知道我的文章和詩作。并不知道好事者挑選了我的拙作，呈給您看。承蒙相公特意在朝廷上稱贊我的詩句，昨天又當面接受教誨并約定，讓把以前寫的詩也呈給您。我受寵若驚，慚愧得無地自容。元稹我從御史臺被貶官，到今天已經十多年了，閑散空虚無事可做，於是把精力集中在寫詩上。日積月累，合計有一千多首。其中不乏有感而發寓意深刻，可供樂官采詩入樂的作品。衹因辭意坦率直言不諱，特别害怕招來罪名，因此不敢拿出來給人看。衹有那些自斟自飲觀花賞月時隨手寫下的瑣碎詩句，常常拿來自吟自唱。而且我認爲律體詩地位低下，格調不高，如果没有神韵，就會變得平庸粗俗。常想寫些含義深刻而語言通俗，符合韵律而格調新穎，對偶工整而又没有差錯，富有神韵而又清新自然的作品，但苦於寫不出來。社會上有些剛剛考中進士的後生，不知道當今文壇上有宗主，盲目仿效，因而又偏離了我的本意，以至於把一些支離破碎偏激浮淺的詩作，都看作是元和詩體。元稹我與同年考中制舉的白居易關係好。白居易特能寫詩，喜歡在寫詩的時候駕馭文字，極盡聲韵

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韵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墻，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誤。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韵至兩韵律詩一百首，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爲無用矣。

之能事，有時寫成一千句，有時寫成五百句律詩，把詩寄給我。我知道自己的詩超不過他，常常開玩笑把前人的詩韵排列起來，填上新詞，稱之爲次韵相酬，其實是想用復雜的向他挑戰。從此以後社會上寫詩的人，又跟着仿效，有的人能力有限，寫出來的詩語句顛倒，首尾重復，韵同意等，與前人的詩没有什麽區别，也被看作元和詩體。從此主管文學的官員考察詩歌變化的原因，常常把責任推到元稹頭上。臣曾經認爲寫詩是雕蟲小技，不值得爲自己辯白。現在聽説相公背誦我的詩，幾十天以來，確實擔憂我那些像糞土築成的墻一樣的歪詩，受到您大厦般的庇護，不會再有人貶損，成爲我這築墻者積久不改的謬誤。於是寫出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韵到兩韵的律體詩一百首，編爲五卷，呈送給您。希望您在百忙之中，隨便翻閲，就知道我在寫詩的時候所用的各種各樣的素材，都曾反復度量有取有捨，那麽這十多年的曲折坎坷，不能説對我没有好處。

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

令狐楚十分贊賞，認爲他是當代的鮑照、謝朓。

穆宗皇帝在東宫，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爲，嘗稱其善，宫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宫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悦，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宫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敻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宫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

穆宗皇帝在東宫做太子時，妃嬪及左右的人曾經吟唱用元稹的詩歌譜成的歌曲，知道是元稹寫的，曾經稱贊説好，宫中叫他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很尊敬元稹，不把他當掾吏看待，常常要來他的詩吟誦。長慶初年，崔潭峻回朝，拿出元稹的《連昌宫辭》等一百多首詩呈給皇上，穆宗看後十分高興，問元稹現在在哪裏，崔潭峻回答説："現在任南宫散郎。"當天就改任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裏的人認爲不是由宰相任命的，很鄙視他，但是當他起草的制誥一公布，顯然與古人不相上下，在當時廣爲流傳，從此倍受恩寵。他以前寫的《長慶宫辭》等數十篇詩歌，京師的人争相傳抄吟誦。没過多久，召入翰林院，任中書舍人、承旨學士。宦官因爲崔潭峻的緣故，争着與元稹交往，而主管樞密院事務的魏弘簡與元稹尤其相好，穆宗更加賞識重用他。河東節度使裴度三次上疏，説元稹與魏弘簡是刎頸

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之交，陰謀擾亂朝政，言辭十分激烈。穆宗爲了顧全大局，於是免去元稹的承旨學士，拜授工部侍郎。但皇上對元稹的恩寵并未減少，長慶二年，拜授平章事。下詔那天，朝廷內外没有人不輕視譏笑他。

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宫使。

當時王廷湊、朱克融聯軍將牛元翼圍困在深州，朝廷赦免了王、朱二人的罪行，賞賜節鉞，令他們收兵，二人都不服從詔命。元稹因爲受到天子的破格提拔，想有所建樹來報答皇上。有個擔任和王傅的人叫于方，是前司空于頔的兒子，在元稹面前謀求升官，説有兩個奇士叫王昭、王友明，曾經旅居燕、趙兩地，與王廷湊、朱克融二賊很熟悉，可以用反間計救出牛元翼，并且拿自己家的財物資助他們前去，并賄賂兵、吏兩部的令史爲他們開出二十份任官文書，讓看情況賜給，元稹都答應了。有個叫李賞的人，知道了于方的計劃，因爲元稹與裴度有矛盾，就告訴裴度説："于方受元稹的指使，打算勾結刺客王昭等人刺殺相公。"裴度强忍憤怒没有發作。等到神策軍中尉上奏于方的事時，就詔令三司使韓皋等人調查審訊，没有找到暗害裴度的證據，前面的事却全部暴露，於是元稹、裴度都被免去平章事，元稹出任同州刺史，裴度任僕射。諫官上疏，説對裴度的處罰太重，對元稹的處罰太輕，皇上心裏憐惜元稹，衹削去長春宫使的職位。

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叙曰：

元稹剛剛被罷掉宰相，三司還没有將案情上奏皇上，京兆尹劉遵古派人在街巷暗地巡察元稹的住宅，元稹上奏告他，皇上發怒，處罰劉遵古，派宦官前去安撫慰問元稹。元稹到了同州，藉上表謝恩之機，自叙説：

> 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

> 臣元稹辜負了英明的聖上，對不起皇上的寵愛和褒獎，實在應該去死，怎麼還在享受做官的榮耀？臣元稹確實該死。臣八歲時父親去世，家境貧寒没有産業。母親和哥哥四處討飯養活我。衣不蔽體，食不充飢。到了該上學的年齡，没有錢去上學。看到街坊鄰里家的小孩有父親或哥哥爲他們開辦的學校可以上學，我傷心流淚暗下决心，希望讀《詩》、《書》。慈祥的母親可憐我，親自教我

爲文，夙夜强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毁。陛下察臣無罪，寵奬逾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群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并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别懷他意？不料奸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

讀書。十五歲那年，考取明經資格，從此苦心練習寫文章，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都堅持學習。二十四歲那年，考中吏部乙科，授任校書郎。二十八歲那年，考取制舉第一名，授任左拾遺。從開始學習，到入朝做官，没有朋友爲我吹嘘，没有親戚爲我引薦庇護。無非都是靠自己刻苦努力，確實没有得到過什麽人的幫助，獨立成性，没有朋友。擔任左拾遺時，多次陳述時政，有幸受到先皇的召見在延英殿議事。隨即又受到宰相的忌恨，派臣出任河南縣尉。後來任監察御史時，又不知道設法躲避，而是一心一意舉報壞人懲處罪犯，宰相又因爲我没有包庇保護他們的親戚同黨而大發雷霆，藉别的事情貶臣爲江陵士曹參軍。廢棄十年没有受到任用，情願死去葬身於溝壑。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恩釋放有罪的人，纔授臣任膳部員外郎。與臣在一個部門辦公的，大多是臣入朝時的舉人，做卿相的，多半是和臣一同在諫院任職時的拾遺、補闕。愚臣没有料到陛下還知道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并且知道臣略有寫詩的才能，用紅筆寫的詔書授臣任知制誥，召臣到延英殿賜緋服。宰相憎恨臣不依附巴結他們，因此想方設法迫害詆毁臣。陛下心明如鏡知道臣無罪，對臣更加恩寵褒獎，召臣當面拜授中書舍人，派臣充任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爲臣增光添色，人生最大的榮耀，臣已經得到了。可是臣越發受人誹謗，日夜擔憂，惟有陛下明察秋毫，更加保護信任臣，竟然力排衆議，提拔臣任宰相。臣枉有肝肺，豈肯做一個尋常宰相？何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突出包圍之時，每每聽到陛下深切思念牛元翼的話，愚臣恨自己不能身先士卒前去解救。詢問于方時有了計策，派遣王友明等人解救深州之圍，是想爲聖上分憂解難，哪裏是心懷叵測别有用意？没想到奸人懷疑臣要殺害裴度，無根無據地誣告臣，褻瀆聖上的英明，天地也爲之感到羞愧。臣本想等審察清楚後，就準備自

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黄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慚，攀戀聖慈之至。

殺謝罪，没想到聖上恩慈有加，從輕處理貶臣任同州刺史。雖然離開了聖上身邊，但是没有遠離京城的地界，料想必定是聖上自己決定，授臣此職。如果交給他人處理，寧可讓臣到邊遠的軍鎮去任職，怎麽肯讓臣離聖上這麽近？恨的是本月三日，還蒙受召見在延英殿議事。當時不知道痛哭流涕，和聖上告别，没想到今天就被貶逐流放。臣自從離開了京師，傷心至極。每天到了五更朝見的時候，實在控制不住淚流不已。臣如果還能活下去，他日萬一有機會回朝，不敢奢望再見到聖上，衹要能再聽到京城的鐘鼓之聲，臣即使死了，也無恨於九泉了。臣不勝自恨自慚，無限思念聖上。

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諷咏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内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絶唱。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在同州兩年，改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清水秀，元稹徵用的幕府職員，都是當時的文人學士，他們常常到鏡湖、秦望山去游玩，一個月要去三四次。他們互相唱和吟詩，動不動就寫出一大堆的詩文。副使竇鞏的詩在國内頗有名氣，他與元稹酬和的詩最多，到今天還被稱爲蘭亭絶唱。元稹既然毫不在意縱情娱樂，漸漸開始不講品行，當時以貪財好貨而聞名。在越州共八年。

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卒，稹大爲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户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并行於代。

大和初年，就地加授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召入任尚書左丞。振興法紀，貶逐頗受輿論譴責的郎官七人。但是因爲元稹平素操行不檢點，人們心裏都不服氣。適逢宰相王播突然去世，元稹廣求門路，計劃謀取相位。四年正月，任檢校户部尚書，兼任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突然得病，過了一天在軍鎮逝世，終年五十三歲，追贈尚書右僕射。有個兒子名叫道護，當時纔三歲。元稹的二哥司農少卿元積，負責辦理喪事。元稹所寫的詩賦、詔册、銘誄、論議等雜文共一百卷，名叫《元氏長慶集》。又著有古今刑政書三百卷，名叫《類集》，當時都很流行。

稹長慶末因編删其文稿。自叙曰：

長慶末年元稹因爲編删自己的文稿，自叙説：

劉秩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欲，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薪盜賦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栽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絶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决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

劉秩説制度不能削減。我認爲有的就可以削減，出謀劃策，鞏固嗜欲，君王擁有它就使得榮譽都成了君王的，大臣擁有它就使得榮譽都成了大臣的。如果繼續保存下去，就會産生犯上作亂的事，不合乎仁義道德。劃分制度，明確利害，區别邪正，辨明是非，保存這些制度就能使萬事變得涇渭分明，去掉這些制度就能使是非消失得無影無踪。如果要削減，太過分了，也不合乎仁義道德。元和初年，章武皇帝剛剛即位，百官公卿還没有人敢用言辭擾亂皇上的耳目。我當時因剛剛考中制舉在朝中任左拾遺，因此進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數十份，并因爲裴度、李正辭、韋熏稱贊我所説的切實可行，加之宰相婉轉地報告給聖上。皇上很英明，召見我詢問情况。從此宰相大爲憎恨，不到一個月，派臣出任河南尉。以後過了幾年，補任御史，出使東川。謹依據元和赦書，彈劾節度使嚴礪没收塗山甫等八十八家的財産，濫收梓州、遂州百姓幾百萬賦税。朝廷爲之震驚，削奪七州刺史的料錢，將没收的東西全部歸還本人。適逢潘孟陽取代嚴礪任節度使，比嚴礪更貪婪，而且表面上奉承迎合上意，雖然不敢完全不按詔書執行，就命應當拿回被没收東西的人都交錢來贖。贖金遠遠超過東西的價值，敲榨勒索偷徵賦税無所不爲，并秘密上表説嚴礪不應當得到一個惡謚號。我從東川回朝，嚴礪的朋黨在背後咬牙切齒。不久，分管東都御史臺事務。天子長年不在東都居住，都城裏的不法分子很多。各個部門都設有監獄，有的人受到誣陷被關進監獄一年多而御史臺竟然不知道，因此我火速上奏請求下令禁止各個部門擅自關押犯人。河南尉不守法，我彈劾了他，違背了宰相的旨意。徐州監軍使孟昇死在軍鎮，徐州節度使王紹利用驛站的車馬送孟昇的靈柩，走到洛，王紹的部下毆打辱駡主管驛站的官吏，我叫官吏們把棺材移到外邊，不准再乘驛站的車馬。浙西觀察使

於人以八百；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嗚。會河南尹房式詐諼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

下令用杖責打安吉令致死；河南尹誣陷書生尹太階上奏請求處死他；飛龍使引誘趙寔家逃跑的奴婢收爲養子；田季安暗地裏娶洛陽士大夫的女兒爲妻；汴州没收死去商人的錢有上千萬；滑州徵收百姓一千貫錢，交上來的衹有八百貫；朝廷給東都運送糧餉，負責交運的人錯派四千三百輛牛車翻越太行山。像這樣的事有數十件，有的移交有關部門，有的上報皇上，都制止了。貞元以來，不經常動用法令條文，内外寵臣都無話可説。適逢河南尹房式弄虚作假的事敗露，上表逮捕他。以前無話可説的人都大喊大叫。宰相一直因爲我彈劾不法官吏的事情而懷恨在心，藉機貶我爲江陵掾。過了十年，纔任膳部員外郎。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

穆宗初年，宰相輪番掌權，一天丞相段公單獨與聖上議事，藉機請求馬上任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我也在請求之列，皇上允許。不到十幾天相繼任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那些對我懷恨在心的人日夜編造流言蜚語，我害怕獲罪，接連上書自我表白。皇上憐憫我，三次召我談話。談到軍事賦税及西北邊境上的事，就叫我經營料理。此後無論是呈書上奏還是入朝進見，談的都是天下大事，外邊的人不知道，就胡亂猜測。陛下更加憐愛我没有泄露宫中的談話，召入翰林院，并且打算馬上任用爲宰相。這時裴度在太原，也有做宰相的聲望，奸猾的人千方百計想讓我和裴度都做不成宰相，就在裴度面前編造我没有的事。裴度上奏朝廷，查驗結果都不是事實。皇上認爲裴度正掌握着兵權，不想計較誰是誰非，令我出任工部侍郎，而任裴度爲宰相的期望也淡下去了。不到幾個月，皇上將那些造謡誣衊的人全部抓獲，雖然没有暴露他們的醜行，却實現了自己的初衷，終於任用我和裴度都做了宰相。又有人收買狂民控告我利用刺客刺殺裴度，審訊結果又不屬實，然而裴度與我因此都被罷免。從元和十五年八月初次見

心腹腎腸，靡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悪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

到聖上，到此時不滿兩年，得恩受寵，没有這樣迅速的；遭受誹謗，也没有這樣嚴重的。因此我的心思，全都花費在扶助保護自身危亡上還不够，哪裏還有時間經營料理聖上交給我的軍事賦税和西北邊境上的事呢！不過在突然遭受挫折無事可做的這段時間裏，列舉前後呈上的關於軍事賦税和邊防的奏狀，能找到并保存下來的有一百一十五篇。如果删掉它，就對不住先帝對我的器重和任用。至於那些抒發情懷自我辯白的文章，删掉就無法在朋友面前説清自己了。其餘那些在郡縣任職時的奏請，恭喜祝賀的文章，也就附於卷後。從《教本書》開始直到代人寫的各種各樣的奏表，共二十七軸，二百二十七篇。等我死後，給子孫們留一個紀念，從中瞭解經營制度是多麽艱難，而被人誣陷詆毁又是多麽容易。

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

元稹就是這樣叙述自己的經歷，想知道作者的用意，全都在這篇《自叙》裏面。

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己，保薦之。

在所有同年考中制舉的文友中元稹與白居易最友好。在後來中制舉的文友中他最推重龐嚴，説龐嚴的文體像自己，擔保舉薦他。

龐嚴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

龐嚴是壽春人。父親名景昭。

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絶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爲稹、紳保薦，至諫官内職。

龐嚴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長慶元年應考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考上三等，名列制科之首。當月，拜授左拾遺。他聰明敏捷無人能比，文章遒勁華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都很瞭解他。第二年二月，召入翰林院任學士，改任左補闕，又升任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和右拾遺蔣防都是經元稹、李紳的擔保舉薦，做到諫官内職。

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爲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凛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爲口實。初

四年，敬宗即位，李紳受宰相李逢吉的排擠，被貶爲端州司馬。龐嚴受牽累，出任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平素與龐嚴關係好，制書送來後，于敖封駁退回，當時人既敬佩又害怕地説："于給事爲了知己而敢觸怒宰相，難道他不害怕嗎！"等到制書第二次送來，人們纔知道于敖封駁制書是認爲對龐嚴的處罰太輕，中外人士無不

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

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强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譏笑譴責，成爲人們談論的話題。當初李紳被貶官，朝官都祝賀李逢吉，衹有右拾遺吳思没有祝賀。李逢吉發怒，改任他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龐嚴又入朝任庫部郎中。

大和二年二月，皇上策試應考制舉的人，派龐嚴和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任考官，取裴休爲甲等制科第一名。有個應考直言極諫科的舉人叫劉蕡，寫的對策激烈率直，共幾千言，没有中選，人們都認爲他冤枉。他所作的對策，在當時大爲流行，竟然有考中的人請求將自己的名額讓給劉蕡。龐嚴再次升任爲太常少卿。五年，臨時任京兆尹，因强幹不迴避權貴富豪而著稱，但缺乏正人君子的操行，貪圖權勢愛財好利。因酗酒而死。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鞏二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説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别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邽，今爲下邽人焉。

居易幼聰慧絶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絶，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是北齊五兵尚書白建的八世孫。白建生士通，任本朝利州都督。白士通生志善，任尚衣奉御。白志善生白溫，檢校都官郎中。白溫生白鍠，歷任酸棗、鞏二縣令。白鍠生季庚，建中初年任彭城令。當時李正己占據河南十多個州叛亂。李正己的宗人李洧任徐州刺史，白季庚勸説李洧率彭門軍民歸附國家，因而拜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駕，賜緋魚袋，兼任徐泗觀察判官。歷任衢州、襄州别駕。從白鍠到白季庚，世代都崇尚儒學，都是明經出身。白季庚生白居易。當初，白建在北齊立功，在韓城賞賜田地，子孫都居住在那裏，就將籍貫改爲同州。到白溫時遷到下邽，如今是下邽人。

白居易小時候聰慧絶人，胸懷寬廣性格豪放。十五六歲時，帶着自己寫的一些文章，前去拜見著作郎吳人顧況。顧況有文才，但生性輕浮淺薄，後輩的文章没有讓他滿意的。看了白居易的文章，不自覺地到門口迎接以禮相待説："我以爲没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了，却又得到了你。"貞元十四年，開始應考進士，禮部侍郎高郢選拔他爲甲科，吏部判試合格，拜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參加制舉考試的人，白居易應考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考入第四

理。

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

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沾，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

等，授任盩厔縣尉、集賢校理。

白居易的文詞宏富艷麗，尤其精通寫詩。從任秘書省校書郎到任盩厔縣尉，共寫了一百多首詩歌，都含有諷刺比喻的意思，箴砭時弊，補救政事的缺漏，因而正人君子廣爲傳誦，并且不時流傳到宮中。憲宗接受勸諫勵精圖治，渴望聽到正直的言論，二年十一月，召他入翰林院任學士。三年五月，拜授左拾遺。白居易自認爲遇到了喜愛文學的君主，受到破格提拔，打算用自己畢生的精力，報答皇上的恩寵任用。任命那天，獻疏議論時事說：

承蒙聖上恩寵任臣爲左拾遺，去年任臣爲翰林學士，已經與崔群同時呈狀陳謝。但是言辭冒昧，不足以表達我的忠誠。今天再次冒犯聖上，請聖上再次賜恩詳細閱讀。根據《六典》的記載，左右拾遺，掌管供奉勸諫，凡聖上發布的詔令要辦的事情，有不合時宜、不符道義的，小的上奏封駁，大的當面勸諫。選用很慎重，官位很卑微，之所以這樣，是有道理的。大凡人之常情，官位顯赫了就愛惜自己的官位，身份高貴了就愛護自己的身份；愛惜官位就會苟且偷生而不敢議論，愛護身份就會曲意奉迎而不敢勸諫，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拾遺的設置，之所以使官位卑微，就是爲了使這樣的官位不值得愛惜，身份不值得愛護；之所以慎重選用人員，就是爲了使他們下不忍心辜負人們的希望，上不忍心辜負聖上的恩寵。官位不值得愛惜，恩寵不忍心辜負，然後纔能有闕失必定規勸，有違犯必定進諫。朝廷的闕失無所不察，天下的利病無所不言。這是我朝設置拾遺的本意。由此而言，這怎麼能是愚昧拙劣懦弱無能的小臣所應擔當的職位呢？何況臣本來是鄉校的一個無名小儒，衹適宜於做一個府州縣衙的小吏，一心一意默默無聞，没有奢望做大官。豈料聖上仁慈，提拔我在身邊任翰林學士，每次設宴都先讓我們參加，每次慶典賜物都先賞賜我們，中廄的馬讓我們騎，内厨的飯給我們吃。從早到晚慚

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

愧警惕，已經有半年了，空閑的時間越多，心裏越是擔憂慚愧。還没有起一點作用，又提拔臣任左拾遺。臣接受這個官職到現在纔十天時間，食不知味，寢不安席，衹想粉身碎骨來報答聖上的特别恩寵，但還没有找到可以爲之粉身碎骨的機會。如今陛下剛登帝位，初受大名，日夜操勞，尋求治理。每發布一個政令，興辦一件事情，没有不符合道義、合乎時宜的。萬一有不合時宜的事，陛下難道不想聽到嗎？萬一有不符合道義的政令，陛下難道不想知道嗎？倘若陛下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有一點點闕失，和國家利益有一點點關係，臣必然會秘密陳述自己所見，暗中獻上自己所聞，然後由聖上判斷決定。而且臣在宫中任職，不同於外邊的官吏，想要竭盡忠誠，就應該先行陳述。聖上英明，希望明察臣的一片赤誠之心。

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

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内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爲誡，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内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

白居易和河南元稹關係好，同年考中制舉，交情深厚。元稹從監察御史被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翰林學士李絳、崔群在皇上面前議論元稹無罪，白居易多次上疏懇切進諫説：

前面因爲元稹被貶官，臣已經多次奏聞。臣内察事情的原委，外聽衆人的議論，認爲不應該貶降元稹有三點理由。哪三點呢？元稹爲官正直，這是人所共知的事。自從擔任御史以來，檢舉上奏不迴避權臣顯貴，比如上奏的李佐公等人，大多和朝廷權臣有親戚朋友關係。哪個人没有私心，因而對他懷恨在心，有的人藉助公事，將報私仇，因此使誣陷誹謗元稹的話，傳到皇上耳中。臣擔心元稹被貶官以後，凡在官位上的人，每次想要履行職責，就會先拿元稹的事來告誡自己，没有人肯爲陛下做官守法，没有人肯爲陛下嫉惡繩過。朝廷内外權臣顯貴的親黨，即使有犯大過獲大罪的人，也會互相包容隱瞞起來了事，陛下從此無法知道。這是不應該貶降元稹的第一個理由。以前元稹追查房式的事情，心裏雖是爲了公事，做得稍微有點過分。既然已經從重處罰，足以

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争廳，因此獲罪。至於争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産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敕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悮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

疏入不報。

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

懲戒他的過失，況且他已經謝過恩，却很快又予以貶官降職的處罰。雖然引用前面的事情做爲貶官的理由，但是外面議論紛紛，都認爲元稹與宦官劉士元争住正廳，因此獲罪。至於争住堂屋的是非曲直，已在上一個奏狀中陳述過了。況且聽説劉士元踹破驛門，奪取鞍馬，并索要弓箭，恐嚇侮辱朝官，自聖上即位以來，還没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如今宦官有罪，没聽説處理；御史無過，却先行貶官。天下的人知道了，確實有損於聖上的形象。臣擔心從今以後，宦官出使，更加放縱横行，朝官受了屈辱，必定不敢言語，即使有人被凌辱毆打，也會以元稹爲戒，衹能忍氣吞聲罷了。陛下從此無法知道。這是不應該貶降元稹的第二個理由。臣又查訪得知元稹自從去年以來，檢舉上奏嚴礪在東川時貪贓枉法，没收八十多户平民百姓的家産，又上奏王紹違反規定發給憑證，讓監軍押着孟昇的靈柩及家人乘坐驛站的車馬；又上奏裴玢違反詔敕向百姓徵收柴草；又上奏韓皋派軍將用杖打死縣令。像這樣的事情，前後有很多，適值朝廷法令大行，都給予懲罰。料想天下的節帥，都怨恨元稹做官。如今貶元稹爲江陵府士曹參軍就等於將他送給節帥，從此爲他們報仇提供了方便，朝廷又怎麽會知道呢？臣聽説德宗時有個叫崔善貞的人，上告説李錡必反，德宗不信，把他送給李錡，李錡挖坑燒火，把崔善貞活活燒死。没過幾年，李錡果然謀反，至今天下人還爲之痛心。臣擔心元稹被貶官後，節帥有過錯，没有人敢議論，陛下無法得知違法亂紀的事。這是不應該貶降元稹的第三個理由。如果没有這三個理由，假如朝廷失誤貶降一個御史，本來是小事一樁，臣怎麽敢給聖上添麻煩，至於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確實因爲損失很多，事關重大，因此考慮再三，不敢不極力進言。

奏疏送上没有答覆。

另外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獻絲織品，給魏徵

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剥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

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悦，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

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内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户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十年七月，盗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耻。宰相以宫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

的子孫贖回住宅，白居易進諫説："魏徵是陛下先祖時的宰相，太宗曾賞賜殿材爲他建造正室，與各家住宅尤其不同。子孫典當，錢數不多，自然可以由官府爲他贖回，而令李師道奪人之美，此事確實不太合適。"憲宗深表贊同。

皇上又想給河東王鍔加授平章事，白居易進諫説："宰相是輔佐陛下的大臣，没有德行的人不能擔當此任。王鍔剥削百姓的財産，用來换取聖上的恩澤，不能讓天下的人説陛下得到王鍔的進奉，纔任他爲宰相，這對聖朝極爲不利。"憲宗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王承宗抗拒王命，皇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任招討使，上章的諫官有十七八個，白居易當面議論，言辭激烈心情迫切。接着又請求停止在河北作戰，總共有幾千句，都是人們難以説出口的，多數都被皇上采納了。衹有勸諫吐突承璀一事太急切，皇上很不高興，對李絳説："白居易這小子，是朕提拔他做官出名，却對朕無禮，朕實在難以忍受。"李絳回答説："白居易之所以不迴避殺頭之罪，事無大小都要進言，大概是爲了報答陛下的破格提拔，不是隨隨便便就進言的。陛下想大開諫諍之路，就不應該阻止白居易上言。"皇上説："卿説的對。"從此許多言論都被聽從采納。

五年，應當改任他官，皇上對崔群説："白居易官位低下俸禄微薄，限於他的資格和地位，不能破格提拔，他的官位可聽取他的意見。"白居易上奏説："臣聽説姜公輔任内職時，請求任京府的屬官，目的是爲了奉養親人。臣家裏也有老母親，家境貧寒給養微薄，乞求和姜公輔一樣。"於是授任京兆府户曹參軍。六年四月，爲母親陳夫人守喪，退職居住在下邽。九年冬，入朝，拜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十年七月，强盗殺死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第一個上疏議論他冤枉，急切請求逮捕强盗以雪國耻。宰相認爲東宫官員没有諫諍的職責，不應當先於諫官言事。適逢有個素來厭惡白居易的人，指摘白居易，説他華而不實没有操行，他的母親因爲觀花掉到井裏淹死，而白居易却寫了《賞

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花》和《新井》詩，特别傷風敗俗，不應該擔任太子左贊善大夫。正好當權者憎恨他上書言事，上奏貶他爲江表刺史。詔書下達，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議論，説根據白居易所犯的罪行，不應該治理州郡，追回詔書授任江州司馬。

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木泉石，勝絶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墻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檐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凑、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白居易除儒學之外，尤其精通佛經，經常用不計得失心平氣和來勉勵自己，對升官貶職毫不介意。在湓城時，在廬山遺愛寺建舍隱居，曾經給人寫信談到此事説："我去年秋天纔開始游廬山，來到東西二林之間的香鑪峰下，看到雲木泉石，美勝絶倫爲天下第一。十分喜愛不能捨棄，就搭建草屋。前有喬松十幾株，修竹一千多竿，青蘿作墻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在舍下環繞，飛泉從檐間降落，紅榴和白蓮，羅列生長在池砌。"白居易與凑、滿、朗、晦四位禪師，追尋永、遠、宗、雷的足迹，結成世外之交。經常一起游玩吟咏，履危登險，一直走到林泉深處人迹罕至的地方。以至於悠然自得隨心所欲，幾乎忘記了自身的存在。有時長時間不回來，有時過了一個月纔返回，郡守以朝貴對待他，不加責備。

時元稹在通州，篇咏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

>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呆，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韵，義有類。韵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

當時元稹在通州，兩人寫詩文互相贈答，不因路途遥遠而中止。白居易曾寫信給元稹，評論作文的根本目的説：

> 文章的歷史十分悠久了，天、地、人三才各有文。天的文以日、月、星三光爲首，地的文以金、木、水、火、土五材爲首，人的文以《六經》爲首。就《六經》來説，又以《詩經》爲首。爲什麽呢？聖人感動人心而天下和平。能感動人心的，没有比情感更先的，没有比言語更早的，没有比聲音更切的，没有比含義更深的。詩，以情感爲根本，用語言來描寫，用聲音來增彩，用含義來充實。上自聖賢，下至愚呆，小到豚魚，幽到鬼神，類别不同而氣息相同，形體各異而情感一樣，没有聽見聲音而不響、情感交流而不動情的。聖人知道這個道理，利用語言，以六義爲經；順應聲音，以五音爲緯。音有韵，義有類。韵協而言順，言順而音易

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决此以爲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净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

入；類舉而情見，情見而感易交。於是乎能够孕大而含深，貫微而洞密，上下通順而陰陽調和，憂樂合一而百意興盛。二帝三王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垂拱而治，就是拿這個作爲大柄，打通這個作爲大洞。因此聽到"元首明，股肱良"的歌曲，就知道虞的道昌盛了。聽到兄弟五人在洛汭唱歌，就知道夏的政治荒廢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無不兩盡其心了。到了周朝衰亡秦朝興起的時候，采詩官被廢除，上面不用詩來補救考察時政的得失，下面不用詩來疏通開導人心。結果諂媚的風氣盛行，缺乏補救過失的辦法。這時六義開始削弱了。《國風》變爲《離騷》、《楚辭》，五言詩從蘇武、李陵開始。《詩》和《騷》的作者都是生不逢時的人，分别根據自己的心情，發揮寫成的詩文。因此携手河梁的詩句，衹寫傷別，行吟澤畔的辭賦，歸於怨思。彷徨抑鬱，無暇顧及其他了。然而距離《詩經》的時代不遠，遺風大體尚存。所以描寫離别就引用雙鳧一雁作比喻，勸君子諷小人就引用香草惡鳥作比喻。雖然義類不够完備，還有十分之二三符合詩官的要求。這時六義開始闕失了。晉、宋以來，做得好的更少。謝康樂的詩淵深廣博，却大多沉溺於山水；陶淵明的詩高雅古樸，偏偏縱情於田園。江淹、鮑照之流，又更加狹隘。像梁鴻《五噫》那樣的詩，百首中也找不到一二首。這時六義已經衰微了。衰微到了梁、陳之際，大都不過是嘲風雪、弄花草罷了。唉！風雪花草這些東西，詩三百篇中難道捨棄了嗎？衹是看用得怎樣罷了。例如"北風其凉"，是藉風來諷刺威虐；"雨雪霏霏"，是藉雪來憐憫征役；"棠棣之華"，是藉棠棣花來諷喻兄弟；"采采芣苡"，是藉美草來祝賀有子。都是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和這相反，能行嗎！這樣看來，"餘霞散成綺，澄江净如練"，"歸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這樣的篇章，華麗倒是華麗，我不知道它諷喻的是什麽。因此我

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韵。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

說它祇不過描寫風雪、玩弄花草罷了。這時六義完全喪失了。唐朝興起二百年來，其間詩人多得數不清。能够列舉出來的，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另外詩人中的豪傑，被世人稱道的有李白、杜甫。李白的詩，極其奇特，其他人趕不上。但尋找其中的風雅比興，十首中就找不到一首了。杜甫的詩最多，可以流傳的有一千多首，至於貫穿古今，講究格律，盡工盡善，又超過了李白，但要選取《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蘆子關》、《花門》這樣的篇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詩句，也不過占了十分之三四。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及杜甫的詩人呢！我常常悲痛詩道的崩壞，輕率地下决心振興它，有時廢寢忘食，不自量力，想把詩道扶起來。唉！事情與自己的想法大不一樣，這固然不能用一兩句話說清楚，但也不能不粗略地陳述如下。我纔生下來六七個月的時候，乳母抱着我在書屏下逗着玩，有人指着"之"字"無"字給我看，雖然我嘴上說不出來，心裏却已經暗暗記住了。後來有人問到這兩個字時，就是試上十次百次也没有指錯。由此知道我與詩歌的緣分與生俱來，早已寄托在文字中了。等到五六歲時，就學着寫詩，九歲熟記聲韵。十五六歲時，纔知道有進士科，刻苦讀書。二十歲以來，白天以作賦爲功課，晚上以讀書爲功課，閑時又以寫詩爲功課，顧不上睡覺休息。結果導致口舌生瘡，手肘長繭，長大後體膚不豐滿，未老而齒髮過早衰白，眼睛昏花得好像有飛蠅垂珠出現在眸子中，動不動就有成千上萬，這大概都是刻苦學習盡力作文的結果。又傷心自己家貧多故，二十七歲時，纔參加鄉賦。考上之後，雖然一心一意準備參加科舉考試，也没有停止寫詩。等到任校書郎時，已經寫了三四百首。有時拿出來給像足下這樣的朋友看，看到的都說寫得好，其實遠没有洞察到作者的用意。自從入朝做官以來，

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咏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

年歲漸長，閱事漸多，每次和人交談，詢問的大多是時務，每次研讀書史，尋求的大多是治道，這纔知道文章應該爲時事而寫，詩歌應該爲時事而作。這時皇帝剛剛即位，宰相府裏有正人，屢次頒布詔書，訪問百姓疾苦。此時的我，已升在翰林院，身爲諫官，每月請要諫紙。啓奏之間，有能够救濟百姓疾苦，裨補時政闕失，而又難於指明進言的，就用詩歌來吟咏，想讓皇上略有所聞。上可以擴大皇上的視野，爲皇上分愁解憂；次可以報答皇上的恩遇獎勵，盡到諫官的職責；下可以實現我平生的志願。哪裏料到志願没有實現而災禍已經臨頭，皇上没有聽到諫言而誹謗已經形成。這裏索性都説給你聽。凡聽到我的《賀雨詩》的人，七嘴八舌，認爲不合時宜了。聽到我的《哭孔戡詩》，沉默不語，都不愉快了。聽到《秦中吟》，權豪貴戚相顧而變色了。聽到寄給足下的《登樂遊園》詩，執掌政權的人扼腕了。聽到《宿紫閣村》詩，手握軍權的人咬牙切齒了。大概如此，不能一一列舉。和我不相識的人，説這是沽名釣譽，説這是詆毁攻擊，説這是譏諷毁謗。如果是相識的，就像牛僧孺那樣勸誡我。甚至於骨肉妻兒，都認爲是我不對。不認爲是我不對的，普天之下不過兩三個人。有個叫鄧魴的，看到我的詩就喜歡，不久鄧魴就死了。有個叫唐衢的，看到我的詩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了。此外就是足下，足下十年來又如此困厄。唉！難道六義四始之風，上天要破壞它，再不能支持了嗎？還是上天不想使下邊百姓的疾苦讓皇上知道嗎？否則，爲什麽有志於詩的人如此不順竟到了這種地步！但是我又想自己衹不過是關東的一個男子罷了。除掉讀書作文以外，其它事情一無所知，就連書畫棋博這些能够和衆人一起歡樂的事，也都一點不懂，其愚昧笨拙可想而知了。當初應考進士的時候，朝廷裏連疏遠的親戚也没有，和達官顯貴没有半面之交，在仕途上舉步艱

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閒說，禮、吏部人舉選，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娱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咏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

難，在文場上赤手空拳。十年之間，三次考中科舉，名次在衆人之後，後來勉强入朝做官，在外結交俊傑，在内侍奉皇上。因文章而開始得名，最終因文章而獲罪，這也是應該的了。近來聽到親友間傳説，禮部、吏部考核選拔人才，常常用我的私試賦判作標準。其餘詩句，也往往在人們口中流傳。我自覺慚愧，不曾相信。等到再次來到長安，又聽説有個叫高霞寓的軍使，想娶倡妓，倡妓誇口説："我能背誦白學士的《長恨歌》，其他人怎能比得上我?"藉此來增加身價。另外足下信中説：到通州時，看到江邊館舍的柱子上題有我的詩。是什麼人幹的啊？又前些時候路過漢南、適逢主人聚衆與别的賓客娱樂，倡妓們看見我來了，指着我相互看着説：這就是《秦中吟》、《長恨歌》的作者。從長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是鄉校，佛寺、旅舍、行舟之中，處處都有我的詩題寫在那裏；士庶、僧徒、寡婦、處女的口中，常常吟咏我的詩。這誠然是雕蟲小技，不足稱道，但如今習俗所重視的，正在於此。就是像王褒、揚雄那樣的前賢，像李白、杜甫那樣的前輩，也不能忘情於這些。古人説："名是天下人共同擁有的東西，不能多取。"我是什麼人，盗取當今的名已經太多了。既盗取了名，又想盗取當今的富貴，假使我自己來做造物主，肯將這兩者都給人嗎？我今天的艱難窮困，是理所當然的了。何况詩人多難，像陳子昂、杜甫，分别做了個拾遺，而遭遇艱難直到死去。孟浩然之輩等不到一紙任命，窮愁終身。近來孟郊已六十歲了，纔暫時任協律郎；張籍已五十歲了，僅僅做了一個太祝官。他們是什麼人呀！何况我的才能又不及他們。如今雖然被貶謫在遠郡任職，但官品到了第五，月俸有四五萬，冷了有衣穿，餓了有東西吃，養活自身以外，還能惠及家人，也可以説不愧是白氏的兒子了。微之，微之，不要惦念我啊！我幾個月以來，整理行囊卷帙，找到新舊詩，作了分

子矣。微之，微之，忽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内，隨感遇而形於嘆咏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絶句，自百韵至兩韵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

類，分成卷目。自任拾遺以來，凡所遇所感，關係到美刺興比的，又從武德到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的，共有一百五十首，稱之爲諷諭詩。另外有時辦公完畢回家，有時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有一百首，稱之爲閑適詩。又有看到一些人和事，心裏有了觸動，有感而發用詩歌來表現的有一百首，稱之爲感傷詩。還有五言、七言的長句、絶句，從百韵到兩韵的有四百多首，稱之爲雜律詩。一共編成十五卷，大約有八百首。他日見面，應當全部送上。微之！古人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我雖然不成材，却常用這句話來衡量自己。大丈夫恪守的是正道，等待的是機會。機會來了，就成爲乘雲而起的龍，成爲駕風而飛的鵬，勃然突然，盡力以出，機會没來呢，就成爲隱藏在霧中的豹，成爲高飛入雲的鴻，寂兮寥兮，抽身隱退。進退出處，到哪裏而不自得啊？所以我的志向在於兼濟天下，行動在於獨善其身。信仰并且始終貫徹執行的則是正道，用語言表達并加以闡發的則是詩歌。稱之爲諷諭詩，是兼濟的意思；稱之爲閑適詩，是獨善的意思。因此閱讀我的詩歌的人，就知道我的道了。其餘的雜律詩，有時是受到一事一物的啓發，出之於一笑一吟，隨意成章，不是生平看重的東西，衹是在親戚朋友聚會或分别的時候，用它解恨助歡，如今選編的時候，没有能删去。將來有人替我編集時，省略掉算了。微之！貴耳賤目，厚古薄今，是人之常情。我一時找不到古人的例子，就拿近年來韋蘇州的歌行來說，除了才情詞藻方面的長處以外，還很接近比興諷諭，他的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天寫詩的人誰能趕上他？然而當韋應物在世的時候，人們也并没有十分愛重他，必須等他死後，纔顯得貴重起來。如今我的詩，人們喜愛的，大都不過是些雜律詩及《長恨歌》以下的詩歌。時人看重的，正是我看輕的。至於諷諭詩，

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并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游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

思想激切而語言質直；閑適詩，意趣恬静而文辭迂緩。以質合迂，難怪人們不喜愛。如今喜愛詩的人，與我同時代的，祇有足下了。然而到了千百年後，怎麽知道再没有像足下這樣的人出現，而瞭解我喜愛我的詩呢？因此八九年以來，時運稍微好些時與足下就用詩互相勸誡，時運不太好時就用詩互相勉勵，分離獨居時就用詩互相安慰，共同相處時就用詩互相取樂。瞭解我責怪我，都是因爲詩了。如今年春天游城南時，與足下在馬上互相逗趣，分别吟誦新艷小律詩，不參雜其他篇章，從皇子陂回到昭國里，反復唱和，二十多里聲音不斷。樊、李雖在身邊，也無從插嘴。瞭解我的人認爲我是詩仙，不瞭解我的人認爲我是詩魔。爲什麽？勞心傷神，運用聲韵，從早到晚，不知辛苦，不是詩魔是什麽？偶而同人面對美景，有時花開時節宴飲過後，有時在月光之下飲酒盡興，一吟一咏，不覺老之將至，即使是駕鸞鶴、游蓬瀛的人，也不會比這更舒適了，不是詩仙又是什麽？微之，微之！我之所以和足下將身體置之度外、行踪不定、傲視權貴、看輕人世，也是爲了這些。在這個時候，足下餘興未盡，還想向我索取與我交往的人寫的詩，選取其中尤其長的，如張十八的古樂府，李二十的新歌行，盧拱、楊巨源二秘書郎的律詩，竇七、元八的絶句，廣搜精取，加以編次，稱爲《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到準備將他們的詩作收進去的消息，無不踴躍欣喜，認爲是件大好事。唉！話還没有説完而足下被降職，没過幾個月我又接着走了，心神索然，不知哪天能够完成？又要爲之嘆息了。我常對足下説，凡人作文，私心認爲自己的好，不忍删减，有時就失之繁多。其中的美醜，自己更加看不清。必須等待交友中能作公允評價而不存姑息的人，研究評論後予以删减，然後纔能繁簡得當，恰到好處。何况我與足下，作文尤其以多爲患。自己尚且認爲有毛病，何况他

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己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

人呢？如今暫且各自編纂詩作，大致分成卷次，等到與足下相見的時候，分別拿出自己編好的，了却先前的心願。還不知道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萬一突然死去，那怎麽辦呢？微之瞭解我的心啊！潯陽臘月，江風苦寒，年終少歡，夜長少睡。拿筆鋪紙，悄然燈前，想到就寫，語無倫次。不要因繁雜而厭倦，就當是我與你談了一晚上的話。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爲信然。

白居易自叙如此，文人認爲真實。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黄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黄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艷膩皆同，獨房蕊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毌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絶賦之。"有"天教抛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

十三年冬天，酌情内移忠州刺史。從潯陽乘船沿長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在峽口會見白居易，在夷陵停船三天。當時三弟白行簡隨行，三人在峽州以西二十里黄牛峽口的石洞中，置酒賦詩，非常眷戀捨不得分手。南賓郡正當峽路的深險之處，花木大多新奇怪異，白居易在郡時，撰寫《木蓮荔枝圖》，寄給朝裏的親朋好友，分别記載它的形狀説："荔枝生長在巴、峽之間，樹形圓似帷蓋。葉子像桂，冬天仍青；花像橘，春天開放；果實像丹，夏天成熟。朵像葡萄，核像枇杷，殼像紅繒，膜像紫綃，瓤肉晶瑩潔白像雪，漿液酸甜像醴酪。大略如此，其實比這更好。果實如果離開本枝，一天後顏色就變了，兩天後香氣就變了，三天後味道就變了，四五天以後，色香味全部失掉了。""木蓮大的高四五丈，巴地百姓稱之爲黄心樹，經過冬天不會凋謝。樹身像青楊，有白紋。樹葉像桂，厚大而無脊。花像蓮，香色艷膩都相同，惟獨花蕊不一樣。四月初開花，從花開到花落，衹有二十天。元和十四年夏天，叫道士毌丘元志畫下它。可惜它生長在邊遠偏僻的地方，因而作了三首絶句來描寫它。"其中有"天教抛擲在深山"的句子，都流傳到京城，好事者争相模仿。

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爲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年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

這年冬天，召回京城，拜授司門員外郎。第二年，改任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授朝散大夫，開始穿上緋衣。當時元稹也被召回任尚書郎、知制誥，二人都在翰林院任職。長慶元年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復試禮部侍郎錢徽主考選取的鄭郎等十四名進士。十月，改任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自考應試制舉的人，又和賈餗、陳岵任考策官。凡是朝廷有關文字的任務，無不首當其選，但是常常受人排擠，不能發揮才能。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咏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晋陽縣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

當時天子荒唐放縱不守法紀，宰相不得其人，統治失當，河朔再次叛亂。白居易多次上疏議論此事，天子不能采用，於是請求外任。七月，授任杭州刺史。不久元稹被罷掉宰相，從馮翊改任浙東觀察使。兩人交情素來深厚，杭州、越州境界接連，詩文往來，隔不了十天光景。曾在境上相會，幾天後纔分別。任滿，授任太子左庶子，在東都任職。寶曆年間，又出任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入拜任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白居易和僧人惟澄、道士趙常盈在麟德殿御前講論。白居易論難鋒起，能言善辯思如泉涌，皇上懷疑他事前有所準備，大加嘆賞。大和二年正月，轉任刑部侍郎，封爲晋陽縣男，享有食邑三百户。三年，説有病東歸，請求在東都任職，不久授任太子賓客。

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爲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

白居易當初考對策選入高第，提拔到翰林院，受到英明君主的特別優待，很想振奮起來爲皇上效勞報答知遇之恩，心想自己如果能做到宰相，就爲廣大人民謀利益。心願没能實現，受掌權者的排擠，流遷江湖，四五年間，差點死在南方。從此做官的欲望淡了下去，無意於出仕，衹求逍遥自得，吟咏性情。大和年間以後，李宗閔、李德裕黨派的事情鬧起來，搬弄是非，排擠陷害，朝升暮降，天子也無可奈何。楊穎士、楊虞卿和李宗閔關係好，白居易的妻子，是楊穎士的堂妹。白居易更加不安，擔心被加上黨人之名受到排斥，於是請求到閑散之地任職，希望遠離禍害。凡所任官職，從未任滿期限，都稱病辭

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

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咏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曰：

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管磬弦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

去，堅持請求在東都任職，很受有識之士的贊許。五年，任河南尹。七年，又拜授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當初，白居易被免去杭州刺史，回到洛陽。在履道里得到故散騎常侍楊憑的住宅，竹木池館，有林泉的情趣。家妓樊素、蠻子，能歌善舞。現在白居易罷任河南尹回到這裏，常在舟中獨自飲酒賦詩，因而作《池上篇》說：

東都風土水木最好的地方在東南方，東南方最好的地方在履道里，履道里最好的地方在西北角，西墻北垣的第一家，就是白氏老頭樂天的退休養老之地。此地方圓十七畝，屋室占三分之一，水占五分之一，綠竹占九分之一，并用島樹橋路互相隔開。當初樂天做了這裏的主人，欣喜地說道："雖有池臺，没有米粟不能駐守"，於是在池東修建米倉。又說："雖有子弟，没有書籍不能訓導"，於是在池北修建書庫。又說："雖有賓朋，没有琴酒不能娛樂"，於是在池西修建琴亭，加上個石樽。樂天被免去杭州刺史時，得到一塊天竺石，兩隻華亭鶴帶回來。開始建造西平橋，修築環池路。被免去蘇州刺史時，得到五塊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帶回來，又建造中高橋，接通三島路徑。被免去刑部侍郎時，有粟一千斛，書一車，以及十個熟習管磬弦歌的奴婢帶回來。先前潁川陳孝仙教我釀酒的方法，酒味很好；博陵崔晦叔送琴給我，琴韻很清；蜀客姜發教我彈《秋思》，聲音很淡雅；弘農楊貞一送我三塊青石，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天，樂天纔獲准任太子賓客，在洛陽任職，到池上休養。凡三次任官得到的東西，四人送給的東西，以及我無能的軀體，如今都成爲池中之物。每到池中吹春風，映秋月，水香蓮開的早晨，露清鶴唳的晚上，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叫樂童登上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

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韵章，命爲《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鬚颯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

隨風飄，或凝或散，在烟竹波月之間悠揚了好久。一曲還未奏完，而樂天已醉倒在石上了。睡醒來偶而吟咏，非詩非賦，阿龜拿着筆，題在石頭上。看它粗成韵章，命名爲《池上篇》説：十畝的住宅，五畝的田園，有一池水，有千竿竹。不要説地方狹小，不要説地方偏僻，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個老頭在其中，白鬚颯然，識分知足，别無所求。如鳥擇木，衹求有巢能够安身；如同青蛙作坎，不知道大海的寬廣。靈鵲怪石，紫菱白蓮，都是我喜愛的東西，都在我的眼前。有時飲一杯酒，有時吟一首詩。妻兒高高興興，鷄犬自由自在。優哉游哉，吾將老在這裏了。

又效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况。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又仿效陶潛的《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來自喻。他的文章曠達，都是這一類。

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爲墓志，病中吟咏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痹之疾，體瘝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内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咏興來，亦不能遏，遂爲《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

大和末年，李訓釀禍，士大夫慘遭殺害，知識分子感到傷心，白居易更加没有做官的心情。開成元年，授任同州刺史，藉病辭讓没有接受。不久拜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天，染上風痹病，卧床幾個月，於是放掉妓女樊素、蠻子等人，并親自爲自己撰寫墓志，病中不停吟咏。自叙説："我六十八歲，開始害風痹病，體廢頭昏，左脚不能支持。大概是年紀大了疾病乘虚而入，到時候了。我歸心佛教，浪迹老、莊，因病觀身，果有所得。爲什麽？將形骸看作身外之物而忘掉憂患，先拜佛修行然後尋醫診治。最近一個月以來，這疾病稍有好轉，閉門高卧，淡然安閑。詩興一來，也不能遏止，就寫成十五首《病中詩》來自喻。"

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

會昌年間，根據他的請求罷去太子少傅，以

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并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

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悮。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韵，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韵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辭，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論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盗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厕，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咏，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

刑部尚書退休。和香山僧人如滿結成香火社，乘坐轎子你來我往，穿着白衣持着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逝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尚書右僕射。留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都流行於世。長慶末年，浙東觀察使元稹爲白居易集寫序説：

白居易最初還不會説話時，别人試着指“之”字“無”字他能辨認而不出錯。開始説話後，讀書勤奮聰敏，和其他小孩不同。五六歲能識聲韵，十五歲立志於辭賦，二十七歲考中進士。貞元末年，進士崇尚追逐名利，不重視文學，其中《六經》尤其受到忽略。禮部侍郎高郢開始用經藝來選拔人才，白樂天一舉考中上等。第二年，考中拔萃甲科，從此他的《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節判，在京師被新進士競相傳誦。適逢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人，他的對策符合皇帝的旨意，又考取甲科。不久，選入翰林院，掌管制誥。屢屢上書議論朝政得失，并寫成《賀雨詩》、《秦中吟》等幾十首詩，議論天下大事，當時人比之爲《國風》、《離騷》。我開始和白樂天一同在秘書省任職，前後多用詩歌相互贈答。我被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時，白樂天還在翰林院，寄給我百韵律體及雜體前後幾十首詩。此後分别在江州、通州任職，又互相酬答寄贈。巴、蜀、江、楚間及長安城中的少年，遞相仿效，争作新辭，自稱爲元和詩，而白樂天的《秦中吟》、《賀雨詩》等諷諭閑適詩，當時人很少知道。然而二十年間，皇宫禁省寺觀、驛館的墻壁之上没有不書寫的，王公妾婦、牛童馬僕之口没有不稱道的。其中抄寫模仿，在街市上叫賣，或者用它交换酒茶的，處處都是。其中甚至有人盗用他的姓名，苟求自售，混雜錯亂，也無可奈何。我曾經在平水的市上，看到村校兒童，争着學習背誦，召來詢問，都回答説：“先生教我學樂天、微之的詩。”當然并不知我就是微之。另外有個雞林商人很急切地尋求購買，

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爲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册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自己說：“本國的宰相，常用一金換一首，特別假的，宰相就能辨別出來。”自從有詩歌以來，没有流傳得如此廣泛的。長慶四年，白樂天從杭州刺史被召回任右庶子，我當時任會稽刺史，有機會把他的文章都要來，親自編排，編成五十卷，共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用前集、中集爲名，我認爲陛下明年要改年號，長慶從此結束，因此稱爲《白氏長慶集》。大凡文人的文章，各有所長，白樂天的長處可以説有許多。他的諷諭詩長於激切，閑適詩長於消遣，感傷詩長於真切，五字律詩百句以上的長於富麗，五字七字百句以下的長於抒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確當，碑記叙事制詔長於真實，啓奏表狀長於直率，書檄辭册剖判長於盡善盡美。總而言之，不是很多嗎！

人以爲稹序盡其能事。

人們認爲元稹的序的確寫得全面而符合事實。

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侄孫嗣。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白居易曾經抄寫他的文集，送到江州的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的聖善等寺，像佛書雜傳那樣流行。他没有兒子，讓他的侄孫繼嗣。臨終遺言不回下邽，可以葬在香山如滿師塔的旁邊，家裏的人從命將他安葬在那裏。

白行簡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懼，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二十卷。行簡文筆

白行簡，字知退。貞元末年考上進士，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盧坦鎮守東蜀，徵用他爲掌書記。盧坦被免職，他回到潯陽。白居易任江州司馬，他隨哥哥到江州。十五年，白居易入朝任尚書郎，白行簡也任左拾遺，幾次升任後爲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年，振武軍節度使上奏説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聲稱營田數字失實，皇帝下詔叫白行簡審查，不是事實，賀拔志恐懼，自刺身亡。白行簡於寶曆二年冬天病逝，留有文集二十卷。白行簡的文筆有哥哥的風采，

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辭賦尤其精密，文士都向他學習。白居易友愛過人，兄弟之間相待如賓，白行簡的兒子名龜兒，白居易常常親自教他學習，直至出名。當時白居易兄弟之間的友愛之情，無人可比。

白敏中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鏻，位終揚府録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

白敏中，字用晦，是白居易的堂弟。祖父名鏻，官位終於揚府録事參軍。父親名季康，任溧陽令。

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邽。會昌初，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户部員外郎，還京。

白敏中年輕時成爲孤兒，受到幾個哥哥的訓導。長慶初年，考中進士科，輔佐李聽，歷任河東、鄭滑、邠寧三鎮節度使的掌書記，暫時任大理評事。大和七年，爲母親守喪，辭職居住在下邽。會昌初年，任殿中侍御史，在東都任職，不久授任户部員外郎，回到京城。

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毁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事。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懿宗即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年罷相，爲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

武宗皇帝經常聽説白居易的名字，等他即位後，打算徵白居易入朝加以任用，宰相李德裕説白居易衰老有病不能朝見，説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的才氣像白居易，當天授任知制誥，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升任中書舍人。幾次升遷做到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年，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授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開國公，享有食邑二千户。李德裕第二次貶官被貶到嶺南後，白敏中居四位宰相之首，隨聲附和貶毁李德裕，没有爲李德裕説一句申理的話，輿論都譴責白敏中。五年，被罷掉相位，任檢校司空，出任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招撫党項都制置使等。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主管節度事務。十一年二月，任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懿宗即位，徵入拜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再次做宰相。不久加授侍中。三年被罷免相位，任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幾次升任中書令。以太子太師退休後逝世。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由是爭務雕蟲，罕

史臣曰：選拔人才的方法，很久遠了。自從漢代策問賢良，隋代增加詩賦，廢除中正之法，委任銓舉之司。從此文人爭着從事雕蟲小技，很

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并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效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秕《懷沙》，較麗藻於碧鷄，鬥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弦，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推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奥，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謡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説。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吴，焉知用兵？

少向師長學習，抬頭都仰慕屈原、宋玉，同行都模擬《國風》、《離騷》。有的追求箴闕之篇，有的仿效補亡之句。都想輕視《採葛》，視《懷沙》爲糠秕，與漢王褒的《碧鷄頌》較量華麗，才華出衆之士争奇鬥艷。等到編集成册，譜寫成歌，不能逃脱季緒的斥責，誰還指望得到《子虛賦》那樣的稱贊？至今千年，不乏辭人，總論六義之源，比較三變之體，像二班的人很少，像七子的人有幾個？至於潘岳、陸機富於情趣的文章，鮑照、謝朓清雅通暢的詩作，到了徐陵、庾信，踵麗增華，精心編織還要綴以珠璣炫耀，精雕玉刻還要裝飾得金碧輝煌。國初開設文學館，高宗禮遇秀才，虞、許首先脱穎而出，蘇、李緊跟其後。有的人位至宰相，學究天人之際，富於文采的文章，都有人編集成册。然而慕古的人寫出來的詩文過於生僻，炫耀華麗的近乎荒誕，過分拘泥的又受到韵律的限制，過分放縱的又陷入靡靡之音。而其中能够做到品調律度，評古論今，雅俗共賞的，没有像元稹、白居易那樣的文人了。從前建安才子，從曹植、劉楨開始確立霸主地位；永明辭宗，沈約、謝靈運當仁不讓元和主盟，微子、樂天兩人而已。臣看元稹的制策，白居易的奏議，極盡了文章的深奥和治亂的根由。不衹是像謡頌那樣的隻言片語，盤盂之類的淺薄言論。從其文觀其行，白居易爲優，放縱心志於自得之所，擱置器具於必安之地，優游度過餘生，不也很賢明嗎。

贊曰：文章的新體，在建安和永明時期。沈約、謝靈運已經逝去，元稹、白居易是當今的傑出人士。但願他們的英名流傳，永久被人們歌頌。不學習孫武、吴起，怎能知道用兵之道？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七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趙宗儒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爲征南將軍。父驊，爲秘書少監。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名彤，後魏時爲征南將軍。父親名驊，任秘書少監。

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秘書少監，與父并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内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勛二員外郎。

趙宗儒考中進士科，初授弘文館校書郎。一年後，又因應試書判考中高等，補授陸渾主簿。幾個月後，徵入拜授右拾遺，充任翰林學士。當時父親趙驊任秘書少監，與父親都接到任命，在同一天，當時人認爲榮耀。建中四年，改任屯田員外郎，依舊任翰林學士。爲父親守喪，除去喪服後，拜授刑部司門、吏部司勛二員外郎。

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秘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爲右庶子。

貞元六年，主持官吏的考核工作，考核百官的政績，升降公平得當，不畏懼不迴避。對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分别以過失降職。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接連都考定爲中上等，趙宗儒降之爲中中等。另外秘書少監鄭雲逵考定同僚孫昌裔爲上下等，趙宗儒重新考定爲中上等。凡考核爲中上等的，總共不過五十人，其餘的人大多降爲中中等。德宗聽説後稱贊他，升任考功郎中。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拜授吏部郎中。十一年，升任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一天以本官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賜紫金魚袋。十四年，免去宰相，任右庶子。

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并命，尚念之

趙宗儒平時堅守道義，儘量參加定期舉行的朝會之外别無所求，德宗知道後贊賞他。二十年，升任吏部侍郎，德宗召見慰勞他説："聽説卿六年來閉門不出，所以拜授此官。以前曾與你

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爲德宗哀册文，辭頗凄惋。

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爲禮部、户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爲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晋絳慈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爲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

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往，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軍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

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

的父親同一天都接到任命，還記得嗎?”趙宗儒聽到這話俯伏流淚。德宗逝世，順宗命令他爲德宗撰寫哀册文，言辭十分凄惋。

元和初年，任檢校禮部尚書，分管東都尚書省事務、兼御史大夫，充任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召入任禮部、户部尚書，不久任檢校吏部尚書，任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使等。遣散無事可做的戍卒二千人。六年，又召入任刑部尚書。八年，改任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等。九年，召入拜授御史大夫，不久升任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晋絳慈隰節度觀察使等。到任後，擅自動用專供軍用的銀錢八千多貫，因此獲罪處罰一個月的俸禄。十一年七月，召入任兵部尚書。九月，改任太子少傅，臨時任吏部尚書主管銓選事務。十四年九月，拜授吏部尚書。

穆宗即位，因爲剛剛除去喪服，命令尚書省官員策試德宗朝徵集來應考制舉的人，趙宗儒上奏説：“按照這個月十五日的敕令：近來先帝徵集來應考制舉的人，考試時間已經到了，恐怕他們都來自遠方，很難長期住下去，根據實際情况酌情處理，所以就委托有關部門選定日期進行考試。如果得知召集來的人大部分已經離去，等得到詳細準確的消息，然後再做决定，應該令主管官員商議後奏報。臣認爲之所以設立制科，其目的在於皇帝親臨主考，尚書省主持制科考試，以前也不曾有過。如今先帝歸天，政務一新。况且葬期一天天接近，公務繁忙緊迫，等候皇帝策試的士人，實際上已經不多了。臣等人認爲，暫時取消恐怕比較合適。”穆宗聽從。再次拜授太子少傅，分管太常卿事務。

長慶元年二月，爲檢校右僕射，任太常卿。太常寺有《師子樂》，總括了全國各地的音樂，不逢朝會或天子聘問獻納不能演奏，皇帝年幼荒誕，伶官放肆，主管教坊的宦官遞送公文取來演奏。趙宗儒不敢違命，將情况上報宰相。宰相認爲此事應該由有關部門處理决定，不應該稟告宰

不任事，改太子少師。

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愍晏駕，爲大明宮留守。大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諮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册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部，略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相。認爲趙宗儒膽小怕事不稱職，改任太子少師。

寶曆元年，升任太子太保。敬宗逝世，任大明宮留守。大和四年，拜授檢校司空、兼任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趙宗儒，詢問治國之道，回答說："堯、舜的教化，總而言之是慈愛節儉。希望陛下遵守而不要忘記。"文宗贊賞采納。五年，宋申錫受到誣陷，皇上召見太師、太保以下官員商議如何處理，皇上考慮到趙宗儒年事已高，宣令不行叩拜之禮。不久上疏請求退休。六年，下詔以司空退休。這一年九月去世，終年八十七歲，停止朝會，追贈司徒。趙宗儒因有文才而受到任用，前後三次出任方鎮節帥，八次在吏部任職，忽略禮儀制度，注重養生之道，因此受到當時輿論的輕視。

竇易直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 九隴縣令。父彧，廬州刺史。

易直舉明經，爲秘書省校書郎，再以判入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奸贓事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三百萬，貶易直 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 歙 池都團練觀察等使。

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㝏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父名元昌，任彭州 九隴縣令。父親名彧，任廬州刺史。

竇易直考中明經科，任秘書省校書郎，又因通過書判科考試，拜授藍田尉。歷任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升任御史中丞，入朝謝恩那天，賜緋魚袋。八年，改任給事中。九月，出任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依舊賜紫。召入任京兆尹。萬年尉韓晤貪贓受賄的事情敗露，竇易直命令曹官韋正晤審訊，查出贓款三十萬。皇上認爲查得不徹底，下詔重新審問，因又查到三百萬贓款而獲罪，貶竇易直爲金州刺史，韋正晤長期流放到昭州。十三年六月，升任宣州刺史、宣 歙 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等。

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領李㝏驅逐節度使李愿，竇易直聽説後，打算拿出公家的財物犒賞軍士。有人對竇易直說："無緣無故賞給財物，恐怕反而會招來禍亂。"於是停止。軍士已經聽到消息。當時長江、淮河地區乾旱，水位很淺，轉運司堆滿了金錢布帛無法從水路運送，汴州軍將王國清指着那些東西説是犒賞之物，挑撥士兵圖謀叛亂。事先有人告發，於是將王國清收捕入獄。他的黨羽數千人，大喊大叫衝進獄中，强行

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十萬。"衆喜，倒戈擊亂黨，并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

奪取王國清出獄，打算乘機大肆搶劫。竇易直登上城樓對將吏說："對除掉叛亂的人，抓到一個，賞錢十萬。"衆人大喜，回過頭來擊殺亂賊，將他們全部擒拿。王國清等三百多人，全部被殺頭。

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爲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户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

九月，任用李德裕取代竇易直回朝，任吏部侍郎。十一月，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主管財政。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依舊主管財政。改任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曆元年七月，免去主管財政的權力。大和二年十月罷免相位，任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召入任左僕射，分管太常卿事務。十一月，任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因病請求返回京城。七年四月去世，追贈司徒，謚號恭惠。

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左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自從竇易直步入仕途十多年以來，常任散官，不答應他人的徵辟任用，後來擔任地方長官，也以公正廉潔而聞名。做宰相時，未曾選擇任用親戚同黨，凡是大家認爲對的事，就無所迴避。但是元和年間，吏部尚書鄭餘慶議論僕射每月初一的禮儀，認爲僕射不應該與比自己品級低的官員行對等之禮。竇易直當時任御史中丞，上奏駁斥鄭餘慶的言論。等到竇易直任左僕射時，却坐在座位上接受比自己品級低的官員的拜見，受到當時輿論的非議。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顔，父歸期。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是貞觀年間學士李玄道的曾孫。祖父名顔，父親名歸期。

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爲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勛員外郎李巨并爲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

李逢吉考中進士科，出仕任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任左拾遺、左補闕，轉任侍御史，充任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任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出使返回，拜授祠部郎中，改任右司郎中。六年，遷任給事中。七年，與司勛員外郎李巨都任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任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臨時主持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授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中貢院的選舉事務，就委托給禮部尚書王播主管。

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

逢吉天與奸回，妒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爲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奸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㝏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爲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爲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群小，而度竟逐外藩。

李逢吉天生奸詐邪惡，嫉妒賢才中傷善良。當時出兵討伐淮州、蔡州，憲宗將用兵的機要事務委托給裴度，李逢吉擔心裴度立功，暗中阻撓他，因此兩人互相憎恨。等裴度親自出征，翰林學士令狐楚代皇帝爲裴度的出征撰寫制誥，言辭不符合旨意，令狐楚與李逢吉友好，皇帝貶了他倆的官，免去令狐楚學士之職，罷免李逢吉宰相之職，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李逢吉對皇帝有侍讀之恩，派人暗中巴結寵臣，請求返回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入任兵部尚書。當時裴度也從太原入朝。因裴度招撫河朔有功，又留任裴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繼拜授平章事。裴度在太原時，曾經上表議論元稹奸詐邪惡。待到兩人同在相位，李逢吉認爲他們勢必會互相傾軋，於是派人誣告和王傅于方勾結刺客，打算替元稹刺殺裴度。等到抓住于方，審訊後没有證據，元稹、裴度都被罷免相位，李逢吉取代裴度任門下侍郎平章事。從此漸漸地用小恩小惠交結朝廷中不得志的官員，編造謡言，百般中傷裴度。幸虧翰林學士李紳、韋處厚等人在皇上面前爲裴度辯白，説裴度受到李逢吉的排擠，而且裴度對國家有功，不應該受到拋棄，因此纔能够留在朝中擔任僕射。當時已經失去河朔，而王智興擅自占據徐州，李㝏占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人翹首等待再次任裴度爲宰相，來平定暴亂。等到李逢吉嫁禍於裴度，削奪了他的權位，天下人都對李逢吉怒目而視，朝中士大夫上疏議論的有十多人。適逢此時君主荒淫，政事由一群小人掌管，因而裴度終於被逐出京城外任節度使。

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强，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吉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

翰林學士李紳受到寵信，李逢吉厭惡他，於是授任他爲中丞，又打算排擠他出京外任，於是任用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不參拜御史臺官員。李逢吉認爲李紳狹隘直率，一定會與韓愈爭論。等到制詔發下去後，李紳果然派人送去公文質問，韓愈生來質樸倔强，以至於出言不遜，在朝中喧嘩議論。李逢吉藉機貶韓愈爲兵部侍郎，李紳爲江西觀察使。李紳上朝謝恩那

翼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凉國公，邑千户，兼右僕射。

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謡，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謡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獎用之，累奏爲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游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説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于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

天，皇帝把他留在京城没有派出。

翼城人鄭注因醫藥之術博得中尉王守澄的寵幸，李逢吉讓他的侄子李仲言賄賂鄭注，請求交結王守澄。李仲言詭計多端，王守澄見到他很高興。從此，李逢吉有了内助，凡事没有不如願的。敬宗剛即位，正當童年，王守澄從容上奏説：“陛下能够做皇太子，是李逢吉的功勞，當時，杜元穎、李紳堅决請求立深王爲皇太子。”於是貶李紳爲端州司馬。朝官中替李逢吉吶喊助威的，有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當時號稱“八關十六子”。張又新等八人身居要職，而依附他們的胥吏又有八人，有求於李逢吉的人，必須先通過這八個人送去賄賂，没有不如願的。不久李逢吉被封爲凉國公，享有食邑一千户，兼右僕射。

敬宗即位，左右的人屢屢説裴度賢良，曾立過大功，皇帝很是稱贊。適逢有個中使去興元，敬宗就讓他順便詢問裴度的消息。寶曆初年，裴度接連上章請求入京朝見。李逢吉的黨羽坐不安席，如萬箭穿身，於是在一起商議，打算阻撓裴度進京。張權輿編造的“非衣小兒”歌謡，傳遍了大街小巷。歌謡説裴度相貌有天分，應驗了歌謡中的讖語，然而韋處厚在皇帝面前解釋分析，説這是張權輿編造的歌謡。阻撓失敗後，又叫衛尉卿劉遵古的隨從安再榮誣告武昭謀害李逢吉。武昭這個人有才能，裴度攻破淮州、蔡州時獎勵任用過他，幾次上奏舉薦他任刺史。後來裴度被排斥，因武昭是裴度手下的人長期不被任用，客居在京師，走投無路怨言很多。李逢吉希望司法部門審察武昭的經歷，就會暴露出裴度曾經任用過他，藉此來阻撓裴度入朝的計劃。李逢吉又與同僚李程有矛盾。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兩個人，在京城無官職的貴族間以義氣豪俠互相吹捧，二人穿梭於李程和李逢吉兩家。水部郎中李仍叔，是李程的同族，得知武昭鬱鬱不樂怨恨無官可做，李仍叔對武昭説：“李程打算讓你做官，但是李逢吉不答應。”武昭更加憤怒，因喝醉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説到刺殺李逢吉的

相結托，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爲'自求'，僕當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訐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誡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爾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巂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

話。劉審將武昭的話告訴了張權輿，於是張權輿又上報給李逢吉，李逢吉立即叫茅彙召武昭來見，李逢吉用豐厚的利益拉攏武昭，從此猜疑怨恨的話漸漸少了。李逢吉對待茅彙尤其厚愛，曾寫信給茅彙說："足下應當稱我'自求'，我應當稱足下'利見'。"書信往來，關係十分親密。等到裴度請求入京朝見，没有辦法阻撓，就叫茅彙揭發武昭的事，藉此來暴露裴度的行迹。安再榮告發武昭後，李仲言告誡茅彙說："說武昭與李程是同謀就能活，否則你就得死。"茅彙回答說："我冤死也甘心。誣告他人來開脱自己，我不做。"後來武昭被捕入獄，李逢吉的醜行暴露無遺。武昭死後，李仲言被流放到象州，茅彙被流放到巂州，李涉被流放到康州，李虞由拾遺降爲河南士曹。敬宗對裴度更加厚愛，於是將他從漢中召回，再次任宰相。

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參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

李逢吉任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并請張又新、李續之任僚屬。大和二年，改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召入任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掌權。三月，徵入拜授左僕射，兼任司徒。當時李逢吉已經老了，脚有病，不能勝任朝拜謁見，於是以司徒退休。九年正月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太尉，謚號成。

段文昌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名志玄，陪葬昭陵，凌煙閣上有畫像。祖父名德皎，死後追贈給事中。父親名諤，任循州刺史，死後追贈左僕射。

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冑知之而不能用。韋皋在蜀，表授校書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段文昌家住荆州，風流倜儻講義氣，節度使裴冑賞識他却不能任用。韋皋在蜀任官時，上表舉薦他任校書郎。李吉甫任忠州刺史時，段文昌曾拿着自己的文章去干謁他。後來李吉甫做了宰相，與裴垍一同對他加以獎勵提拔，拜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不久拜授監察御史，升任左補闕，改任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任本官，充任翰林學士。

文昌，武元衡之子婿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召文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静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

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荆南。

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爲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荆州，别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

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

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悦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子成式。

段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廕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

段文昌是武元衡的女婿。武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和，憲宗打算召段文昌入朝任翰林學士，韋貫之上奏説："段文昌没有志向，不能提拔他做翰林學士。"到這時韋貫之被免去宰相，李逢吉纔用段文昌任翰林學士，改任祠部郎中，賜緋，依舊充任前職。十四年，加授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式拜授中書舍人，不久拜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慶元年，上奏章請求辭去相位。朝廷認爲段文昌年輕時在西蜀，下詔拜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段文昌一向熟知西蜀的風土人情，這時用寬鬆的政令來治理，嚴明而又果斷，蠻夷害怕順服。二年，雲南入侵，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報朝廷，朝廷爲之擔憂，於是下詔段文昌防禦。段文昌衹派了一名使者前去曉諭他們，蠻寇就撤退了。敬宗即位，徵入拜授刑部尚書，改任兵部尚書，兼管左丞的事務。

文宗即位，升任御史大夫，不久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任荆南節度使。

荆、蜀都有段文昌祖先的舊宅，到這時贖回建成佛寺。又因爲祖先的墳墓在荆州，另外修建住宅用來設置祖廟和畫像堂，逢年過節及良辰美景之時都要供奉祭奠。祭奠完畢，還要演奏音樂歌舞，好像服侍活人一樣，受到士大夫的非議。

六年，再次任劍南西川節度使。九年三月，皇帝派遣賜送春衣的宦官來到，接受宣旨後，無病而死，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

段文昌還未做官時，所到之處得不到賞識。等到他顯達後，歷任高官要職，出將入相，前後達二十年。他的服飾玩物、歌童妓女，衹要能賞心悦目，不惜金錢去購置，以至於奢侈過度，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

兒子名成式。

段成式，字柯古，因門蔭做官，任秘書省校書郎。精心鑽研刻苦學習，秘閣中的圖書典籍，

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娱，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都閱讀遍了。多次升任後爲尚書郎。咸通初年，出任江州刺史。辭官後，寄居襄陽，悠閑放達自得其樂。家裏藏有許多書籍，用來自娱，尤其精通佛書。他撰寫的《酉陽雜俎》流傳於世。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

宋申錫，字慶臣。祖父名素，父親名叔夜。

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

宋申錫從小喪父家貧，有文才。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韋貫之被免去相位，出任湖南觀察使，徵用他爲從事。以後多次在軍鎮的幕府中任職。長慶初年，拜授監察御史。二年，升任起居舍人。寶曆二年，改任禮部員外郎，不久充任翰林侍講學士。

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激勸。文宗即位，拜户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

宋申錫從考中進士開始，一直到後來在朝中做官，廉潔謹慎，不結黨派。當時正值長慶、寶曆之際，風氣浮薄，朋黨盛行。任用宋申錫後，當時輿論認爲可以净化社會風氣。文宗即位，拜授户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式拜授中書舍人，再次任翰林學士。

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宫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奸利，出入禁軍，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爲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逾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爲屬望。及到中書，剖斷循常，望實頗不相副。

當初，文宗常常擔憂宦官的權力太大，自從元和、寶曆年間以來接連招致弑殺之禍。後來王守澄統領禁兵，依仗他資格老，尤其專横跋扈。有個叫鄭注的人，依仗王守澄非法謀利，出入禁軍賣官鬻爵，朝廷内外都對他怒目而視。文宗早就知道，不能忍受。宋申錫當時任翰林學士，文宗看到他忠誠厚道，可以委托重任。曾經藉召見應對之機，與宋申錫從容地談到王守澄，無可奈何，叫他與朝外的大臣商議除掉王守澄，而且約定事成之後任命宋申錫爲宰相，宋申錫叩頭謝恩。不久，拜授左丞，過了一個月，加授平章事。宋申錫向來謹慎直爽，受到的寵信知遇超過同輩，當時人們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等他到了中書省，決斷事情墨守常規，與人們的希望相差甚遠。

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隨、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

大和五年，皇帝忽然派宦官召宰相去延英殿。路隨、李宗閔、牛僧孺等人已經到了中書省東門，宦官説："皇帝召見的人中没有宋申錫。"宋申錫這纔知道獲罪，望着延英殿用笏板敲打着自己的頭退了回去。路隨等人到達延英殿，文宗

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于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爲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

根據神策軍中尉王守澄的奏報，說收到神策軍虞候豆盧著的狀子，告發宋申錫與漳王謀反，路隨等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很吃驚。開始，王守澄在浴堂把鄭注爲宋申錫編造的罪名告訴給文宗，并要求立即在街市上追捕，還準備率領二百名騎兵到靖恭里屠殺宋申錫全家。正好宦官馬存亮與王守澄同入浴堂，在文宗面前諫勸說："如果謀反的人真是宋申錫，爲什麼不召集三省的官員一塊商議。現在冒然行事，旋踵之間京師就亂了。"王守澄無言以對，纔停止，於是召來三位宰相告知此事。又令右神策軍派人到宋申錫的住宅捕捉孔目官張全真、家人用錢買來的兒子緣信等人。又在十六宅及街市上追捕小吏，設法使此案成立。文宗又召集太師太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在中書省和集賢院共同查核驗證這件事。

翌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　舒元褒　羅泰　蔣係　裴休　竇宗直　韋溫、拾遺李群　韋端符　丁居晦　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爲右庶子，漳王爲巢縣公。再貶申錫爲開州司馬。

第二天，開延英殿議事，召集宰相及議事官，皇帝親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　舒元褒　羅泰　蔣係　裴休　竇宗直　韋溫、拾遺李群　韋端符　丁居晦　袁都等十四人，都伏在玉階下奏請將宋申錫一案交付外司，請求不要在宮中審訊。文宗說："我已經與公卿大臣商議過了，卿等暫且出去。"崔玄亮堅持進言，博古論今，辭理懇切。崔玄亮哭泣了很長時間，文宗的怒氣纔漸漸消解，貶宋申錫爲右庶子，漳王爲巢縣公。第二次貶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爲其備。漳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爲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嘩言，以爲宰相真連十宅謀反，百僚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閤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僚三數

當初，宋申錫得到密旨後，就授任王璠爲京兆尹，將密旨告訴給他。王璠不能籌劃，反而讓鄭注和王守澄知道了消息，暗中有所準備。漳王李湊，是文宗喜歡的一個弟弟，賢良而有聲望。豆盧著這人，在禁軍中任職，與鄭注是表親。文宗不明白其中有詐，就罷免了宋申錫的相位任他爲右庶子。當時京城人心惶惶，衆人議論紛紛，以爲宰相真的勾結十宅謀反，百官爲之震驚。過了一兩天，纔弄清其中有詐。諫官伏在閤門外懇切議論，文宗大怒，多次呵斥諫官退下。當時朝

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即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

廷內外都期待着有二三個大臣在朝廷上辯明此事。僕射竇易直說：“人臣不可謀反，否則將被誅殺。”聽到這話的人無不大吃一驚。衹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接連上疏請求公布內廷的議定結果，還說：“王師文沒有捉到，此案就不能成立，請將豆盧著和宋申錫一同交給外廷審理。”當時人心所向都很推重他們。起初議定宋申錫爲死罪，考慮到衆人議論不服，又打算流放到嶺南，後來文宗終於明白了外廷大臣的話，纔有貶爲開州司馬的命令。

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奸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

當初，宋申錫獲罪後，心情輕鬆毫不介意，從中書省回到家裏，呆在外廳，穿上素服等候處罰。他的妻子出來對他說：“公任宰相，作爲人臣官位已經够高了，爲什麽要辜負天子謀反呢？”宋申錫說：“我從書生受到天子的厚愛恩寵，升任宰相，不能鏟除奸亂，反而被人羅織罪名，夫人看我宋申錫難道是謀反的人嗎？”於是相對流下了眼淚。

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嘆息。

宋申錫自從在內廷做官，到做了宰相，因爲當時的風氣奢侈靡爛，身居要職的人更是收受賄賂，於是形成風氣，不思悔改遠避禍害，而且與貞元年間的風氣大相徑庭。宋申錫入朝後，自律甚嚴，尤其以公正廉潔爲己任，各處的饋贈，全不接受。獲罪後，受到有關部門的查檢審問，查出很多退還贈送物的實證，朝野人士爲此嘆息。

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抵憲章，聞其亡殁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慎微爲城固縣尉。

七年七月，在開州去世。下詔說：“宋申錫雖然不能周密慎言，自己觸犯法令，聽說他死在偏遠的荒蕪之地，實在讓人悲痛憂傷。應該允許他歸葬故鄉，藉此表示我的寬大之恩。”開成元年九月，下詔恢復宋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等官爵，賜紫，并且追贈兵部尚書。還任他的兒子宋慎微爲城固縣尉。

李程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鵲伯。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親名鵲伯。

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

李程在貞元十二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幾次被徵用到方鎮的幕府任職。二十年，入朝任監察御史。這一年秋天，召入任翰林

順宗即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遷爲員外郎。元和中，出爲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户。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游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辯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

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處分。"

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

學士。順宗即位，受到王叔文的排擠，罷免翰林學士。三次遷任後爲員外郎。元和年間，出任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十年，召入任兵部郎中，不久參預起草制誥。韓弘任淮西都統，下詔李程奉命宣布諭旨。第二年，拜授中書舍人，臨時主管京兆尹事務。十二年，臨時主持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授禮部侍郎。六月，出任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召入任吏部侍郎，封渭源男，享有食邑三百户。敬宗即位那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敬宗年幼，喜好營造宮室，出游打獵没有節制，準備在宮中營造新殿，李程進諫説："自古以來的聖明帝王，用謙恭節儉教化天下。陛下正在守喪，不應該大興土木，希望將那些磚瓦木材運去恭奉先帝的陵園。"敬宗欣然依從。李程又上奏請求設立侍講學士，經常陳説經典義理。李程能言善辯足智多謀，能使皇帝回心轉意，不久加授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免去相位，任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

六年，就地加授檢校司空。七月，徵入任左僕射，上朝謝恩那天上奏説："臣所任官職的特殊禮遇，前後制度不同。在元和、長慶年間，擔任僕射的幾個人每月初一，不接受四品以下官員的拜見。近日重新制定制度，四品以下官員都允許拜見僕射，王涯、竇易直已經先實行了。如今御史臺説：已經奏報皇上，太常寺定在十五日拜見僕射。臣進退兩難不知依據哪個。"當時中丞李漢認爲僕射接受四品以下官員的拜見禮節太重。敕令説："僕射的特殊禮遇，近來已經審定。之所以實行拜見之禮，都依據令的條文，已經施行，不宜更改。應該按照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的敕令規定來辦。"

李程才學博洽精深，但是生性放蕩，不守規矩，滑稽好開玩笑，却身居百官之長的地位，受到輿論的輕視。七年六月，任檢校司空、汴州刺

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爲河中晋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爲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

子廓。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

廓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内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爲幸。程不持士範，歿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又任河中晋絳節度使，就地加授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再次入朝任右僕射，兼管太常卿事務。十一月，兼任吏部尚書分管銓選事務。二年三月，任檢校司徒，出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去世，有關部門議謚號繆。

兒子名廓。李廓考中進士科，在當時因寫詩而出名。大中末年，幾次升遷後做到潁州刺史，兩次任觀察使。

李廓的兒子名晝，也考中進士科。

史臣曰：趙宗儒、竇易直，因寬厚温和取得聲望，做了高官，與時勢一起升降起伏，長壽善終，可以説能够守身了。李逢吉從平民而升至宰相，欺騙年幼的君主，依靠宦官，内心凶殘如蛇，謀害正直的人，却没有與李訓一同被誅殺，無疑是上天在保祐邪惡。宋申錫是小材大用，貶謫而死也算幸運了。李程不遵守士大夫的行爲規範，身後終獲醜名。君子之於操行修養豈可不慎！

贊曰：趙宗儒、竇易直優柔寡斷，坐享公侯。像毒蛇一樣狠毒，是李逢吉之流。難道没有好人？輔佐皇上。李程、宋申錫輔佐皇帝，亦尚有可議之處。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八

韋温 蕭祐(附) 獨孤郁(弟)朗 錢徽(子)可復
高釴(弟)銖 鍇 馮宿(弟)定 審 封敖

韋温

韋温，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

韋温，字弘育，京兆人。祖父名肇，任吏部侍郎。父親名綬，德宗朝任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退休。韋綬的弟弟名貫之，憲宗朝任宰相，另外有傳。

温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温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爲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一謝即還。侍省父疾，温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憂，毀瘠逾制。免喪，久之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争之，由是知名。

韋温七歲時，每天念一卷《毛詩》。十一歲那年，應試兩經科考中。出仕任太常寺奉禮郎。因考中書判拔萃科，調任秘書省校書郎。當時韋綬已經退休住在鄉間，聽説韋温考中，驚訝地説："考中書判拔萃科高等，名列衆人之首，是不是巴結掌權寵臣的結果呢？"下令在庭院裏設置座席，親自出了兩道書判拔萃科的試題。韋温拿起筆一揮而就，韋綬高興地説："這樣纔當之無愧。"調任咸陽尉。召入任監察御史，因爲父親告老還鄉，在御史臺有許多禮節限制，回家看望父親不方便，没有就任。改任著作郎，謝恩後就回家了。在父親的病床前服侍問安，韋温喂湯喂藥，衣不解帶，長達二十年。父親去世後守喪，因哀傷過度形銷骨立超過禮制。守喪期滿，過了很長時間纔任右補闕，進言忠誠耿直能補救時弊。宋申錫受到誣陷，韋温公開進言説："宋公向來品行端正，身爲宰相，不會做出這樣的事，這是奸臣在陷害他。我們這些諫官，難道就爲了迴避皇帝一時的震怒，而使聖君賢相陷入相互蒙蔽的困惑之中嗎？"因此率領同僚一起伏在閣門外竭力諫諍，從此知名。

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

大和五年，太廟的第四、第六室損壞漏雨，

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王堪，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温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内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内使。

皇上發怒，懲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并下詔宦官招集人工增補修葺。韋温上疏說：“臣認爲百官能各負其責，國家纔能得到治理；事情都回到正軌上，朝廷纔能受到尊重。之所以設立規章制度，成立政府機構，目的就在於使事情都有章可循，一個國家有各種各樣的費用，最重要的，就是事奉宗廟。臣認爲太廟應當修葺，詔令已下達一個多月了，而有關部門鬆懈怠慢，不把它當回事。應該貶降怠慢的官員，藉此懲罰他們的不敬之罪，選擇可以勝任的人，責成他按時修繕完畢。祇有這樣事情纔能回到正軌上，百官纔能各負其責。而且不用皇帝勞心費神，各種政務都不會耽誤。如今怠慢政務的官吏不負其責，祇處罰俸禄，將修葺宗廟這樣重要的事務，隨便委托給宦官。這就等於允許各有關部門的官吏，公然玩忽職守，以爲修繕宗廟這樣重要的政務，是陛下的私事，百官公卿及有關部門，便都置之不理。這是臣私下爲國家感到惋惜的事。事情關係到宗廟，都要載入史書，如果没有先例，不可草率行事。臣請求陛下重新下達詔書，將此事交給主管部門主持修繕，纔能使制度有條不紊，各部門的事務正常運行。”皇上於是阻止讓宦官修繕宗廟。

群臣上尊號，温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

百官公卿上表請求加稱尊號，韋温上疏說：“美德像三皇那樣高纔祇稱皇，功勞像五帝那樣大纔祇稱帝。自古以來加稱尊號，都是聖明君王的末節小事。今年三川發生水災，江淮乾旱歉收，恐怕不是粉飾太平加稱尊號的時候。”皇帝很贊同，於是停止。改任侍御史。

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爲所齒，求德門弟子爲參佐，請温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誡不令居禁職，懇辭不拜。

李德裕做宰相時，升任禮部員外郎。有人將韋温受到牛僧孺厚愛的事，告訴給李德裕，李德裕說：“此人堅定正直保持中立，是個君子。”鄭注任鳳翔節度使，知道自己被人瞧不起，尋求李德裕的門生弟子擔任助手，奏請韋温任副使。有人認爲從情理上講不能拒絶，拒絶就會招來災禍。韋温說：“面對災禍没有人不選擇輕微的。拒絶鄭注祇不過被貶逐到遠方，答應他就會有難以預料的災難。”鄭注被誅殺後，改任考功員外郎。不久參預起草制誥，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

士。因爲父親曾在翰林院任職，擔驚受怕身染疾病，在遺言中告誡他不要在翰林院中任職，韋温懇切辭讓没有赴任。

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爲太子，鷄鳴時問安西宫。"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悦，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贓罪發，帝以智興之故，减死，貶官。温三封詔書，文宗深奬之。莊恪得罪，召百僚諭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尚書右丞。

不久兼任太子侍讀，每天一大早就來到少陽院，到中午纔能見到莊恪太子。韋温説："殿下風華正茂，應該早點起床，學習周文王做太子時，鷄一叫就到西宫問好請安。"太子年幼，不能照他的話去做。韋温聲稱有病辭讓太子侍讀，皇帝不高興，改任太常少卿。没過多久，授給事中。王晏平任靈武節度使時，苛刻剋扣軍士糧餉，貪臟罪敗露後，皇帝因爲王智興的緣故，减免他的死罪，貶降官職。韋温三次封還詔書，文宗十分贊賞他。莊恪太子獲罪後，皇帝召集百官公卿説明這件事，韋温説："太子年幼，陛下没有早早地加以訓導，到這種地步不衹是太子一個人的過錯。"升任尚書右丞。

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綱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奬，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温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温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温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奬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晋之風也。"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

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的父親張弘靖，長慶初年在幽州被朱克融囚禁，張文規没有及時前去看望，人們紛紛議論加以指責。韋温身爲尚書右丞，首先追究這件事，貶張文規出任安州刺史。鹽鐵判官姚勗主持河陰院事務，曾經昭雪冤案，鹽鐵轉運使崔珙上奏請求給予奬勵，於是命令姚勗暫時任職方員外郎。制書發出，命令姚勗到尚書省報到，韋温扣下制書上奏説："唐朝建立以來，郎官都是精選出來的，不能用來奬勵能幹的官吏。"皇上派出宦官宣旨曉諭，説姚勗能够勝任，暫且允許他到尚書省報到。韋温堅持己見不按詔書執行，於是改任姚勗檢校禮部郎中。第二天，皇帝對楊嗣復説："韋温堅持不讓姚勗到尚書省報到，有没有先例？"楊嗣復回答説："韋温的本意在於選拔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姚勗的言行没有缺點，又是梁國公姚元崇的孫子，從殿中侍御史分管鹽鐵案，陛下奬勵他，是應該的。如果一個人做官有才幹，而又不能算做德高望重的人，誰願意爲陛下處理煩雜的事務？這是晋朝衰落時候的風氣。"皇上素來尊重韋温，也不强行改變他的節操，出任陝虢觀察使。

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爲相。時李漢以家行

武宗即位，李德裕掌權，召入拜授吏部侍郎，打算引薦他做宰相。當時李漢因爲在家裏行

不謹，貶汾州司馬，溫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爲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耶?"溫曰："雖非親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悦。居無何，出溫爲宣歙觀察使，辟鄭處誨爲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悦。池州人訟郡守，溫按之無狀，杖殺之。

爲不檢點，被貶爲汾州司馬，韋溫從容地對李德裕説："宰相您不瞭解李漢，昨天他因爲不孝之罪被貶官，請您加以調查審問。"李德裕説："是因爲他和你關係密切的緣故嗎?"韋溫説："雖算不上密切，也相知很久了。"李德裕聽了不高興。過了不長時間，出任韋溫爲宣歙觀察使，韋溫徵用鄭處誨爲觀察判官，李德裕更加不高興。池州有人控告本州刺史，韋溫調查後發現刺史無罪，將告狀人用杖打死。

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婿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黄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壙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孝。

第二年，韋溫頭上生瘡，對愛婿張復魯説："我任校書郎時，夢見兩個身穿黄衣的人拿着符籙來追我，追到滻河邊，剛要渡河，又有一個人來到渡口説：'他的墳墓很大，需要一萬天的功夫纔能修好。'於是不等過河就醒了。算到今天已經一萬天了，該與你們永訣了。"第二天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孝。

溫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嘆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溫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于時。溫剛腸寡合，人多疏簡，唯與常侍蕭祐善。

韋溫在朝廷做官時，與李珏、楊嗣復打過交道。後來楊、李二人遇到災禍，韋溫嘆息説："楊嗣復、李珏要是聽我的話，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當初韋溫認爲楊、李二人與李德裕互相怨恨，後來他倆做了宰相，韋溫勸他們徵用李德裕，盡釋前嫌消除積怨，他們二人不聽，所以惹禍及身。韋溫没有兒子，女兒嫁給薛蒙，擅長寫文章，續撰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大夫們相互傳抄，流行一時。韋溫性情剛烈而不合群，多數人疏遠怠慢他，惟獨與常侍蕭祐友好。

蕭祐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真僞，爲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爲虢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逾月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游心林壑，嘯咏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游。給

蕭祐是蘭陵人。小時候無依無靠生活貧窮，正直不阿刻苦學習，事奉親人因孝順而聞名。由隱士徵入授左拾遺，幾次升官做到考功郎中。蕭祐學識廣博文雅好古，尤其喜愛圖文書畫。前代鍾繇、王羲之的遺墨，蕭子雲、張芝的筆迹，按順序編排辨别真僞，編成二十卷，元和末年進呈皇上，皇上特地下詔嘉獎他，授兵部郎中。出任虢州刺史，召入任太常少卿，改任諫議大夫。過了一個月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在官任上去世，追贈右散騎常侍。蕭祐閑静淡泊不急於追名逐利，擅長彈琴賦詩，書法繪畫都很絶妙，神游於山林谷壑之

事中韋温尤重之，結爲林泉之友。

間，整天吟唱詩歌，而那些名人高士，大多與他有來往。給事中韋温尤其看重他，兩人結爲林泉之友。

獨孤郁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

獨孤郁是河南人。父親名及，天寶末年與李華、蕭穎士等人齊名，擅長寫文章，他寫的《仙掌銘》，很受當時文人的欣賞，官位終於常州刺史。

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爲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貞元末，爲監察御史。

獨孤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寫文章有父親的遺風，中書舍人權德輿尤其稱贊他，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貞元末年，任監察御史。

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

元和初年，應考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考中第四等，授左拾遺。太子司議郎杜從郁任左補闕，獨孤郁與他是同僚，上奏議論杜從郁說："杜從郁是宰相杜佑的兒子，父親身居相位，杜從郁不應該擔任諫官。"於是改任杜從郁爲左拾遺，又上奏議論說："補闕與拾遺相比，資格和品級雖然不同，但都是諫官，如果時政有什麽闕失，不應該讓兒子議論父親。"杜從郁終於被改任其他官職。

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爲河北招討使，乃改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内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婿。"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尚公主者。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實録》。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内職。十一月，改秘書少監，卒。

四年，改任右補闕，又與同僚上章議論宦官吐突承璀不宜擔任河北招討使，於是改任招撫宣慰使。五年，兼任史館修撰。不久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升任起居郎。權德輿做宰相，獨孤郁因他是自己的岳父而辭去翰林學士，憲宗說："權德輿竟有這樣一個好女婿。"因此詔令宰相在士族子弟中爲公主選擇駙馬。升任獨孤郁爲考功員外郎，充任史館修撰、主管史館事務，參預修撰《德宗實録》。七年，又以本官參預起草制誥。八年，改任駕部郎中。這一年十月，再次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九年，因病辭去翰林學士。十一月，改任秘書少監，去世。

獨孤朗

郁弟朗，嘗居諫官，請罷淮西用兵，不協旨，貶興元户曹。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酒，憑醉謁宰相，語辭侵侮，朗坐同飲，出爲漳州刺

獨孤郁的弟弟獨孤朗，曾經擔任諫官，奏請停止出兵淮西，不符合皇帝的旨意，貶任興元户曹。召入任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十五年，兼任史館修撰，升任都官員外郎。長慶初年，諫議大夫李景儉在史館喝酒，乘醉拜謁宰相，説了一些不恭不敬帶有侮辱性的話，獨孤朗

史。入爲左司員外郎，遷諫議大夫。揚州節度使王播罷兼鹽鐵使，行賂於中人，求復領銅鹽，朗上章論之。

因與李景儉一同喝酒受到牽連，出任漳州刺史。召入任左司員外郎，升任諫議大夫。揚州節度使王播被免去所兼鹽鐵轉運使的職務，向宦官行賄，請求再次兼任鹽鐵轉運使，獨孤朗上奏章議論此事。

寶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乘醉謁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冕、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皆丞相之僚舊也，敕命雖行，朗拒而不納，冕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閤失儀，朗不彈奏，宰相銜阻崔冕事，左授少逸贊善大夫，朗亦罰俸。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敬宗令中使諭之，不允其讓。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是月赴官，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

寶曆元年十一月，授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賞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藉喝醉酒拜謁獨孤朗，獨孤朗彈劾他，降授司議郎。御史臺舊例，三院御史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自己聘請，奏請朝廷任命。當時崔冕、鄭居中不是經御史大夫、中丞聘請任命的，都是宰相的僚屬故舊，敕命雖然已經下達，獨孤朗拒絕他們報到，終於改任崔冕爲太常博士，鄭居中在東臺任職。這一年十月，高少逸入閤時禮節不周，獨孤朗没有彈劾奏報，宰相對他阻撓崔冕一事懷恨在心，降授高少逸爲贊善大夫，獨孤朗也被處罰降低俸禄。獨孤朗聲稱自己執法不嚴，請求免去御史中丞，敬宗派出宦官勸慰他，没有批准他的請求。文宗即位，改任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任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當月獨孤朗前往就任，突然死在路上，追贈右散騎常侍。

郁子庠，亦登進士第。大中後，官達，亦至侍郎。

獨孤郁的兒子獨孤庠，也進士及第。大中年間以後，官位顯達，也做到侍郎。

錢徽 錢起

錢徽，字蔚章，吴興人。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謡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絶唱。是歲登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游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尚書郎。

錢徽，字蔚章，吴興人。父親名起，天寶十年考中進士科。錢起能寫五言詩。當初被鄉里舉薦進京趕考，一路上寄居江湖，一天住在客店裏獨自在月下吟詩，突然聽到有人在庭院裏吟誦道："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驚愕不已，悄悄站起來環顧四周，什麼也没有發現，以爲是鬼在作怪，却記住了那十個字。錢起參加考試那一年，李暐出的試題《湘靈鼓瑟詩》中有"青"字，錢起就把鬼吟的兩句詩作爲應試詩的最後兩句，李暐十分欣賞，稱之爲絶唱。這一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年間，與韓翃、李端等十人，都因爲擅長寫詩，出入王公貴族之門，當時號稱"十才子"，被畫成畫像。錢起的官位終於尚書郎。

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

錢徽在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在節度使的幕

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袋，内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兵，徽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悦，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

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迹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托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托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徑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婿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内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核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閲其呈試之文，

府任職。元和初年入朝，三次升任後爲祠部員外郎，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六年，改任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任司封郎中、賜緋魚袋，依舊任翰林學士。九年，授中書舍人。十一年，出師討伐淮西，詔令朝臣議論兵事，錢徽上疏説連年出兵作戰，糧餉不足人困馬乏，應該停止征討淮西，憲宗不高興，免去錢徽的翰林學士之職，任本官。

長慶元年，任禮部侍郎。當時宰相段文昌出任蜀川節度使，段文昌好學，尤其喜愛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因擅長寫文章知名於世，家裏有很多書畫，墨迹著録在《書斷》、《畫品》中的鍾繇、王羲之、張芝、鄭虔的作品，他家也有收藏。楊憑的兒子楊渾之求取功名，將家裏收藏的書畫都拿出來獻給段文昌，求他幫自己考中進士科。段文昌將要離京，當面托付錢徽，接着又寫信擔保舉薦。翰林學士李紳也爲舉子周漢賓向錢徽求情。等到發榜後，楊渾之、周漢賓都没有中選。李宗閔向來與元稹關係密切。當初元稹因爲直言不諱而被放逐了很長時間，等到回朝後，大改以前的志向，企圖走捷徑來達到升遷的目的，李宗閔也急於進取，從此兩人之間産生矛盾。楊汝士與錢徽是老朋友，這一年，李宗閔的女婿蘇巢和楊汝士的三弟楊殷士都考中進士科。因此段文昌、李紳極爲憤怒。段文昌奔赴軍鎮，辭行那天，在内殿當面上奏，説錢徽選取的鄭朗等十四名進士，都是學識淺薄的官宦子弟，不應當在選拔之列。穆宗就這件事詢問翰林學士元稹、李紳，二人的回答與段文昌相同。於是命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在子亭復試，皇帝出的題目是《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其中有十個人没有中選。下詔説："國家設立文學這個科目，目的是爲了選求有真才實學的人，假若讓心懷僥幸的人中選，就與公平競爭背道而馳了。聽説近來一些輕薄浮淺的人，互相吹捧結成朋黨，行賂説情，干擾主考官員的選拔工作。每年考試的録取名單，事先都擬定好了，不用説這是傷風敗俗，心中深爲不安。昨天命令重試鄭朗等人，目的在於精心考核他們

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温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并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的才能，所以没有在不常見的書籍中，刻意尋求深奥生僻的題目，關鍵是考核他們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識，藉此考察他們學識的深淺。孤竹管是祭祀上天的樂器，出於《周禮》正經，批閲呈送來的試卷文章，全都不知道它的本意和出處，言辭格律鄙陋淺薄，空話廢話也很多。現在命令宣示錢徽，鑒於他能深刻反省滿懷愧疚，確實應該放棄以前的所作所爲，引起後來人的警戒。但是因爲現在天下没有憂患，人心剛剛安定，需要更多的安寧和寬撫，因此昭示天下不予追究，特地掩蓋你的缺點，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孔温業、趙存約、竇洵直交來的試卷大致還通順，准許考中；裴譔特地賞賜考中，鄭朗等十人都不予録取。從今以後禮部選舉人才，應該按照開元二十五年的敕令，録取後，考中人員的文章及策論，要送到中書門下省詳細覆核。”不久貶錢徽爲江州刺史，貶中書舍人李宗閔爲劍州刺史，貶右補闕楊汝士爲開江令。當初擬議貶任錢徽時，李宗閔、楊汝士讓錢徽將段文昌、李紳寫給他的信進呈皇上，皇上必然會明白醒悟，錢徽説：“不能這樣。如果無愧於心，得和失都是一樣的，修身養性謹慎行事，怎能拿私人書信爲自己作證呢?”叫子弟燒掉書信，人們都稱贊錢徽是德高望重的人。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詔曰：

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還，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説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訐及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毁，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末代偷巧，内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

不久穆宗知道了其中依附勾結的詳細情況，於是下詔説：

過去，公卿大夫在朝廷上互相謙讓，士人百姓在道路上互相謙讓，周成王制定刑法不肯動用，漢文帝耻於説他人的過錯，這樣純真的道理由來很久了，朕十分羡慕。中古時代以來，争執辯論此起彼伏，壓制一個人的言論就會受到蒙蔽，支持一個人的言論就會受到誣蔑。自然無法名副其實，不能表彰善良抑制邪惡，因此漢宣帝時告發的事時有發生，漢武帝不因爲片言隻語倉促行事。《論語》上寫着毁謗長輩不對，法律上有關於隱匿姓名的禁令，都是爲了防止因謡言多次傳播而造成的毁謗，重視争論雙方的言辭。因此在朝中給某人封爵大家都會受到激

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踪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雕刓。小則綜核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

勵，在街市上處決犯人都會感到恐懼，罪有應得而獎賞得當。到了末代人們苟且虛僞，外表剛强內心脆弱。公卿大夫没有獻計獻策竭盡忠孝的誠心，退朝後却有許多誹謗之言；士人百姓不是通過互相切磋推敲琢磨來提高自己，而是用讒言相互貶低説長道短。在當面就花言巧語强裝笑臉互相求情，在背後則三人一群五人一堆互相議論。留在宫中没有批覆的奏請，就懷疑是揭發某人的隱私；公衆輿論不能容忍的誅殺，却説成是因爲朋黨之争而引起的。提拔某個官吏，就説都是我的功勞；貶降某個官員，就説這是别人的過錯。結黨營私的迹象已經相當明顯，還在裝模作樣自誇不隨流俗；不走正道的行踪已經暴露無遺，還要自稱正直不阿。身居高位的人不用勤勉來告誡自己恪守職責，却説是爲了簡單明瞭；掌管法令的人不用法令條文約束臣下，却説是密封上奏道聽途説。獻章上疏的人輪番撥弄是非，身爲皇帝顧問的人相互憎恨。如果秦始皇没有能照見人心善惡的方鏡，堯没有神羊去抵觸邪惡，當時的君王聽了這些話後，怎能不受迷惑？參議決斷一旦有錯，實施起來就更是大錯特錯。災禍有時就産生於口齒之間，一句話有時也會節外生枝，大凡都是依附勾結造成的，朕很悲傷。我朝貞觀、開元時期，與三代的風氣差不多，風俗歸於淳厚，禮貌謙讓之風盛行。戰事興起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心離散，現在打算用美德來引導，不想用刑罰來驅使。然而信義還没有樹立起來，治理還有不周到的地方，還有一些不知羞耻的人，更加狡詐頑固。小到按察考核的權力，受到下吏之流的損害；大到樞要機密的政務，受到輕薄之徒的干擾。考慮到有些藉機可以教育改變，同時也希望除去其中尤爲邪惡的人。但宰相擔心他們遭受報復，不敢及時澄清。詳備引述前代的書籍，希望頒布勸勉告誡的詔書，藉此申告曉諭，很是殷勤。各人應當自己反省，與我共同經營大業。

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稹。

這是元稹起草的。制書一下，互相勾結的黨徒，如同在街市上被人揮鞭抽打，都對李紳、元稹怒目而視。

徽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即位，徵拜尚書左丞。大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

錢徽第二年升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等。文宗即位，徵入授尚書左丞。大和元年十二月，再次授華州刺史。二年秋天，因病辭職，授吏部尚書退休。三年三月去世，終年七十五歲。兒子名可復、可及，都考中進士科。

錢可復

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大和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爲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錢可復幾次升官做到禮部郎中。大和九年，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李訓選用名門子弟擔任幕僚，任錢可復爲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任鳳翔節度副使。這一年十一月，李訓失敗，鄭注被殺，錢可復也被鳳翔監軍使殺害。

高釴

高釴，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

高釴，字翹之。祖父名鄭賓，任宋州寧陵令。父親名去疾，代理監察御史。

釴，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秘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修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內官爲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

高釴，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通過了書判科考試，補授秘書省校書郎。幾次升官做到右補闕，充任史館修撰。十四年，上疏請求不要任用宦官爲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改任起居郎，依舊充任史館修撰。

釴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釴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釴錦綵七十匹，轉户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寶曆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

高釴孤高正直没有結黨，而能屢次陳述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愛他，在思政殿當面賜緋，并命他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二年，升任兵部員外郎，依舊充任翰林學士。四年四月，宫中發生張韶叛亂，敬宗來到左軍。當天晚上，高釴跟從皇帝住在左軍。第二天平定叛亂，賞賜跟隨的大臣，賜高釴彩錦七十匹，改任户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式授中書舍人，依舊充任翰林學士。在思政殿謝恩時，趁機勸諫敬宗，認爲尋求治理不如親自處理政事，藉此表明皇帝憂慮操勞勤於政事的本意。皇帝十分贊成并采納了他的意見，又賞賜彩錦五十匹。寶曆二年三月，免去翰林學士，任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天，升任吏部侍郎。在銓選部門掌管選舉，科舉事業得到振興。七年，出任同州刺

中丞。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釴少時孤貧，潔己力行，與弟銖、鍇皆以儉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友睦，爲搢紳所重。

史、兼御史中丞。八年六月去世，追贈兵部尚書，遺言薄葬。高釴小時候無依無靠家境貧寒，用廉潔要求自己并努力去做，與弟弟高銖、高鍇都因簡約恬淡而事業有成，做了高官地位顯赫，在家裏兄弟友愛和睦相處，受到士大夫們的推重。

高銖

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穆宗即位，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大和五年，拜給事中。七年，爲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李仲言爲侍講，銖率諫官伏閤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是歲，先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踴，彗星爲變，舉選皆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奸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諍，冀上省悟。既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己，五月，出爲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尋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會昌末，爲吏部侍郎。

高銖，元和六年考中進士科。穆宗即位，入朝任監察御史，幾次升任員外郎、吏部郎中。大和五年，授給事中。七年，任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任用國子助教李仲言爲侍講學士，高銖率領諫官伏在閤門外議論說："李仲言做事一向奸滑，如果聽信任用他，必然會攪亂國家的制度。"皇上派出宦官宣旨曉諭說："朕用李仲言講解經書，没有聽信任用他。"這一年，先是乾旱繼而又發生水災，京城裏穀價飛漲，彗星出現變異，科舉選士全部停止，人心不穩流言四起，鄭注的陰謀詭計，在宫外每天都能聽到。高銖等人冒險議論諫諍，希望皇上醒悟。皇上派宦官奉命宣旨的消息傳開後，群臣相顧失色，認爲高銖正面臨危險死期就在眼前。第二年，李訓、鄭注竊取政權，憎恨高銖不依附自己，五月，派他出京任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地加授檢校左散騎常侍，不久召入任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任河南尹。會昌末年，任吏部侍郎。

高鍇

鍇，元和九年登進士第，升宏辭科，累遷吏部員外。大和三年，準敕試别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榜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鍇審定，乃升李景、王淑等，人以爲公。六年二月，自司勳郎中轉諫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

高鍇，元和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多次升遷後爲吏部員外郎。大和三年，爲了避嫌按照詔敕對應試進士科明經科的鄭齊之等十八人另行考試。發榜之後，人們議論紛紛，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報皇上，下詔高鍇審定，於是李景、王淑等人中選，人們認爲做得公平。六年二月，從司勳郎中改任諫議大夫。七年，升任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中書舍人臨時主持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天，考試完畢後，進呈中選的人員名册，文宗對身邊的侍臣說："以前的文風不佳，前些日子進士科考試的題目，是朕親自出的，參試的文章似乎比去年略好一些。"鄭覃說：

正頹俗，然高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卒。

“陛下改革詩賦的格調，用來矯正敗壞的習俗，加之高鍇也能竭心盡力精心選拔人才，符合聖上的旨意。”皇帝又說：“近來各地節度使送來的奏章，用辭太空虛華麗，與經典和實際相背離，應該懲罰掌書記，警戒這種風氣的流行。”李石說：“古人就事論事纔寫文章，今人爲了寫文章而不惜歪曲事實，懲救時弊抑制末流，確實正是時候。”於是任高鍇爲禮部侍郎。主管貢舉共三年，每年選取四十人。第三年的榜發出後，皇帝頒敕令說：“進士科每年選取四十人，這個數目太大，違背了精選人才的原則。出仕官吏多得無法安置，要堵塞這個根源，應該改爲每年限制選取三十人，如果不够這個數，也可以。”不過高鍇選拔的人雖多，大都是些有真才實學的人，抑制豪貴華族，提拔孤立無援的人，至今還受到人們的稱贊。不久改任吏部侍郎。這一年九月，出任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去世。

釴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復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高釴的兒子名湜，高鍇的兒子名湘，都考中進士科。高湜，咸通十二年任禮部侍郎。高湘自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正式授中書舍人，咸通年間，改任諫議大夫。因與宰相劉瞻關係深厚而受牽連，貶爲高州司馬。乾符初年，官復原職任中書舍人。三年，升任禮部侍郎，選才得當。出任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澤潞觀察使等，去世。

馮宿

馮宿，東陽人。丱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兔之祥。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節度張建封辟爲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爲軍士所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釁，愔恐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説武俊曰：“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殁，幼子爲亂兵所脅，内則誠款隔絶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强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勛，捨其子之迫脅，使得

馮宿是東陽人。幼年時跟隨父親馮子華在祖父的墳墓旁搭建草屋守喪，出現過靈芝白兔等吉祥之物。馮宿兄弟二人，自小都有文才。馮宿考中進士科，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徵用他爲掌書記。後來張建封去世，他的兒子張愔被軍中士卒擁立爲節度使，李師古打算乘張愔守喪之機襲取徐州。當時王武俊尚在觀察形勢，張愔害怕，無計可施，馮宿於是用檄書招撫李師古并游説王武俊說：“張公與君有兄弟之情，打算齊心協力使兩河歸順天子，這事大家都知道。如今張公去世，兒子年幼受到亂兵的脅迫，對內而言效命朝廷的誠意不能轉達給皇上，對外而言又有强兵壓境侵犯逼迫。如此孤立危急，王公怎麽能坐視不理

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絶之德矣。”武俊大悦，即以表聞。由是朝廷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

呢！如果真能奏明天子，不忘已故僕射張公的忠誠和功勛，解除他兒子所受的威脅，讓他歸順朝廷，那麼王公對朝廷有平定叛亂的功勞，對張氏有接續斷絶之嗣的美德。”王武俊很高興，於是上表奏報。因此朝廷賜張愔爲徐州節度使，并追贈張建封爲司徒。

宿以嘗從建封，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己，奏貶泉州司户。徵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之美謚。轉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入爲刑部郎中。十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上官，故事内校考别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内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并書中上考。

因爲馮宿曾經跟隨張建封，不樂意與他的兒子相處，於是接受浙東觀察使賈全的徵用到他的幕府任職。張愔恨馮宿離開自己，上奏貶他爲泉州司户參軍。徵入任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後，因爲他的兒子王承宗不順服，没有給王士真追加謚號。馮宿認爲從懷柔安撫的角度考慮，不該遺忘他的忠心和功勞，於是追加了好謚號。改任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跟隨裴度東征，任彰義軍節度判官。平定淮西後，授比部郎中。適逢韓愈諫論佛骨，當時宰相懷疑是馮宿起草的表疏，派他出京任歙州刺史。召入任刑部郎中。十五年，臨時主持考功事務。馮宿認爲對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員的考核結果，根據舊例由内校考另外上章進呈皇上，翰林學士在宫中任職，所做的事没人知道，請和從前一樣定爲上等，對諫官和御史也請求和原來一樣，都定爲中上等。

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凑，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爲庭凑所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總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爲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

長慶元年，以本官參預起草制誥。二年，改任兵部郎中，依舊知制誥。牛元翼占據深州不服從王庭凑的指揮，下詔授牛元翼爲襄州節度使。牛元翼還没走出深州，就被王庭凑包圍了。二年，任用馮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前往總領留後事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守詔命，馮宿將情况奏報皇上。牛元翼到達襄州後，馮宿回朝，授中書舍人，改任太常少卿。敬宗即位，馮宿常常爲皇帝擔任前導，出任華州刺史。因爲父親名子華上表請求免職，改任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任考制策官。

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年，入爲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修《格後敕》三十卷，遷兵部侍

大和二年，拜授河南尹。當時洛苑使姚文壽縱容部下侵害欺壓百姓，執法官吏不敢逮捕。一天，遇到大集會，曾經要逮捕的那個人在姚文壽身邊傲氣十足東瞧西看，馮宿知道後突然捉住他，用杖打死。大和四年，召入任工部侍郎。六年，升任刑部侍郎，修撰《格後敕》三十卷，升

郎。九年，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二月卒，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陶、韜，三人皆登進士，揚歷清顯。

任兵部侍郎。九年，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二月去世，停止朝會，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懿。有文集四十卷。兒子名圖、陶、韜，三人都考中進士科，歷任清要顯達的官職。

馮定

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慚，笞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爲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苹幕，得校書郎，尋爲鄠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病，趨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爲大理評事。登朝爲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

馮宿的弟弟名定，字介夫，儀表堂堂身材魁梧，與馮宿都有文才，而馮定的才華更高一些。貞元年間都考中進士科，當時人們將他們比作漢朝二馮君。于頔在蘇州做刺史時，馮定寄居在那裏，于頔和身爲平民的馮定很友好。後來于頔做了襄陽節度使，馮定騎着毛驢到軍門求見，守門吏沒有及時通報，馮定沒有逗留轉身離去。于頔感到很慚愧，鞭打軍吏，派人騎快馬帶了五十萬貫錢，追到邊境向他道歉。馮定正在旅店吃飯，寫了一封信責備于頔顯貴後傲慢無禮并退回他送來的錢，于頔爲此感到十分遺憾。權德輿掌管貢舉考試，選拔馮定名列上等，後來在潤州節度使薛苹的幕府任職，做了校書郎，不久任鄠縣尉，充任集賢校理。馮定先前爲父親守喪，因號哭過度損傷身體得了肺病，有時不能及時趕到官府，大學士懷疑他仗恃才華怠慢工作，於是罷掉他的集賢校理之職，讓他任大理評事。入朝任太常博士，改任祠部員外郎。

寶曆二年，出爲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定强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禄粟入己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鞫之。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己贓私，所告罰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游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

寶曆二年，出任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沼控告馮定强行奪取他人的妻子，以及將空缺官員的職田俸禄及粟米挪作自己的費用，詔令監察御史李顧行審查此事。審查結束後奏報皇上，下制說："馮定一案經過使臣的推究審問，沒有中飽私囊的贓物，所控告的罰款，又都充作公用。但是馮定身爲地方長官，對有些事情處理不當，獎賞處罰有時不合理，宴飲游樂沒有節制。因爲已經開恩赦免，不便更改法令，但讓他依舊做郢州刺史，輿論不會答應，應該停止現任官職。"不久授任國子司業、河南少尹。

大和九年八月，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閲於庭，定

大和九年八月，任太常少卿。文宗每次欣賞音樂，鄙視鄭、衛那樣的靡靡之音，詔令奉常官練習開元年間的《霓裳羽衣舞》，用《雲韶樂》作配樂。舞曲完成後，馮定指揮樂工在大庭中演

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

奏，馮定站在中間。文宗看到他抬頭挺胸目不斜視，問其人姓名，翰林學士李珏回答說："這個人是馮定。"文宗很高興，又問："是不是那個能寫古詩古文的馮定?"於是召他上殿，文宗親自吟誦馮定的《送客西江詩》。吟誦完後更高興，於是賞賜禁中的上等絲織品，并令人大量抄寫他作的古體詩進獻。不久升任諫議大夫、主管檢舉事務。

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横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

這一年，李訓謀叛失敗被處死，士大夫先後受到牽連，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心事重重。等到改年號新皇帝即位，中尉仇士良請求派神策軍執儀仗在殿門護衛，馮定上疏反對纔停止，人們都爲他捏着一把汗。馮定又請求允許左右史跟隨宰相進入延英殿記事，宰相不樂意。二年，改任太子詹事。三年，授宰相鄭覃爲太子太師，鄭覃打算在尚書省處理事務。馮定上奏說："根據《六典》，太師應該在詹事府處理公務，不應該在尚書省處理公務。"於是下詔在詹事府處理公務，人們都稱贊馮定。四年，升任衛尉卿。這一年，上表請求退休，下詔以左散騎常侍退休。會昌六年，改任工部尚書後去世。

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衮、顓、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宿從弟審、寬。

先前在長慶年間，源寂出使新羅國，看到新羅國的人傳抄吟咏馮定撰寫的《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出使西番，看到那個國家的人將馮定的《商山記》寫在屏風上。這是他的文章和名聲在戎夷傳播遠揚的最好見證。四個兒子馮衮、馮顓、馮軒、馮巖，都考中進士科。咸通年間，在臺省歷任官職。馮宿的堂弟名審、寬。

馮審

審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爲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入爲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僞號，復"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秘書監。審弟寬，子緘，皆進士擢第，知名於時。

馮審的父親名子郁。馮審在貞元十二年考中進士科，幾次被徵用到節度使的幕府任職。召入任監察御史，幾次升官做到兵部郎中。開成三年，升任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任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召入任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是睿宗題寫的碑額，增加了"大周"兩個字，大概是武后時篆刻的。馮審請求磨掉僞號，恢復"大唐"字樣，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咸通年間，在秘書監任上去世。馮審的弟弟名寬，兒子名緘，都考中進士科，是當時的知名人士。

封敖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奭，父諒，官卑。

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入朝爲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封敖，字碩夫，他的祖先是渤海蓨人。祖父名希奭，父親名諒，官職卑微。

封敖，元和十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方鎮節帥的幕府任職。大和年間，入朝任右拾遺。會昌初年，以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授中書舍人。

封敖思路敏捷，語言貼切而又以理勝人，不追求新奇晦澀的詞句，武宗很贊賞他。曾經起草《賜陣傷邊將詔》，其中有句名言説："傷口在你們的身上，痛苦在朕的心上。"武宗看後很贊美這兩句，給他賞賜宮中的織錦。李德裕做宰相，制定策略攻取回鶻，誅殺劉稹，在商議作戰的時候，同僚中有一些人提出不宜出戰的意見，惟獨李德裕堅持己見運用計謀指點規劃，終於取得了非凡的功績，武宗贊賞李德裕，封他爲衛國公，任太尉。册封的制書中有"當衆説紛紜時能力排衆議，在胸有成竹中制定奇謀妙計。逆賊劉稹盜取兵權，白天封鎖壺關，相對而坐親密交談，敞開胸懷静思遐想，謀劃都與我相同，進言不受他人迷惑。"制書下達後，封敖前去向李德裕表示祝賀，李德裕嘴上念着這幾句話，拍着封敖的背説："陸機曾説過，遺憾的是文不達意。像卿這樣的話，執筆的人不容易寫出來。"在座位上解下皇帝賞賜的玉帶送給封敖，很欣賞敬重他。

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爲，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敖亦罷内職。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户。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爲淄青節度使，入爲户部尚書，卒。

子彦卿 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但是封敖不遵守士大夫的行爲規範，人們看重他的才華却輕視他的所作所爲，李德裕無法重用他。李德裕被免去宰相，封敖也被免去翰林學士的職位。宣宗即位，升任禮部侍郎。大中二年，主持貢舉，提拔了很多文人。改任吏部侍郎、封渤海男，享有食邑七百户。四年，出任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任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授太常卿，出任淄青節度使，召入任户部尚書，去世。

兒子名叫彦卿 望卿、侄子名叫特卿，都考中進士科，咸通年間以後，歷任清要顯達的官職。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

史臣曰：韋温耿直忠誠，堅守職責直言敢諫

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名賢。蔚章操韵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概，郁有世風。三高并秀於一時，二馮争驅於千里，咸以摛英掞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爲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子，綺綉繽紛。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而又得體。蕭祐恬静寡欲安於下位，也是一位名人賢士。錢蔚章寫的詩歌并不高雅，却是一位從容不迫德高望重的人。獨孤郁、獨孤朗胸懷寬大，藴含着前人的風骨。高釴、高銖、高鍇三人在當時都很優秀，馮宿、馮定在千里之外互争高低，都因爲鋪張辭藻，光耀國家而名聲遠揚。潤色文章的才能，封敖也當仁不讓，年高壽長福分不淺，儒生有什麽慚愧的啊。

贊曰：伏在青蒲上進諫，蘸墨作文。獨孤朗、韋温，目的在於匡正君主的過失。馮宿、高釴幾個人，文筆華麗辭采繽紛。在翰林院任職享有美名，渤海男 封敖的文筆優美高超。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九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輿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李訓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曆中，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茅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得還。丁母憂，居洛中。

李訓，是肅宗朝宰相李揆的族孫。起初名仲言。考中進士科。身材魁梧，神情灑脱，言辭敏捷頭腦靈活，善於揣摸人的心思。寶曆年間，叔父李逢吉做宰相，認爲李訓陰險狡猾工於心計，更加親近厚待他。當初與茅彙等人打算中傷李程，後來武昭的事情敗露，李訓獲罪被長期流放到嶺表，正好遇到大赦得以返回。爲母親守喪，居住在洛中。

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爲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悦，乘間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守澄以訓縗粗，難入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内。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内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伏閤切諫，言訓奸邪，海内聞知，不宜令侍扆扆，終不聽。

當時李逢吉任留守，企圖重新做宰相，并且十分怨恨裴度，常常憤憤不平。李訓猜到了他的心事，就挖空心思來打動他。李訓自稱與鄭注關係好，李逢吉信以爲真，送給李訓數百萬的金銀財寶，讓他帶到長安，用來賄賂鄭注。鄭注收到賄賂很高興，乘機向中尉王守澄推薦李訓，於是王守澄就將鄭注的藥術，李訓的《易》道，一起推薦給文宗。王守澄認爲李訓身着喪服，不便進入宫中，皇帝令李訓换上軍服，號稱王山人，與鄭注一起入宫。皇帝聽了他們講的内容，覺得很新奇。等到李訓除去喪服，就讓他留在京城。大和八年，李訓從一名曾被流放的犯人補授四門助教，召入内宫，當面賞賜緋魚。當年十月，升任到國子監擔任講解《周易》的博士，充任翰林侍講學士。進入翰林院那天，皇帝賜宴招待。宣旨召來二十名精通法曲的藝人在翰林院演奏法曲表示寵愛。兩省的諫官伏在閤門外直言極諫，説李訓奸滑邪惡，天下無人不知，不應該讓他侍奉皇

上，文宗始終不理睬。

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爲禍胎，元和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黄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横，謂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秘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中人猜慮，乃疏《易》義五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

文宗天生堅守正道嫉恨邪惡，認爲宦官的權力太大受寵太深，接二連三釀造禍亂，元和末年殺害憲宗的宦官至今還在身邊，雖然表面上寬容對待，心裏實在不能容忍。一直盤算着斬草除根，報仇雪恨，深居宫中，不便與將相明説。以前曾經與侍講學士宋申錫謀劃過，因爲計劃不周密，差點被反咬一口，從此宦官更加横行霸道。文宗認爲鄭注深得王守澄的信任，讓他帶李訓入宫，希望不致引起宦官的懷疑。李訓進入翰林院後，在講解《易經》的時候，有時涉及到宦官，每當此時就慷慨陳詞激動不已，藉此來打動皇上。因爲他言辭激烈無所畏懼，皇帝認爲一定能成就大事，因此誠心誠意與李訓、鄭注商議鏟除宦官的計策。從此二人受到文宗的寵愛和信任，他們的話文宗没有不聽的，然而深宫中的秘謀，常常流傳到外面。皇上擔心引起宦官的猜疑，就將李訓注解的五條《周易》經義，向百官公卿公布，誰的注解能超過李訓就給予獎勵，其目的就是要人們知道皇上是因爲師友關係而寵信李訓。九年七月，改任兵部郎中、知制誥，充任翰林學士。九月，升任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舊賜金紫之服。下詔在處理政事的空隙，隔三、五天去一次翰林院。

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内豎。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忠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爲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驛，遣人封杖决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作威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爲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别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黄門禁軍迎拜戢斂。訓本以纖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流，時亦能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

李訓掌權後，就開始謀劃誅殺宦官。宦官陳弘慶，自從元和末年背上弒殺皇上的罪名以來，忠心正義的人没有不怒恨他的，他當時任襄陽監軍，於是將他從漢南召回，走到青泥驛，派人用杖打死。王守澄自從長慶年間以來就在樞密院任職，統領禁軍，作威作福。李訓做宰相後，任王守澄爲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免去他統領禁軍的權力，不久賜毒酒殺死他。從此李訓更受皇上的寵愛信任，經常在便殿上奏應對，其他宰相無不順着他的意思説話，宦官和禁軍對他迎來送往叩頭作揖不敢放肆。李訓本來是一個小人，爭先恐後依附他的，大都是些狂妄怪僻異常陰險的人，有時他也會博取正人君子的信任，用來穩定人心。天下的人，有的就把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在李訓身上，不衹是君主一人被他的花言巧語迷

訓雖爲鄭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勢不兩立，托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爲鳳翔節度使。俟誅内竪，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户部尚書王璠爲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爲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閒，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

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内臣往視之。

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敕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閽者欲扃鎖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内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擧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内。"即擧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内官

惑。

李訓雖然是經鄭注引薦任用的，等到俸禄和官位都超過鄭注時，兩人你争我奪勢不兩立，李訓用裏應外合的計謀作藉口，派鄭注出京任鳳翔節度使。其實是打算殺死宦官後，就動手收拾鄭注。計劃於當年十一月誅殺宦官，需要兵力協助，就派大理卿郭行餘任邠寧節度使，户部尚書王璠任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臨時主管京兆尹事務，太府卿韓約任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臨時主管御史中丞事務，這些都是與李訓關係深厚的人。希望王璠、郭行餘在赴任之前，廣泛招募英雄豪俠以及金吾臺府的隨從，聯合起來成就大事。

當月二十一日，皇帝來到紫宸殿。公卿大臣依次排列，韓約没有先報平安，就上奏説："金吾左仗院裏的石榴樹，今天早上挂滿了甘露，臣要上奏的事説完了。"於是手舞足蹈叩拜兩次，宰相百官相繼道賀。李訓上奏説："甘露帶來了吉祥，吉祥就在宫中，陛下應該親自前往左仗院觀看。"百官公卿依次退下，皇上乘坐軟轎出了紫宸門，經含元殿東階上殿，宰相及侍臣分别站在低一級的臺階上，分成文武兩列，排列在殿前。皇上命令宰相和兩省的官員先去觀看，這些人回來後，説："臣等擔心不是真甘露，不敢輕易胡説。一旦説有，全國各地的人都要來道賀。"皇上説："難道是韓約在欺騙我?"於是命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内臣前往查看。

這些人走了以後，李訓召來王璠、郭行餘説："快來接聖旨。"王璠嚇得腿發抖不敢上前，郭行餘獨自到殿下叩拜。當時太原、邠寧兩個軍鎮的士兵，都手持兵器等在丹鳳門外，李訓已下令召他們進來，結果進來的衹有王璠的隨從士兵，邠寧的士兵竟然没有進來。左右軍中尉、樞密内臣到了左仗院，聽到幕後有兵器的碰撞聲，驚慌失措地往外跑，看門人正要上門栓，被中人一聲呵叱，手拿門栓却關不上門。宦官跑回來報告，韓約滿頭是汗不敢出氣，頭也不敢抬起來。宦官對他説："將軍這是怎麼了?"又回頭上奏説："情况十分危急，請陛下趕快回内宫。"隨即

決殿後罘罳，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時愈急，邐迆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郗志榮奮拳擊其胸，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閤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

抬來軟輿迎接皇帝，李訓在殿上大聲說："金吾衛士快上殿來，保護皇帝的人，每人賞錢一百貫。"宦官撕掉殿後的屏風，抬着軟輿快速跑去，李訓抓住軟輿大聲說："陛下萬萬不能進內宮。"有十多名金吾衛士，跟李訓一擁而入。羅立言率領京兆府中的隨從人員從東面跑來，李孝本率領御史臺的隨從人員從西面跑來，總共有四百多人，跑上殿左右衝殺，打死打傷的宦官有幾十人。李訓當時更加着急，東繞西拐進了宣政門，皇帝怒目圓睜呵叱李訓，宦官郗志榮揮拳擊中李訓的胸部，李訓當即倒在地上。皇上進了東上閤門，門立即關上了。宦官三番五次呼喊萬歲。不一會兒，宦官率五百名禁兵，手持兵器出了閤門，見人就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正在中書省聚餐，聽說出事都往外跑，各部門的隨從屬吏死的有六七百人。

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南山，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爲盩厔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別受搒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景、再從弟户部員外郎元皋，皆伏法。

這一天，李訓被一拳擊中倒在地上，知道大勢已去，就獨自騎馬逃到終南山，投靠寺院裏的僧人宗密。李訓與宗密平常關係就好，宗密打算剃去他的頭髮將他藏起來，弟子們不答應，李訓於是又趕往鳳翔，打算投靠鄭注。剛出終南山，就被盩厔鎮將宗楚抓獲，帶上枷鎖送往京城。走到昆明池，李訓害怕落入禁軍手中遭受嚴刑拷打，就對押送他的士兵說："所到之處都有士兵，捉到我的人就能享受榮華富貴，不如提着我的頭趕路，免得被别人搶去。"於是殺了李訓，提着他的頭前往京城。李訓的弟弟李仲景、近房堂弟户部員外郎李元皋，都依法被處以死刑。

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嘉之，奏釋其罪。

仇士良認爲宗密收容李訓有罪，派人將他抓到左軍，譴責他有知而不告的罪名。將要殺他時，宗密毫不在意地說："貧僧認識李訓很多年了，也知道他造反叛逃。但是本佛法的宗旨是，遇到困苦就解救，不愛惜身家性命，這樣死了也甘心。"中尉魚弘志欣賞他，上奏免去他的死罪。

鄭注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

鄭注，絳州翼城人，當初藉助他的醫藥方術在長安的權貴富豪家出出進進。本來姓魚，假冒姓鄭，因此當時人們稱他魚鄭，鄭注掌權後，人們將他比作"水生動物"。

元和十三年，李愬爲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爲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爲職事，軍政可否，愬與之參决。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雖如此，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爲晚。"愬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衡，盡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翌日，守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無限隔。愬署爲巡官，齒於賓席。

元和十三年，李愬任襄陽節度使，鄭注前去投靠他，李愬吃了他的藥有效果，因而厚愛禮遇他，任用爲節度衙推。跟隨李愬移任徐州節度使，又任職事，軍政大事的可行與否，李愬都要與他商議决定，鄭注擅長詭辯陰險狡猾，善於揣摸人的心理，給李愬出謀劃策，没有不合李愬心意的。但是鄭注心懷邪念放任不羈，依仗李愬作威作福，軍鎮幕府中的人都認爲他是個禍害。當時王守澄任徐州監軍，十分憎恨鄭注。一天，把軍鎮中的人認爲鄭注是個禍害的情况告訴給李愬，李愬説："他就是這個樣子，但也確實是個奇才。將軍不妨與他交談一次，如果不稱心，再除去他也爲時不晚。"李愬於是叫鄭注拜見王守澄。開始王守澄面有難色，等到請鄭注落座與他交談，見他機敏善辯左右逢源，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於是請他到裏屋，兩人促膝交談情投意合，都恨認識得太晚了。第二天，王守澄對李愬説："確實像李公説的那樣，鄭注真是個奇才。"從此鄭注在王守澄家進進出出，無人敢上前阻攔。李愬任用他爲巡官，與賓客同席而坐。

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讒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僚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爲昭義節度副使。既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

等到王守澄入朝執掌樞密院事務，正當長慶、寶曆年間，國政大權幾乎被王守澄獨攬。鄭注晝伏夜出，多方勾結到處行賄，起初衹有讒佞奸邪投機取巧的人依附他以圖升官發財；幾年之後，達官權臣，爭先恐後涌到他的門前。多次被徵用到山東、京西各軍鎮幕府，歷任衛佐、評事、御史，還檢校庫部郎中，任昭義節度副使。後來他捏造事實誣陷宋申錫，正人君子，纔開始對他側目而視。

大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款閤内彈之曰："鄭注内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内，諫章十數，文宗不納。尋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嘆。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緊。

大和七年，免去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來到京城，御史李款在閤内彈劾他説："鄭注對内勾結敕使，對外勾結朝官，你來我往，行賄受賄，晝伏夜出，干涉政事竊取權力。人們不敢議論，路上相遇衹能用眼睛示意。請將他交給司法部門審查。"不到十天，諫章多達十數篇，文宗不予采納。不久拜授鄭注爲通王府司馬，充任右神策判官，朝中朝外的人驚駭嘆息。八年九月，鄭注進獻藥方一卷，令王守澄召鄭注到浴堂門議事，賞賜五彩絲錦。召鄭注議事的那天晚上，東方的天

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空上出現彗星，有三尺長，光芒耀眼轉瞬即逝。這一年十二月，拜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間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爲朝夕可致升平。兩奸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爲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爲之一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諭，人情稍安。

鄭注在善和里建造住宅，開通又深又長的巷道，架起長廊築起雙墻。天天聚集京城裏的輕薄子弟、各方鎮的將帥屬吏，利用他們爲自己招權謀利。隔天去一次禁軍，與王守澄親密交談，一談就是好幾個時辰，有時整個晚上都不睡覺。李訓依附鄭注入朝做了官，也藉機到鄭注家裏拜訪，而那些輕薄浮躁急於做官的人，擠滿鄭注的家門。九年八月，升任工部尚書，充任翰林侍講學士。召他從九仙門入宫，皇帝當面賞賜委任狀。當時李訓已經在宫中，兩人情投意合，每天侍奉在皇帝身邊，談論天下太平的方法，好像一夜之間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兩個奸臣一唱一和，天子更加迷信他們的言論。這時，李訓、鄭注的權勢，威震天下。兩人如願以償後，生平與他人的恩恩怨怨，一絲一毫都要報復。因楊虞卿一案，懷恨李宗閔、李德裕，心裏厭惡的人，都視爲這兩個人的同黨。朝臣相繼被斥退貶逐，文武大臣爲之一空，人人惴惴不安，好像頭要掉下來一樣。皇上略知一二，下詔安撫寬慰，人心纔漸漸穩定。

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略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榷茶爲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嘗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緑?"始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内出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

李訓、鄭注天生狂妄自負，苟且偷生曲意迎合，至於經營謀略，没有什麽可以稱道的。當初召到浴堂門議事，皇上詢問使百姓致富的方法，鄭注的回答是實行茶葉專賣。具體方法是，將江湖地區百姓的茶園，收回由官府經營，酌量付給價錢，派使者主管。皇帝被他的話迷惑，就命令王涯兼任榷茶使。又説秦中有災禍，應該大興土木來消災滅禍。文宗能寫詩，曾經吟誦杜甫的《江頭篇》道："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緑?"吟罷纔知道天寶年間以前，圍繞曲江四周有許多樓臺行宫和官署，心裏十分羡慕。聽了鄭注的話，就下令左右神策軍派人疏浚曲江、昆明二池，并允許公卿士大夫在江邊修建亭臺館舍，四時游樂。當時兩軍建造紫雲樓、彩霞亭，皇上賜恩書寫樓臺上的匾額。鄭注的話無不聽從，大概都是這一類。

九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

九月，鄭注任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

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監軍府議事。注倚兵衛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孑遺。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

翔節度使。原來已經與李訓策劃好了行動時間，打算裏應外合。十一月，鄭注聽説李訓開始行動，從鳳翔率領親兵五百多人趕赴京城。走到扶風，聽説李訓失敗，準備返回。監軍使張仲清已經接到密詔，迎接并慰勞他，召他到監軍府議事。鄭注倚仗自己有士兵護衛前往赴會，張仲清已在幕帳後設下伏兵。鄭注剛坐下，伏兵衝上來，殺了鄭注，將他的頭通過驛站送到京城，他的部下四處逃散。鄭注的家屬被殺盡滅絶，一個也没剩下。當初没有抓到鄭注時，京城裏人心惶惶。這時，人們互相慶賀。

注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由是中官視注皆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没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鄭注雙目不能遠視，自稱掌握煉丹的方法，可以治好手足萎縮腫脹的疾病。開始李愬自稱吃了很有效，就介紹給王守澄，王守澄也認爲很靈驗。從此宦官看到鄭注都很憐愛他，終於藉此實施他的陰謀詭計。而王守澄自己引火燒身，也使得士大夫跟着遭難，這難道是一時的邪氣所致嗎？抄没鄭注的家財後，得到絹一百萬匹，其他財貨也爲數不少。

王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親名晃。

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藍田尉。二十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内職。元和三年，爲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爲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

王涯於貞元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出仕任藍田尉。二十年十一月，召入充任翰林學士，拜授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擔任的都是宫裏的職務。元和三年，激怒宰相李吉甫，免去翰林學士，任都官員外郎，又貶爲虢州司馬。五年，召入任吏部員外郎。七年，改任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式拜授中書舍人。十年，改任工部侍郎、知制誥，加授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依舊任翰林學士。十一年十二月，加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免宰相，任兵部侍郎，不久升任吏部侍郎。

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邊騷動，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

穆宗即位，令王涯任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這一年十一月，吐蕃南北夾擊入侵中原，西北邊境騷亂不安，下詔兩川軍隊抵禦。當時吐蕃軍隊已經逼近雅州，王涯上疏説："臣從本道出兵，直接插入賊軍的中心地帶。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龍州清川鎮進入吐蕃

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栅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内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廷，期於爲國討除，使戎人芟剪。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慺慺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奸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祗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啖之，所以勸獎要約者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鋭，可得出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

地界，直接抵達故松州城，這是吐蕃以前設置節度使的地方；另一條是從綿州威蕃栅進入吐蕃地界，直接抵達棲雞城，這兩個地方都是吐蕃境内險峻的咽喉之地。”又說：“臣看到如今天下沒有狗叫的驚擾，好像處在覆盆下面一樣安全。每次吐蕃入侵的警報傳來，朝裏朝外的人都爲之震驚，使得陛下有廢寢忘食輾轉反側的擔憂，這是臣等人身爲大官、接受重托所應負的深重責任。雖然接受詔命發兵征討，心早已飛到敵人那裏，期望爲國討賊除害，將戎人斬草除根。晝夜考慮，用什麽辦法纔能收到一點點效果？所以臣雖然愚昧但勤勤懇懇，願意陳述自己的一點點想法。臣認爲自古以來好的策略，都明白清楚可以借鑒。無非就是充實邊境上的兵力，選用有才能的將領，加强邊防，擴大儲備，杜絶奸謀，在咽喉要道上加强防守，這些是朝中大小官員都知道的道理，不光是微臣一人知道，祗是在於能否這樣去做罷了。不過愚臣心裏想到的，還想公開表露出來，誠心希望陛下不惜財物，用來收買北虜的野心。親自派遣可以信賴的大臣，與他們簽定和約説，犬戎負恩叛亂，多次在邊境上製造禍亂，能够制服他們的，祇有北蕃。如果能够出兵深入其地，殺死多少人，奪取多少土地，就給多少獎賞。這樣開誠布公地向他們表示誠意，用豐厚的財物引誘他們，之所以獎賞締約與以往不同，目的在於使匈奴的精鋭兵力，能够出動，祇要能打上一仗後，西戎的勢力就衰弱了。”穆宗沒有采用他的計策。

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克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

長慶元年，幽州、鎮州再次叛亂，王師出征討伐，沒有傳來勝利的捷報。王涯在軍鎮上書議論用兵說：

> 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縶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

> 臣認爲幽、鎮兩州，犯上作亂天理不容，忘記朝廷養育的大恩大德，露出虎狼一樣的險惡野心。扣壓朝廷重臣，殺害國家將帥，流毒散布其他州郡，禍害殃及賓客幕僚。凡是有感情的人，誰不爲之激憤？都想拿起武器，衝向賊穴興師問罪。臣認爲國家用禮樂教化治理天下，接着纔是武力征服，遠處的無不服從，近處的無不安寧。何況這

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闒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仇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掎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鬥，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

兩個州，怎麽敢違背天理？臣私下預料詔書早晨下達，各鎮軍隊晚上就會出動，用像貔貅一樣勇猛的問罪之師，抵擋猖狂無禮的寇賊，就如同推倒大山壓鷄蛋，决開大海灌螢穴，雙方勢力的懸殊，不過如此。但是因爲常山、燕郡、虞、虢四地相連，一旦興兵出戰，恐怕要耗費大量財力物力。而且罪行有輕有重，事情有先有後，攻取艱難的地方應該先從容易的地方入手。比如聽説范陽開始叛亂，事出偶然，并非蓄謀已久，可以先查明情況再作處理。而鎮州製造禍亂，决非偶然，煽動下屬各城，派兵在邊境抗拒。這樣一來對幽、薊的亂軍，可以寬大處理；鎮、冀的叛賊，必須首先討伐。何況王廷湊懦弱無能，没有承襲祖先的恩澤；成德人心涣散，多數人迫於威脅。如今利用魏博想要報仇的士兵，昭義願意殺盡敵人的軍隊，讓晉陽的軍隊參戰，滄、易的軍隊協助，相互策應，打敗他容易得好像高屋建瓴，將賊城裏的人斬盡殺絶，然後朝北踏上去燕地的道路。就朝廷來説不算失信，就軍事形勢來説確實抓住了有利的時機。臣愚昧忠誠，衹能想到這些。臣又聽説用兵作戰好比兩人打架，首先得扼住對方的咽喉。如今瀛、莫、易、定四州，就是敵人的咽喉之地，確實應該授予兵權，派重兵防守。使其互相不知生死，間諜無從可入，然後派大軍先逼近冀、趙，接着攻取井陘，這是百戰百勝的策略。臣深受皇上恩寵，無以報答，輕率冒昧地陳述這些意見，不禁誠惶誠恐忐忑不安。

洎涯疏至，盧士玫已爲賊劫，陷瀛、莫州，凶勢不可遏。俄而二凶俱宥之。

等王涯的奏疏送到朝廷，盧士玫已經被賊人劫持，攻陷瀛州、莫州，氣勢凶猛不可阻擋。不久兩個凶首都被赦免。

三年，入爲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

三年，召入任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任鹽鐵轉運使，不久升任禮部尚書，依舊充任鹽鐵轉運使。寶曆二年，任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地加授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召入任太常卿。文宗認爲樂府演奏的音樂，像鄭、衛那樣的

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悦，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兗、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復，未定稅額，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户。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册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内，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箸，吏報有兵自閤門出，逢人即殺。涯等蒼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爲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搒笞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與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先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駡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焦寓 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没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爲軍卒所分。涯積家財巨萬計，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

靡靡之音太多，想聽古樂，命令王涯詢問前朝樂工，找出開元年間的雅樂，選擇樂童照着演奏，名叫《雲韶樂》。樂曲譜成，王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指揮樂工在梨園亭獻藝，皇帝在會昌殿驗收。皇上聽後很高興，給王涯等人賞賜五彩絲錦。四年正月，任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再次兼任鹽鐵轉運使。這一年九月，任左僕射，仍舊兼任鹽鐵轉運使。上奏説李師道以前占據河南十二州，其中兗州、鄆州、淄州、青州、濮州的境内，過去有冶煉銅、鐵業，每年獲税利一百多萬，自從收復後，没有規定税額，請重新劃歸鹽鐵司管轄，按建中元年九月的敕例執行，文宗聽從了他的建議。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享有食邑二千户。八年正月，加授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九年五月，正式拜爲司空，并令主管部門任命，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并兼任江南榷茶使。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的計劃失敗，文宗進入内宫，王涯與同事到中書省聚餐，還没有動筷子，屬吏報告説發現有禁兵從閤門出來，見人就殺。王涯等人驚慌地跑出來，跑到永昌里的一個茶館，被禁兵抓住，連同他的家屬奴婢，全部抓來關進監獄。仇士良審訊王涯反叛的罪狀，王涯確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突然之間被捆綁起來，無法忍受嚴刑拷打，於是强迫自己親筆寫下謀反的罪狀，自誣説自己和李訓是同謀。結案後，左神策軍的三百人馬押着王涯與王璠、羅立言，右神策軍的三百人馬押着賈餗、舒元輿、李孝本，先到郊廟，在兩市示衆後，便在子城西南角的獨柳樹下將他們處死。王涯因爲徵收茶税的事，激起百姓的怨恨，示衆時人們辱駡他，拿磚瓦碎片打他。中書省小吏焦寓 焦璿、御史臺小吏李楚等十多人，官吏士兵争着抓住他們殺掉，抄没他們家的財産。王涯的兒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王孟堅，太常博士王仲翔，以及其他未成年的孩子和妻子女兒，連襟等都表示伏罪認錯，被送到兩軍，無論大小全部殺死。自王涯以下有十一家，家財全部被軍卒瓜分。王涯聚斂家財數

以萬計，左右兩軍的士卒及市民趁機隨意亂拿，一天都没有拿完。

涯博學好古，能爲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侔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爲垣，竅而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

王涯博學好古，能寫文章，因有文才考中博學宏辭科，爲官廉潔，但是貪圖權力保持寵幸，不能遠離奸巧諂諛的小人，結果全家族被殺。王涯家有藏書數萬卷，其數量與秘府的藏書差不多。前代名家的書法繪畫，別人愛惜保存下來的，都要用重金收買來；不接受金錢的人，就用官爵收買。加厚墻壁，在墻上開洞藏進夾墻裏。這時，人們砸破墻壁拿走字畫，有的人衹摘下函套匣子上的金寶飾物以及玉軸而將字畫扔掉。

涯之死也，人以爲冤。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凶焰稍息，人士賴之。

王涯的死，人們認爲冤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次上章，請求公布王涯等三位宰相的罪名，仇士良很擔心害怕。開始時宦官肆意横行，欺凌三省的官員。後來劉從諫上奏議論，囂張氣焰漸漸停息，人們稍得安寧。

王璠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

王璠，字魯玉。父親名礎，考中進士科，因擅長寫文章而出名。

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辭科。風儀修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爲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十四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曆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

元和五年，王璠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注意儀表，操行堅定，多次被徵用到軍鎮的幕府任職。元和年間，召入任監察御史，兩次升任後爲起居舍人，隨鄭覃到鎮州任宣慰副使。長慶年間，幾次升任後爲員外郎。十四年，以職方郎中參預起草制誥。寶曆元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

時李逢吉爲宰相，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射李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

當時李逢吉做宰相，與王璠關係深厚，因此從職方郎中參預起草制誥，趁機拜授御史中丞。依仗李逢吉的勢力，王璠漸漸開始胡作非爲。曾經與左僕射李絳在路上相遇，兩車交錯而過没有迴避，李絳上疏議論這件事説：“左、右僕射，是百官公卿的師長，開元年間稱之爲丞相。以後雖然不參預三公的機要事務，還有總管百官的權力。在呈給皇帝的表狀中，不簽署姓名。尚書以下的官吏，每月都要到衙裏聚會。每月初一百官排列班次，宰相坐上位，中丞、御史都在廷中排列拜見。禮儀之隆重，與朝裏朝外的官員大不一樣。因此自從武德、貞觀年間以來，聖君賢臣，改革制度興利除弊，都没有革除這一禮儀，認爲

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又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僚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敕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

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有不妥之處，我想早就被廢除了。近年來因爲有才能的人没有合適的職位，而受恩寵特別拜授的人，爲了便於行使權力，不用舊的禮儀。從總的情況來看，此事確實不太合適。現在有時剛剛任命一個僕射，就到中丞院門查看消息，這與想要參見有什麽區别？有時新任命的中丞，也無處見到僕射。而且參見拜賀的時候，有時僕射先到，中丞後來，不合法度，尊卑倒置。倘若官吏不稱職，自然應該另外任用賢良；如果是朝廷任命的官員，難道就可以破壞法令制度？希望下令讓百官詳細議定具體事宜，使之永遠可以遵照執行。"敕旨命令兩省詳細商議，兩省上奏説："元和年間，伊慎在僕射的職位上濫竽充數，所以太常博士韋謙取消以前的禮儀。現在李絳議論的事，從禮儀上説很恰當。"李逢吉一向忌恨李絳的直率，皇上雖然允許施行舊的禮儀，而中書省始終没有處理意見，於是免去王璠的中丞，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免去李絳的僕射，以太子少師在東都任職。王璠就是這樣依仗恩寵玩弄權術。

璠二年七月出爲河南尹。大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敕選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

王璠於寶曆二年七月出任河南尹。大和二年，以本官臨時主持東都選舉。十月，改任尚書右丞，敕令選舉結束後入朝。三年，改任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升任左丞，分管太常卿事務。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

八年，李訓得幸，累薦于上。召還，復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户部尚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内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太原節度使，托以募爪牙爲名。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第，是夜爲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

八年，李訓得寵，幾次向皇上舉薦王璠。召他回朝，再次拜授尚書右丞。王璠是李逢吉以前的屬吏，這時又傾心於李訓，其權勢之大受寵之深朝中無人能比。九年五月，升任户部尚書、分管財政。謝恩那天，召到浴堂門議事，賞賜彩色絲織品。這一年十一月，李訓打算誅殺宦官，命令王璠招募英雄豪傑，於是拜授他爲太原節度使，藉此招募爪牙。李訓失敗那天，王璠回到長興里家中，當天夜裏被禁軍抓住，全家被投入監獄，在獨柳樹下斬殺王璠，家人無論老少都被處死。

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

王璠的兒子名遐休，在弘文館任職。李訓動手誅殺宦官那天，王遐休到弘文館參見上司，同

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爲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爲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

初播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播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崟，崟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休，絶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

餗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出爲常州刺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榜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户。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餗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奸纖，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冤之。

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他，這天都被亂兵捉住。因爲令狐定的哥哥令狐楚任僕射，士兵把他放了，衹把王遐休抓住殺了。

當初王播在浙西任職時，修繕城壕，民伕挖出一塊方石頭，上面刻着十二個字："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王播看後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京口有個老人對他講解説："這塊石頭對尚書您來説不是吉祥之兆。尚書您祖父名崟，崟生礎，是山上有石頭的意思。礎生尚書您，是石頭中有玉的意思。尚書您的兒子名遐休，休，是完了的意思。這不是個好兆頭。"果然全家被殺。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父名渭，父親名寧。

賈餗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制策甲科，文史兼通，四次升任後爲考功員外郎。長慶初年，通過策試選拔品德優秀的人，選擇當時的名人主持策試，賈餗和白居易都任考策官，選中的對策人們認爲公正。不久以考功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升任庫部郎中，依舊充任内職。四年，受到張又新的誣陷，出任常州刺史。大和初年，召入任太常少卿。二年，以太常少卿參預起草制誥。三年七月，拜授中書舍人。四年九月，臨時主持禮部貢舉。五年，選舉放榜後，正式拜授禮部侍郎。主持禮部貢舉共三年，共選進士七十五人，其中有不少名人後來做到公卿。七年五月，改任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九年四月，任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授官制書發出還未執行，又拜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升金紫階，封爲姑臧男，享有食邑三百户。不幾天，加授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這一年十一月，發生了李訓誅殺宦官的事件，士兵在宫殿上交戰，禁軍肆意搶掠，賈餗换了衣服步行走出内宫，潛藏在人群中間。第二天，到神策軍自首，和王涯等人都被滅族。賈餗雖然能够保持中立，但是不能挺身而出，排斥奸佞小人，而是和他們混在一起，終於導致全家族的毁滅。逢時多艱，死於非難，世人大都認爲他

死得冤枉。

舒元輿

舒元輿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大和初，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

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宫壇，次郊壇行事，御署祝板。元輿爲監察，監祭事，以爲太重，奏曰："臣伏見祀九宫貴神祝板九片，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宫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宫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摇、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子之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

元輿自負奇才，鋭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效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甚歡。及訓爲文宗寵遇，復召爲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月，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算，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凶也。訓竊發之日，兵自内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爲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

舒元輿是江州人。元和八年考中進士科，出仕在各方鎮幕府任從事。大和初年，召入任監察御史，改任侍御史。

當初，在天寶年間，玄宗祭祀九宫神壇，接着到郊壇祭祀，親自在祝板上署名。舒元輿任監察御史，主管祭祀事務，認爲這樣做太過分，上奏説："臣見祭祀九宫貴神時用九片祝板，陛下親自署名，就是對九宫之神稱臣。臣認爲以天子的尊貴，除祭祀天地宗廟以外，没有該稱臣的地方。君主以天地爲父母，以日月爲兄妹。而貴神之所以分爲九宫，這是爲了便於辨别方向而各守其位。臣排列他們的順序名稱，是太一、天一、招摇、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這九個神，對天地來説就像是子男，對日月來説就像是侯伯。陛下作爲天子，怎麽可以反過來對天子的子男稱臣呢？臣私下裏認爲陛下對九宫之神稱臣太過分。即使陰陽家説應該祭祀，那麽陛下也應當稱'皇帝派某官致祭於九宫之神'，不應該稱臣和署名。臣雖然愚昧無知，也知道這樣做不合適。請求令禮官詳細討論。"皇帝聽從。不久改任刑部員外郎。

舒元輿認爲自己才能出衆，鋭意進取，於是給當權者投寄自己寫的文章，請求試用，宰相認爲這是急於争權奪利。五年八月，改任著作郎，在東都任職。當時李訓爲母親守喪住在洛中，與舒元輿一樣都很怪異偏激，投機取巧謀求利益，兩人相處非常投機。後來李訓受到文宗的寵幸禮遇，就召舒元輿入朝任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主持御史臺雜務。七月，臨時主持御史中丞事務。九月，拜授御史中丞，兼任刑部侍郎。這個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李訓共同處理國政大事。從此大搞陰謀詭計，迷惑君主耳目的事，都是這兩個惡人幹的。李訓偷偷行動那天，士兵從宫裏跑出來。舒元輿换了衣服獨自騎馬出了安化門，被追來的騎兵捉住，送到左神策軍後滅族。

郭行餘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大和

郭行餘，也考中進士科。大和初年，多次升

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年，入爲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爲九列。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官後任楚州刺史。五年，移任汝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九年，召入任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郭行餘關係密切，郭行餘多次給李訓送禮，這時就任用爲九卿。十一月，李訓準備偷偷行動，命令郭行餘招募士兵，於是拜授他爲邠寧節度使。李訓失敗後被滅族。

羅立言

羅立言者，父名歡。

貞元末，登進士第。寶曆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爲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大和中，爲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爲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

長安縣令孟琯貶硤州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托疾，既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予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羅立言，父親名歡。

貞元末年，羅立言考中進士科。寶曆初年，檢校主客員外郎，任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因買米價錢不實，貪贜共計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愛惜他有做官的才能，定罪時衹削奪了他兼任的侍御史。大和年間，任司農少卿，主管太倉物品的收入支付，用豐厚的財物賄賂鄭注，李訓也器重他。李訓打算偷偷行動，需要兵力協助，認爲京兆府的吏卒多，任用羅立言爲京兆少尹，主持京兆府事務。李訓失敗那天，羅立言被滅族。

長安縣縣令孟琯被貶爲硤州長史，萬年縣縣令姚中立被貶爲朗州長史。因爲這兩個縣的捕賊官都接受過羅立言的指派。當初羅立言召集這兩個縣的官吏士卒，萬年縣捕賊官鄭洪害怕惹禍推辭有病没有去，接着又假裝死去，叫家人穿上喪服聚在一起哭喪。姚中立心裏明白其中的緣故，害怕有人把這個弄虛作假的事報告上去，自己也免不了受牽累，於是呈狀告發鄭洪假裝死亡。仇士良將鄭洪抓到禁軍，鄭洪怨恨姚中立告狀，對仇士良説："追究兩縣官吏集會的原因，都是因爲聽了縣令的話，我有什麼罪?"所以姚中立獲罪被貶官，減免鄭洪的死罪。

李孝本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輿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丞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日，孝本從人殺内官十餘人於殿廷。知事不濟，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爲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爲冤。

李孝本，是唐朝宗室的後代。多次升官後任刑部郎中，却依附李訓、鄭注以求進升。舒元輿做宰相時，李訓任用李孝本主持御史臺雜務，臨時主持御史中丞事務，最先參預李訓的陰謀。李訓暗中行動那天，李孝本的隨從人員在殿上殺了十幾個宦官，李孝本知道於事無補，就獨自騎馬逃跑前去投靠鄭注，走到咸陽西原，被追趕的騎兵抓住，全族人都被殺死。因李訓、鄭注事件而受牽連被滅族的，共有十一家，人們都認爲這

些人冤枉。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茲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帝端冕深帷，憤其厮養，欲鏟宫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蒼昊，必降於禎祥，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况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閽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庸儒。雖終日横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鴆，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盡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爲蚤虱而采溪蓀，翻獲螟蜓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黄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黄屋危哉！涯、餗綽有士風，晚爲利喪，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畷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史臣曰：君王的事業用仁德，霸王的事業用權術。古往今來稱王稱霸的人，都走的是這兩條路，因而能撫慰人心平定叛亂，傳諸後世被人效法。這就像木工用同樣的木材做出不同的器具，兩個好棋手一同下棋而祇有一人獲勝，關鍵在於掌握其中的要領，以後就没有什麽艱難的事情了。文宗皇帝正襟危坐身居深宫，憤恨那些宦官，打算鏟除宫中的弊端，澄清刑法政令的源流。本來應當禮遇一代正人君子，尋訪前朝德高望重的人，整治文教净化風俗，裝備武力降服蠻夷。使從西到東，都受到仁德教化的陶冶；大地蒼天，必然會降下吉祥，不需采取任何措施人們都會懷念恩德思戀安寧，没有人不想順服。何况小小的宦官，獨獨能違背教化嗎？所以豎刁、易牙，不能破壞齊桓公的霸業；韓嫣、籍孺，怎能妨礙漢文帝的英明。原來是有管仲、周亞夫這樣的賢臣，把國家大政交給他們的緣故。這兩個君主，駕御宦官，都掌握了其中的要領。而文宗忽略了身爲君王的大體，被奸邪狡詐的庸人所迷惑。雖然整天探討經義，一篇接一篇地寫文章，祇得到了喜好文學的聲譽，這并不是治理天下的關鍵。而且李訓這個人，狡猾奸詐詭計多端，陰險惡毒難以描述，背叛王守澄，勸他喝下毒酒，派鄭注出朝任官，自己獨攬大權。恰好使四個宰相都死於非命，又連累了許多將士，小人的心，難以洞察。祇考慮爲消滅跳蚤虱子而采摘溪蓀，没想到反而招來蚯蚓蜻蜓的危害。唉呀，聖明的君主，您爲什麽不想想，突然在宫裏誅殺宦官，士兵在宫門内揮動刀劍，如果没有軍鎮的聲勢，皇帝的生命都危險啊！王涯、賈餗頗有士大夫風度，晚年爲利喪命，致使自己到陰間與鬼神爲伍，又怎麽能逃脱全家滅亡的災禍。不是上天不仁義，而是天子没有掌握治國安邦的要領。

贊曰：奭、旦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奸僞，血赭象魏。非時乏賢，君迷倒置。

贊曰：召公奭、周公旦使周朝振興，李斯、趙高使秦朝滅亡。禍福并不在天，治亂都是由人决定的。李訓、鄭注奸詐虚僞，血染宫門。不是時代缺乏賢才，而是君主糊塗本末倒置了。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

裴　度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 聞喜人。祖有鄰，濮州 濮陽令。父漵，河南府 澠池丞。

裴度，字中立，河東 聞喜人。祖父名有鄰，任濮州 濮陽令。父親名漵，任河南府 澠池丞。

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

裴度，貞元五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應考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選入高等，授任河陰縣尉。升任監察御史，秘密上疏議論權貴寵臣，語言坦率觸犯旨意，出任河南府功曹。升任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不久改任司封郎中。

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逾制度，視事齋閣，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采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感悦。使還，拜中書舍人。

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去世，他的兒子田懷諫年幼不能勝任軍政，部下擁立小將田興擔任留後。田興在朝廷布置心腹耳目，請求奉守國法，由朝廷任命官吏，向朝廷交納法定賦税，憲宗派遣裴度出使魏州宣旨曉諭。田興之前的官員奢侈浮華不守禮法，享用的車馬衣服及住房，超過了朝廷的規定，處理政事的廳堂，尤其宏偉寬敞。田興厭惡這些，不在那裏處理政事，而是整修過去采訪使的廳堂居住，請裴度在墻壁上題寫壁記，記述田興謙遜自抑奉公守法，魏州的百姓十分感激他。田興又請裴度走遍所轄州郡，傳達皇帝的旨意，魏州的百姓出郊迎接心悦誠服。出使返回，拜授中書舍人。

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

九年十月，改任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年秋天在京城附近訓練獵鷹獵犬，所到之處的官吏必須搜集大量財物贈送他們，稍不如意，就肆意勒索，百姓害怕他們就像害怕寇賊强

元末，此輩暴横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群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絶。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凶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决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

盗。先前，在貞元末年，這些人横行霸道尤其厲害，甚至於在百姓門前及井邊大張羅網，不許他們出入提水，説："會驚嚇我供奉的鳥雀。"又聚集在賣酒食的人家，毫無顧忌地大吃大喝。將要離去時，留下一箱子蛇，告誡説："我們用這些蛇喂養供奉的鳥雀，要好好飼養它們，不要讓它們受飢挨餓。"主人贈送財物并向他們道歉，這纔肯帶着蛇箱離去。到了元和初年，雖然屢次整治這個弊端，但是没能斬草除根。五坊小使曾經到下邽縣，縣令裴寰性情嚴厲，憎恨他們凶惡殘暴，除提供公館外，一點也不曲意奉承。五坊小使發怒，馬上誣陷裴寰出言不遜，等上報皇帝後，憲宗發怒，催促下令逮捕裴寰入獄，要以大不敬罪論處。宰相武元衡等人用道理開導勸解，皇帝的怒氣没有消解。裴度入延英殿上奏事情，趁機盡力議論，説裴寰無罪，皇上更加憤怒地説："像你説的，裴寰没有罪就處决五坊小使；如果五坊小使没有罪，就處决裴寰。"裴度回答説："審查罪行誠然應該按照聖旨處理，但是因爲裴寰任縣令，這樣愛惜陛下的百姓，怎麽能給他加罪？"皇上的怒容立即消失。第二天，下令釋放裴寰。

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顔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嘆度之知人。

不久授任裴度兼刑部侍郎，奉命出使蔡州軍營，到各軍宣諭。回朝後，皇帝詢問各位將帥的才能，裴度説："臣看李光顔見義勇爲，肯定能够取得勝利。"没過幾天，李光顔奏報在時曲大敗賊軍，皇帝更嘆服裴度能識别人才。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劍擊度，初斷靴帶，次中背，纔絶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創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都派刺客刺殺宰相武元衡，也令刺客刺殺裴度。這一天，裴度出了通化里，刺客三次用劍刺向裴度，先砍斷靴帶，接着擊中背部，僅刺破内衣，最後一劍使他的頭受了點輕傷，裴度從馬上滚落下來。恰好裴度頭帶氈帽，所以傷得不太深。刺客又揮劍追裴度，裴度的從人王義抓住刺客很着急地連聲呼救，刺客回劍砍斷王義的手，纔得脱身而去。裴度已經掉到溝中，刺客以爲裴度已經死了，於是丢下他逃跑了。過了三天，皇帝下詔任裴度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

裴度剛勁正直又能言善辯，尤其擅長施政要

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爲己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絶。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參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群盜干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爲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

領，凡是經他陳述曉諭的事，都能感動人心。自從出使魏博返回，下宣上達都符合旨意，皇帝對他深加贊許信任。又從蔡州慰勞軍士回來後，更加聽信他的話。當時因爲武元衡做宰相，皇帝委以重任却未見成效，自從都城發生刺殺宰相的事件後，便將軍國大計托付給他。起初，武元衡遇害，獻計的人中有人請求罷免裴度的官職來安撫二鎮人心，憲宗大怒說：“如果罷免裴度的官職，二鎮的陰謀詭計就得逞了，靠什麽來振興朝綱？我任用裴度一人，足够打敗這兩個賊人了。”裴度也以平定賊軍爲己任。裴度因受傷請假二十多天，皇帝下詔讓衛兵住在裴度的私人住宅守衛，皇帝不斷派宦官前去問候。任命裴度爲宰相的前一天，宣旨對裴度說：“不用到宣政殿銷假，直接到延英殿來議事。”等裴度入殿應對，皇帝對他撫慰敦諭無微不至。當時群盜違犯法紀，在都城發起叛亂，朝廷内外驚恐害怕。等任命裴度爲宰相的制書下達後，人心纔安定，認爲一定能消滅寇賊。從此誅殺盜賊的計策，皇帝每天都能聽到，出兵作戰迫在眉睫。

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爲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

十一年，莊憲皇后逝世，裴度任禮儀使。皇上不臨朝聽政，打算根據舊例設置冢宰來統領百官。裴度進獻建議說：“冢宰是殷代、周代六官的首長，名義上掌管國家的治理，實際上統領百官。所以帝王居喪期間，百官有臨時自主之權。後代已没有這個稱號，不能憑空設置。而且本朝舊例，有時設有時不設，古今制度不同，不必守舊不變。”皇帝下令說：“各部門的公事，應當臨時聽取中書門下省處理。”有識之士認爲這樣做正確。

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于鐵城，中外恟駭。先是詔群臣各獻誅吴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爲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厭兵，欲以罷兵爲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凶

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在鐵城打了敗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擔驚受怕。在此之前詔令群臣各獻討伐吴元濟是否妥當的奏狀。朝臣中有多數人認爲停止用兵赦免罪行便利可行，翰林學士錢徽、蕭俛的言辭尤其坦率。衹有裴度說不能赦免盜賊的罪行。等高霞寓打了敗仗，宰相們認爲皇上必定會厭倦用兵，打算用停止討伐來應對。在延英殿剛要上奏，憲宗說：“一勝一負，是兵家之常。如果帝王用兵就不應該失敗，那麽

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

自古以來朝廷用兵還有什麼困難？歷代皇帝就不可能留下這些凶賊了。今天衹議論這次用兵方法合適不合適，以及朝廷處置得是否恰當，你們衹須處理關鍵事情。將帥不稱職，撤去他不要遲疑；兵力不充足，迅速調兵補充。怎麼能因爲一個將帥失利，便阻撓將要成功的計劃？”這時宰相不能再執異詞，朝廷内没有人敢再説停止用兵，因此裴度的計劃得以施行。

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遺表，隱没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内，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决殺。

王稷的兩個家奴上告王稷偷换父親遺留的奏表，隱瞞了進奉朝廷的物品。皇帝把他的家奴留在仗内，派宦官去東都搜查王稷的家財。裴度上奏説：“王鍔去世之後，他家已經進奉了很多。現在因爲家奴上告就搜查他家財物，臣擔心天下將帥聽到消息，必然有人要爲保全家財而考慮算計。”憲宗當天就派人召回宦官，將兩個家奴交給京兆府處死。

十二年，李愬、李光顔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吴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

十二年，李愬、李光顔屢次奏報打敗賊軍，但是國家在淮右聯合用兵四年，財政支出糧餉供應，朝廷不能承受，衆將領消極抗敵長期對峙，没有收獲，皇上也爲之憂慮。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認爲這樣下去軍隊疲勞財賦不足，在心裏打算着罷兵休戰，拜見皇上時相互陳述利害。惟獨裴度不説話，皇帝問他，回答説：“臣請求親自督戰。”第二天在延英殿重新商議，李逢吉等人退出後，憲宗單獨留下裴度，對他説：“你真的能爲朕前去嗎？”裴度俯伏流淚説：“臣與此賊誓不兩全。”皇上也爲之動情。裴度又上奏説：“臣前些時候看到吴元濟的乞降表，料想這個逆賊，處境實在窘迫危急。衹是衆將領行動不統一，没能够趁機進逼，所以没有投降。如果臣親自趕赴行營，那麼衆將領都想立功來鞏固恩寵，打敗賊軍是必然的了！”皇上認爲他説得對。第二天，下詔説：

> 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污俗，吊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

> 輔佐的大臣，是軍隊和國家的依賴。振興教化達到國家安定，身居相位執掌政權；爲了樹立威望建立功勞，親自出朝統兵作戰。因此君王輔臣如同一體，朝廷内外所任如一。近日出師問罪汝南，討伐淮右，本來是爲了清除那裏的惡習，憐憫當地的愚民。

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鬥，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遥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效忠節，過海赴難，史册書勛。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内輟輔臣，俾爲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雖然獻地歸順謀求生存的確實大有人在，但據城固守執迷不悟的還没有全部消滅，爲什麽困獸猶鬥，難道是窮途之鳥無處藏身嗎？因此遠征，改弦更張，煩勞我朝宰相，統率這些軍中主將。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應時而生，使朕得到了一個賢相，精明善辨竭盡心力，堅信明朗納忠獻誠。他主持政事才能和謀略老到，運籌帷幄制定正確策略。主管重要事務，全面瞭解四面八方的事情；將兵權交付給他，必能博得天下百姓的擁戴。所以特地向上天祈禱，選擇這個吉祥的日子，身帶丞相的印綬，是爲了尊重他的名位；賞賜諸侯的斧鉞，是爲了加重他的使命。你應該宣傳撫慰，恢宏壯大皇上的謀劃，感動激勵各軍營將士，掃蕩平定賊軍的堡壘，招撫安慰孤苦受害的百姓，安撫慰問受傷的將士。何况淮西這個軍鎮，向來效忠守節，歷經艱險，功勛記載在史册上。建中初年，打敗襄陽，消滅梁崇義。衹是近來受到凶賊逆寇的脅迫，没有機會歸順朝廷。朕每次想到他們以前的功勞，常常考慮如何安撫他們。因此停止輔佐的重任，讓你擔任軍隊的統帥，實際上是要保全他們的性命進行撫慰和勸諭，都要做得恰到好處。你前往可要慎重啊！不要違背我的訓誡。可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的身份，充任彰義軍節度使、申光蔡等州觀察使，并兼任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勛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

詔書擬成後，裴度認爲韓弘已任淮西行營都統，不想再給自己加招討的名分，請求祇稱作宣慰處置使。又認爲此次前去既然兼有招撫的任務，請求改“全部消滅”爲“使他們改過自新”。又認爲韓弘已任都統，請求改“改弦更張”爲“暫停中樞要務”，請求改“煩勞我朝宰相”爲“將制定好的計策交給你”，憲宗都一一聽從了。裴度還奏請刑部侍郎馬總任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任彰義行軍司馬，司勛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人任兩使判

官書記，皆從之。

官書記，皇上都批准了。

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群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

當初，德宗朝政事中有許多怪事，朝官有時互相來往，經常派金吾暗中刺探秘密奏報，宰相不敢在自己家裏會見賓客。等到裴度做了宰相，認爲群賊還没有誅殺，應該邀請接待奇人勇士，共同籌算策劃，於是奏請在私人住宅接待賓客，憲宗許可。從此天下的賢才俊士，纔有機會向丞相獻計獻策，宰相在自己家裏接見士人，從裴度的奏請開始。

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逮，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

自從討伐淮西以來，官軍屢屢失敗。議論的人認爲殺死殺傷的人越來越多，軍備的轉送運輸又跟不上，猜測議論秘密上疏，衆説紛紜奏章不斷。裴度認爲這是心腹之病，不及時除去，終將釀成大禍，不然的話，兩河的盜賊，也將看着淮西的情况來决定進退，於是堅决請求討伐，皇上非常信任他，因此言聽計從毫不遲疑。

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爲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

裴度接受了任命，皇上召他在延英殿應對，上奏説："讓君主擔憂是臣子的耻辱，從道義上講必須去死。賊人消滅了，臣就回來朝見天子；賊人一日不滅那麽臣就一日不敢回朝。"皇上爲他悲傷流淚。十二年八月三日，裴度趕赴淮西，下詔神策軍三百騎兵護衛隨從，皇上親臨通化門慰問勉勵。裴度在樓下含淚辭别，皇上賜給他犀帶。裴度名義上是宣慰處置使，實際上行使元帥的權力，仍舊以郾城爲治所。皇上認爲李逢吉與裴度有矛盾，於是罷免李逢吉的相位，派他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

既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顔、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爲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創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并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悦。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濟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

裴度離開京城後，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顔、烏重胤對監軍梁守謙説："如果等裴度到了以後建立戰功，就對我們不利。我們可以迅速出戰，先立下戰功。"當月六日，率兵出戰，在賈店與賊軍交戰，被賊軍打敗。裴度二十七日到達郾城，巡視安撫各軍，宣布傳達皇上的旨意，士兵都鼓起勇氣。當時各道士兵都有皇帝派的宦官任監軍，進退由不得主將，打了勝仗就先派人給朝廷送去捷報，稍有挫敗就百般欺凌侮辱主將。裴度到達行營，奏請將他們全部撤除，兵權由主將獨自掌握，衆人都很高興。軍法嚴明，號令統一，因此出兵作戰都能獲勝。裴度派遣使者進入蔡

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鬥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

州，吳元濟給裴度寫信說：近來私下有投誠之意，但是索日進隔河大聲呼喊，還令三軍防禦我吳元濟，所以歸順國家無路可走。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擊攻下懸瓠城，活捉吳元濟。裴度先派宣慰副使馬總進城安撫。第二天，裴度手持彰義軍節度使的符節，率領洄曲投降兵卒一萬人繼續進軍，李愬穿盔帶甲用軍禮迎接裴度，在路邊拜見。裴度開始處理事務，蔡州人十分高興。以前有禁令：路上不許相對私語，晚上不許點燃蠟燭，如果有人藉喝酒吃飯互相往來，按軍法論處。裴度於是簡省法令，除偷盜、鬥毆殺人以外，其餘舊法一概廢除，人們互相往來，不再有白天黑夜的限制，這時蔡州的遺民百姓纔知道人生的樂趣。

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當初，裴度用蔡州的兵卒做衛兵，有人認爲這些人反覆無常，他們的心還不太穩定，不能自己先取消防備。裴度笑着回答說：“我接受命令任彰義軍節度使，首惡已經活捉，蔡州百姓就是我們的百姓。”蔡州的父老，没有人不感動流淚，申州、光州的民衆，立即就安定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爲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户，復知政事。

十一月二十八日，裴度從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任彰義軍留後。當初，裴度進入蔡州後，有人誣陷說裴度私自没收了吳元濟家的婦女珍寶，皇上聽說後十分懷疑。皇上打算全部誅殺吳元濟的舊將，將兩把劍交給梁守謙，派他前往蔡州執行。裴度回朝走到郾城遇到他，於是又與梁守謙返回蔡州，量罪加刑，没有全部按照詔令殺死。梁守謙堅持己見用詔令阻止裴度，裴度就先遞上疏章陳述此事，接着又直接趕赴京城。二月，下詔加授裴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勛上柱國，封晉國公，享有食邑三千户，重新執掌朝政。

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訴於執政。度從容啓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產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凝暉

憲宗認爲淮西賊軍已經平定，趁功臣李光顏等人要來朝見，打算在宫内設宴，下詔六軍使修繕麟德殿的東廊。軍使張奉國因爲公費不足，拿出私人財産資助公用，并告訴了宰相。裴度從容地啓奏說：“陛下營作建造，有將作監等有關部門，怎麽能讓功臣破費家財來營造修繕？”皇上怒恨張奉國泄露此事，於是命令他退休。那時疏

殿，雕飾綺焕，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有程异、皇甫鎛者，奸纖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并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捭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己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鎛傳》。

浚龍首渠，營建凝暉殿，雕刻裝飾華麗燦爛，移植佛寺裏的花木種在庭院裏。有兩個叫程异、皇甫鎛的人，做事奸猾，兩人兼任度支使鹽鐵使，多次超額進貢錢，資助皇帝營建宮室。皇帝又認爲程异、皇甫鎛在平定蔡州時保證了軍餉的供應，同時授任二人任同平章事。裴度在延英殿當面議論說："程异、皇甫鎛，是掌管錢穀的官吏，不是代天子治理國家的大器。陛下爲了滿足耳目之需，提拔他們身居相位，天下人士驚得瞠目結舌，認爲不應該這樣，對陛下没有益處。希望細細思量此事合適不合適。"皇帝没有醒悟采納，裴度三次上疏議論此事，甚至請求罷免自己的相位，皇上仍然不醒悟，詳見《皇甫鎛傳》。

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群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横之狀，度與崔群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袛憂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不悦。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又，商人張陟將欠五坊使楊朝汶的利息錢潛藏起來，楊朝汶在張陟家裏搜到私人的記賬簿，上面有欠債人盧載初的記録，有人説是前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的筆迹，楊朝汶就捕捉盧坦的家人關起來。盧坦的兒子不敢申辯，就拿出自己的錢償還給他。後來經過驗證筆迹，纔知道是前鄭滑節度使盧群的手筆。盧坦的兒子就此事和楊朝汶講理，楊朝汶說："錢已經交上去了，不能再拿出來。"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述他殘暴横行的情況，裴度與崔群趁在延英殿應對時，也盡力論説此事。憲宗說："我想先與你們商量東綫的軍事，這些小事我自會處置。"裴度上奏說："用兵是小事，五坊使追捕平民是大事。不處理軍事，袛有山東讓人擔憂；五坊使殘暴横行，恐怕要擾亂京城。"皇上不高興。過了很長時間皇帝纔醒悟過來，召來楊朝汶數落他說："以前因爲你使我羞於面對宰相。"立即命令殺死他。

初，淮、蔡既平，鎮、冀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游説，客於趙、魏間，使説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弘正，由度使客諷動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

當初，淮西、蔡州平定後，鎮、冀節帥王承宗很害怕，裴度派能言善辯的人前去游説，客居在趙、魏兩地，讓他們説服王承宗，讓他割地并送兒子入朝作人質表示順服。因此王承宗向田弘正求援，由於裴度派説客婉言相勸動摇了田弘正，因而没動一刀一槍，而王承宗降服。

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

十三年，李師道三番五次違背王命，皇帝詔令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個軍鎮的軍隊與田弘正會合兵力討伐李師道。田弘正上奏請求取道

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爲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况弘正、光顏并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

黎陽渡河，與李光顏等人的軍隊會合後一同前進。皇帝召見宰相在延英殿議論這樣行不行，都説："將帥領兵在外的事情，由大將掌握，既然有奏陳，應該批准他們的奏請。"惟獨裴度認爲不可行，上奏説："魏博這支軍隊，與其他軍隊不同。過河之後，就不能後退，必須進攻，纔能取得成功。如果取道黎陽渡河，就等於剛離開本州地界，就到了滑州，白白增加運輸糧餉的負擔，又會產生觀望的形勢。何況田弘正、李光顏都缺少威嚴果斷，再加上互相懷疑猜測，恐怕會延誤軍機。况且用兵之事不容中途變來變去，開始决策時，就應該考慮到行與不行。如果打算在河南穩扎固守，那麼不如在河北養兵蓄鋭。不然，就暫且喂飽馬匹磨利兵器，等候霜降後水位降落，從楊劉渡河，直接抵達鄆州。衹要到達陽穀安營扎寨，那麼軍隊勢力自然强大，賊軍的形勢自然就被攪亂了。"皇上説："你説得很對。"於是下詔田弘正取道楊劉渡河。等田弘正的軍隊渡過黄河後向南進軍，在距鄆州城四十里的地方修築堡壘時，賊軍的形勢果然緊張起來。不多久，就殺死了李師道。

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爲奸臣皇甫鎛所構，憲宗不悦。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爲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凑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爲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横流，無能復振。然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虚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

裴度性情執着不屈不撓，忠心事奉皇上，時政有時出現失誤，無不盡力論説，因此受到奸臣皇甫鎛的誣陷，憲宗不高興。十四年，裴度任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天，張弘靖被幽州軍囚禁，田弘正在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凑再次在河朔叛亂，詔令裴度以本官充任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當時君主驕傲自負荒淫怪僻，輔佐的宰相平庸無能，管理軍鎮的措施不恰當，導致他們再次叛亂。雖然李光顏、烏重胤等人號稱名將，率領十多萬士兵攻打叛賊，也没有建立一點戰功。大概因爲局勢已經動蕩不安，没有能力再次振興。自從裴度接受任命那天起，檢查軍備補充兵卒，没有時間休息。又親自督率西綫軍隊，身臨賊境，攻城斬將，屢屢將捷報報送朝廷。穆宗十分贊賞他的忠誠，不斷派宦官安撫曉諭，晋升裴度檢校司空、兼任掌管北山諸蕃使。

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爲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群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竪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奬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奸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

當時翰林學士元稹，勾結宦官，求取相位，與知樞密魏弘簡結爲刎頸之交。元稹雖然與裴度没有仇恨，但是他很妒忌裴度先做了宰相而且聲望也比自己高。裴度正在山東指揮作戰，每次處理軍事，上報的奏章，大多被元稹之流扣壓。天下人士都説元稹仗恃恩寵迷惑皇上，裴度在軍中送上疏章議論此事説：

臣聽説君主聖明則臣子正直。如今既然遇到聖明的君主，就要做正直的臣子，報答皇上的異常恩寵，杜絶衆人的誹謗議論，誓死爲國除害，不顧及自己的家。如果進獻的諫言能够被采納，生命有什麽值得可惜的？皇帝陛下，恭承大業，大展宏圖，正在杜絶不服管教的壞風氣，來實現天下太平的大業的時候，却出現了叛逆者製造混亂，震驚山東，奸臣結爲朋黨，擾亂敗壞國家政事。陛下想要蕩平幽州、鎮州，就應該先整頓朝廷。爲什麽呢？釀成禍患的事有大有小，議論事情時有先有後。河朔的叛逆者，祇擾亂山東一帶；朝廷中的奸臣，必然要擾亂天下。這樣一來河朔的禍患小，朝廷中的禍患大。小的禍患，臣等人與諸位武將一定能消滅；大的禍患，没有陛下的裁决，没有陛下的覺醒，就没有辦法排除。如今文武百官，朝中朝外的人民，有心者無不憤怒，有口者無不嘆息。祇是因爲當前這些奸臣權力很大，正在受重用，無所顧忌，因此没有人敢予抗争，害怕事情還没有實行而災禍已經落到頭上，都不爲國家打算，苟且爲自身考慮。臣以前還考慮克制忍耐，不願意公開揭發。一是因爲這些人罪惡如山，怨謗如雷，臣料想陛下聖明，必然會親自誅殺。一是因爲天下平安無事，陛下日理萬機，即使他們暗暗敗壞法紀，公然收受賄賂，但等到他們惡貫滿盈，必然會自行垮臺覆敗。如今適值壞人作亂，皇帝憂心忡忡，凡有制詔命令，都要考慮國家的安全危亡。痛恨這些奸臣恣意横行欺君罔上，他們干涉擾亂陛下的謀略，并非祇是這一種罪行。另外翰林院的舊

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仇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奸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憸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噎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倘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臣，與他們結爲朋黨，陛下聽了他們説的話，再和身邊的大臣謀議，他們私下裏互相串通，一唱一和，蒙蔽迷惑聖上的耳目。因此臣自從出兵討賊以來，上奏的章疏，都是緊急的事情，而接到的詔書，却與臣的奏請不太一致。可惜陛下委任托付的心意不輕，而被奸臣壓制損害的事不少。臣知道自己向來與奸佞寵臣没有仇恨和矛盾，祇是前些時候臣請求乘驛車到京城，當面陳述戰事，這是奸佞寵臣最害怕的事情。他們知道臣如果到了皇帝面前，必然會列舉他們所有的罪過，因此千方百計阻止臣進京朝見。臣又請求率領兵士一齊進軍，以便有利於攻擊討伐，奸臣的黨羽，想方設法予以阻擋。害怕臣統率各道軍隊，或許會取得勝利，所以臣的進退都受到牽制，臣的奏章都遭到阻擋堵塞。他們又夥同一兩個奸詐狡猾的小人，異口同聲同心協力對付臣。有時叫臣招懷安撫兩道，停留不前十多天；有時派臣到蔚州行營，故意拖延時間。目的是想叫臣無所適從，使臣不能取勝，至於天下的安定與動亂，山東軍事的勝與負，他們全都不管了。身爲臣子事奉君主，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况且陛下的左右前後，忠臣良將很多，也有熟悉典章制度的人，也有精通軍事戰爭的人，完全可以信任使用，爲什麽祇用這些人？愚臣認爲，如果全部除去朝中的奸臣，那麽河朔的叛逆者，不用討伐就自行平定了；如果朝中的奸臣還存在，那麽叛逆者即使被平定了也没有益處。臣閲讀國史，知道代宗朝蕃戎入侵，直逼都城。代宗不知此事，是因爲被程元振欺瞞蒙蔽，幾乎危及到國家。當時有個叫柳伉的人，祇不過是太常寺的一名博士，還能上奏直言歸罪於程元振，爲國除害。如今臣所處的位置，集將帥宰相於一身，怎麽能坐視凶惡奸邪的小人，遮擋日月呢。臣感慨憤怒嫉惡如仇到了極點！恭敬地將奏章托付宦官趙奉國呈送陛下閲覽。如果陛下不相信臣的忠言，還被奸臣朋黨所迷惑，

乞求陛下拿出臣的這份奏章，命令三公與百官在一起議論。如果奸臣不受到譴責，臣願意服罪，上天這面鏡子很明亮，能照見臣的一片赤誠。衹要天下的人知道臣没有辜負陛下，那麽即使臣死了，也和活着一樣。

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悦，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罷元稹内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

裴度相繼呈上三個奏章，感情激動言詞懇切。穆宗雖然不高興，但是懼怕大臣公正的議論，於是派魏弘簡任弓箭庫使，免去了元稹的翰林學士。但是寵幸元稹的心意并没有衰減，不久拜授元稹爲平章事，接着罷免裴度的兵權，任司徒、同平章事，充任東都留守。諫官一天之中兩三次相繼到延英門伏閤求見。皇帝知道他們要勸諫什麽，當天没有召見，諫官們上疏説：此時還没有停止兵事，裴度具有將相全才，不應該把他放在閑散的職位上。皇帝因爲章疏紛繁，無可奈何，知道人們把希望寄托在裴度身上，於是詔令裴度從太原經過京城前往東都。等元稹做宰相後，奏請皇上停止兵事，爲王廷湊、朱克融洗冤昭雪，解除深州的圍困，其目的都是爲了罷免裴度的兵權。

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奸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禄大夫。

二年三月，裴度到達京城，見到穆宗後，先叙述朱克融、王廷湊在河朔叛亂，自己接受任命討伐賊人没有功勞；接着陳述自己受命到東都任職，得到許可讓他入京朝見。言辭温和語氣剛强，在場的人爲之感動。裴度在紅色的臺階下伏地上奏，涕淚交流嗚嗚咽咽，皇帝爲此動容，親自安慰他説："陳述的事朕知道了，朕在延英殿接待你。"開始，人們認爲裴度没有皇帝左右的人的幫助，受到奸臣小人的排擠，儘管裴度有功勳德望，仍擔心他不能感動皇上。等到裴度上奏河北的軍事，情緒激昂語言坦率，聲音回響在殿廷之上，在座的人無不對他肅然起敬。即使是武士顯貴，也有人爲他嘆息流淚。第二天，委派裴度任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任淮南節度使，晋升爲光禄大夫。

時朱克融、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

當時朱克融、王廷湊雖然接受朝廷授予的節鉞，却没有解除對深州的包圍。當初裴度從太原出發時，給這兩個節帥寫信，曉之以大義。朱克融解除圍困的軍隊離去，王廷湊也撤退。有個宦

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凑。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凑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對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

官從深州回來叙説此事，穆宗很高興，當天又派宦官前往深州接牛元翼，又命令裴度給王廷凑寫信。裴度在赴京途中接到詔書，宦官得到裴度的信。信中説："入朝謝恩後，就到東都主持留守事務。恐怕王廷凑知道裴度没有兵權，就違背先前的約定，請改變對裴度的任命。"宦官於是呈進裴度的書信并奏請這事。裴度到達京城後，入朝應對，清楚明白，皇帝正擔憂深州之圍，於是拜授裴度爲淮南節度使。

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噪，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因囚承偕。詔遣歸京，悟托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匹，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决，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群盗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縶，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

先前監軍使劉承偕仗恃恩寵欺凌節度使劉悟，三軍將士群情激憤大肆喧嘩，捉住劉承偕，打算殺掉他。已經殺了他的兩個侍從，劉悟上前阻止劉承偕纔免於一死，因而將劉承偕關押起來。皇帝下詔讓劉悟送他回京，劉悟用穩定軍心做藉口，没有及時奉行詔令。到這時，宰相在延英殿奏事，裴度也在場，皇上回頭對裴度説："劉悟關押劉承偕而不送他回京，如何處理?"裴度以自己是藩鎮大臣不應該議論軍國大事爲由來推辭。皇上一再問他，還説："劉悟辜負我，我寵幸他任他做僕射，最近又賜絹五萬匹，他不想着立功報恩，反而放縱士兵欺凌侮辱監軍，我實在難以忍受這事。"裴度回答説："劉承偕在昭義不守法令，臣都知道，前些日子劉悟在軍營給臣寫信，多次談到這事。當時宦官趙弘亮在臣的軍營，走時還拿了劉悟的信，打算親自奏報，不知道奏報没有?"皇上説："我一點都不知道，劉悟爲什麽不秘密上奏此事，我難道不能處理?"裴度説："劉悟是武臣，不知道大臣辦事的規矩。雖然這樣，臣私下裏認爲即使劉悟有密奏，陛下也未必能處理。今天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臣等人當面議論，陛下尚且不能决斷，劉悟一面之辭怎麽能讓陛下作出裁决呢?"皇上説："以前的事不要議論，衹説現在如何處理?"裴度説："如果陛下一定要收回忠臣義士的心，讓天下的武臣爲陛下獻身，衹有頒布半紙詔書，説不明智地任用了宦官做監軍使，致使劉承偕如此地違法亂紀，命令劉悟集合三軍斬了他。這樣，就會使各方將士盡力效命，群盗聞風破膽，天下就太平無事了。如果不能這樣做，即使給劉悟升官賜絹，臣

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上以爲然，承偕果得歸。

擔心也於事無補。"皇上低頭想了很長時間，說："朕不是憐惜劉承偕。祇因他是太后的養子，如今他被關押，太后還不知道，像卿認爲這樣處理不行，可以重新商議其他可行的辦法。"裴度與王播等人又上奏說："祇要發配流放到邊遠偏僻的地方，劉承偕一定能出來。"皇上認爲可行，劉承偕果然回到了京城。

度方受册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群，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内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爲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内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

裴度剛剛接受册封任司徒，徐州上奏節度副使王智興從河北行營率軍返回，驅逐節度使崔群，自稱留後。朝廷害怕，當天就宣布制書，委任裴度爲司徒、同平章事，重新主持朝政，并派宰相王播取代裴度鎮守淮南。裴度與李逢吉向來不和，裴度從太原入朝，那些厭惡裴度的人因爲李逢吉擅長搞陰謀詭計，完全能够誣陷裴度，於是召李逢吉從襄陽入朝，任兵部尚書。裴度再次做宰相後，魏弘簡、劉承偕的黨徒仍在宫中。李逢吉采用族子李仲言的陰謀，通過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往勾結，宦官都爲他幫忙。五月，左神策軍上奏説告發人李賞聲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的指使，勾結刺客打算刺殺裴度。皇帝下詔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審理于方的獄案，没有查出結果，就免去元稹的相位任同州刺史，免去裴度的相位任左僕射，李逢吉取代裴度做宰相。從此，李逢吉的黨徒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對内勾結宦官，對外煽動朝士，樹立朋黨來阻撓裴度，當時號稱"八關十六子"，都是與勾結有關的人。從此裴度的醜名日益傳播，不久派裴度出京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的官銜。

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凑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惋累日，因嘆宰輔非才，致奸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

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去世。他的家屬先前在鎮州，朝廷多次派遣宦官接取，王廷凑拖延不遣送。到這時，聽説牛元翼死了，就殺了他的全家。敬宗聽説後，嗟嘆惋惜了多日，因此感嘆宰相用非其才，致使奸臣這樣地抗命逆行。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説：

>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臣伏

>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不敢謀反；干木在魏國，諸侯不敢侵犯。之所以能够稱王稱霸，都是因爲有一位勇士能够阻擋敵人的百萬之師，有一位賢臣能够制止千里之外的叛

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參决，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 山東，必稟廟算。况幽、鎮未静，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僚，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仇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

亂。臣認爲裴度功高全國，名揚外夷，王廷湊、朱克融都害怕朝廷任用他，吐蕃、回鶻都佩服他的威名。現在如果把他放在朝廷重位上，委派他參議決斷，西夷北虜，就不敢窺視中華；河北 山東，必然接受朝廷的管制。何况幽、鎮没有平定，尤其需要依賴重臣。管仲説：人心離散時再治理就是愚蠢，同心同德時治理就是聖明。治與亂的根本，别無他術，順乎人情就能太平，違背人情就會動亂。聽説陛下每當吃飯時就發出感嘆，怨恨没有像蕭何、曹參那樣的人。如今有一個裴度尚且不留下任用，這正是馮唐所以使漢文帝感動醒悟，説即使有廉頗、李牧而不能任用。對於宰相，應當委派他信任他，親近他禮遇他。如果他治理政事没有成效，對國家没有功勞，就將他放在閑散的官位上，貶逐到邊遠的州郡。這樣，在位的人不敢不自勉，打算晋升的人不敢苟且求官。陛下保存有始有終的情分，衹要不長期遺忘他，君臣之情就深厚了。如今晋升的人都辜負了全國上下的要求和期望，斥退的也没有失去六部尚書的職位，不賢的人無法給以勸誡。臣與李逢吉向來没有仇恨和矛盾，臣曾經被裴度因某事貶官降職。今天臣所陳述的，對上報答陛下的聖明，對下傳達衆人的議論，披開心肝感情激動，伏地流淚。希望陛下明察臣愛護君主的心情，憐憫臣體恤國家的誠意，那麽天下人就很幸運了。

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曾爲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爲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

敬宗愕然醒悟，看到裴度的奏章中不帶平章事的頭銜，對韋處厚説："裴度曾經做宰相，爲什麽不帶平章事的頭銜?"韋處厚於是上奏説："被李逢吉排擠，裴度從僕射出朝鎮守興元，於是從舊有的官銜中減掉平章事。"皇帝説："何必這樣呢。"第二天頒下制書，裴度又兼任同平章事。

然逢吉之黨，巧爲毁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説吴元濟。元濟臨之以

但是李逢吉的黨徒，巧妙地從中破壞阻撓，恐怕裴度再次做宰相。陳留有個叫武昭的人，天生果斷勇敢有口才。裴度討伐淮西時，武昭到軍門請求效命，於是派他入蔡州游説吴元濟。吴元

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爲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奸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事，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蓋欲訐度舊事以污之也。然士君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

濟列兵接待他，武昭神色自若，受到很好的接待後返回。裴度認爲他可以任用，委任軍職，跟隨裴度鎮守太原，上奏拜授爲石州刺史。石州撤銷後，授任袁王府長史。武昭處在閑散的官位上，心情微帶抑鬱，而且說了些怨恨李逢吉的話。而奸猾邪惡的黨徒，唆使衛尉卿劉遵古的侍從安再榮告發此事，説武昭打算謀害李逢吉。判罪定案，武昭被處以死刑，其目的是爲了揭發裴度曾任用過武昭從而來玷污他。但是士人君子公正議論，都庇護裴度而怪罪李逢吉。天子逐漸明白其中的詳情，每次中使路過興元，必定要傳遞密旨安撫諭示，而且有徵召回朝的約定。

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奸黨忌度，作謡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吴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横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爲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其誣謗，奬度之意不衰，奸邪無能措言。

寶曆元年十一月，裴度上疏請求入京朝見。第二年正月，裴度到京，皇帝對他禮遇隆重，過了幾天，宣布制書再次任裴度爲宰相。而李逢吉的黨徒中有個叫張權輿的人當時任左拾遺，尤其肯賣死力。裴度從興元請求入朝時，張權輿上疏說："裴度的名字應驗了圖讖之言，住宅座落在岡原上，没有召見自己要來，他的意圖可以想見。"先前奸邪的黨徒忌恨裴度，編造了一首歌謡說："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是説裴度曾經平定了吴元濟。另外京城東西，横卧着六道高崗，正合《易象·乾》卦的數目。裴度在平樂里的住宅，恰巧座落在第五道崗上，所以張權輿拿這些作藉口阻撓裴度進京。敬宗雖然年少，却明白這是誣陷誹謗，褒奬裴度的心意不曾衰减，因而奸邪的黨徒無法再進讒言。

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宫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宫闕具存，以時巡游，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减省。縱不費用絶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頓失大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摇，伏乞稍迴宸慮。"帝不聽，令度支員外

當時敬宗打算游歷洛陽，宰相李逢吉以及兩省的諫官，多次上疏議論，皇帝嚴肅地說："朕去的意思已經决定了。那些跟從的官員和宫人，都叫他們自備乾糧，不煩勞百姓奉送飲食。"李逢吉叩頭説道："距離東都一千里以内，宫闕都保存着，有時間巡幸出游，固然也是常規。但是皇帝的車駕一旦出動，事事都須具備禮儀，千乘萬騎，不能减省。即使不動用太多的財力物力，也要做到豐儉得體，怎麽可以自備乾糧，有失君主出行之大體呢？如今戰事没有完全停息，邊境還不太安寧，恐怕人心動摇，乞請陛下重新考

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朝廷方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絶。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帝曰："群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

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凶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衹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奸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

慮。"皇帝不聽，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前往檢查東都以西的行宮及洛陽大內。朝廷上下的人正心懷憂懼，正好裴度從興元來京，在延英殿奏對事情時，皇帝説到巡幸的事。裴度説："國家營建兩都，本來就是供帝王巡幸用的。但是自從國運艱難以來，巡幸就停止了。東都的宮殿城闕以及六軍營壘、各部門的官署，大多荒廢了。陛下一定要去游歷，也須等稍加修葺後再説。等一年半載後，纔可以議論出行的事。"皇帝説："群臣都没有提及此事，衹説不應該去。若像你奏説的那樣，不去也可以，以後也就不用説了。"接着又有朱克融、史憲誠分别請求派五千名服役的工匠，幫助修葺東都，皇帝這纔停止出游東都。

幽州節度使朱克融扣留賜春衣使楊文端，上表説所賜春衣布料粗糙；還説今年三軍春衣不够用，擬議請財政部門撥給一個季度的春衣，大約需帛三十萬端匹；又奏請資助五千名服役工匠幫助修繕東都。皇上擔憂他心懷叵測，詢問宰相説："朱克融的奏請，如何處理？我打算派遣一名重臣前往宣旨撫慰，順便要回春衣使，可以嗎？"裴度回答説："朱克融的家族本來是凶暴之徒，又無故犯上，必然要自取滅亡，陛下用不着爲此憂慮。譬如有一隻豺狼或虎豹，自己在山林裏又吼又跳，衹要不把它當回事，自然就無計可施了。這個賊子衹敢在自己的巢穴中無禮，一出動就不行了。如今也不需要派遣使者宣旨撫慰，也不用去要被他扣留的使臣，衹要緩過十多天以後，給他下一紙詔書説：'聽説宮廷使臣到你那裏稍有失禮，待他回來後，我自會處理。賜給卿的春衣，有關部門製造不細緻，我要詳細瞭解，已經下令查處。'他奏請派五千名服役工匠及兵馬開赴東都，本來就是假話。臣料想賊人軍中，絶對派不出這麼多人馬。如今想要直接挫敗他的奸計，就答覆他説：'你奏請資助修繕宮殿城闕的服役工匠，可以迅速派來，我已經命令魏博等道，讓他們在經過的地方安排供應。'預料他得到這個詔書，必定張皇失措。如果不能這樣，還想表示包涵寬容，就答覆説：'東都的宮殿城闕，需要修葺，是有關部門的事，不需要你派遣工匠

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匹，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

遠道前來。另外所説的三軍春衣問題，原本是各道自籌的事。近來朝廷有時因有事賜予，都是因爲徵集調發了該地的人力物力，所以應該給予優待，如果是平常就没有這個例子。我當然不可惜二三十萬端匹布料，祇是從道理上講不能惟獨賜給范陽。你應該知曉。’祇要這樣處理就行，陛下不必再將此事放在心上。”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他呈進草擬的詔書，送到後都像裴度預料的那樣。不到十天，幽州將士殺死朱克融及他的兩個兒子。

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群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閤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凉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凉，在陰則欲及温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旰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扆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頻。

當時皇帝正當童年驕傲放縱，厭倦接見群臣，裴度委婉地上奏説：“以前，陛下每個月大約臨朝聽政六七次。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陛下親自處理各種政務的，甚至於河北的賊臣遠遠地聽到消息，也都震驚順從。自從這兩個月以來，入閤開延英殿的次數逐漸減少，臣擔心有時很重要的政事須要稟承皇上處理，却被耽擱延誤。希望陛下趁氣候凉爽多臨朝聽政，以便廣泛地接待大臣詢問政事。臣認爲保養身體，在於順應季節。如果飲食有節制，睡覺起床有規律，四肢協調，可以長壽。道書上説：‘春天夏天早起，選擇鷄叫的時候；秋天冬天晚起，選擇日出的時候。’大概是温暖的季節就要趕在凉爽的時候處理政事，在陰凉的季節就要趕在温暖的時候處理政事。如今陛下爲各種政務憂慮操勞，親自處理紛繁的政務，每次駕臨延英殿，召見臣等人奏對，時值盛夏季節，就適宜在清晨。如果到了中午，正當炎熱的時候，即使時間很晚忘記吃飯，不怕辛勞，仰望陛下，也好像悶熱煩躁。臣等已曾陳述議論過，懇切希望陛下聽取采納。”從此以後，皇上過問政事漸漸頻繁。

未幾，兼領度支。屬盗起禁闈，宫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宫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勋，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逾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

不久，裴度兼管財政。適逢宫中有弑殺之禍，敬宗逝世，裴度與宦官秘密謀劃，誅殺劉克明等人，迎接江王即皇帝位。裴度因有功加授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宫使，其餘官職依舊。因輔佐勸導有功，晋升特進。當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去，他的兒子李同捷竊取兵權，藉此要求繼承節帥，裴度上奏請求誅殺討伐，歷時一年殺了李同捷。裴度於是上奏章陳述調發軍糧不

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賜實封三百户。

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

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冲申奉册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寶唯賢，顧諟舊勞，敢不加敬。由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决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裴度，稟河岳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内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有出車殄寇之勛。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吊伐厎寧之力。皆不遺廟算，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皋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顔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

是宰相的職責，請求歸權於有關部門。皇上下詔允許，賜實封三百户。

裴度年老多病，懇切地上疏請求辭去宰相，皇帝對他恩寵禮遇更加深厚。文宗派宫廷醫生爲他診斷治病，每天派宦官安撫慰問。四年六月，皇帝下詔説：

以前漢代皇帝爲孔光頒布賜給几案的詔書，晉朝國君因鄭冲重申授册封賞的命令。雖然優待尊崇德高望重的人，顯揚推重元老功臣，但議論政事時不再詢問他們，以禮相待祇求他們能舒服安逸。朕不斷地尋求最完善的治理，認爲祇有賢臣纔是珍寶，因此對有功勞的舊臣，怎敢不倍加尊敬。因此將軍國大政委托給宰相，讓他們從各種政務中解脱出來，時時聽取他們的意見作出决定，確實希望輔政大臣協調合作，遷升官位爲上公，作爲特殊的恩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享有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的裴度，稟承山川的靈秀，承受天地的正氣，資質優異才德出衆，心胸寬廣博愛坦蕩。外有盛大的功績，内有一心報國的美德，有本領足以成爲國家的節帥，有才能實在堪稱國家的支柱。所以能够事奉幾朝皇帝，長期效力融和教化。在憲宗時代，掃清天下，你有率兵出征殺賊滅寇的功勛。在穆宗時代，實行國家統一，你有參預軍務入朝輔佐的功績。在敬宗時代，百姓富足康樂，你有振興國家庇佑庶民的辛勞。到輔佐朕時，治理全國，你有撫慰民衆討伐罪寇安定天下的功力。以上功勞都見於朝廷的謀略中，記載在史册裏，給百姓帶來的利益，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日益受到朝廷輿論的敬重，我心裏確實明明白白。正要取用你那皋陶似的高明謀略，恰巧遇上你這張良式的謀士染病，你竭盡誠意堅持辭讓，詳備地列舉在奏章上，不接受詔書上言請退，心誠意切溢於言表。果然聽到你病體痊愈的喜訊，更加期待你履行宰相的職責，但你體力尚未恢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勛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册命。

復，不能立即見到你。不頒布嘉獎尊崇的詔命，怎能顯示寵愛厚待的恩惠？應該讓你協助輔佐樞要機務，廣泛傳布政教法令，出謀劃策爲公卿士人作榜樣，宣揚聖德教化安撫漢人和夷人。望你愛惜保養精神，保佑平定福禄，作爲國家的元老，來輔佐我一人。可任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等待你疾病減輕的時候，每隔三天、五天來一次中書省。你的散官、勛號、實封照舊。并準備禮儀册命。

度表辭曰："伏以公臺崇禮，典册盛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况累承寵命，亦爲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今臣猶參樞近，竊懼無以弼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效官，責臣實事，册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耻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

裴度上表辭讓説："臣認爲三公臺省的崇高之禮，據典策命的盛大之儀，讓庸臣承受，確實受之有愧。何况多次承受恩寵册命，確實對臣很偏愛，前後三次，受此殊榮。命臣繼續參預機要事務，臣心中憂懼不能輔佐協調，擔當如此繁勞重任，臣面有愧色。乞請聖上恩賜先考核臣是否稱職，再責成臣完成實事，至於册命的禮儀，特請賜令停止。那麼臣身居高位無功食禄，心裏就不會感到羞耻；身着禮服乘坐輕車，免得受衆人譏笑責備。"皇上特地下詔依從他的請求。九月，加官任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觀察使、臨漢監牧使等。

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奸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沉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效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悦其所爲，故因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爲襄陽節度。

裴度素來有堅定正直的聲譽，事奉皇上百折不回，因此多次受到奸臣惡人的排擠，幾乎到了無法擺脱的窘境。到了晚年，漸漸隨波逐流來避免災禍。當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千方百計進獻財物乞求寵愛，裴度也巧取無名雜税效仿王播，士人君子爲此輕視他。後來又引薦韋厚叔、南卓任補闕拾遺，讓他們彌合矛盾互相結交，作爲自我保全的計策。而後來晋升爲宰相的李宗閔、牛僧孺等人都不喜歡他的所作所爲，因此藉裴度因病辭職之機請求罷免他的相位，再次派他出京任襄陽節度使。

初，元和十四年，於襄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虚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

當初，元和十四年，在襄陽設置臨漢監牧，廢棄百姓的農田四百頃，在那裏放牧官馬三千二百多匹。裴度認爲牧養的馬匹數量太少，白白廢棄農田，上奏請求取消牧場，撤銷臨漢監牧使。八年三月，以本官兼管東都尚書省事務，充任東都留守。九年十月，晋升中書令。十一月，宦官誅殺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四位宰相，他

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爲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概。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釃引脉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游。每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

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卧鎮北門可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緯有大勳，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計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賜宴，群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説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

們的親屬門人因此受牽連的多達上百人，被投入監獄審問，要處以流放罪，裴度上疏爲他們申理辯解，保全活命的有數十家。

從此，宦官掌權，士大夫之道淪喪。裴度因已到了退休的年齡，朝廷綱紀又已敗壞，從此不再考慮官位的升降。他在東都集賢里修建住宅，修築假山開鑿池塘，竹林樹木聚集薈萃，其中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環繞，極盡都城的美麗景象。又在午橋修建別墅，種植了上萬株花草樹木，中間建有凉臺暑館，名叫綠野堂。引清水貫流其中，導引分流，兩岸景物交相輝映。裴度在處理政事之暇，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整天宴會喝酒，放聲歌唱高談闊論，以詩酒琴書自娱，當時的名士，都和他有來往。每次有人從東都回京，文宗必定先問他説："你見没見到裴度？"

皇上認爲他有脚病，不方便來京朝見，但年齡還不算太老，開成二年五月，又讓他以本官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書下達後，裴度多次上表以年老有病堅持辭讓，不願再次掌管兵權，皇帝特地下詔不許他辭讓。文宗派遣吏部郎中盧弘前往東都宣旨説："你雖然多病，年齡還不算太老，替朕垂衣拱手鎮守北門就行了。"催促他上路，裴度不得已纔赴任。三年冬天，裴度病重，乞求返回東都養病。四年正月，皇帝下詔准許他回京，拜授中書令。裴度因病不能上朝謝恩，皇帝下詔説："司徒、中書令裴度，建立很多大功，多次位居宰相。如今因病痛，不能上朝謝恩，他所任官職的俸禄料錢，應該依舊計算日期支給。"又派宫中的醫生到他家中給他治病。適逢上巳節在曲江賜宴，群臣賦詩，裴度因病不能赴宴。文宗派宦官賜裴度詩説："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還賜親筆書信説："朕想在詩集中看到你的唱和詩，所以派人送去這首詩。你還在病中，當然没有心情和詩，不妨日後再進上來。俗話説春天難於保養，努力加强調養保護，儘快恢復健康。千言萬語，不能一一述説。治病所需藥物，不要顧忌上奏請求的麻煩。"皇上的親筆書信送到家時，裴度已經逝世，時間是四年三月四日。

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册贈太傅，輟朝四日，賵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須皆官給。上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稿草，其旨以未定儲貳爲憂，言不及家事。

皇上聽説後，震驚悲痛了很長時間，命人重新抄寫那封信，放在他的靈位上。終年七十五歲，册封追贈太傅，停止朝會四天，加等賜給送葬物品。下詔京兆尹鄭復監護料理喪事，所需物品都由官府供給。皇上奇怪裴度没有留下奏表，派宦官去他家詢問此事，家人進呈裴度留下的草稿，其中主要意思是擔憂没有確定皇太子，遺表中没有提及家事。

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横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鋭喪氣，憚度之威棱。度狀貌不逾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時有奉使絶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訏謨方略，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譔、讓、諗、議。

裴度開始由一介書生因文辭對策考中科舉，數年之間，升至清貴而又接近皇帝的要職。遭逢時事艱難，而能奮不顧身作出決策，親自出征討伐賊人，是轉衰爲盛受人敬仰的名臣。在元和、長慶年間，亂臣賊子，收起鋒芒垂頭喪氣，害怕的是裴度的聲威。裴度的相貌和平常人差不多，但是風度翩翩神采奕奕，應對具有説服力，不論是看到的還是聽到的人都很詫異。當時有使臣奉命出使到特别遠的地方，四夷的君長必定要問裴度的年齡有多大，面貌像誰，天子任用不任用？他的威名就是這樣遠遠地傳到異國他鄉，受到漢人四夷的敬服。當時他的聲威名望德行功績，與郭子儀并列，出將入相，他的任用與否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危亡、時事的輕重緩急長達二十年。每次任命宰相，無論賢與不賢，都首推裴度，他就是這樣受到士人君子的愛戴推重。即使江左的王導、謝安用德威鎮服雅人和俗人，但論計謀方略，裴度又勝過他們。裴度有五個兒子，分别名識、譔、讓、諗、議。

裴識

識以蔭授官，累遷至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襲晋國公、食邑三千户、實封一百五十户，賜紫金魚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裴識因祖先的功勛拜授官職，幾次升任做到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國、繼承晋國公、享有食邑三千户、實封一百五十户，賜紫金魚袋。大中初年，改任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授檢校户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以本官升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觀察等使。

譔，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中度鎮

裴譔，長慶元年考中進士科。

裴讓起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年間裴度鎮守

襄陽，奏乞讓從行。

襄陽，上奏請求讓裴讓跟從自己前往襄陽任職。

裴諗

諗，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中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侍郎。兄弟并列方鎮，時人榮之。

裴諗，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享有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入朝暫代刑部侍郎。兄弟同時擔任軍鎮節帥，當時人認爲榮耀。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盗。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扼腕凶醜，誓以身徇，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内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奸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刃已揕胸。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横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衽之嘆，宣聖獎賢之深。

史臣曰：德宗懲戒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末年，政令衰減削弱。憲宗立志要報舊恨，在朝廷訪求賢臣良謀。開始得到邠國公 杜黄裳，任用高崇文誅殺劉闢。中期得到宰相武元衡，制定策略訓練士兵，幫助完成皇帝的决斷。最後得到晉國公 裴度，耀武揚威，終於消滅兩河多年未除的盗賊。雄傑啊，憲宗的果斷！裴度從一介書生修習儒學開始，做到宰相大臣，遭逢時運艱難，痛恨凶惡小人，發誓以身殉職，不是很雄壯嗎！大凡人臣事奉君主，衹有忠與義，大的方面就用智謀排除災禍困難，小的方面就用直言忠議匡救過錯失誤，内不考慮個人安危，外不顧忌他人流言，這是自古以來都難做到的。裴度能做到，確實是國家的良臣，輔佐皇帝的賢相。元和中興的功勞，裴公没什麽可謙讓的。過去孔子嗟嘆周朝的衰落，齊桓公稱霸扶持周朝後，孔子又有若不是管仲就會如何的言論。當王承宗、李師道助紂爲虐時，奸人遍布海内，刺客布滿京城，甚至關吏禁兵，也附和賊人的陰謀詭計，議論的大臣話還没説出口，刀已經刺進了胸膛。如果不是爲義而死的大臣，誰肯奮不顧身去冒險排難，來輔佐天子？如果元和之世不任用裴度，那麽時代的命運就無法預知了。臣因此明白孔子有受夷狄奴役的感嘆，以及他誇獎賢臣管仲的深意。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岩廊，復失冀方。穎、植之謀，信爲不臧。

贊曰：晉國公 裴度討伐叛逆者，親身冒險督戰。任用他時國家就得到治理，不用時就發生叛亂。裴公離開朝廷，又喪失了河北三鎮。杜元穎、崔植的謀略，確實不高明。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張仲方　裴潾 張皋(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

渤耻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户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托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録》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

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讎。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己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

時皇甫鎛作相，剥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陜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

李渤，字濬之，是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李發的後代。祖父名玄珪，任衛尉寺主簿。父親名鈞，任殿中侍御史，因爲母親去世没有及時發喪，被流放到施州。

李渤以其家庭的名聲感到羞耻，堅决不肯做官，一心刻苦習文，不參加科舉考試，隱居在嵩山，把讀書作文作爲自己的事業。元和初年，户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輪番推薦他，作爲隱士徵入任左拾遺。李渤托病没有到任，於是居住在東都。遇到朝廷政事有闕失時，就送上章疏發表議論。又撰寫《禦戎新録》二十卷，上表進獻到朝廷。九年，徵入任著作郎，下詔説："特地降恩頒布詔令，來澄清舊議。"李渤這纔走馬上任。一年多後，升任右補闕。連續呈章上疏觸犯了皇帝的旨意，改任丹王府諮議參軍，在東都任職。十二年，升任贊善大夫，依舊在東都任職。

十三年，派人遞上奏疏，所議論的時事政治包括五個方面：一是禮樂，二是食貨，三是刑政，四是議都，五是辯讎。李渤認爲自己在東都做散官，呈章上疏是自己的責任，前後共計四十五封。兩次升任後任庫部員外郎。

當時皇甫鎛做宰相，盤剥百姓迎合皇上的旨意。恰逢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去世，李渤充任吊祭使，途中停住在陜州西部，李渤上疏説："臣出使所到之處，普遍尋找利弊。本人知道渭南縣

四百户，今纔一百餘户，閿鄉縣本有三千户，今纔有一千户，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其逃亡户以其家産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内諸驛。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

長源鄉原來有四百户，如今纔有一百多户，閿鄉縣原來有三千户，如今纔有一千户，其他州縣與之相比大致差不多。查找人口日漸減少的根源，是因爲平均分攤逃户的賦稅而引起的。大概在十户人家之中，即使有一大半人逃跑，也要讓未逃的五户人家分攤十家的稅額。這就像往井裏扔石頭來取水，不到井底不停止。分攤逃户賦稅的弊病，就是如此苛刻，這都是聚財斂貨的大臣盤剥百姓諂媚皇上，衹想竭盡水澤，不考慮魚兒死亡的後果。請皇帝頒布詔書，杜絶分攤逃户賦稅的弊病。對那些逃跑的人家根據他們家産的價值折成稅款，徵收後不足的部分，請求頒布特殊的恩詔免去欠稅。預計不出幾年，逃跑的人就會返回務農。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然後纔可以顯出太平。如果不走這條路，而首先議論太平，就錯了。”又説道路失修，驛馬死的很多。憲宗閲覽奏疏後很吃驚，立即將幾百匹飛龍馬，交給京城及其千里以内各驛站。李渤也就因爲草擬章疏急切直率，大大觸犯了宰相，於是稱病辭官回到東都。

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升黜，奏曰：

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决在此時。况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誡，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奬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禄養驕者，使

穆宗即位，召入任考功員外郎。十一月考核京城官員的政績，不迴避權貴幸臣，都進行考核有升有降，上奏説：

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即位之初，任用的輔佐大臣，國家的安危治亂，與他們緊密相連。况且陛下希望天下太平，尊敬大臣禮重心切，確實没有做出親近偏愛身邊近臣的事情，産生驕傲自滿自以爲是的念頭。而是將宰相的權力，宰相的政事，一概交付給他們，這確實是君義臣行，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此時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再不會遇到這麼好的機會了。但蕭俛等人對陛下推薦人才不能做到公正無私，没有提出明顯的告誡，陳述先王的仁義道德，藉此啓發陛下奮發圖强。又不能嚴於律己身體力行，帶頭振興以前的法令法規，恢復各部門的正常工作，使社會風氣大爲好轉。臣聽説政治的興衰，與賞罰有關。蕭俛等人做宰相以來，没聽説奬賞一個品德高尚的人，舉薦一

尸禄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游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册，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并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贓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冲、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

個地方上奉公守法的官吏，使得在全國各地做官的人都受到激發勉勵。也没有聽説貶降一個不理政事、拿着俸禄養尊處優的人，使得白拿俸禄而不做事的人有所畏懼。這樣一來，就使刑法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邪惡正直没有區别，一片混亂没有章法，教化不能施行，賞罰不能確立，天下的事情，還有什麽希望呢！另外近來陛下出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輔佐陛下的心腹大臣，應該都知道這件事。蕭俛等人没能在陛下出游之前，忘我切諫，從而使陛下在史書上留下了不聽諫言的惡名，這分明是故意讓君主犯錯誤。孔子説："所謂的大臣，就是用道義事奉君王，行不通就要隱身而退。"如果蕭俛等人的諫言被聽從建議被接受，不應當是這個樣子。如果諫言不被聽從，建議不被接受，就應潔身自好迅速隱退，不應該在宰相的位置上衹拿俸禄而不理政事。當進或當退是截然相反的事，怎麽能迴避不管呢？其中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以及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人的政績，都請定爲中下等。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人諫阻前往驪山，鄭覃等人諫阻打獵出游，這是因爲他們都擔心陛下出外巡游馬不停蹄，爲所欲爲没有限度；又擔心出現馬失前蹄等無法預料的變故，遭受風寒導致疾病的侵擾，有緊急的奏章不知道往哪裏遞送，將國家大事委托給婦人和宦官。李絳等人能率領御史及諫官在朝堂上議論，具有誠懇激切地事奉君主的精神。其中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請求除賞賜考績爲上下等以外，特地給他們升遷官職，藉此顯示陛下優待忠臣獎賞諫官的美德。其中崔元略身居供奉官之首，考績應該定爲上下等；原本考核于翬爲上下等，但于翬因犯貪臟罪被處以死刑，按照條令應該降等，請賞賜考績爲中中等。大理卿許季同，任用于翬、韋道冲、韋正牧，而這些人都因犯貪臟罪，有的被降職，有的被處死，許季同的政績應該定爲中下等；不過最

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内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奏。

近劉闢叛亂占據了那裏，他抛家棄業返回朝廷，忠君氣節明瞭顯著，如今應該將功補過，請賞賜考績爲中中等。少府監裴通，在職期間苦心經營，政績應定爲中上等；但因爲他請求追封生母而捨棄繼母，在人間這是欺騙君王，在地下這是欺騙祖先，請定考績爲中下等。臣聽説過去厨師杜蕢進入晋平公的寢宫，擅自讓師曠、李調飲罰酒來勸諫。如今臣任考功員外郎，請求給宰相和翰林學士定考績爲中下等。對上而言是愛惜陛下的大業，對下而言是振興頹廢的綱紀，所以臣害怕因不進言而招致的罪過，不害怕因進言而獲罪。其中三品官的考績，依舊限於本月之内進呈，就先列舉這些。其中四品以下官員，接着逐條列舉報告聖上。

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

奏疏遞上後，留在宫中没有批覆。議論的人認爲宰相不稱職，自然應該上疏議論，但是李渤超越職責沽名釣譽，這不是一心一意事奉君王的人應該做的。没過幾天，李渤因落馬摔傷了脚，請求休假，恰逢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上表奏請李渤任副使。杜元穎上奏説："李渤賣弄正直沽名釣譽，一舉一動都很狂妄浮躁。皇上恩寵憐憫不計前嫌，并且使他身居官位。他却千方百計謀求升遷，對外結交軍鎮節帥，請求他們上奏爲他求官，不能安於現狀。這樣的人長期留在朝中，恐怕會滋生事端。"於是派他出京任虔州刺史。

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税錢二百萬，免税米二萬斛，減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户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

李渤到虔州後，上奏歸還鄰境信州移交的兩税錢二百萬，減免税米二萬斛，減少冗役一千六百人。觀察使把這些事奏報皇上。不滿一年，升任江州刺史。張平叔主管財政，上奏請求徵收拖欠時間太久的租税，李渤在江州上疏説："臣接到詔敕説，根據度支使上奏的情况，叫臣設法徵收本州貞元二年逃亡農户所拖欠的税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所在的州管轄田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如今已經旱死一千九百多頃，如果再勒令依照度支使的要求去做，恐怕就有史官會記下陛下在大旱之年徵收三十六年前拖欠的租税。臣身爲刺史，無法逃避罪責。臣既然對上不能符合聖上的心意，對下不忍心鞭打黎民百姓，不敢再做本

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并放。”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

州的刺史，特地乞求允許臣辭官回鄉種地。”於是皇帝下詔説：“江州刺史的奏章，確實很懇切忠誠。如果不能減免租税寬大爲懷，老百姓就難以維持生計。所説的拖欠租税一律免除。”長慶二年，召入任職方郎中。三年，升任諫議大夫。

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閤，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準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冀止絶凶人。”從之。

敬宗幼年即位，常常很晚纔臨朝聽政。一天群臣入閤朝見，皇帝許久不來坐朝，群臣站立在紫宸門外等候，年事已高體弱多病的人幾乎要跌倒，李渤走出行列報告宰相説：“昨天我曾就此事拜章上疏陳述議論過，没想到今天坐朝更晚，這就説明諫官没能使君主回心轉意，這是李渤的罪過。請讓我先出閤，在金吾仗等待處罰。”正説着就聽到了呼唤儀仗的聲音，這纔停止。李渤又認爲左右常侍的職責是參預規勸諷諫，但他們都保持沉默不敢進諫，奏論他們説：“如果設置官員不負責任，不如罷免他們，從而節省經費。如果不能罷免，就請責成他們盡職盡責。”李渤充任理匭使，上奏説：“重大的事情奏報皇上，次要的事情申報中書門下省，再次要的事情移交有關部門。各部門處理如果不恰當，再來投訴，就可將詳細情況奏報皇上。如果投訴不實無理取鬧，在本罪外再加一等。按照敕令告密的人先交付金吾扣留等待報告給聖上處理。現在請讓金吾扣留後先打報告給御史臺京兆府，希望藉此杜絶壞人無理取鬧。”皇上聽從。

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虚日。帝雖昏縱，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

長慶、寶曆年間，朝廷權力分散，奸邪當政。李渤没有考慮會惹禍及身，一天也没有停止過上疏議論時政。皇帝雖然昏庸放縱，也爲之感動。改任給事中，當面賞賜金紫。

寶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鄠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鬥，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捽既至，時已曛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是一内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鷄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横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

寶曆元年，改年號大赦天下。先前，鄠縣縣令崔發聽到門外有喧嘩鬥毆的聲音，縣吏説五坊使的部下在毆打百姓。崔發一怒之下，命令縣吏出去捕捉，連拖帶拉回來後，時間已是黄昏，也没問是什麽人。過了許久與他交談，纔知道是一個宦官。皇帝聽説後大怒，逮捕崔發關在御史臺。新皇帝登基那天，釋放在押囚犯，崔發也站在鷄竿下。當時有五十多個宦官，手持木棒毆打崔發，横七竪八亂打一氣，崔發的臉被撕破牙齒斷裂，御史臺的屬吏用席子遮住他，纔免於一

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横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内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死。這天在押的囚犯都被釋放了，惟獨没有釋放崔發。李渤上疏議論此事説：“縣令不應該拖拉宦官，宦官也不應該毆打御史臺的囚犯，他們所犯的罪行是一樣的。但是縣令所犯的罪行在恩赦令頒布之前，宦官所犯的罪行在恩赦令頒布之後。宦官横行殘暴，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這是朝廷包庇縱容的結果。如果不早點根據刑法的條文治罪，臣擔心周邊少數民族及各藩鎮節帥入朝奏事時知道并傳播這些事，就會萌發輕視朝廷的念頭。”李渤又在朝中公開説：“舉行郊禮的前一天，兩名神策軍在青城城内奪走京兆府進獻食物的牙盤，没有及時處理，終於導致了毆打崔發這樣的事件。”皇上聽到這話，詢問左右的人，都説没有發生過奪牙盤的事情。皇上認爲李渤偏袒崔發，派他出京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任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即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

李渤雖然被貶出京城，正直的議論没有停止，而諫官也相繼議論他受冤屈。後來在延英殿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藉皇上提到崔發一事，李逢吉等人趁機奏道：“崔發欺壓宦官，確實大爲不敬。但是崔發的母親是故宰相韋貫之的姐姐，已經八十歲了。自從崔發入獄後，長期擔憂染上疾病。臣等認爲陛下用孝道治理天下，應稍微賜恩寬待。”皇帝傷感不已過了很久，説：“近來諫官上奏議論，衹説崔發冤屈，不曾説他有大不敬的罪過，也没説過他家還有老母親。如果像你們説的那樣，怎麽能不可憐同情。”隨即派遣宦官將崔發送回家，并安撫慰問崔發的母親。韋夫人放聲大哭，當着宦官的面用杖打了崔發四十下，拜托他們上疏謝恩，皇帝又派遣宦官前去慰問安撫。

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闒茸之流，非其沽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

李渤在桂管任職兩年，因患風恙病請求派人替代自己，罷官回到洛陽。大和五年，召入京城任太子賓客。一個多月後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禮部尚書。李渤孤直忠貞盡力而爲，情操高尚不隨波逐流，而那些卑賤小人無耻之輩，非議他沽名釣譽過於直率。後來他因進言被排擠出京城，也始終不停進言，目的就是挽救時弊，重視名節的人因此推重他。

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兒子名祝，會昌年間考中進士科，被徵用到軍鎮幕府任職。

張仲方

張仲方，韶州 始興人。祖九皋，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 文獻公 九齡，開元朝名相。

張仲方是韶州 始興人。祖父名九皋，任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親名抗，追贈右僕射。張仲方的伯祖始興 文獻公 張九齡，是開元年間有名的宰相。

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秘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

張仲方貞元年間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出仕任集賢校理，爲母親守喪時免官。服喪期滿，補授秘書省正字，調任咸陽尉。出任邠州從事，入朝歷任侍御史、倉部員外郎。

會吕温、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吕温貢舉門生，出爲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謚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

適逢吕温、羊士諤因誣告宰相李吉甫有不可告人的事，二人都被貶官。因爲張仲方是吕温主持貢舉考試時考中的進士而受到牽連，出任金州刺史。李吉甫去世後，召入任度支郎中。當時太常寺爲李吉甫擬定謚號叫“恭懿”，博士尉遲汾請求改爲“敬憲”，張仲方駁議説：

> 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瞼，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内有害輔臣之盗，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慚且耻。農人不得在畝，緝

> 過去，更改名字請賜謚號，是禮中的大典。身處高位的人，選取他一生中重要的功績，忽略其他末枝小節，給當代人作模範，給後世人作榜樣，然後載於史書，永久留傳。善是善惡是惡，不能掩蓋事實，所以衹用一個字，就極其明瞭了，這一個字就足以明一個人一生的功過是非，從而杜絶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追贈司徒李吉甫，稟承靈氣天生有才，有機會輔佐皇帝處理政事，涉獵廣博多才多藝，胸懷大略才華出衆。輔佐朝政協調陰陽，規劃設計治理天下。可惜資質聰敏天性通達，却用來諂媚逢迎取悦於人。因此雖然踏上政權的中樞地位，幾次做到宰相，大權在握，却不但没有進獻好計策，還根據自己的好惡結黨營私，輕易許諾缺乏信譽。虛假的眼淚挂在臉上，遇到機會就流下來；花言巧語停在嘴邊，一有機會就説出來。作爲輔佐的臣子擁戴天子，端莊恭敬從事治理，孜孜不倦晚睡早起，政績卓著，日理萬機。兵器是行凶的武器，我們不能先動手；至於討伐罪人，就應能估計到敵人的力

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剿絶群生，逮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吴，則訏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録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内，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敬以直内，内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 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謚亦未遲。

量而取得勝利。但李吉甫輔佐皇上期間，朝裏有殺害宰相的刺客，朝外有心懷歹毒的孽黨。士兵露宿在田野，軍馬生活在郊外。皇上廢寢忘食，公卿大夫既慚愧又羞耻。農民不能種田，織女不能采桑。消耗賦税這項固定財物，花費倉廩裏的積蓄，徵收邊地的軍備，竭盡運輸的辛勞。尸體僵硬血流滿地，腐肉爛骨堆積成山，讓人慘不忍睹，無辜的人呼喊哭訴，大批生靈被逼上絶路，到如今已經四年了。這個禍害出現的根源，實際是從他的决策開始的，爲君主和父老帶來憂患，怎麽能説是有先知先覺的人呢？至於説到大功，不能非分求取，不能白白得到。作爲出謀劃策的人，按道理講應該不顯揚不争搶，這難道就能妨礙一個人的美名。當初平定西蜀時，他衹是個侍從大臣起過一點作用；消滅東吴時，他是朝廷的宰相，起了重要作用。比較二者的功勞一大一小，他出的力也不一樣。爲什麽定謚號時捨棄重要的事而録取末枝小節，收取小功而忽略大功？而且奢侈浪費是他的嗜好，却説自己愛惜百姓用度節儉；授任官員不講原則，却説自己精選人才彌補缺官。將諫諍的士人排斥在朝外，這難道不等於蒙蔽皇上嗎？將親戚都引薦到朝中，這難道不等於是暱愛嗎？哪裏有蒙蔽皇上暱愛家人，治家無方没有禮法，而能爲人們作榜樣，讓大家都向他學習的道理呢？謹按謚法，所謂敬是指治家，治家不嚴肅，怎能爲外人作典範？憲就是法。《戴記》上説："效法文王 武王。"又説："遵循禮法。"從道義上講自始至終恭恭敬敬，考察他以前所任的官職，未曾彈劾一個不守法的官吏，議論一件小小的獄案。等到身居宰相重位後，以安然温和、平易近人、寬大仁慈自居。考察他的名與他的行不相符合，研究他的事與他的道不能相提并論。用於謚號的言辭，一定要精確審慎，改天詳細擬定，交給史官記載下來。請等平定蔡州寇賊，天下無事時，然後在都堂聚集議論，擬定謚號也

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

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爲隋鄭州刺史日，爲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刓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

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爲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于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爲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爲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爲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爲常侍。

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閤門使馬元贄斜開宣政衙門傳宣曰："有敕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贄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爲京兆尹，出仲方爲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爲秘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

不遲。

當時憲宗正在興兵作戰，厭惡張仲方如此尖刻地議論此事，十分憤怒，貶他爲遂州司馬，酌情内移復州司馬。改任河東少尹。没過多久，拜授鄭州刺史。

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在隋朝任鄭州刺史時，爲太宗的疾病在寺裏祈求神明賜福，而雕造的一尊石像，上面共刻有十六個字記述此事。天長日久磨損闕失，滎陽令李光慶重新加以修繕雕飾，張仲方再次刊刻石碑記述此事并上報皇上。

敬宗即位後，李程做宰相，他與張仲方同年考中進士，召張仲方入朝任右諫議大夫。敬宗正當童年輕浮怠慢，詔令淮南節帥王播製造上巳節競渡用船三十隻。王播將造船所需木材運到京師製造，估計需要花費半年時間輾轉運輸纔能完成。張仲方到延英殿求見當面議論，言辭十分誠懇激切，結果皇帝衹叫造十隻進獻。皇帝又打算前往華清宮，張仲方勸諫説："天子巡幸，出行時必須準備儀仗，不應該輕率出行，從而失去威嚴。"皇帝雖然没有聽從，還是慰勞了他。大和初年，出任福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召入任太子賓客。五年四月，改任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做宰相，出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八年，李德裕被罷免，李宗閔又召張仲方入朝任右散騎常侍。

九年十一月，在李訓之亂中，有四位宰相、中丞、京兆尹都死去。第二天，兩省官員入朝，宣政殿的門還没打開，百官雜亂地站在朝堂上，没有官吏接待，不一會兒，閤門使馬元贄將宣政殿的門打開一半傳達聖旨説："皇帝下令召見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張仲方走出班列，馬元贄宣旨説："張仲方可任京兆尹。"然後大開殿門傳喚儀仗。一個多月後，鄭覃做宰相，任用薛元賞爲京兆尹，派張仲方出京任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朝任秘書監。朝外議論認爲鄭覃阿附李德裕排擠張仲方，鄭覃害怕人們懷疑他與朋黨有牽連，藉在紫宸殿奏事的機會，鄭覃啓奏説："丞郎缺員，臣打算任用張仲方。"文宗説："中臺侍郎，是顯貴的官職。張仲方做刺史時没有政績，

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卒。

怎麽可以讓他擔任丞郎？”張仲方多次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享有食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去世。

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駁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

張仲方堅貞自立，很有祖先遺風。自從駁謚之後，受到李德裕黨徒的排斥，坎坷而死，士人爲他感到悲哀。留有文集三十卷。

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哥哥名仲端，死時官任都昌令。弟弟名仲孚，考中進士科，任監察御史。

裴潾 張皋

裴潾，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内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内官爲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聽。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宫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内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静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

裴潾是河東人。少年勤學，擅長隸書。因祖先的功勛入朝做官。元和初年，多次升任後爲右拾遺，改任左補闕。元和年間，在兩河興兵作戰。當初，憲宗寵幸任用宦官，有的甚至獨攬兵權，又讓宦官充任館驛使。有個叫曹進玉的宦官，依仗恩寵尤爲殘暴，接待各方來的使者很傲慢，有的甚至遭到揪打侮辱，宰相李吉甫奏請罷免他。十二年，在淮西興兵作戰，又任宦官爲館驛使。裴潾上疏説：“館驛的事務，每個驛都有專門主管的官員。京城及千里之内的地區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相互更迭加以監管，御史臺又有御史充任館驛使，專門督察過失缺漏。臣瞭解到近來有些腐敗的事，上報皇上。衹要明確公布法令條文，監督責罰官吏，根據他們所犯的罪行，嚴厲地加以貶官降職，誰敢不提高警惕，無論白天黑夜都會振奮精神。如果委派宦官，出朝參預館驛事務，那麽就是宫内的宦官管理朝外的政事，職責身份各有不同，關鍵是要堵塞越俎代庖的源頭，杜絶代權越位的萌芽。對不合理的事情，一開始就必須提高警惕；發布預防的政令，不一定非得是大事。正當掃除奸邪肅清妖氣的時候，開創天下太平大治的風氣，澄清根本端正名分，確實就在今天。”皇帝雖没有采用他的建議，但很滿意并贊賞他，升任起居舍人。

憲宗季年鋭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于外。潾上疏諫曰：

憲宗晚年一心一意服食藥餌，詔令全國各地尋訪神仙方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依靠歪門邪道鞏固恩寵，推舉隱士柳泌及僧人大通、鳳翔人田佐元，都在翰林院供奉。憲宗吃了柳泌的仙藥後，一天比一天焦躁口渴，消息流傳到宫外。裴潾上疏勸諫説：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凶，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内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煉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耻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

臣聽説鏟除天下禍害的人，會得到天下各種各樣的好處；與天下之人共歡樂的人，會享受到天下所有的福氣。因此上自黄帝、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下至周文王、周武王，都因爲有拯救生民的功勞，與天地相匹配的美德，因此上天都用長壽來回報他們，使王國事業源遠流長。臣發現陛下用大孝安慰祖先的亡靈，用大仁統治黎民百姓。自即位以來，鏟除世代遺留下來的妖凶，開闢削平賊人的大業。同時禮遇尊敬宰相，自始至終厚待他們，内能做出大的決斷，外能寬恕小的過失。這樣的神功聖德，自古以來的聖主明君都做不到，陛下身體力行，確實照耀千古了。那麼天地神靈，必然用像山岳一樣永遠不老來報答陛下；祖先的神靈，必然會用億萬年的時間福佑陛下；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爲陛下祈禱江山永固。自然界的萬物生靈都會保佑陛下，萬壽無疆。臣發現自從去年以來，各地頻繁地推薦煉製丹藥會施方術的人，其中有韋山甫、柳泌等人，他們之中有的人互相吹捧引薦，如今情況更爲嚴重，推薦來的人日益增多。臣認爲凡是真正的神仙有道術的方士，都是隱姓埋名，在世上無所求取，逃到深山老林隱居起來，消失在白雲山谷間無踪無影，惟恐人們發現他，惟懼人們知道他。哪裏肯干謁公卿，親自販賣自己的道術？如今所有炫耀藥術的人，一定不是懂得道術的人，他們都是爲謀求利益而來，吹嘘自己能去除丹砂中的雜質煉製丹藥神乎其神，用來誘惑權貴收受賄賂。口出狂言奇談怪論，危言聳聽迷惑時人，等到他們的僞裝敗露後，還不以爲耻不知趕快逃跑。像這樣的情形，怎麼能相信他們的藥術，親自吃他們的藥呢？《禮》上説："大凡人品嘗食物辨别聲音，感覺首先産生於他所看到的、聽到的。"《春秋左氏傳》上説："味用來行氣，氣用來充實心志。"又説："水火醯醢鹽梅，用來烹調魚和肉。厨師將其調和在一起，配成美味。君子食用，

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姧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煉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吕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

可以平和心氣。"大凡三牲五穀，都是自然生成，發出五味，原本是天地生長出來奉獻給人享用的，因此聖人有節制地食用，纔獲得健康强壯逢凶化吉的身體。至於藥石這種東西，前代聖賢用它來治療疾病，原本不是經常食用的物品。況且金石都含有酷烈熱毒的成份，加上燒煉時，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又包含有烈火的熱氣，肯定難於用來調養身體。如果再遠遠取證前代歷史，那麽秦、漢的君主，都相信方士，像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來他們弄虛作假的事情都敗露了，他們的藥也始終没有起什麽作用。這些事記載在《史記》、《漢書》上，都可以翻閲驗證。《禮》書中説："君王吃的藥，大臣要先品嘗；父母吃的藥，兒子要先品嘗。"大臣和兒子是一樣的，臣希望所有的金石，讓煉藥的人及推薦的人都先服用一年，以便考證它的真假，就自然明白了。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聚合日月高照的光明，稟承乾元利貞的美德，崇尚正直像指南針一樣明確，接受諫言像轉動圓規那樣容易，就一定能磨礪精金的刀刃，斬斷可疑的網羅。對所有所謂有藥術的虛妄怪誕之徒，乞請特地賜令停止遣送，禁止他們蠱惑人心的騙術。使天上的烏雲完全消散，明亮的太陽再增光輝，道德教化與伏羲氏、神農氏相等，壽命長久與天地相配，確實在此一舉。臣認爲貞觀以來，擔任左右起居舍人的有褚遂良、杜正倫、吕向、韋述等人，都能竭盡忠誠，全心全意規勸進諫。小臣愧爲侍從官員，擔當起居舍人，在侍從官員之中，是最接近皇上的人。傳上説："身邊的大臣盡心規諫。"那麽近侍的臣子，對聖上進獻忠誠，確實是他的本職工作。

疏奏忤旨，貶爲江陵令。

章疏奏上觸犯旨意，裴潾被貶爲江陵令。

穆宗即位，柳泌等誅，徵潾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

穆宗即位，柳泌等人被誅殺，徵裴潾入朝任兵部員外郎，升任刑部郎中。有個前率府倉曹參軍名叫曲元衡，用杖打死百姓柏公成的母親。執法官認爲柏公成的母親死在規定期限以外，曲元

使，使以父蔭徵銅。柏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横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仇，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

衡的父親任軍使，就讓他藉助父親的庇護賠點錢財私了。柏公成私自接受曲元衡的錢財，没有把母親被人毆打致死的事報告官府，執法部門認爲剛剛經過大赦可以免去曲元衡的罪行。裴潾議論説："掌管刑律的人，就應該主持公道。在官位上的人可以對管轄範圍以内的人處以刑罰，如果不在官位上，又不在管轄範圍之内，即使是私罪，也要上告到官府。有關官員爲他們審理，藉此告訴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對平民鞭打杖擊。但是曲元衡不在官位上，柏公成的母親也不歸他管轄，却仗恃父親的權勢自作主張，肆意殘害施暴，怎麽能够按一般的事情處理？柏公成接受仇人的錢財，從母喪中獲利，違背人的天性，這樣的罪犯必殺。"上奏批覆下來，曲元衡被杖打六十下後發配流放，柏公成根據法律論處死刑，公衆議論交口稱贊。於是改任考功、吏部二郎中。

寶曆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録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户部尚書，謚曰敬。

寶曆初年，拜授給事中。大和四年，出任汝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賜紫。後來因違反法令用杖打死人獲罪，貶爲左庶子，在東都任職。七年，升任左散騎常侍，充任集賢殿學士。彙集歷代文章，續編梁朝昭明太子的《文選》，成書三十卷，名叫《大和通選》，并附音義、目録各一卷，進呈皇上。當時的文人學士，如果平時與裴潾没有什麽交往，他們的文章就很少被選録，因此當時的輿論都很輕視他。八年，改任刑部侍郎，不久改任華州刺史。九年，再次拜授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任兵部侍郎。二年，加授集賢院學士，主持集賢院的日常工作。不久出任河南尹，召入任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敬。

潾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誤不壽，君子以潾爲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

裴潾以道義自立於世，事奉皇上盡心盡力，尤其嫉恨朋黨，因此没有得到權貴近臣的理解。憲宗終於因誤服丹藥没能長壽，正人君子認爲裴潾的話有遠見。穆宗雖然誅殺了柳泌，隨後又沉迷於其中，左右親近的人，漸漸地又開始進獻方士。

時有處士張皋上疏曰：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

當時有個叫張皋的平民上疏説：

身心淡泊則心氣平和，嗜欲旺盛則疾病發作。心平氣和就必然能達到長壽，疾病發

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爲寇，節宣有乖，事資醫方，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爲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蹱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芻蕘，庶裨萬一。

作就必然會導致傷殘。所以古代的聖賢，致力於自身的保養，不因爲外物而惑亂耳目，不沉溺於聲色而敗壞性情。因此自然而然就能達到心平氣和，幸福好運隨之而至。所以《易經》上説："不明原因的疾病，不亂服藥是件好事。"《詩經》上説："天降福康，福氣多多。"這些都是順乎天人之道，寫進經典裏的格言。那麽可見藥是用來治療疾病的，没有病當然不需要吃藥。高宗時期，有個叫孫思邈的平民，見多識廣醫術高明，很通曉養生之道，他著有《千金方》三十卷，在當時很流行。其中《序論》説："凡人没有毛病不應服藥，藥氣所起的副作用，使人臟氣失去平衡。"孫思邈這話，可以説是深明事理了。有時風寒暑熱侵犯身體，勞動休息没有規律，不得不藉助醫藥時，尚且必須慎重小心，所以《禮經》上説："醫術没有傳習三代人，不可相信服食他的藥。"對於普通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是天子，怎麽能輕視自己的身體？先帝晚年時，十分喜歡方士，徵召來朝的不止一人，嘗試的藥也很多，果然導致危險的疾病，朝裏朝外的人都知道，足以成爲後人的借鑒。這都是陛下平素所知之甚詳的事情，萬萬不可重蹈覆轍，自己不慎留下後患。如今朝裏朝外的人，暗地裏議論紛紛，衹是害怕觸犯旨意，不敢進諫規勸。臣是一個平民百姓，與麋鹿同住在一處，既不是邀功請賞，也没有什麽希求，衹是縱覽古今，粗知忠君之道，有見聞而保持沉默，於心不安。希望陛下不要怒恨我的無知，衹求我的建議對陛下有萬分之一的裨益。

穆宗嘆獎其言，尋令訪皋，不獲。

穆宗感嘆褒獎他的言論，隨即下令尋訪張皋，没有找到。

李中敏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

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爲監察，歷侍御史。大和中，爲司門

李中敏是隴西人。父親名嬰。

李中敏，元和末年考中進士科，生性剛愎自用敢於直言。與進士杜牧、李甘關係好，他們作文章的興趣和愛好，大致相似。李中敏多次被徵用到節帥的幕府任職，召入任監察御史，歷任侍

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爲司勛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

御史。大和年間，任司門員外郎。六年夏天乾旱。當時王守澄正寵信鄭注，等到宋申錫受到誣陷以後，人們對他側目而視十分畏懼。皇上因爲長期乾旱，下詔尋找求雨的方法。李中敏上言說："連年大旱，不是皇上恩德不到，衹是因爲宋申錫過於冤枉，鄭注奸邪壞事。如今招致雨水的方法，没有比殺掉鄭注爲宋申錫平反昭雪更好的了。"士大夫都爲他捏着一把汗，奏疏留在宫中没有答覆。第二年，李中敏稱病辭職回到洛陽。等到李訓、鄭注被誅殺後，終於爲宋申錫平反昭雪，召李中敏入朝任司勛員外郎。不久升任刑部郎中，主持御史臺的雜務。

其年，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不見本敕，所由但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内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爲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兹，以明置匭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

這一年，拜授李中敏爲諫議大夫，充任理匭使。上言說："根據慣例，寫匿名信告狀的人先將副本呈交理匭使，其中或許有怪異難行的狀子，不讓進呈皇上。臣在公文案卷中檢查尋找，没有發現這樣的敕令，究其由來大概是貞元年間奉命宣旨，恐怕是當時的權宜之計。臣認爲設置舉報箱，每天從裏面拿出來，天黑了呈給皇上，本意在於使冤枉失實無處告狀及有關部門不予受理的案件，或者議論時政，陳述利害的意見，適時地通過這個渠道上報給皇上，目的在於擴大皇上的視野處理有冤的案件。如果讓有關官員先看，裁决它能否進呈，既不能引起重視也不能爲其保密，達不到使受到挫敗者自己向皇上申訴的目的。臣請求今後對所有的進狀及封事，臣衹爲之引進，是取是捨可行與否，由聖上决斷。使得名實相副，以顯明設置舉報箱的本意。"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不久拜授給事中。

李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兹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制策科。大和年間，多次升官做到侍御史。鄭注進入翰林院擔任侍講學士，舒元輿做宰相後，鄭注也請求入中書省爲相。李甘在朝廷上大聲說："作爲宰相，代表上天治理萬物，首先看重的是品德聲望然後纔是寫作才能。鄭注是什麽人，膽敢竊取相位？詔書如果下達，我一定要撕壞它。"適逢李訓也厭惡鄭注的請求，任鄭注爲宰相的事終於停止。李訓不得已，貶李甘爲封州

司馬。

又有李款者，與中敏同時爲侍御史，鄭注郊寧入朝，款伏閤彈注云："内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出爲蘇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自有傳。

還有個叫李款的，與李中敏同時任侍御史，鄭注從郊寧入朝，李款拜伏在閤門外彈劾鄭注説："對内交結敕使，對外勾結朝官，你來我往，謀取錢財。"文宗没有醒悟。等到鄭注掌權後，李款也被貶逐。開成年間，多次升官做到諫議大夫，出任蘇州刺史，遷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另外有傳。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魋，父集，官卑。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父名魋，父親名集，官職卑微。

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爲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爲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爲李訓所怒，出爲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既誅，復徵爲諫議大夫。

高元裕考中進士科，本來名叫允中，大和初年，任侍御史，奏請改爲元裕。多次升官後任左司郎中。李宗閔做宰相，任用他爲諫議大夫，不久改任中書舍人。九年，李宗閔獲罪遷官到南方，高元裕出城爲他餞行，激起李訓的憤怒，派他出京任閬州刺史。當時鄭注進入翰林院，高元裕爲鄭注入翰林院起草制書，説鄭注用醫藥侍奉君主，鄭注發怒，恰巧碰上爲李宗閔餞行一事，於是將他貶出京城。李訓、鄭注被誅殺後，又徵入任諫議大夫。

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爲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 柳瓌 崔郢、侍御史魏中庸 高弘簡，并以不稱，出爲府縣之職。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内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冤，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

開成三年，充任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愛莊恪太子，打算爲太子選用正直的人做師友，於是讓高元裕兼任太子賓客。四年，改任御史中丞，作風嚴肅舉止莊重。上言説："御史臺是執行法令的部門，官吏僚屬的選拔任用，應該是有真才實學的人。其中有不稱職的，臣請求罷免他們。"監察御史杜宣猷 柳瓌 崔郢、侍御史魏中庸 高弘簡，都因爲不稱職，被貶出御史臺到府縣任職。不久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内五十多人聚集在一起念經誦佛，神策軍鎮將把他們全部逮捕，認爲他們在謀反，論處死刑。高元裕懷疑他們被冤枉，上疏請求把賀蘭進等人放出來交給御史臺審問，然後執行判決，文宗聽從了他的建議。

會昌中，爲京兆尹。大中初，爲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卒。元裕兄少逸、元恭。

會昌年間，任京兆尹。大中初年，任刑部尚書。二年，任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召入任吏部尚書，去世。高元裕的哥哥名少逸、元恭。

高少逸

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贊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爲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

元裕子璩，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内外制歷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書侍郎、平章事。

高少逸，長慶末年任侍御史，因受弟弟高元裕的牽連被貶官，降授贊善大夫，多次升官後任左司郎中。高元裕任御史中丞時，高少逸升任諫議大夫，取代高元裕任侍講學士。兄弟先後在翰林院任職，當時人認爲很榮耀。會昌年間，任給事中，遞上不少密封奏章。大中初年，任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朝任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去世。

高元裕的兒子名璩，考中進士科。大中年間，由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歷任丞郎，分管財政。咸通年間，任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漢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晋原尉。岌生荆，荆爲陝州司馬。荆生漢。

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宫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即與瑶臺瓊室事同。"寶曆中，王政日僻，漢與同列薛廷老因入閤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奸邪恣行。願陛下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爲興元從事。

文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婿，少師愈爲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録》，尤爲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

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大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僕射

李漢，字南紀，是唐宗室淮陽王李道明的後代。李道明生景融，李景融生務該，李務該生李思，李思生李岌。李岌以上都没有名位，到李岌任蜀州晋原尉。李岌生李荆，李荆任陝州司馬。李荆生李漢。

李漢，元和七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節帥的幕府任職。長慶末年，任左拾遺。敬宗喜好修造宫室，波斯商人李蘇沙進獻修亭子的沉香木材，李漢上疏議論説："如果用沉香木造亭子，就與興造瑶臺瓊室是一回事了。"寶曆年間，朝政日益偏離正道，李漢與同僚薛廷老藉入閤時當面上奏説："最近授任官員，不經過中書省擬定商議，大多是宣旨執行。臣擔心從此法度敗壞，奸邪的小人肆意横行。希望陛下分别敕令有關部門，稍稍保存一些舊時的典章制度。"因進言觸犯旨意獲罪，出任興元從事。

文宗即位，召入任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漢是韓愈的女婿，年輕時跟隨韓愈學習寫文章，擅長古學，剛正不阿不徇私情也像韓愈。參預修撰《憲宗實録》，李德裕尤其憎恨他。大和四年，改任兵部員外郎。李宗閔做宰相，任他爲知制誥，不久升任駕部郎中。

八年，取代宇文鼎任御史中丞。當時李程任左僕射，因爲禮儀制度没有確定，上奏請求制定制度。先前，大和三年，兩省官員共同制定左右僕射的禮節制度：御史中丞以下官員，與僕射相

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初上，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已下并郎官，并望準故事，餘依元和七年敕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并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射師長百僚，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并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爲是。

遇時，依照條令致敬，勒馬側立在路邊等待通過。僕射辭官那天，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前往幕府依次參謁拜見，他們在觀象門外依次排列，官位高的人最後到達。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小吏引導僕射各就各位，大聲傳呼按照禮儀贊唱引導，就像大夫入列時的禮儀。班退，也像開始時那樣贊唱引導。御史大夫與僕射在道路上相遇，就分道而行。舊例，左右僕射於每月初一，接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官員的分别拜見。四年，中書省奏請說："僕射接受中丞侍郎的拜見，禮節似乎太重，向郎官以下官員答拜，又太輕。從今以後，各有關部門四品以下官員，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官員及郎官，都請以舊例爲標準，其餘依照元和七年的敕令處理。"皇上允可。這時，因爲李程上奏請求制定制度，李漢議論說："左右僕射於每月初一，接受左右丞、諸曹侍郎、各有關部門四品及御史中丞以下官員的拜見。謹按《開元禮》和《六典》，并没有這樣的禮儀制度，不知興起的緣由。有人認爲僕射是百官公卿的師長，這話也没有證據，衹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有這麼一句話罷了。況且尚書令是正長，還没有接受拜見的條文。舊例，尚書令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稱三獨坐。臣認爲在朝廷裏做官地位相等，共同事奉君主，却面向南接受拜見，臣下心裏怎能安然？即使有明文規定，也必須改革。所以《禮記》上說：'君對於士不答拜，不是他的臣子纔答拜。'何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其不能這樣做。禮儀制度中雖然有官品低的人向官品高的人致敬的條文，但不知是不是接受拜見的意思？就連御史大夫，也曾接受御史以下官員的拜見，今天都不實行了。大概是因爲禮儀的等級僭越本分，不是人臣能够安然接受的。元和六年七月，詔令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的禮官王涇、韋公肅等人共同議論這件事，議論得很精闢詳細。現在請求照此執行，希望能成爲折衷的辦法。"當時李程入省任左僕射，仍然使用舊的禮儀制度，衆人評論認爲李漢的奏議是正確的。

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户

七年，改任禮部侍郎。八年，改任户部侍

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貶，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録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躓而卒。

漢弟滻、洸、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漢子貺，亦登進士第。

郎。九年四月，改任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獲罪被罷掉相位，李漢因是他的同黨受牽連，出任汾州刺史。李宗閔第二次被貶官，李漢也改任汾州司馬，連續二三十年不被録用。會昌年間，李德裕掌權，李漢竟困頓抑鬱而死。

李漢的弟弟名滻、洸、潘，都考中進士科。李潘，大中初年任禮部侍郎。李漢的兒子名貺，也考中進士科。

李景儉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

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强記，頗閲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宫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竇群爲御史中丞，引爲監察御史。群以罪左遷，景儉坐貶江陵户曹。累轉忠州刺史。

元和末入朝，執政惡之，出爲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己屈，穆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荐歷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幸以虧節，通奸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群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置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爲諫議大夫。

李景儉，字寬中，是漢中王李瑀的孫子。父親名褚，任太子中舍。

李景儉，貞元十五年考中進士科。天生俊秀清朗，博聞强記，閲讀過許多前代史書，詳知古人成功與失敗的原因。自認爲有輔佐君王成就霸業的謀略，在士大夫中間誰也不服。貞元末年，韋執誼、王叔文在東宫掌權，尤其器重他，認爲他有管仲、諸葛亮的才能。王叔文竊取政權，正值李景儉爲母親守喪，因此没有受到牽連。韋夏卿留守東都，徵用爲從事。竇群任御史中丞，引薦他任監察御史。竇群獲罪被降職，李景儉受牽連貶任江陵户曹。多次改任後爲忠州刺史。

元和末年李景儉入朝，宰相厭惡他，派他出京任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關係好。當時李紳、元稹在翰林院，多次在皇上面前説到他。等到在延英殿辭别那天，李景儉陳述自己的委屈，穆宗憐憫他，追改詔書拜授倉部員外郎。一個多月後，破格升任諫議大夫。李景儉原本就自大狂妄，受寵提升之後，蔑視公卿大臣，酗酒尤其嚴重。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繼做宰相，李景儉輕視他們，并且在交談開玩笑時流露出來。兩人一起上告此事，穆宗不得已，將他貶逐。頒布制書説："諫議大夫李景儉，從宗室後代中提拔上來，曾經探討儒術，曾經在御史臺任職，也曾出任州刺史。舉動有時不講仁道，行爲有時違背正義。依附權幸有失氣節，參預奸黨的陰謀。衆人心裏都有疑慮，大家的議論難以平息。根據這些情形，應當依法從嚴處置；想到撫育培養的艱辛，特地給予寬大處理。應當以此爲鑒自我反省，不要再發生爲了自己而非議他人這樣的事。

可任建州刺史。”没過多久元稹掌權，將他從建州召回，再次任諫議大夫。

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温造、司勛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這一年十二月，李景儉退朝後，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温造、司勛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人一同拜見史官獨孤朗，隨即在史館喝酒。李景儉藉喝醉之機到中書省拜見宰相，直呼王播、崔植、杜元穎的名字，當面列舉他們的過失，言詞十分狷狂傲慢，宰相好言相勸，隨即上奏貶他爲漳州刺史。這天一同在史館喝酒的人都被貶官放逐。李景儉還没到達漳州，元稹就做了宰相，於是改授他爲楚州刺史。議論的人認爲李景儉酗酒，凌辱宰相，詔令剛剛執行，又迅速改任大州刺史。元稹害怕引起公衆議論，追回詔書召他回朝，改任少府少監。受連累的人都被召了回來。不過李景儉終於因觸犯衆人的議論不得志而死去。李景儉疏散財物崇尚節義，雖然不注重品德修養，死的那天，知名人士都爲之惋惜。

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李景儉的弟弟名景儒、景信、景仁，都有文采有學識，在當時很有名氣。李景信、李景仁，都考中進士科。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渤論考第，仲方駁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歟？當賊注挾邪之辰，群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擦鬚。謂之爲狂，即有遺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跅弛之患也。

史臣曰：孔子說，“交不上行爲合乎中庸的人，也要尋找積極進取的或堅持操守的人與之交往！”像李渤議論考績的等級，張仲方駁議謚號，雖然知道會因此得禍，還是不能不說，可以說是堅持操守吧？正當賊人鄭注心懷邪惡的時候，衆多公卿默默無語，而李中敏、李甘、高元裕，有的大肆談論，有的奮筆疾書，暴露他的醜行劣迹，不害怕惹怒他。說他們激進，就有些遺憾，不過與請求用劍砍殺奸臣相比，也可以同日而語了。李漢有很好的史才，足以自立於世，却與權幸比肩協作，終身顛沛。君子獨處也要謹慎不苟，怎麽可以忽略這點。李景儉過於自負，行爲失於檢點，是匹好馬却不守規矩而導致禍患。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决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注，高、李不群。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贊曰：張仲方、李渤切言極諫，像快刀斬斷陰雲。裴潾是諫諍方正之士，誠心誠意愛護君王。進言斥責賊人鄭注，高元裕、李甘挺身而出。李漢、李景儉交結朋黨，不值得稱道。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弟）定（子）緒 綯（綯子）滈 渙　牛僧孺（子）蔚 藂（蔚子）徽
蕭俛（弟）傑 俶（從弟）倣（倣子）廩　李石（弟）福

令狐楚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

令狐楚，字殼士，自己說是開國初年十八學士令狐德棻的後代。祖父名崇亮，任綿州昌明縣令。父親名承簡，任太原府功曹。他家世世代代都是讀書人。

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游，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

令狐楚兒童時代已經開始學習寫文章，二十歲應考進士科，貞元七年考中。桂管觀察使王拱愛他有才，想以禮相待召他來任職，害怕令狐楚不願意，於是先奏聞皇上然後纔向令狐楚表達聘召的意思。因爲令狐楚的父親在太原做屬官，出於對父親的眷戀，又感激王拱的厚意，考中進士科後徑直前往桂林感謝王拱。没有參加他的宴請游樂，請求回太原侍候父親，隨後返回太原，人們都稱贊他。李說、嚴綬、鄭儋先後任太原節度使，看重他的品行，都徵用他在幕府任職。從掌書記做到節度判官，歷任殿中侍御史。

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嘩，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令狐楚才思清麗，德宗愛好文學，每次太原送來奏章，都能辨認出哪個是令狐楚寫的，很贊賞他。鄭儋在軍鎮突然去世，没來得及處理後事，軍中喧嘩，要發生緊急變亂。半夜十幾名騎士手持兵器脅迫令狐楚來到軍門，衆將領圍着他，讓他起草遺表。令狐楚面對鋒利的刀刃，提起筆一揮而就，向三軍出示宣讀，没有人不感動流淚，軍心這纔安定。從此令狐楚的名聲更大了。爲父親守喪，因盡孝而聞名。除去喪服後，徵入拜授右拾遺，改任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爲母親守喪而離職。服喪期滿後，再徵入任刑部

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内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内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内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以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

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使，仍撰哀册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俛作相，托中官救解，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

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污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

員外郎，改任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令狐楚與皇甫鎛、蕭俛同一年考中進士科。元和九年，皇甫鎛開始因掌管財政賦税受到寵幸，推薦蕭俛、令狐楚一起進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升任職方郎中、中書舍人，都在宫中任職。當時正出兵淮西，議事的人認爲軍隊長期没有立過戰功，應該寬宥賊軍停止作戰，衹有裴度和憲宗决心消滅賊寇。十二年夏天，裴度自宰相兼任彰義軍節度使、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裴度有矛盾，與令狐楚關係好。令狐楚起草裴度任淮西招撫使的制書，不符合裴度的意旨，裴度請求修改制辭裏的三四句話。憲宗正在責成裴度出兵，於是免去李逢吉的相位，也免去了令狐楚的翰林學士之職，任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任華州刺史。這一年十月，皇甫鎛做了宰相，當月就任令狐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朝任太原節度使。七月，皇甫鎛舉薦令狐楚入朝，自朝議郎授任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皇甫鎛同處宰相之位，深受皇上的照顧禮待。

十五年正月，憲宗逝世，下詔令狐楚任山陵使，并撰寫哀册文。當時天下人人怒恨皇甫鎛的奸詐邪惡，穆宗即位第四天，群臣身着喪服排列在月華門外，宣詔貶謫皇甫鎛，還準備殺他。適逢蕭俛做了宰相，托宦官爲他説情，這纔貶到崖州。輿論認爲令狐楚藉助皇甫鎛做了宰相後驅逐裴度，大家心裏都很憤怒，但是因爲蕭俛的緣故，没人敢説三道四。

這一年六月，山陵建成，恰逢有人告令狐楚手下官吏貪贓的事情敗露，於是出任宣歙觀察使。令狐楚充任山陵使時，手下官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人一同隱瞞官錢，不給工徒付工錢，將其中的十五萬貫以賦税盈餘的名義獻給朝廷。怨恨控訴的人充滿道路，韋正牧等人被捕入獄後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都被處以死刑，第二次貶令狐楚任衡州刺史。當時元稹開始受到寵幸，任翰林學士，向來厭惡令狐楚與皇甫鎛勾結在一起希求恩寵，元稹起草令狐楚任衡州刺史的制書，大意是："令狐楚早年因有文才，

姧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積。

得以躋身朝廷官員之列，憲宗念及他的才氣，提拔他在宫中任翰林學士。但他殘害異端，固執己見，秘密地破壞討伐賊軍的謀略，暗地裏依附奸詐邪惡的黨徒。投機取巧得到官位，由多種門路進取，於是身居相位，實在是妨礙賢才的進升之路。”爲此令狐楚特别怨恨元積。

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

長慶元年四月，酌情内移郢州刺史，升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二年十一月，授任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使。制書頒布十天後，諫官上奏議論，説令狐楚犯的罪不輕，不適宜擔任觀察使。皇上知道後，立即下令追回制書。當時令狐楚已經到達陝州，處理了一天政事，再次授任太子賓客，返回東都。當時李逢吉做宰相，極力援引令狐楚，因爲李紳在宫中阻撓，没有能够獨斷專行。敬宗即位，李逢吉驅逐李紳，不久任用令狐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

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悦，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廨舍數百間。

同年九月，令狐楚任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觀察使等。汴軍向來驕横，多次驅逐主帥，前後任節帥的韓弘兄弟都用嚴酷的法令進行制裁，然而衆人苟且偷生，没能徹底革除舊習。令狐楚長於治軍，本在河陽，因取代烏重胤改任滄州節度使，移任之時河陽的三千名軍兵作爲衙兵，士兵都不願意跟從他，半路逃走，又不敢回河陽，聚集在邊境上。令狐楚剛剛到任，聽説此事，立即奔赴懷州，潰逃的士兵也到了，令狐楚獨自騎馬曉之以理，并令他們全部收起弓箭脱掉鎧甲，在前面開路，他們始終不敢作亂。到汴州任職後，解除殘酷的刑法，用仁慈惠愛來治理，除去其中過分的做法，軍民都很喜悦，很快都服從教化，後來汴州終於成爲一個安静的地方。汴州主帥以前有個慣例，剛到任時都要拿二百萬貫公款充當私人財産，惟獨令狐楚不拿這個錢，并用盈餘的錢修建了數百間官舍。

大和二年九月，徵爲户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

大和二年九月，徵入任户部尚書。三年三月，任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同年十一月，升任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觀察使等。奏請改

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

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民胥悦。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高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

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爲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悦，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

先是，鄭注上封置榷茶使額，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曰：

> 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嘆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權，孰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奸凶盡戮，聖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使務，官銜之内，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懼。伏乞特回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

舊東平縣爲天平縣。當時連年乾旱歉收，以至於人吃人，令狐楚均富濟貧，没有出現逃亡的人。

六年二月，改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等。令狐楚長期在并州任職，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把老百姓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雖然連年乾旱，却没有人輾轉遷移。令狐楚從書生開始，由屬吏到成名，都在太原，太原確實像他的故鄉。到這時持節鎮守太原，受到當地老人的歡迎。令狐楚安撫得法，軍民都很喜悦。七年六月，入朝任吏部尚書，依舊檢校右僕射。舊制，檢校高官的人，便排在高官的班列。因爲令狐楚是正官三品不適宜排在二品的班列，請求排在三品官的班列中，皇帝特地下詔贊揚他。

九年六月，改任太常卿。十月，任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開始叛亂，京城大亂。李訓叛亂那天晚上，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令狐楚睡在宫中，商量制書敕令，皇上打算任用他倆做宰相。令狐楚認爲王涯、賈餗是含冤而死，敘述他們的罪狀時就加以淡化，仇士良等人不高興，所以宰相的任命落到了李石頭上。結果令狐楚以本官任鹽鐵轉運使等。

先前，鄭注秘密上奏設置榷茶使一職，建議由鹽鐵使兼任，令狐楚奏請取消它，説：

> 臣認爲江、淮地區多年以來，澇旱頻頻瘟疫流行，衰敗傷亡很厲害，百姓的哀嘆之聲不絶於耳。今年夏季和秋季，稍稍獲得了一點豐收，正需要恩惠體恤，讓他們安心生活。前些時候忽然有人上奏請求實行茶葉專賣，實際上是敗壞政事。原來是王涯即將滅亡，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到他一個人身上，哪裏有讓百姓把茶樹移到官場中栽種，在官場中采摘烘曬茶葉的道理，這如同兒戲，不近人情。但是當時王涯正受寵掌權，誰敢阻擋他的建議？朝中文武大臣相顧失色，路上的行人相對無言。如今祖宗降下神靈，將奸凶斬盡殺絶，皇帝賜福，黎民安康。微臣蒙受恩寵，兼任鹽鐵轉運使的職務，在官銜中，還帶着這個名稱。時時刻刻好似受驚，從早

軍國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采造將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户，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悦。

到晚感到畏懼。特地回稟皇上，體諒愚臣的忠誠，迅速委托宰相，取消榷茶使的名稱。因爲軍隊和國家的用度時有不足，山林川澤的收益時多時少，允許臣逐條陳疏後詳細上奏。采茶曬茶的季節將要到來，臣擔心妨礙此事。上月二十一日，在内殿上奏應對之後，鄭覃與臣一同陳述議論過。希望皇上早早處理，一切依照舊的法度，不用新的條令。衹是在收納專賣税的時候，必須逐級加價，商人轉手倒賣，必然稍貴一些，這就是全國各地出錢，税利歸於有關部門。既不損害茶商的利益，又不擾亂茶户的生産，上可以彰明陛下愛民之德，下可以竭盡微臣憂國之心。無論遠近的人聽到這個消息，都會感動喜悦。

從之。

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先是元和十年，出内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爲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爲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内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内蓄凶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街。史册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又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回修尚書省，從之。

在此之前的元和十年，朝廷拿出内庫的弓箭陌刀賜給左右街使，供宰相入朝時擔任護衛的人使用，到達建福門後止步。到這時，因爲李訓、鄭注的叛亂，全部取消。令狐楚又上奏説："各道新近授任的方鎮節度使，都帶着儀仗，拿着兵器，到尚書省兵部參見告辭。臣認爲軍務與國政的法度不同，古今都有一定的制度，如果不遵循舊的制度，就是改變常規。没有聽説過省閣的大門，忽然接納弓箭刀戈等兵器。鄭注表面上感恩戴德，内心裏却隱藏着凶惡猖狂，他首先製造奸險陰謀，興起叛亂的兆頭。致使王璠、郭行餘之流，敢於指揮將士下吏，直接進入宫廷。使皇上震驚，京城騷動，鮮血濺在朝廷的路上，僵尸卧在宫廷的街中。史册都有記載，人神都很氣憤，既往不咎，其中的根源還未堵塞。前面所説的事情，請求迅速下令停止，如果需要參見辭謝，就穿上官員的禮服。"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又奏請取消用作修曲江亭工錢的一萬三千七百匹絹，拿回來維修尚書省，皇上也聽從了。

開成元年上巳，賜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以權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

開成元年上巳，賞賜百官公卿在曲江亭宴會。令狐楚認爲剛剛誅殺大臣，不應該賞賜宴會，獨自稱病没有赴宴，受到輿論的贊美。又因爲政權在宦官手中，令狐楚多次上疏請求辭去鹽

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册贈司空，謚曰文。

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咏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强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即秉筆自書曰：

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魄。

書訖，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歿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

鐵轉運使的職務。這一年四月，任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在軍鎮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司空，謚號文。

令狐楚表情嚴肅莊重，好像不可侵犯的樣子，其實他寬容厚道有禮貌，門下没有亂七八糟的賓客。曾經與從事宴飲暢談正在興頭上，有個志趣不同的人突然來到，立即命令撤去酒席，態度堅决臉色大變。令狐楚多次身居重任，貞節操行一如當初。去世前三天，還吟咏自如。病重時，幾個兒子給他喂藥，未曾入口，説："壽命的長短，命中已經注定了，哪裏需要這些藥？"前一天，召來從事李商隱説："我的氣力已用盡了，才情都没有了，但我的志向還没有實現，勉强想自己寫出來上奏皇帝，害怕言辭不當，您應當幫助我修改好。"隨即拿起筆自己寫道：

臣常想自己生的正是時候，受到國家的深厚恩德。從祖父到父親，都受到朝廷的褒獎封贈；有兄弟有兒子，都在朝裏做官。如今臣將壽終正寢到地下去會見先人，用自己的魂魄到黄泉去事奉先帝，這時再不表白自己的心迹，確實很愚蠢。但是儘管臣就要永别前去黄泉，與高官厚禄無緣了，但是臣還是要陳述無用的諫言，還要進獻没有遠見的建議。雖然已經無力號哭了，但至誠之心又怎能忘記？如今陛下年富力强，國家太平無事，這正是整修教化的時候，應當開始恢復治理平定天下。然而自從前年夏秋以來，遭受貶官譴責的人很多，誅罰殺戮的也不少，希望普遍加以寬大恩宥，稍稍收斂皇威。用雲雷爲死去的人昭雪洗冤，用雨露爲活着的人滋潤浸濡，使得五穀茁壯成長，萬民安寧福康。請采納臣將死時的逆耳之言，安慰臣永居地下的靈魂。

寫完後，對他的兒子令狐緒、令狐綯説："我活着對人没有益處，不要請求謚號。下葬那天，不要請鼓吹儀仗，衹用一輛布車，另外不要增加飾物。墓志銘上衹寫宗族，不要選擇身居高位的人執筆。"當令狐楚去世的那天晚上，有一顆大星隕落在寢室的上方，它的光芒照亮了庭

嗣子奉行遺旨。詔曰："生爲名臣，殁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綯貴，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册文》，辭情典鬱，爲文士所重。

院。令狐楚正襟危坐與家人告辭訣别，説完後就死了。繼嗣的兒子奉命執行他的遺言。皇帝下詔説："令狐楚活着是有名的臣子，死後有合理的遺命。有始有終，可以説做到了兩全。儀仗等一些死後的榮譽都是細枝末節，不好違背亡故之人的心意；悼辭和謚號是國家的重要典章，必須遵守常規。送葬的儀仗應當停止，爲死者擬議謚號必須依準舊例。"後來令狐綯顯貴，多次追贈到太尉。留有文集一百卷，流行於當時。所撰《憲宗哀册文》，言辭典雅感情憂鬱，受到文人的推重。

令狐定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

令狐楚的弟弟令狐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節帥的幕府任職。大和九年，多次升任做到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禦觀察使等。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

令狐緒

緒以廕授官，歷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令狐緒因祖先的功德拜授官職，歷任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任職時，頗有政績，汝州人請求爲他立碑歌功頌德。令狐緒因爲弟弟令狐綯做宰相，上言説："臣的先父在元和年間特别受恩寵照顧，弟弟令狐綯的任官不是依靠别人，而是皇上親自任命的。臣看到詔書，認爲臣任汝州刺史時，稍微建立了一點政績，官吏和百姓請求立碑頌德，不久上奏乞求追回詔書停止立碑。臣任隨州刺史時，隨州人請求留任，考核政績時取得上下等。後來轉任河南少尹，加金紫。這些名聲已傳到京城，不必另外立碑頌德，乞求賜令停止。"宣宗稱贊他的誠意，聽從了。

令狐綯

綯，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户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

令狐綯，字子直，大和四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年任左拾遺。二年，爲父親守喪。除去喪服後，拜授原來的官職，不久改任左補闕、史館修撰，多次升任後爲庫部、户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出任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入拜授考功郎中，不久參預起草制誥。這一年，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三年，授中書舍人，繼承祖先彭陽男的封爵，享有食邑三百

邑三百户，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綯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

户，不久授御史中丞。四年，改任户部侍郎，主管户部事務。這一年，改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綯認爲舊例帶尚書省官，應該首先受到特殊禮待。每月初一同事在少府監集中。當時白敏中、崔龜從曾任太常博士，做了宰相，想炫耀他們過去任職的官署，於是改在太常禮院集中，崔龜從親自執筆將此事記在墻壁上。

綯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户。十三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户。

令狐綯輔佐朝政十年，多次升官做到吏部尚書、右僕射、涼國公，享有食邑二千户。十三年，罷免相位，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等。咸通二年，改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天，升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主管節度使事務。多次加授後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將食邑增加到三千户。

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綯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逾二千，而虚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綯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

九年，守衛邊疆的士兵徐州人龐勛從桂州擅自返回。七月到達浙西，從白沙沿長江入濁河，一路搶劫舟船前進。令狐綯聽説龐勛到來，派遣使者慰問安撫，供應草料米糧。都押衙李湘稟告令狐綯説："徐州的士兵擅自返回，一定不懷好意。雖然皇帝没有詔命討伐，機動權掌握在藩鎮節帥的手裏。昨天龐勛的黨徒來投降，説士兵人數不超過二千，却用舟船旗幟虚張聲勢，害怕人們看到他們的實情。入境以來，心裏十分憂慮不安。估計他們走水路，必須出高郵縣界，河岸陡峭險峻而且水域又深又窄。如果派出奇兵阻截，命草船在他們的前面放火，勁兵在後面奮力追擊，一定能打敗他們。如果不在這時消滅他們，等他們渡過淮河、泗水，聯合心懷怨恨的徐州人，總數不下十萬，那麽禍亂就不小了。"令狐綯性格懦弱遲鈍，又因爲没有接到詔命，對李湘説："在長江和淮河以南，衹要他不爲非作歹，就讓他過去，其餘就不是我的事了。"

其年冬，龐勛殺崔彦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爲賊所

這一年冬天，龐勛殺死崔彦曾，占據徐州，聚集了六七萬人。徐州没有軍糧，於是龐勛派遣賊帥分别攻擊搶劫淮南各州，滁州、和州、楚州、壽州相繼淪陷。糧食吃完後，淮南的百姓大

啖。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慆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綯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綯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由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爲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鬥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并爲賊所縛，送徐州。

多被賊人吃掉。當時兩淮的郡縣大多淪陷，衹有杜慆固守泗州，賊軍攻打了一年多，始終没有攻下。當初皇帝下詔令狐綯任徐州南面招討使，賊軍攻打泗州情況危急，令狐綯命令李湘帶領五千名士兵援救泗州。賊軍聽説李湘來救援，派人給令狐綯送信，言辭謙遜表示順從，説"朝廷多次下詔赦罪寬宥，抗拒的衹有兩三個人罷了，早晚謀劃殺掉他們，就來歸順請命，希望相公擔保信任"。令狐綯隨即奏報皇上，請求賜任龐勛爲節帥，還告誡李湘衹戍守淮口，賊軍已經接受招降，不能違反。因此李湘的軍隊解除鎧甲安心睡覺，失去警戒撤除巡防，每天與賊軍面對面，高高興興地交談。一天，賊軍趁空隙，步兵騎兵直接進入李湘的營壘，五千名淮兵都被活捉押送到徐州，被賊人蒸熟吃了。李湘與監軍使郭厚本被龐勛砍斷手脚，向康承訓的軍隊示衆。當時浙西杜審權發兵一千人與李湘相約會合，大將翟行約因勇敢而知名。浙西軍没到而李湘的軍隊已經失敗了。賊人於是分出兵馬，打着淮南軍的旗幟擺出交戰的形勢。翟行約軍隊遠遠看見，急忙趕去，一千人全部被賊軍俘獲，送往徐州。

綯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綯爲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爲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户，卒。子滈、涣、渢。

令狐綯損兵折將後，朝廷派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取代令狐綯任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拜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在東都任職。十三年，以本官任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享有食邑三千户，去世。兒子令狐滈、令狐涣、令狐渢。

令狐滈 令狐涣

滈少舉進士，以父在内職而止。及綯輔政十年，滈以鄭顥之親，驕縱不法，日事游宴，貨賄盈門，中外爲之側目。以綯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訟者不一，故綯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户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

令狐滈年輕時應考進士科，因父親任翰林學士而停止。後來令狐綯做了十年宰相，令狐滈以與鄭顥有親屬關係，驕縱不守法，天天吃喝玩樂，行賄的人充滿門庭，引起朝野人士的怨恨。因爲令狐綯的朋黨聲勢正盛，没有人敢説三道四。等懿宗即位，訴訟的就不止一人，因此令狐綯被罷免相位。到達河中後，上言説："臣的兒子令狐滈，從孩提時代起，就接受老師的訓導，至於詞章文采，差不多達到同輩人的水平。會昌二年臣任户部員外郎時，已經叫他應考科舉，到

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絶，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禄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沾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已過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

大中二年還没有考中。臣蒙受先帝恩寵從湖州刺史升任考功郎中、知制誥，不久充任翰林學士。連續受到聖上的恩寵，以至於在宰相的職位上濫竽充數，根據有關規定爲了避嫌，因而叫他停止應考，自行放棄應考，前後十九年。每每送他退隱，一再告誡他勤奮自勉。臣因爲俸禄官位超過本分，齒落髮白已經衰老，兒子令狐滈已長大成人，没有取得一個科名，微臣自私愛子，確實很傷心。臣二三年以來，頻頻乞求罷免，兒子每年都能拿到入京應試的文書，心想等一離開中書省，就讓他前去應考。昨天蒙恩接到制書，寵任附近藩鎮節度使。因爲禮部考試日期已經臨近，就讓他去應試。至於能否考中，由主管部門裁决，臣當然不敢去干涉他們的權力。臣剛離開機要職務，應當詳細上報。昨天在延英奉命辭謝，本打算當面奏説，因爲依戀聖恩正殷切，很難陳述誠意。期望皇上仁慈，明察臣的一片赤誠之心。”下詔令狐滈入京參加科舉考試。

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户部尚書澣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簹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滈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群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捨全由於滈。喧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解日月者。”奏疏不下。

這一年，中書舍人裴坦臨時主管貢舉事務，共有三十人考中。有個叫鄭羲的，是故户部尚書鄭澣的孫子，裴弘餘是故宰相裴休的兒子，魏簹是故宰相魏扶的兒子，還有令狐滈，都是名臣子弟，人們議論説他們没有真才實學。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議論此事説：“以前因爲令狐滈的父親身居相位，大權獨握。走後門的人詭詐阿附趨之如風，有野心的人狼狽爲奸聚集如雲。每年考中科舉的人，都要授任高官，名義上由令狐綯任命，實質上全由令狐滈决定。他家熱鬧得好像集市，令狐滈我行我素旁若無人，他的權力震動朝廷内外，聲勢之大天下無人能比。後來令狐綯被免去宰相任方鎮節度使的時候，便命令令狐滈參加科舉考試。怎麽能因爲父親在朝中做宰相，就能擾亂選舉職權？請下令御史臺審查令狐滈取得准考證的時間。”奏疏遞上去後没有答覆。

滈既及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蜕、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滈云：“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

令狐滈考中後，出仕任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升任右拾遺、史館修撰。制書傳達後，左拾遺劉蜕、起居郎張雲，分别上疏極力議論令狐滈説：“令狐滈依仗父親掌握權力，毫無顧忌地收受賄賂。收取李琢的金錢，授任李琢爲

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綯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爲夔王已下侍讀，欲立夔王爲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滈內倚鄭顥，人誰敢言？”時綯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爲興元少尹，蜕爲華陰令，改滈詹事府司直。滈爲衆所非，宦名不達。

安南都護，於是導致了蠻人攻陷交州。”張雲説：“大中十年，令狐綯讓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任夔王以下各王的侍讀，打算立夔王爲皇太子，要擾亂先朝子弟的長幼順序。令狐滈在朝中依仗鄭顥，哪個人敢説三道四？”當時令狐綯在淮南任職，多次上表自我辯白。懿宗擔心挫傷大臣的誠意，於是貶張雲爲興元少尹，劉蜕爲華陰令，改任令狐滈爲詹事府司直。令狐滈受到衆人的非議，没有做到高官。

渙、渢俱登進士第。渙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令狐渙、令狐渢都考中進士科。令狐渙官做到中書舍人。令狐定的兒子令狐緘，令狐緘的兒子令狐澄、令狐湘。令狐澄也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節度使的幕府任職。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

牛僧孺，字思黯，是隋朝僕射奇章公 牛弘的後代。祖父名紹，父親名幼簡，官位低下。

僧孺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换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

牛僧孺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方正制科，出仕任伊闕尉，升任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歷任禮部員外郎。元和年間，改任都官員外郎，主管御史臺的雜務，不久改任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

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冤抑，僧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爲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户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這一年十一月，改任御史中丞。因爲御史臺的案件積壓，有很多人受冤不得平反，牛僧孺逐條上疏奏請，審查彈劾不斷，朝中朝外的人對他肅然起敬。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貪贜論處死罪，李直臣賄賂宦官爲他講情，牛僧孺堅持原則不予改判。穆宗當面勸他説：“李直臣做事雖然有過失，但這個人有經濟管理的才能，可以派他到邊疆任職，朕打算寬恕他的罪行。”牛僧孺回答説：“凡是没有才能的人，衹不過拿着俸禄取悦於人罷了。帝王立法，目的就是爲了束縛奸雄，説白了就是爲了對付才能多的人。安禄山、朱泚因爲才能過人，攪亂天下，何況李直臣衹有小才，又怎能因爲他而歪曲法令呢？”皇上贊揚他執法如山，當面賞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授户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

當初韓弘入朝時，因爲宣武過去的事情，人們有很多流言飛語，他的兒子韓公武用家裏的財

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悦。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物大量賄賂權貴幸臣以及説閑話的人，朝官都接受過他的贈送。不久他們父子都去世了，孤孫幼小，穆宗害怕家財被僕人盜竊，於是命令宦官到他家裏，查閲他家的賬簿，交給管家。結果發現賬簿上都記載着所有收受賄賂的朝官的名字，惟有在牛僧孺官名旁邊用紅筆寫着："某月某日，送給牛侍郎物品若干，不接受，全部退回。"穆宗看到賬簿很高興。過了不長時間，商議任命宰相，皇帝首先肯定了牛僧孺的名字。

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禄光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曆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畢放卿。"及穆宗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黄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屬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虚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漢陽、汉川兩縣隸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凡鎮江夏五年。

敬宗即位，加授牛僧孺爲中書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享有食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曆年間，朝廷政事由奸人幸臣掌管，大臣結成朋黨互相勾結，牛僧孺不能忍受這群小人，多次遞上奏章請求辭去宰相，皇帝説："等我郊禮完畢後批准你的請求。"等穆宗送神主到太廟行完郊禮，又遞上奏章陳述退隱之意，於是在鄂州設置武昌軍，任牛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鄂岳蘄黄觀察使等。江夏城土質風化鬆散，難以修築城墻，每年都要修築，徵收菁茅用來覆蓋。官吏乘機作奸，侵蝕的弊病連年發生。牛僧孺到任後，計算出用茅苫修築的費用，一年須十多萬貫錢，就折合成磚徵收，用來抵銷用茅苫修築的價錢。總共五年，城墻都用磚修築，侵蝕的弊病從此永遠除掉了。轄境内的沔州與鄂州隔江相望，虚設吏員，於是奏請撤銷，將其所管的漢陽、汉川兩縣隸屬鄂州。文宗即位，就地加授檢校吏部尚書，前後鎮守江夏五年。

大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

大和三年，李宗閔任宰相，屢次舉薦牛僧孺有才能，不應該在朝外任職。四年正月，召回朝廷，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軍作亂，驅逐節帥李載義。文宗認爲李載義爲國獻忠，突然聽説失去節帥，大驚失色，急忙召來宰相對他們説："范陽的變亂怎麽辦?"牛僧孺回答説："此事不值得麻煩皇上。况且范陽的得失，與國家的利害没有關係，自從安禄山、史思明以來，反覆如此。前些時候劉總將土地歸還給國家，朝廷耗資百萬，到底没有得到范陽的一尺帛

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爲梗。至今志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燒十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况論董勃義纔還，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内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帝亦以爲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時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

一斗粟納入國庫，不久又從中作梗。到如今楊志誠也如同以前的李載義，衹需順勢安撫他，衹要他能抵禦奚、契丹不讓他們入侵，就爲朝廷出大力了。將節旄給他，他必然會施展才能，不值得用叛逆或順服來處理。"皇帝説："我開始没有仔細考慮，卿的話是對的。"當天就命令宦官宣旨撫慰。不久加授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六年，吐蕃派遣使者論董勃義入朝講和，不久西川節度使李德裕上奏，吐蕃維州的守將悉怛謀獻城投降。李德裕還上陳利害説："如果帶領生羌三千人，趁戎人不備，燒毁十三橋，直搗戎人的腹地，可以如願以償了。"皇上不能决定，下令尚書省討論，衆人都請求按照李德裕的計策去做。牛僧孺上奏説："這個計議不對。吐蕃的疆域，四面有一萬里，失去一個維州，對它的勢力没有損害。何况論董勃義剛剛回去，劉元鼎還没到達，近來雙方講和，相約停止邊境戰争。中原抵禦戎人，以守信爲上策，應戰爲其次，今天一旦失信，戎人就有了藉口。聽説贊普在茹川駐防，潛伏在秦、隴。如果向東襲擊隴坂，直接經過回中，不到三天就能抵達咸陽橋，這時再發兵抵抗，京城内外都要受到驚動。事情如果到了這種地步，即使得到一百個維州，也於事無補。"皇上説："對。"於是詔令西川不要接納維州的降將。牛僧孺與李德裕向來有仇恨，雖然他議論邊疆用兵的事公正得體，但是依附李德裕的人認爲牛僧孺忌恨李德裕立功，誹謗議論沸然而起，皇帝也認爲牛僧孺不正直。這一年十二月，任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使事務。

當時中尉王守澄掌權，引用很多小人，暗地裏議論時政，宫中的事保密，没人知道他們説什麽。一天，宰相在延英殿應對，文宗説："天下如何纔能太平，卿等人想這個問題嗎?"牛僧孺上奏説："臣等人慚愧擔任宰相，没有能力安民濟衆，但是臣想天下太平也没有什麽特殊的表現。如今周邊少數民族不來侵犯，百姓不至於流離逃散；上面没有淫威暴虐，下面没有怨恨毁謗；民間没有豪强之家，公衆輿論没有受到壓

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兹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受左右邪說，急於太平，奸人伺其鋭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

制。雖然没有達到最好的治理，也可以稱得上小康了。陛下如果追求另外一種太平，不是臣等人所能做到的。"退朝回到中書省後，對同僚說："我們這些人做宰相，天子如此地求全責備，怎能長期處在這個地位上呢?"十天之内，三次遞上奏章請求辭去相位，皇上没有批准。適逢李德裕的同黨勢力正盛，李德裕即將入朝，牛僧孺的請求因而得到批准。皇上接受身邊人的謬論，急於達到天下太平，奸人觀察到皇上的迫切心情投其所好，因此李訓、鄭注受到任用。幾年之間，幾乎危及國家，而牛僧孺進退得體，受到輿論的稱贊。

開成初，搢紳道喪，閽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咏其間，無復進取之懷。

開成初年，士大夫名譽掃地，宦官弄權，牛僧孺因身處重要藩鎮有嫌疑，請求返回任閑散的官職，多次遞上章表没有批准，前後在淮甸任職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授檢校司空，享有食邑二千户，分管東都尚書省事務、任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牛僧孺見識廣度量大，心胸寬廣，小事從不放在心上。在洛都歸仁里修建住宅。在淮南任職時，把好樹怪石，放置在階前庭院，館宇清雅華麗，竹木幽静深遠。經常與詩人白居易在裏面吟風咏月，不再有謀求升官的想法。

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賫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語及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上頻宣召，托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辭日，賜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

三年九月，徵入朝授左僕射，還命令左軍副使王元直拿着任官文書前去宣賜。舊例，東都留守入朝時，没有宦官賜詔的先例，皇帝恐怕牛僧孺辭退謙讓，所以派宦官宣賜督促他進京。牛僧孺不得已入朝。恰逢莊恪太子剛剛去世，在延英殿謝恩那天，說到太子，於是懇切地陳述父子君臣之大義，人倫之常道，不能輕易改立皇太子，皇上爲之感動流淚。這時宰相都是牛僧孺的同僚故舊，牛僧儒不曾去拜訪他們，皇上頻頻宣旨召見，藉有脚病推辭。過了很長時間，皇上對楊嗣復說："牛僧孺自稱有病，不能入朝拜見，實在不行就聽其自便。"四年八月，再次任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將食邑增加到三千户。辭别那天，皇上賜給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派宦官告訴他說："因爲卿是正人君子，所以賞賜這些古器，卿暫且停留一

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

段時間再走。”牛僧孺上奏説：“漢南發生水旱災害之後，流亡的百姓等待治理，不應該耽誤停留。”再三請求出發，這纔批准。

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徵爲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貞。

武宗即位，就地加授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任宰相，免去牛僧孺的兵權，徵入任太子少保，多次加官後爲太子少師。大中初年去世，追贈太子太師，謚號文貞。

僧孺少與李宗閔同門生，尤爲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爲生還。僧孺數爲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藂。

牛僧孺年輕時與李宗閔同年考中科舉，尤爲李德裕所惡。會昌年間，李宗閔被貶官，不讓他活着回來。牛僧孺多次受到李德裕的排擠，企圖給他加上罪名，都因牛僧孺一貫貞潔方正，受到衆人的敬仰，没有得到可乘之機。李德裕貶官南方後，撰寫的《窮愁志》，引用方言俗語中有關牧童的讖言來斥責牛僧孺，又視他爲“太牢公”，他們之間就是這樣互相憎恨。牛僧孺有兩個兒子：牛蔚、牛藂。

牛蔚

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大中初，爲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爲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爲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逾月，權臣罷免，復徵爲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咸通中，爲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駁無避，帝嘉之。逾歲，遷户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三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即以神策將吴行魯代還。及黄巢犯闕，乃自京師奔遁，避

牛蔚，字大章，十五歲考中兩經科。大和九年，又考中進士科，三個軍鎮的節度使曾徵用他到自己的幕府任從事，入朝任監察御史。大中初年，任右補闕，屢次上疏議論政事，指責時政的弊端，宣宗贊許他，説：“牛僧孺的兒子有父親那樣的風骨，比較慰藉人心。”不久改任司門員外郎，出任金州刺史，入朝拜授禮部、吏部郎中。因爲祭祀一事有一定的禮儀規定，天官部門所掌管的朝官中，有人恃權越職，牛蔚上奏糾正，受到當時權臣的忌恨，降授國子博士，在東都任職。過了一個月，權臣被罷免，再次徵入任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升任左諫議大夫。咸通年間，任給事中，在延英殿謝恩那天，當面賞賜金紫。牛蔚封還駁正無所迴避，皇帝贊許他。過了一年，升任户部侍郎，繼承祖先的爵位封爲奇章侯，因某公事被免職。年終恢復原來的官職，歷任工部、禮部、刑部尚書。咸通末年，任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節鎮三年。當時宦官掌權，熱衷於收受賄賂。恰逢徐州方面用兵，兩中尉婉言暗示各藩鎮進貢物品資助軍用，牛蔚搜集完軍府中所有的物品衹有三萬端匹，隨表進獻。宦官發怒，當即任用神策將吴行

地山南，拜章請老，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

魯取代他回朝。後來黄巢侵犯京城，牛蔚就從京城急忙逃跑，移居到山南避禍，遞上章表請求退休，以尚書左僕射退休。去世後，多次追贈到太尉。兒子名循、徽。

牛徽

徽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爲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爲奸弊，每歲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爲奏請。由是銓叙稍正，能否旌别，物議稱之。

牛徽咸通八年考中進士科，先後在三個軍鎮的幕府中任職，做到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任右補闕，兩次升任吏部員外郎。乾符年間，選舉混亂，主考官從中作弊，每年選取四千多人。牛徽生性堅貞剛强，特地爲此事奏請。從此銓選録用漸漸走上正軌，賢能惡人分辨清楚，受到公衆輿論的稱贊。

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横，谷中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創，饘飲奉蔚。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感恩，争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願留兄循在朝，以當門户，乞侍醫藥。"時循爲給事中，丞相許之。

黄巢侵犯京城，正值父親牛蔚生病，牛徽與兒子親自抬着竹轎，逃往山南。閣道危險狹窄，盜賊到處横行，在山谷中遇到盜賊，打傷了牛徽的頭，血流滿身，牛徽仍然抬着轎子不停步。盜賊苦苦追逼，牛徽對他們行拜禮説："父親年高病重，不要驚嚇他。人人都有父親，希望你們能體諒我。"盜賊受到感動不再追趕。走到前面的山谷，又碰到那些盜賊，盜賊們互相轉告説："這是個孝子。"隨即和牛徽一同抬着轎子，把他們帶到自己的家裏，用布包扎傷口，給牛蔚端來稠粥。留他們連住兩夜，後來到達梁州。過去的屬吏感激他的恩德，争着奔來問安。當時僖宗已經前往成都，牛徽到成都遞上章表，請求回家侍候父親。已經授任諫議大夫，不肯任職，對宰相杜讓能説："希望留哥哥牛循在朝裏做官，來支撑門户，請讓我回家爲父親請醫喂藥。"當時牛循任給事中，丞相批准了他的請求。

其年鍾家艱，執喪梁、漢。既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濬爲招討使，奏徽爲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徽謂所親曰："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虚，正賴群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

這一年適逢死了親人，在梁、漢服喪。除去喪服後，徵他入朝任中書舍人，没有赴任，就生病了。因爲中書舍人在中書省處理皇帝的詔敕文書，不能曠缺，請求授任散官，於是改任給事中。跟從皇帝回京，走到陳倉病重，過了一年纔痊愈。宰相張濬任招討使，上奏請求任牛徽爲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書送到鳳翔，督促命令他趕赴京城，牛徽對親近的人説："國家的命運正處於艱難時期，京城剛剛恢復，國庫糧倉都已空虚，正是依靠群臣同心協力扶助王室的時候。

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爲之捍難。"辭疾不起。明年，濬敗，召徽爲給事中。

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貞上表，請自出兵糧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强，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内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悦。徽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争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寖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徽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强，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徽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爲捷在何日？"徽對曰："臣忝侍從諫静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蓍龜，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衄，大臣被害。

徽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連結汴州，惡徽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换太子賓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别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朝廷却在破敗之餘，圖謀雄霸之舉，使得諸侯離心，必定要留下後患。以我衰老有病之年，怎麼能爲之排憂解難。"推辭有病没有赴任。第二年，張濬戰敗，召牛徽入朝任給事中。

楊復恭叛變逃回山南，李茂貞上表，請求自己出兵出糧討伐問罪，衹要求授任他爲招討使。奏請還没得到答覆，李茂貞與王行瑜的軍隊已經出了邊界，皇上怨恨他獨斷專行，不等批覆就行動，李茂貞依仗自己强大，不斷地遞上章疏。昭宗在延英殿召諫官宰相討論能不能批准李茂貞的請求。因爲邠、鳳都有宦官在朝中做内應，諫官不敢切言極諫，你看我我看你相互推辭謙讓，皇上心裹不高興。牛徽上奏説："兩朝多災多難，李茂貞確實有護衛之功，他厭惡楊復恭等人炫耀自己兵力强大，實際上是嫉恨奸惡。所犯錯誤，就是没等下達命令就出兵討伐。最近聽説兩鎮士兵入界後，殺傷的人很多，陛下如果不早做决定，梁、漢的百姓就要滅絶了。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將招討使的名義授予他，明確地進行約束，這樣一來軍中士兵怎能不守法。"皇帝説："這話很對。"於是將招討使的符節授給李茂貞。李茂貞平定叛賊後，自恃有功漸漸驕横，經常干涉朝政，皇上命令杜讓能訓練軍隊準備討伐，牛徽進諫説："岐是國門，李茂貞倔强，不考慮後果。萬一有失誤，就會挫傷國威，不如慢慢來制服他。"等到軍隊出發時，皇上又召牛徽對他説："卿能預料時事。岐軍是烏合之衆，朕估計一定能平定，卿認爲哪一天能得到捷報？"牛徽回答説："臣身爲諫静之官，議論的都是軍國大事，根據事理陳述奏聞。像哪天打敗賊軍這樣的事，希望陛下用蓍龜占卜，責成將帥，不是臣的職責。"隨後官軍果然失敗，大臣遭到殺害。

不久改任牛徽爲中書舍人。年中升任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勾結汴州作爲外援，嫉恨牛徽談論政事，改任牛徽爲散騎常侍。他没有拜受，又改任太子賓客。天復初年，賊臣當權，朝政没有法度，牛徽遞上章表請求辭職。皇帝下詔讓他以刑部尚書退休，於是回到樊川别墅。病逝後，追贈吏部尚書。

牛蘩

蘩，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乾符中，位至劍南西川節度使。黃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駕還，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嶠，位至尚書郎。

牛蘩，字表齡，開成二年考中進士科，出仕在節度使的幕府任職，歷任臺省職官。乾符年間，官做到劍南西川節度使。黃巢叛亂時，跟從皇帝逃往西川，拜授太常卿。因病請求任巴州刺史，没有批准。皇帝回京後，拜授吏部尚書。襄王叛亂時，移居到太原避禍，逝世。兒子名嶠，官做到尚書郎。

蕭俛

蕭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

蕭俛，字思謙。曾祖父是太師徐國公蕭嵩，是開元年間的宰相。祖父名華，繼承徐國公的爵位，是肅宗朝的宰相。父親名恒，死後追贈吏部尚書。都另外有傳。

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内職如故。坐與張仲方善，仲方駁李吉甫謚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

蕭俛，貞元七年考中進士科。元和初年，又考中賢良方正制科，拜授右拾遺，升任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入翰林院充任翰林學士。七年，改任司封員外郎。九年，改任駕部郎中、知制誥，依舊任翰林學士。因與張仲方關係好受牽連，張仲方駁議李吉甫的謚號，談論用兵徵調的弊端，是因李吉甫而引起的，憲宗發怒，貶謫張仲方，蕭俛也被免去翰林學士，降授太僕少卿。

十三年，皇甫鎛用事，言於憲宗，拜俛御史中丞。俛與鎛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鎛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穆宗即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

十三年，皇甫鎛執政，向憲宗進言，拜授蕭俛爲御史中丞。蕭俛與皇甫鎛以及令狐楚，都是同一年考中進士科。第二年，皇甫鎛援引令狐楚做宰相，二人雙雙向皇上舉薦蕭俛。從此日益被看重，進階朝議郎、飛騎尉，繼承徐國公的爵位，賜緋魚袋。穆宗即位那個月，商議任命宰相，令狐楚援引蕭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并賜金紫之服。八月，改任門下侍郎。

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爲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

十月，吐蕃侵犯涇原，派宦官帶領禁軍前去支援。穆宗對宰相説："用兵有必勝的辦法嗎?"蕭俛回答説："兵器是凶器，戰爭是危險的事情，聖明的君主不得已纔動用它。以仁討伐不仁，以義討伐不義，先致力於招安撫慰，不做突然襲擊的事。古人用兵，不中斷祭祀，不殺害疫病患者，不俘獲老人，不踐踏田地莊稼。安撫百姓禁止殘暴，是上等軍隊。救民比救水火還緊急。所

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

以君王的軍隊，有征無戰，這是必勝之道。如果稍有怨恨就出兵討伐，輕易動用兵器，與敵人結下怨恨，師出無名，不但不能取勝，還會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應該特別謹慎!”皇帝贊同他的話。

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爲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污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封徐國公，罷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剋深，然志嫉奸邪，脱屣重位，時論稱之。

當時降授令狐楚爲西川節度使，王播用金銀財寶廣泛賄賂宦官寵臣，求取宰相之位，而宰相段文昌又從中幫助他。蕭俛生性嫉恨邪惡，在延英殿當面説王播奸邪行賄，朝中朝外人們議論紛紛，不能讓他玷污宰相的名聲。眼看王播的目的就要達到了，皇帝還没有醒悟，蕭俛三次上章請求辭去相位。長慶元年正月，任左僕射，進封徐國公，免去相位。蕭俛身居相位，堅持真理，看重名譽。每次授任一個官吏，常常考慮是否恰當，所以很少有因選拔不當而受到指責，而且心中嫉恨奸邪，將重位看得很輕，受到當時輿論的稱贊。

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静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爲盗，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穆宗在憲宗恢復國土之後，繼承王位，平定了兩河地區，四邊没有憂患。而蕭俛與段文昌屢次進獻天下太平的策略，認爲用武是爲了平定叛亂，時事已經得到治理，就不應該濫用武力，勸穆宗休兵停戰。又認爲士兵不能立即撤銷，請求秘密下詔天下擁有軍隊的軍鎮，每年在一百人中，限定八人私自逃離軍隊，稱之爲“消兵”。皇帝本來就很荒縱，不能從遠處着想，於是下詔天下，照他們的計策去執行。結果藩鎮的在籍士兵，集合起來成爲盗賊，隱伏在山林中。第二年，朱克融、王廷凑又在河朔叛亂，一聲招呼逃亡的士兵都來了。朝廷這纔在各藩鎮徵兵，在籍的士兵已經不够用，無奈衹得進行招募。烏合之徒，每每被賊軍擊敗，因此又失去河朔，這都是“消兵”的過失。

俛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己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

蕭俛天生孤傲清高不隨流俗，執行法令堅持原則。認爲自己做宰相時間短，破格提升太快，三次遞上章表誠懇地辭讓僕射，不願拜謝上任。皇帝下詔説：“蕭俛勤於國事，因病引退，從頭到尾自始至終，不失爲臣之道，罷免宰相後，讓他任尚書省的長官。朕打算增加恩寵破格提升，實現我以前説過的話。但是他連續遞上辭讓的奏

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曆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章，至於再三再四，我勸勉曉諭很懇切，他上表請求更加堅決。成全你謙遜的風度，改到選部任官，可任吏部尚書。”蕭俛又認爲吏部文件多事情雜，不符合養生之道，請求换成散官。同年十月，改任兵部尚書。二年，因病上表請求在東都任職，没有批准。三月，改任太子少保，不久拜授同州刺史。寶曆二年，又以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

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耀，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疇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拔。遂兹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

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任太子少師。蕭俛自稱病重，不能到京城赴任，請求免去所拜授的官職。皇帝下詔説：“新近授任的太子少師蕭俛，祖宗三代人做宰相，朝廷封官授爵。文可以規劃理順邦國風俗，行可以感動天地鬼神。平易淡泊專一温和，精明深沉聰敏直爽，進退由正道，應酬有美名。近來用師傅這樣崇高的職位，酬報他祖先的功德，讓他順心安逸，希望藉此來保養身體。然而他上書直言誠懇辭讓，激流勇退知止知足。我曾經也勸勉曉諭過他，確實難以動摇。順從他堅決辭讓的願望，使時代風俗趨於淳厚，可以銀青光禄大夫、任尚書左僕射退休。”

俛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污。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絶，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

蕭俛的志趣是崇尚簡樸清潔，不因聲名利禄自我玷污。做宰相時，穆宗詔令他撰寫“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回答説：“臣度量狹小，這事不能勉强。王承宗在先朝違抗王命，没有可觀的事迹，如果臣執筆撰寫，不會寫溢美之詞。如果臣撰寫完呈進以後，照慣例要賞贈，臣如果公開阻止，就違背了陛下安撫招納的用意，如果勉强接受，就違背了微臣平生的志向。臣不願意爲他執筆。”皇帝稱贊他并取消了讓他執筆的詔令。

俛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爲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毁瘠逾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别墅，逍遥山野，嘯咏窮年。

蕭俛在家裏的行爲尤其孝順。母親韋氏賢慧知禮，治理家事很嚴厲。蕭俛即使做了宰相，侍奉在母親的身邊，與未做官時没有兩樣。爲母親守喪，因哀痛身體消瘦超過常人。除去喪服後，文宗下詔徵他入朝，誠懇地藉病推辭。退休在家後，因洛都有他做官時的屬吏和賓朋，爲避免逢年過節宴請拜見的麻煩，於是回到濟源别墅，逍遥山野，一年到頭歌咏不止。

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宫，上欲

八年，因莊恪太子在東宫，皇上打算選用年

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玄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子幼冲，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絶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吕尚之秩，遂其疏曠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

高望重的人輔導太子，徵他入朝又任太子少師，蕭俛派弟弟蕭傑拿着奏表到京城，又交回制書，藉痼疾堅決推辭。皇帝下詔説："不到年齡就請求退休，就養生之道來説是正確的，就朝廷的期望而言又怎麽樣呢？朕因剛剛册立太子，精心尋求師傅，遥想漢朝的舊事，玄成、石慶，是當時德高望重的人，都歷任這一官職。我因爲太子幼小，急切尋求師傅訓導，想依賴你用古今之事啓發太子，希望忠孝的規言，每天都能讓太子聽到。特地派遣左右的人，前去你的林園。而卿超然隱居，謝絶入朝，又派弟弟歸還朕的詔書。朕的封贈自然優厚，而鴻雁却正遠飛，不能改變你的志向，那堅決就像大山一樣。閲視送來的奏章，爲給你增加麻煩而慚愧。衹能用吕尚的官位，讓你實現疏淡曠達的心願。這對於勸勉風俗懲戒貪婪，有很多補益。對政事也有益，希望你能聽到朕的心聲，朕對舊臣也有期望呀。可以太子太傅退休。"

開成二年，俛弟俶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俶曰："蕭俛先朝名相，筋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效，弘致君匡國之規，留芳岩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嘆。今賜絹三百匹，便令蕭俶宣示。"俛竟不起，卒。

開成二年，拜授蕭俛的弟弟蕭俶爲楚州刺史。辭行那天，文宗對蕭俶説："蕭俛是先朝的名相，體力還没有衰老，可以來一次京城。朕賜蕭俛的詔書和布帛，卿順便帶到濟源給他，説明我的這個意思。"下詔説："卿的道德修養居當代人物之首，學業高出同時的儒士之上。撰寫的文章有振奮救助天下的功效，又弘揚了爲君獻身匡救國家的規劃，在朝廷做官有好名聲流傳，如今在山林幽谷安逸養老。朕多次頒布褒奬的詔令，屢次加高官厚禄，但卿的志向不變，真情流露在言辭中。鴻雁飛入高遠的天空，吟嘯遐想更讓人贊嘆。現在賜絹三百匹，順便派蕭俶宣示。"蕭俛始終没有起程進京，去世。

蕭傑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慎選參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蕭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考中進士科。多次授官後任侍御史，升任主客員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鄭注任鳳翔節度使，精選屬官，李訓派蕭傑任檢校工部郎中，充任鳳翔隴觀察判官。同年十一月，鄭注被殺，蕭傑被鳳翔監軍使殺害。

蕭俶

俶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左散騎常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户部尚書、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蕭俶因祖先的功德拜授官職。大和年間，多次升遷做到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任楚州刺史。四年三月，升任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年間，召入任左散騎常侍，升任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等。大中初年，因在華州時決斷獄案不合法令獲罪，拜授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四年，任檢校户部尚書、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使。再次召入任太子賓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去世。

俛從父弟倣。倣，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

蕭俛的堂弟名倣。蕭倣，父親名悟，是蕭恒的弟弟。蕭悟，官做到大理司直。

蕭倣　蕭廪

倣，大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

蕭倣，大和元年考中進士科。大中年間，歷任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年，升任左散騎常侍。

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内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倣上疏論之曰：

懿宗懶於臨朝聽政，偏偏喜歡事奉佛祖，在宫内設置道場，聚集僧人念經誦佛。又多次前往各寺院，施捨賜予過多。蕭倣上疏議論此事説：

> 臣聞玄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宫，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絶塵中，非爲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宫，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爲善有徵，吾未爲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爲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 伏睹陛下留神天竺，屬意桑門，内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録梵策，或口揚佛音。雖時啓於

> 臣聽説玄祖老子的主張，以慈儉爲首；而素王孔子的主張，以仁義爲首。相沿百世，效法千年，極聖極明，不可改變。像那個佛，出生在天竺，離開那裏的王宫，割捨那人間最難割捨的親情，求取那種斷子絶孫後繼無人的奇異之事，塵世之外可找其名，人間俗世絶無此理，不是身爲帝王的人應該仰慕的對象。過去在貞觀年間，高宗做皇太子時，因爲長孫皇后病情危急，曾經上言説："準備請出家的僧人，求佛祖保佑母后。"長孫皇后説："做善事有報應，我没有做過壞事，做善事或許没有報應，求佛祖保佑不合適。況且佛教，是異國他方的宗教，可以讓它存在但不要議論。難道能因爲一個女子而紊亂王道嗎?"所以擬謚號叫文德。況且母后的議論，還能如此，賢明君主的謀略，怎麽能與此相反呢? 臣看到陛下對天竺教很留神，對僧人很注意，在宫内設置道

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内沃其心，陳皋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閒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咏《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内，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晋已來，互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

場，講經聚會，有時親手抄録佛經，有時親口誦揚佛音。雖然不時地開延英殿議事，從容地面對四個宰相，但是心思漸漸不在臨朝聽政上，日常政務出現廢弛闕失。居安思危，不能忽視。能够從容不迫的君主，一定是經常訪求大臣，大臣竭盡忠誠匡扶補救，他們的話表面上聽起來不順耳，實際上能够開導君主，他們陳説皋陶的謀略，叙述仲虺的告誡，闡發爲王之道，光大帝王的宏圖，并不是在應對議事的時候静静陪坐罷了。所謂廢弛闕失，就是皇上拒絶聽取大臣的勸諫，大臣曲意迎合皇上的旨意，説的都是些親昵開玩笑的話，時時刻刻都表示順從皇上。漢代皇帝重視神仙，東方朔撰寫《十洲記》；梁朝皇帝崇尚佛教，劉孝儀吟咏《七覺》詩。結果是無休無止地立祠祈禱，反復不停地講經誦佛，最後導致中原極度空虚，國家政權落入他人之手。就這些事來説，就是廢弛闕失。然而佛教，自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晋以來，先後興建佛寺；姚秦、石趙之際，也有高僧。有人詢問什麽是苦空，探究什麽是不滅，聽説衹要有佛性，就能心領神會。執着地貪求佛緣，不是佛教的宗旨。希望陛下一定要大力訪求民間疾苦，虔誠地事奉宗廟先祖。想着要胡亂賞賜和濫用刑罰，那麽災禍立即就會到來；等到化惡人爲善人而廢除死刑時，就能得到很多福佑。希望停止講經誦佛，經常親自處理政事。過去韓愈已經因諫勸憲宗事佛而獲罪，今天臣也心甘情願被貶到荒遠的地方。

疏奏，帝甚嘉之。

奏疏遞上去後，皇帝十分贊賞他。

四年，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户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爲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黄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堤。倣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爲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

四年，以本官臨時主持貢舉事務，升任禮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以檢校工部尚書出任滑州刺史，充任義成軍節度使、鄭滑潁觀察處置使等。在軍鎮四年，滑州瀕臨黄河，連年發生水澇，河水泛濫，冲壞西北堤壩。蕭倣上奏請求將黄河河道遷移四里，兩個月就能完工，繪製地圖呈給皇上。懿宗稱贊他，就地加授刑部尚書，召入任兵部尚書、主管財政，改任吏部尚書，選舉

允。咸通末，復爲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户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弘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

俄而盜起河南，内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子廩，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中和中，徵爲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遘受僞署，廩懼，自洛避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卒。廩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倣敕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覩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爲深誡。"倣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

子頎，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

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

任官公平允當。咸通末年，再次任兵部尚書、主管財政。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多次升任後做到中書、門下侍郎，兼任户部、兵部尚書。升任左右僕射，改任司空、弘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

不久河南出現盜賊，宦官掌握兵權，朝廷污濁混亂。蕭倣語氣堅定言論正直，同僚忌恨他，免去宰相，出任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蕭倣天生公正廉潔，南海雖然富有珍奇物品，除月禄之外，不拿回家一絲一毫。家裏人生病，醫生配藥，需要用烏梅，左右的人從公厨裏取了一些，蕭倣知道後命令送回去，催促到市上去買。遇上變亂，没有到達京城就去世了。

兒子名廩，咸通三年考中進士科，多次升任後爲尚書郎。乾符年間，因爲父親出朝鎮守南海，辭去官職侍奉同行。中和年間，徵入任中書舍人，兩次升任後爲京兆尹。僖宗第二次前往山南，蕭廩因病不能隨從。襄王篡位，蕭廩的同宗人蕭遘接受僞職，蕭廩害怕，爲避禍從洛移居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爲他在深州建造館舍居住。光化三年去世。蕭廩不求名利清心寡欲，很有家法。當初跟隨父親在南海，當地出産穀紙，蕭倣命令子弟抄寫缺漏的文史，蕭廩稟告説："家裏有殘缺的藏書，確實應該抄補完善。然而這裏距離京城，水路陸路有萬里之遥，書不能暴露着帶走，應當用書箱裝起來。别人看到我們車輛衆多，以爲是貨物錢財，漢代馬援用車裝着薏苡種子回京，權貴看到後以爲是南方珍寶，馬援死後因此而受到誹謗，應當引以爲戒。"蕭倣説："我没有考慮到這一點。"所以在動亂之際，能够保全美名。

兒子名頎，也考中進士科，後來做了大官。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父名堅，父親名明。

李石，元和十三年考中進士科，跟隨涼國公李聽歷任四個軍鎮的幕府從事。李石機警善辯有計謀策略，尤其精通爲官之道，受到藩鎮幕府同

伐，常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大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爲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爲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户部侍郎，判度支事。

文宗自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大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輿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是時，逾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喻其心。"從之。

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群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盗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

僚的稱贊。自從李聽開始征戰討伐，李石經常主持留後事務，没有辦不成的事情。大和三年，任鄭滑行軍司馬。當時李聽在河北掌管兵權，命令李石入朝奏事，隨口應答明白清晰，文宗很贊賞地看着他。免去鄭滑節度使後，召入任工部郎中，分管鹽鐵部門的日常事務。五年，改任刑部郎中。經兵部郎中令狐楚舉薦任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臨時主管京兆尹事務。十月，升任户部侍郎，主管財政。

文宗看到李德裕、李宗閔兩個黨派相互排擠的情形，從大和七年以後，對年高望重的大臣，心存疑慮不加任用。有意提拔任用剛剛考中科舉孤立無援的人，希望他們不樹朋黨，藉此革除以前的弊端，所以賈餗、舒元輿被破格提升任用。等到李訓、鄭注被誅殺後，打算任用令狐楚，不久又中途停止。李石自朝議郎加授朝議大夫，以本官任同平章事，依舊主管財政。李石心胸豁達風度翩翩，做官不屈服於人。自從京城發生叛亂以後，宦官氣勢囂張，欺辱三省官員，每次在延英殿議論政事時，宦官都要引用李訓之事來羞辱文臣。李石與鄭覃曾經對他們説："京城的叛亂，是由李訓、鄭注引起的；但是李訓、鄭注的任用，又是由誰引起的？"仇士良等人不能回答。宦官的氣勢漸漸受到抑制，士大夫很信賴他。這時，過了一個月人心還不安穩，皇帝對侍臣説："好像聽説人心還不安穩，最近幾天怎麽樣？"李石回答説："最近幾天天氣特别寒冷，大概是刑罰太重殺人太多，導致天氣這樣陰冷反常。臣聽説先前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兵招不到，就不停地搜捕誅殺，臣擔心邊疆將士聽到這事，乘機滋生事端。應該頒布詔書安撫曉諭穩定人心。"皇上聽從。

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認爲剛經過李訓、鄭注之亂，吏卒大多死亡，進獻官兵衣糧一百二十份，用作宰相招募隨從人員，李石上奏説："宰相對上輔佐皇帝處理政事，對下管理所有的機構部門。如果忠誠正直没有私心，宗廟神靈會保佑他，即使碰到强盜，兵器也不會傷害他。如果他有隱瞞欺詐的行爲，心裏懷有非分的想法，即使有防備護衛，鬼捉到他也要殺掉。臣等人願意推

人。其兩道所進衣糧，并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爲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

心置腹來報答聖上的褒獎。孟軻知道非議臧氏，孔子不害怕匡人。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進獻的衣糧，都予以取消，照從前的制度處理，祇用金吾小吏引導隨從。"皇上批准。皇帝又說："宰相的職責，在於選賢任能。"李石說："臣與鄭覃經常認爲此事是頭等大事，但是因爲人各有所求，如果滿足他們的欲望就能得到贊美，稍微不如意就會招致誹謗議論。所以祇適宜於分别委托各有關部門舉薦人選，臣等人選擇可以任用的人授任官職，那麽公衆就不會議論紛紛了。"

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邊回，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襪而乘者。市人叫噪，塵坌四起。二相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内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静，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

這一年十二月，皇帝派出的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巡視邊境後回朝，騎馬進入金光門。跟隨的人詐稱兵來了，百官公卿退朝，倉惶地四處逃散，有的人來不及繫帶、穿襪就坐車跑了。街上行人喊叫喧鬧，塵埃四處飛揚。兩個宰相當時在中書省，從吏也漸漸逃散。鄭覃說："聽起來情况不對頭，應該暫且出去。"李石說："真實情况不得而知，衹能堅持坐鎮，希望藉此能安定人心平息事態。如果宰相也跑了，那麽朝廷内外就全亂了。如果真的要發生叛亂，跑又能跑到哪裏去？你我責任重大官位顯崇，乃人心所係，不能大意。"李石查閲文件，泰然自如。京城裏的無賴之徒，都穿上軍服拿着兵器，北望宫門等待變亂。宫内派宦官接連催促關閉皇城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領他的部下站在望仙門下，對皇帝派來的宦官説："假如真有叛賊，再關城門也不晚。請先慢慢觀察形勢的變化，不應該自己先示弱。"到了晚上纔安定下來。這天，如果没有李石的鎮静，陳君賞這樣的武臣，險些要發生變亂。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税，及正、至、端午進奉，并停三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果外，不得進獻。諸司宣索製造，并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税，又停天下節鎮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天下。李石等人討論具體事宜，免收京城地區一年的租税，以及正月、夏至冬至、端午節的進奉，都停止徵收三年，讓老百姓用那些錢送嫁迎娶。各道除藥物、美味、茶果以外，不能進獻。各有關部門應皇帝的要求製造器物，一律停止三年。大赦後，在紫宸殿宣旨應對，鄭覃說："陛下即位改年號，全部免去京城地區一年的租税，又停止天下軍鎮的進奉。恩澤所及，確實正中要害切實可行。近年來的赦令，都比不上這個。"皇上說："朕致力於

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奸吏從而違之，故有内置之奏以諷之。

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爲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行己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録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

做實事，不想提倡長篇空文。"李石接着説："需要在宫裏放一本赦書，陛下時常閲覽它。十道黜陟使出發那天，將處理公事的關鍵交待給他們，命令他們與地方長官詳細選擇執行，纔能抓住關鍵保護百姓的利益。"李石認爲以前雖然頒布恩詔，但人君不能遵守，奸吏乘機違反規定，因此上奏建議在宫裏放置赦書藉此婉言勸説皇上。

不久加授李石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兼任鹽鐵轉運使。皇上來到紫宸殿議論政事説："治理國家，達到天下太平很難。"李石對答説："朝廷的法令能够執行就容易了。臣聽説周文王的神靈在聖上左右保護陛下，陛下誠心一片，上天都知道，還有什麽擔憂得不到治理？"皇上又説："天下的太平與混亂是由人的奸邪正直决定的，還是由時運决定的呢？"鄭覃對答説："由聖明的帝王，由忠誠的臣子，是由人决定的。"李石説："也由時運决定。九朝宗廟的明神聖靈，集聖德於陛下，是時運；陛下實行自己的道，就是由人。而前代帝王中有聖德的，正當變亂離散無可奈何之際，又怎能不歸於時運呢？"皇帝説："卿的話是對的。"李石又上奏説："咸陽令韓遼請求開挖興成渠。舊漕渠在咸陽縣以西十八里，東到永豐倉，自秦、漢以來曾經疏通開鑿，以後就淤塞廢棄了。前幾天韓遼度量計算過，花費不多。這個漕渠如果能够修成，從咸陽到潼關，三百里内没有車輛運輸的辛勞，那麽拉車的牛就能全部用於耕種，秦中人永遠受益了。"李固言説："以前王涯也曾陳述奏請，確實對秦中人有利，但恐怕現在徵發勞役不是時候。"皇上説："莫不是有忌諱吧？如果有利於人，朕没有什麽顧慮。"李石辭去所兼鹽鐵使的職務。八月，免去鹽鐵轉運使。李石任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分管財政支出等日常事務，韓益因貪贓被囚禁在御史臺。李石上奏説："臣認爲韓益通曉錢穀而録用他，没料到他如此貪婪卑鄙！"皇帝説："宰相就應該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凡是卿任用的人，都不掩蓋他的過失，可以説是做到了公正無私。從前宰相任用人，有過錯就想方設法爲他遮掩，不想讓人彈劾，這是大錯。衹要做到有才能就舉薦，舉薦任

用後能盡職盡責就給予獎勵，自然容易找到合適的人才，何必隱瞞包庇。”

三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僚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逼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并闕，人士傷之，耻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

三年正月五日，天快亮時李石從親仁里入朝，盜賊從故郭尚父的住宅衝出來，拉弓追趕李石射擊，箭頭剛剛擦破皮膚，馬狂奔返回。强盜已經埋伏在坊門，揮刀砍李石，砍斷馬尾，最終因爲馬狂奔纔脱身回到自己的住宅。皇上聽説後大爲驚愕，派宦官安撫慰問，賜金瘡藥，因此差遣六軍兵士三十人護衛宰相。這一天，京城大爲恐慌，入朝的常參官僅有九人，十天後纔安静。李石三次遞上表章辭謝相位，於是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後，人心不安，天子從普通官員中起用李石，將宰相的大權交給他。李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興朝綱，再振國威。但是宦官仇士良對他咬牙切齒懷恨在心，終於埋伏刺客要加害於他。天子深知其中的緣故，害怕宦官威逼而不敢處理，結果衹得免去李石的相位。等到李石前往軍鎮時，賜宴的禮儀也被取消，人們爲他傷心，以君子之道消亡爲耻。李石到軍鎮後，上表辭讓中書侍郎，於是加授檢校兵部尚書、兼任平章事。

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爲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横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訴兵少，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别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縑。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匹，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令上路，衆愈不悦。楊弁乘其釁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晋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

武宗即位，就地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授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享有食邑七百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使等。當時澤潞節度使劉稹興兵違抗朝命，因爲李石曾經任太原節度副使，熟悉太原地方的軍政，所以派他取代劉沔鎮守太原。當初，劉沔派三千士兵戍守横水，官軍討伐澤潞時，王逢軍駐在榆社，上訴兵少，請求增加，詔令李石派太原的士兵開赴榆社增援王逢。李石就調撥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命令别將楊弁率領，前往榆社援助王逢。依照慣例發兵時，每人要發給兩匹細絹。李石因爲全部支付不够，根據實際情況減去一匹，軍人聚在一起發牢騷，又因爲將到年終，督促上路，大家更不高興。楊弁乘機謀劃叛亂，用言詞激怒軍人。四年正月，軍中變亂驅逐李石，朝廷就派晋絳觀察使崔元式取代他回朝。五年，任檢校司徒、東都留守、主管東都尚書省

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事務、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時去世。

李福

石弟福，字能之，大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石爲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出爲商、鄭、汝、潁四州刺史。大中時，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累遷刑部、户部尚書。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

李石的弟弟名福，字能之，大和七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軍鎮幕府任職。李石任宰相時，在延英殿親自舉薦弟弟，説李福有才幹可以治理百姓，授任監察御史。多次升任後爲尚書郎，出任商、鄭、汝、潁四州刺史。大中年間，任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義成軍節度使、鄭滑潁觀察使。召入任刑部侍郎，多次升任後爲刑部、户部尚書。乾符初年，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

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温求援於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郛，聞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四年，草賊王仙芝的黨徒數萬人侵犯掠奪山南，李福編組訓練鄉兵，駐守在交通要道，草賊不敢來犯。這年秋天，草賊攻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近江陵，節度使楊知温向李福求援，李福立即親自率領州兵及沙陀五百騎兵前往支援。當時草賊已經攻陷江陵的外城，聽説李福的援兵到了，就退了回去。僖宗稱贊他，就地加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返回朝廷，官位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横絶一時，誠俊賢也。而峨冠曳組，論道於皋、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爲利回，不以夷、惠僁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頽緒，幾嬰戕賊，可爲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

史臣曰：彭陽奇章公牛僧孺，從平民而晋升到宰相。觀察他的爲人處世照耀一代，修飾潤色國家的典章制度，應試射策考中，縱横絶倫於一時，確實是位俊傑賢良。而高冠博帶，論其道可在皋陶、夔的行列中，誰説不是這樣？如果能盡忠而不顧自身地履行正道，保持中立不結朋黨，那麽他的善就完全了。蕭太師孤傲清高嫉恨邪惡，不爲利益動心，不因夷、惠而受迷惑，讓他籌劃治理，那麽他的道就完善了。開成初年，帝道正在衰落，李石在這個時候要設法振興，幾乎遭到殺害，真讓人爲他感到嘆息。多難之時，衹能嘆息。

贊曰：喬松孤立，蘿蔦會緣。柔附凌雲，豈曰能賢。嗚呼楚、孺，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贊曰：正直的高松孤單挺立，彎曲的蘿蔦互相攀附。柔軟依附而高入雲霄，怎麽能説是才子賢人。唉呀令狐楚、牛僧孺，道喪而委曲求全。蕭俛、李石有宰相的才能，放在外篇。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鄭覃（弟）朗 陳夷行 李紳 吴汝納 李回 李珏 李固言

鄭覃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内官五人爲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游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内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悦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鄭覃，是前宰相鄭珣瑜的兒子。因父親的功德補授弘文館校理，歷任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升任諫議大夫。憲宗任用五名宦官擔任京西北和糴使，鄭覃上疏阻止。穆宗不關心政事，喜歡游玩宴飲，剛剛即位，吐蕃就入侵邊境。鄭覃與同僚崔郾等人在朝廷上奏説："陛下即位以來，宴飲玩樂的次數過多，出游打獵没有節制。如今吐蕃侵犯邊境，如果有危急的事情要奏報，不知道皇帝在哪裏。臣等身爲諫官，非常擔憂害怕，希望陛下稍微減少吃喝玩樂，多留心政事。臣又聽説陛下白天黑夜和歌舞藝人在一起，對身邊的人，賞賜過於豐厚。金銀財寶，都是老百姓用血汗换來的，不能讓没有功勞的人，隨便享受賞賜。即使内宫的庫存有剩餘，也乞求陛下節約使用，這樣如果邊境告急，費用就不會短缺。免得令有關部門向百姓加收賦税，這確實是天下人的大幸。"皇帝開始不喜歡他們的話，對宰相蕭俛説："這些是什麽人?"蕭俛回答説："是諫官。"皇帝的不悦漸漸消解，就説："對朕的過失，做臣子的能直言規諫，就是忠臣。"於是對鄭覃説："在閣中奏事，很不方便。今後有事須當面陳述，朕在延英殿接待你。"當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没有人在閣中奏事，鄭覃等人直言奏論，爲此人們都互相慶賀。

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

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去，他的弟弟王承元服從朝廷的命令，調任鄭滑節度使。鎮冀的軍兵挽

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

留王承元，王承元左右爲難無法前往鄭滑，王承元請求朝廷派重臣宣旨曉諭，於是派鄭覃任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任副使。開始，鎮冀士兵出言不遜，鄭覃到達後宣讀詔令，曉之以理勸他們顧全大局，衆人這纔欣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改任給事中。四年，升任御史中丞。十一月，臨時任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授京兆尹。

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文宗即位，改任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任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授工部侍郎。鄭覃擅長經學，研習古事篤守正道，皇帝特別器重他。鄭覃曾從容上奏說："經籍中的文字如果有脱漏或錯誤，博士以訛傳訛，就難以改正。請求召集學識淵博精通經學的儒士，校勘修定《六經》典籍，依照後漢的做法，在太學立石鐫刻經文，讓人們永遠根據石刻，來糾正典籍中的缺誤。"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爲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爲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爲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户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爲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敕，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户。

五年，李宗閔、牛僧孺任宰相，李宗閔因爲鄭覃與李德裕關係好，因而輕視他。當時李德裕從浙西入朝，再次受到李宗閔、牛僧孺的排擠，派他出朝鎮守蜀川，李宗閔厭惡鄭覃在宮中議論政事，上奏任他爲工部尚書，免去他的侍講學士。文宗喜好經義，心裏很思念他。六年二月，又召入任侍講學士。七年春天，李德裕任宰相。五月，任鄭覃爲御史大夫。文宗曾在延英殿對宰相說："殷侑精通經學，爲人很像鄭覃。"李宗閔說："鄭覃、殷侑確實精通經學，但是不值得聽他們的議論。"李德裕接着說："殷侑、鄭覃的話，其他人不想聽，惟獨陛下很想聽。"鄭覃常嫉恨人臣結爲朋黨，是因爲自己受到李宗閔的輕視。八年，升任户部尚書。這一年，李德裕被罷相，李宗閔再次做宰相，與李訓、鄭注一起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都被貶官後，鄭覃也被降爲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獲罪被長期流放，又起用鄭覃爲刑部尚書。十月，升任尚書右僕射，兼任國子祭酒。李訓、鄭注被處死後，召鄭覃入宮起草制敕，第二天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享有食邑二千户。

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

鄭覃雖然精通經義，却不擅長寫文章，他嫉

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取於顔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耻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

恨進士華而不實，開成初年，上奏説禮部貢院應當廢除進士科。當初，在紫宸殿議事，皇上談到選拔人才，鄭覃説："南北朝時任用的大多是有文才的人，所以世不得治。士人衹要能勝任工作的就任用，何必一定要求擅長寫文章？"皇帝説："考中進士科并且做過州縣官的人，如果有節度使署名舉奏就可以任用，其餘的人不行。"鄭覃説："考中進士科的人大多輕浮淺薄，不應該都任用。"皇帝説："輕浮淺薄或誠實厚道，各種人中都有，未必衹是進士中有。進士科的設置已經二百年了，也不能突然説改就改。"鄭覃説："也不能過於尊崇樹立。"皇帝曾經對宰相説："百官公卿鬆弛怠慢，要重視整頓。"因而指着面前的香爐説："這個香爐開始也華麗好看，用的時間長了，就没了光彩。如果不加以修飾，如何能恢復當初的樣子？"鄭覃回答説："大變風俗，應當考察實效。自三十年以來，多數事情不能實事求是，而取决於人的情面。還有像嵇康、阮籍那樣的人，不處理本職事務。"李石説："這本來也是因爲天下太平，人人無事可做，是安逸帶來的結果。如今也有人羨慕王夷甫，認爲趕不上他是自己的耻辱。"皇上説："你們輔佐朕，關鍵是要振興法度。"

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咏。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爲，非上化下而作。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删定，以爲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禄粟，從之。又進

當時太學刊刻石經，鄭覃奏請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温業等人校勘《九經》文字，隨即命令鎸刻上石。加授鄭覃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上曾在延英殿談論古今詩句的工巧拙劣，鄭覃説："孔子删定的，就是三百篇。此後的五言詩七言詩，辭意并不雅正，不值得帝王欣賞吟咏。而且《詩經》中的《雅》《頌》，都是下面爲了諷刺上面而寫的，不是上面感化下面的結果。身爲君王的人搜集詩歌，是爲了藉它來考察社會風氣的好壞和政事的得失。孔子删定三百篇，是爲了給後人做榜樣。近代陳後主、隋煬帝都能吟詩，不知自己身爲君王主要應做些什麽，終於在他們的晚年國破家亡。吟誦詩文不是正道，希望陛下不要走這條路。"鄭覃以宰相兼任國子祭酒，奏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因爲

《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沒有公田分給他們作俸禄，請求和王府官一樣，賜給俸禄粟米，皇帝聽從。又進獻《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其年，李固言復爲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游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珏，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

這一年，李固言再次做宰相。李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關係好，鄭覃憎恨他。因起居郎空缺，李固言上奏説："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都能勝任此職。"鄭覃説："崔球常常和李宗閔拉拉扯扯，而且起居郎要在宮廷的臺階下執筆記録聖上的言行，留給子孫後代效法，不能讓拉幫結派的人擔任。如果他是裴中孺、李讓夷那樣的人，臣不敢有絲毫異議。"於是作罷。三年，楊嗣復從西川入朝任平章事，與鄭覃尤其不和，加上李固言、李珏，在入朝應對之際，紛紛指責鄭覃。二月，鄭覃升任太子太師。

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晋武平吴，亦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爲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晋武帝以采擇之失，中原化爲左衽，陛下以爲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

文宗因天旱釋放在押囚犯，放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往兩街的寺院，聽任她們投靠親戚。在紫宸殿議事時，李珏説："陛下放出的宮女人數多，恩德超過古人。漢朝規定，八月選取宮人，晋武帝平定東吴，也到處選擇宮女。正如孔子所説的'没有發現有人好德像好色一樣'。如今陛下認爲没有益處放她們出去，臣大膽地向陛下表示祝賀。"鄭覃説："晋武帝因爲選擇宮女的過失，中原成爲夷狄的天下，陛下把它作爲前車之鑒，放走她們很合時宜。"這一年十二月，三次遞上表章請求辭去相位，下詔免去太子太師，其餘照舊。仍舊隔三五天去一次中書省，商議處理政事。四年五月，免去宰相，任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掌權，打算援引他任宰相，因脚病不能朝見堅决推辭。會昌二年，以司徒退休，逝世。兒子名裔綽，因祖先的功德拜授渭南尉，在弘文館值事。

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朗、潛。

鄭覃年輕時甘於清苦淡泊名利，不輕易與人親近戲談。官做到宰相，居住的地方從不增建修飾，僅僅能够遮風擋雨。家裏没有媵妾，人們都敬仰他的樸素作風。但是他嫉恨邪惡太過火，常常不能容人，衆人害怕并且厭惡他。鄭覃的弟弟名朗、潛。

鄭朗

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

鄭朗，字有融。長慶元年考取進士甲科，兩

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户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

會昌初，爲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大中朝，出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

次升任後爲右拾遺。開成年間，任起居郎。當初，大和末年奢侈的風氣開始抬頭，文宗奉行勤儉節約，希望改變這一風氣。宰相等人進言說："陛下省吃儉用，風俗已經改變，長袍大褂，逐漸裁短。如果再令外戚親屬杜絶奢侈浪費，不愁天下人不順從教化。"皇帝說："這事也難以家喻户曉，衹要除掉幾個太過分的，其他人自然會受到勤儉美德的感化。朕聽説從前内庫衹有兩件錦袍，上面用金鳥裝飾，一件是玄宗去温泉時穿的，一件賞給貴妃。當時看得如此貴重，如今人們奢侈浪費，哪還能像那樣看得貴重？料想如今的富裕人家到處都有。左衛副使張元昌就使用金唾壺，前些時候因爲李訓之事已經被殺了。"當時鄭朗拿着筆站在螭頭下，宰相離去後，皇上對鄭朗說："剛纔的議論，你記録了没有？我看一下。"鄭朗回答說："臣執筆記録的事，就叫作史。按照先例，帝王不能取來觀看。過去太宗要看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說：'史官記述的事，不隱善瞞惡。有的君主不是很明智，就要掩飾自己的過失，看了記録就會産生怨恨，所以從道理上講不能看。'另外褚遂良說：'今天的起居郎，就是古代的左右史，記録君主的一言一行，善與惡都要寫，賢明的人不認爲不對，没有聽説過帝王親自觀看國史。'"皇帝說："剛纔記録的事，不關善惡，看看又何妨？"就公開對宰相說："鄭朗引經據典，不想讓朕看起居注。大凡人君的話，善與惡都要寫。朕擔心日常説的閑話，與國家的治理無關，流傳到將來，朕心裏感到羞耻。以後臨朝聽政，希望能够改正，不妨看一下，防止醜言流傳。"鄭朗於是進呈起居注。鄭朗改任考功郎中。四年，升任諫議大夫。

會昌初年，任給事中。出任華州刺史，召入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主管本部門事務。大中年間，出任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易定觀察使、北平軍使等。不久升任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宋亳汴潁觀察使等。召入任工部尚書，主管財政。升任御史大夫，改任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授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撰寫國史。大中十年，因病辭去相

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

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蓍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岳，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聞聽，念玆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不虧。繄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總紀綱。公望益隆，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參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頤養成乖，腠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懿績，唯冀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玆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

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

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

位，升任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逝世。下詔説：

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操行正直，自然莊重，溫和如美玉，淡泊如清流。有智有謀能掐會算，有誠心講信用，大家都很佩服。自從受到寵幸委以重任，各方面的才能都表現了出來，做諫官時忠心耿耿不顧自身，在朝廷上竭盡心力不辭勞苦。歷任軍鎮節帥，屢次登壇拜授，體察民情推廣恩惠慈愛之心，訓導將士具有安撫教化之術。政績卓著廣爲流傳，考慮到這些召他回朝，任命爲工部尚書，同時掌管國家財政大權。經費有節餘，財物不浪費。他的功勞之大，正好説明我的選拔是英明的。爲了嘉獎他高標不凡，派他任御史大夫。在公衆中的聲望更大，典章法令都在振興，留意協調，對我啓發很大。不久在禮部掌管教化，爲百官做表率，三公仰慕他清白廉潔的節操，處理各種政務表現出他減損增益的才能。近有和風的溫暖，遠有春雨的浸潤。正期待他安然而坐用德威感化衆人，爲百官作榜樣，可能因爲休息調養不够，致使他身體生病，頻頻遞上章疏，乞請允許他退休閑居。既堅決又誠懇，朕於是批准他的請求。但每當想到他的美德和政績時，就祇希望他痊愈。怎麽竟至於久病不愈，又突然聽説他棄世而去。看到他的奏章悲從中來，走到殿前充滿懷念。將爲他舉行停止朝會的儀式，官位列於上公的等級。以此慰問九泉之下的魂靈，期望你地下有知，可追贈爲司空。

鄭潛，字無悶，也考中進士科。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父名忠，父親名邑。

陳夷行 元和七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軍鎮的幕府任職。寶曆末年，由侍御史改任虞部員外郎，都在東都任職。大和三年，召入任起

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録》。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

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珏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彦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來，奸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鐏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仇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悦。

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祇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别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匹。夷行尋轉門下侍郎。

居郎、史館修撰，參預修定《憲宗實録》。四年完成進獻，改任司封員外郎。五年，升任吏部郎中。四月，召入充任翰林學士。八年，兼任皇太子侍讀，下詔五天去一次長生院給太子講解經義。皇上召他議事，當面賜緋衣牙笏，升任諫議大夫、知制誥，其餘官職照舊。九年八月，改任太常少卿，知制誥、翰林學士、太子侍讀照舊。

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珏相繼入朝做宰相，陳夷行不隨波逐流，向來厭惡他們的所作所爲，每次在皇上面前議論政事，都要攻擊楊嗣復，結果兩人唇槍舌劍互相攻擊。陳夷行不能忍受，上表自稱有脚病請求辭去相位，皇帝没有批准，詔令宦官到家裹宣諭慰勞。七月，任王彦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都是楊嗣復擬議的。因此在延英殿議事時，皇上問陳夷行説："前幾天任命的兩位節度使，合適不合適?"陳夷行回答説："衹要是聖上自己决定的就合適。"楊嗣復説："如果聖上决定的事合適，那麽皆大歡喜。如果不合適，臣怎能不進言?"皇帝説："確實如此，朕本來就没有私心。"陳夷行説："近三四年以來，奸臣竊取政權，陛下不能倒持太阿劍，將劍柄授予他人。"楊嗣復説："齊桓公從仇敵的俘虜中選用管仲，難道有倒持太阿劍的憂慮嗎?"皇上不高興。

授任仙韶院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在朝廷上議論説："藝人自有本行業的官職，不應該授予清貴的官職。"鄭覃説："這是小事，哪裹值得在朝廷上議論！王府率祇不過是個六品雜官，説它清貴，授予你竇洵直合適不？這是沽名釣譽。"楊嗣復説："曾經聽人説竇洵直陰險，今天在朝廷上議論一個樂官，是有些陰險，也不足爲奇。"陳夷行説："諫官在朝廷上議論，衹應議論宰相的得失，不應該議論樂官。但既然已經議論了，就必須解决處理。今後對樂人每隔七八年改任一次官職，不這樣，就加給雇三四個勞夫的課錢。"皇帝説："另外授予一個官職算了。"於是拜授尉遲璋爲光州長史，賞賜竇洵直絹一百匹。陳夷行不久改任門下侍郎。

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

皇上在紫宸殿議論政事，就説："天寶年間的政事，確實不太好。當時姚元崇、宋璟在不在?"李珏説："姚元崇死亡而宋璟被罷免。"李珏藉機説："人君明哲，有始有終尤其難。玄宗曾説：'朕自從即位以來，不曾殺害一個無辜。'但他任用李林甫誣陷迫害破壞他人家族，不也令人不解嗎?"陳夷行説："陛下不能將權柄移交他人。"楊嗣復説："陳夷行説的輕巧，而且太宗任用房玄齡十六年，任用魏徵十五年，何曾失去爲君之道? 臣認爲任用房玄齡、魏徵時間再長也不會使國家混亂，任用奸邪的小人一天就够長了。"陳夷行的話，都是針對楊嗣復專權而言。

文宗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列，以爲不可。既而薳坐贓，帝謂宰相曰："宋邧論事可嘉，邧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

文宗任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上奏議論，認爲不合適。後來郭薳因貪贓獲罪，皇帝對宰相説："宋邧議論政事值得稱贊，宋邧是什麽時候授的官?"楊嗣復説："去年。"藉機又説："諫官議論政事，陛下衹要記下他的姓名，稍微加以優待獎勵就行了。如果議論的不恰當，也應該讓他知道。"陳夷行説："諫官議論政事，是他的本職工作，如果議論一件政事就加授一個官職，那麽官職從何而來，難免有私情。"皇帝説："私情固然不能避免，天下太平的時候，也不能避免。"皇上終於因陳夷行議論太過火，對他的恩寵照顧逐漸淡薄。不久罷掉宰相，任吏部尚書。

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

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任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做宰相。七月，從華州召回朝廷，又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去世後，追贈司徒。

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弟弟名玄錫、夷實，都考中進士科。陳玄錫又考中制策科。

李紳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他本來是山東的大姓。高祖名敬玄，則天朝任中書令，封爲趙國文憲公，另外有傳。祖父名守一，任成都郫縣令。父親名晤，歷任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此遷居無錫。

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

李紳六歲時喪父，母親盧氏教他經義。李紳身材短小而精悍，能寫詩歌。鄉賦之年，他寫的詩有許多在人們口頭傳誦。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國子助教，不是他的志向。回到金陵，觀察使李錡喜愛他有才，徵用爲從事。李紳認爲李錡的所作所爲專橫放肆，没有接受他的聘書和禮物，李錡憤怒，要殺李紳，李紳逃跑纔免於一死。李錡被殺後，朝廷嘉獎他，召入拜授右拾遺。

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勛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拜中書舍人，内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稹陰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冀離内職，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户部侍郎。

一年多後，穆宗召李紳入宫任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都在宫中任職，當時號稱“三俊”，三人情投意合。不久改任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任司勛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破格拜授中書舍人，依舊任翰林學士。不久元稹做宰相，接着因爲李逢吉教人誣告元稹有不可告人的事，元稹被免去相位，出任同州刺史。當時李德裕與牛僧孺都有做宰相的希望，李德裕受的恩寵稍深一些。李逢吉想任用牛僧孺，又害怕李紳與李德裕在宫中阻撓。二年九月，派李德裕出京任浙西觀察使，這纔任用牛僧孺爲平章事，派李紳任御史中丞，希望他離開了翰林學士的職位，容易排擠然後加以驅逐。於是派吏部侍郎韓愈任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免除御史臺參見的禮節。李逢吉瞭解李紳性格倔强固執，一定會與韓愈争執。制書發布後，李紳果然派人送去公文，議論御史臺京兆府的有關禮儀。而韓愈又生性耿直，答覆的言辭又不恭敬，因此輿論大嘩，結果兩人都被罷免。改任韓愈爲兵部侍郎，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對李紳一向厚愛，不明白是李逢吉嫁禍於人，以爲他從心裏希望外任，就令宦官到他家裏宣諭慰勞，賜給玉帶。李紳面對皇帝派來的宦官哭訴那件事，説自己受到李逢吉的排擠，心裏無限眷戀朝廷。等到入朝謝恩那天，當面陳訴，皇帝這纔醒悟，於是改授户部侍郎。

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托守澄爲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

中尉王守澄掌權，李逢吉命令自己的門生故吏巴結王守澄靠他來排擠李紳，一天到晚商議謀劃。恰逢李紳的同族侄子李虞，因有文才而出名，隱居在華陽，自稱不樂意做官，這時來到京城看望李紳。李虞與伯父李耆、進士程昔範都依

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誤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奸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争，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鋭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

附李紳。後來李耆任左拾遺，李虞在華陽寫信給李耆請求他引薦自己，書信誤送到李紳手中。李紳認爲他一會兒隱居一會兒做官反覆無常，寫信諷刺他，李虞大爲怨恨失望。等他來到京城，將李紳以前與他秘密談論李逢吉奸邪依附的話全部告訴給李逢吉，李逢吉大怒。向門人張又新、李續之詢問計策，他們都説："士大夫都愛惜自身髮膚，誰肯爲您出力，必須找一個不同尋常并且肯出死力的奇士。有個前任鄧州司倉叫劉栖楚的，曾做過小吏，鎮州節帥王承宗因某事要將他捆綁起來，劉栖楚以頭碰地竭力掙脱，結果王承宗終於没能綁住他，他就是這樣勇敢。如果您選用他任諫官，讓他伺機抓李紳的辮子，一旦在皇上面前公開他的過失，恩遇寵信必然會衰減。如果事情辦不成，是劉栖楚的過錯，也不值得可惜。"李逢吉於是任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都提拔爲拾遺，讓他們等機會抓李紳的辮子。

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荆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决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群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内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僚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吴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

不久穆宗逝世，敬宗剛剛即位，李逢吉爲李紳的失勢而心花怒放，又擔心剛繼位的君主再次任用他，因此與張又新等人謀劃驅逐李紳。適逢荆州刺史蘇遇入朝，蘇遇能掐會算，衆人向蘇遇討教計策。蘇遇説："新皇上臨朝聽政後，肯定要開延英殿議事，到時候必然有次對官，如果要拔本塞源，就要首先考慮次對官，其餘不足爲恃。"群黨深表贊同，李逢吉就任蘇遇爲左常侍。王守澄常常從容地對敬宗説："陛下能登上帝位，是李逢吉的功勞。先朝皇帝開始册立太子時，衹有臣知道詳情。當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李逢吉堅決請求立陛下，同時李續之、李虞相繼進獻章疏請求立陛下爲太子。"皇帝雖然年幼，也懷疑這件事。恰逢李逢吉呈進擬議，説李紳在内宫擔任翰林學士時，曾對陛下不利，請求將他貶出京城。皇帝剛即位，凡事都要依賴大臣，不能自己判斷，就貶李紳爲端州司馬。貶職的制書頒布後，百官到中書省向宰相表示祝賀，衹有右拾遺吴思没有去祝賀。李逢吉發怒，改任吴思爲殿中侍御史，充任入吐蕃告哀使。

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言逢

李紳被貶官後，正直的人心裏不滿，没有人敢議論，衹有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皇帝，極力説

吉奸邪，誣摭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嘆，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雲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六月，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户。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六年，卒。

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瀕於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殁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

李逢吉奸邪，誣陷搜羅李紳的罪狀，原文見《韋處厚傳》。皇帝也逐漸醒悟。正巧宫中檢尋舊事，得到穆宗時貼着封條的一箱奏疏。打開後，發現裴度、杜元穎與李紳三人遞給穆宗的奏疏，内容是請求立敬宗爲太子，皇帝感動醒悟大發慨嘆，命令焚毁李逢吉黨徒遞上的所有誹謗奏疏，從此讒言逐漸平息，李紳之黨得以保全。等到寶曆改年號大赦天下，李逢吉起草赦書的有關條文，不打算讓李紳内移，就衹説對降職的官員中已經酌情内移的給予内移，没説給被降職的官員酌情内移。韋處厚又上疏議論此事，原文見《韋處厚傳》。皇上特地下令追回赦書，增添條文説"對被降職的官員酌情内移"，李紳纔内移爲江州長史。兩次升任後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大和七年，李德裕任宰相。七月，李紳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掌權，李宗閔再次爲宰相，與李訓、鄭注聯合起來排擠李德裕罷免宰相，李紳與李德裕都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開成元年，鄭覃做宰相，起用李德裕任浙西觀察使，李紳任河南尹。六月，李紳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使、宋亳汴潁觀察使等。二年，夏秋乾旱，出現大量的蝗蟲，惟獨汴、宋境内没有出現蝗蟲，下詔書褒獎贊美李紳。另外又在州内設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地加授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主持淮南節度大使事務。會昌元年，召入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任中書侍郎，多次升遷後任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享有食邑二千户。四年，突然得風痹病，腿脚無力不能朝見，遞上表章請求辭去相位。十一月，任僕射、平章事，出任淮南節度使。六年，去世。

李紳開始憑藉文才節操被提拔任用，在宫中受到皇帝的照顧。後來受到朋黨的排擠，瀕臨禍患。幸虧有正人君子的援救，纔能够功成名就有始有終。死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被罷免相位，回到洛陽，而李宗閔、楊嗣復的黨羽崔鉉、

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吴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群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白敏中、令狐綯打算給李德裕加上更大的罪名。大中初年，教人揭發李紳鎮守揚州時的舊事，藉此來排擠李德裕。當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吴湘因貪贓罪入獄，依照法令應處以死刑，將案情奏聞皇上。諫官懷疑吴湘冤枉，進諫議論，派御史崔元藻覆審，與揚州奏報的情况基本相同，吴湘終於被處死。等李德裕被罷免宰相後，群黨抱怨編造事實，吴湘的哥哥進士吴汝納，到京城上訴冤枉，説李紳在淮南時依仗李德裕的勢力，冤枉殺死自己的弟弟。李德裕被貶官後，李紳也被追削三任官告。

吴汝納

吴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并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尚書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潘州司户卒。

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爲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爲江都尉，爲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顔悦女爲妻，有逾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鉶鞫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顔，顔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顔及兒女送澧州。

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吴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恃官娶百姓顔悦女爲妻，則稱悦是前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户。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

吴汝納是澧州人，是前韶州刺史吴武陵哥哥的兒子。吴武陵考中進士科，有史學之才，與劉軻一起因有史才在史館當值。吴武陵撰寫《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從尚書員外郎出任忠州刺史，改任韶州刺史。因貪贓獲罪被貶爲潘州司户參軍去世。

吴汝納也考中進士科，因叔父有貪贓罪，長期不得調任。會昌年間，任河南府永寧縣尉。當初，吴武陵因貪贓獲罪時，李德裕做宰相，將吴武陵貶職，所以吴汝納因不得調任心懷怨恨，因而依附李宗閔、楊嗣復的黨徒，與他們一同製造誹謗言論。適逢吴汝納的弟弟吴湘任江都尉，境内有人訴訟説他有貪贓罪，加上娶百姓顔悦的女兒爲妻，違反了法令條文的有關規定。李紳命令觀察判官魏鉶審訊吴湘一案，貪贓的證據明明白白，依法處以死刑。吴湘的妻子顔氏，顔氏的繼母焦氏，都被鞭笞後釋放，還命令江都令張弘思用船押送吴湘的妻子顔氏及兒女到澧州。

等到揚州上報全部案情，公衆輿論認爲李德裕平素憎恨吴氏，懷疑吴湘的罪名是李紳編造的。諫官進諫議論，皇帝於是派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審吴湘一案。根據條款以破壞程糧錢論罪，根據貪贓多少量刑定罪。對他依仗權勢娶百姓顔悦的女兒爲妻一事，則説顔悦是前任青州衙推，顔悦先娶的王氏是當官人的女兒，而不是繼室焦氏生的，與揚州上報的案情稍有不同。李德裕認爲崔元藻動摇不定，上奏貶他爲崖州司户。

裕，陰爲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顔悦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吴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獎，數年并至顯官。

等到吴汝納遞上狀子，皇帝追回崔元藻重新審問，崔元藻怨恨李德裕，暗中受崔鉉、白敏中、令狐綯的利誘，就説吴湘雖然貪贓枉法，但罪行不够處以死刑。又説，顔悦確實不是百姓，這一獄案是鄭亞最先發起，元壽協同李恪羅織罪名構成的，李回隨後上奏皇上。於是交給三司詳細審問，因此李德裕再次被貶官，李回、鄭亞等人被流放貶出京城。吴汝納、崔元藻受到崔鉉、白敏中、令狐綯的獎勵，幾年之間都做到高官。

李回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

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爲京兆府户曹，轉司録參軍。登朝爲左補闕、起居郎，尤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强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户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轉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

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命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櫜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稹無功，欲效河朔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祇收山東三郡。弘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

李回，字昭度，是宗室郇王李禕的後代。父親名如仙。

李回本來名躔，因避武宗廟諱而改名回。長慶初年，考取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方正制科。出仕任滑臺節度使的幕府從事，揚州掌書記，升任監察御史。召入任京兆府户曹，改任司録參軍。入朝任左補闕、起居郎，尤其受到宰相李德裕的照顧。李回辦事幹練有做官的才能，遇事通達機敏，對機關的事務無不處理得井井有條。拜授職方員外郎，主持户部工作，歷任吏部員外郎，主管南曹工作。以刑部員外郎主持御史臺雜務，賜緋服。開成初年，以庫部郎中起草制誥，拜授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授工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主持本部門的日常工作。三年，兼任御史中丞。

會昌三年，劉稹占據潞州，要求授予他潞州節度使，經朝廷討論後拒絶他的要求，出兵問罪。武宗擔心劉稹暗中依附河朔三鎮，讓他們阻撓官軍，就派李回奉命出使河朔。魏博節帥何弘敬、鎮冀節帥王元逵都帶着弓箭出城迎接。李回用朝旨開導他們，説澤潞靠近京城郊區，與河北不同，自從叛亂以來，衹有魏博、鎮冀兩個藩鎮的節度使，各代皇帝都允許父死子襲，而劉稹没有功勞，想要效法河朔先例，從道理上講就太離譜。皇上衹因爲山東三郡，邊境與魏博、鎮冀相連，用兵方便路近，官軍不想輕易出兵山東，請魏博、鎮冀兩個藩鎮衹收取山東三郡。何弘敬、王元逵俯首從命。幽州節帥張仲武與太原節帥劉沔進攻回鶻，當時兩人有矛盾，朝廷正在用兵，

旨，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歷户、吏二尚書。

不願意藩帥之間不和。李回到達幽州，用和平共處互相協作的道理開導他們，張仲武欣然消除怨恨。於是調劉沔鎮守滑臺，命令張仲武率領太原軍攻打潞州。平定叛賊後，以本官同平章事，多次加官後爲中書侍郎，改任門下侍郎，歷任户部、吏部尚書。

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曰文懿。

武宗逝世，李回充任山陵使，在祖廟舉行完祔祭之禮後，出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大中元年冬天，因與李德裕親近友好受牽連，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次貶任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被免去宰相後，入朝任兵部尚書，再次出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去世後，追贈司徒，謚號文懿。

李珏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父親名仲朝。

珏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勛臣飲宴，珏與同列上疏論之曰：

李珏考取進士科，又考中書判拔萃科，多次升官做到右拾遺。穆宗沉湎於酒色，剛剛結束以日代月的服喪之制，就與功臣飲酒聚會，李珏與同僚上疏議論説：

> 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盡，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爲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禄，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顔、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群臣。倘誠有之，乃陛下念群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爲齊人，合宴内廷，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爲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顔、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

> 臣聽説臣子的節操，其根本就是竭忠盡誠，如果有什麼看法，就應該上陳。何況臣等作爲陛下的諫官，食用陛下豐厚的俸禄，怎麼敢在心裏譏笑在街巷議論，辜負聖上的恩寵禮遇？臣等人聽别人説，不知可信不可信，都説陛下下詔催李光顔、李愬回京城，打算在重陽節那天，聚會宴請群臣。如果真有此事，就是陛下思念群臣布施恩澤的慈愛之旨。但是還没有改年號，先帝墳上的土還是新的。雖然陛下已服滿以日代月的喪期，希望和平常人一樣娱樂；但禮經上寫着服喪滿三年之後，還要在心中悼念。如今各藩鎮前來吊唁的將帥，剛剛離開京城；到遠方夷人國家發送訃告的使者，還没有報告那裏的情况。皇帝逝世解除禁令，原本是爲了方便百姓，在内廷聚會宴請，似乎不太合適。大凡賢明君主一舉一動，往往都要被天下人效法，君王的話一旦説出口，就如同詔令。如果玷污了帝王的教化，即使直言勸諫也徒勞

宿勳，付以疆事，則與歌鐘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詞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敕，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

無益，臣等因此冒昧地不避死罪奏聞皇上。況且李光顔、李愬，早年竭盡忠誠建功立業，如今正值盛秋季節，致力於開疆拓土戍守邊境。如果要召見，詔令他們來出謀劃策，褒獎他們的舊功，將邊疆上的事交付給他們，那麼與用歌舞音樂聚會宴飲，用酒食邀來歡笑，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陛下自繼位以來，發號施令，無非想的是以孝治天下，表現在詔敕上，固然應該以情動人。另外更要恭敬謹慎莊重威嚴，保持聖上的美德。

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

皇上雖没有采用他的建議，但慰勞了他。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税，初税一百，增之五十，珏上疏論之曰：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收茶税，起初徵税一百文，現在又增加五十文，李珏上疏議論説：

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況税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爲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袪竭乏，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税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税，所冀售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懲聚斂，外官抽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税，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

用專賣收税來拯困救弊，是從戰亂時開始的，如今天下無事，就應該減免。何況徵收茶税一事，尤其出現在近幾年，在貞元元年時，不得不這樣。如今四海清平如鏡，八方平穩如石。向百姓大量徵税，特别有損於國家的典章制度。這是不能徵收茶税的原因之一。茶是食用的物品，與米鹽同樣重要，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遠近都是一樣。既然茶能解除疲乏，人們就一會兒也離不開它，耕田的農夫，尤其嗜好它。如今增加税收後，市價必然上漲，影響到百姓的生活，受害的首先是貧窮衰弱的人。這是不能增收茶税的原因之二。況且山林川澤的富饒，出産没有固定的數量，按斤兩徵税，希望的就是大量出售。價錢高那麼買的人就少，價錢低那麼買的人就多，年終統計上報，能得多少税錢？没有看到財豐物富，祇聽到一片抱怨聲。這是不能增收茶税的原因之三。臣不敢徵引以前的舊例，祇將眼前所看到的事上陳。希望暫時停下來明察，稍作考慮，特地追回已經發出的詔令，重新下令商議此事。陛下剛即位時，已經告誡官吏不許搜刮財貨，當時地方官吏從每貫税錢中抽取若干文，隨即下詔停止，德音盛大，千古不朽。今天如果專賣茶葉增加税錢，很失人

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税，奉帝嗜欲，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勛員外郎、知制誥。

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户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爲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爲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爲謀，屢爲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

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稱職，欲加户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决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僚，豈可自保?陛下常語臣云：'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

心。臣身爲諫官，不敢閉口不言。

當時禁中營造百尺樓，國家的經費不够。王播希求恩寵增收茶税，迎合皇帝的嗜欲，疏奏遞上不被省察。升任吏部員外郎、改任司勛員外郎、知制誥。

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做宰相，與李珏關係密切，改李鈺任度支郎中、知制誥，隨後入翰林院充任學士。七年三月，正式拜授中書舍人。九年五月，改任户部侍郎仍舊充任翰林學士。七月，李宗閔獲罪，李珏受牽連，出任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升任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朝做宰相，召李珏入朝再次任户部侍郎，主持本部門的日常工作。三年，楊嗣復做宰相，推薦李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李珏與李固言、楊嗣復關係好，自從李固言做了宰相，相繼援助引薦，居宰相重位，來排擠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章議論，必從朋黨利益謀劃，在朝廷上多次受到鄭覃的攻擊。李珏自朝議郎升任正議大夫，這一年十二月，上疏請求辭去相位，没有批准。

四年三月，文宗對宰相説："朕在位十四年，適逢天下無事，雖然没有達到最好的治理，天下也少有像今天這樣太平無事。"李珏接着説："國家的安危，也像人的身體。當四肢平和的時候，應當經常調節適應，使自己順應寒暖的季節變化。如果仗恃平安自己忽視，那麽疾病隨即就産生了。朝廷要在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思考反省缺漏失誤而後補救它，那麽禍難就不會發生了。"

文宗認爲杜悰主管財政稱職，打算給他加授户部尚書，因此在紫宸殿商議。陳夷行説："所有的恩遇權力，都應該歸君王所有。陛下自己看行不行?"李珏回答説："太宗任用宰相，天下事都先共同商量，稱作平章事。代替上天治理萬物，上下没有猜疑，所以纔能達到天下太平。如果拜授一個官位，任命一個官吏，事事都由皇上决斷，那麽要宰相作什麽呢?過去隋文帝一切事都自己勞心勞力，臣下發表議論就猜疑，凡臣下任用的就是宰相，不任用的就是常備官僚，怎麽能自保?陛下常對臣説：'竇易直勸我，宰相呈

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怪。"珏曰："處厚溺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

其年五月，上謂宰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即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王、魏啓告文皇，意祇在此，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男，食邑三百户。

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爲户部尚書。出爲河陽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進的擬議，衹要五人中留用三人，兩人選取一人。他當時應該勸我選擇宰相，不應勸我懷疑宰相。'"皇帝説："竇易直這話很卑鄙。"又説："韋處厚做宰相，三天推薦六個節度使，也很奇怪。"李珏説："韋處厚過於崇奉佛教，不明白其中的是非。"

這一年五月，皇上對宰相説："貞元時的政事，初期很好。"李珏説："德宗中年愛好財貨，衹要方鎮進奉，就給予恩惠。租税出自百姓，再讓貪官污吏剥削，聚斂財貨用來希求恩寵，這樣治理國家當然不行。"皇上説："作爲人君而聚斂財貨，是不行的。相反減輕賦税節約用度纔是對的。"李珏又説："貞觀年間，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啓奏太宗，意思就在於此，請不要改變初衷。自古以來做好事，能做到底確實難。"皇上説："朕的心始終不會改變。"不久封李珏爲贊皇男，享有食邑三百户。

武宗即位那年九月，與楊嗣復都被罷掉相位，出任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期流放到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驅逐李德裕，徵他入朝任户部尚書。出任河陽節度使。召入任吏部尚書，多次升任後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享有食邑一千五百户。大中七年去世，追贈司空。

李固言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

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大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爲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爲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閤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爲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宫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爲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爲華

李固言是趙郡人。祖父名并，父親名現。

李固言 元和七年考中進士甲科。大和初年，幾次遷官做到駕部郎中、主持御史臺雜務。四年，李宗閔做宰相，任用他爲給事中。五年，宋申錫受到王守澄的誣陷，李固言與同事伏閤議論。將作監王堪奉命修繕太廟不負責任拖延工期，罰減俸禄，并改任太子賓客。制書傳下，李固言封還制書説："東宫是調教太子的地方，不能令不負責任受過處罰的人在那裏任職。"於是改任均王傅。六年，升任工部侍郎。七年四月，改任尚書左丞，奉詔制定左右僕射每月初一接受官員拜見的有關制度。八年，李德裕做宰相，出

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爲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爲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讜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爲平章事，判户部事。

任華州刺史。這一年十月，李宗閔再次入朝，召他入朝拜授吏部侍郎。九年五月，升任御史大夫。六月，李宗閔獲罪，李固言取代他任門下侍郎、平章事，不久加授崇文館大學士。當時李訓、鄭注掌權，兩人打算竊取宰相的大權。李宗閔被放逐後，爲了對外表明自己公正無私，於是引薦李固言做宰相，其實厭惡他和李宗閔是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任興元節度使。李訓自己取代李固言任平章事。李訓、鄭注被殺後，文宗考慮到他正直，開成元年四月，再次召入任平章事，主管户部事務。

二年，群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衹有此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人，舉爲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濟我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閑員，豈時乏才耶？"李石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托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隨其稱職與否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疏。竇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己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

二年，群臣請求皇帝加稱徽號，皇上在紫宸殿上説："朝内朝外的人都遞來章表，請朕加稱徽號。朕考慮治理的道路上還有障礙，實在有愧於大臣們的請求。好像聽説州縣地方官許多人没有政績？"李固言説："有人説鄧州刺史王堪年老體弱，隋州刺史鄭襄没有政績。"皇帝説："王堪是貞元年間的御史，衹有這麽一個老臣了。"鄭覃説："臣因王堪是臣的舊友，舉薦他任刺史。鄭襄近來任官，也没有敗政。如果説外州治理不好，哪裏衹是這兩個人？"皇帝説："衆大臣表情嚴肅舉止莊重，周文王依賴他們得以高枕無憂。德宗時，朝官中許多人是閑人，難道是當時缺乏人才嗎？"李石回答説："十户人家的聚居地，也必定有忠誠可信的人。哪有大國家而没有人才的道理？可能是因爲貞元年間仕途堵塞，所以有才能的人有的寄身他處，這便是不分等級選拔人才的過失。"李固言説："謀求人才的方法，衹要有人擔保，就應獎勵任用。然後根據他是否稱職來升降任免。"皇上説："宰相推薦人才，不要計較與自己關係是親近還是疏遠。竇易直做宰相時，不曾任用過自己的親戚朋友。如果自己没有做宰相的才能，自然應該自己請求辭職。如果舉薦人才公正無私，親戚朋友又有什麽關係？人很少能做到十全十美，衹要用其所長就行了。"

尋進階金紫，判户部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

不久官位升到金紫，主管户部事務。這一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取代楊嗣復。上表辭讓門下侍郎，於是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年入朝，歷任兵部、户部尚

朝，歷兵、户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書。宣宗即位，幾次拜授後任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年，派太常卿孫簡代替他，拜授他爲太子太傅，在東都任職，去世。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揚，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贈。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以爲世範，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桓、靈之失道，詎可不思己過，祗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言進矣，子輩安可逃乎？土運之衰，斯爲魍魎，悲夫！

史臣曰：陳夷行、鄭覃諸公，呈章上疏議論政事，頗有正人君子的風度。天子以賢能相待，將宰相的權力授予他們。然而在延英殿獻計納諫，很少聽到他們提出安民濟衆的謀略；文辭宣揚，不副三公宰相的聲望。加上他們之間互相排擠你争我奪，結果你是我非互相憎恨。惟獨李回奉命出使而曉諭藩臣，拯救將要危亡的國家而消除積怨。何況文宗的文章可以作世範，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夏啓、周成王那樣的超凡才能，不是漢桓帝、漢靈帝那樣的失道之君，他們怎麽能不考慮自己的過失，一味致力於欺騙君上。宰相的所作所爲，怎能給後人作榜樣？如果有人進獻像韓非那樣的刑名權術之言，他們這些人怎能逃脱殺頭之罪呢？唐朝的命運之所以衰敗，正是因爲有這些奸人當權，可悲啊！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惡，結黨專朝。謀身壞國，何名燮調？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相位。吠聲助惡，結黨專朝。謀身壞國，何名調和？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恭懿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父李栖筠，做過御史大夫。父親李吉甫，被封爲趙國恭懿公，元和初年任宰相。祖父、父親各自有傳。

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耻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宫，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逾月，改屯田員外郎。

李德裕幼年時有宏大的志向，竭盡心思努力學習，尤其精通《漢書》、《左氏春秋》。他耻於和諸生一起參加鄉貢，不喜歡科舉考試。年齡剛到二十，志向事業便大有成就。貞元年間，因父親遭譴責被放逐蠻人之地，他跟隨在身邊侍奉，不求進身爲官。元和初年，由於父親再次出任宰相，他避嫌不任中央機構職，多次被徵用到各節帥幕府任從事。十一年，張弘靖被免去宰相，出京節鎮太原，徵用他爲掌書記。後由大理評事升任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張弘靖被免去節帥，他跟隨張弘靖入京朝見，被正式拜授爲監察御史。第二年正月，穆宗即位，召他入翰林院充任學士。穆宗做太子時，久聞李吉甫的大名，見到李德裕後，又特别推重李德裕。朝廷中凡有詔令文書，重要的大多下詔叫李德裕草擬。這一月，穆宗將他召到思政殿對答，賜給金紫之服。過了一個月，改任屯田員外郎。

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 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泄漏禁密，

穆宗不端正政道，經常施恩寬宥，外戚諸親，用奸邪和陰謀請求拜見，傳達宦官的旨意，和權臣相互往來，李德裕憎恨這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議論這事説："我翻閲本朝先例，駙馬因爲是親密之臣，不應當和朝廷重要官員往來。玄宗 開元年間，禁止得尤其嚴厲。詢訪時聽到近來駙馬常常到宰相以及重要官員的私人宅第去，這些人没有什麽才能技藝可作爲引見接納的

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資本，衹能是泄露宫禁中的秘密，内外勾結，這是人們都知道的，臣私下認爲這是很大的弊端。那些朝官如果一直是非正途出身的雜職人員，還不妨可以來往。如果職位是在高貴顯要之列，又怎可以去聽説那些事情呢？我請求陛下您宣示宰相，那些駙馬諸親戚，今後有事就到中書省去面見宰相，請不要讓他們再到私人宅第去了。”皇上認爲他説得對。不久李德裕轉任考功郎中、并參與起草詔令。二年二月，轉任中書舍人，依舊任翰林學士。

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黄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

當初，李吉甫在宰相位上時，牛僧孺、李宗閔應試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在答對詔旨時，大肆詆毁當時政令的失誤，李吉甫哭泣着在皇上面前訴説這事。因此，考策官都被貶逐，事情記載在《李宗閔傳》中。元和初年，朝廷興兵討伐叛賊，開始於杜黄裳討伐蜀地。李吉甫經營謀劃，打算平定兩河，正準備出兵而李吉甫逝世，繼承他的是武元衡、裴度。但韋貫之、李逢吉提出阻撓意見，極力主張用兵是錯誤的觀點，而韋貫之、李逢吉相繼被免去宰相，所以李逢吉常常憎恨李吉甫、裴度。而且李德裕在元和時，長時間没有調職，原因是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因私人怨恨經常排擠他。

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鋭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

這時李德裕和李紳、元稹都在翰林院任職，他們的學識才華及名聲都相當，感情也非常親密，因而李逢吉的同黨特别憎恨他們。這一月，李德裕被免去翰林學士頭銜，出翰林院而任御史中丞。當時元稹靠巴結宦官而任命直接由宫中下達，被拜授爲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從太原入朝再次任宰相。這一月，李逢吉也從襄陽入朝，於是暗中賄賂卑劣小人，編造罪狀形成于方獄案。六月，元稹、裴度都被免去宰相，元稹出任同州刺史，李逢吉代替裴度任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得到權位後，專心一意報復仇怨。此時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有宰相聲望，李逢吉要引薦牛僧孺，但害怕李紳和李德裕在朝廷阻撓，九月，使李德裕出京任浙西觀察使，不久引薦牛僧孺任同平章事。從此兩黨交相怨恨之情更加深了。

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寖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潤州遭受王國清兵亂以後，前任觀察使竇易直傾其官府倉庫中的財物來賞賜，軍中士卒漸漸驕橫，而官府的費用也没有了。李德裕在自己的日常供養上節儉，留作地方州縣使用的税收，也全部用來供養軍隊，雖然發給的財物不豐厚，但將士們没有怨言。兩年以後，李德裕所管轄的地方戰鬥力恢復。李德裕壯年得位，所以勇於進行治理，凡是原來習俗有損害百姓的，他都下令革除其弊端。江、嶺一帶相信占卜祈禱，深受鬼怪的迷惑，有父母兄弟患上傳染病的，全家人便丢下他而離去。李德裕要改變這種風俗，選擇本鄉中有學識的人，用好言勸諭，用法條糾正，數年之間，不好的風俗頓時革除。他又對所轄州縣的祠廟進行整頓，衹依照方志所載的前代名臣賢后來祭祀，在所管轄的四州範圍内，廢除不合禮制的祠廟一千一十所。還廢掉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處，目的在於清除寇盜。人們喜歡他這種政令，皇上也特意下詔贊揚他。

昭愍皇帝童年纘曆，頗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進内。德裕奏曰：

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群甿，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敕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

敬宗童年繼承帝位，做事特别奢侈浪費，即位的那年七月，就下詔叫浙西製造二十件銀質藏香器或盛放珠寶的盝子一類妝具并進獻到宫中。李德裕上奏説：

臣下百生有幸，得以遇上昌盛時期，奉命出任有名藩鎮的節帥，常常害怕自己不稱職，所以早晚孜孜不倦，來報答國家的恩惠。數年以來，乾旱災害相繼，我竭盡我的一切思慮，大致上避免了百姓的流亡，但財物人力，還没有完全恢復。臣按照今年三月三日的赦文，除正常上貢的賦税以外，不再有别的進獻。這就是陛下的德政極其高明之處，做到了細微明察，一是恐怕好聚斂的下吏藉此來作惡，一是恐怕凋敝的百姓受不了這種弊端。陛下在上弘揚勤儉節約的美德，對下布施同情憐憫的愛心。全國百姓，無不歡欣鼓舞。昨天接到五月二十三日下發的詔書，命令詢訪茅山真正的隱士，將要學習退隱謙讓和保持儉約之道，發揚務實事除浮華的美德。雖然没人在上面格外宣傳皇上的赦令，但事實上全國的玄虚風氣也止息了，何

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妝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并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敕，并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

止微臣一人鼓掌慶賀。況且進獻這種事情，是臣子應該常有的心意，即使頒布敕令不允許進獻，也應竭盡力量來上貢。衹是臣所管轄的地方，一貫號稱富饒，但近年以來，與過去相比不同了。貞元年間，李錡任觀察使的時候，并兼任鹽鐵使一類官職，百姓除隨慣例上交酒稅以外，當時他還設置機構由官府來買賣酒類，雙重收納專賣業的稅錢，獲得的利錢很豐厚。又詢訪得知李錡當時的進奉，其中也包括鹽鐵稅錢，他給朝廷進貢的特別多，以後沒人能比得上他。到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請實行酒專賣，所收稅錢除進貢朝廷以外，很有些剩餘財物，軍需費用，確實還豐厚充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降下敕令後，已經停止了酒類專賣。又依據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的赦文，諸州盈餘的錢財不再送交節帥府，留作節帥府使用的稅錢衹有五十萬貫。要應付每年的支出和費用，還得有十三萬貫的缺口要補，所以常常必須事事節約儉省，百般設法補充填上，各種經費之中，未免還有久欠未清的虧空。至於綾紗等物品，還是本州能出產的，容易酌情辦理。但本州又不出金銀，必須全部用本州產品去換取外處的金銀。過去的二月中奉命進獻過藏香器或盛放珠寶的盝子一類妝具，共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但就當時的貯備而言，都不足二三百兩，於是用種種方法聚集交換，纔得以製造而上交朝廷。昨天又接到命令，叫我們進獻妝具二十件，估計需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隨後又命令説合并四時的節日要進奉金銀，而且製造成的兩件妝具已經進獻過了。如今我已派人在淮南收買原料，一拿到就製造，晚上也不停息。雖然我在盡力搜求，還是害怕來不及。臣如果因循過去不上奏説明，那麽就辜負了陛下委任臣下使職的厚恩；如果在正常賦稅外需索徵求，又妨害了陛下仁慈節儉的美德。請求陛下閲覽前件酒類專賣及諸州剩餘財物的賬目，就能知道臣下軍需的不足和短

缺，以及前後變化的原因。料想陛下看到臣的奏論，一定會親覽并明白用意，知道臣竭力愛護君主和信守職務的節操，盡力獻忠和進諫直言的心意。乞求聖上慈惠，下令讓宰相就此事進行商量和議論，看怎樣纔能使臣對上不違背皇上索取財物的命令，對下不缺乏軍需儲備，不使百姓困疲，不招致衆人怨恨，若能這樣那前後詔令敕文，都可以遵守并奉行。小臣我每每冒犯聖上的尊嚴，因而禁不住地戰栗流汗。

時準赦不許進獻，逾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

當時依據赦文不許進獻，但過了一個月後，奉命徵收貢物的使者，一路上相繼不絶，所以李德裕藉此上奏并進行婉言勸説。事情奏上後，始終没有答覆。

又詔進可幅盤縧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縧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凉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嘆，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采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睹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

皇帝又下詔叫進獻一千匹一定寬度的彩色絲織繩帶和上等絲織品，李德裕又上奏議論説：

臣昨日因聖上命令索取財物，已經將一年軍需的數目和近年來的物力情況上報過了，料想聖上慈惠，一定會認真考慮的。臣又接到詔旨，叫紡織和進獻輕軟細薄的適合製袍用的料子以及一千匹一定寬度的彩色絲織繩帶和上等絲織品，臣拜讀詔書，心中的惶恐與焦灼倍增。臣看書知道太宗朝的事情，監察御史到凉州看見有隻名鷹，便婉言勸説李大亮進獻那隻名鷹。李大亮悄悄上表陳述誠意，太宗頒賜詔書説："監察御史叫進獻名鷹，你到底没有曲意順從。"并且再三贊揚他，這事記載在史書中。還有玄宗命令宦官到江南采集池鷺一類漂亮的鳥兒，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議論，玄宗也頒賜詔書贊成并采納了他的建議，還把那些鳥當時就放掉了。玄宗又派皇甫詢到益州徵集紡織的短袖上衣、彈琵琶用的撥子、雕鏤的象牙盒子等，蘇頲不按詔書辦事，還擅自停止了紡織。太宗、玄宗不但不加罪他，而且欣然采納了他的建議。臣私下認爲池鷺一類漂亮鳥兒、雕鏤的象牙盒子，都極爲輕微細小，倪若水等人還認爲勞苦百姓而有損德行，竭盡真誠進行勸諫。當聖祖之朝時，有如此忠誠

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鵝、天馬、㮯豹盤絛，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

之臣，難道如今的聖明之世，惟獨没有這樣的人嗎？原來是有重要職位的人掩飾着而不陳説，并不是陛下拒絶勸諫而不采納。臣又認真讀了四月二十三日的詔書，其中説："方叔、召虎侯伯有重要職位之人，没有丟棄我那是認爲我還可以教導。凡我有違背道義、損傷事理，曲從私欲、貪圖安逸的地方，衆臣應該當面指責并在朝廷中當衆指出過失，不要有什麼隱瞞和迴避。"這表明陛下願意采納勸諫聽從善言，發揚祖宗道德的光輝，若不竭盡真誠規勸，那過失則在臣下。何況飾有黑鵝、天馬、柏樹和豹子一類圖案的精緻的絲織品，都色彩艷麗珍貴奇異，衹能聖上自身服用。如今叫紡織一千匹進上，所需費用極多，爲臣忠誠老實，所以有些搞不明白。從前漢文帝穿着黑色粗厚的絲織衣服，漢元帝脱掉輕薄細紋的絲帛服裝，他們的仁慈和節儉，直到今天仍被人們稱頌。臣懇求陛下，近覽太宗、玄宗的寬容和聽納善言，遠思漢文、孝元的端正和約束自身，把臣前次上的表章宣示給群臣，根據臣所管轄地方的物力情況，再賜詔予以適當減免，那麼所有的百姓，没有不受到恩惠的。臣無比懇切而且誠惶誠恐。

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皇上特意下詔答覆和稱贊他，并下令停止進獻精緻的絲織品。

元和已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

元和以來，皇帝多次頒敕天下州府，不能私自剃度僧人尼姑。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斂財貨而且貪得無厭，在敬宗生日的那個月，奏請在泗州設置僧尼戒壇，剃度人和積福，以此來獲取豐厚的私利。江、淮一帶的百姓，便成群結隊地渡過淮水去剃度。李德裕上奏議論説："王智興在所管轄的泗州設置僧尼戒壇，江、淮以南從去年冬天開始，到處張貼布告進行招募宣傳。江、淮從元和二年以後，不敢私自剃度。自從得知泗州設有戒壇，一户有三個壯年男子的一定有一個壯年男子削髮爲僧，目的在於躲避官府徭役，隱没和庇護財產。自從正月以來，削髮爲僧的人無法計算。臣今日在蒜山渡查點那些過江的人，一天有

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一百多人，逐個追問的結果衹有十四人是昔日的沙彌僧人，其餘都是蘇、常一帶的百姓，也没有本州發給的證明文書，我當時就勒令他們返回原籍。從詢問中還得知泗州設置戒壇的情形，基本上是僧徒到來的，每人交納錢二緡，發給出家憑證後返回，再没有什麽别的佛教法事。如果不特别下令禁止，任其發展到聖上生日時，估計江、淮以南，將要失去六十萬壯年男子。這并不是小事，關係到朝廷的法律制度。”書狀奏上後，皇帝當天下詔讓徐州停止剃度僧人。

敬宗荒僻日甚，游幸無恒，疏遠賢能，昵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内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

敬宗一天比一天不務國政，出游巡幸没有限度，而且疏遠賢能，親近小人。一個月中臨朝聽政不到兩、三次，大臣很少有機會進獻忠言。朝内朝外所有的人憂慮戒懼，擔心國家會傾覆。李德裕身爲觀察使，竭盡全力關心朝廷，派遣使者前往朝廷進獻《丹扆箴》六首説：“臣聽説‘一片忠愛之心，不知怎麽説纔好’，這是古時賢臣所以誠心事奉君主的原因。關係疏遠而進言親切的人面臨危險，地位低下而用意忠誠的人會遭禍害。然而臣私下考慮到臣是先朝皇帝提拔任用的，曾受到許多恩寵和榮耀，如果不用忠誠來愛護君主，那麽就是辜負聖上的明鑒。臣前些年事奉先朝皇帝，適逢世道多有陰陽反常，曾進獻《大明賦》來婉轉勸諫，特别受到先朝皇帝的贊揚和采納。臣今日爲英明君主竭忠盡節，也是出於這樣的心意。昔日張敞鎮守邊遠之郡，梅福在遠處邊地任官，尚能竭誠盡忠，不怕有什麽過失與悔恨。況且臣曾學習過去的歷史，尤其知道用箴言勸説的作用，雖然身處疏遠之地，但還是想着諍言進諫。恭敬地獻上《丹扆箴》六首，仰望聖上明察，不勝惶恐之至。”

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其中的《宵衣箴》説：“以前的君王臨朝聽政，拂曉時分就在等待。鷄鳴時起身，日出後臨朝。伯禹是個大聖人，連短暫的光陰也很珍重。光武帝最爲仁慈，連反支這樣的凶日也没什麽忌諱。不要使賢而有德的姜后，獨自去掉髮簪和耳飾待罪。用赤管筆記載言論，能牢記以前所發生的事。”

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

其中的《正服箴》説：“聖人製作的服飾，

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也是在模仿自然景象。即使在宴飲出游的時候，也不貪圖安逸。汲黯端莊嚴肅，能够端正那些不戴禮帽的人。楊阜堅强果敢，能够非議穿青白細絹絲織物的人。四時所用的車馬，各有其官進行管理。不是這些不能用，衹是要做到避嫌非常難。"

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毁。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其中《罷獻箴》說："漢文帝罷除進獻，下詔叫退還騄耳之類名馬。天子的車子徐徐行進，哪能用得上千里馬？後來賢明的帝王，也能從嚴約束自己。裝飾有雉羽的皮衣被焚燒後，捲作筒形的細布自然就毁掉了。道德要并舉，仁慈是美德。不超越自然的規律，就是最完美的治理。"

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宫。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其中的《納誨箴》說："天子采納諫言的方法，是衹吸取其中合適的。從善如流，就能成功。漢成帝劉驁放縱，舉杯罰人飲酒。魏明帝曹叡奢侈，造的宫殿高入雲霄。忠言聽不進去，善言也不聽從。把規勸當作塞耳的瑱玉，這就叫做閉塞視聽。"

其《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其中的《辨邪箴》說："天子高高在上并深居宫禁之中，所以要儘量明察微小的萌芽。即使有邪惡之人，也不能使聰明受蒙蔽。漢朝有昭帝，德行超過周成王。能分辨所上之書的真假，審察奸人便得知實情。燕王、蓋長公主的陰謀被挫敗後，王業得以協合太平。直到百世之後，還流傳着他的美好名聲。"

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黄莫辨，觸瑟始仆。伯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飧，斯可誠懼。"

其中的《防微箴》說："天子要奉行的孝道，是恭敬遵守王者的品德和器量。衹有居安思危，纔能没有遺失。亂臣賊子任意横行，不可能一下子就分清。莽何羅對好壞還不清楚，碰到寶瑟匱摔倒後纔明白。漢武帝便裝出行到伯谷，壞人塞滿了道路。有人看其相貌不凡而進獻食物，這可要小心謹慎啊。"

帝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吴。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嘆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内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

皇帝親自下詔答覆李德裕說："你是懂得文教的大臣，承擔着節帥重任。是各方鎮的表率，整頓好了吴地全境。普及教化如同春風化雨，政風清明閑坐吟嘯。回顧善政，想望和感嘆存在心中。你的宗族，累世都有聲望政績，兩代在朝廷擔任大官，在六位先帝朝中承襲侯伯爵位。他們的言行果然激發了你愛君之忠誠，使你明白了詩

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

人的旨意，身在遠處而不忘忠告，常常從細微處婉言勸說人主。多聞能使我自身端正，約束能使我遵循禮法。你再三以正言規勸，我連續幾夜稱許贊嘆。把它放在座位的旁邊，用來比作佩韋帶弦的教益；銘記在心腑之中，哪能衹是藥石的功效？你既已投寄誠心，朕也每每開懷納諫。如果朕有過失舉措，不要忘了上奏議論。你所處的地方雖然遥遠，但眷念和關注没有窮盡，我定當克制自己，來接納你的誠心。"

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托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群小也；《防微》，諷輕出游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回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内徙。

李德裕本意在於懇切勸諫，不想直言指出皇上的過失，便藉用箴言來表達心意。《宵衣箴》，是諷諫坐朝聽政時間稀少而且遲晚；《正服箴》，是諷諫服飾車子不合規範；《罷獻箴》，是諷諫徵斂和搜求玩好之物；《納誨箴》，是諷諫隨意就廢棄正直言論；《辨邪箴》，是諷諫寵信和任用小人；《防微箴》，是諷諫隨意出入和游玩巡幸。皇帝雖然不能完全采納他的話，但仍命令學士韋處厚用親切的情意作詔書來對他進行答覆，并極力贊許他的用心。李德裕長期留任江邊，心中思念朝廷，藉事寄托情思，希望聖上回心轉意而獎拔他。但李逢吉一夥掌權，設置重重障礙，因而李德裕始終没有得到内調。

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絶其根本，終無益黎甿。昔吴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絶妖源。"從之。

寶曆二年，亳州揚言説發現了聖水，飲了這聖水能治愈疾病。李德裕上奏説："臣詢問得知這聖水的情況，原來是妖僧欺騙迷惑人們，用狡猾詭計來求取錢財。數月以來，江南的百姓，爲聖水而奔走的人塞滿了道路。每二三十家，都雇用一人去取聖水。一旦擬定去取的時間，有病的人就不再吃葷腥，等飲了聖水之後，又十四天中衹能吃蔬菜飯食，病危的人，等待聖水的結果是病情愈重。這聖水一斗價值三貫，而取得聖水的人又加上别的水，沿路轉手賣給他人，年老有病的人飲了這水，大多數病情加重。昨日臣讓人點數了一下兩浙、福建一帶渡江的百姓，一天有三、五十人。臣在蒜山渡已經將他們拘捕了。如果不斷絶這事的根源，到頭來對百姓没有益處。昔日吴時有聖水，宋、齊時有聖火，事情都不真實，這些古人也曾非議過。乞求皇上下詔該道觀察使令狐楚，讓他迅速填塞那聖水，以斷絶妖言

的根源。”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説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説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説。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稜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

敬宗深受兩街道士趙歸真神仙之術的迷惑，認爲應當詢訪搜求術人和方士來學習其道術；僧人惟貞、齊賢、正簡用祈禱求福來游説，并説這樣可以使人長壽。這四個人都出入宫禁之中，整天進獻妖異怪誕的言論。道士杜景先進呈奏狀，奏請在江南搜求詢訪神人和方士。他走到浙西，説有隱士周息元已活了數百歲，皇帝就派高品宦官薛季稜前往潤州迎接周息元，并下詔讓李德裕給他們提供車馬打發他們上路。李德裕藉宦官返回京城之便，進獻疏奏説：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黄、孔子。昔軒黄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摇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黄發謂天之嘆，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黄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

臣聽説得道最高的也没有比得上廣成子、玄元皇帝的，爲人聖賢的也没有比得上軒轅黄帝、孔子的。昔日軒轅黄帝詢問廣成子：“如何掌握修身的要領，怎樣纔能長壽?”廣成子回答説：“無視無聽，用清静來養神，如此形體將會自然端正，精神必定自然清静。不要疲勞您的形體，不要損傷您的精神，這樣就可以長壽了。關鍵在於謹慎固守其一，處在温和之中。所以我修身一千二百年了，我的形體還未曾衰老。”又説：“取得我道的人，上者爲皇而下者爲王。”玄元皇帝對孔子説：“除去您的驕氣和太多的欲望，因爲好色和淫邪，這對您的身體没有益處。我所要告訴您的就是這些而已。”所以軒轅黄帝發出對天的感嘆，孔子興起有道的感嘆。以前聖賢在道方面的成就，難道没有做到至高無上嗎？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采用玄元皇帝之訓誡，修行軒轅黄帝之道術，在閑館中聚精會神，并訪求神人和方士，希望因此看見像冰雪一樣的姿體，所有的請求能像順風一樣的屈從。用恭敬來感化神聖之靈，認爲這樣就一定能降下真仙。即使廣成子、玄元皇帝一起到來，告訴陛下道術，傳授陛下仙語，以臣的心思揣測，也不過如此而已。臣擔憂前往應召的那些人，不過是迂腐怪誕之士，隨便附和之徒，使物品像藥石消冰一樣有變化，玩弄些小伎倆，用來誇耀邪僻之術，蒙騙聖上的視聽。像文成

故《漢書》稱黄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倘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黄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悦，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

將軍少翁、五利將軍欒大，他們的道術一點都没有靈驗。臣所以在三年之内，四次奉接詔書，不敢進獻一人來符合旨意，確實是有所戒懼的。臣又聽説前代帝王，即使喜好方士，也没有服食方士丹藥的。所以《漢書》稱説黄金可以煉成，用它作飲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都煉成了黄金，二位皇祖到底也没敢服食，難道不是因爲宗廟社稷的重要，而不敢輕易服食嗎。這事明顯地記載在國史中。以臣淺薄之見，倘若陛下堅持要精心尋求道術，也一定能招到真正的隱士，那也衹希望詢問保持心志和順與身體安適的方法，不要去追求服食藥石的功效，縱使必能煉成黄金，也衹可充作賞玩喜好的物品。這樣若九朝先帝的在天之靈有知，一定會感到欣慰的，海内億萬百姓，誰能不歡心鼓舞呢？臣想竭盡愚笨的内衷，來補益至德的教化。誠惶誠恐到了極點。

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静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

周息元來到京城，皇帝在山亭接待了他，并且詢問他道術的情况。周息元自言他認識張果、葉静能，皇帝下詔叫待命供奉内廷的寫真待詔李士昉向周息元詢問張果、葉静能的相貌，畫成圖像進呈上來。周息元是山野平常之人，根本没有什麽道學，談論事情荒誕虚妄，而且不近人情。等到敬宗遇害而亡，文宗把周息元遣送回江左。李德裕見識深遠并堅守正道，都像是這一類情况。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藎，采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

文宗即位，李德裕被就地加授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召入朝授任兵部侍郎，裴度舉薦他做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的幫助，於這一月拜授平章事，因爲宦官害怕李德裕被重用爲宰相。九月，授任李德裕檢校禮部尚書，出任鄭滑節度使。李德裕深受李逢吉的排擠，在浙西的八年中，雖遠離朝廷，但常常遞上奏章議論事情。文宗向來知道他忠誠，所以采納朝臣議論而徵他入朝。李德裕回到京城不到十天，又被李宗閔所驅逐，所以心中憤憤不平，却無法自我申辯。幸好鄭覃在宫内任侍講學士，常

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

常稱贊他的才能，因此雖有朋黨流言的阻撓，但皇帝重用他的心思還始終不變。李宗閔不久引薦牛僧孺一同主持政事，二位報復怨恨之人互相勾結，凡是李德裕的好友，都斥逐出京而在地方任職。四年十月，李德裕任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掌管節度事、并充任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對李宗閔有恩，裴度征討淮西時，舉薦李宗閔任彰義觀察判官，從此以後李宗閔的名聲官位日益進升。到這時李宗閔怨恨裴度援引李德裕，結果裴度也被免去宰相一職，出任興元節度使，從此牛、李的權勢壓倒天下。

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内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蜀，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托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巂州於臺登城以捍蠻。

西川遭受蠻寇剽劫擄掠之後，郭釗安撫治理無方，所以民不聊生。李德裕上任後重新修葺用兵防守的關隘，整頓完善防守器械。又派遣人進入南詔，搜求被南詔所俘虜的工匠，獲得僧人道士和良工巧匠四千多人，并讓他們返回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求率全城歸降。維州的南界一直到江陽，然後由岷山連綿的山嶺向西，不知其盡頭；在維州向北瞭望隴山，積雪像玉一般；向東觀望成都，好像在井底一樣。這維州一面是壁立的山峰，三面瀕臨着江水，是西蜀控制吐蕃的重要地方。至德以後，河、隴被吐蕃攻占，惟獨維州尚存。吐蕃看中了維州的險要，便把他們的女子嫁給維州城的守門人。二十年以後，吐蕃女子所生的兩個兒子長大成人。等到吐蕃興兵攻維州城時，那兩個兒子在城内接應，維州終於失陷。吐蕃得到維州城後，取名叫“無憂城”。貞元年間，韋皋鎮守蜀地，籌劃謀取西山八國，而且千方百計謀取該城都未能成功，到這時悉怛謀派人前來通好講和。李德裕懷疑其中有詐，便派遣人贈送錦袍金帶給悉怛謀，并假托説等候皇帝下詔批准後再作决定，悉怛謀於是率領全州人來到成都。李德裕這纔發兵鎮守該城，因而上奏陳述出兵鎮守的好處。當時牛僧孺阻撓這個建議，説朝廷新近纔和吐蕃結成同盟，不應當毁約，言論在《牛僧孺傳》中。皇帝於是下詔叫李德裕遣送悉怛謀一部之人返回維州，吐番的君長得到這些人後，對他們都施加了殘酷刑

罰。李德裕於大和六年又重修邛峽關，把巂州的治所移到臺登城以便抵禦蠻人。

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蜑。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痏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絶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户。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

李德裕所歷節鎮，都以政績聞名。他在蜀地時，西面抗拒吐蕃，南面平定蠻、蜑之人。數年之內，夜間狗不驚叫，受創傷的百姓，基本得以保全和恢復。恰巧監軍使王踐言入朝掌管樞密事，曾在皇上面前説捆綁并送回悉怛謀是大快敵心，并斷絶了歸降之義，皇上因此很是責怪牛僧孺。這年冬天，皇帝下令召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書，牛僧孺被免去宰相，出任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李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享有食邑七百户。六月，李宗閔也被免去宰相，李德裕取代李宗閔擔任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

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僚。宰臣退問安否，上嘆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托，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别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佽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敕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

這年十二月，文宗突然患了中風，一個多月不能説話。八年正月十六日，文宗纔勉强支撑病體親臨紫宸召見百僚。宰相退朝後詢問病體安否，文宗爲没有著名醫生而嘆息了好長時間，因此王守澄舉薦了鄭注。當初，鄭注編造宋申錫事，文宗從内心憎恨他，想叫京兆尹用杖打死他。到這時因用藥漸漸有效，開始對他有些好感。王守澄又舉薦李訓，而李訓擅長《周易》。這年秋天，文宗打算授任李訓諫官，李德裕上奏説："李訓是小人，不適合在陛下身邊。近年來他罪過累累，天下人都知道，無緣無故任用他，人們一定會覺得震驚。"文宗説："人誰無過，他會悔改的吧。這也是李逢吉所請求的，朕不忍心辜負他的話。"李德裕説："聖人有悔改過失之義。李訓天性奸邪，没有悔改的可能。"文宗看着王涯説："商量另給他一個官職吧。"於是授任李訓四門助教。任命李訓的制詔發出後，給事中鄭肅、韓佽緘封制詔而不下發，王涯召鄭肅前來并當面訓示命其下發。不久鄭注也從絳州來到朝廷，李訓、鄭注憎恨李德裕排擠自己，九月十日，又把李宗閔從興元召回朝廷，并授任中書侍郎、平章事，代替李德裕，使李德裕出京任興元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謝恩那天，親自陳述依戀朝廷的意思，不願出任藩鎮節帥，文宗令追回敕書使他任兵部尚書。李宗閔上奏説已經按照制書的要求做了，不應當因爲自我方便而改變，不久李

德裕改任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替代王璠的職務。

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宫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托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禄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户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

李德裕來到節鎮，奉行詔令安排宫人杜仲陽在道觀中，并供給她各種費用。杜仲陽，是漳王的養母，漳王獲罪，所以把杜仲陽放逐到了潤州。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漢進獻奏狀，議論李德裕在節鎮時，從厚賄賂杜仲陽，結交和依托漳王，圖謀不軌。四月，文宗在蓬萊殿召見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當面證實這件事。王璠、李漢大加誣陷并編造罪狀，言辭特别嚴厲。路隨上奏説："李德裕確實不至於這樣。果真如王璠、李漢所説的，小臣我也應該獲罪。"衆人的議論這纔漸漸平息。不久授任李德裕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這一月，又貶爲袁州長史。路隨因爲替李德裕擔保而獲罪，免去宰相，出京鎮守浙西。這年七月，李宗閔因救護楊虞卿而獲罪，貶到了處州；李漢因與李宗閔同黨而獲罪，貶到了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作亂被處死，而文宗深深醒悟以前的事情，知道李德裕是被朋黨誣陷了。第二年三月，授任李德裕銀青光禄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升任太子賓客。十一月，授任檢校户部尚書，又任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三次鎮守浙西，前後長達十多年。

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謩、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

開成二年五月，李德裕被授任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并掌管節度使事，取代牛僧孺的職務。當初牛僧孺得知李德裕要替代自己，便把軍府的事務交付副使張鷟掌管，自己立即入京朝見。這時揚州府藏有價值八十萬貫的錢物，等到李德裕到節鎮後，上奏説自己能見到的衹有四十萬，半數已被張鷟支出用掉了。牛僧孺遞上奏章訴説這件事，皇帝下詔叫李德裕重新核查，果真如牛僧孺所説的數字。李德裕聲稱當初到節鎮時自己有病，被屬吏給隱瞞欺騙了，請求朝廷處罰自己，皇帝下詔免他無罪。補闕王績、魏謩、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名上奏議論李德裕妄言上奏錢帛一事的目的在於陷害牛僧孺，對此皇上最後也未予追問。四年四月，就地加授李德裕檢校尚書

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事。

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把李德裕從淮南召入朝廷。九月，授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當初，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五十一歲時出京鎮守淮南，五十四歲從淮南入朝再次任宰相。如今李德裕鎮守淮南，又入朝再次任宰相，全部和父親當年一様，這也是神奇之事。

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决，下百僚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渾并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捍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仇，陷之必矣。不如以理恤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

會昌元年，李德裕兼任左僕射。開成末年，回紇被黠戛斯所攻擊，回紇交戰失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侍奉着大和公主朝南而來。會昌二年二月，可汗的牙帳到了邊塞上，并派遣使者前來請求援兵和糧食，以收復本國，暫且借天德軍來安頓公主。當時田牟任天德軍使，他請求用沙陀、退渾諸部落的兵力擊退回紇。皇上還没拿定主意，下令讓百官商議，議論的人大多同意田牟的奏論。李德裕説："近來國家在艱難之際，回紇不斷建立大功。如今回紇國破家亡，逃竄投奔没有處所，自己安居邊塞，不是來進犯的。因窮困前來投靠，突然出兵進行攻伐，這可不是漢宣帝對待呼韓邪的辦法。不如姑且救濟他們些財物糧食，慢慢觀察事情的變化。"宰相陳夷行説："這是借給敵寇兵力而且資助盜賊糧食，不是好辦法，不如攻打他們爲好。"李德裕説："田牟、韋仲平説沙陀、退渾願意一同攻打賊軍，這是緩急都不能依賴的啊。見利就前進，遇敵就逃散，這是雜虜的常態，沙陀、退渾肯定不會爲國家捍禦邊境的。天德一城，守兵人少而力弱，却要和强勁的敵虜結下怨仇，失陷是肯定的了。不如以理救濟，等他們越軌襲擊時，我們再用兵爲好。"皇帝認爲是這樣，并應允借給回紇三萬石糧食。

俄而迴紇宰相嗢没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飢乏，漸近振武保大栅、杷頭峰，突入朔州州界。沙陀、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杷頭峰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

不久回紇宰相嗢没斯殺掉赤心宰相，帶領其部衆前來歸降。赤心部族又投奔幽州，烏介可汗勢單力薄，又得不到糧食，所以他的部衆飢餓困乏，漸漸逼近振武保大栅、杷頭峰，突然進入朔州境内。沙陀、退渾都帶領其家族保守山險，雲州張獻節也據城以自守。虜人大肆搶掠，始終没有人出來抵抗。皇上憂慮這事，和宰相商量計策。李德裕説："杷頭峰北面便是沙漠，那裏適合野戰，必須用騎兵。如果派步兵抵擋他們，依理而言難於獲勝。如今烏介可汗所依靠的是大

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宫，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

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虚内，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换虚事，即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和公主，如果派勇將出奇兵奪回大和公主，虜人自然也就敗亡了。”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隨即命令李德裕起草制詔吩咐代北諸軍，加强防備固守關隘，還把怎麽出奇兵的計策密授給劉沔。於是劉沔派大將石雄在殺胡山急攻可汗，可汗慘敗，接着迎接公主返回宫中，詳細情况在《石雄傳》中。李德裕不久進升爲司空。

三年二月，趙蕃上奏説黠戛斯攻打安西、北庭都護府，朝廷應該出兵接應救援。李德裕上奏説：

依據地理志，安西距離京城七千一百里，北庭距離京城五千二百里。天下太平的時候，向西的道路是由河西、隴右出玉門關，沿途連綿不斷全是國家的州縣，所在之處都有重兵固守。其中安西、北庭需要用兵，便在周圍近處徵集調發。自從國家動蕩以後，河、隴全部被吐蕃攻占，若要通向安西、北庭，必須取道回紇而前往。如今回紇破滅，又不知道它是否隸屬黠戛斯。假若出兵援救進而得到了這些地方，便需要又置都護府，還必須用漢兵鎮守。每一處不下一萬人，這一萬人又從哪裏去徵集調發？運輸糧餉又取哪條道路？如今天德、振武距離京城很近，常常苦於兵力不足，没有戰争時貯藏的糧食還不够應付三年，連這朝廷的力量還不能顧及，何况是要保守七千里外的安西啊！臣所以説是假若得到它，那是因爲實際上是没有用處。昔日漢宣帝時，魏相請求停止在車師屯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求放棄珠崖郡；本朝賢相狄仁傑也請求放棄四鎮，擁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求放棄安東，而扶持高氏。這是説不要貪圖邊地而導致内地空虚，消耗百姓。這三位大臣，都是在正當自己一方擁有那些地方的時候，尚且要求放棄它，以此來富强中原，何况現在是隔越萬里，又怎能去救援呢？臣害怕蕃戎之類外族人多計謀，知道我們國力不及，假裝着暫且允許，藉機取得中原的金錢和布帛，陛下又不可能半途翻悔，這就是用真實的財物去换

乃止。

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

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使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仇。感嘆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没，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兹陷没，號曰"無憂"。因并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鋭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盤，猛士多糜於礌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

取虚假之事，也就是滅一回紇而又生出另一廻紇，恐怕出兵接應援救這個計策不好。於是朝廷没有出兵救援。

李德裕又因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率全城歸降，被牛僧孺所阻撓，終於失去維州，上奏議論此事説：

臣在先帝之朝時，出京鎮守西蜀。那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然是個雜虜外族之人，但長期喜愛天子的德行，帶着他所守的堅固之城，前來歸降臣的所轄之道。臣隨即差遣兵馬，進而據守其城，并飛遞奏章上報，先帝驚喜贊嘆。當時對臣不滿的人，觀察風頭妒忌臣下，急忙進獻懷疑的言論，從上迷惑皇帝的視聽，認爲朝廷已和吐蕃結盟和訂立誓約，不可違背信義，擔心吐蕃以此爲藉口，侵犯京郊境地。皇帝詔令叫臣退還此城，并拘捕和送回悉怛謀等人，使吐蕃自己對他們進行懲罰。又派宦官前來，逼迫我儘快送他們回去。昔日白起殺掉投降之人，最終在杜郵招來災禍；陳湯被遷到邊地，也是爲郅支報復仇恨。感嘆前代的事情，我整天懷着慚愧的心情。今天有幸逢上英明君主，臣又愧居宰相之位，便敢大膽追論前事，希望聖上明察。那維州占據高山絶頂，三面瀕臨江河，處在戎虜一類外族平川之地的要衝，是漢人進兵外族的通道。當初，河、隴全部陷没，維州獨獨存在。吐蕃暗中把女子嫁給維州守門的人，二十年以後，吐蕃女子所生的兩個兒子長大成人，他們偷偷打開城壘之門，引導吐蕃兵夜間進入維州城，因此而維州陷没，吐蕃便號稱此城爲"無憂"城。於是吐蕃能在西邊放心吞并，從不擔憂南路會有什麽麻煩。他們侵凌并進逼京郊，使皇上多日天未明就起來穿衣直到傍晚纔進食。貞元年間，韋皋要籌劃謀取河湟，還是必須從維州城開始，他竭盡一萬精鋭部隊，急攻了多年。吐蕃特别愛惜此城，就派遣國舅論莽熱前來援助。維州城的城墻高大，架衝梯接近它也難於達到高如雲霄的

僞。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内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厄，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俟詔書。且吐蕃 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已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携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鄭叔，簡册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絶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

頂點；僅通飛鳥的山路彎曲迴繞，勇猛的士卒大多死在礧石之下。由於無法施展公輸攻城的技巧，結果衹能白白活捉論莽熱而返回。等到南蠻辜負恩德而反叛，他們又像掃地般驅逐搶劫。臣初到西蜀時，人心不安，臣對外宣揚國威，對内整治邊地防備。那維州管事的執臣信令，於是請求和臣通好，臣回答説要等待上奏朝廷後決定，事實上希望的是探清他們的真假。那個悉怛謀不久便帶着全城的士兵，以及維州城的印信和甲衣兵器，滿路相繼，傾城出動前來歸附臣下。臣下大量出動牙兵，接受他們的投降。南蠻之人也在隊列中，竟不敢抬頭觀看。況且西山八國，阻隔着維州，都帶着使職之名，也全成了虛號。各部羌人長期苦於被吐蕃徵税和役使，也情願做大國的臣民。自從維州歸降以後，都説衹要看到臣派出的信使的帽子，就相率歸附了。那些瀕臨蕃界的合水、棲雞等城，既然失去險要屏障的意義，自然可以撤去了，能減少八處鎮守的兵士，不費力而得到千里舊地。臣認爲維州歸附有無比大的好處，而且也是恢復舊業的開端。因此不斷上奏陳述，請求對歸降之人進行酬勞賜賞，臣自己一面送給他們錦袍金帶，一面仰望着等待詔書。并且吐蕃 維州未歸降的前一年，吐蕃還圍攻過魯州。由此而言，難道吐蕃是遵守結盟時訂立的誓約了嗎？況且臣未曾用兵攻取，是他們自己受感化前來歸降的。這又是提出阻撓意見的人所不知道的事實。犬戎一類外族遲鈍，土地寬廣人口稀少，每次要乘秋季時節侵犯邊境，都必須提前數年就地取得給養。臣獲得維州的一個月中，没有一個吐蕃使者進入疆界。從此以後，應當是驚恐破膽，怎能擔憂他們以後會怨恨，而鼓動這種浮而不實的言詞呢。臣接受歸降的時候，曾指着蒼天發誓，寧願捨棄三百多口人的性命，也不會棄信偷安。接着又連連上表陳述，乞求降下憐憫的赦令。答覆的詔書嚴厲急切，竟然命令臣拘捕并送還歸降之人，

并讓給他們身上加帶刑具，放在竹畚裏抬着走。等到要上路時，他們呼天喊地不斷叫冤。將士官吏和臣面面相覷，沒有不流淚的。那些押送的人，也遭到蕃帥的諷刺和責備："既然已經歸降你們了，又何必遣送回來呢？"於是便把這些歸降的人，殺戮在漢界邊上，還任意進行殘害，以此來警告和防備叛離之人。甚至投擲他們的嬰兒，用槍和長矛去承接。臣聽說楚靈王誘殺蠻子，《春秋》上公開譴責；周文外送鄧叔，簡册上也很鄙視。何況是個大國，辜負這些異族之人，斷絕獻忠通好之路，而使凶虐之人快活稱心，從古以來，沒有這種事情啊。臣確實悲傷悉怛謀舉城歸附而遭受酷刑，由於臣而害死了那些無辜之人，乞求安慰忠魂，對他們特別加以褒揚和追贈。皇帝心中也悲傷悉怛謀等，不久賜贈他們官爵。

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侄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殁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興晋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托效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兹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 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 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

這一年，李德裕兼任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去世，軍人使他的侄子劉稹擅自總理留後事而行使節度使職權，三軍還上奏請求授任劉稹節度使。皇帝和宰相議論這事可行還是不可行，李德裕說："澤潞處在國家的内地，與河朔不同。前後任命的節帥，都用的是儒臣。近來李抱真成立此軍，李抱真身亡以後，德宗尚且不允許繼承世襲，而叫李緘護送靈柩回歸洛陽。自從劉悟做了節帥，長慶年間也頗爲獨自專斷，適逢敬宗守舊法而不加變更，於是允許劉從諫繼承世襲了。開成初年，劉從諫在長子駐守軍隊，準備興起晋陽之兵，來清除君主左右的親信，并和鄭注、李訓交往勾結很深，面上假托效忠，内心懷着窺間伺隙的陰謀。從他有病開始，便令劉稹掌管兵馬事。如果對其不加討伐，又怎麽來號令四方呢？若守舊法而不加變更授任他節度使，那麽藩鎮將會互相仿效，從此朝廷的刑法政令就失去威嚴了！"皇帝說："你估計用兵一定能獲勝嗎？"李德裕回答說："劉稹所依仗的，是河朔三鎮罷了。衹要能使魏 鎮不和劉稹同謀，就一定能打敗劉稹。請派遣重臣一人，前往河朔三鎮傳達聖旨，說任命澤潞節帥，與河朔三鎮不同。自國家

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 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洺、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算。

危難以來，以前各朝皇帝都允許河朔三鎮繼嗣世襲，這已經成爲舊例。如今國家要出兵誅討劉稹，不打算叫禁軍前往山東。而那山東三州，就委托鎮 魏出兵攻取。"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命令御史中丞李回出使河朔三鎮宣諭聖旨，并頒賜魏 鎮詔書說："你們不要祇爲子孫計議，而要保存像頰輔與牙床一樣的相依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接到詔書後，敬重地聽從了命令。起初議論出兵時，朝廷的官員相繼上疏，請求依照劉從諫先前的舊例，允許劉稹繼承世襲，而四個宰相中，也有認爲出兵不是好辦法的。李德裕上奏說："如果出兵征討劉稹無功，小臣我請求自己擔當罪過，請不要連累李紳、李讓夷等人。"等到何弘敬、王元逵出兵以後，李德裕又上奏說："貞元、大和年間，朝廷討伐叛賊，下詔叫諸道會合兵力出擊，軍隊剛出轄界就勞費度支部門供給糧餉，并且遲疑停留相互觀望，因此減損了國力；有的暗中和叛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作爲勝利的捷報，所以出兵無功。如今請囑咐王元逵、何弘敬，祇使他們收復州城，不要攻取縣邑。"皇帝聽從了李德裕的建議。待王宰、石雄進兵討伐，過了一年却沒有攻克澤潞。等到何弘敬、王元逵收復邢、洺、磁三州，劉稹的同黨便開始離散，一直到澤潞被平定消滅，都如李德裕所估計的那樣。

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 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以賊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內無兵，抽橫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

當時官軍正在討伐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爲改換戍地而戍守榆社，於是倒戈進入太原城，驅逐了節度使李石，推舉其都將楊弁爲留後而行使節度使職權。武宗因爲叛賊劉稹還沒有消滅，太原又興起了叛亂，心中特別憂慮，派遣宦官馬元貫前往太原宣諭，并探察他們的動向。馬元貫收受了楊弁的賄賂，打算庇護楊弁。四年正月，馬元貫出使返回，上奏說："楊弁兵馬極多，從牙門列隊直到柳子，長達十五餘里，明亮閃光的兵器甲胄一個接着一個。"李德裕說："李石近來因爲城內沒有士兵，纔抽調橫水士兵一千五百人趕赴榆社，怎能一朝一夕之間便招來長達十五里路的精兵呢？"馬元貫說："晉人驍勇果敢，全部可以充當士兵，是在重賞之下招募來

爲欠絹一匹。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并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微賊，决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即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吕義忠聞之，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

的。”李德裕説：“招募需要財物，昨日横水的士兵作亂，就是因爲拖欠了一匹絹布。李石没有地方弄到，楊弁又從什麽地方獲得呢？另外太原有一隊的兵器甲胄，全都在行營了，怎能弄來十五里明亮閃光的兵器甲胄呢？”馬元貫没話可説了。李德裕上奏説：“楊弁是個小賊，對他堅决不能寬恕。如果國力不够，寧可寬免劉稹。”當即請求皇帝降下詔書，命令王逢起用榆社軍，又命令王元逵率兵從土門進攻，兩支軍隊在太原會合。河東監軍吕義忠得知此事後，當天號召榆社本地的士兵起來，誅殺了楊弁後上報朝廷。

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决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户。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自從開成五年冬回紇侵犯天德，到會昌四年八月平定澤潞，前後共五年，其間籌劃謀略和依據時機所采取的適宜决策，選拔任用將帥，下發給軍隊的詔書，如雲聚合的奏狀和請示，起草詔令指揮謀劃，都由李德裕獨自決斷，其他宰相都没有參預。因有功兼任太尉，進封衛國公，享有食邑三千户。五年，爲武宗進呈完尊號以後，他連連上表請求退休，武宗没有答應。李德裕病了一個多月，堅持請求解除機要事務，於是以本官平章事兼任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後朝廷下令催他返回，又主持政事。宣宗即位，李德裕被免去宰相，出任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决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捍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掎摭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吴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户。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

李德裕特别受到武宗的恩遇眷顧，武宗還委任他機要重權。而李德裕的决策和論兵，舉措没有什麽遺禍，并用自身來抵禦危難，爲國家立了大功。等到武宗逝世後，不得志之徒都妒忌他的功勞。像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年間李德裕不以朋黨懷疑他們，安置他們在中央機構任職，照顧和待遇也特别優厚。等到李德裕失勢，他們便擊掌用食指中指指點，一起商量驅逐他，而崔鉉也因爲會昌末年被免去宰相一事而怨恨李德裕。大中初年，白敏中又舉薦崔鉉在中書省任職，於是互相串通并編造罪狀，教他們的同黨李咸，訴訟李德裕任宰相時的秘事。於是李德裕被免去留守職務，以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時間是大中元年秋天。不久李德裕被再貶爲潮州司馬。白敏中等人又教前任永寧縣尉吴汝納進呈奏狀，告狀説李紳鎮守揚州時判决的案子有錯誤。第二年冬，

貶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

又被貶爲潮州司户。李德裕被貶以後，大中二年，從洛陽走水路經過江、淮前往潮州。這年冬天，到達潮陽，結果又被貶爲崖州司户。直至三年正月，李德裕纔到達珠崖郡。十二月逝世，終年六十三歲。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游，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録》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録》行於世。

李德裕以才能和學業自負，突出而超群不凡。他喜愛著書撰文，獎拔善美嫉恨醜惡，雖然官位做到三公宰相，但仍讀書不止。有個叫劉三復的人，擅長於撰寫奏章，李德裕尤其器重和優待他。自從李德裕開始節鎮浙西，直到在淮甸任官，都使他居僚屬賓客席位之上。軍事政務之餘，和他整天賦詩吟誦。李德裕在長安私家宅第，另外建造起草院。起草院中有精思亭，每次朝廷用兵，起草詔令和經營謀劃，便獨自處在精思亭中，握着筆凝思，左右侍奉的人不能參預。李德裕在東都的伊闕之南建造有平泉別墅，其間有清澈的流水和翠緑的小竹，樹木和石頭也幽雅奇妙。當初他還没有出仕時，就在這裏講學。等到從政爲官，擔任了將帥和宰相，三十年中没有再重游過這裏，但他所寫的詩歌，都鎸刻在石頭上。如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録》二石還保存着。李德裕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的書，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録》流傳於世。

初貶潮州，雖蒼黄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

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禄於冥數。昔衛卜協于沙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烏；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

起初李德裕被貶到潮州，即使在急遽的傾覆之中，他還在留心著述，著有雜序數十篇，取名叫《窮愁志》。其中的《論冥數》説：

孔仲尼很少談論天命，也不談論鬼神，并不是説他不相信天命和鬼神。目的是要人們遵守三綱之道，奉行五常之教，修行自然的爵位而達到公卿大夫的爵位，不要相信富貴在於天命，委托福禄在於冥司。昔日衛人在沙丘占卜時就很協合，表明替代的謚號已久；秦人在臨洮邊界聚集，稱説兒子之名却没有醒悟；朝歌還没滅亡，而國内已流傳丹烏；白帝尚且存在，而漢高祖已斬斷白蛇。都是顯示徵兆在先，而祥瑞相應在後，皆不可用智測得。周公、孔子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對將來的命運，也都不能迴避實

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黄雀游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荆楚，保厘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爲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爲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吴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前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

情。在周進退兩難，鳳鳥衰亡於楚，難道不是親戚之義，不能拋棄，人倫之教，不能廢除嗎？依條侯的顯貴，依鄧通的富裕，死於戰争可以，死於女色可以，惟獨不應當因飢餓而死亡，這也是不能用常理來解釋的。命運偶爾到來，盜有名貴的器物的人，便説禍患與福禄出自胸懷，得志與失意生自口中，盛大了就安心，忽然一下就歡笑，曾不知道黄雀遨游在茂密的樹林中，而手持彈弓的人却在它的身後。乙丑年，我從荆楚起身，去治理和安定東周，路過方城一帶時，有一隱士被困在泥路上，我不知他要到何處去，他便對方城的長官説："這個官人在此任後二年，要向南去萬里遠的地方任官。"於是知道怨恨我的人必定藉着天罰，誣陷我的人是自己在搞陰謀。雖然我有很大的冤屈，但不爲此而遺憾。我曾三次遇到奇異之人，他們不是占卜祈禱之流，都是隱居之士。當初我在太原任職，管涔隱士對我説："您明年當在人君身邊任職，掌管公文信札之事，遇到的肯定是個年少君主。"我聽到這話，驚愕色變，那隱士也後悔失言，起身離座要求離去。我問他："爲什麽會事奉年少君主？"他回答説："您和年少君主已經有了前世的因緣。"這年秋天我被召入朝廷，到第二年正月，穆宗繼皇帝之位，我又被召入内廷。等到任御史中丞，閩中隱士叩門請求相見，我接待并與他交談，他説："時事不能長久，您不早些離去，冬天一定會成爲宰相，禍患也將會來到。如果趕快請求外任，那麽代替您爲中丞的將承受禍患。您十年後終究會當宰相的，到時將從西面召入朝廷。"這年秋天，我出京鎮守吴門，當時年齡是三十六歲。經過八年後，不久又到南燕任節帥。暮秋的一天，有本地人于生帶着鄴郡道士前來。纔登上臺階，還没來得及請他入座，便對我説："您當在西南方面任節帥，初冬月圓之前，祥瑞的徵兆就到了。"這三次都如此相合，連時間也没出現差錯。自御史中丞

後十年任宰相，由西蜀而召入朝廷，代替我爲中丞的人，不久就被流放。惟獨連連被貶謫南面荒僻之地，不曾有事前知道之人來告訴我。難道這禍患是不可改變的，神道守着秘密，不能事先得知。

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

這是李德裕作的自序。這種言論可以警告那些急於與人比高下爭權勢的人，因而記録在李德裕傳的末尾。李德裕有三個兒子。

燁，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亳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殁於崖州。燁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李燁，做過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亳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因受父親牽連被貶爲象州立山尉。李德裕的另外兩個兒子年幼，跟隨着李德裕而死在了崖州。李燁在咸通初年酌情内調爲郴州郴縣尉，後死在桂陽。李燁的兒子李延古。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岩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虚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即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爲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史臣曰：臣童年時，多次聽年老有德的人講述衛公的故事。當時天子神明而威武，能聽取陳述并作出決定，李公也以身爲國，來報答天子對他的特殊禮遇。天子對他言聽計從，因而他事情順利獲得成功，君臣之間的名分，這一時期是千載難逢的。看看他在禁中的彌補縫合，在朝廷的上奏議論，預料敵情獲取勝利，獨自在心中決斷，好像由基射箭的命中，没有虚發的，確實是個奇才。説起文章，嚴安、司馬相如衹能扶翼車輪；談論政事，蕭何、曹參衹能離開座位。判他竊取名位罪，就太牽强妄爲了。應當非議他的地方，是不能消恨解仇，以德報怨，泯滅是非於度外，相等你我於度内。和那些市井之徒，争奪一些小事和微利，自身落入南海有瘴氣的地方，實在令人傷心。古時所謂在京都攫取黄金，突然走在城市居民中間，就是離婁也看不見其形貌。才能是才能，要談論道就難了。

贊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贊曰：李公的智謀和果斷，鋒利如同青萍劍一般。打敗虜人而誅滅叛賊，猶如摧折枯枝而且高屋建瓴。功業成就在北方的京城，死後葬身在南方的大海。那凌煙閣啊，誰可在上面畫像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五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页数=794(3093-3886)
SS号=11405513
出版日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3886
【读秀号】000005765058
【出版项】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ISBN号】7-5432-0887-3 / K204.1/H853
【原书定价】926.00(全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旧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1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1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1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1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19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0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1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2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3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4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29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0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1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2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3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4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39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0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1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2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3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4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49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0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1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2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3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4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59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0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1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2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3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4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6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6 9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0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1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2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3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4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5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B 3 9 3 3 3 9 3 9 3 0 3 9 3 4 3 8 &
u s e r n a m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3 7 6 3 & p a g e s = 1 0 &
a = 9 F E 3 2 7 8 D 9 B 6 2 B A F B 1 A 1 4 B 4 5 D 3 3 9 4 4 8 2 4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 ms v r . d l 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7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7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79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0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1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2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3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4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5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6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7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B393339393039343 8&
username=guest&spagenum=3883&pages=10&
a=9FE3278D9B62BAFB1A14B45D33944824&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